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2270/07

九七・經部・禮類

讀禮日知二卷　〔明〕金　澍撰……一
禮記通解二十二卷首一卷　〔明〕郝　敬撰……七一
禮記思五卷　〔明〕趙　僎撰……六一七

讀禮日知二卷　讀有用書齋吳氏藏明潮州刻本

此本明金湖撰，前有萬曆二年海陽劉子興序及金湖自序，乃隆慶中居母喪時作，而三年手書，寓陳得祖志樣刻序，乃湖官廣東時刻之，海陽當明爲潮州，知吳氏有刻本，諸家目錄皆不載，是此書流傳之少，此冊有讀有用書齋吳氏收藏圖書印，光緒甲辰得之，……雪樓……戊申二月十三日上虞羅振玉記

刻讀禮日知序

先師有言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又曰不學禮，無以立，至林放問禮之本，則嘉尚亟稱焉，蓋禮者，原於性，率於道，而不可須臾離也，經天地，理人倫，綱紀萬事，綜括羣籍，而不可一日缺者，禮之為義大矣，故夫子刪述六經，而雅言執禮，孟子以禮存心，傳受聖門心法，其所以垂訓萬世

豈其微哉自孔孟逝而横
議興秦火燔而全經燬漢
儒頗脩藝文各守師説名
家自是學者畧有歸嚮然
或共氏分門或同經異註
言人人殊鮮能根極樞要

者宋朱文公與呂東萊商
訂三禮斯已勤矣乃竟賫
志未就豈天未欲斯人獲
覩全經耶迨
本朝文運寖昌禮記並行于
世矣然陳氏集説理未精

研學者往往病焉我
憲大夫松澗金公潛心理
學勵志聖賢自筮仕歷
中外餘三十年要皆實學
實政所至卓有英聲固輿
所忻慕而願執鞭焉者是

歳春衛
天子命分部于嶺東公下車首
詢民瘼安反側飭武備備
非常其素所桀驁于海濵
山谷者咸畏威懷德傳檄
而定矣迺出讀禮日知一

帙命海陽尹馮君壽諸梓以廣其傳與得是書而三復焉辭約而粹理融而達其所考訂而精思引類而發明者皆大中至正之論視世儒之牽合附會則大徑庭矣至以儼若思為思誠以守至正為篤恭以盡性至命為先王制禮之本以養性順命為君子學禮之要又皆深造自得語非涵養高閎體認真切能若

是也哉故易之通變於是乎運書之典謨於是乎章詩之風雅於是乎辨樂之和順於是乎宣春秋之謹嚴於是乎定凡聖人繼天立極之道君子脩齊治平之矩粲然明備其有裨于經傳豈淺淺也哉刻成馮君屬與序之與作而嘆曰公録日知於潮也得無意乎夫制禮以域人所以敎化也觀民而設教所以防

微也今潮寇甫寍人心思
治一道德齊禮之時設教
防微之日也公大觀在上
既有孚顒若矣而是書傳
布于遐邇俾户讀而人誦
之則下觀而化特易易耳

由是化民易俗近悅遠懷
嶺東海隅之黎獻相安於
綱常倫理之中無復恣睢
屈強之習以庶幾鄒魯之
淳風顧非厚幸耶雖然潮
特嶺東裔郡也豈足以究

公之經綸哉昔司馬文正
公進資治通鑑稽古錄以
贊襄元祐初政其人品相
業獨隆雖九夷八蠻知敬
畏焉真文忠公備讀書記
嘗語門人曰此人君為治

之門如有用我執此以往
及晉户部尚書復上大學
衍義為當時名儒為百代
儒宗方今
天子建皇極崇禮教一新天下
之視聽薄海内外莫不嚮

應而景從矣矧公負廟廊
台鼎之望荷
明聖特達之知蓋淵源于文正
文忠而日知邃旨炳如列
星斯非碩德鴻儒遭際
熙隆之盛者歟異時掌邦禮
參大政以啟沃于
一人儀刑于百辟以官天地以
安社稷考諸三王而不謬
俟諸百世而不惑者與固
於是書卜之矣奚啻傳誦
海邦膾炙一時已哉予與

顓侗既不能窺公堂奧又
曷能為公增重哉然以山
澤之癯藉師資之益觀德
化之成且托名于不朽其
不徵有餘榮乎謹序
萬曆二年甲戌八月既望
賜進士第進階正奉大夫正
治卿廣西布政使司左布
政使前駕部郎中海陽治
生劉子興頓首拜書

讀禮日知引

禮也者禮之節而成文也理具于心節率乎性非襲而文之也是故人可與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者此禮之端也人之良知也由是節而文焉則必學而後知之亦非有加於良知之外也隆慶庚午季冬予哀罹母氏之喪襲斂殯葬藉相成事友哭居廬取禮記而讀之日有所知則札書之夫非貞吾之哀志以日致其良知矣乎嗟自禮經厄於秦火記禮者或非孔子徒也故於理未能盡合而其言多不雅純

乃與易書詩春秋並傳以造士於禮教不能無病焉予是以讀之而日有所知不得不質言以明聖人之心也聖人之心明而吾之良知無所蔽矣良知無所蔽而禮之全體庶或可以會而通之矣比禫而除服以示群弟子僉曰夫子著宗禮以教宗人宗人蓋日用而不知也是書也發先儒所未發而典禮會通之觀如視諸掌真禮學之指南也盍傳寫以示宗人俾同是良知者反求而自得乎予不得辭遂述所自為引而名其書曰讀禮日知云

萬曆元年夏四月穀旦修古居人金潮識

讀禮日知上卷

讀曲禮

禮者體也履也立乎中正以為天下則也中正之體性命於天也中正之履道率於性也體之幾微靡所不貫履之曲折靡所不周故名之曰曲禮

毋不敬者禮以敬為本戒謹恐懼無斯須不敬也儼若思者敬則心一故誠于思者端以肅也安定辭者心一則義精故修諸詞者安以定也出乎身加乎民一天理中正之極天下之民莫不相安於禮教之中而道德一風俗同矣故曰安民哉所以贊

禮之效為甚大也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孰無是中正之心乎至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或不能無過不及焉過則亢而為敖心不及則流而為慾心敖心作則志日揚而敖彌長慾心生則樂日溺而慾彌縱敖長慾縱志滿樂極則不中不正履錯體離而天性淪沒人類同於禽獸矣是故君子必慎其微也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很毋求勝分毋求多不妄說不辭費不踰節不侵侮不好狎凡以持其志而消其敖節其樂而窒其慾以自別於禽獸之幾也

第 /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2 版反內

博聞強識而讓，疑事毋質，直而勿有，虛己以求明其善也。坐如尸，立如齊，修身踐言，敦善行而不怠，勤勵以求誠其身也。狎而敬之，畏而愛之，愛知其惡，憎知其善，情之正而無所偏也。積而能散，安安而能遷，德之宏而無係吝也。此君子致禮治躬之實，所以立正中之則而為敎，敎安民之本也。

禮從宜，使從俗，儀文度數，因時損益，古今不相襲，爾天叙天秩，則不容變也。

恭敬禮之本也，撙節退讓，所以為恭敬也。若心不知節，不肯下人，則非恭敬之心，禮雖盡飾，而本體已晦矣。必有是心以為之本，而後禮之體斯明，故曰以明禮也。

禮者，性之德也。富貴好禮而不驕淫，貧賤好禮而志不懾，性定故也。

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先王敬老慈幼之心也。若君子之自待，則赤子之敎必豫，考終之志尤嚴，豈以悼與耄而自恕乎。

古人事親，溫清定省，告面遊習，居坐行立，登臨訾笑，各有其節，皆所以樂其心不遺其志也。人子能以親之心為心，而察之習之，庶動皆中節而無忝所生矣。

三賜不及車馬，孝前定也。孝之不預，徒執不及之文以虛君之賜，則將以襲孝悌慈仁信之譽，而先罹不恭之咎矣。故為人子者，孝前定，則雖三賜而及車馬，未為不可也。

食饗不為槩，順其所得為也。若縱慾而犯禮，則必諭之於道，正之於禮而後可。此孝子所以有三諫號泣之誠也。安得執不為槩之說而長親之惡，以貽喪家之戚乎。

冠衣不純素，不純采，存亡之感也。若君有吉凶之禮而輕變其純，則慢君適所以辱親，非孝也。毁瘠不形，不以死傷生也。衰麻在身，不以老忘哀也。若持飲酒食肉之說，而以老疾之故遺其親，則終身之慕衰而全歸之道缺矣，可謂孝乎。已孤不更名，不忍倍其親也。已孤暴貴，不為父作謚，不敢褻其親也。自天子命，則尊親其至矣，可不謂孝乎。

三諫不聽則逃，列國之臣，義不合為可去也。今臣無二主，則無可逃之義，惟盡忠以致命，死已矣。去國壇哭而服素，大夫去父母之邦，捐親戚棄墳墓，為可戚也。今之仕者，去位不失其宗，則有可安之分

惟事天以終身而已矣
禮不下庶人下下之義也非謂庶人可以忘禮也刑
不上大夫貴貴之體也非謂大夫可以犯刑也
君命射不能辭以疾則疑於欺君此不可為訓也
不親筭異長不雜坐不親授不同椸架不同巾櫛之
禮而男女之防慎有不相知名不交不親不取同
姓告神召賓之禮而夫婦之別嚴有弗同席弗同
器不通問不漱裳弗與為友之禮而別嫌明微之
義周
禮者行吾敬也內也故人人可與能也若貧者以無

財廢禮老者以無力廢禮則外之矣故曰不以貨
財筋力為禮也
知來學請業之禮則師嚴而道尊矣知尚往來之禮
則施平而人悅矣
見父之執進云則進退云則退問然後對從於先生
不越路與人言遇諸道趨進拱立與之言則對否
則趨而退從長者上丘陵必向長者所視侍坐於
先生問終則對長者不及毋儳言侍飲長者未酧
不敢飲御同於長者雖貳不辭此以少事長之節
通乎古今小子不可不習也

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入戶奉扃瞻視毋回
戶開亦開戶闔亦闔有後入者闔而勿遂此君子
正人之體績容之度也
正容聽必恭毋勦說毋雷同必則古昔稱先王則
非禮勿視聽言動已克而禮復矣
尊客之前不叱狗讓食不唾敬之至也
毋放飯毋流歠毋咤食毋齧骨毋反魚肉毋投與狗
骨毋固獲毋揚飯毋嚃羹毋絮羹毋刺齒毋歠醢
毋齧決毋嘬炙皆所以禁其欲而約於禮所謂起
教於微眇者也

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食肉
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怒不至詈孝
子之心一於憂親之疾而容止言動飲食喜怒皆
失其常度也言不惰惰訓訛謂不及他事也疏謂
惰訛不正之言則時時當戒何待親疾乎怒不至
詈謂當詈而亦不詈爾若不當詈者亦不待親疾
而後戒也
君子不盡人之懽不竭人之忠則志意日孚而道可
與明德可與進故曰以全交也若只薄責於人而
其道不足以相成則可謂汎愛云爾惡在其為全

交乎

吕氏曰齊者致精明之德也樂則散哀則動皆有害於齊也不樂不弔者全其齊之志也

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禮與情稱也不知生而弔則諂不知死而傷則偽知生而不弔則遺知死而不傷則忍

弔喪不能賻不問其所費問疾弗能遺不問其所欲見人弗能館不問其所舍特自疏者言爾若情親義篤而貧弗能賻弗能遺弗能館安得不致問以相與圖之乎

君子之志廉故賜人者不曰來取所以厚其廉也小人之心貪故與人者不問其所欲所以制其貪也

隣有喪春不相里有殯不巷歌與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之意互發患難相恤之義也

父子君臣兄弟朋友天下之大義也有罪必刑天下之大法也殺人而義者令勿讐法行而義亦安矣義有當讐者則必告於有司而報之正法所以伸義也父母兄弟交遊之讐固義所當讐法所得讐也惟當告於有司以報之尒若謂兄弟之讐不反兵是亂法以賊義也而可乎

入境而問禁慮得罪於君也入國而問俗慮得罪於衆也入門而問諱慮得罪於主人也古人慮事之精如此則一言一動自無不中禮矣

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孝子之心一於哀敬而必誠必信以求無悔也非誦習其文而已居喪不言樂心主於哀而不忍言也予居母喪讀禮至樂記而不能讀者以此

卒哭乃諱周人以諱事神也其事生無諱可知矣然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君所無私諱詩書不諱臨文不諱蓋雖以諱事神而亦不拘拘於諱也後世

人君自臨馭以來臣民尊之諱禮特嚴子孫之生事父祖於此亦不敢忽不待卒哭而後諱矣去古漸遠禮意加密亦天理人情所不容已也

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群士不取麛卵於蒐狩之禮見愛物之仁也

國君死社稷社稷之主國亡與亡也大夫死衆帥為衆之司命衆亡義不得獨存也士死制法有所受見危致命也

通乎禘祠祭祀供給鬼神之說則知吉禮以孝敬為本而古以尸今不以尸或莫敢舉或莫敢廢無隆

殺也通乎臨喪送葬歲凶年穀不登之說則知凶禮以哀恤為本而或以生者或以死傷或自貶以為節或賑救以為仁無厚薄也通乎兵車旌濤遣退左右之說則知軍禮以紀律為本而或以正合或以奇變無彼此也通乎朝覲會遇聘問誓盟之說則知賓禮以忠信為本而古以封建今以郡縣無升降也通乎事長敬老執贄納女之說則知嘉禮以愛敬為本而或以上交或以下交無餘欠也

讀檀弓

檀弓魯之知禮者於仲子之喪必其禮當免而免也及臨其喪見所主之非故問而正之亦禮也說者乃謂故為過禮之免以吊而譏之是方欲責人以禮而先自處於非禮矣知禮者固如是乎

事親有隱無犯仁也事君有犯無隱義也事師無犯無隱合仁義之道也人子有幾諫則義精而仁益至矣人臣無顯諫則仁至而義益精矣此皆仁義道德自然之節文不容一毫增損者然必窮理存誠以盡己之性夫然後一心之中倫理昭著隨其所事無不中禮而仁義道德之全體自不容掩矣不然其不至於忤親欺君慢師也者幾希故曰道

德仁義非禮不成

季武子魯之權臣也越禮犯分利己妨人何所不至成寢而夷人之墓則有之矣既夷其墓以為寢而杜氏猶敢以合葬請乎假使請之以季氏之惡必且置之罪也肯許其合而又命之哭乎

孔氏不喪出母為重宗也

拜賓所以致敬稽顙所以致哀拜而後稽顙敬含哀也見賓以敬為先故曰順稽顙而後拜哀合敬也親喪以哀為本故曰至孔子從其至者崇本也孝子之居喪也必也未葬從其至既葬從其順乎

孔子至聖無所不謹况葬親大事乎封之而甚以崩此理之所無也

孔子聞子路醢遂命覆醢不忍之誠順應不滯周旋中禮也

誠信喪禮之本也本立則禮無不盡而悔無失虞夏殷周質文異尚聖人不能違時也

孔子不知父墓殯母於衢之事皆不經陳氏之辨得之矣

申生不忍傷父之心負罪而死故得謚恭然謂之恭者以其有尊上之心也必能責難陳善望其君為

明君父為慈父而後可以當此申生陷父於不義何以為恭乎

曾子弘毅之器任重致遠身不離道蓋無時不正矣豈肯受大夫之簀而自處於不正乎信如易簀之說是君子之死不可不正而未死之前猶可以自恕也其誣聖賢也甚矣意記者訛傳而為之辭後儒因得正而斃之一言有合於全歸之義遂信其事而不察其誣歟

孔子稱孟獻子加人一等為其禫縣而不樂也豈其自待反不如獻子乃既祥而五日彈琴十日笙歌

乎有子達禮之本者亦豈忍既祥而絲屨組纓也此聖賢大節不可不辨

死於畏厭溺者皆非正命故禮所不吊然在至親情厚者豈容不吊

喪浴於爨室褻之甚矣非孔門之禮也

大功廢業為其害於感也業之不害於感者雖三年之喪亦可以無廢矣

曾子得聖人一貫之傳而授之子思者也豈肯執親喪而過於禮反待於子思之正之乎使果水漿不入口者七日又肯以是誇於人乎其不然也必矣

伯高之喪赴於孔子孔子於哭泣之位尚爾詳審則其吊而賻之也亦必有道矣冉子乃不待其使之至而攝束帛乘馬以將之非出於孔子之真心也故曰使我不誠於伯高

曾子責子夏三罪而子夏自任其過古人朋友責善之義如此今之朋友不諫佞以相悅則慎默以相容間有直諒相規者則反以為厲己而疎之無惑乎士德之日衰也

孔子之喪公西赤為志其禮備三王之制固出尊師之誠亦其禮之所得為也

孔子脫驂以賻舊館人之喪緣情順應從容中禮也若惡夫涕之無從則是有意於徇人者矣豈聖人自然之則乎

殺人者惟士師可以殺之居父母之仇雖不與共天下亦豈得擅兵鬬殺乎若報父母之仇而可以擅鬬殺於市朝是王法為可廢而大亂之道也其得為聖人之訓乎故不幸居父母之仇者必有不共戴天之心而求自致於與衆共棄之法

殺人而義者無讐禹之於舜是也聖人中正之體達於君臣父子之間自有權衡不容一毫意必若以

必報為孝則是武庚之畔為當然也而可乎
孔門心喪惟聖賢之相期也大故其相與也深仁之
至義之盡也今之師弟所以為教學者亦小矣安
望其能心喪也
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絰而出則心喪之制必也始喪
祖免既殯服吊服既葬吉服而去飾乎
曾子得聖人之傳其於禮之節文蓋精察力行有素
矣豈有吊喪不以禮必待於子游正之而後自知
其失耶出祖之多襲裘之過皆不可信也
禮不踰節子游過服降位以吊惠子之喪先自逾節

以招辱矣欲因是以正其廢適立庶之失不亦難
乎非禮之禮賢者不為也記禮者文焉爾矣
吊喪主人哭待禮也將軍文氏除喪而越人來吊亡
於禮者之禮也文氏之子深衣練冠待於廟不哭
而垂涕洟禮之動而中也
子碩欲粥人之母以葬母固為不可其欲以賻布之
餘具祭器何不可哉且班兄弟之貧以恤親修祭
先之禮以報本均非私利而喪祭猶相須而並重
者也子柳乃謂君子不家於喪而矯情以廢禮不
已過乎

從母之夫舅之妻以同爨而相為服則凡無服而同
爨者皆得服緦也
騷騷遠而陵節也孺子哭呼滅之類以其朴畧而無
文也故謂之野毘毘止而急也䋈自既灌不欲觀
之類以其情慢而不敬故謂之小人君子猶猶即
縱縱折折而哀敬之發表裡一致也
嫂叔無服為遠嫌也然曰同爨緦似亦有相為服之
義今制叔嫂之服義之盡也
曾子篤實之學隨事精察其於夫子速貧速朽之言
豈至不度其理而遽信為定論也且聖人仕止久

速無意無必謂將之荊而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
有其必不然矣以斯知記者蓋因桓司馬敬叔之
事而文之也
魯繆公哭陳莊子於縣氏可謂達禮之變矣
同母異父之昆弟死而為之大功者以其從母而相
依也若異居不相依則不服之矣
斂手足形還葬懸棺而封人無非之者信乎貧者不
以貨財為禮也
成子高疾革不欲死害於人命擇不食之地以葬已
可以為訓矣

練衣黃裏縓緣疏謂正服不可變中衣非正服但承衰而已愚謂黃縓皆采色外衰而中采是爲貌衰而心樂之象也而可乎今練衣夏用素葛冬用素布而無飾斯稱矣

季武子卒時孔子生纔十七年則曾點或未生生亦尚少也安得倚其門而歌乎况觀浴沂詠歸之志點蓋見其大者若歌於有喪者之門是病狂喪心也而謂賢者爲之乎記禮者之文失其實矣

禮緣人情嬌固以凶服而問魯鄉之疾非人情也况以季武子之權勢而反善之乎

讀禮日知上　十四

子張死曾子以齊衰往哭此友誼宜、、合已而孝子之情似亦可安予居母之喪而外父死友人李某之母死皆以衰服往哭之

晉公子重耳對秦使之辭稽顙而不拜重宗之禮也哭而起愛父之仁也起而不私遠利之義也使其充是心而不以私利間之則霸功不足言矣

復以回其生盡愛之道也沐浴以潔其身襲以飾其體飯以充其口盡養之道也歛固其魄殯依其神葬歸其魄廟安其神通乎陰陽之道也復之不復斯沐浴矣浴斯襲矣襲斯飯矣皆死之日也楔齒綴足燕几焉明日而小歛三日而大歛以殯四日而成服三月而葬卒哭而祔士君子之達禮也貧則歛手足形還葬而禮亦存焉盡心焉爾矣

葬之日有司以几筵釋奠於墓左則交地神者已用吉禮矣孝子之哀絰其忍變之古者弁絰葛而葬今不可行也

其變而之吉祭也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未有所歸也某喪母秉俗尚天時之吉未踰月而葬虞而未祔憑主而哭朔望接祭至三月後而卒哭以祔禮以義起也而剛日接祭之禮缺焉則未讀禮之罪也悔何及乎

讀禮日知上　十五

禮以辨上下定民志中而已矣國奢國儉均當示之以禮而約之中也焉有奢而示之以儉必儉而後示之以禮乎曾子明德新民之學必不爲此言也

葬及墓男子西鄉婦人東鄉禮也國昭子不從子張之言而自變其禮則男女幾於無別矣

敬姜喪夫而晝哭喪子而晝夜哭其於康子毋死陳䙝衣也而命徹可謂動中禮節矣且於文伯之死而覺其曠禮猶非知道者不能也

知悼子之喪平公與師曠李調飲酒樂非禮也杜蕢

酌飲以諷之答問以明之而平公引過杜蕢可謂善進諫平公可謂能從諫矣然君前而稱知悼子亦非禮矣且大夫未葬又何名為悼乎此記者誤也

陳子車之死殉葬之謀定矣陳子亢以妻宰當殉之一言止之可謂善於正人之惡者矣

軍禮以紀律為本必視明應速而不愆於步伐止齊斯之謂禮商陽斃一人而掩目止御則人或得而襲之矣戰者夫子之所慎也而顧以是為禮哉

齊莊公使人弔杞梁之妻弔於路也杞梁之妻辭以

有先人之敝廬在其守禮之正也如是若哀公使人弔績尚則弔於其廬也而遇諸道乃遂晝宮受弔焉何其簡畧而棄禮耶此曾子所以譏其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殷既封而弔周反哭而弔孔子曰殷已慤吾從周亦此意也

子皐執親之喪泣血三年將為成宰而成人為兄衰必其守禮愛民者也豈有葬妻犯人之禾而猶自以為是乎且以買道而葬為難繼則犯禾以害民又可繼乎其說不可通矣

魯人有巫泰山側者三世死於虎而不去為避苛政而寧死于虎也此孔子謂苛政猛于虎也噫後之為政者其毋使民之寧死於虎哉

延陵季子適齊葬其子於嬴博之間斂葬封號而行孔子往觀之謂之合禮某昔令懷安有子死葬於永福之墅蓋竊比于是焉二十年後復仕于閩刻石以識之亦禮緣情起也

母嫁與廟絕此七十子所共聞也子思得聖道之正傳安有嫁母死而哭於廟反待於門人正之而後哭於他室乎

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為棺槨者斬之不至者廢其

祀刎其人虐亦甚矣非周公之制也

狗馬有力于人故特埋之以敝蓋敝帷所以示恩也此報德報功之心同出一原不忍人之端也忍于小者則大者必不能達也是以君子於不忍人之心貴識其端而善養之也

曾子子貢弔鄉母之喪必自盡禮若君在自當避之他室不當待閽人之帶內而後修容于廄也君與士行禮其先後等差當有一定之節若二子陵節而直入公與卿大夫亦倉皇而降等辟位則亂禮也甚矣而乃歸重盡飾之道不亦倍乎

司城子罕哭陽門之介夫民悅而敵國畏誠能動物
也充是心也可以服天下

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絰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麻
不入國君短喪自魯閔始也

樂正子春母死五日不食情之過也非矯也其心以
為孝子愛親之情當無不至自吾母死而不得吾
情矣吾將於何而用其情哉此其所以悔恨痛悼
而不能食也說者乃謂矯為過制之禮而後悔之
是以小人飾詐之心議孝子也

檀弓二篇所記蓋諸子傳聞其事而文之者也故或
詭誕而不經讀禮者擇其可信者而體之其不可
信者必察焉斯知言矣

讀王制

建國必因山川形勢其長短廣狹非可以布筭而均
也王制所記九州封國之數信為漢儒之附會也

善者士之所信服也故爵人於朝與士共之惡者衆
之所怨惡也故刑人於市與衆棄之

公家不畜刑人為遠惡也今之五刑非古矣宮者則
利而自為之其流不可止也

古者天子巡守秩祀敬老觀民風察民志協天時正
民習重孝敬誅畔逆勸功德皆先其大者而其小
者自治也今之巡察謂之代巡乃或屑屑於簿書
之末而不於其大宜治之不古若也

天子大學所以陳常道而教天下也其有畔教而法
所不赦者必受成於學而征之反則釋奠於學以
訊馘告蓋誅其畔教者正所以成其教也以是知
教刑一物也

古人田獵之禮順時而有節可以見君子仁民愛物
之心有先後而無餘欠也今之為政者全不以愛
物為心則所以仁民者亦踈矣此無他不忍之良

心有物以間之也

古者國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故以三十年之通
有十年之蓄而凶旱水溢不為災焉蓋由君臣上
下同寅協恭是以絜矩公利而民安財阜如此也
今國家多事無一年之蓄是猶親有七年之病而
欲求三年之艾也同有忠孝之志者寧忍坐觀而
不為之所

人死斯惡之矣故沐浴而襲明日小斂三日大斂以
殯為使人弗惡也斯禮也亦天子諸侯所同隱也
而獨能七日五日哉蓋三日而殯自天子達其並

也則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庶人踰月與五日七日之說或漢儒追擬配合之文而未之思也

自天子達於庶人服皆逮於五世則祀以五世報本之心一也古者天子七廟祀七世諸侯五廟祀五世大夫三廟祀三世適士二廟祀二世官師一廟與士庶人無廟僅祭其禰於人心有遺憾焉今士庶人之家五世合祀於一祠然後盡於人心

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報德無方仁之至也

五常之理人人同具不以風氣之殊而有餘欠也聖王修其教齊其政惟以其所同具者還治之而已至於民俗之異宜不必強之使同也

富而後教故食節事時民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論聖王政教之序則然爾若推其本則民之恒性與生俱生非因既富而後有也是以聖王井田學校德禮刑政交修互用莫非以人治人無所強假此其所以久道而成化也如必待法制備舉中國五方各得其所而後興學豈聖王崇本之治哉後儒因王制之文乃遂以興學以上為王道之始修六禮以下為王道之成亦不察王道之本矣

古者鄉學國學之教皆傳之以詩書禮樂約之以德行而所以尚賢簡不肖者率稽諸此所以士皆實學舉而措之皆實政也今之學校選舉亦類於古而所以教而選之者文藝而已尚何怪成才之難而治不古若哉

凡聽五刑之訟必先權之以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於是別之以輕重之序淺深之量皆必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得其情則獄庶可成矣如是而猶有

可疑則必廣詢之衆見衆皆疑焉則寧宥之而已亦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之意也其得情而無可疑者又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所謂即天倫而郵罰麗於事者此也夫然後惟明克允一成而不可變也古今聽訟之道盡於此矣

獄成史書之告於正正聽之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之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以告又三宥而後制刑聖王之愼刑而不輕用也如此而繼之曰凡作刑罰輕無赦蓋刑不輕用者求其可生仁也雖輕無赦者欲其不犯義也

聖王於民之不敬不法不倹不仁之事皆有禁蓋其德禮之教素行民志已定間有不帥教者則禁以齊之耳苟本之不立而徒恃禁令以約民祗見其多事而病民矣

太史執簡以奉諱惡天子齋戒而受諫司會歲會以質成六卿百官齋戒而受質古之君臣敬其職事而不敢忽如此此其所以上下交修於德業而致治之盛歟

聖王養老之禮如此其隆者蓋古之臣民皆鄉學國學之所教成其不帥教者已簡而屏之矣故君子

庶人之為耆老者其德皆有足稱養而敬之所以為天下風也若其德無可稱而久存於世是為賊而已豈聖王之所養哉

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制惟絞紟衾冒死而後制蓋孝子嫌以死期其親故喪具恥具惟絞紟衾冒一日二日可為者耳若棺衣之類而亦取給於臨時必不免於倉皇苟簡而貽後日之悔此孝子必誠必信之心所以不得不豫畜之也今之士大夫富人老而為身謀者多有之為人子而為其親謀者蓋寡矣噫人心不古良可嘆也

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此聖王教養之明效也故應氏曰非人皆好德而士不失職安能使在路無徒行之賢非人各有養而俗尚孝敬安能使在家無徒食之老

讀月令

月令呂不韋相秦時大集群儒損益古制而作也雖中多牽合拘攣猶能彷彿先王之意使後之君臣能心體而善推之亦可以致治也或曰使始皇終任不韋則秦可王乎曰本之則無如王莽雖用周官法度祗速禍爾故王天下者必先正其本

月令之意大率欲人君法天以行政尔故祈穀教農行慶禁殺孟春之令養幼恤孤省刑平政仲春之令賑窮禮賢勸蠶游牧季春之令法天之春生也行爵出祿勞農獻繭孟夏之令盛樂雩祀游牝別群仲夏之令秩芻染采燒薙糞田季夏之令法天之夏長也任將厲兵嚴刑止賞孟秋之令養老來商倫歛審殺仲秋之令休工藏穀習戎趨刑季秋之令法天之秋斂也賞死事恤孤寡謹戒藏飭喪紀孟冬之令申嚴蓋藏道民積聚罷無事之官去無用之器仲冬之令收秩薪柴計偶耕事飭國典

論時令季冬之令法天之冬藏也要之聖王之政順天道以協人情當賞而賞仁之育陽之舒也民之所好好之也當刑而刑義之正陰之慘也民之所惡惡之也固不拘拘於時令間也信如月令之說則春夏雖有罪惡將一無所懲秋冬雖有功德將一無所勸其悖天道而拂人情也亦甚矣安在其法天以行政乎

讀曾子問

君薨世子生而奠幣以告三日少師以衰奉子見而襲衰杖以奠成其為子之禮也及已葬而生告于

禰三月名于禰乃不襲衰杖以祭豈以既葬而遂可不成為子之禮哉此恐記禮者有未備也且告名于群祀則社稷宗廟五祀山川均宜徧告乃一曰徧告于五祀山川一曰徧告及社稷宗廟山川疑亦有遺誤也

諸侯適天子諸侯相見皆親告祖禰命祝史徧告群祀而後行反亦如之其禮一也獨冕而出視朝告用牲幣與朝服出視朝告不用牲幣為不同爾記謂諸侯相見必告於禰疑闕祖字若往止告禰何以反必親告於祖禰也

將冠子冠者已入而聞齊衰大功之喪內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此處吉凶之際而得禮之中也撤饌而埽即位而哭蓋為外喪地遠者言也若地近則冠畢趨哭五服各有其位不必埽除為位矣

如將冠子一節蓋曾子問而孔子據禮示之也曾子蓋謂將冠者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冠而除喪可以不改冠乎意當時有行之者而曾子疑其非禮也孔子謂禮諸侯大夫當冠之年朝於天子天子賜冕弁服於太廟諸侯大夫既受而冠矣則歸設奠服賜服而有醮無醴是既冠固無改

冠之禮也然冠吉禮也非可以喪服行之如將冠父沒除喪而冠必祭於禰見伯叔父而後饗冠者蓋冠子將責以成人之道其禮節至不可忽如此雖三年之喪猶必待除喪而後冠也况期功之喪為時不久何難於待而遽焉以喪服冠乎此於文意似甚明白說者乃以喪服而冠以上為孔子之言則以凶服行吉禮大非人情所安而先王重成人之道必不然矣

旅酬之禮有欣喜洽比之情焉故練祭奠酬弗舉亦不忘哀之意也

杸喪主人以哀毁不能親奠天子諸侯以諸侯斬衰者奠大夫以齊衰者奠士以朋友或大功以下者奠孔子答曾子之意明矣如此則五服之人皆得與喪祭而不得以已之服與人之祭可不待問而知矣以得聞一貫之大賢而問非所問如此殊不可曉也

曰緦不祭則小功以上可知也然則人有喪則宗廟可以廢祭乎亦不可曉也

曰士則朋友奠是無服者亦可以與奠也乃以脫衰與奠為非禮亦不可曉也說者謂忘哀太速故言

非禮夫方釋已之哀而遂哀人之哀可謂忘哀太速乎

昏禮既納幣雖未成昏而天作之合定矣不幸男女有父母之喪則待免喪而親迎禮也焉有不欲使彼失嘉禮之時而遂使致命別嫁別娶乎又焉有既免喪之後而猶終守前說不娶不許乎信如此禮則是先王不以貞信之道訓後世而反為男女懷二心者之倡也可以為禮乎

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則女改服趨喪女之父母死則女反有齊衰大功之喪則不趨不反男改服於外次女改服於內次然後即位而哭此處昏禮之變而為之節也

曰除喪不復昏禮則是以喪服成昏矣其禮無文可考必也卒哭之後以喪服祭告於祖禰而後成昏明日遂以喪服廟見乎蓋女已服喪三月則成婦之義而廟見其時也若必待除喪成昏不惟拂人之情亦非重嗣親之義而行之無節又比於瀆矣

女未廟見而死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其竊以女子以嫁為歸既已成昏見舅姑則固已婦之矣且女

嫁在塗聞父母之喪已降服期既為人婦安得於其死而不婦之也歸葬其黨而不祔於皇姑於禮殊未安

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則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禮也若女子以貞信為德一為之匹則不可二焉者也曰夫死亦如之是示民有二非先王之訓也

國君弔鄰國之臣則君為主主拜賓孤但哭踴已乃稽顙而不拜似亦不嫌於二主也衛君弔桓子之喪哀公為主拜賓而康子亦拜稽顙於位是二主矣故謂之過也但君可以言主而不可以言孤以

此為喪之二孤非其名矣
慈母無服自天子諸侯言也若大夫士庶人安得不
以義服之
大夫當祭不得成禮而有天子國君后夫人之喪大
廟火日食之變與三年齊衰大功之喪皆廢而不
祭若外喪自齊衰以下可終行之然齊衰之祭則
三飯不侑酳不酢大功則止於酢小功緦則止於
室中之獻至於士則雖緦亦廢而不祭蓋已為士
死者為大夫而所祭祖禰於死者為期功之親也
若所祭於死者無服則亦可以祭而不廢矣

弔喪為生者弔非專為死者傷也居三年之喪哀痛
之情自不可解而乃弔人之喪則為不情此所以
謂之虛也若外親與師友之喪情不可已者制於
三年之喪而不得一往哭之於義安乎以是知曾
子之往哭子張亦不為過而此文弔哭哭字疑為
衍字耳
塋引至於堩日有食之止柩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
後行敬天之變也聖人敬天之至豈至既變而疑
問之哉且謂日食恐其見星而殆患猶非聖人悉
天變之誠矣此或[illegible]文非[illegible]

於老聃而授諸曾子者也
讀文王世子
文王事王季孝愛之誠性之也武王帥而行之不敢
有加身之也後之為人子者亦在乎反之而已矣
命之修短聖人惟順受其正而已初非有所欲惡於
其間也且命稟有生之初亦豈人所能增減哉武
王帝與九齡之夢文王九十與三之言皆好事者
之誕辭不足信也
成王以元子繼文武之業其於天下臣民有父道焉
有君道焉有長道焉以其幼沖而未知為人父為

人君為人幼之道故周公相踐祚而思有以成之
也其抗世子法於伯禽不過教伯禽以為人子為
人臣為人幼之道爾然父子君臣長幼之道性本
一原而理有可通者也知子道斯能為人父矣知
臣道斯能為人君矣知事長之道斯能使人矣故
使伯禽日習於為人子為人臣為人幼之道而成
王因有以通乎為人父為人君為人長之道也故
曰周公抗世子法於伯禽所以善成王也
讀禮運
堯舜禹湯文武雖與賢與子不同其公天下之心一

也故老有終壯有用幼有長矜寡孤獨廢疾者有養唐虞之政亦三代之政也正君臣篤父子睦兄弟和夫婦三代之教亦唐虞之教也乃謂堯舜沒大道隱而三代之治為小康不如唐虞之大同此老莊之見而記者文之非聖人之格言也

知以成務小知之人鑿而為詐用之適以敗事矣勇以任義小勇之人激而為怒用之反以傷義矣仁以愛人小仁之人溺而為貪用之反以害民矣故人君用人之知用人之勇用人之仁而詐者怒者貪者則必去之而勿用可也君謂舍短取長則仁

知勇之利未得而貪詐怒之害不可勝矣豈聖人舉直錯枉之法乎

聖人之于天下也必知其情辟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害此大學絜矩之道也故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

欲惡心之大端其善惡皆起於心非待色而後見也欲一其心以極其本然之善則舍禮何以哉蓋欲惡者心也而其善者性也禮以制心所以盡性也

以天地為本以陰陽為端以四時為柄以日為紀月以為量鬼神以為徒五行以為質人情以為田聖人作則之精義盡於此矣

禮義命於天具於人心不可須臾離也道本天地德合陰陽則禮義在其中矣乃以是為器則是猶待於外而可離也而可以為禮義乎

四靈為畜之說非聖人之訓也至衍為魚鮪不淰等語其誕謾不經益甚矣

祭帝於郊以定天位祀社於國以列地利即所謂郊社之禮以事天地也祖廟以本仁即所謂禘嘗之禮以事其先也

在王所者左右前後罔非正人惟師保輔弼而已瞽

巫卜筮用之有時謂常在左右非也王中心無為以守至正篤恭之謂也

辭讓之心禮之端也與生俱生者也非若貨力飲食之待于外而為禮之資也故必本之以辭讓而行之以貨力飲食可也曰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非知本之論也

禮本于太一分為天地轉為陰陽變為四時列為鬼神其旨蓋出於易太極兩儀四象八卦之說也

禮性之德也命于天而具于人者也上下通貫之幾如賓之通乎內外也禮教不修則民不知節情欲

障隔而人情天道阻逆而不通矣是窒其實也故聖人修禮立教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則天道由此而達人情由此而順秩序惇庸上下貫徹蓋起之甚微而達之甚大也故曰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竇也

禮者理也性之節也節明理得則君子之德成矣是率性而無待於外者也譬之酒蘖外之也惡足以明禮然君子須師友以成其德猶醇酒須曲蘖以成其味誠可謂厚矣若小人以惡類而戕其本性猶毒酒以惡物而變其真味將不勝其害矣薄云乎哉

人情聖王之田也故聖王修道立教以治人之情猶農夫之治田也仁義禮樂交養互發猶水土之相和兼濟而非可以先後偏舉之也特其學問自修之功如耕種耨穫之必及時焉則禮義之功著於先仁樂之效見於後而始終條理有不可紊尔故曰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也要之禮耕義種而惻怛和平之意未始不存仁聚樂安而品節裁制之宜自無不貫豈如耕種耨穫之異器而不可相通哉

學莫先於知性知性則仁義禮樂具於心無待於外其所以交修而互養者如饑渴之於飲食也豈有不耕不種不耨不穫不食者哉故有性而不養者不知其性者也

性者萬物之一原非有我之得私也聖人盡性自然能盡人物之性此體信達順之道也故人食而弗肥者蓋有之矣未有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者也雲行雨施天不愛道也品物咸亨地不愛寶也萬民咸和人不愛情也是即所謂順之實也非必膏露之降醴泉器車之出麟鳳龜龍之見而後謂之順

也故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實理感通之常也

禮運者禮本於天淆於地列於鬼神達於人倫而莫非一誠之所運也故先王修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自我運之而已故名其篇曰禮運

禮運先儒以為子游門人之所記以其為仲尼言偃答問之詞也然其中多非聖人格言其文又非漢儒所及意子游門人傳其畧而戰國儒生為之附益其辭與

讀禮器

恭敬儀物備而後成禮猶體質文采備而後成器故禮器為大備也大備則由中達外廣博淵深純粹精也故曰盛德也所以然者何也蓋禮釋回增美所以立本也措正施行所以致用也其在於人如竹箭有筠而其用飾矣如松栢有心而其本固矣本固用飾則即此身心體用之間而天下之道居是矣所謂居天下之大端也故其德之盛日新不窮如竹箭松栢之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也至于內外人神感通無間則大業富有盛德自然之應也

忠信禮之本義理禮之文此語最宜玩味蓋人知儀章度數為禮之文而不知儀章度數之合宜有條者纔為禮之文儀章度數之合宜有條非忠信之人不能也故言文而本亦不遺矣苟以儀章度數而已矣如禮何

貧者不以貨財為禮老者不以筋力為禮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為禮合而觀之則知君子所以為禮者必有道矣

禮以忠信為本以義理為文則盛德之至周旋中禮時也順也體也宜也稱也一以貫之矣故名位儀

物之稱即所以為宜喪祭賓客品節之宜即所以為體社稷山川鬼神饗祀之體即所以為順天地宗廟父子君臣之倫即所以為時而堯舜湯武之時其順體宜稱又何以加焉蓋義理精微之極同歸一致不可以方所求也乃列其事而別言之祗為詞費而不足以發先王之蘊矣

禮本於誠敬而協於義理故貴多貴少貴大貴小貴高貴下貴文貴素莫非義理精微之極而誠敬之所通也皆可以謂之內心而慎其獨者也乃以貴多者為外心而樂其發則禮可以徙物為哉

報本反始之心自天子至于庶人一也廟數不同蓋心無窮而分有限也其養生送死上下隆殺之數亦天叙天秩自然之體而聖王修道立教之心不容槩施者也乃謂德發揚詡萬物大理物博則不得不以多為貴亦迂矣

至尊莫如天與君其德之生育民物也極致而精微雖遍取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而報之者故祭天事君之禮特牲以犢一食一訧以致其尊敬之極而不敢以多物瀆之也如今民庶之事上官尊敬而不以物非若平交之必以物而將其敬也

我戢則克祭則受福非孔子之言也不然必有為言之也

周祫祭於太廟太祖尸尊不與子孫為酬酢惟三昭三穆六尸行旅酬之禮盖周道尊尊親親自然之體也乃比於世俗之醻其誣周禮亦甚矣曾謂曾子而有是言乎

禮縁人情而為之節文天之秩叙不遠於人情者也謂禮之近人情者為非其至可乎且血腥以告殺爓熟以事生其致一也豈以是而為人情遠近之別乎

禮之本敬而已矣敬則一而不二天命之性無極之眞也所謂礿也古之聖人所以制禮亦不過自其本礿者裁以立教耳是修道之教也故人必去其物欲之私以反諸吾心至敬之本修古聖人合敬之則而不忘其賦予之礿斯之謂禮故曰禮也者反本修古不忘其礿者也本言性也礿言命也其致一也故盡性至命先王制禮之本也養性順命君子學禮之要也

無節於內欲動情勝而心無主也觀物弗察物交而引心為所蔽也故欲察物者必居敬以崇禮然後心有主而物不能蔽以心觀物而理無不得矣

作事以禮則事行而人敬式之出言以禮則言出而人信服之亦德性自然之感也

先王制禮本於誠敬而致其義焉耳財物稱家有無而禮無加損也故斂手足形還葬疏食采羹瓜祭而人無有以非禮議之者若謂因其財物而致其義則賢而貧者將無以致其義而禮可廢歟

天時雨澤君子達亹亹焉盖言君子感天澤而達亹亹之誠如雨露濡而怵惕霜露降而悽愴之類也財物固所以達其誠而誠則不因財物而生也說

禮者乃謂君子知天時生物之亹亹不已故必用財物為禮則禮果與於財物而非主於心乎

天人物我本同一體故中和位育通感無間升中於天而休禎見饗帝于郊而和氣臻盖其所以感之者豫矣豈區區禮文所能襲取哉後世闇君諂臣不究先王禮制之原而擬迹禮文之末不求吾心中和之德而妄意神靈之徵此封禪祥瑞之說所以紛紛也

天道陰陽之運神化之極也故曰至教聖人禮樂之作中和之極也故曰至德禮交動乎上以敬而動

也樂交應乎下以和而應也苟中心不敬不和則動不以禮而樂之作也聲器焉耳矣惡能交應而有倫乎

禮反其所自生樂樂其所自成特自聖人所制作者言之耳若禮以敬動樂以和應或以節事或以道志莫非率性之道而不可斯須去身者也何始終先後之間哉

禮行於喪祭直誠無間均為仁之至也禮行於賓客酬酢合宜均為義之至也故君子觀其禮而知仁義之道矣謂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也則非矣

主忠信而達義理則有本有文一獻可也大饗大旅饗帝亦可也焉有能一獻而不能大饗能大饗而不能大旅能大旅而不能饗帝者乎記禮者為辭費矣

季氏貪縱志禮忽其常祭逮昏而後行事日不足繼之以燭不敬甚矣與祭執事者待事已久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其有不倦怠而跛倚者乎他日之祭子路相之質明行事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是以義理之文挽其昏怠之志也故孔子以知禮與之

讀郊特牲

天子生孕弗食祭帝弗用此聖王以天地生物之心為心也

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降尊就卑主人敬賓之禮當如是也今主貴賓賤而挾貴以臨之者不知禮者也

人身備陰陽之氣飲食以養之務無陰陽之分也謂春饗孤子為養陽氣而有樂秋食耆老為益陰氣而無樂亦鑿矣況周制四時之祭皆有樂而以此為夏殷之禮則孔子既謂無徵而不言矣記禮者

何從而發此精義哉

禮樂由人心生者也樂生於心之和禮生於心之敬和則舒暢而為陽故曰樂由陽來也敬則收歛而為陰故曰禮由陰作也苟不求禮樂於吾心之和敬而遠求之於天地間之陰陽則蕩矣

大夫有獻弗親褻莫甚焉君有賜不面拜慢孰甚焉曾是以為禮乎

躬之以樂也所以聽而射之者心也心正神一則視明聽聰而射容與樂節相應而無失矣

射不能而辭以疾欺也至引為懸弧之義亦迂矣非

孔子之言也

里社之禮順天之時神地之道恊民之義一舉而三極會歸焉故聖王制為太社國社之禮而下及於里社曰為社事單出里為社田國人畢作丘乘供粢盛以報本反始此會極歸極之大端也

卜郊王立於澤宮親聽誓命蓋有司本為君誓命執事之人而君亦聽受之以致其誠敬故曰受教諫之義也然則凡為君而誓命其臣為父兄而訓戒其子弟者其可不反求諸身乎

天子大蜡八一主先嗇以農事始於神農氏故為諸

神之主也二祭司嗇為其教民樹藝也三祭百種為其發生稼穡也四饗古田畯為其勸率有功也五饗郵表畷為其戒令所出也六迎猫虎而祭之為其食田鼠與田豕也七祭坊為其足以障水也八祭小庸為其可備旱潦也無祭昆虫之文集說去百種而增之不知何據

蜡祭息民黨正屬民飲酒蓋農民終歲勤動而息之以一日之樂也其為祭也吉祭也乃謂皮弁素服葛帶榛杖以喪禮之殺送之大非人情恐在其為仁之至義之盡也疑非先王之制也

籩豆之薦水土之品不敢用常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之義非食味之道也蓋交神明主於誠敬而不主於物今士大夫家祭先宜有常品貧則可殺富不可加豐也

冠禮適子冠於阼以著代醮於客位加有成三加彌尊諭其志冠而字之敬其名義也始加緇布冠次加皮弁三加爵弁數也數從乎時者也義通乎古今者也

昏禮萬世之始也取於異姓厚別也幣誠辭腆達信也親迎男先於女明剛柔也壻親授綏示愛也玄

冕齊戒夙敬也共牢而食同尊卑也器用陶匏重始也盥饋餕餘祟孝養也不樂不賀思嗣親也

鬼神一陰陽也故祭求諸陰陽一誠也灌用鬯臭誠達於陰也焫蕭合羶薌誠達於陽也蕩滌其陽聲宣滌其幽陰聲音之號詔告於兩間誠達於陰陽之間也毛血告幽全而貴純誠之純也三日齋必見其所祭者誠不可揜也此祭禮之大端也其祼獻之節器物之數與時宜之者也

讀內則

古者子事父母之禮豈徒以儀文為哉蓋父母者氣

所自出性與之通而予以心志承之不容毫髮間也故朝夕奉養之節凡以樂其心不違其志而已今之為子者徊恩恃愛廢禮慢親固不足道若拘拘於古人儀文之末而不本於誠心亦何足以為孝乎是故為人子者必修溫凊定省奉養之節而日致其孝敬之誠庶可以為子矣

孝非徒養也致愛致敬而已矣愛敬非襲而取之也明善以誠其身而已矣故不誠其身而能愛敬其親者未之有也

昧爽丕顯向晦晏息天道之晨昏人事之作息各有

定節古今未之有改也况人子事親乃庸行也而顧欲踰其節乎記謂子婦雞初鳴適父母舅姑之所不惟強人以所不可能亦非所以安父母舅姑宴息之性此記者過飾之詞非聖人之訓也

父母在則家有嚴君尊也朝夕恒食冢子不敢御食率群子婦佐餕而已且既食恒餕而不私孺子焉明尊尊也父歿母存則毋從子親也冢子御食群子婦佐餕如初而旨甘柔滑孺子餕以順毋之所私愛明親親也尊尊親親孝斯精矣

父母加之事人代之已雖弗欲姑與之而姑使之而後復之紛而能順孝之至也子婦有勤勞之事雖甚愛之姑縱之而寧數休之愛而知勞慈之至也

子婦未孝未敬勿庸疾怨姑教之若不可教而後怒之仁之至也不可怒子放婦出而不表禮焉義之盡也

父母有過起敬起孝以孰諫而撻之流血孝敬如初天性至愛不容間也

父母有婢子若庶子庶孫甚愛之雖父母歿終身敬之不衰是終其身以父母之心為心也凡所以體受而歸全者何不用也今人有親肉未寒而仇其

所愛者則其濟惡以辱先者亦無不至矣此無他善與利之間也是故孝子必慎其獨也

將為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為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此孝子所以慎其獨也

二妾視父母所愛宜妻惟父母所悅孝子順親之誠也

子婦無私貨無私畜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蓋以家事統於尊而孝弟慈之道流通無間也吾先祖七世同居用此道耳今貴家大族子孫異居貨財器用勢難復合則如之何曰修稟命之禮盡愛

敬之誠亦無害於孝矣

介婦毋敢敵耦於冢婦不敢並行不敢並命不敢並
坐則介子之於冢子也可知矣蓋冢子婦父母舅姑
所託以代承宗祧者也故介子尊敬冢子者所以
尊敬父母也介婦尊敬冢婦者所以尊敬舅姑也
今介子婦之於冢子婦乃偃然並坐而不少讓其
失豈直不恭抑亦不孝甚矣學禮者其作而正之

古人尊敬宗子雖貴富不敢以貴富入宗子之家蓋
宗子統承先祖群昭群穆之所宗也故敬宗子所
以尊祖也今宗法廢而族人無統惟貴富者之尊

敬而已尊祖敬宗之意不幾於泯滅乎東土大族
皆有合宗祠堂以宗祀其始祖宗法亦有可復之
機好禮者酌而行之亦化民成俗之大端也

宗子之德必取信於族人而後可以主大宗之事家
子之德必取信於衆子而後可以主小宗之事不
然其不至於敗宗而廢祀也者幾希故不幸而宗
子不德宜衆推賢德署之冢子不可教在賢父亦
宜善處

飲食所以養氣體也物之生也有時有宜而人用之
以為養也必有節也苟事父母者縱其口腹之欲
而不為之節亦非所以愛敬其親也饘酏酒醴芼
羹菽麥蕡稻黍粱秫唯所欲棗栗飴蜜堇荁枌榆
免薧滫瀡脂膏必嘗而後退記者過為之詞非先
王之制也故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聖王以儉德先天下內則所謂飲食珍羞諸物極其
精美近於窮口腹之欲矣疑非先王之教也意三
代繼世之君縱欲敗度者之所為士大夫有傳其
制者而記者遂信以為禮耳忠臣孝子所以尊敬
君父者其必有道乎

禮始於謹夫婦為宮室辨內外男子居外女子居內

男女不同椸枷不敢懸於夫之楎椸不敢藏於夫
之篋笥不敢共湢浴古人所以嚴夫婦之別者如
此固正始之道亦養心之助也今夫婦暱而無別
不惟廢禮而且或誨淫焉凡民不學而安於習猶
之可也學禮君子而不自振拔其何以進德修業
而別於凡民哉

子生男子設弧門左女子設帨門右三日負子男射
女否三月擇日翦髮為鬌毋以子見於父而父名
之其見之也父曰欽有帥欲敬帥以善道也其名
之也母曰記有成欲教成其德業也以子名遍告

於諸父昆弟而書[illegible]月日時藏之欲成其名
於父大也名子矣以日月不以國不以隱疾以遠
嫌也古人於赤子之教而其所期者遠矣則長而
成之也何所不至乎
凡父在孫見於祖祖名之統於尊也今庶民祖父多
不學不能自名其子孫而倩人名之且子孫見祖
父之禮久廢不行勢難追復吾家子生告於祠堂
而主宗事者名之亦以義起也今宜更定子生滿
月翦髮為鬌之日父帥毋抱子詣祠堂主宗事者
帥以見於先祖撫其首而名之庶不失欽帥記成
之義矣

古人教子自能言至於成童所習者不過應對進退
書數誦讀之常而所養者一孝弟之性也孝弟之
性養於中而不以他習間之則聖功之本立矣及
成人而進之大學之道博學不教格物致知也內
而不出誠意正心脩身也亦不過敦行孝弟而擴
充之耳非有加於幼之所養也由是博學無方多
識前言往行以畜德也孫友視志樂取於人以為
善也而亦非有加於成人之所學也及其仕也方
物出謀發慮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也方物者比
物也大而君臣父子小而日用應酬皆物也有
必有則比而合之所以順物之則也非意誠心正
身修者不能也以是出謀則謀出而天下之務無
不成矣以是發慮則慮發而天下之志無不通矣
道合則服從用之而行也不可則去舍之而藏也
聖賢自幼至老只是時時存養此性不為他物所
間而又擴充而盡之以達于天命耳窮通得喪死
生終始一此性之流行而不已也故曰大人者不
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愛子者盡致慎於蒙養之初
乎

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先王別嫌明微之意至嚴
且豫如此其義精其慮遠矣

讀玉藻

天子玄端而居動則左史書之言[illegible]史書之警惕
之志蓋無頃刻忘也用人行政得不[illegible]乎
古天子奏樂所以養和平之德而與政通者也故御
瞽幾聲之上下以知政令之得失非以娛樂之而
已後世貴富者用樂雅俗雜陳衹以導欲耳是故
君子聽雅樂當以和平之志迎之淫聲則絕弗聽
焉可也

巳卯甲子桀紂之忌日也君稷食菜羹而不樂非為其人悲也思其所以亡而儆於心也然其禮亦周鑒不遠在夏殷之世爾非通乎後世者也

將適公所齋戒沐浴史進象笏書思對命此古人用下敬上之實非為容悅者也

祥冠縞冠素紕而乃垂緌五寸以為飾是忘哀而致飾也故曰惰游之士士玄冠綦組纓而乃謂縞素之武是拂經以畔教也故曰不齒之服記者或因當時適有此失禮者而及之爾說者乃謂先王於士之失業與不帥教者而特制此冠以恥之則謬矣

古者玉以比德君子無故玉不去身趨行周折進退之間各中其節是以非僻不入於心而德成焉今惟士大夫朝祭用佩玉而平居皆無佩玉者然人性各有本然之禮而趨行周折進退之節猶有成法可考君子主之以敬考而習之則不佩而禮節不玉而德成矣若以佩玉之制不可復遂謂古禮不可行而弗之習焉但付無自絕於聖人修道之教乎

孔子食於季氏不辭不食肉而飧說者謂以季氏之饋失禮故也夫聖人禮義之中正動止食息無非教也若季氏之饋失禮則當辭而弗食矣豈因其失禮而遂食之不以其禮耶恐或記者之傳訛也

父命呼唯而不諾走而不趨人子敬親之禮當如是也此須為小子時教之自然習與性成今小學之教不行姑息之愛養成驕惰膏粱之子至有父命而不趨者矣可嘆也夫

父歿而不能讀父之書母歿而杯圈不能飲為手澤口澤之存而有所不忍也知此則使其能讀父書以繼志時飲其杯圈以求思亦為不忘其親者也

是故孝篤於心而已若慢棄父書與母之杯圈而曰五不能讀不能飲焉則其不孝甚矣可謂善學禮乎

出不易方復不過時孝子養志之大端也不俟乎親之老也親老云者謂視親未老時猶當深念耳

讀明堂位

成王幼沖周公相踐阼而治攝政非攝位也謂周公朝諸侯於明堂而踐天子之位記者之謬也

天子南面而王內外之臣各以其等為位北面而朝古今之達禮也謂夷蠻戎狄各從其方之門為位

則繫矣
明堂也者嚮明而治之義也非明尊卑之謂也
明堂位備舉魯用四代之禮樂若將誇周公傳世之
盛而不知適足以彰其世德之衰也其後君弱臣
強禮樂刑法政俗之變蓋亦理勢之所必至者乃
謂有道之國天下宗禮樂焉多見其誣矣

讀喪服小記

古者親始死服布深衣扱前衽於帶去吉冠徒跣將
小斂乃去笄縰著素冠斂訖去素冠而以麻括髮
人子初值親喪大變倉皇痛慘安能從容於冠服

之節如此今俗親始死被髮徒跣及服素布衣要
素布裙至斂括髮以麻加布免着草屨似得孝子
負罪自貶之意宜酌古今為之節父母始死被髮
徒跣擗踊哭盡哀乃去常服易素布衣要素布裙
哭奠小斂括髮以麻加布免着草屨而哭奠至成
服而易喪冠衰服菅屨如此庶情文兩得矣
苴杖竹削杖桐苴黯也苴杖者象孝子哀慘之容
也用竹者以其體圓性貞明孝子哀痛之情圓足
而貞固也削杖者圓木削而為方象孝子哀痛之
情本自圓足而先正制禮例以殺之也桐之為言

同也用桐者明其心之哀痛同於喪父不以禮制
之殺而有損也方圓之制父天母地之象也
稽顙而後拜哀之至也父母子之自出也長子父之
正體也夫妻之所天也故皆從其至也大夫弔之
雖緦必稽顙者喪以哀為本致哀所以致敬也
別子為祖繼別為宗別子之適長子世世相繼以統
族人為百世不遷之大宗也別子之衆子其適長
子繼世以統同父之親為繼禰之小宗再傳而統
同祖之親為繼祖之小宗三傳而統同曾祖之親
為繼曾祖之小宗四傳而統同高祖之親為繼高

祖之小宗謂之五世而遷者五傳而親盡則禰進
而為祖祖進而為曾祖曾祖進而為高祖而高祖
遷矣所謂祖遷于上也其子不得統其父同高祖
之親乃變而各從其近者為宗所謂宗易于下也
祖遷于上而本始存焉可弗尊乎宗易于下而恩
義達焉可弗敬乎祖宗一體也尊敬一心也故曰
尊祖故敬宗敬宗所以尊祖也
喪有男主以接男賓必適子也有女主以接女賓必
適婦也若無男主則使同姓之男攝之若無女主
則使同宗之婦攝之故曰男主必使同姓婦主必

使異姓此喪禮之大端相禮者不可忽也
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此
服窮於九族之義也今族有始祖之祀同姓無服
之親咸在而遇親喪殯葬則族人皆與哭奠親親
之仁孟廣矣
服窮於五世蓋人生百歲始見玄孫生事死葬之禮
僅逮於高祖而已故服止於同高祖之親一自然
之制也若幸而逮事高祖以上之祖則齊衰三月
之服固孝心之無窮也而制得限之乎
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

孝子某為介子某薦其常事則庶子雖為大夫且
不得祭禰也焉有庶子為適士而得以立禰廟乎
意禮文本謂庶子不祭祖禰者明其宗也而記者
誤分言之後儒遂鑿出庶子為適士得立禰廟之
說殊不知祖禰一宗也適庶同禰而互繼宗安在
乎
父為士子為天子諸侯祭以天子諸侯所以伸子之
情也其尸服以士服所以安父之分也父為天子
諸侯子為士固祭以士而不敢過矣其尸乃亦降
服士服豈分之所安乎意此禮蓋為父以罪誅而

不成為君如秦子嬰者耳若杞宋祀其先王固服
天子之服矣禮有正有變變亦正也禮有由而殺
者謂不得不殺也其父嘗巋然于民之上矣而貶
抑之使平是瀆尊而亂正也可以為禮乎
期而祭禮也期而除喪道也祭不為除喪也謂小祥
之祭乃孝子因時以伸思親之禮非為除衰絰易
練服而設也然則親喪既祔之後五月九月小功
大功之親除服亦宜因時而祭以致思也此禮可
以義起者與
三年而後葬者必再祭其祭之間不同時而除喪謂

親喪有故不得葬雖越三年而不得除服必葬後
越月練祭而除衰絰易練服又越月祥祭而除練
服此禮之變而不失其正者也
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為之再祭謂死者
子幼必以從父兄弟為之主攝主功服雖除猶為
主行練祥二祭以終喪也今俗親喪子幼無為之
主者非禮也
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已則否父稅父
字疑衍生不及者生於他國而不及識也祖父母
諸父昆弟齊衰期大功之親也稅者祖父母昆弟

之喪赴至日月已過而追爲之服也喪已則否者赴至而三年之喪既終則不稅也然祖父母之喪至三年而稅亦可義起也說者因父稅之文而強爲之解乃謂父以他故居異邦而生己己不及見此親而見其死年月已過乃聞之父爲之服己則否者不貴非時之恩於人所不能也然則祖父母一氣相屬雖不及見而可以恝然乎于禮意殊不可通若其父之於祖父母則當聞赴延喪不但稅之而已也降而在緦小功者則稅之緦字疑衍降服重於正服故正服小功不稅而降服小功稅之

也蓋服雖小功而親實大功也若降而緦者正小功之親爾安得亦重於正服小功而稅之乎

虞杖不入於室祔杖不升於堂殺哀之節也

庶子爲君母後則統承君父一體乎君母者也其於君母之黨亦爲屬從而非徒從矣君母雖歿安得不爲之服乎此或記者泥於從服之說而不察一體之義與

疾塟者疾虞三月而後卒哭蓋家貧親死即塟者虞以安神不可緩也惟卒哭則必俟三月耳其閒接祭雖疏食菜羹可也

父母之喪皆先塟者不虞祔待後事其塟斬衰禮也今制父母皆服斬衰而俗尚合塟則並喪而同日葬虞祔皆合祭亦禮之從宜者也

大夫不主士之喪重君命也尊貴之體也

繼父不同居者無服同居皆無主後同財而祭其祖禰則其情相屬故相爲服期若各有主後則雖同居而情不相屬猶異居也但服齊衰三月而已此禮意也然或子雖有主後繼父無主後同財而相倚爲生視猶子也則繼父死宜服期其母死宜服三年而祭終其身庶于義爲盡也

朋友哭諸寢門之外位右南面者以訃自外至故外向爲位而哭也哀盡則位徹矣安得有弔賓來而乃爲主以待之乎說禮者亦鑿矣

天子大夫諸侯之廟祔以昭穆各有定禮焉有諸侯祔于天子而天子諸侯大夫祔于士者哉謂諸侯不得祔于天子天子諸侯大夫可以祔于士記者之謬也說者因其文遂謂卑孫不可祔于尊祖而孫貴不可自尊以卑其祖其亦弗思而鑿以和之者與

妾子之無母者即命爲[illegible][illegible]之子而妾之有子而子

死者亦得命他妾之子為之子是謂為慈母後者為庶母可也謂從其所親愛而無所嫌也若為祖庶母後則是以已妾之子為父妾之後非祔遠厚別之道也而亦以為可乎蓋曰不可而記者遺誤也然則父妾有子而子死無孫者遂不可以為後乎死則命已妾之子攝其喪而𦵏之可也

父而不𦵏者惟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今俗拘于陰陽年月之說久而不𦵏者多矣乃恝然除其服非孝子慎終之禮也

練腰經杖繩屨而去杖筮日筮尸畢復杖拜送賓大

祥吉服而筮蓋練易経帶衣而杖不變古之制也今俗卒哭去衰冠衣裳杖而改制冠服麻経練易冠服葛経祭告拜賓弗變服稱其情習而安之但儀節踈畧而哀戚不足則通弊也好禮者敬修其儀節而致哀戚焉可也若必欲反古之制祇為矯飾而不情矣

庶子不以杖即位避嫡也今俗嫡庶子皆以杖即位愚謂杖者以人子親喪哀毀而執以扶之也非為飾也豈分嫡庶哉若嫡庶之分當明則嫡子近靈座為位庶子之位稍後可也

父不主庶子之喪則孫可以杖即位父主嫡子喪而有杖故嫡子之子不得以杖即位父主適子喪者重宗也其子不得以杖即位者避祖也今俗父無主嫡子喪者矣若欲修古之制而其子不杖以避祖之杖則近於不情必也嫡子喪父為主賓弔等卑者則其子即位稽顙而拜賓尊者則父拜賓其孤避左稽顙而不拜乎杖為毀扶則從俗孤杖而父不杖亦稱情也

養有疾者不喪服避凶也遂主其喪者親無所歸也非養者入主人之喪而不易已之喪服者不以輕

服易重服不使踈加戚也

陳器之道多陳之而省納之可也省陳之而盡納之可也多陳之者彰親賓之仁也省納之與省陳而盡納之者明孝愛之義也

奔兄弟之喪先之墓而後之家為位而哭哀傷一體以形親也所知之喪則哭於宮而後之墓哀由義合以神交也

喪禮婦人不為主則不杖以不能病也惟妻為夫母為長子女子在室為父雖不為主亦杖也何也蓋夫為妻之所天長子宗祀之所托女子未嫁依於

父毋其情至切哀病而杖以扶之猶也

喪既成服五服之親各服其服蓋服之疎密而情之深淺於是乎在此理之自然禮之定體也塟虞卒哭何必復易以免乎記謂緦小功未葬而冠虞卒哭而免既塟不赴虞而冠及虞而免遠塟反哭而冠及郊而免皆似以免為示哀而冠為示飾矣然則未塟未虞反哭在途可以外飾而忘哀乎又謂君弔雖不當免特必免親者皆免又似以免為致敬矣夫冠服之飾緣情而制者也可以謂之非敬乎此於禮意殊為反覆而無當也然則記者之說殆非周公之制與

奔父母喪三日而五哭三袒者謂已殯而始至也蓋聞訃而哭踊無數其哀已盡故於此殺之以為成服之節耳至於未殯之前當與在家同不得殺也

讀大傳

王者禘其始祖之所自出始祖所自出惟天子得以追享而無所嫌也諸侯始祖所自出者天子也禘則嫌於天子之祭矣故不王不禘也若祭及於始祖亦何嫌乎今東南士大夫之家皆立始祖廟深得報本合族之義禮雖非古而義所得為者也

諸侯及其大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蓋大夫士制於三廟二廟一廟之數故省於君而祫謂之干也愚謂人生必本於祖報本追遠之心自天子達于庶人者也祫祭及其高祖亦各盡其心而已何名為干乎今大夫士庶人皆得祭及高祖而東南始祖廟間有合祭始祖以下之祖者仁之至義之盡也

武王牧野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奠于牧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逡奔走追王太王王季文王不以卑臨尊也參之書武成亦已稱太王王季矣而中庸乃謂追王大王王季為周公成文武之德何也意武王受命告成雖尊稱其號而其禮制未備至周公相成王而後尊親之制始大備與

上治以尊尊下治以親親旁治以合族武王之造周豈專恃武功哉蓋人道綱維乎其間矣周公制禮繼其道而裁成之非有加也

聖人治天下所先者五一曰治親二曰報功三曰舉賢四曰使能五曰存愛治親則恩洽報功則績廣舉賢則德行使能則事治存愛則道公恩洽故民興仁績廣故民有藉德行故民化事治故民安道

公故民服此所謂五者得而民無不足也
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故名為諸父諸母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故名為諸子諸婦若弟之妻則不可名為婦兄之妻則不可名為母蓋昭穆之倫有在而名不可不正也是故名正則紀綱振肅而天下之治可從而理矣故曰名者人治之大者也

六世親屬竭矣而本始之恩不可忘也故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勿殊百世而婚姻不通周道未之有改也

服術有六曰尊尊曰親親服之正也曰名者實非尊親而以其名服之也曰出入者以地為重輕也曰長幼者以年為重輕也曰從服者從其所尊親者而服之也先王制服之義盡於此矣

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親同一本其仁無窮也然人生得事其高祖而止矣義不可無制也故仁以義殺由斬衰三年而齊衰而期而五月而三月服斯窮矣故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禰尊同一體其義無間也然恩至于父母而極矣仁不得不篤也故義以仁隆由齊衰三月而五月而期而斬衰三年服無以加矣故名曰重一輕一重皆仁之至義之盡也故謂之曰宜然也說者謂義則祖重而父母輕仁則父母重而祖輕然則祖與父為二本仁與義為二道與

讀少儀

始見君子曰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見敵者曰某固願見於將命者亟見君子曰某願朝夕聞名於將命者亟見敵者曰某願朝夕見於將命者適有喪者曰某願比於將命者童子曰某願聽事於將命者適公卿之喪曰某願聽役於司徒臣致貨貝於君曰致馬資於有司敵者曰贈從者臣致襚於君

曰致廢衣於賈人敵者曰襚親者兄弟不以襚進臣為君喪納貨貝曰納甸於有司古人於吉凶相見送贈之間致辭之謹如此無非主之以恭敬而致其義理之文也

問品味曰子亟食於某乎欲因其好而進之也饗賓之誠也問道藝曰子習於某乎欲知其習而成之也曰子善於某乎欲得其善而取之也交賓之誠也方氏謂人之情品味有偏嗜道藝有專尚不可昭其癖而暴其短故問之者非也

以直道持身故不疑在躬以忠信待人故不度民械
安於義命故不願於大家敬其宗祊故不訾重器
卜筮貴誠貳則不誠矣故曰不貳問問卜筮者曰義
與志而已義所以正其志而志未必合於義也故
與之以義斯可矣若徒以志為問而非義之正則
不可與也
見尊長不敢問年燕見不將命遇於道不請所之侍
坐弗使不執琴瑟不畫地手無容不翣侍射約矢
侍投擁矢勝則洗而以請不角不擢馬此事尊長
之節弟子不可不習也

請見不請退好德無斁之心也朝廷曰退將復進也
燕遊曰歸示有所止也師役曰罷示不復興也
事君量而後入道可行而後行之也伊尹之於商湯
傳說之於高宗是也若入而後量則進不以道後
雖知難而退亦晚矣此孔子孟軻所以周旋於道
而不輕於入也量而入者道濟天下量而不入者
道傳萬世奚啻上無怨下遠罪而已哉
寤窺則私旁狎則褻道故舊則薄戲色則慢故君子
不可不謹其微也
有諫無訕忠也有亡無疾順也頌而無諂愛其君者
也諫而無驕敬其君者也忠順愛敬臣道之大端
也人臣先立乎其大者由是政怠則張而相之以
作其志政廢則掃而更之以顯其謨蓋舉而措之
無難矣以其有功社稷故謂之社稷之役也
拔來赴往進銳而退速也瀆神循枉諂而無勇也居
敬以持其志窮理以致其知則必無此失矣
士依於德游於藝德為本而藝以昭德也不依於德
則藝為虛文然小物不遺則動息有養游藝亦所
以依德也工依於巧游於法巧為本而法以運巧
也不依於巧則法為粗迹然得之於手而應之於

心游法亦所以依巧也若徒游於說以依於法亦
拙工耳而可以為君子內外交修之例乎
毋身質言語亦謂是非兩疑義理難決者耳若其是
非明白有關義理之大者不得不身質以俟後之
君子也
祭以交神敬斯存矣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敬之
至也
秉兵車出先刃威外也入後刃衛內也左將軍甲士
衛之故曰尚左步卒在右以衛軍故曰尚右陰陽
生死之說非也

賓客主恭形則誠矣祭祀主敬存斯著矣喪事主哀
戚乃易矣會同主詡大成信矣軍旅思儉故先事
而備隱情以虞故好謀而成皆合內外之道也
衣服在躬而不知其名則罔故僭服與服皆罔也君
子因其俗而修其制焉斯可矣

讀禮日知卷上

讀禮日知下

讀學記

發慮憲求善良就賢體遠記者蓋言人君虛已求賢
而不知務學也殊不知虛已求賢非學而有得者
不能況輔德沃心學孰有大于此乎此商宗所以
命傅說也謂不足以動衆化民亦過矣
學然後知不足道無終窮也知不足然後能自反心
外無道也此君子進德脩業因時而惕之誠也學
成則道在我而應不窮夫何困教然後知困其好
為人師者與知困而後自強學斯下矣安在其為

教也說命曰教學半念終始典于學蓋言成已成
物合內外以致其道也仁智相長亹亹焉耳矣而
謂其有困乎
離經者析其義也辨志者審其趨也敬業者專習一
經而不怠也博習者博學于文而不厭也論學者
論辨所學之要歸而必致其精也樂群親師取友
者道相長而志相得也知類通達者道之明也強
立不返者德之立也故謂之大成也然道具于心
學非外假遜志時敏厥修乃來蓋有日進而不知
者故聖王建學立師惟因材而篤察言觀行以簡

賢去不肖而已安得於一年三年五年七年九年之考校而別為此例哉

九學官先事厚生正德新民也士先志居仁由義明明德也至善之理内外始終一以貫之者也若徒恃祭菜鼓篋等事以作成學者之志亦迂緩而不切矣

道具於心故君子之學必求諸心也時教之正業非徒藝也擇焉守焉可也退息之居學非玩物也存焉養焉可也不求吾心之和而學操縵則雖安而未必能和不求吾心之性情而學博依則雖安

詩而未必能興不求吾心之中而學雜服則雖安禮而未必能節不求吾心之精而興其藝則雖學樂而未必能得是故君子藏脩有正業則業脩而德日進息遊有居學則養容而義日精心誠致其道而已矣謂居學在於操縵博依雜服興藝者非知本者也

良知良能人人所安也懿德之好本於由秉而其材皆可以擴充而盡也若教者以知能之良進人則是顧其所安人必由其誠而材可盡矣今之教者卻呻其佔畢多其訊而言及於數不以可知可能

者進人而強括之以其所不可知能是謂不顧其安也是謂使人不由其誠也是謂教人不盡其材也是謂施之悖也則學者不安不誠其求之也能無拂乎故隱其學疾其師物欲交蔽而性日蝕矣豈但苦難不知其益而已哉記者之意未必及此然須如此說庶得聖賢教人之心法

孔門敬恕之訓禁於未發也克復一貫之傳當其可也進退抑揚教各不同不陵節而施也稱不違仁如愚屢空之類相觀而善也此所以成才之多也

人性皆善道而弗牽則性順性順故和士先志強而

弗抑則志貞志貞故易道由心悟開而弗達則幾動幾動故思和然後善可充也易然後志可成也思然後道可得也故謂之善喻也

失則多者聞見之知也失則寡者禪定之學也失則易者恃其才也失則止者志不立也善教者以本然之善開道之而使之和易以思則可以救四者之失矣

聖人之志無非順性命之理也性命之理人人同具善繼志者惟反求而自得之耳今觀易書詩學庸語孟之言何其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斯學者

讀其書玩其理而反之諸心則聖人之志可繼矣怡說以解即所謂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久則自然貫通之意也

學有難易而性道則同故學聖人者先自良知良能之易者求之以漸進至於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其本一而已矣猶夫良冶之子必習陶鎔良弓之子必習幹角其術業不可改也箕裘之喻蓋漢儒博物洽聞之見非所以論聖人之學也

學記所論教學雖詳而不明言其所以教所以學使人茫然無下手處蓋爲明經博洽者言之不如大

學明德新民之學有本而可循也

讀雜記

諸侯大夫士死於道則升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如於館死則復如於家臣子所以盡變之道者不以造次顛沛而忘也

諸侯死於他國柩至廟門不毀墻則凡死於外而載柩以歸殯於其廟禮也

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記謂有大夫服士服之不同者意古者喪冠喪服貴賤異制亦猶吉服之不可紊耳註疏以布之精粗爲別非也

士爲其父母兄弟之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宜也若身爲大夫矣乃以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而降服士服豈不悖哉

子爲天子父雖庶人其尊親之禮不可易也乃謂士之子爲大夫則其父母弗能主是舜可得而臣其父矣一何悖理之甚哉

禮孫祔于祖者蓋以昭穆自相爲祔自然之序也然惟天子諸侯世有專廟故祖孫繼而昭穆明也今大夫士庶之家四親同廟以次遞遷則子必繼父而孫不得以繼祖矣若拘祔祖之禮則尊卑或幾

乎紊矣此好禮者所大不安也四親合祭以祔其亦禮之可以義起者與

異居聞兄弟之喪惟以哭對者當奔喪而不爲位也

女君死而妾爲其黨服蓋妾于女君寵澤相通而其情親也至于攝女君則澤彌深而情彌至矣乃遂不爲其黨服是啓奪嫡之端也可以爲禮乎

凡喪服未畢有吊者則爲位而哭拜踊蓋吊喪禮制之大端不以久而可廢親喪人子之至痛不以久而可忘也今人聞人親喪于卒哭之後雖故舊或問而不吊間有知禮而吊者主人鮮以哭踊待之

俗之弊也久矣噫古禮之興廢係人心之存亡有
志者不可不講也
喪冠條屬以別吉凶蓋古者冠服吉凶同制特纓武
帶絰少異耳今制官民冠服與古不同而喪冠喪
衣却無貴賤皆用古制變常易觀宜其整而輙除
不能終服也曰古喪服之制近於今之朝服貴賤
並用亦非別嫌之義喪禮人道之大端也安得司
禮教者酌而
請行之以一天下之習乎
曰端衰喪車皆無等則古制喪冠服器皆有等可知

矣
爲君使而死雖館有公私其爲正終一也公館復私
館不復所以盡變之道者容有二乎必也公館復
如於家私館復如於道斯可矣
公七踊大夫五踊士三踊蓋謂朝夕奠哭之節也說
者謂爲自死至大斂哭踊之數非也
父喪未終而母死當父之二祥也服練祥之服以祭
卒事反喪服禮也若母喪未葬而值父二祥則不
忍易服俟卒哭而後行事可也或母喪未終而父
死似宜以母從父練祥不必易服專祭亦統於尊

之義也
當父母之喪而除諸父昆弟之喪皆服其除喪之服
則吉服矣孝子之心所不忍也今士大夫遇輕服
而不變重服亦不以卑踰尊疏踰戚之義也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之他室入奠卒奠出改服即
位如始即位之禮古人篤親親之義如此今亡已
夫
大夫士將與祭於公既視濯而父母死則猶是與祭
蓋以君主祭故也今士大夫在內朝者宜守此禮
若外大夫士則雖既視濯安能忍而與祭也當聞

訃即釋服出廟門外哭而歸矣
父母之喪將練祥而昆弟死既殯而祭如同宮則雖
臣妾葬而後祭蓋練祥吉祭也殯葬凶事也篤親
愛之義不忍於凶慘之中行吉祭也
禮吉祭則涉級聚足喪祭則栗階有兄弟之喪則二
祥之祭亦栗階古人喪祭一步履之間無非惻怛
之真操存之要學禮者其可以小節而忽之
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嚌之衆賓兄弟則皆啐之大
祥主人啐之衆賓兄弟皆飲之可也古人於三年
之喪內外賓主哀傷慘怛之情交通無間如此今

俗礿喪燕飲弔客往往至醉人欲肆天理滅矣此
孝子仁人所以寧無弔也
子貢問喪子曰敬爲上哀次之瘠爲下顏色稱其情
戚容稱其服孝子愼終之道盡於此矣
君子不奪人喪仁也不奪己喪孝也
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蓋孝子哀思眞切或
感物而言或因問而對皆出於事變所不得已而
哀思自存也若語與問則皆可以已者而漫及之
則幾於忘哀矣
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內除鄭氏謂外除者日月已竟

而哀未忘內除者日月未竟而哀已殺非也按二
祥之祭先期陳練祥之服蓋除而後祭也安得有
先後意以親喪除于外次而兄弟之喪則自內室
除之故曰外除內除也
免喪之外行於道路見似目瞿聞名心瞿弔死而問
疾顏色戚容必有以異於人蓋喪服雖除而餘哀
未忘孝子思親之誠也今人子居喪苟思慕其親
常如赤子特而不以私僞間之則其孝誠自不容
已矣
祥主人之祭也於夕爲期前夕豫告明日祭期也朔

服祥因其故服祭之早朝加祥服於練服之外以
祭祭訖而後除練服也疏謂主人着朝服非也
親喪既斂則欲見其面而不可得矣此人子之至痛
自天子達也豈以大夫以上之貴而忍使賓爲之
含又忍於鑒巾以飯而畏見其面乎意此槩言飯
之失禮自公羊賈始非謂大夫以上可以安爲之
也
親喪襲而斂斂而設冒孝子愼終之禮當然也非爲
人惡之而掩其形也
父母冢之主朝夕承事焉者也既死將葬則一去而

不返矣故於遣奠包其牲體納于壙中猶大饗卷
三牲之俎以歸於賓館也是父母而賓客之孝子
悲哀之情所不容已也
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功衰謂小祥後也小祥前爲
疏衰以己之哀而慰人之哀則爲虛故不弔也言
功衰則疏衰可知矣如有服之親則服己之服而
往哭之是以己之哀而哀人之哀奚不可乎若以
重喪而忘輕喪則忍以輕服而易重服則悖孝子
不可不愼也
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禫父

在爲毋與爲妻也今以至親論之祖父毋身所自
出服雖有制而孝子慈孫之情一也可以反降於
爲妻乎故練祥禫之節亦當如三年之喪焉其於
高曾祖父毋之三月五月似亦當酌爲之禫庶盡
慈孫一本之情學禮者不可不講也
期大功之喪弔於鄉人哭而退不聽事焉古人於期
功之喪其哀戚之誠如此况三年之喪乎今世俗
之薄可慨矣夫
古人弔喪之禮因恩義之厚薄以爲去畱之遲速一
本於惻怛之情厚之道也今俗之弔者視喪家之

有無以爲行止薄亦甚矣
有服人召之食不往大功以下皆然古人之重喪服
如此今俗雖三年之喪食人之食者多矣安得好
古之人與之共行古道哉
沐浴所以致絜惟父毋初喪大事未盡而身躰之污
有不暇顧耳既葬則隨時致絜亦何妨於哀戚乎
謂凡喪小功以上非虞祔練祥無沐浴殊無義理
疏衰之喪既葬人請見而見之者不得已也於哀情
無損也若請見人則徇外而忘哀矣故不請見人
也

冠古禮也安得以喪冠乎意當時有行之者而記者
爲之辭非先王之制也下文云大功之末可以冠
子可以嫁子夫大功之喪尚必待服之將除而後
可冠也况三年之喪哉
父有服宮中子不得與於樂毋有服聲聞焉不舉樂
妻有服不舉樂於其側一體同憂之情也大功將
至辟琴瑟不奪人憂之義也後世薄俗雖父毋之
憂且漠然不相關矣而况于妻乎况于他人乎好
古者寧不爲之惕然
族人無兄弟而死者族人主其喪妻之黨雖親弗主

重宗也若無族人則毋黨妻黨皆得主之謂前後
家東西家或里尹主之亦迂矣
伯毋叔毋疏衰踊不絕地服重而情輕也姑姊妹之
大功踊絕于地服輕而情重也知此者達乎禮之
情矣豈曰由文乎哉言非徒知服之文飾而已也
喪禮相者由左泄栁之徒由右相非禮也今士大夫
喪由左相得之矣
父毋之喪塟而虞虞而卒哭無貴賤一也謂大夫五
月而卒哭諸侯七月而卒哭者非也士三虞大夫
五虞諸侯七虞則禮數以位爲隆殺也

管仲鏤簋朱紘旅樹反坫山節藻棁僭上也晏子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偪下也僭上則不可復加故曰難為上偪下則不可復損故曰難為下

君子有三患以學言也有五恥以政言也然徒患聞見學行之不逮而恥言行事功之不若人抑末矣惟從事於明德新民之實學則自可以免患而遠恥也

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而論語記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何以不同意孺悲為哀公所親愛素不循禮故欲見孔子而孔子拒之既而以君命往然後受之與

蜡祭息民民何以得此一日之澤哉蓋人君憂民之憂使民各得其所雖終歲勤動一安於職業之常而不以為厲也故蜡祭息民民之樂君之澤也不然則啼飢號寒將不堪其憂矣何以為澤乎孔子語子貢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而且舉文武之道以明之其意微矣

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為公臣曰其所與遊辟也可人也此必仲所親識而庇之也以仲得君之尊有作成之術故其人能不負所舉而仲之死也桓公乃為之服苟非其人必蒙當惡之罪矣故法之所在君子不敢徇也

臣子國中有謀作亂者未發則思所以消之將發則思所以防之已發則思所以平之盡其誠竭其力期於必濟則外患弗辟之心也豈但不與焉而已曰內亂不與外患弗辟是內外有二心也而可乎

成廟而釁之尊神明之居也所記國君之禮故命有司行事而不親今士大夫之釁廟必也主人立階下北面宰人舉羊升屋南面刲而釁門夾室則用

雞屋下割釁主人鄉室當門而立乎禮有宗人之祝而未聞其詞意亦彰靈休辟邪咎之意也

凡食賓者賓祭而辭以疏食不足祭禮也若賓飧而辭以疏食不敢以傷吾子則是不欲其食矣豈敢賓勸飽之禮乎少施氏之食吾固知孔子之不能飽也

讀喪大記

父母將死外內皆掃徹縣疾東首于北牖下四體各一人持之屬纊以俟氣絕此固古今通禮若氣未絕而廢床則有所不忍觀方危而改服則有所

瑕相禮者不可不謹也

男子不死于婦人之手婦人不死于男子之手蓋男陽體也故死以從陽爲正女陰體也故死以從陰爲正各從其類之義也若謂惡其褻也則是子而惡其母妻而惡其夫矣可以爲禮乎

復以所常服禮衣致愛以交神明之道也

父母之喪未殯入代之哭者非爲人聽聞之美也蓋孝子於親之初喪悲哀無窮而氣力有限代而助之以盡其悲哀之情庶孝愛之心充足而無歉也

古喪禮親初死設帷小斂訖而徹帷今士庶親初死以拖枷加衾幬之既殯設帷男賓至主婦率衆婦女哭于帷內柩西主人率衆子孫稽顙拜賓于帷外亦天理人情所安也

喪服之有杖慮其哀病而藉以扶之也病則杖之否則輯之惟其誠而已記謂寢門之外杖寢門之內輯之有君命則去杖大夫之命則輯杖哭殯則杖哭柩則輯是徒爲文飾而非本于誠矣先王之制恐不然也

親死神歸於天形歸於地是生人之大終也其歸也不以其禮則于正終之義猶有遺憾矣故浴以新水沐用梁攖昭明潔也級不說繘屈之盡階示疾敬也抗衾敝尸不見其褻也浴水用盤沃水用枓煮沐汁用重鬲沐用瓦盤重其質也浴用絺巾挋用浴衣挋髮用巾事死如事生也沐浴而襲則體潔而章可交神明矣剪手足爪須納於棺餘水潘濯棄於坎貴氣體之遺也其抗衾沐浴也父用外御母用內御以厚別也此人親正終之禮全歸之道人子不可不謹也

親喪三日不食孝子不忍之誠也家衆食之以粥不以死傷生也朝一溢米暮一溢米食之無算者朝夕以二溢米爲粥遇哀止則食之不以數計也既殯而歠粥既葬而疏食水飲練而食菜菓祥而食乾肉飲醴酒哀以漸而殺禮之節也正期終喪不食肉不飲酒旁期與功緦之喪此基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五服之親哀戚之情不容自已也由此推之則五十六十而食肉飲酒者亦謂毀不滅性耳非以其老遂可嗜味而忘哀也又由此推之則九族衆與賓客之哭臨固將哀人之哀也如之何其忍食肉飲酒也此不忍之心人皆有之慨自世降風漓喪禮廢而人心或幾乎亡矣安得司教化

者倡導而作興之俾人人反求而自得其本心哉人五十以上喪親者十常四五記謂五十不成喪則五十而慕者果爲絶德乎自此説倡而忘親之子得託以肆其欲矣善學者不可不察也

小斂于戸内大斂于阼以殯於阼也今大夫士庶之喪殯於寢室大小斂皆於寢室所謂禮從宜使從俗也

小斂布絞縮一横三衾一衣視其生之所有或一稱或三稱五稱以至於十有九稱而止陳於室之東壁下斂衣錯綜取其方也惟朝祭公服不倒尊其用也斂畢韜之以冐質長與手齊殺長三尺有爵質錦殺黼無爵質緇殺素綴旁七九以慎固親之形體也大斂布絞縮三横五布紟五幅其小斂也尸體已方則大斂不必用衣而用衾三五七九以至於十有九可矣記謂大斂君衣百稱大夫五十稱士三十稱不已過乎斂畢四人持布紟四隅舉尸入棺覆以夷衾夷衾質殺之裁猶冐也斂之又斂慎之至也其斂也鋪絞紟哭踊鋪衾哭踊鋪衣哭踊遷尸哭踊斂衣哭踊斂絞紟哭踊其哭也父母於子執之子於父母馮之婦於舅姑奉之舅姑

於婦撫之妻於夫拘之夫於妻於昆弟執之與必踊蓋既斂則形不可復見哀痛之極也

大夫士既葬公政入于家既卒哭弁絰帶金革之事無辟蓋古者父母之喪不去其位此孟子於母之喪所以既葬而反于齊也今丁憂之制足以遂孝子哀思不貳之誠深得先王未盡之精意公政入家金革無辟之禮惟武臣與文臣之奉特命者爲可行耳然必主于竭忠以報國而已不可以位爲榮而忘哀也

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既葬柱楣塗廬既練居堊室終喪吉祭而復寢禮也今大夫士父母之喪居宿於殯側以親體未歸土不忍頃刻離也既葬居宿於外室終喪吉祭而後復寢任其便而無所矯也蓋父母三年之愛人子哀思之情所當自致者也爲高曾祖父母爲妻服有等殺而哀思則同故皆終喪不御於内也旁期大功三月不御於内小功緦一月不御於内君子篤親之情當然也

君弔臣之喪主人出迎於門外拜稽顙其入臨也哭踊而不拜主人即位而哭踊畢主人拜稽顙君退主人出送於門外拜稽顙今君無弔其臣者如

有位者臨所屬之喪似宜視此為準

讀祭法

夏殷之禮孔子已謂無徵而不言况上及於有虞乎故惟虞之宗堯夏之宗禹殷之祖契宗湯周之郊稷祖文宗武載于詩書可考為無疑耳其虞夏殷周禘郊之說恐或出於記者之牵合不足信也

祭天燔柴於泰壇祭地瘞埋於泰折蓋燔以膏幣瘞以血毛耳說者謂燔加牲玉瘞用牲幣恐非以少為貴之意

五祀之義見之經傳多矣祭義七祀三祀二祀一祀之說謬也

慈幼之心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也王下祭殤五自適子以至於來孫而諸侯則止于嫡曾孫大夫則止于適孫士庶人則止于子而不及其孫且祭嫡殤而不及庶殤皆非先王逮慈之禮矣必也凡殤祖在則祖祭祖歿則父祭父歿則兄祭無兄則諸父兄祭無諸父兄則族父兄祭乎

法施於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禦菑捍患五者皆祀之此聖王報功之盛典自其臣言之也若帝王之繼天立極廟食萬世固道統治統之所必承者也

豈可以五者目之乎以嚳頊黄堯為法施於民以舜為以死勤事以禹為以勞定國以湯文武為禦災捍患亦淺淺乎知帝王者矣

讀祭義

君子之心悽愴於霜露之降怵惕于雨露之濡故春禴秋嘗不疏不數合諸天道至敬不忘如將見之求神送神皆有樂以感通之此殷周之所同也庸鼓萬舞作於烝嘗於詩足徵矣記謂春禴為樂以迎來而有樂秋嘗為哀以送往而無樂殊不可曉且郊特牲既以為養陽益陰之别而於此又謂迎來送往祇見其矛盾矣

齋三日思其居處笑語志意樂嗜而祭之日有所見聞此之謂思成蓋子之於親一氣相通初無間隔故思而成也此乃感通之實理孝子當自得之

喪止于三年禮之制也孝子之哀情則有所不忍也故忌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所以致孝子無窮之哀也故曰終身之喪也

哀樂異情惟祭親之日方樂其神之來格而又哀其體之已違此其所以致慤致愛而着存不忘乎心也故曰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蓋樂道乎

神愛之至也哀盡其志敬之至也

孝子之祭其立之也敬以詘其進之也敬以愉其薦之也敬以欲退而立如將受命已徹而退齊敬之色不絶于面孝誠之不可揜也如此即仲尼之慤而趨趨以數也即所謂洞洞屬屬如弗勝如將失之也此其思念恍惚而交及於神明者也若夫濟濟而遠漆漆而自反乃賓客助祭之容孝子而爲此容則疏遠而不愛矯飾而不情矣夫何神明之及交乎

和氣愉色惋容愛心之所著如執玉奉盈敬心之所

存此孝子事親愛心與敬心相融也若夫嚴威儼恪則敬踰于愛非所以施于親矣然君子正身率物之常度自當如此故曰成人之道也

孝弟一道也未有至弟而不本於至孝亦未有孝未至而能爲至弟也乃謂至孝近於王至弟近於覇豈聖人之格言乎

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蓋以道之大原出於天而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也祭天之禮雖惟天子得行之而天之明命則人人同受也故吾人一念昭事之誠常當兢惕於照臨之下豈可以禮制所不及而遂忽之乎

氣者神之盛魄者鬼之盛言鬼而不合於神則復而不通言神而不合於鬼則通而不復一通一復體物不遺人心酬酢之則不可揜矣故曰合鬼與神教之至也

衆生必死死必歸土生者神氣也而鬼魄已藏歸者鬼魄也而神氣斯顯其理一而不二也故骨肉斃於下陰爲野土而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蒿悽愴也有是不二之理必有是不可揜之神故曰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

因物之精制爲之極因物理之不二者制爲人心之標準也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物理之功用既彰而人心之標準斯立也百衆以畏萬民以服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而無敢慢無敢違也所謂教之至者此其驗也

鬼神之德之盛體物不遺所該甚廣而於人之所由生者尤不可忘此聖人之教所必先也故築爲宮室設爲宗祧以別親疏遠邇教民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報氣報魄之禮所以教民反始也此教行則宗祧既守而親疏遠邇異躰同原相親相

愛上下之情交通無間而聖人制禮於斯爲至矣
今東南大家多立合宗祠正所謂宗祧之設也誠
能繹思聖人立教之意以修其禮以致其誠則萃
渙之道得而鬼神之盛德可以會而通之矣
天地天下之人之所由生也山川社稷一國之人之
所由生也先祖一家之人之所由生也此鬼神之
大而禮之不可忘也故君耕籍以供粢盛夫人蠶
繅以爲衣服皆不忘其所由生而預爲之備也故
曰教之至也
曾子養志純乎孝者也然猶自以爲直養而不能爲

孝蓋真見孝道之無窮而常愧有所未盡也今人
少有孝行輒欲表見於人亦小矣
居處不莊事君不忠涖官不敬朋友不信戰陳無勇
五者非孝皆由不能明善以誠身也苟能明善以
誠其身則居處安有不莊事君安有不忠涖官安
有不敬朋友安有不信戰陳安有無勇是故君子
之孝自明誠而已矣
敬而能安是文王之孝之純也惡有不能終乎謂敬
可能安爲難則可謂安可能卒爲難亦倍矣疑非
曾子之言也

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蓋孝者性之德而本于天
者也順此者順天者也故性自我率而樂生逆此
者逆天者也故性自我戕而禍作
孝[illegible][illegible]必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原來不忍之
心[illegible][illegible]無間斯謂盡孝之道故曰斷一樹殺一獸
不以其時非孝也
小孝用力庶人服田力穡以養其親也然舜躬耕以
供子職則善養之心無窮力之所成者大矣中孝
用勞人臣盡瘁事國以顯其親也然禹克勤以平
水土則蓋愆之志無數勞之所及者遠矣大孝不

匱聖王善繼善述以永其傳也然君子脩德承家
垂法後裔以守宗祧則孝思融徹亦可以爲不匱
矣若泥於記者之詞而不能通之則是必天子而
後可以盡孝之大也豈聖人立教之意乎
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合內外之道也苟性躰
之全有所空缺則雖身體一無毀傷亦不可以爲
全歸之孝矣以是知樂正子春之傷足有憂蓋其
所欲全者大而謹其微也曾子之疾革啓手足蓋
其所全歸者大而示其微也
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則動寡悔矣一出言而不敢

忘父母則言寡尤矣

凡天下所貴非一以睦族則貴親以厚民則貴富以朝廷則貴爵以鄉黨則貴齒以輔世長民則貴德虞夏殷周之所同也乃謂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蓋記者欲明四代尚齒之同而爲之辭耳非定論也

孝弟發諸朝廷行乎道路至乎州巷放乎蒐狩修乎軍旅盖良知良能萬衆一原舉而措之隨在各足此其塞天地而横四海者也

孝子之祭也如懼不及愛然則進之必敬以愉矣如語焉而未之然則必如親受命矣如將弗見然則荐之必敬以欲矣如將復入然則已徹而敬齋之色不絶於面矣古人祭祀愛敬思慕之誠至於如此士君子當反求而自得之不可徒安於陋習也

讀祭統

賢者之祭致其誠信忠敬此自中出生於心者也物者奉此也禮者道此也樂者安此也時者參此也夫豈自外至者哉至於神明昭格人心怡和無所不順無所不備固一理感通之自然而非有所祈之也故曰賢者之祭必受其福又曰孝子之心不求其爲祭之爲義斯其精矣非賢者夫孰能盡之祭以追養則孝思不忘祭以繼孝則養道不匱幽明一理孝心無間五常之道斯盡五品之倫不逆百順之福既備以聚而無待于外矣故曰孝者畜也即所謂必受其福也

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此可見古人之求内助以承宗祧爲本非徒取諸血肉之相禪而已君子昏姻之際不可不愼也

祭之備物者非必求其備也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荐者則取以荐之而已矣物有可荐而忽焉不備固於志爲有歉若必求難繼之物以爲祭是亦僞也豈得爲盡志乎故曰外則盡物内則盡志此祭之心也合内外之道也

天子諸侯親耕以共粢盛王后夫人親蠶以共冕服此古人祭祀必先致其誠信以事神明在天子諸侯且然况其下乎今士大夫祭祀類乏躬親之敬于祭之義有余愧矣故君子欲求盡祭之義惟反諸孝敬之心而自致焉可也

君子之心無時不存特以事有萬幾思慮不一故將祭而齊所以齊不齊以致齊也非謂未齊之先猶有邪念而藉是以防之也乃謂不齊則于物無防嗜欲無止及將齊而後防其邪物訖其嗜欲又謂齊者心不苟慮必依于道手足不苟動必依于禮然則非有祭祀之事遂可苟慮苟動逐物而從欲乎且心既肆于平時而遽欲齊於將祭祗見其紛擾而難一矣安能專致精明之德以交于神明哉是故君子之齊也敬前定也信記者之說則齊之義荒矣

天子之祭也與天下樂之諸侯之祭也與境內樂之然則大夫士之祭也得非與宗族樂之乎所謂樂之者上下親疏胥順于道而不逆于倫也非情歆相比之謂也

祭之有餕神之惠也祭畢而歸俎于賓燕私其親畀餘于下以主人所預備之物而徧施於與祭執事之人也故曰善終者如始餕其是已又曰祭者澤之大者也然幽明一理禮政一物神有大澤則惠必徧及於廟中而賤無不逮君有大澤則惠必徧及於境內而民無凍餒觀乎餕之禮而人君施惠之法可通也故曰惠術也可以觀政矣若謂尸餕鬼神之餘卿餕君之餘士餕大夫之餘百執事餕士之餘似非尊神敬賓之義又謂民知惠之必將至而夫人待於下流得無長干澤嗜利之風乎非所以語交神明通民志之道也

祭之爲道率於性者也其倫敘於天者也道率於性而無所不順倫敘於天而無所不備則修道之教不外是矣故曰教之本也是故以事鬼神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別夫婦以序長幼以等貴賤以明親踈以施爵賞以均政事以協上下此十倫者天

下之大教也咸於祭乎取之故君子知所以爲教而後能盡祭之義

俎者所以明惠之必均也善爲政者亦均其惠而已矣故曰見政事之均焉謂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以爲示均先王制禮恐不瑣瑣如此也

祭有四時春礿夏禘秋嘗冬烝鄭氏謂此爲夏殷之禮蓋以用禮春祠夏禴之名而云爾也愚竊謂夏殷之禮孔子已謂無徵禮記之傳出自孔門雖秦漢儒生間有附會亦安得合周制而追稱夏殷之制也意或周公制宗廟之禮本爲礿禘嘗烝及推

而達乎諸侯大夫士庶也乃更礿禘爲祠禴云
礿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故曰莫重於禘嘗中庸所稱禘嘗之禮以此
蓋祭有五年之禘有四時之禘說中庸者以爲五年之禘未之考耳
人稟陰陽之氣以生歿則其氣發揚於二氣流動之中而子孫之氣常與相續而無間也故禘於夏嘗於秋所以交合祖考之神於陽散陰歛之時也
禘以陽之散則仁以育萬民者可推也嘗以陰之歛則義以正萬民者可推也故曰禘嘗之義大矣治

國之本也不可不知也
通陰陽于幽明之際禘嘗之義精矣而其義最爲難明交先神於陰陽之間孝子之志遠矣而其勢常患不及明其義而志無不及則仁孝誠敬克積於中而昭明著蒿悽愴自發揚而不可揜矣故曰義者所以濟志也諸德之發也以是知德者志之蘊也志者義之本也義者事之極也故其德盛者其志厚其志厚者其義章義章以祭而治天下如視諸掌矣
鼎之有銘以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先祖有美有惡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顯揚先德以昭示後世其垂教也遠矣今士大夫銘先人於墓而諭譔其先祖之美亦此意也
先祖無美而稱之誣也有美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此三者君子之所恥也然則衛孔悝之鼎銘不亦誣乎

讀經解

六經之道本同而人之所得恒異故溫柔敦厚得之詩教或失則愚疏通知遠得之書教或失則誣廣

博易良得之樂教或失則奢絜靜精微得之易教或失則賊恭儉莊敬得之禮教或失則煩屬辭比事得之春秋教或失則亂然此皆未得乎道故各就其氣質之偏而或有所失耳夫經載乎道道率乎性誠窮經而有得乎道矣則善明身誠行法言則一中和之極也安有六教之異而亦何先之有
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昏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

來也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僻之罪
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鬭之獄
繁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
衆矣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
倍畔侵陵之患起矣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
於未形使人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
隆之也此明先王止邪之意最爲警切善學者所
當考求而敬修之不可忽也

經解之辭純駁相間必非孔子之言也

讀哀公問

曰人道政爲大許多轉折纔說到禮爲大不如直說
人道禮爲大之爲簡當也曰所以治禮敬爲大又
不如說禮以敬爲本之爲明切也似[illegible]非聖人格
言然謂大婚爲大冕而親迎愛與敬爲政之本則
不易之論也

大昏萬世之嗣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格神明出以
治朝廷之禮足以正名分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
以興之此夫婦之倫所以爲三綱之首也由其禮
者則身修家齊而萬國可從而理矣不由其禮則
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何以治國家噫古今國家
治亂興替之端莫不起於夫婦可不愼哉

妻也者親之主也必敬而帥之以服親之事也子也
者親之後也必敬而教之以繼親之緒也身也者
親之枝也必敬而修之以成親之名也敬吾身以
及百姓之身敬吾子以及百姓之子敬吾妻以及
百姓之妻行此三者天下可運於掌苟於妻也不
能敬帥甚或受制焉於子也不能敬教甚或相賊
焉於身也必不能敬修而日入於惡矣此亡國
敗家之漸不可不謹其微也

言不過詞動不過則此敬身之大端也

君子敬脩其身以至於德盛仁熟則安處善而不擇
乎地樂循理而不假於人所謂安土樂天也若古
之爲政愛人爲大是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
政固聖學躰用之全也乃謂不能愛人不能有其
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樂天以成其身則是聖
王之仁政專爲容身之地而鄉愿爲安土樂天之
人矣豈聖人之心法乎

有物有則即至善之謂也仁人孝子不過乎物則止
於至善矣

親至親也而其恩之罔極即天也事親如事天故繼

志述事爲全歸天至尊也而其命之賦予即親也
事天如事親故存心養性爲無忝
中庸哀公問政孔子教以道德九經而歸之於誠可謂明白簡切矣禮記哀公問一篇間雜有至論而類多費詞且鮮喫緊之意疑非孔子之言也

讀仲尼燕居

敬而不中禮謂之野野則其敬亦疎矣恭而不中禮謂之給給則其恭亦僞矣勇而不中禮謂之逆逆則其勇亦衰矣雖謂之不敬不恭不勇可也故君子以禮制其心節其事而守之不失焉則敬純於中恭肅於外而義理之勇貫乎始終矣尚何三者之弊乎

禮者人心中正之則本無不善也私邪間之斯不中不正而流於惡耳故君子以恭敬之節收斂其私邪使不萌作則中正至善之體混然全具此禮所以爲領惡而全好也中正至善之全體貫徹百爲周流不息所謂仁也故郊社嘗禘饋奠射鄉食饗之禮節文昭著義理精明而於鬼神昭穆死喪鄉黨賓客之交莫非仁心之所浹洽而幽明上下愛敬交通故曰所以仁之也推而至於居處長幼之

辨閨門三族之和朝廷官爵之序田獵從事之閑軍旅武功之成宮室之度量鼎之象味之時樂之節車之式鬼神之饗喪紀之哀辨說之當官之體政事之施加於身而措於前凡衆之動得其宜者無一事而非禮則無一事而非仁也

曰人而不仁不可以爲禮樂曰禮樂不在於玉帛鍾鼓孔門之論禮樂其尚本也如是此記孔子之教師商偃三子乃舉大饗鍾鼓管象節奏之末曰必如是而後君子知仁豈聖人重本之教乎石梁以爲未必孔子之言信矣然其曰入門而金作示情

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象管示事也亦足以見君子之觀人禮樂者當默體於身心之微而不可徒觀聽於聲容之末也凡觀人文辭者亦須知此義乃爲得之

客出以雍徹以振羽蓋二王之後助祭周廟天子燕之而歌振鷺以徹俎歌雍以送之也謂兩君相見而有此節則非矣

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禮得其理則有序而不亂樂得其節則雖和而不流君子無禮不動身爲度也無節不作聲爲律也所以建中和之極也不能

詩於禮謬不能樂於禮素禮莫先於理性情也薄
於德於禮虛禮必本於主忠信也
后夔典樂以八音之諧成四德之教其效至於百獸
率舞此韶之所以盡善而孔子所以三月忘味也
而顧謂其達於樂而不達於禮乎記禮者多見其
不知量矣
政者正也以人道正天下也彝倫攸叙百姓太和則
人極立而天下正矣故子張問政而孔子告之曰
君子明於禮樂舉而措之而已
心體其理而履之謂之禮心得其理而樂之謂之樂
記謂行而樂之爲樂近是謂言而履之謂禮似猶

未盡其義也
禮之所興衆之所治禮之所廢衆之所亂此爲政所
以必先於禮也然非躬行以倡之亦何以強人之
從乎故孔子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
讀孔子閒居
聖王所以父母天下者惟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以
至于篤恭天下平而聲臭俱泯焉其道一而已矣
五至三無五起之說雖亦有理然聖人之言疑不
詞費若此也

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三無私以勞天
下此聖王絜矩之道至公之運所以篤恭而天下
平也
天無私覆故陰陽推盪風雨霜露生長肅殺無非教
也地無私載故剛柔流形庶物露生洪纖高下無
非教也蓋造化之理顯示於兩間者如此若神氣
風霆固地之所載實天之所爲也而可獨屬之地
道之爲教乎
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誠而明也嗜欲將至有開必先
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幾之先見也嵩高生賢德洽
四國有周之盛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文武之開創

太王之肇基誠明相授先已爲之兆矣
讀坊記
禮以坊德者所以節民之性而養其原坊其內之出
也刑以防淫者所以一民之情而止其流防其外
之入也命以防欲者所以定民之限而約其趨防
其物之引也此皆君子承天之道順人之性察人
之情而大爲之坊者也人人安命以守禮則淫欲
不生民德歸厚而刑可措矣
若不與同姓同車遠嫌也其爲堅冰之坊豫矣今觀

同姓分封于外而無虞畿內者爲防盖益嚴焉

利祿先死者而後生者則民不倍先亡者而後存者則民可以托後世人臣之勤勞有顯于生存而隨泯於死亡甚或以非罪擠陷之欲民之可托而不倍也難矣

君子約言小人先言約於言者必敏於行先其言者必後其行

君子信讓以涖百姓則民之報禮重盖信則不欺其民讓則不有其己以此臨民必能酌民之言而通天下之志矣則夫民之報之也有不親其上死其長者乎

美則稱人過則稱己順之至也故民作讓人之相與也有同順焉善則稱君過則稱己敬之至也故民作忠臣之於君也有同敬焉善則稱親過則稱己愛之至也故民作孝子之於親也有同愛焉

君子不以菲廢禮貧者不愧其乏也不以美沒禮富者不恃其有也行吾敬而已矣故客之祭不祭視主饋之親不親而物之美惡不與焉苟爲無禮而忘敬雖有盛饌君子豈食之乎今俗尚奢視饌之豐嗇以爲厚薄如禮何有志者則盍反其本矣

宗廟之祭固以報本亦以萃渙故曰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也故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言情以禮而後洽是以相觀以善其終也今祠堂與祭者當人人與親睦之思而合愛同敬于禮儀笑語之閒斯可以爲孝子慈孫矣

賓階賓位所以尊賓也謂孝子升自客階受弔於賓位而不敢由主人之階居主人之位固以避父之尊盡爲子之孝矣得無侵賓之尊忘爲主之敬乎此禮之不可曉也

禮非祭男女不交爵朋友之交主人不在不有大故

則不入其門以遠嫌也故曰禮者章疑別微以爲民防者也今吾婺大族惟親祠婦女與祭宗祠婦女不與祭親非骨肉則男女無相見者深得先王制禮之意矣

聖人時然後言詞約而理博防記中多費詞且段段引證務同必非孔子之言也

讀表記

君子之心常存敬忌不失足於人而貌足畏故不矜而莊不失色於人而色足憚故不厲而威不失口於人而言足信故不言而信至敬中存不事表暴

而盛德光輝自不可掩則君子之德可謂隱而顯矣是即中庸之爲己謹獨以至於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而誠之不可揜也

慎以避禍畏天也慎之不已則福與德俱而天人一矣篤以不揜利外也篤之不已則道以誠顯而內外一矣恭以遠耻尊人也恭而不已則禮由敬達而人己一矣然則君子之脩德也豈徒爲避困辱哉

莊敬則精神收攝德性堅定故日強安肆則志氣散亂物欲浸淫故日偷一日使其身僈焉者斯須之

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也如不終日者其心愧惕不能終日安也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身僈焉如不終日克己持敬之誠不容少懈此其所以日強也若小人則終其身安肆而不知返矣安得不日偷乎

無辭不相接謂與人相接者必善其辭無禮不相見謂與人相見者必謹其禮禮如恭近於禮之禮說者謂相見之贄非也善其辭謹其禮者如初筮之誠也苟無辭無禮則爲再三之瀆矣故曰示民毋相褻而引易蒙卦辭以明之也

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由親逮踈其用昭著而不可掩故曰天下之表也義者心之制事之宜因事制宜其體一定而不可易故曰天下之制也報者因人之施反我之敬彼感此應其理至順而不容已故曰天下之利也

以怨報怨以德報德之說以論語之言觀之知非孔子之言也

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信非中心安仁者不能然仁人心也好仁惡不仁夫人亦在乎存之而已故孔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又曰未見用力而力不足者盖聖人之厚望天下也如此乃謂

天下一人恐爲後人推尊孔子之辭而非孔子之言也

率性曰道脩道曰法道亦法也法亦道也君子順命之理而議之置之惟其中而已矣乃曰議道自已而置法以民則將以道爲獨得之私而法爲媚世之具乎恐亦非孔子之言也

與仁同功如五覇之功亦可稱仁而其情則異乎仁者之無私矣故曰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如周公孔子之過莫非仁人之用心也故曰其仁可知

也

仁與道並舉專言之也故仁者性之全體也道者率此而已仁者安之知者利之盡仁即所以盡道也中庸謂脩道以仁是已乃謂仁者右道者左仁者人道者義非聖人之格言也

厚於仁者薄於義親而不尊厚於義者薄于仁尊而不親此偏言之仁與義對舉故有相持互勝之弊人苟能率性以體仁則道在我而仁義不偏矣何互勝之有

仁義皆道也有至而安於所止者有未至而學以求

其至者故謂聖人至道以為止君子考道以為無失可也乃曰至道以王義道以霸而考道無失又列于假之者之下其倍理亦甚矣

孔子論仁曰克己復禮曰主敬行恕曰不憂不懼曰其言也訒曰我欲仁斯仁至皆自人身心上啓發未嘗沮人以難也惟曾子謂仁為己任為重且遠然必先之以弘毅而亦非自諉於難也記稱仁之器重道遠舉者莫能勝行者莫能致又謂勉於仁者不亦難乎又謂以義度人則難為人是將視仁為浩蕩浮泛之物有非人可與能者矣殊不似孔子之言也

恭近禮則行節而不勞儉近仁則愛均而不啬信近情則誠通而不泥而有敬讓以行之則志謙而不亢若此者雖未足以盡仁亦可以寡過而進於仁也

仁之道與生俱生人人皆可與能也聖人先我而成其能耳故不以其所能者病人是必以人之不能為己病也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是必以我之獨能為己愧也此仁者以己及人之心而脩道之教所以汲汲也如是則聖人成己之仁即所以為

成物之知也乃謂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己是矜謂聖人本自有高遠難行之道而姑遜就以示訓與孔子必不為此言也

服者身之章也故君子服其服則必文之以容辭實之以德行而後謂之稱也然德行本也容辭末也君子修其德行則發之為德音動之為德容而所服必無不稱之謂矣

君子衰絰則有哀色端冕則有敬色甲冑則有不可辱之色皆非襲而取之也蓋有至愛至敬至嚴之心存乎中而其色自不可揜此服之所以為稱也

文王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所謂止於仁止於敬天理人倫之極也其心亦何知夫德之足以君民而不敢有是心也謂其有君民之大德而不敢有君民之心非所以語聖人自然之仁敬矣

先王謚以尊名節以一惠耻名之浮於行謂謚不能盡舉其善惟節取其大者以合德行之順寧行浮於名也如文王稱文武王稱武文武二字豈足以盡二聖之善哉特節以一惠耳是故不自大其事而彰人之善不自尚其功而美人之功周公所以教萬世也爲人君而不知此義自誣也爲人臣而不知此義誣其君也

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豈樂也弟易也人君教民以所能知能行則樂而無強易而非難是愛民如子而民亦愛之如父母矣故曰民之父母即大學所謂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也強教悅安等語意多牽合未必真孔子之言也

父母皆親也二親相比故有嚴慈之辨合之則父亦稱慈也如才也養不才中也養不中古之賢父何嘗下棄其子之無能而弗之憐哉謂母之親子也親賢而憐無能爲親而不尊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無能爲尊而不親亦過矣至以水火土天命鬼比類言之尤無意義夫水能濟人亦能溺人土能載人亦能陷人可欲者未嘗不可畏也火能燔人亦能養人可畏者未嘗不可欲也謂水土親而不尊火尊而不親可乎天命鬼神異名而一理又安得謂尊親如是之異乎

聖王之治天下也愛敬尊親之體好惡賞罰之公皆一綱五常之所由立三代相因不容變也其所損益者特制度文爲小過不及之間變而通之與民宜之耳要之莫非一中之相傳也故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孔子贊三王之治不過如此記謂夏道遠神近人後威先祿爲親而不尊而民有惷愚喬野朴畧之敝殷人矯之以先鬼先罰後禮後賞爲尊而不親而民有放蕩無耻之敝周人矯之以尊禮尚施近人用爵爲親而不尊而民有利巧繁文賊蔽之敝是將謂三王之道矯枉之過而非中也曾謂孔子有是言乎

虞夏殷周之道一中也因時立政與民宜之四聖人無心也故質而非野也文而非偽也其何敝之可

言及其衰也則桀紂幽厲同歸於亂耳夏后之道
亦惡能寡怨哉記謂虞夏之道寡怨於民殷周之
道不勝其敝盖自揖遜征誅之迹言之而曰虞夏
之文不勝其質商周之質不勝其文又似謂聖人
有意於爲質爲文者是豈足以明帝王時中之道
乎

孔子謂韶盡善武未盡善又稱文王爲至德此皆致
慎於君臣之間而微示其則以示後世也然其繫
易則曰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實未嘗以殷
周之道爲非中也表記自虞氏大德而下凡三章

言臣道之難於盡臣而以仁之厚歸諸大禹文王
周公之爲臣自凱弟君子而下凡四章言君道之
難於盡仁而以德之至歸諸虞帝之爲君其意固
本於孔子之論韶武文德而中間比類拘牽意義
隱約雖有見於君臣之義而帝王心法之精或幾
乎晦矣故難信其爲孔氏書也

事君先資其言然後自獻其身以成其信如畎畝幡
然之語說命對揚之詞草廬三顧之策皆上下同
德言於先而信於後若合符節誠無愧於人臣之
義後世上鮮樂道忘勢之君下鮮隱居求志之士

伊傅諸葛之儔不可得而見矣得見如董生之三
策者斯可矣

君子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嘗
以利祿爲心哉謂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而不受
小祿小言入則望小利而不受大祿此小人懷利
之心非聖人之訓也

事君難進者審于禮也易退者決於義也此所以賢
者在位而秩然有序也若易進則忘禮難退則失
義小人倖進而位安得不亂乎觀乎燕飲之禮其
進也遜而無節則疎其退也疑而不決則怠此禮

之亂也故禮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遠亂也君臣
之遇賓主之交其義一也

事君慎始而敬終非明善誠身者不能也

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爲亂

君子居易以俟命也

君使其臣得志則慎慮而從之否則孰慮而從之終
事而退此君子明哲保身之法也

天子受命於天故代天而贊其化士受命於君故敬
事而代其終事天事君其心一也

口惠而實不至怨災及其身其爲諸貴也大矣君子

重然諾者不求而悦輕許始驩以我爲私已而怨之
然不失吾信終必釋然也故曰與其有諾責也寧
有已怨
君子不以口譽人好善貴誠也不以色親人與人貴
信也
曰事天地神明無非卜筮之用而又云大事有時日
大饗不問卜曰卜筮不相襲大事卜小事筮而又
有龜從筮從先筮後卜之文曰外事用剛日內事
用柔日而又有郊用辛丁巳郊戊辰烝之文禮家
之說互相牴牾未知所以一之也善學禮者惟敬

修其儀節以致吾之誠則用剛日可也用柔日亦
可也用卜可也用筮亦可也有時日而不用卜筮
亦可也何必牽制于禮家不一之說哉
后稷躬率其民以力本節用敬老事神恭儉之德洽
於上下一代元氣已涵蓄于此其祿及子孫宜也
曰其辭恭其欲儉則德亦淺矣惡在其福之及遠
也

讀緇衣

上之使下也以義不以利故易事下之事上也以情
不以詐故易知此所以上下各安其分而刑可措
也
爵以勸賢刑以懲惡人君鼓舞天下之大權也緇衣
之好巷伯之惡謂夫有好惡之心而無賞罰之具
者也若人君徒有是好賢惡惡之心而爵不施刑
不試是謂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其不爲
郭公也者幾希安其民之作愿而咸服也
章志者明其好惡而無所隱也貞教者王巳爲教而
非徒法也尊仁者爵有德以示勸也長民者以此
化成其民是謂愛民如子也則民致行巳以悅其
上與子之順令以悅其親者何異

言行一道也苟得乎道則可言斯可行可行斯可言
故曰君子言之必可行也行之必可言也一審於
道而已矣苟言危其行則不可言者必不可行行
危其言則不可行者必不可言安有不可行而得
謂之可言不可言而得謂之可行乎記者謂可言
不可行君子弗言可行不可言君子弗行蓋倣論
語之文而失之也
道人以言所以啓其知也苟言危其行則其終不可
行矣故慮其所終而啓人以所能知使言之必可
行也禁人以行所以約其實也苟行危其言則其

敬不可言矣故稽其所敝而約人以所能行使行之必不言也君子之教易簡而已矣故民謹於言而慎於行相安於易簡之教而交修於言行之常也然道本於心心主於敬人能勉敬不已則心外無道而言行與聖人爲一矣故引文王敬止之詩以明之

爲上可望而知君之待臣禮以誠達也爲下可述而知臣之事君功以德彰也此所以上下交孚而不疑不惑也

有善無惡民性本厚也好善惡惡民情本一也故有

國家者彰善癉惡以示民厚而民情不二

好惡不明此上之可疑所以滋民之惑也君民者彰其所好以示民俗慎其所惡以御民淫則取舍之極定民一於善而不惑矣言行相違此下之難知所以貽君之勞也事君者以可儀之行引其君而不援其所不及以可行之言道其君而不煩其所不知則易簡之理得君利於行而不勞矣

上褻刑則惡不足懲而政不行上輕爵則善不足勸而教不成性明君慎刑重爵則刑一人而天下之惡以懲爵一人而天下之善以勸政教四達而不悖矣

大臣者民之表故得其人不可不敬也近臣者民之道故用其人不可不慎也外臣者民之屏故知其人不可不任也人君不以小謀大則大臣得以行其志而不怨矣不以遠間近則近臣得以盡其忠而不疾矣不以內圖外則四方宣力之臣得見知於君而不蔽矣苟非人君純心以爲之本則小人之奸易售而君子之勢日孤小大遠近內外之臣同惡相濟而其禍有不可勝言者豈但大臣之怨近臣之疾外臣之蔽而已哉

水至柔而險故易狎而難親言至近而遠故易出而難悔民至愚而神故可敬而不可慢狎柔而忘險者馮河蹈海自溺於水者也忽近而遺遠者起羞興戎自溺於口者也侮愚而戕民者衆畔親離自溺於民者也君子比類而反求諸身則戒慎常存而修己治人之道思過半矣

君以民爲心民以君爲體此言君臣相須之理最爲真切君之修德所以立民之體而致養其心也君之失德所以戕民之體而忍棄其心也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

之見民之須乎君而賚君必以德而道民也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見君之須乎民而賢君必以仁而育民也

下之事上也身正言信則義一而行類矣是以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而生不可奪志死不可奪名也然此豈能襲而取之哉惟君子多聞多志好問好察學之不厭守之弗失而又精擇其至善之理約而行之夫然後義可一行可類也此即中庸獲上治民本於明誠之意

善者人心之正理也而貧賤富貴不與存焉苟輕絕

貧賤重絕富貴是專以勢利為輕重而忘其正理矣故雖好賢而必不堅惡惡而必不著也

言非徒言也將從而行之則言必求其可行故曰言不可飾也行非徒行也將從而言之則行必求其可言故曰行不可飾也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即中庸所謂言顧行行顧言而慥慥也則民皆觀感興起交脩於言行之實莫敢要譽而飾非矣故曰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

緇衣一篇多依倣聖賢之言而為之脩飾間有文理不足處學者擇其可而從之可也

讀奔喪

奔喪至家入門左升自西階蓋以為人子者升降不由阼階以避父之尊故也愚謂西階賓階也升自西階亦嫌於侵賓之尊因人情而酌之則由阼階之側而不當階可也

奔喪之禮始聞親喪以哭答使者盡哀問故又哭盡哀遂行無易服之文至家而後括髮袒則是以常服奔也愚謂親喪大故而以常服奔甚非人情所安酌古今之宜必也問故哭盡哀遂易素服素冠而行至家則去冠而括髮襲絰如小斂之節而三

日成服乎若未得行成服而後行者則至家括髮襲絰哭踊事畢而服其服不必三日而後成服矣

奔喪者不及殯先之墓北面坐哭盡哀主人之待之也即位於墓左婦人墓右成踊盡哀括髮東即主人位絰絞帶哭成踊則奔喪者後至家者男婦皆待於墓禮也今俗婦人難以輕出必也奔喪不及殯者嫡子則五服男子衆子則主人衆子孫皆以序待於墓而成禮與墓哭事畢遂素冠歸入門哭盡哀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蓋括髮不可以行於道路故以素冠歸也聞喪未成服而奔故親雖已

葬亦必三日成服也
齊衰以下不及殯先之墓西面哭盡哀免于東方即位與主人哭成踊禮但也今制齊衰大功小功緦麻之親無奔喪之禮若後免麻之節或嫌于矯則服其服而之墓哭可也

若除喪而後歸則之墓哭成踊東括髮袒經拜賓成踊送賓反位又哭盡哀遂除於家不哭盖聞喪不得奔喪而終喪于外其哀已盡其禮已成故雖望墓而哀於先王之制不敢過也主人之待之也無變於服與之哭不踊以服除哀殺也

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小功至門而哭緦麻即位而哭盖親漸遠故哀漸殺也

哭父之黨于廟哭母妻之黨于寢師于廟門外朋友於寢門外所識於野張帷而檀弓則云師吾哭諸寢又云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于側室若無殯則在寢矣說者謂異代之禮不同不然或記者誤也愚竊詳之俱於禮意覺欠分曉本人情而酌之必也哭父之黨於寢母妻之黨與師友皆於他室所識則聞訃望涕洟而不哭乎盖一內一外所以為同姓異姓之別而中為之節以等尊卑可也

讀問喪

親始死惻怛之心痛疾之意傷腎乾肝焦肺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舉火故鄰里為之糜粥以飲食之此見古孝子親喪自致之情與鄰里匍匐救之之義今俗之薄也為人子者類多忘哀以媚賓為戚里者罔知恤孤而救患真如醉夢人也噫安得先覺者一覺之而歸於厚哉

孝子於親之喪哭慟而無容故徒跣交手而辯踊婦人之哭則不可以無容也故發胷擊心而爵踊此男女同哀而異節也

親之形往歸於土矣哀以送之則悲其去而如慕故望望然汲汲然如有追而弗及也親之精反歸於室矣哀以迎之則意其來而如疑故反哭皇皇然如有求而弗得也及夫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則其形不可復見已矣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至於齊而見其所為齊者然而賓我以思成焉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也則孝子之精神與親之精神合一而無間矣故飲食饋獻敬而養之如生存而已矣

親死三日而後飲者蓋孝子親死悲哀志懣匍匐而

哭之若將復生然故三日而后斂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則已矣是故聖人爲之制也

正其衣冠齊其步履君子之常度也親喪則不安於飾而免以代之不安於衣而袒以扱之不安於履而踊以動之蓋悲哀之情激於中不能不變其常度也禿者不免傴者不袒跛者不踊非不悲也身有錮疾不可以備禮也故曰喪禮以致乎哀而已矣

杖者以孝子喪親哭泣無數服勤三年身病體羸故以扶之也然則祥而後毀杖禮也今俗卒哭而去

杖其心以爲自是可以無病矣抑不知孝子之哀雖以漸殺然哀以感興則三年之內時或感極哀至焉又安能自必其無病乎此禮所以祥而後毀杖也君子所當反情而修古也若庶人則親埜而勤動不得息矣哀而無病卒哭去杖可也

讀服問

妻隨夫者也夫不可以隨妻故有從重而輕爲妻之父母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爲其妻之父母是丈夫之禮當殺而殺不因乎妻禮所宜也若公子爲其母與外兄弟既歷於嫡而或輕或無服矣則其妻之服之也亦隨乎夫而已矣安得爲其皇姑之重爲其外兄弟有服哉禮有從輕而重有從無服而有服誠未喻其義也

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而不爲其母之黨服蓋母出與廟絕適子無服衆子降故不得服其黨矣若母死而繼母應六禮以繼承宗祧其親亦與母同也安得不爲其黨服哉謂母死爲其母之黨服則不爲繼母之黨服疑非天理人情所安也

古者五服之制輕重有等重服得以加輕服輕服不得以減重服也服問所記經帶變稅之制所以爲

五服致哀之節者密矣今俗於五服之親哀情不足禮制罔聞好禮者詳考而酌行之可也

世子不爲天子服蓋世子有繼世之道故遠嫌也以此爲防而後世猶有世子弒其君者

君之母非夫人則群臣無服蓋人臣輔君統承宗事非夫人而無服者重宗統也若近臣僕則僅給使令而無輔理之責也故其從服也惟君所服服而已

讀間傳

哀發於容體而爲斬衰之若苴齊衰之若枲大功之

若止小功緦麻之容貌哀發於聲音而爲斬衰之往而不及齊衰之往而及大功之三曲而偯小功緦麻之哀容哀發於言語而爲斬衰之唯而不對齊衰之對而不言大功之言而不議小功之議而不及樂哀發於飲食而為斬衰之三日不食齊衰之二日不食大功之三不食小功之再不食與夫不食菜菓不食醯醬不飲醴酒哀發於居處而爲斬衰之倚廬齊衰之堊室哀發於衣服而爲斬衰之三升齊衰之四五六升大功之七八九升小功之十一二升緦麻之十五升此皆先王因人情之哀而爲之節文合内外之道也今俗於五服之衰哀情不足而發之容體聲音言語飲食居處衣服之間類多率意而忘禮蓋薄俗相沿失其本心而不自知也有志之士誠反求諸哀心而酌古之制以盡其禮庶幾同有是心者亦或有興起者焉

凡生天地之間有血氣心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故鳥獸喪其群匹必翔回鳴號躑躅踟蹰而後去鳥獸且然而况人子於其親乎將由夫患淫邪之人則朝死而夕忘之曾鳥獸之不若也將由夫修飾之君子則終其身哀焉而無窮也故先王爲之中制而有三年之通喪也此謂稱情而立文也

讀深衣

深衣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袂圓以應規曲袷如矩以應方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五法施而中正無邪之象備矣故君子服之可以爲文可以爲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而以時措之宜也

讀儒行

明明德新民止至善儒者之學也故儒行備之一身而及乎天下本末始終一以貫之而已中庸孔子告哀公明善誠身以順親信友獲上治民術豈多乎哉此一篇所記儒行語意重複義理未純蓋戰國儒生之高論非聖人之格言也

退讓者禮之實也而以為大讓如慢小讓如偽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而以爲過失可微辨不可面數此又非但言之小疵而已

讀冠義

冠之爲義也將備物以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而責以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禮也故孝弟忠信之行立而後可以成人成人而後可以師

人也故曰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是故古
者重其事而行之於廟也
父天母地人子乍事之禮一也雖嫡長子弋父承祖
亦安得屈其母　冠者見於　母拜之不可以
爲訓也若兄弟相拜　爲小子已然又何必成人
而後相與爲禮乎

讀昏義

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
也是以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皆主人筵
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一聽命於廟而不敢私焉

其敬慎重正如此也夫然後授綏御輪共牢合巹
以親之此禮之大體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
之義也男女別夫婦義而　後父子親君臣正矣故
曰昏禮者禮之本也於是乎質明贊見於舅姑祭
脯醢祭醴以成婦禮舅姑入室饋之以特豚以明
婦順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以著代和於
室人以成絲麻布帛之事以審守委積蓋藏而內
和理家可久長矣此所謂萬福之原也然非素豫
教則禮不虛行故古者女子生而姆教必謹先嫁
三月或教於公宮或教於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
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蓋自爲女
子而教固豫矣昏禮之行豈徒爾文已哉

讀鄉飲酒義

鄉飲酒之禮所以賓賢而興讓也賓之者曰主賓主
之交天叙之也非有假於外也坐賓於西北而坐
介於西南以輔賓主人坐於東南而坐僎於東北
以轉主人古人以右爲尊序賓於右所以尊賓也
揖以致讓洗以致絜拜以致敬樂以致和尊賓之
節天之秩性之德也記謂天地日月三光四時之
象其理固有合焉而非先王制禮之本義也其謂

後飲食先敬讓別貴賤辨隆殺興孝弟節和樂以
正身而安國則禮教之實而百世不易者也故曰
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讀射義

內志正外體直敬義立而德不孤也豈惟射可以言
中哉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矣容體比於禮節奏
比於樂此射之盡禮樂而可數爲以立德行者也
射者男子之事而所以主其事者心也心存而德脩
然後志正而射中故天子以備官爲節而歌騶虞
諸侯以時會天子爲節而歌貍首卿大夫以循法

爲節而歌采蘋士以不失職爲節而歌采蘩亦各明乎節之志以不失其事而已矣苟不先脩德以正其志而徒取諸藝能之末則雖有騶虞貍首采蘋采蘩之節多見其局于藝而喪其心也惡在其功成而國安邪

先王六德六行六藝之教所以振作綱紀天下之人者合内外而成之者也故君臣盡志于射以習禮樂莫非立德之資而天子試貢士於射宮即所以爲考德之法也其容體比于禮其節比于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而有慶益以地其容體不比于禮其節不比于樂而中少者不與於祭而有讓削以地蓋德觀其深矣若無素教豫養之實而徒擬諸射以行慶讓之典則否德而幸恩脩德而蒙譴者多矣非先王選士之實也

鄉射之禮序賓以賢蓋論定而後序之也則射禮之行宜亦有定偶矣記稱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墻使子路出延射而去者半入者半又使公罔之裘揚觶而語而去者半處者半又使序點揚觶而語而僅有存者是聖人於鄉人之賢否漫無取舍而臨時設此律令以聽其去畱也惡有此理乎夫僨軍之將無勇亡國之大夫不忠求爲人後者忘親而貪利此不肖固當去也小人恒文過而自賢彼肯一斥而輒去耶孝弟而好禮脩身以俟死好禮不倦稱道不亂此賢固當進也君子恒謙退而下人彼肯居之而不疑耶苟不肖者肆然而冒進則賢者必退而避之蓋不勝其取舍之亂真矣豈聖人勸率鄉人之禮乎若謂進退其來觀者非謂夫射之偶也則使不肖者觀射禮而與起於善固聖人與人爲善之心也何至爲已甚如此耶此記者附會之文殊不足信也

至善者人心之鵠也故爲人父者以爲父鵠爲人子者以爲子鵠爲人君者以爲君鵠爲人臣者以爲臣鵠即大學仁敬孝慈之止也君子正心脩身以止於至善則其射也正以射己之鵠而非徒取必于侯也乃謂射侯者射爲諸侯也射中則得爲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爲諸侯異乎射鵠之義矣

澤宮疑即璧雍也蓋宮之水澤其圜如璧故名璧雍又名澤宮也澤宮天子之學故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此以擇士非取義于擇士而謂之澤也記謂澤者所以擇士則鑿矣

男子生桑弧蓬矢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於其所有事然後敢用穀古人所以責望其子者其遠且大如此此小學大學之教所以成始成終而兆之有倦也

射者仁之道也求正諸己也故祈爾爵者責善之義也乃謂酒者所以養老所以養病而射之求中以辭爵辭養則矯情亦甚矣豈君子辭讓之誠乎

讀燕義

鹿鳴彤弓等燕天子所以賓諸侯也盖燕樂嘉賓之心以求聞大道正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而又何嫌

於偪上乎乃謂不以公卿爲賓而以大夫爲賓以爲明嫌之義此何禮也且公卿既嫌於偪而大夫獨不嫌於亢乎亦不通之甚矣

鹿鳴明君臣之義四牡道父子之親皇華通上下之志常棣敦兄弟之愛伐木全朋友之交此古人燕禮之行無非本人道而和合之也苟主人徒以飲食幣帛為悅而不以人道為之綱維則賢者不可虛拘矣

讀聘義

禮之有聘也所以講信修睦而相師以守王章至大禮也故七介五介三介以爲有等也賓介紹而傳命明有尊也三讓三揖拜迎拜既致敬也饗牢一食再饗燕與時賜無數已聘而還圭璋相厲以輕財重禮也凡此皆本之忠信致其義理而爲之節文以紀綱乎人道之感通者也學者讀聘義而有得焉其於交際之禮庶幾其無悔矣

君子比德於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隊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於山川地也此古之

君子所以無故玉不去身也今制自朝[illegible]珮玉者而仁義禮知忠信之德與生俱生吾心自有之玉也今之君子誠能自反而賤貨貴德焉則不必比類於玉而此心可與天地合德矣何必尊玉而賤碈哉

讀喪服四制

喪有四制有恩有理有節有權恩者仁也理者義也節者禮也權者智也父子以恩制也君臣以義制也而五服之中皆有正服義服加服降服仁之至義之盡也仁義本有[illegible]而不可過也故三日而[illegible]

三月而沐期而練再期而祥中月而禫以節制也仁義初無定用不可執一也故輔病而杖不能病而不杖或扶而起或杖而起或身執事而面垢或不髮或不袒或不踊或不止酒肉以權制也凡以盡禮知之精而致仁義之極者也仁義禮知人道具矣是故先王之制喪服無非因人之性而節文之也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為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今制為母亦斬衰三年得無二尊之嫌乎竊嘗思之母之劬勞有甚於父居今反古所不忍也而忘古徇時則尊親之禮容有未安必也父在為母齊衰三年父歿則為母斬衰三年庶幾尊父愛母之義兩盡而無憾矣

讀禮日知下卷終

禮記通解

京山郝敬著　男千秋千石校刻

讀禮記

禮家言雜而多端學者須靈鏡獨照然後可以觀古人陳蹟苟無高明豁達之見耳食訓詁隨人短長則逐處成滯矣

是書漢儒戴聖所記多先聖格言七十子門人後裔轉相傳述非出一手如中庸子思所作緇衣公孫尼子所撰月令呂不韋所脩王制漢文帝時博士所錄三年問荀卿所著眞贋相襲而瑕不掩瑜先儒推周

禮儀禮以爲經欲割記以爲傳夫三書皆非古之完璧而周禮尤多揣摩雜以亂世陰謀富强之術儀禮枝葉繁瑣未甚切日用惟此多名理微言天命人性易簡之旨聖賢仁義中正之道往往而在如大學中庸兩篇豈周官儀禮所有故三禮以記爲正今之學官守此程士良有以也

禮非夫子原定之書矣後儒各記所聞互相矛盾達觀者自能折衷有所不知宜存而弗論牽强附合失之愈遠如王制云公侯國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而周禮云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王制云天子三公九卿以下至元士百二十人而周禮官職多至三百六十其人不可勝數也王制云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命于其君小國三卿皆命于其君而周禮云諸侯之卿大夫士皆命自天子月令封諸侯以孟夏而祭統云出田邑以秋雜記云公圭九寸侯伯圭七寸子男圭五寸而周禮云子執穀璧男執蒲璧聘記云諸侯朝天子圭繅皆九寸三采諸侯圭繅皆八寸二采而周禮大宗伯考工記皆云天子諸侯圭璧長短各以等差禮器云天子堂九尺而考工記云堂崇三尺王制云諸侯於天子五年一朝

又云天子與諸侯相見曰朝而周禮大宗伯云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然儀禮惟有覲禮無所謂朝宗遇而大行人又有九服分六歲來朝之說禮器云天子席五重諸侯席三重周禮司几筵職云天子席三重諸侯再重周禮典命禮儀各視其命數天子大夫四命四牢而檀弓云大夫遣車五乘諸侯之卿大夫與天子之卿大夫命數異而廟制與相見之贄小斂之衣几筵之席諸侯與天子卿大夫士又無別曲禮王制月令皆云五祀唯大夫祭之周禮亦云五祀而祭法云王立七祀諸侯五祀大夫三祀士二祀

庶人一祀王制天子七廟或又云九廟士二廟又云
士一廟祭法自天子至于士廟外各有壇墠而王制
但有五七等數無壇墠王制祭統皆云夏祭曰禘郊
特牲祭義云春禘明堂位云季夏六月禘雜記又云
七月禘然則禘常祭耳而喪服小記大傳皆云王者
禘其祖之所自出不王不禘祭法天于泰壇地于泰
坎周禮圜丘方澤樂舞玉帛天地各異是祭天與地
分也而詩周頌昊天有成命一詩爲祀天地之樂則
是祭天地合也祭義云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以月
配是祭日月與天合也而祭法又云祭日月星與四

時水旱同郊用犢日月用少牢周禮亦云禋祀昊天
上帝實柴祭日月星辰則是祭日月與天又分也月
令仲夏大雩于上帝是五月也而春秋傳云龍見而
雩則是四月也郊特牲云郊用騂尚赤而周禮大宗
伯以蒼璧祀天其牲各倣其器之色是郊牲又用蒼
也祭法天地皆騂犢而周禮陽祀騂牲陰祀黝牲是
地牲又不用騂用黑也曲禮云大饗不卜表記亦云
大事有時而周禮大宰祀五帝卜日祀大神祇亦如
之是又無時也郊特牲云郊用辛而月令云擇元日
是又不定于辛也社用甲日而月令仲春擇元日命

民社周書召誥社以戊日是又不定于甲也曲禮大
夫祭以索牛而儀禮大夫祭則少牢也中庸云上祀
先公以天子之禮而周禮司服云祀先公用毳冕則
是以侯禮也雜記云士弁而祭于公冠而祭于己而
論語云宗廟之事端章甫爲小相章甫冠名是祭于
公亦冠也玉藻以玄冠爲齋冠玄端爲天子燕居諸
侯之祭服而士冠昏與卿大夫聘享上下通用玄冠
玄端周禮冕衣裳五等皆祭服而曾子問云冕而親
迎樂記云魏文侯端冕聽鼓琴則是冕亦衣端也周
書顧命成王康王臨朝君臣皆冕服則是冕服不止

祭也禮器云天子龍袞諸侯黼士玄衣纁裳而周禮
云侯伯鷩冕子男毳冕孤希冕大夫玄冕士皮弁服
王藻云國君帶朱綠大夫玄華士緇故士冠禮三加
帶皆緇而雜記又云諸侯大夫帶皆五采士二采祭
義云君用玄冕夫人用副褘而周禮又云王后用副
褘喪大記云復衣不以衣尸不以斂而士喪禮又云
以衣尸喪大記云士小斂陳衣于房西領北上大斂
陳衣于序東西領南上而士喪禮云大小斂皆陳衣
于房皆南領西上周禮云天子含用玉而雜記云用
貝喪大記云君于大夫疾三問之而雜記云卿大夫

疾君問無算喪大記云公之喪大夫俟練而歸士卒哭而歸雜記云大夫次于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奔喪云大功望門而哭齊衰望鄉而哭雜記又云聞兄弟之喪大功以上見喪者之鄉而哭士喪禮小斂朔奠皆陳鼎遣奠陳五鼎皆具牲牢周禮牛人亦云共奠牛而雜記有子以遣車視牢具載粻爲非喪奠脯醢而已喪大記云四鄰賓客弔其君後主而拜蓋君爲臣主君拜則主人拜其後而曾子問又云衛靈公弔季桓子之喪哀公爲主拜季康子亦拜孔子謂喪有二孤季康子之過則後拜又非也曾子

問云金革之事無避也者伯禽有爲爲之喪大記又云既卒哭弁絰帶金革之事無避也曾子問云慈母無服儀禮又云慈母如母服檀弓云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絰緇衣而周禮又云天子爲諸侯緦衰檀弓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則是祥之月不作樂而又云孔子既祥彈琴十日而成笙歌雜記云祀用桑儀禮特牲又云祀用棘郊特牲云鼎俎奇而籩豆偶鄉飲酒義云六十者三豆八十者五豆是豆亦奇也檀弓云孔子惡野哭者又云孔子哭伯高曰吾哭諸野曲禮云卜筮不相襲而周禮又云大事先筮後卜王

藻云天子日食少牢月朔大牢而周禮又云王日一舉是日食亦大牢也射義云天子歌騶虞周禮亦然而儀禮鄉射亦歌騶虞是士庶人與天子同樂也周禮司射云王射六耦三侯儀禮大射諸侯三耦射三侯周禮王虎熊豹侯諸侯熊豹侯卿大夫麋侯而鄉射記又云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士布侯畫虎豹鹿豕如此之類錯雜紛挐師說相承言人人殊雖使考證詳確古今異宜亦難盡用而鄭康成輩好信不通執此徵彼及其不合牽强穿鑿譸張百出初學爲所眩惑隨聲應和莫知其爲世儒所以苦

于讀禮也

先儒以大學中庸兩篇爲道學之要別爲二書夫禮與道非二物也禮者道之匡郭道無垠堮禮有範圍故德莫大于仁而教莫先于禮聖教約禮爲要復禮爲仁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此道之至極而禮之大全也故曰即事之治謂之禮冠昏喪祭禮之小數耳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世儒見不越凡民執小數遺大體守糟粕而忘菁華如曲禮王制內則玉藻雜記則以爲禮如大學中庸則以爲道過爲分疏支離割裂非先聖所以教人博

文約禮之意自二篇孤行則道爲空虛而無實地四十九篇別列則禮似枯瘁而無根柢所當亟還舊觀者也說詳本篇

繁文瑣節聖人所以教人斯須不去者不專在此故雅言執禮而至其論禮則曰寧儉寧固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三千三百惟曰約之以禮林放一問及本則欣然大之其易簡真切如此若夫論語鄉黨篇所記皆聖人從心不踰之矩非古有陳迹硜硜模倣爲之也而當世人見謂聖人一步一趨皆有格局得自好古以晏平仲之智亦曰孔丘學禮當年不能殫累

世不能究謂問禮于老聃學禮于郯子是以禮爲格套聖人習而知之豈達禮之本者哉據記所稱好禮諸賢莫如曾子子游子夏子張子夏拘拘故論交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至聞素絢之教則知禮爲後其言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子張論士曰喪思哀祭思敬其可已矣子游論喪曰致乎哀而止其論學曰洒掃應對進退抑末矣本之則無如之何曾子用功于容貌辭氣夫子曉以一貫遂悟忠恕顏子仰鑽夫子約之以禮博之以文夫禮至博也而曰博文可知博乃是文禮非約也而曰約禮可知約乃是禮此聖門學禮明法學者所當默識也

禮以節人情非遠于人情也人情樂簡便而趨驕惰不防檢則淪于禽獸故不得不以禮節之若遂强之以其所難而盡易其所安辛苦勞頓將并其所謂節者棄之故聖人制禮從容和順使人安常樂就如出入由戶舍之不能故曰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如曲禮雜記諸篇之煩瑣則雖曰撻而求人豈從之故人皆知放佚驕惰之非禮而不知牽强煩瑣者之害禮也

凡禮不可常行者非禮之經用于古不宜于今而猶

著之于篇非聖人立經之意節四十九篇中所載如俎豆席地袒衣行禮書名用方策人死三日斂之類古人用之今未宜父在爲母期出母無服師喪無服此等雖古近薄父母爲子斬衰妻與母同服此等失倫官士不得廟事祖支子不祭此等非人情杖不杖視尊卑貴賤哭死爲位于外熬穀與魚腊置柩旁此等近迂濶國君饗賓夫人出交爵命婦入公宮養子國君夫人入臣子家弔喪此等犯嫌疑祭祀用子弟爲尸使父兄羅拜若祫祭則諸孫濟濟一堂爲鬼此等近戲謔人死含珠玉以誨盜壙中藏甕甒筲衡等

器歲久腐敗陷爲坑谷此等無益有害古人每事不忘本酒尚玄冠服用皮食則祭至于宗族姓氏則隨便改易如司徒司空韓氏趙氏惟官惟地數世之後迷其祖姓又何其無重本之思也廟制天子至士庶有定數皆有堂有寢有室有門大邑巨家父子世官兄弟同朝將廟不多于民居乎如云皆設于宗子家則宗子家無地可容如父爲大夫子爲士庶則廟又當改毀倏興倏廢祖考席不暇煖適子繼體分固當尊至于抑庶之法亦似太偏喪服有等不得不殺至于三殤之辨亦覺太瑣衰麻有數不得不異至于麻

葛之易亦覺太煩天子選士觀德用射射中得爲諸侯不中不得爲諸侯如此之類雖古禮乎烏可用也故凡禮非一世一端可盡古帝王不相沿襲聖人言禮不及器數惟曰義以爲質有以也此四十九篇大都先賢傳聞後儒補緝非盡先聖之舊而鄭康成信以爲仲尼手澤遇文義難通則稱竹簡爛脫顛倒其序根據無實則推殷夏異世逃遁其說節目不合則游移于大夫士庶之間左右兩可解釋不得則託爲殊方語音變換其文牽强穿鑿殊乖本初蓋鄭以記爲經既不敢矯記之非世儒又以鄭爲知禮不敢議

鄭之失千餘年來所以卒貿貿然耳昔者老聃爲周藏史夫子果從之問禮乎則知禮莫如老聃矣而其言禮則曰忠信之薄何自毀其學與佛子駡佛自是一重公案故夫子曰老子猶龍世儒以老氏言忽之至鄭康成銖銖兩兩則曰知禮此夫子所謂飛者吾知其爲鳥也

禮不根情則枯槁而無生意故聖人言禮不貴文貴情行禮不貴禮貴義如親喪不飲酒食肉禮也飲酒不樂食肉不甘情也先王因人有是心制是禮而人本是心行是禮心安理順則中節而和斯謂之禮今

之行禮者但言不飲酒不食肉之文更不問不飲酒不食肉之心雖貪饕朶頤之夫能忍不飲食即謂知禮毀行敗節者三日水漿不入口皆稱曾參嗟夫是烏得爲禮乎

世儒謂禮經未全亡而樂經亡矣此市兒語也夫禮樂非二物禮樂偕亡天下後世何緣復得見禮樂哉今之禮樂由古之禮樂非自天降地出皆聖人之教也故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樂云樂云鐘鼓云乎世儒惟以禮樂爲玉帛鐘鼓求其數而不詳故謂禮樂亡至欲引儀禮周禮爲經屈記爲傳夫記爲傳猶可

而周禮儀禮烏可以爲經乎萬世常行之謂經二禮
不行于天下後世今十且九矣二禮詳于器而記詳
于義義可兼器器不可兼義如以義耳寧獨記易詩
書春秋何經無禮樂四十九篇大經小曲何器不備
器者隨時變通而義者百世不易故夫子言禮曰殷
因於夏周因於殷所損益可知其言樂曰始作翕如
從之純如皦如繹如以成樂其可知必如周禮官職
儀禮節文而後爲禮樂則聖人宜取鐘鼓管籥綸絲
比竹各定爲一法編爲一書又取儀禮所不備者如
天子諸侯及大夫士升降坐立拜起服食器用各定

爲一法編爲一書謂之經而後謂之禮樂存如此不
惟時勢古今跡戾難行且多如牛毛繭絲委瑣煩複
六經有此體裁否故夫三禮自達人觀之亦已詳矣
猶謂之禮殘樂亡愚故曰市兒語也
禮者物之則詩云有物有則物之類萬而物皆備萬
何止千百故曰三千三百甚言多耳非謂先王定三
千三百爲數限人必由也鄭康成解禮求合此數以
周官三百六十爲經禮三百儀禮十七篇爲曲禮三
千其不足三千者謂之逸禮所謂癡人說夢也
鄭康成解禮多强作俗士詫爲辯博小有異同輒云

學問未到康成地焉敢高聲議漢儒夫議論前人長
短非也議論前人所議論猶珏文字何傷今據四十
九篇中解說謬者畧舉之曲禮曰葱渫處末渫與渫
通作泄易井卦九三云井渫不食古字借作屑內則
云屑薑與桂士喪禮云甕三醯醢屑是也鄭云渫蒸
葱也又國中以策彗卹勿驅本謂車行城中宜垂策
緩步以策末拊卹其馬勿使疾驅鄭以勿字屬上讀
解云卹勿搔摩也檀弓曰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
凡免冠而加布于首曰免與絻通自五服以至朋友
新喪皆絻禮也而鄭解云檀弓故爲非禮以諷仲子

之廢適凡免冠之免讀如字加布爲曰絻通作冕與
免同而義異故喪服小記曰爲母免而以布然則爲
父免而不以布免冠而已以布則加絻也鄭于凡免
皆混作絻解又宋敗魯師于乘丘公御縣賁父死死
者御一人耳鄭謂與車右同死而誤以卜國之卜爲
人姓又謂申詳爲子張之子而無據解云顓孫申詳
周秦聲相近也又曾子弔于負夏主人既祖填池反
柩本謂填起柩前柳池使見柩行禮也鄭變填池作
徹奠又魯哀公誄孔子曰嗚呼哀哉尼父魯地有尼
丘故孔子以尼字丘蓋呼其字哭也鄭謂以尼謚之

又未仕者不敢稅人稅作祱襚同贈死衣服曰襚未
仕則衣服不備故不敢襚人鄭謂稅以物遺人也又
國君七个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古字个介
通禮器云諸侯七介七牢大夫五介五牢周禮諸侯
貳車七乘介七人故雜記云遣車視牢具謂送葬之
車視死者命數為多寡鄭以个為遣奠包牲體之數
以遣車為塗車納之壙中者也又國昭子謂子張曰
噫毋曰我喪也沾爾專之毋戒辭沾爾自用貌言勿
謂我之喪我沾然自專主也鄭讀噫毋為句我喪也
斯沾為句謂沾當作覘又歌斯猶猶合也凡歌必有

節以合之如今人唱則拍板拊手之類鄭謂猶作搖
未聞有歌而搖者又季康子母死公輸若方小斂般
請以機封般公輸若名稱般者自請之辭若方與小
斂因自請他日葬已為機以封不用碑繂也鄭以公
輸若般為兩人以方小為句謂若為匠師年幼般為
若族人掌窆事也又諸侯輴而設幬為揄沈故設撥
為讀去聲揄木名物重曰沈撥與綍音義通謂諸侯
以揄木為柩車揄性沈重難行風俗通曰桑車揄轂
聞聲數里故設綍以引之鄭云以水澆揄白皮汁播
地引車也又高柴葬妻犯人之禾申詳請庚不許曰

後難繼此正識治體者而鄭以為恃寵虐民又晉獻
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獻文趙武謚也發猶落也始
新之名而鄭解獻賀也發發禮往也王制冬祀行行
亦謂之井孟子云井上有李謂道上有李樹也古者
井地井間為道道間有水即所謂行潦也冬水用事
故祭行即是祭井鄭謂冬陰盛寒於水祀之于行從
辟除之類則是以行為土也禮運云蕢桴而土鼓蕢
與塊通合泥草為鼓椎也土曰塊草曰蕢論語曰譬
如為山方覆一簣簣與蕢通猶塊也又荷蕢過孔氏
之門農家荷土者也喪禮寢苫枕塊草土同類故孟

子曰不知其足而為屨我知其不為蕢古蕢塊通而
鄭解云蕢讀為塊聲之誤也又禮器如竹箭之有筠
筠竹節也竹節均故曰筠言人外有禮以為節也鄭
于尚書顧命敷重筍席註云筍析竹青皮禮記曰如
竹箭之有筠是以筠為青皮以箭為筍也又天子諸
侯廢禁大夫士棜禁承酒尊之器曰禁無足曰廢士
喪禮浴尸設廢敦亦謂無足之敦也士虞禮有廢爵
有足爵論語曰中道而廢亦無足之義棜與輿通形
似車箱有足故高廢禁無足故下所謂以下為貴也
而鄭謂廢禁為不用禁棜禁為無足又犧尊本謂尊

上畫犧牛之形鄭云犧作娑畫鳳羽于尊上娑娑然
也又周坐尸詔侑武方本謂周禮爲尸者坐而祝與
佐食詔告勸侑其步武進退皆有方法而鄭解武作
無禮器云罍尊在[illegible]阼犧象在西君在阼夫人在房
按廟制有東房無西房故祭統亦云君純冕立于阼
夫人副褘立于東房尊在房戶之外罍犧二尊幷列
罍東犧西以西爲上神席在室西故也鄭謂人君尊
東天子諸侯有左右房謂夫人在西房也郊特牲鄉
人裼本謂鄉人大儺袒裼相逐而鄭解裼作禓强鬼
也又縮酌用茅明酌也醆酒涚于清汁獻涚于醆酒

猶明清與醆酒于舊澤之酒本謂以茅泲醴盛于醆
和之以水加鬱汁以獻如今人以水和飲陳酒之類
鄭援周禮謂明酌爲事酒醆酒爲盎齊清爲清酒汁
獻作汁莎舊澤本謂舊酒醲厚如膏澤也鄭變澤作
醳內則云男子入內不嘯感口出聲曰嘯凡隱事相
號則嘯故盜黨嘯聚鄭變嘯作叱又內則世子生告
于君接以大牢本謂世子見君君具大牢饗諸臣而
鄭變接作捷謂食其母補虛强氣也又男鞶革女鞶
絲鞶大帶也鄭謂鞶爲小囊未聞古男子皆佩皮囊
也又年不順成君搢本古者執竹簡記事曰笏笏本

竹也後世易以玉象故謂竹笏爲本鄭以笏下爲本
也玉藻曰諸侯荼荼蕭若也和柔之意謂諸侯之
笏上剡而挫其角如荼然與天子挺直異鄭因古荼
字有通作舒者遂變荼爲舒以附會考工記玉人大
圭杼上之杼云天子之笏舒上爲椎頭諸侯舒上無
椎頭也又侍坐必退席引而去君之黨黨猶側也謂
不敢迫近君側猶鄉射禮云乏居侯黨之黨而鄭謂
黨爲鄉之細者避君親黨也又侍食君未覆手不敢
飧食畢放著曰覆手古人飯以手食必仰其手食終
則覆手鄭謂以手循口旁餘食也又親沒不髦謂五

十者始衰遇親喪不髦頭也鄭云去爲子之飾又大
帛不緌古冠小而撮髮以緇布爲之周始爲委貌大
冠以玄帛爲之故曰大帛衞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
冠是也鄭據雜記大白冠謂以白布爲冠又裘之裼
也見美服之襲也充美皮上用單帛爲表曰裼裘外
加重衣曰襲鄭云裘之外有裼衣裼衣外有襲衣又
尸襲本謂始死之尸重衣斂襲鄭以爲祭祀之尸尊
襲衣充美也又笏畢用也畢即簡君前用笏當簡記
事鄭作畫訓笏本竹簡鄭作珪訓喪服小記云士祔
于大夫則易牲本謂孫爲士者祔于祖爲大夫者之

廟則祖用少牢而孫用特牲廟可祔而牲不可襲故
曰易牲鄭云不以卑牲祭尊則是並用少牢也大傳
云同姓百世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周道猶言大道
鄭解爲周禮然則夏商禮有同姓爲昏者與少儀云
不貳問謂人隱而不荅不可再問鄭解謂問卜不可
貳其心也又車不雕幾幾細微也雕刻爲細文鄭解
幾爲圻鄂又枕几穎杖刀卻刃授穎櫑謂之穎鄭以
穎杖之穎爲警枕授穎之穎爲刀環樂記云敦和率
神便宜居鬼本謂樂從陽禮從陰鄭謂聖人死爲神
賢人死爲鬼學記云足以謏聞謏訹誘也與謏通獵

譽也鄭作小又赴辭使某實實信也使謂之信鄭作
至雜記復夫人以狄衣素沙沙紗通薄繒也婦人盛
服外籠素紗單衣詩云其之展也蒙彼縐絺又云衣
錦褧衣士昏禮加景是也鄭謂六服以素紗爲裏又
大夫不揄絞絞縞通單繒也鄭謂絞爲青黃色又士
練而歸士次于公館大夫居廬士居堊室本謂哀次
輕重先後鄭以堊室士爲邑宰公館士爲朝士又大
夫卜筮宅葬日公私皆有有司占者史而服異又卒
哭諱王父母兄弟世叔父姑姊妹子與父同諱鄭皆
不解而曲爲說又小斂環絰公大夫士一本謂弔者

視小斂之服卽所謂玄冠者易之而已也鄭以環絰
爲孝子喪大記云未小斂主人出徒跣扱衽不冠曰
徒不屨曰跣凡罪人髡髮則免冠周禮司圜職云害
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任之以事而收教之故不
冠謂之徒卽所謂弁纚也鄭謂親始死素冠是未識
徒爲不冠也又主人袒脫髦髦與毛通亂髮蓬首如
今人脫去網巾是也鄭以髦爲人子事親之飾又子
大夫公子衆士食粥納財朝一溢米莫一溢米納進
食也財與纔通猶僅也溢與搤通一手所握曰搤言
朝夕僅進米一搤耳鄭訓財穀也二十兩曰溢又紟

無紞紞組屬所以束也紟單被也大斂外有絞故紟
不用組鄭解爲被上之識又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
無哭者其間哀止卽間傳所謂中月而禫鄭云大祥
門外不哭禫則門內不哭也祭法云相近于坎壇本
謂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六宗之祭與天之泰壇地
之泰坎相近鄭解相近二字作禳祈表記云裼襲不
相因凡去衣曰袒單衣曰裼重衣曰襲裼襲不止衣
服凡執龜玉重器皆有裼襲單藉爲裼重裹爲襲鄭
謂執玉者衣裘倏裼倏襲也又牲卜之日稱二君謂
人臣筮仕則稱兩君擇其所事非是則君不稱二鄭

引春秋傳晉惠公卜貳圉之語謂辭得稱君之貳也中庸云見乎蓍龜動乎四體謂禍福先兆有見于卜筮者與形于人身動作者鄭解爲龜之四體春占前左夏占後左秋占前右冬占後右也服問云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爲公子之外兄弟本謂妻爲其昆弟之爲父後者期鄭謂外兄弟爲公子之外祖父母從母也大學云之其所親愛而辟辟與僻通本謂用情偏僻鄭解辟作譬又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本謂天命鄭解命作慢鄉飲酒義云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君子本謂聖人制此禮以教鄉之衆人。

與士君子。鄭以鄉人士君子連下文尊于房戶之間爲句以鄉人爲鄉大夫士爲州長黨正君子爲鄉大夫士也聘義云孚尹旁達信也尹割也旁達者一王割而爲圭爲璋瑕瑜旁分皆不失信故曰旁達信也鄭解孚尹作浮筠王色也喪服四制云高宗諒闇諒明也闇暗也猶言昧爽幽居愁慮不分明之意鄭謂諒作梁闇作庵訓爲倚廬他如此類不可枚舉必若世儒謂學問不及鄭則一切朦朧不敢聲說承迷習醉何時而已甚者解說不通輒以意變亂舊章如王藻笏度樂記師乙雜記內子以鞠衣喪大記君設

大盤等章本無錯簡自生顛倒又如[illegible]義首節實錯簡而不知其餘文字如從容之作舂容汁獻之作汁莎封作窆紕作緇大圭不琢作不篆藍諸利作艷諸侯荼作諸侯舒其慎也作其引也祭義見間以俠甒合見間二字作覸曾子問告用牲幣作告用利幣曲禮日而行事則必踐之作必善之樂記禮有報而樂有反作禮有褒喪大記加僞荒作帷荒中庸一戎衣有天下作一戎殷若斯之類亦不可勝記今皆從舊以俟後之君子參焉

冠裳服色等制詩書無明據今世所[illegible]皆鄭康成之

說愚按冕最貴弁次之冠通用上古冠制甚小僅取撮髮即今羽流所戴是遺意也詩云臺笠緇撮緇冠也撮小貌字從元首也從寸小也從冂象形也弁制大覆額詩云有頍者弁頍覆額貌弁盤也槃者大也字從廾兩手拱捧以戴也用玄帛爲之者曰爵弁用皮者曰皮弁皮無飾者曰韋弁冕則加板于弁上前後垂旒其制又大于弁其形稍俛而前故曰冕冠弁冕皆用玄帛冠有用緇布者冕有用麻者古制也凡禮服衣裳殊常服衣裳連如深衣褻衣袍之屬皆連也凡服色多用玄纁纁即赤周以火德王尚赤

玄纁二色皆自赤出故冠服多用之即衮衣亦以玄為地而加刺繡耳裳多赤色或玄黃或雜不等韍蔽膝也鄭謂韍色與裳相稱而易與詩多言朱芾赤芾則是裳不離赤然裳色不等而韍多赤則是韍色亦不盡從裳也鄭謂朝服玄衣素裳皮弁服純素弁用白皮天子視朝諸侯視朔皆用之羣臣亦然夫平居無事舉朝衣白未見其可即殷人尚白非必吉服純用白也此未可信端者禮服之通名凡禮服制方正故謂之端用玄為玄端用素為素端雜記云端衰無等則是衰亦可謂之端非端定為一衣也裼襲之名

不專指衣單曰裼重曰襲凡手執寶器重幣亦稱裼襲呈現其物而單藉之謂之裼不見其物而重裘之謂之襲非但衣服有裼襲耳鄭謂裘上有裼衣裼衣上有襲衣非也詳見各章冕衣裳九章引虞書山龍華蟲等為證尤為牽強詳見周禮司服世儒耳食康成以為知禮不復思索轉相傳習凡今之禮非古之禮皆鄭康成之禮也

鬼神者造化之靈人物之命大而天地山川小而昆蟲草木凡有生氣不離鬼神人者鬼神之會先王制為祭祀使人知有鬼神又制為卜筮使人知有鬼神之靈所以顯造化之情狀齊億兆人之心志也洪荒之初混沌未鑿二氣苞孕人物初生鬼神道隆叔季元始剖散如日既中幽暧全消陽驕陰微鬼道日遠人事日益是以殷人尚鬼而周人尚文世運自然也孔子贊易作十翼不言卜筮言義理以開物成務立人之道為本故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神怪不語非其鬼則不祭是以臧孫居蔡譏其不智此孔門民義之教也至于定禮豈自背其說而鄭康成解禮專引讖緯附合如以五帝為人各有名號姓字句芒祝融等神皆以人充數其說怪誕非聖人立教務民

義之意蓋天之有帝以人事天之道不得不爾如鳥能祭則必以鳥獸能祭則必以獸各因其所固然為報本反始非天果有帝如人也猶日稱宮星稱垣亦因人立名豈曰真有宮星真有垣耶老氏曰可名非常名通乎此者可與譚鬼神祭祀之義矣

禮記通解卷目

第一卷
曲禮上
第二卷
曲禮下
第三卷
檀弓上
第四卷
檀弓下
第五卷
王制
第六卷
月令
第七卷
曾子問　文王世子
第八卷
禮運　禮器
第九卷
郊特牲
第十卷

內則
第十一卷
玉藻
第十二卷
明堂位　喪服小記　大傳　少儀
第十三卷
學記　樂記
第十四卷
雜記上　雜記下
第十五卷
喪大記
第十六卷
祭法　祭義　祭統
第十七卷
經解　哀公問　仲尼燕居　孔子閒居　坊記
第十八卷
中庸
第十九卷
中庸
第二十卷

表記　緇衣　奔喪　問喪　服問
間傳　三年問　深衣　投壺　儒行
第二十一卷
大學
第二十二卷
冠義　昏義　鄉飲酒義　射義　燕義
聘義　喪服四制
卷目終

禮記通解卷一

曲禮上第一

郝敬習

曲禮記行禮節目委曲也曲細也非其大者

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

此四語爲四十九篇之綱禮之本也聖人所謂脩己以安人安百姓者其道不外此毋禁止辭隨事隨處皆當禁止其怠慢之心勿敢不敬其容貌端莊儼然若心有所思內志惺惺貌與心符所謂正顏色斯近信也多言損志又當安定舒徐言不妄發如此則內

齊明而外恭默心正身脩時措咸宜君子所以篤恭而天下平也有不能安民者哉禮之體約而功博如此

敖去聲不可長上聲欲不可從縱志不可滿樂洛不可極

四不可皆申致上文毋不敬之戒學禮之本[illegible]心主敬之目

賢者句狎而敬之畏而愛之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積而能散安安而能遷

此舉居敬行禮之人爲學禮之法皆就恒情易偏者融之所謂允執厥中從心不踰矩盛德之至也賢者

舉其能敬之人恒情狎則易慢畏則易疎惟賢者所
褻能敬所畏能親也恒情溺愛則忘醜過憎則棄善
惟賢者愛知其惡憎知其美也恒情貪得則無厭適
意則重遷惟賢者財有餘能散居雖安不懷也六者
惟不長敖不縱欲不盈滿不極樂者能之蓋敬雖主
一之心即時中咸宜之道執中無權非禮之禮也六
者時中脩己安民之道端在此
按大學論誠意正心以至治國平天下不外好惡兩
者此人情之矩居敬之要于此能毋不敬則用中不
偏絜矩篤恭而天下平矣積而能散二語即財貨居
處以言仁者克己復禮之事夫子毋固顏淵屢空積
而能散也子貢貨殖積而不散也蓋情動氣感如雲
翳生空雖賢聖不能無而聚散起滅各有天則苟非
涵養精純者不能化也安安而能遷則積散無心所
謂從容中道順帝之則從心所欲無入不自得如是
而後大禮與天地同節矣或曰安而能遷遷而能安
同否曰遷而能安者止於至善安而能遷者介于石
不終日可與幾也兩者相因所謂仕止久速無可不
可周旋中禮盛德之至者矣
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很毋求勝分去聲毋求多疑事

毋質直而勿有若夫坐如尸立如齊俱去聲禮從宜使從
俗
承上言居敬學禮者當法賢以自脩也利害學問容
貌習俗四者皆學禮之地禮非廢財也苟得則不可
禮非犯難也苟免則不可橫逆雖很勝負有定理求
勝則不可分所當取多寡有常數求多則不可此處
利害毋不敬也事理雖嘗學問而未深信勿輕以己
之所信正衆之所疑非遂隱而不發也惟當直陳所
見待人自擇蓋道本公共我知之非我自有之所謂
博聞强記而讓雖有周公之才而驕吝無足觀此處
學問毋不敬也至于出入起居各有矩度時坐則如
尸尸象神坐必敬也時立則如齊齊對神立必敬也
而視聽言動可知此動容貌毋不敬也君子用禮義
以爲質苟生今反古矯世絕俗非禮之禮大人弗爲
故一敬常主萬變隨時使從俗舉一事明之使謂以
君命使于四方從俗謂因其國俗如居宋章甫之類
蓋禮强世則難行宜民則可久此處世羣俗毋不敬
也
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禮不妄
說悅人不辭費禮不踰節不侵侮不好去聲狎脩身踐言

謂之善行脩言道禮之質也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
禮聞來學不聞往教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
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
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非禮威嚴不行禱
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是以君子恭敬撙節
退讓以明禮鸚鵡能言不離去聲飛鳥猩猩生能言不離
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夫惟禽獸
無禮故父子聚麀攸是故聖人作爲禮以教人使人以
有禮知自別於禽獸

此言禮之用甚切人當學禮也禮有隆殺則親疏定

有分辨則嫌疑決有等級則同異明有從違則是非
分此禮之用也妄悅人爲禮則卑諂辭費用廢禮則
鄙陋奢侈則踰節倨傲則侵侮戲謔則好狎此五者
皆不明于親疏嫌疑同異是非之禮者也禮以脩身
爲本踐言善行所以脩身也善則行脩矣踐則言道
矣言道言可爲道也質猶本也取於人謂爲上所徵
用達行之事來學謂爲學者所就正窮居之事苟人
不我取而取人則辱已人不來學而往教則貶道君
子行脩言道之身不爲也道德仁義同出于性禮即
斯四者之節文成體而可履者也共由曰道同得曰

德生理曰仁時宜曰義必有禮然後道德仁義行之
而成也教儆也訓循也上之立教以身下之循訓以
言惟禮品節詳悉然後教訓備也客遊曰宦宦學從
師遠學也班朝朝廷位次也治軍治軍陳行伍也
禱祈求也祠報賽也祭以接神祀以嗣續供給謂牲
幣器皿之類貌肅曰恭心存曰敬裁盈曰撙制過曰
節謙卑曰退推與曰讓六者所以操心脩身踐言善
行定決親疏嫌疑辨別同異是非而明禮者也人所
以異于禽獸惟此鸚鵡鳥名猩猩獸名人與禽獸血
氣嗜慾視聽食息同但人能言而禽獸不能言然禽

獸中有若鸚鵡猩猩言亦與人同而卒未免爲禽獸
者心無人禮耳苟人無禮口雖能言而心固禽獸又
何別于鸚鵡猩猩乎鹿性善淫鹿牝曰麀

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
而不往亦非禮也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故曰禮者不
可不學也夫禮自卑而尊人雖負販者必有尊也而況
富貴乎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
志不懾

太上謂聖人貴德謂從心不踰矩盛德之至忘人我
報施之迹也其次謂君子之學禮務報施謂使人我

兼盡也孟子曰有禮者敬人敬人者人恆敬之又曰禮人不答反其敬子夏曰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卽往來報施意聖人制禮父慈則子孝君敬則臣忠夫唱則婦隨兄友則弟恭賓主相將獻酬交酢無施不報無來不往所以諧人情勸恭讓使亹亹不倦也故報者禮之尚而利者義之和義無利有時而睽禮無報有時而怠此聖人制禮之精意非故責效計利也有禮則安脩齊治平之福無禮則危放佚怠惰之禍自天子至於庶人莫不皆然故曰禮不可不學禮以退讓爲本自卑者人不能

卑之尊人者人亦必尊之此往來之定數也以下奉上以賤承貴以少事長皆自卑尊人所以爲禮負販謂負擔鬻販者雖其貧賤爲人父兄長上亦必有尊之者爲人子弟必有所當尊者況富貴者可廢禮乎

按自此以上論禮之綱以下數禮之目

人生十年曰幼句學二十曰弱句冠三十曰壯句有室四十曰強句而仕五十曰艾句服官政六十曰耆句指使七十曰老句而傳八十九十曰耄句七年曰悼句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百年曰期句頤宜

天地之數起于一極于九而終于十故聖人制禮以節人情每十年一變以律天時盡人事調盛衰適盈虛之節也人生十歲曰幼可以學矣二十曰弱已成人而尚未壯可以冠矣三十血氣充足曰壯乃可以娶妻而有室四十壯甚而強志氣堅定乃可出仕五十肌髮色蒼如艾艾藥草老而刈始良故年長者謂之艾是時乃可服從官政蓋四十強仕服事而已服官政謂爲卿大夫服事久諳練日深始可謀國政當大任也六十曰耆耆久也詩云上帝耆之六十而天地之數一周故曰久以意指使人不自勞也七十曰老時宜退藏在國則致位避賢在家則委事授子止

足隨時不當復營總世務也八十九十則惛憒不明曰耄老而耄與幼而七歲者皆曰悼雖有罪不加刑蓋老耄與幼昏一也悼者憐恤之意人壽大約七八九十止矣若夫百年大數一終謂之期猶限也頤養也百年之間精氣形神惟在所養得養而善則壽失養而害則夭

按年與時俱長者造化之自然事與時俱變者人事之當然皆所謂禮何但三代因之卽亙天地古今盈虛消息舉不能易聖人志學十年一變以禮教人亦十年一易質義而行大畧如此非必拘拘十歲始學

二十後冠三十後娶四十後仕七十必傳也乃爲所損益可知也故天子諸侯十二而冠卿大夫十五以後皆冠說者謂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十五生武王古今名賢王子多在三十以前少壯登膴仕立功揚名不待五十夫子七十一猶講討陳恒作春秋是七十未傳也其他可知故曰禮從宜讀禮者舉一隅而三隅可推矣

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行役以婦人適四方乘安車自稱曰老夫於其國則稱名越國而問焉必告之以其制

大夫年七十致還其職事于君卽老而傳之義謝釋去也不得謝謂君勉留也賜君賜几所以憑杖所以扶行役以婦人隨奉養也安車小車一馬駕坐而乘之禮大夫四馬車立乘坐則安也賜几杖以下三事皆君優老眷留之禮大夫在四方對同輩以降自稱老夫在本國父母之邦則稱名不敢自尊也鄰國有事來問必諮老成人國有老成文獻足徵大夫對必稱先王先君之制以告此者舊自處之禮也君以耆舊之禮厚其臣臣亦以耆舊之禮自盡所以上下交而令終老而愈親也

諫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

諫就長者諮問也操几杖示爲役也從謂就而隨之也行則爲操之居則從之非定操其几杖以問也長者問長者詢于己也辭讓而對如子華言志曰非曰能之是禮也子路率爾而對非禮也

凡爲人子之禮冬溫而夏凊（凊去聲）昏定而晨省（省星上聲）在醜夷不爭夫爲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故州閭鄉黨稱其孝也兄弟親戚稱其慈也僚友稱其弟也執友稱其仁也交遊稱其信也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此孝子之行也夫爲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恒言不稱老

溫以致其煖凊以致其涼昏則安定其寢晨則省問其安醜夷衆等也言處衆不爭懼以忿辱親也三賜三命屢錫也仕初命受職再命三命則君寵厚而禮統尊自當有車馬之衛而云不及者蓋出入鄉黨謙退撿約如漢石慶入里門必下車之類有而不乘非君賜而不受也若云父在之子皆不受車馬則大臣之有車馬者鮮矣爲人子而貴不敢驕則孝謹之節孚于輿情周禮五家爲比二十五家爲閭百家爲族

五百家爲黨二千五百家爲州萬二千五百家爲鄉僚友同官者也執友同業者也交遊交相往來者也慈弟仁信皆孝行之屬父執父同執業之友孝子見父之執如父況見父乎三不敢敬謹之至凡出必稟告反歸必面見遊有常欲親知所在也習有業率親之所教也常言不稱老諱親之老不忘己之孺也自言老則憂及父母故舜五十而慕老萊子七十爲兒戲以悅親孝子之情也

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

肩隨並肩而差後如鴈行也古者坐席地羣居則橫席並坐四人長者居席首席向南北以西爲首席向東西以南爲首若五人則長者專席

按古人席地亦有至理今不可用矣百昌不離地地道最親坐必席地以卑法地不欲多上人也祭享皆奠于地相見拜稽首皆至于地長者坐于地上接卑幼非遠也後世用几案尊者踞高座使人委體拜于足下尊卑懸殊非古人之意

爲人子者居不主奧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食饗不爲槩祭祀不爲尸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業不苟笑孝子不服闇暗不登危懼辱親也父母存不許友以死不有私財

禮命士以上父子異宮使子各遂其尊若士庶父子同宮則子居不當尊古者室向南戶近東南隅其西南隅深閒無事謂之奧以處尊者明安樂也尊者之居故人子避之少者坐無餘席必垂近席邊羞食饗之禮人各專席居中則倨而當尊古者男女異路路各有中尊者中道行卑者或左或右不當尊者所行也門中央有臬臬兩旁有棖不中門謂不當棖臬之閒蓋尊者出入由中人子不得當之立也槩量也家

事未傳子孫不得待賓如子爲士大夫往來鄉飲禮饌具之類亦順尊者裁定己不得爲限制也古者祭祀必卜其人爲尸以像神無父之子則可爲之有親在者嫌以身近死也聽無聲視無形誠敬之至赤子之慕無時忘之也不登高恐顚也不臨深恐隧也不苟訾恐招侮也不苟笑戒嬉戲也不行暗中遠嫌也不登危險防患也數者皆足以喪身辱親許友以死後世任俠之事古君子雖父母亡未嘗輕以死許友親在雖國難未輕死況朋友乎身體髮膚皆親之有況私財乎有私財是二其親矣

爲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如字）素孤子當室冠衣不純
采
凶主素吉主采父母俱存人子平居吉祥冠衣不全
用素吩而無父曰孤人生三十以上有室則有代父
之端喪除不稱孤三十以下父母早喪平居亦稱孤
冠衣不全用采不忘親也當室適子當家與衆孤異
鄭註純緣也蓋據深衣解禮言不必盡同他處純又
作緇節鄭且自異矣
幼子常視毋誑童子不衣裘裳立必正方不傾聽長者
與之提攜則兩手奉（上聲）長者之手負劍辟咡（二）詔之則

掩口而對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遭先生於道趨
而進正立拱手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
從長者而上丘陵則必鄉（向）長者所視
視與示同童子天真無僞不可示以欺詐之事大人
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童子衣裘則迫近成人衣
下有裳亦成人之禮服童子給役惟襦袴耳正方面
正向一方不疑立也傾偏欹也不傾頭左右屬聽皆
端重之容提攜謂長者以手牽引如提攜物然則童
子必兩手恭捧長者之手致親敬也負古背通負劍
謂長者以手加童子肩背挾之腋下如帶劍也辟偏
也咡口旁也詔告語也長者於童子耳邊以口旁語
之則童子必手自掩其口而應勿使氣觸長者先生
謂父兄師長從隨行也從長者行而越路與人言是
忘其所從也遇先生于路疾趨前進不敢煩先生就
己也恐有教令正立拱手俟之與己言則對不言則
趨退不敢質問亦不敢叩所往也土高曰丘陵遲可
升曰陵嚮長者所視視東亦東視西亦西恐長者有
問隨所見對也
登城不指城上不呼將適舍求毋固將上（上聲）堂聲必揚
戶外有二屨（据）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將入戶視必

下入戶奉（上聲）扃（絅）視瞻毋回戶開亦開戶闔亦闔有後
入者闔而勿遂毋踐屨毋踖（跡）席摳（寇上聲）衣趨隅必愼
唯（上聲）諾
登高望遠人所共見自上視下人所疑忌指而呼則
驚惑者衆矣君子在車中不親指不疾言而況城上
乎舍旅館也旅邸不能無求若執平日所用[illegible]索如
意非爲客之義君子無處無物可以固求而于旅次
尤當戒也將升堂必先揚其聲使內人知避也古人
席坐脫屨而升羣坐惟長者一人脫屨於戶內餘皆
脫於戶外外有二屨則在坐非一人語聞于戶外則

可入不聞恐有密不當入也入戶視必下不欲掩人所私也扃鉉通門內外拴鈕也排戶而入則兩手捧持其扃勿左右回視戶初或開或闔旣入使開闔如初不違主人意也當闔而有後入者則闔勿盡恐拒後入者也毋踐屨不踐蹋先入者所脫之屨踖亦踐也長者所居席端爲上長者先登則後來者自前序升如歷長者之位以就己位是謂之踖席也摳提也手提其衣便坐也隅席角末坐也趨者趨席末由末升也慎唯諾長者有問唯諾必中節也

按此類皆儀文末節然皆心術所形心苟不存則倒

行逆施故曰德言愼禮言恭惟盛德之至動容周旋無時無處非禮君子所以不可斯須去身操心之謂也後多倣此

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不踐閾

造化以東陽爲生物之鄉易曰帝出乎震故禮以東爲主位人身左屬東爲陽家國天下莫不有主主不可移可移則非主故賓雖尊而必右主雖讓而必左君者國之主其出入尚東由左門兩扉闑植木當扉曰闑出入者由闑左右闑東西自定左右隨身出入君自內南面東出由闑左入由西亦闑左也臣自外北面東入爲闑右出由西亦闑右也入由闑西則疑于爲賓出由闑東則疑于爲主故不敢也在他國則否閾門限踐則不敬且防傾跌

凡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客至於寢門則主人請入爲席然後出迎客客固辭主人肅客而入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主人固辭然後客復就西階主人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拾級聚足連步以上上於東階則先右足上於西階則先左足

由外至內非一門寢門[redacted]最近內而進則升寢堂矣

大門讓客先入及寢門主人先入設席然後出迎客致專敬也客固辭則主人止而肅客入肅謂俯首揖而進之即肅拜也入門左右皆以身爲槷自外入東爲右主趨東階也西爲左客趨西階也客若降等謂客分卑于主主爲大夫客爲士之類則就主人之階示隨行不敢當賓也待主人固辭而後就西再讓曰固辭主人先登分尊也拾更迭也級階梯也兩足更迭升前足俟後足至而前足更上也猶雜記拾踊射禮拾取矢之拾聚足謂兩足聚一級連步階梯非一也東階先右足西階先左足順入門之左右主賓相

顧也
帷薄之外不趨堂上不趨執玉不趨堂上接武堂下布
武室中不翔並坐不橫肱國平聲授立不跪授坐不立
帷幔也薄簾也趨直前疾進也見長之禮以疾爲敬
帷薄之外不見尊者可自紓則不必趨堂上地迫執
玉恐墜皆不可趨武足也取强立意凡上文下武左
文右武冠下曰武所以爲固也足下曰武所以爲壯
也堂上不趨足跡相接舉步狹也堂下地稍寬可開
步布散其武也張拱緩步曰翔室中愈迫非脩容之
所肱手臂橫張兩肱恐妨並坐者凡授物長者立則

己不必跪恐勞長者俯也長者坐則己跪而授之不
敢俯臨長者兩足並坐曰跪
按趨翔跪皆所以爲敬然以趨爲敬亦有不必趨者
以翔爲敬亦有不必翔者以跪爲敬亦有不必跪者
節文雖多時中而已故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明
于細而大可知
凡爲長者糞之禮必加帚於箕上以袂拘溝而退其塵
不及長者以箕自鄉向而扱插之奉上聲席如橋衡請席
何鄉請衽壬上聲何趾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東鄉西
鄉以南方爲上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函丈主人

跪正席客跪撫席而辭客徹重席主人固辭客踐席乃
坐主人不問客不先舉將即席容毋怍兩手摳衣去齊
咨尺衣毋撥剥足毋蹶貴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
之戒勿越虛坐盡上聲後食坐盡前坐必安執爾顏長者
不及毋儳暫言正爾容聽必恭毋勦說毋雷同必則古
昔稱先王
糞掃除不潔也帚所以掃箕所以盛糞以帚加箕上
捧之而進退也一手提帚一手舉袂環障帚外且掃
且移卻步而退使塵不及長者拘鉤通舉袂內向如
鉤也掃畢以箕內向扱地斂取糞壤不以箕向長者

既掃布席兩手奉席高如橋平如衡長者欲坐請問
面向何方長者欲卧請問足向何方衽卧席也凡坐
隨陰陽如南向東向之席坐于陰方則皆上右蓋南
向以西爲右東向以南爲右也北向西向之席坐于
陽方則皆上左蓋北向以西爲左西向以南爲左也
凡飲食之席賓主不相對非飲食而講說之席則對
設凡席制廣三尺有奇兩席合中間空地約共一丈
函合也跪膝著地也主人跪而正客之席敬客也客
以手按席止之不敢當也重席所以優客固辭再辭
也凡辭初爲禮辭再爲固辭三爲終辭踐席客將坐

也客坐主人乃坐坐定主人先問勞客客不先舉問也凡卽席容貌端好舒徐勿矜持慌怍也將坐必兩手摳提衣旁使邊齊離地尺許然後坐以便起居也齊一作齋衣下邊也撥開散也蹶掣動也坐必收斂衣服足無動搖也席間遇長者書簡琴瑟當前必跪而遷移之愼勿跨越也虛間並坐陵越向前則疑于先人非謙也當食並坐偃仰退後則似輕主人之饌不敬也卽下文無餘席之意或云盡前者以俎豆在前就之恐汙坐席也儳攙通越次也勦說猶亂說便給爭勝之狀雷同附和阿比之狀準古昔稱先王言

皆舊典可徵可信也

侍坐於先生先生問焉終句則對請業則起請益則起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侍坐於所尊敬無餘席見同等不起燭至起食至起上客起燭不見見跋鈸尊客之前不叱狗讓食不唾拖去聲　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撰選杖屨視日蚤莫侍坐者請出矣侍坐於君子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侍坐於君子若有告者曰少間閒願有復也則左右屛而待

問終乃對不敢儳也古者席地坐以兩膝著席兩股著足有請則伸股起起有二長者坐少者請業請益問更端之類則膝跪而股起燭至食至上客至之類則足立而身起也請業問所習學之事請益既告而復問也諾者應之徐唯者應之疾無餘席者坐垂席端恭敬不寧之貌侍先生坐見同等者則先生亦其同敬敬有所專不敢顧私故不爲起燭至起以時變也食至起敬主人之供也上客起非同等長者之所敬亦敬也古者以薪炬爲燭燒餘爲跋勿使客見恐其厭久也叱狗惡聲嫌暴怒也讓食而唾近穢惡也吸氣曰欠舒體曰伸欠則氣乏伸則體疲撰古算通心計貌將起尋覓杖屨也視日早晚思息也皆厭倦

之客更端更舉一事問也起而對待命復坐也有告者他人告君子也少間須少空間也復白也必空間而後白則幾事也屛退也左右隨便也屛隱而待不敢干其私也

毋側聽毋噭叫應毋淫視毋怠荒遊毋倨立毋跛坐毋箕寢毋伏斂髮毋髢替冠毋免勞毋袒暑毋褰裳侍坐於長者屨不上於堂解屨不敢當階就屨跪而舉之屛於側鄉長者而屨跪而遷屨俯而納屨

毋側聽毋側耳探聽人之私也應必和平毋噭號暴厲也視必直毋流移邪眄免也怠荒謂身體放散不

收也遊行也倨驕傲也跛偏欹也箕坐伸兩足狀如箕舌也伏覆也以胸腹帖席也斂髮以纚韜髮也髢假髮一云髮勿使髮垂如髢也免脫也非凶事不脫冠袒解衣露體也雖有疲勞之事不得肉袒雖當炎暑不得揭下裳取涼也屨賤少者屨尤賤長者坐於室則著屨升堂而脫之戶外以入長者在堂則屨不上堂而脫之階下以升屨有繫解之不敢當階爲妨後升者有事暫起就階下著屨必跪而舉屨屏於側著不當階也禮畢退長者送已向長者前著屨屨在階側跪而遷移近已勿妨長者降也俯而納屨不跪者納屨足在前也

離坐離立毋往參焉離立者不出中間男女不雜坐不同椸(移)枷(架)不同巾櫛不親授嫂叔不通問諸母不漱裳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

離猶麗也兩相與曰麗兩成離加一爲參兩人同坐立必有所私毋往參之道遇麗立者行其旁毋出其中間枷架同置衣服之具橫者曰椸巾以拭汗櫛以理髮問贈貽也詩云雜佩以問諸母父妾之有子者

漱浣也裳褻服不使漱裳惡瀆尊遠嫌也內言外言男女各職也梱門限也內外有限男女不相通言也纓佩也條組之屬女子既許嫁佩纓成人之飾也大故謂病喪之類非是不入其門門謂女子所居室之戶女子子卽女也重言子者别于男子之爲子也兄弟謂姑姊妹女子子各有兄弟也坐食男子在堂則婦人在室

父子不同席

古者一席坐四人父子同席則尊卑無等父必異席

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故日月以

告君齊戒以告鬼神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以厚其别也取(去聲)妻不取(上聲)同姓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

行媒謂媒氏通往來也名謂男女之名受幣謂納幣以後乃通交相親也周禮凡判妻入子者媒氏書之以告君也告鬼神者告其先祖非是則無别爲此以厚别也厚猶遠也妻取同姓則近于禽獸妾或不知姓亦必卜之以決疑也

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弗與爲友

寡婦之子弗輕與之爲友避嫌也見謂其子有德業聞望表見于世無所見而友其子欲何爲乎所以嫌

也

賀取妻者曰某子使某聞子有客使某羞

凡以財慶人曰賀昏禮無賀以人子將有嗣代之變也如賀則直云某聞子有客使某來進食不直言賀也某子賀者名使某使者自名羞進食也

貧者不以貨財爲禮老者不以筋力爲禮

貧者不能備將禮之物老者不能任行禮之勞禮不在儀文故無財亦可行也禮不在周旋故衰老亦可行也不然豈貧者老者遂無禮乎故曰禮云禮云君子義以爲質此之謂也

名子者不以國不以日月不以隱疾不以山川

子生三月而父名之義方之始不可不慎以國則僭上以日月則褻天以隱疾則貪菑以山川則瀆神推而廣之必正乃順隱疾隱諱之疾如目疾名瞎足疾名跛之類

男女異長男子二十冠而字

異長各自爲伯仲男子之長幼達于四方女子之長幼閨門之內耳故不相雜男子冠而字之重成人不斥其名也

父前子名君前臣名

名謂自稱與稱同輩皆以名父尊于一家子自稱及稱家衆皆以名也君尊于國臣自稱與稱他人皆以名也春秋傳鄢陵之戰晉侯陷于淖欒書欲載晉侯鍼曰書退鍼書之子也對晉侯稱書是君前子亦名父他可推

女子許嫁笄而字

女子十五以上皆可許嫁許則十五而笄未許則二十亦笄矣字之亦敬其名也

凡進食之禮左殽右胾(志)食(嗣)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膾炙(隻)處外醯醬處內葱渫(渫)處末酒漿處右以脯脩

置者左朐(劬)右末客若降等執食興辭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主人延客祭祭食祭所先進殽之序徧祭之三飯主人延客食胾然後辯殽主人未辯客不虛口

殽牲體熟而升之俎也胾純肉切而盛于豆也謂之殽者骨肉雜也禮重骨賤肉故左殽右胾食飯也殽食爲主故居左肉汁爲羹羹陪食故居右細切爲膾燒肉爲炙盛之以豆居食羹之外也醯醬屬或云醯也醢通爲醬醢醬之類不一皆所以和諸饌亦盛以豆居殽胾之內也葱渫所以爲和也渫當作脣內則云脣桂與薑士喪禮云醢醢脣是也亦盛以豆居諸

饌之末與諸飮之屬周禮有三酒六飮居右與羹近取便也脯脩皆乾肉薄析曰脯脯始也始成爲脯捶而施薑桂曰腶脩脩治也治而後成也朐屈也末謂兩端乾肉屈中而以末端向右食脯先末便于擘取也降等謂客分卑於主人也執食起辭如儀禮臣食于君先捉飯而起欲往食于堂下之類主人起止客然後客坐也延請也食每品取少許置于豆間之地以祭先代造食之人不忘本也若敵客則自祭不須延請若降等之客待主人延請而後祭也凡祭食之禮祭其所先進之食後進者後祭之各以進殽之序

祭之必徧也飯食飯也三飯三食也毎飯皆食殽擩以醢醬殽與飯爲正饌三飯竟主人乃延客食胾然後徧食各殽辨徧通周也必俟主人食殽徧而後客止如主人方食客虛口不食是違主人之意也

按飮食人之大欲無禮則亡厭故先王因飮食行禮俎豆有常品陳設有定位以將敬而導讓也苟薦獻有文辭受有節豐儉有數因時制宜皆可名禮故夫殽胾之左右羹炙之內外脩脯之本末主客之拜興善用禮者不簡不煩當乎人情愜乎事理合乎時宜所謂義以爲質禮以行之遜以出之信以成之如是而已故禮有情有文非徒鼎俎之多寡左右之陳設一一依倣陳跡如鄭康成輩牽强附合虛敝精神無適于用耳

侍食於長者主人親饋則拜而食主人不親饋則不拜而食共食不飽共飯不澤手毋摶(團)飯毋放飯毋流歠毋咤(查)食毋齧骨毋反魚肉毋投與狗骨毋固獲毋揚飯飯黍毋以箸毋嚃(答)羹毋絮羹毋刺齒毋歠醢客絮羹主人辭不能亨客歠醢主人辭以窶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毋嘬炙(隻)

主人卽長者饋進饌也共食與人同席食也非賓主

勸侑而飽則所取多矣共飯與人同器而飯也古人飯以手不澤手手必潔也治汙曰澤汗出曰手澤涎沫曰口澤凡涎沫著手羹汁染手皆謂之澤人所穢惡也摶飯圍取飯欲其多也放飯捨食也流歠亟飮也咤口舌聲齧骨嚼骨有聲反魚肉以所食餘反于器也投與狗骨則賤主人之物固獲堅取必得也揚飯去熱急於食也飯黍以匕不以箸者以食殽非飯黍也羹有菜食用箸嚃以口遝取也絮羹別取蔬品入羹和之也刺齒剔齒也醢醬屬味鹹以殽擩食之非可歠也可歠則味必淡故客絮羹則似調和未善

主人辭以不能亨客歠醢則似醢味薄無穀可飽故
主人辭以貧窶濡肉輭溼之肉齒決以齒斷而食之
不須手也乾肉脯脩之類必手擘之而後可食用齒
決斷則失容也一舉盡臠曰嘬以上數者皆貪饕粗
率之狀君子于觴酒豆肉未嘗不退讓以養廉也
卒食客自前跪徹飯齊(齎)以授相者主人興辭於客然
後客坐侍飲於長者酒進則起拜受於尊所長者辭少
者反席而飲長者舉未釂(醮)少者不敢飲長者賜少者
賤者不敢辭賜果於君前其有核者懷其核御食於君
君賜餘器之溉者不寫其餘皆寫餕(俊)餘不祭父不祭

子夫不祭妻御同於長者雖貳不辭偶坐不辭羹之有
菜者用梜(夾)其無菜者不用梜為天子削瓜者副(劈)之
巾以絺(音)為國君者華(花)之巾以綌(隙)為大夫累(倮)之
士疐(帝)之庶人齕(覈)之
卒食食畢也客自出向席前跪而取己所食之飯與
醬齊授佐食者將以持歸卒主人之惠也齊與韲通
即葅醢之葅獨徹飯齊者食以飯齊為主也唯受食
於尊者親徹賓若敵則主人起辭客坐而相者代徹
也尊盛酒器尊所置酒尊之所謂之尊者燕飲主酒
主為尊也故主人當尊天子諸侯飲其臣則專尊燕

與鄉飲則尊在房戶間賓主共之主尊賓賓尊主之
義也故長者就尊酌酒少者必起就尊所而拜長者
辭拜少者乃反席飲俟長者飲盡釂而後少者乃敢
飲盡飲曰釂君前食果不敢棄其核即勿投與狗骨
之意御食於君如為君佐食之類非侍食也侍食則
不必賜餘矣器之溉謂如賜爵之類禮所必洗則即
其器食之不必更瀉之別器也如其器未可便洗者
則當瀉于別器食之不敢與君同器也食餘曰餕尸
餕鬼神之餘臣餕君之餘賤餕貴之餘下餕上之餘
餕餘皆有豆間之祭但不可以祭先祖與他鬼神故

孔子君賜食先嘗不祭惟腥則熟以薦也子生則餕
父之餘子死則父不得以己所食之餘祭之妻生則
餕夫之餘妻死則夫不得以己所食之餘祭之而況
祖考與外神乎御同於長者謂同長者食也凡用物
當前曰御貳倍也同長者食雖盛饌與長者為貳不
必辭以其為長者設也偶遇也遇則成偶遇席偶坐
雖盛饌非為己設亦不必辭也梜箸也鉶羹菜和用
箸大羹無菜乃可歠也為天子削瓜副之副劈同析
破也以細葛巾覆之而進華花同半破如花開不斷
也葛之粗者曰綌累倮通但華之而不用巾猶橫亏

之云剝貝也寔蒂通亦不華但去其蒂而已齕之亦
不寔以齒自齕而已
按玉藻及士相見禮皆云君賜爵卒爵而俟君卒爵
是以先飲爲禮也故禮不必强同因時制宜敏於從
尊者之命先飲可也讓以待尊者之命後飲亦可也
解者謂公私不同飲豈私燕遂無導飲之禮乎長者
有賜當受亦有義不可受雖君命辭若子思之鼎肉
孟子之兼金是也削瓜細事諸侯以下不得勞明微
辨等云爾非謂庶人之瓜但可斷蒂而勞瓜者皆犯
禮也解者曰公庭大會則爾非謂平日然則禮從公

庭有之平日無禮乎且庶人何得與天子同堂食瓜
附會不得而强爲之說也大抵禮者人情耳無恭敬
之心非人也無是心則講求是禮有是禮則反求是
心今不求制禮之義與行禮之心但比擬求合于古
人之跡牽强支離亦不可行矣
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食肉不
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怒不至詈(利)疾止復
故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
不櫛不櫛髮也首必櫛而後加冠冠而不櫛匆遽之
至也翔緩步也惰慢也不惰言語較平時迫切也君

子無故不去琴瑟父母疾則不樂也變味謂厭飫知
味也變貌謂酣醺改色也齒本曰矧笑而見矧是劇
驩也怒罵曰詈怒而至詈是忘憂也有憂如親疾大
患難之類側獨也猶儀禮側尊側授之側側席謂獨
席不别設席待賓也專席謂不與衆人共坐吉凶不
相襲也
水潦降不獻魚鼈獻鳥者佛(拂)其首畜鳥者則勿佛也
獻車馬者執策綏(雖)獻甲者執冑(宙)獻杖者執末獻民
虜者操右袂獻粟者執右契獻米者操量鼓獻孰食者
操醬齊(霽)獻田宅者操書致凡遺人弓者張弓尚筋弛

弓尚角右手執簫左手承弣(撫)尊卑垂帨若主人拜則
客還(旋)辟(闢)辟(避)拜主人自受由客之左接下承弣鄉(向)
與客並然後受進劍者左首進戈者前其鐏(贊去聲)後
其刃進矛戟者前其鐓(隊)進几杖者拂之效馬效羊者
右牽之效犬者左牽之執禽者左首飾羔鴈者以繢受
珠玉者以掬受弓劍者以袂飲玉爵者弗揮凡以弓劍
苞苴簞笥問人者操以受命如使(去)之容
水潦方降則魚鼈不足貴故不以獻于尊者獻鳥者
必捩(列)轉其首止其喙而防其逸也如欲畜之則勿
拂恐其傷也佛拂通車馬不可以登堂獻則執撻馬

之策與升車之綏先之冑在首甲在身呈冑自知有
甲矣獻杖則執末授長者以本也民虜戰勝所獲之
人獻則操持其右袖防有異志也獻粟收取必以契
契必合兩書契先右執右爲尊也鼓量器操量鼓進
則知有米也粟久儲故執契米即用故執量醬齊所
以和味先醬齊自知有熟食也書版冊也獻田宅以
書致之凡弓筋在外角在內授張弓筋向上授弛弓
角向上使兩梢下垂便于授也簫弰通弓末也弣弓
中央把處如花之有柎故名弣右手執弰左手承弣
便也尊卑謂賓主無貴賤一也垂帨猶垂佩帨佩巾

賓主授受身皆磬折其佩懸而垂也客謂使者主人
拜而後受客執弓旋辟以避其拜還辟回旋開辟也
但避不答拜者主人拜聘主非拜使者也主人自受
謂不遣人代也由客之左客自外入則西爲左接下
亦右手執簫卻左手挨客之下承其弣也鄉與客並
謂與客並立同向然後受之不逆受也進劍以把爲
首左其首尊者在左以首授之避刃也戈如戟旁有
橫刃向下所謂鉤戟也矛似鋋而三隅戟兩旁皆有
橫刃向上鐏鐓皆柄下鐵銳者曰鐏平者曰鐓前鐏
鐓亦避刃也進几杖者必拂去其塵效猶呈也馬與

羊右手牽之便用力也犬左手牽之以右手防齧噬
也執禽皆左其首尊者在左以首向之也獻羔鴈者
畫布飾之受珠玉者以兩手掬之受弓劍者以衣袖
承之飲玉爵者雖有餘瀝不揮洒防失墜也苞包裹
之苴承藉之或以葦或以茅魚肉之類也竹器圓曰
簞方曰笥盛飯食之器也凡操持此物遺人者受使
命之初即如出使在彼之容則臨事可無失禮矣

凡爲君使者已（以）受命君言不宿於家君言至則主人
出拜君言之辱使者歸則必拜送于門外若使人於君
所則必朝服而命之使者反則必下堂而受命

朝受君言夕舍于郊故曰不宿於家朝服而命之則
拜送反受命亦朝服可知拜君言之辱朝服又可知
已

博聞強（平聲）識（志）而讓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君子不
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
多學而不傲以自用篤于行善而不以少得自止
斯誠君子矣人有好于已勿求其好之必盡人有忠
于已勿責其忠之必竭如此則我望人不過厚而人
施于我易爲德彼我之間可常繼全交之道也

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爲王父尸子不可

以爲父尸爲君尸者大夫士見之則下之君知所以爲尸者則自下之尸必式乘必以几

禮古禮也祖父憐孫之幼常擁抱之子長則不抱父嚴祖慈人情也記者引此以明孫爲祖尸之意蓋惟其死則爲尸故生則鍾愛曾子問云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意與此異王父祖父也君尸謂天子諸侯祭祀公卿大夫爲尸者已筮已宿大夫士遇于外則下車敬之也君遇于路知其臣已筮爲尸者亦下車尸皆式于車上答之也尸乘車必加几于式使憑以優之也

按古者惟祭殤無尸內外之神祭皆以尸內神用同姓外神不擇姓勝國之社稷則士師爲之宗廟之祭主人之子爲之使其父北面拜其子近逆飲食生人以爲鬼近戲此古禮之不可强通于後世者也

齊側皆反者不樂不弔

遇大事而齊戒則不爲樂不弔哀專志以養誠也

居喪之禮毁瘠不形視聽不衰升降不由阼階出入不當門隧居喪之禮頭有創平聲則沐身有瘍羊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疾止復初不勝升喪乃比於不慈不孝五十不致毁六十不毁七十惟衰催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內生與來日死與往日

孝子哀痛自不免於毁瘠然使銷肌見骨則反傷生使耳目昏亂則反廢禮升降不由阼階不忍歷親之位也出入不當門中道不忍踐親之迹也居喪不整容故不沐浴不甘味故不進酒肉然有瘡瘍沐浴可也有疾病酒肉可也疾止復初仍不食也孝子之身親所寄託之身以啓後則爲慈以承前則爲孝苟過哀傷生廢禮謂之不勝喪雖慈孝乃比於不慈不孝者不致毁不極毁傷也年愈衰則哀當愈節孝子居喪三年是生者來之日也父母喪已三年是死者往

之日也生者不忘久而若暫死者不生近而若遠與猶數也生數來日如親死四日成服喪禮以爲三日祥禫皆越月而後祭祥雖兩期而從吉直須二十七月是生者之喪必數來日也死數往日如親喪二十五月實得兩期遂爲三年是死者之期但數往日也數來者雖久猶若未久孝子自盡之心也數往者未久以爲久孝子思親之心也聖人制禮斟酌情理而損益之也

按前云爲人子者居不主奧行不中道立不中門故居喪不由阼階出入不當門隧猶親存也故曰事死

如事生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禮者人情而已非泥跡也孔疏謂祔祭以後得升阼
階引雜記弔者入主人升堂西面爲敬賓乃由阼恐
亦不止此顧其心何如耳泥跡比擬非禮之義
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知死而
不知生傷而不弔弔喪弗能賻(附)不問其所費問疾弗
能遺不問其所欲見人弗能館(去聲)不問其所舍賜人者
不曰來取與人者不問其所欲適墓不登壟助葬必執
紼臨喪不笑揖人必違其位望柩不歌入臨不翔當食
不歎鄰有喪舂不相(去聲)里有殯不巷歌適墓不歌哭日

不歌送喪不由徑送葬不避塗潦臨喪則必有哀色執
紼不笑臨樂不歎介胄則有不可犯之色故君子戒愼
不失色於人
恤生曰弔哀死曰傷二者非可混施也以財助葬曰
賻問人之乏而不能濟是失言也賜人而使之來取
是無禮也與人而問所欲是矜惠也壟墳也登墳則
躪蹴死者不敬也引棺之索曰紼助喪本爲相事非
爲客也故必執紼示效力也與人揖必出位以變爲
敬也入哭人之喪勿舒徐翔行也憂則廢食食則輟
憂非歎所也五家爲鄰鄰有喪舂米者不唱和相助
也二十五家爲里不巷歌不歌於里之巷也送喪由
徑避泥水是憚勞也身被介胄則必有不可犯之
色臨喪則必哀戚之色故君子每事戒愼必誠必信
服必稱情外必由衷不失色於人也
國君撫式大夫下之大夫撫式士下之禮不下庶人刑
不上大夫刑人不在君側兵車不式武車綏(芮平聲)旌德
車結旌史載筆士載言前有水則載青旌前有塵埃則
載鳴鳶前有車騎則載飛鴻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前有
摯(至)獸則載貔(皮)貅(休)行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青龍而
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進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

其局父之讐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讐不反兵交遊之讐
不同國四郊多壘(累上聲)此卿大夫之辱也地廣大荒而
不治此亦士之辱也
撫俯憑也式車中較下橫木有所致敬則俛而以手
撫之如過宗廟之類君所撫式大夫過則下大夫所
撫式士過則下朝廷之禮論爵庶人無爵故禮無下
逮庶人者大夫近君有罪則議周禮有八議不可議
同姓則刑于甸師勿使人見異姓則刑于朝不棄市
以重有爵也有罪被刑之人不使近君側防懷怨也
兵車尚威猛而不讓故不式武車即兵車旌載于車

上綏綏道散垂貌詩曰淑旂綏章武容飛揚故散其
旌垂綏然也德車文車貴安恬故纏結其旌史載筆
謂君行史官載筆隨以記事也士掌故官屬言謂訓
典前謂前驅君行師從前驅遇變必舉類示後使知
備也載舉之車上也靑靑雀水鳥旌畫靑雀于旌上
塵埃起則前有衆伏風能揚塵鳶鳴多風故舉鳴鳶
也見車騎成行則舉飛鴻鴻飛成列也士師掌刑殺
之官在前謂爲先鋒舉虎皮以張威武也前遇猛摯
之獸則舉貔貅之象使衆知備也此四者畧舉其類
蓋師行人衆有急未可言傳但舉旗幟以齊三軍之

耳目也下文因以五方旗色承之行謂行師凡軍前
爲南鳥南方七宿朱火色前建鳥旗七斿以象鶉火
鳥宿之屬有星星凡七星也武北方七宿玄水色後
建龜旐四斿以象營室武宿與東壁連體四星也軍
東爲左龍東方七宿靑木色左建龍旂九斿以象大
火龍宿之屬有尾尾九星也軍西爲右虎西方七宿
白金色西建熊旗六斿以象伐虎宿與伐參連體六
星也招搖天中北斗七星上謂中軍北斗杓轉衆星
隨之故居中央軍行爲五方之旗法五星以指揮士
卒而招搖在上者將帥居中舉招搖之旗督作三軍

之武怒也急猶督也繕猶作也度謂進止之律局謂
部分皆所謂軍禮也下文因以敵讐承之不共戴天
猶言不與同生也不反兵謂不待還取兵兵常自隨
也四郊城外四郊壘屯軍之壁卿大夫不能謀國致
寇納侮士未遠於庶人食祿代耕而不勤民事各以
爲辱也

按父讐三語言帥臣分閫敵愾之義四郊二語言人
臣謀國任事之忠或古聖有爲而言猶速死速朽之
類如春秋魯莊公忘父讐爲齊諸兒主婚儒者矯其
非遂以報讐爲大義後儒遂緣飾大復讐之例要之

非通論也傳記成于後儒手非先聖之舊而此一節
多春秋諸侯盟會征伐之事非先王巡狩朝會太平
之文物所述前載後備皆倉卒道路掩薄權宜之術
靑龍白虎招搖等名後世緯稗小說非聖人雅言所
執之禮鄭康成輩每屈經從緯禮壞經訛由訓詁始
也

臨祭不惰祭服敝則焚之祭器敝則埋之龜筴敝則埋
之牲死則埋之凡祭於公者必自徹其俎

不惰祭如在也祭服祭器敝壞以他用則褻神故焚
而埋之牲擾牲未用死與犬馬之屬皆是人臣助祭

于君有獻俎祭畢各歸之臣必自徹者不敢當賓也
鄭謂獨士當自徹亦拘也
卒哭乃諱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逮事父母則諱王
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君所無私諱大夫之
所有公諱詩書不諱臨文不諱廟中不諱夫人之諱雖
質君之前臣不諱也婦諱不出門大功小功不諱入竟境
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
卒哭謂朝夕哭也未葬哭不絕聲既葬返而三虞惟
朝夕哭思至哭故謂之卒哭卒哭則祔主于廟乃有
謚以易名名所以名其質也人死質藏則名隱孝子

聞名思親不忍舉也鄭謂生不諱名非也人子于親
生死同死不忍聞生亦不敢斥但生則名有必用不
可盡諱死則名不復用謚方新而名可釋矣故諱自
卒哭始卒哭之日生事終而死事初也嫌名名不同
而音相近二名二字爲名偏舉一字則不諱蓋禮至
諱名而尊崇哀敬之情極矣惟三年之喪爲然期以
下無此禮期喪有諱惟王父母而王父母之諱亦以
父之所諱諱之苟子幼孤不及見事父母未嘗聞父
之諱祖則已亦可不諱矣凡諱惟在家則然在朝廷
君前雖子不得諱父在大夫之家國之所諱者則諱

之亦無私諱也不以諱改詩書之語不以諱易記載
之文恐其害義理也廟中有先祖在則尊無踰者故
皆舉名如雝詩禘太祖則文王之名亦不諱也君夫
人之諱卽君夫人之名質猶當也雖當君前臣亦不
諱其非君前與非臣可知何也婦人尊貴者之名惟
諱於閨門中門外非婦人得預也大功小功服殺分
輕故不諱孔氏謂大功小功亦當從父之諱是拘于
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之文而失其解者也蓋禮至
于諱事愈輕而情愈重非君父無是豈可槩施乎入
竟入國之界首入國入城中入門入主人大門亦畧

言其義始必待入城而後問俗及人之門而後問諱
亦迂矣是鄭康成之禮也
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凡卜筮日旬之外曰遠某日
旬之內曰近某日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曰爲去聲日
假爾泰龜有常假爾泰筮有常卜筮不過三卜筮不相
襲龜爲卜筴同策爲筮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民信時
日敬鬼神畏法令也所以使民決嫌疑定猶與去聲也故
曰疑而筮之則弗非也日而行事則必踐之
舊說外事謂巡狩朝會征伐之類內事謂宗廟祭祀
冠昏之類天干五奇甲丙戊庚壬爲剛日五偶乙丁

己辛癸爲柔日外剛内柔外陽内陰也其說蓋附會小雅吉日之詩郊特牲云郊用辛郊亦外事也而辛又用柔又云社日用甲社后土陰也而甲又用剛喪祭鬼事用柔日可也冠昏人事何以用柔女昏爲内事可也男冠何以稱内其說未足憑聖人用禮未嘗爲此拘拘也卜筮日謂卜筮其行禮之日旬内外謂卜十日内外也曰遠某日近某日者命龜筮之辭喪事謂葬與祥禫之類奪哀之事則先遠日示不急也吉事謂祭祀冠昏之類則先近日情欲伸也先謂不從乃改擇也曰亦命辭假借也言爲擇日借爾泰龜

泰筮也泰尊之之辭有常信之之辭吉凶有常故可信也卦成于三故卜筮三不吉則不復問也襲重也三卜不吉則止不可重筮三筮不吉則止不可重卜也筴策同以蓍草爲籌也卜筮之設非倚鬼神而忽人謀聖人謀已定矣聖人所信者衆人所疑法令所不能行者借鬼神以定之此聖人神道設教之權故曰所以使民非爲己也所以使畏法令非畏鬼神也所以決民之嫌疑定民之猶豫非聖人嫌疑猶豫待卜筮決定之也嫌疑未明也猶與未斷也與作豫此數語善言卜筮若後儒言卜筮以人事仗鬼神豈聖人作易本義哉既疑而筮之筮定則不當復疑既諏日而行事得日則當必踐此教人勿疑也鄭改踐作善

按鄭以踐作善因春秋葬敬嬴與定公皆改日違卜左傳譏以爲禮鄭遂謂日可以不踐非也卜筮已定已決而又不踐何取于決疑定猶豫乎鄭之譸張附會類此

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已駕僕展軨(零)效駕奮衣由右上(上聲)取貳綏跪乘執策分轡驅之五步而立君出就車則僕并轡授綏左右攘辟車驅而騶(驟)至于大

門君撫僕之手而顧命車右就車門閭溝渠必步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綏若僕者降等則受不然則否若僕者降等則撫僕之手不然則自下拘(溝)之客車不入大門婦人不立乘犬馬不上於堂故君子式黄髮下卿位入國不馳入里必式君命召雖賤人大夫士必自御之介者不拜爲其拜而蓌(剉)拜祥車曠左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左必式僕御婦人則進左手後右手御國君則進右手後左手而俯國君不乘奇車車上不廣欬(聲)不妄指立視五嶲(攜)式視馬尾顧不過轂國中以策彗卹(句)勿驅(句)塵不出軌國君下齊(齋)牛式宗廟大夫士下公

門式路馬乘路馬必朝服載鞭策不敢授綏左必式步
路馬必中道以足蹙路馬芻有誅齒路馬有誅
此節言乘車之禮僕御君車者大夫士也策刺馬杖
將駕别有人牽馬就車而僕臣執策立馬前監之軨
車式前欄楯君所憑處以簾覆之故須展視也效駕
試習也奮衣攝衣或云振衣去塵致潔也由右升者
左當君位避也貳副也綏挽以登車之索也取自取
也凡車兩綏正綏曰良綏僕者負之君升執之副綏
曰散綏繫車上僕與戎右升執之凡乘車倚較立效
駕則跪示敬也右手執策分四馬八轡以驂二轡繫

軾前其六轡左執三右并策執三分轡乃驅試之五
步而止待君出也君出就車僕以六轡併一手以一
手取正綏負之授君挽以升僕乃左右攘辟人避道
乃驅車也攘揮也辟開也騶猶馳也凡御車僕中立
君左勇士右恐衞大門君外門天子五門諸侯三門
君由內門登車勇士尚未登車右卽勇士也車至大
門外君乃按撫僕手止車顧命勇士登門外備非常
也行過門閭溝渠勇士必下步行蓋過閭里君式則
臣當下又門閭防姦宄溝渠防險阻也凡御者授綏
登者分尊乃可受不然讓無受也卽尊者當受亦必

撫止御者之手以示少讓其不當受者則自御者手
下拘其綏自執之以升也凡賓客乘車不得入主人
大門敬主也凡婦人乘車不得如男子倚立避外也
凡庭實犬馬不上於堂賤畜也此皆所謂賓義之禮
也故君子在車見黃髮則式敬老也過卿大夫之位
則下敬貴也入國不馳衆所聚也入里必式父兄親
族所居也奉君命有所徵召其人雖賤無爵而大夫
士以君命往其人來亦必親爲之御君之所敬亦敬
之也披甲鎧者不屈體拜蓋文武不同容冠冡縱縱
則其拜也和順而拜也甲冑鎧鎧則其拜也判折而

拜容不稱服也祥車送葬之車乘則虛左死者之靈
居車左避也乘君車謂君出副車從臣代君乘則不
敢虛左不以凶事擬君也然立君之處必憑式以示
不安也御婦人之車婦人在左御者進左手執轡面
向右遠嫌也御君以右手執轡面向左不敢背君而
身常俯示恭也名器莫重于車周禮五路六等之數
皆有正法不如法者謂之奇車不軌不物則君不乘
車上居高擧大欬手妄擧非靜正之容也立謂倚較
立嵩規通車輪一轉爲一規五嵩謂輪五轉輪高六
尺六寸圍一丈九尺八寸五輪之地九丈九尺每步

六尺蓋十六步半也車上立視遠不過此有所敬而
式則目不得過馬尾馬尾近車闌也左右視曰顧不
得過轂轂在車兩旁顧過轂則掩後人之私也車入
國中不馳則不用鞭策彗策末也卹撫摩也以策彗
撫恤其馬勿令疾驅垂鞭信步塵不揚出軌外也鄭
以勿字連上讀作沒鑿也凡國君乘車過大祭之牛
必式過宗廟必下下牛式廟文誤也路馬君馬駕路
車者人臣或效駕或乘副車必朝服致敬也載鞭策
載而不用也不敢使僕授己綏自奮衣上也不敢曠
左左必式也步路馬謂君出牽馬以駕或君歸稅駕

也必中道不行邊側也路馬所食車以足蹴踏之是
蔑視乘輿也齒謂問馬之年齒馬老則要駕故忌之
誅謂譴罰按此類蓋世諸侯貴倨之禮先王無是也

禮記通解卷一終

禮記通解卷二

郝敬習

曲禮下第二

凡奉上聲者當心提者當帶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
平衡大夫則綏妥之士則提之凡執主器執輕如不克
執主器操幣圭璧則尚左手行不舉足車輪曳踵立則
磬折垂佩主佩倚則臣佩垂主佩垂則臣佩委執玉其
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

此節記將奉授受之禮仰手當心曰奉屈臂當帶曰
提帶在腰與心之下器謂圭璋之類衡平也手以心

為衡上衡謂高於心平衡謂當心綏心下提則帶間
矣蓋分愈尊則禮愈恭非謂士與大夫之器使者遂
可忘敬也執主器通上下言之執輕如不克即論語
云執圭如不勝聘禮云執玉如重之意尚左手謂以
左手在上左尊而文右卑而武右手在下便用力也
行不舉足拖曳其踵如車輪之運不離地也磬形倨
句人身立而俛似之身俛則佩玉從傍懸出而垂也
倚謂身直立佩倚身不垂也委謂身大俯佩委于地
也蓋言主臣授受之容主立臣俛主俛臣俯也玉謂
圭璧古者以圭璧為禮執謂賓主執以相授受藉謂

以采繒包裹之所謂繅也單曰裼重曰襲玉有藉則
赤手併其繅執之所謂裼也玉無藉則以衣重掩其
手執之所謂襲也有藉而又襲則握不固無藉而裼
則手澤汙之也鄭作襲裘裼裘解非也凡言裼者袒
露之稱襲者掩護之名非但衣有裼襲執器皆然
國君不名卿老世婦大夫不名世臣姪娣迭士不名家
相長妾君大夫之子不敢自稱曰余小子大夫士之子
不敢自稱曰嗣子某不敢與世子同名君使士射不能
則辭以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侍於君子不顧望而對
非禮也

此稱謂應對之禮國君諸侯也卿老上卿世婦下夫
人一等貴妾也大夫之世臣先世之家老也姪娣亞
嫡之稱皆妾也舊謂姪即妻之兄女娣即妻之妹恐
不盡然從嫡來嫁即爲姪娣未必一室三女定嫁一
國也家相家臣之長長妾妾之有子者皆不呼其名
優禮之也君子不恃尊貴而忽其所親任以養恭敬
[illegible]頌託勸忠義也君大夫之子諸侯之大夫子也天
子諸侯對諸父及在喪自稱余小子大夫之子不得
稱也天子諸侯新立稱嗣君喪未除稱子大夫與士
之子皆不得稱也世子諸侯子大夫士名子不得與

君世子同避尊也大射禮君與賓耦臣以貴賤各自
爲耦大夫不足則使士備耦士如不能射則以疾辭
其以疾辭也則託賤事曰有負薪之憂言負薪勞致
疾也凡疾天子曰不豫諸侯曰不茲亦曰負子大夫
曰犬馬士曰負薪皆義起之名侍於君子顧望而對
非獨侍也如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子路率爾
而對是不顧望也夫子哂之曰其言不讓以此
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
如其國之故謹脩其法而審行之去國三世爵祿有列
於朝出入有詔於國若兄弟宗族猶存則反告于宗後

去國三世爵祿無列於朝出入無詔於國唯興之日從
新國之法君子已孤不更平聲名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謚
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居喪不
言樂祭祀不言凶公庭不言婦女
君子守禮不苟同于俗然亦當諳人情合時宜不必
以己意輕變俗凡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國
有舊典惟謹脩成法審慎行之使適時宜當人情而
已去國謂當世卿大夫以事出奔或被放逐自祖至
孫去國三世猶有宗人仕於故國之朝則猶故臣也
吉凶之事往來出入皆當告於故國之君若無列於

朝者可以不告但兄弟宗族有存者亦當反告於大
宗之後示不背本也若三世去國無列亦無兄弟宗
族則其家猶當守故國之禮子孫有興起仕于新國
者然後乃可從新國之法耳子生三月父名之名有
不便父更之父没子孤名不便亦不更也故春秋傳
曰君子不奪人親之所名爲其不可更也凡貴人死
累其生平爲之謚君命也亦有處士没鄉國人私謚
者公論也如父初死無謚死後其子驟貴追作父謚
是彰死者無述而以子貴要名非所以敬親也禮不
豫凶事人子於親喪尤弗忍豫然居喪不知禮無以

自盡故卽居喪讀禮如含襲斂殯成服啓殯遷柩之
類未葬之禮也虞卒哭祔祥禫之類既葬之禮也皆
於未葬時讀之既葬而祔則人事終而神事始廟祭
各有禮當於既葬讀之喪畢復吉祥禫已終思慕未
平當讀樂章如雅頌之類借弦歌以漸釋其憂痛也
居喪哀故不言樂祭事吉故不言凶公庭閭外故不
言婦女禮者因時稱情而已

振書端書於君前有誅倒筴側細龜於君前有誅龜筴几
杖席蓋重平聲素袗絺綌不入公門苞蔗屨扱揷衽厭寀
冠不入公門書方衰催凶器不以告不入公門公事不
私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廏庫爲次居室爲後凡
家造祭器爲先犧賦爲次養器爲後無田祿者不設祭
器有田祿者先爲祭服君子雖貧不粥育祭器雖寒不
衣祭服爲宮室不斬於丘木大夫士去國祭器不踰竟
境大夫寓祭器於大夫士寓祭器於士大夫士去國踰
竟爲壇善位鄉向國而哭素衣素裳素冠徹緣去聲鞮低
屨素簚覓乘髦馬不蚤爪鬋不祭食不說人以無罪婦
人不當御三月而復服

文書龜筴之類各有典司不先事夙戒臨期君前振
理顛倒反側是玩上廢職也誅責罰也龜筴所以豫

謀几杖所以優老席所以安息蓋所以蔽雨暘衣裳
重素則不吉袗單也絺綌葛類單則見體近媟慢也
公門君朝門苞作藨蒯草所爲齊衰之屨也扱衽親
初死孝子以衣前衽扱帶間匆遽之容厭冠冠伏帖
不起也吉冠峨起喪冠厭伏書方小木版既夕禮書
賵于方謂以方板書贈死之物告于柩者也凶服衰
也凶器棺椁明器之屬不以告不入謂用必告而後
入也公事謂朝政而以私議非姦則專也凡營室安
神爲急畜藏次之安身爲後凡造家具祭器爲急牲
牢之具次之自養爲後祭牲曰犧賦取諸民也無田

禄謂無采地之入無以供祭祀則不設祭器有田禄可祭則先爲祭服以祭器可暫假而徐備也貧粥祭器寒衣祭服斬墓木爲宮室皆蔑視祖考而褻瀆鬼神背禮殉私不敬之大者士大夫祭器因田禄設失位去國無禄廢祭則不宜挈祭器行以寄於故國之同爵者令可用也旣出境乃除地爲墠位回向本國哭捐親戚去墳墓無田不祭故用喪禮冠衣裳皆素有采緣者徹之著葦屨䙟軾之簚用素皮駕不剪剔之鬣馬蚤謂治手足爪鬋謂剔治鬚鬢皆容飾之事故不爲也食盛饌故有豆間之祭去國食無盛饌故

不祭不說人以無罪不以已出爲無罪向人解說也婦人不當御謂不侍寢也待三月後諸事乃復如平時皆用喪禮也愚按此臣子遭放逐之變而大去其國者如魯逐公孫歸父之類若孔子去魯焉用此爲惟春秋大夫去國者多衰世之禮也

大夫士見於國君君若勞之則還旋辟闢再拜稽首君若迎拜則還辟不敢答拜大夫士相見雖貴賤不敵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答拜者大夫見於國君國君拜其辱士見於大夫大夫拜其辱同國始相見主人拜其辱君於士不答拜也非其臣則答拜之大夫於其臣雖賤必答拜之男女相答拜也

此言相拜之禮大夫出使他國旣相見而其國君若慰勞之則逡巡還辟再拜稽首其反本國君勞之亦可知已他國君若出迎先拜使臣則使臣還辟不敢答拜嫌抗賓主避先施也自大夫以下相見不論貴賤如見賓之禮主人敬客則主人先拜客敬主人則客先拜拜則必答惟弔喪主人拜與臣見國君拜不答蓋喪禮主人哀痛拜稽顙非專爲敬賓也凶事尚質故賓無答臣見君拜非爲賓主也故君不答非此

二者拜無不答大夫見他國君拜他國君答之士見他國大夫拜他國大夫亦答之皆賓主也同國之士大夫始受命相見亦賓主也賓拜見則主拜辱唯本國君於士雖始相見士拜不答亦不拜辱以士卑也如非本國士拜君亦答而拜之以爲客也大夫於家臣雖非家老拜亦答而拜之避君也之皆指拜者男女有別他事不妄答惟拜亦相答也

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麛迷卵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縣玄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君無故玉不去身大夫無故

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
春田曰蒐搜鳥獸春生故戒多殺澤虞則禽多故不
圍羣取則絕類故不掩獸子曰麛鳥子曰卵方生故
不取五臟肺爲金周以火德王祭用所克殺牲爲膳
則祭肺凶年無盛饌不殺牲故不祭肺也馳道不除
不行幸也祭事不縣不懸鐘磬作樂也粱良也米之
精者不食食粗糲也飲酒不樂不作樂也貴賤不同
吉凶之禮各以等變玉爲貴金石次之絲又次之尊
者舉貴卑者舉賤非謂君不圍澤而猶掩羣不祭肺
而猶食粱玉不去身而但徹縣也餘可類推

士有獻於國君他日君問之曰安取彼再拜稽首而后
對大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有獻士私行出疆必請反
必告君勞之則拜問其行拜而后對國君去其國止之
曰奈何去社稷也大夫曰奈何去宗廟也士曰奈何去
墳墓也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
大夫見於國君君拜其辱故郊特牲云大夫有獻弗
親爲君之答己也君於士不答拜士有獻則當親親
獻則當拜此爲未得親拜獻因左右以致者他日君
不問則已如問前物所從來必再拜稽首而后對如
親獻之禮也人臣以私事出疆皆請於君反則必告

大夫言獻士言告勞互備也國君去國如春秋衛成
公魯昭公之類止之謂國人留之社土神稷穀神土
穀養民國之本也宗廟以祀先祖家之本也墳墓以
葬祖考身之本也國亡與亡君之道也無去之禮大
夫撫君之衆喪師辱國則死之士守君之制臨難執
節則死之宗廟墳墓又其私情耳去者處變之權死
者守常之經
君天下曰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踐阼
臨祭祀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臨諸侯畛於鬼
神曰有天王某甫崩曰天王崩復曰天子復矣告喪曰

天王登假措之廟立之主曰帝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
生名之死亦名之
天無上子丈夫之稱授政授諸侯以法度任功任天
下事也予一人自任之稱宗廟之事爲內郊社之事
爲外臨諸侯謂天子巡狩適諸侯之國也畛猶介也
畛於鬼神謂因工祝致告於鬼神也爾雅云畛致也
甫父通某甫其字也崩者自上墜下之名復初死招
魂古之俗禮告喪天子崩使人告諸侯也登升也假
大也空虛之名神降亦謂之假魂升亦謂之假死言
假者不敢信以爲眞也措之廟祔于祖也主以木爲

神主帝廟號三年喪未畢不自稱予一人稱予小子名猶稱也若在喪而死卽稱小子王如晉小子侯之類按此節多因詩書春秋所有之名薈蕞為禮天王之稱自春秋始非盡古也

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典司六典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衆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典司六職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五官致貢曰享

天子之妻曰后后者後也夫人者扶人也婦者服也世婦者廣世胤也嬪者婦賢德可賓也妻齊也棲也妾接也天子奉天設官分職故曰天官卽太宰也六大卽六卿大宰卽冢宰天官也大宗掌禮樂大史掌文籍大祝掌祭祀大士掌刑罰大卜掌卜筮典常也典以法言官以人言典由官行官為典設首言天官而承以六典卽周禮冢宰掌六典佐王之意司徒人民之官司馬征伐之官司空國邑之官司士教化之官司寇刑罰之官五衆五官之屬皆佐天官脩六典者也天有六氣以運四時象以六典地有五方以司五行象以五官六大不偏舉故大宰首六典以統其大五官不雜越故天官無專職以別于衆人民象春征伐象夏國邑象中央教化象秋刑殺象冬府工之名亦取五氣皆天子所以官天地法四時者也周禮之義蓋原於此藏貨財曰府造器用曰工司土山虞之類司水川衡之類司草稻人草人之類司器角人之類司貨丱人之類六職六府之職土工陶人之類金工冶人之類石工玉人之類木工梓人之類獸工鮑人之類草工筐人之類各詳周禮六材制器之材五官致六材之用以納於六府曰享享者下貢上之名

按論語云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故妻者判合齊體之名其於天子則后也以次婦嬪下頗不倫記者欲以夫人配諸侯世婦嬪配卿大夫妻妾配士庶人而天子兼統亦周禮名法之例也詩曰刑于寡妻敵體無二曰寡鄭據昏義天子八十一妻謂天子六寢后夫人以下百二十人以次當夕半月一周一月再周以法朔望則是天子無夕不內否則朔望之序闕矣豈先王愼起居寡嗜慾遠女色希御之道乎開後世人主好內之端非所以為訓大官府工之說寔

周禮之濫觴天官卽冢宰大宗卽春官大史大祝大
卜皆春官之屬而無大士或云卽士師司寇之屬也
司士別屬司馬記以配五官此其所異耳蓋記之意
以五官同出于天而其事通名爲大故典有宰以一
其統而官不立宰以分其職後世謂諸侯司徒卽宰
不知曲禮王司徒上本無大宰也周禮增冢宰而虛
司空其義則一大抵禮非一家之書薈蕞錯雜難可
强齊鄭氏穿鑿比擬參差輒推殷夏今按記以大宰
首六大周禮以天官統六典記不設冢宰周禮不備
冬官亦五官耳財貨器用考工之法與六府六工大

旨不殊安在記之獨爲殷禮乎鄭又謂周禮殘闕以
考工記補今以記徵之周禮未嘗缺而考工記亦非
補要之非古使周禮果周公之舊曲禮焉得而驟更
之

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其擯於天子也曰天子之吏天
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自稱於諸侯曰天子
之老於外曰公於其國曰君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
牧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於外曰侯於其
國曰君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於內自稱
曰不穀於外自稱曰王老庶方小侯入天子之國曰某
人於外曰子自稱曰孤

五官之長蓋三公爵在司徒等五官上者伯長也職
長四方如虞四嶽周二伯後世左右丞相之類擯天
子所使接賓者擯於天子謂入見而擯致辭則曰天
子之吏職事者也天子稱伯之同姓者曰伯父異姓
曰伯舅伯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老父於事者也
諸侯之人稱之曰公爵本公也國人稱之曰君或謂
公君皆自稱非也九州非一國於內推一賢侯長之
曰牧牧養也興利除害曰養叔父叔舅伯之亞也諸
侯之人稱之曰侯本國人稱之亦曰君夷狄戎蠻五

服所謂綏要荒也皐陶謨曰州有十二師外薄四海
咸建五長古者內有伯中州有牧邊國有子皆大國
也故春秋楚稱子蓋南州要荒之長不穀猶言不善
庶方猶四方孤猶寡也謙辭

按此節多襲春秋之例故云夷狄戎蠻雖大曰子春
秋惟楚稱子說者謂爲夷之大九州之地在春秋莫
大于楚西戎爲秦地雖遠而世爲周京東夷則外濱
海而地迫促北盡冀州唐虞以來世爲帝鄉而外逼
沙漠亦迫促惟南方荆衡之陽閩粵蜀滇延袤萬里
楚據江介外連諸蠻最大稱長而僭用王號故春秋

正其班爵稱楚子非謂其爲夷狄也不穀孤寡人君謙讓之通稱今謂大稱不穀小稱孤亦拘也稱某人者春秋書人之例書人亦本非例也諸侯見於天子天子迎勞問餼擯介傳命如周禮儀禮近瑣擯以諸侯見天子但稱吏不名近倨天子與諸侯燕飲言笑勸酬或宗親耆老策勳崇德時稱伯叔父舅所以敦倫而親親也至於朝廷之禮名不正則言不順平王之命文侯稱伯父字而不名豈可爲訓記者據春秋以來諸侯辭命相沿爲古禮非必盡古也

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於郤隙地曰會諸侯使大夫問於諸侯曰聘約信曰誓涖牲曰盟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其與民言自稱曰寡人其在凶服曰適子孤臨祭祀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死曰薨復曰某甫復矣既葬見天子曰類見言諡曰類諸侯使人使於諸侯使者自稱曰寡君之老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大夫濟濟士蹌蹌庶人僬僬憔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曰妻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夫人自稱於天子曰老婦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自稱於其君曰小童自世婦以下自稱曰婢子子於父母則自名也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自稱曰陪臣某於外曰子於其國曰寡君之老使者自稱曰某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君子不親惡諸侯失地名滅同姓名

依作扆狀如屏風高八尺以絳爲質繡斧文于上天子見諸侯則負此立覲近也親近天子見之也宁門屏之間人君宁立以接羣臣也朝言早也覲則天子堂上諸侯拜下相臨之禮也朝則有事相謫天子在門公西侯東公尊故在賓位此相接之禮也鄭氏云天子五門外曰皐門內曰庫門又內曰應門又內曰雉門又內曰路門即畢門也天子有三朝一在皐門內庫門外謂之外朝一在路門外謂之治朝一在路門內謂之燕朝諸侯三門亦三朝也未及期謂卒然有事不及擇期也郤隙同隙地謂不在國中也聘無事以禮相存問也誓謂有事以言相結約也盟以要神相詛盟也涖臨也殺牲取血塗口傍加誓書牲上爲坎埋之渝此盟如此牲也諸侯見天子擯者之辭曰臣某侯稱其國也某稱其名也寡人寡德之人謙也適子孤別於庶子也無父曰孤內事宗廟之事外事百神之事曾孫祖始封之君而稱明不敢專也死

曰薨赴告之辭薨昏也幽晦之義復始死升屋招魂也諸侯薨將葬則類舉其生平行事請於天子爲謚以易其名曰類既葬嗣君入見天子即稱先君之謚明以類繼也言謚曰類釋類之義也天子穆穆朝見之容也穆穆深遠貌皇皇顯明貌濟濟整齊貌蹌蹌步趨貌僬僬局謹貌妃配也孺柔順也婦服也老婦老而服事人也小童幼昏無知也婢卑賤也子於父母自稱名貴賤同也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擯辭曰某士天子上士三命諸侯之大夫亦三命也陪重也天子臣之臣也於外曰子他國人稱子也子有德

之稱於其國謂在本國對他國使者自稱寡君之老若奉使在他國對他國君自稱某名也天子不言出奔王者無外也諸侯生不名卒則以名赴也君子不親惡叛臣亡子不納其款也諸侯失國則名不成其君也滅同姓則名無親也五者春秋之義也

按朝覲聘問之禮記言近之人臣于天子有朝覲而已會遇者諸侯相見之事故儀禮獨有覲而無朝朝即覲也世儒謂朝宗遇禮今亡周禮云春朝夏宗秋覲冬遇若是則終歲奔走無寧日故鄭玄分六服爲六歲侯服一歲至甸服二歲至男服三歲至采服四歲至衛服五歲至要服六歲至至之年各按四時分四方春東夏南秋西冬北一分春朝一分夏宗一分秋覲一分冬遇六歲而六服徧是謂時見曰會也十二年天子有事不巡狩六服皆至是謂殷見曰同也四時諸侯遣大夫來聘天子是謂時聘曰問也每元年七年十二年惟侯服來其不來者皆使大夫聘是謂殷見曰視也周禮近瑣而鄭極意附會尤瑣謂覲行於廟朝行於朝則是朝廷之上諸侯終無北面之禮矣人臣見天子自古北面今謂公西侯東爲班次則可未聞人臣朝君不北面稽首但門屏間東西相

向一立謂之朝者也郊特牲云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由夷王以下豈可爲古禮乎大抵周衰禮廢諸侯惡害已而去其籍孟子已謂其詳不可得聞春秋戰國以來諸侯自王古禮墜地後儒各以臆見補撰非先王之制此節多後人解春秋例亦非春秋本義也會遇誓盟五霸爲之誓則三代有爲甘誓湯誓牧誓聖王以遏亂非大平盛事也若夫歃血詛盟市井駔儈之約非王公雅道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春秋所賤也人死升屋嘷復亦委巷之禮諸侯夫人見天子自稱老婦則是諸侯見天子可自稱老夫如

尉佗對漢文帝不儆然敵國乎論語云邦君之妻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皆邦人稱非夫人自稱也今誤襲爲夫人自稱寡小君然則諸侯適異邦可自稱寡君乎天子不言以下皆春秋傳例天子不言出是天王出居之例也諸侯不生名是穀伯綏來朝之例也君子不親惡是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之例也諸侯失地名是楚以蔡侯獻舞歸之例也滅同姓名是衛侯燬滅邢之例也例于春秋本不盡合而以言禮則禮豈後春秋作邪亦足以明記之非古矣

爲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醫不三世不服其藥

三諫猶屢諫非定三次也醫三世亦言屢世精業非定祖考身三也

儗人必於其倫問天子之年對曰聞之始服衣若干尺矣問國君之年長曰能從宗廟社稷之事矣幼曰未能從宗廟社稷之事也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問士之子長曰能典謁矣幼曰未能典謁也問庶人之子長曰能負薪矣幼曰未能負薪也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山澤之所出問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祭器衣服不假問士之富以車數對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

儗比也倫類也貴賤賢愚各以類相比非是則瀆也下五對皆於其倫之意五問皆問其自幼而長也問天子之年臣民自相問非問天子也至尊不敢徑斥但云聞其形體之長短能服衣若個尺干猶個也若干者不定之辭隨短長爲數也國君有宗廟社稷從事謂從祭祀古者五十爲大夫故不問其年而問其子之長幼御謂御車大夫有車馬也典謁猶典客應

門之役將命之事也負薪勞賤之事也君有國山澤所出金石魚鹽之類大夫有邑宰邑宰食力食民之力祭器衣服不假言有田祿奉祭器服皆備也士三命則賜車馬庶人則養六畜惟天子不問富天下莫非其有也

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

凡祭之義皆主者精神所通德有隆殺則對越有大小業有廣狹則感格有遠近天子總理乾坤故上祭天下祭地環祭四方及天下名山大川祀水火金木土五氣之神每歲祭必一周諸侯分封一方則隨其所居一方祀之不得祀天地兼四方也祭其方內山川及五祀之神每歲亦祭一周大夫但祭五祀歲周山川亦不得祭也士惟祭其先祖五祀亦不得祭也凡祭有常典幷其已廢者舉之則數而諂幷其當舉者廢之則慢而疎諸不在祀典內者祭之則爲淫濫之祀淫祀違禮違禮則禍凡牲色純曰犧肥謂養之

於滌三月而後用之詩所謂秋而載嘗夏而楅衡天子諸侯同但諸侯不必色之純也索臨期求索肥者用之不必在滌也士羊豕則牛不得用也

按祭祀之禮此節爲典要學者酌其義裁其當崇雅黜俗明白正大萬世可因矣若執文强同鮮有合者羊豕曰少牢而解儀禮者分少牢爲大夫特牲爲士則記言爲僭矣則又解曰記言天子大夫士而儀禮諸侯之大夫士也凡記言大夫多屬諸侯何獨此爲天子天子之大夫猶諸侯也雜記云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祔皆大牢亦未明言天子大夫何知儀禮之是而記言之非乎鄭康成言鬼神甚沓雜祭亦煩瑣天神有昊天上帝又有五天帝蒼帝赤帝黃帝白帝黑帝各有名字配以五人帝春大皥夏炎帝季夏黃帝秋少皥冬顓頊佐以五官春句芒夏祝融中后土秋蓐收冬玄冥又有四時寒暑日月星辰水旱風師雨師司中司命等皆天神也地中央曰崑崙崑崙東南五千里曰神州皆地祇也五嶽四瀆九州名山大川丘陵墳衍川澤皆山川也春祀戶夏祀竈季夏祀中霤秋祀門冬祀行五祀也又加泰厲司命七祀也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庶人祭于

寢皆先祖也每歲四時迎五氣祭五帝五官于郊孟冬祈年于天宗冬至郊祀昊天上帝春分郊祀高禖孟夏龍見而雩又郊季秋享上帝于明堂有大事出類于上帝宜于社或謂一歲祭天者九祭地者二又有望有禝有社有報賽有祈禱有禳禬歲終有蜡畢祀山川與帝之大臣天之神祇其他祭名不可詳考狥外事也宗廟內事則有春祀夏禴秋嘗冬烝四時薦新每月告朔吉事告凶事告出告反告皆有奠饋三年而祫五年而禘祭法云七廟五廟皆月祭周語云日祭月祀時享又云日祭月享時類家語云親廟

月祭皆內事也總之事鬼之禮歲無虛月月無虛日
果若斯先王之治國家鬼爲政耳大抵傳記襍据舊
聞彙緝成禮而鄭康成援引緯書附會雅俗混陳所
以紛挐多端莫適所從獨此節之言馴雅簡要爲可
信耳

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

支子庶子也宗子適子也古者五宗之法所以崇正
適一統系而杜侵越也自始祖而下以適繼適百世
不易者所謂大宗也合族人宗之大宗之外爲小宗
者四身以上父之適子同父兄弟共宗之同祖之適
子從兄弟皆宗之同曾祖之適子再從兄弟皆宗之
同高祖之適子三從兄弟皆宗之至高祖五世服絶
而宗易此所謂小宗也繼始祖之大宗則始祖以下
之廟皆在焉繼高曾祖父之小宗則高曾以下祖父
之廟皆在焉凡各支子欲祭其先皆于各宗子之家
告宗子而後祭不敢專也

按先王之世教化行而習俗美國有仁讓之風家有
孝弟之行人皆親上敬長故宗法可久三代而下世
衰教微人懷忮懻父子兄弟之間一人貪戾輒衡行
恣睢而欲以宗法齊九族難矣故行禮有本非虛文

可羈縻也後世宗法惟天子諸侯與勳舊世官爲要
本支明世系正然後可杜爭奪之患樵重故法易行
百世不易可也五世後遷可也若士庶分齊禮卑嫡
寡而庶繁爲宗子者苟未象賢雖以天子諸侯之適
族人叛之而況士庶乎宗子不克家徒恃宗法以繩
宗人宗人不服倚衆强以拒宗子則宗法往往禍宗
故宗天下國易宗家人難也今云庶子不得奉祭五
世之廟皆在宗子家則宗子家廟不勝其多六世宗
易廟又當毁世有遷易歲有增改則不勝紛更族遠
支大皆賢者多自支出必欲詘其賢達以從愚賤
之適奪其祭祀剝其禮數勢有難行亦人情理數之
自然耳然則宗法不行而支子遂終不得祭乎存禮
而反廢禮故必緣人情而後禮可行也

凡祭宗廟之禮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剛鬣豚曰腯肥
羊曰柔毛雞曰翰音犬曰羹獻雉曰疏趾兔曰明視脯
曰尹祭考魚曰商祭鮮魚曰脡祭水曰清滌酒
曰清酌黍曰薌合粱曰薌萁稷曰明粢稻曰嘉蔬韭
曰豐本鹽曰鹹鹺玉曰嘉玉幣曰量幣

一元一頭也武足跡也豕豨也小豕曰豚腯肥貌翰
音高聲也羹獻可爲羹以獻也疏趾足趾開張也明

視兎目開而視明也尹割正也割肉方正乾以爲脯也槀魚乾魚也商度也商度燥濕之宜也脡直也魚敗則餒鮮則挺直薌香也合黏也粱似黍稷而高其莖葉也粱其高故稱粱稷粟也柔細米也粟米細故稱柔明潔也稻稌也分苗而樹之如蔬菜然故曰嘉蔬豐本根叢生也大鹹曰鹾玉無瑕曰嘉幣中度曰量

按諸名取義未甚允羹獻何獨犬疏趾何獨雉乾魚何以商一元大武近迂僻或古祝辭有是語後人因襲杜撰於禮未爲典要也

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在牀曰尸在棺曰柩羽鳥曰降四足曰漬自死寇曰兵祭王父曰皇祖考王母曰皇祖妣父曰皇考母曰皇妣夫曰皇辟生曰父曰母曰妻死曰考曰妣曰嬪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

崩下頹也薨崩頹聲又薨薨也卒終也不祿士代耕有祿死則不祿死言澌也消盡之義尸陳也白虎通曰失氣亡神形體獨陳也柩究也久也降落也羽鳥飛翔死則降落四足謂走獸漬腐敗也或曰病相染漬左傳云大災大漬也公羊云大瘠也瘠漬通皇大也君也曰皇曰王曰辟蓋以神事之而尊其號猶今稱府君之類考成也德行成也妣言媲也與考相媲也辟君也法也夫爲婦君效法也嬪婦人有儀範可賓禮也

天子視不上於袷夾不下於帶國君綏妥視大夫衡視士視五步凡視上於面則敖下於帶則憂傾則姦

袷衣領間帶腰間綏垂也衡平也六尺爲步五步爲三丈凡人精爽浮于目瞻視可以占敬肆分有尊卑德有大小則敬有深淺此節即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大夫濟濟士蹌蹌之意天子叔視蔽明目不離身上

不過領下不過帶敬之至也國君視稍開而常綏垂其目不揚視也大夫平視則稍遠矣士視三丈又遠矣蓋尊者安靜養重卑者承奉應接靜躁不同也視上於面謂昂首仰視傍若無人則其氣傲下於帶謂俛首俯視中有所思則其心憂傾謂側目邪視志行不端則其人姦

君命大夫與士肄異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朝朝言不及犬馬輟朝而顧不有異事必有異慮故輟朝而顧君子謂之固在朝言禮問禮對以禮

凡君所命令之事大夫與士皆相與肄習之以求其

審恐臨事生疎失措也官職守也府圖籍之府庫兵甲之庫朝朝堂在居其職也言者講求肄習也公朝之上言犬馬畜牧之事則鄙矣方行禮于朝廷之上輟朝而左右顧盼心不在朝不有怪異之事必有怪異之憂不然則草野固陋不達朝廷之禮者也朝廷莊敬儼恪之地禮之所出也故在朝則言禮凡所問所對皆以禮也

大饗不問卜不饒富

大饗謂郊天大祫禘之類日月素定故不問卜不饒富謂物有常品常數不得過為贏餘致暴殄也書形

日曰典祀無豐于昵以此

凡摯天子鬯諸侯圭卿羔大夫鴈士雉庶人之摯匹童子委摯而退野外軍中無摯以纓拾矢可也婦人之摯椇榛脯脩棗栗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於國君曰備酒漿於大夫曰備埽灑

摯與同至也執物而至為相見之資也禮無辭不相接無禮不相見貴其不相瀆也故國君相見必以擯介相見必有以先之主客相接必有以為贄君子于摯不敢質也天子無客以贄交神明則用鬱鬯之酒諸侯上交于天子以圭卿以羔取其難進也大夫鴈取其就列也士雉取其文而介也匹一作疋古雅亦通作鴨鴨[redacted]不能遠飛象庶人不離畎畝也委摯質所贄物地上不敢與長者親授受也童子之贄束脩而已野外軍中非行禮之處野外以纓馬鞶纓也軍中以拾矢拾射韝也婦人之摯見舅姑之類椇果名形似珊瑚味甜一名石李榛似栗而小乾肉方為脯長為脩脯者始成脩者和治也納女謂六禮之答辭備滿數待擇也天子娶百二十人故曰百姓姓之言生也詩云振振公姓百姓廣生育也

禮記通解卷二終

禮記通解卷三

郝敬習

檀弓上第三

檀弓。人姓名。記者以篇首有檀弓語。因以命篇。篇中所記。多春秋以來事。未必盡實。於禮亦未盡合。蓋先秦戰國[illegible]人之筆。非古聖舊典也

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腯屯上聲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

此節明繼世以適之禮。公儀氏。仲子字。魯同姓大夫。免。通絻。免冠而加布曰絻。蓋初喪未成服之服。今人初喪以白布纏頭。其遺制也。凡五服以至朋友皆然。公儀仲子初死。檀弓爲之免。亦親在五服內者。鄭康成謂故爲非禮。以譏其廢適之失。鑿也。仲子適子死。而有適孫。舍適孫立庶子。檀弓疑之。何居。言于禮何在也。猶。尚也。亦者。擬議之辭。伯邑考。文王適子。腯。微子適孫。衍。微子弟。微子適子死。有適孫不立。立弟。所謂古之道也。孔子言當立孫。以適繼適。則統系正。而人心一。有天下國家者之定禮也。雖然。紂之亡商也。以適。而衛輒之拒父也。以立孫。禮非聖人。不能權也

○按免與絻異。脫帽露頂曰免。免冠戴布曰絻。故史記禮書引荀子云。郊之麻絻。與冕同。喪服小記云。爲母免而以布。然則爲父免而不以布可知。不以布。免也。以布則絻也。喪服記云。朋友在他邦祖免。亦免以布也。五服初喪未成服。皆免。何爲非禮。大傳云。五世祖免。謂五世外服盡者。止於祖免。猶今人弔死送葬。皆著麻布頭巾之類。以易玄冠。非別有祖免一服。輕於緦麻。在五服之外者也。音宜如字

事親有隱而無犯。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致喪三年。事君有犯而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方喪三年。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

親生君治師成。古今之通誼也。子事親。臣事君。弟子事先師。民生之大分也。父母天親。恩勝。故情有回護而無違拂。左右親就。奉養竭力。無有定方。服任勤勞。以至於死。極哀盡禮。致喪三年。此事親之禮也。君臣義合。以父母之無犯事之。則爲諂。以父母之有隱事之。則爲欺。雖將順同心。而勢遠分暌。不得上達。較之

家庭父子有不容不直者矣庶民之養有限故無方君以天下養而無方則侈故養與親異子之身親之身也臣之身亦君之身也故服勤至死與親同腹心手足相得之君臣亦無異家庭父子故君死雖非父母之喪亦當比于三年之服也方比也後世以日易月亦方喪意師謂學問道德終身所宗仰者其成我也有生我之恩故事無犯養無方服勞與事父母同其長我也有臣我之義故無隱服勞與事君同心喪謂無三年之服而有三年之哀也

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許之入宮而不敢哭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吾許其大而不許其細何居命之哭

愚按爲宮室而葬人之墓于階下季武子或忍爲之然杜氏何不以情請不得則當改葬不改葬未有更往合葬者檀弓之言大抵脩文而託之乎禮如左傳於春秋未足深據耳

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汚則從而汚伋則安能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是

不爲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

按儀禮爲出母齊衰杖期冢嗣爲父後者於出母無服子上伯魚皆爲父後者也子上子思之子名白子思之妻生白見出死而子思不使白爲其母喪門人疑故問也先君子謂祖仲尼父伯魚也伯魚之母亦見出而孔子使伯魚喪期而猶哭故門人引以爲比無所失道謂惟聖人能盡道乃能以道行權而自爲隆殺中人惟守常執經不敢違禮也汚猶殺也隆指先君子汚子思自謂

按出妻人倫之變非士君子之高誼大戴記有婦人七出之說於人情未宜今謂孔氏三世出妻無稽甚矣詩云刑于寡妻豈聖人之配名賢之母皆不克其家好事之說本無足信但喪服於父母何其低昂也物有天地人有父母同天不獨施父不獨生故曰父母之喪無貴賤一母死無喪是路人耳此禮不宜自孔氏始然則禮重父而殺母何也天地之分也人生先有氣後有形故父稱至尊知親不知尊者禽獸也禮所以別人于禽獸故以尊爲本非謂母獨可薄也

孔子曰拜而后稽顙頹乎其順也稽顙而后拜頎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

此言凶拜之禮凡俯躬皆謂之拜故周禮有九拜此所謂拜屈身以兩膝著地以首加于手也稽顙以顙叩地也不言首言顙者稽首首不及地稽顙顙親土也吉禮與輕喪亦稽首非父母之喪不稽顙蓋稽顙重于稽首稽首重于頓首當世大喪亦稽顙但先後失次拜而後稽顙如尋常跪俯而後以首叩地先致敬于賓而後盡哀于己有從容順序之意顙順也是當世之禮也先稽顙而後拜者開兩手跪伏以顙叩地然後交手哀懇迫切之至也頎懇也如是乃合凶拜之禮

按拜者俯躬之名未有不先拜而顙能著地者故士喪禮客弔襚主人皆拜稽顙則是拜而後稽顙常耳此章之言恐亦後人脩飾拜稽顙與稽顙拜其實一也

孔子既得合葬于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志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句至句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句三句孔子泫玄上聲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脩墓

孔子父墓在防奉母合葬也葬地曰墓土高曰墳東西南北言已周流四方無定居也識記也聚土曰封先反脩虞事也門人後待封也防墓崩脩之故來遲也不應以非禮也重治曰脩

按東西南北之人非夫子之言也夫子豈逆知己之老於行乎古者墓必墳使子孫知先域時展謁也今爲宦遊無定而識之則是士大夫家居者葬皆可不墳乎古不脩墓爲始封必愼非謂崩壞者皆不可脩也以此行禮固執不通非聖人之言

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

子路仕衛爲孔悝家臣蒯聵謀入刼悝子路救之聵使人殺子路遂醢之弔者弔孔子也拜之爲主也肉醬曰醢覆傾棄也聞醢覆醢不忍其似也

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

宿草陳根也既葬而墓有隔年之草則喪已期矣爲師心喪三年爲朋友期可矣

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喪三年以爲極亡則弗之忘矣故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故忌日不樂

送死者求訣之道不可復補矣心有不盡徒貽後悔
惟誠惟信乃可以免殯停柩也始死三日斂而殯之
附身謂衣衾之類三日期迫勿以匆遽忽之也誠慮
周悉也信無虛飾也三月期緩可以從容整備也附
棺謂明器與凡送葬之具三年喪服之期有盡者也
不以親亡而遂忘孝子之心無窮者也不忘亡故有
終身之憂必誠信故無一朝之患如墓崩而脩則一
朝之患也忌日親死之月日不樂即終身之憂也

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
為葬也其慎也蓋殯也問於郰郰曼父之母然後得合

葬於防

史稱孔子父叔梁紇母顏氏與叔梁紇野合生孔子
孔子生三歲叔梁紇死顏氏終身諱不言其葬處孔
子乃以母柩殯於五父之路人以為葬也孔子其容
慎之而訪諸行人耳蓋殯也非葬也惟郰曼父之母
識其處乃以防告始得合葬焉

按此侮聖滅禮之言何但齊東野人之語耳父早死
終母之世不識父墓何以為子五父之衢是道旁也
豈殯柩之所子不識父墓而問諸行道人不已悖乎
自六經道喪百家横議惑世誣民不可勝數鄭玄之
徒一切以為聖經附會其說而不折諸理可怪也其
慎改其引謂殯引飾棺以輤茜葬引飾棺以柳翣按
周禮大司徒六引以挽柩行則有之殯則焉用引殯
引飾棺以輤據雜記諸侯大夫士行死于道者[redacted]
即今棺罩所謂柳也葬行有柳殯將焉用古者殯塗
其棺似令人淺埋之類焉得有引與輤使人見見則
暴棺豈五父之衢而暴親之柩乎

鄰有喪舂不相去聲里有殯不巷歌喪冠不緌蕤平有虞
氏瓦棺夏后氏堲即周殷人棺椁周人牆置翣周人以
殷人之棺椁葬長殤以夏后氏之堲周葬中殤下殤以

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夏后氏尚黑大事斂用昏
戎事乘驪牲用玄殷人尚白大事斂用日中戎事乘翰
牲用白周人尚赤大事斂用日出戎事乘騵牲用騂

舂相巷歌解見曲禮緌冠纓之餘而垂者喪冠無之
去飾也瓦棺燒土為棺始易衣薪也堲燒土為甎也
周謂以甎環砌其棺也殷人始用木為棺椁椁外棺
也椁之言廓大也周人加飾棺之具棺四週曰牆如
屋之有牆也或曰牆即柳也翣形如扇畫雜文列置
牆外多寡隨貴賤為等殷人之棺椁無翣者也殀死
曰殤凡二十以上為成人自十九以下死者皆為殤

八歲至十一歲爲下殤十二至十五歲爲中殤十六至十九歲爲長殤七歲以下爲無服之殤未三月者不爲殤禹以治水興故夏后氏尚黑水色也書云錫禹玄圭是也大事喪事昏日暮色亦黑也驪黑馬戎人以兵興故色尚金白金色日中色亦白也翰亦白也易曰白馬翰如周克商故色尚火火克金赤火色日出色亦赤也騵赤馬騂赤牲

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咨)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布幕衞也縿(三)幕魯也

穆公魯君名不衍哀公之曾孫也曾子名申曾參子也成聲曰哭無聲曰泣喪服緝之曰齊不緝曰斬毋齊父斬也厚曰饘稀曰粥自天子達舉貴該賤也當世三年之喪不行故曾子以此告之幕以覆柩布麻布縿以縑帛爲幕而上有綴斿蓋天子綴衣之制鄭作綃非也魯衞皆諸侯同姓禮宜無殊今衞布而魯縿是衞質而魯奢也凡魯禮多僭故曾申舉幕以諷其失

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子盍(盍)言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曰然則蓋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弑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于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首乃卒是以爲恭世子也

晉獻公殺申生事詳春秋傳安驪姬言君以驪姬爲安樂也何行如之行無所往也狐突申生傅嘗教申生避去不聽突乃稱疾不出今將死故使人辭之也子少指驪姬子奚齊獻公所欲立者也圖謀也(諡法)

敬順事上曰恭

按申生守父之亂命以死則恭矣不可爲孝夫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爲人子者不當如是耶故忠如屈原恭如申生有硜硜之節而無烝烝之權夫子所謂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者記稱之以見衞輒楚商臣輩之不恭賢知愚不肖相去遠爾

魯人有朝祥而莫(暮)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子路出夫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

祥祥祭也親喪二十五月而祥祥者吉也自凶趨吉

有漸朝祥暮卽歌故子路笑其太速然當府三年之喪不行而行者苛責之是無已也又恐其人以為當歌於子路出教其人曰此去當歌之日不多但更閒一月至二十七月禫後歌則善矣

按聖人制禮本乎人情喪雖三年實止二十五月兩期多一月耳計親死日又歷二忌日哀事已三度故為三年所以二十五月而祥也今云踰月是二十六月禫卽用樂矣然士虞禮云中月禫中月者閒一月是二十七月也故解者謂二十八月始樂然則所謂踰月善者猶為未邪記又云祥日鼓素琴又云孔子

旣祥十日而成笙歌說相矛盾難盡合也

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玄賁奔父御卜國為右馬驚敗績公隊墜佐車授綏公曰末之卜也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誄累之士之有誄自此始也

縣賁父魯士名卜繇卜也國人名右勇士為車右者佐車副車也馬驚車敗公隊地而副車授綏以載公也末莫通言但卜車右未卜御士所以致敗蓋怨賁父之辭故賁父自言已御君久矣君未嘗卜人今日臨敵敗績是已無勇也遂赴敵死圉人養馬者也戰退浴馬見流矢在白肉公乃知馬驚車敗非縣賁父之罪遂為辭誄之誄者類也類其行事以哀之

按誄如今挽辭祭文之類魯哀公誄夫子是也鄭引士冠禮生無爵死無謚解之縣賁父為公御非無爵之士而謚與誄異公誄之非謚之也又謂二人同死記言死者惟御耳鄭之紕繆如此

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睆莞大夫之簀責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曾子

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亟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

樂正子春曾子弟子曾元曾申曾子子也華文貌睆鮮明貌詩云睆彼牽牛簀臥簟也瞿然驚顧貌呼嘆聲季孫魯卿革志也詩云如鳥斯革變遷也彼指童子姑息苟安也

按童子之言非有心也簀之華睆亦非傷禮也曾子

雖不易而慤未遂失正也使士與大夫異尊則曾子
必不以簀使季孫之賜不義則曾子必不受使其當
易則曾元亦必不止然而曾子易之者何也所謂充
義之類之盡也季孫之賜非伯夷之樹也華睆之物
非儉德之素也衽席之安非惕厲之志也死之日非
生事之寬也生不可以絶人遺世而爲已甚死則期
無毫髮之憾而纖垢之必淨也故不以華靡之物損
吾儉不以季孫之賜傷吾廉不以孺子之言蔽吾聰
不以衽席之安惰吾志不以病革之危荒吾死所謂
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者曾子於是乎爲不可及矣

人誰無死若曾子者死可矣何以得此哉子云未知
生焉知死平日三省克勤動容貌斯遠暴慢出辭氣
斯遠鄙倍正顏色斯近信生而忠信不欺故死而安
定不亂也

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皇
如有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

充充憤懣之狀窮阻礙不得通也瞿瞿視不定貌求
尋索也皇皇猶栖栖悵望貌親歸草土望其來而弗
至也練期年小祥以練布易冠衰故曰練慨嘆也嘆
去日漸遠也兩期漸吉故曰祥廓開也窮塞之情至
是稍開也

邾婁閭復之以矢蓋自戰於升陘刑始也魯婦人之髽
而弔也自敗於臺壺鮐台始也

邾婁近魯小國即鄒也邾人呼邾聲曰婁猶越之云
於越也復人初死招魂也升陘魯地魯僖公二十一
年與邾人戰于升陘邾人勝有戰死者其招魂以矢
彰死者志在勝敵用其所好也髽猶男子之免吉則
有纚以韜髮凶則去纚而露髻謂之髽臺當作壺壺
鮐即狐鮐地名魯襄公四年與邾人戰于狐鮐魯師
大敗男子陣亡者多婦人相弔無衰故髽皆一時之

變禮而後遂以爲常也

按人死取其衣裳升屋以復古之遺俗戰死則尸膏
草野猶以其矢復容非誕與戰士死而弔者盡婦人
不可解其夫死邪不暇弔人死非其夫邪則魯豈盡
無男子而何婦人弔者之多與記言難盡信也

南宮縚叨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曰爾毋從從縱
爾爾毋扈扈爾蓋榛以爲笄長尺而總八寸

縚之妻夫子之兄之女也夫之母曰姑從從太高也
扈扈太廣也儀禮婦爲舅姑期期之髽稍輕然毋得
太高廣蓋以下記者之辭笄簪也吉笄尺二寸喪笄

一尺用竹木爲之茲蓋用榛木也總用布加于髽上
猶男子之喪冠也

孟獻子禫（毯）縣（玄）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獻子加
於人一等矣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
笙歌有子蓋既祥而絲屨組纓

此言除喪之禮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也禫祭名言
澹也大祥後閒一月而禫初喪至禫蓋二十七月記
曰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獻子樂雖懸而不作又曰
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比及也雖及當御之期而獻
子猶宿于外故夫子稱其加常情一等此微過於禮

者也孔子既祥謂禫後既從吉也五日彈琴不成聲
哀未忘也十日成笙歌之聲意漸平也此言聖人適
禮之中也有子既祥即以絲緣屨以雜組爲冠纓此
又微不及於禮也曲禮曰生與來日欲其遲也死與
往日悲其速也故喪雖云二十四月祥而祥祭乃在
來月實二十五月也雖云祥後禫而禫祭又閒一月
實二十七月也葢傷死者之易遠不忍遽除此制禮
之意也不及者不仁而太過者難繼故禮者酌人情
而制之中記者之意也

按記者並舉三事意以孔子爲法然所記孔子事亦
誣也十日而成笙歌與朝祥莫歌相去幾何是子路
所笑者踰月則善豈謂十日遂可歌乎前後意相背
獻子禫猶不樂不居內誠知禮者恒情所難故曰加
人一等蓋美之

死而不弔者三畏厭（壓）溺

畏恐懼無聊自盡者也厭與壓同行止危險之下崩
壓死者也溺謂馮河溺死者也士君子行法俟命三
者皆非正命所以不足弔

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
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

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

子路蓋過于厚者故夫子裁之

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曰樂樂其
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

太公封齊營丘身留周爲太師死即葬於周其嗣君
居齊死者亦反葬於周比及五世親盡而後已樂由
中出懽欣愛樂以進爲生禮由外作撙節退讓以反
爲本生而樂此死而可去此乎狐穴于高丘樂其所
生也死則正對其丘以首向之不忘本也樂生反本
者仁之道也

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平聲)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希)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

按父在爲母齊衰期亦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若出母則適子無服伯魚之母舊謂爲見出伯魚不聞有弟是適子也而此云期則出母無服之禮不足信也或者夫子特許鯉邪不然則鯉母見出之說不足信也且母死而期年哭豈得爲甚尤不足信也

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季武子曰周公蓋祔

此言合葬之禮古人無之自周公始即前章譏杜氏合葬之語祔合葬也

按尚書孟子皆謂舜妻堯二女未聞三妃也鄭康成極力附會推廣其說以三爲準蓋據昏義天子三夫人之說然恐未足信也

曾子之喪浴於爨室

爨室廚也愚按親死於寢移屍浴於竈下有是禮乎記言本謬而鄭康成謂曾子以曾元辭易簀故矯之以謙與解檀弓死公儀仲子之喪同迂儀禮謂掘坎爲埊以新器浴於適室近之

大功廢業或曰大功誦可也

此亦喪不貳事之義業者專攻志移則廢誦者口習暫試爲之可也大功廢業而可誦則大功以上不但廢業誦亦不可矣大功以下不但誦可業亦不廢矣

子張病召申祥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

終者成就之義死者澌滅之名子張姓顓孫鄭謂申祥子張之子顓孫申祥周秦聲近譸張附會難信

曾子曰始死之奠其餘閣也與

人老疾飲食不離寢故有閣以自便始死即以其閣之餘饌奠之冀其復食也儀禮始死以脯醢醴酒奠

于尸東當肩即此

曾子曰小功不爲位也者是委巷之禮也子思之哭嫂也爲位婦人倡踊申祥之哭言思也亦然

哭之有位所以敍親疏辨恩紀也委巷曲巷也小巷多曲或曰委窮也水下流之聚曰委言至此窮盡也窮巷之人無所見聞故曰委巷之禮嫂叔無服兄弟之妻相爲小功故子思之哭嫂其妻倡踊已隨之言思子游之子或云申祥妻之昆弟也於禮亦無服而申祥哭之亦爲位亦妻倡踊記舉二子無服之喪爲位以明小功無位之非也

按哭妻昆弟之爲父後者于適室子爲主袒免哭踊夫入則足申祥之哭婦人倡踊又非矣大喪之禮門內期功之服衆人咸集爲位爲主可也至于異姓之親無服之喪平居有父母在聞門外緦功而輒爲位爲主免冠袒踊以哭無乃駭觀聽與故曰禮者人情而已

古者冠縮縫今也衡（横）縫故喪冠之反吉非古也

布帛經爲直緯爲横直曰縮横曰衡横廣而直狹縮縫謂以直幅豎縫之從省也古者冠辟積少故可豎縫無吉凶一也後世冠辟積多豎裁不足必横廣而

後可習尚使然實非爲凶縮爲吉横也後世遂謂喪冠質反吉宜縮縫非古也

按冠莫重于冕而以絲易麻孔子猶從之横與縮非甚害禮且吉與喪無徵不辨安得喪冠不反吉亦非至論

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豪）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后能起

親喪之禮服衰止三年哭泣止三月不食止三日蓋三日可以怠而食三月可以解而沐三年可以祥而除矣使過者俯而就不至者可跂而及焉若以親喪爲罔極吾情爲無已拘無已之情而不節以禮在已者不可傳而在人者不可繼曾子所以不爲子思取也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不食旣而悔之況七日乎

曾子曰小功不稅（退）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

稅者追償之名日月已過聞喪而追服之曰稅小功五月多衆兄弟之服如相去遠則聞喪有後時者嘗世以爲服輕過期則不稅故曾子非之

按喪服小記云降而在緦小功者則稅然則正小功

不稅禮耳曾子之疑蓋用情之過小功皆稅何以別于上爲者乎情無窮而文有節所謂行道之人皆弗忍也然則已諸曰易吉以承之哭踊以哀之逾月而已可也

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

伯高與孔子善而死于衛孔子弔使未至冉有代致束帛爲賻四馬爲賵而以夫子意將之蓋輕於施而未深於禮也禮以副情物旣不出于夫子而夫子又終難自白故曰空使我不誠於伯高徒猶空也凡帛

五匹爲束四丈爲匹

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孔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於野則已疏於寢則已重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爲之主曰爲爾哭也來者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勿拜也

赴與訃同告喪也兄弟先祖之子孫故哭於廟父之友父之外交也故哭於廟門外寢已之正寢師已之所事也故哭師於寢朋友因師及故哭於寢門外所知謂泛相知者故哭於野伯高于夫子視同道之友則稍輕視泛然之知則稍重故使其所因者爲主而哭於子貢之家如人聞其哭謂爲子貢而來者則弔生之禮在子貢爲伯高而來者則傷死之禮在伯高拜與不拜各裁其宜

按此章之言明禮之義非必拘拘爾說見前曾子小功不爲位章兄弟哭諸廟師哭諸寢可也若夫廟門外哭則迂遠迂泥又哭諸野乎君子營城不呼車中不疾言爲其驚衆也爲位哭於野人將以爲狂是何禮與生因其人見死因其人哭感觸動情則有之必使爲喪主爲位受弔而往哭於無喪者之家謂非迂乎

雜記謂遠兄弟之喪哭諸寢是不于廟也奔喪謂師哭諸廟門外是不于寢也宮室之次有限而內外三黨之喪無常安得一一別其所哭之位至于門外至于野至于借他人家哭不情甚矣凡記言拘瑣類此

曾子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以爲薑桂之謂也

孝子居喪食旨不甘如有疾則宜變通滅性者不孝苟食者廢禮故爲疾飲酒食肉亦必有藥物之和而後可不然爲酒肉而已以爲者釋曾子草木之意薑草屬桂木屬皆藥物亦可和飲食內則云屑薑與桂是也有藥物之和乃爲有疾者曾子居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正此意言居喪不可妄飲酒食肉非爲飲酒食肉者謀也

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女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

喪子喪明謂其子死哭而瞽其目也洙泗二水名西
河龍門至華陰之地冀州之西河也疑擬也子夏使
人尊己甚于尊師哭親不如哭子故曾子呼其名而
數之父離師友蕭索獨居無由聞過蓋自悔而受教
之辭
按弔友喪目亦可無哭旣弔又數其罪則如無弔西
河尊事是亦夫子之道行也人之尊賢豈賢者之罪
孔門曾子最少子夏以曾子父執無呼名數之之禮
曾子平日言辭慤謹此辭甚倨不足信也
夫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夜居於外弔之可也是故君

子非有大故不宿於外非致齊齋也非疾也不晝夜居
於內
此言平居出入寢興之節早起夜臥出作入息自有
常度晝常在外夜常居內惟居喪則廬於中門外雖
夜亦不入惟致齊寢疾雖晝亦不出不然則失其常
度而人必異之所以可弔而問也由此以推士君子
衣服飲食舉動言語一準諸理合于人情安常處順
則無往不宜何但晝夜寢興之節而已
高子皐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現齒君子以
爲難

高子皐名柴孔子弟子哭不成聲曰泣血卽淚也出
痛出故曰血不見齒謂不微笑微笑則見齒大笑則
見矧君子以爲難蓋甚之之辭子云可以爲難矣仁
則吾不知也禮使人難未可繼也故曰和爲貴中節
之謂和記所以微其辭也
衰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衰齊衰不以邊坐大功不以服
勤
衰喪服也取摧折之義當猶合也物謂升縷精麤裁
製廣狹皆合制也不當物與無衰同曰寧者甚言不
當物之不可非謂衰可廢也邊猶偏也凡居喪坐則

專席不與人共吉凶不相瀆也共席則偏坐偏坐非
哀敬之容也大功麤業服大功之衰而親勤勞之事
則志不在哀而期以上可知也
按不以邊坐不以服勤亦當物之意春秋傳晉平公
有卿佐之喪而奏樂飲宴屠蒯諫曰服以將禮禮以
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卽衰
不當物之義非獨精麤廣狹之應制而已
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說脫
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驂說驂於舊
館無乃已重乎夫子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

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
此因上章當物之意類記之又以見物當稱志也舊館人舊時在衛之主人說解也驂車轅外馬助葬以財貨曰賻以車馬曰賵馬言賻者客中無財以馬爲財也門人之葬未脫驂如顏路請車不與是也一哀而出涕夫子自言也於禮不必致哀聖人至情無僞故情至而物亦宜至也不然何以副此涕乎從猶副也志先則物從行行脫驂也
按聖人豈有無哀之弔無涕之哭乎何以云遇於一哀而出涕也無涕而哭是強哀也無哀而弔是虛文

也用財用情禮自素定本無盡哀之心偶遇一哀本無賻喪之禮聊以從涕豈聖人之用禮與且載途解驂是廢行也後世任俠之爲非聖人從容中道氣象
聖人用禮人情而已矣
孔子在衛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爲喪乎足以爲法矣小子識志之子貢曰夫子何善爾也曰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子貢曰豈若速反而虞乎子曰小子識之我未之能行也
此記孝子送葬之容往如慕者親柩在前孝子在後如嬰兒之慕追隨迫切也反如疑者既葬奉神而還親體在外未知神之來否彷徨不進也虞既葬之日反而安神之祭名子貢言反如疑不若速反而安神爲合禮夫安神者猶祭祀之虛文哀痛者尤仁孝之眞心故夫子終不然之
顏淵之喪饋祥肉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后食之
顏子之喪祥祭饋夫子以肉時孝子之情且將禫矣況師於弟子禮無復哀而於回痛惜未已故感觸興悲入而彈琴自釋非爲樂之而彈亦非前此不彈而至是始彈也聖人於哀死之情能節之以禮如此
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孔子曰二

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左
拱而尚右謂兩手相叉右手在上也左爲陽右爲陰吉事尚陽凶事尚陰也
按此事甚淺近二三子學禮未有不知者以一叉手左右訓禮何異學究訓蒙子乎未足信也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他乎旣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聲上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

之閒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閒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宗予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沒

負手謂背手向後也消搖消散搖蕩舒放之貌泰山羣山之宗梁木衆木之領哲人衆人之師木病曰萎殯停柩也猶在阼釋所以殯於東階之義孝子不忍死其親猶若在東階爲主也兩楹之閒堂中南面東階爲主西階爲賓故曰與賓主夾之也猶賓釋所以殯於西階之義西賓位待死者如賓客也殷人者孔

子其先宋人成湯之後也疇孰通疇昔卽誰昔猶平昔也夢坐於兩楹之閒奠饌品於前蓋殯奠之象也明王以下夫子自占其夢言今天下無明王誰肯以南面之禮尊我者殆將死之兆而已

按此章記者欲神聖人先見而其識轉卑聖人清明如神其知死豈待夢曳杖消搖此乃[illegible]莊周任放之態泰山梁木他人贊聖則可夫子豈[illegible]自稱夜夢不祥蚤起悲歎倚戶無聊見門人託語亦樂天知命通晝夜齊生死氣象其誣不辨可知

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

若喪父無服所謂心喪也然亦無衣錦純采之理但不定期功大小之制或曰五服無師何也蓋五服本於情師弟之情本於道所謂道隆則隆道汚則汚未可一切也雖七十子心喪亦自有等獨居三年惟子貢爲然篤於恩者疏齊不爲厚殺於誼者功緦不爲薄苟相與未深盡一哭之哀而食稻衣錦亦由其所自得耳是故師服難豫定也

孔子之喪公西赤爲志焉飾棺牆置翣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叨）練設旐夏也子張之喪公明儀爲志焉褚幕

丹質蟻（蛾）結于四隅殷士也

志與誌通謂誌定其禮節也牆置翣解見前鄭有喪章披謂以繩繫柩使人夾引之此周禮也崇畫文如牙於旌旗上詩謂崇牙此殷禮也綢韜也練熟帛以韜旌竿而垂爲旐載之車上此夏禮也夫子道兼三王故禮用三代所以榮之公明儀蓋子張門人褚幄也以覆柩亦謂之幕丹質以丹色布爲褚幕之質蟻謂蟲蛾褚四角結布爲飛蛾之形垂以爲飾不置牆翣不披殷士之喪禮也聖人之禮隆賢人之禮殺所以異也

按夫子生從周而葬反古非也顏淵厚葬責門人之違禮子路爲臣惡行詐以欺天豈亦也未之聞乎且周公之禮已兼二代士大夫死而薄王制私意反古豈其然乎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苫（平聲）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鬭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鬭曰請問居從（去聲）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爲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

處父母之仇常若居喪寢苫卧草也干盾也不仕不

服事人之事而專事報復也不反兵謂常操兵器自隨不待歸取也市朝非戰鬭之所猶不反兵鬭則無時無處不操兵矣即枕戈之意魁首也北斗七星杓爲末魁爲首主人即從昆弟之子弟

按報仇之說已詳曲禮曲禮多交游之仇此章又加從昆弟之仇果若斯天下其何人無怨往來報復世路成綱羅無復清寧之日矣此戰國以來游士橫議豈聖人崇禮之訓而腐儒好信爲世滋亂斷乎不可以訓也

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絰而出句羣居則絰出則否

凡弔服與臨朋友之喪皆加絰出則變之門人爲夫子心喪無服然初喪首腰閒亦必加絰至葬不易雖出不變也所謂出不變者惟出與同門羣居猶生事夫子故皆絰若非同門羣居及有他事別往則亦變矣

易墓非古也

易芟治也亦不脩墓之義

按禮無墓祭不墳不脩不易謂骨肉歸于土無知魂氣有靈栖于廟廟重墓輕也然事死如生亡則弗忘之豈親骸所歸一葬之後遂棄爲荒隴邪三代而下

園陵之禮與宗廟等安見古之是今之非也

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

喪主哀祭主敬此聖人制禮本義但據此言似豊又在哀敬外哀敬不足尚可云禮乎

曾子弔於負夏主人既祖塡池推柩而反之降婦人而后行禮從者曰禮與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胡爲其不可以反宿也從者又問諸子游子游曰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

以即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曾子聞之曰多矣乎予出祖者

負夏衞地祖謂柩將出設祖奠也祖者始也出行之始也塡猶起也池謂柳車前懸池象宮室之承霤也士一池當柩前柩朝祖廟北首先夕設祖奠旋柩池外向主人踊襲少南婦人降立於階間禮也今以賓至塡起其池使見柩推柩反卻以示少遲主人既奠踊襲畢婦人降即位於階間而后弔者行禮也曾子之從者疑反柩受弔爲非禮故問之曾子言凡祖祭者皆越宿而后行如聘禮使者遂行舍於郊詩云出

宿于泲飲餞于禰韓侯出祖出宿于屠之類且者未成行之辭曾子援出祖之義以見反柩之無害也飯謂始死飯含也牖下室中窻下也斂有小大以衣衾多寡爲名先小斂而後大斂也戶內房戶內也阼東階房戶外之南堂之東也客位西階上也庭堂下也墓則適野矣自飯至葬自牖下至墓以漸遠死者有往而無反也多謂多言言過則覺多曾子自悔出祖之說爲多言也蓋所言反宿者生人出祖之事生者可還死者無反所以悔之

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夫也爲習於禮者如之何其裼裘而弔也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入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

凡弔喪之禮主人未變服以前弔者皆常服既變服以後則客亦變服襲掩也裘吉服襲裘謂以衣掩蓋其裘裼裘露裘也凡衣重曰襲單曰裼小斂於戶內斂畢主人乃肉袒用麻結髮奉尸出堂拜賓襲腰帶首絰也是時主人服變客亦變乃出襲裘帶[illegible]絰而入曾子以喪凶事初往即變服故始譏子游而後自悟其非也夫夫上語辭下指子游

按主人小斂前不變服者昏迷不暇變也弔者聞人喪而以羔裘玄冠往於情未稱故曾子襲裘而不帶絰亦未爲失禮必如子游不帶絰而又裼裘是以羔裘玄冠弔也則失禮乃在子游且二子同弔曾子失禮子游何不救正於未入如子游失禮曾子何不忠告乃私指示人記未足信也襲裼詳見曲禮下篇首章及王藻唯君有黼裘章舊註失之

子夏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

不敢不至焉

此記二賢除喪之事以明禮之中子夏謹守用哀常過故强裁之子張高明哀情易忘故跂而至焉其有和與不和成與不成者各本其資之所近而不敢過不敢不至者則禮之所約而同也故禮者中也先王緣人情而爲制不然雖賢者不能况凡民乎和調也

司寇惠子之喪子游爲之麻衰牡麻絰文子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敢辭子游曰禮也文子退反哭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文子又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敢辭子游曰固以請

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虎也敢不復位子游趨而就客位

此節亦明繼世以適之禮司寇惠子衛大夫名蘭文子惠子之弟名木卽彌牟也彌牟之反爲木古語聲近猶不來爲貍而已爲耳之乎爲諸之類二子皆衛靈公孫惠子生虎爲適子惠子死虎不在主人位是廢適也子游與惠子善欲正之以文子知禮重其服往弔朋友弔錫衰環絰而已今爲麻衰加牡麻絰是與齊衰絞絰同若爲死者無嗣而代之服者文子驚辭猶未悟也子游復趨就其家臣之位又若爲有臣而無嗣君者文子大驚辭至於子游固請文子始悟扶適子出南面立示諸臣有主也北面復位使之主喪也子游乃就賓客之位焉

按此與檀弓問公儀仲子立孫之事同故鄭謂檀弓之免亦爲非禮以譏仲子夫身爲非禮以正人之非禮豈教人常法子游檀弓何相襲而行之也子游文學宿望當時所以感悟文子不在麻衰牡絰今人效之秖益其迂無救於事而反以害禮未可訓也

將軍文子之喪旣除喪而后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于廟垂涕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

亡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

將軍文子卽衛文子彌牟也禮無弔人於除喪之後者亦無除喪後受人之弔者越人遠後至文子以義起禮深衣白緆布爲衣古人吉凶通用之服練冠練麻布爲冠期年以外之服小祥練冠大祥縞冠也待于廟神主已入廟故待賓于廟也涕自鼻出曰洟亡於禮言無此禮而爲之禮也中合宜也

幼名冠去聲字五十以伯仲死謚周道也絰也者實也掘中霤而浴毀竈以綴拙足及葬毀宗躐行出于大門殷道也學者行之

勿則稱名旣冠則稱字五十而艾則稱伯仲旣死則稱諡此周制也麻在首在腰皆曰絰實者結塞之意絰之緩急堅固象之中霤屋下也與五祀中霤異五祀則庭中也掘地爲坎以埋浴水周人掘坎階間少西也毀竈明不復食也竈甓甎故以綴足使不僵便著屨也周人綴足用燕几遷柩朝宗廟設祖奠畢飾毀其廟之垣躐牆出於大門之外古者廟在大門内左不由門踰垣出曰躐玉藻云登席不由前爲躐生人遠行祖祭于大門外封土象山爲神主祭畢以車躐而過謂之軷今祖奠于廟毀其廟牆徑出大門外

亦由生時之軷然也必毀宗者明不復入也此以上皆殷禮殷禮質而直周禮文而曲小子行之夫子教門人語也

子柳之母死子碩請具子柳曰何以哉子碩曰請粥青庶弟之母子柳曰如之何其粥人之母以葬其母也不可旣葬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子柳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家於喪請班諸兄弟之貧者

子柳子碩未詳何國人蓋兄弟也具送葬之具何以言無財也粥賣也布錢也家於喪不以死者爲利也家貧不能具葬而又不以喪餘之財爲家可謂安貧而守禮者矣

君子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

爲人臣者勿嘗試人之軍師勿屑越人之邦邑然後可免於死亡亡猶死也國亡與亡人臣之分

公叔文子升於瑕丘蘧伯玉從文子曰樂哉斯丘也死則我欲葬焉蘧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瑗院請前

士君子生不懷居死擇樂地而葬非安土能愛之意公叔文子貪瑕丘故蘧伯玉微言諷之文子名拔伯玉名瑗皆衛大夫

按公叔文子當時■稱不言不笑不取死不忘樂而

有貪心是未嘗聞道者伯玉之旨超然過之鄭康成謂刺其欲害人良田何地無良田而獨瑕丘傅會成子高語耳

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爲繼也夫禮爲可傳也爲可繼也故哭踊有節

弁地名孺子泣謂哀痛迫切之至此哭之能滅性者也故聖人欲其以禮節之雜記曾子告曾申曰哭父母如中路嬰兒失母無常聲又以孝子至情言也意不相妨

叔孫武叔之母死旣小斂舉者出句尸出戶句袒句且

投其冠括髮子游曰知禮

此明初喪袒括髮之節叔孫武叔名州仇其人毀仲尼未嘗學禮可知喪服小記云斬衰括髮以麻為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則是母喪括髮加布與父喪括髮無布異也又喪大記云小斂卒主人于戶內袒脫髦括髮以麻乃徹帷奉尸于堂主人降拜賓卽位襲帶絰母之喪卽位而免則是小斂旣括髮而後尸出戶出戶卽位更加絻也又主人脫髦括髮而不言投冠者蓋投冠已在昨日始死而笄纚猶在首問喪云親始死笄纚徒跣是也至小斂畢乃就戶內笄去笄

纚解髮為髽頭束以麻是曰袒脫髦括髮以麻也今武叔尸出戶矣袒矣然且投其冠則是親死越宿而冠尚在首不知禮一也出戶而後袒括髮不知禮二也括髮而免不以布與父喪括髮同不知禮三也故子游不暇數責而但反言譏之蓋不屑教之之意鄭康成賈公彥解禮以髦為事親之飾始死素冠視小斂其謬矣又何遜於武叔也

扶君卜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君薨以是舉

卜作僕古者君薨必于正寢有疾則外臣入侍以時起居防姦慝也死者人道之終不可不正君疾則僕人之長與射人之長共扶持不死於閽豎宮嬪之手其慮深矣周禮大僕正掌正王之服位射人掌公卿大夫之位大喪與僕人遷尸師其長也二官常侍君左右疾則扶之死則二臣奉尸遷之也

按後世僕射官名本此

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為服君子未之言也或曰同爨緦

母之姊妹曰從母其夫則今謂之母姨夫也母之兄弟曰舅其妻則今謂之舅母也禮為從母小功從母之夫無服為舅緦麻舅之妻無服二夫人猶言此二

人二人則妻姊妹之子也幼依母姨夫家二人則夫之外甥也幼依舅母家同居恩養如父母故一人為其母姨夫服一人為其舅母服故曰相為服此禮經所不載故曰君子未之言因引或人語明之

喪事欲其縱縱爾吉事欲其折折爾故喪事雖遽不陵節吉事雖止不怠故騷騷爾則野鼎鼎爾則小人君子蓋猶猶爾

喪主哀不欲脩飾欲其急而遽事吉主敬不欲怠慢欲其緩而合禮縱縱急貌綜理意折折止貌整齊意遽急也陵節越次也止安定也怠慢也于其所急急

而無序則騷騷如是者躁率而爲野于其所止止而不動則鼎鼎如是者拘執而爲小人猶猶暁暢閑習意從容中道也

喪具君子恥具一日二日而可爲也者君子弗爲也

喪具衣棺之屬具豫備也恥猶惡也不以久生期其親故惡之其或非倉卒可爲者不得已而具之若一日二日可辦之物不必具矣

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者也

此釋古喪服之義子死服期兄弟之子亦期宜降等而不降故曰引而進之以厚一本也嫂叔同居至親也死宜服而不相爲服故曰推而遠之以厚别也父之姊妹曰姑與己之姊妹適人者死皆爲大功似乎薄也蓋姑姊妹我所宜厚而彼各有所從是有受我之厚而厚之者故我從其薄使彼一心事其所厚也

○何平叔曰凡男女相爲服非有骨肉之親則有尊卑之異嫂叔親非骨肉尊卑不異服則有混淆之失

愚按此言似而非也兄弟伯仲亦非異尊卑也倫有義合禮有從服非必盡骨肉也豈有同居之親而死無服者乎儀禮喪服未必盡出古制即古制未必盡

可因今禮叔嫂小功姑姊妹在室者期已嫁者大功可謂今禮盡不如古乎

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此孔子之事聖人哀死之心自然如此

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曾子曰爾將何之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曰反哭於爾次曾子北面而弔焉

此旅次聞喪之禮曾子爲舍主人而其客有聞父喪者不敢哭於主人家欲出而哭於巷曾子止之因弔之其徒客之從者也曰吾父死客對曾子之言也

按聞父死而從容議位然後哭豈人情乎不足信也

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爲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沫）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簨（筍）虡（巨）其曰明器神明之也

此明事死之禮死生不異者人子不忍忘之情而幽明有無不可强同必以事生爲送死則近于誕故知生死之說然後可用禮也之偏向也致極至也以爲死者不復生而極以死者之禮待之是忍於亡親而不仁也以爲死者未嘗死而極以生者之禮待之是暗於察理而不知也二者皆失中故古人送死凡器

用之爲亦如生者之具而不必適死者之用竹竹器也味作沬燒土成沬乃熟不沬不成器也平猶和也不平不可彈也不和不可吹也簨虡所以懸鐘磬橫者曰簨直者曰虡無簨虡不可擊也凡此皆不致生亦不致死蓋死者本幽而有生人之用有作樂之具所以明之也然用非其所用樂非其所樂所以神之也故曰明器者神明之也神明之者心也孝子自盡其心而已

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聞諸

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爲石槨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米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爲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爲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荊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

此明禮本人情當人情之謂禮君子之仕爲道也不爲憂貧顧道以不貧而後行不貧亦非君子所惡也君子之厚葬其親爲廣孝也不爲畏朽顧葬以不朽而安不朽亦非君子所惡也喪失也人死曰喪失位亦曰喪有子欲聞聖人處喪之禮曾子舉速貧速朽以對皆聖人矯時救弊之言有爲而發也桓司馬宋向魋也向戌之孫南宮敬叔魯大夫仲孫閱也孟僖子之子向魋爲石槨而葬三年不成無益之費故曰

靡敬叔失位去魯還載其寶而朝以財自媚故曰貨中都魯邑名夫子爲宰立法制教民也四寸五寸皆言厚也之荊將適楚也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蓋陳蔡之厄楚昭王將迎夫子二子以使事往也

陳莊子死赴於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召縣玄子而問焉縣子曰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弗哭且臣聞之哭有二道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公曰然然則如之何而可縣子曰請哭諸異姓之廟於是與哭諸縣氏

陳莊子齊大夫陳恆之孫名伯赴告喪也齊彊魯畏之故繆公欲爲哭以重其赴也脩脯也十脡爲束天下有道政出於一大夫無私交死不相赴故曰安得而哭天下無道政自大夫出故曰安得弗哭此所謂畏之而哭非愛之而哭也陳莊子異姓故哭諸異姓之廟

按此章之言則是哭泣之哀虛文無實豈行禮之意孟子曰哭死而哀非爲生者畏生者而哭泣以市交則所謂忠信之薄矣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此春秋以來大夫主盟之事豈先王之舊典與

仲憲言於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爲而死其親乎

此明孝子不忍死親之心仲憲卽原憲孔子弟子也示民無知謂使民知死者之無知也爲其無知故以不堪用之器送之爲其有知故以祭祀可用之器送之疑者不以爲有知亦不以爲無知也用用以從葬也周禮大夫以上兼用祭器曾子以示民無知之說爲非故重言其不然蓋死者雖不必有知而孝子終不忍以無知死其親人器謂人有知鬼器謂鬼亦有知也用明器之心亦猶用祭器之心古之人皆不忍死其親而已矣

公叔木戍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子游曰其大功乎狄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夏子夏曰我未之前聞也魯人則爲之齊衰狄儀行齊衰今之齊衰狄儀之問也

此明服制以義裁也公叔木衛公叔文子之子公叔戍也春秋魯定公十四年衛公叔戍來奔是也禮同父母兄弟死爲之服期則異父同母者當降一等爲之大功此子游意也魯人服齊衰者從繼父而降也禮異父恩如父者謂之同居繼父服齊衰期其父期則其子齊衰三月可也此子夏述魯人意也曰狄儀之問不曰自狄儀始者魯人先已爲之引此問爲證耳

按禮繼父始同居後異居者齊衰三月未嘗同居者無服則其子又安得槩從齊衰故鄭康成以子游之言爲是愚謂大功九月與齊衰三月無以甚異旣不可以齊衰又可以大功乎近代禮同居繼父兄弟姊妹相爲小功此爲得之

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

此言出母無服之禮子思母伯魚妻也死於衛或生而見出或死而再嫁也柳若衛人子思之言蓋微示以不當爲服之意

按孔氏三世出妻此好事者之言說見子上之母死章子思之母伯魚之妻上事天子下撫子思夫死再嫁有是事乎親喪人所自致縱禮不得行情亦當自

盡焉得不慎而曰吾何慎吾何慎是視親喪若無有也豈仁人之言乎曲禮曰貧者不以財貨爲禮禮不可斯須去身豈以貧富爲行止意謂絕母不當服妻雖有絕而子自不易生我而視同路人豈得爲子乎或曰先王制禮重父降母以別于禽獸夫降斬而爲齊降三年而爲期已甚矣父絕其妻而子卽絕其母是無父者爲禽獸而無母者得爲人不有其母與不有其父相去幾何子思爲是說乎吾弗信也

縣子瑣曰吾聞之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滕伯文爲孟虎齊衰其叔父也爲孟皮齊衰其叔父也

此記降服之非古也瑣縣子名古謂殷夏以前降謂旁尊旁服以貴殺賤以適殺庶自後世始也上下猶尊卑上如從祖伯叔父之類下如從子從孫之類隆古道厚死者雖賤不以已貴爲降各隨其本屬之親輕重爲服滕伯文滕國大夫伯文其字也孟虎孟皮皆伯文之叔父爲士庶人者也禮昆弟之子爲叔父齊衰期如昆弟子爲大夫叔父爲士則降爲大功伯文於二子爲齊衰是不降也行古之道也記者蓋卽所見以證所聞獨舉叔父者降服惟旁屬多也伯文本今人而用古禮故記舉之以明厚鄭康成拘泥古

者之語以滕伯爲殷諸侯其揣摩附會類此

按愛親敬長天性也哀戚之情緣親愛而生故喪本哀戚非以貴賤論厚薄也禮期之喪達乎大夫絕于諸侯適則降庶尊則壓卑雖品節彬彬而隆古之風遠矣故親親之殺尊賢之等世教所趨不得不然苟識其本則教厚可以崇禮忘本逐末則忠信之薄豈制禮之意故曰禮不忘其本記者此節於是爲有功矣

后木曰喪吾聞諸縣子曰夫喪不可不深長思也買棺外內易我死則亦然

、后木魯孝公子惠伯鞏之後深長思謂送死大事必誠必信也獨舉買棺者親體所藏莫先於此故王制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脩亦即所謂深長之思也苟未制於平日而買之倉卒尤不可不慎外內易言外內辨治精好勿鹵莽粗率貽後悔也此二句引縣子之言我死亦然后木自戒其子也

曾子曰尸未設飾故帷堂小斂而徹帷仲梁子曰夫婦方亂故帷堂小斂而徹帷小斂之奠子游曰於東方曾子曰於西方斂斯席矣小斂之奠在西方魯禮之末失也

此言始死之禮始死尸在室去褻衣沐浴是未設飾也故帷其堂不使人見室中也沐浴畢含襲小斂於戸內奉尸出堂乃徹帷此曾子釋小斂帷堂之義爲死者也仲梁子魯人言始死沐浴男女在尸外哭泣之位未定故帷堂小斂畢尸出戸主人即位拜賓乃徹帷此仲梁子釋帷堂之義爲生者也二說皆近小斂之奠設於堂當尸東就地不設席初死不忍以鬼道事親也鬼事尚右生事尚左於東方生事之也設席而奠於室西事神之祭也曾子謂小斂已有席與事神同奠於西方不知小斂之席斂席也非爲奠也

大斂殯奠於室西乃設席子游得之曾子誤也記者因正之曰小奠於西方魯禮之末失曾子蓋因魯禮而誤耳

縣子曰綌隙衰繐歲裳非古也

葛布粗者曰綌麻布細而疏者曰繐喪服上曰衰下曰裳禮有繐衰而無葛衰後世有用葛爲衰繐爲裳者故縣子非之

子蒲卒哭者呼滅子臯曰若是野哉哭者句改之

子蒲名滅哭者呼滅舉其名而哭也子臯高柴字野謂不知禮改之謂改勿呼名不止其哭也

杜橋之母之喪宮中無相[illegible]去以爲沽古也

此言治喪必用相相謂贊禮者孝子昏迷須人相導庶免疏畧失禮沽疏畧也與良苦之苦同以爲沽譏禮者以爲沽也

夫子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羔裘玄冠夫子不以弔

此言始死弔喪之禮未小斂謂之始死羔裘玄冠吉服也易變也而已者主人未變服賓不麻絰但少改變其所著之吉服如曾子襲裘而弔正合此意既小斂則弔者皆帶絰既成服則弔者皆弁絰錫衰自有

常服矣何獨夫子不羔裘玄冠而已當時有謂始死無衰絰以羔裘玄冠弔者故記者明之據此章之義子游始死裼裘亦未爲盡禮鄭註未達

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亡無子游曰有亡惡乎齊夫子曰有毋過禮苟亡矣斂首足形還旋葬縣玄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

喪具送死財用之具有亡謂貧富也行禮以財子游之問傷貧者無以爲禮也夫貧富雖不同各稱其力自盡則不同之力以同盡之心而齊故稱之一字爲孝子之準乃所以爲齊也子游不達疑稱家有亡則

有者恃其財至於無以加無者暴其親至不能葬同爲人子而厚薄相懸惡乎齊而有無焉可稱也不知所謂稱有無者非謂有者遂恣情過度無者遂卻尸廢禮也有者備禮而止豈得太奢無者隨分自盡不謂不及但不至露形躶葬則不必更待日月還即葬埋不用碑繂懸棺而下封之以土亦力所能也無財不可爲悅人豈有議其薄者哉如此則有者盡禮盡心無者力雖不足而心亦盡其爲孝等所以謂之稱謂之齊也還旋同便也封以土封其坎也鄭改爲窆字無謂

司士賁奔告於子游曰請襲於牀子游曰諾縣子聞之曰汰哉叔氏句專句以禮許人

司士官名賁人名以衣斂尸曰襲禮始死廢牀置尸於地望其如初生下地時也旋反於牀沐浴含飯襲皆于牀也當時有就地而襲者司士賁請如古禮子游不據禮以告第應曰諾諾者以物許人之辭非所以議禮也汰驕忲也曲禮曰問禮對以禮又曰必則古昔稱先王子游對不以禮不則古昔不稱先王若禮由己出而許以予人者故曰汰

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甕曾子曰既曰明器矣而又

實之

此言送死致生之非禮也醯醢百甕皆納之壙中者明器從葬之器神明之而已今皆實之以醯醢所謂之死而致生不智也故曾子譏之

按士喪禮陳明器甕三醯醢屑諸侯雖多何至于百鄭兼祭器解以周人殉葬兼用祭器也祭器可實明器不必實然儀禮明器如苞筲甕甒之屬皆實以牲體黍稷醯醢醴酒之屬豈曾子於禮未甚悉與疏義半虛半實之說强鑿附合耳

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夫子曰可也讀賵曾子曰

非古也是再告也

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也司徒大夫家臣司徒也旅下士卽司徒歸四布謂旣葬各以四方之賻布還之蓋獻子廉而家臣繼其志視家於喪者爲賢而進予者之情不如予柳以班兄弟之貧者之爲善也故夫子僅可之車馬助葬曰賵主人旣受而以方版書其數遣奠之晨以讀于柩此後世之禮蓋賓來賵時旣以告遣奠又讀是再告也古者但有賵時致命之禮無柩行再告之禮故曾子非之

成子高寢疾慶遺入請曰子之病革（亟）矣如至乎大病

則如之何子高曰吾聞之也生有益於人死不害於人吾縱生無益於人吾可以死害於人乎哉我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

成子高齊大夫姓國字伯高謚曰成慶遺慶封之族不食之地謂不可耕之地死而不忘儉賢於公叔文子遠矣

子夏問諸夫子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居處言語飲食衎爾

衎樂也君母君妻之禮皆齊衰不杖期恩義雖淺未有居喪而爲樂者子夏失問故夫子不答或云居處以下夫子之答辭若是則衰不當物畏而哭之者耳豈聖人所以教人乎記言爲不足信矣

賓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去聲）死於我乎殯

賓客謂朋友自遠方來寄寓者非爲我來故曰無所館如爲我來者我自當館之矣死於我殯因館生者併及之言禮當如是爾非謂我館者皆擬其死也

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椁周於棺土周於椁反壤樹之哉

國子高卽成子高也子高之意以爲人生則見死則

藏藏則宜不見故衣以包形棺以包衣椁以包棺土以包椁惟恐其藏之不密人之發見也反封之壤樹之木而使人識之哉

按此所謂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在死者自爲計則可子孫於祖考封之惟恐不高樹之惟恐不茂豈忍泯然不識而已故凡送死之禮皆生者之事非死者之任聖人制禮使生者自盡焉耳

孔子之喪有自燕（平聲）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平聲）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坊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

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馬鬣封之謂也今一日而三斬板而已封尚行夫子之志乎哉

燕國名聖人葬人則禮自聖人出故可觀人葬聖人則禮自衆人出其何觀焉昔者以下述夫子之言見今之葬無可觀者封謂築墳若堂形方而其上平也若坊形如隄防旁殺而長也若覆夏屋東西壁立南北陵遲形如夏世之屋周屋始有四注夏屋惟前後霤耳若斧上狹如刃也功省易就故從之此以上皆引夫子之言馬鬣封子夏卽所見以明若斧之制馬領肉薄墳狀似之今將以此葬夫子功不過一日三

丈斬縮移版其封已成事簡禮儉尚行夫子之志而已何觀焉

按前章記夫子之葬公西華爲志備三代之禮披崇緌旐何其豐也今云以若斧封又何儉也版可築垣牆不可爲丘隴馬鬣而上則朝築而莫阤矣三板之高不過六尺何以垂之奕世如山陵乎燕人觀禮以此告之甚無謂

婦人不葛帶

禮大喪婦人與男子首絰要帶皆用麻男子重首婦人重要旣葬卒哭男子以葛易麻帶婦人以葛易麻絰及期而練則男子去首絰而存葛帶婦人去要帶而存葛絰故婦人無葛帶此以齊斬言也若大功以下服輕卒哭婦人亦弁變爲葛帶與男子同矣

有薦新如朔奠

柩在殯未葬過月朔則殷奠殷盛也視常奠爲盛男女各卽位內外各從事故謂盛奠薦新亦謂在殯遇新穀旣升薦于柩也其禮亦如朔奠蓋薦新于葬後死者已遠而感傷淺薦新于初喪其痛方新而感傷重故禮如朔奠也

旣葬各以其服除

三月而葬葬而虞虞而卒哭親重者各隨所受而變服輕者應除各自除之不俟主人也

池視重霤

池謂柳車之池柳車卽今棺罩形如屋池謂棺罩四旁織竹衣布爲池狀如重霤也霤溜同重霤卽今屋檐上木溝檐水入此復溜于地故曰重霤天子屋四注四面設重霤諸侯鉄後大夫惟前後士惟前其送死池數各視生時所居屋重霤爲節故曰視

君卽位而爲椑歲一漆之藏焉

椑襯也卽後章所謂杝棺在內親尸之棺也天子椑

內有水兕革棺諸侯惟椑名椑者漆之堅强甓甓然也人君體尊備物無少長卽位則造椑每歲一漆示不卽成也藏焉者未卽用也

復楔(音屑)齒綴(拙)足飯設飾帷堂並作父兄命赴者

復始死升屋招魂也楔齒用角柶楔尸齒令口開得含也綴足以物綴尸兩足使直也飯以米與貝實尸口也設飾陳衣衾襲尸小斂也帷堂堂上設帷帳也並作六事一時並行也父兄命人以喪告于所親識者孝子皆迷故父兄命之○鄭據士喪禮主人命赴之文謂大夫以上則父兄命拘也

君復於小寢大寢小祖大祖庫門四郊

復招魂也君謂諸侯禮多言諸侯而畧於天子者禮書後成非先王之舊也凡宮室在後曰寢小寢燕寢也大寢正寢也小祖羣祖廟大祖始祖廟庫門諸侯之外門寢爲生時所居祖廟生時所有事門所嘗出入郊所嘗經歷魂氣所往不離生時熟習之地故于此等處復

按人死持其衣升屋呼其名字招之使還事近誕鄭據周禮謂各如其命數上公復九處侯伯七處其迂尤甚

喪不剝奠也與(音餘)祭肉也與

饋食曰奠饗鬼神曰祭始死未葬以前皆謂之奠朝夕設脯醢如常食故不用巾冪謂之剝奠剝倮也曲禮爲大夫削瓜倮之亦謂不巾也易有剝卦謂陽蛻如剝也惟殷奠殺牲有祭肉用巾非是皆無巾與者不定之辭

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

旬謂殯後十日布陳列也材爲椁之木布者暴之使乾也明器送葬之器既殯旬日後卽治此事也

朝奠日出夕奠逮日父母之喪哭無時(句)使(句)必知其

反也

始死至未葬以前皆朝夕奠逮日謂及日未入事死如生也未殯以前不絕聲哭殯後至小祥朝夕哭廬中思憶哭小祥後無朝夕哭或一日二日思憶哭皆所謂哭無時也在喪或祥後有君命出使不得不往反必祭告于廟如親存也

練練衣黃裏縓(音詮)緣葛要絰繩屨無絇(渠)角瑱(天去聲)鹿裘衡(橫)長袪(區)袪裼之可也

練小祥祭名三年之喪期年而著練冠練衣故曰練練衣以練熟麻布爲中衣斬衰衰裳如故也正服不

可變中衣所以承衰者即深衣也裏練衣之裏縓淺
絳色綠緣飾領袖葛要絰謂小祥男子去麻首絰惟
餘葛要絰也繩屨父母初喪菅屨既葬卒哭受齊衰
蒯藨屨小祥受大功麻繩屨也絇屨頭飾也麻繩屨
不用飾瑱冠兩旁充耳吉用玉與石小祥後微飾用
角也平居冬寒皆衣皮裘貴賤各以等喪裘同用鹿
皮小祥前裘狹而短不見袖袪袖口也小祥後裘稍
廣而袖長見裘曰裼裘在練衣內而微露其袖口不
全裼也裼以單布帛加皮上為表故裘在外謂之裼
重以衣掩其上曰襲外有練衣是猶襲之也但見其

袪可耳鄭註未達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緦必往非兄弟雖鄰不往所識
其兄弟不同居者皆弔

親喪在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緦麻如同曾祖昆弟之
類亦必往弔親同宗所以重父母也則近而服重者
可知非兄弟雖鄰里之喪亦不往則遠者可知鄰雖
不往如死者為相知已既不往兄弟同居者亦不可
往則使不同居兄弟皆往弔若代己之往可也

按曾子問夫子曰三年之喪弔乎子曰禮以飾情三
年而弔哭不亦虛乎此言最為近情此章之言未可
據也

天子之棺四重水兕似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杝移棺一
梓棺二四者皆周棺束縮二衡橫三衽每束一柏椁以
端長六尺

水牛兕牛其革堅厚考工記函人兕甲壽二百年合
之以為棺其厚三寸被謂近尸內一重也杝椴也樹
似白楊即椑棺也為第二重又以梓木作屬棺為第
三重外又以梓作大棺為第四重四棺上下四旁皆
周而惟椁不周有四圍而無上下以上有抗席下有
茵也束以皮條束棺也縮直也衡橫也直束二道橫

束三道衽以木為小腰中狹兩端濶如裂裳衽一殺
上一殺下又謂之燕尾其形如腰鑿棺與蓋際為坎
納腰于於坎以聯其際如衣之有衽故名衽每束一
謂棺蓋縫每當束處用一衽也外以柏木為椁木本
曰端木堅而大椁大故積材頭為之其長六尺

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絰紂緇衣或曰使有司哭之為
之不以樂食

遠諸侯死而赴于天子天子哭之爵弁弁色青黑如
爵頭也絰麻絰也紂衣即緇衣天子服爵弁緇衣以
哀降服也[illegible]絰加環絰於弁上即羔裘玄冠者易之

而已之意示小變也鄭氏以經爲衍字云麻不加于采夫爵弁緇衣既可以哭不可以加絰乎或曰以下並記所聞

天子之殯也菆攢塗龍輴舂以椁加斧于椁上畢塗屋天子之禮也惟天子之喪有別姓而哭

菆叢也用木叢柩四面塗之也輴載柩之車如牀四周有欄楯而畫龍于上故曰龍輴以椁者輴外叢木象椁四面圍之也斧黼也白黑曰黼繡黼爲覆棺之衣也周叢爲椁而開其上加黼衣內覆棺上又爲屋四注以覆之而下四面塗之也別姓者宗族爲同姓

婚姻爲異姓無親者爲庶姓分類爲位而哭也

魯哀公誄孔丘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

誄類也類死者生平而哀之猶今之行狀挽辭云爾鄭康成謂因其字爲謚夫尼鳥足以謚聖人乎

按謚尼父而知哀公之愚矣誄以成謚誄其生不得行道而謚之曰尼尼泥也止不行也孟子云止或尼之抑不思孔子不得位誰尼之而遂用爲謚何異於里人之東家丘者解者曰聖人之行難盡列然則堯舜禹文何獨不字乎不然則鄭氏之說誤也誄耳非謚也

國亡大縣邑公卿大夫士皆厭葉冠哭於大廟三日君不舉或曰君舉而哭於后土

厭冠喪冠厭帖不起也哭於大廟傷先業之虧也盛饌作樂曰舉君不舉自貶也后土社也哭於后土傷土地之削也

孔子惡野哭者

夫子嘗自言所知吾哭諸野謂設位爲帷成禮也此謂哭諸道路郊野無喪紀之位擗踊之節者也周禮銜枚氏禁野叫呼行歌哭于國中之道者惡其驚衆

也或云如成子皋所譏野哉哭者然則所知哭諸野亦非夫子之言矣

未仕者不敢稅襚人如稅人則以父兄之命

稅襚同通作襚以衣服贈死曰襚古者斂尸用盛服未仕則衣服不備故不敢以襚人如襚人有父兄在必以父兄之命蓋衣服財幣不敢自專也玉藻云親在行禮於人稱父是也

士備入而後朝夕踊

臣於君喪朝夕哭踊各依位次踊必相視爲節嗣君孝子雖先入卽位哭待衆集而後齊踊士卑最後入

士皆入則衆無不至者矣

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

祥大祥縞生絹蒼白色以爲冠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祥又間一月而禫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是月對徙月而言非即祥之月也徙月又越月也按前章云孔子旣祥五日彈琴十日笙歌記言自矛盾如此

君於士有賜帟

帟幕也所以覆柩士必君賜而後有帟然則大夫以上有司自供之矣

禮記通解卷三終

禮記通解卷四

郝敬習

檀弓下第四

君之適長殤車三乘公之庶長殤車一乘大夫之適長殤車一乘

此記葬殤之禮君諸侯也適適子公即君也適爲君嗣庶爲公子變君言公者適庶之分也公共也鄭玄云庶子言公卑遠之也庶衆也殤未成人死者十六至十九謂之長殤車謂送葬之車曾子問云下殤土周葬于園與機而往途邇故也古者葬殤無棺以牀機之屬輿尸葬之家園而已惟君之適子十九歲死者乃用棺斂載送以車其車三乘則適中殤二乘適下殤一乘可知也公子爲庶者長殤車一乘則庶中下殤無車與機而往可知也大夫惟適長殤車一乘適中殤無車而庶殤益可知也

按鄭註以此車爲殉葬之偶車載牲體藏之壙中者即所謂遣車非也遣車之名見于周禮巾車云大喪飾遣車又雜記云遣車視牢具置于四隅故鄭以四隅爲壙中而以遣車爲明器又後章晏子遣車一乘及墓而反國君七个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

送行曰遣謂送死者行之車云及墓反則是人所乘車明矣若明器土木偶車豈堪載牲體既納之壙又豈有反者

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

公諸侯也達官謂姓名得通於君者若府史以下自辟用者不稱達官長官正也惟達官之長杖貳佐以下則否君喪羣臣皆斬衰不杖者斬衰而已矣

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宮及出命引之三步則止如是者三君退句朝亦如之哀次亦如之

宮殯宮出謂柩將行出宮孝子攀號君命引柩前奪

其情也引者三步輒止君又命引之如是者三柩乃行君遂去或當遷柩朝廟時君至或柩出門外倚廬之次君至其三命三引皆如之柩出宮門經倚廬孝子攀號于此尤切鄭以大門外賓客次舍之處爲哀次恐非

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弔人

五十始衰所謂不以筋骨爲禮也弔遠喪使人代可也

季武子寢疾蟜（矯）固不說（脫）齊衰而入見曰斯道也將亡矣士唯公門說齊衰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微及其喪也曾點倚其門而歌

此記行禮絕俗之事季武子季孫夙魯大夫專政國人事之如君者也蟜固人名猶論語長沮桀溺楚狂之類蓋因事立名蟜矯通言能矯强固執也武子國人所畏蟜固不脫凶服入見自言惟入國君門有凶服者脫之入大夫門不脫也此禮將亡我欲行此禮耳武子佯善之許其爲表微表明也微細也倚其門而歌者不哀其死不脫齊衰而入者不幸其生然則武子之見棄於君子可知雖然凶服問疾臨喪而歌非禮也記者始試名蟜固末舉曾點亦以微致其譏

焉蓋曾點孔子之所謂狂也

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弔於人是日不樂婦人不越疆而弔人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焉弔於葬者必執引若從柩及壙（況上聲）皆執紼（拂）喪公弔之必有拜者雖朋友州里舍人可也弔曰寡君承事主人曰臨君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大夫之喪庶子不受弔

當事謂當斂殯有事之時辭謂擯者以主人有事告也哀樂不同日故弔日不樂婦人無外事故弔不出疆在路牽柩之索曰引下壙懸柩之索曰紼公弔謂公家使人來弔卽當往拜謝初喪主人不能往則使

朋友與州里及喪家典舍之人代可也公使來弔其
辭曰寡君承事主人往謝其辭曰辱臨君遇民之柩
于路必使人弔之君於民有父母之恩也大夫之喪
必適子爲主適子不在庶子不敢受弔蓋賤者不敢
爲有爵者主若士庶無爵庶子受之可矣

妻之昆弟爲父後者句死哭之適室子爲主袒免哭踊
夫入門右使人立于門外告來者狎則入哭父在哭於
妻之室非爲父後者哭諸異室

妻昆弟爲父後者是妻父之冢嗣也適室已之正寢
也已無服已子爲舅緦故子爲喪主袒免哭踊皆子

也稱夫者對妻而言入門右入寢門西就客位避主
也告來者謂來弔者至則以告也狎內戚也父在謂
已有父在不敢哭于正寢而哭于妻之室妻黨也非
爲父後則妻之爲昆弟之喪也哭諸異室不于妻室
也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于側室無側室哭于門內之右
同國則往哭之

有殯親喪在殯也側室傍室遠于殯宮也門內大門
內于右不爲主也同國往哭他國則否
按前章言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緦必往此言同國
則往意相矛盾矣母新喪而弔人之喪情亦未允

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
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

有三年之喪不當弔人然同志之友死而哀痛情深
即不脫齊衰往哭亦可弔也與哉言非弔也弔則麻
絰而已按雜記三年之喪不弔如有服將往哭之則
服其服而往正與此合蓋哭死與弔生異弔生禮輕
而哭死情重鄭註未達

有若之喪悼公弔焉子游擯由左

悼公魯君哀公子擯主人相禮者凶事尚右讓尊者

居右故由左凡吉事擯者出迎賓由右

齊穀告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爲
之服姊妹之服或曰外祖母也故爲之服

穀作告聲之誤也魯莊公桓公子齊襄公甥襄公淫
女弟文姜而殺魯桓公則莊公之父讐也及襄公娶
王姬莊公爲主婚王姬死告魯而莊公又爲服悖謬
甚矣穀梁之例曰由嫁者死爲大功于禮無徵即有
之忘殺父之讐行由嫁之禮義所不出廢可也母之
母曰外祖母服小功齊襄公夫人魯莊公舅之妻無
服記誤矣

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恆於斯得國恆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為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為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為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子顯以致命於穆公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為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

晉獻公嬖驪姬殺世子申生公子重耳避奔狄秦穆公之夫人於重耳兄弟也獻公死穆公使子顯弔重耳勸之反國恆於斯謂得失在此時也喪出亡也孺子謂重耳嗣君在喪稱子舅重耳舅狐偃字子犯以告重耳告也辭勿受也喪人猶亡人仁親念父也寶重也父死是何等事而乘此謀國也說猶解也客即子顯稽顙以頭擊地盡哀也不拜不謝也不私不與使者私言也未為後未為嗣君主喪則不受弔拜謝也哭則哀父不私則無謀國之意而遠利所以為仁也

按舅犯之訓重耳之對皆矯詐無實記者撫其事不察其心豈可為行禮之法春秋于重耳蓋甚惡之

帷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

柩在殯朝夕哭必揭其帷敬姜魯大夫穆伯妻夫死哭必以晝帷殯遠嫌也魯人效之後遂皆帷殯

喪禮哀戚之至也節哀順變也君子念始之者也

孝子哀戚不可忍故先王制為禮以達其情而又為之節以防其過所以順其哀而變之非逆其情而遏之也君子于哀戚之至無可若何惟思親始生我待以終今當送終之日重自毀傷是負吾親也念此節

哀先王所以順變也

復盡愛之道也有禱祠之心焉望反諸幽求諸鬼神之道也北面求諸幽之義也

復謂始死升屋招魂也不忍舍其親而望其復生極盡仁愛之道也求諸人不得而求諸鬼故曰有禱祠之心禱祠之心窮迫無可奈何也望反諸幽以下皆釋所以禱祠之義禮復者北面北當幽州鬼方故曰求諸鬼神之道求諸幽之義所以為禱祠也鄭康成以禱五祀解鑿矣

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稽顙隱之甚也

稽顙以顙擊地也隱痛也拜則五體投地而首爲五體之尊以顙擊地中情隱痛之甚無可奈何也

飯用米貝弗忍虛也不以食道用美焉耳銘明旌也以死者爲不可別已故以其旗識之愛之斯錄之矣敬之斯盡其道焉耳重平聲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唯祭祀之禮主人自盡焉爾豈知神之所饗亦以主人有齊敬之心也

飯謂初死飯含不用飲食而用米與貝爲不忍死者口虛以美物實之非爲食也銘以帛書某氏柩所以明死者而旌別之也旗卽銘旌愛其親而不忍忘故錄其旣死之名敬其親而不敢遺故盡其送死之道耳重以木爲之高三尺形如人北面左衽束帶擁食取易象人過不養不可動之義故曰重蓋死者魂魄所依也重設于始死之時主立于旣虞之後始死未作主以重爲主也在廟曰主殷人旣作主幷重亦綴而懸于廟周人旣作主則徹重而埋于廟門外始死至葬猶以人道事之有奠無祭器用素哀主質也旣葬反虞則以神道事之卒祔練祥皆用祭器祭主敬盡禮也豈知死者眞能來饗惟自盡其齊敬之心而已哀敬亦至孝之至也

辟踊哀之至也有算爲之節文也袒括髮變也慍哀之變也去飾去美也袒括髮去飾之甚也有所袒有所襲哀之節也

辟撫心也踊頓足也女辟男踊過毀傷生故爲之算一踊三跳三踊九跳是爲一節雜記云公七踊大夫五踊士三踊以殯日久近爲踊之疏數皆所謂節文也肉袒括髮變其常也慍悶無聊至于戚嘆辟踊又哀之變也服御去飾情惡而去其美也去飾而至于袒括髮去飾之甚也袒而復襲其衣以節哀也

弁絰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有敬心焉周人弁而葬殷人冔許而葬

厭冠麻絰居喪之服也至葬則以弁易厭冠以葛易麻絰也蓋喪主哀親之也至葬卽于遠而時漸久以神明待之故有敬心焉致敬生文不純用凶也周之弁殷之冔皆祭冠王制云夏后氏收而祭殷人冔而祭周人弁而祭故曰弁葛而葬者與神交之道也按葬用吉冠非禮也蓋制相似而疏麻布爲之卽喪冠也說者遂以祭山川解鑿也

歠主人主婦室老爲其病也君命食之也

歠食粥也初喪三日主人主婦及家之長相皆不飮

不食三日爲其病困以君命命食乃歠粥

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主婦入于室反諸其所養（去聲）也反哭之弔也哀之至也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爲甚殷既封而弔周反哭而弔孔子曰殷已慤吾從周

此言既葬反哭之義主人升堂求諸其親存日行禮之處主婦入室求諸其舊所饋食之處而皆不復見其親哀痛於是爲甚故其時賓有弔者殷禮甫葬即弔于墓周禮待其反哭弔于家臨穴盡哀殷禮大質草土之間猶見其墓不若反而亡焉之爲甚故周人得之夫子所欲從也

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既反哭主人與有司視虞牲有司以几筵舍（釋）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于祖父其變而之吉祭也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句）不忍一日末有所歸也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

北方國之北也𥣀則南其首從陽也葬則北其首從陰也三代通用之生則下而向明死則往而歸幽也

贈以幣贈死者于墓時則祝先歸而戒虞祭之尸宿夙通戒也既反哭即與有司省視虞祭之牲別令有司以几筵釋奠山陵之神于墓左爲親託體于此也使有司者主人反虞也是日葬即是日虞甫失其柩即安其神弗忍一日離親也未虞以前人道饋食奠而已至虞以神道奉祭易奠也虞安也安神也禮士三虞大夫五虞諸侯七虞虞而後卒哭卒哭而始祔虞用柔日靜以安也祔用剛日動以遷也故虞間日一舉而祔即卒哭之明日卒哭者卒不絕聲之哭惟朝夕哭思至哭耳曰成事謂祭事以吉爲成故卒哭之祭祝曰哀告成事也吉祭即卒哭祔于祖父廟孫

與祖同昭穆也虞有常數而自葬至卒哭日尚遠如士期月葬三月卒哭大夫三月葬五月卒哭諸侯五月葬七月卒哭未卒哭主未祔其間祭不可缺故自虞漸變而之卒哭之吉祭也比及祔日祭相接續不忍使親之神一日無所歸如殷人期年練而後祔則期年之內祭必相接周人但卒哭即祔猶其近者夫子善殷善其不忍死親也

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所以異於生也喪有死之道焉先王之所難言也

桃性辟惡茢若帚以除不潔戈以刺皆爲死者有凶

邪之氣故君弔則令巫祝以此三物辟除之人生則愛之死則惡之喪禮有惡死之道焉先王所不忍言也

按君臨臣喪親愛之情哀敬之道乃惡而辟之是後世人主貴倨之習先王必無是也

喪之朝潮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后行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

朝謂將葬以柩朝于祖而後行所以順死者之孝心也死者之心其必悲哀永離其室故辭于祖考也殷人尚質人死即以神事敬而遠之始死即朝祖殯于

廟周人尚文親雖亡不忍亡之猶殯于寢比朝于廟而遂葬矣

孔子謂為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殉乎哉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為芻靈者善謂為俑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

殆近也殺人從葬曰殉塗車以泥為車也芻靈以草為人也俑以木為人有機能踊故曰俑近于用人故夫子惡之

穆公問於子思曰為去聲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墜諸淵毋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

穆公魯君哀公之曾孫戎首倡亂者

按此亦報怨復讐之意豈可槩施於君父孟子嘗為齊王陳此意蓋有為而發世主驕亢犬馬畜臣以此矯其過耳豈謂是為禮與檀弓蹈襲孟子語以孟子受業子思託為子思言未足信也

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為君何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

不聞矣勉而為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我則食食

悼公魯哀公子季昭子季康子之曾孫名強孟敬子孟武伯之子名捷不以情居瘠謂偽為瘠也昭子之問有補過之心孟孫之對小人而無忌憚矣

衛司徒敬子死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斂絰而往子游弔焉主人既小斂子游出絰反哭子夏曰聞之也與曰聞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絰

司徒以官氏也此章之義與前曾子襲裘而弔章同

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有若曰晏子

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及墓而反國君七个遣車
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晏子焉知禮曾子曰國無道
君子恥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
晏子齊大夫晏嬰曾子稱其恭儉爲知禮有若譏其
一裘三十年不易儉於已也親死送葬止一車不待
窆而反儉於親也遣車送葬之乘車各以爵命貴賤
爲等引禮以證其失个介同禮器云諸侯七介七牢
大夫五介五牢周禮大行人職諸侯之禮貳車七乘
介七人禮七牢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故葬
車視貳車與介之數晏子之父亦大夫也而送葬止

車一乘是辭貴而廢禮也儉於已則是儉於親則非
以儉廢禮不可然以儉矯俗亦可二子之說意各有
主也
按雜記云遣車視牢具又云既遣而包其餘儀禮既
夕亦云包牲取下體謂取遣奠牲體包裹以送死者
世俗用遣車載而之墓故雜記有子譏其非禮鄭康
成讀个作箇爲包肉之數以遣車爲塗車載其包埋
之壙中附會之謬也
國昭子之母死問於子張曰葬及墓男子婦人安位子
張曰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相男子西鄉婦人東鄉曰噫
毋曰我喪也斯沾爾專之賓爲賓焉主爲主焉婦
人從男子皆西鄉
國昭子齊大夫男子婦人謂主人家衆男婦也子張
引夫子已行之禮告之主家男子西向男賓在衆主
之南主家婦人東向女賓在衆婦之南昭子不從以
意自定爲主人西鄉之禮噫嘻嘆聲毋禁止辭斯遂
也沾爾猶言沾沾爾自用貌昭子欲行已說故戒子
張曰爾毋謂我喪我遂沾然自主之賓主異位婦人
從男子皆當西向
按禮莫辨于男女雖凶遽之中亦必有別婦人男子

同位非禮也雖賓主有東西而野外無堂階不幾于
瀆亂乎鄭以我喪也斯沾爲句欠通
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知禮矣
穆伯其夫也故喪止于晝哭文伯其子也故喪晝夜
哭禮制原不及此而聖人以知禮稱學者可通于禮
義矣
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而不哭曰昔者吾有斯子也吾
以將爲賢人也吾未嘗以就公室今及其死也朋友諸
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多曠於
禮矣夫

文伯名歜敬姜子敬姜以宗婦得出入公室向以其子爲賢未與俱入觀其所行而今死僚友無哀者唯妻妾有哭聲始知生平缺於禮故恨之

季康子之母死陳褻衣敬姜曰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將有四方之賓來褻衣何爲陳於斯命徹之

敬姜康子之從祖母

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予欲去(上聲)之久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興物者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如字)

猶斯舞舞斯慍慍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品節斯斯之謂禮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是故制絞衾設蔞(柳)翣爲使人勿惡也始死脯醢之奠將行遣而行之既葬而食之未有見其饗之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舍也爲使人勿倍也故子之所刺於禮者亦非禮之訾(疵)也

此章言聖人制禮之意最爲明切孺子慕言哀慕無節文也壹果確之辭有若以孺子之號踊爲眞切而疑踊有算之非情故子游謂禮本飾情也情太盛則以禮微而殺之情不達則因其故而興物焉微情者節也興物者文也節文者禮也無節文而直情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之爲道不然人情喜則充然陶陶則歌咏咏則拊手應節而猶猶極則舞舞極則憊而生慍慍則憂戚戚則慨歎歎則撫心撫心則跳踊此人情自然流溢至此如孺子之慕莫知其然苟任情直行何有窮極是以先王微情與物列之以品級限之以節制斯之謂禮是故人死則厭惡之絞衾柳翣之飾使人勿厭也死者無能則倍棄之奠送食饗之設使人勿棄也此皆微情與物品節之道踊之有節正以此耳豈足爲禮之訾議乎

按猶之言如也與由通自然嚮赴之意人歌則抵掌頓足按節而應謂之猶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是起舞之漸也鄭康成作搖未聞歌有搖者

吳侵陳斬祀殺厲師還出竟陳大宰嚭(丕)使於師夫差謂行人儀曰是夫也多言盍嘗問焉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者則謂之何大宰嚭曰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毛今斯師也殺厲與(平)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曰反爾地歸爾子則謂之何曰君王討敝邑之罪又矜而赦之師與有無名乎

吳侵陳事在魯哀公元年斬祀伐神壇之木也殺厲

殺疫癘之人也大宰嚭吳大宰名嚭行人儀陳行人名儀記誤也夫差吳王名是夫指行人多言謂善應對二毛老人髮斑白也引三事而獨言殺厲者重民也爾于所獲人民也師與有無名乎者言如此則此師又豈可以無名議之蓋疑辭不直許之也

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及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焉如不及其反而息

顏丁魯人始死在殯猶見其柩既葬而反迎神以歸而不見其親未知親之與我同反否也故且行且息以待之

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讙有諸仲尼曰胡爲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

言號令也讙猶歡也令出而人心悅謂三年喪畢之後也王世子嗣王也在喪稱子當時三年之喪不行子張所疑在不言夫子所然在喪解者以默默附會非也儻冢宰匪人三月聽不可況三年乎必若斯禮伊周爲宰而後可

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鐘杜蕢快自外來聞鐘聲曰安在曰在寢杜蕢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平公呼而進之曰蕢曩者爾心或開予句是以不與爾言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爲子卯也大矣曠也太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爲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爾飲何也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之也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蕢洗而揚觶志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毋廢斯爵也至于今既畢獻斯揚觶謂之杜舉

知悼子晉大夫荀罃也平公晉侯彪也開予猶言起予謂爾酌不言心或欲開示我也桀以乙卯日亡紂以甲子日死此二日君不舉樂致戒也在堂殯未葬也雜記曰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太師樂官不詔不告也褻臣近臣君疾猶君過也宰夫職在刀匕不專供己職而敢與知諫諍防閑之事是侵官也觶飲酒之器揚舉也洗致潔也爵卽觶也

公叔文子卒其子戍庶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衞國凶饑夫子爲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衞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衞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衞國之政脩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衞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

公叔文子衛獻公之孫名拔大夫士三月而葬君按其生平而賜之諡以代名也君衛靈公也魯昭公二十年衛有齊豹之難靈公避于死鳥班謂尊卑之次制謂多寡之節皆所以交鄰之禮也

按公叔文子之為文孔子不滿之僅取其薦家臣僎一事與論孔文子之文正同則其生平碌碌可知靈公雖極標榜而大臣不能佐君賑民為粥與餓者市私恩耳齊豹之亂以死衛君事亦無聞春秋諸侯卑禮事盟主其何國不然孟子所謂人役也何不辱之有皆不可為訓

石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為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為有知也

駘仲衛大夫沐浴佩玉穆卜之禮如是也乃肯兆兆謂吉凶之象此卜人之言也親喪不容飾沐浴佩玉非禮故石祁子不肯違禮求福而鬼神從之此所謂龜有知也石祁子兆謂兆與石祁子也

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后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去聲於下請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為之也於是弗果用

陳子車齊大夫子亢即子禽孔子弟子子車昆弟也家大夫即宰也殺人送死曰殉定謂已定所殺之人下謂臣僕之屬生不得受下人之養故死欲以下人從葬妻與宰主殉葬之謀者也故子亢危言以懼之士君子能以人之痛癢警諸身則害人之事息矣若子亢者殆遊于聖人之門而聞禮者與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去聲死無以為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手足形還旋葬而無椁稱去聲其財斯之謂禮

還旋通便也言死便葬不待三月之期也無以為禮無財以為衣衾棺椁明器薦送之禮也此子路食藜藿百里負米之時觀夫子所謂禮則禮之義亦可知也

衛獻公出奔反於衛及郊將班邑於從者而后入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執羈靮的而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君反其國而有私也毋乃不可乎弗果班

魯襄公十四年衛獻公以孫林父甯殖之亂出奔齊至

二十六年始反國絡馬曰羈鞚馬曰靮言居者從者
均之爲國不宜私賞也
衞有大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亟)雖當祭必告公
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
之臣也聞之死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襚之與之邑裘
氏與縣潘氏書而納諸棺曰世世萬子孫毋變也
以衣服贈死曰襚裘氏潘氏二邑名屬邑曰縣
按柳莊於衞果社稷臣未聞與文子伯玉諸人俱稱
也當祭而告疾亟不已遽乎喪禮斂用祭服不釋祭
服往襚不已重死者而輕神乎賜封券納諸棺死者

其能食效土乎皆非禮也
陳乾(干)昔寢疾屬(燭)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己曰如我死
則必大爲我棺使吾二婢子夾我陳乾昔死其子曰以
殉葬非禮也況又同棺乎弗果殺
尊己陳乾昔子也父亂命不從不陷其親于惡也
按殺人殉葬戎狄之惡俗秦武公爲之其後穆公效
之中諸侯惟宋文公亦效之然猶國君也陳子車陳
乾昔以人臣亦欲爲此王政不綱殺人無忌憚一至
于此尚可與言禮乎
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上聲)籥仲尼曰非禮也卿
卒不繹
仲遂魯大夫垂齊地名繹者祭明日重尋祭禮以賓
尸卽商書肜日也壬午繹則辛巳祭萬者舞之總名
籥管屬舞者吹籥去籥無聲舞也卿卒則不繹旣繹
則不得廢樂故夫子非之
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斂般(班)請以機封將從之
公肩假曰不可夫魯有初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般
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句)以其母以嘗巧者乎則
病者乎噫弗果從
此言大事當用舊典公輸若魯之巧匠若字般名也

與於小斂之事因請他日葬已爲機以封般請自稱
其名請也機封謂爲機關轉動下棺不用碑繂也將
從謂許至葬時用之也公肩假人姓名有初猶言有
故典豐大也豐碑天子之制也桓楹諸侯之制也視
猶比也豐碑斲大木爲碑形豎樹四隅中施鹿盧以
紼下端繫棺上端繞鹿盧使人負碑挽紼聽鼓聲却
行而漸下也桓楹制如今橋傍華表四植爲桓楹柱
也通言之亦謂之碑公室僭天子三家僭諸侯以爲
故典亦不自知其非矣般以人之母嘗試己巧於爲
匠之術得矣爲人子者以其母以嘗匠之巧乎於心

不病乎噫歎辭鄭解若般爲兩人斷方小爲句謬也
戰于郎公叔禺遇人遇負杖入保者息曰使之雖病也
任之雖重也君子不能爲謀也士弗能死也不可我則
既言矣與其鄰重童汪踦紀往皆死焉魯人欲勿殤重
汪踦問於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衞社稷雖欲勿殤
也不亦可乎

郎之戰齊人伐魯在魯哀公十一年公叔禺人昭公
之子公爲也遇魯人避寇入保城邑者負杖以杖荷
物息休于途也因歎徭役使人之困賦稅責人之重
卿大夫不能爲之謀士又不能致其死於禮不可既

言之遂欲行之負杖蓋老人也與其鄰之童子名汪
踦者共赴鬬死童死曰殤喪禮殺成人魯人爲其死
忠欲勿殤與禺人皆以成人禮葬問於夫子夫子以
爲可重當作童

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
于墓而后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謂子路曰何以處
我子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式過祀則下

行者問贈居者問處哭墓哀其無主也展省謁也不
忘丘隴去則必返故爲行者言之式墓下祀則州里
鄉黨無往不敬矣故爲居者言之

工尹商陽與陳弃疾追吳師及之陳弃疾謂工尹商陽
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句手弓句子射諸射之斃一人
韔弓又及謂之又斃二人每斃一人揜其目止其御曰
朝不坐燕不與去聲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孔子曰殺人
之中又有禮焉

工尹楚官名弃疾楚公子弃疾爲陳尹追吳師事在
魯昭公十二年手弓商陽手執弓也斃仆死也韔韜
弓也揜其目不忍視也士于朝不坐于燕不與位卑
而禮輕也夫寇窮可以無追君命又不可廢酌而行
之所以爲禮然以爲孔子之言乎亦未似也

諸侯伐秦曹桓宣公卒于會諸侯請含使之襲襄公朝
于荊康王卒荊人曰必請襲魯人曰非禮也荊人強之
巫先拂柩荊人悔之

此記諸侯失禮之事晉以諸侯伐秦事在魯成公十
三年曹伯廬卒于師曹宣公也誤作桓請含請于晉
也晉厲公爲盟主使諸侯襲之奉含朋友有相唅之
禮奉衣襲尸賤者之事非禮也魯襄公朝楚事在襄
公二十八年楚康王卒楚人強襄公襲是以臣遇之
也魯使巫人先拂除柩以君禮自處也乃所以報之
然皆非禮

滕成公之喪使子叔敬叔弔進書子服惠伯為介及郊為懿伯之忌不入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遂入

滕成公之喪在魯昭公三年子叔敬叔魯宣公弟叔弓也桓公之七世孫惠伯名椒桓公之六世孫以世次則惠伯於敬叔為叔父而懿伯又惠伯之叔父也進書奉弔書也介副使也忌忌日及滕郊而當惠伯叔父之忌日敬叔欲暫息惠伯以為不可遂入禮也鄭康成解忌為怨恐非

哀公使人弔蕢(快)尚遇諸道辟於路畫宮而受弔焉曾子曰蕢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齊莊公襲莒于奪(兌)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

辟避也避于道傍畫宮室之位而受弔非禮也齊莊公襲莒事在魯襄公二十三年杞梁齊臣即杞殖奪郭作兌挾路也妻妾執古所謂拏戮也無所辱命言當弔于家曾子譏蕢尚不如杞梁妻亦以見哀公之失禮故記者併記其事明之

孺子䵍(吞)之喪哀公欲設撥(發)問於有若有若曰其可也君之三臣猶設之顏柳曰天子龍輴(春)而椁幬(道)諸侯輴而設幬為榆沈(沉)故設撥三臣者廢輴而設撥竊禮之不中(去聲)者也而君何學焉

䵍魯哀公少子撥作紼大繩即紼也棺自有引別用大繩以引柩車三臣季孟叔三家輴載柩之車天子畫龍于上菆木于棺外為椁而幬棺以繡黼即前章所謂加黼于椁上是也諸侯有輴無龍有幬無椁榆木堅忍以為輴沈重也輴車重難行故設撥以引之既廢輴則不須撥無輴而設撥三家竊禮之不稱者又何效焉鄭註謂以水澆榆白皮汁灑地滑車迂繆可笑滑車何必榆汁也

悼公之母死哀公為之齊衰有若曰為妾齊衰禮與公曰吾得已乎哉魯人以妻我

悼公名寧疑即公子荊其母嬖而哀公立以為夫人事見春秋傳禮諸侯絕旁期妾無服惟大夫於貴妾緦哀公為其立而有子故服稱國人文過之辭

季子皋葬其妻犯人之禾申詳以告曰請庚之子皋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予以吾為邑長(上聲)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

子皋高柴也犯微傷也禾道傍禾稼庚償也子皋為

孟氏成邑宰葬妻柩行所過微損民禾而必責償是幷耕而治之道也故曰難繼君子謂子臯知大體鄭康成謂恃寵虐民是何言歟

仕而未有禄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違而君薨弗爲服也

此記國君養賢之禮仕而未有禄如孟子在齊子思在魯之類立於其朝而不以官詔食君使廩人繼粟庖人繼肉則曰獻不言賜也使者致君命則稱寡君不以主君自居也有故違而去之君薨則無服非舊臣也在國則亦服之孟子居春秋用此禮鄭註未達

虞而立尸有几筵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于宮曰舍故而諱新自寢門至于庫門二名不偏諱夫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

既葬而虞則親形已藏故立尸象之初死有奠而無席大斂有席而無几至虞始備几筵漸去人而即鬼也諱避死者名稱謚也名以生得謚因死成周官宰夫大喪小喪掌其戒令故卒哭宰夫以謚令于宮中曰舍故諱新故謂名新謂謚也舍其舊日之名而稱新謚以諱之也鄭註謂故爲高祖之父當遷者則舍之不諱鑿也寢門在內庫門在外二名不偏諱禮也舉夫子之不偏諱以證之

軍有憂則素服哭於庫門之外赴車不載櫜高韔暢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故曰新宮火亦三日哭

軍勝還曰愷敗還曰憂哭於大門外君自引咎不安也或曰庫門近宗廟也赴車告敗之車櫜甲衣韔弓衣不載二物示欲復讐甲不櫜弓不韔也先人之室謂宗廟也魯成公三年宣公廟新成而火三日哭傳春秋者以爲禮故記者引以證之

按此章後儒說春秋之例而援以爲禮耳秦穆公敗

之敗素服郊次嚮師而哭三敗求復竟以無功春秋未嘗予之而左氏顧亟稱之兵貪不悔焚舟破釜以葬于干戈烏得爲禮魯宣公廟新成火三日哭公穀傳以爲禮胡安國謂主未入廟故稱新宮無主而哭非禮也是烏足據乎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爲不去也曰無苛何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

壹似猶言甚似而曰猶乃曰婦人輟哭乃答也此章

之言於禮無當記者但因其哭墓辭之大似諸子寓
言事不必實而其言可警為政者
魯人有周豐也者哀公執摯至請見之而曰不可公曰
我其已夫使人問焉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
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斯於民也對
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社稷宗廟之中未施
敬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
疑苟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以涖之雖固結之民其不
解乎
我其已謂止而不强請也信敬無迹可施然豈有無

施而受者亦猶人在墟墓廟社之內自生哀敬精誠
感通豈在言語形迹要結乎此禮之本也
按殷人作誓指湯誓而言然夏已有之周人作會指
五霸歃血之事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五霸之會
春秋所惡也豈文武周公而有非禮與
喪不慮居毀不危身喪不慮居為無廟也毀不危身為
無後也
備亡曰慮慮居謂典賣田宅以供喪具也危身謂哀
毀傷生也
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間孔
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
深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
隱也既封句左袒句右還其封且號者三句曰骨肉歸
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
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
延陵季子吳公子札也嬴博齊二邑名坎壙也不至
泉淺深得宜也時服隨時寒暑之服封墳隴也橫曰
廣從曰輪可隱高比人也凡吉袒皆尚左凶袒皆尚
右季子違命自寬袒從吉也還環也三謂遶墓三帀
也骨肉形也形死造物歸藏故曰命魂氣神也神散

還虛周游無方故無不之重言者明神之無定在也
蓋季子以君命奉使不得將其柩歸形骸雖葬于齊
土而父子一氣父歸子之魂亦歸形遠而神不相離
用以自寬爾
按禮為長子三年喪可謂重已季札長子死于道路
而不歸葬附身附棺隨時而止孔子以為合禮乃知
禮非盡有故常也賢人君子因時制宜皆謂之禮嬴
博之葬豈其有故典乎
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含曰寡君使容居
坐含進侯玉其使容居以含有司曰諸侯之來辱敝邑

者易則易于則于易于雜者未之有也容居對曰容居聞之事君不敢忘其君亦不敢遺其祖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於河無所不用斯言也容居魯人也不敢忘其祖

此記諸侯之僭禮也邾徐皆東海之國邾小而徐大徐君使其臣容居弔邾君之喪且致含玉禮諸侯相爲親含惟天子之大夫可以含諸侯徐君以王禮自處使臣含辭稱侯妄也易直也于迂也易則易于則于猶言是曰是非曰非也徐君以諸侯而僭天子容居以大夫而比諸侯致辭譸張易于雜也駒王徐之

先君僭稱王用斯言謂用天子命諸侯之言今用于邾是不敢忘其君也又言已雖仕徐其先祖魯人魯人守禮不敢忘其祖也春秋時推魯人知禮如滕父兄百官亦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下章仲叔妻喪夫亦稱魯人鄭氏以魯鈍解恐非

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爲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

子思之母再嫁於衛之庶氏母出而子不易故子思猶哭于廟不忍踈也然於義已絕俟人言至而後改哭所以達于用禮也

按子思之母必無再嫁之失哭母而自以爲過不似孝子迫切之辭好事者脩飾不足信也

天子崩三日祝先服五日官長服七日國中男女服三月天下服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爲棺椁者斬之不至者廢其祀刎（文上聲）其人

三五等日以遠近爲先後祝佐含斂袒免括髮襲帶絰與主人同時故最先服五日成服故朝臣百官皆服國中男女聞訃始製服故稍後五月而後服徧天下百祀謂百神祠廟壇場之木

按一人喪而百祀之木盡致可勝用乎不至輒廢其祀刎其人刑不已濫乎註疏謂天子喪百神同哀此秦政所爲赭湘山也者而何足法與記若經夫子手此等宜從刪鄭玄輩一一附合何以行之

齊大饑黔敖爲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屨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

黔敖齊人蒙袂以兩手抱首也袂袖也輯斂也輯屨

行不前也饑困之狀貿貿昏憒也嗟來者憐而招呼之辭不食惡其無將迎之禮也微細也言嗟來非失禮之大者

按此章即孟子所謂羞惡之心人皆有之呼爾而與乞人不屑也萬鍾不辨禮義而受不愧於辭嗟來者乎如拘其說以行禮則設粥待貧者必三揖而進再拜而後受亦不可行矣

邾婁定公之時有弒其父者有司以告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曰寡人嘗學斷斯獄矣臣弒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弒父凡在宮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洿

其宮而豬焉蓋君踰月而后舉爵

瞿然驚顧貌臣弒君子弒父非一人之謀其徒必多故當窮治其黨毀其宮室以絕其跡洿池也豬大澤也君踰月不舉爵憂亂也其懲毖如此故春秋時邾婁無弒逆之禍

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平聲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北面再拜稽首君子謂之善頌善禱

獻文子趙武謚也鄭康成以獻為賀鑿也發猶落也始新之名張老亦晉大夫輪輪囷高大貌奐煥爛光華貌歌謂行禮奏樂哭謂死喪送終國族謂僚友宗親三言於斯謂子孫世守無以復加也頌而寓箴不以哭死為諱故謂之善頌武子喻其意而拜謝稱祖考惟以保要領為祈故謂之善禱蓋禍莫利于遠禍而安莫美于無危所以善也要領猶言身首九京即九原晉卿大夫墓地高曰京平曰原

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敝帷不弃為埋馬也敝蓋不弃為埋狗也丘也貧無蓋於其封也亦予之席毋使其首陷焉路馬死埋之以帷

畜狗謂馴守之狗路馬人君駕車之馬帷牀帷蓋雨具獸死則首垂束之以席不使首陷於土也帷蓋所常用狗馬所常畜常用者敝而不棄常畜者死而不忍以其所不棄埋其所不忍仁之至義之盡是謂之禮

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閽人為君在弗內納也曾子與子貢入於其廄而脩容焉子貢先入閽人曰鄉者已告矣曾子後入閽人辟避之涉內霤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君子言之曰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矣

此明士君子容貌不可不莊而其說反近鄙悖將以
譽二賢而適以毀之未脩容則門者不納既脩容則
門者不敢止卿辟位公降等而揖然則二子在外一
容而入謁貴人又一容是市井之行也魯之君臣孰
不知有二賢者豈爲見其容而下之乎記言不足信
也

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覘宋者
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
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詩云凡民有喪
扶（匍）服（匐）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

此明禮讓得人之效陽門宋國門介夫甲士司城卽
司空子罕樂喜也覘猶窺也微非也言雖非晉國而
已卽天下之大人心說誰能當之

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絰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麻不
入

此記喪禮之失魯莊公薨子般嗣立慶父弑之而立
閔公國內大亂嗣君送葬歸吉服御事以變廢禮也
麻絰不入大門則虞祔練禫之禮盡廢矣君不絰故
臣皆去麻麻卽絰也絰麻不入則衰可知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原壤登木
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歌曰貍首之斑（篇叶）然執女
手之卷（拳）然夫子爲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
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爲親也故者毋失
其爲故也

此聖人處故舊之禮沐治也將葬治椁也登升也積
材爲椁壤升其木上若爲有所望而思故託於音託
寄也言在喪久未寄情於聲歌也貍首古天子射侯
之樂歌貍之言不來也諸侯不來者射之此託爲所
思者不來望其翩然而至也斑翩通執手既見握手
也卷拳通婉柔貌居喪而歌此故夫子惡之若爲弗

聞不屑教而包容之也過不顧也已絕交也親謂母
子故謂朋友勿失言當各自盡不忍遽棄也

按原壤任放之徒以禮法爲牽經非眞忘親也其志
欲一生死齊哀樂矯情肆言行似不經而心實未嘗
死習於禮者惡之而聖人道大德宏爲能容之天地
之大何物不有故者勿失亦聖人之權辭難爲下學
深言之也苟以其故而已則始何爲而與之友乎宰
我一言短喪斥其不仁親死廢禮猶引爲故人至夷
居以俟扣其脛數其不弟而卒不與之論禮然則聖
人固不可測而原壤抑亦未可測也此意記者所未

喩

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行幷植於晉國不沒其身其知不足稱也其舅犯乎文子曰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我則隨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晉人謂文子知人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升衣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口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

趙文子晉大夫趙武也叔譽羊舌肸字叔向九原卽九京謂晉先臣如可再生吾將誰從欲評論前人賢

否也陽處父材幹兼人爲狐射姑所殺故不智舅犯從晉文公反國及河授璧請辭以要君自利故不仁隨武子士會也食邑于隨從先蔑迎公子雍于秦反而靈公已立與先蔑同奔秦數年不見先蔑而歸故曰利君不危身全身不損友趙文子爲人形體羸弱故曰退然如不勝衣短於說辭故曰吶吶如不出口管所以啓鍵卽今鑰匙也庫以藏財用管庫之士賤役也薦其賢能者于晉君大用之雖有提拔之恩而生不與交利死不以其子託之其公廉如此

叔仲皮學子柳叔仲皮死其妻魯人也衣衰而繆絰叔仲衍以告請繐衰而環絰曰昔者吾喪姑姊妹亦如斯末吾禁也退使其妻繐衰而環絰

此記衰服輕細之非禮叔仲氏皮名未詳何國人叔仲衍蓋其兄弟也子柳疑卽泄柳皮從學子柳其妻又魯國人素聞禮當世謂魯爲禮教之國故容居亦自稱魯人以此妻爲夫服斬衰絞絰禮也叔仲以告子柳請從俗爲繐衰環絰布細而疏者曰繐環絰首經細而無缺項如環蓋弔服之類非夫喪之服且曰昔吾有姑姊妹之喪皆服此未有以爲非而止我者流俗之見非禮子柳所以不答也衍退使其妻爲是

服以服其兄尤非也禮姑姊妹適人死爲大功在室齊期男子之服旣不可比於婦人而夫之喪尤不可比姑姊妹叔嫂不相爲服衍妻爲皮服豈知禮者乎

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皐將爲成宰遂爲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皐爲之衰

此言禮由上興也成魯邑禮兄喪齊衰成人有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皐爲宰乃衰是衰非爲兄爲子皐耳故邑人託物形相似而不相關者譏之蠶有絲故曰績績用匡而匡乃在蟹之背蟹甲似匡也范蜂也

冠緌之垂者曰緌蜂首似冠冠有緌而緌乃在蟬之項蟬喙長在口下似緌也以譬成人兄死宜有服不服服乃爲子臯耳

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烏乎用吾情

禮親喪三日不食子春五日勉强爲之故悔曾子七日不食而不聞悔誠故也

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然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僂尩汪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句虐毋乃不可與然則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於

以求之毋乃已疏乎徙市則奚若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侯薨巷市三日爲之徙市不亦可乎

尩久病羸瘦之人偃臥向天世俗旱則暴之企天哀之而雨也巫所以接神男曰覡女曰巫周禮女巫旱則舞雩暴之者亦欲天哀之而雨也徙市者國有凶喪則衆人憂戚市井廢交易故天子諸侯喪國人罷市有所需則市于巷改市于巷故曰徙避災舉國改徙以示脩省庶天變可回然有虛文無實意亦不可也

孔子曰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善夫

祔合葬也離謂不同穴以土隔之合謂同穴既謂之祔何以又離

禮記通解卷四終

禮記通解卷五

郝敬　習

王制第五

王制漢文帝時博士所撰也古帝王之法至周大備周東遷而文武典章壞孔子不得在位脩六籍以詔來許旋經七國大亂處士橫議再更秦紀彝教衰殘至漢而孔氏遺書盡矣文帝世天下初定始除挾書律學士大夫相與收拾遺文補緝舊編一綫之緒彷彿希微耿耿唯寸靈爲千古耳孟子生周末距孔子所纔百有餘歲其詳已謂不可得聞況暨劉漢五百年之後乎故先儒謂王制不必句句求解然以僅存之緒復不求解則思考古人制作之意末由也已但眞贋可否貴學者自得如鄭康成輩輾轉傳會好信不通方則無謂耳

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嗣）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也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次國之卿三大夫祿君十卿祿小國之卿倍大夫祿君十卿祿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

制祿爵猶孟子言班祿爵也公者無私之名其德公平也侯候也天道以五氣爲候王者以列辟爲侯候

王者爲順逆也伯長也或曰伯白也明白於德也子慈養之名男任事之名此五等爵之班於天下者也諸侯者公以下五等之通稱其臣各有卿大夫士大夫貴者曰卿卿嚮也人所歸向也下大夫對卿爲下也大夫者達人扶達於人也士事也任職事也此五等爵之班於列國者也田即地也穀祿所出故曰田天子畿內之田四方各千里開方則百萬里也畿外公侯之田四方各百里開方則萬里也伯田四方各七十里開方則七七四千九百里也子男四方各五十里開方則五五二千五百里也下此或四十里三十

里國小不能朝會以其治功附於所近大國達王名曰附庸庸功也此祿之班於天下者也天子之公卿大夫士之祿卽天子畿內之地分授以爲采邑三公視外公侯各百里九卿視外伯各七十里大夫視外子男各五十里元士視外附庸或四十或三十里此祿之班于王畿內者也又其下有庶人在官者雖無爵而身在公不得耕必與之祿代耕卽以其耕之所獲爲等蓋民一夫田百畝而力有勤惰歲有豐儉大約五等上農一歲之入可食九人次食八人次七人次六人下五人庶人在官者事有繁簡祿有多寡亦

視此爲等蓋一夫上父母下妻子大率五人至九人而止所以足其俯仰之需使無內顧之憂也此在官庶人之祿王國與諸侯同者也諸侯之臣各有卿大夫士而下士祿最薄視上農食九人僅足以代耕中士則加倍可食十八人上士又加倍可食三十六人大夫又倍上士可食七十二人此大國之制次國小國同也蓋自大夫以下其祿漸少苟復以次國小國殺之則臣之養不給矣故三等之國同也大國之卿祿視大夫四倍其君公侯之祿視卿十倍蓋以下士食九人之數等而上推至卿祿可食二百八十八人

是四倍大夫也其君百里之入可食二千八百八十人是十倍卿也惟大國然耳若夫次國卿祿但三倍大夫不得如大國四倍也其君伯之祿雖亦十倍卿然其卿視大國卿已殺一倍而其君七十里之入亦視百里殺一矣小國卿祿但二大夫又不得如次國三倍也其君子男之祿雖亦十倍卿然其卿視次國已殺一倍則其君五十里之入亦視七十里殺一矣此卿以上之祿三等之國異也蓋祿至卿以上愈厚若次國小國不殺則地所出不給是故三等之國異也此以上皆祿之班于侯國者也次國之上卿以下

又詳言爵之在侯國者各有上中下卿上中下大夫次國卿大夫視大國卿大夫皆降一等小國卿大夫視大國皆降二等其有中士下士二句錯簡當在後三節小國上士二十七人之下承上言上士二十七人未及中下士而申明其數也各居上三分者上士二十七人居三分則八十一人也

按王制作于漢博士其說宗孟子而加附會孟子謂天子公侯伯子男五等諸侯卿大夫上中下士六等今不以天子列于五等者尊王也不以諸侯列于六等者尊君也然非先王與羣臣共天下之本心孟子

謂天子之卿大夫士祿比諸侯而周禮謂天子公卿大夫皆加一等然後得為諸侯孟子謂諸侯大國止于百里而周禮大國諸公地方五百里諸侯地方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是爵五等而地亦五等也而周書武成云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武成雖非古而此語與孟子合必有所受之則是周禮未足據也此篇前云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中下士凡五等後又云上卿中卿下卿上[redacted]大夫下大夫則是五等中又加三等為八因春秋傳臧宣叔對魯公語采輯故前後抵捂而鄭氏緣聘覲附會之大

抵王制左傳周禮皆成於後人手惟孟子近古可信且生周末猶自謂其詳不可得聞未知漢博士何据而反得詳也若夫周禮出自王莽家劉歆之見烏得與孟子較同異論得失乎

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為附庸閒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國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朌其餘以祿士以為閒田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天子百里之內以共官千里之內以為御

四海之內九州各方千里內以一州為王畿外八州每州各建公侯之國三十伯國六十子男國百有二十其閒名山如五嶽四鎮之類大澤如雲夢彭蠡之類屬之王府不以封諸侯其餘地以為不能五十里之附庸與士之閒田天子之縣即王畿也縣繫也凡邑屬州郡者曰縣縣內猶言屬下畿內分三等之國為王臣采邑九十有三其餘十有八國皆以待王分封通計九州之國共千七百七十三而元士附庸不

與者以所計止五十里而元士附庸不能五十里故不與也百里之內以供百官者百官之入薄故予之近地便取給也千里之內以為御者天子服用貴廣遠可轉輸致也

按春秋傳楚滅陳為縣縣名自此始秦以來凡邑屬郡者通謂之縣惟周禮謂郊外五鄙為縣鄭康成遂推縣為夏世王畿名無稽封建之數漢博士以井法推之當爾非實然也鄭極其附會謂百里大國九者內三為三公致仕之田餘三待封王之子弟次國二十一者內六為六卿之田又六為六卿致仕者之田

又三爲三孤之田餘六亦待封王子弟小國六十三者二十七大夫之田及大夫致仕者之田餘九亦待封王子弟總之臆說耳凡建國必因山川形勢未有舉九州地如裂帛方幅比算整齊者天子千里之縣分封過半又除山林川澤城郭涂巷溝渠其餘任賦供上者幾何三等十八國以待分封如文武子姓多則一再傳盡矣數世後何以給之及舛迕不合則推爲殷夏禮據周禮九服地甚廣禹貢三代地莫廣于虞夏而周爲小篇末謂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恆山截長補短三千里耳周禮成

於後世九服六千之說由秦以後北逐匈奴南置桂林象郡西通巴蜀幅幀始大記與周禮皆據秦漢以後揣合周制非周地能大于殷夏也卽涂山之會萬國亦極言諸侯會者多非眞萬國也周千七百七十三國因九州之地揣算非眞文武封建時定有此數也況如周禮五等之國公多至五百里而子亦百里四海之地不足封數十公侯矣盡王畿僅千里欲視外諸侯授諸臣地愈不足其說不經而世儒執此謂先王封建壞于郡縣古今治亂所以不相及夫古不能不令封建不能不郡縣勢也三代以封建治春秋戰國之亂未嘗非封建也秦以郡縣滅漢唐以來之盛未嘗非郡縣也謂封建不可不復漢復之而七國反謂封建不可廢漢唐至今廢之而天下亦治以封建爲公則周之子孫功臣世祿而士如孔孟不得占尺土未盡公也以郡縣爲私懸天下之伯牧守令待天下士明一經者得占一郡一邑未盡私也大抵爲政在人人存則舉有先王爲君則雖郡縣守令而時使薄斂卽封建也如幽厲爲王春秋六國爲諸侯而言封建長寇賫盜不如郡縣之爲便矣不權古今不量時勢守記籍空文欲壞久定之成法以復久廢之

埋典如鄭氏之說可養譚柄不可爲實用百里內以供官則不足千里內以爲御則太侈亦非典要之論周禮大宰九賦九式太府頒財之法皆與此不合關市邦中四郊之近以待御而官田公田俱在遠郊六遂都鄙之外與王制矛盾故凡禮家言紛紛杜撰難盡據也

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曰

二伯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
千里之外謂王畿外八州諸侯之國遠不相及故為紈馭之制方伯卽八州之伯各主其州一方者也凡五國為一屬屬繫也內擇諸侯賢者一人為長言仁能長人故能繫屬也倍五為十國地廣易睽為連內擇一賢侯為帥言知能帥人故能連合也又三倍為國三十地愈廣人愈衆曰卒卒猝聚也於內擇一賢侯為正言義能正人則整齊不亂也長與帥與正無以總之則其權分彼此不相維其勢渙能否無由察又合一州二百一十國擇一賢侯為伯伯把也把持

一方之柄也一州一伯八州則八伯一州七正八州則五十六正一州二十一帥八州則百六十八帥一州四十二長八州三百三十六長各上統于其州之伯八伯各以所屬上屬于天子之老二人二人者分天下而治為左右二伯者也猶周禮所謂九命作伯蓋天子之上公曲禮謂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者也八伯猶周禮云八命作牧曲禮所謂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者也或云二伯卽方伯然旣曰千里之外設方伯是與天子之二老在內者殊也千里之內曰甸卽天子畿內千里之地也甸佃通治田之名禹貢所謂甸服納總銍秸粟米之地居五服中者也采事也環王畿外千里禹貢所謂侯服綏服采地男邦諸侯揆文教奮武威之地居中外之間者也流遠方去王畿五千里環侯綏外禹貢所謂要服荒服夷蠻之地蔡放非人在五服邊徼外者也禹貢五服四方相距各五千里而王畿居中央采居閒流居外三名者約五服而言也方伯連帥之所統二伯之所分治盡此矣

按牧伯詩書有之二伯之說沿於詩周南召南春秋傳謂陝以東周公主之陝以西召公主之書顧命亦

云召公左畢公右而連帥卒正等詩書未聞大抵多縱橫什伍之意管子內政商君秦法皆倣於此雖先王綱紀天下輕重制叙大小相維體統不廢要其所以整齊聯屬之本姑不在官制之繁密也善稱先王莫如孟子其告滕君惟井田學校告齊梁惟田里樹畜與文王治岐之政數條而井田尚云大畧爵祿尚云不詳豈有先王法制詳密如此漢博士能舉孟子反不聞乎今據二伯以下為諸侯之長者五百七十統九州諸侯一千七百七十三國鄭猶以為殷制然則周尤多乎果爾文武去東遷未遠春秋所記東周

諸侯幾二十餘國不應幽厲以後兼併盡五百七十
伯正帥長姓氏二千有餘國號悉煙滅無傳也其無
此數必矣
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大國三卿皆
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卿
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
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天
子使其大夫爲三監去聲監平聲於方伯之國國三人天子
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制三公一命卷衣若有
加則賜也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
過五命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
大夫一命

畿內天子統治立三公大師大傅大保以論道經邦
九卿卽少師少傅少保寅亮天工與冢宰司徒宗伯
司馬司空分掌六典者也有二十七大夫以服官政
有八十一元士以理庶務天子爲陽教之宗陽數始
於三終於九三九故二十七九九故八十一自上倍
而下者職尊則事簡職卑則事煩也王畿外公侯伯
子男各主其國其臣各有卿大夫士惟公侯大國得
立三卿皆上大夫也皆命於天子其下大夫五人上
士二十七人也次國亦三卿惟二卿命於天子一卿
命於其君大夫上士之數猶大國也小國止二卿天
子不命命於其君大夫上士之數亦猶次國也大國
之卿皆命於天子者大國勢重必以天子命卿控制
之次國從省小國勢輕不用也大夫無上者天子之
命卿卽上大夫也天子士稱元元大也士命於天子
無中下也諸侯士未命亦稱上分中下而言也上士
二十七人殺天子元士三之二也若其中下士則亦
八十一人可也蓋上士祿漸厚其數宜減中下士祿
薄可增也前章云有中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

當在此節二十七人下亦謂八十一也天子使大夫
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慮方伯在外專制一州其權
太重二老遙制不及立監以監其國又慮一人孤二
人各爲同異每國三人調停贊助無私蔽也使大夫
者大夫卑於方伯不傷於陵奪也以四命之臣出監
九命之伯王命重也後世以御史糾察外臣用此意
天子畿內諸侯卽天子之公卿大夫士受地視外諸
侯者也選賢者置之位則予之祿死則其子但得食
父祿不嗣父位貴得賢也外諸侯如公侯伯子男先
世皆以有功分土列爵子孫無大惡均得嗣位以報

功也制謂章服與命數有制不得過也命陞級之命
天子衣畫龍形袞然卷袞同周禮三公八命其服自
鷩冕而下加一命則九命進服袞與天子同袞非臣
子常服若有太功德加恩則賜之人臣之貴九命爲
極王者之後上公與大國之公皆九命爵無過此者
次國之君侯伯也不過七命小國之君子男也不過
五命其冕服之等詳周禮司服之職
按公三卿九法乾陽之數易陽數至九而極二十七
八十一後人附會耳世儒言易謂卦畫如根幹枝葉
六畫上可增至無窮孟浪之說也公侯伯國三卿子

男獨二卿以國小也然則大夫士亦宜殺之子男既
殺爲二卿則伯國亦宜殺之卿大夫皆諸侯之臣亦
莫非王臣也命則皆命何獨卿三卿何獨一卿不命
非所以布大公杜猜忌安寮宷也既卿命於天子則
是大夫以下皆不命可也又云小國之卿與下大夫
一命此又誰命之諸侯之國既有方伯正長統馭于
州又有天子命卿控制于國方伯亦諸侯也天子遥
於二百一十國之中推此一人爲牧信任亦專矣況
其國既有命卿三人爲輔而又以三大夫監之則其
防之無異虎兕此秦漢以後監軍之法豈先王所以

親萬國推誠布公之道乎畿內諸侯不得世爵畿外
諸侯享國繼世是使內臣不如外臣也如謂內諸侯
不皆賢外諸侯豈盡賢乎如謂內諸侯即天子公卿
大夫宜選賢置位有位即有祿不賢者既不奪舊祿
則新進者又當益地畿內地幾何足以供之乎既云
畿內以封王子弟則王子弟爲內諸侯皆不得嗣位
乎以經傳考之周官有三孤記無之記有三公周禮
無之周禮有六卿記云九卿記大夫士皆有常數而
周禮無數周禮有袞冕鷩冕毳冕希冕玄冕詩亦言
袞衣毳衣而記但言袞周禮公之孤四命記大國卿

不過三命周禮公侯伯之大夫子男之卿皆再命公
侯伯之士子男之大夫皆一命記大國之下卿再命
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周禮六卿職官三百六十
記公卿大夫元士僅得官百有二十大抵皆以臆裁
非親見先王古制也鄭康成遂推此爲夏禮以明堂
位夏后氏官百爲據夫明堂位亦記也其疑實尤多
烏足以相徵乎

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辨然後使之任事然後爵之位
定然後祿之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
是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士遇之塗弗與言也屏

之四方惟其所之不及以政示弗故生也

論謂考其德行道藝也辨分明也使任以事也爵位次也謂初授以一命之位猶周禮一命受爵也祿食也爵人猶周禮鄉大夫三年大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能禮賓之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也所以者何朝者士之所會有德者士類所同欲爵以明其不私也刑人於市謂大辟也市者衆所聚也與衆棄之國人皆欲殺也公家不畜不容于國也此謂墨劓等刑人之未死者大夫不養不畱于家也屏之四方謂五刑宥而流者罪有輕重流有遠近惟所當往之地置之虞書云五流有宅是也政以養民不及以政謂不授田不賑卹示不故欲其生也

按周禮掌戮之職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刖者使守囿髡者使守積則是公家畜刑人與記言矛盾也而記爲近情周禮此言不可行也

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五年一巡守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覲諸侯問百年者就見之命大(泰)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去聲)惡(去聲)志淫好辟(僻)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君絀(黜)以爵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爲畔畔者君討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如東巡守之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如南巡守之禮十有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嶽如西巡守之禮歸假于祖禰用特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諸侯將出宜乎社造乎禰

比年連年聘問也致問於天子也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朝諸侯親來朝也巡守天子親往巡諸侯所守也歲二月以下皆巡守之事岱宗東嶽泰山東爲生物之始故曰宗柴燔柴天子至方嶽下則燔柴于山升煙祭天告至一方山川神祇皆於此望而祭之一方諸侯皆來覲問高年百歲之人就見之大師樂官采民間詩獻之以觀風俗善惡也命市官納市中物價以觀民好惡民志奢淫則所好邪僻也命典禮之官考曆以明四時及月之大小日之甲乙同齊也律六律度量衡所由出也解見書堯典禮冠昏喪祭之類樂五聲八音之類制度宮室車旗之類衣服貴賤品級之類正之使齊以同風俗也山川神祇不舉謂

廢祭祀也不順如亂昭穆失時序之類從猶順也君皆謂諸侯有犯此者天子削絀流討之也進律升爵也人與鬼神交曰假祖祖廟禰父廟特一牲謂牛也廟各用一牛天子出巡守征討也諸侯出朝覲會同也類祭天宜祭后土造祭祖禰皆將出而祭告之名

○按虞書三載考績論語亦云三年有成比及三年則是考績之年即古述職之歲述職之歲即來朝之期也故商頌云歲事來辟勿予禍謫然則古諸侯朝天子述職蓋三年一至而天子適諸侯巡守或五年耳此云五年一朝又云五年一巡守或即巡守而遂

朝會于方嶽不然則朝與巡守期併抑天子不巡守則來朝巡守則不來與或謂其間四年分諸侯爲四部遞朝四歲而徧虞書謂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也或云虞夏五年一巡守殷六年周十二年鄭康成解周禮謂以遠近爲疏數四方六服各爲四部分四時應朝之年四時分至各以一歲徧紛紛皆異說也此節大抵据堯典敷衍不可以槩三代即三代之法不可以槩後世必欲踵巡守行之是秦隋之覆轍也法有行于古而必不可通于後世者五年一巡守是也大師陳詩解見堯典蓋所至士民里巷謳歌有關風化者采輯潤色之當世大師所弦歌非必即民間之作後世遂謂國風爲里巷之曲亦讀禮之誤也

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于天子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昌六）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賜圭瓚然後爲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廱諸侯曰頖（泮）宮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馬怕反）於所征之地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國）告

天子無事謂無凶喪戎寇之事平世以吉禮朝諸侯也考禮無違僭也正刑無枉縱也一德無貳心也三者皆尊王之事柷以木爲之如桶而方中有椎連底撞之以始衆音者也鼗小鼓有柄旁有耳搖擊之以節樂者也凡以物賜人置其大者于地而持其小者以將命故賜樂將之以柷鼗也柷差大而鼗小柷始而鼗終故柷以命公侯而鼗以命伯子男也鈇扎草刀鉞斧也瓚以金爲勺宗廟獻酒之器以玉爲柄故曰圭瓚天子圭瓚諸侯璋瓚半圭曰璋鬯酒名周禮有鬱鬯以秬黍釀酒和之以香曰鬱其氣暢然曰鬯

天子諸侯廟祭初獻祼尸用之諸侯有大功德天子賜之圭瓚則自爲鬯不然皆賫鬯於天子學學宮小學庶人子弟之學大學國子之學公宮左國內也郊國外也小學在國近以便民大學在外遠以尊師在內者小所習近也在外者大所期遠也辟闢通開明也雍安和也頖之言班以班政教也或云辟璧也水環抱如璧也頖泮也水半璧也蓋因象取義爲名禡祭始造兵器者名蚩尤三苗之君不祥之器故祭曰禡罵也受命于祖告于祖廟稟命也受成于學告于先聖定謀也釋猶奠也釋芹藻奠幣帛無牲牢也訊

謂所獲敵人生口待訊問者也馘殺敵人而割其左耳獻功也武功告于學歸本文德也

按孟子云諸侯朝于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此云無事相見曰朝非名也孔子云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此不易之經爲諸侯有邊功旌以弓矢委諸侯使殺伐假以鈇鉞若謂一賜之後便專征伐此五霸假爲口實大亂天下者也說詳尚書西伯戡黎章疏義引春秋晉文公公執衛侯歸京師爲不得鈇鉞不殺其誨盜尤甚鈇鉞賜而諸侯皆可殺何有于大夫記如此類爲莽操九錫濫觴可刪也酒稱鬯取香氣充暢周禮有鬯人鬱人鄭氏謂秬黍釀酒曰鬯煮以鬱金之草然詩書但言鬯不言鬱恐鬱亦是醞釀濃厚意非必是草而雜記有鬯臼杵則鬱草也然亦當珍貴若云鬱金即今薑黃何芳香之有或云不以物重其禮然禮器云諸侯相朝灌用鬯則諸侯用鬯者多若皆賫于天子千八百國天子皆賫鬯亦煩且褻矣何貴重之有其說難盡信教學不可一日廢諸侯待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此語尤謬武功告于學因詩魯頌有獻囚獻馘語彼爲魯弱僖公脩學諷以武功云爾學宮之祭不見於詩書釋菜小禮

非所以告武功記言大抵附會耳

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干）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天子殺則下大綏（蕤）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獺（難入聲）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鷹然後設罻（尉）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麛（迷）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

歲三田謂春秋冬夏暑不田搏獸謂之田者禽獸害田故除之也爲乾豆謂乾其肉供祭祀之豆也爲賓

客供燕饗也充君庖備君膳也不敬謂慢神忘賓也不以禮謂取之無厭如合圍掩羣之類暴殄絕也合圍而殺之掩羣而取之是暴殄天物也大綏謂大旗垂綏也獵必抗旗偃旗止殺也佐車驅逆之車先奮後甲者田獵之序也百姓獵謂冬獵也獺祭魚十月也始食曰祭古者先祭後食故謂始食爲祭虞人掌澤梁之官累石絕水空其中取魚曰梁豺祭獸九月也九月民閒始獵鳩布穀也二月鷹化鳩至八月鳩復化鷹則鳥始成可羅取也羅之小者曰罻昆蟲也明也昆蟲未伏蟄不焚萊而田恐傷百蟲也此以上

皆秋冬之事麛獸子也不不取也此以下皆春夏之事

按古天子田獵所以講武事故周禮大司馬蒐以教振旅苗以教茇舍獮以治兵狩以大閱無事則爲田獵有事則爲軍旅孔子云以不教民戰是爲棄之所以安不忘危之道也若夫羞俎豆備蓁禍虞衡之官足以供之是以晉人獵較猶爲敝俗豳風于貉載纘武功車攻吉日爲宣烈中興五子之歌垂戒史牒狩郎焚丘春秋致譏孟子謂百姓聞車馬之音疾首蹙頞者好田之謂也治則獵非首務亂則田爲禽荒今云無事不田謂之不敬過情之論也周禮四時田此云一歲三田鄭氏推爲夏禮誣也其謂夏月不田近之易象云東鄰殺牛不如西鄰禴祭周禮夏祭曰禴以水淪菜而祭四時惟夏祭薄不用牲牢故不田獵或有之下文亦云天子祭歲一特三祫祫豐而特儉豈以特故廢一田與又云春特則不田似又不在夏矣皆不可曉設罻羅以仲秋鳩化鷹爲候夏小正又云鳩五月化鷹驗之布穀五月無聲夏小正言爲然五月鳥未成則記言又誤矣

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杪眇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

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祭用數之仂仂勒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喪用三年之仂喪祭用不足曰暴有餘曰浩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

冢宰百官之長國用重計故冢宰制之杪末也歲終稅皆入然後制來歲一年之用地有小大則物產有多寡年有豐耗則收入有盈縮視其年之所獲爲用

之差等大約以其所入析爲四分用其三而餘其一使三年餘一年之用三十年餘十年之用通融會計欲其如此量今歲之入爲來歲之出入多不過禮入少則從殺用不常而費重者莫如祭與喪每歲之祭取諸每歲通融量出之仂零數曰仂猶易筮法歸奇于扐考工記輪人以其圍之阞皆正數外所零鄭氏謂什之一是也祭吉禮喪凶禮故三年之喪除天地社稷外皆不祭即以三年內不祭餘財供喪之用紼引柩大繩越紼達凶從吉也用不足則殘缺敗禮曰暴用有餘則泛濫沒禮曰浩豐年用仂不過禮故不

奢凶年量其仂以成禮故不儉蓋年有豐凶仂有多寡禮亦因之雜記謂凶年祀以下牲正此意所謂量入爲出三十年之通如是而後有九年之蓄也三十年爲一世世有餘蓄雖水旱何能困之菜色食菜之色言民無穀食也盛饌曰舉周禮膳夫之職五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樂侑食又曰大荒則不舉

○按喪祭皆大禮皆至情禮則祭爲重情則喪爲切如以情三年不祭可也如以禮郊社越紼未爲不可而說者疑之嘗觀周書顧命成王初喪嗣君冕服受命見諸侯于內朝受珪幣乘黃而後釋冕反喪服此非周召之禮與則祭天地越紼於何不可無已則初喪使人代雖廟祭亦可代也卒哭則墨衰行事雖廟祭亦可行也蓋先王制禮主于尊敬故曰知親而不知尊者禽獸也惟禽獸知愛不知敬故禮以節人情別于禽獸不以情損禮不以親加尊不以愛忘敬可知也故曾子問諸侯于天子崩君薨既殯五祀亦越紼行則天地社稷雖始死不廢可知蓋三年之喪在親則主哀而敬爲節在尊則主敬而哀爲節親喪則祭爲疏哀勝也尊喪則祭亦尊敬勝也可以達禮義矣

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庶人縣封葬不爲雨止不封不樹喪不貳事自天子達於庶人喪從死者祭從生者支子不祭

人死而斂於棺曰殯殯而藏於土曰葬初死不即殯不忍殯也殯不即葬俟會者之至也尊者禮多故遲卑者禮少故速春秋傳云天子葬同軌畢至諸侯同盟至大夫同位至士外姻至三年之喪自天子達言下達於庶人也縣封謂以二繂懸棺下壙不用碑楹也不爲雨止屆期必葬雖雨不止也不封不培墳也

不樹不植木也以上四者皆庶人之禮葬不貳事哀慕專也王崩世子三年不言而諸侯以下可知大功廢業而三年之喪可知也喪從死者卽中庸篇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之類從死者葬以安其分也從生者祭以伸其情也自天子下至庶人此禮同也支子不祭祭于宗子家也說詳曲禮

按七五等日月議禮者以數別尊卑云爾鄭謂尊者舒卑者速亦非截然定三五七之限也郤尸七日五日不就木則腐爲虐士而人畏之以此求生顧不害與不爲雨止因春秋書敬嬴定公之葬雨不克左公

羊誤以爲禮故記附會謂庶人與諸侯禮異也苟禮邪則春秋不書書雨不克葬譏不戒也不爲雨止何獨庶人當爾不封不樹茫茫原野數世之後焉識丘隴喪不貳事以爲通禮則可以爲庶人之禮如解者所云則是士大夫親死皆墨衰絰與于公門之事不可爲訓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於寢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約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天子犆特礿祫夾禘祫嘗祫烝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天子社稷皆大牢諸侯社稷皆少牢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庶羞不踰牲燕衣不踰祭服寢

不踰廟

廟之言貌也神貌也身以上爲父祖曾高四親及始造命之君爲大祖者共廟五四親而上五服之外親盡之祖爲祧廟者二祧者超也遥也五廟與二祧共爲七或曰天子有二宗與大祖之廟同不毀謂之世室共七也廟在王宮左皆南向各有門堂寢室週墻大廟居北中左三廟爲昭右三廟爲穆各以次疊而南大廟則大祖居之昭北一廟二世君居之穆北一廟三世君居之昭二廟四世君居之穆二廟五世君居之昭三廟六世君居之穆三廟七世君居之父居

昭則子居穆父子不共昭穆也世遠廟數不足則新主祔于昭穆之南廟而以盡北祧廟之主遷于大祖廟之夾室藏之餘三廟之主以次自南升而北昭升于昭穆升于穆左右不參也廟皆南向廟中主皆東向祫祭則合羣主于大祖廟惟大祖主東向自如而羣主皆以南北爲左右居左向陽爲昭居右向陰爲穆也諸侯五廟謂四親與始封之祖爲五大夫始祖卽諸侯之次子始爵爲大夫者與祖父之廟爲三士止祭其父爲一廟庶人無廟禮不下庶人祭于寢薦而已也春祭曰礿與禴同薄也春物初生祭品薄也

禘帝祭喪服小記大傳皆曰不王不禘此以爲時祭之通名未詳而郊特牲又云春禘近之故雜記云夏而禘自孟獻子始耳學記云未卜禘不視學天子視學亦以春也嘗百物秋熟可嘗也烝衆也冬衆物皆備也五祀謂戶竈中霤門行也五嶽東岱西華南衡北恆中嵩也四瀆江淮河漢也天子祭名山大川以其能成變化資財用故報之也上公之禮九牢饗禮九獻諸侯之禮七牢饗禮七獻視者比其秩以祀之也因國謂國因其先代故墟無主爲後故祭之天子祭無主之帝王諸侯祭無主之諸侯犆與特同分祭曰犆合祭曰祫天子宗廟四時之祭春則就各廟特祭夏則於大廟合祭特祭禮儉發生之時不盡物也合祭禮豐物漸成備物致享也前節謂歲三田或以此與天子一時一祭諸侯二時一祭天子每歲三祫諸侯再歲少一祫禮殺於天子也天子春特夏卽祫諸侯春特夏祭猶未全用祫備物後于天子也牛羊豕具曰大牢羊豕曰少牢田采地也祭與薦異祭有常時薦無定期祭有尸薦無尸祭有牲牢薦惟時物春韭長而卵生夏麥成而魚出秋黍熟而豚肥冬稻登而鴈來各以時薦也小豕曰豚牛角如繭栗實

者犢也角一手可握長不出四指者亦小牛也角盈尺者大牛也牛用小貴其初也故以祭天地殺牲所以供鼎實鼎非常用之器無大禮則不殺珍美味八珍見內則庶羞亦以肉爲之如牲爲羊則羞不得更用牛之類

按廟制祭名諸說紛紛不齊七廟不見於詩書孔書云七世之廟非必眞伊尹語儀禮周禮穀梁家語等書大抵與記先後雜出未可相徵或稱虞夏五廟殷六廟周七廟或云九廟以至于士一廟祭法又云適士二廟官士一廟未知誰是夫尊祖敬宗人有同心

天子適隆位尊何以恩窮七世諸侯五世上不得伸
情大夫祭不得越禰祖士庶人則并王父母不得祭
豈人情乎秋嘗冬烝名義稱矣春礿夏禘于義何居
又有謂夏禴者有謂春祠者有謂春禘者有謂禘爲
大祭五年一禘三年一祫者又有謂祫即禘者今言
祫禘亦時舉又安在其爲大祭也或謂三年喪畢祔
新主于廟合羣主而祭之曰祫引春秋所書羣公之
祭以求三年五年之例夫魯祭非禮凡春秋所書皆
爲失禮豈可以爲質故謂祫爲三年喪畢之祭亦强
說也謂祫即禘者近之但不定五年三年恐亦當歲

一舉舉則當以春此謂夏禘者據春秋僖公八年秋
七月禘大廟而不知正以失時書故雜記云七月禘
孟獻子爲之非古也禘本王者大祭魯用之春秋非
之論語譏之其重可知蓋禘祭帝也三王始祖皆帝
子故祀始祖所自出皆謂禘其追崇遠故其禮大以
大祖爲配而羣廟之主皆從故又曰祫按商頌長發
爲大禘之歌而相土以下迄于伊尹皆在周頌雝爲
大禘而烈考文母皆在是其徵也諸侯礿則不禘禘
則不嘗嘗則不烝鄭謂四時缺一祭者諸侯每歲分
四時朝王故缺一也四時分朝之說經無明據即周
禮亦鄭以臆解記則未及苟四時有常祭君朝可無
攝乎即朝廢一祭耳據此文是廢二祭也中庸稱春
秋脩其祖廟又云禘嘗以祀其先曾子問亦云嘗禘
郊社尊無二上祭義祭統祇云春禘秋嘗然則一歲
二祭禮與大抵記作于經殘之後耳食舊聞不能折
衷解者必欲强合辭窮則推殷夏記于周且茫然何
論殷夏乎學者通其義可矣

古者公田藉而不稅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林麓川
澤以時入而不禁夫圭田無征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
田里不粥育墓地不請

公田公家之田即井田中畝是也藉借民力耕穫也
不稅不賦其私田也廛市居之地民授以市地一區
不責稅也關境上及要路之門譏察姦宄也不征不
稅商旅也山林曰麓以時入不伐其生長也不禁與
民同利也圭田祭田也圭絜通潔也與士虞哀薦孝
子圭爲之圭同夫語辭凡大夫士在官則有祭田不
征稅也用民之力謂興作之類每歲一夫役不過三
日古者民田皆公家分授故禁不得私賣凡葬地聚
族而葬外人不得請求也

按不稅不征不禁與孟子合其義甚正周禮司關市

廛皆有征山林川澤皆有厲禁此春秋戰國以來苛且一切之計不可爲訓而鄭氏動推殷禮何知殷有此禮乎周用民力以下三事皆古良法然今亦不可盡行矣

司空執度度（鐸）地居民山川沮（茲去聲）澤時四時量地遠近興事任力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嗣）壯者之食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濕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去聲）五味異和（去聲）器械異制衣服異宜脩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

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低）北方曰譯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

此節言聖人治天下因民宜俗裁成輔相使各安其所而後政教可施即孟子告梁王使民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之意民生莫大於水土故居民必首司空唐虞之官莫重於司空司空者百揆也故舜禹居之以相堯舜平成而有天下空者四方上下總名洪水昏墊欲消去之故曰司空有燮理參贊之道而後司空之職可舉故周禮以司空散見於五官而寓水德於冢宰記未識此意也度丈尺也度地居民草昧之初度地授田爲城郭宮室以安民也沮下濕之地水所聚曰澤地氣有燥濕天時有早晚量地因時以舉事役民老者之事事少也壯者之食食多也居民材謂調理區別各盡其材凡民資生利用曰材裁成

輔相使安生樂業曰居因天地氣候相山川形勢順五方風俗隨民生稟賦五味謂酸苦辛鹹甘器械如水陸舟車之類衣服如氊皮葛越之類教如三綱五常之類政如禮樂刑政之類風俗通曰夷者觝也蠻者慢也戎者兇也狄者僻也文身畫身也雕題刺額也交趾兩足向內行也不火食東南氣煖也不粒食北方地寒無五穀也中國四裔雖不同而居服器用各有宜聖人皆欲通其意達其志故有寄象鞮譯之設寄寓也寄託其意也象彷像其似也鞮履也因履以通意周禮有鞮履氏以通其聲歌是也或曰狄遠

也韅履也遠履其事知其意所在也譯釋也以彼此
言語文字相解釋也此以上皆王者同民一俗柔遠
能邇之道所謂居民材也量地之便利為國邑度邑
之大小居編氓必使邑有可居之地地有安居之民
民有可耕之地三者相得則土無閒曠民無游惰食
以節用以時安生樂業然後教化可興也
按司空即唐虞氏之百揆舜禹以司空總百揆有聖
人參贊位育平成天地之能然後此職克舉空者六
虛之名昏墊不開聖人欲銷之乃命司空洪荒之事
無大于水土故官莫重于司空後世水平土平司空

職降而為國邑始與五官並矣此節論居民材以天
地山川內夏外夷裁成輔相盡屬司空故知司空重
也周禮以司空考五官縱橫名法之家其於聖人典
禮未必合然亦非苟且闕畧不備之書王制成于漢
初周禮未出意緒不相接而世儒欲執王制討周禮
謂司空水土職錯入司徒序考工為補闕今按王制
言居材者變通利民之意與司徒土圭土會土均法
原不相涉王制言司空典而正周禮言司空詭而奇
迹不同不相為謀牽強附合是學禮者之病也
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

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
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句）耆
老皆朝于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
俊士與執事焉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
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不變移之郊
如初禮不變移之遂如初禮不變屏（丙）之遠方終身不
齒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聲去）士司徒論選士之秀
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
不征於司徒曰造士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
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大子王

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
凡入學以齒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
告于大樂正大樂正以告于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
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屏之遠方
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
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
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
爵之位定然後祿之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
葬之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凡執技論力適四
方臝（力果反）股肱決射御凡執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醫

卜及百工凡執技以事上者不貳事不移官出鄉不與士齒仕於家者出鄉不與士齒

此記鄉國學教士之法司徒天子之卿掌邦教者也六禮七教八政詳篇末皆道德之目淫放溢也禮教政所以施於民養老恤孤所以身先於君也上進也簡猶汰也帥率同從也賢如下文選士俊士之類不肖卽下文不帥不變之類絀黜通命大司徒命也周禮天子畿內六鄉萬二千五百人爲鄉每歲終鄉大夫簡鄉子弟不帥教者告于大司徒也耆老鄉爵紳告老者朝會也庠鄉學也元日猶吉日蓋次年之正

月吉日習射上功謂行鄉射禮以中多爲上尊德藝以示不帥者也習鄉上齒謂行鄉飲禮以年齒爲上崇禮讓以示不帥者也國之俊士士之已升于國學者使與于射飲之執事示不帥者向慕思齊也不變謂三年之終又簡不帥左右更移新其師友之功也如初禮謂四年正月之吉鄉大夫又習射飲于庠如初教之不變五年終又簡不帥移之郊畿外百里郊學也鄉大夫又習禮于郊教之如初不變謂七年終又簡移之遂遂學在郊外漸遠也八年正月鄉大夫又習禮于遂教之如初又不變則九年矣是終不帥矣然後乃屏棄之遠方末不序用也齒序也此皆所謂簡不肖以絀惡也每三年大比司徒命鄉大夫論其鄉庠子弟之秀出者辨別比擬曰論頴銳出類曰秀算數備用曰選才過千人曰俊由鄉大夫論而升之大司徒者是謂鄉之選士由大司徒再論而升之國學者是謂大司徒之俊士國學收而造就之者是謂國學之造士造成告于王而升之大司馬者是謂大樂正之進士名雖有五士皆一人不征謂免其徭役升於司徒者不給役於鄉大夫升於國學者不給役於大司徒造猶作養也不以他事分其志不以勞

戕屈其體所以優養其德行而閑習其道藝故曰造士此皆所謂上賢以崇德者鄉學教人之法也樂正崇四術以下又國學教人之法也樂正典樂之官掌教國子虞書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國子卽今之祭酒子云成於樂世胄之子矜貴難化必教之使從容和順故曰司樂術路也詩書禮樂四者以爲入德之路曰術以爲課程之規曰教禮樂必習蹈舞蹈於春秋清和時習之誦詩讀書於冬夏寒暑時習之禮樂有聲容以馴擾其氣質詩書有義理以開牖其性靈皆所以柔其驕貴之

氣振其怠惰之習也王太子王冡嗣王子王庶子羣
后諸侯國之俊選司徒所升之士也士有貴賤入學
皆以長幼幼雖貴必後長雖賤必先蓋俊選之士皆
已有德藝與國子齒非亢而且教國子敦讓也此國
學上賢崇德之事將出學以下國學簡不肖絀惡之
事出學謂九年之期七年小成九年大成也小胥大
胥小樂正皆大樂正之屬詳周禮不帥教謂王太子
以下至元士適子而國之俊秀不與矣王命公卿大
夫士入學謂習禮以教之使變不變王親臨視又習
禮以教之又不變則終不變矣王三日不舉減膳去

樂憂羣子之不肖也屏之遠方亦謂王太子以下至
元士適子國之俊秀不與矣古帝王公教誨不私其
子所以師嚴道尊而人莫敢不從西方曰棘急也望
其急變也東方曰寄寓也望其終歸也終不變則亦
終身不齒如朱均不肖堯舜且廢之太甲不順伊尹
且放之皆用此意而他可知矣此以上國學簡不肖
絀惡之事造士謂鄉之選俊與王侯公卿元士之子
皆是大樂正論其德藝秀出者告于王而升其人于
司馬曰進士言皆可進受爵祿之士也司馬天子之
卿掌爵祿先王建官無偏任養士無偏材故司徒敎

文而車甲之教以聯司馬司馬訓戎而論士之典以
兼司徒士有道德者必游於藝負材勇者必文以禮
樂此先王所以設官用人隨試輒效也自司馬以下
又明德藝之輕重見士不可苟試也進士皆可用而
材器各殊必辨論其所官之材各著其所長告于王
以俟王之定其論論定然後試以官如長於文事者
使司教工於武畧者使治兵堪任此官然後命之爵
爵則有位然後養以祿其愼重如此皆所謂上賢以
崇德也而士猶有位至大夫廢職事者所謂有初鮮
終功怠于宦成志驕于履滿故有敗人之軍師危人

之邦邑毀節改行寡廉鮮恥者終身不仕謂罷黜不
復用死以士禮葬謂削其爵也此亦司馬黜惡之事
有發謂有師旅徵發大司徒職掌教事故命大司徒
教以車甲戰陳之方周禮居則為比閭族黨州鄉大
司徒統之出則為伍兩卒旅師軍大司馬帥之兵卽
其民將卽其官故兵農文武兼資內政外令相為表
裏也古之為士者雖不遺材技武勇而司徒所教司
馬所論道德為先凡士執技論力如材官勇士使之
行役四方擐衣倮臂執射御決勝負而從容道德非
其事矣祝史皆事神之役技方有定局故事不二守

藝以爲職故官不遷在鄉或混于士類在國則俊選所不與齒也此輩若不仕于王朝而或仕于大夫之家雖在國亦不得與士齒蓋厲爲士者以遠大貴德賤藝非爲官不達而不與之齒也仲由冉求不亦仕於大夫之家彼固道德之士生不逢時龍蛇之蟄以安身不可同年而語矣

按此節論造士用人先王良法美意藹然郊遂雖遠亦各有學以取賢斂材文王世子云郊人者遠之于成均不得取爵于上尊耳卽執技事上者不與士齒之意非終棄之也司徒司馬官事相聯自古爲然管

子寄軍令於內政周禮司馬伍兩卒旅寓於司徒六官之屬惟司徒居多意蓋本此顧其謀主富強而九年教士上賢簡不肖之政缺焉王制雖司馬不過論材爵人右武而賤功所以爲六經之治說者多引周禮討王制左矣

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必三刺有旨無簡不聽附從輕赦從重凡制五刑必卽天句論郵罰麗於事凡聽五刑之訟必原於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愼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疑獄汜泛與衆共之衆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又宥然後制刑凡作刑罰輕無赦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

司寇天子之卿掌邦禁者也刑以禁寇故曰司寇正刑正定刑書辟法也明辟脩明法律也言于公庭曰訟拘于圄圄曰獄聽猶斷也聽訟而斷其曲直有罪當殺者訊之羣臣訊之羣吏訊之萬民是謂三刺諸大夫左右國人皆曰可殺然後殺之也有旨無簡謂

但有發露之微旨無簡覈之實迹則不可輕聽斷於是乃有附赦之法比例無正條曰附從輕謂事可疑而法難縱如附以重罪則過嚴故從輕以防冤也釋囚曰赦從重謂雖無實而罪狀已著如以爲輕舍之則人易犯故依律從重赦之以明法也蓋入刑者必減等而赦則不須議減直指其所應得之罪耳制猶決也五刑謂肉刑墨劓宮剕大辟本三苗之法舜宥爲五流後世又襲用至漢文帝始除之五刑嚴重聽斷不可有毫髮私意惟天至公至明卽天心與天一也論郵論其所犯之過尤郵尤同過也罰罰贖也釋

刑曰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麗于事謂五罰之等必與所犯之事相麗麗合也祥刑曰罰懲非死人極于病不可苟也五刑之訟謂犯五刑者之訟辭父子主親原者推其情君臣主義立者植其分權謂輕重不定之閒酌其當或爲親而蒙罪雖重可輕或爲忍于親而犯法雖輕亦重蓋情關父子刑干天和故當權其情於常情之外也或爲忠君而蒙罪雖重可輕或敢於無君而得罪比常加倍蓋臣與君難論曲直又當權其義於常理之外也事有似重實輕似輕實重者据事則反失序惟論其犯法之

意或輕或重自脗合也情有似淺實深似深實淺者忽畧則混同必審慎推測得其隱伏之衷或淺或深其量自適中也悉聰明謂竭耳目之力聰以聽辭之通屈明以觀色之慙沮然亦或有懾于威訥于辯不得盡辭者必推吾不忍不欺之心以致吾忠實惠愛之意使彼得盡吐其隱微疑滯之情如是庶無疑獄乎而猶或有疑者不敢遂恣意斷之於獨也汎廣也寬容舒徐以俟公論定疑將自明若衆人皆疑則眞謂之疑獄矣如是而後赦焉赦之可也而人不知所犯何罪則赦者輕犯犯者望赦必察其所應得之罪

比以成之如小罪則按小辟以成其罪而赦其所爲小辟大罪則按大辟以成其罪而赦其所爲大辟赦之所以釋疑而成之所以明法也疑者旣赦無疑者成獄矣辭謂犯者所對之辭史掌文書獄吏也正聽訟之官士師之屬史錄犯者之辭告正正据辭決罪也棘木外朝左植九棘爲孤卿之位又當作宥臨刑王命三宥一不識二過失三遺忘以此免之不可而後行刑蓋好生者天子之仁而誅暴者司寇之法也制刑猶行刑凡作刑罰以下申言立法之意作刑罰定律令也輕無赦輕易無言赦也赦則法不信而人

易犯惟其赦之也不輕故其成之也不苟惟其成之也不苟故其刑之也無寬不赦而後法信法信而後人不敢犯也侀形體也獄具成刑猶四體具成形形成則不可毀刑成則不可變所謂輕無赦也然則聽斷之際君子烏容不盡心乎苟以輕赦之心聽之則出入遷變不可以爲侀矣盡心卽前三刺以下諸事

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衆殺行僞而堅言僞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此四誅者不以聽凡執禁以齊衆不赦過有圭璧金璋不粥

於市命服命車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犧牲不粥於市戎器不粥於市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錦文珠玉成器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於市木不中伐不粥於市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關執禁以譏禁異服識異言

承上而言先王所以制刑之本意國以政爲紀以衆爲基國依衆立衆以政齊故禍莫大於疑衆害莫惡於亂政析文字以壞律令亂名器以改制度挾邪說以叛正道三者皆亂政之事左道猶言旁岐凡避必

左易曰師左次不正相値曰左行僞而堅卽子云色取行違居之不疑孟子云居之似忠信自以爲是者也言僞而辯如鄒衍公孫龍蘇秦張儀之輩順非文過也澤光滑也彌縫滅迹貌假鬼神者巫術也假時日者星術也古之聖人用此以定衆志而奸人反假此以疑衆志凡此四誅者不復審聽決殺者也蓋罪有傷心之害刑有誅心之法王者所以一道德同風俗而著爲律令正惟此耳何待聽乎過雖可赦當其執禁而赦則法不信況已禁又犯不可言過矣故不赦此四殺十四事皆所謂執禁不赦者也粥賣也市

者衆之所聚卽奸之所伏利之所歸卽害之所生故古者刑人必肆于市禁令必嚴于市也金璋以金飾璋或云璽也圭璧金璋命服命車廟器犧牲皆非民所宜有禁僭亂也用器民常用之器如弓矢耒耜之類不中法度則不可用布帛之數謂升縷之多少如朝服布十五升斬衰布三升齊衰布四升之類升八十縷也幅廣狹謂布廣二尺二寸帛廣二尺四寸是爲中量也錦文珠玉成以爲器禁奢靡也衣服飲食民各自力作不以市防民惰也關謂境上及要路之門

按此節責譏立法之意不赦過非仁人之言易曰赦過宥罪書曰眚災肆赦子云欲善而民善焉用殺四罪誠可誅然必曰殺之則今之爲士爲臣者無噍類矣十四粥誠可禁然必曰不赦則商賈販負之藪于市者寡矣故立法之意可深思而按法之條不可盡用也

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去聲]天子齊戒受諫司會[貴]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冢宰齊戒受質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以其成從質於天子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齊戒受質百官各以其成質於三官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以

百官之成質於天子百官齊戒受質然後休老勞農成歲事制國用

此節記古者天子納諫受成之事太史掌國之禮事執簡策以記君之言動歲終奉所記王之過失一歲中王所忌諱惡聞于人者臣不欲顯諍以彰君惡故書之簡以進天子齋心戒慾受之納諫也司會冢宰之屬掌財用之數歲計曰會月計曰要日計曰成歲終司會計冢宰所詔王一年財用之數質正于天子是冢宰所職掌故爲王受質考正其當否也齋戒重其事也大樂正與司徒掌教事凡禮樂一歲之用大

司徒當受之大司寇掌刑禁與大司馬戎政相通故大司寇一歲之會大司馬當受之司空掌國邑居四民故司市一歲之會大司空當受之三官謂大樂正大司寇司市也從從司會也司會佐冢宰逆羣吏而總其會也百官各以成質三官謂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三官也三官以百官之成質于玉王與三官平定其制以報于百官百官齋戒受之一歲之治工畢而來歲之經制復始休老勞農皆歲終民閒之事如蜡祭飲酒之類

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嗣禮周人脩而兼用之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九十使人受五十異粻張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離寢膳飲從於遊可也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脩唯絞文去聲紟琴去聲衾冒死而后制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去聲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咨喪

之事弗及也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七十致政唯衰催麻爲喪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冔許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徙於諸侯三月不從政自諸侯來徙句家期不從政少

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者謂之矜鰥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餼瘖音聾跛聲插上躃壁斷者侏儒句百工各以其器食嗣之

註疏養老有四養三老五更一也子孫死國難則養其父祖二也養致仕之老三也養庶人之老四也天子諸侯有事於學則養老一歲凡七舉四時四又春入學釋菜合舞秋頒學合聲季春大合樂爲七燕之言安也禮簡而行於寢一獻畢皆坐飲至醉饗之言向也禮行於廟之而不坐體薦而不食爵盈而不飮

獻畢而止食有禮食有燕食以飯爲主設酒而不飮燕純用恩有虞氏尚之而禮未備饗純用敬夏后氏尚之而情未洽殷人酌恩與敬用食設酒以象饗主食以象燕然質而少文則恩與敬未伸周人兼脩之鄭云春夏用燕酒以養陽也秋冬用食飯以養陰也五十養于鄉鄉學也六十養于國國學也七十養于學亦國學也一坐再至謂君有賜不能備禮但一足跪首再至地以備再拜之數而已九十不親拜使人代拜受之粻糧也宿肉隔日預備也美食曰膳貳膳有副貳備之也常珍常食珍味不離寢謂寢處有庋

以閣之飲食美善之食與飲粥隨行可也制謂制送死之具歲時月日殊者年愈衰備愈急緩急以難易爲差歲制謂棺不易故歲制時謂一季衣物之難制者必三月乃可辦月制謂衣物一月可辦者日脩謂已備者無事制作惟日脩理使完整而已絞所以斂尸束外者也紟單被被長大而有裏曰衾冒以韜尸死而后制也九十者天子欲有問使人就其家以珍從謂以珍味遺之致尊養也七十不俟朝謂致仕之老見於君先衆人退不俟朝禮畢也八十者君每月遣人告而撫存之九十者有常秩養之力政力役之

征賓客跪拜之事齊喪毀瘠之事不親學不從師也唯衰麻爲喪其他哭踊禮節不責備也庠序學膠皆學宮名膠校也鄭云糾也國老公卿大夫之老上庠國學庶老民間無爵之老下庠鄉學夏以東序爲國學西序爲鄉學尚左也殷以右爲國學左爲鄉學尚右也周建東膠于國東爲國學建虞庠于西郊爲鄉學亦尚左也祭祀之冠虞曰皇夏曰收殷曰冔周曰冕深衣說見深衣篇燕衣玄色燕玄鳥也縞絹白色玄衣緇衣必言祭者謂以祭冠爲養老之冠重其禮也引年謂行養老之禮于學則令國中之老皆引述

其年加存卹如下云不從政有常餼是也不從政不服公家之役也徙謂新遷諸侯謂諸侯之國畿內之民往徙也自諸侯來徙居京師其家期年不役天民之窮猶言天所窮之民常餼給以廩餼有常數也瘖者不能言聾者不能聽跛者一足廢躃者兩足廢斷者支節不完侏儒者身短小凡此殘廢之人以給百工之用隨其可用之器以給之食器謂器使如國語云使侏儒扶廬矇瞍循聲聾聵司火之類

按老老之禮先王教民爲子弟孝弟之道也三老五更不見於詩書行葦云酌以大斗以祈黃耇此詩人

登歌恆語未可爲養老之徵畿內畿外高年多矣天子諸侯欲人人延之膠庠飲食之日亦不足且老者未必皆賢賢者未必可賓茍惟衰殘癃病是尸是祝而道德不足以爲儀表學問不足以資經濟如近世鄉飲酒輩適足以玷膠序而已養不過三五人而播棄者徧四境惡在其爲能養說莫善於孟子謂伯夷太公二老歸周文王養之非有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之禮惟制民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故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此之謂耳孟子去古未遠養老之說于斯爲正王制作於漢文帝世三老五更禮至東京始行四代帝王所以化民成俗之本姑不在此讀者識其孝弟忠厚之意而可矣

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朋友不相踰輕任并重任分斑白者不提挈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

凡男女同塗男由女右女由男左央者中之適當處鴈行并行稍後也不相踰并行也輕任并謂兼任也分析半也君子耆老有爵者行必有車庶人耆老民閒之老食必有肉皆曰不徒

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燕器

大夫有田可祭則自爲祭器不假借於人凡造器先祭器後家器

方一里者爲田九百畝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百爲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爲田九十億畝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爲田九萬億畝

自此至終篇皆申言上文未詳之目此一節言九州田畝之數制祿分田之法周制六尺四寸爲步闊一步長一百步爲一畝長三百步爲三畝是爲一里四方長闊皆三百步是爲方一里以開方之法分之中閒有田九百畝寬一里長十里爲田九百畝四方皆

十里是一百箇一里爲田九萬畝也一箇四方十里爲田九萬畝則十箇四方十里爲田九十萬畝一百箇四方十里爲田九百萬畝今言九十億是一億爲十萬也十億一百萬九十億九百萬也然古或以萬萬爲億或以十萬爲億或以萬爲億不盡同也若以方百里爲田九十億畝推之當爲田九萬萬畝十萬爲億當云九千億畝耳今云九萬億誤也

自恆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於江千里而近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遙自東河至於東海千里而遙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而

遙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恆山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爲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方百里者爲田九十億畝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上聲)一其餘六十億畝

此明前文千里內曰甸外曰采曰流之制古者冀州爲帝都三面阻河故有東南西三河流沙一名居延澤不足曰近有餘曰遙九州之地自禹貢五服稱五千里周禮九服稱六千里秦漢以後開拓至萬里今據所記甸采流四方不過三千里蓋周衰以後之地方百里爲田九十億畝則方三千里當爲八萬一千億畝云八十萬億零一萬億畝誤也

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

此記分田定畝之法兩舉足爲一步卽今五尺爲一弓也古者步大而周尺最小每尺得今尺八寸古者以周八尺爲步是今六尺四寸也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是今五尺一寸二分也古步比今步多出一尺二寸八分以此計之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一寸六分有奇記云百四十六畝有

奇誤也東田卽詩云南東其畝古帝都西北墾田偏在東南周秦漢偏居西中原稱東土故云東田地勢西北高東南下故東南爲沃壤也

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三十國其餘方百里者七十又封方七十里者六十爲方百里者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又封方五十里者百二十爲方百里者三十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閒田諸侯之有功者取於閒田以祿之其有削地者歸之閒田

此申明前言九州每州凡二百一十國之數九州之地每州四方千里是一百箇方百里也內封公侯百里之國凡三十尚剩七十箇百里又封伯七十里之國六十占去二十九箇百里又四十箇十里也蓋以開方之法計之凡百里之國一為十里之方百封七十里國一用十里之方四十九七十里之國二用十里之方九十八則一箇百里為七十里之國二尚剩十里之方二然則二十箇七十里之國用百里之方十剩十里之方二十七十里之國六十用百里之方三十剩十里之方六十于前百里之方三十內用去

七十里之方六十是用百里之方二十九用十里之方四十故剩百里之方四十十里之方六十也又以封五十里之國百二十者蓋凡百里之方一為五十里之方四則十箇百里之方為五十里之方四十今封五十里國百二十是用去百里之方三十尚剩百里之方十十里之方六十以為附庸閒田也

天子之縣內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九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為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二十九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為方百里者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

此申明前言天子縣內分封之數畿內地方千里為方百里者百既封九箇方百里之國尚餘百里之方九十一又以封方七十里之國二十一者蓋百里之方十可為七十里之國二十尚剩十里之方二十今以十里之方二十外取十里之方二十九添前成四十九又為七十里之國一共前七十里之國二十一通計用去百里之方十十里之方二十九尚剩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又封方五十里之國六

十三者蓋百里之方一為方五十里之國四則百里之方十為五十里之國四十又百里之方五為方五十里之國二十總為五十里之國六十又封五十里之國三者凡五十里國一用十里之方二十五三箇五十里之國用十里之方七十五是用方百里者一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剩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也畿外封國多而餘地少者欲廣封建之制於天下也畿內封國少而餘地多者備采邑之分於王朝也

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食三十六

人下大夫食七十二人卿食二百八十八人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次國之卿食二百一十六人君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小國之卿食百四十四人君食千四百四十人

此申明前文下士視上農夫至君十卿祿之數

次國之卿命於其君者如小國之卿

此申明前文次國一卿命於其君之祿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也

天子之大夫爲三監監於諸侯之國者其祿視諸侯之卿其爵視次國之君其祿取之於方伯之地方伯爲朝

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視元士

此申明前文天子之大夫爲三監者之祿方伯八州之伯湯沐之邑爲有事入畿內暫止休沐而後入朝三監之祿取諸此邑

諸侯世子世國大夫不世爵使以德爵以功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

此申明前文內諸侯祿外諸侯嗣之義諸侯世子謂外諸侯之嫡子世國即嗣也大夫天子之大夫亦謂其子即內諸侯之子不世爵即所謂祿也蓋天子之大夫擇有德而任之所以不世爵若外諸侯之爵其先世有大功于國故世世同休然其嗣子繼立亦必稟天子賜策命乃得爵如先世不然其車服禮數惟視天子元士以君其國而已若夫諸侯之大夫不但不世爵亦不得世祿矣

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八政飲食衣服事爲異別度量數制

此記篇首司徒設教之目六禮即儀禮所載士冠士昏士喪特牲少牢饋食鄉飲酒士相見之類皆所以一民性也父子以下七者皆所以興民德也事爲謂百工技藝異別謂器械物價不齊之等度謂丈尺量

謂斗斛數百十也制布帛廣狹也飲食一衣服二事爲三異別四度五量六數七制八皆所以防淫也

禮記通解卷五終

禮記通解卷六

郝敬習

月令第六

秦呂不韋作呂氏春秋內月紀十二篇首各有月令漢興儒者采輯以備禮家言篇內云大尉者猶秦官也九月須朔十月爲來歲者猶秦曆也其書成于秦而月之有令非自秦始夏小正亦月令也王者聽朔諸侯告朔其來已久曰聽曰告其必有事非徒聽告月之朔而已故蔡邕王肅以爲周公作然據所謂五帝五神五祀五臟五味五臭明堂五位車服五色祭

祀五牲之類拘瑣迂僻非聖人所以法天地順四時之大道也易曰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聖人非謂天地四時日月皆可以智力窮也惟曰於天地合德於日月合明於四時合序曰德曰明曰序聖人所以參三才之道若如是而已至於天之所以高地之所以深日月所以明四時所以變雖聖人有所不知不能而聖人亦不求盡知之盡能之也是故羲和命而曆象正使民知興作璣衡在而七政齊使君知休咎律呂協而八音正使後世知禮樂聖人所以開物成務盡人事而贊造化者不啻足矣過此更穿鑿如所謂五帝五官之爲神明堂十二之爲居六丁六甲之爲數九道四遊之爲占靈耀覽嬉之爲書窮幽極遠耳目所不見聞於人倫日用得之不加益失之不加損蓋三才不同量人雖睿聖不能以形併智力兼天地也天職覆地職載日月職照人職道德聖人參三才惟道與德故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智矣凡篇內發政施仁布德行惠先王所以律天奉時至如五帝明堂之類隱怪傅會吾無取焉爾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其日甲乙其帝大

皥其神句(勾)芒(亡)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大蔟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獺祭魚鴻鴈來天子居青陽左个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

孟長也春蠢也孟春夏正之正月斗柄建寅寅引也北斗七星居天中隨天西轉一日一夜轉一周而過一度故正月建寅二月建卯以次而周也日在營室者日月會于營室之次營室八星二十八宿之一營室之次卽所謂娵訾之辰亥方也不言月言日者陽主陰也昏暮也旦早也參七星尾九星中南方之中

言正月内每日暮參星見于南中旦則尾星見于南中必言南中者天體南下人君南面觀象便也其日甲乙者春木甲乙用事也天干有十陰陽迭用甲丙戊庚壬爲陽乙丁巳辛癸爲陰十日分麗五氣每氣兼陰陽甲乙爲木丙丁爲火戊巳爲土庚辛爲金壬癸爲水木旺于春火旺于夏土寄四時之末旺于中央金旺于秋水旺于冬甲孚甲乙軋也孚甲抽軋也丙炳也丁成也戊茂也巳起也庚更也辛新也壬妊也癸揆也帝者天之主神者帝之臣大皥句芒皆其號也舊說大皥即伏羲伏羲以木德王句芒者木正

名重司春炎帝以火德王祝融者火正名黎司夏黃帝以土德王后土名句龍司中央少皥以金德王蓐收名該司秋高陽以水德王水正玄冥名熙司冬天道以陰陽五氣造化萬物本無形象而人食德報功即以人之至者尸而祝之盡人之道以美報焉耳若謂眞有五帝五臣名號爵秩則誕矣蟲鱗鱗蟲龍蛇之屬東方之宿爲蒼龍故其蟲爲鱗也音謂樂器之聲單曰聲比曰音春時調樂以角爲主五音角屬木清濁中如扣木之聲五音濁者爲尊清者爲卑尊者數多卑者數少故五音始于黃鍾之宮其管九寸其

絃九九八十一絲其音最濁或損或益以生宮商角徵羽爲五音宮三分去一六九五十四下生徵徵三分益一八九七十二上生商商三分去一爲四十八下生羽羽三分益一爲六十四上生角角三分之不盡一算其數不行故至五止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尊卑之分也律者候氣之管以銅爲之或以竹中猶應也大蔟寅律管長八寸五音之管陰陽各六陽爲律陰爲呂黃鍾大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陽也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陰也律述也呂助也陰所以助陽故呂亦謂之律爲管十二中

空皆圍九分其長短不齊各以三分損益相間而生陰陽其管長九寸者爲黃鍾直十一月爲子黃鍾三分損一長六寸下生林鍾直六月爲未林鍾三分益一長八寸上生大蔟直正月爲寅大蔟三分損一長五寸下生南呂直八月爲酉南呂三分益一長七寸有餘上生姑洗直三月爲辰姑洗三分損一長四寸有餘下生應鍾直十月爲亥應鍾三分益一長六寸有餘上生蕤賓直五月爲午蕤賓三分益一長八寸有餘上生大呂直十二月爲丑大呂三分損一長五寸有餘下生夷則直七月爲申夷則三分益一長七

寸有餘上生夾鍾直二月爲卯夾鍾三分損一長四
寸有餘下生無射直九月爲戌無射三分益一長六
寸有餘上生仲吕直四月爲巳陽上陰下下生者損
上生者益下五上六乃終以十二管置密室地上取
蘆孚爲灰實其中其月氣至則其管灰飛是日中也
其數八者五行之數天三生木地八成之説見周易
河圖酸木味洪範曰曲直作酸羶木氣春陽氣出故
祀戶五祀一戶二竈三中霤四門五行祭先脾脾主
土木能克土凡春祭用牲脾爲先也魚上冰陽氣方
升魚自下起上負氷也獺祭魚獺始捕魚而食古人

初食必祭故獺始食魚謂之祭魚鷹始食鳥謂之祭
鳥豺始食獸謂之祭獸鴻鴈來自南來北也青與蒼
皆木色青陽明堂東中堂也東動也南任也西遷也
北背也明堂之制中央爲太廟太室週廻爲堂室者
十有二以象十二月天子按月居之東中爲青陽太
廟左爲青陽左个右爲青陽右个南中爲明堂太廟
左爲明堂左个右爲明堂右个西中爲總章太廟左
爲總章左个右爲總章右个北中爲玄堂太廟左爲
玄堂左个右爲玄堂右个个古介通副也側室曰介
鸞路有鈴之車駕駕車倉龍蒼色馬馬八尺以上曰

龍五穀惟麥春秀稱首種與木同氣鄭云麥有孚甲
屬木羊火畜天時尚寒故食以安性易象兑爲羊屬
金惟五行傳以爲火畜記謂二麥與羊肉性温與其
器宜粗疏通達皆以順春陽發散之令也

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
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齊偕平聲　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
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還旋　反賞公卿諸侯大
夫於朝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慶賜遂行
毋有不當去聲乃命大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
宿離去聲不貸忒　毋失經紀以初爲常

立春之日春氣至故迎之謁告也迎于東郊者祭大
皞句芒於郊也還自郊還反反于朝賞功曰慶周急
曰惠遂行戒虛文寢閣也毋不當戒濫予也大史掌
六典八法以貳六官一歲方始庶事維新故戒以守
典奉法勿紛更廢弛也大史之職正歲年以序事頒
于官府都鄙頒告朔于邦國其屬有馮相保章皆司
天文天日月星辰五者行各有常宿次舍也離附麗
也猶詩云月離于畢之離日月星辰皆麗天日循星
而進退月應日而生死所宿之辰所離之星審候察
度不得差貸貸與忒同毋失常行之經與錯綜之紀

初謂推步之舊法所謂求其故也

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退平）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反執爵于大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勞去）

元日善日也郊特牲云郊用辛春秋公羊傳云正月上辛故鄭氏謂元日為上辛也祈穀郊祀祈豐年也擇元辰郊後又擇吉日也耒耜耕器耜上曲木曰耒前貫鐵起土曰耜措置也保護衛也或云猶衣也介甲也詩云嗟嗟保介參三也車中三人王居左御者

居中勇士護衛衣介者居右故御與保介謂之參乘王將往耕籍田以農器載于車中保介御者之間也帝籍供祀上帝之籍田籍借也借民力耕穫也大寢路寢也御侍宴也勞慰勞也

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脩封疆審端徑術善相（去）丘陵阪（反）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

天降地升二氣氤氳化生萬物也布農事布勸農之政也命田命農官也舍東郊出居于東郊也審端徑術辨正疆界也徑術田間路或曰術作遂小溝也上高曰丘平而可陵者曰陵陂而不平者曰阪坎而不通者曰險廣平曰原下濕曰隰周禮大司徒五地十有二土教民以種植所宜也躬親戒田官親循行也田事既飭謂既正其經界辨其土宜也定準直著為法程也準直猶言準繩

按善養民者省刑薄斂時而使之民有暇日各自盡力南畝可無事上之督課也苟不能安輯使勤生樂業而紛紛設官布令雖田畯日舍東郊擾之而已矣

是月也命樂正入學習舞乃脩祭典命祀山林川澤犧

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夭飛鳥毋麛毋卵毋聚大衆毋置城郭掩骼（格）埋胔是月也不可以稱兵稱兵必天殃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毋變天之道毋絕地之理毋亂人之紀

樂正以樂教國子正月入學習舞應發舒之氣也詳見周禮大司樂之職脩祀典謂一年內當祭者皆於歲始省錄之也山林川澤生物之府春生功顯故命祀之凡犧牲皆不用牝恐傷妊也孩蟲稚蟲也未生曰胎初生曰夭獸子曰麛勿聚大衆勿道城郭恐妨農也入死枯骨曰骼連肉曰胔掩埋惡傷生氣

也方生不可殺故不稱兵方生用殺是變天道絕地
理亂人紀也生生者三才之始也
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草木蚤落國時有恐行秋令
則其民大疫猋標風暴雨總至藜莠蓬蒿并興行冬令
則水潦爲敗雪霜大摯至首種不入
孟春行夏令謂如正月行四月之令之類餘倣此凡
政令順時則氣序調違時則災害生迴風曰猋藜草
名可爲帚莠草一名狗尾摯傷也與鷙通首種謂五
穀之早種者或曰稷也或曰麥也
按王者奉天時行四時之令雖有先後而通融調劑

權時用中非舉一廢餘也若謂某時反某令則招某
災十二月各專一事而不相通政之拘于時廢閣者
多矣記言本跋盩鄭氏附會之謂孟月失令則孟月
之氣乘之仲月失令則仲月之氣乘之季月亦然如
孟春行夏令則巳火爲災行秋令則申金爲災之類
猶洪範言五行五事休咎劉向輩緣飾牽强不驗人
主反謂天道不足畏由來矣夫人天地之心大君億
兆人之心人主行事乖天理億兆人受殃一人之咎
不足轉移天地億兆人悲喜欣戚天地之氣應之自
然之理也豈區區一時一事合一徵之謂與

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其日甲乙其帝大
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夾鍾其數八其味酸
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始雨水桃始華倉庚鳴鷹化爲
鳩天子居青陽大廟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
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
仲中也仲春二月斗柄建卯卯冒也日在奎與月會
于戌降婁之次也婁斂也萬物至戌降落收斂也奎
十六星在戌方弧九星近井井八星也建六星近斗
斗六星也不言井斗而言弧建者以井三十三度斗
二十六度廣遠不可的指故舉弧建以定昏旦之中

也甲乙解見首後倣此夾鍾卯律說見前夾助也圜
而空曰鐘含藏之名夾鍾本陰呂獨陽不生夾助四
陽之鐘氣也始雨水凍始解也倉庚黃鳥鳩布穀形
類鷹即雎鳩也夏小正謂二月化鳩五月化鷹皆時
之候也四時每五日一候積六候成一月故一歲七
十二候三候成一氣六氣成一時四時凡二十四氣
也青陽大廟明堂之東中堂也說見前
是月也安萌芽養幼少存諸孤擇元日命民社命有司
省囹苓圄語去桎質梏毋肆掠畧止獄訟
安萌芽謂禁斧斤入山林也社一方土神地非民所

得祭必上命之百姓以下成羣置社祭以仲春報生
物也省視也囹圄獄也械在頸曰梏在足曰桎肆縱
也掠笞箠也毋肆掠省刑也皆所以應陽和之氣順
發生之心也
按郊特牲云社用甲日書召誥社用戊日此言擇元
日不盡合也凡械在首曰梏易童牛之梏即所謂福
衡施于牛角者也書云牿牛馬蓋覊絡胃索之類控
扼其首者也春秋傳樂䜌以弓戲梏華弱亦謂梏其
項也古人刑禁緩惟大辟拲其手而桎梏中罪桎梏
而舒其手下罪梏其項而已鄭謂梏爲械在手謂梏

牛馬械其前兩足則何能畜養而教習之乎又解肆
謂死刑肆尸于市三日夫掠且戒況殺之而又肆之
乎皆誤也
是月也玄鳥至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禖梅天子親往
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獨授以弓矢
于高禖之前
禖先媒之神玄鳥燕也高辛帝之妃簡狄祀禖得祥
後世遂以高辛氏爲主曰高禖御猶侍也九嬪婦官
掌教九御者也天子所御謂侍寢于王者以禮待之
也韣弓衣也弓矢男子之事所以爲兆也

是月也日夜分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啓戶始出先
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
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
甬勇正權概蓋是月也耕者少舍乃脩闔扇寢廟畢備
毋作大事以妨農之事
日夜分謂春分晝夜各五十刻也陽盛則晝長陰盛
則夜長陽生于子終于午至卯而中陰生于午終于
子至酉而中故仲春陽中其節爲春分仲秋陰中其
節爲秋分雷陽氣之動也電陽光也陽氣發洩故蟄
伏之蟲皆動開穴始出也先雷三日驚蟄前數日也

奮木鐸振搖鐸聲以警衆也不戒容止謂房室之事
褻瀆天威生子則形體殘缺父母受凶禍也度謂分
寸尺丈引也量謂龠合升斗斛也鈞均也衡稱也百
二十斤爲石角較也十升爲斗十斗爲斛甬斛也權
秤錘也概以平斗斛同均角正皆因日夜均而法天
時也捨舍少舍謂耕田之暇門雙曰闔單曰扇前曰
廟後曰寢大事謂大興作妨農也脩闔扇者小事也
是月也毋竭川澤毋漉鹿陂池毋焚山林天子乃鮮羔
開冰先薦寢廟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天子乃帥三公
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是

月也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

漉竭取也鮮羔謂生羔不殺以祭司寒之神古者十二月日在北陸藏冰二月日在西陸開冰北陸虛也西陸昴也薦薦冰也先薦祖而後頒賜也上丁是月上旬之丁日也丁當也當祭日也丁成也樂以教成也或曰丁屬火取文明也樂正以樂舞教國子俊士于大學設奠于先師不用牲牢奠菜而已釋猶奠也天子率羣臣親往視視習舞也仲丁是月中旬丁日也習樂習歌吹也是月之祀即前高禖啓冰釋菜等不用犧牲謂將勝合牝牡戒殺但用圭璧加皮幣代

牲耳高禖之大牢開冰之羔皆犧牲高禖所嗣知不殺用圭玉以皮幣代而羔曰鮮是亦不殺也習舞釋菜無犧牲又明矣

按祭不用犧牲非古也古者內外四時之祭多以仲月春秋傳云啓蟄而郊祭義云春禘郊禘大祭可無犧牲乎君子有撙節之愛不廢制用之禮犧牲不備不可以祭必仲春無祭乃可故月令以孟春郊而易豫卦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則是郊禘在仲春月令未足据也

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寇戎來征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民多相掠行夏令則國乃大旱煖氣早來蟲螟爲害

說見前

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牽牛中其日甲乙其帝大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姑洗洗先上聲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桐始華田鼠化爲鴽如虹始見萍始生天子居青陽右个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

季少也季春三月斗柄建辰辰振也日在胃與月會于酉大梁之次也胃三星在西方七星其星七也牽

牛六星姑洗辰律說見前姑初生也洗潔也鴽鶉虹陰陽氣雜也雲薄漏日日照雨滴則生虹三月以前陽氣正中陰莫能干至辰陽過中故陰氣亂之青陽右个謂東堂之南偏也

是月也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備具于天子焉天子始乘舟薦鮪偉于寢廟乃爲麥祈實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句勾者畢出萌者盡達不可以內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振乏絕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是月也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邑周

視原野脩利隄防道達溝瀆開通道路毋有障塞田獵
罝嗟罘浮羅網畢翳餧獸之藥毋出九門
鞠衣黃色之衣先帝大皞木德之君薦衣將祈蠶事
也舟牧主乘舟之官覆覆視也反報命也五者再三
之謂愼之至也天子將親往漁以薦祖廟故乘舟鮪
似鱣長鼻口在頷下無鱗大曰王鮪小曰鮛鮪祈麥
實卽祈于廟也萌之屈者爲句直出曰萌不可內言
不宜閉藏也布德行惠以下至毋有障塞皆不內之
事脩利隄防謂脩治使通利毋壅塞也獸罟曰罝罘
鳥罟曰羅網畢小網有柄翳射者所自隱蔽也餧餵

之也藥毒藥九門者天子都城九衢關九門通往
來鳥獸在郊網羅出城門乃可施也禁之恐傷孕乳
也
是月也命野虞毋伐桑柘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具
曲植籧皆筐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去聲省
婦使以勸蠶事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共郊廟之
服毋有敢惰
野虞主山林之官鳴鳩卽雎鳩二月化三月鳴雌雄
以羽相拂也戴勝卽鵀鳩一名鵖鴔首有冠如花勝
故名戴勝詩云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此鳥喜食桑葚

子成降于桑蠶成之候也降下巢也鵀鳩乎于于鵲
巢鵲巢喬木而桑芭生故曰降曲曲薄以布蠶植以
架薄籧作筥竹器圓曰筥方曰筐皆以盛桑葉也東
鄉迎生氣也毋觀毋容飾也省婦使減省其箴線縫
製之事登成也分繭別繭之多少稱絲稱其輕重以
較功之上下也
是月也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齒
羽箭幹脂膠丹漆毋或不良百工咸理監工日號毋悖
于時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是月之末擇吉日大合
樂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是月也乃

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犧牲駒犢舉書其數命國難
九門磔責攘以畢春氣
王師百工之長五庫藏材物之府稱五者以五材得
名也金鐵等材凡弓矢車甲器用皆資之監工卽工
師監視也號戒令也毋悖時如考工記弓人春液角
夏治筋秋合三材冬定體之類又云石有時以泐水
有時以凝材美功巧然而不良則不時也大合樂合
衆樂大作于國學也樂陽氣季春陽氣方長大作樂
以宣之累牛繫纍之牛騰馬騰走之馬所謂風馬牛
也遊牝放之使求其牡也于牧于水草寬閒之所犧

牲可供祭祀之牲小馬曰駒小牛曰犢皆就在牧之數書記以稽出入較生息也難儺通逐也國難國中儺以驅逐陰氣季春陽氣方盛陰慝隱伏聚衆喧閧使陽氣充滿陰氣銷亡也四時惟夏不儺以陽盛無伏陰也裂牲曰磔除災曰攘

按儺見於論語古鄉之流俗非先王之典禮也周禮方相之說近誕鄭氏謂日行昴有大陵尸氣爲厲尤不經磔牲體徧懸九門而以攘災不殆于幻妄乎

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時雨不降山陵不收行秋令則天多沈陰

淫雨蚤降兵革幷起

山陵不收草木不成也言山陵者爲季夏土氣之應也

孟夏之月日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中呂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螻蟈鳴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天子居明堂左个乘朱路駕赤駵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

夏盛大也孟夏四月斗柄建巳巳也日在畢與月會于申實沈之次也翼二十二星婺女四星日丙丁者夏火丙丁用事也炎帝大庭氏卽神農以火德王也祝融火官羽蟲飛鳥之屬凡飛揚者屬火徵音微輕屬火爲事中呂巳律微陰中動呂助陽氣數七者地二生火天七成之也苦火味焦火氣竈火以爲養夏火長養百物也肺主金火克也螻蟈土狗似蟋蟀螻蟈蚯蚓皆幽蟲鳴且出伏陰盡而陽極陰生之漸也王瓜夏小正作王萯本草云菝葜也根似瓜俗名土茯苓苦菜味苦四月秀火氣之應明堂南向左个偏左也駵赤馬與朱旂赤玉皆應火色菽大豆應夏氣之大也雞當午鳴其色丹羽禽之屬陽者也器用

高粗皆象夏也

是月也以立夏先立夏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夏盛德在火天子乃齊立夏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於南郊還反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無不欣說乃命樂師習合禮樂命大尉贊桀俊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必當其位是月也繼長增高毋有壞墮毋起土功毋發大衆毋伐大樹是月也天子始絺命野虞出行田原爲天子勞農勸民毋或失時命司徒循行縣鄙命農勉作毋休于都是月也驅獸毋害五穀毋大田獵農乃登麥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是月也

聚畜百藥靡草死麥秋至斷薄刑決小罪出輕繫蠶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爲均貴賤長幼如一以給郊廟之服是月也天子飲酎(紂)用禮樂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四鄙入保行冬令則草木蚤枯後乃大水敗其城郭行春令則蝗蟲爲災暴風來格秀草不實

迎夏於南郊祭炎帝祝融也迎夏迎冬不言諸侯諸侯獨春秋在耳樂師習合禮樂爲將飲酎也大尉秦官名贊遂舉皆薦揚意傑俊言才賢良言德長大言形體繼長增高皆培植意起土發衆恐妨農蠶也大

樹豐隆伐之傷盛長之氣也絺葛之精者野虞外官位卑故出行原野爲天子勞農司徒內官專掌農政故循行縣鄙以己命命農也聚百藥供醫事也孟夏百草繁廡可採藥靡草草之細柔者陰氣所化陽勝故死麥至夏枯故夏爲麥秋薄刑可斷小罪可決無留滯也重罪繫者未可釋輕繫者出之順長養之氣也后妃獻繭蠶事畢而世婦獻繭于后妃后妃獻于王也收繭稅外命婦養蠶亦取國北近郊之公桑十一而稅以受桑多寡爲繭稅之多寡也貴賤謂公卿大夫與士之妻長幼謂婦有老少如一謂稅皆十一也郊廟之服天子之祭服下至命婦養蠶皆爲供祭服也酎稠也酒之濃厚者謂之酎春造夏飲羣臣蓋盛會也故用禮樂四鄙入保之保與堡通鄙界小城曰堡

按鄭康成謂祭統於嘗也出田邑孟夏封諸侯非古也蓋以月令爲秦制耳然安知祭統之爲古與如以義質夏出秋收月令爲長大尉秦官也月令作于秦甚明然其書以農桑爲本無月不及農桑卽詩書豳風無逸之意秦人尚功何暇及此其非呂氏所獨創又明矣

仲夏之月日在東井昏亢(剛)中旦危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蕤賓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小暑至螳蜋生鵙(局)始鳴反舌無聲天子居明堂大廟乘朱路駕赤駵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養壯佼

仲夏五月斗柄建午午萼也日在東井與月會于未鶉首之次也亢危二宿名亢四星危三星蕤賓午律蕤柔也賓謂陰柔始生陽將謝爲賓也鵙博勞也反舌蛙也舌本前著口側末向內莫春鳴至五月息或曰鳥之反覆多聲者百舌也明堂大廟南向中堂也

壯佼碩大美好也養長此類順長養之氣也
是月也命樂師脩鞀(逃)鞞(皮)鼓均琴瑟管簫執干戚戈
羽調竽笙篪(池)簧飭鍾磬柷敔(語)命有司爲民祈祀山
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于)祀百辟卿士有
益於民者以祈穀實農乃登黍是月也天子乃以雛嘗
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令民毋艾(刈)藍以染毋燒灰毋
暴(僕)布門閭毋閉關市毋索挺重囚益其食游牝別羣
則縶騰駒班馬政是月也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君子
齊(齋)戒處必掩身毋躁止聲色毋或進薄滋味毋致和
(去聲)節耆欲定心氣百官靜事毋刑以定晏(燕)陰之所成
鹿角解蟬始鳴半夏生木堇榮是月也毋用火南方可
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處臺榭仲夏
行冬令則雹凍傷穀道路不通暴兵來至行春令則五
穀晩熟百螣(特)時起其國乃饑行秋令則草木零落果
實早成民殃於疫
命樂師脩樂器將雩祀也樂屬陽五月陰生損陽故
脩也鞀鞞以下十九物皆樂器鞀鼗同鼗者導也以
導樂作也鞞裨也小鼓在大鼓傍助鼓節也鼓謂之
廓冒之以皮其中空廓也三者皆革音琴謂之離五
絃聲流離也瑟謂之灑二十七絃音布灑也二者皆

絲音管長尺六孔有底併兩而吹簫之言肅編二十
二管長四寸二者皆竹音干盾也戚斧也戈鉤戟羽
鳥羽四者皆舞器竽言汚也其中汚空三十六簧或
曰十三簧笙謂之巢列管瓠中象物生出地也篪箎
同篪言啼長尺四寸三十一孔橫吹也簧言橫以銅
爲薄葉横捲管端氣鼓之而成聲也竽笙篪三者皆
有簧皆竹音鐘言空也内空生聲金音磬言罄也罄
罄然石音柷狀如桶而方敔狀如伏虎柷起樂敔
節樂二者皆木音百源衆泉源雩郊祭禱雨雩言吁
巫作吁嗟聲而舞也用盛樂用上所脩諸樂帝天帝
百縣天子畿内邑諸侯不敢雩上帝故雩百辟卿士
之有益於民者即句龍后稷之類祭本人道以人事
天推伏羲神農諸帝以爲天推句龍后稷諸臣以爲
神而達其誠也雛鷄雛之類五月雛成黍亦五月熟
可嘗也含桃櫻桃衆果唯含桃先熟藍似蓼者五月
將成可染青青木色木生火刈藍以染傷時氣之母
也火死爲灰陰象也女績爲布陰功也暴暴之日中
也一陰方萌毋暴陰功以助陰氣門閭毋閉關市勿
阻索亦恐助陰氣盛夏午火宜宣通尚寬大也挺猶
拔也益食加養也馬牛季春游牝于牧至是妊故別

其羣馬駒騰躍者縶之恐觸孕牝也馬陽物而陰
性故易以象坤五月陰陽变故宜班馬政周禮校人
掌馬政日長至謂夏至日長之極也陽盡于午中而
微陰生陰陽爭辨之際陽為生機陰為殺機生死分
判之界也在事物為盛極而衰始在人心為理慾而
欲萌故君子法天體道不可以不慎惟定靜澹泊為
可貴也致和謂滋味不極調和刑屬陰毋刑亦恐助
陰也晏安靜也陰道尚靜故云晏陰定其所成者聽
其自來逆而助之必受其傷解脫落也鹿在山為陽
故角遇陰而落陽退之象麋在澤為陰故角遇陽而

落陰退之象麋鹿之大者半夏藥草木堇一名舜華
榮華也朝開而暮落又名日及南方午位五月火方
用而又用火于其方過烈矣微陰生于午逆天之氣
也但居高明遠眺望升山陵處臺榭之類則宜耳樹
臺上欄楯幐食茵蟲
按春秋傳云啓蟄而郊是仲春也而月令孟春又云
龍見而雩是四月也而月令五月不盡合也夏至陰
生安靜以定陰氣所以順造化之自然道莫大于自
然心莫妙于清虛陽生固貴安靜以養其和陰生亦
宜安靜以平其殺鄭氏据易緯云夏至八主從八能

之士作樂五日不宜止聲若是則陽宜恬養而陰不
宜定成豈靜正中和調燮之至理哉
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
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林鐘其數七其味苦其
臭焦其祀竈祭先肺溫風始至蟋蟀居壁鷹乃學習腐
草為螢天子居明堂右个乘朱路駕赤駵載赤旂衣朱
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
季夏六月斗柄建未未昧也日在柳與月會于午鶉
火之次也火心宿三星奎十六星林鐘未律林衆也
鍾聚也萬物盛聚也溫風熱氣至極也蟋蟀秋吟凉

風未至而秋蟲已居壁鷹至秋摯殺氣未肅而鷙鳥
先學習螢蟲有光腐草所化
命漁師伐蛟取鼉登龜取黿命澤人納材葦是月也命
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令民無不咸出其力
以共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祠宗廟社稷之
靈以為民祈福是月也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
故句無或差貸忒黑黃蒼赤莫不質良毋敢詐偽以給
郊廟祭祀之服以為旗章以別貴賤等給之度是月也
樹木方盛乃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斬伐不可以興土
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毋舉大事以搖養

氣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也水潦盛昌神農將持功舉大事則有天殃是月也土潤溽辱暑大雨時行燒薙替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彊上季夏行春令則穀實鮮仙落國多風欬民乃遷徙行秋令則丘隰水潦禾稼不熟乃多女災行冬令則風寒不時鷹隼笋蚤鷙四鄙入保

漁師漁人之長命漁澤不言是月者非止是月之事自是月始耳蛟為患故云伐鼉有靈故云登龜皮可用黿肉可食故云取周禮𩵋人秋獻龜材葦亦秋方可納以是月命非即以是月取納之也四監謂山虞

澤虞林衡川衡百縣之秩芻即禹貢王畿甸服三百里内毋歲所應納之常芻出力即謂納芻婦官染人掌婦功也暑濕宜染采白黑為黼黑青為黻青赤為文赤白為章以四方之色相間為四采也染造必循舊法依故事毋得參差貸變必正質善良勿敢詐偽亂真也旗謂旌旂周禮司常有九旗章者旗上物色如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各有等級也給作級不可與土功以土將用事其氣欲靜故不合諸侯不起兵動衆舉大事即土功等事動搖長養之氣蓋季夏水土交坤將得位萬物致養故易曰致役乎坤勿搖養氣言勿他役也發令而待謂未及徭役之期豫發徵召之令使民廢農事待上之期會也神農即炎帝火德季夏土旻稼穡火資土為神農之事水潦盛昌東井主水也六月建未為土位遇水而澤得火而生故神農于此總持其功此時舉大事搖養氣則有天殃土潤溽暑謂上水火交蒸為濕暑也大雨時行東井之氣燒薙治田之法先芟薙其草乾則以火燒所薙沃以水則草無不死者暑氣方盛水如熱湯浸漬腐草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彊穀田曰田麻田曰疇土之磲礰堅强者曰土彊鮮落謂不黄早落也多風木氣

女災謂妊孕敗也火侵金逆土傷子損其母也四鄙入保冬藏之象

中央土其日戊巳其帝黃帝其神后土其蟲倮其音宮律中黃鍾之宮其數五其味甘其臭香其祀中霤祭先心天子居太廟太室乘大路駕黃騮載黃旂衣黃衣服黃玉食稷與牛其器圜圓以閎

五行分配四時各七十二日而土寄旺于四時各十八日合之亦七十二日也土氣周行木火金水四時之末辰戌丑未為土位而六月建未居一歲之中在金火之間故于此特揭中央土一令以備五行之序

戊己十干之中黃帝軒轅氏以土德王后土句龍或云句龍轉爲社祝融兼之卽黎也其説近誕倮蟲無羽毛鱗甲象火熱土煖也五音宮濁而最尊五行土濁而爲主故宮音屬土黃鐘之宮謂十二律各自爲五音迭相爲宮而黃鐘之宮最長聲最濁故黃鐘之管本應十一月而黃鐘之宮則以配中央土蓋土寄五行黃鐘之宮冠十二律之五音六十聲也但各月之律以管候氣氣應聲亦應中央則直取聲之相應無此管也其數五謂天五生土地十成之不言十者天地之數盛于五圖書之中極于五也其中味香中

氣中霤舊說古人居陶穴上漏光明曰中霤故室中曰霤喪禮浴于中霤其實非室中今人家四檐天井中是也祭先心心中也太廟太室明堂中央室也大路鄭云殷路尚質也黃駵土火之兼色稷粟也牛土畜器圜象土周流四時閎寬廣也象土含容

孟秋之月日在翼昏建星中旦畢中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夷則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戮天子居總章左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

秋揫斂也孟秋七月斗柄建申申堅也日在翼與月會于巳鶉尾之次也建星見仲春畢宿八星其蟲毛氣涼而毛生也商音次宮爲臣金聲也夷則中律夷平也則法也氣爽夷物成法則也其數九地四生金天九成之也辛金味腥金氣祀門陰氣斂自外入也祭先肝金克木也鷹祭鳥見孟春用始行戮入君始用刑戮順時令也總章左个明堂之西堂左側室也戎路兵車也白馬黑鬣曰駱白西方金色胡麻子色白犬黔喙之獸皆金象廉稜也深收藏意金氣革而秋意斂也

是月也以立秋先立秋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秋盛德在金天子乃齊立秋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還反賞軍帥武人於朝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慢以明好惡順彼遠方是月也命有司脩法制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姦愼罪邪務搏執命理瞻傷察創（平聲）視折審斷（句）決獄訟必端平戮有罪嚴斷刑天地始肅不可以贏是月也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命百官始收斂完隄坊謹壅塞以備水潦脩宮室坯（步回）牆垣補城郭是月也毋以封諸侯立大官毋以割地行大使

出大幣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蟲敗穀戎兵乃來
行春令則其國乃旱陽氣復還五穀無實行夏令則國
多火災寒熱不節民多瘧疾
秋金主殺故賞將帥詰兵戎順從也好惡明討當其
罪則遠人順從禁以止姦止非慢令慎以罪邪罪非
濫刑搏擊也執拘繫也理治獄之官審曲直曰理瞻
傷瞻視刑者之傷輕重得當也損皮曰傷損肉曰創
損骨曰折肉骨絶曰斷王制所謂斷者也傷至斷而
愈重瞻至審而加詳不得不刑者義也不可不審者
仁也端正也嚴畏敬也天地始肅秋氣收斂也贏盈

也發越之意陽常饒陰常乏饒則充長乏則退藏皆
以相天地之宜也登穀穀成熟也命百官收斂順秋
令也完隄坊以下皆收斂之事季春脩利隄防使勿
壅塞順陽氣之舒也孟秋完隄坊謹壅塞順陰氣之
斂也備水潦者秋直畢畢好雨備隄坊使完固也毋
封諸侯立大官毋割地行使幣者秋主刑布德非時
也介蟲敗穀如蟹食稻之類
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旦觜茲觽攜中其日庚辛
其帝少皥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南呂其數九
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盲胡風至鴻鴈來玄鳥

歸羣鳥養羞天子居總章太廟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
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
仲秋八月斗柄建酉酉留也日在角與月會于辰壽
星之次也牽牛見季春觜觽三星南呂酉律南任也
呂助也陰任事助成物也盲風昏暗之風西閶戸之
月陰風晦昧春夏之風曰明庶曰清明曰景風陽明
之象此月之風曰閶闔陰閉之象盲風即閶闔風孟
春鴻鴈來來南也此月鴻鴈來來北也仲春玄鳥至
燕始出此月玄鳥歸燕蟄藏也鄭謂凡鳥隨陰陽者
不以中國為居驗之惟鴈為然玄鳥多藏谿谷中養

羞如庶羞之羞謂美食也養畜藏也草木實成羣鳥
取可食者積之以備冬也總章太廟西中堂戎路兵
車也
是月也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乃命司服具飭衣
裳文繡有恒制有小大度有長短衣服有量必循其故
冠帶有常乃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毋或枉橈鬧
枉橈不當反受其殃是月也乃命宰祝循行犧牲視全
具案芻豢瞻肥瘠察物色必比類量大小視長短皆中
去聲度五者備當上帝其饗天子乃難那以達秋氣以犬
嘗麻先薦寢廟是月也可以築城郭建都邑穿竇窖教

脩囷求倉乃命有司趣促民收斂務畜菜多積聚乃勸種麥毋或失時其有失時行罪無疑是月也日夜分雷始收聲蟄蟲坏培戶殺氣浸盛陽氣日衰水始涸鶴日夜分則同度量平權衡正鈞石角斗甬勇是月也易關市來商旅納貨賄以便民事四方來集遠鄉皆至則財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凡舉大事毋逆大數必順其時慎因其類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乃有恐行夏令則其國乃旱蟄蟲不藏五穀復生行冬令則風災數起收雷先行草木蚤死

陰盛陽微犬為秋而人為老養衰老順天時也几杖

麋粥飲食皆養事司服官名上曰衣下曰裳文繡謂文彩刺繡鄭康成訓文為畫謂祭服畫衣繡裳按尚書作會宗彝謂畫器也附合周禮以為畫衣恐未然詳見尚書周禮秋涼授衣故命司服治衣服秋主刑故命有司嚴百刑申重也嚴戒也秋嘗饗帝故命循牲色純曰犧全具不殘缺也案按通察也草食曰芻穀食曰豢物色謂毛色或騂或黝陽用騂陰用黝各以類小大長短謂角體也五者一全二肥三色四大中五長中上帝其從饗羣神可知天子乃難儺天子行之秋陰尚微天子陽主故儺以通秋氣不及國與天下也詳見季春嘗麻食新麻也築城郭四者皆收藏之事穿地曰窖窖之圓者曰竇藏器曰倉倉之圓者曰囷勸種麥以濟新穀之不及也日夜分謂秋分晝夜各五十刻蟄蟲坏戶培其蟄穴之戶使漸小至十月寒甚乃墐塞也水本氣化春夏氣至而潦秋冬氣反而涸國語云天根見而水涸則九月也晝夜均分則同度量衡與仲春同說見前易關市勿阻難也關貨所入市貨所聚舉大事謂出師興工大數謂陰陽時謂四時賞因春生刑因秋殺皆類也行春令則秋雨不降風以散之也草木生榮木氣為妖也風災殺

物之風朔氣也收雷先行不待日夜分而雷先蟄陽氣閉藏也

按此篇於刑獄三致意焉秦人用法慘酷宜無及此故是書非呂氏獨創多先聖彝訓而不韋之徒加補葺耳凡禮書皆然也嘗麻炊麻為飯詩云禾麻菽麥麻與五穀同而今人少有食者苴麻有子不可食枲麻但可績無子胡麻多油然亦非饔飧之具未知古人所食何麻註不詳

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虛中旦柳中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無射亦其數九其味辛

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鴻鴈來賓爵入大水爲蛤鴿鞠有黃華花豺乃祭獸戮禽天子居總章右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

季秋九月斗柄建戌戌畢也日在房與月會于卯大火之次也虛二星柳人星形垂如柳無射戌律射厭也陽氣功畢無厭射也鴻鴈來賓言非久將去也杜甫詩云秋燕已如客用此意爵雀通蛤蚌屬大水謂江海鞠菊同豺有五色而黃爲正祭獸解見前禽者鳥獸之總名戮摶食也

是月也申嚴號令命百官貴賤無不務內以會天地之

藏無有宣出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藏帝籍之收於神倉祗敬必飭是月也霜始降則百工休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是月也大饗帝句嘗句犧牲告備于天子合諸侯制句百縣爲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爲度以給郊廟之事無有所私是月也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命僕及七騶咸駕載旌旐授車以級整設于屏外司徒搢扑北面誓之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命主祠祭禽于四方是月也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蟄蟲咸俯在內皆墐其戶乃趣促獄刑毋留有罪收祿秩之不當句供養之不宜者是月也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寢廟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敗民多鼽求嚏帝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竟不寧土地分裂行春令則煖風來至民氣解惰師興不居

申嚴號令應肅氣也務內謂百務皆整飭收斂以合天地閉藏之氣如有宣出則違時也冢宰掌財賦會計五穀之要謂租稅之數也帝籍之收入於神倉供粢盛者也百工匠作也霜降休工膠漆凝而不可用也寒氣總至言大來也入學習吹將饗帝也季秋饗

帝于明堂報成物也嘗秋祭宗廟也犧牲告備謂仲秋已備至此告于天子也合諸侯制猶周禮正月之吉始和也蓋來歲法制如下云朔日稅貢之數也諸侯通天下而言百縣畿內之屬縣百縣近親來受制諸侯遠合制而頒之不來也朔日來歲十二月之朔日九月而合制受朔者秦法也秦以十月建亥爲歲首亥爲水周火運秦代周用克也天子大獵以習戎兵考馬政戎事先馬故於田獵班之馬政詳見周禮校人等職五戎鄭謂弓矢殳矛戈戟要之兵械何止五凡古人言三五九之類舉其槩耳僕馭車之官騶

養馬之官析羽於旂竿之首曰旌旗上畫龜蛇曰旐
車旗各有等級各整設于軍門之屏外習行陣也司
徒掌徒衆主教事搢扑插扑帶間以撻不聽者北面
陣南向也誓告戒也天子厲飭親被戎服也命主祠
命典祠之官也祭禽四方以所獲之禽祭四方之神
蟄蟲咸俯凍凝而縮其首也在內在穴中墐戶閉穴
也趣獄刑謂獄之當刑者決之勿淹滯也祿秩供養
之浮濫者裁之順秋氣之斂肅也行夏令大水者金
受火而液也冬藏殃敗者土氣爲災而實窖之藏壞
也鼽嚏者鼻塞噴嚏肺病也金受克之象行冬令多

盜賊水爲金子得時則親失時則洩害也民氣懈惰
春令不肅也師興不得安居風木之妖也
按是書一歲之內祭天帝者非一孟春祈穀仲夏大
雩季秋大享季冬祈年四時迎氣于郊皆祀天也周
禮又謂冬至郊則是一歲之中祀天者九不已數乎
周禮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是書以九月
合制古者以季冬頒朔今以季秋受朔九月農工未
休十月冬序方始而遽改歲不已急乎此秦制之不
如古也
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其日壬癸其帝顓
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應鐘其數六其味鹹
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辰上聲 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
爲蜃虹藏不見天子居玄堂左个乘玄路駕鐵驪載玄
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閎以奄
冬終也孟冬十月斗柄建亥亥閡也日在尾與月會
于寅析木之次也危見仲夏七星見季春其蟲介龜
鼈之屬固閉之象也羽音最輕清爲物屬水應鍾亥
律應當也言純陰當事百物鍾藏也其數六者天一
生水地六成之水潤下故作鹹水受汙故氣朽行行
潦亦謂之井古者井間有道道間有溝故曰井冬水

旺祀之腎屬水故祭先腎春夏秋祭先所勝則冬當
先心而旣以屬中央故冬先其類也蜃大蛤虹詳季
春極陰無陽故虹藏不見鐵驪馬黑色玄黑光黍以
暑熟屬火冬食之養溫也彘性宜水易象坎爲豕應
冬令也閎者中寬奄者中藏器之口斂而腹大者冬
象也
按鄭註冬陰盛寒於水祀之於行從辟除之類意謂
水寒土煖土能辟水故祀之夫五祀戶竈中霤門皆
從其類天子亦以仲冬祀淵澤泉井冬水司令何爲
反辟除之此爲不解行卽井誤猜也又以軷當行軷

者行道之祭冬之令閉藏是月謹關梁塞徯徑又爲遠
行之祭乃所謂變天之道絶地之理亂人之紀者矣
是月也以立冬先立冬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
冬盛德在水天子乃齊立冬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
大夫以迎冬於北郊還反賞死事恤孤寡是月也命太
史釁龜筴句占兆句審卦吉凶句是察阿黨句則罪無
有掩蔽是月也天子始裘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
降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命百官謹蓋藏命有司循行
積聚無有不斂坏培城郭戒門閭脩鍵蹇閉慎管籥固
封疆備邊竟完要塞謹關梁塞徯徑飭喪紀辨衣裳審

棺椁之薄厚塋丘壟之大小高卑句厚薄之度貴賤之
等級是月也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按度程毋或作爲淫
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爲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功有不
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是月也大飲烝天子乃祈來年
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
息之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是月也乃命水
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毋或敢侵削衆庶兆民以爲
天子取怨于下其有若此者行罪無赦孟冬行春令則
凍閉不密地氣上泄民多流亡行夏令則國多暴風方
冬不寒蟄蟲復出行秋令則雪霜不時小兵時起土地

侵削
迎冬不言諸侯諸侯獨春秋在也賞死事謂死國事
者之妻子孤寡者順凄苦之令也周禮龜人上春釁
龜秦制以孟冬爲歲首故釁龜筴示新也筴蓍策釁
謂殺牲以血塗之卽祭而名釁者塞鬼神之釁隙也
占兆者玩龜書之繇文審吉凶者明易卦之爻象皆
所以肄其職業而待用也阿黨掩蔽皆閉藏之象獄
吏無阿黨則罪犯無掩蔽矣蓋藏者掩蓋藏蓄府庫
倉囷之屬循行積聚芻稾粟米之屬鍵鎖牡也閉鎖
牝也管籥啓鍵者也封疆以國内邊竟以備外也要

塞要害衝塞之處關門梁橋梁徯徑小路也喪紀
送死之禮各有紀律衣裳斂之衣裳飭正也塋墓
位也丘壟墳也周廻曰塋高起曰丘壟塋有大小丘
壟有高卑厚薄以禮言貴賤以人言蓋冬者時之終
送死者人道之終於此時審辨順閉藏之令也百工
制器冬官之事效呈也霜降休工器物已成至是呈
見也陳祭器器以祭爲先也按驗也程式也勿爲淫
巧此季春所命工師者至是陳器按之也功致猶攻
緻勒工人之名于器便稽考也冬祭曰烝烝衆也百
物衆而禮備遂因祭而大飲羣臣也豳風十月滌場

朋酒斯饗躋彼公堂稱彼兕觥十月大飲古禮也祈
來年于天宗亦郊祭也天宗天神尊者日月星辰之類大割多殺牲也祠祀也社稷配上公故云公社門閭亦神也臘言獵也歲終獵禽獸祭先祖及五祀之神曰臘夏正以丑月爲歲終其祭爲清祀殷以子月爲歲終其祭爲嘉平周以亥月爲歲終其祭爲蜡秦以酉月爲歲終其祭爲臘九月非冬不可臘故于歲首之月祭也勞農卽周禮黨正屬民飲酒也命將講武順栗烈之令也周禮仲冬乃大閱收水泉池澤之利冬水涸也行秋令則霜雪不時金氣所收也小兵

金災也土地侵削揫斂之徵也
按孟冬之月命工師效功陳器勒名考其誠罪其不當以窮其情卽周禮考工之意司空所以爲冬官也蓋程物莫平于水故命水虞收水利亦以冬月歲終考工蓋古之制讀月令知周禮非缺也

仲冬之月日在斗昏東辟壁中旦軫中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黃鍾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冰益壯地始坼策鶡曷旦不鳴虎始交天子居玄堂太廟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閎以奄

仲冬十一月斗柄建子子者孳也日在斗與月會于
丑星紀之次也斗六星辟作壁二星軫五星黃鍾子律黃中色鍾種也元氣種聚也地始坼凍裂爲坼也鶡旦夜鳴求旦之鳥陰求陽也陽將生故不鳴虎金屬陰物陽生乃交構

飭死事命有司曰土事毋作愼毋發蓋毋發室屋及起大衆以固而閉地氣沮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諸蟄則死民必疾疫又隨以喪命之曰暢月是月也命奄尹申宮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省婦事毋得淫雖有貴戚近習毋有不禁乃命大酋秋秫述稻必齊麴蘖必時湛尖

熾痴去聲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去聲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之毋有差貸天子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淵澤井泉是月也農有不收藏積聚者馬牛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詰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道之其有相侵奪者罪之不赦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君子齊戒處必掩身身欲寧去聲色禁耆欲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芸始生荔挺出蚯蚓結麋角解水泉動日短至則伐木取竹箭是月也可以罷官之無事去器之無用者塗闕廷門閭築囹圄此以助天地之閉藏也仲冬之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氛霧

冥冥雷乃發聲行秋令則天時雨汁瓜瓠不成國有大兵行春令則蝗蟲爲敗水泉咸竭民多疥癘賴

飭死事備死葬之事前月申其紀而此則治其事仲冬葬埋順時之藏也十月陰極故可與作此月陽氣將動固閉勿泄故戒作土事卽春秋傳所謂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也沮泄滲漏也發啓也房猶藏也天地閉而人沮泄之必有天死疾疫之凶則是以閉藏之時爲宣暢之月如春夏也反其所令故命曰暢奄尹奄人之長省婦事減省婦職女功及幸御一切內官之事淫謂奢侈多事也婦官多貴戚故舉以例餘

不禁男子禁婦人陰極而靜順其將化也大酋酒官古人酒冬造春嘗詩云十月穫稻爲此春酒是也秫稷之粘者麴蘗麴蘗麥芽皆以釀酒湛漬米熾炊也水香言潔也陶器瓦器良無罅漏也火齊得生熟中節也命祭川海泉源冬令方中水德正盛爲民報祈也嚴冬寂莫收藏宜謹故孟冬命百官謹蓋藏又命司徒循行積聚至是猶有慢藏放失者此不率之民不爲之追究也山林木落藪澤水涸與民同利導之使採捕治之使不爭蔬食草蔬可食者日短至冬至日短之至也陰陽爭陰盡于子中而微陽生二氣爭辨之際也諸生蕩謂萬物生機初回水氣方盛微陽未定故有陽動之象是以君子貴齊戒恬澹休養以待陰陽之定蓋聖人雖尊陽而不能引使速來雖惡陰而不能推使速去故于變化之交寧靜俟之而已芸荔挺皆香草凡草氣香者爲陽蚯蚓結謂方蟄遇陽動屈如結也麋角解詳見仲夏水泉地脉天一所生感一陽而微動也日短至則陰老而生氣歇材質堅定于時可以伐木取竹箭竹之小如矢者曰箭故俗謂矢爲箭罷無用之官去無用之器者皆惜日除閒之意塗闕廷謂抹補之周禮二十五家爲閭閭巷

口門築囹圄脩獄牆也皆閉藏之事仲冬之行春令而歲旱者秦仲冬卽新歲也雨汁雨雪襍下金液之氣也瓜瓠秋成金氣先洩秋不成也行春令水泉竭木氣洩也多疥癩發生之咎也

按先王之制農隙用民故詩定中作楚室十月執宮功夫非發室屋與孟子云十一月成徒杠十二月成輿梁夫非土事與必仲冬勿作則公家何時可役民凡禮家言不必盡合非獨月令耳周禮雖非周公作而奄人一役最盡制卿大夫至庶人在宮者不下七萬有奇而用奄止四十七人未有爲官長者宮禁之

事掌之內宰宮伯皆大夫士爲之統于冢宰故先王
之世宮府如一是書以奄爲尹申宮令審門禁內宮
婦事至貴戚近習無有不禁則奄尹之權不已重與
此秦作法之敝趙高所以專制也酋長卽大長秋漢
以後與中常侍權傾中外陵逼天子流毒搢紳不可
謂非月令爲濫觴讀者槩以爲先王之禮誤後世多
矣

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婁中旦氐(低)中其日壬癸其帝
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大呂其數六其味
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鴈北鄉(向)鵲始巢雉雊雞乳

天子居玄堂右个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
玉食黍與彘其器閎以奄

季冬十二月斗柄建丑丑紐也日在婺女與月會于
子玄枵之次也婺女見孟夏婁三星氐四星大呂丑
律大陽也呂助也陰助陽也鴈北鄉陽生于子隨陽
復也鵲巢雉鳴雞乳皆立春之候

命有司大難(那)旁磔(責)出土牛以送寒氣征鳥厲疾乃
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其)是月也命漁師
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冰方盛水澤腹堅命
取冰冰以入令告民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事脩耒耜具
田器命樂師大合吹而罷乃命四監收秩薪柴以共郊
廟及百祀之薪燎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
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專而農民毋有所使天子乃與
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乃命太史
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共皇天上帝社稷之饗乃命
同姓之邦共寢廟之芻豢命宰歷卿大夫至于庶民土
田之數而賦犧牲以共山林名川之祀凡在天下九州
之民者無不咸獻其力以共皇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
名川之祀季冬行秋令則白露蚤降介蟲爲妖四鄙入
保行春令則胎夭多傷國多固疾命之曰逆行夏令則

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冰凍消釋

命有司大儺下及庶民皆儺也季冬二陽生陰氣方
盛故使民間大儺逐陰氣也旁磔殺牲徧裂之季春
儺惟國都九門磔禳今旁及四方也出土牛以土爲
牛出送寒氣季冬水司令月建丑丑爲土而牛爲丑
獸土勝水故土牛能送寒氣牛善耕冬藏未可出出
土牛亦以示耕事將始也征鳥鷹隼之屬善追擊故
曰征厲疾猶言猛迅帝之大臣五帝之佐句芒等官
天之神祇日月星之類歲功成畢祀以報也漁天子
親往爲薦祖廟也先薦薦而後嘗也水澤腹堅冰凍

徹底也鑿冰以破陰氣之錮塞藏之土以和陽氣之在下至陽盛又發之以濟盛陽之驕亢也冰以入明陰事之一終也五種五穀之種大寒將退教民出所藏之種計度耦耕之事耒耜以啓土田器種作之器大合吹盛作樂也罷令歲不復作也鄭氏謂季冬爲酒以合三族于此時也四監主山林川澤之官秩新柴常數當供之新柴薪用爨燎用明也日窮于次十二辰一周也月窮于紀與日十二會亦一周也星回于天二十八宿隨天每日一周早晚不同至此月皆復其故處與去歲季冬早晚相似也幾終近終也以

月言故曰近終盡日而後謂之正終也終言幾始言且循環無息之義國有常典時有常令而來歲或變差故天子與公卿大夫共飭論之以待來歲之宜周禮謂正月之吉始和亦此意也古人歲事莫大于祭祭天地社稷之犧牲賦于諸侯以國大小爲差大史序之宗廟之芻豢取于同姓之邦天子自命之山林名川之犧牲取諸卿大夫及庶民之有土田者宰歷數之皆于此月所謂合天下九州之民力以供天地宗廟山川之祭也介蟲爲妖兵甲之兆秋金爲祟也固疾謂舊疾瘳而復作象歲終復始故名曰逆

卷終

禮記通解卷七

郝敬習

曾子問第七

先儒謂曾子忠信傳習知天下義理日新事變無窮故歷舉吉凶之禮雜出不齊之事爲問夫子隨事剖決所謂遇變而能權也愚按禮之爲用洋洋萬殊非盡成法可拘聖人盛德之至從心即矩衆人以爲細微曲折皆有舊章設局求合故其問迂闊而其答亦委瑣非曾子守約之學與聖人一貫之旨議禮之家所以託而傳也讀者裒聚而會其通裁其當焉斯可矣

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大祝裨（皮）冕執束帛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命毋哭祝聲三告曰某之子生敢告升奠幣于殯東几上哭降衆主人卿大夫士房中皆哭不踊盡一哀反位遂朝（昭）奠小宰升舉幣三日衆主人卿大夫士如初位北面大宰大宗大祝皆裨冕少師奉子以衰（催）祝先子從宰宗人從入門哭者止子升自西階殯前北面祝立于殯東南隅祝聲三曰某之子某從執事敢見子拜稽顙哭祝宰宗人衆主人卿大夫士哭踊三者

三降。東反位。皆袒。子踊。房中亦踊。三者三。襲衰杖。奠出。大宰命祝史。以名徧告于五祀山川。曾子問曰。如已葬而世子生。則如之何。孔子曰。大宰大宗從大祝而告于禰。三月乃名于禰。以名徧告。及社稷宗廟山川

君薨世子生。謂君薨無嗣。喪在殯而適嗣始生也。攝主。謂大臣攝主國事者。北面西階之南。周人殯于西階。臣子朝夕哭位。皆在東階下西面。今將就殯位告。故于西階下北面也。裨冕。衣裨衣而戴冕也。裨之言埤。猶副也。舊說天子六服。大裘爲上。餘皆爲裨。雖衰冕亦裨衣之上者耳。兼衣言冕。卽冕以該衣也。冕吉

祭之服。喪凶服。吉者。重世子始生也。獨大祝裨冕者。祝以吉事告也。束帛。帛五匹爲十端。成一束。升階盡等。升盡階級。近堂也。不升堂。不敢逼近君柩也。命毋哭。將有告也。哭止勿諠。故惟祝聲告必三。如死者案也。某指生子之母。奠幣殯東几上。不敢委于地。如死者親受也。衆主人。君同姓之親。房中哭者。婦人也。哭不踊者。西階上哭不踊。反東階下行朝奠。卽位哭而後踊也。朝奠不言踊。常禮不及也。小宰升堂擧幣。已告則擧其束帛。出埋之兩階閒也。三日。世子生之三日。見于殯。且告名也。大宰。冢宰。大宗。宗伯。少師。教世子者也。奉子以衰。謂以凶服承藉世子抱之。入門。入殯宮門。子拜稽顙哭。少師擁之拜哭也。前告子生哭不踊。此以子見哭踊者。前告因朝奠。不備禮。此以子見告名。情更切也。踊三者三。凡踊以三爲節。九踊成三也。降東反位。降西階。反堂下東哭泣之位。皆袒踊則袒其衰也。子踊少師抱而踊也。襲衰杖。袒踊畢。皆襲其所袒之衰。執杖。奠饋而出也。奠亦朝奠。以名徧告。以世子名徧告羣神。禮。子生三月。君名之。今三日名者。將以爲喪主。故攝主遂名而告之殯。猶其名于君也。三月名于禰。告禰主也。是時主猶在殯宮

按此篇煩文瑣屑。不似聖人語。而此章義疏畧。三日見子有衆主人在。初告生子。而衆主人不與。何也。祝史以子名徧告五祀山川。而不及宗廟社稷。非闕與。兒生未可離房戶。抱于諸大夫手。哭踊喧鬧。非所爲保護也。三日嬰兒何足與識禮事。而亟亟躁擾。虛文無實。不如遲之三月後乃近情耳

孔子曰。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奠于禰。冕而出視朝。命祝史告于社稷宗廟山川。乃命國家五官而后行。道而出。告者五日而徧。過是非禮也。凡告用牲幣。反亦如之。諸侯相見。必告于禰。朝服而出視朝。命祝史告于五廟

所過山川亦命國家五官道而出反必親告于祖禰乃命祝史告至于前所告者而后聽朝而入

此記諸侯出行之禮其親天子行也必告奠于祖與禰將告奠先冕服出臨朝命祝史使告社稷宗廟境內山川乃命卿大夫上中下士五官居守而後行道而出者祭道路之神而遂出宿也大約不過五日告徧卽行過五日告不徧不成行是遷延怠慢非所以忠于神明敬天子也諸侯自相見行則但告禰不告祖祖尊禰親天子尊而友邦親也禮朝服輕于冕皮弁緇衣而已冕衣則刺繡也臨朝而命祝史告祖廟

及所經過山川社稷其境內他山川不徧告所往有尊卑故禮有詳畧也出而反不敢遽入必親告于祖禰命祝告于前出所告之社稷山川而後臨朝聽其久曠之政乃入宮此及國告至之禮覲天子與諸侯相見皆同

按古者天子非巡守諸侯非述職不行故晏子曰無非事者出以有事不敢慢遊故告于神戒于衆而後出居以有事不敢廢守故出必命官反必聽政而后入如是則焉有流連荒忘廢時失事之咎人主所以動必以禮出入起居必愼此聖人制禮之義也相見行告禰不告祖太區別後章言天子諸侯將出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鄭并此章牲幣改爲制幣然焉知皮幣之爲是牲幣之爲非乎凡鄭言禮舍大拘細類此

曾子問曰並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禮也自啓及葬不奠行葬不哀次反葬奠而後辭於殯遂脩葬事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

並有喪謂父母同時喪則葬孰先後也葬先輕而後重謂先葬母後葬父奠先重而後輕謂先奠父後奠

母蓋葬爲奪情之事宜先輕奠爲奉養之事宜先重自啓及葬不奠謂如母先葬自啓殯之奠朝廟之奠祖奠遣奠皆不設也哀次謂殯宮門外孝子所居倚廬柩過此拔畱哀慟今母行父在殯故亦不哀次反葬設奠于父而後致辭以告于父之殯所謂奠先重後輕也遂脩葬父之事所謂葬先輕後重也其旣葬而反虞也亦先虞父後虞母也

按此章所謂先後蓋早暮之閒非差月日也喪服母輕于父故母葬宜先奠宜後然自啓及葬不奠行不哀次何異路人故鄭註作不奠父解然旣云奠先重

後輕又何謂不奠父奠母乎其實本文謂先葬者禮輕故奠哀總俟父柩出備禮耳與喪服小記云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虞祔待後事正同而此章之說于人情尤未當解者所以曲爲周旋卽如所謂自啓及葬不奠父于義何居一日在殯朝夕奠自不可缺因母葬廢父奠豈得爲禮父母可合葬則同啓同奠于禮非害何爲此差別此章殊不似聖人之義

孔子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非宗子雖無主婦可也

宗子領諸宗男宗婦領諸宗女宗法所不可闕也故宗子雖七十婦死必再娶若恒人六十陽道絕可無娶矣惟宗子不然

按此章亦不似聖人語七十之宗子繼娶娶老婦乎娶幼女乎幼則非偶老則改節烏可爲宗範或曰七十老而傳可也然宗子未死而使其子爲宗子是家有兩宗也旣云宗而可兩乎非宗子雖無主婦可也者謂非宗子年七十無主婦則可然苟非宗子而未老安得皆曰可兩言皆非至論

曾子問曰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衰大功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內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徹饌而埽卽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則廢如將冠子而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除喪不改冠乎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大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醮無冠醴父沒而冠則已冠埽地而祭於禰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而后饗冠者

此章論冠遭喪之禮有三臨冠而聞齊大功之喪一也冠期將近而有齊衰大小功之喪二也父沒而冠三也將冠子謂父將冠其子也冠者至謂賓贊已至門也齊衰謂期及三月之類大功五月內喪則廢謂喪在同大門內則冠禮可廢喪在外則不廢冠但不設醴飲賓客冠畢卽徹饌埽地爲位哭因冠者已至

而酌行其禮如此若冠者尚未至門則廢不行可也如冠期尚遠先有齊衰大小功之喪不必改期卽用喪服冠亦可曾子又問然則除喪之後不復改行吉冠之禮乎夫子引諸侯賜冠于天子禮以明旣冠無改冠惟服除饗賓贊補喪時之未備者而已諸侯大夫未冠除喪入見天子天子或賜之冕弁服冠于天子之大廟歸惟設奠告廟卽服天子所賜冠服無再冠也如此者但有醮冠者之禮無醴賓之禮蓋醮則獨酌冠者醴則款賓歸組冠于天子廟天子醮之歸國不改冠無賓贊故無醴此因喪冠者亦不再冠不

饗賓惟醮冠者而醴賓待除喪後亦謂之有冠醮無冠醴也不言喪除醴賓者因于後父沒而冠已祭而後饗冠者之文可見也父沒而冠謂父喪既除行吉冠禮者也齊衰大小功可因喪服冠若斬衰必服除然後可冠冠則有賓贊冠畢則告父廟見伯叔父而後設醴以饗賓贊明不得如賜冠者之有醮無醴也○按此章之說亦可疑門外之喪冠而不醴可也古人聚族而居門外應非遠冠畢往哭于其家不可乎何至徹奠埽地哭于冠位也元服三加彌尊以凶喪之冠禮成人於祝辭甚無當耳冠未及期宜且廢改

侯期功外亦可何至以喪服冠之

曾子問曰祭如之何則不行旅酬之事矣孔子曰聞之小祥者主人練祭而不旅奠酬於賓賓弗舉禮也昔者魯昭公練而舉酬行旅非禮也孝公大祥奠酬弗舉亦非禮也

旅衆也酬勸飲也謂祭畢賓主長幼舉酒交相勸酬以徧也凡祭皆然曾子問何祭獨不然夫子謂獨小祥練祭獻尸賓畢主人洗觶升西階上北面酬賓此旅酬之始奠觶于賓而賓辭遂止不復酬也蓋小祥喪事未除禮從簡畧故鄭云奠無尸虞不致爵小祥不旅酬大祥無無算爵彌吉未純吉是也魯昭公練而旅酬於禮爲不及孝公大祥而不旅酬於禮爲過皆非也

曾子問曰大功之喪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豈大功耳自斬衰以下皆可禮也曾子曰不以輕服而重相爲乎孔子曰非此之謂也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大夫齊衰者奠士則朋友奠不足則取於大功以下者不足則反之曾子問曰小功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何必小功耳自斬衰以下與祭禮也曾子曰不以輕喪而重祭乎孔子曰天子諸侯之喪祭也不斬衰者不與祭

大夫齊衰者與祭士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緦不祭又何助於人曾子問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說脫衰與奠非禮也以擯相可也

此明居喪奠祭之禮曾子始問本謂預他人奠饋而特舉大功者以斬齊服重知不可與吉祭大功稍輕或可與於喪奠之凶禮乎夫子告以身有喪服但可爲其所服者奠引天子以下奠饋之禮明之則其不當與他人無服者之奠可知而曾子未達又問小功輕於大功或可與於他人之喪祭乎夫子告以身有

喪服但可爲其所服者喪祭引天子以下喪祭之禮明之則其不當與於他人喪祭又可知而曾子又未達乃問有喪服可以與於相識者之祭乎夫子以吉凶不相瀆雖輕如緦麻在已亦不可吉祭則其不可助他人吉祭可知曾子三問於已喪先大功次小功次緦麻由重漸輕也於與祭先饋奠次喪祭次吉祭由凶漸吉也及聞聖言乃知有喪服者無輕重皆不可爲人奠祭因疑除喪與人饋奠或可夫子亦謂甫脫衰絰即與他人代奠忘哀大速亦不可則吉祭之不可又明矣惟爲有喪者擯相則可亦不甚許之然

則雖緦功之喪必除服乃可爲人代奠齊斬之喪必待已吉祭後乃可爲人執事苟非君喪義重奪恩未有身居喪爲他人執事者矣故問大功以下饋奠答雖斬衰皆可問小功以下與祭答雖斬衰亦可者皆謂臣有父喪而外遇君喪以斬奠斬所奠之死者亦當以所服服之故爾不然緦而祭說衰而與奠尚不可況居喪爲他人奠無服之死者乎決不可矣緦不祭謂士也後章云士所以異于大夫者緦不祭

饋奠謂柩在殯朝夕奠朔奠殷奠之類孝子哀毀昏迷不成禮必使人代之喪祭如三虞卒哭祔練祥之祭皆孝子自主而他人相之也曾子問意在饋奠他人夫子答即饋奠其所爲有服者輕服謂輕已之服重相爲謂急于爲人非此之謂言非謂他人謂於其所爲服者耳天子諸侯之喪羣臣皆斬衰雖有父喪斬衰亦與奠大夫之喪其家臣亦斬衰不敢同天子諸侯惟大夫死者之昆弟雖已有齊衰爲此大夫死者亦齊衰故得與奠士喪不敢同大夫惟朋友之無私服者與奠若執事多朋友不足則取于大功以下謂爲死者服大功以下者也又不足反取諸大功以上亦謂爲死者服大功以上者也彼自無私服故得

取之皆未有在喪爲無服之人奠者矣祭謂喪祭虞祔之類天子諸侯之喪祭不斬衰者不與祭言君喪凡羣臣皆斬衰也大夫齊衰者與祭不盡皆斬也相識以下兩問夫子乃直言有喪不可與奠祭之義緦不祭謂已有緦麻之喪不自舉吉祭廢除也與饋奠與他人饋奠也饋奠非吉祭已廢服非在喪則可耳說脫同謂初脫衰服餘哀未平即與他人饋奠非禮也擯相爲有喪者迎賓客相禮事可者僅許之辭

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

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

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后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

昏禮既納幣請期遭大喪則止不親迎女父喪壻稱其父命使人弔女母喪壻稱其母命使人弔壻不自主也壻有喪女弔亦然致命謂壻家欲違其許嫁之命不得嗣為兄弟謂喪期尚遠恐女過時故云不得嗣此為兄弟也不言夫婦未成昏也言兄弟夫婦相

敵有兄弟之誼也使某使者名也免喪弗取壻終守前言不欲變然後女父母以女嫁他族也

按夫婦人倫之始父母喪不嫁娶禮也然業已納幣請期盟約已成父母之命已定喪畢而親迎可也免喪不取于義何居盟成而背之必有他故無故不娶記以為禮是何禮與男女室家皆命自父母父母亡中道變更失信負義不可為訓此類皆後人臆說非聖人之言讀者當察

曾子問曰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女在塗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如壻親迎女未至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男不入改服於外次女入改服於內次然後卽位而哭曾子問曰除喪則不復昏禮乎孔子曰祭過時不祭禮也又何反於初

女改服改其來嫁之服衣裳相連曰深衣布麻布縞生白絹總所以束髮男子曰免婦人曰總皆初喪未成服之服女聞舅姑之喪在塗卽改服奔喪時未成昏而婦之分已定故聞喪卽奔女父母死則女反不奔其喪也聞齊衰大功則至壻門男女就次改服而哭輕重之等也不言小功以下喪輕則俟昏畢而改

服哭可也除喪不復昏不補行同牢饋舅姑醴婦之禮也祭重于昏祭過時不補昏可知也

按齊衰大功之喪不重于舅姑宗廟親迎未至昏禮未成舅姑祖廟未見遽改服卽位而哭于義何居昏禮見舅姑奠贄盥饋父母存而以齊衰大功廢無乃重繼父從昆弟而輕父母乎似亦不待除喪而後行也

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illegible]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

不息燭不寐也不舉樂感傷也思嗣親謂人子娶妻將嗣續其親有代謝之感也三月廟見謂舅姑已沒新婦俟三月廟祭乃見祖禰必三月者時祭三月一舉則主婦薦豆此時始見于廟父廟曰禰既見祖廟更擇日見父廟也助祭從獻得與于宗廟之事始成其爲婦之義若舅姑存者成昏之明日卽見舅姑至見祖廟亦必以三月舊解未達

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

不遷於祖不遷柩朝於壻之祖廟也皇大也尊稱不祔不以神主祔于姑廟禮爲妻齊衰期杖菲履居次夫今未成婦但齊衰期耳不杖不菲履不居次從殺也若親迎有期女死則壻以齊衰弔既葬卽除示不成爲妻也如夫壻死女亦斬衰往弔亦既葬卽除未成爲夫也

曾子問曰喪有二孤廟有二主禮與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未知其爲禮也昔者齊桓公亟舉兵作僞主以行及反藏諸祖廟廟有二主自桓公始也喪之二孤則昔者衛靈公適魯遭季桓子之喪衛君請弔哀公辭不得命公爲主客入弔康子立於門右北面公揖讓升自東階西鄉客升自西階弔公拜興哭康子拜稽顙於位有司弗辯也今之二孤自季康子之過也

二孤謂適庶同主喪則莫適爲主二主謂一廟奉二先則莫適爲尊嘗禘郊社大祭也惟所尊之神一位在上無有與之并者況主喪之孤在廟之主又可二乎出師必取遷廟之主載于齊車示尊奉也齊桓公無遷主作僞主行反以僞主藏于祖廟故廟有二主

自齊桓公始喪服小記云諸侯弔于異國之臣則其君爲主衛靈公以諸侯弔魯季孫之喪康子以大夫不可主諸侯故魯哀公爲主卽位答拜而康子又拜稽顙於位若兩孤然此喪之二孤季康子之過非古禮也

按鄭謂君爲主則孝子當哭踊耳雖然孝子豈得終無一拜二主之非禮是古者廟制之數大夫士以上一廟奉一先非謂妣不得配考無廟者不得祔祭也庶人祭寢豈得盡五服之祖考棄之獨事一禰乎二孤之非禮是古人重宗之意後世宗法不行則是庶

子終不得與嫡子同位哭亦匪人情齊自太公至桓
公十三世矣諸侯祀五世豈得無遷主且主不藏於
廟而焉藏乎何得遂謂之二主也臣從君拜何得遂
謂之二孤二主二孤何得遂謂之非禮按衛靈公以
魯哀公二年先季桓子卒何由得弔桓子喪事本無
稽鄭遂改爲衛出公好信牽强類此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
守以遷廟主行載於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
主以行則失之矣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惟天子
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於祖爲無主耳吾聞諸老

聃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
禮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廟君去其國大宰取羣
廟之主以從禮也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廟
入廟必蹕老聃云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
孔子曰主命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
幣帛皮圭告於祖禰遂奉以出載於齊車以行每舍奠
焉而后就舍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乃
出蓋貴命也

遷廟主謂祔禰時所遷昭穆最上之廟一主也如諸
侯五廟大祖不遷則二昭二穆以上五世祖乃其新
遷者也遞降倣此出師巡守則奉此主行蓋遷主不
在七廟內故可行齊車神明之車七廟之主謂現在
奉祀未遷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廟一主出則虛一廟
非謂取五七廟之主以行也廟未有虛無主者虛無
主其故有四天子崩則祝取羣廟主藏于太祖廟若
爲凶事聚會然也卒哭之事成而后主各反廟一也
本國之君薨亦然二也君有大故去國大宰收羣廟
主從行不忍國亡棄其祖考三也諸侯祫祭則祝迎
四廟之主合食于太祖廟四也主出入蹕止行人以
示尊嚴非是四者廟不虛主豈可因出師而虛在廟

之主以行乎老聃即老子作道德五千言者無遷主
謂始封之君或封未及五七世者無毀廟故無遷主
主命謂主不行但以幣帛皮圭請祖禰之命奉此幣
帛皮圭以行每止舍設奠而後就舍反則告于其主
設奠于其廟卒乃斂其所奉幣帛皮圭埋于其廟兩
階間然後出重祖考之命不必其主行也

子游問曰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
外有傅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昔者魯
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也欲喪之
有司以聞曰古之禮慈母無服今也君爲之服是逆古

之禮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遺後世無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公弗忍也遂練冠以喪慈母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

教子之慈母本外人婦君命爲保傅不與庶母之恩養者同猶男子之爲外傅者等耳良善也古者天子蓋指殷世之王色尚白故燕居者白冠猶後世之練冠也昭公謂練冠可燕居以居慈母之喪不亦可乎○按儀禮慈母如母服齊衰三年父在則期蓋妾子無母父命妾之無子者養爲子曰慈母故誼與親母同鄭氏以天子諸侯絕期不服庶母屏据問未及天

子諸侯也慈母與庶母異庶母緦麻可絕慈母如母者父亡亦如母不可絕絕則何取于如母所問卽儀禮三年服之慈母答似君子子爲庶母之慈己者卽內則云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者也小功而已卽云慈母良欲爲服可以義起何至詆爲非禮使有司書之遺譏後世乎魯昭公不知禮詒譏有之豈喪慈母耳公喪親母無戚容況慈母能爲之服乎春秋傳昭公母齊歸之喪公年已三十未嘗少喪母焉得有慈母稱良鄭氏謂非昭公王肅補家語謂爲孝公皆影響附合也古天子練冠燕居鄭謂爲王者爲其母緦則是降服矣降服自周始檀弓縣子云古者不降上下以其親然則古庶子王練冠之說亦未然也

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四請問之曰大廟火日食后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如諸侯皆在而日食則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大廟火則從天子救火不以方色與兵曾子問曰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請問之曰天子崩大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曾子問曰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旣陳天子崩后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曾子問曰當祭而日食大廟

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接祭而已矣如牲至未殺則廢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旣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自啓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曾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旣陳聞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自薨比至于殯自啓至于反哭奉帥天子曾子問曰大夫之祭鼎俎旣陳籩豆旣設不得成禮廢者幾孔子曰九請問之曰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君之大廟火日食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外喪自齊衰以下行也其齊衰之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

大功酢而已矣小功緦室中之事而已矣士之所以異者緦不祭句所祭句於死者無服句則祭

旅見衆見也大廟火天子祖廟火也后之喪天子后妃喪也日食陰侵陽也五方諸侯以兵助討執兵者各以其方色爲衣如東方衣青南方衣赤之類兵未詳或云東方戟南方矛西方弩北方楯中央鼓也諸侯與諸侯相見遇變廢禮凡六其分較卑故其廢易于天子后夫人之喪謂王后與君夫人之喪嘗禘郊社皆天子大祭遇天子與后之喪雖當祭亦廢如遇日食大廟火當祭則不廢但接續完事耳接捷也其間儀文

不必從容整備也如祭而迎牲未殺亦廢天子崩未殯則天子之五祀廢既殯而祭迎尸入三飯即止不侑儀禮士祭尸九飯大夫祭尸十一飯則天子諸侯又當加侑今三飯不侑殺禮也酳者食畢而繼以酒也特牲禮尸九飯畢主人酌酒酳尸尸飲卒爵酢主人主人更酌獻祝與佐食今但酳尸無酢主人以下等事天子既殯而葬自啓殯至于反哭天子之五祀亦廢既葬而祭至主人酳尸尸酢主人主人卒爵獻祝即止無獻佐食以下等事較前禮稍備者葬後哀漸殺也諸侯祭社稷其神比五祀爲重而分比天子爲卑故聞天子崩天子后之喪與己夫人之喪則廢自薨至殯自啓殯至反哭皆帥循天子五祀之禮帥率同循也大夫爵尤卑其祭蓋宗廟五祀耳雖俎豆陳列亦廢者有九分尤卑廢尤易故雖齊衰大功之喪亦廢惟齊衰大功在門外者不廢其祭亦尸三飯不侑酳尸不酢而止若大功酢而止若小功與緦麻祭雖不廢惟室中之事而止大夫祭無堂事尸祝佐食主人主婦賓獻酢皆在室至主人獻賓旅酬則于堂階小功緦不行故曰室中之事而止士之所以異者謂士廢祭之禮與大夫異大夫緦祭士雖緦亦不

祭緦祭必其所祭之鬼與己所服者無服如妻父母及母之兄弟姊妹己有緦服而所祭之祖禰於彼無服之類

按救日之禮人事不可但已非眞有物食日須人之救也故春秋書鼓用牲于社以譏巫風說者反以爲禮非也此云各以方色與兵事尤不經兵陰象陰侵陽又可以陰助之乎王制云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越紼行事今云天子崩既殯祭五祀則是無祀不舉非獨天地社稷可越紼也不幾于以祭廢喪乎

曾子問曰三年之喪弔乎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羣立

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
　練小祥也旅衆也大喪雖及期猶不與人羣立不與
　衆同行孝子哀慕專一之至豈可與于他人之喪而
　往弔乎且君子行禮有是情飾以是禮自哀其親而
　謂以哀他人之親則是弔也不幾于虛乎
　按檀弓曾子以母喪之衰哭子張何也彼以同道之
　朋比于同氣哀由衷出非無情之禮不弔生而哭死
　何傷曾子所以爲善用禮也說者譏焉過矣
曾子問曰大夫士有私喪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其
除之也如之何孔子曰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又何

除焉於是乎有過時而弗除也君之喪服除而后殷祭
禮也曾子曰父母之喪弗除可乎孔子曰先王制禮過
時弗舉禮也非弗能勿除也患其過於制也故君子過
時不祭禮也
　私喪謂父母之喪對國喪則爲私君親分均在官則
　君重以親亦臣也除謂喪畢禫祭除服君喪不敢私
　服謂始喪不成服喪終又可行除服乎於是雖過時
　而不除除則必有祥禫之祭待君喪既除而后殷祭
　禮也殷盛也禮盛曰殷卽祥禫也曾子疑父母之喪
　何必定除夫子謂禮惟其時弗可過也君子親喪終

　身弗除豈曰不能患其過于制也故四時吉祭過時
　則亦不祭況喪服豈可過時所以必除也
曾子問曰君薨旣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
曰歸居于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曰君旣啓而臣
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哭而反送君曰君未
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殯反于君所
有殷事則歸朝夕否大夫室老行事士則子孫行事大
夫内子有殷事亦之君所朝夕否
　殷事猶言盛事謂月朔及薦新之奠君有此事則往
　朝夕哭奠不必往也啓謂將葬啓殯歸哭哭親反反

　君所如君薨未殯則身先已在君所聞親喪歸殯親
　而復反于君所也家有朔奠薦新之事則歸朝夕哭
　奠則不歸大夫則其家老攝之士則子孫攝之大夫
　之適妻君有殷事亦往君所如婦事舅姑然也
　按君未殯而歸殯父母以臣衆子獨也如月朔殷事
　君親同日君旣殯而有親喪者則之君所君未殯而
　有親喪者又歸何相違也大抵聖人言仁卽是義孝
　爲百行之本故曰孝者所以事君移孝作忠非謂先
　君遂可後親也記者欲明君親幷重仁義不偏廢後
　儒乃謂義可斷恩貪位之夫至親死不奔喪託言奪

情以濟其私則不孝莫大乎是我　國家制禮臣子親喪皆歸欲三年此萬世不刊之典安在今禮不如古也

賤不誄（壘）貴幼不誄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非禮也

誄之言累累舉死者生平實行而爲之辭猶今行狀誌銘之類即其所據以爲謚者以賤誄貴以幼誄長嫌于承奉而不公故天子崩羣臣稱天以誄之諸侯薨天子誄之公也

按此節意主秉公不在辨分蓋以卑誄尊直則傷倨不直則不足信如今之行狀誌銘雖出于尊貴者浮夸無一字之情況出于幼賤者乎幽厲桀紂苟非稱天臣子何能及此後世謚法壞于天子不制誄私議妄作諛風行所以濫耳以尊制卑則禮嚴以卑奉尊則義屈故上得誄下下不得誄上解者專以下謚上階榮辱之柄爲非禮此李斯所以欺秦皇者豈先王作誄謚之意哉

曾子問曰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椑（陴）從君薨其入如之何孔子曰共（供）殯服則子麻弁絰疏衰菲杖入自闕升自西階如小斂則子免而從柩入自門升自阼階君大夫士一節也

國君以事出疆必爲三年之戒備恐未得速返也於是以所爲親身之椑隨行慮死亡也如死于外其入也如何禮既殯乃成服今薨于外大斂未殯孝子遂成服從柩歸不待殯也共供同有司供也嗣君在喪稱子即孝子也麻弁喪冠絰謂首腰絰疏衰麤麻布爲衣裳菲草屨即謂不忍成服于外既疏衰菲杖謂不成服非也入自闕毀垣而入示變也升自西階柩自外來客之即殯于西階也如尸但小斂則孝子未成服免而從柩歸小斂而曰柩以隨行之椑斂也入自門升自阼階猶生事之也此禮君與大夫士同一節猶言同等

曾子問曰君之喪既引聞父母之喪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而歸不俟子曾子問曰父母之喪既引及塗聞君薨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改服而往

既引謂柩行在塗柩行以徒牽之曰引遂遂終事也掩楯曰封不俟子不俟嗣君而先歸也若送親葬聞君喪則既封改其送葬之服往哭君如君初喪則袒免括髮徒跣以往如君既殯成服則斬衰裳苴杖菅屨以往也

曾子問曰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為介子某薦其常事若宗子有罪居于他國庶子為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隋）祭不配布奠於賓賓奠而不舉不歸肉其辭于賓曰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使某辭曾子問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為壇以時祭若宗子死告于墓而后祭於家宗子死稱名不言孝身沒而已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若義也今之祭者不首其義故誣於祭也

祭禮士以特牲大夫以少牢上牲即少牢凡廟皆在宗子家故祭必往祝祝辭孝子即宗子介子猶副子介副也亦大也指庶子之為大夫者攝主謂大夫庶子代宗子主祭者庶子雖代不備禮不厭祭祭有二厭無尸曰厭始尸未入祝酌奠神于室中西南隅下深奧處謂之陰厭祭終尸出佐食徹尸俎設于室西北隅向明處謂之陽厭時無尸歆食神歆其氣故曰厭不厭祭不敢望神之必享也不旅不旅酬也假嘏通不假謂祝不以嘏辭致福于主人綏言墮也下累曰墮謂將食雜取俎豆之實墮之席間祭始為飲食者尸與主人皆然介子攝主則不綏配謂主婦配獻攝主則無主婦布奠于賓賓奠而不舉謂不旅酬也方主人酬賓賓在西階前東面主人設奠爵于賓俎北賓坐取爵奠于俎南不舉以酬長兄弟也不歸肉謂不徹賓客之俎送之也辭于賓謂將祭肅賓辭稱宗兄或宗弟或宗子在他國不得親祭使某告也攝主為兄弟輩稱宗兄宗弟或祖父子孫輩稱宗子此以上皆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者代之之禮雖殺而行于宗子家廟蓋宗子為士有二廟也如無爵之庶

子攝祭則并不得祭于宗子之廟但望祖禰墓為壇以時奉祭耳若宗子死于他國庶子無爵不得立廟但告于所祭者之墓而歸祭于其家庶子告墓自稱名無爵不得言介子非宗不得言孝子然止于身沒至庶子子則又有為之嫡者祭禰時亦可稱孝矣子游之門人有庶子攝主祭者用此禮以順古義今世俗庶子祭不先求古人制禮之義是妄祭而已

按鄭解不配謂祝辭稱皇祖某不言以某妃配若是則但簡禮于神而非殺禮于主人甚無謂也古者封建世官重適以明統抑庶尊宗廟事不然至于祖考

之祭用庶子代而貶其殷薦之禮遂宗子之尊則是子孫重于祖考矣無宗使庶代亦爲殷事不可廢代之而又殺其禮奚貴爲代君有事不祭亦使臣攝庶代宗簡畧如此臣代君宜如何宗子有爵廟建于宗子家宗子無爵庶子有爵庶子廟亦建于宗子家若族多宗庶皆貴則宗子家廟不勝重累若皆無爵則祭于宗家何所若有爵者忽存忽亡則廟乍興乍毀豈勝其煩古者世官故宗子勢重其法行後世世官不行欲以宗法通諸天下後世難矣法非不善行之未必盡得也

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若厭祭亦可乎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祭殤必厭蓋弗成也祭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孔子曰有陰厭有陽厭曾子問曰殤不祔祭何謂陰厭陽厭孔子曰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其吉祭特牲祭殤不舉無肵其俎無玄酒不告利成是謂陰厭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于東房是謂陽厭

曾子疑神本虛無古者爲尸以象之此豈必不可無者若厭祭無尸不亦可乎凡祭始而陰厭尸未至也終而陽厭尸已出也故厭祭無尸孔子告以祭用尸以象死者之威儀故成人死者祭必用尸尸必以孫孫幼使人抱之無孫取于同姓此祭成人之禮也祭未成人殤者無尸不歆食而但歆其氣曰厭生未成人死未成喪故祭不用尸祭成喪者無尸是以殤待之矣孔子又言厭殤有陰有陽謂厭適殤于陰厭庶殤于陽曾子疑謂一殤二厭故問殤子不得祔祭于祖惟祖廟正祭有始終二厭何有于殤故夫子分別示之陰厭者厭宗子之爲殤者宗子未成人死庶子弗爲之後但爲之主其祭所以異吉祭用特牲殤祭

用特牲敬其爲宗子也祭有尸則佐食舉食侑之厭殤無尸故不舉肵之言敬也主人敬尸別以俎薦心舌近尸受所食品物之餘曰肵俎厭殤無尸故無肵俎水曰玄酒祭用重本也祭殤禮輕故無玄酒主人獻尸畢祝告利成于主人利養也言利養禮成無尸故不告利成此禮皆行于宗子家廟室西南隅下幽奥處不見陽光亦如正祭之厭神于奥故亦謂之陰厭此厭適殤之禮陽厭者凡殤也凡殤謂庶殤無後謂庶子無嗣者祭于宗子家廟室中向明之處不敢當奥其酒尊設于東房不移尊入室古室户在東南

隅凡祭皆于西南牖下不受牖明曰奧鬼神尚幽故
祭主奧厭以陰爲尊也陽厭不于奧于見明處爲室
之白禮殺也東爲陽酌酒于東房行禮于明室故曰
陽厭此又厭庶殤之禮非始終二厭之謂也
按陰陽之厭一而有適庶之分何也厭適殤于陰反
諸幽求神之道也鬼神尚幽盡其所以事之當室之
白則從人之宜率畧之義云爾室白無定處離奧皆
白鄭必謂西北隅拘也喪服小記云殤與無後者從
祖祔食今云殤不祔祭記自不相戾鄭改祔作備非
也蓋殤主固祔于廟祭實不得合于祖主祔廟喪服

小記所謂祔食也祭不得合于祖曾子所謂不祔祭
也不祔祭即所謂不備禮也大抵祭必用尸古人過
用之禮孫幼使人抱之是兩尸也厭殤不厭成人於
義亦未允如以爲成人用尸天地神祇之祭何以皆
用尸義未確也
曾子問曰葬引至于堩(亘)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不(否)
乎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貪)助葬於巷黨及堩日有食
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后行
曰禮也反葬而丘問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
之不知其已之遲數(速)則豈如行哉老聃曰諸侯朝天

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使見日而行逮日而舍
夫柩不蚤出不莫宿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之
喪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且君子行禮不以
人之親痁(閃平聲)患吾聞諸老聃云
引牽柩行也堩道也有變且否者言變常禮乎且不
變乎道右路旁右也凶事尚右聽變侯日食之變也
明反光復也送死漸遠之道故曰柩不可反者也如
可反則反既不可反不如速行聽變而遲恐不逮故
曰豈如行哉逮日及日未入舍奠止館舍設奠於行
主也不蚤出謂晏乃出不暮宿謂未夕先宿見星而

行則晨夜昏暗急遽危險不敬不慎也行禮謂助葬
痁病也助葬使人暗行是以人之親病于危險也
按此章之義言天變當敬大事宜謹非謂日食皆足
以妨葬而葬皆有道路之憂也古者卜日而葬日食
有常度豈待引就道而後議禮老聃之說後儒因問
禮附會之也
曾子問曰爲君使而卒於舍禮曰公館復私館不復凡
所使之國有司所授舍則公館已何謂私館不復也孔
子曰善乎問之也自卿大夫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
所爲曰公館公館復此之謂也

復人初死升屋招魂也公館公家之館私館民間客舍使臣死于公館則復死于私館則不復因所寓公私以爲隆殺也曾子謂凡使臣所館雖民舍亦公何謂之私孔子善之而言館之公私不係于公家與民家舍于卿大夫之家無君命皆私館也公所造之館與雖非公館而君命爲使臣館即公館矣聘禮卿館于大夫大夫館于士但問有君命否不問室宇之公私也

按招魂禮近俗此節問答亦無深味夫子何爲善之

曾子問曰下殤土周葬于園遂輿機而往塗邇故也今

墓遠則其葬也如之何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殤也墓遠召公謂之曰何以不棺斂去聲於宮中史佚曰吾敢乎哉召公言於周公周公曰豈不可史佚行之下殤用棺衣棺去聲自史佚始也

自八歲至十一歲死者爲下殤葬無棺以土周圍築埴封之檀弓曰周人以夏后氏之塈周葬下殤此也園圃近宅葬于園不遠送也機几屬木爲之不斂不棺以機與尸往不用車園近故也今世葬殤皆于墓地塗遠不可與機故當以衣棺斂于家以車遣送之可也史佚周良史將葬下殤于墓不敢用棺斂召公

教以棺斂而周公可之者君子義以爲質也下殤用棺木而衣棺之自史佚始矣

按此章事本附會然亦足以矯泥古者之非檀弓君適長殤用車三乘則是君下殤猶得車一乘如曾子問下殤髁葬耳豈其然乎說者以庶人之殤爲解庶人不得車且不得衣棺乎

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爲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於公館以待事禮也孔子曰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必有前驅

受宿猶受肅謂己受君命肅戒而忽遭門內齊衰之

喪不敢以私服廢君事則宜出門舍于公館待祭事畢而後歸哭也尸弁冕以下又言爲尸之禮弁冕猶言冠冕弁冠通名冕則冠服之貴者下之謂遇尸于路必下車也尸亦必式以答之尸出必有前驅辟行人也

按爲尸受宿遭父母之喪必無出舍待事者父在母喪亦門內齊衰母死而出舍公館冠冕乘車前驅辟人禮乎

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避也者禮與初有司與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

既葬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此之謂乎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耼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

金革之事兵甲之事也無辟猶言不辭初有司謂失禮始于有司後遂襲用之有司既典職卒然不得適耳致事謂致還君事終親喪也必俟既殯既葬者初喪昏迷匆遽不遑也殷人以既葬周人以卒哭禮愈文則致事愈從容記古語臣有父母之喪而君許致事是不奪人之親也子遭親喪而不越喪從事是

不自奪其親也況金革之事可以不避乎昔者魯公伯禽當武王初崩三年之喪甫卒哭而出征淮徐書之費誓是也東郊不開不得已爲之今人無故奪親從戎好戰趨利以伯禽爲口實非禮也

文王世子第八

文王世子因篇首語命篇世子卽太子古字世太通篇內所言皆教太子不無駁雜煩複而禮樂名物之數孝弟仁讓之跡大畧可覩非獨爲世子者所當知耳

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樹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應曰諾然後退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

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說脫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旬有二日乃間文王謂武王曰女何夢矣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文王曰女以爲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成王幼不能涖阼周公相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文王之爲世子也

子以禮見父母曰朝內則云命士以上昧爽而朝日

入而夕每日二朝常禮也今文王增日中爲三朝朝
事有二一問安一視膳雞初鳴以下問安之事食上
以下視膳之事內豎內庭小臣御侍也不安節謂有
疾不安其起居之常度也行不能正履謂隕越失措
也食上進食也在察也食下徹膳也問所膳問所食
多寡也末猶勿也原再也謂勿以所食之餘再進也
不敢有加猶言不敢改也間息也謂病休息也文王
病息武王始脫冠帶寢故夢也帝上帝西方九國近
西周之國齡字從齒男子八月生齒八歲而齔十齒
者壽之數草木年終零落人老齒零落故謂年爲齡

武王夢帝與已九齡蓋壽止九十而文王壽百年割
三年與武王故文王九十七武王九十三也武王八
十生成王武王崩成王年十三踐履也阼主位伯禽
周公世子魯公也周公以成王年幼未知父子君臣
長幼之道而臣不可抗君但以世子法加伯禽使成
王視傚之成王有過公撻伯禽所謂抗世子之法也
抗猶執也有周三世家法相承皆以文王之爲世子
者足法也一說此句記者題前所記之事結之夫天
子之孝與庶人異以文武爲人子而問安視膳小節
兢兢克勤如此大道不越庸行耳矣

按減齡益齒事涉不經周公踐阼尤罔先聖成王十
三歲非甚童蒙何謂不能涖阼周頌載見之詩成王
始即位朝諸侯而作辭云載見辟王曰求厥章言諸
侯來朝稟受法度也又云率見昭考以孝以享言王
率諸侯祭于廟也其涖阼甚明說者誤解洛誥復子
明辟王及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語謂周公踐阼七
年始復政成王以十三歲天子尸位七年則二十矣
而始復辟然則周公貪叨何異莽操金縢武王崩管
叔流言成王疑公公避居東作詩遺王王猶不釋發
金縢而後信此豈幼冲無知不親政事者所爲乎王

雖年少而峻刻猜忌如書云譸張率殺朋比記功享
惟識物賞不明農故召公不悅云嗣子大弗克恭遏
佚前人光讀詩書而知公所以事幼主者兢兢惟艱
矣自古謙遜不驕孰如公者豈有七年踐阼之事與
殺管叔皆戰國緯稗邪說經殘聖遠承襲虞舜攝位
伊尹放太甲疑周公亦爾而不知虞夏商周未可同
日語也堯老舜攝巡守陟方脩禋類輯瑞此官天下事
隆古一見不可再得矣湯於伊尹學焉而後臣嗣王不馴
奉厥考放之此師臣之事千古再見不可三矣至於
商周之際世運寖降主少國家多難公吐餔握髮猶

不免于譏而欲行攝政放主之事識時務者不爲況謙謙如公乎至謂武王終成王無以爲子公抗法於伯禽誕說也考之詩書成王立三監啓釁公避居東者二年還卽奉王東征者三年匆匆無一日之間武王大封同姓公旦得魯成王命伯禽歸魯在東征前故奄徐作亂東郊不開伯禽在魯矣何嘗得與成王從容同學周公亦安敢以危疑之身撻其子抗其君乎其謬甚明讀者宜超然朗鑑也

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胥

鼓南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

學士謂俊選之士司徒所升者也必時四時各有所學也干盾也以爲衞戈句戟也以爲刺羽鳥羽籥管屬四物皆舞者所執東序國學之東廡干戈武舞羽籥文舞干戈羽以爲容籥以爲聲皆樂器也干戈以習武備羽籥以習聲容皆寓于樂崇文也春夏陽氣發揚故習舞蹈秋冬陰氣凝靜故習聲容干學于小樂正而大胥贊之戈學于籥師而其丞贊之南南音卽周南召南也詩云以雅以南鼓南謂以鼓奏二南舞干戈也春誦誦詩也夏弦鼓琴瑟以詩被之也大師樂官之長瞽宗殷學名禮謂禮義執禮者典禮之官書謂文籍典書者掌書之官詔告也禮始於質故禮在殷學典謨始于虞故書在虞庠庠虞學名上庠庠在國者春夏爲陽故諷誦弦歌宣暢之象秋冬爲陰故學禮讀書蓄聚之象皆所謂時也

按鄭解南爲南夷之樂据周禮旄人舞夷樂明堂位云任南蠻之樂緯書云東夷之樂曰昧南夷之樂曰任西夷曰侏離北夷曰禁夫先王教世子學士豈其舍華音雅樂而習四夷之聲乎隨時造就使勿褻業

學干戈羽籥者有時不廢詩書學詩書者有時不廢禮樂非局定四時之謂故王制云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不盡同也又云虞有上庠下庠夏有東序西序殷有左學右學周有東膠虞庠鄭註儀禮遂謂周立四代之學此云學舞于東序夏學也禮在瞽宗殷學也書在上庠虞學也其東膠周自立之學也詩又有辟雍泮宮亦周學也夫王者同民一德立教齊俗豈其造士之地而無定在淆雜若此乎記者訛承舊聞影響重複惟孟子近古其言曰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

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而朱註
因以庠序校爲鄉學學爲國學豈養老習射教士皆
于鄉而國學獨焉用之豈夏獨教而不射殷獨射而
不養周獨養而不教不射乎蓋三代隨義立名養賢
教士習射皆所以明倫云爾在國皆曰國學在鄉皆
曰鄉學雖有多名實非四學蓋凡學宮必有牆宇因
牆名庠因樹名射因牆樹順直名序以其作樂有瞽
工又曰瞽宗以其有泮水曰頖宮以其水環壅如璧
曰辟雍以其均造天下士曰成均以其爲天子之學
曰大學以其糾集多士曰膠卽校字之轉也非一名

一學之謂此章所言皆教世子其庠序瞽宗皆國學
耳

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大
樂正學舞干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大司成論
說在東序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可以問終
則負牆列事未盡不問

上節言教世子所學之事此節爲講說其義祭祀養
老乞言合語皆禮樂之事祭凡郊社禘嘗皆是養老
養三老五更于大學所以教世子孝弟也乞言謂求
三老五更教言合語謂祭祀養老乞言與凡燕畢皆
於旅酬時相語禮不止此四者首言祭禮莫詳于祭
也終言合語禮終于合語也養老乞言國學之事數
者皆用禮樂故小樂正以詔世子與學士習禮樂者
於東序之中也戚斧也干戚成人者之舞故大樂正
教之說猶論語禘之說禮樂之義也語說以禮樂之
義教之命猶教也養老乞言國學之禮大樂正與大
司成主其事故大樂正授以升降陳設之數大司成
教以行禮之說皆於東序大樂正卽令司業大司成
卽令祭酒世子學士侍坐聽大司成論說其席遠近
間三席謂師與弟子席及中間空處合之共可三席

古席制廣三尺三寸有奇三席函丈遠近適中便于
諮問也問終却坐以背負壁避後之來問者凡問侯
先生陳事語終未竟而問是儳言也

按禮樂數多端而義深遠樂正師胥授之以數所識
者小大司成論說則義精矣先王教世子以父子君
臣長幼之道必先以羽籥弦誦歌舞聲容者何哉人
含血氣而生是謂蠢陽其放佚傲惰犯上作亂者血
氣勝也聖人立教于方蒙養之以和平諧之以聲音
慆之以舞蹈閑之以節奏以採其驕貴之習振其怠
惰之氣故舜命夔典樂教胄子使之寬溫無虐無傲

詩云溫溫恭人惟德之基子云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先聖後聖其教同也是以武城弦歌夫子喜之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故以之爲子則孝以之爲臣則忠以之爲弟則友易占蒙養詩誦譽髦由此其選故孝弟者禮樂之實羽籥弦歌者禮樂之器先王以羽籥與禮樂以禮樂與孝弟此立教之方樂正司成所爲詳說者此也故德以樂成官以樂名今之司教者言父子兄弟長幼之倫無詩書禮樂之教猶欲其行而塞之途也樂記詳之矣

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學者必

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凡大合樂必遂養老

春謂世子學士當春入學所謂春誦也官謂太師之屬釋置也奠安也安置品物于地無尸無飲食獻酬故不云祭云釋奠也先師謂古先賢傳禮樂者四時小禮故不及先聖言春則夏可知秋冬亦如之所謂春誦夏弦秋學禮冬讀書其官皆以時釋奠也始立學謂始封之君建立學宮先聖謂古聖人作詩書禮樂者行事卽行釋奠之事先聖尊始祀釋奠必加幣也合作樂也衆音集曰合國故國有凶喪之故否謂不合樂大合無一音不備也唯天子視學養老大合樂尊常釋奠合之而已

按鄭解必有合謂本國無先聖則合鄰國先聖先師釋奠非也千里一賢猶謂比肩五百年一聖是旦莫遇矣先師國皆有之顧安得先聖比鄰可爲合者聖人天下師何必鄰國若是則惟齊滕邾薛得祀孔子而他國非鄰與其國自有先聖者卽不得合祀邪鄭之迂鑿類此本文合與大合義自了然

凡語于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三而一有焉乃進其等以

其序謂之郊人遠之於成均句以及取爵於上尊也

語論材也郊卽王制所云鄉簡不帥教者不變移之郊郊亦有學養不帥之士材品最下然亦論之就不賢不才中量收賢者才者不甚責備之也上則以德行進次則以能事舉又次則以言語起下至一曲之藝皆戒誓使勉力向學以待再論儁其德事言三者有一必進其等于同類中仍以優劣爲次序用之若此者謂之郊人成均天子之學選進之士所自立也名爲郊人者所以遠之於成均成均皆俊髦士司馬所論官爵之上位尊顯之者此郊人因材節取王制

所謂執技藝事上不貳事不移官不與士齒者不得取爵於上尊也

按註疏以論于郊爲論才于小學非也鄭解取爵上尊謂郊人亦得酌酒於上尊以相旅甚迂

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乃退儐于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

始立學謂新國初立學也祭器未備必先興器或曰興釁同殺牲以血塗其器祭之奠用幣既釁器然後以其器告成于先聖先師釋菜謂不用牲用蔬菜比釋奠尤簡爲告器而已不舞故不授樂工舞器如羽

籥干戚之器禮畢退東序行一獻之禮無副賓之介無旅酬之語蓋學制草創多士未集禮樂未興從簡也

按鄭謂釋菜于虞庠儐賓于東序據王制虞庠在西郊東序在東郊兩學相對附會周兼四代學之說夫西郊東郊相距非邇西郊祭祀東郊飲酒無謂又以成均爲五帝學名皆附會之說

教世子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脩內也禮所以脩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諭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諭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諭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也君子曰德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君之謂也

教世子舉其目也樂由中出以平其驕亢之情禮自外作以收其放佚之氣樂養內以達于外禮防外以達于內所謂交錯發形也故其德之成也懌懌者從

容和順之意恭敬溫文中和交脩之氣象申明前數節教世子禮樂之義子路問士子云切切偲偲怡怡如即所謂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也如是而爲子不孝爲弟不弟爲君不仁者未之有也此先王所以教禮樂之意傅輔也養涵育意審詳慎也諭通曉也前後出入謂周旋不離也保護也師帥也記曰述所聞也疑止其前丞承其後四輔謂前後左右前疑後丞左輔右弼凡避必左輔以扶之凡右則順弼以拂之三公謂師保傅不必備唯其人謂得人則備官不得人則虛位使能防匪人也君子曰德君國子民爲德

也德成則道揆立軌範尊百官承式無敢不正庶政舉國家治皆本于君子之德君子者君之謂也先王教養世子期於爲君子而已

按此節傅保之官即孔書周官所謂三公三孤燮理陰陽寅亮天地者而周禮六卿無此職惟大司徒之屬有師氏掌以媺詔王以三德教國子有保氏掌諫王惡養國子以道教之六藝未知孰是而周官云惟其人不惟其官亦曰官不必備惟其人二語大足補周禮之缺此節亦云官不必備惟其人先儒謂保傅爲兼官無專職本此今用之

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所以善成王也聞之曰爲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況于紆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爲之是故知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然後可以爲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成王幼不能涖阼以爲世子則無爲也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愼也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著於君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爲子君在斯謂之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之爲父子焉學之爲君臣焉學之爲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周公踐阼

周公踐阼抗世子法於伯禽說詳前于其身謂紆曲其身也猶檀弓云子則于之于言殺身有益於君志

士皆能爲之況紆曲其身以善君周公爲之有餘矣教成王而抗法於己子所謂紆其身也欲爲人父必先學爲子欲爲人君必先學爲臣武王崩成王無爲子之處故曰以爲世子則無爲周公執行世子之道於伯禽以示之凡人君子世子以父之親兼君之尊能有父之親乃可以子天下能有君之尊乃可以臣天下不父不君不可以有天下使天下不知有君不知有父亦不可以有天下是故教養世子者長世之本倡率之道不可不愼也行一物猶言行一事齒者比次之意幼而齒生老而齒落故年謂之齒人齒比

次整齊故序亦謂之齒齒讓謂以年齒相遜讓衆著
謂衆人明著語古語樂正官名司業主世子詩書之
業父師謂君父司成主成就其德行一一人指世子
元良首善也書云元首明哉貞正也四德始元終貞
世子賢則德始一人化終四海所謂人倫明於上小
民親於下苟自世子時驕傲成性他日何以爲億兆
之主周公踐阼四字記者記前事之目猶上文教世
子與文王之爲世子之類

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明父子之
義長幼之序其朝于公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

齒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爲之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
朝之位宗人授事以爵以官其登餕獻受爵則以上嗣
庶子治之雖有三命不踰父兄其公大事則以其喪服
之精麤爲序雖於公族之喪亦如之以次主人若公與
族燕則異姓爲賓膳宰爲主人公與父兄齒族食世降
一等其在軍則守於公禰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
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正室守太廟諸父守貴宮貴室
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庶人
冠取妻必告死必赴練祥則告族之相爲去聲也宜弔不
弔宜免不免有司罰之至于賵賻承含皆有正焉公族

其有死罪則磬于甸人其刑罪則纖剸亦告于甸人公
族無宮刑獄成有司讞于公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
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
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
于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
也反命于公公素服不舉爲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親
哭之

此節記國君待宗族之禮皆世子所當知也庶子官
名卽諸子周禮司馬之屬掌國子之倅正於公族爲
政於公族也睦友子愛皆孝弟之屬睦友以交乎旁

子愛以恤乎下朝謂公族朝君內朝謂路寢之庭東
面謂立于西階北上以北爲上尊者在北以次立而
南也同姓內聚以昭穆之長幼爲序雖貴臣亦論齒
外朝路寢門外之公朝百官皆在論官之崇卑司士
亦司馬之屬掌朝儀之位司士爲之則庶子不得主
也有事于宗廟亦百官皆在如外朝之位宗人掌宗
廟禮事授百官以執事亦論爵之尊卑與所當供之
官職也登餕謂祭畢尸出宗人使嗣子及長兄弟升
堂餕尸之餘也獻謂祭將畢嗣子洗爵獻尸受爵謂
尸以爵飲嗣子嗣子拜受也上嗣冢嗣此宗廟之事

皆庶子治之庶子之治主于親親雖子弟三命之貴不以先無爵之父兄公大事謂君喪臣皆斬衰其布升數多寡各以本親爲麤細親者服麤疏者服細庶子序列其位次使服麤者居前服精者居後非但君喪雖公族有喪亦以精麤爲序父兄雖尊必序于主人之下使主人在前爲喪主也公與族人燕飲同姓一本不可以賓禮踈之必使異姓一人爲賓君尊不可陪賓使膳宰爲主人若公與父兄燕公執弟子禮不以貴先父兄也如族人會食品物之隆殺會遇之疏密視世次之親踈如從兄弟比兄弟降一等之類

或曰齊衰者一年四會食大功三會食小功再會食緦麻一會食之類公出在軍則以齋車奉祧主行庶子從君守護稱當作祧公若有政出疆如朝覲會同之類則庶子以公族之大夫士無事者守公宮以公族適子守太廟貴宮謂祖廟之尊者貴室謂路寢下宮謂親廟下室謂小寢五廟之孫謂五世以上同高祖之孫諸侯祀五世故云祖廟未毀親未盡宗未易服未絕情相聯屬也雖其孫賤爲庶人其冠昏必告君死喪必赴君練祥之祭必告君休戚相通不以貴賤間也族相爲謂公族與公族自相爲禮弔謂弔喪

免謂袒免四世而緦五世袒免六世服絕相弔而已宜弔不弔宜免不免則有司罰之凡贈死車馬曰賵貨財曰賻珠玉曰含承奉也有正有常禮也死罪謂大辟刑罪謂小辟磬謂如磬懸而縊殺之不離其身首也甸人郊野之官磬于甸不戮于市也纖謂墨刺剸割也剸刵之類告于甸人于甸所訊鞫之也公族不加宮刑不絕同本也獄成謂訊問得情罪不可解也讞獻獄辭于上也作樂盛饌曰舉變謂變其飲食衣服居處之常如其倫之喪謂如親踈之倫賻贈襚奠之也但以其爲罪人雖當服亦不爲之服猶親哭

者不忘親親也蓋王者奉天行政雖有親親之心不能枉天下之公雖有公共之法終不忍忘同本之愛至于罪大惡極赦思三宥至有司之正不可奪人主之權不能芘其族然後見大公之心眞有不得已焉耳殺之而又素服哭之如禮喪之仁至義盡豈哀矜之虛文也哉

公族朝于內朝內親也雖有貴者以齒明父子也外朝以官體異姓也宗廟之中以爵爲位崇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登餕受爵以上嗣尊祖之道也喪紀以服之輕重爲序不奪人親也公與族燕則以齒而孝弟之

道達矣其族食世降一等親親之殺也戰則守於公禰孝愛之深也正室守大廟尊宗室而君臣之道著矣諸父諸兄守貴室子弟守下室而讓道達矣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及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不忘親也親未絕而列於庶人賤無能也敬弔臨賻賵睦友之道也古者庶子之官治而邦國有倫邦國有倫而衆鄉方矣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姓也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弗弔弗為服哭于異姓之廟為忝祖遠之也素服居外不聽樂私喪之也骨肉之親無絕也公族無宮刑不翦其類也

此覆解上節之義明父子者齒莫先于父子舉其最重以明貴之不敵也體異姓者異姓一體不以公族分同異也崇德者爵尊則德盛也尊賢者序事以辨賢也上嗣繼祖故為尊祖服重者居前使主人自盡故為不奪人親正室宗子為族人所尊有君道焉庶支皆臣屬也故正室守太廟所以尊宗子明君臣也親未絕而列于庶人謂五世之孫親未盡其人苟賢必貴之親未盡而爵不及其無能可知故賤之也公族有罪不得以親干有司之法正道也術道也所以一體庶姓無偏黨也刑于隱謂刑同族于甸師隱僻處古刑人于市與衆棄之刑于隱者不與國人謀其所親也

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卒事反命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退脩之以孝養也反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下管象舞大武大合衆以事達有神興有德也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焉而上下之義行矣有司告以樂闋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幼于東序終之以仁也是故聖人之記事也慮之以大愛之以敬行之以禮脩之以孝養紀之以義終之以仁是故古之人一舉事而衆皆知其德之備也古之君子舉大事必慎其終始而衆安得不喻焉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

此記養老之事天子視學蓋漢以後記事之語大昕初旦也鼓徵擊鼓徵召學士行事行祭祀之事秩節常禮也命有司致祭于先師先聖畢復命于天子天子始往故曰始之養也養養老東序即國學東廡古三老之神主在焉先適東序釋奠于古之為三老者

遂設三老五更之席天子親往陳饌之所省視醴酒養老之珍羞既具遂迎老入樂作歌咏天子退酌醴爲食脩孝養之禮獻畢反卽席樂工升堂歌文王清廟之詩歌畢合語以成就養老乞言之禮所言皆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于清廟文王德音之極致禮之大者也凡歌在堂上樂作堂下舞在堂前之庭下管堂下之音竹爲主象謂以管吹象舞之曲而庭中舞大武之舞也象文王舞大武武王舞舞皆有歌周頌維清之詩象舞之歌也武詩武舞之歌也歌爲聲舞爲容咏文德而舞武功大合在學之衆人示以先王

功德之事通達神明之情興揚祖宗之德君臣會于斯因行禮以正君臣之位貴賤合于斯因序立以辨貴賤之等而上下之義亦于養老行矣樂闋樂終也有司告樂終禮畢諸侯皆在王于此時命諸侯反國皆行養老之禮于東序諸侯國學之東序也王恩徧天下所謂終之以仁也兼言幼者尊老所以示幼也記事謂記其事以爲法慮之以大欲以孝弟達之天下愛之以敬謂愛不忘敬釋奠設席是也行之以禮登歌合語之禮也脩之以孝養適饌省具也紀之以義正位辨等也終之以仁樂闋命諸侯也始謂孝弟發于慮終謂教化行于天下愼謂愛敬禮養仁義皆本諸孝弟之心謹而行之衆莫不喩曉矣兌命商書篇名

按三老五更之名不見于詩書鄭謂爲老人之更事者也三象三辰五象五星蓋後世緯稗之說孟子云所謂善養老者制民田里教民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今之諸侯有善養老者仁人以爲已歸矣然則養老之事當世已有行之孟氏弗善也東漢行之而仁讓之效終不復覩師古不以迹好禮不以文也此節所述文義淵畧亦非古人之舊章矣

世子之記曰朝夕至于大寢之門外問於內豎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今日安世子乃有喜色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世子世子色憂不滿容內豎言復初然後亦復初朝夕之食上世子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羞必知所進以命膳宰然後退若內豎言疾則世子親齊（側上聲）玄而養膳宰之饌必敬視之疾之藥必親嘗之嘗饌善則世子亦能食嘗饌寡世子亦不能飽以至于復初然後亦復初

世子之記重述所聞也禮書篇終多繫以記蓋記前文所未備申明凡爲世子者之禮或謂古有是禮文

王行之然則聖人亦章句之儒爾邪不滿容者憂之
貌容充也面色喜則充滿憂則消削問所膳羞問宰
人所進之品味必知所進謂知親所嗜也命膳宰卽
篇首命末有原也齊玄齊則衣玄卽夏后氏之燕衣
也君有疾世子齊而玄端親供養也嘗饌善謂加餐
也復初謂疾愈復常也

禮記通解卷七終

禮記通解卷八

郝敬　習

禮運第九

禮數升降有古今聖王制作有妙用之謂運運者言乎其不可見者也自文王世子前諸篇多載古禮此與下篇極言因應變通自然無文之旨有精義有名言其出入之過或浸淫于老莊而文辭浩汗不似聖人典要之言讀者不可不辨也通篇皆爲夫子與子游語篇首至小康夫子爲道不行發嘆言偃復問至天下國家可得而正明禮之用急又言偃復問至禮之大成明禮所由起孔子曰嗚呼哀哉至末明所以嘆息之意

昔者仲尼與於蜡（乍）賓事畢出遊於觀（貫）之上喟然而嘆仲尼之嘆蓋嘆魯也言偃在側曰君子何嘆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弃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爲己大人世及以爲禮城郭溝池以爲固禮義以爲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爲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勢者去衆以爲殃是謂小康

蜡祭名蜡者索也歲終大索百神而祭之也賓助祭之賓時夫子仕于魯故與于蜡賓觀魯闕門所謂雉門之兩觀也嘆魯者嘆魯禮之衰也言偃子游姓名

大道指上皇之世三代之英謂中古也未之逮言不及見也天下爲公不以傳子也選賢與能謂傳賢也講信脩睦所講習脩爲者誠信和睦之事也男有分有職業女有歸有依託也百物之財但惡其狼戾不收而不必皆己收作事之力但恥其不出己而不必爲己作無私之至也謀閉不興無姦宄也外户户由外闔也天下爲家傳子也貨力爲己貨爲己收力爲己作也大人世及天子諸侯大夫皆父子世傳兄弟序及也以賢勇知以勇知者爲賢也世道衰亂眞人乃見禹湯文武所以由此而成其爲俊選也聖由亂而興禮由亂而謹著義以下皆言謹禮之事著明也以禮制事明其義也以禮防欺考其信也以禮詰姦著有過也以禮立愛刑仁也以禮訓恭講讓也刑範也五者皆示民有常法也在埶謂在高位去謂廢黜也小康謂非大同也大同之世不規規于禮卽老子云忠信之薄之意

按此節原禮所由起而其辭近詖謂聖由亂興禮因亂謹禹湯文武成周由此選儻六君子生于平世不得爲聖人乎禮在無事時可以不謹乎君臣父子可以不正乎兄弟夫婦可以不睦乎在埶者去謂爲小

康則大同之世殃民者衆不去乎大抵生人之初禮制未興隆古風醇禮所由始謂後世行禮不如古則可謂聖人制禮之後不如無禮之先則不可古未有禮人類無異禽獸非古獨治也禮教興風氣日新人文日著非今獨亂也老莊之徒以禮爲衰世之具無禮爲上皇之風豈其然乎聖人立教詩書執禮斷自唐虞洪荒以上存而弗論蓋道自堯舜湯武而大行人倫明禮樂興風俗齊非大同之世而何也滅倫理毀冠裳如所謂野鹿標枝無心思知覺而後謂極治此矯世憤俗之過而不知其不可行也世運由古而

今如江河東匯而日西靡聖人裁成輔相以節其過文其不及而止必使江河西流日再中雖天地不能且夫人倫日用古猶今也飲食男女古猶今也高下散殊無之非禮苟有忠信之意即是上皇之風故曰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厭尋常日用而遠希洪荒爲大古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烏足與達禮之運哉

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相去聲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傳死是故夫禮必本於天殽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故

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

如此急者承上文君子謹禮而言天者自然之名禮本於天道自然而聖人惟節文之以承天人情無禮則放佚怠惰近于禽獸故循禮者生之徒悖禮者死之徒相視也遄速也本於天者理也殽於地者文也列於鬼神者精誠也天道自然故曰本地道散殊故曰殽鬼神百祀故曰列喪祭射御冠昏朝聘八者皆禮之儀則聖人所以治天下國家者也

言偃復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與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百豚汙蛙尊而抔泉飲蕢塊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平聲告曰皋某復然後飯腥而苴孰故天望而地藏也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故死者北首生者南鄉皆從其初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皮後聖有作然後脩火之利范金合土以爲臺榭宮室牖戶以炮以燔以亨烹以炙以爲醴酪治其麻絲以爲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

鬼神上帝皆從其朔故玄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體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鐘鼓脩其祝嘏假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祜作其祝號玄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孰其殽與其越活席疏布以冪覓衣其澣帛醴醆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莫然後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鉶羹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謂大祥此禮之大成也

極言禮者承上言天地鬼神爲極也夏時坤乾皆書

名坤乾夏易首坤次乾也夏時或謂卽夏小正月令
之類等謂支干次第自燔黍捭豚以下皆極陳禮之
始終人生之初惟有飲食禮自此起燔黍謂擣黍燒
之無釜甑也捭擘通手裂也汙尊掘地爲坎盛水也
抔飲兩手掬水飲也蕢埏通土曰塊草曰蕢桴鼓椎
土鼓泥爲鼓此古禮之始聖人因制爲養生之禮也
古者人死升屋號曰某反臯號聲某死者名必升屋
魂氣在上也招魂不復乃行死事含以生米薦以生
肉包其熟肉以送葬故魂望天魄藏地體魄下降知
氣上升也知氣猶言靈氣氣虛含靈死者葬則首北

生者居則面南生明死幽皆從古初非强設也此制
爲送葬之禮也營窟周累其土爲穴也橧巢高巢也
茹毛連毛而食也范範同鑄器之式土曰型金曰鎔
木曰模竹曰范范金爲型範鑄金器也合土合水土
爲陶器也褁而燒之曰炮加于火上曰燔水煑曰烹
近火曰炙醴酒屬酪醬屬治湅染也以上諸事皆火
化之利朔初也從茹毛飲血之初而起也玄酒四事
皆事鬼神上帝從初之禮玄水色古無酒飲水後世
崇古謂水爲玄酒鬼神貴幽祭以室爲尊户向明次
之堂在外次之堂下遠又次之酒貴淡玄酒爲上故

設于室醴酒一宿成次之設于户醆盞通爵屬盎齊
通周禮五齊皆酒也醍齊色紅又次之故設于堂澄
酒清久而後成味厚又次之故設于堂下盞尊古界
今貲澹泊賤醲厚也鼎烹肉俎載肉熟于鼎升于俎
也琴瑟在堂上管磬鐘鼓在堂下主人告神曰祝神
告主人曰嘏上神神氣在上謂天神也先祖人鬼也
君主臣助正君臣也以穆承昭篤父子也子姓皆在
睦兄弟也獻餕以序齊上下也君在阼夫人在房夫
婦有所也惟禮可格天故曰承天之祜作其祝號以
下敘祭祀始終之節以明禮之全所謂大成也周禮

祝號有六作其祝號造爲鬼神及品物之美號如皇
尸旨酒之類卽祝辭也玄酒血毛腥俎皆太古之禮
始祭之事孰殽以下至合莫中古之禮祭時之事合
烹以下後世之禮祭終之事殽骨體也孰以湯爓之
未全熟也越草名疏布麤布冪以覆尊越席疏布貴
其質也澣帛湅染之帛嘉魂魄使神靈歆悅也合莫
猶言潛通血毛腥俎孰殽越席疏布猶古初之意貴
以眞誠冥合故曰合莫然後乃取其薦爓烹熟以食
尸俎唯右體今取左體及餘未載者同烹故曰合也
體其犬豕牛羊謂隨所用之牲別其貴賤之體以供

尸賓客兄弟衆俎及祭畢燕飲也簠內圓外方以盛稻粱簋外圓內方以盛黍稷竹曰籩木曰豆其形同籩盛果脯豆盛菹醢鉶如鼎而小以盛和羹祝以孝子之意告神嘏以祖考之意告主人故曰孝慈大祥積慶也大成禮備也夫三才五教莫非禮獨言祭祀者幽明之故生死之說鬼神之情狀莫備于祭也

按古天子之祭不可詳考据疏義舉其槩大祫之旦王衮冕入尸衮冕後入王不迎尸尸入室樂作降神王乃灌時衆尸皆在大廟依次灌用鬱鬯尸皆祭啐之奠之是爲一獻王乃出迎牲后從灌是爲二獻牲

入至庭王親殺膋毛血告于室于是行朝踐之事延尸出室坐于堂大祖之尸坐戶西南面其主在右昭東穆西相對主各在其右后薦豆籩乃薦腥于尸坐前謂之朝踐即此篇內所謂薦其血毛腥其俎是也王乃酌獻尸是爲三獻后酌是爲四獻此禮器所云設饌于堂也乃延尸入室大祖東面昭南面穆北面徙堂上之饌于室內拜妥尸遂薦熟王酌獻尸是爲五獻后酌獻尸是爲六獻于是尸食十五飯訖王酌酳尸是爲七獻后乃薦加籩豆尸酢主人主人受嘏獻諸侯后酌酳尸是爲八獻王酌獻卿大夫諸侯

酌獻尸是爲九獻九獻之後謂之加爵以尊卑爲次

据諸禮文杜撰其畧如此

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

此以下皆言所以嘆魯之意文武之道至幽厲大壞無足觀者魯爲周公之國故屬望于魯自僖公作頌興廟樂僭用天子郊禘魯禮又壞周公之教衰矣杞宋亦諸侯用郊以其爲天子後守先代故事魯本諸侯安得效之

按此節文義甚明魯用郊非周公之舊鄭氏引春秋書郊牛口傷之類以爲子孫不能奉行周公之道豈惟不知禮亦不知春秋魯頌云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非僖公之事與故春秋書郊牛自僖公始使魯郊由伯禽則僖以前豈無一牛災而獨于僖以後數數爾邪惟魯郊非周公之舊夫子所以嘆也至于杞宋之郊亦季世之僭夏商亡其子若孫雖時王客之而大禮不可假借惟魯郊故杞宋亦郊魯以杞宋爲可故亦自以爲可承訛襲敝非一朝夕王迹熄

而詩亡春秋所以作也
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謂
大假祝嘏辭說藏於宗祝巫史非禮也是謂幽國醆斝
假 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冕弁兵革藏於私家非禮
也是謂脅君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是
謂亂國故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三年之喪與新有
昏者期朞不使以衰裳入朝與家僕雜居齊齒非禮也
是謂君與臣同國故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
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故天子
適諸侯必舍其祖廟而不以禮籍入是謂天子壞法亂

紀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爲謔是
故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儐擯鬼神考制度
別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故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
則大臣倍小臣竊刑肅而俗敝則法無常法無常而禮
無列禮無列則士不事也刑肅而俗敝則民弗歸也是
謂疵慈國
承上言魯郊禘非禮惟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境內社
稷祝嘏守常不改易古謂之大假大假猶言大祭人
與神交曰假假者虛無之意易曰王假有廟天子諸
侯天地社稷之祭謂之大或曰假福也周禮大祝掌

六祝六祈六辭六號九祭九拜之辭與法皆繫諸六
典之籍藏于太史屬大宗伯重其禮也後世惟宗祝
巫史習之典刑不著是謂幽昏之國醆斝皆爵名祭
爨之器夏曰醆殷曰斝惟二王後得用之諸侯遵時
制耳及猶獻也以醆斝祭匙及尸也以褻是及君也
僭君僭天子也冕弁天子諸侯朝祭之冠兵革國之
武備私家大夫之家大夫畜之是逼脅其君也大夫
雖有臣有祭器聲樂不得備備則尊卑無等故謂亂
國大夫以下有昏喪皆歸其家新昏期年不奉使而
親喪尤重以衰裳入朝是視公朝如私家與其家臣

雜居齊列無貴賤之等是謂君臣同國以上五失皆
起于無制度上行則下效故古者天子有千里之田
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大小之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
采事之祿以處其子孫其班也以恩其裁也以義不
得僭濫是謂制度五失之弊自上始故天子適諸侯
必館于諸侯之宗廟以其爲鬼神嚴敬之地禮之典
也籍猶典也如天子不依禮籍入諸侯之國是壞法
亂紀自天子始何以帥諸侯諸侯非問疾弔喪入大
夫之家是君與臣戲謔何以帥大夫相接以賓曰儐
仁愛而義斷曰別刑肅謂峻刻也俗敝謂無廉節也

列謂上下之等士不事謂官不脩職疵病也

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殽以降命命降于社之謂殽地降于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興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故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以治政也處其所存禮之序也玩其所樂民之治也故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故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也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君者所養也非養人者也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故君明人則有過養人則不足事人則失位故百姓則君以自治也養君以自

安也事君以自顯也故禮達而分定故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故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故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故聖人耐能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為之

此節極言聖人以禮為政因應自然無為而治政與民宜天下見政而不見君是君身所藏也政必本于天謂君不以私意為政殽分布也命令也分布政令奉天理自然以降于下后土祖廟山川五祀因祭明禮皆政令之所寓也命降于社如報賽出師分封刑戮之類殽于地之事也凡有事于祖廟仁義之事也凡有事于山川材木所出興作之事也有事于五祀五氣時敘五材利用制度之事也因禮寓政使天下見土地仁義興作制度之為禮而不見君命之為煩是聖人所以藏身之固參于天地並于鬼神以治民行政民不得而窺之者也安天理之本然而行不過則是處其所存也順人情之自然而政必宜民是玩其所樂也天時地利父生師教四者皆所存所樂之事君能序而治之用之以正則因應無為所以藏身

固而立于無過之地者也故君者天下是非之所取以為明非用其明以察人是非者也天下民之所共養非分其財以養民者也天下臣民所奉事非勞其身以事人者也人人而明之則知窮人人而養之則財匱以上事下則倒置故百姓者法君以自治養君以自安事君以自顯禮教通達而天下各安其分各求自盡有事則樂于效死而患于苟生皆聖人處存玩樂以禮治民之效也是以藏身無過之主用人之智而能去其智之詐用人之勇而能去其勇之怒用人之仁而能去其仁之貪凡知多詐勇多怒愛多貪

去猶舍也非人盡無詐與怒與貪也用不求備所以處存玩樂藏身無過禮達分定而民愛其死患其生也故國有患君以義死其社稷大夫以辨死其宗廟變辨通所謂禮達分定也耐古能字聖人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非私意也由于知民之情曉譬其義明于其利達于其患然後能之四者皆天理民彝處存玩樂之道所謂藏身無過因民之自然者也

○按此節原于易聖人神道退藏之旨即存神過化之意然有意而爲反溺于黄老陰符牢籠之術毫釐千里不可不察議論不必醇粹而有精意所謂禮之

運也舊解未達

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脩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脩十義講信脩睦尚辭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

承上言事物之變不過情理利害四者四者總之好惡兩端聖人所以調攝之惟禮禮立人之美惡不能逃視聽言動準諸禮其美可知毀閑踰檢其惡可知故質諸禮而人之賢不肖可覩人而不仁如禮何雖有深情厚貌要諸規矩準繩則詭遇之情窮故禮者極人情之至人情所不能欺也

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故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后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五行之動迭相竭也五行四時十二月還旋相爲本也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也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爲質也五色

六章十二衣還相爲質也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以陰陽爲端以四時爲柄以日星爲紀月以爲量鬼神以爲徒五行以爲質禮義以爲器人情以爲田四靈以爲畜以天地爲本故物可舉也以陰陽爲端故情可睹也以四時爲柄故事可勸也以日星爲紀故事可列也月以爲量故功有藝也鬼神以爲徒故事可守也五行以爲質故事可復也禮義以爲器故事行有考也人情以爲田故人以爲奧也四靈以爲畜故飲食有由也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故龍以爲畜故魚鮪

伡不淰審鳳以為畜故鳥不獝僑麟以為畜故獸不狘
越龜以為畜故人情不失故先王秉蓍龜列祭祀瘞繒
宣祝嘏辭說設制度故國有禮官有御事有職禮有序
此節極言禮之運妙于人心而盡制于聖人蓋人為
天地陰陽鬼神五氣之萃此禮運之本也天秉陽以
下皆歷言天地陰陽五行往來無窮而聖人法以經
世宰物皆所謂禮之運也天高地下萬物散殊無之
非禮天地之德仁義是也陰陽之交動靜是也鬼神
之會生死是也五行之秀五官是也天統元氣陽為
氣主日為陽精星為日之餘地承天陰承陽故氣通

于山川天地陰陽交而播五氣于四時氣候調和成
十二月蓋月以日為主陽倡陰隨日行不失度而後
十二月之會以時成也三五十五也月十五日前盈
十五日後缺陰遜陽近則漸縮遠則漸盈五行之動
謂五氣之運迭相竭謂終復始也還相為本如木盡
火生木為火本之類五聲六律十二管說見月令宮
聲于五音為君其管為黃鐘起子值十一月損益以
生衆音然各月有所值之律各自為君相生如正月
律中大族亦自生十二律又如八音獨奏一音各自
有五音樂記云倡和清濁迭相為經也五味酸苦甘

辛鹹也六和春酸夏苦秋辛冬鹹四時各有滑甘
以和之也十二食謂一歲十二月之食質主也如春
三月食酸為主餘味相間之類五色青赤黃白黑如
春三月衣青為主餘色相間之類天地無心而人有
靈覺是即天地之心五氣散于萬物其端發于最秀
者惟人人生而食五味別五聲被五色故聖人因人
道制禮會合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日月鬼神而成器
于禮義滋培于人情極成功于萬物也人情為田言
治民也四靈為畜言愛物也本天地則無遺物始陰
陽則見性情柄四時則事無失時紀以日星則歲事

詳列量以月則事功有程藝猶程也以鬼神為徒故
人敬服而可守以五行為主故事循環而可復以禮
義為器故行無不成考成也以人情為田故耆取無
窮而人利賴之以為奧奧藏也猶內則竈奧以藏食
得各也以四靈為畜故愛養蕃息飲食有所出麟毛
蟲之長鳳羽蟲之長龜介蟲之長龍鱗蟲之長人主
能中和發育則麟鳳龜龍可致畜而其屬自蕃收養
曰畜四靈以為畜甚言鳥獸繁殖也淰魚名淰作閃
魚出沒貌獝獝然飛起貌狘狘然驚走貌能以龍為
畜則水族安而魚不淰藏能以鳳為畜則羽族安而

鳥不驚獝能以麟爲畜則走獸安而獸不奔狘能以龜爲畜則神龜出而人情無失策聖人禮教功化至于如此故先王治功成而禮樂興幽明理人神格柔蓍龜以卜日列祭祀以享鬼神瘞其繒帛宣其祝嘏辭說所以格鬼神也設爲經制法度使國有禮官有治事有事職禮有定序所以理民物也

故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也故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祖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儐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

心無爲也以守至正故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脩而禮之藏也是故夫禮必本於大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列而爲鬼神其降曰命其官於天也夫禮必本於天動而之地列而之事變而從時協於分藝其居人也曰養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故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脩睦而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竇也故唯聖人爲知禮之不可以已也故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故禮之於人也猶酒之有蘗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

上節廣禮之用此節言聖人運禮之權蓋禮不止祭祀而惟以神道設教則易達天帝最尊唯天子郊天所以定天位明有尊也祀后土于國所以表列成物之利也祖廟所親故曰仁山川外神故曰儐五祀本五行當時用事故曰事而皆以君心至正爲主王者隨事隨處在廟在朝在學前後左右熏養周密則邪慢之心無自而生宗宗人祝大祝掌祭祀三公論道三老年高有德者巫事鬼神主弔臨史書言動掌典

籍卜筮占吉凶瞽樂工誦詩侑勸也輔弼疑丞勸王爲善者也王中王居中也視聽言動無及于非禮則心志齋明與鬼神合德以此行禮禮無不達上帝者百神之宗上帝享則百神皆受職地不愛寶故百貨可極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故孝慈服行五氣按序故法則可正此皆義之脩飾其節文而禮之含藏其妙運也其文可見其義難知故曰藏太一猶太極函萬爲一之本體也分爲天地則有上下高卑之別轉爲陰陽則有刑賞生殺之用變爲四時則有歲月久近之期列爲鬼神則有郊廟祭祀之禮聖人制典以降

今于下則謂之命猶天之有命也非人所主皆官于天官猶主也天卽太一太一無爲本于天也如秩序倫常之類殺于有象動而之地也如貴賤陳位之類列而爲五事如宮室器用之類變而爲四時如春禘秋嘗之類合于分藝如文質等級隆殺之類分藝猶言分數協分藝謂裁制得中也居人猶言安人養者愛利之意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故禮所以安人而養之也或云養當作義貨財者禮之資筋力者禮之具辭讓者禮之實冠昏八者禮之目大端猶言大本人身無禮則放佚怠惰股體無所措故禮所以會合肌

膚而約束筋骸也國家將喪禮必先亡故人于禮猶酒之于麴蘖有蘖則成無蘖則敗厚醇酒也薄淡酒也醇則久薄則敗君子崇禮小人去禮所以成敗異矣

故聖王脩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脩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故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協於藝講於仁得之者强仁者義之本也順之體也得之者尊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也爲禮不本於義猶耕而弗種也爲義而不講之以學猶種而弗耨也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弗穫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穫而弗食也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也四體旣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故事大積焉而不苑（尹）並行而不繆細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有閒連而不相及也動而不相害也此順之至也故

明於順然後能守危也故禮之不同也不豐也不殺也所以持情而合危也故聖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敝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合男女頒爵位必當年德用民必順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妖孽之疾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皇麒麟皆在郊棷（藪）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闚（窺）也則是無故先王能脩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句）此順之實也

子云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故言禮必言義義者

禮之本本之以義行之以禮則于人情無不當人情
之外無禮義聖王經綸天下不離人情耳故曰田田
必耕而後治故禮譬則耕也不合義不可以播義者
禮所由起譬則種也不講學則荒學譬則耨也耨耘
草也心不真懇則行禮支離知及仁不守雖得必失
故體仁爲本所以聚之也不從容和順則强世不安
故播樂所以安之也禮一定不易義隨時變通故禮
爲義之實也藝猶術也凡處事之術以義爲分量仁
無限而義有節故義所以合事講仁者也能權能斷
故得之者强也義以仁爲本能愛能公故爲順之全

體禮元長人故得之者尊既言播樂以安之則禮之
極功矣而又益之以不違於順猶食而弗肥者蓋播
樂以安禮之成已而達順以後則推之天下國家者
也天子德爲車以載物也樂御德以和行也王道四
達故曰爲車爲御諸侯謹侯度故曰以禮相與大夫
則率法士則相考以信百姓則相守以和睦而已事
大不苑以下皆大順之象凡物大者叢積則苑結而
不通苑猶苑也兩物弁行或相紕繆行細淑或有差
失入深窅或不通達茂密則無空間接連則相牽絆
動搖則相戕害數者不然則和順之至矣明於順則

自不至于違逆而能持守其危故大順之禮不尚同
不尚豐亦不尚儉一于豐儉所謂同也同異豐儉各
待其宜所以維持人情而聯合傾危聖王所爲順也
如宜于山者不使居水宜于渚者不使居平原故人
不困敝也五材之用飲食之節各以其時合男女必
稱其年頒爵位必稱其德用民必順其時皆體順之
道所以爲禮也故和氣感召災疾不作草木之怪曰
妖禽獸之怪曰孽四時和五氣順天不愛其道也百
物遂五穀登地不愛其寶也孝弟行禮讓興人不愛
其情也愛猶吝也膏露露凝如膏醴泉泉甘如醴器

車自然之器如車椒敷同則是無故猶言此無他也
脩禮達義所謂義以爲質禮以行之也體信達順所
謂遜以出之信以成之也
按後世言禮者其失有二以禮爲不必拘是老莊之
荒蕩也以禮爲拘拘是章句之陋習也義以爲質禮
以行之則聖人中正之道矣故曰和爲貴知和而和
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行者運也禮運禮器所言多
和行之意聖人位育天地萬物致中和而已中和所
以運也故治極于順禮由于和中庸所以爲德之至
故禮與中庸非可離而二也

禮器第十

禮器者禮之器道器一也器以載道易曰形而下者謂之器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形乃謂之器道器有上下而皆不離形故天地萬物莫非器也而禮存乎其中故曰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者禮器之謂君子讀禮運而知禮之爲用圓神不滯讀禮器而知禮之爲體變通無方非世儒牽强支離繁文拘節之爲器耳非真有得于先聖之微旨者烏能達此作記者於是乎爲有功矣

禮器是故大備大備盛德也禮釋回增美質措則正施則行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故君子有禮則外諧而內無怨故物無不懷仁鬼神饗德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

此節言君子學禮之器學禮成器是故充實光輝而盛德大備也蓋禮可以消釋人之回邪增益人之美質非禮不動則回釋矣潤身生色則美增矣故以措之事則無不正施之天下則無不行此盛德大備所以爲禮之器也箭小竹也筠竹節也竹節均故曰筠

鄭謂竹之青皮鑿也心木中心筠在外心在內內有貞心外有直節道德事物莫不皆然故曰二者天下之大端物備此則爲竹箭松柏人備此則爲君子有禮則敬人而外諧和好禮則樂善而內無怨故仁可以懷民物而德可以饗鬼神也本謂內文謂外制事爲義順物爲理故曰文也本立文行即二者大端之意所謂禮之器也

按鄭康成諸人之言禮文而已矣密于筠而疎于心故以儀禮周禮爲禮宋諸儒之言道本而已矣深于心而離其節故以中庸大學爲道記言合內外會道器故曰大備盛德如竹箭有筠松柏有心外諧而內無怨本立而用行此博約上下一貫之旨是故聖教莫大于禮顏子問仁教以克己復禮請事四勿故能三月不違大備盛德之謂也故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必若守儀禮周禮爲經離中庸大學爲德則裂矣

禮運禮器二篇之義學者不可不熟思也

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萬物者也是故天時有生也地理有宜也人官有能也物曲有利也故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爲禮鬼神弗饗也居山以魚鼈爲禮居澤以鹿豕爲禮君子謂之不知

禮故必舉其定國之數以為禮之大經禮之大倫以地
廣狹禮之薄厚與年之上下是故年雖大殺衆不匡懼
則上之制禮也節矣禮時為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
稱次之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詩云匪
革亟其猶聿追來孝天地之祭宗廟之事父子之道君
臣之義倫也社稷山川之事鬼神之祭體也喪祭之用
賓客之交義也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大牢而祭不必有
餘此之謂稱也諸侯以龜為寶以圭為瑞家不寶龜不
藏圭不臺門言有稱也

此節明禮器之大無所不宜聖人制禮非強世也天

高地下人物散殊無往非禮苟强其所不合而失其
所固有非忠信之本理義之文而措之不正施之不
行欲外諧而內無怨難矣合于天時者因革之中也
設于地財者豐儉之節也順于鬼神者屈伸之變也
合于人心者性情之本也理萬物者順治之效也隨
天時所生地理所宜人工所能物曲所利無時無處
無人無物不可行禮亦無一之可以離禮也曲委曲
致用也舍日用而求高遠厭易簡而犹新奇不可為
禮故天所不生地所不養人情物理所難君子不以
為禮鬼神亦不饗惡失常也如求魚鼈于山逐鹿豕

于水豈時中之禮乎定國猶建國數如千里百里六
七十里之數大經如天子公侯伯子男之等大倫謂
用禮之節各因地之廣狹也厚薄謂行禮之費各量
歲之豐儉也品式既定制用有節是以雖年飢而人
心不至倉皇恐懼匡恇通恐也此皆時中之禮時者
一代之因革為大順者因之而已為次體者禮之式
也為次宜者禮之辨又次稱者禮之分又次堯舜之
禪授湯武之放伐皆時也革亟通猶謀也聿惟也詩
言文王遷豐非亟于成已之謀惟追述先業來致其
孝時之謂也天子父天母地奉祀宗廟明父子之道

正君臣之義人之大倫所謂順也社稷山川鬼神之
祀隆殺之式所謂體也喪祭有費用賓客有交際隨
宜裁制所謂宜也凡禮輕重不偏降殺有等必使適
均如羔豚而祭不以物小而使百官不足雖大宰而
祭不以用饒而使物有餘所謂稱也小羊曰羔小豕
曰豚又如諸侯有國則藏龜以決大事天子錫之封
圭則實以為瑞有象魏則臺門以為觀闕大夫不然
皆所謂稱也

禮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一天子
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

大夫六諸侯七介七牢大夫五介五牢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天子崩七月而葬五重八翣（所甲入）諸侯五月而葬三重六翣大夫三月而葬再重四翣此以多爲貴也有以少爲貴者天子無介祭天特牲天子適諸侯諸侯膳以犢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籩豆之薦大夫聘禮以脯醢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士三食力無數大路繁（盤）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圭璋特琥璜爵鬼神之祭單（丹）席諸侯視朝大夫特士旅之此以少爲貴也有以大爲貴者宮室之量器皿之度棺椁之厚丘封之大此以大爲貴也有以小爲貴者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去聲）尊者舉觶（志）卑者舉角五獻之尊門外缶門內壺君尊瓦甒（武）此以小爲貴也有以高爲貴者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天子諸侯臺門此以高爲貴也有以下爲貴者至敬不壇埽地而祭天子諸侯之尊廢禁大夫士棜禁此以下爲貴也禮有以文爲貴者天子龍袞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此以文爲貴也有以素爲貴者至敬無文父黨無容大圭不琢大羹不和大路素而越席犧尊疏布鼏（覓）樿（展）杓此以素爲貴也孔子曰禮不可不

省也禮不同不豐不殺此之謂也蓋言稱也禮之以多爲貴者以其外心者也德發揚詡（許）萬物大理物博如此則得不以多爲貴乎故君子樂其發也禮之以少爲貴者以其內心者也德產之致也精微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如此則得不以少爲貴乎是故君子慎其獨也古之聖人內之爲尊外之爲樂少之爲貴多之爲美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唯其稱也是故君子大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大牢而祭謂之攘管仲鏤簋朱紘（宏）山節藻棁（拙）君子以爲濫矣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爲隘矣是故君子之行禮也不可不慎也衆之紀也紀散而衆亂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

此承上文有稱之意而歷言多少大小高下文質之異所謂不同不豐不殺稱而已者也天子誠深孝篤立廟宜多諸侯以下德漸薄廟漸少天子諸侯豆數据大禮正羞而言其庶羞或不止此介賓之副也諸侯爲正賓其爲介者七人主君饋以七牢諸侯使卿大夫聘降二等則介五人主君饋以五牢席以藉地行禮用之葬則以揜壙及藉棺也翣形如扇置柳車兩傍以蔽棺也天子無介謂至尊無主爲賓故無介

祭天特牲用一牛也巡守適諸侯諸侯膳之亦一牛牛子曰犢濯獻酒也主君以鬱鬯之酒獻賓無籩豆惟馨不惟物也大夫聘鄰國則主君禮之以脯醢二物亦食品之小者食謂公庭禮食天子一食至尊以德爲飽一食而止待侑而後更食也食力者庶人工商也禮不下庶人食無數惟飽則止大路祭天之車無文飾也繁作鞶馬當胸皮帶結毛爲纓懸鞶上一就結一匝也次路副車也七就七匝也少者貴多者賤而郊特牲又云次路五就次路非一也合曰圭判曰璋皆玉爲之諸侯朝王以圭朝后以璋將獻馬先

圭將獻皮先璋皮馬之獻不升堂圭璋特達也琥以玉爲虎形璜以玉爲半環二物賤于圭璋不可以特達惟主人酬賓以幣送酒則用琥璜將之故曰爵鬼神之祭謂祭外神不設重席與人異也諸侯朝與大夫揖特每人一揖也旅衆也士雖衆君共與一揖而已是少者貴也周官典命宮室以命數爲節上公至子男或九或五各有差以大爲貴也天子大路大常大弓大圭之類器皿以大爲貴也車旗之類曰器籩豆之器曰皿尊者之棺至四重卑者止一重棺椁以大爲貴也墳之大者曰丘以土擁坎曰封周官冢人以爵爲丘封之等丘封亦以大爲貴也爵容一升散容五升獻爵者主人獻散者佐食故有貴賤之等觶三升角四升舉觶者皇尸舉角者主人故有尊卑之別五獻子男之禮獻因命數子男五命故五獻缶大于壺壺大于甒三者皆尊名列尊之法缶在門外壺在門內君尊酌君酒之尊不言內外列于堂上也堂九尺離地九尺也封土曰壇郊祀不壇至尊無上也禁以承酒尊木爲之無足曰廢廢禁無足故下棜禁有足故高棜與也所以載猶鬱鬯之尊用舟皆取承載意龍袞畫龍于衣其狀袞然白黑曰黼黑青曰黻

玄赤黑色纁赤色冕冠之最貴者鄭謂祭服之冠其實大禮多用之藻繅同以五色絲爲繩貫玉垂冕前後謂之旒天子冕十二旒旒十二玉諸侯大夫數以次殺大圭天子所執圭諸侯封圭亦謂大圭詩云錫爾介圭介大也不琢不雕刻也大羹不和之羹大路見前越草名犧尊尊形象牛粗布爲冪以覆尊白木爲杓以取酒禮不可不省謂多少高下大小文質皆有精義當省察也所以貴多者備物以將敬用心在物故曰外其心蓋盛德之發舉揚張詡乎萬物偶物大得乎理而功施廣博所以貴多故君子精神鬯遂

樂其發也所以貴少者存誠感格用心在志故曰內其心蓋德始生之極至精至微天下之物無可擬稱者所以貴少故君子收斂退藏戒慎其獨也古聖人內其心藏于精微以主一為尊外其心揚詡萬物以宣暢為樂少者希則貴多者富則美故禮多寡不偏唯其稱耳君子大牢而祭謂大夫以上匹士猶匹夫匹隻也猶治言亂也一帛兩端成匹故謂獨為匹據竊奪也簋以盛黍稷鏤刻金天子宗廟之器也紘冕纓垂其餘為飾也朱天子冠纓之色玉藻云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節梁上短柱承屋脊者一名薄櫨

一名栭刻為山形梲梁間短柱俗謂侏儒藻畫文為水草也明堂位云山節藻梲天子之廟飾濫放溢也豚家之小者祭往用肩載以俎俎大豆小豚小故言豆豚肩不揜豆甚小也隘陋也管仲奢而晏子陋皆不稱也紀者綱之維為衆目者也戰克祭受福以其慎也

按祭法適士二祀庶士庶人一祀今言士一廟或謂為下士耳然則庶人不當祀與周禮掌客上公豆四十侯伯豆三十二今言天子豆二十六公侯以次降鄭謂周禮兼東西兩夾之豆言也或引天官醢人四豆之實解數不合王制諸侯未賜圭瓚則資鬯于天子今言諸侯相朝皆用鬯則是諸侯各自有鬯也周禮巾車玉路繁纓十有二就以祀餘路以次降今言大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解者遂推為殷禮尚書周禮先王席皆如朝覲饗射之數今言鬼神之祭單席是與朝覲饗射異也考工記云堂崇三尺今言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而鄭以考工記為夏商禮豈周禮而記夏商與天子龍袞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與周禮司服五冕之說亦異周禮冕止大夫而記云士三則是士亦得用冕也君子大

牢而祭惟匹士不得用則是大夫以上亦得用大牢而儀禮以少牢為大夫禮凡禮家言多矛盾難盡合棜禁高鄭以為無足大圭不琢鄭作不篆犧尊作娑尊皆鑿說也

君子曰祭祀不祈不麾蚤不樂葆大不善嘉事牲不及肥大薦不美多品

此言祭祀之禮在盡其誠君子曰記者自言也祭雖受福君子不為祈福而祭祭雖尚蚤然先事預備不以臨事麾帥為早麾揮通督促也葆合也或作褒葆大謂天子諸侯合人心奉祭所謂民力普存而以明

得意是爲鬼神也嘉吉善也祭本吉故品物皆有美
名謂之嘉事然思念祖考對越鬼神皆當畏敬不敢
謂爲嘉事美悅以從也牲雖肥大貴在純潔不以肥
大爲及也及猶至也薦雖多品貴在明信不以多品
爲美也此君子所以善其祭舊解未達

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忌逆祀而弗止也燔煩
柴於奧夫奧奧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禮也
者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不備
也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顯
者不可揜微者不可大也

臧文仲名辰魯大夫以知禮稱夏父弗綦人姓名魯
禮官逆祀謂躋魯僖公主于閔公上事在春秋文公
二年閔僖皆莊公子閔爲適而幼繼立遇弑僖以庶
長繼閔魯人謂僖本兄升其主于閔上亂昭穆之序
故曰逆祀臧文仲不能正之安在爲知禮祭祀將終
祭爨報先炊也奠黍肉于竈陘不必于奧夏父弗綦
謂爨爲火神燔柴于奧以祭之非禮也夫奧之奧當
作爨老婦卽先炊黍肉盛于盆酒盛于瓶盆瓶皆炊
器所謂設之當也大而顯者綱常名分之類小而微
者節文器數之類如升僖于閔損其大也燔柴于奧
益其小也鏤簋朱紘大其微也豆豚澣濯揜其顯也
皆所謂設之不當也

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未有入室而不由戶
者君子之於禮也有所竭情盡愼致其敬而誠若有美
而文而誠若君子之於禮也有直而行也有曲而殺也
有經而等也有順而討也有撕安而播也有推而進也
有放而文也有放而不致也有順而摭也三代之禮一
也民共由之或素或靑夏造殷因周坐尸詔侑武方其
禮亦然其道一也夏立尸而卒祭殷坐尸周旅酬六尸
曾子曰周禮其猶醵却與

此節言先王制禮其義多端而其道本于一一者誠
也誠者愛敬之眞心也經禮謂名分等級常行之大
體曲禮謂升降進退委曲之小節經曲雖繁極而致
之無非盡心之誠而已誠譬則室三千三百譬則戶
入室必由戶不能舍也竭情盡愼致敬卽前貴少貴
小之類內其心不以文爲美故誠自若美而文卽前
貴多貴大之類外其心以美將敬故誠自若若者殊
途同歸之意直而行謂愛親敬長率性自然如親始
死哭踊無節之類曲而殺謂抑情合節委曲減殺如
哭踊有數喪服有時之類經而等謂經常一定貴賤

同等如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之類順而討謂養生送死人有同心順人心以討其所欲如葬祭各得自盡之類撕芟取也播布散也撕而播謂芟取上之所有布散于下如班爵祿之類推而進謂常禮所損推情常禮之外如葬慈母猶已母喪師如喪父之類放而文謂極致文采如天子冕服車旗極盡文飾之類放而不致如公侯以降至于大夫不敢盡飾之類撫攔止也順而撫謂順等級當然各止于其所如天子公侯伯子男以次降絕之類素近白殷色青近黑夏色夏造殷因謂前作後承不同爲禮則一周坐尸謂周

人之祭尸卽位而坐詔謂祝告尸行禮侑謂佐食勸尸食武步也鄭作無方謂行禮進退之方尸不動而詔侑行禮皆祝與佐食草行之周禮亦不同殷夏也道一卽所謂致一而誠若也夏立尸不坐也殷坐尸與周同也周旅酬六尸謂祫祭七廟之主合食于太廟太祖尸尊不動而毀廟之主無尸故惟六尸自相旅酬也世俗斂錢會飲曰醵記者引曾子之言證六尸旅酬之禮殷夏無之其道亦一也

君子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郊血大饗腥三獻爓潛一獻孰是故君子之於禮也非作而致其情也此有由始也是故七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慤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蹙故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判宮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呼池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三月繫七日戒三日宿慎之至也故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溫之至也禮也者反本脩古不忘其初者也故凶事不詔朝潮事以樂醴酒之用玄酒之尙割刀之用鸞刀之貴莞官簟之安而槀高上聲鞂戛之設是故先王之制禮也必有主也故可述而多學也

此節明禮有初而行禮貴知本恆情務枝葉而忘本

根故曰非其至也郊祀天神尊故薦牲先血血方新去人食遠也大饗謂祫禘之類禮亦尊薦用腥腥去人食亦遠三獻謂山川社稷之祭禮稍輕爓謂爚肉以湯未熟漸近人食也一獻謂羣祀小禮薦孰食同人也人所可食者以獻羣小祀人所不可食者以薦大事蓋近人情則褻遠人情則希所謂禮近人情非其至也血腥爓三者凡祭皆備各舉其所重言以明大禮貴初至敬不文也作謂强造致其情謂徑情無節由始謂循其初從容有節不以近情爲至也七介諸侯相見之禮主賓交接無介以紹于其間太慤固

而不文三辭三讓辭讓以三爲節主延賓自大門入每門讓賓賓辭如此者三乃至廟中苟不辭讓徑入則迫蹙無節不慭不蹙乃所爲由始也魯人郊祀僖公以後之事頖宮魯學宮名將郊必先有事於頖宮如今之習儀也鄭謂爲告后稷頖宮豈稷廟邪惡池鄭據職方作虖池河之從祀也配林林名泰山之從祀也祭大先小即不慭不蹙之意三月繫謂祭前三月繫犧牲于牢詩云秋而載嘗夏而楅衡周禮充人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是也七日戒祭統所謂散齋七日以定之也三日宿所謂致齋三日以齊之

也先事戒備慎之至也主賓相見有擯相以詔其禮瞽工作樂有眡瞭以輔其步紹介而後禮行相導而後樂作從容不迫遏之至也皆所謂不慭不蹙非作而致其情有由始者也反本謂存誠敬之心脩古謂不失忠質之意所謂不忘初也凶喪之事哀情眞切不待詔告朝廷之事吉禮從容乃始用樂醴酒可用而必以水爲玄酒列于上尊尋常割肉之刀可用而告殺必用古有鈴之刀鸞鈴也刀上有鈴動中音律也莞細蒲也蕈席也稾鞂去穀之禾稈鞂秸同莞蕈非不安而必用稾鞂以爲藉四者皆所謂反本脩古

不忘初也有主即不忘初有主則聞見不惑故可以
述古多學而求會通也

君子曰無節於內者觀物弗之察矣欲察物而不由禮弗之得矣故作事不以禮弗之敬矣出言不以禮弗之信矣故曰禮也者物之致也是故昔先王之制禮也因其財物而致其義焉爾故作大事必順天時爲朝潮夕必放上聲於日月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是故天時雨澤君子達亹亹焉是故昔先王尚有德尊有道任有能舉賢而置之聚衆而誓之是故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因吉土以饗帝于郊升中于天而

鳳皇降龜龍假格饗帝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是故聖人南面而立而天下大治

禮者天道自然之節天地陳位萬物並列而禮行乎其中人也者中和之會三才之樞中和致則有節于內而仰觀俯察盡人盡物萬物之理無有能遁其情者如權度設而不可欺以輕重長短故動則民敬言則民信蓋我操其符而物神其應也常人之心昏迷放佚內志不定何以觀察乎物而時措咸宜乎故禮者天則也物之極至也先王之制禮非強作也因其財用順其物宜而致其義焉大事如朝聘喪祭之類

順天時如春祠秋嘗之類天子春分之旦朝日于東門之外秋分之夕祀月于西門之外日自東出日出爲朝月由西生月出爲夕放猶順也丘陵本高川澤本下故爲高下者因之天時雨澤萬物發生亹亹不息皆造化因順之理君子有節于內而觀物則心與造化通矣是以先王因人圖治尚德尊道舉賢而置之不疑聚衆而誓之不欺所謂有節于內因物致義而人敬信之者也因天事天祭天于圜丘也因地事地祭地于方澤也因名山升中于天朝會諸侯于地中柴望于嵩嶽以升告于天嵩洛者天地之中故曰

升中吉土即洛邑周禮卜陰陽之會風雨之交建中都故曰吉土朝會則饗帝于郊靈物至時節序此因順之至盛德亹亹而視物由禮之極功聖人所以無爲而天下大治者禮至之效也

按此節極言禮因自然貫三才即所謂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者也鄭据緯書附會後世封禪之說以尚德任賢誓衆爲重其事以名山爲泰山梁父以升中爲稱頌太平以鳳皇風雨爲符應其事不見于詩書其文義亦牽强開[illegible]技方神僊鬼怪之端導秦隋巡行之轍敝何可言然周頌般之詩云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夫既柴望告天登山事或有之而緣飾爲封泰山墠梁父則無稽矣般本大武樂章所謂再成而南國是疆作于周公營洛之後武王在日巡守或一行日不暇給周公爲省巡守營東都東都建後詩書不復載巡守事即使升中陟高山惟東都中嶽無泰山梁父也詩序言四嶽据古禮明詩義耳周公亦据古禮作頌其實武王未及巡守周行天下也

天道至教聖人至德廟堂之上罍尊在阼犧尊在西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君在阼夫人在房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君西酌犧象

夫人東酌罍尊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和之至也禮也者反其所自生樂也者樂其所自成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以節事脩樂以道志故觀其禮樂而治亂可知也蘧伯玉曰君子之人達故觀其器而知其工之巧觀其發而知其人之知故曰君子慎其所以與人者

天道有至教陰陽是也聖人有至德中和是也罍尊刻尊爲雲雷之文犧尊在堂上云在阼者前當阼階也犧尊尊形如牛西即罍尊之西縣鼓大鼓懸設之應鼓小鼓提挈之以應和也當祭之時君位在阼夫人位在房作東階房東房祭統云君純冕立于阼夫人

副褘立于東房阼在南房在北內外之分也君象日夫人象月君獻則自阼進酌犧尊之酒犧尊在罍尊西以西爲上也夫人亞獻則自房出酌罍尊之酒罍在犧尊東也犧象尊形像犧或曰以象骨飾之也東西合而陰陽交禮動乎堂上也西鼓東應樂交應乎堂下也禮備樂作上動下應和之至也皆本諸天道聖德禮所自生樂所自成者中和道德也禮主節故言反樂主生故言樂反之樂之則本立然後制禮以節事脩樂以道志則用行矣節事之禮非玉帛凡動作威儀皆是道志之樂非鐘鼓凡容貌辭氣皆是故

曰觀禮樂而其事與志可知君子之人達即所謂有節于內而觀物者也愼其所以與人即愼禮樂也觀禮樂而知治亂則禮樂所以與人觀者也可不愼與
○按此節據東西交應之文鄭謂天子諸侯有左右房夫人在西房祭統云君純冕立于阼夫人副褘立于東房是房本在東也以廟制推之堂後爲室室西深入爲奥是堂之西北也故西不得復有房房在室東壁是堂之東北也堂室相連房戶之外爲北堂即昏禮設婦洗之處南對阼階凡行禮主人主婦出堂入堂皆在東故有西室無西房夾室則有東西今之廂房耳與堂不屬又以義推之東爲主位主婦從主君君在東階夫人獨在西房前當客位于義未稱日月之生有東西月從日行皆由東鼓有東西而爲衆音之始故射禮東鼓南面西鼓亦東面雖交應而皆本其始非對待之義今謂夫人在西房東酌罍尊文似而于義理制度無所考豈堂事則君與夫人分東西室事則夫人亦在東與難强質也

大廟之內敬矣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君親制祭夫人薦盎君親割牲夫人薦酒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洞洞乎其敬也屬屬乎其忠也勿勿乎其欲饗之也納

牲詔於庭血毛詔於室羹定詔於堂三詔皆不同位蓋道求而未之得也設祭于堂爲祊崩乎外故曰於彼乎於此乎一獻質三獻文五獻察七獻神

大廟祖廟也始祭尸入祼鬯後君出廟門外迎牲親牽以入大夫奉幣從以贊禮將告納牲于神也制割也制祭謂殺牲薦血之後延尸出堂君親割薦腥用鬱鬯洗肝燔之曰制祭于時夫人酌盎齊以獻盎齊者周禮五齊之第三也君親割牲謂堂事畢延尸入室熟牲體以薦君親割肉于時夫人酌酒以獻先齊後酒者齊質酒文也洞洞表裏如一也屬屬始終無

闇也勿勿茫昧貌納牲謂始祭迎牲庭下以幣告神
也詔告也血毛謂殺牲以血毛告于室未堂事之先
乃在室也奠定肉熟也詔于堂堂事將終告尸入室
饋熟也於庭於室於堂不同位求神所在而未得也
道言也繹所以三詔之義設祭于堂謂延尸出堂薦
腥薦爓所謂朝踐之事也廟門曰祊祊之言方神所
在之方詩云祝祭于祊使祝索神祭于廟門外也於
彼乎於此乎蓋古語言神無定在也初獻而質禮方
始也三獻而文情始展也五獻而察思成如在也七
獻而神潛通冥漠也言奇不言偶舉主人之獻而該

主婦也鄭以命數言一獻爲小祀則腥血之薦質也
豈小祀與承上文於彼於此而言大廟之內敬之至
也

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
薦四時之和氣也內（納）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
爲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纊竹箭與衆共
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其出
也肆夏而送之蓋重禮也
大饗謂祫禘王事言非諸侯以下所得行也三牲謂
大牢牛羊豕也魚水族凡禽肉之全乾者曰腊美味
謂水陸之供和氣謂五穀果實之品內金侯邦所納
之金示和金聲和也諸侯贄見天子束帛加玉其上
玉比德故尊也庭實之旅龜居前列貴先知也金次
之利和義人情也丹朱砂之屬纊絮也箭小竹可爲
矢者出謂諸侯助祭旅酬畢而賓出也肆夏當作陔
夏周禮九夏尸入奏肆夏客醉出奏陔夏夏大也備
物極隆所以爲王事也

祀帝於郊敬之至也宗廟之祭仁之至也喪禮忠之至
也備服器仁之至也賓客之用幣義之至也故君子欲
觀仁義之道禮其本也君子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

人可以學禮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是以得其人
之爲貴也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
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
帝毋輕議禮子路爲季氏宰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
繼之以燭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
倚以臨祭其爲不敬大矣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
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昭）而退孔子聞之
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
此節極贊禮之道大而行之存乎其人郊事上帝大
禮無文敬之至也宗廟之祭奉先思孝仁之至也親

喪之禮哀痛迫切忠之至也附身附棺服器必備事死如生仁之至也賓客交際朝聘燕享皆用幣帛利以爲和義之至也仁愛義敬而禮所以履之愛敬無禮則仁義不可見故觀仁義本于禮也甘能受五味之和白能受五色之采如人有誠實之資能爲學禮之基苟浮華之習勝雖三千三百祇爲虛文故禮待其人而後行也詩三百皆可絃歌以爲祭祀燕饗之用善學者授之以政則達使于四方則能專對何有于獻酬之小節然徒誦之而已則三百曾不足以供賓主之一獻蓋一獻亦須敬也一獻之敬可以饋食

不可以大饗大饗則終日百拜始成大饗之敬可序賓主不可爲大旅祭百神曰旅周禮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禮至大旅備矣然非精誠之極無文之敬不足以格天饗上帝禮至事天始極若何輕議之季氏非忠信之人故行禮怠緩不敬所謂不足一獻也子路恭敬趨事所謂可大旅也若至敬饗帝雖聖者能之逮及也闇昧爽以前室事謂饋食薦熟之事行于室也交乎室謂外人將饌至戶戶內人受之堂事謂薦腥薦爓之事行于堂也交乎階謂外人將饌至階階上人受之儀禮祭行于室儐尸于堂

獻尸于室旅酬于堂質明天正明晏朝朝近晚不逮于昏所謂不麾蚤也故孔子曰知禮

按鄭氏謂大旅爲祭五帝五帝之說出緯書由五方五氣以義起名則可若靈威仰赤熛怒等名則誕矣天運無方方由地生先王巡守所至祭告上帝與月令四時迎氣于郊隨方類祭其實一天耳古祭禮不可詳朝踐饋食堂室等事皆据三禮文字散見三禮自漢人授自漢人解雖有智者耳目錮于漢思覩上世末由已室事堂事近于演明行然罷殆于煩周官儀禮疑竇尤多遂闇繼燭固非禮內外交接急遽畢

事又豈禮乎惟曰毋輕議禮則知言哉總之可言不可行行之一人一時不可通之天下萬世者皆非聖人之經是則可以反說而得者耳

禮記通解卷八終

禮記通解卷九

郝敬　習

郊特牲第十一

郊特牲即首語命篇中雜舉禮事而明其義郊禮大故以名篇實不專言郊耳

郊特牲而社稷大牢天子適諸侯諸侯膳用犢諸侯適天子天子賜之禮大牢貴誠之義也故天子牲孕弗食也祭帝弗用也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郊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孰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諸侯為賓灌用鬱鬯灌用臭也大饗尚腶脩而已矣

此言大禮貴誠不貴文祭天于郊祭社稷于國特牲用一犢牛也社稷用大牢天用特者萬物皆天非盡物可報以微為誠也天子適諸侯諸侯供膳用犢如事天也諸侯適天子天子賜之大牢如待社稷也蓋大牢盡物特犢貴誠義不在物耳凡牲小則純潔至孕則有牝牡之雜不以獻至尊大禮不用也大路天子所乘祀天之車無文飾也先路副車在大輅之前次路又在先路之前繁纓說見上篇凡禮天全烝為上近乎天者次之近人又次之純人為下血天全腥近天爓近人孰純乎人矣郊祀天大饗宗廟祫禘也三

獻祭社稷五祀也一獻禮最小郊與大饗重于三獻一獻者以至敬不饗味貴氣臭也諸侯為賓朝于天子天子饗于廟中使宗伯攝主以圭瓚酌鬱鬯之酒獻賓貴臭之義也詳見周禮大行人禮器亦云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籩豆之薦即此意大饗饗諸侯用牲而言腶脩者所重在腶脩亦不饗味之義腶捶肉為段脩以薑桂脩和之

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焉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焉此降尊以就卑也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陰陽之義也凡飲養陽氣也凡食養陰氣也故春禘而秋嘗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其義一也而食嘗無樂飲養陽氣也故有樂食養陰氣也故無聲凡聲陽也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籩豆之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旦明之義也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卒爵而樂闋缺孔子屢歎之奠酬而工升歌發德也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樂由陽來者也禮由陰作者也陰陽和而萬物得旅幣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宜而節遠邇之期也龜為前列先知也以鐘次之以和居參之也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束帛加璧往德也

此大饗謂諸侯相饗諸侯之席三重故主君亦三重

以受客之酢爵如諸侯使大夫來聘大夫禮三獻席
再重介猶賓也不言賓避敵君也專席猶單席君避
三重之禮單席而坐以受客之酢君為主人故降其
尊以就客之卑也饗飲賓也禘祭祖也皆酒為主而
用樂食饋食嘗薦新皆食為主而無樂陰陽之義者
飲自天化為陽食由地產為陰或云六牲動物天產
九穀植物地產飲主牲食主穀也飲養陽食養陰故
春酒熟而禘陽氣生也秋物成而嘗陰氣斂也饗孤
子以春孤幼方長屬陽食耆老以秋年齒既衰屬陰
其義一而嘗與食無樂者陽氣發舒陰氣寂寥凡聲

屬陽故養陰不用聲樂也鼎以熟牲體俎以載之一
鼎則一俎凡設鼎俎用一三五七九之數陽之奇也
設籩豆用二四六八十之數陰之偶也籩實如菱芡
棗栗之類豆實如芹蒲菁韭之類水土之品也褻味
人所常食之味不敢以祭盡志也貴多品盡物也旦
明猶神明詩云昊天曰旦昊天曰明鄭註旦作神燕
賓于寢享賓于廟大門寢廟外門肆夏樂章周禮九
夏之一即周頌時邁之詩易變也易以敬變易起敬
也卒爵盡飲也酒行樂作卒爵樂止也孔子屢歎歎
其禮比樂也爵不遽飲俟樂而卒樂不極作盡爵而

止雝雝肅肅能進能反所以歎美之終燕非一爵故
屢歎即後節子云射何以聽何以射之意奠酬主受
賓酢又酌勸賓曰酬賓受而奠之不舉也是時樂闋
工升堂歌以發揚賓主之美德也凡樂歌在堂上眾
音在堂下匏謂笙竹謂管貴人聲者人聲自然八音
造作也樂和故曰陽來禮肅故曰陰作卒爵而樂闋
奠酬而升歌禮樂合而陰陽和也旅幣諸侯之貢幣
旅陳也謂庭實之旅也無方謂土地各有常產道里
各有遠近非一方也龜鐘皮帛皆常貢鐘金器金聲
和居中以參之也往德玉比德以玉貢是以德往也

○按饗與享通而義畧異獻上曰享以飲食獻神人
曰饗上節大饗腥宗廟祫禘也比時祭四親為大又
大饗尚腶脩天子饗諸侯也比饗耆老孤子卿大夫
羣臣為大此大饗三重席諸侯自相饗也比饗鄰國
來聘之卿大夫為大又曲禮大饗不問卜祭天地也
比羣小祀為大凡祭祀宴飲大神祇大賓客皆稱大
饗王制云宗廟之祭夏曰禘明堂位云季夏六月禘
周公雜記云七月禘此與祭義又云春禘禘于春近
是然謂禘饗與飲有樂食嘗無樂似無謂詩魯頌秋
而載嘗萬舞洋洋商頌那之詩多言樂亂曰顧予烝

嘗湯孫之將是嘗亦有樂也周禮王日舉以樂侑食論語亞飯皆有樂官是食亦有樂也記言不必盡合而鄭註改嘗爲禘孔疏推爲殷禮皆鑿也

庭燎 ^{叶} 之百由齊桓公始也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也朝覲大夫之私覿非禮也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不敢私覿所以致敬也而庭實私覿 ^{句} 何爲乎諸侯之庭 ^{句} 爲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大夫而饗君非禮也大夫強而君殺之義也由三桓始也天子無客禮莫敢爲主焉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有其室也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 ^{句} 諸侯之宮縣 ^{玄} 而祭以白牡擊玉磬朱干設錫 ^{智} 冕而舞大武乘大路諸侯之僭禮也臺門而旅樹反坫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故天子微諸侯僭大夫強諸侯脅於此相貴以等相覿以貨相賂以利而天下之禮亂矣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諸侯不臣寓公故古者寓公不繼世君之南鄉答陽之義也臣之北面答君也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辟君也大夫有獻弗親君有賜不面拜爲君之答已也

此節記後世壞禮之由庭燎庭中設炬以待早朝庭堂下也大戴記天子百燎上公五十侯伯子男三十今之諸侯皆用百燎自齊桓公始大射禮公升即席奏肆夏燕禮賓及庭奏肆夏皆諸侯之禮趙文子趙武晉大夫朝覲諸侯見天子之名五霸強同盟來見亦稱朝覲諸侯相朝覲大夫從行不宜以私禮覿見主君惟奉君命出使執圭則有私覿執圭以代君申信也代君故可私覿從行無私覿所以致不二之敬於君也從行以庭實私覿是通外交與君二矣論語孔子私覿執圭奉使也大夫饗君是召君飲于其家故曰非禮三桓魯桓公子慶父叔牙季友也慶父作亂魯殺之天子不爲人客以至尊無敢爲之主也凡君適臣由主階升即君爲主臣不敢私其室也諸侯見天子曰覲天子坐堂上諸侯拜堂下夷王以後始廢此禮夷王康王六代孫天子之樂四面皆懸曰宮縣諸侯三面曰軒縣白牡凡祭牲用牡尚白者殷王禮諸侯遵時用騂牡也以玉爲磬以朱飾干鏤以白金曰錫讀如鍚衮之鍚光澤也冕舞者戴冕也大路天子之祭車諸侯亦有磬有舞干有路車而玉磬朱干冕大路惟天子得用之臺門築土爲臺架屋其上

為門旅猶設也樹屏也所以蔽內外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坫以奠爵几案之類設于兩楹間當尊之南兩君相見獻酬畢反爵于其上也繡猶刺也白黑曰黼丹朱丹染繒為朱色中衣著于禮服內猶今朝服之中單也丹朱為中衣繡黼為禮衣天子弱故諸侯僭大夫強故諸侯被脅相貴以等請以己之尊貴陵人所謂小役大弱役強也諸侯有國不敢祖天子其廟五以始封之君為始祖大夫有家不敢祖諸侯繼別子自為宗魯三家立桓公廟是大夫祖諸侯也二代之後如夏殷之在周虞夏之在殷

唐虞之在夏皆二代猶尚也先聖之子孫雖不盡肖猶以先世賢尊崇之也諸侯失國寄居人國曰寓公以其嘗為君不敢臣之其子孫則為臣矣故曰不繼世蓋君者南面臣者北面南為陽北為陰天體北高而南臨地地勢南下而北承天答對也此天地之義寓公所以不可臣繼世所以不得不臣也人臣見君必稽首大夫以上皆然獨家臣不然者非家臣不同為臣以大夫不同為君國為君家則上耳凡大夫有獻于君使宰致之凡拜謝君賜不必面君蓋親獻必拜與面拜賜君必答拜故不敢煩君也諸侯亦臣于人者故于其臣拜必答天子當不然矣

按此節之言如覲禮不下堂見諸侯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此萬世不刊之典眞先王之禮聖人之經而周禮以覲為秋見其春朝夏宗諸侯皆客天子出迎豈其然乎春秋傳謂宋祖帝乙鄭祖厲王魯頌僖公郊天禘后稷世儒遂謂諸侯大夫皆有祖王廟在都家宗人掌之此三桓所以歌雍舞八佾也周禮左傳烏足据乎古者刑不上大夫霸者假義亦曰勿專殺大夫先王建官惟賢自無殺大臣之事今謂大夫強諸侯殺之春秋所以書也記未知春秋

故引以為義左傳謂周封夏殷二王後為上公封黃帝堯舜後為三恪凡古神明後先王皆欲存之今謂尊賢不過二代何居君臣之分等于天地君即位臣拜下分爾今云大夫之臣不稽首是春秋以來之陪臣大夫有獻不親大夫拜君必答是春秋以來之大夫若云大夫避君不使家臣稽首諸侯避天子答臣拜然則天子之不答拜與羣臣見天子稽首可知矣而記不及以未及見天子盛世威儀耳朱干設錫音孔氏謂當如詩鉤膺鏤錫揚之錫按錫揚也眉上曰揚飾當馬額故名此謂以白金飾干而曰錫無謂也

諸侯禮衣繡刺中衣用丹朱鄭引詩云素衣朱繡改繡作綃據魯詩云素衣朱綃亦無謂也

鄉人禓夕孔子朝服立于阼存室神也孔子曰射之以樂也何以聽何以射孔子曰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縣弧之義也孔子曰三日齊一日用之猶恐不敬二日伐鼓何居孔子曰繹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方朝市之於西方失之矣

禓當作裼單衣也即論語所謂鄉人儺袒裼叫號驅逐疫鬼俗禮也鄭註禓為強鬼朝服禮服阼主位鄉人禓近戲而聖人齊明盛服接之以禮鎮之以靜內

存神而不亂敬之至禮之本也室猶舍也謂神守舍也或曰安室內先祖之神射者容比禮節比樂耳聽音節射中法度至難故言何以能之上節卒爵而樂闋孔子屢歎意與此同射本男子之事士使射不能則辭以疾弧弓也內則云男子生則設弧于門左懸弧者疾不能執弓則懸之也不言不能者義不得辭也凡祭必致齊三日不聽聲樂以養敬猶恐不足一日之用今二日伐鼓奏樂將何以祭何居怪之之辭居猶在也[illegible]辭也家語云季桓子將祭齊三日而二日鐘鼓之音不絕即指此事繹者祭之明日尋繹昨日之禮以儐尸也繹當于廟門外遠至庫門內非也庫門魯大門凡廟在大門內左祊謂始祭祝求神于廟門之外禮器云為祊乎外祊於門東非禮則祊於廟門西為禮也西為陰方門外之西賓位也朝市早市也周禮市有三期大市日側朝市于朝夕市于夕日出市于西方非禮然則朝市當于東耳

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鄉於北墉下答陰之義也日用甲用日之始也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使陰明也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

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唯為社事單出里唯為社田國人畢作唯社丘乘共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季春出火為焚也然後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而君親誓社以習軍旅左之右之坐之起之以觀其習變也而流示之禽而鹽 盬 諸利以觀其不犯命也求服其志不貪其得故以戰則克以祭則受福

社土神天子以四海為土故祭地下至庶人一廛莫非土也故天高而尊非天子不能答地卑而親食土之毛皆美報焉非方澤與社有二土也天子曰大社

諸侯曰國社又各有勝國之社曰亳社國社在庫門
內西亳社在庫門內東祖廟之前故春秋傳曰間于
兩社大夫以下百家共置一社曰里社其主或木或
石有壇無屋繚以周牆祭以春秋言社不言稷稷統
于社也周禮司徒五土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爲
五百穀生原隰而稷爲長是五土之一產耳故言社
而稷在中地道主陰故曰陰氣北爲陰方故社主向
北君南面負北牆祭之所以答陰也墉牆也祭用甲
日甲木爲生物之首社主生物也有壇壝無屋以通
天地雨露之氣喪國猶亡國周禮媒氏有勝國之社

如周所勝國則殷也故謂之亳社薄當作亳亡國之
社生物之功已息故覆以屋不受天陽也屋四塞而
開窻于北通陰氣也天垂象謂授以氣使效法也地
承天產物故人得取財焉天如父地如母天尊地親
也先王立社教民以美善報其親也故季夏土旺祀
中霤屋四圍中央即今人家天井中土位也家之中
霤即國之社萬物生于土歸于土故曰本也社事祭
社之事單盡也民居爲里周禮二十五家曰里畢當
里謂里中同社之家盡出供事每家一人猶詩云三
單無家不出也爲社田謂祭社而田獵國人畢作無

人不田也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
甸六十四井賦車一乘又謂之乘米曰粢在器曰盛
丘乘供粢盛言無處不供也衣食資于土故曰本始
酬答曰報追念曰反三言唯社以明非社不爾也財
非土不生人非財不養人皆食土之毛皆有反報之
禮月令仲春擇元日社周禮大司馬仲春以火田田
止弊火蟄蟲將啓故止焚社主殺故先田獵講武田
則焚萊牧師云凡田事贊焚萊謂焚草萊以田也令
云季春出火者三月建辰火星昏見南方故司爟云
季春出火民咸從之時則正可焚耳簡者別其利鈍

歷者試以險易百人爲卒五人爲伍誓社謂以軍法
告衆于社左右以旗幟進止以金鼓或左或右或坐
或起皆陣法之變今以田爲陣以獸爲虜以獲爲功
使之學習也流示之禽謂逐禽流散示誘之鹽作盬
盬通不堅固也小人見利易動既誓以命又盬以利
使堅忍其志不敢貪得犯命以此習戰必克以此
獲禽奉祭格神受福矣

按宇宙間百物皆神神者百物之生氣造化之靈機
祭者盡人之道以美報焉故其神皆以古人之賢者
爲主如土爲句龍穀爲后稷之類非句龍本爲土后

稷本爲穀也如鄭玄王肅輩說愈鑿而愈舛矣人生父天母地仰觀天同耳地則隨人各有天子率土諸侯國大夫家士庶人一廛皆土故社親猶母百昌生于土反于土養于坤藏于坤致役于坤所以唯社事單里唯社田畢作唯社社祭皆供故社者民所生衆所聚心力所同也是故人主重社稷社存君存社亡君亡動衆必于社講武必于社誓告必于社軍行社行犯命戮于社與衆共也人心所係莫如社故土地人民爲國之寶此也月令社以仲春此云季春日用甲周書召誥用戊不必盡合賢者識其大者耳

天子適四方先柴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於郊故謂之郊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大廟之命戒百姓也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示民嚴上也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氾埽反道鄉爲田燭弗命而民聽上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戴冕璪藻十有二旒則天數也乘素車貴上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帝牛不吉以爲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

此節記郊祀之禮天子適四方謂巡守至方嶽下未朝會而先燔柴升煙以告至于天此在外告天之禮也每歲祭天必于國外之郊卽圜丘泰壇也以建子之月冬至一陽初生日漸舒長故曰長日之至月令以冬至爲短至短之極卽長之始也陽氣始動萬物承天迎其方來行此大禮以報大生之德所以必迎

日者天爲元陽日爲諸陽之宗天無形可主以日爲主也每歲祀天非一如祈年大雩明堂之類皆是惟冬至爲重故曰大報兆域也擇地爲界域卽壇丘也南陽位必于郊者天道曠遠非可祀于蔀屋之下也埽地而祭無重筵几席之設故曰質陶匏無文飾象自然也赤黃曰騂周人尚赤用犢見前篇日用辛以周人始郊冬至得辛後世因之迎冬至以後一月內所值辛日用齋戒自新之義也卜郊古人祭必卜日冬至一月三辛惟其所卜也受命于祖廟以卜郊請于祖也作龜于禰宮于親廟灼龜也祖尊故受命禰

親故作事澤宮將祭射于澤宮以擇士也澤宮卽璧
雝泮宮之別名禮器云魯人將有事于上帝先有事
于頖宮古習射于學故曰序者射也有司卽澤宮戒
誓百執事君亦聽之受教諫之義也自澤宮還至庫
門內有司獻戒誓之命申戒百官也太廟在庫門內
左百姓謂勲舊世家賜族姓者尊而戚故戒于太廟
百官卑而疎故戒于大門之內皮弁朝服也王致齋
必于路寢祭之日王夙興朝服以聽報而後往謂報
時早晩與事備具周禮小宗伯祭日逆粢省鑊告時
于王告備于王是也天子朝服祗侯所以嚴事上帝

也天子嚴臣民莫敢不嚴故曰示也喪不哭以下皆
謂近郊之民氾埽猶灑埽反道謂平治道路鄉郊內
六鄉民皆于田間設燭照王早適郊也諸事不令而
民自聽示民嚴而民皆知嚴也衮畫龍于衣其狀衮
然龍乾物象天也璪繅也與藻同以五色絲繩貫玉
十二垂冕前後爲旒也天有十二次故則天交龍曰
旂旂旒十二以帛爲之龍章日月亦畫于旂上也王
者郊祀配以始祖故周郊祀以后稷配上帝各用一
牛先三月取二牛滌牢養之如帝牛有他故不可用
則取稷牛卜以供帝而以不用之牛供稷取具而已

人死爲鬼天降爲神神尊鬼卑故事天與稷別也萬
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又明稷所以配天之義
按詩書言天多言上帝未聞天別有主也天謂之帝
已屬强名又以日主天則似日尊而帝反卑矣日者
天七政之一謂日至郊其理卓然謂郊主日而用日
至則附會耳鄭謂三代郊用寅月此迎長至爲卯月
春分之日又謂郊與圜丘殊圜丘冬至祭昊天上帝
郊則孟春祈穀龍見而雩月令四時迎氣祀五帝乃
昊天上帝之佐魯郊用子月辛日記爲魯禮此鄭玄
諸家之說多端而記爲近春秋書魯郊九無常期何

知辛本于月一歲內祭天不一而冬至爲大圜丘泰
壇總一兆謂有昊天上帝又有五帝則卽主矣又云
主日不矛盾邪周禮大宗伯以玉作六器蒼璧禮天
牲幣各倣其器色則郊牲宜蒼此用騂亦矛盾也禮
大饗有常期不卜魯郊卜而日定于辛卜吉則舉成
公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定公十五年五月辛亥郊
哀公元年四月辛亥郊皆志僭也穀梁不知春秋謂
正月至三月辛日皆可卜郊記遂以用辛爲周之始
郊卜日爲尊親然則卜不吉卽不郊豈得謂大饗乎
故記言非古也郊祀衣衮周禮云祀昊天上帝服大

衮冕五帝亦如之記乘素車周禮謂王路錫樊纓十
有二就以祀天乘素車猶可被大裘則迂矣天子被
無表之裘戴無旒之冕乘柴車以出不近于罪人乎
裘惟冬可用祀五帝則夏亦有郊亦可以裘乎鄭又
謂冕衣裳九章始山龍而日月星在旂常今記言衮
亦有日月星辰象天而鄭遂推記爲魯禮然記本謂
王耳魯豈王乎詩云秋而載嘗夏而楅衡是宗廟之
牲亦在滌三月不獨郊牛而今云帝牛在滌稷牛惟
具又孝經云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故我將之
頌爲明堂樂歌是配帝不獨以祖也今云人本乎祖

以配上帝禮非一端難求盡同先儒云萬物本乎天
而人本乎祖冬至祭天以祖配之冬至氣之始也萬
物成形于帝而人成形于父季秋享帝以父配之季
秋成物之時也此義得之

天子大蜡音乍八伊耆其氏始爲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
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
也祭百種以報嗇也饗農及郵表畷拙禽獸仁之至義
之盡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爲其食田鼠也迎
虎爲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房與水庸事也曰
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皮弁素服
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去聲也蜡之祭仁之
至義之盡也黄衣黄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黄冠黄冠
草服也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也諸侯貢屬焉草笠
而至尊野服也羅氏致鹿與女而詔客告也以戒諸侯
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也八
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順
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既蜡而收民息已故既蜡
君子不興功

此節記蜡祭之禮天子大蜡對諸侯大夫而言凡王
事曰大伊耆氏古者天子之號或曰即堯也或曰神

農氏索斂藏意藏則索萬物相見則不必索冬藏合
聚故搜索而祭也人與萬物同生人資物養凡有功
者皆索其神祭之而稼穡爲先故主穡一曰先嗇嗇
穡同神農也疑後八神之主二曰司嗇古后稷之官祭
配祭也三曰百種百穀種子之神四曰農古田畯巡
行阡陌勸農者也五曰郵表畷野亭爲郵植木爲
表田畔爲畷于疆界連綴處建亭立表田畯所息以
省農者也六曰禽獸即下文貓虎除苗害者也有德
不忘仁也念及禽獸仁之至也有功必報義也報及
禽獸義之盡也迎迎尸也七曰坊隄防潦則障水旱

則蓄水者也八曰水庸溝洫也溝能洩灌能通皆有功于穡事者也土反其宅四語祝辭昆蟲至冬伏故曰毋作草木至冬落故曰歸澤昆蟲毋作則螟螣不為災草木歸澤則荆棘不害田又祈禱之辭皮弁素服天子諸侯蜡祭之服歲終歸藏故曰送終以葛為帶以榛為杖帶不用麻杖不用竹非喪若喪故曰喪殺蓋物來資其養歸則送其終所以為仁至義盡也黃衣冠民閒蜡祭之服黃土色百昌生于土反于土冬土反宅萬物復命故蜡以息田夫也野夫戴草笠其色黃以象土釋所以黃冠蜡祭之義周官羅氏掌

羅鳥蜡則作羅襦謂作網取禽即昆蟲蟄然後火田之意諸侯于蜡時貢鳥獸其使者戴草笠而至尊尚野服也羅氏于使者歸致鹿與女詔客使歸告其君致鹿以戒好田致女以戒好色辭曰好田獵女色必亡其國蓋因歲終休息致荒樂之戒即詩無已大康之意瓜華猶言瓜果種瓜果聊供一時之用非可久藏之種因歲終蓄藏戒諸侯勿封殖聚斂也皆羅人之辭君無荒樂則不勞民力無聚斂則不傷民財皆念農事艱難不忘小民之依此先王制蜡之本義自此以上皆言天子之大蜡八蜡以記四方又言侯國

之蜡四方謂四方之國記謂記其豐歉也不順謂風雨不時不成謂五穀不熟通猶同也不通不與順成之方同祭所以謹民之財不以逸樂妨衣食與民同憂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移弛同休息也百日之蜡一日之澤與民同樂也蜡以紀天時同民情非專為荒樂耳既蜡而收聚民乃休息不興作以役民念終歲勤動遺一日之安也古人制蜡之義如此後世正朔建子建丑又建亥而蜡不以時與古人息農之義背矣

按蜡與腊通腊昔也物昔死今乾曰腊故夫子曰百

日之蜡言久勞憔瘁也百物冬槁故歲終之祭曰蜡秦以後曰臘臘亦乾久之名八神本文分曉鄭去百種增昆蟲若是則田鼠田豕亦昆蟲也豈與貓虎共祭害苗者莫如蟲詩云田祖有神秉畀炎火豈可配先嗇與百種同報乎祭皆有尸皆象以人如詩儐靈星之尸象蠶以絲衣戴弁者為之是也蘇軾謂迎貓為貓尸迎虎為虎尸非也不然坊庸以何為尸乎周禮司服云王祭羣小祀用玄冕服今云皮弁素服是王祭亦有時用弁雜記謂惟大夫弁而祭于已不盡然矣皮弁素衣天子諸侯大蜡之服黃衣黃冠民閒

蜡之服鄭謂皮弁祭大神黃冠祭先祖五祀亦未然也虞夏以前皆以寅爲正故蜡宜丑月是謂送終息老休農商正建丑則子月蜡周正建子則亥月蜡秦正建亥則戌月當蜡而九月農未畢十月土工方始春秋傳云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土功雖欲息民得乎或謂蜡皆用丑月非也商周郊廟禘嘗山川社稷百神之祀皆用四時之正惟蜡不然此乃三正所以異也秦正月建亥臘先祖五祀者以戌月爲歲終太早故用正月耳皆非古也

恆豆之菹水草之和氣也其醢陸產之物也加豆陸產

也其醢水物也籩豆之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常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之義也非食味之道也先王之薦可食也而不可耆也卷袞冕路車可陳也而不可好也武壯而不可樂也宗廟之威而不可安也宗廟之器可用也而不可便其利也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樂之義也酒醴之美玄酒明水之尚貴五味之本也黼黻文繡之美疏布之尚反女功之始也莞簟之安而蒲越稾鞂甲之尚明之也大羹不和貴其質也大圭不琢美其質也丹漆雕幾之美素車之乘尊其樸也貴其質而已矣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褻之甚也如是而后宜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黃目鬱氣之上尊也黃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者也言酌於中而清明於外也祭天掃地而祭焉於其質而已矣醯醢之美而煎鹽之尚貴天產也割刀之用而鸞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後斷也

恆豆常設之豆祭初陳設之正豆也祭末酳尸所薦爲加豆祭饗之豆皆有恆有加豆以盛菹醢凡菜淹漬之曰菹素味也剉肉爲醢醬曰醢肉味也菹與醢二者兼設詳見周禮天官醢人之職恆豆水草蒲芹之屬恆豆陸產鹿豕之屬加豆陸產葵筍之屬加豆

水物蠃魚之屬蓋菜味水少陸多肉味陸少水多正貴常加貴異也武壯謂舞者所執干戚之類玄酒水也明水明潔之水水淡爲五味之本女功先粗後精故疏布爲女功之始蒲越稾鞂明之者人尚安神明不以安也雕幾雕刻細文也黃目黃彝也酒尊之屬刻爲獸形而以黃金飾其目以盛鬱鬯之酒有芬芳之氣故爲鬱氣之上尊也黃者中也三句申明黃目之義言鬯酒注于中而清明之氣達于外猶祭者精誠中積而禮文外著欲人顧名思義謹禮也煎鹽以煎鍊成也周禮鹽人掌祭祀共苦鹽散鹽鹽用煎

而質味天成故曰天產鸞刀有鈴割之成聲和而能斷所謂利能和金能悅莊生謂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者也

按水草之交曰菹孟子云驅蛇龍而放之菹與沮同詩云彼汾沮洳浸漬曰沮洳故豆菹取水草之和為正周禮菹用蒲芹水草也草生水濱水土氣和故恒菹用之然詩云疆埸有瓜是剝是菹瓜瓠葱韭葵藿莧陸之屬生于陸者皆可菹而海錯江鮮水物為多皆非常膳故為加周禮豆醢恒與加雜用水陸與記不合說者執周禮解記甚牽強而記言為長

冠義始冠(緇去)之緇布之冠也大古冠布齊(齋)則緇之其緌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喻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牟)追(堆)夏后氏之道也周弁殷冔夏收三王共皮弁素積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后爵何大夫冠禮之有諸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以官爵人德之殺也死而謚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

此節記冠禮之義冠義者題其目也冠禮三加初加緇布冠是上古齊居之冠以緇色布為之而無緌緌冠纓之餘而垂者上古白布冠質任自然齋則緇之鬼神尚幽也無飾故皆無緌緌自後世始故孔子謂未聞布冠惟始一用之不再製故曰冠而敝之可也適子承父冠于阼階明將代父為主也酒飲冠者曰醮客位在戶牖間南面加有成謂冠則成人故加禮也三加謂始加緇布冠次皮弁次爵弁彌尊謂冠服之等祝醮之辭以漸隆也所望益尊其志益大喻曉

也此冠適子之禮庶子冠于房外遂醮焉冠而字謂既冠而賓字之重成人不斥其名適庶同也委貌章甫毋追三者皆緇布冠而三代異名始加之冠也委安也委貌安正容貌也章甫表明丈夫也追作堆毋追短小貌弁冔收三者皆爵弁以玄緇為之三代異制三加之冠也弁槃然高大貌殷曰冔冔之言幠覆也夏曰收收髮也皮弁弁以皮為之再加之冠也古者衣禽獸之皮後世以為冠不忘古也其裳用素積貴質也積折也儀禮但有士冠大夫以上無冠禮凡冠年十五以上古人五十始為大夫未有五十始冠

者所以無大夫冠禮也冠不再而昏有再者大夫昏禮則有之大夫無冠禮諸侯可知諸侯有冠禮自夏末始傳賢風遠家國天下以世繼故諸侯有未冠繼立者非古也玉藻謂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是也若夏以前豈惟諸侯無冠禮雖天子亦無之天子之長子未繼世亦士也人未有始生卽貴爲天子諸侯者須有德然後爵之天子之元子非生卽宜王也亦爲士脩德德成後繼所以幼而冠亦士耳諸侯年長有德象先世之賢乃命以國方其爲世子冠亦士也故先王以官爵人因德大小爲

降殺生以德命爵死以德命謚生無爵而死有謚皆私意也今之失也非古禮也古非成人有德不得爵爲大夫安得有大夫冠禮乎可知禮皆有義後人所以尊先王之禮惟義耳尊猶貴也襲其迹失其義而陳其數祝史之事執其數不過祝史通其義可治天下故君子義爲質禮以行之也

按冠元服也象天而色玄用繒帛謂之爵弁玄烏之色也三王用皮弁示不忘古耳雖用皮而色亦玄鄭謂用白鹿皮鹿焉有白者去毛則凡皮皆白何獨鹿白冠近凶豈可爲元服服不言衣而獨舉積積素衣不素可知古人行禮吉服衣無不玄緇者若以白冠白衣裳臨朝視朔不近于凶喪乎卽殷人尚素亦未有君臣無故舉朝縞素者矣禮始于士自大夫以上其義可知非天子諸侯禮遂亡也諸侯別有冠禮大夫別有昏禮亦不過升其等增其數豈能踰三加六禮別創乎玉藻云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大戴公符篇云諸侯冠禮四加玄冕左傳云公冠用祼享之禮行之金石之樂節之所損益可知也禮所尊尊其義此言爲四十九篇之要于郊特牲載之首見禮本于天

而繫以義者明禮所由起也故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如鄭玄諸人穿鑿委瑣祇同祝史而說者以陳數爲致知格物之學非聖人約禮之意聖人貴禮百世相因因者義之經損益者數之陳回也如愚所以復禮曾參不貴籩豆故唯一貫尊其義之謂也

天地合而萬物興焉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取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幣必誠辭無不腆告之以直信信事人也信婦德也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執摯以相見敬章別也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

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壻親御授綏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敬而親之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夫也者夫也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玄冕齊戒鬼神陰陽也將以為社稷主為先祖後而可以不致敬乎共牢而食同尊卑也故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夫之齒器用陶匏尚禮然也三王作牢用陶匏厥明婦盥饋舅姑卒食婦餕餘私之也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授之室也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樂

陽氣也昏禮不賀人之序也

此節記昏禮之義有夫婦然後有父子繼世相傳故曰萬世之始附遠附于疏遠者聯姻于異姓也幣謂納幣其辭不稱不腆凡稱不腆者主人之謙辭昏禮納幣以直相告示信也信者事人之道婦人之德也齊猶匹也不改節不再嫁所以為信也男親迎而後女行陽倡陰隨剛下而柔上易所謂咸也執摯相見謂壻往必奠鴈敬不敢褻所以明別也男女有別無淫辟之私則無呂易羸牛易馬之事而一本之誼篤故曰父子親父子親則慈孝立而百行始義生禮作而萬物安壻既奠鴈出婦從升車壻親為御授婦以綏不使僕人代示躬親也所以親愛之也既章別以敬之又御輪以親之先王所以得天下之道始于閨門之內能敬以親而已出門而先壻車在前也女從男婦車在後也夫也者丈夫也丈夫以知帥人者也親迎而玄冕而齊戒者以事鬼神陰陽之道行之也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故曰鬼神陰陽也為社稷主內主也為先祖後育嗣也社稷先祖皆鬼神也牢牲俎也共牢而食謂婦始至入室壻與同席三飯也夫尊則婦亦尊夫卑則婦亦卑所為同牢之義也婦

無爵以夫爵為爵其坐以夫名分為序所以為同尊卑也尊用陶爵用匏二者無文自然之質上古之禮也尚上同三王作為同牢之禮器用陶匏示不忘古重人道之始也盥饋新婦盥潔饋食舅姑也食餘曰餕婦餕舅姑之餘舅姑以將代己私親之也饗新婦一獻畢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示將授之室使為內主也樂音宣暢陽之義也昏陰禮故不用樂子云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人之序人道相承之次序所謂嗣親也孝子思嗣親故不賀賀相慶也

有虞氏之祭也尚用氣血腥爓祭用氣也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也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焫（爇入聲）蕭合羶薌凡祭慎諸此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詔祝於室坐尸於堂用牲於庭升首於室直祭祝于主索祭祝于祊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或諸遠人乎祭于祊尚曰求諸遠者與

此與下節皆雜舉祭祀之義有虞氏之祭在誠不在物尚用氣以氣爲尚也陰陽二氣無聲無臭最爲微渺初以血詔神于室次薦腥肉次薦爓肉皆于堂三者皆不熟所謂用其氣也凡聲屬陽凡臭屬陰聲通兩間臭達上下商人尚聲先求諸陽也鬯未灌牲未殺臭味未成也滌蕩其聲大作樂也三闋樂三終也鬼神在天地之間以聲音詔告之求神于陰陽之義也周人尚臭先求諸陰也鬯酒之香者臭香氣灌瀉于地也鬱香草擣鬱合鬯酒使臭氣陰通于地下其灌也用圭璋爲瓚柄瓚有勺可盛酒圭璋美玉也致

陰氣灌地求神于陰也蕭蒿也合黍稷謂以黍稷合膏脂焚以蕭也火與氣爲陽使臭氣達牆屋求神于陽也既奠謂堂事畢尸將入室薦熟饋食祝先酌酒奠于室而後燔蕭合膟膋之羶與黍稷之薌薌香同即禮器所謂制祭也求諸陽索諸魂也求諸陰索諸魄也魂至而後魄歸魂至而後魄靈故祭求諸陰陽也慎諸此通指三代所尚氣聲臭之禮而言殷人先求諸陽先聲後臭也周人先求諸陰先灌後燔也詔祝於室以下數事儀禮無之先儒以爲天子諸侯之禮也於室謂未朝踐之先尸在室迎牲告殺祝皆詔於室也坐尸於堂謂延尸出堂朝踐薦腥爓也用牲於庭謂殺牲庭下也詩云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即此時也升首於室謂取牲首薦于室中直當也以牲首當神前祝者以辭告于神主也索祭求神也神無形故求索之祊廟門也祭日索神于門明日繹又送神于門於彼於此通室堂庭主祊而言神之無定在也遠諸人疑其不在廟中也祭于祊庶幾曰求諸遠之意也尚庶幾也

按古祭儀不可覩而諸篇本末俱見儀禮三篇節文尤詳周禮多名法漢唐以來註疏參伍解釋大畧已

具不必盡合而變通存乎時與人如朝踐之名見于周禮而儀禮無之祊祭堂事之類見于詩與記而儀禮無之大抵非一代一王之制而其文非傳自一時一人之手世遠篇雜欲一一校勘無遺難矣苟隨時損益皆可以行禮故曰百世可知學者多聞以聚之其所不知闕如耳

祊之為言倞(諒)也所(祈)之為言敬也富也者福也首也者直也相(去聲)饗之也嘏長也大也尸陳也毛血告幽全之物也告幽全之物者貴純之道也血祭盛氣也祭肺肝心貴氣主也祭黍稷加肺祭齊(去聲)加明水報陰也取

膟(律)膋(僚)燔燎升首報陽也明水涚(稅)齊(去聲)貴新也凡涚新之也其謂之明水也由主人之絜著此水也君再拜稽首肉袒親割敬之至也敬之至也服也拜服也稽首服之甚也肉袒服之盡也祭稱孝孫孝子以其義稱也稱曾孫某謂國家也祭祀之相(去聲)主人自致其敬盡其嘉而無與讓也腥肆爓腍(稔)祭豈知神之所饗也主人自盡其敬而已矣舉斝角詔妥尸古者尸無事則立有事而后坐也尸神象也祝將命也縮酌用茅明酌也醆酒涚于清汁獻涚于醆酒猶明清與醆酒于舊澤之酒也祭有祈焉有報焉有由辟焉齊之玄也以陰幽思

也故君子三日齊必見其所祭者

倞掠也求索之意祭有所俎尸食餘反于上主人敬尸正俎外尊設此也嘏辭有富卽少牢宜稼于田之類詩云何神不富富之言福福備也首升牲首于室也牲首在前與神坐相直以表其尊直也相謂祝與佐食輩贊相尸欲其神饗也嘏福辭使主人長久盛大卽萬壽百祿之意祭有神主又為尸象死者陳列之也殺牲以毛血告神血在內告幽毛在外告全所以告幽全者貴表裏之純也無血則非殺毛褻則不純血由氣化氣盛則生氣衰則死祭以血明氣之盛

為生物也月令夏祭肺秋祭肝夏季祭心三物皆生氣之主居前為陽屬氣也或曰周祭肺殷祭肝夏祭心三代之禮也黍稷地產屬陰尸祭豆間必取黍稷加于肺上尊陳五齊各加明水水陰物酒求神于陰蕭與黍稷燔之升牲首于室火與氣牲首皆陽以通神于陽而報之也明水清潔之水涚以水和之齊五齊見周禮皆酒之厚而濁者和以水則新矣潔著主人潔淨著明也凡宗廟之祭主君必再拜稽首肉袒割牲敬之至也敬之至者服順祖考也拜必俯伏所

為服也稽首至地服之甚也肉袒去飾服之竭盡無餘也子孫自稱孝以子孫義所當盡為稱也稱曾孫某適宗主祭有國家者之謂也凡稱號皆相禮者稱之稱孝稱曾不謙讓者主人自致于孫之敬盡禮儀之善相與其致盡不與其讓也生肉曰腥陳牲曰肆爓以湯瀹之未熟也腍熟之為殺也斝角皆爵名舉祝舉也詔告也妥尸尸入室即席祝告主人拜以安之尸遂坐而卒祭此周禮也古禮則尸立卒祭有飲食之事而後坐也祝將命傳神與主人之命縮泲也齊濁故泲去其滓用茅以茅草莤而泲之滓去則清

故曰明酌醆爵也夏曰醆尊中之醴漏于醆故曰醆酒醆酒即明酌清謂水也以水泲和之貴其新也汁獻謂搗鬱汁和醆酒以祼獻也周禮春官司尊彝職云鬱齊獻酌即汁獻也舊澤陳酒醲厚如膏滓也以汁和醆酒猶今人以明水和于醆飲舊酒也鬱鬯不和則汁濁不可以灌舊酒不和則味濃不可以飲祈謂求福報謂酬功由用也辟除也用祭除災所謂禳也三者皆祭之例齊之玄凡齋衣尚玄也三日齋見所祭者取玄通之義

按周禮酒有五齊三酒齊者汁和滓之名五齊二曰醴齊要之皆醴也五以先後異名耳酒久也去滓存汁即今之酒三以新舊異名耳禮貴新賤舊貴濁賤濃故醴重于酒而醴酒又各以新淡為重故水稱玄酒象太初也然鬱鬯之酒釀以秬黍和以香草芳芬濃郁又為初祼之上尊何也鬱鬯唯宗廟用之祀先盡禮祀天貴自然而解者謂泲鬱鬯用五齊泲五齊用三酒本文未見此意鄭據周禮以明酌為事酒醆酒為盎齊清為清酒汁獻為汁莎舊澤為舊醳牽強穿鑿無謂也

禮記通解卷九終

禮記通解卷十

郝敬習

內則第十二

內則閨門內法則也

后王命冢宰降德于衆兆民

后王謂天子非天子不議禮天子制禮以一民風則人人親親長長而天下平王者先天下首庶物而稱后者猶孤寡不穀之義鄭謂后爲諸侯非也天子后天諸侯后天子夫人后君皆謂之后冢宰天官相天子統五官掌六典則司徒之事亦其所統也降德卽

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也萬億曰兆算法億有大小小者以十爲等十萬爲億十億爲兆大者以萬爲等萬萬爲億萬億爲兆億億爲秭

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上聲)笄總拂髦冠緌纓端韠紳搢(晉)笏左右佩用(句)左佩紛帨刀礪小觿(攜)金燧右佩玦捍管遰(滯)大觿木燧偪屨著(灼)綦(忌)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衣紳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箴管線纊(曠)施縏(盤)袠(秩)大觿木燧衿纓綦屨以適父母舅姑之所

自此至終篇皆王命冢宰所降于兆民之禮盥洗手也漱滌口也櫛梳也縰纚同以黑繒韜髮也笄簪也總以繒束髮結于頂也髦毛通卽髮也將加冠拂拭其亂髮上屬于總男女皆然下節妾進御笄總角亦拂髦冠纓垂曰緌端禮衣制方曰端韠蔽膝以韋爲之古人席地坐籩豆在前爲韠以敝其沾漬本上古衣皮蔽前之義大帶垂者曰紳男女皆用繒帛爲之搢插也笏竹板以記事插之帶間古無紙筆書用簡筆用刀左右佩用謂隨身左右佩所常用之具紛帨拭物巾也紛卽帨顧命云筍席玄紛純帨故可用純刀書刀礪磨石觿鑴通錐也或云以象骨爲之小者

解小結也金燧周禮烜氏所謂夫遂取火于日中者也晴用金燧取火于日陰用木燧取火于木也玦決通以骨爲之著于右手大指射以鉤弦也捍拾也皮爲之韜左臂收拾衣袖以利弦也管筆管鄭謂筆彄古人以刀書其柄曰管遰璏通刀室也大觿以解大結木燧以取火于木中偪以布纏足自踁至膝偪束之以便趨走故曰偪屨著綦謂著屨結綦綦屨繫也舅姑夫之父母如事父母如夫之事父母也箴鍼也管筆管也纊絮也縏囊也囊有鞶葉者曰袠施謂箴管線纊外施此貯之也衿衣領通作襟衣衽也纓小帶

結衿者凡繫衣冠纓皆謂纓結組垂爲流蘇亦謂之
纓適父母舅姑之所夫婦同問安視膳早朝之禮
及所下氣怡聲問衣燠(郁)寒疾痛苛(何)癢而敬抑搔之
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進盥少者奉(上聲)槃長者
奉水請沃盥盥卒授巾問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溫之
饘酏(移)酒醴芼(冒)羹菽麥蕡(焚)稻黍粱秫(述)唯所欲棗
栗飴蜜以甘之堇荁(丸)枌榆免薨(考)滫(脩上聲)瀡(雖上聲)以
滑之脂膏以膏(去聲)之父母舅姑必嘗之而後退
適父母舅姑所有二事一爲問安下氣以下是也一
爲視膳進盥以下是也苛細瘡也抑按也搔爬搔三

言敬者孝子下氣怡聲之誠心不敢所爲皆虛文饘
厚粥酏薄粥芼菜和肉汁爲羹蕡枲麻子秫糯也
米之精鑿者曰粲糯黏者曰秫飴餳也堇菜名味甘
汁滑荁堇類榆白者爲枌新生曰免草木始生出甲
如人免冠然薨乾也滫米汁瀡滑也以米汁漬肉使
滑膩如今人用豆粉和肉之類凝爲脂釋爲膏以脂
膏烹和使潤澤也嘗之而後退視其所嘗知其所嗜
也
男女未冠笄者雞初鳴咸盥漱櫛縰拂髦總角衿纓皆
佩容臭昧爽而朝問何食飲矣若已食則退若未食則

佐長者視具凡內外雞初鳴咸盥漱衣服斂枕簟灑(上聲)
埽(去聲)室堂及庭布席各從其事孺子蚤寢晏起唯所欲
食無時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昧爽而朝慈以旨甘
日出而退各從其事日入而夕慈以旨甘
總角束髮于首如角男女未冠笄之飾容臭謂容蓄
香草卽今香囊佩之衿纓閒下文云佩帨茝蘭是也
或謂纓卽香囊恐非昧爽天欲明未明也問何食飲
問尊者也佐長者視食具如諸孫輩助其父母供祖
父母食之類內外謂家衆男女斂枕簟夜臥則設之
早起則收之也布席設尊者坐席各從事男女內外

各服其事也孺子童稚無知不槩以成人禮責之命
士爵命之士周官典命子男之士不命如後世官長
自辟之屬命士以上有爵而貴故父子異宮使各全
其尊且避子之私也以禮見父母曰朝每日再朝昧
爽而朝是省也慈以旨甘視朝膳也日入而夕昏定
也慈以旨甘視夕膳也慈愛養也
父母舅姑將坐奉席請何鄉將衽長者奉席請何趾少
者執牀與坐御者舉几斂席與簟縣衾篋枕斂簟而襡
(獨)之父母舅姑之衣衾簟席枕几不傳(去聲)杖屨祗敬之
勿敢近敦牟卮匜(移)非餕(俊)莫敢用與恆食飲非餕莫

之敢飲食父母在朝夕恆食子婦佐餕既食恆餕父沒母存冢子御食羣子婦佐餕如初旨甘柔滑孺子餕在父母舅姑之所有命之應唯(上聲)敬對進退周旋愼齊(齋)升降出入揖遊不敢噦(淵入聲)噫(隘)嚏(帝)咳(慨)欠伸跛倚睇(弟)視不敢唾(拖去聲)洟(替)寒不敢襲癢不敢搔不有敬事不敢袒裼不涉不撅(蹶)褻衣衾不見(現)裏父母唾洟不見(現)冠帶垢和灰請漱衣裳垢和灰請澣衣裳綻裂紉(連)箴請補綴(拙)五日則燂(潛)湯請浴三日具沐其間面垢燂潘(翻)請靧(會)足垢燂湯請洗少事長賤事貴共帥時

將坐謂早起時奉席奉坐席鄉面向也衽臥席也長者子婦年長者奉席請也趾足所指也不敢斥首而但請其足之所指牀坐牀既布席加牀席上又設几牀側皆以安尊者也斂席與簟斂其夜寢之席簟簟在席上夜則設之旦起斂之衾則束而懸之枕則貯之篋中櫝韣也簟必韣之以其近體也不傳不遷移也敦牟皆盛黍稷之器牟作墊瓦器巵以盛酒匜以盛水漿凡尊者所用器不敢飲食也佐餕謂父食餘不盡者食之使盡若助之也既盡也旣食恆餕謂常食所餘子婦食必盡示不以復進也父沒母獨食則

長子侍食以溫之恐其思父也長子既侍食則不佐餕羣子與羣婦佐食其餘亦如父在食必既也所餘旨甘柔滑之味則以食孺子承父母之志亦示不以復進也應唯應之疾也愼齊謹愼齋莊也揖遊揖讓優遊也噦嘔逆聲噫氣不順也嚏噴嚏也咳欬聲氣乏則欠體倦則伸偏任爲跛依物爲倚睇旁視也涕自鼻出曰洟褻重衣也袒裼本不敬爲奉長者之事乃袒裼如割牲之類則可不因涉水則不撅下裳撅揭通褻衣與衾不見裏避其穢也父母唾洟則刷除不使人見也和灰灰湯也紉箴以線貫針也燂溫也

體曰浴頭曰沐面曰靧足曰洗米汁曰潘共帥時皆率是禮也時是通

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句)奠之而后取之外內不共井不共湢(逼)浴不通寢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內言不出外言不入男子入內不嘯不指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

男女唯祭喪乃親授受祭爲嚴肅之地喪乃急遽之時故無嫌非是二者女必執篚男子置物篚中無篚

男女皆跪奠物於地而后取之不親交也男言授女
言受陰承陽之義內外不共井嫌同汲也湢浴室庽
𡨋口出聲有隱事以爲號也道路男右女左地道尊
右也

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若飲食之雖
不耆必嘗而待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加之事人
代之己雖弗欲姑與之而姑使之而后復之子婦有勤
勞之事雖甚愛之姑縱之而寧數朔休之子婦未孝未
敬勿庸疾怨姑教之若不可教而后怒之不可怒子放
婦出而不表禮焉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

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
寧孰諫父母怒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
子事父母婦事舅姑能孝能敬者是父母舅姑所愛
也然勿恃愛于父母舅姑之命遂違玩之也如命之
飲食雖偶不欲食承命且嘗之待父母舅姑知已不
欲而后敢自便也或加之衣服雖不欲著且服之待
父母舅姑知已不欲而后自便也或任以事使人代
已所以體恤之雖不欲人代然且奉命與代已從旁
教使之而后復親爲之也其委曲承順不敢徑情類
此其爲父母舅姑者雖愛子亦當勤勞之即甚愛之

且縱使爲之寧數數休息之不可溺愛而養其驕惰
之習也如子婦不孝敬亦勿用疾怨之姑且教之不
率而后怒之不可怒而后放出之不加禮焉表猶加
也謂不禮貌猶言不齒也父母舅姑之教子婦如此
人子化父母尤難遇父母有過下其氣不可激也怡
其色不可倨也柔其聲不可疾也如是以諫即所謂
幾諫也起敬起孝洗心滌慮怵惕精誠不至感格未
通作起其孝敬也說伺父母意悅復諫仍前下氣怡
色柔聲也不說謂父母又不聽則過將遂成矣得罪
于鄉黨州閭矣與其使親得罪于人寧使己委曲從

容多方孰諫寧安也即父母又不說怒而撻之至于
流血亦惟下氣怡色柔聲起敬起孝誠如是豈有不
悅之親乎

父母有婢子若庶子庶孫甚愛之雖父母沒沒身敬
之不衰子有二妾父母愛一人焉子愛一人焉由衣服
飲食由執事毋敢視父母所愛雖父母沒不衰子甚宜
其妻父母不說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
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

婢子婢所生子雖賤父母所愛亦終身敬之敬父母
也妾皆已有不敢以己之所愛敵父母之所愛亦愛

父母也由自也視效也自衣服飲食之微一切不敢比效父母之所愛者妻雖已所善不敢以父母不說而强留父母所善不敢以已不說而輕出皆知有親而已不敢以已也

按此章之言未免少偏如舜之父母未必悅二女則將出之乎若婦犯七出父母縱容之亦禮之不衰乎夫禮者義而已質諸義而弗協如前所謂起敬起孝寧熟諫勿使得罪鄉黨州閭惟順于父母可以解憂古有行之者虞舜所爲大孝也出妻之說詳檀弓上篇

父母雖沒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爲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

此無父母者所宜深念也家無嚴君則情欲易縱子思厚親則行常自勉孝所以爲百行之原也如此而後爲眞孝子

舅沒則姑老冢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於姑介婦請於冢婦舅姑使冢婦毋怠不友無禮於介婦舅姑若使介婦毋敢敵耦於冢婦不敢並行不敢並命不敢並坐凡婦不命適私室不敢退婦將有事大小必請於舅姑子婦無私貨無私畜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婦或賜之飲食衣服布帛佩帨茝二采音蘭則受而獻諸舅姑舅姑受之則喜如新受賜若反賜之則辭不得命如更受賜藏以待乏婦若有私親兄弟將與之則必復請其故賜而后與之

老謂年老休息傳家事于長婦也長婦有事猶必請于姑而后行不遽專也介副也衆婦副冢婦也使謂以事役之友親愛也不友謂不以已獨勞而介婦不與遂不友愛之以無禮加之也介婦不敢敵耦于冢婦不敢責冢婦與已均任也不敢并命有使令專聽長婦也蓋婦性妒忌閨門之內婦孝其姑冢婦與介

婦相得則家無不理矣婦或賜之飲食衣服請所親者私賜之茝蘭皆香草茝作芷以獻于舅姑受之如已新受其人之賜而喜視舅姑受無異已受也其或不受反之如重受舅姑之賜而藏以待若有私親兄弟之將與之必復請于舅姑終不敢以爲已物也故賜即前所獻物如更受賜藏以待者也

適子庶子祗事宗子宗婦雖貴富不敢以貴富入宗子之家雖衆車徒舍於外以寡約入子弟猶歸器衣服裘衾車馬則必獻其上而后敢服用其次也若非所獻則不敢以入於宗子之門不敢以貴富加於父兄宗族若

富則具二牲獻其賢者於宗子夫婦皆齊（債平聲）而宗敬焉終事而后敢私祭

適子謂父及祖之適子小宗也庶子謂適子之弟宗子謂大宗子宗婦謂大宗子婦子弟猶庶子猶相若也歸遺也謂子弟與宗父兄貴相若以其器服歸宗子必獻其上者而自用其次也非所獻謂子弟爵貴器服非所可獻則不敢以入于宗子之門蓋富貴本不可以加父兄宗族又況宗子乎若富謂庶子家富具二牲謂將祭每牲必具二以一獻于宗廟以一祭于私獻其賢獻其上牲也夫婦謂庶子祭者之夫婦

宗敬祭于宗廟致敬也終事宗子宗廟祭畢也私祭庶子自祭其祖禰也

按此節事宗子之禮亦已甚矣又何以事祖考乎苟宗子賢則斯禮也善其所以受宗子未必賢難乎其繼也後世宗法不行亦自人情不可强禮諳人情則百世不易聖人議禮貫諸義故曰人情者聖王之田

詳曲禮下篇

飯（句）黍稷稻粱白黍黃粱稰（胥上聲）穛（雀）膳（句）膷臐膮（梟）醢牛炙醢牛胾（恣）醢牛膾羊炙羊胾醢豕炙醢豕胾芥醬魚膾雉兔鶉鴽（如）飲（句）重（平聲）醴稻醴清糟黍醴清糟粱醴清糟或以酏（移）為醴黍酏漿（句）水醷（倚）濫酒（句）清白羞（句）糗餌（二）粉酏（養）

飯謂飯之品穀暑熟曰黍秋熟曰稷稷粟也水種曰稻穀大者曰粱黍色多黃白者尤美粱色多白黃者尤美晚熟曰稰早熟曰穛穛之言焦也膳謂諸殽之品牛土畜曰膷羊火畜曰臐豕水畜曰膮三者皆羹名醢醬屬三物各以醢和食故陳設相間牛炙炙牛肉亦和以醢凡肉薄切為胾細切為膾芥醬以芥為醬魚膾切魚為膾雉兔鶉鴽四物皆可充膳鶉鴽屬飲謂諸飲之品酒之未泲者曰糟汁為清滓為糟合

為醴重醴謂稻黍粱醴幷設也酏粥也以酏為醴釀粥成醴也黍酏以黍為粥漿謂諸漿之品飲之調和者曰漿周禮天官有漿人水涼水醷酸漿濫以雜糗和水也酒謂諸酒之品酒久造者色清新釀者色白羞謂內羞之品充籩實者也糗炒米也餌乾餅如珥粉米屑也酏作餈糍通炊米熟擣以為餅也

按黍稷相似暑熟曰黍秋熟曰稷稷粟也皆粒細而圓稷尤細于黍皆陸種也稻言滔水種也穀大而長者皆曰粱取彊粱意凡米精者亦曰粱取良善意今之秫大者葉穗如蘆實如梧子高丈餘俗呼為高粱

者梁之正名也本草以粱爲稷有青白黃三種其實
粱與稷名義相反稷言黍微細義粱言亮高大義故
穀大者稱粱五穀各有青白黃赤黑五色不獨粱也
高粱可飯尤宜釀酒古之秬秠皆以粒大得名或指
此耳稰晚成以皆熟得名穛早成以易焦得名鄭云
熟穫曰稰生穫曰穛夫穀烏有不熟而生穫者乎

食(句)蝸(果)醢而苽(孤)食雉羹(句)麥食脯羹雞羹(句)折稌(杜)犬羹兔羹(句)和(去聲)糝(三上聲)不蓼(了)濡(而)豚包苦實蓼濡雞醢醬實蓼濡魚卵醬實蓼濡鼈醢醬實蓼腶脩蚳(遲)醢脯羹兔醢麋膚魚醢魚膾芥醬麋腥醢醬桃諸梅

諸卵鹽

食謂食味之宜者也蝸螺通苽一名茭葉如蒲葦心
可生啖以蝸爲醢則以苽米爲飯以雉爲羹以麥爲
飯則折脯劃雞爲羹細折稻米爲飯則以犬與兔爲
羹味各相宜也凡羹和以米屑之糝不須加蓼菜之
辛者曰蓼濡烹肉和汁也苦甜菜包苦實蓼以甜菜
包肉實蓼于中煮之雞則加醢醬魚加卵醬鼈加醢
醬皆實以蓼鄭云卵魚子爲醬也食腶脩以蚳醢蚳
蟻子以爲醢也麋鹿之大者膚肉之腴者麋腥鹿肉
之生而未熟者五物皆用醢醬烹和桃諸梅諸周禮
所謂乾藤也果品乾蓄者曰諸言非一品也卵鹽鹽
塊如鳥卵也

按膷臐以下二十品與儀禮公食大夫禮陳設大
序頗同故鄭註即以爲上大夫禮然記無明文既爲
內則何獨上大夫大抵飲食日用及祭祀燕饗養老
事親貴賤貧富皆有皆內人主之故記者雜舉所聞
以爲則古人觀物察理因性情時宜各有取裁而古
今異俗難可强通如蓼本惡草實肉包之以苦非盡
取適口也蚳爲蟻子蜩爲蟬范爲蜂皆以充食品今
人少有用者若一一牽强求通以爲禮則拘矣

凡食齊(去聲)視春時羹齊視夏時醬齊視秋時飲齊視冬時凡和(去聲)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苽春宜羔豚膳膏薌夏宜腒(渠)鱐(搜)膳膏臊(騷)秋宜犢麛(迷)膳膏腥冬宜鮮(仙)羽膳膏羶牛脩鹿脯田豕脯麋脯麕(君)脯麋鹿田豕麕皆有軒(憲)雉兔皆有芼爵鷃蜩(條)范芝栭(而)蔆椇(矩)棗栗榛柿瓜桃李梅杏楂梨薑桂

齊謂溫涼之節食謂五穀之飯視春宜溫羹肉味之
和視夏宜熱醬醯醢之類視秋宜涼飲水漿之類視
冬宜寒和調味也春木主肝宜酸多助木夏火主心

宜苦多助火秋金主肺宜辛多助金冬水主腎宜鹹多助水四時同土主脾常調以滑甘助土滑則通利甘則和緩故調牛屬土稌宜濕水土之氣合也羊性爇黍宜暑暑爇之性合也豕爲六肉之常供稷于五穀爲最多犬屬戊稻粱秋熟鴈肥時麥正秀魚水族苽宜水各有宜也羔羊之小者豚豕之小者二物方長而肥故春氣發生宜之膳飽羔豚也鄉香同以脂膏之香美者煎和之應春氣芬芳也夏生物未成鮮者易敗故宜乾物腒乾肉鱐乾魚也腒燥也夏火氣燥故宜腒秋物初成故宜牛子之犢與鹿子之麑腥辛也辛金味腥金氣也冬物衆而氣寒鮮者不敗故宜魚鳥羶氊也獸毛厚者其氣羶應冬氣也膳有薑桂之治曰脩田豕野豬麋大鹿也麕麞也牛肉宜脩田豕四物宜脯又可切大片爲軒菜和曰芼雉兔二物皆可以菜釀爲羹爵雀同蜩蟬屬范蜂也芝蘑姑之類栭木耳之類蔆芰也椇形似珊瑚而味甜楂柤同似梨而澀牛以下鳥獸昆蟲草木之味共三十有一種皆可乾之畜以待祭享之用槩言其品如此皆婦人女子所當知不獨貴者耳

按春宜膏豚之類鄭註周禮以五行盛衰爲解云八

物得四時之氣盛人食弗勝用休廢之脂膏煎和之以薌爲牛膏臊爲犬膏腥爲雞膏羶爲羊膏近鑿說見周禮天官庖人職牛何獨不可脯麋豕何獨不可脩四物可軒牛何獨不可雉兔有芼何獨他獸不可芼記言亦難盡拘也

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有脯無膾士不貳羹胾庶人耆老不徒食

此因上節食品之多惟人君可備臣民家不必備也燕食燕居常食鮮曰膾乾曰脯有此無彼言不備也和汁曰羹切肉曰胾不貳亦謂不備庶民養老但取具肉不空食耳尤不求備也

按鄭以燕食爲饗禮非也豈有大夫燕賓而膾脯不備者與因解上數節爲諸侯燕禮故以此爲大夫燕禮其實記言不必與儀周二禮合也

膾春用葱秋用芥豚春用韭秋用蓼脂用葱膏用韰三牲用藙（藙去聲）和用醯獸用梅鶉羹雞羹鴽（如）釀之蓼魴鱮（序）烝雛燒雉薌無蓼

膾細切肉也葱之氣達芥之味辛韭蓼亦然故春秋各宜也疑曰脂釋曰膏三牲牛羊豕也藙茱萸也和調也醯醋也獸野獸梅以爲酸和三牲用醋獸用梅

者家味野味各有宜也鴽田鼠所化與鶉雞皆可羹
雞以蓼也葱薤皆葷菜薤似韭無實脂用葱膏用薤
義未詳魴鱮二魚宜烝雛宜燒與雉三物皆宜以
香和不用蓼藙香草茱蘇之類
按此節言調和之法今亦未可盡用
不食句雛鼈狼去腸狗去腎狸去正脊兔去尻考平聲狐
去首豚去腦魚去乙鼈去醜肉曰脫之魚曰作之棗曰
新之栗曰撰宜上聲之桃曰膽之柤楂梨曰攢鑽平聲之牛
夜鳴則庮由羊泠零毛而毳吹去聲羶狗赤股而躁臊騷
鳥皫飄上聲色而沙鳴鬱豕望視而交睫接腥馬黑脊而

般臂漏雛尾不盈握弗食舒鴈翠鵠鴞胖舒鳧翠
雞肝鴈腎鴇保奧於到鹿胃肉腥細者爲膾大者爲軒或
曰麋鹿魚爲菹麕爲辟壁雞野豕爲軒兔爲宛丸脾切
葱若薤實諸醯以柔之
不食不利于人者不可食也雛鼈鼈之初生者狼腸
直狗腎熱狸脊上一道如界兔尾有九竅尻尾骨狐
死正首丘豕首俯精聚于腦乙魚腸屈如乙字魚餒
先腸鼈頭下有骨名醜此九者皆不可食食肉脫之
解其毛骨也食魚作之拔其鱗甲也棗多塵故新之
栗多蛀故選之桃多毛故膽之使其色清滑也或曰
膽苦桃有小而味苦者楂梨多蟲蝕攢治之牛夜鳴
者肉臭庮猶同臭草也泠零落也毳細毛也毛稀零
而細羊如此者肉必羶股無毛曰赤躁急厲也狗如
此者肉必臊皫羽色飄浮無潤澤沙鳴鳴而音嘶也
鬱腐臭鳥如此者肉必腐臭望視交睫謂卬首上視
目睫交合不開豕如此者其肉腥鄭謂腥當作星肉
中如米也黑脊脊毛黑色般臂前脛毛班色馬蹄病
曰漏周禮作螻雛尾不盈握謂雞鶩之類小而未成
者舒鴈鵞也野曰鴈家曰鵞野曰鳧家曰鴨以其行
徐飛緩曰舒尾肉曰翠脅側曰胖舒鳧鴨也鵠水鳥

鴞屬鴇似鴈奧脾胵也以藏食曰奧凡者不食其義
未詳肉腥肉之鮮者牒而復細切之爲膾牒而不細
切爲軒軒大片也菹醃漬也辟雞宛脾皆牒而細切
之名醯醋也數者切葱薤釀之浸以醋使輭熟也
按此節之言試之未必盡然今人謂鼈小如馬蹄者
佳此云雛鼈鼈始生如錢者也鄭謂爲伏雛雛尾不
盈握弗食豈亦伏雛邪爲方長不食若魚不盈尺之
類耳然何獨鼈乎牛夜鳴羊泠毛豕望視者多鶩鴨
之尾雞肝今人無不食者難盡据也
羹食自諸侯以下至於庶人無等大夫無秩膳大夫七

十而有閣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公侯伯於房中五
大夫於閣三士於坫一
內曰羹殽曰食羹配食二者常供故自諸侯至庶人
隨宜無等上言大夫士庶羞食有無不貳以衆殽言
也此言無等以羹食二者言也秩膳常供之膳不離
左右所以養老古者五十服官政為大夫未老故飲
食以時而無秩膳七十有秩膳則有閣謂以板閣飲
食於便處常取也天子之閣由正寢達于兩房左右
各五古者廟制無西房惟寢有左右房國君於一房
五閣大夫三閣士無閣為一坫而已閣高坫卑閣木

為之坫則土器相似異名耳
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
人脩而兼用之凡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
學達於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九十者
使人受五十異粻章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
十飲食不違寢膳飲從於遊可也六十歲制七十時制
八十月制九十日脩唯絞紟琴去聲衾冒死而後制五十
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
十雖得人不煖矣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
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
從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五十不從力
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喪之事
弗及也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七十致政凡自七十以
上唯衰麻為喪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從
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瞽亦如之凡父母在子雖老不
坐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
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
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
之西郊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
衣而養老殷人冔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玄衣

而養老
此節詳見王制而載之內則者養老皆中饋之事教
婦人以孝也凡父母在坐則子侍立子雖年老父不
命之坐不敢坐也
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
其寢處以其飲食句忠養之孝子之身終句終身也者
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
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
孝子之養老養父母之年老者養不離飲食惟盡心
不違則其養為忠所謂養志也終孝子之身不以親

之存亡二心所謂忠養也愛其所愛敬其所敬雖親之犬馬親沒猶不忍忘如是乃爲事死如生忠養以終身者也於人於父母所愛敬之人

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爲惇史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后乞言亦微其禮皆有惇史

此帝王養老之禮世運有升降而禮數亦異氣體謂辭氣容貌視炙其懿範觀法其德行無乞言請教之事但老者有善則記之是爲惇實之史不在虛文浮辭此五帝之養也三王亦法其德行而行禮之後請

教求言然亦不専恃言微具此禮耳皆有記善之惇史此帝王古今之異也史書記也

淳熬煎醢加于陸稻上沃之以膏曰淳熬淳毋模煎醢加于黍食上沃之以膏曰淳毋炮取豚若將牂刲睽之刳枯之實棗於其腹中編萑九以苴之塗之以謹塗炮之塗皆乾干擘百之濯手以摩之去其皽展爲稻粉糔溲之以爲酏移以付豚煎諸膏膏必滅之鉅鑊湯以小鼎薌脯於其中使其湯毋滅鼎三日三夜毋絕火而后調之以醯醢擣珍取牛羊麋鹿麕之肉必脄梅每物與牛若一捶反側之去其餌孰出之去其皽柔其肉漬自

取牛肉必新殺者薄切之必絕其理湛尖諸美酒期碁朝而食之以醢若醯醷爲熬捶之去其皽編萑布牛肉焉屑桂與薑以洒諸上而鹽之乾而食之施羊亦如之施麋施鹿施麕皆如牛羊欲濡肉則釋而煎之以醢欲乾肉則捶而食之糝桑感上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與稻米稻米二肉一合以爲餌煎之肝膋聊取狗肝一幪之以其膋濡炙之舉燋其膋不蓼取稻米舉糔溲之小切狼臅燭膏以與稻米爲酏

此烹調之法其品有八曰淳熬曰淳毋曰炮曰擣珍曰漬曰熬曰糝曰肝膋曰酏是謂八珍淳沃也熬乾煎

也陸稻稻米乾者堅故沃以膏曰淳熬炊黍成飯性柔沃以膏曰淳毋毋黏輭團結之狀將牂同牡羊也刲之刳之謂殺之而去其五臟也萑葦屬苴藉也塗泥封也謹作墐黏土也封以泥而加諸火擘剝去乾塗濯手以水濯手皽膜也糔搔通糔溲以水和粉也鄭讀作滫瀡酏粥也付豚謂以稻粉爲粥敷所炮豚上不言羊包舉也必滅之謂膏必沒肉以大鑊盛熱湯切羊豚爲薄脯以香味和于小鼎煮于大鑊湯中湯勿沒小鼎沒則湯入壞脯也擣珍刀肉異既擣用稻粉爲酏煎之與炮同法故亦云去餌熟出去皽也

柔其肉亦謂以醢醢也胺肉之肥美者餌飾粥之付
于肉者餌乾肉熟則去餌漬珍薄切生牛肉浸以美
酒自今旦至明旦期朝而后以醬醋食之牛肉亦須
火食蒙前文畧耳醷酸飲今糟物亦醷類鄭云梅醬
也熬必用火先取生肉捶之加薑桂鹽乾熬之欲濡
食則以水潤釋煎之以醢欲乾食則捶而碎之糝者
參和之名牛羊豕肉三均切共爲一分稻米二分合
爲餅餌煎之曰糝肝膋用狗肝取腸間脂裹肝炙之
肝與膋俱燋乃食之食狗不宜蓼與犬羹同狼腸膏
狼胸臆中膏合稻米煑粥亦一珍也

按鄭氏据周禮膳夫以炮豚炮牂爲二謂糝酏非珍
乃豆羞之實然則珍不薦之豆邪陸者乾燥歷陸之
名陸稻即今炒米喪禮柩旁置熬穀亦謂炒穀也乾
煎曰熬用木日煎孔氏謂陸地所種稻稻爲有陸種
者乎肉肥者曰胺鄭謂夾脊肉米粉之糔溲者曰餌
鄭謂筋腱皆不似大抵此節詳記飲食烹飪之法爲
婦人職中饋者所當知然窮極滋味違恭儉撙節之
意飲食男女人之至欲聖人緣斯二者起禮以爲節
故玄酒爲上尊特牲爲大饗其所重可知茍飲食以
滋味爲禮則男女之欲亦宜無不至矣或曰以養君

親云爾厚味腊毒豈所以致養乎
禮始於謹夫婦爲宮室辨外內男子居外女子居內深
宮固門閽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男女不同椸移枷架
不敢縣於夫之揮輝椸不敢藏於夫之篋笥不敢共湢
浴夫不在斂枕篋簟席襡獨器而藏之少事長賤事貴
咸如之夫婦之禮唯及七十同藏無間故妾雖老年未
滿五十必與預五日之御將御者齊齋漱澣慎衣服櫛
縰笄總角拂髦衿纓綦屨雖婢妾衣服飲食必後長者
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
夫婦爲人道之始不謹則亂倫故內外男女之辨不

可不嚴雖夫婦之親衣亦不同藏示有別也七十始
同藏人道絕無嫌也五日之御謂男子五日一接婦
人拂髦施膏沐也拂拭毛髮之蓬者盡飾爲敬也雖
婢妾之賤同輩進御必有禮先長後幼衣服飲食皆
然嫡庶尤宜辨妻所當夕偶不在則虛其夕妾不敢
當其夕進也鄭註得之疏說鑿也
按五日之御鄭謂諸侯娶九女夫人專夕媵娣兩兩
進御五日而徧天子十五日而徧若是則古者貴賤
無夕不御女穿鑿附會不可以爲訓
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夫使人日再問之作而自問

之妻不敢見使姆衣服而對至于子生夫復使人日再問之夫齊齋則不入側室之門子生男子設弧於門左女子設帨於門右三日始負子男射女否

及月辰及十月之初也側室燕寢之旁室作謂動作將生之時姆女師夫齊者三日將接子告神故齋弧弓也男子所事帨巾女子所佩陽左陰右負抱也

國君世子生告于君接以大牢宰掌具三日卜士負之吉者宿齊朝服寢門外詩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保受乃負之宰醴負子賜之束帛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凡接子擇日冢子則大牢庶人特豚

士特豕大夫少牢國君世子大牢其非冢子則皆降一等異爲孺子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愼而寡言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皆居子室他人無事不往三月之末擇日翦髮爲鬌朶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是日也妻以子見於父貴人則爲衣服由命士以下皆漱澣男女夙興沐浴衣服具視朔食夫入門升自阼階立于阼西鄉妻抱子出自房當楣立東面姆先相辭去曰母某敢用時日祗見孺子夫對曰欽有帥率父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妻對曰記有成遂左還授師子師辯徧告諸父諸母名妻遂適寢夫告宰名宰辯告諸男名書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而藏之宰告閭史閭史書爲二其一藏諸閭府其一獻諸州史州史獻諸州伯州伯命藏諸州府夫入食如養去禮

世子生三日見于君君設大牢饗負子諸臣而接見世子慶始生也卜士負之謂卜士之吉者使抱子也詩志也志誠負之恐失墜也猶儀禮詩懷之詩以桑爲弓以蓬爲矢有志未備其事也保受乃負之謂士以子授保母保母受而抱之也宰醴負子謂君使宰夫爲主設醴禮負子之士賜束帛酬勞也卜士之妻

與大夫之妾吉者食子謂乳哺之也凡接子雖以三日亦必卜如祭有常期亦必卜也冢子天子之元子擇於諸母中與外婦可者爲師以教之爲慈母以養之爲保母以擁負之子生三月翦髮命名髮不盡翦曰鬌男子翦囟留兩旁曰角女子留縱橫交午如絡頭曰羈不然男翦右留左女翦左留右是日卽翦髮之日見父將命名也貴人爲衣服謂各服其命服重其事也命士以下非貴人亦澣漱夙興盛服具視朔食謂天子以下至士月朔必盛饌茲亦設具如朔食也夫入門入寢門也夫立阼階妻抱子出側室楣門

上横梁姆先相謂保母立于妻前相禮代妻言也母某妻姓氏也時日猶是日欽有帥敬教率也執右手明將授之事也兒笑曰咳為咳笑聲呼而名之也記有成謂記識期成就也師師母辯徧通諸婦同族卑者之妻諸母同族尊者之妻宰主事之臣諸男同宗子姓二十五家為閭二千五百家為州夫入食入正寢妻食之如養舅姑之禮卿大夫以下以名徧告同宗諸侯絶宗則不告

按世子生接以大牢卽今世俗之湯餅會為羣臣賓客慶世子而設非為食其子亦非為食其母也接相

見也鄭讀作捷謂為其母補虛强氣迓也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似後世辟禳之術士大夫妻妾入宮中哺于此禮未宜夫入門鄭因上節妻生子居側室謂此為側室門大夫以下見子側室恐未然下節見妾子于内寢豈重庶反輕嫡乎雖寢有堂階側室烏得南向有東西階乎

世子生則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皆立于阼階西鄉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名之乃降適子庶子見於外寢撫其首咳而名之禮帥初無辭凡名子不以日月不以國不以隱疾大夫士之子不敢與世子同名妾將生子及月辰夫使人日一問之子生三月之末漱澣夙齊見於内寢禮之如始入室君已食徹焉使之特餕遂入御公庶子生就側室三月之末其母沐浴朝服見於君擯者以其子見君所有賜君名之衆子則使有司名之庶人無側室者及月辰夫出居羣室其問之也與子見父之禮無以異也凡父在孫見於祖祖亦名之禮如子見父無辭食子者三年而出見於公宫則劬大夫之子有食母士之妻自養其子由命士以上及大夫之子旬而見冢子未食而見必執其右手適子庶子已食而見必循其首

世子諸侯之適長子君夫人所生夫人不抱君不咳與大夫士禮異衆子咳名世子不咳敬之也阼階路寢之東階適子庶子者嫡夫人之衆子也與妾庶子異外寢君之燕寢禮帥初率前翦髮見父之禮但無姆先相與欽有帥記有成等辭耳名子不以日月等解見曲禮妾生子謂衆庶子禮之如始入室謂禮生子之妾如初嫁來之禮公庶子卽妾生子朝服禮服之通稱其母沐浴朝服見君與君夫人立于阼階異也擯者以其子見于君所無世婦抱也有賜謂君有特恩寵賜則君自名之若泛然待以衆子則使有司

名之耳與適庶子異也凡生子無論妻妾皆居側室
庶人無側室夫出居別室未生日使人問旣生亦三
月見父命名同也父在謂生子者之父卽所生子之
祖父祖名之統于尊也食子者國君所卜大夫妾與
士妻養公子者三年子免懷抱食者還家見于公宮
君有賜勞之劬勞也大夫以上生子妻不自養皆有
食母士以下妻自食之命士上士之始命者旬均也
猶周禮均人公旬用三日之旬言士大夫子生三月
見父名之禮均也食謂朝食尚早重始也父咳而名
之執其右手示將授之事重適也適庶子則朝食後

見示稍後也父咳而名之不執手但拊循其首至衆
庶子或首亦不循矣此禮命士以上均也
按冢子有繼體之任其異于庶子宜也衆庶子又異
于適庶子不已甚乎莫尊于父而母爲親以父視之
則皆子重母而輕父亦未甚宜也
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上聲女俞男鞶革女鞶絲
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
入門戶及卽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
上聲日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衣不帛襦如袴
禮帥初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

勺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
大夏惇行孝弟博學不教內而不出三十而有室始理
男事博學無方孫遜友視志四十始仕方物出謀發慮
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五十命爲大夫服官政七十致
仕凡男拜尚左手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晩聽從
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巡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
祀納酒漿籩豆菹醢禮相助奠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
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聘則爲妻奔則爲妾凡女拜尚
右手
食必用手凡動作皆右手男女同也唯俞皆應辭唯

疾俞緩鞶革帶男用韋女用絲鄭謂爲小囊恐非數
謂十百千萬之數方名謂東西南北之名出入門戶
則讓行卽席則讓坐皆居長者之後數日謂數朔望
六甲之日外傅教學之師也傅附也爲弟子附屬也
書書法計算法童子不衣裘裳不以帛爲襦袴示儉
也禮率初謂六年七年九年之禮率循不改也肄習
也簡書篇也諒信實也執業請習于外傅誦讀簡冊
篤志信實不虛詐務外也學樂學八音之器誦詩誦
樂歌之章句酌通武王樂於鑠之詩也十五以上曰
成童象文王樂維淸之詩也舞謂歌以舞也歌樂聲

舞樂容也大夏禹樂博學不教謂未服爲人師內而不出節不教意貴蘊藉戒淺露也三十有室壯而當家也無方通達也孫友遜順取友視志行道相期也方物揆度事物出其謀發其慮節所謂四十不惑可與慮天下事矣自十歲就外傅四十始仕其閒從事學問者三十年故材成德立用無不效也男拜尚左手以左手加右手上也女子十歲不出閨門與男就外傅異常居內也姆女師婉委曲也娩舒緩也皆柔順意能柔順聽從姆教則賢女也麻枲績事也絲繭蠶事也紝繒帛之屬組紃皆綬類組如帶闊而薄紃

如繩今之縧也觀祭祀學禮也女子將爲人婦相夫助奠故觀習之笄子年十五至二十許嫁則笄有故謂父母之喪妻齊也妾接也來徵曰聘往就曰奔尚右手謂以右手加于左手上也

禮記通解卷十終

禮記通解卷十一

郝敬習

王藻第十三

王藻因篇首二字名所言多衣服之制及行禮容節其文辭頗華離不詳記者亦未親見古人而鄭氏以臆湊泊未盡與記合今就本文訓釋亦未盡與鄭合以俟後之習於禮者正焉

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歲延龍卷袞以祭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日中而餕奏而食日

少牢朔月大牢五飲上水漿酒醴酏卒食玄端而居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御瞽幾聲之上下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

此節記天子衣食之制玉藻所以飾冕玉謂冕前後垂玉也藻以綵絲爲繩貫玉前後各十二旒旒十二玉垂動曰旒上覆以板出冕前後曰延延深長曰邃邃深也卷袞同畫龍于衣其形卷然以祭謂天子戴冕被袞奉祭祀也玄端以玄色帛爲禮衣制方曰端凡禮衣皆端玄端無繡文而色玄也不言冠蒙上玉藻亦冕也戴冕而服玄端朝日聽朔之服也朝日以

春分之日。不言月。陽爲主也。於東門外。迎日出也。東門南門。皆國城門也。聽朔。謂每遇朔日。頒一月所行政。如月令之類。于南門外者。人君南面觀象。所謂旦中昏中。皆南方也。閏月闔左扉。闔南門之左扇也。閏月中分。前後兩月各半。屬前月者已聽。屬後月者方來。前屬左。故闔左開右也。立于其中。天子立于門中以聽也。皮弁。天子常日視朝之冠。不言衣。亦玄端也。遂以食。謂朝罷而食。亦皮弁也。日中而餕。用朝食之餘也。奏。奏樂。日少牢。謂天子常日用羊豕也。朔月大牢。牛羊豕具也。五飲。卽水漿酒醴酏也。水言上。貴本

也。五飲亦朔食也。卒食。謂退朝。燕居也。燕居服玄端。不言皮弁。燕居冠可也。左書動。右書言。謂言動左右皆不可苟也。御瞽。侍御之樂工。幾察也。察音之高下。知樂之邪正也

按冕衣有文章。端衣純玄。故鄭以玄端專爲皮弁衣。然其解周禮玄冕。衣亦純玄。則亦一玄端耳。雖詩言玄袞。卽端衣之畫龍者。制同爲端。故傳記多云端冕。而鄭以冕服專爲祭祀。玄端皮弁專爲視朝。視朔改朝日之玄端爲玄冕。非也。朝日。或云于春分日長。或云于孟春郊迎日。然考之詩書無徵。記云郊天主日。六宗又祀日。天子不朝天。何獨朝日。旣朝日。何擯月。國語遂有朝日夕月之說。附會之也。朝日於東門外。取見日也。聽朔宜于廟。朝何以亦于門外。蓋因月令明堂之居。附會之也。天子閏月立城門中。門扉半掩。豈無車馬行人出入。迂誕不經。而鄭爲曲解。云明堂在南門外。路寢在內朝。亦如明堂十二月。按時而居。聽朔于堂。反處于路寢。終月。闔左扉。皆臆說也。天子常日食少牢。周禮膳夫又云王日一舉。用六牲。鼎十有二物。是又不止少牢也。旣云玄端朝日。又云玄端以居。禮服褻服何以別。豈服同冠異。衣同裳異。與

朝日則玄衣纁裳。如所謂玄冕服者。燕居則衣玄而纁雜裳者與。下節云居冠屬武。自天子下達。則是禮事端冕。燕居[illegible]而已

諸侯玄端以祭。裨冕以朝。皮弁以聽朔於太廟。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又朝服以食。特牲三俎。祭肺。夕深衣。祭牢肉。朔月少牢。五俎四簋。子卯稷食菜羹。夫人與君同庖。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君子遠庖廚。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至于八月不雨。君不舉。年不順成。君衣

布播爲本關梁不租山澤列而不賦土工不興大夫不得造車馬卜人定龜史定墨君定體

此節記諸侯衣食之制玄端以祭不言冠亦冕也裨冕以朝於天子不言服從裨冕刺繡之服也天子之冕十二旒龍衮爲正冕諸侯五等以次降爲副冕裨猶副也詳見周禮司服皮弁以聽朔于太祖廟不言服蒙裨冕之服也于太廟者天子受朔于天諸侯受于祖也朝服以日視朝于內朝卽皮弁玄端也諸侯天子皮弁同而璂采異也天子冕而龍衮以祭冕而玄端以朝日聽朔皮弁玄端以視朝食玄端而冠以

居諸侯冕服朝天子冕而玄端以祭皮弁裨服以聽朔皮弁玄端以視朝深衣而冠以居內朝謂路門以內之朝鄭謂天子諸侯有三朝庫門之外爲外朝路門之外爲治朝路門之內爲內朝凡朝將旦辨色臣始入君日出視朝退適路寢裁決庶政畢視大夫退而後君入釋服也比食又著朝服不苟于養也食必特牲陳三俎祭謂將食豆間之祭以肺周所尚也夕夕食也深衣燕居之服衣與裳相連祭牢肉朝食之餕不再殺無肺但肉耳朔月少牢用羊豕也五俎四簋倍常膳也常食一牲則三俎二簋子卯忌日也紂以甲子日死桀以乙卯日亡凡忌日稱子卯如杜蕢以智悼子在喪爲子卯父母亡日卽人子之子卯也稷食不食稻粱也菜羹不食肉也夫人與君同庖不再殺同牢之義也庖廚必遠不見殺也有血氣之物不踐踏愛物而養仁也周八月夏六月也五穀方秀不雨則憂旱君不舉不殺牲盛饌也年不順雨暘不時也不成五穀不登也衣布不帛也搢本以竹爲笏也笏本竹簡古人執以記事後世始用玉象故竹笏爲本關市門也梁魚梁也租稅也列遮列禁禦也不賦不收稅也不賦而禁以時取也不興土工不新造

車馬省費也卜人定龜遇凶荒則卜也定龜謂四時各有所用之龜詳周禮龜人如靈龜卜天繹龜卜地春用果龜秋用雷龜之類卜人之事也定墨以墨畫龜甲灼以火視其坼璺問從墨與否吉凶之兆可見此卜史之事也體謂吉凶之體君道有得失故龜兆有休咎君成之君任之故曰君定也尊者定其大卑者定其小

按朝服用緇衣緇與玄近鄭云朝服素裳恐未然周人尚赤玄與緇皆由赤入見于易詩書惟黃裳朱韍赤韍赤舄繡裳未聞素裳也韍色多赤則裳可知詩

有素韠韠即韍喪用之非吉服吉服有素積積即裳
也惟蜡始冠巡牲卜甕武舞等用之耳詩揚之水素
衣禮服中衣又非裳也凡鄭所言服色多以意揣合
今多用之
君羔幦見虎犆特大夫齊車鹿幦豹犆朝車士齊車鹿
幦豹犆
幦冪通以䌫覆軾也人君用羔皮犆特同側也謂緣
邊側也以虎皮緣羔幦蓋君之齋車大夫士之齋車
皆鹿冪豹緣其朝君之車亦然敬君如神明也羊恱
虎威象君德仁而武也鹿祿也豹有文象人臣良祿

有文章也
按羔非貴于鹿君用羔豈大夫士反用鹿與鄭謂皮
弁用鹿則是以所賤爲元服也古人裘皆羔而弁用
鹿是鹿果貴于羔也記言又難据矣
君子之居恆當戶寢恆東首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
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日五盥沐稷而靧悔粱櫛用
樿展櫛髮晞用象櫛進禨豈進羞工乃升歌浴用二巾
上絺下綌出杅于履蒯快席連用湯履蒲席衣布晞身
乃屨進飲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沐浴史進象笏書
思對命既服習容觀玉聲乃出揖私朝煇如也登車則
有光矣
居恆當戶向陽明也寢恆東首順生氣也大風雷雨
必變與敬天怒也日五盥洗手也淅稷之水以洗髮
淅粱之水以洗面樿櫛白木梳也晞乾也象櫛象齒
梳也髮濕則滑梳宜木髮燥則澀梳宜象既沐飲酒
曰禨羞殽品飲必工歌新沐氣虛導和致養也唯沐
爲然重首也浴用二巾上體絺貴用細下體綌賤用
麤也出杅解衣出體就杅也杅浴器蒯草席[illegible]既而
履其上以浴也連用湯頻用熱湯也履蒲席既浴移
于蒲席上著布衣乾體乃著屨進飲也飲不[illegible]不工

歌殺于沐也史進象笏謂掌書記之史以笏書所思
念之事進執之答君命備遺忘也既服習容觀謂著
朝服畢肄習容貌觀瞻也鳴佩玉之聲以出與家臣
揖于私朝將天將明而庭燎之光煇如也詩云夜向
晨庭燎之煇是也登車則平旦辨色有光矣詩云君
子至止言觀其旂是也
天子搢薦珽方正於天下也諸侯荼前詘後直讓於天
子也大夫前詘後詘無所不讓也
搢插也笏在手有事則插之帶間天子以玉爲笏名
珽制挺直也上下不殺示方正於天下無所詘撓也

諸侯之笏用象骨爲之其上稍殺而剉其兩角如葦
苕然茶葦苕和柔不挺直也考工記弓人斲目必茶
與此同前謂上後謂下詘屈通謂剉角也上殺爲前
詘下方爲後直前詘者上讓於天子後直者下伸於
臣民也大夫以竹爲笏飾以魚須上下俱殺中廣故
下文云其殺六分去一中博三寸是也上下俱詘示
外有天子內有君無所不讓也
按此節卽後節所言笏度與圭異鄭牽考工記玉人
大圭抒上終葵首附合殊解謂天子之圭廣其首如
椎頭與所言挺方正之制不合引方言推頭爲中道

也椎者菌也菌形似椎頭猶內則介婦不敢敵耦于
冢婦註云不敢掉磬雜記嬰兒哭註云猶嬰彌此類
皆据方言作解以荼作舒舒作抒附合大圭抒上文
義艱險淺學之士詫爲新奇甚違聖人雅言之訓夫
文字所以同俗文同而別引方言爲異是率初學以
隱怪也況于禮又未必合乎
侍坐則必退席不退則必引而去君之黨登席不由前
爲躐席徒坐不盡席尺讀書食句則齊句豆去席尺若
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辯嘗羞飲而
俟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句飯飲而俟君命

之羞羞近者命之品嘗之然後唯所欲凡嘗遠食必順
近食君未覆手不敢飧孫君既食又飯飧飯飧者三飯
也君既徹執飯與醬乃出授從者凡侑食不盡食食於
人不飽唯水漿不祭若祭爲已傑肩卑君若賜之爵則
越席再拜稽首受登席祭之飲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
授虛爵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先上聲如也二爵
而言言閒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退則坐取屨隱辟
而后屨坐左納右坐右納左凡尊必上玄酒唯君面尊
唯饗野人皆酒大夫側尊用棜與士側尊用禁
侍坐坐君側也退席移席卻後也如席不可卻則坐

當遠君無逼近君側黨側也席有定位升席各由本
位之前如歷他人位以登是謂躐席躐踰越也徒坐
空坐也不讀書不飲食前無所事則不垂席而坐讀
書飲食則坐與席齊豆以薦食去席尺恐汙席也君
賜臣食有二等一以客禮食二不以客尋常侍食以
客則臣當避客不以客則有侍君食之禮凡爲客食
先祭爲客于君必待君命祭而後祭也凡客主分敵
主人告飯後食飯主人進羞後食羞臣不敢當客若
爲君膳夫嘗食者然君未飯取飯先嘗君未食羞取
羞先嘗君未飧取水漿飲而俟君飧此客食于君之

禮也若尋常侍食君自有膳宰嘗膳不必先嘗但俟君所食饌從君之後食之君未食者不敢先也其食飯也俟君先飽以飲澆飯曰飧君飧已且未敢飧取水漿飲之以俟君其食羞也必待君命食食近者不得遠取也君若命品嘗羞然後遠近惟所欲亦不得臘取凡食遠必順近此嘗食之常禮也其飧也待君飯畢覆手已乃飧古人飯以手食則上其手畢則手覆而下凡食告飽則飧尊者易飽禮君再飯卽飧故曰既食又飯飧大夫三飯後飧故曰飯飧者三飯也既飧則徹饌君先徹臣乃自執所食餘飯與醬降自

西階出授從者歸終君賜也獨徹飯與醬者食以穀爲主味以醬爲和侑食勸食也勸食者主人之殷勤不盡食不飽者客之廉讓也水漿饌之薄者若皆祭則甚屑且卑矣傑與屑通傑卑猶言細微君賜爵先飲而後俟君飲不敢遏君之惠也洒如清和之意言言猶誾誾和悅也斯禮已言如此成禮飲可止也三爵則獻酬畢油油然賓主相悅以退不及亂也坐取屨將出跪而取所脫之屨隱辟而后屨不敢向尊者也跪左足納右屨跪右足納左屨便也納謂納足屨中玄酒水也上尚同凡設玄酒之尊必居酒尊之上

禮運玄酒在室是也面尊置尊以鼻對君明惠自君專也饗野人皆酒不用玄酒賤不備禮也側尊獨置一尊賓主共也唯君則異尊棜與通形如車箱安尊于上棜卽禁士用禁制殺于棜也禁取防危意

按先飯徧嘗羞飲而賜据論語孔子侍食於君君祭先飯彼謂先飯者卽席之初君祭豆閒臣先舉飯示不敢祭也祭必賓長臣不敢當斯須變通之禮若遂飯徧嘗羞則草野甚矣既先飯徧嘗飲而又奚俟乎嘗食有膳宰賜食而代迂濶難行食畢曰覆手猶盡飲曰覆盃卽放著云爾鄭謂以手循口傍餘粒非也

君既食又飯飧飯飧者三飯卽禮器云諸侯再大夫士三君再飯而飧臣三飯而飧後君也鄭云臣勸君食非也凡禮因時宜不必盡同記言水漿不祭孔子蔬食菜羹亦祭君賜爵先飲燕禮公卒爵而后飲曲禮長者舉未釂少者不敢飲食後君飲先君禮非尚同也

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繢（會）緌（蕤）諸侯之冠也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齋）冠也玄冠綦（其）組纓士之齊冠也縞冠玄武子姓之冠也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垂緌五寸惰

游之士也玄冠縞武不齒之服也居冠屬武自天子下
達有事然後綏五十不散送親沒不髦大帛不緌玄冠
紫緌自魯桓公始也
凡冠用繒帛冠禮初加以黑麻布為冠不忘古也諸
侯以至士庶同然止于初冠一用敝則不更為矣諸
侯而上惟天子始冠不用布用玄繒為冠朱組為纓
諸侯始冠亦緇布但以采繢之組為纓緌大夫以下
無緌矣玄帛冠用丹組為纓者諸侯齊戒之冠也玄
帛冠用綦色組為纓者士之齋冠也冠下圍額者曰
武取堅固義武後有缺不屬繫組于缺束冠曰纓垂

其餘為飾曰綏緇黑色玄黑赤色二色皆由赤入周
人尚赤故冠服多用之冠有玄冠緇布冠衣有玄衮
緇衣弁有爵弁爵卽玄燕爵玄鳥也王制有燕衣非
凶事不用白白殷色也周以火德勝殷用其德為吉
用其勝為凶故染人重纁玄鍾氏三入為纁七入為
緇皆不離赤而禮服無純白所謂素者絲未染之本
色蒼白非漂湅之白也凡冠皆玄不獨齋冠但齋冠
有緌不言天子齋冠卽玄冠朱組纓也不言大夫與
士同也朱與丹同赤而朱色尤鮮明綦青黑色或云
蒼艾色或云雜文熟絹曰縞生絹曰素縞白于素冠

本玄而有用縞為冠用玄為武者此乃同宗服盡者
為同宗喪微示其變者也以縞為冠以素為武冠紕
于武上者此三年喪大祥之冠也紕屬也詩云素絲
紕之素紕卽素武以其比于冠曰紕平居冠無纓緌
垂緌五寸言長也無事而脩飾此惰慢游閒之人所
服也夫縞冠玄武示變也乃有冠玄而武反縞者謂
凶乎不宜冠不變謂吉乎不宜武用縞喪大記謂小
斂後弔者襲裘加武類與此同所謂玄冠易之者也
此非弔而服之何也蓋先王放逐不帥教之民不與
齒者使服此以明其非吉士凶變之服也居冠燕居

之冠卽玄冠冠武連屬無缺故無纓緌自天子下達
于庶人同必有事行禮之冠乃有缺項著纓垂緌也
喪禮啓殯要絰之麻散垂摧裂之狀也葬畢乃絞
之五十始衰不以散麻送葬絞可也親沒謂親始死
孝子解笄纚散髮曰脫髦髦毛同詩云髦士曲禮云
髦馬髮亦曰髦五十始衰親喪免不徒首散髮也大
帛以素絹為委貌大冠不緌尚質也冠纓無用紫者
自魯桓公始也
按此節之義註疏未明冠弁古人首服通稱古冠制
小詩云臺笠緇撮卽緇布冠也僅可以撮髮用布而

色黑故謂之緇撮武不及額而冠加頂上如今羽流
之飾其遺意也夏曰毋追殷曰章甫皆撮小之名至
周變爲委貌委卽武也委下冒首其制始大與弁等
弁槊也槊然大也兩手奉而戴曰弁冕則加板于頂
前後垂旒三制不同而皆可稱冠冕最貴次弁次冠
其衣裳各殊隨時變通非冕定著冕服弁定著弁服
冠定著冠服如鄭氏云也周禮冕服五論其品物如
今一品仙鶴二品錦雞之類非獨冕可著冠弁遂皆
不可也亦非冕服但祭可用他一切不可用也祭則
弁冕齋則玄冠平居亦玄冠必言齋者謂雖緦功小

喪齋必變玄非謂玄冠但可用之齋而他皆不可用
也鄭又謂大帛爲白布冠春秋傳衛文公大布之衣
大帛之冠則是衣布而冠帛也又謂髦爲人子事親
之飾紕爲冠緣皆未然

朝玄端夕深衣深衣三袪驅縫齊咨倍要平聲衽當旁袂
迷可以回肘長中去聲繼揜尺袷劫二寸袪尺二寸緣廣
寸半以帛裏布非禮也士不衣織無君者不貳采衣正
色裳間色非列采不入公門振絺綌不入公門表裘不
入公門襲裘不入公門纊爲繭縕爲袍襌丹爲絅頃帛
爲褶牒朝服之以縞也自季康子始也孔子曰朝服而

朝卒朔然後服之曰國家未道則不充其服焉

凡朝見以旦故曰服玄端玄端卽朝服上云君朝服
日出而視朝夕深衣祭牢肉深衣衣裳相連著于禮
服內故曰深古禮服玄端平居深衣二服最爲常用
三袪以下深衣之制也袪袖頭袪之言驅驅使揮袖
故曰袪三袪謂衣長廣三倍袖頭下文云袪尺二寸
展之則二尺四寸三分其長則七尺二寸人身長八
尺除首及足踝以下衣不及身八寸衣下邊曰齊縫
齊緝邊也倍要謂下邊寬倍要間衽裳幅也禮服
殊裳故衽圍揜前後深衣連裳故衽揜向旁衽用布

六幅幅廣二尺二寸每幅邪裂合縫下廣居三之二
上狹居三之一下廣一丈四尺四寸要七尺二寸亦
三倍其袪也袂卽袖也袖之寬大內可曲肘長卽袂
之長中猶齊也寬可回肘長與肘齊而外又繼續使
揜過肘一尺深衣篇云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是也
袷領也領用袂故曰袷袷之言合左右交合也二寸
寬二寸緣緣袖頭緣廣一寸有半深衣著朝服內故
用布朝服用十五升布若深衣用帛則帛反居布內
爲裏也以布裏帛則可以帛裏布失宜故深衣必以
布士未仕無爵宜衣布治絲曰織臣去位無君服純

素不得二色爲采凡貳釆者衣在上用正色裳在下用間色青赤黃白黑五方之正色緑紅騮碧紫五行相克之間色也公門之服尚吉列采衆采也振袗通單也絺綌凉薄單則見體近媟不以入公門裘以皮爲之皮上有單衣爲表曰裼不裼露皮曰表裘皮不用裼則野不可入公門凡裘皮裏布帛表表卽裼衣古裼衣卽是冬月之禮服若外又以衣掩襲是有事示變者不可以入公門纊絮也纊出于繭以緼于衣中爲袍單薄者爲絅絹帛厚者爲裌褶各有所宜古冠用帛衣裳多用布祭服裨冕用帛朝服玄端多用

布縞薄繒也用縞染色爲朝服自季康子始耳諸侯皮弁裨服以聽朔皮弁玄端以視朝故先服裨服聽朔卒事而後服玄端視朝此孔子之言則朝服之不當用帛明矣又曰國家無道多難之秋服色不宜充盛從儉可也未道猶言不理

按此節之義鄭多不達深衣一而已長衣中衣豈別爲三衣乎與表裘襲裘之義俱芒然

唯君有黼裘以誓省大裘非古也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夕之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士不衣狐白君子狐青裘豹褎袖 玄綃衣以裼之麛裘青豻岸 褎絞衣以裼之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犬羊之裘不裼句不文飾也不裼句裘之裼也見美也弔則襲不盡飾也君在則裼盡飾也服之襲也充美也是故尸襲執玉龜襲無事則裼弗敢充也

黼織白黑爲斧文以爲裘表也誓戒也省巡也人君誓師省方則被黼裘以示斷後世被大裘誓省非古也羔裘無表曰大裘天子服以郊天非以誓省也狐白裘集狐腋白皮爲裘錦爲表人君之服希貴也君左右虎賁護衛之屬虎狼裘尚猛也右虎者右多力虎猛于狼也士不衣狐白戒奢也狐青狐蒼色君子

謂大夫士豹褎以豹皮緣袪綃綺屬以玄色綃爲表也麛鹿子豻犬屬豺類豻褎以豻皮緣袪絞縞通白繒薄者羔小羊羔裘豹皮緣袪緇衣爲表古人冬月視朝之服以代玄端者也狐裘黃衣爲表冬月蜡祭之服以錦衣爲表則冬月裨冕之服鄭謂君狐白裘素錦衣素不可以爲錦惟天子諸侯葬用之非吉服鄭蓋拘論語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云衣與裘色相稱然羔裘但言羔未定言黑羔也鹿子未全素狐色不皆黃古人義或別有取不專爲色稱耳太古衣皮禮本古初冬取皮爲服肉毛外革以布帛爲

單衣著皮上袒皮而加單衣故曰裼猶袒裼之裼卽裘之表羔裘緇衣卽是裼狐裘黃衣卽是裼錦衣同凡禮衣單孟子云舜爲天子被袗衣袗單也裘外裼衣卽是朝祭服非裼衣之上又著朝祭服也又著則爲襲矣天子冬至郊天大裘無表卽後云大裘不裼是也犬羊之裘以犬羊皮爲裘微賤之服皮外無表曰不裼賤而無文槩褻而已卽上云表裘也凡裘之裼也表而出之所以見裘之美唯弔喪加他衣掩襲使不見美入公門君在則裼裘致其美以敬君也單曰裼重曰襲凡服重襲掩襲克塞其美使不外見也

故人始死不欲見尸則以衣重襲執玉與龜恐其輕媟則重襲包裹曲禮曰執玉有藉者裼無藉者襲若禮服外見豈可襲乎故居常無事裘皆不襲襲則克塞其美有凶變之事則然否弗敢也

按鄭氏不解裼襲之義謂古人裘上有裼衣裼衣上有襲衣襲衣上有正服裘下近體必有媟衣又謂深衣中衣長衣皆所以襯禮服若是則重累臃腫周旋百拜其能勝乎又以誓省作秋獮秋豈可裘之時又以尸襲爲祭祀之尸祭何獨尸當襲其舛誤無稽類此

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見於天子與射無說脫笏入太廟說笏非禮也小功不說笏當事免則說之旣搢必盥雖有執於朝弗有盥矣凡有指畫於君前用笏造受命於君前則書於笏笏畢用也因飾焉

笏忽也卽手板執以爲恭不敢忽也執以記事備忽忘也蓋簡類本竹爲之古無玉象等制後王制禮辨物天子笏用玉球美玉諸侯笏用象齒魚須魚頰骨大夫竹笏用魚骨文飾士竹笏不用飾卽本象可也象猶色也竹素無文笏初本竹故曰本象或云以象

骨文竹象貴于魚豈士貴于大夫而上同諸侯乎見天子與祭宗廟尚嚴敬古人笏不離身射操弓矢無事笏而正威儀不可少惟搢之帶間耳脫去也非凶事匆遽不去笏小功喪服之輕者情不勝禮亦不去笏惟當凶事免冠去笏可也在廟執事搢笏則必盥手在朝雖執事不設盥具則弗盥指畫君前不敢舉手必用笏造受命謂詣君前受命畢簡也學記云佔畢書記用之又畢蹕通止也大射禮司馬以弓爲畢卽今如意之類大夫君前記事指揮不敢以手用笏當畢故曰畢用盡飾致敬故文以魚須笏性大夫文

飾天子諸侯純用玉象士純竹耳
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而素
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律下辟居士錦帶弟
子縞帶幷紐約用組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圜殺直天
子直公侯前後方大夫前方後挫角士前後正韠下廣
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大夫
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二寸再繚四
寸凡帶有率律無箴功一命緼韍幽衡再命赤韍幽衡
三命赤韍葱衡天子素帶朱裏終辟王后褘揮衣夫人
揄狄三寸長齊于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
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一焉紳韠結衿三齊君命屈狄
再命褘衣一命襢展衣士褖彖衣唯世婦命於奠繭其
他則皆從男子

此節記笏帶韠佩之制因上節言笏及之執笏則束
帶垂韠懸佩相因也鄭謂爲錯簡今依原文解之笏
度謂笏長廣之度其長二尺六寸其廣三寸天子至
士同惟天子笏方正挺直不殺上中下廣皆三寸諸
侯前詘後直上殺六之一廣二寸半中以下廣三寸
大夫前詘後詘上下皆殺六分之一廣二寸半惟中
博三寸而素帶以下因笏遂及帶以笏搢之帶間也

素帶天子諸侯之帶素生絹也辟襞通裂也古者裂
帛爲帶疊摺縫之也終竟也終辟謂終帶圍及垂紳
皆辟大夫帶亦素要圍不辟但辟其紳之垂者士帶
用熟絹率律同畧也大率辟其紳之近下者耳居士
處士帶用錦有道藝尚文也弟子幼學帶用生絹尚
質也幷紐兩端爲穿紐約結也帶交處用組結之組
小條也韠蔽膝卽韍也天子諸侯朱大夫素士爵皆
用韋爲之韋熟皮也爵玄色疏謂祭服曰韍朝服曰
韠爵弁曰韎韐按詩云庶見素韠是喪非朝也又云
朱芾斯皇芾韍通是戎非祭也又云韎韐有奭是天
子非士也鄭據士冠禮以此爲玄端之韠云畢與裳
色相似未盡然圜挫四角也殺上廣下削也直隋而
長也三者韠形也天子隋直而圜以象天也公侯上
下不挫角上曰前下曰後方以象地也大夫上方下
圜方以事上圜以使下也士上下方正象守正也下
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方圜不同其度準此頸謂
韠近帶處窄之以容革帶廣五寸兩傍斗入各二寸
有半革帶卽鞶帶禮服有大帶帛爲之卽素練錦縞
也又有革帶皮爲之大帶廣四寸革帶廣二寸肩卽
韠頸兩傍承革帶處雜帶又雜用之帶大帶廣四寸

通大夫以上同也雜帶則君朱綠大夫玄華玄色而
有花文也士緇帶皆辟裂縫之其廣皆二寸減大帶
之半雜帶束要再繚繞之則亦四寸雜帶無幷紐與
垂紳故再繚尚斂飭不貴緩也凡帶謂大帶雜帶率
謂大率襞襀加法可束耳不必箴線攻緻也韍卽韠
衡珩通佩玉也佩與韠帶同垂而佩懸之帶間也周
禮公侯伯之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子男之
卿再命其大夫一命縕赤黃色幽黑色葱青色天子
大帶生絹爲表朱爲裏全帶皆有辟縫王后褘衣以
下記男女衣帶之別天子之后服褘衣夫人下后一

等服揄狄褘煒也與翬通雉也揄飛也狄翟通亦雉
也揄鄭作搖引爾雅江淮以南雉五采青質曰搖后
與夫人之衣皆繡雉褘揄互文也三寸長齊于帶謂
后夫人衣不及紳三寸婦人之帶長于衣也紳大帶
之垂者男子紳長之制士三尺有司二尺五寸有司
供役趨走帶較短又引子游之言明之人身長八尺
要以下四尺五寸分爲三紳居二故紳長皆三尺韠
亦長三尺結鄭云或作袗是也袗單衣禮衣皆單孟
子云被袗衣男子帶韠衣三者齊此紳長之制也君
命世婦單蒙君寵命雖不飛者曰屈狄猶能衮之有

升降也周禮作闕狄不備之意再命謂加賜則褘衣
與后服同二者皆特命也一命又妻從夫命之數如
子男之大夫一命其妻襢衣卽周禮展衣詩云瑳兮
瑳兮其之展也鄭謂襢衣白也士謂不命之士其妻
褖衣周禮作緣衣雜色緣飾也鄭謂色黑字從彖衣
也彖色黑此皆從夫之爵爲服唯天子世婦蠶事畢
獻繭質于天子后妃之前天子命以服則隨所命服
之其他婦人之服皆從夫之爵而已

按此與前節言笏制與圭異天子彝常視朝入廟燕
饗小禮皆執笏古者笏不離身身被禮服則手執笏

若大圭惟大祭祀大賓客天子祀天地諸侯朝天子
用之鄭以周禮玉人大圭爲天子之笏大圭長三尺
笏度長二尺有六寸易辨也記明言中博三寸則上
下殺與前方正詘制合其爲天子與諸侯大夫笏度
甚明今引玉人抒上終葵首謂天子笏卽大圭首如
椎頭殊不似圭未有如椎頭者以爲笏愈遠矣而帶
以下不解遂稱脫簡訓辟作裨謂雜帶卽裨割後童
子節肆束及帶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十五字
移置無箴功下褘衣以後壺周禮附合改舊章今繹
原文未見錯也

凡侍於君紳垂足如履齊咨頤霤垂拱視下而聽上視
帶以及袷聽鄉向任左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
以趨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士於大夫不敢拜迎而
拜送士於尊者先拜進面答之拜則走士於君所言大
夫沒矣則稱謚若字名句士與大夫言名句士字大夫
句於大夫所有公諱無私諱凡祭不諱廟中不諱教學
臨文不諱

侍於君侍立也紳垂則身磬折齊衣下邊身俯則齊
委地如足躧之頤頷也霤屋簷身俯則首前頤向下
如霤手下垂而交拱目不仰視以耳上聽視不過帶

與領間聽向任用左耳侍立常在右也君召以節謂
以符節示信不過三二節急故走一節緩故趨趨則
直前走則超越在官謂在官府治事之處不俟屨不
及納屨也在外謂遠也不俟車不待駕也士卑大夫
尊大夫詣士則士不敢拜迎恐煩答也于其既去而
拜送耳士於尊者謂士詣大夫必先拜門外而後進
見亦勿使答也若大夫答拜則士走避士於君前言
及大夫如大夫存者君前必名如大夫沒者必有謚
稱謚與字名之不徒斥名也如士與大夫言士自稱
名稱大夫則字舊解失之於大夫所有公諱謂如本

國先君諱之類無私家之諱也凡祭祭羣神廟中祭
先祖祝嘏之辭有先君之名在亦不諱如雍詩稱克
昌是也教學臨文不諱如論語言徵言在言發言宋
之類是也

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齊咨行以肆
夏周還旋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
鏘鳴也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
非辟之心無自入也君在不佩玉左結佩右設佩居則
設佩朝則結佩齊齋則績爭結佩而爵韠凡帶必有佩
玉唯喪否佩玉有衝牙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

比德焉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
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
佩瓀軟玟民而縕組綬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

徵角宮羽佩玉聲中五音也左右互言不及商包舉
也鄭註云事民宜勞居右君物宜逸居左鑿也爾雅
云堂上謂行門外謂趨趨疾行徐采薺肆夏皆樂歌
采薺小雅楚茨之詩宗廟行禮歌之和緩者疾趨
則歌肆夏周頌時邁之詩省方周流歌之行適者于
緩行則歌使疾徐各有節所謂和之以樂也還旋同
周還圜轉也折還方轉也進則微俯而前如揖不過

亢退則微仰而後如揚不過卑所謂節之以禮也如
此則舉動中節玉聲應之鏘鏘和鳴以為養心之助
鈴在衡曰鸞在軾曰和故君子在車聞鸞和行步鳴
珮玉無時無處不致養所以非僻之心無自入也君
在不佩玉朝則結佩謂尋常在君側或有所執事奔
走非行禮之會鄭謂世子之禮拘也不佩玉不敢比
德且使行無聲也左結佩結玉佩也右設佩設事佩
不結也如觿燧之類所以供役右設便也居則設佩
謂平居則左右俱設齊戒則屈其佩向上而結之神
道主靜也綪作縪猶儀禮陳設之綪屈也爵鞸玄色

之鞸齊尚玄凡束帶必佩玉唯喪有帶無佩衝牙琜
玉如牙形懸佩間使相衝擊成聲也玉比德故不去
身白粹之至也玄天色也組綬以組貫玉曰綬山玄
玉色玄如山山靜象仁也水蒼玉玉色蒼如水水動
象知也純素絲也瑜玉之美者不論色也綦雜文瓀
玟石次玉者縕赤黃色孔子不佩玉而佩象環其廣
五寸環無窮象無聲五者天地之中數此平居之佩
若禮服玉不可易也

童子之節也緇布衣錦緣錦紳并紐錦束髮皆朱錦也
肆束及帶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童子不裘不帛
不屨絇劬無緦服聽事不麻無事則立主人之北南面
見先生從人而入

童子之節謂童子之禮節衣緇布尚質也衣緣帶紳
束髮皆用朱色之錦示將成人備文也肆束謂雜帶
再繚示謹飭也及帶帶雖長無使多垂盡帶而止勤
服勞也收之收其紳之垂者走則抱之防踐踏也衣
裘帛屨頭著絇皆成人之飾非童子所宜緦服輕童
子不備禮則不服惟聽長者使令之事非大喪不加
麻絰無使令之事則立主人背後南面以伺將見長
者不徑前必隨人入勿煩長者尋禮也

侍食於先生異爵者後祭先飯客祭主人辭曰不足祭
也客飧孫主人辭以疏主人自置其醬則客自徹之一
室之人非賓客一人徹壹食之人一人徹凡燕食婦人
不徹食棗桃李弗致于核瓜祭上環食中棄所操凡食
果實者後君子火孰者先君子有慶非君賜不賀有憂
者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孔子食於季氏不辭不
食肉而飧

先生異爵者年長位尊也後祭不敢先也先飯不敢
當客也客祭敬主人之盛饌也故主人辭以不足祭
飧謂以飲澆飯禮三飯乃飧食飽而加飧美主人之

饌也故主人辭以疏食必有醬主人親送食畢客亦親徹報施稱也一室之人謂同室之人共食非賓客也壹食謂同輩聚食無老幼尊卑異膳也二者皆無賓主之辨但少者一人徹耳凡男子燕會飲食婦人不徹不預外事也祭則婦人徹室中之饌食棗桃李不盡醬至核或曰不委其核于地也食瓜橫切其上如環以祭而食其中棄其所操之皮采實凉爽之物易食則後君子火熟炎熱之物難食則先君子此緩急之節也喜慶之事非一惟君賜榮則賀他不足賀也有憂者以下有闕文勤者以下十一字重出孔

子食于季氏將食不辭不嘗肉不三飯遂飧主人不知禮故示不屑之意

君賜車馬乘以拜賜句衣服服以拜賜句君未有命弗敢卽乘服也君賜稽首據掌致諸地酒肉之賜弗再拜

凡賜君子句與小人句不同日句凡獻於君大夫使宰士親皆再拜稽首送之膳於君有葷桃茢於大夫去茢於士去葷皆造於膳宰大夫不親拜爲君之答己也大夫拜賜而退士待諾而退又拜弗答拜大夫親賜士士拜受又拜於其室衣服弗服以拜敵者不在拜於其室

凡於尊者有獻而弗敢以聞士於大夫不承賀下大夫於上大夫承賀親在行禮於人稱父人或賜之則稱父拜之

君賜車馬之初卽拜矣異日乘此車馬往拜車馬之賜君賜衣服之初卽拜矣異日服此衣服往拜衣服之賜然必君命之乘乃敢乘君命之服乃敢服也君賜則稽首以首據掌上極至于地以拜他日服乘又拜所謂再拜也惟車馬衣服爲然若酒肉之賜承賜時拜之明日弗再拜也將之以禮曰賜投之以物曰與君子小人貴賤德力不同如詩歌采薇以勞將帥又歌杕杜以勞士卒不同日也大夫有所獻于君使

家宰代獻不親恐君降禮也士獻則親分卑君無答也皆再拜稽首送者大夫遣宰時再拜稽首及宰抵君門授小臣與士親獻者又再拜稽首膳於君謂以飲食獻君葷辛烈之物蒀葱之類桃枝辟惡茢帚除穢三物皆以禦不祥致膳用之示潔敬也致膳於大夫則去茢用葷桃致膳於士則去葷用桃皆造於膳宰謂皆詣掌飲食者致之不徑達也凡大夫拜君賜于門外不見君恐煩君答也旣拜不待君命退恐煩君召也士亦拜門外待君諾乃退旣得君諾又拜君于士無答故士得盡禮也大夫親賜于士士親拜受

明日又往拜于大夫家大夫之賜無車馬惟衣服不必服以拜殺于君也若分敵既親拜賜不必再往惟賜時不在乃往拜于室耳凡有獻于尊者辭弗敢徑聞但云聞于從者執事之類不敢瀆也承賀謂有慶事受賀士于大夫分隔不敢承下大夫於上大夫承可也親在禮必稱父統于尊也

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乘路車不式

禮有以文爲貴者敬之可以美盡者也有以質爲貴者敬之不可以文致者也極則反本焉故服之見美非禮之盛者也宗廟之祭賓客之□衣服盡飾必充

其美不敢充也充敵寔意故冬至郊天禮之盛者天子被大裘大裘無裘謂之不裼裘之裼也見美也不裼則美不見之謂充美與襲同耳凡在車見所敬則伏式郊乘大路敬天不二故不式卽充服之意皆所謂至敬無文禮之至盛者也

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親癠剤色容不盛此孝子之疏節也父没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母没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

唯者應之速諾者應之徐趨行曰走連步曰趨出不易方往有定所也復不過時歸有定期也癠病也色容不盛卽文王世子謂色憂不滿容也疏粗也粗節非禮之精孝子不忍忘親之心則精也父書父所嘗讀之書不能猶言不忍澤沾也手澤手所沾之汗澤杯圈酒器屈木爲之曰圈口澤口所沾之津液父言書母言杯圈各因所事也事死如生終身之慕可謂孝矣

君入門介拂闑臬大夫中棖橙與闑之間士介拂棖賓入不中門不履閾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徐趨皆用是疾趨則欲發而手

足毋移圈犬豚屯上聲行不舉足齊咨如流席上亦然端行頤霤如矢弁行剡剡起屨執龜玉舉前曳踵蹜蹜如也凡行容惕惕廟中齊齊朝廷濟濟翔翔

君入門謂兩君相見入門介副也謂兩君之擯介卿爲上介大夫爲次介士爲末介各從其君後門中央豎短木室扉曰闑門兩傍長木立扉曰棖兩君入門各當東西棖闑之中主君由東賓由西主君之上擯在君後稍近西拂闑賓之上介在賓後稍近東亦拂闑次大夫各當君後棖闑中次士各拂東西棖參差鴈行不相襲也賓入又謂鄰國卿大夫來聘者稱賓

殊君也不中門謂入門稍東近闑門限曰閾公事奉君命聘享之事入自闑西用賓禮已事私覿入自闑東用臣禮凡臣出入由闑右入以東爲右也君與尸分尊尚徐足迹曰武後武躡前武相接行緩也大夫行稍疾武相及也士行散步兩足中間容一武此徐趨之節君大夫士凡徐行皆用此與尸行据祭時言也徐趨猶言徐行疾趨猶言疾行疾趨則步欲起發手足欲端正無傾側動移圈豚行謂轉身迴旋豚性奔突在圈中則迴旋不舉足謂足不離地齊衣下邊如流曳地如水流也席上謂登席行其上亦如是也

端行直身正行頤霤頤下垂如矢身直也弁棄通遄散貌剡剡銳利履頭起發之貌龜玉重器執以行足前舉其趾後曳其踵踧踖然局促不進也凡行步之容惕惕然如履危行廟中齊齊然嚴正行朝廷濟濟然詳整翔翔然安舒也

按行容惕惕鄭音傷傷直疾貌以行爲行路夫行路者直疾何足表禮本謂士君子步履競惕云爾心苟不在履錯失容雖宗廟朝廷其能齊齊濟濟翔翔乎卽易之惕若俗語履平地而恐之意與怵惕之惕正同必謂从易音傷甚無謂與鄉人裼之裼作禓皆好異穿鑿之過

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齊（齋）遬遬（速）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坐如尸燕居告溫溫凡祭容貌顏色如見所祭者喪容纍纍色容顛顛視容瞿瞿（句）梅梅言容繭繭戎容暨暨言容詻詻（額）色容厲肅視容清明立容辨卑毋讇（諂）頭頸必中山立時行盛氣顛（田）實揚休玉色

舒遲閒雅貌齊則不敢舒遬則不敢遲見尊者之容也足容重遲篤也口容止閉塞也聲容靜謐嘿也氣容肅屛息也立容德安定也德得也有所得則無皇

皇徵逐之態燕居告謂燕居及告語皆以溫溫爲貴此上十一者君子之容也喪容居喪之容纍纍羸瘠貌顛顛匆遽貌瞿瞿驚顧貌梅梅酸楚貌或云梅梅猶昧昧繭繭結澀貌四者皆居喪之容戎容軍旅之容暨暨果毅貌詻詻剛決貌色厲肅則氣勇視清明則神銳四者皆軍旅之容立容又泛言與人立之容辨辨別也心常辨別惟恐失容卽論語察言觀色慮以下人之意謙卑而不至諂屈則不失己或云辨當作貶山立安重也時行不妄動也卽足容重之意盛氣氣體充滿也顛塡通塡塞充實于中而發揚休美

于外也玉色温栗如玉也

凡自稱天子曰予一人伯曰天子之力臣諸侯之於天子曰某土之守臣某其在邊邑曰某屏之臣某其於敵以下曰寡人小國之君曰孤擯者亦曰孤上大夫曰下臣擯者曰寡君之老下大夫自名擯者曰寡大夫世子自名擯者曰寡君之適的公子曰臣孽士曰傳去聲遽之臣於大夫曰外私大夫私事使私人擯則稱名公士擯則曰寡大夫寡君之老大夫有所往必與公士為賓也

伯方伯力臣股肱宣力之臣某土如云東土西土之類屏藩屏某屏如云東藩西藩之類敵謂諸侯交相稱擯相禮者世子諸侯適子公子諸侯庶子孽旁芽傳遽驛傳急遽猶言奔走之臣士自稱于外諸侯者也士于鄰國大夫則自稱外私家臣曰私對鄰國曰外大夫私覿主君則自使私人為擯稱大夫名以通若奉君命見則公家之士從行者為擯辭稱寡大夫寡君之老凡大夫有公事他國必有公家之士從行為賓不徒以私士行也

禮記通解卷十一終

禮記通解卷十二

郝敬習

明堂位第十四

明堂位取篇首語命篇篇內所言非盡明堂也誇飾魯事以尊周公[redacted]尊周公而適以彰魯之僭其事不可謂有不可謂全無魯之僭見于春秋與詩而皆託于成王之賜故夫子因魯史成春秋刪詩存魯頌不錄魯風示諱毀之義後儒不察謂夫子以天子之事與周公之後不知周公之後自與也乃緣飾明堂位之說明堂不見于詩書惟周頌我將之序云祀文王于明堂孟子云明堂王者之堂然則明堂誠有之蓋巡守朝會之所猶宗廟之謂清廟云爾戴德記有上圓下方九室十二堂三十六戶七十二牖益以朱草蒿宮悠謬之譚竊意古聖為宮室上棟下宇以蔽風雨制從易簡可久可大南面而治取諸離法天觀象昏旦十二取正中重明麗正居上臨下未有一室盤旋如機偶以法天者也此技方緯羣陋說鄭玄好信云天子宮室皆然豈非[redacted]隱行怪者與嗟乎世遠教湮經殘禮壞後人耳食秦漢以來處士之餘唾自吾夫子已云文獻不足徵況數千百年以下至今日乎

禮家言多駁雜採眞紕浮存乎高明之士嘿識不然
則孟子謂盡信書不如無書者矣
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
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
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
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
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
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九采之
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
位也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昔殷紂亂天下脯鬼

侯以養諸侯是以周公相武王以伐紂武王崩成王幼
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
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於成王
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言成王幼周公代爲
天子受諸侯朝也天子負依以下記明堂朝列之位
天子即指周公九夷八蠻等國未詳九采即九州王
制云千里之外曰采應門天子正門塞謂夷服鎮服
在外爲蔽塞者也世告至謂嗣王即位與其國君
立來告也鬼侯史記作九侯九鬼聲近脯謂殺之以
肉爲脯也

按王者向明而治謂之明堂今云明堂爲明諸侯之
尊卑鑿說也謂周公朝諸侯爲天子負依南面尤孟
浪之言憑曾考詩書知周公殺兄作僞書者誣之周
公踐祚記禮者誣之武王年八十生成王九十三崩
成王立年十三非甚童蒙也故周公伐奄討武庚皆
奉王以行流言一至避位二載王不自悔迎公公不
敢歸故詩人歌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孔子稱其不
驕不吝從古功高德隆小心忠愼未有如公者矣豈
有十三歲天子在位宰相南面負扆受諸侯朝之禮
乎況踐位六年成王年已十九七年致政成王年已

二十周公何事貪權乃爾七年致政云者誤解洛誥
復子明辟王與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語緣飾之過
也說詳洛誥至明堂位篇尤爲可疑天子南面諸公
北面是矣侯西面伯東面將誰朝乎九夷八蠻六戎
五狄立四門外或東西面或南北面天子不見朝者
朝者亦不見天子何爲乎至于五狄北門外南面將
使天子北面而受其朝乎九采之國鄭云九州之牧
也二伯帥諸侯入牧居外糾察夫朝者散列四門內
外九牧立南門外一方以糾察中外三方豈相及乎
禮諸侯朝天子北面稽首今六服四面環繞相拜何

以明尊不拜不稽首一立而退何以成禮鄭氏謂六
服以遠近或一二歲或五六歲一周則是明堂之位
有東無西有南無北有門內無門外尤非朝常皆可
哂也

成王以周公爲有勲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
方七百里革車千乘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
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獨旂十有二旒日月
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季夏六月以禘
禮祀周公於大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罍鬱尊用黃
目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雕篹酸去聲爵用玉琖盞仍

雕加以璧散上聲璧角俎用梡緩嶡蹶升歌清廟下管象
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析而舞大夏昧東
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於大廟言廣魯
於天下也君卷袞冕立于阼夫人副褘立于房中君肉
袒迎牲於門夫人薦豆籩卿大夫贊君命婦贊夫人各
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而天下大服

曲阜魯地孟春周正月建子冬至之月弧弓也以竹
爲弓所以張旂弓外有衣曰韣考工記謂弧旌枉矢
覲禮謂侯氏載龍旂弧韣是也日月畫于旂上者周
季夏六月建巳之月也禘本春祭惟魯用夏故下節
仍云夏礿禘祭帝三王始祖皆帝子祭始祖從出之
帝曰禘牲白牡用殷王禮不敢以時制待周公也尊
罍皆酒器爲牛形曰犧象猶形也或曰形似象也畫
山雲之文曰山罍鬱尊盛鬱鬯之尊黃目尊爲獸形
以黃金飾目灌酌鬱鬯獻尸尸灌地也玉瓚以金爲
盃大圭爲柄玉豆以玉飾豆篹籩屬以竹爲之有雕
文爵行酒之器夏曰琖玉爲之仍用雕刻也加加爵
也正獻之外曰加散角皆爵名璧飾玉也俎以載肉
虞曰梡夏曰嶡梡四足如案嶡則施橫木于足間也
清廟周頌首篇祭文王之樂歌下堂下管竹音象象

舞之歌即維清之詩堂下以管吹象也朱干朱盾玉
戚王飾斧冕而舞謂舞者戴冕大武武王樂戴皮弁
服素裳尚質也裼單衣也大夏禹樂昧任皆樂名合
先代之舞兼四夷之音昭德象功之至也先代與四
夷之樂惟天子兼用成王命魯以此祀周公欲廣大
魯國于天下也君袞冕立于阼魯君主祭也夫人魯
君之夫人祭則夫人薦豆副首飾編髮爲之褘翟衣
王后服魯君夫人亦得服之也房中東房揚舉也
諸臣助祭者各舉其事也廢不舉也不舉者服大刑
故天下大服也

按成王追念周公勲勞享祀盛其禮或有之至于子孫僖度胡可越也豈謂車服儀仗盡比乘輿郊禘大事一切僭用之乎魯用郊自僖公始耳據春秋與魯頌所載昭然可考烏得厚誣成王并累周公而記者侈譚爲盛事廣魯于天下是何言與孟子之言最近古曰公侯皆方百里周公封於魯太公封於齊亦爲方百里今魯方百里者五則是魯至戰國時始拓地至五百里今謂成王始封七百里夫魯七百齊亦七百如此盡海內地不足給數公侯千八百國何地可封所謂天子萬乘諸侯千乘者大畧論君十臣一開

方之法方百里者中方萬里曰千乘方千里者中方百萬里曰萬乘極言其多耳後儒按數取盈以司馬法丘甸之賦求之卽天子畿內分封之餘不能具千乘況公侯乎是以愈贊愈不合矣

是故夏礿秋嘗冬烝春社秋省而遂大蜡乍天子之祭也大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振木鐸於朝天子之政也山節藻棁復廟重檐延刮楹達鄉向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

礿嘗烝詳見王制不言春者春祭曰禘魯春郊而夏禘也春社祈年也秋省報賽也省其收入豐儉則八蜡通不通可知故遂大蜡也數者之禮諸侯皆有惟魯獨盛比于天子大廟之制卽天子之明堂庫門魯大門雉門魯中門天子五門自外而內曰皋曰庫曰雉曰應曰路諸侯三門曰庫曰雉曰路而魯庫雉門皆如天子木鐸金口木舌天子將發號令于朝振之以警衆聽也山節刻欂櫨爲山也藻棁畫侏儒爲藻也詳禮器復廟廟重屋也重屋故重檐卽今摟閣也刮楹刮磨楹柱使光澤也達鄉通達窻牖使向明也反坫兩君相見設坫兩楹間獻酬飲畢反爵于上也出尊設尊于堂亦兩楹之間小禮如祭殤陽厭之類

則尊于房室不出也崇高也坫所以閣康安也圭禮器受賓之圭安措高閣之上防動搖也疏屏屏障之屬疏通使明爽也凡此皆天子廟飾魯皆用之也

按郊特牲祭義謂春祭爲禘季夏禘自魯祀周公始前言孟春祀帝于郊季夏六月禘周公于太廟故于此不復言春禘而鄭氏云魯在東方王春東巡守故魯闕春祭夫旣郊矣社矣獨廢其廟祭乎此附會王制而過者也凡鄭註舍本文曲說類此

鸞車有虞氏之路也鉤車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蕤平聲殷之大白

周之大赤夏后氏駱馬黑鬣殷人白馬黑首周人黃馬
蕃鬣夏后氏牲尚黑殷白牡周騂剛泰有虞氏之尊也
山罍夏后氏之尊也著長入聲殷尊也犧象周尊也爵夏
后氏以琖殷以斝嫁周以爵灌尊夏后氏以雞夷殷以
斝周以黃目其勺常入聲夏后氏以龍勺殷以疏勺周以
蒲勺土鼓蕢塊桴浮葦籥伊耆氏之樂也拊撫搏玉磬
揩夏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

鸞車有鈴之車路下乾通鉤車鄭謂曲輿輿車牀前闌
曲曰鉤車大路殷木輅也乘路周玉輅也旂綏大白
大赤皆旗名綏緌同以旄牛尾注旂竿之首而垂緌

也白馬黑鬣曰駱黃馬蕃鬣即赤身黑鬣之騂馬之
赤近黃者騂赤色牡曰剛凡祭牲皆用牡泰瓦尊也
尊無足著地曰著琖之言淺以形扁淺名斝之言稼
以刻禾稼名爵形似爵三者皆行酒之器灌尊灌獻
鬯酒之尊夷彝同常也宗廟常用之器曰彝刻雞于
上曰雞彝勺挹飲之器龍刻龍形疏刻鏤疏通蒲刻
蒲草文埴泥爲鼓結塊爲桴斷蘆爲籥古伊耆氏之
樂也拊以手循之搏以手彈之或曰拊搏樂器也韋
爲之實以糠如小鼓揩擊猶戛擊磬言拊搏琴瑟言
揩擊互文也琴不言小瑟不言中亦互文也四代謂

虞夏殷周

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米廩有虞氏
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頖判宮周學也
崇鼎貫鼎大璜封父龜天子之器也越棘大弓天子之
戎器也夏后氏之鼓足殷楹鼓周縣玄鼓垂之和鐘叔
之離磬女媧之笙簧夏后氏之龍簨筍虡巨殷之崇牙
周之璧翣有虞氏之兩敦對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
周之八簋俎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嶡殷以椇矩周以
房俎夏后氏以楬朅豆殷玉豆周獻豆有虞氏服韍弗
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

肝周祭肺夏后氏尚明水殷尚醴周尚酒有虞氏官五
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有虞氏之緌夏后氏之
綢叨練殷之崇牙周之璧翣凡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
之是故魯王禮也天下傳之久矣君臣未嘗相弒也禮
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天下以爲有道之國是故天
下資禮樂焉

周之文武功德隆重二廟百世不遷曰世室魯以伯
禽廟爲文世室伯禽玄孫武公之廟爲武世室米廩
粢盛之藏虞學曰庠孟子云庠者養也以養爲義故
以米廩當之習射有序即夏學也習樂有瞽宗即殷

學也頖宮猶泮宮講學行禮之處郇周學也崇貫封父越皆亡國名鼎璜龜戟弓皆周先王伐國所得之器棘戟通鼓足鼓有四足楹以木貫鼓中上出如楹柱也縣鼓懸而鼓之也垂堯之共工和鍾歌鍾編懸比次故曰和也叔古人一名無句始作磬者離歷也亦編懸稀疏故曰離或曰特懸之大磬也笙列竹匏中象物生出地也簧美在其中故曰笙簧女媧氏始作也簨虡以懸鍾磬橫曰簨植曰虡龍刻爲龍形崇牙殷人于簨上刻文爲重牙周人又設璧翣爲飾翣扇也形圜如璧敦璉瑚簋皆盛黍稷之器二四六八

皆魯有之數梡嶡見前椇味甘形如珊瑚俎足閒橫木曲橈形如椇房俎俎有跗如房揭豆木豆無文飾也獻文美之稱鄭讀爲娑刻文稀疏貌黻祭服之韠有虞氏以韋爲之夏畫山殷畫火周爲龍章祭殺牲以祭三代各用所勝夏尚黑勝赤故祭心殷尚白勝青故祭肝周尚赤勝白故祭肺明水明潔之水水無味醴味薄酒味厚周官倍商商倍夏夏倍虞四代之官魯兼備之綏綢練崇牙璧翣四者皆送葬之具綏旌旗之綏綢幬通韜也練熟帛也以韜旌竿爲旐旒也崇牙畫重牙之文于旌翣也

按此篇之言無一當禮欲獻諛周公而不知其悖作記者儒亦寡春秋之義不然魯三桓之徒自爲之猶晉人之爲左傳尊晉而不自知其惡也四代之官共六百五十魯以百里之國兼之安所給祿入春秋羽父弑隱公慶父弑二君禮樂刑政之變不可枚舉今云未嘗相弑未嘗相變記言爲無稽矣

明堂位終

喪服小記第十五

喪服小記記喪服之制小者

斬衰括髮以麻為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齊衰惡笄以終喪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髽查其義為男子則免為婦人則髽苴杖竹也削杖桐也

禮父喪斬衰母喪齊衰衰異而小斂括髮以麻同括結也括髮雖同而父喪括髮則免冠徒首以至成服母喪括髮則免冠加布至成服此其為等殺也凡不冠曰免以布以麻布纏頭所謂絻也不言齊衰言母者齊衰不獨母也惟為母齊衰括髮而絻其他雖絻

不括髮也惡笄承上母喪齊衰而併及婦人喪服凡齊衰皆惡笄也惡笄麤惡之笄以竹木為簪終喪而后易之凡首服男冠女笄喪則男子以免易冠婦人以髽易笄免去冠髽去笄皆未成服之服男女異名耳苴麤惡之狀喪禮斬衰苴絰杖為父用竹圓象天也竹有節取節哀也削杖為母也削取殺削意方象地桐桐也哀桐與父同也

按免禮不同去冠徒首曰免免冠加布覆首曰絻古冕絻字通與不冠之免稍別齊輕于斬以布輕于徒首親始死投冠笄纚猶存明日小斂畢尸將出堂乃去笄纚散髮謂之脫髦以麻結之父喪括麻徒首母喪括麻加布明日大斂又明日成服死之第四日也註疏謂始死戴素冠視小斂素冠既祥之冠始死焉可用未成服安得有冠疏又引檀弓叔孫武叔母死尸出戶祖且投其冠括髮為證夫親死越宿尚從容笄縰拂髦加冠待含斂出戶然後投冠此子游所謂不知禮者豈可為括髮之證

祖父卒而后為祖母後者三年為父母長子稽顙大夫弔之雖緦必稽顙婦人為夫與長子稽顙其餘則否男主必使同姓婦主必使異姓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

適孫無父為祖父喪三年祖父先死祖母後死為祖母喪亦三年若祖父在為祖母期亦如父在為母期也父死適孫承重故曰為後庶孫則否如本服稽顙以顙擊地痛之至也為父母之喪與長子之喪乃稽顙父母至尊至親長子正體也士有喪大夫弔之雖輕喪如緦麻亦稽顙尊大夫不敢待以輕禮也婦人稽顙惟夫與長子之喪為然其餘否雖已父母喪亦不稽顙喪必有主以接賓客如無主則使人代必使喪家同姓之男代男主使喪家異姓之女代女主異姓之女同宗之婦也為父後者父之適子也出母母

爲父熟者適子無服以其承父也庶子則期按此禮未允說見檀弓子上之母死章

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五世而遷之宗其繼高祖者也是故祖遷於上宗易於下尊祖故敬宗敬宗所以尊祖禰也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庶子不爲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故也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庶子不祭禰者明其宗也

三謂身父子由父親祖由子親孫以三爲五也由祖以親曾高二祖由孫以親曾玄二孫又以五爲九也九者三其三代也中三代上三代下三代所謂同姓九族也殺謂五服減等親漸疏則服漸輕上殺由父而減至高祖下殺由子而減至玄孫旁殺由己身同輩旁減身以上父斬衰三年祖父齊衰期曾高祖齊衰三月上殺也身以下長子斬庶子期適孫期庶孫大功曾玄緦麻下殺也身以旁同父兄弟期同祖大功同曾祖小功同高祖緦麻旁殺也高祖之外無服故曰畢禘祭帝也三代之王皆古帝之苗裔夏始顓頊黄帝其所自出也商始契周始后稷帝嚳其所自

出也三王各追祀其始祖所自出之帝而以始祖配饗故謂之禘四廟四親廟高曾祖父爲四親天子七廟云四者據五服言也庶子不得主祭至繼統爲王亦用王禮庶子繼世爲諸侯亦如諸侯可知別子即庶子諸侯適子之弟不得繼爲諸侯別其支自爲祖即同姓卿大夫之始祖也其適子適孫世世承繼別子爲宗所謂百世不遷之大宗也父廟曰禰繼禰爲小宗此又別子之庶子爲父者也長子長孫既繼別子爲大宗庶子之適子又各繼其父爲小宗而同父之兄弟共宗之也由此遞降至於五世小宗凡四親

兄弟之適是繼禰之小宗也同堂兄弟之適是繼祖之小宗也再從兄弟之適是繼曾祖之小宗也三從兄弟之適是繼高祖之小宗也小宗有四而皆自繼禰始故但曰繼禰餘詳曲禮下篇族人一身共事五宗大宗不遷小宗五世則遷故曰其繼高祖者也自高祖至玄孫五世而玄孫之子於父之高祖六世則無服矣不可仍統父同高祖之兄弟乃遷從近者爲宗蓋世以次漸遠祖以次漸移宗亦以次漸易玄孫之子又以父之曾祖爲高祖而父繼曾之宗又爲己繼高之宗父繼高之宗已在三從外爲疏屬矣故曰

祖遷于上宗易于下宗法之立所以尊祖宗子繼祖
禰之正體故敬宗子即敬祖禰宗子主祭庶子不得
自祭祖所以明宗也宗子自爲其長子斬衰以已繼
祖禰長子繼已也庶子不得爲宗其長子亦無承繼
之重故不爲其長子斬衰庶子無家廟但祭其祖于
宗子之廟凡庶子親屬之殤者無後者無廟可祭亦
于宗子家廟從其祖祔食已皆不得祭也庶子苟非
仕則無廟雖禰亦不得自祭亦于宗子家廟供其牲
物而宗子爲主祭之凡此皆所以明宗也
按古宗法爲有天下國家者繼世明統系杜覬覦耳

又慮夫世遠支繁散而無統于源頭處立大宗統之
使人知尊祖又于分派處立小宗使人知敬禰故曰
敬宗所以尊祖禰然裁抑庶子使身不得自祭家不
得立廟有國家則有宗祠有國不祀先王以爲討子
孫不祭祖父制禮之謂何非適非大夫士則無廟廟
必適子爲主儻庶爲大夫適爲庶人則庶人以適坐
占大夫大夫以庶坐降庶人人生何不幸而爲庶子
也儻適庶俱大夫則適子廟重複若適庶皆庶人或
累世不仕則永爲不祭之家而祖禰爲無依之鬼貴
賤雖異各言其子各言其孫各言其祖父何强世以

不堪故宗法必通人情而后可行也
親親尊尊長長男女之有别人道之大者也從服者所
從亡則已屬從者所從雖沒也服苟妾從女君而出則
不爲女君之子服
此論服之降殺親親以恩言尊尊以分言長長以齒
言男女如父與母兄弟與姊妹之類莫不有差等之
别從服謂不在九族五服之內從其所尊所親者爲
服也如臣從君服君之黨妻從夫服夫之黨子從母
服母之黨妾從女君服女君之黨皆是因所從者爲
服所從者死則不服矣屬從又就其中情誼連屬如

子從母妻從夫之類母與夫雖亡猶服之至如妾從
女君來嫁苟女君以罪見出妾亦從出女君儻有子
在于死女君服期妾可無服蓋女君與夫絕矣女君
之服爲其子非爲其夫也女君既不得從夫而妾又
安得從女君此屬從之未沒亦不服者也
禮不王不禘
禘解見前篇此王者之祭非王者不得用之
世子不降妻之父母其爲去聲妻也與大夫之適子同父
爲士子爲天子諸侯則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
父爲天子諸侯子爲士祭以士其尸服以士服

世子謂天子與諸侯之適子禮爲妻父母緦麻天子諸侯貴則降世子貴服輕亦宜降而此獨否者非獨重妻也未爲君不敢上同于尊也故其爲妻服與大夫適子爲妻齊衰不杖期同舉大夫者期至大夫降而爲妻期獨不降大夫適子爲妻期儀禮曰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其不杖者儀禮曰父在爲妻不杖父在妻喪則父爲主故子不得伸家國雖異敬父則同雖天子諸侯世子下同于大夫適子厭于所尊一也父爲士子爲天子諸侯則以天子諸侯禮祭子自伸其敬也其爲父尸服死者本服象其生也若父

爲天子諸侯子爲士安士之分用士禮祭而尸服士服不得仍用生時貴服何也爲天子諸侯亡其國與天下使子爲士庶人生不成君死安得君服而以庶人祭天子諸侯乎父爲士子爲天子舜祀瞽瞍是也父爲天子子爲士桀紂耳尸服所以異也

婦當喪而出則除之爲父母喪未練而出則三年旣練而出則已未練而反則期旣練而反則遂之

禮婦爲舅姑期婦當舅姑之喪見出則除其服義絶故也如婦自有父母之喪未期見出情復隆于其父母爲終三年不復從旣嫁之期若期外見出旣嫁之服已除不必更同其兄弟爲三年也若其父母喪未期夫命復反仍從已嫁之期期外命反者無中道廢遂終三年可也

按服以時變通是已但婦與夫同遭親喪而棄之又忽反之非禮之經于此獨詳豈古人以出妻爲常事邪未可訓也

再期之喪三年也期之喪二年也九月七月之喪三時也五月之喪二時也三月之喪一時也故期而祭禮也期而除喪道也祭不爲除喪也三年而后葬者必再祭其祭之閒不同時而除喪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

則必爲之再祭朋友虞祔而已

此明練祥二祭之義凡吉祭每時一舉有三年之喪則歷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祥二十七月而除二十五月是再期也二十七月則三年矣期之喪十三月而除是二年也大功九月而中殤降服之大功有七月者是三時也小功五月之喪是二時也緦麻三月是一時也禮三月一祭親喪則期而練祭再期而祥祭不敢經歲不祭禮當然也期而男除首絰女除要帶再期而除衰以時漸殺道當然也祭與除喪各有其義祭不爲除喪舉也何以明之人子有因他故

三年後得葬其親者亦期而練祭再期祥祭但再祭中間不與已葬者同時除喪練祭同設而絰帶不同除祥祭同設而衰不同除蓋祭不可闕親柩在殯衰絰亦不可除則祭不爲除喪明矣鄭解未達大功者主人之喪謂從父兄弟死大功代爲死者妻子主喪也無妻子則無人爲三年之喪無再祭有妻子爲三年之喪而子幼妻不能主則大功者攝主其練祥以終兩期之禮至朋友但爲治其虞祭祔祭耳獨言大功者期則親兄弟矣有親兄弟不爲無主此爲孤弱無同父之親者自此以上并大功無者益可知矣先

儒曰率朋友死于我殯之義練祥不必大功親黨皆不得辭也推行有死人尚或殣之心虞祔不必朋友相識者皆不得辭也善言禮矣

士妾有子而爲之緦無子則已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兌）喪已則否爲君之父母妻長子君已除喪而后聞喪則不稅降而在緦小功者則稅之近臣君服斯服矣其餘從而服不從而稅君雖未知喪臣服已

士妾有子者則士爲之緦無子則無服獨言士是大夫以上妾雖有子亦不爲之服矣子生在他邦不及見其祖父母與伯叔父昆弟其父亦以在他邦聞喪後時父當爲稅服追服曰稅子可不稅爲生不識面而喪過時也苟時未過猶爲之服卿大夫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皆有服若有事羈他邦君已除服臣始聞喪則不追服蓋是服本從君君除則可已矣降而在緦小功謂正服本重以殤降者詳見儀禮凡降服重于正服服已降又不稅則近薄矣雖輕如緦小功時過必追服也近臣謂近君小臣卑賤君服從服無論稅非稅矣其餘若卿大夫輩限內則從服限外不從稅如國有大喪君在外不及聞臣在本國者服矣不必待君也

按祖父母諸父兄弟之喪皆期情非輕也豈以生不及死遂同路人乎此禮未宜儀禮喪服傳云兄弟皆在他邦加一等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加一等謂生不得與骨肉同居聞其死有加無殺不幸之中又不幸焉故極哀也檀弓曾子云小功而不稅則是遠兄弟而終無服也可乎此之謂也夫正小功猶欲稅降小功可知降小功猶稅期可知孰謂祖父母諸父昆弟可不稅乎凡禮家言參差類此

虞杖不入於室祔杖不升於堂

此哀殺去杖之節虞先祔後堂淺室深杖以扶哀哀

漸輕杖以漸去未葬則杖不去身既葬虞祭于室則
杖止升堂入室去杖虞後祔祭杖亦不升堂室可知
矣
為君母後者君母卒則不為君母之黨服
君母謂適母無適子立庶子為後君母死則不為君
母之黨服即上章從服者所從亡則已之意
按庶子為適母後適母死則不為母黨服是後其生
不後其死也猶弗後矣鄭以徒從釋之豈子從母而
可謂之徒從乎
絰殺五分而去一杖大如絰

麻在首在腰皆曰絰分言則首為絰腰為帶此謂帶
也儀禮斬衰首絰以苴麻為之大一搹搹搤同搤指
與第二指圍曰搤帶殺首絰五分之一而杖之大如
帶五分象五服也五服皆有絰有帶齊衰之絰大如
斬衰之帶五分去一以為齊衰之帶大功之絰大如
齊衰之帶五分去一以為大功之帶小功之絰大如
大功之帶五分去一以為小功之帶緦麻之絰大如
小功之帶五分去一以為緦麻之帶
妾為君之長子與女君同
女君謂正嫡女君為長子齊衰三年妾同之重繼體

也
除喪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
重輕皆以首要絰言重謂男子重首絰婦人重要絰
除喪謂期而小祥喪服漸除男子先除其首絰而要
絰不除婦人先除其要絰而首絰不除蓋哀之殺也
由重漸輕未有先輕而後重者也易服謂既葬卒哭
以葛易麻男子要絰輕故要易葛而首不易婦人首
絰輕故首易葛而要不易檀弓所謂婦人不葛帶是
也蓋服之吉也由輕變重未有越輕而趨重者也一
除一易輕重先后自然之節鄭以易為大喪既虞帶

遭小喪易麻據間傳與服問解而意亦該乎其中
無事不辟廟門哭皆於其次
辟闢通開也廟門殯宮門鬼尚幽有事則開無事則
闔倚廬曰次無事哀至哭皆于次有事闢門入即位
哭
復與書銘自天子達於士其辭一也男子稱名婦人書
姓與伯仲如不知姓則書氏
復招魂也銘明旌復呼名姓望其魂來也銘書名姓
使其魄依也書姓與伯仲書銘也始生所從出曰姓
子孫蒙先世官謚若字為氏

按人始死升屋招呼此古俗禮男子稱名茍臣子復君父而名可乎鄭遂推爲殷禮無稽

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麻同皆兼服之報葬者報虞三月而后卒哭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虞祔待後事其葬服斬衰

葛所以易麻大喪既葬虞卒哭男子以葛易麻帶婦人以葛易麻首絰葛比麻五分殺一斬之葛絰與齊衰初死之麻絰同齊衰之葛絰與大功初死之麻絰同兼服謂斬衰卒哭後遭齊衰之喪服齊衰之麻絰可服斬衰之葛絰亦可齊衰卒哭後遭大功之喪服

大功之麻絰可服齊衰之葛絰亦可服問云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是也報與赴通告也以葬期告人幷告以虞期蓋葬虞本同日亦或有他故不得虞必幷報之鄭解報爲速恐非三月而后卒哭謂三月後葬葬而虞乃卒無時之哭禮也不虞卒哭與卒哭不虞皆非禮父母之喪偕謂父母同時死也曾子問云葬先輕後重奠先重後輕即此意也先葬謂葬母所謂葬先輕也不虞祔不爲母設虞祭祔祭待父葬畢虞祔先父後母所謂奠後輕也其葬皆服斬衰謂母本齊衰爲父未葬從重也按此言父母喪偕之禮與曾子問同而此節之言爲近

大夫降其庶子其孫不降其父大夫不主士之喪

禮爲庶子期大夫貴則降爲大功以庶子不爲大夫也其孫謂庶子之子爲其父三年不以祖之所降而降其父蓋子有降父無降也儀禮喪服傳曰父之所不服其子亦不敢服此謂大夫之尊壓其子而祖之尊不以壓其孫也士死無後其親戚有爲大夫者不得主其喪尊卑不倫也

按此亦爲有親屬代主者言茍士無屬可代雖大夫其可辭乎

爲慈母之父母無服夫爲人後者其妻爲舅姑大功

慈母如母而慈母之父母則疎矣故無服其夫既離其本生之父母爲人後則妻亦從其夫爲人婦夫于生父母期年妻于夫生舅姑降一等大功耳

士祔於大夫則易牲

士死無後主祔于祖如祖爲大夫祭用少牢士祔食則易以特牲不敢因祖之牲蓋主可祔禮不可假也鄭謂不以卑牲祭尊同用少牢非也後云妾無妾祖姑者易牲而祔于女君亦謂各異其牲耳雜記云士不祔于大夫彼謂先祖兄弟有爲士者可以類祔則

祔之此謂無士可祔者故祔于大夫也

繼父不同居也者必嘗同居皆無主後同財而祭其祖禰爲同居有主後者爲異居

繼父謂母再嫁之夫前夫之子因母爲父者也儀禮有同居繼父有不同居繼父有未嘗同居繼父凡三等同居繼父謂子幼無父隨母嫁與繼父同居子無大功之親爲主繼父亦無大功之親爲後父用財貨築宮廟使此子得自祭其先祖禰終身相依有父之道如此乃爲同居繼父其死也爲服齊衰期所謂不同居繼父者始嘗同居亦同財而祭但此子自有大功之親爲主繼父亦有大功之親爲後終遂異居是爲異居繼父死服齊衰三月其未嘗同居繼父者母嫁子未往子自有主繼父自有後其不同財祭可知因母稱父其實路人無可爲服矣記言不詳舉而義皆備

哭朋友者於門外之右南面

檀弓曰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以朋友門外之交也南面取向外義

祔葬者不筮宅士大夫不得祔於諸侯祔於諸祖父之爲士大夫者其妻祔於諸祖姑妾祔於妾祖姑亡無則

中一以上而祔祔必以其昭穆諸侯不得祔於天子天子諸侯大夫可以祔於士

宅謂葬地祔葬謂後死者葬附于先塋先世葬宅已筮祔葬則不再筮士大夫以下謂旣葬祔主于廟者蓋諸侯之庶子庶孫始別宗爲士大夫而無後者禮惟大宗立後庶無後則以其主附于祖然不得祔于祖之爲諸侯者諸侯雖親貴已絕宗但可附于諸祖父爲士大夫者之廟諸祖父卽諸侯之從父士大夫死者之從祖父也其妻卽士大夫之妻諸祖姑卽諸祖父之妻妾祖姑卽諸祖父之妾亡無同無諸祖父之爲士大夫與無妾祖姑可祔則間一代以上求有者祔之中猶間也謂間諸曾上祔諸高諸祖父無妾上祔于諸高祖父之有妾者廟次左昭右穆父子不同列各以世次諸侯不得祔于天子亦謂天子之庶子庶孫始命爲諸侯而無後者不得祔于天子也天子諸侯大夫可祔于士謂士之子孫爲天子諸侯大夫死則附于祖不敢自尊以卑其祖父也

按此節爲庶子無後而附食于祖者之禮傳曰爲人後者後大宗也大宗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故禮無絕宗而有絕庶庶絕其妻妾無主分別附寄鄭以爲旣

葬卒哭之祔若是則廟制有常數各祀其祖禰各有
小宗焉得祔于諸祖妻從夫妾從嫡焉得祔于諸祖
姑廟無二主新入則舊遷焉得以新主附于舊主妾
不世祭焉得屢世有妾祖姑廟諸家附會勉强分疏
終未釋然也
爲母之君母母卒則不服宗子母在爲妻禫爲慈母後
者爲庶母可也爲祖庶母可也爲父母妻長子禫慈母
與妾母不世祭也
君母猶言適母母之適母非母之生母也母在適母
死則母爲之服而已從母服母卒無從則不服宗子

宗婦繼正體故宗子爲妻期而禫父在則不禫厭于
尊也無父雖母在亦禫若非宗子有姑在豈得伸禮
于婦乎爲慈母後者儀禮所謂妾無子與妾子無母
者父命之爲母子者也爲庶母謂後庶母爲慈母也
爲庶祖母謂父妾無子命已妾之子後之亦爲慈母
三母皆妾故皆可以妾之子爲後禫除喪之祭言思
慕平澹也大喪二十七月禫期喪十五月禫惟父母
妻長子四喪皆情至禮重禫而除備禮也慈母與妾
母不世祭謂子祭之孫以下不祭也
按已妾之子爲已妻無子者後則可爲父妾無子者

後越昭穆之次矣慈母猶母有三年之喪無再世之
祀于人情未允
丈夫冠而不爲殤婦人笄而不爲殤爲殤後者以其服
服之久而不葬者唯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
除喪則已箭笄終喪三年齊衰三月與大功同者繩屨
男女之死雖在殤年而旣冠旣笄則爲丈夫婦人矣
不得以殤殺禮喪用成人可也殤雖冠而未昏無爲
父之道若立後但依本親服服之如姪爲叔後仍以
叔服之之類久而不葬謂親死有他故踰期不得葬
也主喪謂子于父母臣于君妻于夫之類未葬皆不

得除衰絰其餘謂旁親也以麻終月數謂期以下旣
葬主人受葛則諸親皆變葛今未葬主人猶麻諸親
亦麻但終所服之月數者除其喪則止不服不待主
人也箭笄小竹爲簪卽前云惡笄婦女大喪用之爲
尊者齊衰三月爲卑者大功九月情畧相等故同用
麻繩爲屨也
按禮爲人後者以繼宗也惟大宗則立後殤未任爲
父無後理故服所後殤不得如父服今世俗死無子
不分老幼適庶輒議立後利死者財産以繼絕爲名
耳其事假仁其實非禮

練筮日筮尸視濯皆要絰杖繩屨有司告具而后去杖筮日筮尸有司告事畢而后杖拜送賓大祥吉服而筮尸

練小祥祭名將祭必筮日與爲尸之人祭之先夕省牲濯器主人除首絰而服要絰杖繩屨以將此三事有司告三事具備而后主人去杖也筮日筮尸謂命蓍揲策則去杖致敬于神喪大記云聽卜有事于尸則去杖是也有司告筮事畢主人乃復執杖拜送賓客蓋筮必有賓至杖拜送不忘哀也若大祥之祭筮尸則用吉服不絰杖繩屨矣筮尸吉服筮日視濯可知

庶子在父之室則爲其母不禫庶子不以杖即位父不主庶子之喪則孫以杖即位可也父在庶子爲妻以杖即位可也

庶子衆子禮與適異庶子爲大夫與父異宮容得自伸若不命之士與父同宮則母喪不禫庶賤厭于尊也庶子適子同遭親喪獨適子爲喪主以杖即位儀禮云杖者攜主也庶子雖杖不爲主不以杖即位惟杖于門外耳適子死父爲主杖則適子之子不以杖即位避尊也若庶子死父不爲主庶子之子爲主以杖即位可也適子妻死父爲主則適子不以杖即位若庶子妻死父不爲主庶子自主以杖即位可也斯二者又不在庶子不以杖即位之限

按杖之設爲扶毀也故期服有杖有不杖以親疎爲差如拘適庶分貴賤適杖庶不得杖是庶子之哀不如適子也父杖子不得杖是子之哀父不如父之哀子也行禮以義爲質則使人不疑而安可久

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爲主諸侯弔必皮弁錫衰所弔雖已葬主人必免主人未喪服則君亦不錫衰

諸侯無親弔外臣之禮有事異國遇貴臣喪則弔因

主君及也故主君代爲主臣不敢自主也君弔則首皮弁服錫布之衰麻布光澤者曰錫如弔于葬後主人無免禮大功以上卒哭則不免遇君弔非免時主人亦必免以重禮待君也如始死來弔主人未成服正當免時則君不錫衰所謂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曾子襲裘入以此

養去聲有疾者不喪服遂以主其喪非養者入主人之喪則不易已之喪服養尊者必易服養卑者否

親屬有疾無告已欲養之而身有喪不可以喪服往諱其凶也若疾者死旣養之當遂爲主其喪不得以

第97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22版 反片

已喪棄之也如疾時未釋服致養今死往主其喪即服已之喪服往不必易矣凡養父兄必易吉服養子弟則否

妾無妾祖姑者易牲而祔於女君可也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祔則舅主之

前言妾死祔于妾祖姑則同牲而祭如祖父無妾可祔則祔于適祖姑廟易牲可也女君即適祖姑易牲謂改易其牲如女君少牢則妾特牲女君特牲則妾特豚之類與前士祔于大夫易牲同鄭以易牲爲同牲非也婦之喪謂舅爲子婦之喪虞卒哭之祭行于寢夫主之夫死子主之舅不與也婦之主納于廟祔祭于祖姑是舅之母也禮行于廟則舅主之夫與子不敢主也

士不攝大夫士攝大夫唯宗子主人未除喪有兄弟自他國至則主人不免而爲主

士卑大夫尊大夫有喪無主士不敢代爲主士代大夫主唯宗子則可以其爲家之尊也禮既卒哭則不免惟君弔孝子雖過時亦免若兄弟過時至則主人不免可矣

按古者封建世官諸侯大夫士世世相臨也故大夫與士禮如君臣自郡縣分而仕者惟在官相轄歸則鄉人士皆其親戚故舊而欲以古禮責之不相臨之士則亢矣士以古禮加之非所事之大夫則諂矣故禮貴識時

陳器之道多陳之而省納之可也省陳之而盡納之可也

陳器謂陳設從葬之明器賓客親戚皆有器物贈死故陳設多然納于壙中者有限故省多則少納少則盡納適宜而止不以財儉親不以美沒禮斯可矣

奔兄弟之喪先之墓而後之家爲位而哭所知之喪則哭於宮而後之墓

奔喪者當後期至者葬矣兄弟之親則先省死者而後成禮情迫也若朋友先成禮而後省墓禮爲先也宮故殯宮兄弟門內之戚故稱家

父不爲衆子次於外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

適長子死父出舍于喪次衆子則否諸侯死臣皆服斬爲兄弟者莫非臣不得止從本服亦皆服斬兄弟以下可知兄弟以上則本服耳兄弟或有在異國者故稱諸侯

下殤小功帶澡麻不絕本詘而反句以報之

下殤小功謂期服之親自九歲至十三歲死者服再降爲小功禮輕情重故要帶澡治其麻而不斷其根帶末屈而反向上絞之不散垂也誳屈同報荅也卽儀禮報服之報謂此死者于生者其服同以荅之鄭謂報爲合糾之非也獨言下殤者長殤小功澡麻絕本可知也言帶不言首絰男子重首易服者易輕帶麻澡而首絰麻猶不澡也自斬衰至大功麻皆連根始死未成服以前帶皆散垂至小功帶始用澡麻去根屈末不散垂惟下殤降小功情重不去根而不散垂則同所以明之

婦祔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其妻爲大夫而卒而后其夫不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不易牲妻卒而后夫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以大夫牲

婦祔謂婦先夫死未立廟者以其主附于祖姑廟祖姑有三人謂祖父之妻有嫡繼庶而親者乃舅之生母宜祔之夫爲大夫而妻先死祭妻之牲嘗用少牢矣其後夫失位不得用少牢及死而祔祭于妻亦用其降牲耳不敢變易復用前大夫之牲也如妻死時其夫爲士庶人祭嘗用特牲矣後其夫爲大夫死而祔于妻乃可用大夫少牢之牲耳

按禮大夫三廟上及曾祖死當祔于祖胡爲祔于妻蓋妻先死立廟而毀曾祖廟則非禮不毀益廟則踰制故不立廟但以其主附于祖姑及夫死廟祀妻配食而其主在先故謂之祔于其妻註疏以始來仕無廟者解夫既爲大夫來仕營宮室必先寢廟至死而尚無廟可附乎非也

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無服也者喪者不祭故也

爲父後者適子也出母母爲父所出死則適子無服蓋服則廢祭祭吉喪凶凶服不可以行吉禮因既絕之母廢先祖之祭所以不爲服耳

按此適子非出母所生猶可若出母生我也者而死同路人于理順乎易喪服而祭未爲不可也

婦人不爲主而杖者姑在爲夫杖母爲長子削杖女子子在室爲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

杖擔主也婦人與夫同爲喪主則與夫同杖夫死無子妻爲主則杖其不爲主而杖者有二舅死姑在有夫之喪爲夫杖從子而不爲主也父死母存長子死則其母爲削杖報以類亦不爲主也又女子子未嫁喪父母外無男兄弟爲主使其同姓攝主攝主無杖惟有女子子一人焉得不杖此皆婦人不爲主而杖

第97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22　版正內

之類
緦小功虞卒哭則免既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免爲兄弟既除喪已及其葬也反服其服報虞卒哭則免如不報虞則除之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后免反哭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不散麻雖異國之君免也親者皆免
此記免之節緦小功輕喪也五服始死親者皆免冠哭至成服後情重者過禮事哭踊則免服輕者不免惟既葬及而虞與卒哭之祭主人盡哀之時衆親皆免雖緦小功亦免矣既葬不報虞承前言報葬則報

虞三月卒哭正禮也既葬不以虞告是偶有他故不得虞其間未虞之日雖孝子亦且冠衆親可知至虞凡親者與祭皆免孝子可知兄弟之喪本服限滿已除主人有故過期未葬及葬日還服其本服送之若主者以虞卒哭告則免而往不以告則既葬而除本服耳遠葬謂葬在遠郊其反也哭者在途皆冠及近郊入國而後免以反哭于廟君弔臣喪在始死未卒哭前當免之時固免雖弔于卒哭後不當免時孝子亦必免但要絰不如始死未成服時散垂耳此禮不但本國君弔雖外國君至亦然不惟孝子凡親者與喪皆然所以重君也
按禮既葬則速反而虞故曰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此云既葬不報虞則主人皆冠此禮可疑
除殤之喪者其祭也必玄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
殤未成喪其禮簡無虞與卒哭練之變服其除服之祭衣冠皆玄純吉不用素也除成人之喪祥祭用朝服古者禮服皆稱朝服衣緇而裳色殊也冠縞不用玄不純吉也
奔父之喪括髮於堂上袒降踊襲絰于東方奔母之喪不括髮袒於堂上降踊襲免于東方絰卽位成踊出門

哭止三日而五哭三袒
親死既殯孝子自外來奔故無始死投冠扱衽之變至則免冠脫髦括髮于殯宮堂上肉袒下堂而踊將踊必先袒踊畢掩襲袒衣著要絰于堂序東奔父喪之禮也母喪初至免冠不括髮殺于父也袒于堂降踊畢襲衣加絻布于首就堂序東加要絰卽位于東階下踊成踊與父同也禮畢出殯宮門就倚廬之次此初至一哭故曰哭止明日又明日皆朝夕哭所謂三日五哭也初至袒明日又明日皆朝袒所謂三袒也禮始死孝子哭踊無時五哭三袒聞喪久殺也

按此禮詳奔喪篇此云奔母喪不括髮為異記言雖蓋同也始死襲絰舊謂要絰耳服宜先首男重首豈襲帶反遺首乎絰名由首起檀弓云絰者實也孝子沈痛首疾之狀喪服傳五服帶皆由絰降初喪首要俱絰也詳士喪禮然喪先首要絰何也冠帶人類所以別于禽獸無吉凶須臾不可去初喪吉衣冠盡解凶衣冠未成故襲衣以掩其吉服加絰帶以代冠帶今新喪有要絰無首絰父母喪皆免以布與古異鄭註未曉

適婦不為舅後者則姑為之小功

適婦適子婦禮舅姑為適婦大功為庶婦小功不為後謂適婦無子而其舅先死是不為舅後則姑為之降服小功殺之也鄭謂適子有廢疾他故及死無子不承重者若是何獨殺于其婦乎

喪服小記終

大傳第十六

大傳傳禮之大者禮莫大于治人聖人治天下治其人而已制禮以為治人之道而已篇中所言人道大端故曰大傳

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逡奔走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

天子有天下其功德廣遠分無間隔故祀其始祖又追祀其所從出之祖無上之尊罔極之報惟聖人在天子位乃能通古今于一息聯曠世為一體自非然者不惟精誠不逮而地分不相接則其感不通後王踵襲已為虛文而況諸侯以下欲僭用之者乎故禮以辨上下定民志舉一禘而凡禮可知首言禘舉其大者祫即禘祫言合也禘始祖則合祀羣祖故曰祫其禮大故曰大事諸侯以及其始祖為大事大夫士以及其高祖為大事諸侯五廟故得祫大夫士廟不足欲祫其祖必因君祫省視君之大事乃以尊祖之情求祫于君干求也如于祿之干君許乃祫亦上及

其高祖無君命則不敢祫武王之大事自革商始牧野功成退而升柴于天祈告于地設奠行主于牧之能因率天下諸侯助祭以隆尊號于祖考不欲使祖考爲諸侯而子孫以天子臨之也

上治祖禰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繆穆别之以禮義人道竭矣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所且先者五民不與焉一曰治親二曰報功三曰舉賢四曰使能五曰存愛五者一得於天下民無不足無不贍者五者一物紕批繆民莫得其死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

色殊徽號異器械别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

治猶理也别其隆殺辨其親疏所以理之也合族以食謂祭祀燕饗集宗族子姓共飲食也合食族人序之以昭穆而不亂上下旁治别之以禮義而不瀆則人倫之道竭盡而無餘欠矣聖人之治天下治其民也然治民而不先人道民不可得而治人道多端其本始于親其道終于愛故一曰治親上治下治旁治是也二曰報功天地祖宗生成垂創之功不可忘也三曰舉賢有德者竭成人道以共安天下舉而尊之四曰使能有才者服官任事以共治民器而使之五曰存愛親功賢能總繫乎人主仁愛之一念所以尊祖敬宗與賢才宣猷効力亦惟行吾之愛使仁覆天下耳故存愛終焉愛常存而人道始終盡矣五者兼得則親功賢能之業廣而愛無不博民不待足而自足不賙給而自贍此不與而與之道也物猶事也紕繆差錯也若五者一事差錯則倫常乖天理滅大亂起而民莫得其死雖先民而治何益所以聖人治天下自人道始故夫立權衡度量考典籍文章改年之

正與月之朔易服色殊旗號徽旗也與禮樂之器軍旅之械衣服吉凶貴賤之等凡此皆世主所謂治民之事可隨時變通非秉彝根心不可變革者也其不可變革者親親尊尊長長男女有别立人之道古今不易聖人治天下所必先也

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别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愼乎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其庶姓别於上而戚單於下皆

姻可以通乎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
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

同姓之親主之以宗族人各從其小宗以共從其大
宗宗法明而族屬聯合矣異姓本疏以交際會合爲
親生無定分惟名爲主故理治其交際之會不使之
亂異姓相親必始昏姻主名治會必先男女男女非
天合而以名定男各妻其妻女各夫其夫則尊卑上
下之名著夫屬父輩者其妻即母輩夫屬子輩者其
妻即婦輩皆所謂名著也名著則分辨不淆以弟之
妻爲婦兄之妻爲母者他皆可知已此別男女所以

在名著而治際會必主名也故曰名者治人之大君
子不可不慎然欲使異姓際會男女有別必先同姓
合族然後昏姻不亂是故宗族之親雖竭于五世而
繫姓綴食之禮直通乎百世四世謂同高祖者緦緦
麻服一世同父爲親兄弟服期再世同祖爲從兄弟
服大功三世同曾祖爲再從兄弟服小功四世同高
祖爲三從兄弟服緦麻服至緦麻盡矣故曰窮也五
世謂父同高祖兄弟但相爲袒免無正服凡哭踊必
袒衣免冠加布即今弔喪送葬者以白布裹頭之類
五世親盡但可謂同姓故減殺也六世謂祖與同高
祖者親屬竭絕亦惟弔送袒免無服也庶姓謂祖姓
分爲衆姓如魯姬姓三家又各以氏爲姓之類上謂
始別姓者下謂其子孫單盡也庶姓別于先世親情
盡于子孫如此則昏姻其可相通乎設疑之辭若遂
通昏姻是亂人道矣故庶姓雖別猶繫以祖姓弗使
別也雖服窮屬竭祭祀燕饗猶綴以飲食弗使殊也
遠至百世男女永不瀆昏姻永不通此天下古今之
大道故曰周道猶言周行云爾或曰周人之道然則
夏商禮有同姓爲婚者與此節文義本貫通舊解支
離

按免有輕重袒亦有輕重父喪免而不以布徒首耳
此免之重者母喪以下免以布免之輕者親喪袒衣
見體袒之重者射饗割牲執弓矢之類袒禮衣而不
見體袒之輕者袒輕免亦輕袒重免亦重是以吉袒
則冠問喪篇云冠者不肉袒明惟肉袒乃不冠耳然
則五世親盡之袒免與大喪之袒免異鄭氏未曉同
姓不婚自古爲然故曰周道而世儒云舜娶於堯君
子不以爲非禮魯昭公娶吳君子以爲不知禮文質
不同此誤解周道爲周禮若是則記言謬矣堯舜同
姓司馬遷世表之訛舜匹夫有天下惟其非世族也

四岳薦舜曰有鰥在下曰虞舜未言帝族帝亦曰予聞如何是未識生平也豈宗族中有子弟升聞如舜者將授以天下而尚不識其人乎古立姓辨族以厚別也唐虞時無姓則已旣有姓焉有瀆亂之事孔子删六籍首堯舜禮器律度量衡三五同風何獨人倫之大反瀆亂不如周禮乎其非同姓決矣故周道當作周行解爲是

服術有六一曰親親二曰尊尊三曰名四曰出入五曰長幼六曰從服從服有六有屬從有徒從有從有服而無服有從無服而有服有從重而輕有從輕而重自仁

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禰名曰重一輕一重其義然也

服喪服也術道也喪本于戚故服以親親爲始二曰尊尊論分之崇也三曰名論相稱謂之名四曰出入論門內門外在室出嫁之類五曰長幼論成人未成人之等六曰從服卽下文六者之類屬從如子從母服母之黨妻從夫服夫之黨夫從妻服妻之黨情相連屬而從之服者也徒空也情不相屬徒以尊者所服從而服之如臣從君服君之黨妻從夫服夫之君妾從女君服女君之黨之類從有服而無服者如兄爲弟服而嫂從兄不爲叔服之類從無服而有服者如妻爲娣姒服而夫從妻不爲嫂服之類從重而輕者如妻爲其父母期夫從妻服則三月之類從輕而重者如公子爲君所厭自爲其母練冠而公子之妻從公子爲服期之類輕重之等皆仁義相循自然之節仁主愛于情爲重循愛親之仁歷級而上至於曾高屬絕則輕是義之所裁也義主制于情爲輕循同祖繼禰之義相生而下至于父母一體情隆則重是仁之所鍾也葢造化人事之理輕者常浮而上重者常沈而下上率常逆而情輕下率常順而情重故坊

記云民薄于孝而厚于慈此意仁宜下而上率所以濟其輕義宜上而下率所以節其重輕止于祖重止于親先王所爲節之以禮也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故曰一輕一重其義然也五服六術之輕重皆由此出豈但從服之一術而已乎

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句位也庶子不祭明其宗也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

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義也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
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公子
有宗道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
適者公子之宗道也絕族無移服句親者屬也自仁率
親等而上之至于祖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禰是故
人道親親也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
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重社稷故愛百姓愛百
姓故刑罰中刑罰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財用足財用
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禮俗刑禮俗刑然後樂洛詩云
不顯不承無斁於人斯此之謂也

君尊殊族合其族而不使離君所以自爲親親之道
也在族人則不得以已之親親君者尊卑異位也庶
子不主祭祖禰祭皆于宗子家以明有宗也適子之
長子死適子爲服三年以適子繼祖長子繼已即繼
祖也若庶子非繼禰其長子亦非繼祖則不得爲其
長子服三年諸侯之適子世爲諸侯其別子爲大夫
不敢繼諸侯而自爲之祖其子孫世世適承適繼別
子爲大宗別子之庶子庶孫又各生適子各繼其父
爲小宗大宗百世不遷是別子之世適繼始祖者也
小宗五世則遷各自其禰而上繼其高祖者也蓋宗

因廟主始祖之廟百世不毀繼始祖之宗亦不易高
祖廟五世則遷繼高祖之宗亦易故高祖而上五世
則無服繼別之大宗五服之外皆爲齊衰三月此小
宗大宗遷與不遷之異也餘詳曲禮下篇與喪服小
記尊祖故敬宗謂宗子繼祖尊其祖之所自來故敬
之也人有祖必有宗有小宗必有大宗有大宗必有
小宗有宗則莫敢不宗有小宗無大宗三者惟公子
爲然公子即別子其初爲公子其所生子亦稱繼禰
之小宗而未再傳是無繼祖之大宗也其適子稱繼
別之大宗而未再傳是有大宗無小宗也別子既不

敢宗諸侯而當其身亦無人宗之是無宗人亦莫之
宗也皆指別子言故曰公子是也自此以外則未有
有小宗無大宗有大宗無小宗有無宗人不宗者矣
舊解恐非別子所以有宗道者別子之父爲公子者
憂其子孫庶支之爲士大夫者渙而無統使士大夫
之爲適子者主之此公子所以有宗道本君父之命
也族人敢不宗乎絕族謂高祖以上至四從則族屬
絕矣移施通旁及也無移服無旁及之服所謂旁殺
者也絕族無旁服何也親親之道惟情相連屬族絕
則不相屬所以無移服也仁主愛親循親而上祖亦

親之親也義主尊祖循祖而下禰猶親于祖也故親親爲人道之本收族猶合族無子孫則無以奉宗廟族屬衆故宗廟嚴非祖禰則無以垂基業宗廟嚴故社稷重百志成謂養生送死無憾也禮俗刑謂禮讓成俗可爲儀刑也樂謂世道雍熙也

大傳終

少儀第十七

少儀猶曲禮之類少猶小也

聞始見君子者辭曰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不得階句主適敵者曰某固願見罕見曰聞名亟見曰朝夕瞽曰聞名適有喪者曰比童子曰聽事適公卿之喪則曰聽役於司徒君將適他句臣如致金玉貨貝於君則曰致馬資於有司敵者曰贈從者臣致襚於君則曰致廢衣於賈人敵者曰襚親者兄弟不以襚進臣爲君喪納貨貝於君則曰納甸於有司賵馬入廟門賻馬與其幣大白兵車不入廟門賻者既致命坐委之擯者舉之主

人無親受也受立授立不坐性之直者則有之矣

聞記者自述所聞君子尊長之稱辭求見者自通之辭某求見者自名言某固願以名聞于將命之人但無階可通耳主指所見之君子見者爲客所見者爲主鄭以主字連上讀迂矣適敵同謂分相敵則直云願見不階將命也踈闊罕見則云願聞名欲亟見則云願朝夕主人瞽者則勿云見但云聞名凡往喪非爲見爲助役耳比助也童子求見則曰聽事臣聽君行則曰致馬資于有司以衣贈死者曰襚臣致襚于君則曰致廢衣于賈人謙言衣未必可用以付賈人

市賈耳周禮王府有賈八人識物價者凡賓客致襚須擯傳辭執襚將命以進兄弟之親則直以衣進陳之房中不必執以將命甸佃通若爲佃君之田納貢于有司者然贈死曰賵助生曰賻廟門殯宮門送死者必入廟門助生者不必入大白素旐也兵車戎車皆以助送喪之用凡賻使者既致主命跪而委其物于地其擯者舉之主人哀慼不親受也吉禮則親拜受凡以物與人授受人立亦立人坐亦坐坐猶跪也當立而跪惟過分尊性直倨者則有之非禮也鄭解性直爲尊者身短近鑿

始入而辭曰辭矣即席曰可矣排闔說(脫)屨於戶內者一人而已矣有尊長在則否問品味曰子亟食於某乎問道藝曰子習於某乎子善於某乎不疑在躬不度民械不願於大家不訾重器氾(泛)埽曰埽埽席前曰拚(糞)拚席不以鬣執箕膺擖(葉)不貳問問卜筮曰義與(平聲)志與義則可問志則否尊長於己踰等不敢問其年燕見不將命遇於道見則面不請所之喪俟事不犆(特)弔侍坐弗使不執琴瑟不畫地手無容不翣也寢則坐而將命侍射則約矢侍投則擁矢勝則洗而以請客亦如之不角不擢馬

賓始入門主人當讓賓先入則擯者必告主人曰辭矣及賓主升堂即席當坐擯告曰可矣言不必再辭也排闔推門入也古人席地坐脫屨升席惟長者一人脫之戶內餘脫于戶外如先有尊者在內衆人後入則皆不得脫于戶內矣問人飲食之嗜好不直指其癖問人道藝之能否惟恐暴其短衣冠舉止凡在己身自有法度但行其可信不必狐疑瞻前顧後則手足無措矣器械所以備不虞無故取民間器械度其利鈍則人必疑見富貴大家不可遂生欣願人有重器不可估其價貲訾貲通氾泛同偏也門庭內外

偏埽曰埽埽席前片地曰拚拚糞通但除不潔不偏埽也鬣帚也席上不用帚恐反汙席箕以盛糞壤膺胸也擖葉通箕舌薄如葉內向胸不使塵及尊長凡以事問人不答必有隱則不貳問貳再也如問人卜筮且問曰所卜爲義理乎爲心志乎如義理可再問心志不再問恐有隱也即不貳問之類鄭解恐非尊長於己踰等父師之行不敢問其年嫌與序齒也私居進見不敢使擯介將命卑幼非賓主也遇尊長于道路見己則進而面不見則却避勿煩以禮也不問所往不敢叩其私也弔尊長之喪俟其有事哭泣時

不特弔恐尊長特哀也侍坐必端慤非有命不敢擅操琴瑟不以手畫地指示不以手形容物像不以暑揮扇翣扇也如尊長寢有命則跪而將之射二人爲耦各四矢彼此更迭取禮也若卑幼與尊長耦四矢幷取不敢與尊長更迭故曰約矢凡投壺亦賓主各四矢尊長委矢于地一一取投卑幼擁抱其矢不敢委地射投勝尊長當飲不敢徑酌必先洗爵以請客即尊長如客勝已亦請命自酌飲也不角不敢與尊長角勝負投壺之勝算曰馬每勝一矢爲立一籌謂之馬者以爭先名四矢合立四馬而勝敗不全或一

人得二一人得一則二馬者擢取一馬成三謂之擢馬卑幼雖得二馬不敢擢尊長之一馬以爭勝崇讓也

執君之乘車則坐僕者右帶劍負良綏申之面拖諸幦覔以散綏升執轡然後步

執執御謂君未登車時曲禮謂展軨效駕取貳綏跪乘驅之五步而止是也坐跪也跪乘敬也帶劍宜左而右者君在車左避也綏挽以登車之索良綏正綏也負背負也面猶前也君由車後升僕以背負正綏授君而申其餘于前拖于幦上皮覆軾曰幦此君升

僕授綏之禮也散綏副綏也以散綏升僕先自升也無授綏者繫綏車上自挽以升待君升僕者乃理轡執之然後驅也

請見不請退朝廷曰退燕遊曰歸師役曰罷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運笏澤劍首還旋屨問日之蚤莫雖請退可也

人情欣慕則請見厭怠則思退故見可請退不可請也朝廷士所登進于其去曰退燕遊不可長往于其退曰歸師旅徒役人所勞苦于其歸曰罷罷止也疲也疲故止志疲則欠體倦則伸坐久故也凡物在手

曰運手沾物曰澤運所搢之笏摩所佩之劍首旋轉席前所脫之屨則君子有欲起之意侍坐者雖請退亦可矣

事君者量亮而后入不入而后量凡乞假於人爲人從事者亦然然故上無怨而下遠罪也

量籌度也入進也量其可進而后入既入而后量則無及矣乞假借貸也從事從人服事也亦然亦先量也量而入故有與道致治之效而上無怨無失身僨事之悔而下遠罪如此乃謂之知禮

不窺密不旁狎不道舊故不戲色

不窺密不伺人之隱旁狎謔褻親暱之狀生平書故
向人稱道則似有所要挾戲色謂嬉笑
爲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訕有亡而無疾頌而無讇諂諫
而無驕怠則張而相之廢則埽而更之謂之社稷之役
訕謗也亡去也疾怨恨也頌美也讇諛也驕亢也怠
謂君德不脩也廢謂政事敗壞也役功勞也
毋拔來毋報往毋瀆神毋循枉毋測未至士依於德游
於藝工依於法游於說毋訾衣服成器毋身質言語言
語之美穆穆皇皇朝廷之美濟濟翔翔祭祀之美齊齊
皇皇車馬之美匪匪翼翼鸞和之美肅肅雍雍問國君

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社稷之事矣幼則曰能御未能
御問大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樂人之事矣幼則曰
能正於樂人未能正於樂人問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
耕矣幼則曰能負薪未能負薪執玉執龜筴策不趨堂
上不趨城上不趨武車不式介者不拜
拔報皆急疾之狀掘起曰拔急反曰報即詩云其爲
飄風之意士君子儀度雍容往來勿倏忽也毋瀆神
所謂敬鬼神而遠之毋循枉不循行枉曲所謂務民
之義也毋測未至不逆其將來所謂行法俟命也三
者皆循理素位之事爲士者以德爲依而閒習於六

藝爲百工者以法爲依而閒習于師說人衣服成器
毋估計其貲值之多少人言語辨論毋身質任其是
非穆穆深也皇皇美也濟濟容也翔翔舉也匪斐通
文也鸞和車馬之鈴肅肅雍雍應和之節問國君大
夫之子謂臣下自相問對御御車樂人即大司樂樂
正之屬教國子者也長則能從樂人學幼則始見正
于樂人或尚未能見正于樂人也士之子賤長則能
耕田幼則始能負薪或尚未能負薪也張足直前曰
趨兵車不爲禮故不式武容不挫折故不拜
按對國君大夫之子與曲禮小異而曲禮爲近曲禮

國君子幼曰未能從宗廟之事此曰未能御御非主
職故鄭作治事解然既能治事豈得謂幼本謂長則
能從社稷幼則能御車耳用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
御之意
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爲尸坐則不手拜肅拜爲喪
主則不手拜葛絰而麻帶
肅拜即今婦人拜端肅立微俯躬足不跪手不及地
男子手及地加首于手曰手拜婦人唯凶事稽顙拜
手至地吉拜皆立雖拜君賜亦立餘可知矣禮吉祭
無婦人尸雖虞祭婦爲祖姑尸尸皆坐古坐即跪男

拜皆坐婦人當爲尸坐王賔拜尸答則起而立俠拜
亦不坐而手拜也爲喪主謂與其夫共主舅姑長子
喪之類不手拜謂稽顙也葛絰謂婦人大喪卒哭後
以葛易首絰而帶仍用麻婦人重要也喪小記謂易
服先易輕是也
取俎進俎不坐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凡祭於室中
堂上無跣燕則有之未嘗不食新
俎以盛牲肉取謂取肉于俎進謂進肉于俎俎高有
足立便也執無物之空器如有物滿器中入無人之
空室如有人在室中皆主敬不二之意跣謂脫屨凡

祭祀燕飲或于室或于堂祭主敬不惟堂上雖室中
亦不敢脫屨燕主恩不惟室中雖堂上亦脫屨嘗謂
薦新于廟祖考未嘗則孝子未忍食新
僕於君子君子升下則授綏始乘則式君子下行然後
還旋立乘貳車則式佐車則否乘貳車者諸侯七乘上
大夫五乘下大夫三乘有貳車者之乘馬服車不齒觀
君子之衣服服劒乘馬弗賈嫁
御車曰僕君子升車下車僕皆授綏始乘謂君子尚
未登車時僕式致敬以待君子升君子下車行矣然
後御者旋車立脫駕也乘謂代乘貳車佐車皆副車

文曰貳武曰佐貳車則式以乘佐車則否武尚質也
有貳車者皆尊貴人其車馬衣服皆不可齒齒者論
其年歲新故弗賈謂不估其值平會者物不敬
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賜人若獻人則陳酒執脩以將
命亦曰乘壺酒束脩一犬其以鼎肉則執以將命其禽
加於一雙則執一雙以將命委其餘犬則執緤守犬田
犬則授擯者旣受乃問犬名牛則執紖馬則執靮的皆
右之臣則左之車則說脫綏執以將命甲若有以前之
則執以將命無以前之則袒櫜奉胄器則執蓋弓則以
左手屈韣獨執拊撫劒則啟櫝蓋襲之加夫扶襓饒與

劒焉笏書脩苞苴弓茵席枕几熲杖琴瑟戈有刃者櫝
句筴籥其執之皆尚左手刀卻刃授穎削授拊凡有刺
刃者以授人則辟刃乘兵車出先刃入後刃
乘壺四壺也脩脯也十脡爲束卑者曰賜尊者曰獻
所執惟脩而辭則并稱酒與犬也鼎肉肉之已解剔
可升鼎者卽執肉以將命禽加于一雙不止一雙惟
執一雙以將命緤牽犬繩犬種三防宅曰守犬逐獸
曰田犬供庖曰食犬田犬守犬有名故問紖以牽牛
靮以牽馬皆用右手便也臣謂俘虜以左手操其袖
右手防其不測前謂獻物必先有所執以將命如獻

甲者無所先則袒其殺甲之衣奉胄以將命袒開也櫜甲衣也胄兜鍪首甲也獻器皿者執其器之蓋以將命獻弓者左手屈弓衣至把執之弓把曰拊曲禮謂右手執簫左手承拊是也櫝劒匣櫜重也取匣蓋卻而重之底下夫襓劒衣加衣匣中置劒于上也笏也書也脯脩也與一切苞裹苴藉餽餉之物也茵褥也席也枕也几也穎鐏也杖也琴也瑟也戈之有刃者則加櫝筴蓍筴籥如笛以上十五物皆左手執上右手承下便也授刃者刃向後授以把穎刀把也削古書刀拊亦把也辟刃謂不以刃向人戎車必載兵

出則先刃向敵也入則後刃嫌倒戈也

按鄭註几穎之穎爲警枕然上旣言枕矣又以刀授穎之穎爲鐶鐔不可爲穎穎者開發銳利之名故禾穗曰穎古人佩觿卽今之錐解結開閉有把而後可發故觿稱穎刀把亦稱穎毛遂謂如錐處囊脫穎是也錐鑴同卽觿也

軍尚左卒尚右賓客主恭祭祀主敬喪事主哀會同主詡許軍旅思險隱情以虞

左爲陽生方故出師以左爲後將軍尚左欲其生還也右爲陰死方故師行以右爲前士卒尚右欲其効死也賓客尚辭讓故主恭祭祀尚嚴肅故主敬諸侯會同尚文物故主宣揚詡宣揚也軍旅凶危尚思慮險難隱密己情以虞度敵人皆禮之要也

燕侍食於君子則先飯而後已毋放飯毋流歠小飯而亟之數噍焦毋爲口容客自徹辭焉則止客爵居左其飲居右介爵酢爵僎遵爵皆居右羞濡魚者進尾冬右腴夏右鰭奇祭膴呼凡齊去聲執之以右居之於左贊幣自左詔辭自右酌尸之僕如君之僕其在車則左執轡右受爵祭左右軌范乃飲

燕燕飲將食不待君子讓而先飯食竟必待君子畢

而後已曲禮曰主人未徧客不虛口是也鄭解後已爲勸食恐非放飯搶食也流歠長飲也小飯含餔少也亟之入口頻也數噍欲數數然不得從容弄口爲容也凡奠爵左爲尊客飲則受而奠于殽右不飲奠于殽左飲則右便也賓之副曰介賓酌主曰酢僎之言遵鄉先達來觀禮者爵皆居右殊于賓也羞進也濡魚熟魚有汁者魚之美在尾魚行以尾故數魚以尾薦魚亦先尾乾魚在俎則橫濡魚進則以尾當客陽氣所在魚味美冬陽氣在下魚美在腴腴腹也以腴向右夏陽氣在上魚之美在鰭鰭脊也以鰭

向右右便取也腴鰭有左右進尾則同大𦢊曰膴食必先祭進魚則以一大𦢊加俎上待祭齊劑通和也食羹欲和醯醬以右手執醯醬羹器居左便也君以禮致幣于賓相幣者自君左將之尊賓也君有詔令于下傳辭者自君右傳之臨卑也尸之僕御尸車者也尸行有祖道之祭酌酒獻僕如君獻僕之禮尸尊如君也僕在車以左手執轡右手受爵祭左右兩軌與范然後飲軓車輪范範通車箱以其範圍所載故曰範

凡羞有俎者則於俎內祭君子不食圂(豢)腴小子走而

不趨舉爵則坐祭立飲凡洗必盥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凡羞有湆(泣)者不以齊為君子擇葱薤(㹤)則絕其本末羞首者進喙祭耳尊者以酌者之左為上尊尊壺者面其鼻飲酒者禨(暨)者醮者有折俎不坐未步爵不嘗羞牛與羊魚之腥聶而切之為膾麋鹿為菹野豕為軒皆聶而不切麕為辟雞兔為宛脾皆聶而切之切葱若薤實之醯以柔之其有折俎者取祭反之不坐燔亦如之尸則坐

羞謂所進殽品俎長橫肉前祭不得出俎外即俎內祭之無俎設豆于豆閒祭之圂豢通穀食曰豢犬豕是也腸胃曰腴犬豕食穀腸胃似人故不食若牛羊腸胃祭享用之小子未成人不徐趨不坐飲分卑不得與賓介俱備禮容也凡洗爵必盥手凡祭以肺離謂但割之使開而不絕其中央少許祭則以手提而絕之曰提不言豕可知也湆汁也齊劑通和也凡羞有汁者已和客欲和取無汁者和有汁是以主人之味為不調也進牲首以喙向客客祭則取耳尊酒器尊者設尊者酌者酌酒者尊南北直陳以南為上設者東面則南為右酌者西面則南為左故云尊者以酌者之左為上尊尊壺以壺為尊陳設之也鼻壺面

也面鼻以壺面向尊者飲酒醮而飲也禨沐而飲也醮冠而飲也折俎折牲體為俎盛饌也不坐立行禮禮盛不坐坐必徹俎步爵猶行爵謂獻酬也先飲酒後嘗羞禮以酒為主也腥生肉聶大𦢊也切細割也辟雞宛脾解見內則有折俎則取俎肉以祭而反其餘肉于俎皆立為之即前云取俎進俎不坐也燔燒肉助奠亦以俎如之謂取反亦不坐此賓客之禮尸則否皆侑食授之也

衣服在躬而不知其名為罔

知其名謂識其義也學記云不學雜服不能安禮故

曰罔也此語眞雅言之要記者因下文無燭與瞽幷記于此卽大學云心不在焉食而不知其味中庸云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之意飲食衣服一也恒人昏迷放佚飲食而知其味衣服而知其名者天下鮮矣罔昏迷也亦瞎行無燭瞽者之類君子所以責行著習察也

其未有燭而後至者則以在者告道瞽亦然凡飲酒爲獻主者執燭抱燋爵客作而辭然後以授人執燭不讓不辭不歌洗盥執食飲者勿氣有問焉則辟咡而對

燭炬也古以薪爲燭獻主卽主人燋炬之未爇者禮賓主相與辭讓獻主執燭則廢禮是以客辭主乃以燭授人奉水洗盥與執食飲進尊長勿使氣觸之尊者有問偏其口而對辟偏也口旁曰咡

爲人祭曰致福爲己祭而致膳於君子曰膳祔練曰告凡膳告於君子主人展之以授使者于阼階之南南面再拜稽首送反命主人又再拜稽首其禮大牢則以牛左肩臂臑去聲又老折九箇少牢則以羊左肩七箇殖特豕則以豕左肩五箇國家靡敝則車不雕幾甲不組縢食器不刻鏤君子不履絲屨馬不常秣

爲人攝主或助祭歸胙于君子則曰致福已祭歸胙于君子則曰供膳耳不敢言致福也其祔與小祥之祭歸胙于君子則曰告祔練耳不敢言膳也凡以膳告致君子主人展視其物授使者獻之其禮謂主人所用之禮用大牢則獻牛用少牢則獻羊殖豕則獻豕皆左肩祭用右故獻左肩臂臑皆前脚肩下曰臂臂下曰臑折九箇斷爲九也靡敝靡散雕敝也雕幾車上雕刻爲細紋也組縢甲上以組紃聯絡爲飾也穀食馬曰秣

禮記通解卷十二終

禮記通解卷十三

郝敬習

學記第十八

或疑此篇不言先王學制與教學之法，非也。凡禮家言多枝葉，記所以賢于三禮，正以其中多微言，如中庸、大學、樂記、禮器、禮運等篇，無文之旨，反約之義，庶幾乎先聖雅言、禮云之訓。至于教學之法，如司徒典樂、三代學校、四時教法諸篇，不啻詳已。此篇多名理，有聖門默識務本、不厭不倦之意。禮如是而後能執中，言禮之精者也。

發慮憲，求善良，足以謏聞，不足以動衆。就賢體遠，足以動衆，未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兌說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其此之謂乎。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兌命曰：學敩學半。其此之謂乎。

發慮猶言立志。憲，法也。謏之言搜，訹誘也，與蒐通。謏聞猶聲譽也。就賢，親仁也。體遠，愛衆也。言民感動易而變化難，雖有法古向善之志、親賢愛民之實，而不知學，欲與教化移風俗，無由也。故古之王者教學為先。兌作說，說命，商書篇名。典，常也。肴必食而後知其美，道必學而後知其善。道無窮，學然後知己之不足；學亦無窮，教然後知己之未通。困，不通也。學者能好學，則知君子之教為有益；君子能善教，則學者益知己之不足。故曰相長。學學，當作斅學。斅與教同。言君子之教與學者之學，其功相半，學者未可專恃教忘學也。舊以成己成物解，謂教人則知己之困，恐非。困者，學之功也。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記曰：蛾子時術之。其此之謂乎。

塾，門堂家學也。術，街巷也。國，城中也。塾、庠、序皆學名。言古者自家至國，遠近隨處皆有學。比年猶言每年。中年，間一年。每年有入學之人，間一年省視一年，即入學之次年。三、五、七、九皆間一年也。離經，解析經書。

義理也辨志觀其趨向也知類通達擇識精也强立不返操守定也記古語蛾蟲之有羽者蠶屬術述同化也蛾生子化蟲蟲復化蛾時至則化學能化民亦猶是也

按道一而已古人立教便是大學道者進德脩業之路天子庶人一也古者教赤子便是教爲大人學下學便是學上達教灑埽應對便是教盡性致命兼道藝本末精粗而言故曰大童時鼓篋肄習卽胚胎十五三十以後事九年大成自一年離經辨志始故三五七九年之學通命曰大學之道後儒因記言大學

孔子十五志學遂謂十五前當有小學而今亡別作小學補之此道術爲天下裂也古字蛾蟻通鄭氏以蟻子成垤解亦協又拘周禮五百家爲黨萬二千五百家爲遂改術爲遂謂塾爲閭學庠爲黨學序爲遂學尤牽强

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入學鼓篋孫其業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幼者聽而弗問學不躐等也此七者教之大倫也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其此之謂乎

自此以下皆言教學深造自得之方此一節專言教也大學大成之學故國學曰大學始教謂入學之初天子使有司服皮弁服薦蘋藻告先師示以尊師欽崇之道也宵雅卽小雅肄習也三謂小雅首三篇鹿鳴四牡皇華皆君臣相勸勞之詩初學習之以居官任事誘其初志也鼓篋擊鼓警衆開篋笥出所治經籍使各遜順其業也孫遜同謙虛受教意攻治曰業學以明經爲業夏作榎山楸也楚荆也二物以撻不率教者約束之使知敬畏也威畏通禘春祭既卜祭日天子乃視學大合樂舞以祭也未視學之先使學

者從容肄習故曰游其志言不迫也時觀謂時時觀省卽無行不與之意覿面昭示不假言語使嘿識自得故曰存其心幼者蒙昧知識未定且靜聽師友講訓不可責以問難蓋問生于疑疑必當理幼者疑未必當而問反滋疑但聽受久自然開悟故曰學不躐等鄭改學作教恐非大倫卽不躐等倫序也序有先後先其所當先則後者自得記古語官與士皆不可廢學居官而學以事爲先爲士而學則以志爲先卽大倫之謂

大學之教也時句教句必有正業退習必有居句學句

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興其藝不能樂洛學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脩焉息焉遊焉夫然後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兌命曰敬孫務時敏厥脩乃來其此之謂乎今之教者呻申其佔畢多其訊句言及于數朔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弗夫然故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雖終其業其去之必速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

大學之教貴于蒔時者從容不迫之謂卽論語云時

習也教有正業以下皆言時之事有正業有定居教之時也操縵而後弦博依而後詩雜服而後禮興藝而後樂四者學之時也有正業如孝弟仁讓以立本詩書禮樂以學文皆業之正也退而習之必有常居庠序學校必有專地終日樂羣不見異物而遷則其居也弦詩禮卽興藝之事悅心之資鼓琴瑟先學調弦雜弄然後手熟于弦縵雜弄也學歌詠先學搏拊依永然後聲和于詩博搏通手拊擊聲依永乃可以歌鄭解爲博物託興迂也學禮先學冠裳衣服雜制然後身比于禮凡學先游習技藝興動志意然後樂于學藝卽操縵等藝此學有倫而教因時不可躐等也藏脩息遊四者皆漸進意藏沉潛也脩作治也息安靜也游從容也如是則學者優游自得無苦難之患資深居安所得堅固離師輔而不退失也敬心不放也遜志不驕也時敏及時敏勉也厥其也脩卽學也來猶得也今之教者以下皆躐等之失呻吟也佔覘通視也畢簡也佔畢覘視簡策教者無心得但諷吟其所佔畢訊問也以佔畢陳言教學者多其訊問責以記誦言及于數謂多言煩促強使進益不顧學者心之安悅否也使人卽教人呻其佔畢而無得多

言強進而不安教者非中心善誘學者亦口耳相襲故曰不由其誠學者有進益之資教者不能曲成故曰不盡其材教之所施者悖學之所求者拂故學者諱所短而疾怨其師苦教之難而不見其益雖勉強卒業旋得旋失教之不率皆由于此刑猶率也

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之謂孫相觀而善之謂摩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發然後禁則扞旱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孫則壞亂而不脩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此六者教之所由廢也君

子既知教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由廢然後可以爲人師也

大學之法四者皆從容善養之意欲禁其邪僻之心不待欲實既啓早親師友則先事豫順無臨時捡攝之艱是謂禁于未發啓當其憤發當其悱是謂當可之時不强以所未達不告以所不喻是謂不陵踰其節而爲遜順也置莊嶽之間使之齊語入芝蘭之室使之自芳是謂相觀以善而爲漸摩也扞拒也格隔也不勝如敵相拒不克也時過後學即失時廢學者見時不可失也友燕昵之朋違拒其師好燕僻之事必廢棄其學故知教所由廢即知教所由興知所由興則養之豫而無不勝教以時而不難成施以遜而不壞亂摩以善而無燕朋故曰可爲人師

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强而弗抑開而弗達道而弗牽則和强而弗抑則易開而弗達則思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

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其言也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謂繼志矣君子知至學之難易

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爲師能爲師然後能爲長能爲長然後能爲君故師也者所以學爲君也是故擇師不可不慎也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其此之謂乎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爲尸則弗臣也當其爲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

教喻教使曉喻道謂引導牽則拽之使前耳强謂振作抑則按之使止矣開謂啓發達則通之使至矣道弗牽則行有常而和强弗抑則氣自平而易開弗達則味有餘而思以此教喻斯善喻矣又必知學者之失材辨者或失之多愚魯者或失之寡兼人者或失之易昏庸者或失之止教者各知其心之病以救其失故教則喻傳則習而學者繼其志也約而達者辭不煩而機自通也微而臧者旨不露而心自悅也罕譬而喻者比方不多而義理曉暢也如此則心心相承兩志不違是謂繼志此其際至難也亦至易也教者與學者遇則無心自得而易教者與學者不相遇則艱苦不入而難相遇則順成而美不相遇則拂逆而惡知此者乃能善誘樂育廣博開喻而天下無不

可教之人然後可爲人師也能教人則能治人而可
爲長能治人則能治國平天下而可爲君三王四代
所以獨隆者惟其君皆能爲人師故學莫先于尊師
嚴欽崇也君與師一以師道君天下則入服其治以
君道師天下則人服其教作君作師二者關係並道
重矣大學之禮惟師爲尊雖告天子亦無北面者大
戴記武王踐祚篇謂武王東面尚父西面是也
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
半又從而怨之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
及其久也相說以解不善問者反此善待問者如撞鐘

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
後盡其聲不善答問者反此此皆進學之道也記問之
學不足以爲人師必也其聽語乎力不能問然後語之
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良冶之子必學爲裘良弓之
子必學爲箕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君子察於此三
者可以有志於學矣古之學者比物醜類鼓無當於五
聲五聲弗得不和水無當於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學無
當於五官五官弗得不治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
親君子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大時不齊察
於此四者可以有志於本矣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

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
庸功也歸功于師也攻治也木惟節目爲堅先治其
易者則其節目自解學者有問先就明處理會參伍
之久凝滯漸解不善問者反是舍易求難愈問愈惑
矣待問謂師也小叩小鳴大叩大鳴即夫子教鄙夫
之意因人順應迎機開導勿使齟齬此善答也不善
者反此謂矯拂亂發機不相投也從容然後盡其聲
者悠游不迫之意鐘不疾擊則聲之大小長短得以
盡聞言不亂告則理之是非可否得以詳思鄭改從
容爲舂容鑿也記問謂記其所問非有心得不可以

爲師但使人聽其所記之語則可耳力不能問謂學
者材識短淺不能疑難然後其人以所記問者語之
若明者能問則所不知者多矣語非其所欲問聽者
安能知語而不知何益雖舍棄可也冶鎔金者良良
工箕匡屬碎金可鎔補以爲器敗皮可聯緝以爲裘
角木可撓枉以爲弓柳竹可編屈以爲箕物理變通
存乎良工子弟耳不然執弓學弓執冶學冶尚不能
肖而況能旁通乎馬前車後此常理也然馬子不習
車則反繫車後見久習貫其性自馴如人暴戾強學
氣質自變故曰察此三者可以志學比物醜類謂比

方于物醜齊其類鼓擊也猶鼓瑟鼓簧之鼓五音宮商角徵羽當猶主也五色青赤黃白黑五官耳目口鼻身洪範五事即五官之學五服斬齊大小功緦無當弗得謂以事物爲象數而輕舍也大德不官不司一職也大道不器無施不可也大信不約唯義所在也大時不齊天運循環也四者本立用妙故曰志於本河在中國海在東裔故王者祭川必先河河流不息故爲源海納河流故爲委委下也聚也海在下爲水所聚也孟子云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又曰流水之爲物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不成章不達即此意也

此節之義言教學有本務其本約而能博遺其本勞而罔功易簡自然者學之本枝葉繁瑣者學之末心得爲自然口耳爲繁瑣道藝之分也善學者有心得師逸功倍而歸功焉不善學者恃口耳師勞功半而歸怨焉學不能無問知本則先其易而難者自解苟專事解釋逐處成滯矣教不能無答知本則因量告語俟自通苟勉强雜施其聽亂矣不善教者無心得徒恃記聞使人聽其語而不能問恣其所語而不解終于棄之此爲不知教也不善學者無心得徒守陳跡未知治之可爲裘弓之可爲箕馬後之可爲駕此又爲不知學也蓋學之精微活潑非拘象可求而徇于口耳見聞者皆逐末忘本故以物類比而齊之如聲必鼓而後和然鼓終非聲也色必水而後章然水終非色也官必學而後治然學終非官也服必師而後親然師又無服也故曰德必官而大德不官道寓器而大道不器信能約而大信不約時則齊而大時不齊此知本之說也猶河之爲源海之爲委祭先河而後海學先本而後末也

學記終

樂記第十九

漢武帝時河間獻王與諸生共采周官及諸子語作
樂記其內史丞王度以授常山王禹至成帝時獻上
凡二十四卷劉向校書又得樂記二十三篇與河間
異此篇取劉向二十三篇內十一篇合成者也一樂
本二樂論三樂禮四樂施五樂言六樂象七樂情八
魏文侯九賓牟賈十樂化十一師乙其餘十二篇曰
奏樂曰樂器曰樂作曰意始曰樂穆曰說律曰季札
曰樂道曰樂義曰招本曰招頌曰竇公目存篇亡矣
河間之作并目亡之或曰禮經有儀禮周禮樂經全

亡愚謂禮樂皆未亡也周禮儀禮皆非經也記所言
多禮經之義而樂在其中使禮樂偕亡斯須不可去
者湮滅無傳則並道毀人類盡矣天下何緣復見禮
樂哉夫經常道也聖人傳道不傳器言經不言辭道
者亘古不易而器者隨時變通經者總持大常而辭
者隨事附會也故言禮曰殷因於夏周因於殷損益
可知言樂曰始作翕如縱之純如皦如繹如以成可
知禮云禮云玉帛云乎樂云樂云鐘鼓云乎此聖人
禮樂明法傳經之要旨三德五倫視聽言動威儀文
章之爲禮國風雅頌鐘鼓干戚五音六律之爲樂皆
人所傳今人所習孰非先聖之彝訓安在其爲無傳
也人心者禮樂之林聖人以倫常爲禮官以性情爲
樂府籩豆陳設之數吹竹比黍之律古今不同器先
後不同時官有典守家有私業賢者識大不賢者識
小因時損益今樂猶古耳豈必盡舉已陳之數而后
爲樂存乎今不求其本講其器數及淫哇邪辟則曰
古制不傳豈古制不傳人而不仁如樂何也故禮樂
非二中正節禮和平節樂樂治禮也恒人樂放縱而
憚撿押故古聖言樂節言禮詩三百皆以稽治亂考
得失故一言以蔽曰思無邪無邪者禮也世儒授詩

補樂樂無專經自古爲然記樂於禮先聖之微旨也
篇內所言本諸人心通之治道帝王不相沿刑政畢
旅無適非樂此聖人可知之義而世儒徒以不詳舉
器數爲恨今使黃帝伶倫復生手制六管尚在時運
有古今氣數有升降亦未必吹之而八風應矣至如
瓠巴之鼓琴師曠之歌風師涓之寫音奇怪要眇皆
後儒緣飾爲辭器非易簡可知之道若云百獸率舞
鳳凰來儀彼以聖人至德非以簫韶九成也不然春
秋韶樂尚在孔子嘗三月聽何獨鳳鳥不至乎天下
容有有是理無是事者有是理者神之所會無是事

者形之所格也故心之所能思者手足不能到造化與人事其一者不可二其二者不可一知此者可與言禮樂聖人之言禮樂言其可知者耳記所以爲有得也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哀心感者其聲噍焦去聲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闡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後動是故先王愼所以感之者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者不亂則無怗占懘滯之音矣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

日矣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唯君子爲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禮矣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是故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壹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有悖逆詐僞之心有淫泆作亂之事是故强者脅弱衆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爲之節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鐘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昏姻冠笄所以別男女也射鄉食饗所以

正交接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

此一章所謂樂本本者人心也單出曰聲雜比曰音人聲爲聲協律爲音聲有應和婉轉相應生變也變而清濁高下成方也五音損益相生如宮變生徵徵變生商商變生羽羽變生角比合其音以爲樂干戚羽旄以爲舞則聲容兼備謂之樂也樂者音之所由生言樂由音生也噍促也殺削也嘽寬也樂者其情舒喜者其氣揚故其聲亦應之廉方也六者謂喜怒哀樂愛敬非性性本寂靜也六者人心之動而聲隨

之應故心爲樂本先王作樂先正人心也聲成文節變成方也治世之音安樂由政和也亂亡之音哀怨由政乖民困也樂以觀政非樂能生政也宮商角徵羽五音說見月令君臣民事物各以聲輕重清濁爲次宮最濁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最清爲物臣不可以上君民不可以加臣五音皆以次殺則得其理而無沾滯矣臣過君民過臣謂之陵亂鄭衛之音說見詩二國風氣浮靡聲音妖冶世俗寫以爲新聲非大雅之奏聖人惡之桑間即衛風桑中之詩濮上衛地政散無化民流無節故生亡國之音此以上

言樂本于人心通于治此以下言聖人審音知樂反本正人心而禮樂興也樂通倫理謂通于事物倫類之理事得其理謂之禮物得其和謂之樂未有失理而能和者故曰知樂則幾于禮禮樂皆得則中和兼致故曰有德蓋人心以中節爲和大道以不盡爲有餘此禮樂相須欲不可縱樂不可極也非極音言不極聲音之美也非致味言不致滋味之極也朱絃謂以練染之絲爲絃絲練則熟而聲濁不練則勁而聲清朱絲爲絃不欲聲之太清也越琴底孔疏通也孔小聲急孔大聲遲疏之使通欲其聲之遲也歌者一

人倡三人和言少也此不極聲也而其中有不盡之餘音焉玄酒水也腥魚魚未熟者大羹羹無味者不和不雜他味此不致味也而其中有不盡之餘味焉蓋不極口腹耳目之欲所以爲禮樂之隆教民恬淡以節性平好惡反人道之正治之原樂之本也好惡不節窮欲滅理乖戾淫泆大亂之道故先王制禮樂刑政品節裁制所以王道四達無政散民流之禍也

○按此章言樂本人心通之政治以不極爲隆以反正爲平明白易簡眞聖人樂云之意至于五音與政通本諸人心發于政故聞樂知德觀禮知政知其心

耳若夫律有長短絃有小大則聲有高下不如是變不成方聲不成變故五音者自然之節奏所以和聲非本爲君臣民事物而設也必如執此以察治亂與衰如五行休咎之說後儒附合未盡足據耳

樂者爲同禮者爲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

天下者禮樂之謂也暴民不作諸侯賓服兵革不試五刑不用百姓無患天子不怒如此則樂達矣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內天子如此則禮行矣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故事與時並名與功偕鐘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舒疾樂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旋裼襲禮之文也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羣物皆別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過制則亂過作則暴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中正無邪禮之質也莊敬恭順禮之制也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則此所與民同也

此一章所謂樂論論樂與禮之功用言樂必言禮此達禮樂之深者制作莫大乎禮樂聖人所以經世道參天地質鬼神者也禮非離樂不和不可行禮樂非

離禮不節不可作樂仁義並用愛敬相資內外同異一而二二而一也樂主和故曰同禮主辨故曰異合情飾貌者中相得而外不流也好惡著刑賞均皆禮樂之實歌詠舞蹈由心生也故曰中出品節文章自貌增也故曰外作由中出者和順從容故曰靜自外作者條理分明故曰文靜則和而不違故易文則理而不亂故簡易則無聲故爲大樂簡則無文故爲大禮樂至則人皆得其所而無怨禮至則人各安其分而不爭樂達則通之天下禮行必責之天子父子有親長幼有序推之四海之內無一人敢慢則敬篤禮

行而建中以致和存乎天子耳天地與人形器雖異中和一理天地以中和之氣運造化爲鬼神聖人以中和之德行愛敬爲禮樂故聲音者樂之小節文者禮之小中和易簡大禮大樂聖人與天地同大樂之和恩及百物大禮之節報事天地盡志曰祀盡物曰祭郊盡志社盡物故曰節禮樂顯于有象造化運于無形聖人與天地鬼神同運故禮樂作而仁讓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禮主于殊樂主于合此禮樂之小者敬而不能合愛而不能殊此愛敬之小者聖人所謂禮樂事不必同而敬文不必同而愛何也事與文

雖殊禮樂之情不殊如唐虞揖遜湯武征伐明王相沿不嫌相殊者事因乎時名因乎功所謂大禮大樂與天地鬼神同者也故禮樂不貴器與文而貴情屈伸俯仰舞之容也綴舞列也兆域舞位也舒疾舞之節也情精實也即樂之和禮之中也惟聖人爲能致中和作禮樂若器與文明者能記述之天地之和天地之節即禮樂之情明于天地然後能與禮樂即知禮樂之情能作也如堯舜湯武所謂明天作地制能化能別免于暴亂之過者也天陽主施樂生故曰天作地陰主成禮節故曰地制過制則亂言失節也如

春夏而霜雪過作則暴言屑越也如秋冬而發生唐虞三代無此事故曰能興禮樂論倫以下又推本人心而言論辨也所謂皦如倫序也所謂繹如人情有別有序無陵亂之患是樂之情實而所主在和故以欣喜歡愛爲官官猶主也禮以中正無邪爲本以莊敬恭順爲節樂之發于聲音禮之行于百神皆不過此此聖明與衆人同者也

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辯者其禮具干戚之舞非備樂也孰亨京而祀非達禮也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樂極則憂禮粗

則偏矣及夫敦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偏者其惟大聖乎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仁近於樂義近於禮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故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地氣上齊躋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如此則樂者天地

之和也化不時則不生男女無辨則亂升天地之情也
及夫禮樂之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
窮高極遠而測深厚樂著太始而禮居成物著不息者
天也著不動者地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故聖人
曰禮樂云
此一章所謂樂禮取章首作樂制禮名也樂以象功
故功成則作樂禮以飾治故治定則制禮辯與徧通
言治化徧及也功大樂備非備以器也治辯禮具非
具以物也干戚者舞之器熟烹者祭之物干戚無遺
音矣熟烹無遺味矣是以古之帝王建中和之極而

立于禮樂之先因時建節反本合情故殊時不沿樂
異世不襲禮樂沿而不反其所自生則極極則溺而
憂禮襲而不反其所自始則粗粗則敝而偏厚于樂
而無憂備于禮而不偏者其惟聖人知時而不處其
極故功成樂備能無憂也當世而不襲其粗故治定
禮具能不偏也豈强設哉天高地下萬物散處分殊
條理區别此自然之禮已行矣兩間化育流行不息
合同變化此自然之樂已與矣聖人惟因之耳樂近
於仁故敦厚慈和動率陽神而圓融以從天禮近于
義故辨别時宜靜居陰鬼而直方以從地蓋天道和

動樂作宣暢所以應天地道靜肅禮制莊嚴所以配
地聖人制禮作樂昭明詳備故能裁成輔相職覆職
載各得其官矣天尊地卑兩段孔子繫易之辭引以
明禮樂官天地之義卑高如山澤之類動爲陽靜爲
陰陽爲大陰爲小故曰小大殊矣方謂四方物謂萬
物方以類聚言聚各以其類物以羣分言分各以其
羣人物所受之性與天所付之命各不同也天象謂
日月星辰之象地形謂山川草木之形其經緯區别
莫非自然之禮故曰禮者天地之别上齊猶上躋二
氣升降雷霆風雨四時日月運而百化與此絪緼摩

盪莫非自然之樂故曰樂者天地之和氣化不時則
物不生是别而無和也男女無辨則亂起是和而無
别也故禮樂不可相離天地之性情也極窮至也蟠
盤結也行陰陽通鬼神即上文應天配地率神居鬼
之意窮極高遠即極乎天也測深厚即蟠乎地也乾
知大始天氣之和樂之顯諸仁而爲著也坤作成物
地氣之肅禮之藏諸用而爲居也要之居皆著也地
皆天也故著之動而不息者天之運著之靜而不動
者地之處動而不靜則不成靜而不動則不生故一
動一靜混闢無窮天地之間所以爲變化之門一陰

一陽之道聖人言樂必言禮合一而不離此也夫世儒之云禮樂也鍾鼓玉帛而已聖人云云然引而不發記者乃能根極天命人性陰陽鬼神之奧以闡揚中和之旨乃知天地之間無時無處非禮樂以此爲訓後世猶有以不見器數爲恨者亦可謂不達矣

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故天子之爲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穀時熟然後賞之以樂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故觀其舞知其德聞其謚知其行也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韶繼也夏大也殷周之樂

盡矣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饑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時則傷世事者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無功然則先王之爲樂也以法治也善則行象德矣夫豢豕爲酒非以爲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爲酒禮壹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歡也樂者所以象德也禮者所以綴淫也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禮以樂之哀樂之分皆以禮終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

此一章所謂樂施言樂之施用也琴始于神農七弦舜作五弦有宮商角徵羽而無文武南風歌名其辭未詳家語載解愠阜財之辭鄭謂未聞司馬遷作史記不錄馬昭謂爲王肅僞增耳制樂以賞諸侯明樂不可苟作諸侯有樂天子賜之治民勞功德隆治民逸功德殺故舞列有長短又以見樂後于禮也大章堯樂章明也咸池黃帝樂或云堯樂所謂大咸也咸皆也池施也功德施無不備也韶舜樂繼紹堯也夏禹樂大功大也殷周之樂湯大濩武大武也盡盡美也寒暑時風雨節天地之樂教化與事功成王者之

樂故先王作樂法天地以爲治也上能教以時節以事則上善民行象上之德樂所以興也是故禮樂並用樂以禮終飲酒導和無禮則生禍豢豕養豕也爲酒造酒也壹獻禮之小者士饗唯一獻百拜言多也綴約束也淫放蕩也大事喪事也人事死爲大大福祭饗也哀樂皆以禮善終無禮則無節而罔終樂必有禮聖人所以樂之以其善民心感人深移風易俗故著之爲教也

按史記樂書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以下六句連下章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爲樂言第六章樂象樂也

者施也禮也者報也至所以贈諸侯也十四句接此章哀樂之分皆以禮終下蓋施報贈諸侯等語與章首天子作樂賞諸侯文義正協爲樂施此章末善民心移風俗等語與上文不甚屬屬下章頗似

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故志微噍焦去聲殺[illegible]之音作而民思憂嘽闡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律小大之稱比始終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故曰樂觀其深矣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世亂則禮慝而樂淫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以犯節流湎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感條暢之氣而滅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

此一章所謂樂言樂也有性無常謂發不中節中

無定主應感而動隨物而起心術猶言心曲志微以下六者皆性之感動形于聲音故聞其音而心術可知志言細也噍殺皆小意殺言衰也嘽寬也諧和也慢緩也易平也繁文多而成文簡節少而有制言節文繁簡疏密勻稱也和柔曰肉圓活曰好璧孔曰好週地曰肉音之和婉似之狄翟同雉也成猶合也滌養牛羊之牢濫潤雜也言如鳥獸亂合無分辨淫亂之意六音皆心術所形是以先王作樂非徒聲容也本之情性因民心也稽之度數考律呂也制之禮義厲名教也合生氣之和愛而弗傷也道五常之行教之明倫也陽而不散飽煖無逸居也陰而不密嚴肅無煩苛也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剛柔正直也四暢交于中安位不奪者自君身以及天下均和咸理也四海會于皇極而萬物各得其所四體俞于中心而萬事各適其宜此大和洋溢樂所由興也夫然後立之學如樂正樂胥之官是也立之等如舞勻舞象之序是也廣其節奏使學者多其所習也省其文采察其五音六律使成文章也皆所以繩約其德性而歸之于厚也五音有君臣民事物小大之稱也有十二律始終之序也皆法其稱比其序以象之于政事措之

于躬行必使親疎貴賤長幼男女各有倫理如樂之
稱序所謂應感起而心術形者皆足以昭德象功故
曰觀其深矣本根盛故元氣暢宇宙大和然後禮樂
興苟世運衰亂則禮慝樂淫聽其音使人慢易流湎
中心無主乍喜乍悲時而開廣則放浪秖以容姦非
淸虛之量也時而迫狹則躁率秖以急欲非儼若之
思也如此則傷天地條暢之氣滅人心平和之德雖
鐘鼓管籥干戚羽旄聲容盡美君子不貴也
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
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倡和有應回

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也是故君
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留聰明
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
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然後發以聲音
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奮至德之
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是故淸明象天廣大象
地終始象四時周還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
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
淸濁迭相爲經故樂行而倫淸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
風易俗天下皆寧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

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
樂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樂行而民
鄉向方可以觀德矣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
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
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
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唯樂不可以爲僞樂者
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君子動
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飾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
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奮疾而不拔極幽而不隱
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備舉其道不私其欲是故情見而

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聽過故曰生民
之道樂爲大焉樂也者施也禮也者報也樂樂其所自
生而禮反其所自始樂章德禮報情反始也所謂大輅
者天子之車也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青黑緣者天子
之寶龜也從之以牛羊之羣則所以贈諸侯也
此一章所謂樂象取氣成象之語以名也上言心之
邪正形于音自內而出也此言音之邪正感于心自
外而入也姦聲凡非禮之聲入耳皆是聲感于耳氣
動于心氣運生象歌詠舞蹈皆聲氣相感應而成也
感者爲倡應者爲和倡和相因謂之有應回不正也

各歸其分。猶言各從其類。情反正而後和。志類比善而後成行。耳目口鼻。心志百體。不近姦聲邪色。由順由正以行其義。所謂以正感也。琴瑟以下。所謂順氣應之成象而和樂興也。清明廣大。始終周旋。皆和樂之象。五色成文。舞容也。八風從律。聲音也。五方之色各異。舞容應之。四時有八節。節至風生。音律從之。皆言和也。百度得數。如五音十二律。三分損益。隔八相生。九九而終。皆數也。言百槩舉也。不亂不姦有常。所謂皦如也。相成相生。相經所謂繹如也。樂行倫清。以至天下寧。樂和之效也。倫清。條理清明。無曖昧昏亂

故足以動人心而移風俗。蓋本其性情心術。順正以行義氣和聲和。而天地之和應。非琴瑟干戚羽旄簫管之力也。故得其道則爲樂。失其道則爲欲。君子反情以和志。不以從欲爲和也。廣樂以成教。非以聲樂爲娛也。使民鄉方。向德也。德本于性。樂本于德。而八音者。樂之器也。詩者。言心之志耳。歌者。詠心之聲耳。舞者。動心之容耳。故曰三者本于心。文明者。樂之氣象。化神者。樂之感動。和順積中。所謂性之德也。英華發外。所謂德之華也。先鼓警戒。謂樂作先擊鼓示戒備也。三步見方。謂舞先三頓足。示方始也。樂以三爲節。再始。謂一節終再作也。往。進也。著。見也。自始漸終謂之往。亂。樂將終也。飭。整齊也。歸。猶止也。拔。突起也。舞容奮疾。然不以拔爲疾。便捷又從容也。樂聲幽遠。然不以隱爲幽。微渺又清亮也。志則樂矣。然非以欲忘道也。道既舉矣。又非成己遺人也。情見而義亦立。樂成而德益尊。君子聽之興起其善心。小人聞之蕩滌其邪穢。樂所以有裨于生民也。蓋由反情以和志正感而順應。未有不反而能和。不正而能順者。故樂順主于施。禮反主于報。天子以大輅龍旂寶龜賞賜諸侯。施可謂厚矣。然必從以牛羊之羣。若但以寶器

爲重。以犧牲爲輕。則施幾于不反矣。寶器所以施恩犧牲所以報本。此報施之義也。青黑緣。以青黑布緣龜。如王之有緣也

按史樂書。樂也者施也。禮也者報也。以下十四句。在第四章樂施哀樂之分。皆以禮終之下。當從之。詳前。

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統同。禮辨異。禮樂之說。管乎人情矣。窮本知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僞。禮之經也。禮樂偩負天地之情。達神明之德。降興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體。領父子君臣之節。是故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爲昭焉。天地訢欣合。陰陽

相得煦虛去聲嫗於覆育萬物然後草木茂區勾萌達羽
翼奮角觡格生蟄蟲昭蘇羽者嫗伏毛者孕鬻胎生者
不殰讀而卵生者不殈洫則樂之道歸焉耳樂者非謂
黃鐘大呂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者舞之鋪筵
席陳尊俎列籩豆以升降爲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
掌之樂師辨乎聲詩故北面而弦宗祝辨乎宗廟之禮
故後尸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是故德成而上藝成
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是故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
後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

此一章所謂樂情取章首情不可變之語名也樂者

歡愛之情發乎自然故不可變禮者中正之體成于
一定故不可易自然者統其同一定者辨其異故禮
樂管攝乎人情矣情不可變而變者非其本窮其本
則情同經不可易而易者非其誠去其僞則誠著天
地之情中和是也禮樂依而偵之神明之德愛敬是
也禮樂行而達之樂率神從天禮居鬼從地是降興
上下之神也以聲音器數之末將無聲無文之本是
凝精粗之體也樂統其同禮辨其異是領父子君臣
之節也大人舉禮樂言聖王制禮作樂也天地爲昭
言功用贊化育也訢合猶欣合煦者溫以氣嫗者伏

以體天煦地嫗天覆地育也區勾通物萌起而勾曲
也羽翼飛鳥也角觡走獸也角有肉曰䚡無肉曰觡
蟄伏也蟲伏初啓如暗得明如死復生故曰昭蘇鬻
育同養也胎敗曰殰卵毀曰殈天地絪縕萬物化醇
孰非樂之道故曰歸焉然則樂豈黃鐘大呂弦歌干
揚之謂與童者舞之言非成人之學如十三舞勺成
童舞象是也北面言位卑也宗宗人祝大祝習商禮
曰商祝商尚質喪主素故商祝辨喪禮也宗廟之敬
在尸喪禮之哀在主人立于尸主人之後輕可知也
德行禮樂之本所謂天地之情神明之德不可變不

可易者也藝事禮樂之末所謂童子之舞有司之掌
宗祝商祝之所辨者也上下以位言猶尊卑也先後
以序言猶緩急也德爲本藝爲末行體諸身事措諸
物端本致末成己及物先王所以能與禮樂宰制天
下也

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
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
何也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
簧會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去聲訊疾以
雅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脩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

之發也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
侏儒儒獶腦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
道古此新樂之發也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
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文侯曰敢問何如子夏對曰
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振不
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爲父子君臣以
爲紀綱紀綱旣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
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詩云莫其德
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俾
俾于文王其德靡悔旣受帝祉施于孫子此之謂也今

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子
夏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衞音趨促數速煩
志齊音敖辟喬驕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
祭祀弗用也詩云肅雝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雝
雝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爲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
已矣君好之則臣爲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云誘民孔
易此之謂也然後聖人作爲鞉鼓椌腔楬怪入聲壎篪池
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後鐘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
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所以獻酬酳酢也所以
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

也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誑橫以立武君子聽鐘
聲則思武臣石聲磬上聲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
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
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
衆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鼓鼙之聲讙
讙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
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也彼亦各有所合之也
此一章所謂魏文侯也端冕衣玄端而冠冕也雅恐
臥旣倦而矜持也進旅退旅進退整齊也和正以廣
和平廣大也拊樂器縫韋實糠擊以節樂蓋柷敔之

類弦匏笙簧共守此爲節也始奏以文本乎仁也復
亂以武止乎義也治亂以相替師察音之不協者賛
相之也訊亦治也疾卽前章奮疾不拔之疾謂音節
之繁促者訊之以雅正也於是語謂君子於此作樂
之時相與稱道古人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此
古樂之發揮也豈爲悅耳目之娛哉進俯退俯形狀
傴僂也姦不和也濫不正也溺而不止流蕩無節也
優倡優也侏儒短人也獶獮猴也雜戲弄也爲侏儒
獮猴之狀男女混雜也倡優父子相謔故曰不知父
子樂作至終無復古人雅道可語此新樂之發也大

當猶言至治德音之謂樂此語簡當親切即夫子樂
云之旨詩大雅皇矣之篇美王季之德也莫寂靜也
類分別也俾詩作比和也帝祉上帝福祉溺音沈湎
之音與德音反也好濫貪愛無別也淫志蕩人心志
也燕女燕安女色也趨數促迫重複也敖辟倨侮偏
僻也喬作驕鞉如鼓小有柄有耳搖擊之也椌楬即
柷敔壎六孔燒土爲之篪如笛竹爲之六者音之最
質故曰德音鐘磬竽瑟音之美者所以和也狄翟同
羽也無淫哇之音無俳優之舞所以崇嚴敬用之宗
廟朝廷獻酬酳酢官序貴賤無不得宜示後世尊卑

長幼之序也鏗以立號言鐘聲鏗然高亮有號令之
象橫盛氣貌令嚴氣壯立武之道故聽之思武臣磬
磬同罄罄然盡也史記作硜石聲堅確也有辨別之
象辨則決故能致死守封疆亦辨別意哀聲悽切使
人恬退收斂故能廉廉則世味不染以立志君子無
故不去琴瑟此也濫散漫也散則思聚故立會讙轟
騰也驩欣踴躍故以進衆
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
之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衆也咏歎之淫液之何也
對曰恐不逮事也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
也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聲淫及商何也
對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
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子曰唯丘
之聞諸萇腸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賓牟賈起免席而
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旣聞命矣敢問遲之遲而
又久何也子曰居吾語汝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
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
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
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
天子句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分夾而進事蚤

濟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且汝獨未聞牧野之
語乎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計
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
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
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濟河而
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
復服車甲衅釁歆去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
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名之曰建櫜鞬上高然後
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
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脫

𣪠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
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
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
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
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
此一章所謂賓牟賈也賓牟姓賈名曰孔子問對賈
對武樂將作之始擊鼓備戒久而後舞何也賈言武
王憂衆心未同待之久也咏歎長歎淫液聲不絕也
不逮事言武王望諸侯至恐緩不及事故歎也發揚
舞者奮發振揚蹈厲頓足猛厲已蚤甚速也及時事

及時從事也坐跪也致右右膝著地憲軒通左膝去
地軒起也非武坐言武事奮作無坐容也商金聲殺
音也淫浸盛也言武樂浸淫有殺伐之音非武音言
殺音非武樂也有司謂典樂之官失傳失其說也荒
謬也言有好殺之心不得為神武矣唯應辭萇弘周
大夫姓名是猶同也夫子言已聞于萇弘與賈言同
免席避席聞命承夫子之唯而是也賈言備戒遲久
為病不得衆既聞命矣然遲之矣及綴兆成又久于
綴何也子曰以下夫子所自得者語之將舞而總持
干盾嶷立如山不動者象聖人臨事鎮定是武王之

事也執持不動曰總其發揚蹈厲是太公鷹揚之志
也樂終曰亂武終皆跪致右憲左象周公左召公右
分二監以文治天下故致憲服從也樂奏一終曰成
始奏象師渡河而北再奏象牧野滅商三奏象克商
南還四奏象疆理南方五奏象周公召公分職而治
六奏復綴謂舞者南北左右皆復初位象治定功成
四海攸同尊崇武王為天子也鄭以天子屬下文讀
非也武樂終六成夾振以下三段解遲久義夾振駟
伐即武始也左右未分故曰夾振備護也駟車馬也
伐攻戰也詩云駟源彭彭肆伐大商舞以象之故曰

盛威於中國也分夾而進舞者左右分隊前進即北
出也事蚤濟即再成滅商賈謂及時事夫子謂太公
之志者也久立于綴謂行綴已列久立不動即賈所
疑遲而又久夫子所謂總干山立象武王待諸侯之
集也牧野之語以下再明遲久之義語謂傳記反商
謂牧野既克還至紂都黃帝堯舜之後三恪也杞宋
二王後也下車未下車記先後分封之序殷言投徙
置也行商容使人行取也弛政弛其苛禁倍祿增其
食祿濟河而西既平商歸西周也衅釁通以牲血塗
之也倒載臥而載之示寢兵也建作鍵鎖也櫜以韜

兵鎖其韜示不用也散軍放散三軍郊射行射于郊
學也貍首逸詩名天子射之樂歌左言尊也騶虞諸
侯射之樂歌右言卑也貫革射穿皮也兵射尚力主
貫革郊射尚文故止不爲也裨冕裨衣而冠冕周禮
所謂五冕也裨副也天子衮冕爲正公侯以下冕爲
副搢插也文士冠裳故虎賁之士皆解脫佩劍五者
射禮也冠裳也祭祀也朝覲也耕藉也皆崇文偃武
之事故曰大教食三老五更以下解見各篇此所言
遲久與前待諸侯意小異耕藉養老不必皆武王事
禮樂交通則成周之世矣而過劉著定本武之功自

年化洽皆所謂武之遲久也以象功昭德不亦宜乎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
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
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
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威嚴心中斯須
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
易慢之心入之矣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
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
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煇動於內
而民莫不承聽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

之道舉而錯之天下無難矣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
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
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
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
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
不能免也樂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人之道也聲音動
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故人不耐能無樂樂不耐無形
形而不爲道不耐無亂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
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
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

心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是故樂在宗廟之
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
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
則莫不和親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節奏合
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
之方也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
俯仰詘伸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
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所
不能免也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
王之所以飾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儕朱焉喜則

天下和之怒則暴亂者畏之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
此一章所謂樂化言禮樂能變化人也致極盡也樂由中出故以治心易無思也直無僞也子生意也魚鳥之卵累穀之實皆謂子諒信也或云子當作慈自然曰天不測曰神禮由外作故以治躬愛生於心故樂動于內敬形于貌故禮動于外德煇猶德音理事理滅史作謙禮主謙退故減樂主發生故盈謙退者詳于數故進發生者防其淫故反文謂度數聲容謙退而不詳于數則固陋而爲銷發生而不止其淫則蕩縱而爲放報猶復也減者以能進爲復盈者以不

放爲反禮得報而進則敬以行而樂樂不盈而反則和得敬而安禮之報卽樂樂之反卽禮禮樂相須其義一也樂者樂也言自然不容已也人情生則思可已故曰不能免發于聲音形于動靜歌咏舞蹈皆天機自然故曰性術之變盡于此此指樂也文聲容猶五色成文之文論而不息卽所謂論倫無患也言舞容明辨文采足論而又周旋相生不絕也審一以定和謂樂不拘于一如宗廟主敬鄉里主順家庭主親審其所主而皆定于和物謂樂之器禮之度比物飾節謂奏樂以節禮也禮節與樂奏合成文則禮以和行父子君臣合和而萬民親附矣志意得廣四者皆學樂之效先王教樂與人學樂莫切于此天地之命卽中和之紀造化人事物理中和而後有條故曰紀人情所不能免乃所以爲命與紀也軍旅鈇鉞言怒得其和雖怒亦樂也儕猶類也

按史記此章第八居魏文侯之前致禮以治躬下多者也治躬四字宜從之

子贛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

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動己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商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槀木倨中矩句溝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故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說悅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

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
舞之足之蹈之也子貢問樂
此章所謂師乙也師樂官乙名聲歌謂引長其聲而
歌也曲合樂曰歌歌有聲商齊是也聲有辭風雅頌
是也吾子自執焉下脫肆直而慈四字肆遂也遂直
而慈愛言其人剛而能柔也宜歌商謂宜習商聲溫
良而能斷言其人柔而能剛也宜歌齊謂宜習齊聲
蓋商者西方之音五氣屬金金從革體剛用柔故人
剛而能柔者宜之齊者東方之音五氣屬木木曲直
體柔用剛故人柔而能剛者宜之二者中和正直皆

歌之聲也歌不可偽爲聲由心生直陳己德者也勤
己而天地四時星辰萬物莫不應者隆古之氣上聖
之德唯商爲然五帝之遺聲也以商聲歌風雅頌各
有所宜皆以能反爲主寬柔廣大疏達之屬卽所謂
樂之盈也靜正信恭儉好禮廉謙之屬卽所謂盈而
反也頌大雅主敬故濟以和風小雅主和故純用敬
歌非徒和也得其反則安反情以和志故不專主慈
愛遂直而慈愛則能敬以和所謂備舉其道不私其
欲風雅頌七德具矣故爲五帝之遺聲而謂之商者
以商人能識之商秦地也商人始封卽今陝西商州

識記也西方之音天地之肅清氣也齊卽今山東東
方之音天地之絪緼氣也高秋氣爽霜寒露凝故西
方之聲象五帝雷雨滿盈萬物奮作故東方之音象
三代明乎其音則足以變其習養其性而薰其德明
乎商音者直而能斷明乎齊音者溫而能讓能斷則
勇能讓則義勇與義所謂盈而反也樂盈不反則放
禮減不進則銷齊聲溫而能斷所謂樂得其反則安
也商聲直而能愛所謂禮得其報則樂也風雅頌之
義未有易此者故師乙欲以商齊之聲勸子貢卽先
禮後樂之意也歌以養性情故曰非歌孰能保此如

抗七者歌之法也上者聲高抗舉也下者聲卑隊墜
也曲者聲迴折曲也止者聲絕槀木枯木不生也倨
者聲折而方也矩曲尺也句曲也中環曰鉤纍纍聲
歷錄然也端正也歌皆有辭故曰言歌言必永故曰
長言心和悅故發爲言言不足故長言又不足故嗟
嘆又不足以至手舞足蹈不知此天機自動所謂樂
則生生則惡可已者歌之道也子貢問樂記者之目
猶文王世子之類也
按此章缺肆直而慈四字鄭氏疑全文皆錯簡依史
記樂書以寬而靜至肆直而慈愛十一句四十九字

承吾子自執焉下以愛者承肆直而慈愛連下宜歌商爲句至五帝之遺聲也連下商人識之以愛商之遺聲也六字爲衍文陳澔本改從之然詳立言之意不以商齊二聲與風雅頌幷列聲與辭殊也以二聲歌咏三詩本記樂于禮之意商齊爲正聲風雅頌爲正辭又以商先齊五帝先三代而歸于勇與義者樂以禮爲先和以敬爲主先收斂而後發生反本樂生之道也今以商爲商頌齊爲齊風與頌雅風混爲六歌豈頌之中復舉商十五國風之內獨舉齊乎記明言商爲五帝之聲商人識之齊爲三代之聲齊人識

之當世所傳聲有此二者魏文侯章亦云齊音宋音溺志鄭音淫志衛音煩志亦謂四聲非四如以爲四詩鄭衛齊則有風矣安所得宋風乎商頌爲宋則商頌之音安得爲溺志乎故曰歌言也歌爲言聲爲音言卽詩也後世聲歌不明鄭衛二風爲淫詩疑古序爲妄作蔽原于此

禮記通解卷十三終

禮記通解卷十四

郝敬習

雜記上第二十

雜記者雜記諸禮而喪爲多皆後世行禮之家損益成文非必盡古之制也

諸侯行而死於館則其復如於其國如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其輤（茜）有裧（檐）緇布裳帷素錦以爲屋而行至於廟門不毀牆遂入適所殯唯輤爲說（脫）於廟門外大夫士死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如於館死則其復如於家大夫以布爲輤而行至於

家而說輤載以輲（團）車入自門至於阼階下而說車舉自阼階升適所殯士輤葦席以爲屋蒲席以爲裳帷

館客舍也復招魂也如於其國禮如在本國也道路也綏旌旄詩云淑旂綏章輤柩車之有飾者裧檐同輤衣也四簷曰裧下裳曰帷覆頂曰幄素錦白花絹屋幄同廟殯宮牆柳翣飾柩旁者不毀不拆去也適所殯謂以柩升西階殯于肂（四）也輲團也輲車卽輴車又謂輇車周禮遂師謂蜃車車輪無輻曰輇用全木爲小輪也蜃蚌屬輲車如牀四輪低小近地行如蜃故謂團車至於阼未殯由主階也脫車將以柩殯

也

按士用葦席爲屋。此禮大簡。然則庶人以下。又何以殺邪

凡訃於其君。曰君之臣某死。父母妻長子。曰君之臣某死。君訃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敢告於執事。夫人曰寡小君不祿。大子之喪。曰寡君之適子某死。大夫訃於同國適（敵）者。曰某不祿。訃於士。亦曰某不祿。訃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寡大夫某死。訃於適者。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某實。訃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某實。士訃於同國大夫。曰某死。訃於士。亦曰某死。訃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某死。訃於大夫。曰吾子之外私某死。訃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某死

訃赴通。至也。曰。皆使者之辭。曲禮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今君薨亦曰不祿。謙也。適讀爲敵。適者。謂位相敵也。外私。謂外國之私好者。實猶信也。遠使曰信。鄭作至非也

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士次於公館。大夫居廬。士居堊室

此記臣居君喪之禮。大夫受君恩重。士稍輕。服同斬衰三年。而哀次有等。大夫次於公館。喪除後歸。雖練祥不歸也。士小祥練祭則歸。大夫練猶次公館。士未練之先。亦次公館。時大夫猶在倚廬。大夫初喪居倚廬。士初喪居堊室。皆在殯宮門外。以木倚檐下曰倚廬。壘土墼爲屋曰堊室。倚廬重于堊室。堊室重于公館。斬衰居倚廬。既練居堊室。士初喪即居堊室。不待練也。位尊者情重。位卑者哀殺。大夫居廬時。士居堊室。大夫未出廬。士已次公館。大夫次公館。士已歸。此其差也

按鄭於此節之義未達。謂練而歸與居堊室之士爲邑宰。次公館之士爲朝廷士。鑿也

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士爲其父母兄弟之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大夫之庶子爲大夫。則爲其父母服大夫服。其位與未爲大夫者齒。士之子爲大夫。則其父母弗能主也。使其子主之。無子則爲之置後

周人貴貴。禮尚等殺。雖父母兄弟喪服。皆以貴賤爲差。大夫貴。士賤。父兄死者與子弟生者爵同大夫。則喪得服大夫服。不然則否。大夫適子嗣大夫官。乃得爲大夫服。庶子爵大夫。與父母同。亦得爲大夫服。但

仍在庶子列不得與適子大夫齒避宗也若父母為
士子為大夫死則雖父母不得以士主其喪使其子
主之可也無子則置後後為大夫大夫服可也為士
士服可也若父母以士服主則不可
按先王之禮父母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無貴賤
一也春秋以來大夫奢僭無度政由己出妄自尊大
以貴加其父母兄弟喪與士異如記言則是大夫為
父母兄弟服亦薄矣父兄為士子弟為大夫則不敢
服父兄為大夫子弟為士亦不敢服今不知大夫服
若何據春秋傳晏平仲父喪斬衰苴絰杖菅屨食粥

居倚廬寢苫枕草此正親喪之禮而其老曰非大夫
禮則當世以此禮為士而大夫薄可知矣三年之喪
自天子達苟大夫殺于士諸侯而上而天子漸尊漸
殺無貴賤之謂何大夫適子服大夫服為其嗣大夫
之官耳先王無世官豈適子盡為大夫乎士之子為
大夫死父母不得主以士不得主大夫也不曰父母
主其子乎父以士不得主大夫子是父母之尊不敢
一大夫而使其子主無子置後是子無論適庶皆得
主大夫父而父母一為士即不得主大夫子豈理也
哉

大夫卜宅與葬日有司麻句衣布衰句布帶因喪屨緇
布冠不蕤緌占者皮弁如筮則史練冠長衣以筮占者
朝服大夫之喪既薦馬薦馬者哭踊出乃包奠而讀書
大夫之喪大宗人相小宗人命龜卜人作龜
卜宅卜葬域也葬日葬期也有司供卜筮之事即大
夫之臣也麻首要絰也臣義服斬衰惟衣有衰該裳
言也正服斬衰縷三升不成布義服斬衰稍降成布
故曰衣布衰也布帶大帶正斬衰惟絞帶疏衰以下
加布帶也因喪屨仍繩屨不變惟冠變也吉冠緇布
有緌此用布無緌不全吉也蕤緌通纓也占者即下

宗人公有司代大夫命龜者也士喪禮命筮者在主
人之右是也不言主人可知也有司麻衰喪屨則主
人可知占者皮弁禮神求吉故變吉也不言服與筮
同朝服也史作龜求卦者即下卜人也練冠小祥之
冠長衣即深衣深衣連裳故曰長長亦深也不與有
司同服公臣也筮舉史卜舉有司互見也筮占者家
臣也朝服緇衣不言冠與有司同也不與有司同服
禮神吉也薦馬柩將出薦馬于廟駕葬車也禮設遣
奠則薦馬以遣奠之牲體包裹送葬以贈死之物與
人書于版柩行讀以告也大宗人小宗人猶周禮大

宗伯小宗伯皆公有司卜人亦君卜人家不藏龜大
夫喪皆公有司治之也命龜告龜以所卜之事作龜
灼以求兆也
按喪服小記云練筮日筮尸主人要絰杖繩屨有司
告事畢而後杖夫筮練主人不除要絰故卜葬有司
不除首絰也筮練有主人在卜葬主人在可知然士
喪禮筮宅主人北面免絰今云有司麻是緇布冠上
猶加絰豈易冠卽不易絰有布帶而無絰帶所謂易
服易輕者與鄭讀有司麻衣爲句以麻衣爲深衣純
素爲長衣非也謂有司衣半吉史衣純凶尤非也史

服吉有司服凶耳兩占者服則皆吉鄭意謂卜重筮
輕不知卜與筮皆有有司史占者而公臣與家臣異
家有著無龜大小宗人卜人皆公臣也記舉有司占
者史以該主人卜舉有司該史筮舉史該有司卜舉
皮弁該朝服筮舉朝服該冠文義互見鄭註未達云
占者尊于有司似亦知卜爲公臣而又云練冠長衣
爲純凶有司布衰爲半凶豈大夫之喪公臣反凶服
重于家臣乎謬矣
內子以鞠衣褒衣素沙下大夫以襢展衣其餘如士復
句諸侯以褒衣冕服爵弁服夫人稅彖衣揄狄狄稅素

沙復西上
此記死者招魂之服內子大夫妻之未命者舉內子
通已命者言春秋傳趙衰妻請逆叔隗于狄以爲內
子而已下之是內子爲嫡妻通稱也鞠菊通衣黃色
卿妻之命服褒衣君褒賜之衣婦人從夫亦有褒衣
沙紗同輕綃也以無文素紗單衣蒙錦衣上卽褧衣
也一作絅衣詩云衣錦褧衣裳錦褧裳又云蒙彼縐
絺是紲袢也士昏禮女純衣加景女從者被頴黼景
頴絅皆通所謂衣錦尚絅也周禮王后六服有素紗
卽此惟婦人有之衣在上爲陽故招魂用之喪大記

云復衣不以袡袡褶也裳在下爲陰故不以復下大
夫亦謂其內子襢衣其命服周禮作展衣其餘謂襢
衣之下士妻褖衣亦有素紗復下大夫妻士妻皆同
也夫人諸侯妻揄狄其命服稅作褖黑色周禮作緣
字从彖彖豕色黑稅字从兌音近也狄翟通雉也揄
狄飛雉稅衣揄狄謂黑衣繡飛雉如玄衣繡龍謂玄
衮也狄稅素紗謂揄狄稅衣上籠素紗象生時之容
復西上西以北爲上西北鬼方求諸幽之意鄭謂陽
長左恐非
按此節鄭謂爲錯簡今依原文解未錯謂素紗爲衣

裹招魂言衣耳何爲特舉裏褧衣多裌禮衣多單孟
子云舜爲天子被袗衣袗單也故禪衣之禪通作襌
單也與禮裼之禪通六服皆單鄭云素紗爲裏非也
餘見玉藻及周禮天官司服之職
大夫不揄絞屬於池下
此記大夫柩車之飾揄摇動也絞縞通薄繒也棺旱
四簷以竹爲承霤曰池池下綴縞飛揚摇曳曰揄絞
士禮也大喪記君龍帷三池振容謂帷左右前簷垂
飾振動爲容也士布帷一池當前垂縞摇動亦似振
容大夫畫帷二池不振容蓋大夫池惟左右前缺見

柩故以縞連屬兩旁池下不動以障柩與士異也
按檀弓云池視重霤惟天子四面諸侯三池缺後大
夫二池缺前後士一池當前猶槩之有懸大夫禮宜
優于士而以前池缺屬絞不動不如士揄絞故特記
之鄭謂不言君與士爲脫簡以絞爲青黄色非也餘
詳喪大記
大夫附於士士不附於大夫附於大夫之昆弟無昆弟
則從其昭穆雖王父母在亦然婦附於其夫之所附之
妃無妃則亦從其昭穆之妃妾附於妾祖姑無妾祖
姑則亦從其昭穆之妾男子附於王父則配女子附

於王母則不配公子附於公子
葬附於墓祭附於廟皆謂之附附各以昭穆如孫爲
士祖爲大夫則不敢附大夫祖附於祖之昆弟爲士
者祖無昆弟又從其昭穆上間一世附於高祖蓋高
祖與祖同昭穆也雖王父在亦然謂孫死附祖者祖
未死無可附亦附於高祖也婦死則附於夫所附之
妃夫所附即祖父也所附之妃即夫之祖母婦之祖
姑也無妃亦從其昭穆之妃亦間一代上附高祖姑
也妾死亦然男子死附於王父則男子之妻死附於
王母故曰配若女子未嫁與嫁未三月死歸葬于父

母家亦附於王母而壻則他姓無附於王父之禮故
曰不配公子未爲君而死不敢附於祖之爲君者亦
附於祖之兄弟爲公子者無則亦以昭穆而上也
按此節之意與喪服小記畧同廟各有數墓各有地
士大夫不各於其廟墓而以士附大夫大夫附士此
其死而無後五世之親合祀于宗室者耳庶人無廟
納神主于櫝亦附也但士孫即不得附大夫祖必附
於從祖與高祖如無從祖而世又不及五世者是終
無附矣夫有祖與高祖父可附婦無妃而上之則是
婦先夫食亦逆祀也小記云士附於大夫則易牲又

云妾無妾祖姑者易牲而附於女君庶幾近之女子附於王母則不配鄭謂不祭王父豈有附女子於王母而不告王父者謂有事于卑者不敢援尊使說也

君薨大子號稱子待猶君也

君在稱世子君薨稱子踰年改元乃稱君如僖公九年夏葵丘之會宋襄公在喪書子而序于齊鄭許曹上是以諸侯待之也此節據春秋傳例記之

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唯杖屨不易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而附兄弟之殤則練冠附句於殤稱陽童某甫不名句神也凡異居始聞兄弟之喪唯以哭對

可也其始麻散帶絰未服麻而奔喪及主人之未成絰也疏者與主人皆成之親者終其麻帶絰之日數

喪服小記云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三年之喪至期而練首絰已除故但有練冠是時以大功布易衰以葛帶易麻帶今言麻謂易以大功之細麻帶亦可也不言衰練後之衰卽大功布七升也唯杖屨不易者以大功無杖三年之杖待除喪後去也屨則練與大功同繩故曰不易鄭謂爲練而復遭大功之喪者此句未及下文乃及之有父母之喪尚功衰卽練而易以大功布之衰尚未除也復遭兄弟殤之附祭則卽練冠行禮不言喪言附者初喪變本服既葬附因大喪練服可也同父兄弟成人之喪期從兄弟成人之喪大功殤皆降一等故自大功以下練冠可也陽童者庶殤之稱曾子問云庶子之殤祭于室之白曰陽童宗子之殤祭于室之奧曰陰童此兄弟之殤則宗子之附庶殤者耳某甫稱字不名所以神而敬之也異居始聞兄弟之喪對使者卽哭不待爲位情迫也聞喪卽以麻爲要絰散垂不絞而奔此在遠者也若近者未及服麻奔喪至則主人或尚未小斂未襲絰若死者是疏兄弟小功以下則與主人皆成之主

人絰亦絰主人成服亦成服若是親兄弟大功以上雖主人小斂後既成服已必終三日散帶之數然後成服禮小斂襲絰麻散垂三日成服乃絞必散垂者初喪摧裂之容也

主妾之喪則自祔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祭不於正室君不撫僕妾女君死則妾爲女君之黨服攝女君則不爲先女君之黨服

妾之喪謂有子之妾或攝女君者貴故其喪君爲主重之也自祔祭以後則使妾之子自主君不主殺于適也其殯與祭皆不得于正室避適也不撫僕妾謂

凡僕妾死君不親撫其尸賤也女君謂適妻女君雖死女君之黨之喪妾猶爲服不以女君死廢也若妾攝君女亦女君矣則不爲之服

按旣葬虞而死事畢祔以後則神事矣故下節主兄弟之喪雖疏亦虞之君主妾喪虞猶主也祔以後乃使其子鄭以自祔爲句是祔猶君主非也僕妾不同詛重者情篤謂君皆不撫大拘喪小記云從服者所從亡則已又云爲君母後者君母卒則不爲君母之黨服近薄此云女君死妾爲女君之黨服近厚第云攝女君則不爲先女君之黨服亦薄矣

聞兄弟之喪大功以上見喪者之鄉而哭適兄弟之送葬者弗及遇主人於道則遂之於墓凡主兄弟之喪雖疏亦虞之

聞喪謂奔喪大功以上謂從昆弟及親兄弟也喪者之鄉謂死者所居之鄉適往也往送兄弟之葬弗及而孝子已葬反遇諸途則已獨造其墓不與主人俱反也凡兄弟死無後已代爲主則當爲之終其葬雖在五世袒免外必爲之虞而後去死事至虞乃終故前節君主妾喪自祔以後乃使其子主虞以前皆自主此也

凡喪服未畢有弔者則爲位而哭拜踊

服未畢亦將畢也哀雖已殺賓弔必爲位哭踊

大夫之哭大夫弁絰大夫與殯亦弁絰大夫有私喪之葛則於其兄弟之輕喪則弁絰

大夫始死小斂主人襲絰而大夫往哭則戴弁加環絰如大斂畢而殯大夫在亦弁絰不襲未成服也旣成服往則錫衰矣不錫衰而弁絰所謂羔裘玄冠易之而已也私喪私親之喪無與于兄弟之公者如妻喪期之類葛謂卒哭以葛代麻而遭兄弟緦麻之喪必加麻絰于首以往雖大夫降旁於緦麻兄弟無服

然於始死不忍以私喪之末臨兄弟也

爲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卽位爲妻句父母在不杖不稽顙母在不稽顙稽顙者其贈也拜

父爲長子杖則長子之子不以杖卽位哭避尊也但杖于次耳妻之喪有父母在則不杖見賓不稽顙親在不敢申情于所私也母在則杖但不稽顙凡所謂稽顙者賓客有贈死之禮拜謝也父母在妻死贈拜皆不稽顙者嫌以財而竭情于所私也

違諸侯之大夫不反服違大夫之諸侯不反服

違去也之至也先臣諸侯後去而臣大夫先所臣諸

侯死則不反服先臣大夫後去而臣諸侯先所臣大夫死則不反服前後尊卑殊也

按此禮未可盡拘有如前後所臣者分雖殊而恩篤手足腹心三有禮焉烏可以新故貴賤易心也二盜之為公臣服管仲非違大夫而之諸侯者與

喪冠條屬以別吉凶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小功以下左緦冠繰早纓大功以上散帶

通長曰條不斷曰屬謂冠下用繩或布一條屈而圍合以為冠武垂其餘以為纓喪服傳斬衰冠繩纓齊衰冠布纓纓條屬是也吉冠則武斷而不屬士冠禮

云緇布冠有缺項組纓屬于缺此吉凶之別也練冠小祥之冠用布亦條屬無缺項其屬際合縫處偏居右從凶也小功以下縫偏左從吉也小功冠猶條屬緦麻冠不屬有缺項但用繰治之麻為纓屬于缺與絲組纓異也大功以上始死麻帶散垂不絞至成服後而絞小功以下麻帶初喪即絞喪小記云不絕本詘而反是也註疏未達

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緦加灰句錫也諸侯相襚以後路與冕服先路與褒衣不以襚遣車視牢具疏布輤四面有章置于四隅載粻有子曰非禮也喪奠脯醢而已

祭稱孝子孝孫喪稱哀子哀孫端衰喪車皆無等

古布幅廣二尺二寸朝服布十五升八十縷曰升共千二百縷也去其半為七升有半則六百縷也是為緦服之布緦布與朝服布縷同細而朝服布密緦布稀緦言細如絲也但其布不加灰以灰湯湅治使光澤謂之錫弔服錫衰是也贈死曰襚後路副車也隨從之車在法駕後者所謂貳車也先路導行之車在法駕前者鹵簿之正車故不可以贈死褒衣解見上寵命特賜故亦不可以贈死遣車送葬之車送行曰遣饔餼之牲曰牢生有饔餼死有遣車皆以爵命為

差故牢具視其命數遣車視其牢數周禮天子十二牢上公九命九介九牢侯伯七命七介七牢子男五命五介五牢檀弓云諸侯七个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古字介个通遣車視牢即其視命數也鄭以个為包肉之箇非也遣車本為死者儀衛非為載牢具而世俗因其視牢數遂以載米肉耳喪車有飾曰輤以疏布為帷四面如屛郭置牢肉于四隅載米糧于中粻糧也此流俗為之故有子曰非禮也喪有奠無祭祭吉喪凶祭有牲牢黍稷奠則脯醢耳無殺牲包肉載粻之禮祭稱以下因有子之言附記祭稱

孝子孝孫吉主敬也奠稱哀子哀孫凶主哀也哀不盡物大牢而祭非喪奠也故端衰喪車皆無差等端正也喪服衣上有衰故曰衰衣用正幅故曰端如吉服稱玄端也喪車惡車無飾故無等皆以明凶禮異吉也

按鄭氏註以遣車爲明器以四隅爲椁中謬也說詳檀弓篇有子云喪奠惟脯醢而儀禮遣奠陳五鼎具羊豕豈儀禮非古與禮家言相矛盾類此鄭氏謂死者不食糧遣奠無黍稷爲解以牲體即脯醢周旋其說非本文之意

大白冠緇布之冠皆不蕤委武玄縞而后蕤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士弁而親迎然則士弁而祭於己可也

大白冠大古以白布爲冠即緇布冠之未染者郊特牲云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緌也孔子曰未之聞是也蕤緌通冠纓之垂者委下也冠下曰武二冠無緌質也其制小加于頂故其武不能下委後世冠用帛制始大武下圍額後有缺項著纓而始有緌玉藻云居冠屬武有事然後緌是也玄冠齋祭之冠縞冠大祥之冠皆有事而後緌也周禮五冕大夫玄冕士弁冕尊于弁弁尊于冠大夫以冕助祭于君以弁自祭祖考士無冕故助祭于公亦以弁然士不以弁自祭以弁親迎親迎用弁祭用弁亦可此記者之意

暢臼以椈杵以梧枇以桑長三尺或曰五尺畢用桑長三尺刊其柄與末

暢鬯通香氣也臼擣鬯香之臼椈柏也以柏爲臼杵所以舂梧桐也以爲杵枇匕通以載牲體升于鼎俎用桑爲之長三尺畢以出肉于鼎特牲禮云宗人執畢先入玉藻云大夫笏畢用射禮云司馬以弓矢爲畢名同制異形相似也刊削也柄謂畢也末謂匕也

鄭云喪匕用桑吉匕用棘蓋據特牲記云枇用棘然安知此之獨爲喪匕也

率（律）帶諸侯大夫皆五采士二采

率律同玉藻云凡帶有率無箴功謂但裂帛如法縫帖不用箴功也故曰率帶玉藻云國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此云五采二采相矛盾故鄭以此爲襲尸之帶因記多喪禮附會其實記言不盡同也

醴者稻醴也甕甒筲衡實見間而后折入重（平聲）既虞而埋之

醴酒以實于甒送葬者用稻醴美也甕甒皆瓦器甕

盛醯醢甀盛醴酒筲竹器盛黍稷衡桁通以木爲之承甕甒諸器也見棺衣也飾棺使不見故曰見閒謂棺外見內也實諸器物于閒以從葬也既夕禮云藏器于旁加見是也折以木三直五横加于壙上承席載土者也既夕禮云加折卻之加抗席覆之加抗木是也折入入折于壙也重始死削木懸鬲衣葦帶幹以像死者之鬼不養不可動也故曰重既葬而虞則埋于廟門之外

凡婦人從其夫之爵位

婦人之禮以夫貴賤爲等無專制也

小斂大斂啓皆辯徧拜朝夕哭不帷無柩者不帷君若載而后弔之則主人東面而拜門右北面而踊出待反而后奠

啓謂將葬啓殯與大小斂三事切死者身孝子哀痛尤甚賓客在者主人皆徧拜謝致哀也孝子朝夕哭欲見其殯故褰舉其帷無柩謂奔喪未至哭于次則不用帷凡帷爲柩設也載而後弔謂柩已出載于車遇君弔則君卽主位西面孝子堂下東面拜謝就門右北面向柩哭踊畢乃出門待君行拜送反而後設祖奠也

子羔之襲也繭衣裳與稅彖衣纁袡然爲一素端一皮弁一爵弁一玄冕一曾子曰不襲婦服

子羔高柴字襲衣尸也斂亦有衣包之曰斂衣之曰襲子羔襲用大夫禮衣五稱繭衣裳相連著綿于中玉藻云纊爲繭稅衣黑衣袡襘通帷裳卽今裙也昏禮女嫁純衣纁袡爲一謂以繭衣裳爲裏綴稅衣纁袡爲表共一稱近身之服字書袡蔽厀鄭謂裳下緣緣蔽厀豈可稱一襲乎素端禮衣制如玄端色素皮弁以皮爲弁朝服之首服緇布衣裳也爵弁爵色弁爲弁緇帛衣纁帛裳也玄冕弁之有延旒者玄帛衣

裳加繡文也以冠名服襲其服非襲其冠也有子譏其用婦人服者稅衣似夫人六服之一纁袡似昏禮女子始嫁之服也

按周禮玄冕大夫之上服子羔爲孟氏宰襲以大夫非禮也當世諸侯僭天子大夫比諸侯家臣比大夫有司徒司馬之官皆稱家大夫如楊貨輩儼然以大夫自居非先王之典豈子皐不辨此與殆于顏淵之厚葬者耳

爲君使而死公館復私館不復公館者公宮與公所爲也私館者自卿大夫以下之家也

解見曾子問

公七踊大夫五踊婦人居間士三踊婦人皆居間

此君與大夫士始死哭踊之節君死五日而殯踊凡七次大夫三日而殯踊凡五次士二日而殯踊凡三次每踊三跳三踊九跳乃成一踊婦人與男子皆即位男女各以類踊而男子爲主婦人居其間隨男子更迭踊也鄭謂男子踊畢婦人踊婦人踊畢賓客踊謂之居間

公襲卷衣一玄端一朝服一素積一纁裳一爵弁二玄冕一褒衣一朱綠帶申加大帶於上

公上公卷衣龍衮衣也玄端色玄制方亦禮衣也二者舉衣該裳朝服朝見之服緇衣言服兼衣裳也素積即素裳惟裳有積積折也纁赤色也二者舉裳該衣爵弁以爵色帛爲弁爵玄色玄冕以玄色帛爲冕二者舉冠該服爵弁用二君招魂亦爵弁服也玄冕玄衣纁裳褒衣天子寵賜之衣朱綠帶玉藻所謂雜帶裹衣裳用之也申重也大帶加于禮服外玉藻云素帶終辟國君之大帶也

按古者禮衣色多玄制方通謂之端即緇衣也緇即玄色深黑者衣有常色裳隨宜也鄭云玄端朱裳也朝服緇衣素裳也素積素衣裳即皮弁服也纁裳冕衣之裳也爵弁服爵色皮爲弁亦玄衣纁裳也雜帶朱尸之帶也恐未盡然

小斂環絰公大夫士一也公視大斂公升商祝鋪席乃斂魯人之贈也三玄二纁廣尺長終幅

小斂謂視小斂環絰首絰如環細而無缺項喪服殤大功所謂不繆絰也始死弔者以此易玄冠故云公大夫士一也公國君也視大斂視其臣也升升堂周人主喪事者曰商祝以亡國名也殷尚白喪主素商祝鋪席舉尸于堂大斂皆君命也魯人贈死者以玄

幣三纁幣二其廣一尺其長二尺二寸短狹之甚非禮也凡幣幅廣二尺二寸長一丈八尺

按大喪首絰後皆有缺施纓喪服傳長殤大功纓絰是也中殤大功稍輕不纓絰即所謂環絰也無缺曰環五服自大功以上冠條屬而絰纓小功以下冠缺而絰環小斂以前未成服之弔服加環絰于冠弁上制與此同貴賤通用也鄭謂爲初喪小斂之絰孝子親始死投冠笄纚小斂脫髦括髮豈尚從容素弁委貌環絰如弔客乎謬矣

弔者即位于門西東面其介在其東南北面西上西於

門主孤西面相者受命曰孤某使某請事客曰寡君使某如何不淑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弔者入主人升堂西面弔者升自西階東面致命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子拜稽顙弔者降反位

此以下五節皆諸侯使人相弔贈之禮弔者鄰國使臣也門西客位也介副使介非一人立以西為上近正使也西於門不敢當門中稍近西主孤孝子也立于阼階下西面相者不稱擯喪不接賓也受命受主孤命往門西請于弔者孤必稱名明適嗣也請事請問使事客使臣也如何問辭不淑凶喪也須待也喪

主不出迎賓待于階下殯在堂主人升立於殯東南西面弔者立於殯西南東面致命使臣致其君命子拜孝子拜謝也君初喪稱子踰年稱君對賓稱孤對殯稱子反位反門西之位弔未有不哭踊成禮退者通下文含襚賵臨畢至第五節則弔者哭臨成禮也

含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含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含者入升堂致命子拜稽顙含者坐委于殯東南有葦席既葬蒲席降出反位宰夫朝服卽喪屨升自西階西面坐取璧降自西階以東

此鄰國致含之禮奉玉納死者口曰含璧玉也含者坐委璧于殯東南就主人位西面跪而委之也初喪葦席以承璧既葬至則設蒲席宰夫主饋奠之事下文云宰舉璧與圭宰夫舉襚則此宰夫當作宰蓋大宰也朝服吉服本記曰執玉不麻鄰國玉來不敢承以凶服惟屨不易宰自階升堂東就主位西面跪取璧席上自西階降以璧東歸于內也

按大喪以玉易麻此禮未宜

襚者曰寡君使某襚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襚者執冕服左執領右執要平聲入升堂致命曰寡君使某襚子拜稽顙委衣于殯東襚者降受爵弁服於門內霤將命

子拜稽顙如初受皮弁服於中庭自西階受朝服自堂受玄端將命子拜稽顙皆如初襚者降出反位宰夫五人舉以東降自西階其舉亦西面

此鄰國致襚之禮衣服曰襚所致五服冕及玄端由尊漸卑也使者受五服門外至于堂由遠漸近也委衣殯東襚者過殯東西面坐委也受謂本國宰夫受于襚者也門內霤中門內簷下將命使臣將君命于主人也中庭堂下中西階堂階也堂殯宮堂也襚者始致冕于堂降取服以次升堂致命主君使宰夫就受不欲煩賓故漸受漸近也每受一衣孝子拜稽顙

謝宰夫五人舉五服東藏于內也降自西階自西階下堂東也其舉亦西面亦如舉璧也

按冕服纁衣爵弁服玄衣皮弁與朝服玄端頍通用而冠各異色皆不離玄緇其用不同未可詳考大抵皮弁以上貴者之服朝服玄端上下通用弁服以上多用帛朝服以下褋用布帛此其殊也鄭謂皮弁白冠白衣裳恐未盡然

上介賵 諷 執圭將命曰寡君使某賵相者入告反命曰孤某須矣陳乘黃大路於中庭北輈執圭將命客使自下由路西子拜稽顙坐委于殯東南隅宰舉以東凡將

命鄉殯句將命子拜稽顙西面而坐委之宰舉璧與圭宰夫舉襚升自西階西面坐取之降自西階賵者出反位于門外

上介鄰國所遣之正使車馬贈死曰賵圭以先車馬也乘黃四黃馬大路後路前云不以先路也中庭堂下北輈以車轅北向上介執圭升堂將命上介之從者自堂下控馬立車西主君堂上拜稽顙上介堂上坐委圭于殯東南隅宰舉圭以東藏于內也凡將命總弔含襚賵而言鄉殯殯在北使臣立于殯西南向之使臣將命則嗣君拜稽顙使臣就東南主位西面跪委其所致之物必于地者喪主人無親受也璧與圭則主君之宰舉之衣服則宰夫舉之皆自西階升堂過東南隅西面跪取之還由西階降禮畢使臣出反位于門外即上文弔者門西之位

上客臨曰寡君有宗廟之事不得承事使一介老某相執綍 弗 相者反命曰孤某須矣臨者入門右介者皆從之立于其左東上宗人納賓升受命于君降曰孤敢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某毋敢視賓客敢辭宗人反命曰孤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某毋敢視賓客敢固辭宗人反命曰

孤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使臣某毋敢視賓客是以敢固辭固辭不獲命敢不敬從客立于門西介立于門左東上孤降自阼階拜之升哭與客拾踊三客出送于門外拜稽顙

此使臣成弔之禮通上含襚賵三者同上客使臣也即前弔含襚賵之客臨入臨柩哭也臨者即指上客也禮客入門左外來西為左今入門右趨東避賓位也介副使也東上謂上介在東副介以次立而西宗人掌禮請客復門西賓位也敢不敬從從主君命趨門西也介立門左東上立使臣之西也主降拜拜臨

也不言答拜喪拜無答也升哭主客俱升堂哭于殯成弔也拾踊主客更迭踊也九踊成三客出主君送于門外拜稽顙送之也

按古弔喪于生者慰問死者含襚有賵有哭臨不拜柩不祭主人有拜稽顙賓無答拜蓋弔生哀死者賓客之情於是爲至孝子思親哀痛拜固應爾凶事匆劇各唯自盡非從容款曲賓主交拜爲禮也古惟喪拜不答情戚禮質也今之弔禮非古也習尚所趨亦未講于禮之義耳

其國有君喪不敢受弔外宗房中南面小臣鋪席商祝

鋪絞紟衾士盥于盤北舉遷尸于斂上卒斂宰告子馮之踊夫人東面坐馮之興踊士喪有與天子同者三其終夜燎及乘人專道而行

國有君喪臣民遭私喪者不敢受人弔共戚君也外宗以下君薨大斂之禮與喪大記同外宗宗人女嫁外姓卿大夫爲妻者同姓族人之婦曰内宗宰告告斂畢也子馮嗣君憑尸哭也夫人嗣君妻也終夜燎庭燎達旦也乘人謂柩車不用馬使人肩之也專道柩行于路人皆避也言士喪則諸侯大夫可知

雜記上終

雜記下第二十一

有父之喪如未沒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雖諸父昆弟之喪如當父母之喪其除諸父昆弟之喪也皆服其除喪之服卒事反喪服如三年之喪則既顈頃其練祥皆行王父死未練祥而孫又死猶是附於王父也有殯聞外喪哭之他室入奠卒奠出改服即位如始即位之禮

未沒喪謂未終喪禪之前也父喪將終復遭母喪于除父喪時服除喪之服行祥禪禮卒事復服母服遇諸父昆弟之喪亦然當父母之喪謂當親喪始死

至除喪日月內既除彼服復服親喪之服如前後所遭皆三年之喪而前喪既除可以衣顈則其練祥皆依時舉行不可遂廢也顈布之輕疏者即練祥之服通作頃與檾景通詩衣錦檾衣士昏禮女從者被顈黼又云姆加景是也鄭謂爲草名代以苘未然王父祖父禮孫死附祖然卒哭而祔練而脩廟祥而後主入廟王父死未練祥雖無廟可祔而孫猶是附王父主在殯宮附于殯宮入廟附于廟也有殯謂有父母之殯入奠殯宮卒出改服即位如新聞喪即位哭之禮不得以有喪遂廢也鄭謂如始哭之時非也

大夫士將與祭於公既視濯而父母死則猶是與祭也次於異宮既祭釋服出公門外哭而歸其它如奔喪之禮如未視濯則使人告告者反而後哭如諸父昆弟姑姊妹之喪則既宿則與祭卒事出公門釋服而后歸其它如奔喪之禮如同宮則次于異宮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爲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乎公宮以待事禮也孔子曰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必有前驅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如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后祭祭主人之升降散等執事者亦散等雖虞附亦然自諸侯達諸士小祥之

祭主人之酢也嚌(劑)之衆賓兄弟則皆啐(翠)之大祥主人啐之衆賓兄弟皆飲之可也凡侍祭喪者告賓祭薦而不食

視濯謂祭前一日省視祭器之滌濯也猶是與祭言雖喪亦與祭但出居別室吉凶不同處也如期功之喪既受宿斯與祭矣宿肅通祭前三日戒賓也同宮謂死者爲同居之親既宿遭喪出居別室也曾子問以下至必有前驅解見本篇父母之喪將祭謂練祥之祭遭昆弟之喪待殯後祭如同居之喪雖臣妾必葬後祭不可當凶事行吉禮也祭則主人升階下階每等一足散步行所謂栗階也每等兩足並更升所謂拾級也詳見燕禮從容則拾級急遽則散等練祥吉亦散等者有昆弟及同宮之喪故也主人散等則執事者皆散等此昆弟在殯之禮也雖昆弟既葬虞祔主人練祥亦然主人之酢謂主人獻賓長賓長酢主人至齒曰嚌入口曰啐小祥主人猶未可啐酒衆賓客及同姓兄弟祭終受主人獻爵啐之可也小祥漸吉大祥尤吉故主人受酢啐衆賓兄弟盡飲可也不言獻賓啐飲同也侍相禮也祭喪卽練祥喪祭也告賓謂相禮者告賓客也祭薦謂主人獻賓賓受獻

主人薦脯醢相者告賓取所薦祭之豆間畢食之練祥但告祭不食也至虞祔之祭主人弁獻薦廢矣

按虞以前未葬哀至禮質但有饋食曰奠無酒獻爵既葬虞則以祭易奠祭交神吉禮也至虞哀殺禮漸文始有酒獻尸尸酢主人主人飲卒爵無獻賓客兄弟以下等事亦不全成祭也今小祥大祥比虞祭又吉矣虞酢主人卒爵祥祭主人止于嚌啐何也神惠爲重故受尸酢雖在喪亦卒爵賓賜稍輕但嚌啐耳猶既葬疏食水飲不食菜果祥而後食肉若既葬君食之大夫與父之友食之粱肉亦不避尊君父之命

也若父母新喪而與祭于公出公門乃易服非禮也大夫死當祭必告明日不繹君于臣喪且然況父母乎非人君以孝教臣與臣子以孝事親之禮不可訓也

子貢問喪子曰敬爲上哀次之瘠爲下顏色稱其情戚容稱其服請問兄弟之喪子曰兄弟之喪則存乎書策矣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

問喪問父母之喪敬者必誠必信不以匆急失禮愼終也喪主哀而上敬者制禮之義情至無節文故禮以齊之禮敬而已也父母親同父喪隆于母即敬爲

上哀次之之義世謂善居喪者哀瘠耳稍不敬必忘哀敬則自哀哀則瘠顏色稱情内外稱也戚容稱服本末稱也外不稱内則僞本不稱末則野親喪自盡書策所不能傳者也兄弟喪存乎書策遵古禮耳有之莫敢廢無之莫敢舉也不奪人喪亦不自奪其喪即書策之意奪人喪者强以禮之所不可爲自奪喪者違其禮之所當守也

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

少連大連二人名三日親始死雖哀痛不食而不惰于禮三月親喪在殯不懈不倦也憂戚容也東夷東方邊鄙無中國聖人之教而能盡禮如此所謂豪傑之士良心同也

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廬堊惡室之中不與人坐焉在堊室之中非時見乎母也不入門疏衰皆居堊室不廬廬嚴者也

言自言己事語與人譚說倚廬倚木于門外檐下爲廬堊室壘土墼爲室斬衰居倚廬既練居堊室齊衰則居堊室耳不與人坐憂思獨居也父喪練而居堊室非見母不入内則居倚廬時益可知疏衰齊衰云

皆者有三年期三月之等也喪稍輕但居堊室不居倚廬倚廬乃哀敬嚴肅之所父喪斬衰之居故喪敬爲上也

妻視叔父母姑姊妹視兄弟長中下殤視成人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内除視君之母與君之妻比之兄弟發諸顏色者亦不飲食也免喪之外行於道路見似目瞿聞名心瞿弔死而問疾顏色戚容必有以異於人也如此而后可以服三年之喪其餘則直道而行之是也

視謂比其哀戚之等妻雖匹而分重姑姊妹雖外而情親殤服雖降而本服則隆父母之喪祥禫而除先

王制禮不敢過也然除服而非除孝子之心故曰外除若夫兄弟之喪日月已竟外除內亦除矣君母君妻亦兄弟內除之比然酒肉醉飽亦非禮父母之喪初除出見人有貌似親者目爲驚顧聞人稱名與親同者心爲驚惕瞿驚貌遇喪疾弔問感動憂戚倍于常情此爲外除而內不除然後可以服三年之喪其餘兄弟之喪循理而行如所謂內除者亦不必矯而過也

祥主人之除也於夕爲期朝服祥因其故服子游曰既祥雖不當縞者必縞然後反服

祥大祥祭先夕以期告賓朝服謂告期用玄端吉服也祥因其故服者越宿而祭仍先夕告期之服也喪服小記曰其祭也朝服縞冠不當縞謂親喪雖除有他喪未終亦必縞冠朝服行祥事畢復服他喪之服也舊解未明

當袒大夫至雖當踊絕踊而拜之反改成踊乃襲於士既事成踊襲而后拜之不改成踊

此記主人初喪于大夫士來弔之禮當袒謂當其行禮哭踊則先袒後踊遇大夫至且止踊拜大夫復更成踊乃掩襲其袒衣若於士弔孝子且畢其禮事成踊掩襲袒衣而后出拜不更成踊也大夫尊士敵故待之各異

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附皆大牢下大夫之虞也犆牲卒哭成事附皆少牢

既葬而三虞虞而卒哭則喪事成矣祔以後神事之祭之始矣故用牲漸豐

按前篇有子云遣車載牢具非禮也喪奠脯醢而已此云虞而始用少牢則自虞而前遣奠無牲用脯醢信矣而儀禮遣奠用少牢然則儀禮非古與故禮言難盡合也

祝稱卜葬虞子孫曰哀夫曰乃句兄句弟曰某卜葬其兄句弟句曰伯子某

祝稱祝史稱主人之辭葬虞同日故卜葬卽卜虞子孫卜葬祖父稱主人曰哀子哀孫夫卜葬其妻稱主人曰乃夫卜兄之葬稱弟以名卜弟之葬稱兄曰伯子某皆祝人稱之

古者貴賤皆杖叔孫武叔朝見輪人以其杖關轂而輠火輪者於是有爵而后杖也鑿巾以飯公羊賈爲之也冒者何也所以揜形也自襲以至小斂不設冒則形是以襲而后設冒也或問於曾子曰夫既遣而包其餘猶

旣食而裹其餘與君子旣食則裹其餘乎曾子曰吾子不見大饗乎夫大饗旣饗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爲哀也子不見大饗乎非爲人喪問與平聲賜與

杖以扶哀貴賤皆用之古禮也魯叔孫州仇惡輪人以杖穿車轂轉輪而戲禁賤者不使杖此庶人廢杖之始也轢轉也死者沐浴飯舍乃加巾于面先加巾而鑿孔以含自公羊賈始也冒如直囊一上一下以韜尸也襲謂始死尸沐浴以衣重襲也小斂謂死之明日以衾絞收斂也襲而斂可謂愼矣猶恐其暴露

故設冒也遣謂柩將出設遣奠包其脯臨送柩納之壙中也大饗饗大賓卷捲同徹也饗禮畢徹賓客之俎歸于館父母親而以賓客待之悲痛之至再言不見大饗使深念之非爲人喪言爲已父母喪自盡其哀耳豈爲賓客而問之賜之者與

按以杖轢輪非禮也叔孫遂禁庶人杖尤非禮也因一人失禮而止衆人行禮不教輪人以孝而禁人行孝世之失禮者何獨輪人若皆禁也禮其餘幾輪人不智武叔不仁故禮小人廢之不足君子廢之有餘司名教者宜深省矣

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三年之喪如或遺之酒肉則受之必三辭主人衰絰而受之如君命則不敢辭受而薦之喪者不遺人人遺之雖酒肉受也從父昆弟以下旣卒哭遺人可也

喪拜謂稽顙而后拜吉拜謂拜而后稽顙說見檀弓酒肉受必三辭辭不得而后受也衰絰而受示不敢食也薦之薦于死者喪不遺人愛不暇爲好也人遺酒肉受祥以後也

縣玄子曰三年之喪如斬期之喪如剡

斬斷也剡削也

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自諸侯達諸士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練則弔旣葬大功弔哭而退不聽事焉期之喪未葬弔於鄉人哭而退不聽事焉功衰弔待事不執事小功緦執事不與於禮相趨也出宮而退相揖也哀次而退相問也旣封而退相見也反哭而退朋友虞附而退弔非從主人也四十者執綍弗鄉人五十者從反哭四十者待盈坎

期之喪練祥禫備者父在爲母期也三年之喪謂父母初喪功衰大功之衰從兄弟喪之類新遭大喪雖

有功衰之喪不弔此貴賤之通禮也雖於死者有功衰之服身既斬齊不得更服彼服往弔即以斬齊往哭之可也蓋哭死感傷因已之哀而致哀則可弔生問恤已憂方深而恤人憂則不稱此初喪未葬以前之禮至期年練後凡喪皆可弔不獨功衰耳三月既葬後遇大功之喪亦可弔但盡哀而退主人襲斂殯奠之事不待也聽待也期喪如從父親兄弟初喪弔鄉人亦可但哭即退不待事也大功之喪弔鄉人待事亦可但不爲執事助役小功緦麻之喪執事亦可但不與贊相行禮執事猶勞役行禮則從容相趨

以下論送葬之等相趨謂死者曾與同行交淺柩出殯宮則退曾相周旋揖讓柩出宮門外哀次則退相通問既封壙則退相見執贄定交葬畢孝子反哭退朋友同業恩義契重待虞畢主附死事終退凡送死爲助役非隨主人行耳年四十力强者執索引柩待封土滿坎五十始哀者從主人反哭先歸虞可也此節之義鄭未達至以期年之喪十一月四句移練則弔上謂爲錯簡何錯簡之多也

喪食雖惡必充飢飢而廢事非禮也飽而忘哀亦非禮也視不明聽不聰行不正不知哀君子病之故有疾飲酒食肉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飲酒食肉皆爲去聲疑死有服人召之食不往大功以下既葬適人人食之其黨也食之非其黨弗食也功衰食菜果飲水漿無鹽酪洛不能食食鹽酪可也孔子曰身有瘍羊則浴首有創則沐病則飲酒食肉毀瘠爲病君子弗爲也毀而死君子謂之無子

耳目不聰明行不正皆哀毀之狀不致毀不極毀也疑死恐死也適人人食之謂往人家主人留食也其黨謂親戚族人功衰大喪練後之衰與大功之衰其布相似九月之功與三月之齊情亦相似故謂之功

衰酪乳醬也

非從柩與反哭無免於堩亘凡喪小功以上非虞附練祥無沐浴疏衰之喪既葬人請見之則見不請見人小功請見人可也大功不以執摯唯父母之喪不辟避涕泣而見人三年之喪祥而從政期之喪卒哭而從政九月之喪既葬而從政小功緦之喪既殯而從政

孝子送葬與反哭二事最哀痛故免冠于路堩路也非是二者行道不可不冠喪小記云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后免然則免于堩惟近者與沐浴以脩容雖小功之喪柩在殯不沐浴大喪可知必既葬

虞祔練祥之祭交神乃沐浴耳齊衰之喪柩在殯不見人旣葬人請見而后見不請見人也小功可執摯請人大功不可從政謂從公家之政

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

曾申曾子之子父在而問哭父于父非也哭有聲禮至細亦不足問也曾子之告盡乎孝子之情似亦有不屑誨之意焉此節與夫子譏弁人孺子泣相反而義不相違禮所以不必求同也

卒哭而諱句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姑姊妹子與父同

諱母之諱宮中諱妻之諱不舉諸其側與從祖昆弟同名則諱

卒哭親死旣葬卒哭諱避父母名生則名所常稱子雖不舉而親在名在死則親亡名隱孝子不忍空聞況以神事之尤當敬故卒哭諱未卒哭前猶生事也凡諱主人諱也主人所諱主人之子亦諱王父母卽主人父母于主人子則王父母也兄弟主人之兄弟卽主人子之世父叔父也姑主人子之姑卽主人之姊妹也父母諱至尊也兄弟姊妹諱至親也王父母世叔父姑父所諱子亦諱也故子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義與此通父所不諱而母諱者是母之黨也故子在母宮中則與母同諱外則否凡妻所諱母不諱者是妻之黨也但于妻之左右諱他處則否若妻所諱者與己從祖昆弟同名則己亦諱之從祖昆弟是同曾祖兄弟也同曾祖兄弟諱則同祖兄弟同父兄弟諱可知然獨于妻側諱何也于父母前則同父兄弟皆子也同祖同從祖兄弟皆姪也不諱惟于妻側雖從祖昆弟亦得申其親故諱也兄弟且諱以上可知記言錯綜諸解未達

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旣冠於次入哭踊三者三

乃出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取婦己雖小功旣卒哭可以冠取妻下殤之小功則不可

將冠者已卜期而遭喪卽以喪冠冠之雖遭三年之喪亦可也于次謂冠于倚廬堊室旣冠入門哭踊于殯宮三者三九成踊也此主人自冠若冠子嫁女大功之終乃可娶妻娶婦小功之終乃可蓋小功五月苟士三月葬卒哭則服漸除矣若大夫五月葬卒哭則服旣除矣故可也稱父小功對己小功也娶婦父娶妻己也下殤之小功是期服降也親重故嫁娶不

可

按冠吉禮也元首之服成人之始豈可凶喪哭踊行之雖三年之喪可者亦得已之辭非禮之正今人居喪冠者少居喪嫁娶者多愈失之矣

凡弁經其衰侈袂

弁加環經弔喪之冠也其衰細麻布爲之侈袂大袖也吉服尚飾故侈袂深衣袂可回肘長中繼揜尺是也弔衰侈袂則斬齊袂小可知

父有服宮中子不與於樂母有服聲聞焉不舉樂妻有服不舉樂於其側大功將至辟琴瑟小功至不絶樂

宮中子與父同居之子古者命士以上異宮不與于樂言不歌樂于家門內也聲聞不舉不聞聲猶可也不於側或聞其聲矣大功將至謂服大功之人至則先辟去琴瑟助哀也辟猶徹也服小功者至當其樂作不必止但不特爲作樂耳

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喪妻之黨雖親弗主夫若無族矣則前後家東西家無有則里尹主之或曰主之而附於夫之黨

按此漢以後懲外戚之禍儒者爲此禮與然亦矯之過矣夫黨無兄弟有族人禁妻黨不得主喪是也夫黨無族舍妻黨而望諸鄰家里尹不已迂乎使妻黨主葬附祭于夫黨是也

麻者不紳執玉不麻麻不加於采國禁哭則止朝夕之奠即位自因也童子哭不偯衛不踊不杖不菲肺不廬

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絶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絶於地如知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泄柳之母死相者由左泄柳死其徒由右相由右相泄柳之徒爲之也

此約舉行禮輕重變通之義麻麻經凶服紳大帶之垂者吉服麻在身則不得垂紳執圭璧行吉禮則不得服衰麻既著衰麻則不得加采色三者皆言吉凶

變易之節國家有大禮則禁哭哭雖止而朝夕奠即位如常也成人禮哭則偯聲委曲曰偯哭必踊執杖菲屨居倚廬皆成人之禮童子居喪則不必備伯叔母喪疏衰期服重而踊低不離地情輕也姑姊妹喪大功九月服輕而踊高絶地情重也凡禮輕重隆殺各有儀節所謂文也知此則能由于禮之文矣禮不止文重言由文者求盡善之辭泄柳魯人相禮即爲擯凡擯居主人左賓在左也泄柳死門人相禮以凶事尚右非古也

按儀禮喪服斬衰樝絞帶齊衰以下乃有布帶以易

大帶加紋帶以易革帶亦猶斬冠繩武齊冠布武父喪徒免母喪布免此云麻者不紳謂衰麻則不吉帶垂紳耳非謂不布帶也後世凡喪服皆無布帶直絰帶非古也

天子飯九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諸侯使人弔其次含襚賵臨皆同日而畢事者也其次如此也卿大夫疾君問之無算士壹問之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爲士比殯不舉樂升正柩諸侯執紼五百人四紼

皆銜枚司馬執鐸左八人右八人匠人執羽葆御柩大夫之喪其升正柩也執引者三百人執鐸者左右各四人御柩以茅孔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山節而藻梲賢大夫也而難爲上也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賢大夫也而難爲下也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偪下

此記天子諸侯大夫喪祭之節飯以米物實尸口貝水蟲甲可以爲貨含尸用之貴賤以數異三五七虞皆以葬日爲始間日嗣舉也諸侯使人弔含襚賵臨以次同日畢舉上篇所記節其次也升正柩謂柩在殯南首既啓舁柩朝祖廟升自西階正棺于兩楹間北首明旦設遣奠發引紼即引也凡送葬之役通謂之執紼非必一棺四繩用人五百也枚如小箸銜之以止諠司馬掌武士執金鐸示警也左右各八人夾柩護衛也匠人木工葆形如蓋以鳥羽爲之執羽葆前以導柩車曰御茅通作旄旌屬春秋傳前茅慮亡是也紘冠纓大夫祭宜羊豕豕小曰豚豆盛菹醢不可以薦牲豚肩不揜豆極言儉也解見禮器

按周禮天子含用玉此云九貝不合鄭遂推爲夏禮喪大記於大夫疾三問此云問無算古人言三皆不

一之辭鄭遂謂此有師保之恩者諸侯執紼五百人大夫執引三百極言其衆耳豈一棺四紼遂用三五百人之多然則天子用千人無處可容矣鄭遂謂五百爲一黨之民三百爲一邑之制引即紼鄭謂在廟曰紼在途曰引其牽鑿類此

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如三年之喪則君夫人歸夫人其歸也以諸侯之弔禮其待之也若待諸侯夫人至入自闈門升自側階君在阼其他如奔喪禮然嫂不撫叔叔不撫嫂

此記婦人弔喪之禮踰封謂出境女嫁爲父母期此

云三年以通禮言也歸謂奔喪歸父母之國闈門宮
中側門側階夾室階書顧命云夾室側階是也不入
自大門不升自堂階不敢當賓也主君在阼階不降
迎也奔喪禮謂哭踊壑麻之類撫謂憑尸叔嫂不相
爲服故不撫尸遠別也
君子有三患未之聞患弗得聞也旣聞之患弗得學也
旣學之患弗能行也君子有五恥居其位無其言君子
恥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恥之旣得之而又失之君子
恥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衆寡均而倍焉君子
恥之

三患爲學五恥爲政學爲本無本故患政爲用無用
故恥敷奏以言言行則道行居位無言則忝其位矣
得謂以賢見用失謂無才見黜彼此所治之民衆寡
同而一興一廢究竟相倍是優劣懸殊也
孔子曰凶年則乘駑馬祀以下牲
周禮校人六馬而駑馬爲下下牲謂不及肥碩也
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
乎書
恤由人名蓋士也士喪禮載今儀禮中書記也
按儀禮非盡聖人之舊矣論語云孺悲見孔子孔子
辭豈嘗學禮者與
子貢觀於蜡乍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
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
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也一張
一弛文武之道也
蜡解見郊特牲若狂醉而失禮也蜡腊通乾肉曰腊
枯瘠之狀沾濡曰澤醉飽之名孔子言民終歲憔瘁
僅得一日潤澤非爾所知言先王制禮有深意張弛
以弓喻也受弦曰張落弦曰弛文武緩急適中之謂
勸民勤生勞之使張也以時休息逸之使弛也勞而

不弛則力疲故弗能逸而不張則業廢故弗爲文武
之道言不爽不徐甘苦調適宜民之道也
按鄭解一日之澤爲君澤民閒飲酒非盡君澤也或
訓文武爲文王武王詩云文武吉甫其亦文王武王
與
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
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
周正月夏十一月建子也日至冬至也古者冬郊春
禘孟獻子謂冬至可祀天則夏至亦可祀祖故以七
月禘周七月建午夏至之月今五月也

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外宗為君夫人，猶內宗也。

古者諸侯夫人，皆命于天子。魯昭公娶吳，為同姓，不告天子，故天子亦不命之。凡宗人女嫁異姓為外宗，本宗人婦為內宗。二宗為君斬衰，為夫人齊衰，同也。同姓之女，亦謂內宗。貴戚之女，亦謂外宗。內宗同姓，情親服重；外宗異姓，情疏服輕。而與內同者，同為臣故也。君與夫人，有父母之義焉。

按魯昭公之世，王命不行于諸侯久矣。諸侯繼世自立，且不由天子，況其夫人乎。何獨罪魯昭公也。昭公

娶同姓，有之。諸侯之不娶同姓者，未必皆有王命也。

因昭公娶吳女，附會之耳。

廄焚，孔子拜鄉人為火來者。句拜之，句士壹，大夫再，亦相弔之道也。

勞雖小而必謝，以有患難相卹之道也。

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為公臣，曰：其所與遊辟也，可人也。管仲死，桓公使為之服。宦於大夫者之為之服也，自管仲始也，有君命焉爾也。

管仲遇羣盜，簡二人，薦為公朝之臣，曰：彼所與遊者邪僻也，此二人可用也。宦于大夫，謂昔嘗仕于大夫者，為之服，為昔所事之大夫服。上篇云：違大夫之諸侯，不反服。此反服，故曰自管仲始。

過而舉君之諱則起，與君之諱同則稱字。內亂不與焉，外患弗辟也。

過，誤也。偶然誤稱君諱，則必起立，示不安之意。人名有與君諱同者，則稱字。內亂，謂本國之亂，不可則去，故曰無與。外患，謂敵國侵陵，同心禦侮，故曰不避。

按內亂不與者，身不在事，力不可為，故不與。審時知幾，處此有道焉，非可晏然如秦越人而已也。

贊大行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博三寸，厚半

寸，剡上，左右各寸半，玉也。藻三采六等。

贊大行，謂相大禮者。贊，相也。行，履也。履之言禮也。中庸曰：行同倫。周禮大行人，掌諸侯五等之禮。故諸侯會同，謂之大行。此据相禮者所見而明其可信也。圭，天子所以分封諸侯，九七五寸，皆言長也。博，寬也。剡，殺也。玉用玉，為之藻。繅通，以藉玉。二色為采，三采則六等。六等猶言六就。二三相間為六采，晝之。或曰：以板衣韋也。

按聘記謂諸侯朝天子，圭藻皆九寸，三采，與此異。周禮謂子男執璧，璧圓而圭方。五等諸侯玉皆輯而合

之何獨子男玉圜圜則以執何以合記言爲近之鄭
執周禮恐非
哀公問子羔曰子之食奚當對曰文公之下執事也
食謂祿也奚當謂或仕止其身或先世有仕者故子
羔以文公下執事對蓋先世嘗事文公至哀公七世
矣下猶賤也執事猶有司
成廟則釁之其禮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衣雍人
拭羊宗人祝之宰夫北面于碑南東上雍人舉羊升屋
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于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
先門而後夾室其衈皆於屋下割雞句門句當門句

夾室句中室句有司皆鄉室而立門則有司當門北面
既事宗人告事畢乃皆退反命于君曰釁某廟事畢反
命于寢君南鄉于門內朝服既反命乃退路寢成則考
之而不釁釁屋者交神明之道也凡宗廟之器其名者
成則釁之以豭加豚
宗廟既成殺牲取血祭而塗之曰釁禦當釁也祝宗
人宗人爲祝也純衣絲衣也拭羊拂摩使淨也碑以
定日晷在廟庭中東上北面以右爲上鬼事尚右也
升屋自中當屋東西之中升刲割也門廟門夾室東
西旁室衈割耳取血以薦也毛牲曰刏羽牲曰衈衈

取其聽也門夾室皆衈雞于屋下不升屋與堂異鄭
謂將刲羊先衈是堂亦用雞誤也衈于門則當門衈
于夾室則當夾室中皆屋下也事畢皆退自廟退也
反命于寢君在路寢也反命乃退諸臣歸也凡廟成
則釁路寢成燕會以慶成考成也釁者交神明之道
廟以事神也凡宗廟之器有名者如尊彝鐘鼓之類
新成亦釁豭豚牡豕也
諸侯出夫人夫人比至于其國以夫人之禮行至以夫
人入使者將命曰寡君不敏不能從而事社稷宗廟使
使臣某敢告於執事主人對曰寡君固前辭不教矣寡

君敢不敬須以俟命有司官陳器皿主人有司亦官受
之妻出夫使人致之曰某不敏不能從而共粢盛使某
也敢告於侍者主人對曰某之子不肖不敢辟誅敢不
敬須以俟命使者退主人拜送之如舅在則稱舅舅沒
則稱兄無兄則稱夫主人之辭曰某之子不肖如姑姊
妹亦皆稱之
出夫人謂夫人以罪見出送歸本國比及也謂在途
及至國主人對辭云寡君指初主嫁之先君也前辭
不教謂納采時有此辭有司從使者齎夫人在國時
所用器皿往設而致之還其嫁來之物也主國之君

亦使有司官受之授以官明不私也受以官有鄙夷之意矣妻出謂國君以下出妻者舅夫父也兄夫兄也如被出者為女子則主人對辭稱某之子如姑姊妹則稱某之姑姊妹也

按出妻非盛德事記屢言之何也不學而難化者莫如婦人禮所以為未然之防也恒情惟鄉人與婦人狎而易玩故爵再命非甚貴也卽不與鄉人齒與出妻意正同凡禮皆禁于未然之謂豫也

孔子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嗣我以禮吾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吾飧孫作而辭曰疏食嗣也

不敢以傷吾子

少施氏魯惠公子施父之後客食而飽者答主人之誠也主人于祭飧必辭者感賓意之厚而謙也飧飫三飯更以飲澆飯加餐也傷謂食粗過飽恐傷害也○按玉藻云孔子食於季氏不辭不食肉而飧以季氏不知禮也此食於少施氏而飽曰食我以禮聖人之愛禮也如此故坊記曰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

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婦見舅姑兄弟姑姊妹皆立于堂下西面北上是見已見諸父各就其寢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燕則鬈拳首

納幣昏禮也幣五匹為束每匹自兩頭卷至中為兩取匹偶相連之義五兩五匹也匹長五尋八尺曰尋五八為四丈則兩各二丈也婦新婦見舅姑而兄弟姊妹皆立于堂下北上舅姑在堂以北為尊卽此為相見之禮不更就見之也惟見諸父旁尊各就其寢特見之女子年十五以上許嫁則笄如未許嫁年二十亦笄行笄禮則賓主皆婦人笄而未嫁燕居去笄鬈髮為髻紒以未成人處之也

韠長三尺下廣二尺上廣一尺會去上五寸紕以爵韋六寸不至下五寸純以素紃以五采

韠韍同卽韍也韋曰韠制詳玉藻其頸五寸肩革帶會卽頸也項謂之會莊子會撮指天向秀註項椎也溝亦謂之會言有間缺處納帶其中與項會合也去上五寸卽頸也紕緣屬也在冠下為武在韠上為要玉藻縞冠素紕武也此紕以爵韋要也謂以爵色熟皮為韠要其寬六寸不至下五寸下卽頸也下至于會則擠其頸矣紃以素謂以素絹緣邊也紃條屬以五色條組為緣絡下垂也鄭註殊不可解

禮記通解卷十四終

禮記通解卷十五

郝敬 習

喪大記二十二

喪記有大小小記參差雜出此篇始死至大小斂殯葬次第畢舉曰大記

疾病外内皆埽君大夫徹縣(玄)士去琴瑟寢東首於北牖下廢牀徹褻衣加新衣體一人男女改服屬纊以俟絕氣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君夫人卒於路寢大夫世婦卒於適寢内子未命則死於下室遷尸于寢士之妻皆死于寢

疾困曰病埽内外所以示變將有賓客問者至也徹縣徹樂也縣謂鐘磬之屬寢東首向生氣也牖下儀禮作墉下寢室北牆下也廢牀寢地如始生時也去褻衣加新衣死者人之大歸不以褻終也體一人四體各以一人扶持病則廢牀而下死則舉置牀上須四人也男女改服去盛飾也屬纊以綿屬口鼻觀其動否驗氣之有無也男子將死不近婦人婦人將死不近男子厚別以正終也天子適后之次曰夫人諸侯以天子次婦之稱稱其妻亦曰夫人諸侯適夫人之次曰世婦大夫以諸侯次婦之稱稱其妻亦曰世婦遞降一等也内子卿大夫妻之通稱其已命者爲世婦與未命者通稱内子燕息之室曰寢周禮天子六寢註疏謂君與夫人各三寢君一爲路寢二爲小寢夫人一爲正寢二爲小寢今云君夫人卒于路寢則是夫人寢亦得稱路也大夫世婦卒于適寢適寢卽正寢則是世婦亦卒于巳之寢也大夫之内子未命爲世婦者卒于下室下室適寢後室卽小寢之類小斂畢而後遷尸于正寢以殯耳士之妻皆死于寢是夫妻死同于正寢也必于正寢者以正終也

按士君子生平持操涵養知通晝夜之道惟將死一時生者不以疾革倉皇失禮則愼終爲孝子病者不以命終昏迷改常則守死爲正人此制禮之精義也若夫疾革廢牀寢于地是速之死耳知其必死遷之地下以求生知其不生招之屋上以求復二者皆迂禮識其至者

復有林麓則虞人設階無林麓則狄人設階小臣復復者朝服君以卷夫人以屈狄大夫以玄赬(稱平聲)世婦以襢衣士以爵弁士妻以稅衣皆升自東榮中屋履危北面三號捲衣投于前司服受之降自西北榮其爲賓則公館復私館不復其在野則升其乘車之左轂而復復

衣不以衣尸不以斂婦人復不以袡然凡復男子稱名婦人稱字唯哭先復復而後行死事

　復始死招魂也階梯也國君死掌山林之官取材木作梯升屋以復也卿大夫以下無國邑則無山林狄人樂吏以其簨簴之屬爲梯耳小臣常近君故使之復必朝服事君如生也復君以衮衣上公之服也復夫人以屈狄子男夫人之服也諸侯擧公夫人擧子男例餘也復大夫以玄赤衣裳大夫之命服也世婦大夫妻襢衣大夫妻命服復士以爵弁其妻以稅衣皆命服也榮屋檐周制天子諸侯屋四注東西南北皆有檐故東升北降也中屋當屋中履危乘屋脊也三號呼死者名招之也三號畢捲所復衣投于前檐下司服者以篋受之復者自西北榮降西北鬼方如魂從之還也其爲賓謂以君命出使他邦者禮宜居公館而死于私館魂失其所故不爲復升車復見曾子問及雜記復衣本欲生之故不以斂士喪禮又云以衣尸欲其魂附體也袡褂也下體之服屬陰故不用婦人稱字名不著也唯哭先復謂病者氣絶則衆哭哭而復復而不蘇乃治死事死事不先復行襲其復生也

始卒主人啼兄弟哭婦人哭句踊句既正尸子坐于東方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東方有司庶士哭于堂下北面夫人坐于西方內命婦姑姊妹子姓立于西方外命婦率外宗哭于堂上北面大夫之喪主人坐于東方主婦坐于西方其有命夫命婦則坐無則皆立士之喪主人父兄子姓皆坐于東方主婦姑姊妹子姓皆坐于西方凡哭尸于室者主人二手承衾而哭

　主人謂孝子啼者嗚咽不成聲痛之至也兄弟死者之兄弟婦人死者之內戚哭則成聲矣踊謂啼哭皆踊既正尸以下國君初死之禮正尸謂始死招魂不復而遷尸于南牖下南首也子嗣君初喪之稱子姓衆子孫夫人嗣君妻內命婦同姓卿大夫之妻子姓衆女孫外命婦異姓卿大夫之妻外宗同姓女嫁外戚與其所生女子也男東女西各別貴賤坐立異等大夫之喪亦然不以凶遽失序也惟士有男女無貴賤有東西無立皆坐也哭尸于室謂始死既含襲未小斂以衾覆尸孝子兩手承衾拊摩尸哭也

君之喪未小斂爲寄公國賓出大夫之喪未小斂爲君命出士之喪於大夫不當斂則出凡主人之出也徒跣扱衽拊心降自西階君拜寄公國賓于位大夫於君命

迎于寢門外使者升堂致命主人拜于下士於大夫親弔則與之哭不逆於門外夫人爲寄公夫人出命婦爲夫人之命出士妻不當斂則爲命婦出

寄公鄰邦諸侯失國寄託本國者也國賓他國來弔之卿大夫出嗣君出迎也大夫之喪有君命及門則出皆謂未小斂時也士喪大夫至正當斂時則不出不當斂時則出此與檀弓云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正同雜記云大夫至絕踊而拜謂不當斂時也凡主人未小斂出必徒跣不冠曰徒不屨曰跣惟罪人徒役不冠周禮司圜職云罷民弗使冠飾而任之以事

即今遞運囚徒也始死喪冠屨未成又不敢著吉冠屨故自毀如罪人鄭註未遑扱衽以衣前襟揷帶間凶遽之狀拊心擊膺也降自西階不忍歷主位也君拜寄公國賓于位于西階下之位也尋常拜迎于門外此就西階下拜不出門也非寄公國賓則嗣君亦不出矣大夫迎君命則出寢門外不敢就西階下亦不出大門也拜于下亦西階下也士于大夫親弔亦即西階下拜弔者哭主人同哭并寢門不出迎也夫人嗣君夫人命婦大夫妻與士妻凡未小斂所出見之賓與主人同但拜迎升降婦人與男子異拜堂上耳

小斂主人即位于戶內主婦東面乃斂卒斂主人馮之踊主婦亦如之主人袒說脫髦括髮以麻婦人髽帶麻于房中徹帷男女奉尸夷于堂降拜句君拜寄公國賓大夫士句拜卿大夫於位於士旁三拜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大夫內子士妻特拜命婦句氾拜衆賓於堂上主人即位襲帶絰踊母之喪即位而免乃奠弔者襲裘加武帶絰與主人拾踊

主人即位于戶內尸小斂于戶內牖下孝子即位于戶東也主婦東面戶西也主人袒謂小斂畢尸將出

尸孝子袒衣哭踊也說脫同解也髦毛同髮也始死孝子免冠笄縱至是盡去笄縱謂之脫髦如今人脫網巾散髮髦頭以麻結髮括結也婦人髽去髻也帶麻絞麻爲要帶男重首婦重要徹帷徹去堂上之帷始死帷堂恐人見尸既小斂尸出則徹之夷平也尸偃臥不起曰夷降拜孝子下堂拜小斂之賓君拜以下諸侯之禮寄公國賓大夫士凡與小斂者皆拜之其拜卿大夫即所降立位向之而拜禮拜賓就賓位今拜於己位也士尤卑側向三拜士有三等也旁側也君夫人亦拜寄公夫人于堂上與大夫之內子及

士之妻其内子妻爲命婦者特拜之未爲命婦者衆
女賓也汜拜之汜乏同其衆拜也於堂上婦人禮拜
堂上也主人卽位卽東階下之位掩襲袒衣加要絰
而踊此父喪也若母喪則卽位而免謂旣括髮以麻
布一幅纒頭父喪免冠括髮不加布喪服小記云斬
衰括髮以麻爲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是也襲帶絰
踊父母同也乃奠始設小斂之奠弔者襲裘卽檀弓
子游襲裘帶絰入之時加武者吉冠玄武今加縞武
所謂玄冠者易之示變也玉藻云玄冠縞武不齒之
服以其爲弔喪之變服故使不齒者服之示變也雜

記小斂環絰公大夫士一也亦謂加絰于武帶絰以
麻爲要帶拾踊與主人更迭踊此未成服視小斂之
禮若成服弔則弁絰錫衰矣

君喪虞人出木角狄人出壺雍人出鼎司馬縣之乃
官代哭大夫官代哭不縣壺士代哭不以官君堂上二
燭下二燭大夫堂上一燭下一燭士堂上一燭下一燭

虞人掌山林出木爲薪也角水斗狄人樂吏主縣者
壺漏水器定辰刻者雍人主烹飪者出鼎以煑水灌
壺也蓋冬月用之周禮司馬有挈壺氏凡喪縣壺以
代哭者皆水火守之分以日夜冬則火爨鼎水而沸
之而沃之是也官代哭謂未殯哭不絶聲孝子不食
困使官代哭縣壺分刻依時相繼也大夫官代不縣
壺士無官家人相代燭薪炬也

賓出徹帷哭尸于堂上主人在東方由外來者在西方
諸婦南鄉婦人迎客送客不下堂下堂不哭男子出寢
門外見人不哭其無女主則男主拜女賓于寢門内其
無男主則女主拜男賓于阼階下子幼則以衰催抱之
人爲之拜爲後者不在則有爵者辭無爵者人爲之拜
在竟内則俟之在竟外則殯葬可也喪有無後無無主

小斂畢賓出徹堂上之帷夷尸于堂故哭于堂由外

來者親屬奔喪者也在尸西諸婦自西轉而北故南
向婦人迎送敵者不下堂如君夫人臨弔之類乃下
堂下則不哭初喪男子迎送敵者不出寢門君命至
則出出亦不哭女主主婦男主孝子此以下言喪無
主使攝之禮有主則男主拜迎送男賓女主拜迎送
女賓無女主則女賓亦男主拜之但離阼階拜于寢
門内無男主則男賓亦女主拜之于阼階下子若幼
使人抱以衰代拜如爲後者在遠方則使人攝之如
賓弔爲有爵者則攝者以無主辭不敢承如弔者無
爵則人爲拜而迎送之如爲後者近在境内待其歸

乃殯葬若遠在境外如期代爲殯葬可也凡喪無後
者有之未有無主者無主則必攝也
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子大
夫寢門之外杖寢門之內輯之夫人世婦在其次則杖
即位則使人執之子有王命則去杖國君之命則輯杖
聽卜有事於尸則去杖大夫於君所則輯杖於大夫所
則杖大夫之喪三日之朝既殯主人主婦室老皆杖大
夫有君命則去杖大夫之命則輯杖內子爲夫人之命
去杖爲世婦之命授人杖士之喪二日而殯三日之朝
主人杖婦人皆杖於君命夫人之命如大夫於大夫世

婦之命如大夫句子皆杖不以即位大夫士哭殯則杖
哭柩則輯杖棄杖者斷而棄之於隱者
三日死後三日子兼適庶夫人嗣君夫人世婦大夫
妻子夫人三日杖大夫世婦五日杖哀有輕重也寢
門殯宮門倚廬在寢門外子與大夫門外則杖入門
近殯則斂其杖輯斂也夫人世婦喪次在房行禮之
位在堂即位則使人執杖不以杖即位也子有王命
則去杖敬天子也有鄰國君命則輯杖下成君也聽
卜卜葬也有事于尸則去杖謂虞祔卒哭之尸也喪
服小記曰虞杖不入室祔杖不升堂又曰筮日筮尸

事畢而後杖是也大夫於君所謂有事于嗣君倚廬
之類則輯杖大夫所如同在大夫堊室彼此皆君喪
則皆杖大夫之喪以下言大夫杖之禮大夫有君命
去杖謂適子之後大夫者承君命問弔也大夫之命
輯杖謂嗣子承諸大夫問弔也諸侯子敬諸侯之命
大夫子敬諸大夫之命同也內子大夫妻夫人君夫
人世婦諸大夫命妻授人杖暫以杖與從者也士之
喪以下言士杖之禮禮三日殯言二日者死與往日
也殯之明日杖實四日言三日者生與來日也士于
君與夫人之命亦如大夫承君命大夫妻承夫人命

去杖也士於大夫世婦之命亦如大夫承大夫命大
夫內子承世婦命輯杖也子皆杖通言庶人之爲子
者無適庶皆杖惟爲後之子以杖即位庶子杖于次
不杖于位大夫士哭于殯則杖謂既塗不見親哀甚
也哭于柩則輯杖謂殯既啓如見親敬勝也棄杖謂
大祥後杖不用則斷而棄于隱僻處不使他用褻之
也
君設大盤造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士併瓦盤無冰
設牀襢笫有枕含一牀襲一牀遷尸于堂又一牀皆有
枕席君大夫士一也始死遷尸于牀幠呼用斂衾去死

衣小臣楔屑齒用角柶綴足用燕几君大夫士一也管人汲不說脫繘聿屈之盡階不升堂授御者御者入浴小臣四人抗衾御者二人浴浴水用盆沃水用枓主浴用絺巾挋震用浴衣如它日小臣爪足浴餘水棄于坎其母之喪則內御者抗衾而浴管人汲授御者御者差判平聲沐于堂上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甸人爲垼役于西牆下陶人出重鬲歷管人受沐乃煑之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厞廢薪用爨之管人授御者沐乃沐沐用瓦盤挋用巾如他日小臣爪手翦須濡軟去聲濯棹棄于坎

君謂諸侯冰以清尸盤以盛冰造至也取冰至納于盤中夷盤盤低平者置牀下也併瓦盤盤小併設也士無冰待君賜乃得用牀設于冰上將以藉尸也襢襌通笫席也單笫無褥使冰氣上達尸不腐敗也含飯尸襲衣尸皆在房小斂畢遷尸于堂大斂各異牀牀各有枕席君大夫士禮同也始死謂病將死遷于地望其復生既死乃遷于所設冰盤牀上幠覆也斂衾大小斂之衾死衣謂死者所著故衣將浴則去之楔拄也柶匙也以角爲之長六寸屈而納之齒間使口開受含也綴足拘尸足也燕几四足以几面抵足以几足夾尸足拘之使正直此禮亦君大夫士同也管人主館舍之人舍有管籥故謂管人汲以瓶汲水供浴也繘繫瓶繩縈屈其繩以水升階盡等不升堂就階上授水御者入浴抗衾舉衾也水用盆盛以枓酌水沃之以葛爲巾蘸水浴之衣布也挋拭也他日生時也爪足謂既浴脩治足爪甲坎坑也在兩階間士喪禮甸人爲坎于階間少西是也內御女侍者再言管人汲又以沐也沐不言水浴不言煑互見也差搓同摩也以水淘米搓取其瀋洗髮曰沐君沐用粱稻米之精者也大夫用稷粟米也士用粱卽今高粱

穀之下者垼謂以土塊作竈鬲瓶屬陶器也重鬲兩鬲設重用之詳士喪禮甸人治土使爲垼于西牆下陶人治器使出重鬲管人受沐于堂上往西牆煑于垼鬲也廟死者正寢卽殯宮始死既復徹其西北厞厞屋檐甸人取所徹厞材爲新煑沐汁也爪手修手指甲翦須振剔鬚也濡濯穢汁也

按士喪禮既沐浴乃設夷盤鄭嫌記參差謂君設大盤以下五十字爲錯簡移濡濯棄于坎之後今据原文義理整齊先言置冰設牀死始遷牀非錯也禮文多稱君大夫士故鄭謂天子禮亡不盡然禮書成于

衰世諸侯多用天子禮記者未及見古王者盛世而補葺遺文雖不言天子而天子禮亦可知雖非先王之舊而大畧亦可推矣

君之喪子大夫公子衆士皆三日不食子大夫公子衆士食粥納財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食之無筭士疏食水飲食之無筭夫人世婦諸妻皆疏食水飲食之無筭大夫之喪主人室老子姓皆食粥衆士疏食水飲妻妾疏食水飲士亦如之既葬主人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婦人亦如之君大夫士一也練而食菜果祥而食肉食粥於盛（平聲）不盥食於篹（音算）者盥食菜以醯醬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始飲酒者先飲醴酒期之喪三不食食疏食水飲不食菜果三月既葬食肉飲酒期終喪不食肉不飲酒父在爲母爲妻（句）　九月之喪食飲猶期之喪也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五月三月之喪壹不食再不食可也比葬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叔母世母故主宗子食肉飲酒不能食粥羹之以菜可也有疾食肉飲酒可也五十不成喪七十唯衰麻在身既葬若君食之則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矣不辟粱肉若有酒醴則辭

君之喪三年之喪也子嗣君大夫謂大臣公子謂庶子衆士謂小臣食粥三日外也納猶進也財纔通猶僅也鄭註食穀米爲納財謬也溢搤通一手不盡握曰搤二十兩曰鎰以每石百二十斤計之一升當爲十九兩有奇一合不及米二兩今所謂一溢者卽一合米之類朝財一溢莫財一溢謂每日早晚進米纔二合耳食之無筭謂不能頓進隨時强食可也疊言食之無筭恐其傷生也夫人嗣君妻世婦大夫妻諸妻庶子妻疏食粗米爲飯水飲水以爲飲室老大夫家臣之長子姓子所生卽孫也衆士室老之下也士亦如之謂士之喪亦子食粥妻妾疏食水飲也既葬則主人亦疏食水飲可無食粥矣凡食粥者盛于杯盂不用手故不盥飯盛于篹篹竹器用手食故盥初喪不盥既喪始盥初喪食粥既喪食飯也始食菜者和以醯醬乾肉味薄于濡肉醴酒味淡于三酒終喪將飲酒食肉必以漸悪急欲也期之喪三不食謂君大夫旁期及士庶不杖之期始喪三餐廢不食后乃疏食水飲但不食菜果至三月葬乃食肉飲酒如故此期之輕者又有期終喪不食肉飲酒者則父在爲母爲妻之杖期是也大功九月之喪其飲食之節與不杖期之喪同凡喪食肉飲酒者不以酒肉與人爲樂雖小功五月緦麻三月初喪爲之壹不食再不食

比及既葬食肉飲酒亦不與人爲樂叔母世母舊君宗子之喪皆以義服食肉飲酒可也大喪三日後始食粥如性不食粥者食菜羹可也大喪不食肉飲酒有疾食肉飲酒亦可也五十始衰居喪不備禮七十曰老唯衰麻在身飲食居處不變也禮既葬疏食水飲若君賜食大夫賜食父之友賜食雖粱肉不避惟酒醴則辭以其變顏色亂心志也

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君以簟席大夫以蒲席士以葦席小斂布絞縮者一橫者三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皆一衣十有九稱(去聲)君陳衣于序東大夫士陳衣于房

中皆西領北上絞紟(禁)不在列

小斂尸既含襲以衣衾收斂也初斂衣少曰小再斂衣衾多曰大戶內房中也阼堂東也不中堂死事漸遠也席席于地也簟竹席大小斂皆有席絞謂以單布絞縛也縮直也順尸爲直直者一幅包于內橫者三幅束于外幅末皆析爲三片絞爲繩結之故曰絞衾被也文繡曰錦織絲曰縞涅布曰緇小斂君大夫士皆用衾一衣十有九稱單複具曰稱複爲袍必表裡具衣裳單必上下具數取十九天數終九地數終十或著于身或散包于外故用十九稱陳衣謂將斂

陳設衣裳序東房東牆衣領皆西向向尸也以北爲上自北陳而南也儀禮小斂士陳衣于房南領西上與此異紟單被以包斂衾外受絞者也不在列謂絞與紟不在衣十九稱之數

大斂布絞縮者三橫者五布紟二衾君大夫士一也君陳衣于庭百稱北領西上大夫陳衣于序東五十稱西領南上士陳衣于序東三十稱西領南上絞紟如朝服絞一幅爲三不辟紟五幅無紞

縮者三謂直絞用布三幅橫絞用五幅大于小斂者小斂衣衾薄而絞狹大斂厚而絞寬布紟以布爲單

被二衾一包絞內一覆絞外庭堂下中庭衣北領西上向堂陳之使斂者北面順西先取也大夫士衣陳于堂東牆下西領向尸也南上尸在堂南首順之也絞紟如朝服謂用朝服布十五升爲之絞一幅爲三申明絞制也每布一幅兩頭分爲三片中不辟開紟用布五幅幅二尺二寸五幅共一丈一尺無紞謂止用方幅包裹外加絞束之紟上不更用紞組爲繫也鄭謂爲被之識非也

小斂之衣祭服不倒君無襚大夫士畢主人之祭服親戚之衣受之不以卽陳小斂君大夫士皆用複衣複衾

大斂君大夫士祭服無筭君褶牒衣褶衾大夫士猶小
斂也袍必有表不襌衣必有裳謂之一稱凡陳衣者實
之篋取衣者亦以篋升降者自西階凡陳衣不詘非列
采不入絺綌紵宁上聲不入
小斂衣十九稱尸著之餘或倒置足間惟祭服貴重
必領在上不倒置也君無襚謂君斂不用他人贈衣
大夫士用已衣畢然後用親戚之襚衣獨言祭服用
其美而貴者耳小斂衣衾親膚必著綿纊謂之複大
斂在外尚美故多用祭服無筭無定數也衣衾惟君
用褶褶裌也君衣多故不用綿大夫士衣少故大斂

衣衾仍用複猶小斂也袍褻衣衣與裳連襌單同凡
袍有裏必有表凡衣有上必有下方謂一稱稱成也
衣不散陳必以篋貯而陳之凡取衣斂亦以篋盛而
取之凡陳衣取衣升降皆自西階尸斂在阼故也陳
衣不詘展布于篋中也列采五色也絺綌葛屬紵麻
屬葛單薄故不以斂當暑亦不用也麻布唯絞紟用
之上節云絞紟如朝服朝服用布也古者布皆麻斂
服多用帛故紵不入
凡斂者袒遷尸者襲君之喪大胥是斂衆胥佐之大夫
之喪大胥侍之衆胥是斂士之喪胥爲侍士是斂小斂

大斂祭服不倒皆左衽結絞不紐斂者既斂必哭士與
夫聲其執事則斂句斂焉則爲之壹不食凡斂者六人
斂者必袒其衣便事也小斂畢遷尸出堂大斂畢遷
尸入柩皆襲其袒衣敬也袒襲皆謂執事者孝子小
斂尸出戶入柩哭踊皆袒國君喪大祝之胥親執斂
事衆祝之胥助之是猶親也胥徒長也侍猶相也大
夫之喪君使大祝之胥侍斂衆祝之胥親執斂事士
之喪君使衆胥侍斂士自相爲斂周禮大祝胥四人
喪祝亦胥四人王喪大祝衆祝親斂國君以下皆其
胥爲之也皆左衽者生時衣衽向右便于解斂則衣

衽尚左不復解也生時帶屈紐使可抽尸帶結絞之
不復抽也士與執事則斂謂士之喪凡在事者則爲
之斂即前云士是斂也凡斂皆用六人君大夫士同
也
君錦冒黼殺去聲綴旁七大夫玄冒黼殺綴旁五士緇冒
赬殺綴旁三凡冒質長與手齊殺三尺自小斂以往用
夷衾夷衾質殺之裁猶冒也
韜尸之囊曰冒一自上而下曰質一自下而上曰殺
先以殺韜足後以質韜首而下故曰冒君以錦爲冒
黼爲殺綴旁七謂旁不合縫綴七小帶結之冒用

尸既襲之後未小斂之前衣少故可用冒既冒而後
小斂小斂後用夷衾制如冒而大故謂之衾用以待
大斂也

君將大斂子弁絰即位于序端卿大夫即位于堂廉楹
西北面東上父兄堂下北面夫人命婦尸西東面外宗
房中南面小臣鋪席商祝鋪絞紟衾衣士盥于盤上士
舉遷尸于斂上卒斂宰告子馮之踊夫人東面亦如之
大夫之喪將大斂既鋪絞紟衾衣君至主人迎先入門
右巫止于門外君釋菜祝先入升堂君即位于序端卿
大夫即位于堂廉楹西北面東上主人房外南面主婦

尸西東面遷尸卒斂宰告主人降北面于堂下君撫之
主人拜稽顙君降句升主人馮之命主婦馮之士之喪
將大斂君不在其餘禮猶大夫也

士喪禮親始死免冠笄纚小斂尸出堂括髮以麻母
喪加絻皆不冠惟國君弁而加絰序端堂東牆南頭
堂廉堂南階邊際也楹堂柱近廉者即位楹西尸出
在堂東也父兄謂同姓之賤者夫人主婦也命婦卿
大夫妻外宗同姓女之適人者商祝掌斂事士即商
祝之屬盥于盤上就水盤之水盥手將奉尸致潔也
雜記云士盥于盤北是也斂上所鋪衾衣之上也宰
告大宰告斂畢也禮大夫大斂君使至主人出寢門
迎今君親至出大門迎也望見馬首孝子先入門內
右北面待君至臣禮也巫祝以桃茢辟邪穢止于門
外君入門行釋菜禮告于門以非問疾弔喪不入臣
家也祝先入代巫也祝升堂君隨升即位于東序之
端西向卿大夫隨君至者即位于堂楹之西北向東
上者君在東也主人房外南面者君升時主人隨之
升立當房門外南向當君之西北侍立待斂也遷尸
謂君既至乃舉尸加所鋪絞紟衾衣上以斂也主人
降謂斂畢堂下北面拜謝立以待命也君撫之撫尸

致永別也君降乃命主人升堂馮尸又命主婦馮尸
使各盡其私也此大夫之斂士斂君無臨禮

鋪絞紟踊鋪衾踊鋪衣踊遷尸踊斂衣踊斂衾踊斂絞
紟踊君撫大夫撫內命婦大夫撫室老撫姪娣君大夫
馮父母妻長子不馮庶子士馮父母妻長子庶子庶子
有子則父母不馮其尸凡馮尸者父母先妻子後君於
臣撫之父母於子執之子於父母馮之婦於舅姑奉上聲
之舅姑於婦撫之妻於夫拘平聲之夫於妻於昆弟執之
馮尸不當君所凡馮尸興必踊

七踊皆斂時鋪則傷親體將斂斂則傷親體不見孝

子哀慕最切故踊手摩曰撫內命婦君世婦室老貴臣姪娣貴妾身俯凭曰馮憑通君大夫不馮庶子謂雖無後者亦不馮也士馮庶子馮其無後者故庶子有子則父母不馮其尸父母先妻子後謂馮尸之序先尊後卑摩之曰撫攜之曰執凭之曰馮捧之曰奉擁之曰拘名雖異憑尸以哭則同不當君所不敢憑君所撫之處避尊也與必踊者憤極頓起也

按父母于子情一也馮長子不馮庶子馮無子之庶不馮有子之庶亦禮之過于裁者在君則可

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寢苫枕凷非喪事不言

君為廬宮之大夫士襢之既葬柱楣塗廬不於顯者君大夫士皆宮之凡非適子者自未葬以於隱者為廬既葬與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士言公事不言家事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絰帶金革之事無辟也既練居堊室不與人居君謀國政大夫士謀家事既祥黝堊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故也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期居廬終喪不御於內者父在為母為妻齊衰期者大功布衰九月者皆三月不御於內婦人不居廬不寢苫喪父母既練而歸期九月者既葬而歸公之喪大夫俟練士卒哭而歸大夫士父母之喪既練而歸朔日忌日則歸哭于宗室諸父兄弟之喪既卒哭而歸父不次於子兄不次於弟

倚廬殯宮中門外東牆下倚木為廬不塗不以泥塗飾苫草也凷塊同君廬宮之稍塗墍如宮室也大夫士襢之袒露無遮蔽也襢袒通既葬後則立其所倚之木于楣楣檐梁也塗其內不塗外顯處也大夫士皆宮始設障蔽也非適子則庶子廬于門外隱僻處自未葬該終喪言也以於隱不當顯處也弁絰帶喪服變而半吉首戴弁要葛絰也金革之事謂金鼓兵

甲之事既卒哭遇此事亦不避也既練居堊室即倚廬柱楣加塗耳非別一室也雖居堊室猶不與人同居既祥大祥也黑曰黝白曰堊皆牆屋之飾既吉則飾也爾雅地謂之黝牆謂之堊祥而外謂大祥二十五月外禫而內謂二十七月內哀除以漸即閒傳所謂中一月而禫也祥則鼓素琴禫則縣樂故無哭也從御謂御婦人吉祭謂禫後遇時祭行吉禮畢乃寢于內此謂三年之喪也期亦有終喪不御內者父在為母為妻杖期是也其餘衰不杖期皆三月不御於內大功布衰即不杖期以大功布為衰九月降也婦

入既嫁者為其父母期奔喪還至十一月練歸夫家如為祖父母及兄弟為父後者之期及期之降為大功九月者既葬歸大夫居君喪期年練歸士卒哭歸禮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故大夫士遭父母喪亦既練歸朔月謂練外每月之朔忌日謂每歲父母亡日歸哭于宗室宗室謂殯宮適子終喪在殯宮庶子廟亦在宗子家往哭也父兄不次于子弟謂父兄有子弟之喪不居其殯宮門外之次各歸為喪耳

按曾子問云金革之事無避也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此直云無辟則是常禮矣曾子問為近之雜記云

大夫次于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此云大夫練歸士卒哭歸此為近之鄭以公為大夫之有地者附合雜記之異不知記言不必盡合也大夫士父母之喪既練歸與雜記練居堊室之說異祥外禫內以時言鄭謂大祥於門外不哭禫於入門不哭殯宮門內外無以甚異也

君於大夫世婦大斂焉為之賜則小斂焉於外命婦既加蓋而君至於士既殯而往為之賜句大斂焉夫人於世婦大斂焉為之賜小斂焉於諸妻為之賜大斂焉於大夫外命婦既殯而往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使人戒之主人具殷奠之禮俟于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巫止于門外祝代之先君釋菜于門內祝先升自阼階負墉南面君即位于阼小臣二人執戈立于前二人立于後擯者進主人句拜稽顙君稱言視祝而踊主人踊大夫則奠可也士則出俟于門外命之反奠乃反奠卒奠主人先俟于門外君退主人送于門外拜稽顙君於大夫疾三問之在殯三往焉士疾壹問之在殯壹往焉君弔則復殯服夫人弔於大夫士主人出迎于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夫人入升堂即位主婦降自西階拜稽顙于下夫人視世子而踊奠如君至之禮夫人退主婦送于

門內拜稽顙主人送于大門之外不拜大夫君句不迎于門外入即位于堂下主人北面衆主人南面婦人即位于房中若有君命命夫命婦之命四鄰賓客其君後主人而拜君弔見尸柩而后踊大夫士若君不戒而往不具殷奠君退必奠

國君於大夫與內世婦之喪皆親臨大斂若加恩賜則親臨小斂外命婦卿大夫之妻君于大斂蓋棺後乃往士則既殯往若加恩賜亦親視大斂君夫人于內世婦視大斂加恩賜則視小斂于姪娣諸妻恩賜則視大斂於大夫妻既命者待其殯往弔之君弔太

夫士亦待其旣殯往先使人告主人備饌爲盛奠將告殯榮君至也主人出俟于門外巫止釋菜解見上負墉背東房南壁也祝先自阼階升堂背北墉南向侍立君側也即位于阼君臨臣家君即主也執戈辟不祥也擯者進主人謂相禮者導主人進庭中北面拜稽顙謝君臨也君稱言稱來弔之辭告主人也視祝踊祝導君踊君視之而踊畢主人乃踊若君所臨者是大夫之喪主人踊畢即以所具殷奠奠殯告君臨也若所臨是士之喪主人踊畢出門俟君行不敢先奠君命反奠乃反奠奠畢乃出送君門外拜稽顙

大夫士同也喪拜不答故大夫與士皆得壐拜也君弔復殯服謂主人必免也凡始殯未成服則孝子免旣殯成服則喪冠如君弔雖成服後亦免重君臨新其禮也喪小記云君弔雖不當免時主人必免大夫士有喪君夫人往弔與世子偕視世子踊則踊大夫君謂大夫弔其家臣大夫亦君也即位堂下位在阼階下西向主人適嗣也衆主人庶子也北面南面皆以東爲尊若大夫君來弔遇本國君命至或國中大夫及大夫命妻或鄰國卿大夫使來則大夫君代爲主先拜主人陪其後拜凡君弔臣見尸柩則踊故前

云旣殯而往及其未塗則見柩旣塗則不及見矣按執戈臨喪非哀死之禮入門釋菜奠門乎奠死者乎君惠顧死者無一菜之奠特脩禮于門神近迂君夫人入臣家弔喪近嫌弔命婦猶可弔大夫士過矣叔嫂不相爲而況君妻于臣乎曾子問云喪有二孤非禮爲君臣共拜也今大夫君後主人拜非二孤與亦不合

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椑僻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君裏棺用朱綠褥用雜金鐕簪大夫裏棺用玄綠用牛骨鐕士不綠君

蓋用漆三衽三束大夫蓋用漆二衽二束士蓋不用漆二衽二束君大夫鬊舜爪實于綠中士埋之

國君棺三重大棺在外屬棺居間椑棺在內寸各以厚薄言裏棺謂以布帛爲褥貼棺內四周綠作縟褥通即裏也鄭作琢非也朱玄皆褥色鐕釘也以釘褥于木上雜金銅鐵之屬士不褥棺不用裏也蓋闔棺也用漆以漆黏合衽束說見檀弓鬊亂髮也爪手足甲也生時所積及死時沐浴所翦剔者皆實之褥內士無褥則同濡濯棄于坎埋之鄭謂實于綠之綠作角非也

君殯用輴春欑攢至于上畢塗屋大夫殯以幬道欑至于西序塗不暨于棺士殯見衽塗上帷之熬君四種八筐大夫三種六筐士二種四筐加魚腊焉

輴承柩之車解見雜記首節國君殯用輴車叢木曰欑以木四面欑簇其柩至于上謂四面直上無門皆封以泥如屋形使不見棺諸侯之殯也大夫殯不屋覆以幬幬幄也欑至西序殯在西階當西壁一面不欑也塗不暨棺猶見棺也士殯掘坎爲肂四納棺于中不沒其衽棺蓋合縫處曰衽以木覆其上塗之帷幬也君大夫士殯皆有帷鬼尚幽也熬煎穀也穀熟則香以筐盛置柩旁誘蟲蟻不使侵尸也種謂五穀之屬四三二數以次殺也魚乾魚腊乾禽加熬上皆以惑蟻君大夫士同也

按柩旁置熬穀腊魚不可用也語云茹魚驅蠅此不謂以腊魚驅蟻乎古人三日始殯棺斂或不如今人盡制故置腊魚以亂屍氣不專爲蟻耳

飾棺君龍帷三池振容黼荒苦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加僞荒纁紐六齊五采五貝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皆戴圭魚躍拂池君纁戴六纁披六大夫畫帷二池不振容畫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纁紐二玄紐二齊三采三貝黻翣二畫翣二皆戴綏芮平聲魚躍拂池大夫戴前纁後玄披亦如之士布帷布荒一池揄絞纁紐二緇紐二齊三采一貝畫翣二皆戴綏士戴前纁後緇二披用纁

此記君大夫士柳車之飾卽今棺罩送葬者也形如屋盡飾爲觀美不使人惡其親也龍帷以帛畫龍爲簷帷三池前與左右三方皆織竹爲承霤狀猶樂有軒懸諸侯之制也振動也容飾也卽龍帷之下垂者振動爲容飾也荒考工記作㡆織竹如鼈甲覆蓋其上外衣以黼也繡文黑白曰黼又畫半環爲火形者三行畫兩己相背爲黻形者三行皆于荒上也褚幄屬檀弓曰褚幕丹質是也素錦白花絹以爲幄覆棺上後加荒荒重襲于外故曰僞荒猶言假髻義甲也鄭以僞作帷未然纁紐謂荒上以纁帛屈爲紐下綴于牆兩旁各三故六也齊謂荒頂中央圓起如臍以雜繒五采爲衣列行相次上綴以五貝也翣如扇而方兩角上起木爲骨文繒爲衣剪彩爲圭形戴于兩角上爲飾也魚池下爲魚形懸之行則動搖如躍池上拂也纁戴謂以纁帛爲帶下繫棺束上穿荒紐以戴荒曰戴兩旁各三故六纁披亦以纁帛繫于棺束

兩旁外連紼引柩也柩行防披側以此牽持之曰披皆諸侯之制大夫二池有左右無前後猶判縣也不振容謂前無池但以繒屬左右池下蔽其前雜記云大夫不搖絞屬于池下是也解見雜記戴綏䌇角上以毛羽爲綏也戴前纁後玄左右共四披亦如之色數與戴同也士一池當柩前猶特縣也揄搖也絞縞通薄繒也垂柩前池下爲飾搖動也戴前纁後緇色與大夫異數與大夫同蓋荒帷非四戴不固若披則士比大夫殺二矣

君葬用輴四紼紼二碑御棺用羽葆大夫葬用輴二紼二碑御棺用茅士葬用國國車二紼無碑比出宮御棺用功布凡封用紼去碑負引君封以衡大夫士以咸君命毋譁以鼓封大夫命毋哭士哭者相止也君松椁大夫柏椁士雜木椁棺椁之間君容柷大夫容壺士容甒君裏椁虞筐大夫不裏椁士不虞筐

輴載柩之車制與常車異四輪迫地行狀如蜃謂之蜃車又謂團車國作團與輲同雜記云至于家而說輴載以輲車是也紼懸柩下壙之索碑謂桓楹植二木架鹿盧以繞繩者解見檀弓君碑用二壙前後各一每一碑貫二紼羽葆茅俱見雜記下篇士無御棺但出廟時以大功布象葆旄導柩出門在途不用也封謂下棺于壙以紼一頭繫棺一頭繞碑間鹿盧人去碑間稍遠共負紼聽鼓聲漸卻行而下故曰去碑負引引卽紼也衡謂以大木横壙上懸棺平持而下也咸緘通棺束也謂以紼繫其束而下也命毋譁以君命令衆勿諠譁靜聽鼓聲釋紼大夫不能止譁但命毋哭士無命惟哭者自相止貴賤之差也椁在棺外近土松壽于柏柏壽于雜木古者棺椁之間納明器其間廣狹以貴賤爲等柷樂器形如桶壺甒皆酒器壺大于甒裏椁猶裏棺謂文飾其椁裏也筐匡同謂椁內四方四隅也虞度也度其大小廣狹與棺相宜大夫不飾椁裏猶斲削方正恐臨時齟齬士亦不甚斲削也

禮記通解卷十五終

禮記通解卷十六

郝敬習

祭法第二十三

祭法記古人祭祀之法其言大抵疏濶四代禘郊祖宗世系但準後世史冊所謂廟祧壇墠制亦鹵莽王宮夜明司命戸竈等神似秦漢方士口吻多後人附會非盡先王之禮也

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旭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禘祭帝也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也祀天于郊曰郊以功德配天之祖配之也祖始也一代成功所始也宗尊也百世子孫所共尊也此四者帝王之大祭虞夏商周四代皆黃帝之裔虞夏去古尤近故二代皆禘之虞郊天配以嚳嚳堯之父虞自瞽瞍以上無受命者而舜受堯之天下宗堯自不得不郊堯之父也顓頊舜六世上祖黃帝孫繼黃帝有天下黃帝爲虞所自出而生顓頊則顓頊自當爲虞祖矣夏后氏之郊配以鯀鯀治水死克生聖子纘成大功以有天下尊父配天是禹之志也夏與虞皆黃帝顓頊之後故祖與虞同宗禹者夏有天下禹始也殷周亦同出黃帝然不禘黃帝而禘嚳者黃帝藐矣帝嚳妃簡狄感玄鳥生契姜嫄履帝武生棄殷祖契周祖棄則自不得不禘嚳矣殷郊配冥冥契之玄孫爲夏司空死于水其神爲玄冥功與鯀同夏推鯀配天故殷亦推玄冥配天也祖契宗湯者契始生商湯始有天下也周禘嚳后稷所自出也郊天配稷以教稼穡之功也祖文王爲始受命也宗武王爲始有天下也四禮惟郊配天而禘祖宗三者皆廟祭鄭以禘爲周禮圜丘昊天之祭郊爲分祀五帝如月令孟春祀蒼帝之類祖宗如孝經明堂配上帝與月令季秋大享帝之祭夫禘之名起于帝而郊與圜丘何別爲兩明堂之祭何獨祖宗兼配馬融張昭已非之未足盡據也

按洪荒厥初世系渺矣夫子刪書斷自唐虞詩至商頌僅僅爾況遠論黃帝顓頊帝嚳之際乎五帝見家語及大戴記家語夫子告季康子伏羲神農黃帝少昊顓頊五帝以配五氣大戴記夫子告宰予以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爲五帝司馬遷因之作本紀孔安國序書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爲五儒者多從之要皆

攡摩爾据易傳云伏羲氏没神農氏作神農氏没黄帝堯舜氏作則堯舜以前伏羲以後帝者非一書斷自堯舜舉其可稽者耳詩書所不載而記執有周一代以渠四代之禮遠按洪荒以前諸帝系難矣考之本紀虞夏商周皆黄帝之裔黄帝二傳為顓頊四傳為帝嚳五傳為帝堯似也然自黄帝至舜九傳堯為黄帝五代孫舜為黄帝九代孫何得當堯世而舜受禪乎禹契稷皆黄帝玄孫去黄帝皆五世堯與禹為同高祖兄弟與契稷為同父兄弟舜為同族玄孫堯何以舍契稷兩弟而遥授不相及之舜乎由此推之

史冊訛謬已甚計黄帝至舜必不止九世舜九世不可據堯禹之五世帝嚳之四世顓頊之三世愈不足信矣禹契稷三聖同事堯舜禹十七傳凡四百五十八年至桀而契十四傳至湯是湯以前尚有脱漏也湯又二十八傳凡六百四十有四年至紂併夏歷共四十五傳一千一百餘年矣而周自后稷至武王纔十六傳遂歷盡夏商代紂豈不謬哉商周至近而紕漏且如此況虞夏以前遠距顓頊帝嚳世儒欲按此論禮乎往牒悠邈若有若無詩書所無一切難信家語戴記後人攙補獨秦博士所稱五帝顛與易傳合而天地人三皇之説庶幾易道三五之義蓋洪荒之始文字未立祇可義理玄合三才初分五氣始運列聖繼天立極與天同體後王報本反始以天名聖以聖事天家語五帝論其世運易辭遺少昊顓頊言堯舜論其治功意各有指自不相違大戴記之言五帝据今郊禘祖宗四禮所及者耳四代禮至周始備虞夏未可與周禮準也記据周禮擬四代豈誠四代已行之法與王肅馬昭張融諸子紛紛聚訟世代悠渺竟同占夢達者闕而弗論可也

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

犢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宫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大凡生於天地之閒者皆曰命其萬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此五代之所不變也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祖宗其餘不變也

燔柴積柴於壇加玉帛牲于上焚之使氣上升以祭天也瘞埋也埋玉幣牲于坎使物下通以祭地也泰者尊之之辭積土為壇牡以象陽掘地為坎牝以象

陰祈當作坎祭義云祭日于壇祭月于坎是也小牛曰犢祭天地用之貴初也騂赤色周所尚也周禮謂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與此異時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或云即虞書六宗其牲皆少牢也泰昭謂泰壇泰坎之北向南曰昭猶水北之謂陽也六宗之牲皆埋于泰昭六宗之祭皆近天地之坎壇也時言牲寒暑言坎壇互見也王宮日舍也日爲陽主故曰王夜明月光也幽宗星之尊稱宗尊也星夜見曰幽雩禱雨之祭雩吁也吁嗟而禱也四坎壇祭四方百物之神每方各有坎有壇陽神祭于壇

陰神祭于坎也山林川谷丘陵山川之神怪物氛祲眚祥之氣皆是天子徧祭天下山川諸侯于在境內者祭之不在境內不祭也亡無同天地之間人與鳥獸草木凡有生氣皆謂之命惟物死謂折折絕也斷滅無靈也人最靈死則謂鬼鬼歸也以死爲歸也此幽明之故生死之說古聖人所以祭祀之道五帝不能易也至於顓頊帝嚳堯舜禹湯武七代所更立禘郊祖宗此祭祀之法與世變易者也若夫天地人物生死之理不可變也故祭法不同其義一也此節之義鄭解未達改相近爲禳祈尤非

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墠而祭之乃爲親疏多少之數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挑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曰鬼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爲鬼大夫立三廟二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適的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

皇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爲鬼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

有天下國家者必報本追遠無忘所自而天子爲宗故分建國邑則立廟祧壇墠四等祭法以分尊卑爲數之多少因世遠近爲情之親疏天子七廟事父以上七世也累土曰壇除地曰墠七廟之外更立壇墠各一考廟父廟考成也至父成也王考祖父王君也皇考曾祖皇大也顯考高祖最尊故顯明祖考始祖始也高曾祖父謂四親與始祖廟五此五廟天子

一〇八冊　續修四庫全書第28頁反內

每月一祭又高祖之父與高祖之祖二廟皆五世以上親盡服絕謂二祧祧言迢遠也又祧言挑去也祧廟無月祭止四時享嘗至六世以後死者無廟可容大祖旣不可遷七廟又不可益故高祖之祖不得復在祧廟遷而去之壇以其廟隨昭穆主上升下祔新主也至于八世壇主又去壇之墠高祖之父又去祧之壇世世遞遷其壇墠之主國有祈禱卽壇墠祭之無禱則祭不及八世之後墠亦不在禱亦不祭為無祀之鬼而已諸侯五廟有大祖四親無二祧父祖與曾祖月祭高祖大祖唯四時祭高祖去廟之壇墠為

鬼大夫則三廟二壇祭止四時及其曾祖而高祖大祖無廟有禱為壇去壇亦漸遷為鬼適士天子之士諸侯之上士也皆二廟一壇祭止四時及其父祖而曾祖無廟有禱為壇去壇亦漸為鬼官師一官之長諸侯之中下士也僅一廟祀其父幷祖亦不得立廟但與祭耳再世以上祖卽為鬼矣庶士如府史之屬庶人在官者與不在官之庶人皆無廟親死為鬼而已

按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七天子諸侯皆有大祖無祧壇墠鬼此不言大祖泛云祖考遠廟為祧則似世遞輒去大祖亦不免矣至使壇墠露處絕其血食故鄭有祫乃祭之說以救之實非記本意記謂有禱為祭無禱乃止未及祫也然則祭法與王制其誰為先王之舊乎人生有貴賤孝先之情本一自官師不得與士大夫同祀其祖至于庶士庶人不幸不得為大夫士而親死卽為無祀之鬼諒非先王制禮之意

王為羣姓立社曰大〔泰〕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王為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

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王自為立七祀諸侯為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諸侯自為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王下祭殤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諸侯下祭三大夫下祭二適士及庶人祭子而止

社義見郊特牲天子有天下曰羣姓諸侯有國曰百姓天子為羣姓諸侯為百姓報其土地生物之功皆立社大夫以下不得專有土故不立民社自與鄰里共伸報賽曰置社謂為衆所置也有功則置無功則

廢耳七祀謂人生居處服用事物莫不各有鬼神一
司命主人命生死二中霤主堂室居處三國門主城
郭四國行主道路五泰厲古帝王無後者及公厲古
諸侯無後者族厲古大夫無後者厲害也鬼無歸則
爲害六戶主出入七竈主飲食此七祀天子至庶人
各以兩降月令曲禮王制惟五祀主五氣大夫之祭
也今增司命與厲爲七獨天子得祭王制近是下祭
謂祭卑幼殤惟適祭庶不祭貴正統也諸侯三謂子
孫曾孫也大夫二謂子孫也尊者澤遠卑者澤近
夫聖人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

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
之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
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恭)工氏之霸九州也其
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帝嚳能序星辰以著
衆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舜勤衆事而野死鯀鄣鴻水
而殛死禹能脩鯀之功黄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顓
頊能脩之契爲司徒而民成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
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菑此
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
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貞獻曰祭尊奉曰祀祭言物祀言禮也法施于民謂
立法則以施于民如神農后土帝嚳堯黄帝顓頊契
是也以死勤事謂勤勞民事而死如舜鯀冥是也以
勞定國如禹是也禦大菑捍大患如湯武是也厲山
一云烈山卽炎帝神農也其子名柱農農官也稷穀
神也序星辰以著衆謂紀星辰序時候曉示衆民也
賞均謂賞當功也刑法謂刑當罪也義終謂禪授得
人也勤衆事謂巡守陟方也野死崩于蒼梧也鄣鴻
水務堙塞也正名百物謂正百物之體制而名其實
使民不惑也共財供百物爲財用名正則取用供給

皆得宜也司徒教民之官民成成德也冥水官卽玄
冥契之六世孫日月星辰卽前六宗也山林川谷丘
陵卽前百神也族類也此節申明前所以祭祀諸神
之義

祭法終

祭義第二十四

祭義者祭祀之義郊特牲云祭之所尊尊其義也故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未有不知其義而能行禮者也

祭不欲數朔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霜露旣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創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旣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

祭急數則不敬祭遺忘則不愛愛敬者祭之本天之道也故君子順天道爲春禘秋嘗秋而霜露旣降萬物以歸君子感萬物之歸傷親之俱往悽愴而祭非徒爲霜露之寒也春而雨露旣濡萬物俱生君子感萬物之生若親之偕來怵惕而祭非徒爲雨露之温也故君子之祭雖欣愛樂以迎親之來悽愴哀慕以送親之往春禘則大合樂秋嘗則備禮而殺樂天道陽生陰殺孝子心愛而情戚也

按祭莫大乎禘嘗經傳多言春禘秋嘗春陽至而神來秋陰至而鬼歸報魂報魄迎來送往二時爲正今郡邑百神之祭皆用春秋二仲即此義禘名義頗殊

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大傳云不王不禘爾雅釋禘云大祭禮緯謂三年一禘鄭謂郊亦禘也王制云春礿夏禘明堂位云季夏六月禘雜記云七月禘此與郊特牲又云春禘謂春禘者近是大祭宜當春周禮夏祭曰礿礿祭之薄者也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礿是也祭未有不用樂者此云嘗無樂詩云秋而載嘗萬舞洋洋非嘗樂與鄭推爲商禮而商頌那之詩盛稱樂亂曰顧予烝嘗湯孫之將則是商人嘗亦樂也凡記言難齊類此

致齊側上聲於內散上聲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去聲齊者祭之日入室僾愛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慨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

致齊專志齊一也內心也散齊隨事齊一如不樂不弔不御內不飲酒不茹葷之類五思即齊也五其指祖考見其所爲齊即見祖考也三日乃見積思成象詩云綏我思成是也齊如見則祭日必見之矣僾然恍惚貌見于其位見祖考在神位也周還謂往來薦獻出戶出室中之戶祭設于室孝子自室戶出閒室

中之聲肅然清靜意容聲容色聲音愾歎息也出戶
乃聞鬼神不可卽也
按先儒謂齊者心無所思方能與鬼神交若思其居
處笑語反增無窮之悲恐不能交神非也恒人之心
焉能無思思其所祭非朋從妄想哀與樂半記固已
言之人心卽鬼神人心枯寂則鬼神銷亡何神明之
及交齊者誠一耳非空空無思之謂也
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
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慤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
不敬乎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君子

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
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
色聲心志皆指祖考不忘致愛致慤也致極盡也慤
誠篤也存卽三者不忘于心也著卽必見必聞也親
愛之極故常存而不舍堅慤之極故形著而可見如
此雖欲不敬不可得已終身弗辱恐辱親也終身惟
恐辱親則終身無不敬不但齊之日祭之日耳忌日
親亡之日不用不以此日舉他事也夫日猶言此日
志極于思親不敢盡心于私事也
惟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饗者鄉向也鄉之然

後能饗焉是故孝子臨尸而不怍君牽牲夫人奠盎君
獻尸夫人薦豆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齊齊乎其敬
也愉愉乎其忠也勿勿諸其欲饗之也文王之祭也事
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
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其文王與詩云明
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
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
必哀仲尼嘗句奉薦而進其親也慤其行也趨趨促以
數朔已祭子贛問曰子之言祭濟濟漆漆然今子之祭
無濟濟漆漆何也子曰濟濟者容也遠也漆漆者容也

自反也容以遠若容以自反也夫何神明之及交夫何
濟濟漆漆之有乎反饋樂成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
百官君子致其濟濟漆漆夫何慌惚之有乎夫言豈一
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
聖人體天道德合乎帝故能饗帝孝子盡人道愛篤
于親故能饗親臨尸不怍謂其素有致愛致慤敬享
弗辱之誠也齊齊整肅貌愉愉忠順貌勿勿猶忽忽
慌惚意諸語辭文王孔子所謂聖人孝子也如不欲
生卽勿勿慌惚之狀與神同幽也忌日必哀所謂終
身之喪也稱諱如見親聞名心瞿也祀之忠謂致愛

致慤之心祭祀之實而薦獻爲疏節也如見親平生所愛之物即如見親喜好之色此文王之孝也詩小雅小宛之篇明發夭將旦時也二人父母也詩本謂宣王記者借以贊文王之孝也祭之明日旣祭之次日旣祭猶不忘則祭日可知饗而致之謂未祭而齊以致其來也又從而思之謂旣祭而懷以思其去也祭之日于其來而樂于其去而哀故曰半也饗之必樂幸其能致也已至必哀恐其將去也即上文樂以迎來哀以送往之意惟文王能盡之嘗秋祭親親執事也慤尊謹貌趨趨猶促促數舉足頻也皆不脩容

之狀所謂無濟濟漆漆者也故子貢疑而問之夫子告以濟濟衆盛是容之遠而爲瞻望者也漆漆嚴審是容之斂而自反者也容之遠與容之自反者何與于神明之及交孝子及神明交接慌慌惚惚遠忘其人內忘其己夫何濟濟漆漆之有迨夫堂事旣畢尸反入室薦熟黄饋作樂旣成薦其薦牲體之俎時乃序禮樂備百官君子乃致濟濟漆漆之容而慌惚之交可漸舒矣蓋方薦腥薦爓之始貴誠向質重神道也及反饋薦熟之後人事始盛故禮器曰一獻質三獻文此也又主祭對越故貴質助祭駿奔故貴容詩謂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此也故言不可一端盡各有所主當猶主也

按言不可一端盡惟聖人之言爲然道無偏主教有兩端聖人用中行權無可無不可兩端也天地一陰一陽之道亦兩端也知道則知言知言則知禮

孝子將祭慮事不可以不豫比時具物不可以不備虛中以治之宮室旣脩牆屋旣設百物旣備夫婦齊戒沐浴盛服奉承而進之洞洞乎屬屬乎如弗勝如將失之其孝敬之心至也與（平聲）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奉承而進之於是諭其志意以其慌惚以與神明交庶

或饗之庶或饗之孝子之志也孝子之祭也盡其慤而慤焉盡其信而信焉盡其敬而敬焉盡其禮而不過失焉進退必敬如親聽命則或使之也孝子之祭可知也其立之也敬以詘（屈）其進之也敬以愉其薦之也敬以欲退而立如將受命已徹而退敬齊之色不絕於面孝子之祭也立而不詘固也進而不愉疏也薦而不欲不愛也退立而不如受命敖也已徹而退無敬齊之色而忘本也如是而祭失之矣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

以事親也成人之道也
比時猶言至期謂當祭時也事不豫物不備臨時紛
擾非虛中交神明之道洞洞不雜也屬屬不間也如
弗勝惟恐墜也如將失若有求也諭其志意祝以孝
告也盡其慤而慤四者極言無一毫不盡也慤以貌
言謹也信以心言誠也敬言志也禮言物也或使之
若親命使也孝子之祭可知謂其人果孝子其祭可
知也立待事而立進從事而進退既進復退祭以敬
爲本敬以詘不敢直也愉悅也欲欲其享也立不詘
則抗直而不順進不愉則疏闊而不親薦不欲則徒

食而不愛本謂敬齊之心祭之本也本不待祭而后
有不畢祭而遂忘已徹而退無敬齊之色是忘本也
凡祭不患不敬患無深愛之心蓋嚴威儼恪可以僞
爲惟深愛之心不可襲取中心深愛則氣自和氣和
則色自愉色愉則容自婉所謂立必詘進必愉皆不
期然而然矣執玉奉盈洞洞屬屬如弗勝如將失皆
深愛之容和愉婉順孝子所以事親也嚴威儼恪成
人所以臨下也故深愛者祭祀之本也
先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有德貴貴貴老敬長慈幼此
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貴有德何爲也爲其近於

道也貴貴爲其近於君也貴老爲其近於親也敬長爲
其近於兄也慈幼爲其近於子也是故至孝近乎王至
弟近乎霸至孝近乎王雖天子必有父至弟近乎霸雖
諸侯必有兄先王之教因而弗改所以領天下國家也
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
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孝以事親
順以聽命錯諸天下無所不行
道者大虛自然之理德者人心全體之實道渾無跡
德據有方故曰德近道也至孝近乎王仁愛之量無
所不包也至弟近乎霸退讓之節無所不勝也天子

之尊能伸于昆弟而不敢敵其父諸侯之貴能伸于
臣民而不敢先其兄此先王之教因人心之同所以
能統領乎天下國家也又引孔子之言明之
按至弟近霸此非達禮者之言小白殺子糾攘齊重
耳誅夷吾奪晉夫霸焉知弟春秋一書仲尼罪五霸
而作自孟子後鮮有識此義者孝弟一心安可分王
霸也
郊之祭也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敬之至也
大祭主吉事天貴潔肅也
祭之日君牽牲穆答君卿大夫序從既入廟門麗于碑

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刲奎取膟律膋聊乃退
爓燖祭祭腥而退敬之至也
此謂宗廟之祭穆謂子姓父昭子穆荅對也君親牽
牲入子姓對君共牽也序從以次從行也麗繫也碑
在堂下庭中牲入以繩繫牲于碑孔袒將有事解衣
露臂也毛牛取牛毛告純也尚耳取耳邊毛貴神聽
也鸞刀有鈴之刀刲猶割也膟血也膋腸閒脂爓以
湯燖肉腥生肉也祭猶薦也退謂告純告殺薦腥薦
爓每行一節竟退立也
按君牽牲入庭殺之而取血膋于庭非清廟嚴肅遠

庖廚之義未可行也
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夏后氏祭其闇暗殷人
祭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闇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別
幽明以制上下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別外內以端其
位日出於東月生於西陰陽長短終始相巡以致天下
之和
天爲元陽之統大而無爲日爲諸陽之宗故祭天以
日爲主先儒謂如君燕主以大夫王嫁女主以諸侯
之義有主必有配如考之有妣也闇暗通陽暢通夏
后氏大事以昏色尚黑故用闇殷人以日中尚白故

用陽周人以日出尚赤故自朝及暗日朝出昏入色
皆赤也殷夏禮簡故以夜以日中周禮繁故自朝至
莫壇形高而圓象陽以祭日坎形方而深象陰以祭
月祭法云天泰壇地泰坎亦此意日主晝爲明月主
夜爲幽道本別也壇高爲上坎深爲下人爲之制也
日壇在東月坎在西東方發生其位爲外西方收歛
其位爲內別內外之分以正東西之位蓋日東出故
位東月西生故位西日旦出于天地之東月明生于
輪郭之西日出于東則入于西月生于西則死于東
互見也日有出入而成晝夜月有生死而成晦朔日

爲陰月爲陽往來消息則生長短終始相禪循環不
息四時以行百物以生致天下之和者皆日月之功
郊所以大其報也
按祭莫大于郊天而七政次之周禮大宗伯以禋祀
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祭法王宮夜明幽
宗與四時寒暑水旱同序則是祭日月與郊異也日
月用少牢郊用犢今云郊主日配月則是同壇也又
云祭日于東祭月于西或壇或坎是日月又不同處
也故註疏謂日月有合祭郊是也有分祭春分朝日
秋分夕月是也而秋分夕月不見于經記言難盡合

也
天下之禮致反始也致鬼神也致和用也致義也致讓
也致反始以厚其本也致鬼神以尊上也致物用以立
民紀也致義則上下不悖逆矣致讓以去爭也合此五
者以治天下之禮也雖有奇邪而不治者則微矣
致極盡也至禮無文立愛立敬者禮之本貴質而尚
忠存誠而立本所以極致其反始也蓋禮爲節文而
本惟使人反其孝弟忠信之心耳故曰禮進而反此
禮之最隆也禮莫重于祭祀天地祖宗百物之靈孰
非鬼神先王制爲祭祀之禮以極盡其道于鬼神也

行禮以物用謂財用和用如玉帛犧牲黍稷粢盛之
類皆有品節適中民心樂供所謂和也義謂隆殺等
級之制讓謂父子君臣貴賤上下極盡其遜讓也致
鬼神所以教民尊上蓋祖考至尊鬼神至靈人追崇
其祖考知鬼神不可褻則知禮法當遵名分當守矣
由此五者治天下雖有奇怪邪僻之人亦足以防範
變化不治者少矣
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
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衆生必死
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

于上爲昭明焄（熏）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因
物之精制爲之極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百衆以畏萬
民以服聖人以是爲未足也築爲宮室設爲宗祧以別
親疏遠邇教民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衆之服自
此故聽且速也二端既立報以二禮建設朝（昭）事燔燎
羶薌見以蕭光以報氣也此教衆反始也薦黍稷羞肝
肺首心見間以俠甒加以鬱鬯以報魄也教民相愛上
下用情禮之至也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是
以致其敬發其情竭力從事以報其親不敢弗盡也是
故昔者天子爲籍千畝冕而朱紘（宏）躬秉耒諸侯爲籍

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爲
醴酪齊（咨）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古者天子諸侯必
有養獸之官及歲時齊戒沐浴而躬朝之犧牷祭牲必
於是取之敬之至也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
吉然後養之君皮弁素積朔月月半君巡牲所以致力
孝之至也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
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
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奉種浴于
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歲既單（丹）矣世婦卒蠶奉繭
以示于君遂獻繭于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爲君服與（平）

遂副褘揮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古之獻繭者其率用
此與及良日夫人繅騷三盆手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
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為黼黻文章服既成
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
動而無形曰氣靜而有形曰魄知覺運動呼吸氣也
耳目口鼻形骸魄也氣有靈魄亦有靈氣之靈輕清
飛揚曰神魄之靈重濁沈伏曰鬼氣靈如火其光外
揚魄靈如水其明內映故方書曰神無人精無我氣
魄之謂也魄以載氣氣附于魄鬼伸為神神反為鬼
神陽如日鬼陰如月月含日光鬼依神靈神去魄死

魄毀神散非一非兩變化無端宇宙升降飛揚莫非
氣也其糟粕煨燼莫非魄也莫非氣魄即莫非鬼神
故曰盛也教即易所謂神道設教之教天地所以變
化庶類聖人所以發揮道德于斯為至以生死論則
人物生為神死為鬼有生之類不離土生自土出死
自土歸既歸乎土復出乎土蠢動含靈皆由地生魄
無人死則陰斃于下氣無我則發揚于上上謂地上
羣分各正宣布流散者氣之昭明也品類絪縕氤氳
弟鬱者氣之焄蒿也凋謝零落愁苦荒涼者氣之悽
愴也此皆百物之精所謂氣者神之盛也聖人因物

之精立為道德之極顯名曰鬼神以其靈爽昭著為
黔首之則衆人敬畏萬民以服是聖人所為教之至
也黔首黎民也秦謂百姓為黔首聖人以是下詳言
祭祀之事蓋明命鬼神使人畏服因其畏服教之祭
祀始于先祖使各親其親報本反始故衆服而聽速
也古始謂先祖二端謂氣神魄鬼也二禮謂升臭報
氣奠饋報魄也朝事即朝踐祭日早所行之事也殺
牲取血膋焚燒羶薌之氣上騰雜以蕭艾煙氣紛緼
時見火光氣為陽神熏之以氣虛以還虛以報氣也
氣為形先資始受氣故曰教衆反始也朔事畢尸入

室饋食薦熟俎豆之閒并列兩甒甒尊也俠雙也謂
一酒一玄酒也見與閒音近衍字也鄭合作覸恐非
魄為陰鬼享之以食實以還實以報魄也薦獻徧賓
主長幼故曰教民相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耤藉田
紘冠纓先古謂先祖醴酪謂酒漿養獸之官養犧牲
者及每歲祭祀之時君親往視朝猶往也色純曰犧
體備曰牷既卜曰牲在牧曰牛卜吉乃繫于牢養之
三月而后用皮弁素積尚質也朔月月半三月以內
朔望也巡牲巡視所養之牲公桑公家桑蠶室近川
以便浴種也棘牆置棘牆上外閉鎖在外也昕日出

也大昕之朝季春朔日也天子后妃之下有夫人有世婦諸侯夫人則正適也世婦爲次天子六宮諸侯三宮桑謂採桑㬇至也風至葉乾蠶性惡濕桑葉乾乃可飼也歲既單歲盡也每歲蠶成之候新舊一期故謂歲單猶言麥秋也副首飾褘褘衣少牢以禮禮獻繭之世婦也繅黃繭抽絲也盆以盛湯三盆手手著湯中抽繭緒三度也夫人繅三盆亦猶天子耕三推天子三夫人故云三宮夫人兼天子諸侯錯舉也

君子曰禮樂不可以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

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威嚴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不與爭也望其容貌而衆不生慢易焉故德煇動乎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乎外而衆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而天下塞焉舉而措之無難矣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

解見樂記

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爲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爲孝乎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烖及於親敢不敬乎亨孰羶薌嘗而薦

之非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衆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

時殺焉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父母愛之嘉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旣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善如爾之問也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爲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

故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予是以有憂色也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

先意承志謂父母意未萌而逆之於先志已形而承之於後曉譬開諭置其親于無過之地是必其身爲聖賢而後能化其親爲聖賢孝之至也豈直奉養之節耳國人稱願稱揚羨慕也然曰猶若曰幸哉有子言何幸得有此子也衆之本教言孝爲教衆之本義能尊曰敬敬由衷曰安安不忘曰卒卒能終也仁禮義信强五德皆以孝爲實樂以孝而生刑以不孝而作孝者仁愛之原造化之生理人物之良知故塞天地橫四海通後世四達皆準良心同也仁民愛物統于孝斷一樹殺一獸不以時傷好生之心皆非孝孝所以大也小孝用力謂庶人中孝用勞謂賢士大夫大孝不匱謂聖人天子念父母慈愛耕田供養用力也居仁由義功加民物位尊身安無忝所生用勞也恩澤博施四海九州備物奉祀不匱也然猶未終

也孝子愛親之心不以父母愛惡而開不以父母無道自諉不以父母旣死而毀節辱親仁者之粟猶言伯夷之樹萬鍾不辨禮義而受則辱親矣如此乃謂以禮終大孝終身慕父母孝子之全節也樂正子春曾子門人無人爲大謂無如人爲大也不虧體謂肌膚不毀傷不辱身謂躬行不玷缺頃步半步也一舉足曰跬再舉足曰步頃跬通道而不徑謂行大道不由邪徑也舟而不游謂渡以舟不浮游涉險也行殆行危殆也惡言不出不以加人忿言不反人不以相報也

按曾子之父亦賢父也曾子謙已之不得爲孝而辭若顧親之未盡道又以戰陳不勇爲非孝非至當之論故記言多後人參補耳

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是故朝廷同爵則尚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八十不俟朝君問則就之而弟達乎朝廷矣行肩而不併不錯則隨見老者則車徒辟斑白者不以其任行乎道路而弟達乎道路矣居鄉以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衆不暴寡而

弟達乎州巷矣古之道五十不爲甸徒頒禽隆諸長者而弟達乎搜蒐狩矣軍旅什伍同爵則尚齒而弟達乎軍旅矣孝弟發諸朝廷行乎道路至乎州巷放乎搜狩脩乎軍旅衆以義死之而弗敢犯也

唐虞傳賢故貴德夏傳子故貴爵殷因夏繼世以有天下國家故貴富周繼殷先家後國故貴親四代治道規摹不同尊高年崇禮讓老老幼幼則一杖于朝見君亦杖也君問則席布席使坐也不俟朝先出也行肩不併謂少者與長者行不得比肩參錯少次隨從其後也車徒辟謂遇老者于道乘車徒行皆避路也任負擔也不以其任行乎道路謂不使老者負擔行也窮老無告之老甸徒兵車之卒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共出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五十始衰不與此役也頒禽田獵分禽隆多也年長者分禽多春獵曰搜冬獵曰狩兵法五人爲伍二伍爲什以義死之死其長也弗敢犯弗敢爲不孝不弟也

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耕藉所以教諸侯之養也朝覲所以教諸侯之臣也五

者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是故鄉里有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衆不暴寡此由大學來者也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齒天子巡守諸侯待于竟天子先見百年者八十九十者東行西行者弗敢過西行東行者弗敢過欲言政者君就之可也壹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族三命不齒族有七十者弗敢先七十者不有大故不入朝若有大故而入君必與之揖讓而后及爵者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歸諸天子卿大夫有善薦於諸侯士庶人有善本

諸父母存諸長老祿爵慶賞成諸宗廟所以示順也昔者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立以爲易易抱龜南面天子卷冕北面雖有明知之心必進斷其志焉示不敢專以尊天也善則稱人過則稱己教不伐以尊賢也

西學西郊之學王制曰虞庠在國之西郊由大學來言由大學教化也四學虞夏殷周之學太子齒謂太子與同學者序年不以貴先長也老者東去則西來者弗敢過西去則東來者不敢過引郤道旁俟老者過而後行也鄭註甚迂一命謂始受爵一級齒于鄉謂在鄉則序齒出鄉則論爵也再命齒于族則鄉亦

論爵矣三命不齒則族亦論爵矣此古人貴貴之意然族內有七十者則雖有爵者不敢先是貴亦未嘗不齒也七十者非大故不入朝如夫子七十一而沐浴朝請討陳恒是大故也存諸長老謂託稱長老之教誨成諸宗廟天子爵人必于廟人臣受命必銘于廟也易抱龜南面謂掌易之人抱龜南面立也

孝子將祭祀必有齊莊之心以慮事以具服物以脩宮室以治百事及祭之日顏色必溫行必恐如懼不及愛然其奠之也容貌必溫身必詘如語焉而未之然宿者皆出其立卑靜以正如將弗見然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是故慤善不違身耳目不違心思慮不違親結諸心形諸色而術省之孝子之志也

有齊莊之心以慮事卽前所謂慮事不可不豫虛中以治也將事慮無不備則臨祭專誠不二矣如懼不及愛然者色溫行恐之狀愛而如不及愛之至也如語焉而未之然者貌溫身詘之狀將欲語而未語承聽之專也宿猶戒也謂祭祀所宿之賓客祭畢皆出孝子退立卑順靜嘿端正以思如將弗見然者惆悵無聊之狀陶陶鬱結也遂遂求伸也如將復入然者欲去不去之狀慤善不違身謂精慤醇善之德與身

合一也耳目收斂合于心思慮專一合于親誠結于心外形于色術習而不已省視而不忘孝子之志也

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

社稷成物居右陰也祖考生人居左陽也亦不忍死其親之意

按此篇記祭義而君子曰禮樂以下數節皆言禮樂孝弟之事至末二節乃及祭祀廟制見禮樂孝弟爲神明之德格先之本非祼將之文耳惟古人知祭祀之義存誠慎獨與鬼神合德是以入廟對越臨尸不怍子云丘之禱久我祭則受福今之祭祀罔人誣鬼

積彌天之惡而假一食之敬可以禳菑可以徼福是
鬼神亦貪饕無親之甚者矣嗟夫若今之祭祀烏足
與譚祭義哉

祭義終

祭統第二十五

統猶宗也祭有法有義而皆具於人心故人心者祭
之統也

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夫祭者非
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也心怵而奉之以禮是
故唯賢者能盡祭之義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
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
備言內盡於己而外順於道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
事其親其本一也上則順於鬼神外則順於君長內則
以孝於親如此之謂備唯賢者能備能備然後能祭是

故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
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明薦之而已矣不求其為此
孝子之心也

禮有五經謂五品經常之禮祭所以厚人倫也鄭引
周禮吉凶軍賓嘉五者恐未可據也不求其為言無
所為也

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
是之謂畜是故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
喪喪畢則祭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
敬而時也盡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

畜養也畜有收聚意凡物順則可畜逆則不可畜故
易有小畜孟子曰畜君者好君也
既內自盡又外求助昏禮是也故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此求助之本也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內外之官也官備則具備水草之菹陸產之醢小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示盡物也外則盡物內則盡志此祭之心也
求助凡在廟百執事皆是而夫婦爲重水草之菹芹

茆之類陸產之醢兎鴈之類三牲之俎牛羊豕也八簋之實黍稷也昆蟲蜩范蚳蝝之類草木蔆芡榛栗之類物本乎天者爲陽本乎地者爲陰飛走屬陽種植屬陰也
是故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純服諸侯耕於東郊亦以共齊盛夫人蠶於北郊以共冕服天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身致其誠信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敬盡然後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
男耕爲陽東南陽方女蠶爲陰北郊陰方南爲正陽天子耕焉東爲少陽諸侯耕焉純服絲衣也凡祭服用絲鄭作緇迂也非莫耕言非無人耕也
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齊之爲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是故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齊不齊則於物無防也耆欲無止也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耆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是故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上聲）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定之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

齊者專一之意不齊則亂亂則非齊齊其不齊所以極其齊也訖及也精不雜也明不昏也散齊謂外務散亂隨事致齊也致齊謂極致其齊以齊其心也
是故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夫人亦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然後會於大廟君純冕立於阼夫人副褘立於東房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及迎牲君執紖卿大夫從士執芻宗婦執盎從夫人薦涚水君執鸞刀羞嚌（側）夫人薦豆此之謂夫婦親之及入舞君執干戚就舞位君爲東上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是故天子之祭也與天下樂之

諸侯之祭也與竟內樂之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
尸此與竟內樂之之義也夫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
於祼聲莫重於升歌舞莫重於武宿夜此周道也凡三
道者所以假於外而以增君子之志也故與志進退志
輕則亦輕志重則亦重輕其志而求外之重也雖聖人
弗能得也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自盡也所以明重也
道之以禮以奉三重而薦諸皇尸此聖人之道也
先祭十一日守宮之官預告君與夫人齊戒散齊七
日致齊三日故須十一日前告也純冕以絲爲冕論
語云麻冕今純是也鄭作緇非也副褘王后及君夫
禮記通解　卷十六　三十七　祭統
人之服副首飾褘褘衣也瓚祼器以圭爲柄祼灌也
酌鬯酒于瓚獻尸尸瀉酒于地以降神曰祼始祭之
事儀禮特牲少牢無之蓋天子諸侯之禮也大宗大
宗伯璋瓚以半圭爲瓚柄璋半圭也亞祼夫獻也祼
後迎牲剢縆也以牽牲芻以飼牲宗婦同姓婦盎齊
濁酒也涗水玄酒也禮上玄酒故夫人薦之鸞刀有
鈴之刀入室饋熟君親執刀制肉以進羞進也齊謂
尸厭俎肉祭畢以齒微齧之豆盛葅醢亦君夫人薦
之也干盾也戚斧也舞者所執君親執立于舞位東
上主位也總干以率羣臣非親舞也總執持不動也

天子之祭四方諸侯皆在故曰與天下樂之諸侯之
祭四境臣民皆在故曰與竟內樂之獻重祼始降神
也聲重登歌貴人聲也舞重武宿夜武王之樂也武
宿夜曲名宿夙通歌意武樂六章其詩非一今周頌
武酌桓賚般等篇皆是或謂武王伐紂宿于商郊士
卒歌舞待旦故名周道猶言大道祼獻歌舞之物在
外誠敬之志在內借物將志物之進退以志爲輕重
未有志輕而物能重者此聖人之道乃所謂周道也
夫祭有餕　餕者祭之末也不可不知也是故古之人
有言曰善終者如始餕其是已是故古之君子曰尸亦
禮記通解　卷十六　三十八
餕鬼神之餘也惠術也可以觀政矣是故尸謖速君與
卿四人餕君起大夫六人餕臣餕君之餘也大夫起士
八人餕賤餕貴之餘也士起各執其具以出陳于堂下
百官進徹之下餕上之餘也凡餕之道每變以衆所以
別貴賤之等而興施惠之象也是故以四簋黍見其脩
於廟中也廟中者竟內之象也祭者澤之大者也是故
上有大澤則惠必及下顧上先下後耳非上積重而下
有凍餒之民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民夫人待于下流知
惠之必將至也由餕見之矣故曰可以觀政矣
餕者食餘之名祭畢而餕其餘是祭之終事也必謹

而行之愼終如始也殺牲先薦血腥于鬼神及熟之
于俎而尸始食是尸亦餕鬼神之餘此施惠之法可
以觀爲政之道尸謖獻畢尸起也謖之言速也神道
不疾而速也餕由上及下人以兩而加推廣之義也
士各執其所餕餘之具出陳于堂下凡與祭百執事
之官以次進食遂徹之也四簋黍祭時八簋至餕現
存其半雖不足爲衆飽取其脩禮于廟中而已廟中
雖小百官皆在境內之象四簋雖少所及必徧施惠
之象民夫人猶言民人
夫祭之爲物大矣其興物備矣順以備者也其教之本

與是故君子之教也外則教之以尊其君長內則教之
以孝於其親是故明君在上則諸臣服從崇事宗廟社
稷則子孫順孝盡其道端其義而教生焉是故君子之
事君也必身行之所不安於上則不以使下所惡於下
則不以事上非諸人行諸己非教之道也是故君子之
教也必由其本順之至也祭其是與故曰祭者教之本
也已
爲物大者祭之義也興物備者祭之文也順以備謂
備不徒物也聚百順所以爲備也尊君孝親皆順之
物順孝者人之同心盡祭之道以教民順孝故祭爲
教本也
夫祭有十倫焉見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
子之倫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疏之殺焉見爵賞之施
焉見夫婦之別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序焉見上
下之際焉此之謂十倫鋪筵設同几爲依神也詔祝於
室而出于祊崩此交神明之道也君迎牲而不迎尸別
嫌也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在廟中則全於君君在廟
門外則疑於君入廟門則全於臣全於子是故不出者
明君臣之義也夫祭之道孫爲王父尸所使爲尸者於
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此

父子之倫也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
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皆以齒明尊卑之
等也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疏
之序而無亂也是故有事於大廟則羣昭羣穆咸在而
不失其倫此之謂親疏之殺也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
有功必賜爵祿於大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
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
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釋奠于其廟此爵賞之施也
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褘立于東房夫人薦豆執校執
醴授之執鐙登尸酢夫人執柄夫人受尸執足夫婦相

授受不相襲處酢必易爵明夫婦之別也凡爲俎者以
骨爲主骨有貴賤殷人貴髀俾周人貴肩凡前貴於後
俎者所以明祭之必有惠也是故貴者取貴骨賤者取
賤骨貴者不重平聲賤者不虛示均也惠均則政行政行
則事成事成則功立功之所以立者不可不知也俎者
所以明惠之必均也善爲政者如此故曰見政事之均
焉凡賜爵昭爲一穆爲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凡羣有
司皆以齒此之謂長幼有序夫祭有畀煇運胞庖翟狄
閽者惠下之道也惟有德之君爲能行此明足以見之
仁足以與之畀之爲言與也能以其餘畀其下者也煇

者甲吏之賤者也胞者肉吏之賤者也翟者樂吏之賤
者也閽者守門之賤者也古者不使刑人守門此四守
者吏之至賤者也尸又至尊以至尊旣祭之末而不忘
至賤而以其餘畀之是故明君在上則竟內之民無凍
餒者矣此之謂上下之際
筵几神位也筵席也几所以依考妣配祭則夫婦同
几席獨言几者席長几短几同則席同可知詔告也
祝祝辭于室卽儀禮未迎尸先陰厭于室祝饗之禮
廟門旁曰祊出于祊謂將祭而求神于門鬼神不測
不知所在故博求之詩云祝祭于祊是也廟中尸尊

廟外君尊故禮君不出廟迎尸凡祭尸飲則獻賓所
以洽神人也獻先尸後臣先大臣後小臣所以明尊
卑也上公禮九獻尸飲五是饋食畢主人酳尸之後
也初獻亞獻用鬱鬯裸尸祭奠不飲朝踐二獻饋食
二獻食畢主人酌酳尸尸飲共五也主人乃獻卿主
婦又酳尸賓長又獻尸是尸飲七主人乃獻大夫此
九獻正數而初亞獻不飲故但云飲七自此後長賓
長兄弟加爵尸又飲二爲九主人乃以散爵徧獻助
祭諸臣貴同則先長後幼故曰以齒此註疏之說未
知是否祭有昭穆謂人神皆有昭穆父昭則子穆父

穆則子昭遠近以世言長幼以齒言親疏以情言昭
穆所以使不亂也羣昭羣穆謂合族老幼衆子姓也
王者爵祿羣臣必告祖廟行一獻之禮祭之日卽策
命之日所命北面謂君所策命之臣北面受命也史
謂掌策命之官策謂以方版書命辭舍奠于其廟者
臣受命歸而自釋奠于家廟也薦豆執校謂執豆下
中央直處執醴執酒者兼執豆授授夫人豆鐙鐙通
豆下平底也執柄執爵柄足爵足夫人受尸爵執其
下足不執柄也夫婦謂君與夫人授受亦如執校執
足之禮不相襲其處也酢必易爵謂君與夫人相酢

亦易爵更酌也髀竅旁大骨肩前肩殷人貴髀故貴髀之厚周人文故貴肩之在前也凡助祭者皆有俎故曰必有惠貴者不重不兼也賤者不虛必及也賜爵謂祭畢旅酬昭穆謂衆兄弟羣有司謂衆賓昭穆各爲一謂父行一類子行一類各類之中長居前幼居後所謂齒也旅酬必以齒主恩也旅酬之爵下及四守之賤煇考工記作鞾人掌以皮鞔鼓者甲亦皮爲之故云甲吏胞作庖翟狄通舞者秉翟故名古不近刑人周禮乃使墨者守門故曰至賤四守謂鞾人守鼓庖人守肉翟人守樂閽人守門上下之際謂上下恩義交接也

按此節所舉十倫事多偏曲尸既以子受父拜一不迎何足以明義北面事子而以爲教子亦紆曲之論疏云九獻爲上公禮然則天子何以加焉又云侯伯七獻至酳尸尸飲三朝踐饋食各一獻則是主人獻尸主婦不得與也子男五獻至酳尸尸飲一則是朝踐饋食全無獻矣大夫而下又何以殺之皆似揣摩之說

凡祭有四時春祭曰礿(約)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礿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故曰莫重於禘嘗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故記曰嘗之日發公室示賞也草艾(刈)則墨未發秋政則民弗敢草也故曰禘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不可不知也明其義者君也能其事者臣也不明其義君人不全不能其事爲臣不全夫義者所以濟志也諸德之發也是故其德盛者其志厚其志厚者其義章其義章者其祭也敬祭敬則竟內之子孫莫敢不敬矣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親涖之有故則使人可也雖使人也君不失其義者君明其義故也其德薄者其志輕疑於其義而求祭使之必敬也弗可得已祭而不敬何以爲民父母矣

礿酌通或作禴周禮春祠夏禴秋嘗冬烝與此異春夏爲陽秋冬爲陰陽盛于夏陰盛于秋孟夏而禘陽極盛也孟秋而嘗陰方長也陽道常饒盛于將終陰道常乏盛于方長夏百物壯盛秋萬寶告成二氣莫盛于夏秋故祭莫重于禘嘗爵服生養之事爲陽田邑土地之事爲陰出謂分封秋政謂刑罰之屬引記言以明嘗出田邑發秋政之義發公室謂發財物艾刈通秋草枯可刈也墨墨刑五刑之最輕者秋草方刈小刑可用也弗敢草謂未發令使民刈則民不敢

刈也義謂陰陽之義明其義者內盡志也能其事者
外備物也君臣不全道不備也濟志謂成其志之所
欲爲也諸德謂衆德發謂顯于事竟內子孫謂四境
民之子孫
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
著之後世者也爲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惡焉銘
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惟賢者能之
銘者論譔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勳勞慶賞聲名列於
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顯揚
先祖所以崇孝也身比焉順也明示後世教也夫銘者

壹稱而上下皆得焉耳矣是故君子之觀於銘也既美
其所稱又美其所爲爲之者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
知足以利之可謂賢矣賢而勿伐可謂恭矣故衛孔悝
恢之鼎銘曰六月丁亥公假于大廟公曰叔舅乃祖莊
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于漢陽卽宮于宗周
奔走無射啓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
叔興舊耆欲作率慶士躬恤衛國其勤公家夙夜不解
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予女銘若纂乃考服悝拜稽首
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於烝彝鼎此衛孔悝之鼎銘
也古之君子論譔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以
比其身以重其國家如此子孫之守宗廟社稷者其先
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
不仁也此三者君子之所恥也昔者周公旦有勳勞於
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
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
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
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
也子孫纂之至于今不廢所以明周公之德而又以重
其國也
鼎祭器銘頌功德之名自名孝子自名也名皆入稱

之而銘則孝子自爲之名也譔敘也酌之祭器斟酌
其辭著于鐘鼎以自成其孝先之名也身比謂身自
比于孝教謂教子孫上下皆得謂先祖與子孫同得
也所稱謂先祖也所爲謂子孫之爲銘者明仁知賢
恭皆指爲銘者也見謂見先祖之善與謂以美名歸
先祖利謂上下皆得勿伐謂稱不誣實孔悝衛大夫
蒯聵姊之子也魯哀公二年晉趙鞅納蒯聵于戚至
十五年孔悝立蒯聵是爲莊公公假于廟謂莊公祭
于大廟德孔悝之功而賜之銘以褒之也叔舅卽孔
悝悝賓莊公甥而稱叔舅者周禮異姓臣之通稱也

莊叔孔悝之祖孔達也事衛成公成公為晉所逐奔楚故曰隨難于漢陽晉人以元咺之訟執之歸于京師故曰即宮于宗周啓右猶啓佑開助也魯襄公十四年孫寧父甯殖逐獻公凡十年而后得反國成叔莊叔之孫烝鉏也事獻公乃考文叔謂孔悝之父孔圉也興舊耆欲謂興起故舊耆德之欲忠愛之心也作率奮起倡率也慶士卿士古慶卿通猶慶雲之謂卿雲也尹女銘賜汝以銘纘汝父之事欲其忠如文叔也對揚對答君命稱揚也辟君也勤大命謂恐懃大命也施于烝彝鼎謂勤于烝祭之器比其身及其

身也重其國家謂臣有功勳則國家增重也康周公如易晉卦康侯之康

按子孫能揚先美謂之至孝聖人所以教天下後世衆賢也其辭莫詳于詩書雅頌訓誥皆對揚祖德足為後世法蒯聵父子相夷孔悝之勳衛之羞也魯僭禮樂周公之衰也不君不臣不父不子故夫子曰魯衛之政兄弟記者特引二國之事衆之祭義之末儗夫子刪詩繫魯頌之意與不然則記者之無識耳

禮記通解卷十六終

禮記通解卷十七

郝敬習

經解第二十六

經解解釋六經學者之得失也次節以後與經無涉文義亦不屬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絜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

此所謂六經之教皆以資習合道者論之聖人教民以詩要使人溫柔敦厚而已其人苟溫柔敦厚即是詩教若徒學詩不得其義過于溫厚則明辨不足而失之愚疏通知遠謂明達往古治亂之理書之教也若徒學書不得其義過于旁通則多聞無實而失之誣廣博易良者寛和不迫之意樂之教也學樂不得其義過于放縱則侈肆無度而失之奢絜靜精微謂

神化性命遠離糟粕易之教也學易不得其義涉于隱怪則挾術任數而失之賊恭儉莊敬禮之教也學禮不得其義過于撙節則委瑣重複而失之煩連屬其辭約言以示褒貶比合其事設例以較異同是春秋之教也學春秋不得其義過于裁斷則妄事譏訐居下訕上而失之亂學通六經無此六失于聖人立教之義得之深矣

按六經之訓至矣何失之有自大道隱而六籍廢書缺過半諸禮皆後儒補綴惟易詩春秋三經稱完璧馬令六十四卦三百篇具在何賊何愚之有漢伏生

所授尚書纔十九篇而秦漢之際僞書襍行今文古文千餘年來未有能辨其眞贋者誣則誠有之要非書之舊也禮樂原不分二經春秋親切簡當聖人之意譪如遭諸傳割裂附會賞人罰人亂自後儒始仲尼無比辭屬事之文春秋無長亂之失皆後儒之咎耳六經自夫子裁定夫子又自爲此訐乎謬可知也

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月幷明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佩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音居處有禮進退有度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

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發號出令而民說謂之和上下相親謂之仁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謂之信除去天地之害謂之義義與信和與仁霸王之器也有治民之意而無其器則不成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圜也故衡誠縣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圜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是故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不隆禮不由禮謂之無方之民敬讓之道也故以奉宗廟則敬以入朝廷則貴賤有位以處室家則父子親兄弟和以處鄉里

則長幼有序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之謂也

所謂天子者德參天地功利萬物明幷日月朝廷臨御則由仁聖禮義之序燕處無事則聽雅頌之音心中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私入之矣故行步有環佩之聲升車有鸞和之音外貌斯須不莊不敬則慢易之私入之矣故居處有禮進退有度使官皆得其宜事皆得其序如此則道全德備而表儀立可以正是四國矣故發號施令而民說上下相親使民各得其所欲盡去其所害所謂和仁信義霸王之器也和仁信義所謂禮也衡繩規矩所謂器也號令上下與

利除害之類所謂輕重曲直方圜之情也器能成意禮能正國蓋莊敬恭儉立直方之體則君德脩品節制度為防範之備則治具張雖有姦邪詐僞焉能誣之隆禮猶言尚禮惟隆尚故能由視聽言動皆由禮也有方猶言有道禮有體謂之方

故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昏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鬬之獄繁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氂繆以千里此之謂也

婦黨曰昏婿黨曰姻苦醜惡也氂氂通刋易辭今易無之蓋諸家論易之言記者誤耳

經解終

哀公問第二十七

此章言禮主綱常本愛敬天人道合以成其身此約禮之至教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曰丘也小人不足以知禮君曰否吾子言之也孔子曰丘聞之民之所由生禮為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也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昏姻疏數之交也君子以此之為尊敬然句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廢其會節有成事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句其順之然後言其喪筭備其鼎俎設其豕腊脩其宗廟歲時以敬祭祀句以序宗族句即安其居節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器不刻鏤食不貳味以與民同利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曰今之君子好實無厭淫德不倦荒怠敖慢固民是盡午其衆以伐有道求得當欲不以其所昔之用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後今之君子莫為禮也

春秋世亂極矣魯君弱臣強匡救之術無踰于禮故夫子惓惓以禮告哀公小人不足知言知禮者之為大人也禮莫大于事天地郊社之事各有節制曰節

事婦黨曰昏壻黨曰姻疏數猶言遲速女二十有家男三十有室交配合也尊敬然者言君子于禮尊敬如此也以其所能教百姓非强以不能也會謂行禮之際節謂行禮之時有成事謂會有定體節有定期以嗣謂繼續以行也其順之謂教以可能而民順從也即安其居隨所寓而安也節醜節損醜惡也雕幾雕刻細微也幾細也好實好蓄積也淫德行放蕩也固如固獲之固求取必得也盡竭民財力也午迕通一縱一橫曰午交搆之意求得當求滿願也不以其所不問理所在也蓋禮本于恭儉極于安民得失在

幾微之間有志于禮者必躬行節儉恣情淫欲者必無心于禮古今人所以不相及也

孔子侍坐於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誰爲大孔子愀悄然作色而對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爲大公曰敢問何謂爲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爲正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爲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爲百姓何從公曰敢問爲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公曰寡人雖無似也願聞所以行三言之道可得聞乎孔子對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所以治愛人禮爲大所以治禮敬爲大敬之至矣大昏爲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興敬爲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

愀然猶悄然悚惕貌百姓之德猶言百姓之幸固臣固陋之臣夫婦父子君臣人道之三綱也人道始于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故下文主昏姻言之無似猶言不肖似肖也愛人不以禮則爲私恩故治愛莫大于禮行禮不以敬則爲疏節故治禮莫切于敬禮以敬爲主敬以昏爲至昏者人

道之愛也昏既爲敬之至故雖天子諸侯昏必冕服親迎示躬親也必躬親之者示親愛也興敬猶起敬起敬所以爲親舍敬是遺棄不親何也不愛則疏而不親不敬則褻而不正愛敬之道始于夫婦及于朝廷邦國終于四海不敢慢一人不忍傷一物舉而加之故曰政之本也

公曰寡人願有言然句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公曰寡人固句不固焉得聞此言也寡人欲問不得其辭請少進孔子曰天地不

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爲政先禮禮其政之本與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爲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配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則愾乎天下矣大王之道也如此則國家順矣

願有言然者疑惑之辭先聖之後謂魯本周公之後尊君而言也天地社稷兼天子諸侯而言固陋也不固陋則夫子不以教故不得聞欲問不得其辭謂已欲問而不能言也請少進請夫子更畧進教也治宗廟之禮謂君供粢盛夫人供祭服也徒順相承故配天地之神明天曰神地曰明直言謂正名也名正故言順物恥謂事物頹廢可恥惟禮足振拔之國恥謂國勢微弱可恥惟禮足興起之冕而親迎夫所以敬其妻冠于阼階父所以敬其子妻主內政奉宗廟故曰親之主妻子身三者至近而易褻能敬則無所不敬人皆有身與妻子君能敬民皆倣之故曰百姓之象也敬吾身以及百姓之身敬吾妻子以及百姓之妻子故曰槩乎天下妃配同愾作槩大王猶言大則以王

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公曰敢問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爲君子也是爲成其親之名也已孔子遂言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能成其身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不過乎物公曰敢問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其久是天道也無爲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公曰寡人惷愚冥煩子志之心也孔子蹴然辟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公曰寡人既聞此言也無如後罪何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也是臣之福也

過言過動謂言動有過差作辭作則謂民皆效尤也言動無過斯民不命而知敬恭所謂身以及身也能立身則能揚名顯親故曰能成其親君子成德之名謂德足以君國子民也子路問君子子曰君子脩己以敬能敬其身百姓歸美謂此子爲君子子爲君子則親爲君子之親是成親之名也愛敬者政之本不能愛人人亦不愛之故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則不能隨寓順適而安土不能安土則不能隨時順理而樂天斯俯仰無措不能成其身矣不過乎物謂有物有則能不違則卽不過乎物性分以內還其本有

而無餘欠孟子謂仲尼不爲已甚卽不過乎物安土樂天之道也自此以上皆答哀公人道之問自此以下哀公因人道而問天道天人無二道成身則盡人盡人卽合天天道所以盛惟其不已不已故能久而成成而明人能自强不息動靜純乎天理如日月相從而不已是天道也通則運而有常閉則塞而不久困時制宜隨事化裁使民不倦故曰不閉其久不言而信不怒而威順理無心萬物受成故曰無爲而成君子能使已德成就功業昭明成已成人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愛敬通乎天下故曰已成而明皆不已之功是天道也冥煩謂氣昏冥功煩難也志之心求開示使不忘也蹴然斂足改容之貌仁人孝子非有異術惟及乎其物而止物卽愛敬之物仁人惟其能敬天孝子惟其能愛親天親雖二愛敬則一惟孝子爲能然所以不過乎物盡人道而成其爲身天道不外此矣此政之本也無如後罪何恐過物爲罪也公言及此蓋有意于寡過者夫子所以慶幸之

○按道莫大于達天以子貢之賢自謂不得聞而此篇與中庸于哀公詳言之蓋臣之告君不敢不盡要其旨惟不過乎物而止語上不遺下教所以兩端道

所以一貫愚不肖可知可能此也故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禮行乎其中復禮則爲仁禮者貫天人而爲言者也

哀公問終

仲尼燕居第二十八

仲尼燕居子張子貢言游侍縱言至於禮子曰居女三人者吾語女禮使女以禮周流無不徧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何如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子曰給奪慈仁子曰師爾過而商也不及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將何以爲此中者也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

縱言謂汎言諸事周流無不徧即下文適中之意敬主乎內偏于敬則外無文而失之野恭見乎外偏于

恭則內無實而失之給給取利外也勇而偏于勇則狂悖而失之逆三者野與逆其失易見恭而給者似慈仁故獨言給奪慈仁蓋藥子張之病外貌堂堂惻怛慈愛之意少所謂過也子夏不及所謂敬而不中失之野也子產一于慈仁如乘輿濟人婦人之仁故曰衆人之母能食而不能教亦不及者也子貢因問中道夫子教以禮乎禮猶云節之以禮也慈仁不失于姑息恭不失于給敬不失于野無過不及之弊所以制中也給奪慈仁以下再云子曰者少間更言猶書誥屢云王若曰也

子貢退言游進曰敢問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與子曰然然則何如子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子曰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是故以之居處有禮故長幼辨也以之閨門之內有禮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是故宮室得其度句量鼎得其象味得其時樂得其節車得其式鬼神得其饗喪紀得其哀辨說得其黨官得其體政事得其施加於

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得其宜

領提去也惡提而去之則純乎善矣猶所謂釋回增美也約之以禮則已克禮復而爲仁凡視聽言動之勿非者皆禮而郊社嘗禘五者爲禮之大凡視聽言動之復於禮者皆仁也而鬼神昭穆五者爲仁之大禮者仁之匡廓仁者禮之精神周浹于其間者也天地百祀曰鬼神祖考子姓曰昭穆饋奠喪奠也始死以生事之故曰饋饋而不食故曰奠射射禮鄉鄉飲酒禮明于郊社之禮者事天如事親仁之至也明乎嘗禘之禮者事親如事天孝之至也孝敬之極通于

四海故曰治國如指掌居處以下推言禮之用無不
宜三族謂父子身宮室以下言以禮爲制則各得其
宜宮室得度不僭越也量斗斛之類鼎祭享之器象
者古人成法味得時如春酸夏苦秋辛冬鹹之類樂
得節謂以禮則無淫聲車得式謂合六等之數鬼神
得饗謂秩百神之祀喪紀得哀謂五服咸宜辨說得
黨謂官府庫朝數奏詳明各以其職官得其體謂不
侵越不曠廢政事得其施謂宜民情合土俗
子曰禮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
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與倀倀乎其何之譬如終

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若無禮則手足無所錯
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以之居處長幼失
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
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制宮室失其度量鼎失其象味失
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式鬼神失其饗喪紀失其哀辨
說失其黨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
衆之動失其宜如此則無以祖洽於衆也
即事之治言事事不遺禮禮以治事即事之治是禮
此語最親切倀倀無所適從貌祖始也洽合也無祖
謂無統宗無洽謂不調和

子曰慎聽之女三人者吾語女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
焉苟知此矣雖在畎畝之中事之句聖人已句兩君相
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
缺下管象武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
如此而后君子知仁焉行中規還中矩和鸞中采齊客
出以雍徹以振羽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禮矣入門而
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
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
大饗謂諸侯相饗之禮知此謂知此禮之義畎畝之
中無位者也事之謂事禮樂斯須不忘和敬聖人止

此矣兩君相見即大饗有九揖讓而入門一也入門
而縣作二也縣謂筍簴之懸即金屬揖讓而升堂三
也升堂而樂闋四也堂下以管奏象武之曲五也以
籥奏大夏文序而興六也陳其薦賓之俎七也序其
禮樂之器數八也備其供事之百官九也皆所以仁
賓客故君子於此知仁不徒識其節目而已也行步
周旋中規矩在輿和鸞中采齊客出歌雍徹燕振羽
所謂無物不在禮也采齊雍振羽皆詩篇名采齊走
茨也振羽振鷺也君子無物不在禮而其得于大饗
者四謂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堂下

管奏象與武此四者賓主相饗比禮比樂之會郊特牲云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卒爵而樂闋孔子屢歎之奠酬而工升歌發德也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即大饗有四之義知此義者則無物不在禮所謂畝畝聖人之事也九禮之中獨舉四事餘五非獨大饗有也入門而金作三者申釋大饗四禮以見禮非徒文耳金作即縣興金即懸也金聲和鳴賓主初接鳴金以示情也樂工升堂歌清廟之詩文王之德以彰賓主之美故曰示德歌工既下以管奏象維清之詩文王之典以勸賓主之功故曰示事

四事舉三者升歌清廟即揖讓升堂樂闋之時也古君子不言而相示以禮樂此禮樂所以為仁賓客之至無物不在焉耳

按鄭註以主賓獻酬為金再作湊合升歌清廟下管象為四夫禮有三獻金當三作天子諸侯獻不止三作亦如之疏義附會恐未可據

子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作不能詩於禮繆不能樂於禮素薄於德於禮虛子曰制度在禮文為在禮行之其在人乎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夔其窮與子曰古之人與古之人也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夫夔達於樂而不達於禮是以傳於此名也古之人也子張問政子曰師乎前吾語女乎君子明於禮樂舉而錯之而已子張復問子曰師爾以為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為必行綴兆興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大平也諸侯朝萬物服體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禮之所興衆之所治也禮之所廢衆之所亂也目巧之室則有奧阼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有隨立則有序古之義也室而無奧阼則亂

於堂室也席而無上下則亂於席上也車而無左右則亂於車也行而無隨則亂於塗也立而無序則亂於位也昔聖帝明王諸侯辨貴賤長幼遠近男女外內莫敢相踰越皆由此塗出也三子者既得聞此言也於夫子昭然若發矇矣

無禮則無分辨故禮所以為理也無樂則不和暢故樂所以為節也節和也均也無理不動動必順理無節不作作必應節詩本和平美刺可觀禮之理也不與詩而求立禮所執必差而為謬樂本充盈美善兼盡禮之節也行禮不和以樂過于嚴恪而為素中和

德也德主忠信禮之實也用禮不厚于德外爲浮華而失之虛故夫子曰禮者制度文爲也而行之存乎其人夔人名舜典樂之官窮不達也言但達樂不達禮古之人與古之人也者審稱之辭猶論語云君子人與君子人也傳於此名謂傳此不達禮之名於後世再言古之人言不可輕議也前吾語女謂先已告汝卽上文言禮樂也目巧之室五者言事物莫不有禮目巧謂不用繩墨規矩但用目力相視爲巧室隅有奧尊者所居堂階有阼主人所歷席有上下如東向西向以南爲上南向北向以東爲上之類車有左

右謂尊者居左勇士居右五者猶上文卽事之治爲禮之意發朦目不見而忽開發也

按舜命夔典樂教胄子爲人倫師表豈不達禮而當九官之選與蓋所謂達樂者達其聲音律呂所謂不達禮者不達其升降度數之節若夫天常民彝不達何以爲夔如必詳于聲音度數然後爲達禮樂則叔孫通李延年賢于夔伯夷遠矣此節之義皆以明禮樂先後緩急猶論語與詩立禮成樂之意詩與樂皆所以調和禮者也故記樂于禮亦此意

仲尼燕居終

孔子閒居第二十九

先儒云退朝曰燕退燕曰閒燕居言禮閒居言詩

孔子閒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子夏曰民之父母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

子夏曰五至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三無既得畧而聞之矣敢問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其（基）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行乎其中矣君子德參天地則能一體民物爲民父母故禮至父母斯民所謂大禮與天地同其盛者矣此章所言皆禮之大原故首舉父母之詩而終以天地無私三王之德也至者極盛不可加無者微妙不可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

者謂父母一體天地無私有開必先禮之神也五至
謂志也詩也禮也樂也哀也五者皆性情之秘舉一
兼五起于志終于哀禮立乎其間舒慘相生始終相
循愛敬所以出禮樂所以興皆志氣充塞神化變通
非聲容制度歌咏哭泣之粗節故曰至也禮由心生
心所至爲志好惡是也志所宣揚即詩故曰詩亦至
焉詩有美刺而善惡形領惡全好即爲禮故曰禮亦
至焉事得其禮不亂則心安其節而能和故曰樂亦
至焉樂意舒暢必生悲慘檀弓云人喜斯陶以至于
歎斯辟故曰哀亦至焉哀至又生樂此皆人心變態

氣幾默運微妙玄通非耳目見聞所及目正視則察
耳傾聽則審正視不見傾聽不聞微之至也樂有聲
禮有體喪有服此其粗者聲于無聲體于無體服于
無服此其精者粗顯于有精妙于無夙夜基命宥密
周頌昊天有成命之詩言文王武王早夜憂勤肇基
天命于寬宥靜密之中無聲之樂也其當作基威儀
棣棣邶風柏舟之詩逮逮當作棣棣茂盛貌言威儀
無一非禮不可選擇不待冠裳會遇而後謂之行禮
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邶風谷風之詩言鄰里有喪
皆急迫往救哀矜之誠不待五服衰麻而後謂之喪

也五至言道三無言德皆禮之本也

子夏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
何爲其然也君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焉子夏曰何如
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
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
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無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之禮
上下和同無服之喪以畜萬邦無聲之樂日聞四方無
體之禮日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氣志
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于孫子

承上五至言道三無言德而此節五起又以進于德

合乎道也服習也起者上進之意樂言氣志樂本心
生也禮言威儀禮由身體也三無以次進于五而益
純故曰五起氣志始于不違至于既得既得則人從
人從則聞四方聞四方而後氣志之萌于微者乃既
起而樂作矣威儀之始矜持未熟則遲遲久則能敬
而翼翼久則敬純而上下和同久則日就月將而愈
盛久則篤恭天下平而施及四海矣無服之喪其心
平恕悲憫進而惠及四國又進而畜及萬邦又進而
純德昭于天下又進而恩澤流于後世如是而三無
之德全體無虧則五至之道實合周間矣

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如斯可謂參於天地矣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於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齊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是湯之德也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耆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在詩曰嵩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為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三代之德也弛其文德協此四國大王之德也子夏蹶然而起負牆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

帝命不違商頌長發之詩引以證湯德之奉天無私也天有四時運行于上地載神氣動作于下造化之理至公無私皆示人以效法故曰無非教也天有神氣而言地載者天施地生在地成形可見也神氣莫如風霆皆自地出風霆作而萬物甲者拆蟄者啓故曰流形庶物露生此言天地無私也聖人奉天無私聰明睿智氣志如神外物之感神明先覺開發也耆欲物感也即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意如天將降時雨山川先出雲明炳幾先與天地同體無私之至也因引大雅嵩高之詩徵天地山川聖人開先之義詩本詠宣王言山靈降生賢佐以開大平即文王武王奉天之德也三代之王皆脩文德令問洽天下即前云五至三無三無私為民父母也又引江漢之詩徵之大王之德猶哀公篇云大王之道也蹶起貌負牆問畢退而負壁立以避來者也

按記自哀公問以後至中庸等篇畧其度數直譚道德性命多舉孔子之言而文辭不似論語簡約然其縱橫揮霍變動不羈旨趣亦沈冥懸解語下而上言淺而深子云文莫吾猶人嗟乎其猶人而已乎

孔子閒居終

坊記第三十

坊猶隄防經解云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篇中所言不無偏曲逐節子云下是聖言其餘轉語皆記者推廣雜引經傳以證坊民之義而意往往不協書多引古文故是後人補綴漢賈誼曰凡人之知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禮者防之于未然之前董仲舒亦曰民之趨利猶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止二子之言卽坊記之意

子言之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為之坊民猶踰之故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

子云小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禮者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以為民坊者也故聖人之制富貴也使民富不足以驕貧不至於約貴不慊謙上聲於上故亂益亡子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衆而以寧者天下其幾上聲矣詩云民之貪亂寧為荼毒故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坊民諸侯猶有畔者子云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為民坊者也故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子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禮君不稱天大夫不稱君恐民之惑也詩云相彼盍旦尚猶患之子云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示民不嫌也以此坊民民猶得同姓以弑其君

子言之者撮其旨也子云者記其辭也坊與防同理欲相為消長凡民欲有餘則理不足君子制禮為防所以衞理禮坊德刑坊淫命坊欲是大為之坊也禮由聖作刑由君出命由天定故曰大坊貴不慊於上謂不逼上也慊嗛同貪恨之狀貴疑上則不奪不厭故曰嗛亡無同衆而以寧言勢衆能安寧不悖亂者不多見也詩云以下記者引證民畔之意後倣此千

乘謂公侯百里之國古者以地賦車百里之國開方萬里故云千乘甚言多也凡牆高一丈長三丈曰雉或云五堵為雉方丈為堵都城不過百雉謂不過五百丈也以此坊民皆記者語後倣此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引夫子脩春秋之義楚越僭王故正其爵而稱子君不稱天惟王稱天王大夫不稱君但書其名字與爵氏皆記者引以證防民惑之意後倣此盍旦鳥名夜鳴求旦月令云鶡旦不鳴猶患謂其不當鳴而鳴引詩以徵惑民之意今詩無此語君不與同姓同車嫌大逼也異姓則無嫌同車則不同服同車同服

似二君矣

子云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則亂益亡故君子與其使食浮於人也寧使人浮於食子云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衽席之上讓而坐下民猶犯貴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詩云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於已斯亡子云君子貴人而賤已先人而後已則民作讓故稱人之君曰君自稱其君曰寡君子云利祿先死者而後生者則民不偝先亡者而後存者則民可以託詩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以此坊民民猶偝死而號平聲無告子云有國家者貴人而賤祿則民興讓

尚技而賤車則民興藝故君子約言小人先言子云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犯也下不天上施則亂也故君子信讓以涖百姓則民之報禮重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已則民不爭善則稱人過則稱已則怨益亡詩云爾卜爾筮履無咎言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已則民讓善詩云考卜惟王度是鎬京惟龜正之武王成之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則民作忠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女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已則民作孝大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富貴人所難辭貧賤人所難處能處貧賤辭富貴則能讓而不爭矣浮猶過也讓美受惡讓上坐下讓貴就賤皆君子以身教民之事猶犯民猶不率教也臥席曰衽坐席曰席利祿先死謂先賞死難之臣亡謂流徙者存謂安居者不偝謂從上之教可以託謂民信厚可付託也偝死而號無告謂民風薄惡死相背棄老弱號哭無所控告也貴人賤祿貴賢才不吝爵祿也尚技賤車尚百工不重器物也興讓興藝上好

則下興不以言教也約言謂先約後言結其心而後告令也先言謂不約而輕言酌民言謂斟酌與論則上施而下奉之如天不然民必犯上悖亂之道也信讓乃所以酌民言也民報禮重所謂天其上也引芻蕘之詩徵酌民言之義牧曰芻薪曰蕘皆人之愚賤者善稱人過稱已信讓之道也按此引爾卜與下引考卜二詩皆不甚協

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讙子云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詩云孝子不

匱子云睦於父母之黨可謂孝矣故君子因睦以合族
詩云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瘉子云於
父之執可以乘其車不可以衣其衣君子以廣孝也子
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子云父子不同
位以厚敬也書云厥辟不辟忝厥祖子云父母在不稱
老言孝不言慈閨門之內戲而不歎君子以此坊民民
猶薄於孝而厚於慈子云長民者朝廷敬老則民作孝
子云祭祀之有尸也宗廟之有主也示民有事也脩宗
廟敬祀事教民追孝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
　孝子於親有過則弛之勿求備有美則加敬焉愛之

　至也引論語記者之言高宗語出周書無逸篇讙作
雍謂言出人悅也從命不忿三者皆不得于親之事
從命謂命之難者從之無忿戾之色微諫謂父母有
過幾諫不匱猶不竭求言孝思之意因睦合族因燕
食之禮合聚宗族致親睦之情也令兄弟善兄弟也
綽綽有裕寬相容也瘉病也父之執謂父同執業之
友乘其車不衣其衣車所同衣所獨也節前節君與
異姓同車不同服之意乘其車服其衣則并尊無等
矣因父及父之友故曰廣孝父子不同位謂坐不同
席死不同昭穆引古文商書大甲語明子不同父位

而上附于祖也辟君也言孝不言慈事親不敢私其
子也戲而不歎戲以娛親不歎以傷親也敬老老近
于親也長民者敬老于朝則民與孝矣示民有事教
　民事死如生事亡如存也
子云敬則用祭器故君子不以菲廢禮不以美沒禮故
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
苟無禮雖美不食焉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
寔受其福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以此示民民猶爭
利而忘義子云七日戒三日齊承一人焉以爲尸過之
者趨走以教敬也醴酒在室醍醴酒在堂澄酒在下示

民不淫也尸飲三衆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肉
聚其宗族以教民睦也故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詩
云禮儀卒度笑語卒獲子云賓禮每進以讓喪禮每加
以遠浴於中霤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
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示遠也殷人弔於壙周人弔
於家示民不偝也子云死民之卒事也吾從周以此坊
民諸侯猶有薨而不葬者子云升自客階受弔於賓位
教民追孝也未沒喪不稱君示民不爭也故魯春秋記
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以此坊民子猶有
弒其父者

敬則用祭器謂敬賓客以祭器饗之如籩豆鉶簋之
類惟敬不論物不以菲廢禮少之爲貴以其內心也
不以美沒禮多之爲貴以其外心也主人親饋敬客
客亦祭而食以敬主人君子有禮則食無禮則不食
不論物之厚薄也禴祭薄祭引易辭明敬不在物也
民爭利忘義惟其物耳承一人謂奉一人齊戒以奉
趨走以避敬之至也過之者趨卽曲禮謂爲君尸者
大夫士見之則下也醴醍澄三酒薄者在內厚者在
外尤厚者在下貴淡賤醲示民不沈湎于味也尸飲
三謂主人主婦賓客獻尸後主人乃獻賓故賓止飲

一尊者飲多卑者飲少故曰示民上下因其酒肉謂
因祭祀酒肉聚其宗族羣昭羣穆祭畢旅酬教民親
睦也堂上觀室中之禮堂下觀堂上之禮引詩徵禮
儀之善也卒度謂盡合法度卒獲謂盡得其宜賓自
外入不可不讓每進以讓自門及階升堂皆三讓也
喪自內出不得不遠每加以遠自中霤至墓漸遠也
中霤謂室之中殷人弔於壙卽檀弓云殷既封而弔
也周人弔于家反哭而弔也弔雖異不偝死同也故
曰示民不偝人事至死而盡卒盡也宜于事盡時弔
之從周從周人弔于家也蓋旣葬反而亡焉失之矣

是謂卒事也薨而不葬謂不備禮非不変之也春秋于
諸侯薨有不書葬者孝子初喪升由客階不忍代父
也受弔于賓位不忍爲主也皆不忍亡親之意故曰
示民追孝諸侯在喪稱子已在君位而謙讓故曰示
民不爭曾僖公九年晉獻公卒冬里克弑其君之子
奚齊十年里克弑其君卓子記者列以徵爭國不孝
之罪

子云孝以事君弟以事長示民不貳也故君子有君不
謀仕唯卜之日稱二君喪父三年喪君三年示民不疑
也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財示民有上下也故

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莫敢爲主焉故君適其臣升自
阼階卽位於堂示民不敢有其室也父母在饋獻不及
車馬示民不敢專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而貳其君
子云禮之先幣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後祿也先財而後
禮則民利無辭而行情則民爭故君子於有饋者弗能
見則不視其饋易曰不耕穫不菑畬凶以此坊民民猶
貴祿而賤行子云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有遺秉
此有不斂穧刜伊寡婦之利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
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詩云采葑采菲
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以此坊民民猶忘義而

爭利以亡其身

以事父之禮事君以事兄之禮事國之長上則純心不貳之臣矣故君子旣事其君不敢更謀他仕惟有故而去或當筮仕之初卜以決疑則稱二君擇所事也不然則否鄭以二爲儲貳鑒也子之于父至尊至親爲三年喪人所不疑君喪與父同者使民知君父同尊也故曰示民不疑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財卽曲禮不許友以死不有私財之義示民有上下言畢統于尊也父母在人子雖貴出入不敢用車馬爲陵尊也曲禮三賜不及車馬州閭稱其孝無車

馬之饋獻可知饋謂人饋已獻謂已獻上不敢專謂親在爲主子不敢專財也民猶忘親而遺君總結上四段之意禮先幣帛謂先行禮而後以帛幣將之孟子云恭敬者幣之未將是也先禮後物使民先敬事而後利祿也苟先財後禮則民惟知利不辭讓而徑情直行則民必爭故君子於人有饋于已不能出見其人是不能行禮也則于其人之饋不敢視況敢受乎引易以徵無事而食不可也不耕穫謂不耕種而收穫也墾田曰菑田熟曰畬不耕何可穫不菑何可畬所以爲凶也遺秉不斂穧皆謂禾之穫而未盡者

束成把曰秉鋪在地曰穧寡婦之利謂使貧者取之也仕則不稼以下五者皆不盡利之事食時謂食四時之物不力珍謂不力求珍羞也不坐犬羊謂食其肉則不坐其皮葑菲二菜下體根也采其葉又取其根則盡利矣德音莫違謂夫婦善言相順也同死謂偕老也

子云夫禮坊民所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爲民紀者也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以此坊民民猶有自獻其身詩云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蓺麻如之何橫從宗其畝取妻

如之何必告父母子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子云禮非祭男女不交爵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繆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子云寡婦之子不有見焉則弗友也君子以辟遠也故朋友之交主人不在不有大故則不入其門以此坊民民猶以色厚於德子云好德如好色諸侯不下漁色故君子遠色以爲民紀故男女授受不親御婦人則進左手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男子不與同席而坐寡婦不夜哭婦人疾問之不問其疾以此坊民民猶淫泆而

亂於族子云昏禮壻親迎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
恐事之違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
自獻其身謂女之奔者蓺麻種麻也横從其畝横直
耕治也魯吳同姓魯昭公娶吳女爲夫人而諱其姓
曰孟子事見春秋論語男女交爵謂男女相獻酬也
陽侯繆侯其國未詳古兩君相見則主君與夫人同
饗賓自有陽侯之禍此禮遂廢君子以辟遠以辟嫌
故遠之也諸侯不下漁色不採求女色於民間也御
婦人御車也婦人在車居左御者以左手前執轡而
向右避之也婦人有疾問之不可問其所疾避其隱

也壻親迎見舅姑見女父母也妻謂夫父母曰舅姑
夫謂妻父母曰外舅姑承子授壻奉其女子授新壻
恐其事或有違錯也婦猶不至謂壻親迎女有懷二
心不肯行者如鄭丰之刺是也
按此篇記者本聖言而雜引經傳成文非盡夫子語
也至其聯絡處不可分辨古人文章組織盡工得其
意縱横開闔皆是据所引論語春秋其非聖言易曉
猶詩古序雜毛説鄭謂爲子夏與毛公合作類此

禮記通解卷十七終

禮記通解卷十八

郝敬習

中庸第三十一

此篇聖門約禮之教傳心之典也先儒取以別爲一
書師説相承久而鄙意小有出入故言之不覺冗瑣
今倂附左方以俟明道君子裁削焉

中庸總論

中庸子思贊揚祖德繼述聖教而作也中者太虛自
然之名庸者日用平常之理中自堯舜以來相傳而
庸則仲尼始發之聖人盡性立人極雅言執禮其教

不越民彝物則以用其中庸以用中而中始著中以
妙庸而庸益神易所謂顯諸仁藏諸用聖人以此洗
心退藏于密百姓日用而不知程伯淳謂體用一源
顯微無間此也記者取而列之禮何也非記者之意
是孔門之的旨也子云博文約禮克己復禮禮者中
庸而已禮不可斯須去身即中庸不可須臾離執禮
與執中無二非禮勿視聽言動所以約禮而存未發
之中也中者禮之體和者禮之用教莫大乎禮道莫
大乎中庸故曰大哉聖人之道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君子極高明而道中庸敦厚以崇禮始于戒愼恐懼

終于篤恭平天下崇禮之謂也故中庸者性命之奥禮教之原其來遠矣至宋程正叔朱仲晦諸子摘取此篇與大學別爲二書離禮獨行愚竊疑之昔者孔子罕言性與天道何爲也哉非曰秘之良以大道不外日用擇言高論必有遺脫之憂故曰中人以下不可語上又曰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佛老之說與聖道非二也特以其孤譚性命遺落世故人心壞禮法弛所以爲大亂之首不可用也予嘗語學者凡民不知有道不知是病及知有道知又是病騎驢覓驢愚不肖之醉易醒頭上安頭賢知者之病難瘳故曰人莫

不飲食鮮能知味味終不離飲食耳今以飲食爲糟粕專與人言味何自而得味哉故曰下學而上達聖言至精密已人若不饑食亦長物不渴飲亦長物能率性道亦剩語能由道教亦虛器故諺有之饑來喫飯倦來眠只此脩行玄更玄此言雖俚實是聖人無行不語之意子思憂禮教日衰繁文日盛窮思反本而作中庸與大學意同蓋禮至叔季忠信薄矣不可無中庸以爲根柢不可無大學以爲包絡今欲割此二篇獨行舍禮專譚性命將有空言無實薄視名法若老耼瞿曇之爲者矣是以宋室南遷國祚奄奄諸

君子方守誠意正心爲理學而國未治天下未平與清言之無救于晉亂佛法之無補于梁亡如唯之與阿夫然後信聖教本無敝而佛老所以惑世誣民者正惟其空譚性命非有他也今儒者離禮獨言中庸身蹈二氏之癖又詆二氏爲異端及其不勝遂舉性命宗旨一切割以予之曰此禪耳玄耳于諸家言語文字稍涉二氏輒引嫌避諱自以爲儒夫二氏所異于聖人者非以文字也道果異邪何嫌文字之同道苟同邪文字雖異無以別學聖人者在眞見其是不在文字間避嫌疑也佛本夷狄侏僞之語借中國聖

人文字緣飾其說文字原非二氏有也自堯舜繼天垂統仲尼脩道立教千有餘年彼乘吾聖遠經殘假託依附所謂因果輪迴長生不死齊東野語姑置勿論其他近理如明覺眞空清淨無爲等語皆六經殘膏賸馥彼叨竊吾餘如客子寄生居吾土食吾粟何得與吾抗而吾以地主宗盟乃望塵卻避可謂愼而無禮則葸者矣且儒非佳名也儒者懦也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豈文弱可名魯哀公以儒戲孔子孔子不居其教子夏曰勿爲小人儒論道德言勇言强不言儒六經之訓稱帝王聖賢而儒之與百家

列也自司馬遷劉向班固始耳彼以儒命我我沾沾
自喜援孔子爲儒師牽帥七十子爲儒徒名不正言
不順至于南宋而儒斯極已故其失天下也委中原
以奉胡虜不能恢張治道而偏安一隅疲苶以亡其
諸君子學術復紛劃聖道以奉佛老而株守理窟洪
涊無用世因道汙諒非偶爾由斯以譚自漢至宋訓
詁不明道未嘗微自宋至今知解漸多道未嘗顯於
信虛見無實道無增減今欲統一聖真惟守下學上
達博文約禮之訓以黙會其所謂中庸使知行合一
費隱兼體內外時措顯微無間彼二氏語上遺下自

不能出吾範圍矣予故挈此篇還之記者孟氏所謂
反經莊生所謂千載而知其解者旦莫遇之矣
學不可以不講道未可以講得夫子終日言而曰予
欲無言論語二十篇言學未嘗定指何事是學言道
未嘗定指何物是道昧者謂爲隱子云吾無隱乎爾
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是丘也可謂披肝瀝膽數千
年來無人理會此非可無心得非可有心求黙而識
之節無處非是儒者以道爲題目犯手做作道自道
學自學人情世故又是人情世故理學又是理學則
莊生所謂懸疣枝指者耳佛氏謂無一法可得是謂

得法此語本聖教皆被儒者割予佛佛行不顧言棄
父母捐妻子毀形體滅人倫以希出世其支離愈遠
而儒者弁此旨亦未領會間有會者輒共訾爲異端
然則道何由明乎大抵愚不肖以無心迷賢知以有
心隔其失均也有心無心之間孟子謂有事勿正勿
忘勿助千古知音孟氏一人而已
論語孔門傳心之典而不數言心惟回也其心三月
不違仁從心所欲不踰矩二語心且不數言況性與
天道聖人之意可知天人性命誠明顯微費隱有無
皆發自此篇明德至善定靜安心意知皆發自大學

而皆寓諸禮範諸規矩錯諸實地非空譚也聖人之
意又可知釋氏五蘊六入六根六塵十二因緣十八
界種種名色搏空捉影茫無憑藉儒者復有天理人
欲存養省察表裏精粗等語多方而心境未融顯微
不貫均之深譚素隱質諸論語無此等深刻之言奈
何後儒獨舉此二篇單行所宜取而合之也
此篇雜引聖言薈叢成文遇罅處以意填補文若不
續而脉絡貫通心領神會存乎其人朱子章句大有
分曉較大學爲近之若鄭註孔疏孟浪無足觀矣宋
註分三支其實一片文字今署分疏使初學易解自

天命之謂性至萬物育焉統論中庸源委自仲尼曰君子中庸至至死不變强哉矯論實體中庸之難自素隱行怪至小人行險以徼倖論道不越尋常所以為中庸自射有似乎君子至雖柔必强舉帝王制作聖明經綸不越人倫以實中庸之用自自誠明謂之性至純一不已發揮孔子所云誠明天人以究中庸之微自大哉聖人之道至苟不固聰明聖智達天者其孰能知之極言道德之至惟仲尼能全體素位而行所以為至聖至誠集中庸之成也蓋中庸之教發自仲尼子思奉揚祖德故以仲尼終自詩曰衣錦尚

綱至無聲無臭至矣歷引詩反覆咏嘆道之微顯歸極于天以終首章天命之意通篇從天說向人又從人說還天中間發揮天人之藴顯微兩字為一篇樞紐乃其天人合一而道中庸者也

通篇大畧謂道本諸天命人性聖人設教不過脩之天下無往非道其要只在人心人能涵養此心于靜虛獨照之中達于日用事為隱見如一顯微無間性體周徧圓融則無適不與道俱矣蓋人心已發未發即是道之大本大用中和極致則人與造化同流此從古聖神相傳中正平常之理仲尼所傳中庸之教然也體此者為君子反此者為小人而民鮮能之何也道本天命人性一片虛靈合下清通無凝率之即是所謂知也眞知即是眞行微顯合一更無漸次差別但凡民以習氣障却性天顯微不貫離知求知知反成虛見更須求行幫補知行始分為二矣知不能行所以道不明行不能知所以道不行豈天下有道外之人祇為當面錯過所以中庸鮮能喫緊為鮮知耳然則欲道行必如大舜中庸之知即是行欲道明必如顏淵中庸之守即是知顯微合一道乃不離此際有眞力量自强不息天行之勇也其曰中庸何也

蓋道探之隱微則空虛無物泥于形迹則浮泛無根此素隱者與遵道者兩失之惟聖人與道為體顯微無閒乃能依之顯者至費也微者至隱也即費而隱即隱而費其費也人皆可知可能其隱也聖人不知不能其費無外其隱無內其神妙活潑無方其體段充周莫禦故人欲為道不必遠求即人即道即道即人我之道即在我人之道各在人夫婦父子君臣兄弟朋友常言常行各自盡而道在矣故君子素位自得安常處順脩已俟命則天人交得所謂中庸蓋如此非離卑近求高遠也高遠不離卑近此顯微之義

也尋常人倫日用和妻子宜兄弟孝父母顯也卑近
也天地鬼神微也高遠也人道非遠天道非遠道德
倫紀即是天命人性鬼神變化不過人心上精誠帝
王功業不過人情上孝思制禮作樂尊祖敬天取人
立政治天下國家不過尋常家庭父子繼述與三德
五倫九經之理不過明善誠身之事其脩于顯者皆
人也其通于微者皆天也而誠明者天人之秘也天
命人性本來虛靈惺惺兼照至見至顯故謂之明此
外原無有誠爲對祇因衆人私欲昏擾眞明受障不
得透露謂之妄妄即不誠磨練得妄淨則眞體自現

顯微不二萬應皆眞是謂之誠與明非二也人同此
明但患不誠聖人神明惟其誠至耳故中庸言誠要
之與明一也誠而明者天下之至誠一性全眞天地
人物總不越自性中明之至上也明而誠者致一曲
之明積累至動變化誠之至次也誠而明者其知如
神無遺照也明而誠者其道咸宜無遺理也要其機
只在無息無息者顯微合一時中素位須臾不離依
乎中庸之謂也無息便與天地相似天地惟顯微無
閒眞常不二所以易簡而成變化人性即天命一點
虛明常住不昧則參贊位育與天地配此誠明之至

天人之秘中庸之精也由茲以譚則中庸之道豈不
大哉天高地下萬物散殊何莫非道日用倫常周旋
裼襲何莫非道皆所謂微之顯也但脩德凝道之君
子振古有幾必德性醇粹學問精密敦厚崇禮者乃
能微顯一貫上下治亂無入不得自生民以來禮教
之宗未有若仲尼者矣躬上聖之資道與時違爲能
素位而行周旋中禮非所謂依乎中庸者與堯舜旣
遠文武不作天地人物之統會往聖來學之依歸千
萬世名教之宗主惟仲尼一人雖無可徵可尊必信
必從之時勢而全體三王天地鬼神後聖之道德雖

遯世不知唐虞三代之治不復覩而天地古今帝王
之道已會其極其眞天下至聖聰明聖智功德配天
者乎其眞天下至誠盡性至命神不可知者乎功德
配天顯之至也神不可知微之至也顯微無閒道德
之至也性命本同出天人非有二詩可以與知道者
優游諷詠黙而識之矣
或問朱子以無過不及言中如何曰未可也中無名
象無方所中若有名象方所子思更不須添一和字
衍說矣無過不及正是發而中節子思不以名中而
以名和和切近中然不可以盡中如以無過不及爲

中便是子莫每事但揀定無過不及則中成死局若此四字可名中舜宜以命禹箕子宜以告武王伏羲文王周公孔子宜據此作易易六十四卦惟發揮一中孔子難言故云執其兩端用其中孟子難言故云執中無權猶執一子思得聖祖之傳直指喜怒哀樂未發當之更添發而中節之和襯貼方稍露端倪聖賢傳中之難如此今抛却底本硬執無過不及焉能做得中出纔著摸擬早已不中但有式樣都則非中擺定無過不及格子依樣葫蘆失之愈遠夫子嘗言過不及為檢舉衆人鹵莽滅裂之病豈可遂反其語

以為妙道精義善言中莫如易曰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斯又曰一闔一闢之謂變往來不窮之謂通陰陽不測之謂神即子思所謂喜怒哀樂未發合而觀之中其可知矣

中者在中之義宛然在中不容擬議是乃萬事萬物元神無處不在而無跡可尋子思言和是大衍法未發不可見借已發衍之亦便是顯微無間之旨雖有辯才說中不出從來說中都是發而皆中節之和孟子云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其言性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乃所謂善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此便是傳授心法今只已發未發兩語數千年來學者尚在雲霧中豈非莊生所謂千古旦暮者與

子思增一和字又不如夫子增一庸字庸可兼和和不能盡庸言庸則顯微無閒庸者常也用也常用之謂庸程子謂不易之謂庸非也易變也一闔一闢之謂變不易不變不可謂中不中安可謂庸非仲尼脩道本旨仲尼脩道不憂其易憂其不常離常求中必至隱怪不離人倫庶物是名中庸

人者天地之中聖人用其所為人者而已穹蒼以上日月星辰之遠泉壤以下山嶽河海之深聖人所知所能者九牛之一毛不能知亦不必知知人之道而已不能行亦不必行行人之道而已故曰以人治人能盡其性則可以參天地參者三也三者上下之中也三才之道莫備于易易卦爻莫備于中初上無位天地之象非人所能故中庸者亦以名乎天地之中人之所自得者而已

顯微二字是全篇紐子首言顯微中言費隱即顯微也鬼神即道亦言微顯末章反復申明不越顯微二

者離則百敝生二者合則德可入道可擬夫子謂下
學而上達顯微之謂也中是微庸是顯先儒說中庸
不透此旨故學術亦差
中不離庸卽中是庸庸不離中卽庸是中庸如茶飯
中如茶飯裏滋味只此宇宙只此民物更無離此別
有玄妙尋常處玄妙玄妙處尋常故曰中庸顏子當
初仰鑽瞻忽亦只爲見得太高離顯求微夫子誘以
博約亦只是中庸
道不外目前越是目前越是實在更著不得些子玄
虛越是目前越近自然玄虛總在裏天人合一顯微

無間中和一體此際難容擬議纔擬便隔千山萬水
纔說便似捉影捕風但嘿嘿體究脉脉印證聖人所
以貴默識無行不與也
篇內譚鬼神是極玄渺譚天地是極曠蕩譚帝王是
極烜赫鬼神只是人心精爽天地與人同此虛靈帝
王功業只是人心上經綸料理眼前人倫庶物而已
遠處卽近微處卽顯易處卽難今人學中庸休問天
地如何鬼神如何帝王如何但作止語嘿應事接物
處時時戒懼慎獨以致其中和則天地鬼神不違而
治國平天下一以貫之矣

有形之類天地爲統論道天地至矣人生耳目所到
更無過此耳目所不到儘揣量無用人生世間了世
間事只有性命了性命上事更管甚六合以外聖人
說天說地爲是性命所從出拚棄不下六合外縱有
大千世界儘知得見得無用若要識取只在眼前一
念靜虛喜怒哀樂未發清通圓融境界非大非小非
有非無六合內外總在裏許夫豈遠求是曰中庸
中庸只是易簡易簡只是自然自然之謂天不自然
便屬人故道原于天極于中世間倫物一絲也自然
由人安排不得故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纔著些子

便不易簡故曰中庸
世間道理都從心上化現若無人心雖有天地萬物
無由發揮故曰人能弘道待其人而后行中庸言天
下大本局定在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此千聖相傳之
秘大虛渾是一片靈覺人心渾是一箇大虛除却人
心更無處可端倪夫子贊易亦只發揮人道千古聖
賢只料理人事易有大極人心之謂耳
此理未可全仗講解須脉脉理會儘說得似都非子
思已饒舌矣若論語二十篇何曾有此等深刻語當
時列在諸禮中要將禮來塡實將此去淩透那禮篇

中言周公制作孔子爲政皆禮本色不檢還禮單看
無巴鼻馴成一箇佛老
釋氏欲破人執礙侈譚大千而狹小天地言道不言
天言性不言命離天命言人性性無棲泊將世間道
理儘由恣蕩無範圍根蒂所以失之中庸脩道必本
諸天言人必言天言性必言命世上一切人倫物理
都是天道自然物與無妄增不得減不得由人不得
欲不如此不得合下停當實在證盟包括無餘世豈
有天外之人物何必爲天外之妄想爲大千之說說
爲出世之空譚履之卽禮由之卽道此中庸之敎萬

世永賴也
仲尼言中庸罕言性命子思言性命必稱仲尼蓋性
命以中庸爲實際中庸以仲尼爲宗師故言必稱仲
尼者亦慮學者岐而之他也時佛教未入中國聖賢
已先覺其敝況今佛教充塞儒者欲舍禮孤譚性命
而詆禪寂爲害道嗟乎言性命而離禮樂其誰非禪
寂也與哉
或問中庸之旨與二氏同異曰道同教異中庸言未
發之中不覩不聞不顯之德無聲無臭與佛言淸靜
本來老言致虛守靜同中庸言誠佛言眞中庸言明
佛言覺中庸言顯微佛言圓通皆吾聖人已言之緒
但佛老以生死事大無常迅速起教抛却生偏理會
死聖人素位而行視生死如晝夜生則盡倫死則盡
禮二氏以世界爲煩惱混同不分聖人憂患天下綜
理周密二氏以無生爲樂以有生爲苦聖人喜怒哀
樂不違人情二氏專譚性命遺落世務聖人罕言性
命大道爲公二氏勸脩因果徼求利益聖人率性無
爲直道而行二氏偏枯聖人圓融二氏褊小聖人廓
大二氏無實聖道有用二氏有爲而爲聖道自然而
然大抵二氏以無遣有中庸卽有是無二氏斷絕世

緣偏接上智中庸安頓世界賢智愚不肖各得其所
二氏出世中庸經世嗟乎世可出乎徒罔人耳其最
舛者以譚鋒爲頓悟開末學狂騁之端至莽蕩空虛
喜躐等而薄深造是學問之害也以出家爲脩行作
亡命逋逃之藪至毀形滅倫變中國而爲夷狄是世
教之賊也故韓愈氏欲人其人火其書是尚足與議
道德乎儒者不核其實不討其叛不服其心陰畏其
逼而陽避其似宜彼之滋張也
第一章
舊本不分章今依程朱本畧加改訂如左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此章子思首自立言爲一篇要領大虛曰天賦予曰命命有二義有分付義是天之所以生人物也易云乾道變化是也有主宰義是天之所以爲天也詩云於穆不已是也大虛非頑空知氣生生成繼而爲人

故人性即是天命如氷自水出水即是氷太虛神靈性即大虛一大虛化百千萬億大虛各各圓滿不相假貸不相妨害大德小德敦化川流所以出也釋氏謂帝網交映三千大千河沙塵刹巧說曲譬無非蹈襲此旨蓋天道貞觀如大火聚命而爲性如千炬萬竈同是一火天之無聲無臭即人不睹不聞之中命之於穆不已即性顯微無間之神天也人也命也性也一而二二而一也人性無名故即天命名自然而然曰天莫致而至曰命與生俱生曰性一也天下萬事萬物何者非天何者非命即何者非性知人性爲天命道之全體大用畢舉矣朱子論性兼人與物又分氣與理夫大虛絪緼惟氣氣虛而靈故曰知氣在上氣即是知知即是理非氣外別有理也以氣爲生以理爲性其說倣于孟子然孟子實無此說告子論生之謂性孟子亦無以非之但病其于人物無分曉未嘗以生之謂性爲非也今此天命之性非生之謂性而何儒者欲別氣與理以避孟子之譏本無真見隨人短長耳天命之性雖通人物中庸本旨責成在人人者天之心萬靈之會故曰人能弘道待其人而後行如性必兼人物則喜怒哀樂未發已發大本達

道兼責之物不能矣率者引伸直達之意人性得于天者萬有皆備苟能順應直達無遮留轉換增減等弊則日用常行天機長裕活潑此往彼來各有當然平坦可行之路是謂之道脩芟治也恒人不率性機巧變詐則大道荆棘聖教多術無非因其坦然共由者翦除邪穢疏達正直而已是謂之教學記引說命曰教學半凡由學入者皆謂教不但聖人設教乃爲教也後章云自明誠謂之教是也須臾者不久之意須待也臾曲也速則直遲則曲離者舍而去之析而分之皆是也道不可須臾離謂天人之合性命之會

無間可息非但人不可離道道自無罅隙也不睹不聞人心靜虛之體即天命之性人身中各具一大虛不以靜有不以動無戒慎惺惺之意恐懼寂寂之意睹屬目目爲火其神外朗故戒慎有外防意聞屬耳耳爲水其精內明故恐懼有內斂意人皆以人不見爲不睹君子雖衆目共睹而所不睹者自在常戒慎爾人皆以人不聽爲不聞君子雖衆耳共聞而所不聞者自在常恐懼爾皆所以[redacted]此心于應務酬酢涵養虛靈而杜妄緣之擾也見現也隱不現也微不顯也見顯即睹聞也隱微即不睹不聞也獨者不容一

物之名即隱微也禪語云眞照獨存是也愼即戒愼恐懼也言道體無分于隱見微顯即易云顯諸仁藏諸用程伯淳謂性無內外靜亦定動亦定也蓋無形無聲之眞體即有形有聲之含藏共見共聞之作用即獨見獨聞之精神寂然不動者即感而遂通者也萬象森羅者即冲漠無朕者也天人一體顯微不二故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言即隱即見即微即顯即獨睹獨聞即共見共聞是以君子無時無處不戒愼恐懼以愼其獨也喜怒哀樂以下申言天命率性微顯不離之義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性也發而皆中

節率性也中者天命人性之體陰陽不測之神道之元也自堯舜授中列聖相傳未有直指其體者子思得聖祖之傳直以人心喜怒哀樂未發當之蓋此未發人人自有人人共迷非可以躁擾求非可以枯寂得但能常靜虛隨處自顯露非有非無非難非易非大非小非遠非近非外非內非實非虛非人非我非古非今微妙玄通不可思議是名曰中此大一元神天之所以爲命人之所以爲性故曰人者天地之心陰陽之交鬼神之會萬物之靈特有此耳此千聖退藏之密無名無狀而名之狀之曰中然又曰發而皆

中節謂之和者何也蓋未發了無可得必向未發覓中是使形如槁木而心如死灰也一息尚存心未可死未發焉可得則中將終不可見乎孰知夫所謂未發者非灰其心之謂也生生之謂性存存之謂性一也故曰顯諸仁藏諸用靜亦定動亦定未發之體即在已發之內已發不乖乎其節即未發行乎其中此所謂微顯隱見通一無二之道也因用識體導流濬源故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觀水有術必觀其瀾以四端言性正此意學者但能涵養此心使喜怒哀樂發皆中節則未發之中無時無處不在

故其要惟愼獨。所以養未發之中也。戒愼恐懼云者，豈執空守寂之謂與。中卽性也命也卽不睹不聞也隱微也獨也故曰天下大本。和卽率性也睹聞也見顯也故曰天下達道。和所以用中達道所以行大本。無本則道不達無中則和不行不存養于隱微而徒脩飾于耳目之交所以終身由之不知其中者衆也若復滅情以求中。不知達道之用空虛無實亦非堯舜仲尼所授之中也故子思以和言中以發証未發見道不離平常所以爲中庸之教也。致者擴而充之

致中和者。無時無處而不戒愼以全其發未發之眞

所謂隱見合一顯微無間也位者淸寧之意育者長養之意中和一氣三才同體而其發竅在人人者天地之心萬物之秀人心之中和卽是天地萬物之中和天地非待人中和而始位萬物非待人中和而始育然而中和之氣本相通也人心不中和天地之中和自在然而元氣不無傷也人心中和則裁成輔相無所不宜覺宇宙間皆一氣之周流何者非命何者非性何者非道之顯諸仁藏諸用而脩道之教斯其至矣老氏謂還丹復命宇宙在手佛氏謂淸靜法身大千法界皆蹈襲此旨但吾聖人以大本行達道順性命之自然而二氏謂人發殺機天地反覆見聞逆流法忍無生是逆天之命。拂人之性舍達道而求大本遺顯見而索隱微豈中和禮樂之教哉至于刑名術數支離務外之說益不足道矣

天命之謂性三語一篇要領道也者以下皆脩道之教而性命行乎其中通篇所言不出此

天非蒼蒼之謂蒼蒼者天之小體耳天者大虛也大虛無象言天則虛實有無圓滿言大虛則似落空中庸宗範在安頓世界料理民物世界民物以天爲統故首言天

道不可離可離非道此切要之語性道體段學問工夫俱不遠此道不遠人所以不可離遠人爲道卽可離非道篇中反覆言費隱誠明天人無非發明此旨

離者分析之名不但背道爲離凡教者學者分顯微分隱見分睹不睹聞不聞分知分行種種破裂之見等待湊合皆非自然不二不測之神蓋可析而分者卽是可離不可離者焉容分析乎

不睹不聞卽後章云聖人所不知不能者故惟有戒愼恐懼而已矣

中庸一篇教學者沈潛反約于身心性情間所謂闇

然曰章也不睹不聞慎獨未發皆合隱見顯微而言不待耳無聞目無見始爲不睹不聞不離已發存未發也共見共聞自有不見不聞在自家意念上事人誰見得聞得戒慎恐懼只是意思乾乾非震驚不寧之謂不見不聞即是獨戒慎恐懼即是慎莫見莫顯二語贊道無閒內外大本達道通一無二君子戒懼慎獨以致中和不可須臾離此也朱子以戒懼慎獨分兩時兩事曰既嘗戒懼于此尤加謹則是戒懼時猶未甚謹也不成義理又以中和分屬天地萬物意謂和本于中萬物本于天地然豈天地獨中不和萬

物獨和不中乎破裂甚矣

天地雖兩其實地皆天也陰陽雖兩其實陰皆陽也動靜雖兩其實靜皆動也反觀自性生幾躍躍何嘗有不動時即獨居燕處事物未感耳目不交思慮不起如此者恒人于一日之中不得一刻必斯時而后戒懼則君子所戒懼者亦寡矣必至靜無感乃稱戒懼如佛子趺坐觀空乃可是素隱之學也故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言隱微之不離見顯而見顯之即隱微也曰未發謂中發中節謂和言發不離未發而未發即存乎發也此千聖學脉動靜一幾中和一致知行一源誠明交進不可偏廢所以民物爲體天地同流與佛老異者此也朱子謂靜而存養動而省察不知離動何處求靜離不睹不聞何處覓獨離戒慎恐懼以何爲慎欲不寂滅如佛老何可得心上工夫大端着力不得戒慎恐懼慎獨只心常惺便了破碎支離愈作愈假君子通顯微隱見無時無處不戒慎恐懼以慎其獨此道易簡直截必如朱說靜時戒懼動時謹獨不惟戒慎謹獨分兩事不睹不聞與獨又分兩時攪擾煩難莫適所從令人但向不睹不聞處戒懼自然性命周流塵累全銷天靈惺惺即便是察何

必別用省察乃爲慎獨乎若待念萌時方省察如捫漏舟不勝潰決矣

人但識得不睹不聞便自有戒懼意思識得獨便自有慎意思顯微隱見名異功同此閒甚細難容破裂

○世人不知道故馳逐于耳目見聞中庸根本性命教人常視于不睹聽于不聞向尋常日用處見道于隱微故孟子云行之不著習矣不察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行著習察即莫見莫顯之意故顯微兩字爲一篇樞要篇內再三提撥以此

中者無名之名猶恒言其閒就裏箇中之謂故夫子

以兩端形容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之間
所謂不測之神便是中在人卽是一點虛靈與天命
覿體無二故子思指定天命言人性指定人性言中
極明顯極隱微極平常極高遠易有大極是生兩儀
兩儀生四象大極卽人心兩儀四象皆自人心發現
人心死天地萬物滅人心死亦復無中庸可知中和
是大本達道可知致中和能位天地育萬物
喜怒哀樂畧指人心情識言並舉四者以見含蓄非
一端耳發而中節不定指四者日用一切應務酬酢
皆是而四者之發失節最甚

中和位育只是與道合眞太虛同體所謂盡性以至
于命也天地覆載卽是吾性覆載萬物生育卽是吾
性生育天人渾同一悉性命原無二體不在形色象
貌上比擬不在推測占驗上附會凡中庸之言皆就
大本大源頭陶鑄[illegible]運禮器樂記可參看
斂而藏之在不睹不聞而幾不容揜引而致之徧天
地萬物而用不能藏乃所以爲位焉育焉見乎隱顯
乎微也
水母以蝦爲目蝦動卽水母行天地以人爲心人致
中和卽天地應其機相似

道體自然人心上著一毫牽絆便不自然便不和今
人但理會中不知理會和云得中不愁和譬如赤手
捉虛空畢竟無著子思說和卽中之實地今學者空
譚性命澄心默坐都被喜怒哀樂未發賺郤不思除
郤和何處更有中儘去靜坐分明是佛老又道佛老
是異端豈不惑與

第二章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
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自此至子路問强章歷引夫子之言明中庸之德諸

章皆稱子曰此獨稱仲尼以中庸發自仲尼上章推
本天命此首揭仲尼以聖繼天開斯道之傳也篇內
兩稱仲尼極致歸美尊崇之意中庸中正庸常也反
中庸以奇怪爲中庸也時中卽中節之和小人反中
庸而亦謂中庸者小人自以爲中庸也性命無間智
愚天理人欲同出異情君子以欲爲理小人以理爲
欲無忌憚者發不中節之意不戒懼愼獨則無節放
溢馳騁的然外鶩不識何者爲性何者爲命一竅差
靈都無管攝如浪花風絮徵逐聲色貨利之塲牽引
耳目口鼻之欲雖日在天命人性之中日顚越于天

命人性之外本有反無本易反難故曰反也敬起于無忌憚故君子戒愼恐懼烏可已耶

君子如虞舜顏淵大聖大賢惟中庸非有加也小人驚世駭俗所就愈卑故曰反孔子聖之時無可無不可是謂時中時者活潑不拘而精研不爽與無忌憚相反惟戒懼爲能時

中庸卽道君子卽中庸道不遠人顯微無閒究其極雖湯武猶是反之況下焉者乎

第三章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承上章言中庸而引此贊之見小人所以反中庸者正惟其須臾離而不能久也啓下章不明不行之意

中正平常之理微顯不二有無交徹六合不能函其大一塵不能擬其微毫釐不動而天地全攝事爲不著而萬有兼資不可聰明測不可氣見取不可材辯說愚不肖皆有而聖人不能盡故曰至矣與篇末至矣相應民卽上章小人下章賢知愚不肖久恒也鮮能久卽首章須臾離與下章行不能知擇不能守顯微隱見不貫皆是也民冥也昏愚之稱道體不息人心有閒天地聖人所以爲至德惟久耳凡民能久卽

是至德苟不至德至道不凝故民鮮能須至誠無息純一不已方是知至至之不納諸陷穽知終終之不限于期月顯微無閒須臾不離方是能者後章惟天下至誠惟天下至聖爲能盡爲能化與此至字鮮能字正相應

第四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承上章言民所以鮮能病在不知知者人性虛靈易謂乾知大學謂明德論語謂生知三達德之首卽天命之性不睹不聞隱而見微而顯通乎已發未發獨覺不昧者也此知一醒內境自淸此知一照羣障皆破此知作主萬應皆眞原不與行作對當體卽是行人能率此虛靈隨處坦途有何不明有何不行蓋大本達德中和自然不可無心得不可有心合添一分則大過少一分則不及故孟子云中道而立能者從之聖人從心不踰顏子欲從末由知行合一也恒人莫不有知而逐妄背眞日遊于天命人性之境日昏于聲色臭味之塲本明障蔽當面錯過卽使偶然相

應念力不堅轉眼成迷于是借聞見幫補借作爲湊
泊而知行始分爲二故知必能行乃爲眞知行必能
知乃爲眞行不明不可爲行不行不可爲知要之知
先也今人思慮計較何嘗不知非行道之知行道之
知神明黙成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者也今人之知皆
情識作主小體用事聰明者過于機變昏愚者失之
暗昧本明遮蔽如走昏衢道何由行乎今人日用踐
履又何嘗不行非明道之行明道之行有事無忘不
思不勉從容中道者也今人之行皆無主妄作隨血
氣牽引好奇者當爲不爲畢汙者不當爲而爲靈幾

充拓不開振作不起道何由明乎神明不與躬行淡
則作爲無主躬行不由神明主則情識成妄故天命
之性顯微無間知行一貫而知爲本也人莫不飲食
二語嘆知之難飲食知味借寓之辭猶誰能出不由
戶云爾非徒以飲食知味爲知道也人雖離道道自
不離人存乎覺與不覺知卽是覺覺卽凡夫轉聖迷
卽聖墮凡夫故借飲食至近歎人不覺耳大學先致
知意與此同近代儒者講良知云上智卽本體是功
夫下學用工夫合本體本體卽知工夫卽行此知行
合一之旨

愚不肖者知顯不知微行不著習不察日用而不知
凡民也故爲不及賢知者知隱不知費見以謂知見
以謂仁舍日用而求玄妙索隱者也故爲過之道以
微顯合爲一貫學以知行合爲能化
大道圓融無知行無過不及無賢知愚不肖分段名
象皆由對待生有知則有愚有賢則有不肖有過則
有不及出此入彼懸解故難聖人從容中道無名無
象渾然合眞乃爲中庸
中庸知解不得鶻突又非故知愚同病任放不得執
著又非故賢不肖同病家常茶飯就裏煞有至味今

人茶飯不離口但不知味民鮮中庸以此如舜好問
察則一切知解俱忘又不鶻突如顏子隨擇隨守則
神明常主又不執著乃無前病乃是飲食知味人
飲食至切要至尋常心在卽知味心不在卽不知味
則知味亦非難事上章民鮮久正坐此病所以道不
可須臾離可離非道
兩言我知之矣言衆人將知行作兩般聖人自會成
一事
賢知愚不肖受病同而道所以壞多由賢知羣黎百
姓日用飲食不能壞道子思憂人之爲道而遠人者

故作中庸下文因引舜顏子所知行不過庸言庸德孔子論强不過自矯道之費者愚不肖可與知可與能而不以與賢知蓋賢知者意見多愚不肖者情識少情識少則近自然故曰行遠自邇登高自卑是謂中庸

始言不知不行末歸咎不知知爲主也大學五傳首誠意此篇言誠明皆知行合一之理夫子憂民不可使知故教人下學而上達由行造知也論語專言仁亦此意

自古脩德凝道無過智仁勇三德智者虛靈之體卽

天命之性仁者躬行之實卽率性之道勇者奮發之功卽脩道之教知上也仁次也勇又次也其實一也上智之人清明在躬尋常日用不離不睹不聞之中究然天命大本一念萬年永無退失如大舜自然先覺卽知是行顏淵服膺不違卽仁是知都著不得一毫氣槩容不得一分勉强乃天剛乾健自强不息天下之達德聖明之極軌也故曰中庸不可能唯聖者能之自此至問强章歷引聖言發揮此義

賢知之過卽下章所謂素隱若晉人清譚宋人理學中人以下語上者皆是夫道及其至也聖人亦有所不知不能求道于聖人所不知能是以過耳

第五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

承上章言知行本無二道之不行祇爲見不眞信不篤苟眞見篤信尋常行處卽道故不行由不明也大知如舜卽知卽行大知者行所無事自然之明覺也以空虛爲寂照以意見爲聰明以記聞爲辨博皆非中庸之知自古稱濬哲文明匹夫爲天子功高業隆

惟舜弗可及而要其所爲舜者不在乎九州誅四凶重華協帝之蹟而在尋常知愚無過不及之間蓋明主嘉謀嘉猷不越匹夫良能良知舜舍己從人自耕稼陶漁至爲帝無非取諸人知出于獨見者常私出于衆見者常公得于載籍傳聞者多疑殆切于尋常目前者平實可據舜好問謙虛之至也邇言卽庸言好察邇言平易之至也隱人惡揚人善寬恕之至也執其兩端通融之至也執兩端不執一也天下無事無物無兩端卽所謂一陰一陽之道無可無不可之時知愚賢不肖過不及善惡好惡行藏用舍其顯者

耳聖人神妙不測未無信果如明鏡當臺胡來現胡
漢來現漢卽夫子空空竭焉之意中無定在執兩端
卽是執中用中于民者中在民心與聖心通也用舜
用也用于民無我也卽夫子誰毀誰譽斯民三代所
以直道而行之意蓋善善惡惡可否從違不越人心
之公聖人虛中順應觸處洞見其至所謂聞一善言
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耳順心從與民共由所以
爲大知道所以行也
謚法聖智盛明曰舜史臣稱其重華協于帝意其有
絕德乎好問察邇乃其所以明目達聰也隱惡揚善

乃其所以命九官十二牧誅四凶也執兩端用中于
民乃其所以百揆時序四方風動恭己無爲垂衣裳
而治也故曰道不遠人
兩端者不測之謂道一而已一立兩分易曰參天兩
地而倚數張子厚曰一故神兩故化兩者中之所出
大虛之竅也老子謂常有欲以觀其竅谷神不死是
謂玄牝論語謂無適無莫而比于義易謂上下無常
不可爲典要皆是物也中不二兩端不測中不可執
執兩端卽允執其中用中不執兩端是子莫之中不
可爲允兩端不但善惡善之中復有兩端兩端之中

又各有兩端不測之謂神執本無執惟聖人精義入
神乃能用之兩端卽權權非聖人不能用用權卽是
用中此理非一世一人之私乃天下古今千萬人之
公故不用于己而用于民卽天下之達道也曰執曰
用行卽知也知舉舜行舉顏子知爲上行次之知及
之仁守之故曰知譬則巧聖譬則力
知舉大舜行舉顏淵世駭爲絕德而究其知行不越
中庸子思責望在賢知故舜雖濬哲文明而所行皆
平常好問不盈滿也好察邇言不厭常也隱惡揚善
不刻核也執兩端不偏主也用中于民不自是也所

以爲知之中庸而道無不行也顏子三月不違仁而
所知皆平常擇乎中庸不窮高極遠得一善不徧物
多識拳拳服膺不放佚怠惰所以爲行之中庸而道
無不明也故曰行遠自邇登高自卑
第六章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知之
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子曰回
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承上章言道之不明由人以見解爲知影響虛見都
非實地引夫子言以實之世路分明兩條循理者吉

從欲者凶趨吉避凶何待知者而后知天下容有知避禍而不免者未有明知而甘心蹈之者世人機械變詐釣名網利豈不自謂極知然而人已相形名位相軋勝負相傾猜忌媢妒百出何異罟擭陷阱然竟爲利慾所迷疾走先驅自投危險死而無悔彼自謂極知乃其極愚者也此輩初未嘗學問不能擇善不知之尤者矣其次嘗學問矣亦頗知乎中庸辨擇事理非無偶中而理不勝欲如石火電光一隙之明旋開復蔽如此則與知陷阱而不避者相去幾何其不智同也惟顏子乎夫子言顏子生平爲人隨事觀理

揀擇中庸遇一念一事心公理得當念如是終身亦如是雖歷利害毀譽顛沛造次永無迷失所謂欲罷不能旣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者也如此行持乃爲眞知道所以常明也本知率行聖人之事故舉大舜由行合知賢人之事故舉顏子神明莫如舜本體卽工夫德行莫如回工夫合本體不無差別而知行合則同皆君子之中庸也

兩曰予知皆務外之見不知避不能守皆就近裏行之疾走曰驅投入曰納罟網也擭機檻也陷阱掘地爲坎豎鋒刃其中陷猛獸者也朞月匝一月猶所謂日月至也爲人猶言素行亦猶大知之言用于民皆知行合也擇者汰除簸揚之意汰除沙礫以求金簸揚穅秕以取米克治私欲以成中庸與前執兩端彷佛行言執知言擇也不二曰一無惡曰善卽中庸也一善云者得不在多顏子博約閒一知十易簡而理得所以爲中庸拳拳固執貌服膺佩之胸也論語云如立卓爾卽弗失也蓋自知行分學者見解多不難于擇得難于保任執虛解爲實證雖擇未得雖得未穩君子貴終日乾乾保任之而已矣

善本同有人迷而不擇卽一念偶合旋復退失服膺

如孟子云知皆擴而充之也佛氏機鋒但取一念相應不顧後來所以與聖學異

或謂一卽一貫之一得一善卽止于至善善無常主協于克一或謂每得一善兩義不相違工夫本體不離一會得一亦可不一亦可顏子心上工夫無處非一無知非行

虞舜大知知卽是行顏子爲人行處證知語分兩則知爲常主行所以造乎知而爲下學之階梯也

第七章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去聲可蹈也中

庸不可能也子路問强子曰南方之强與北方之强與抑而强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矯中立而不倚强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强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强哉矯

承上虞舜生知顏子仁守聖賢與道爲體合下便是中庸何其易也中人以下以人體道有作輒差又何難也至易而至難舉之而能勝者天下之至勇也故引夫子之言曰凡天下事知謀操守氣䰟可用皆無難事如四海九州之大欲區畫調度使之均平此才

識明達者可能也爵祿以馭富貴人所貪戀誰能辭之苟操守廉潔者可能也白刃凶器人所畏避誰能蹈之苟材力勇敢者可能也三者雖難而非難惟有中庸之德不越天命人性平常易簡然苟私欲未化渣滓未融未免偏倚參差必戒懼慎獨須臾不離本立道行中和兼致不思不勉如大舜兩端用中方是能者少用才識模擬氣力擔負思議助長便乖自然與天行之健了不相涉故曰不可能不可能而能其惟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夫故曰强也昔子路問强夫子教之曰强非徒勇猛過人之謂宇宙風

氣不同民生習尚多偏南方卑下天氣温煖北方高燥天氣栗烈故人氣習温柔者謂南方之强猛厲者謂北方之强皆偏勝也不剛不柔厥德允脩是爲汝當自强者抑所問在是與夫所謂南方之强以寬柔爲教如佛老之慈忍也橫逆之來忍受不報雖云巽懦有長厚之風君子不去也若夫北方之强猛悍暴戾視兵甲如衽席雖至死而不厭此强梁之徒之所居者也要之暴戾君子所惡巽懦亦君子所恥爾所當自强安在論理不論氣尚義不尚勇故君子和以與人則混俗而易流爲能矯其和之過而必不流雖

温良可親耿介終不可轉也中以立己無所依傍則孤危而易倚惟君子能矯其中之偏而必不倚雖挺然獨立終不至傾欹也人情窮則固塞及得志則露洩無餘惟君子雖處利達而精神凝定不改其固塞之意富貴不能淫也恒情無事則矜名檢臨大節則震撼失措喪其生平惟君子雖危急存亡而從容就義至死不變也夫中和者性情也險夷者遭逢也人己各得生死不二不吐不茹道義之勇汝當自强者此也矯反正也情欲易縱矯而正之乃所爲强也

首三事皆賢知之過恒情所難以形中庸之難見君

子之强也三事但取立辦不求當理當理亦即是中庸堯舜均天下孔子辭魯司寇郤萊兵則皆中庸矣非定以三事爲偏也白金色也蹈赴也南北不拘方以氣習得名南人亦有北氣習北人亦有南氣習東西人亦有南北氣習論强首舉柔弱爲君子矯而反之然後調以中和猶孟子逃墨歸楊逃楊歸儒之意要之涉世至理不外是天道北爲陰幽死地也南爲陽明生地也老子云柔弱者生之徒强梁者死之徒亦此意抑疑辭而汝也而强猶言自强古者扑作教刑寬柔以教弁扑責不用也君子居之似柳下惠不恭之類臥席曰衽金兵也革甲也和而不流四事見大勇不外尋常不流之和亦便是發中節之和不倚之中亦便是未發之中處世及此亦便是顯微無間之道和則易流中則易倚富貴喪志患難改節古今通患于四不見矯于四矯見强雖矯非可以材技氣黽撐持撐持爲矯力盡還弛可暫難久此四者義精仁熟無所勉强而浩然常伸于天地之間故曰君子自强

四事一件難于一件中不倚難于和不流無道難于有道

中庸之德平常易簡但著有爲便是襲取助長省力處即得力處孟子云其爲氣也配義與道

知仁勇天下之達德本夫子告哀公語中庸之德不外三者故歷引聖言融會其旨上智知以兼仁勇中士仁以體知勇下士勇以造仁智大舜知也顏子仁也子路勇也三者備而中庸可能可能即强强者人心不息之機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舜之神明乾行之健也顏子服膺介石之守也下此奮發有爲知恥之勇也大舜以下雖不言三德而義理分明朱註并爵祿三事與素隱一章皆分配無謂耳

第八章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自仲尼曰君子中庸以下至子路問强章皆舉不離道之君子知仁勇之全德大聖大賢之能事中庸之模範也自此以下至君子素位章言道不在隱怪而在人倫日用間乃所以爲中庸素與素位之素同隱與隱微之隱同素隱以隱爲常如二氏之空寂是也素者不參和之名行怪謂不由經常也後世有述謂

或世誣民之遠也遵道而行謂循途守轍俗儒格式
之學煩瑣艱難故半塗而廢粉飾鋪張終于無成也
依乎中庸者顯微無間事理通融本立道行須臾不
離也遯世不見知不悔卽易乾之初九不易乎世不
成乎名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遯世無悶難遯世
不見是無悶尤難故易謂之龍德依者與之爲體依
中庸故遯世不見知不悔不悔始是依中庸此仲尼
一生安身立命田地與後章不驕不倍三重寡過闇
然日章血脉相應不識不知神化之境可黙識不可
迹象求故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吾非斯人之徒與

而誰與又曰莫我知也夫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
達知我者其天乎又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
之將至又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
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卽遯世不知
不悔之謂中庸實境顯微無間之妙用曾點畧窺此
意故不答知爾之問其實曾點又添一素隱
也

素隱者以虛無爲常道落世故如接輿佯狂避世而
老披剃出家離顯爲微者也遵道而行者章句記問
依傍摹擬離微爲顯者也君子依乎中庸顯微無間
者也

素隱與費而隱相反素猶儉也與費反費而隱者莫
見乎隱合外內之道也素隱者執空守靜隱而遺費
也行怪與可知可能相反素隱行怪與素位而行相
反子云吾無隱乎爾故庸德之行厭淺近求幽深所
行必怪非獨二氏雖清譚廢事理學偏上均之素隱
也近代縫掖輩株守章句講程朱之學者則謂之遵
道而行者耳

人情好異故隱怪有述人情厭常故中庸不見知君
子寧爲此不爲彼所以依乎中庸性命不離日用聖

人何以異于人哉

遵道而行者視道爲有方之物半塗而廢非卽止也
足疲曰廢出門未遠早已疲乏苦難故爾表記云君
子鄉道而行中道而廢俛焉日有孳孳亦未言止也
學無根蒂尋枝摘葉虛敝精神罔厭有成若中庸易
簡時習而悅何疲勞之有所以謂之吾弗能已吾弗
能已便自依中庸不爲素隱費卽是隱不必遵道行
卽是道大本立達道行中和致與天地萬物同流人
行不加窮居不損然而民鮮知味雖有中庸君子或
遯世不用甚者或非之君子闇然淡簡毫無怨悔戒

懼在不睹聞之中至德入無聲臭之表此即不顯之德尚絅之心天道不已聖人純一易所謂龍德也故曰唯聖者能之

此章與知仁勇絕無干涉朱註分配無謂

第九章

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

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此子思承上章自立言君子之道即君子所依中庸之道費浩繁也即首章所謂見顯也隱即首章所謂隱微也費而隱即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觀其散殊愈出愈多何其費究其精微無形無聲又何隱費則無往非道費而隱則無費非隱蓋道本天命率性宇宙何在非命何在非性雖愚不肖之夫婦人倫日用所知所行皆性命則皆道況上此者乎若是其費也究極精微不可見聞不可思議雖聖人生知安行無所容其知能況下此者乎若是其隱也天地大矣無處非天地今人古人共見共聞宜其無遺憾矣然人皆戴天而竟莫知天之所以高人皆履地而竟莫知地之所以深人見其昭昭撮土而不測其無窮廣厚雖目前至近焉能洞燭無遺憾也于其可知可能天地之大而見道之費焉于其不可知不可能有所憾而見道之隱焉其費也可語大而其大無外更無有能出其外承載之者矣其隱也可語小而其小無內更無有能入其內破析之者矣所謂費而隱如此然則斯道也神妙不測變動無方宇宙無一物不體日用無一事不在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道之昭

察于上下間也可知君子之道言乎邇夫婦配合即化育之託始言乎遠乾坤廣大即易簡之成能蓋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是君臣上下之始也天地絪縕萬物化醇是中和位育之成也近不遺遠不禦道所以費而隱君子于造端之地戒懼謹獨以成參贊之用者烏容已乎所以道不遠人也

隱即中費即庸隱在費中即是未發在已發中不睹不聞無聲無臭所以聖人亦不知不能也子云吾有知乎哉無知也以此夫婦可知可能即是和爲達道聖人不知不能即是中爲大本不知不能即是戒懼

謹獨田地朱註謂如問禮不得位此等知能聖人亦道中亦不過九牛之一毛何但問禮不得位耳欲恃見聞以窮古今六合如入海算沙程正叔朱仲晦格物之學聖教不爾

費隱與篇末闇然日章意通務浮華者撥本根故費必言隱躭清虛者棄世務故隱不離費首言微顯中言費隱末反復費嘆微顯一篇大條貫朱子獨以下八章分配豈他章皆無費隱乎然不言隱而費言費而隱何也聖教以有爲經世閒倫物現在實有聖人料理人倫庶物神化虛無即在裏先費而后隱者下

學而上達也離物無道離有無無究極精微則又不得不謂之無惟聖人即有是無恒人執有疑無有無不得已而言不言無不能妙有故終之曰無聲無臭至矣雖然此子思之言非仲尼之言仲尼惟曰吾道一以貫之而已矣

費而隱猶言見乎隱微之顯云爾有二名非兩時兩事體即是用用即是體可知可能即是道之費非更有道之費爲可知可能者也其不可知不可能即定隱非更有道之隱爲不可知不可能者也可知可能者即是不可知不可能者非更有隱藏于費之裏者也言費而隱本救世儒支離之敝若又分體分用對癡人說夢矣

費者用財奢侈之名富人揮金如土曰費大道萬有森羅泉流不息易曰廣生大生富有日新故亦曰費然道易簡自然適靜而正何曾窺見道之費費是中庸本色尋常處見隱爲盲眼人發寶山當面自不見耳子貢云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終日見仲尼疑隱乎爾明眼人觸目黃金珠玉何隱之有會此即知顯微如一道不可離中庸員面目

世儒分理氣爲二氣有形理無形此因告子食色爲

性生之爲性孟子非之其實孟子未嘗以告子言爲非也世閒道理由人發生人本血氣更分別人自人理自理不得今謂私欲由血肉生則可謂理義不由血肉生則不可理義由中出緣引由外來告子于內外親疏鶻突不明故孟子駁之非定以理氣爲二也子思費隱微顯知行合一之說皆以融會道不可離可離非道之意即夫子一貫之旨

夫婦知能指男女之合爲萬物化生之本日用飲食作息帶在裏觀末語曉然

言費隱舉夫婦何也宇宙萬事萬物莫非陰陽剛柔

學溢而生變化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道由人顯陰陽在人無過男女之合是愚不肖可知可能者至其變化發育萬有資生性命各正神妙不測雖聖人何所容其知能乎如五穀果實其種植栽培可知可能也其發榮滋長不可知不可能也隱卽費之神處微卽顯之妙處不可知能卽知能之無可知能處非有二也

夫婦知能全體是道所爭悟與未悟祇因愚不肖故未悟但悟處卽道不爭多少偶然一事一念相應未得通透故但曰可與

不學而能不慮而知夫婦之知能也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是聖人亦不知不能也皆形容道體顯微非以聖人與夫婦較長短也愚不肖可知可能者此道聖人所不知不能亦此道故謂之費而隱

物小者易隱天地大物焉容隱日月星辰山河草木無處不是人生百年戴天履地自少至老宜其行著習察洞然無留憾矣然明白易簡莫如天地幽深玄遠亦莫如天地從古列聖仰觀俯察其微妙玄通處終非人知力所及故曰有憾憾者缺恨之意眼前境到底推勘不破所以缺恨卽後章生物不測之意

語大卽小卽大語小卽大卽小所以爲費而隱非判然兩段也其布散充周無外人心量可通處皆道量所包括處盡虛空界無窮復無窮莫非道也更誰出其外而載之以斯謂之費其含藏精密無礙思議不及處卽是道幾退藏處極溟冥內微塵復微塵終不見道更誰入其內而破之以斯謂之隱

可知可能等閒便露出是謂造端到究竟田地神妙不測莫知所以然而然昭昭撮土看天地尋常可見到廣生大生人知力測度不得千古大惑何況有憾

○載者以彼物承藉此物破者以此物鑽入彼物道惟一耳卽大卽小卽內卽外當體渾淪誰載誰爲所載誰破誰爲所破釋語芥子納須彌毛端現寶王塔蹈襲此理

察有精研詳核意猶觀察監察之察言道幾無處不透徹也上下察猶言徹上下天命率性何在非是升降飛揚浮沈不定方所故不曰察上下而曰上下察上下二字連絡形容道體活潑之象

造端夫婦本體卽是工夫創始曰造猶兩端之端易言陰陽剛柔仁義三才皆兩也在人爲夫婦在物爲

牝牡在事爲動靜而人道爲本男女構精乃化生之始閨門屋漏實政教之源故易上經首天地下經首男女傳曰有男女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上下禮義倫常所以生萬事萬化所以出學問道德衣此立從古豪傑不透此關將大道知能作情識窠臼貪戀執迷一墮坑塹萬事瓦解苟能于此不惑不溺如天地咸恒無心有別則戒懼愼獨以致中和脩齊治平參贊位育次第舉矣不曰察天地乎故下章舉子臣弟友不復言夫婦承造端而言也

言道費而隱二氏儘有與聖人混同處言造端乎夫婦則二氏無安身立命處矣故曰素隱行怪君子惟素其位而行豈其棄室家無妻子然後爲脩行乎

子思以費隱兩字發揮中庸之道又以夫婦知能即聖人不知不能形容費隱可謂精義入神朱子謂夫婦之愚以下專言費不惟道理破碎且文義偏枯解釋不去乃援孔子問禮不得位爲不知不能天地覆載偏寒暑不正爲人憾粗淺甚矣愚不肖可知可能是費聖人不知不能是隱天地之大是費人有所憾是隱大莫載是費小莫破是隱飛躍上下合費隱造端察天地亦合費隱惟其費而隱所以微而顯里而

高近而遠也朱又云隱具費中別有隱可言則不得爲隱此意是禪家機鋒聖賢立言明道已說無聲無臭不睹不聞言隱亦復何妨又云以聖人不知不能爲隱使人神識飛揚迷惑無所底止果若此則篇中言隱微言未發之中皆迷惑人心使之神識飛揚者也儻亦所謂割聖道以奉佛老者非與

第十章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承上章言費而隱即物皆道非別有道在強人合之也夫婦之道夫婦即是父子君臣之道父子君臣即是兄弟朋友之道兄弟朋友即是以至語默動靜之道語默動靜即是更無等待湊泊隱見微顯妙合而凝所謂聖人不知不能即是愚不肖可知可能者不

還人也苟人有心爲道離費求隱離顯求微離已發
求未發厭平常忽易簡謂聖賢爲絕德認性命爲秘
傳但涉强求便乖自然何可爲道詩有云伐柯伐柯
其則不遠柯斧柄也則法也執此柯伐彼柯雖法則
不遠然睨而視之彼此猶爲兩物若道當體即眞率
之皆是君子但以人道治人身人改即止豈容别求
所謂不遠人以爲道也莫如忠恕忠恕即率性也中
心存主忠也如心順應恕也赤衷直達畧無粧飾矯
迷即此是率性違道何遠違去也如施諸己不願中
心爲忠也即不以此施於人如心爲恕也如此施行

即是性命田地故曰道不遠丘嘗用此自反子臣弟
友之人即孝弟忠信之道言語躬行之閒即平常易
簡之理求之人而已未能言之口而行不顧則浮靡
欺詐之習勝而主忠行恕之功疎違道遠矣丘責人
先反諸己已未能不敢責人惟此庸常之德體驗之
必力不足則加勉也惟此庸常之言尚口之必戒有
餘不敢盡也言行相顧表裏如一欲爲君子何可不
慥慥爾矣慥慥固執貌此忠恕近道以人治人不遠
人爲道者也
此與素位而行兩章是中庸實地遠人爲道不獨素

隱行怪凡涉有心即違自然顔子未忘卓爾猶是與
道未化夫婦率性自然亦是得道一端闕發無多得
力處不墨絲毫費力時扛鼎徒然中庸所以易而難
也
人即是天氣即是道故曰仁也者人也除却人情别
無天理故孟子云養心莫善於寡欲除欲無處更有
心故曰道不遠人兼人己而言以我視人爲人以道
視我亦人人惟父子君臣長幼夫婦朋友上言夫婦
此言子臣弟友盡乎人而道備矣離人言道便是空
譚素隱忠恕兩字一章樞紐人人忠恕則分願各得

親親長長而天下平道何遠之有
改而止即夫子與進不與退唯何甚之意人有良心
猛然改悔時即與聖同體如爲子不孝一念悔與大
舜曾參不遠惟民鮮能久在改時一念自難過求舜
跖相違只幾希教人學人不越中庸
忠恕兩字互根忠以基恕存不專則發不直恕以行
忠違不順則眞不顯體用交資通顯微合內外之道
夫子告子貢單舉恕是强恕之法人不能本忠行恕
故教之强恕以合忠向人已較量能近取譬爲仁之
方也忠恕不盡此已欲立立人已欲達達人大公順

應方是忠恕全體徹上徹下聖凡共由朱子泥作下學解失之餘詳大學齊治章

忠是透底眞心運出一眞不二卽恕恕載忠出無忠不能恕無恕忠不達究而論卽忠信也違道不遠卽率性之謂曾子以當一貫廣大精微便是致中和中爲未發之眞性忠爲欲發之眞情和不乖乎中而中乎中之節恕不異乎忠而如乎忠之願前後非兩也如心之如自如忠心非如人心之云能如忠心運出更無轉換遮留則大用顯行內外一貫心體光明洞達道可近矣中間畧有轉換遮留卽是心不如心顯微爲二存發爲兩藏取機變萌而人我天淵大道茅塞矣近代講良知卽忠恕非有異說

遠人爲道祇爲不忠恕忠恕卽是以人治人責人反己卽是忠恕朱註分貼望人愛人責人三段破裂不成章

君子之道四卽忠恕不遠之道責人還自責正是不願勿施衷腸求卽願也求乎子求愜所願于子以用也用所求乎子者自爲子也事父未能卽不願勿施於父也所求乎子忠也事父未能恕也求子不願則事父勿施卽爲子忠事父恕而孝之道不遠于子矣

餘三倣此平常爲父子君臣兄弟朋友卽是孝弟忠信之德心得曰德平常曰庸行卽强恕而行孝弟忠信之德也父兄平常敎于弟孝弟忠信莫非善言謹者反躬內省恥其不逮也已未能故行不足求諸人故言有餘不足有餘就行恕時體勘分數如此兩不敢卽忠恕眞心言行相顧實地勉以補言之有餘不盡以待行之不足勉則自不敢輕言求人不盡自不得不力行脩己回視曰顧惟恐失貌慥慥塞意胡不者非一言一行也小人無忌憚則任情不顧行如飄風言如流水君子慥慥然固塞一言加人反顧自家行處一行出身反顧平日言處三迴九轉言吶吶不出口行汲汲如有求故曰胡不慥慥猶言何可不爾也慥慥戒懼愼獨闇然惡文之狀與輕薄浮華士殊趣

君子之道四以下皆忠恕近道之事所求乎子四段推己及人忠恕自訟之心也庸德之行以下敏事愼言忠恕自盡之事也身口心三者精神聚會顯微無閒人已周流皆忠恕之實德也

庸德之行以下見君子反求諸已主忠行恕一段眞精神力量脩己卽以治人人已兼成大學絜矩平天

下之道不越此所以不遠人謂之中庸
士君子日用隨身規矩不外言行兩端向人已較勘
最易猛省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言出身加民行發
邇見遠君子欲戒懼慎獨致中和于言行加之意而
已言不越子臣弟友行不外孝弟忠信卽是斂華就
實淡簡温之君子不遠人為道之實地

第十一章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
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
無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

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
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

承上章道不遠人隨寓卽是人在性命中如魚在水
中何處離得人惟不致命率性計較扳緣百實紛起
天眞斲喪而去道遠君子素其位行卽聖人時中無
意必無固我中庸之化境也無文曰素五味不和謂
之素味五色不染謂之素絲彈琴不歌謂之素琴今
人齋戒曰素此言素位猶莊生言顏子心齋卽中和
之意釋氏言本來面目襲用此旨君子心體居淨純
一無雜納之塵垢之中爵然不滓殺之紛華之場湼
而不緇位無常而心有常境雖變而中不變是曰素
其位前云素隱者一味玄虛遺事忘物此云素位者
一味尋常安分守已故素位則行乎其所當行素隱
則行乎其所不必行也旣云素位又云不願外素以
存主言不願以絕累言外緣不絕則存主不靜不願
外則素位愈安素言心位言遇行言事素富貴心不
變于富貴也行乎富貴行富貴所當行之事也餘三
皆然順境一逆境三蓋云事不如意常八九理數固
然四者循環始乎富貴則不能不貧賤貧賤則親戚
疏故生夷狄如蠻如髳故生患難始富貴終患難否

泰人所時有至患難而窮極矣君子惟以素心應之
行所當行則處一化齋無入不自得入卽隱微之意
有罣礙則不能入入亦不能出顯微無間則行乎無
迹之途出乎不扃之戶獨往獨來斯謂之自得非得
於外而得于內不望得于人而自得于己也位雖多
般上下二者該之居上有一毫過求于下卽是陵居
下有一毫過求于上卽是援踐踏曰陵扳緣曰援二
者皆生于求求貪也正己卽是素位行無求於人卽
是不願外無怨尤卽是自得
凡身所寓卽位離位皆外也但素位行則隨處安樂

但願外卽未免扳援攬緣求免于求得失是生煩惱情逐境遷性被氣使不中不和將人我世界結成堆胝窠曰怨天尤人長戚戚無處可銷矣所以君子正己卽是素位而行不正己而言素位必至就空守寂有疏放之癖有推諉之私怨尤病根未淨豈眞素位者故佛氏以思親爲凳以眷屬爲魔皆生于不正己而求人願外之爲累也正己則性情理中和致欲寡氣平居易俟命隨處皆得而怨尤化矣人心收斂則自安閒放逸則生捏抗君子小人險易所以分易卽素也險皆外也君子言居小人言行不居而行行卽

外矣

素位而行中庸至境素猶常也常于位者隨在無方常于隱者專守靜虛素位則貴而隱素隱則隱遺貴孔子上律下襲居上不驕爲下不倍生今從周遯世不見知不悔不爲已甚聖之時皆卽所謂素位而行也

人自虛無來還自虛無去萬事皆然一眞常住則素位而行萬緣俱息則不願乎外如是者與虛無同體何境不可入何入不自得蓋道本自然天自覆地自載日月自明四時自行百物自生人目自視耳自聽手自持足自行遇親自孝遇長自敬饑自食渴自飲萬般現成豈由安排故曰莫之爲而爲者天莫之致而至者命成之者性三者皆自然君子所以素其位而行也釋氏言無生是法住法位蹈襲此旨

素位而行此理微妙玄通釋氏譚上乘解脫無罣礙皆襲此理但聖人以行爲地以正己爲行故雖脫然無累而無荒蕩遺漏富貴貧賤夷狄患難隨寓安行乃眞素位者釋氏侈言無礙而背親滅倫毁形出家以生爲苦海以世爲火坑妄希解脫不正己而求人怨尤莫大焉譬則逃用何解脫之有益信中庸本自

然聖道之爲大也

射有似乎君子一節古本屬下章朱子章句以繫此章之末取反求與正己相似然素位行之君子豈有失正鵠之事仍舊冠下章義理深長

第十二章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詩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旣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承上章正己無求引夫子之言以明行道之基卽末

章闇然日章遠近風自微顯之意正鵠者射侯之的
射若不中的不外求之正鵠而反求諸其身百步之
外始于括度之中也君子體道期向高遠始于卑近
亦猶是耳蓋身者射之自卑近者高遠之自微顯之
間有幾存焉故孟子曰智譬則巧非可襲取于顯而
忽于其微也家庭日用和妻子宜兄弟孝父母皆事
之可知可能共見共聞者道之造端自此始好合志
意合也如鼓瑟琴聲相應也翕亦合也耽樂之久也
宜相安也帑孥通家屬也夫子言家人相得則父母
之心順遂矣夫室家和平父母安樂從古聖賢治國

平天下存神過化不外此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
已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此也佛老得罪聖
人惟其失乎此聖道中庸惟其得乎此君子所宜反
求也前章夫婦子臣弟友舍此章意下章大孝達孝
達道達德九經皆承此章雖至誠之極功亦惟經綸
大經耳所以爲卑近而高遠也
求諸己與求諸人是聖道與二氏分別處聖人見道
不離天命人性除性命無道人各率其所爲人便是
蕩平之路二氏拋却自己向世界人物摶量所願不
得遂命曰苦海併己身作陰麐假合父母妻子作魔
障辦棄不勝怨尤皆生于不反求能反求諸身而道
不可勝用矣世路崄巇一切盡平故曰正己而無求
則無怨學問到無怨處甚不易孔顏樂處惟不怨耳
○遠近高卑于無漸次中論漸次雖二名非二道登
有高卑同此山行有遠邇同此路故曰道不可離若
遠邇不同途高卑有兩體卽可離非道也從古掀天
揭地之功只在尋常人倫庶物閒
中庸之德致中和而已人心中和無踰孝弟仁讓恒
情偏狠暴戾常忞繼于家人妻子兄弟閒故惡逆莫
大乎不孝弟中和位育由家庭始下章舉舜文武周

公之事故先言此所謂必自卑近也
此一章包後五章古今帝王興廢聖明作述可知可
能者皆人也顯也卑近也其不知不能者天也微也
高遠也舜以匹夫有天下文武以世德致王周公成
先制禮孔子不得位而繼統帝王凡所以脩諸己達
諸天者皆不越人倫事物馴至聖神功化之極行遠
自邇登高自卑也父母妻子卑近卽人事之顯鬼神
高遠卽天道之微

第十三章

子曰鬼神之爲德也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

問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齋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亦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承上章言高遠而引鬼神以明道之費隱所謂孝弟之道通于神明者也顯者常卑近隱者常高遠顯者易言隱者難狀隱而見微而顯莫如鬼神故引夫子之言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物有聲音象貌則局礙而不能相體鬼神無形無聲故能體乎物物不能遺之蓋陰陽之氣往來變化以妙萬有而其與人接莫顯于祭祀之時精爽威靈能使天下人內焉齋明

外焉盛服以奉承之洋洋然彷彿無象而若有象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然者所謂隱而見微而顯其在斯乎詩云鬼神來格不可測度況可厭射不敬正謂此耳此豈空虛幻化乃天命人性之實理誠也此誠在兩間則昭明焄蒿著爲百物之精此誠在人心則齋明純一結爲如在之象所以微而能顯不可揜如此故曰道也者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卑近而高遠也

○德猶言道鬼神得之爲德盛卽費隱微顯之意體物言爲物之體體故自不能遺不雜曰齊不昏曰明承奉也洋洋仿像貌詩大雅抑之篇格至也射斁通厭怠也微之顯猶言微而顯誠實也卽易所謂無妄

鬼神之精在人卽心也

鬼之言屈也神之言伸也屈歸也伸來也歸不知其所自往故曰鬼來不知所自伸故曰神總之陰陽之靈氣在天地爲化育時行物生是也在人爲精神聰明靈爽是也在物爲魂魄生死聚散是也在事則爲動靜起居作息是也而人者鬼神之會人心虛明卽是神血肉蠢動卽是鬼晝而開霽卽是神夜而昏寐卽是鬼生而陽明卽是神死而幽暗卽是鬼推之千變萬化總不離此卽道之費而隱也

鬼神甚隱微其明顯著見莫如祭祀先王制祭祀通幽明合人神微顯合一之敎也故古人重祭不侮暗室不媿衾影心思無欺學術無僞戒愼隱微皆所以質諸鬼神不疑也帝王大孝不過廟享文武制作先郊社禘嘗以此故下章引祭祀

問誠不可揜如何易曰精氣爲物精氣卽誠物卽鬼物鬼神變化不過天地精氣精氣妙用不過人心人心卽鬼神也如方士符咒厭禁皆用自己元神元神卽是誠誠無妄物各得其本來謂之無妄如天子精氣通天地則能格天地子孫精氣通祖考則能格祖

考又如巫史所禱各有符呪字號依法召請其神立降巫史亦莫知其所以然雲從龍風從虎誠也假如季氏旅泰山子孫祭他人其神不享不誠也亦便是誠不可揜之理

言鬼神莫如易易曰往者屈也來者伸也屈伸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伸也此鬼神正訓一幾相乘往以致來來以逆往變化不測故爲德之盛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卽鬼神之爲德也萬事萬物不離陰陽不但牝牡合之謂陰陽不但祭祀如在之謂鬼神陰陽變化卽鬼神鬼神精靈卽人心鬼神也陰陽

也道也誠也一也近而一呼一吸遠而天地終始小而一物之成毀一事之利鈍大而國家之興廢古今之升降微而一念之起滅顯而萬事之經綸凡不離屈伸往來消息盈虛者皆鬼神也其應無方其變無窮不行而至不疾而速可通萬年于一息可齊方寸于千里所謂泰山非大秋毫非小彭松非壽殤子非殀者皆鬼神之謂也是故大舜文武震世勳業不過尺蠖之一屈古今人事世代升沈不過寒暑之一推盈虛消息小大理齊故通鬼神之說者卽知天下無物非鬼神矣今人不知體物不遺謂人死則爲鬼神

惟祭祀則有鬼神其說起于祭義附會周易而失之也易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天地之間孰非物孰非魂孰非變而祭義謂人死形歸于土爲鬼其氣發揚于上爲神夫神在天地間豈盡死人之氣之所化與如謂生爲人死爲鬼神則是鬼神惟死有祭有主死不主生主幽不主明能陰不能陽偏缺不全何稱盛德何稱體物不遺恒人作此解故祭祀一時粗與鬼神交其他皆昏昧放逸日用惟人爲有鬼神不思人卽鬼神萬事萬物卽鬼神起居食息卽鬼神視聽言動應事接物卽鬼神人能常如

祭祀齊明盛服如在其上則至誠無息顯微無間是謂知鬼神之情狀則可以通幽明之故與生死之說矣形骸非我有鬼神之凝聚也精神非我有鬼神之英爽也生死去來鬼神之乘運變化也是故知體物不遺之道者盡性至命生死齊晝夜通矣或曰言鬼神不言生死何也曰生實有可言死虛無難言善言死者言生言鬼神便是言生死知鬼神卽是知生死二氏言因果地獄鍊形脫化亂幽明之故反有無之常怪誕不足信也或曰人有垂死見幽冥者何也曰病劇魂鬼恍惚識情幻化爲夢非眞常之理不可言

誠爲可言有曰無有何以有祭祀曰祭祀人道也人死形銷氣還虛而子孫卽形氣之餘事死如生猶祖考未死事亡如存猶祖考未亡然而祖考實死矣亡矣子孫之誠敬卽祖考子孫之精神卽祖考故曰誠之不可揜雖謂之未死未亡亦實然也然則又有上帝后土郊禘配以祖考者何也曰亦誠之不可揜也天者生氣之祖上帝者祖烝之靈天之主也猶人身百骸皆靈而心一竅爲主宰也故謂之帝其實帝卽天也天下人物之靈皆帝也靈氣洩于人最秀故曰天心人也天也人也帝也一也如祖考與子孫一也人心各自有上帝祖考也形散而靈氣歸虛如水在瓶瓶破歸海時或結聚爲鬼物終亦必散耳不散則不合不滅則不生如人身無呼不吸無吸不呼呼吸相循息息不窮此幽明之故晝夜之道生死之説通一無二皆鬼神之德也故曰知死者知生善死者善生鬼神不離日用生死亦不離日用夫子開示季路不過如此或曰鬼神有爲厲者何也曰二氣得常往來時序生順死安人神不侵越則亦無妖邪之患若二氣偏沴淫滯不通於是有神降鬼哭種種怪事亦是精氣游魂爲妖爲孽妖孽由人心生人心得常妖

孽自銷君子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自無鬼怪神異之事有之亦不勝德矣或曰祈禱之説何如曰此卽祭祀如在之理天地間草木瓦礫皆有靈氣依人則顯不依人則氣不能自聚今方士致鬼物皆由精氣聚煉而成人學其術用自己元神借符呪演試其鬼立至不假人氣雖符呪不驗誠之不可揜也或曰此鬼未至以前在何處旣去以後歸何處曰有無聚散陰陽不測無聲無臭所謂神也易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此若有在處卽不謂神無思無爲寂然不動聖人洗心退藏之密所謂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者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所謂體物不遺者也故其要在人心人心未發之中亦便是鬼神歸藏之處未可言傳未可象求也或曰輪迴之説何如曰元氣在天地間往來循環不息有之然造化無心性命各正若云此物今身是彼物前身如此世上人物合有定數始得偶爾亦是妖孽非化生之正不足據也或曰天堂地獄有諸曰此因襲百昌歸土其氣發揚于上之説加緣飾耳二氏亦自謂權乘人死形毀神散卽有天堂地獄以何往受若陰魂無歷刼不散之理大凡二

氏之言皆竊聖人餘緒流爲怪誕其言鬼神尤甚鬼
神兩字亦自聖人發佛語侏儒焉識所謂鬼神云者
俗儒舍聖言而謫求二氏予所謂割聖道以奉佛老
者耳
此章以後言葬祭達道九經三重皆是禮家本色禮
卽是道禮履也執禮能立便是中庸執中執禮一也
自此篇獨行學者登枝捐本道與禮幾爲二物矣
事人事鬼一也誠不足以孚鬼神卽不可以理民物
故下章論文王無憂武王周公達孝皆舉葬祭郊廟
之禮見仁孝誠敬格于上下幽明無二所以爲中庸

所以爲費而隱微而顯也
第十四章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
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
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
者培之傾者覆去聲之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
人受祿於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
斯道垂統於堯舜舉舜見帝之所以爲帝不中庸也
匹夫有天下無爲而治惟是父母底豫而天下化其
格天受命亦不過行孝精神包孕發越雖安富尊崇

之極祇成就古今一大孝子而已矣大者無上之稱
德爲聖人是天與人歸諸福之本宗廟饗如祭法禘
黃帝郊嚳祖顓頊宗堯之類子孫保如虞思封虞胡
公封陳之類舜年百有十歲故曰壽屢言必得者匹
夫爲天子功高業隆人詫爲希奇而夫子以天道斷
其必然乃所謂中庸也詩大雅假樂之篇嘉善也樂
愛也猶言豈弟憲憲詩作顯顯宜安也人羣臣保護
也佑助也申重也受命曆數在躬也與下章贊武王
意畧殊舜無爲武王未免有爲舜純乎天武王未免
人力故舜爲天子言德爲聖人武有天下言戎衣[illegible]

緒舜言必得武言不失與論韶武五臣十亂同
言大孝本諸天卽夫子告哀公云仁人事親如事天
事天如事親孝子成身之意舜以父事天天以子命
舜使尊養其親故謂之孝得乎大父母而因得乎父
母故謂之大孝有鰥在下不得乎親非尊爲天子以
天下養不足盡其底豫非大德不足以格天受命故
通篇不言事親但言大德乃所以事天事親而爲孝
之大也天之生物因材而篤據舜事論之篤加厚也
栽培傾覆皆篤也栽種植也培愛養也傾毀壞也覆
護庇也栽者傾者人也培之覆之天也如岳牧之薦

四門之賓百揆之納是裁者而天與人歸穆穆時序天培之也父母頑嚚象傲浚井焚廩是傾者而維持安全卒致底豫天覆之也唯其培故薦之于天而即受惟其覆故人欲毀之而不傷所以爲篤因舜材也

○中庸于帝獨引舜帝道莫備于舜也三王引文武王道莫備于文武也人臣獨引周公臣道莫備于周公也道德獨引孔子莫備于孔子也不遺近而舉遠不慕古而卑今皆所爲中庸也

第十五章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

作之子述之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王道莫備于文武文武之業亦惟家庭父子兄弟間積善累行故舊邦新命纘緒凝圖其制禮作樂亦惟尊祖敬宗愼終追遠教天下以孝而已無憂言遭逢者也惟文王無憂則武王有憂可知聖人不幸遭不得已之時心本不樂爲而不得不爲則其憂深矣大王有翦商之志舍太伯而立王季是王季爲作者也至武王代商是武王爲述者也使前無王季則文王不得辭作使後無武王則文王不得辭述即欲以全節終而天與人歸將安逃之是則文王所憂也文王以爲憂王季武王豈獨以爲樂武王惟其不樂故不得爲無憂文王所以遭逢獨善也纘綰結也緒末垂也壹一通不再言易也戎衣甲冑也一戎衣猶後世言提三尺劒云爾鄭讀衣作殷盤也不失顯名謂令

名猶在不以臣伐君減聲價也以戎衣得天下又得顯名所以爲難不失名與舜必得名畧殊尊富饗保與舜同其所以得之者視舜異蓋戎衣既著顯名幾失而得其享舜諸福亦未易矣末受命武王壽九十三克商七年崩受命時八十有六禮制未備追王獨文考季歷以上猶侯爵祭猶侯禮也至周公相成王作禮樂成就文武仁孝之德始追尊亶父爲大王季歷爲王季蓋成王視大王以下爲高曾祖考四親特加王號而祭用王禮可知先公謂祖紺以上至后稷世遠王號不及而皆祭以王禮蓋祖考雖侯子孫爲

王分得自盡生者之情也然天下各言其子故制禮使人各隨分自盡如天子諸侯世繼父子同爵者勿論假如大夫之子爲士父死以大夫禮葬而祭以士祭雖殺而生者之分盡則情亦盡矣如士之子有爲大夫者葬雖以士而祭則以大夫使生者因分加隆正所以推上祀之心達諸下也其制爲喪禮如期年之喪士庶人終限至大夫則降爲大功天子諸侯則絕蓋服輕分尊親不敢貴也若三年之喪自庶人至天子同蓋三年爲父母之喪子于父母無貴賤一也此又推文武孝先之意而達之上下也無非成文武

之德也

葬以送死故因死者之爵春秋書卒必序爵是也祭以報本故用生者之祿士無田則不祭是也

按儀禮期喪不同有正統之期爲祖父母是也有旁親之期爲伯叔父母衆子昆弟昆弟之子是也正統之期天子諸侯不降惟旁期天子諸侯絕大夫降雖旁期而生者與死者貴同亦不降又如諸侯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是猶爲諸父昆弟服期也再世之君不臣諸父是猶爲諸父服期也大夫之諸父昆弟與昆弟之子及衆子爲大夫死則大夫亦爲服期三年之喪不但父母古適孫爲祖父母爲長子妻爲夫喪皆三年今云無貴賤一豈皆不降邪父母之喪三年而儀禮又云父在爲母期惟加杖十一月練十二月祥十五月禫與凡期異則是親喪亦有不三年者矣周禮司服云享先王衮冕先公鷩冕則是祀先公猶侯禮也或云王禮而侯服然使祫禘先公先王同堂安得一時爲兩服周禮言恐未可據耳

追王之禮周以前有矣故商頌于契稱玄王周不王后稷遠也降服之禮周以前無之故檀弓縣子云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期喪以下有降貴貴之義自

周始耳文武之德孝先之德卽生者之情也生者稱王故追王生者爲天子故祀用天子此達文武欲盡之意于上也臣子祭祀皆隨生者之分生者爲士則祭以士生者爲大夫則祭以大夫此推文武上祀之意達于下也皆所以成文武之德而喪禮因祭併及喪以爵降雖同爲成先之禮而意較重親喪無貴賤使人人自盡則孝思達之無窮矣

不言父爲諸侯以上者卽下例上也禮大夫不敢祖諸侯諸侯不敢祖天子天子之子始爲諸侯諸侯之子始爲大夫者皆得祭禰而皆用生者本爵曾用天

子禮禘文王于周公廟僭也孔子歎周公衰而不欲觀以此或因杞宋用郊夏父弗忌云宋祖帝乙鄭祖厲王遂謂父諸侯子大夫者祭皆以諸侯然則父天子子諸侯者郎祭以天子乎魯頌之事叔季之失豈禮與春秋之義與

文王稱無憂與舜稱無爲畧同舜所遇者千古難得之君臣文王所遇者千古難得之父子此一時也故虞舜揖讓而治文王以完節終時中也武王當殷周改革天命人心亟重必反彼一時也戎衣而有天下亦時中也周公之制作孔子之道德亦然舜必得名

武王不失名舜必得壽武王末受命舜以匹夫坐致尊富饗保無纘造制作之勞而風動時雍純乎天也周家祖孫父子累世積功而后尊富饗保制禮作樂而后太平盡人以奉天也故舜言大孝武王周公言達孝

中庸本禮書舜文武周揖讓征誅郊社禘嘗葬祭之禮三德五道九經三重居上爲下不驕不倍皆禮之大者而戒懼中和爲本此聖人雅言之意故君子疑道莫大乎崇禮後儒摘取此篇與大學獨行博約之意荒矣

按史周紀文武合稱王以周道盛于文而紂亡不始于武也故周公相武王誅紂皆稱文考不自以爲功此聖人孝思非文考本意牧野事成郎追王文考故史以文武合稱詩書稱二后猶虞史堯舜同典也後儒附會謂文王末年稱王武王不改元謬也觀夫子稱文王無憂戎衣有天下實自武王始稱武周達孝善繼述與舜孝異可知善繼述云者繼以不繼述以不述故命曰達不達則窮亦以釋武王周公之憂焉耳

第十六章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此章言武王周公之孝而舉其祭祀之禮仁孝誠敬之義對天地格祖考所以致治平者不外此與前鬼

神章相應道不通極于鬼神不見高遠不詑始于孝思不見卑近君子明乎祭祀之義則知微之顯矣達孝與上章達乎天子諸侯大夫之達文同意異達通也通天地鬼神通人倫物理通子孫臣庶至古今時勢損益變態無所不貫通乃能善繼述而爲達孝故觀所制祭祀之禮詳委周悉非知周萬變者能創制立法盡善盡美使死如生亡如存乎故曰達也朱註云天下通謂之孝猶孟子言達尊此與善繼述何干善繼述正解達孝存諸心爲志有緒未伸故須繼見諸行爲事有迹可據故須述人創祖考纘先緒有天

下成文武興制作卽善繼述也春秋以下舉其事而贊其義之精卽微顯之意脩脩飾也宗器宗廟祭器或曰先世所藏重器赤刀天球河圖之類裳衣先祖衣冠藏于寢者祭則設之以授尸也時食四時新物宗廟之禮謂宗族子孫助祭者所立班次也昭穆本廟次神主左右之名左昭右穆父昭子穆父穆子昭父子不共昭穆親近別疑也孫與祖共分尊無嫌也說詳王制與祭統凡宗族子孫助祭在廟者亦以此爲序故曰序昭穆春秋傳云管蔡郕霍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据史周自后稷至文王十五世文

當居穆至武王十六世武當居昭文之昭文王子也武之穆武王子也序謂左右不相雜父行左則子行右左右同行則以長幼爲先後祭統云昭與昭齒穆與穆齒此宗廟之禮也爵謂公侯卿大夫士文王世子云宗廟之中以爵爲位同姓序昭穆異姓序爵然昭穆中亦有貴賤如周公文昭位冢宰羣昭豈得不讓之序事謂選擇而使賢謂才能辨事旅衆也酬導飲也先酌自飲導之後酌奉之曰酬祭將畢主人洗爵獻長兄弟及衆兄弟而賓子弟兄弟之子弟各洗觶酌自飲乃洗酌奉其長其長受而奠之不卽飲賓

將以酬兄弟之黨兄弟將以酬賓之黨遂舉所奠爵自飲而后酌奉之其黨又各轉相酬下至沃洗者無不及焉皆先自飲導人曰旅酬卑幼曰下尊長曰上旅酬之始卑幼各先酬其長上及長上相酬卑幼又各爲其長上洗酌故曰下爲上也逮賤謂徧及卑幼者使皆得蒙一獻之禮也燕毛謂祭終燕飲而毛之毛之者別其毛髮之黑白也周禮司儀職云王燕則諸侯毛祭畢賓客歸留同姓諸臣燕于寢坐黄髮于上列黎首于下以序年之長幼所以尊父兄者老而爵在所畧矣踐猶立也位謂主祭者所立之位所尊

所親死亡皆指祖考孝子就位行禮奏樂致敬致愛于祖考宛然如祖考生存所謂善繼述也鄭註其字皆指先祖太拘至極也天理人情之極一毫有歉則化裁不中而會通有礙武周盡制盡倫繼志述事無毫髮遺憾所以孝至而稱達也郊祭天惟天子行之社祭后土庶人皆行之后土即地也古王者郊天配以地陰從陽故但言事上帝而后土包舉矣社禮雖通上下此則王者之大社故并郊言之鄭註謂爲省文未也禘祭帝也王者祭其始祖所自出之帝曰禘三王始祖皆古帝子故祭始祖之父謂之禘禘以春

嘗以秋嘗食也百物秋成可食也郊社事上帝所謂惟仁人爲能享帝也禘嘗事先所謂惟孝子爲能享親也郊社因祭祀并及禘嘗即上春秋祖廟之祭也詳舉事天地祖宗之禮明仁人孝子精意通于治國也言通于治國者明禮義之精孝所以爲達也禘嘗之義統括上文序昭穆五段之義仁孝一心神民一理達者能融會貫通不達者謂鬼神爲冥漠政事爲粗迹祼將爲虛文顯微未徹愚不肖所以不及賢知所以大過也烏能達郊特牲云禮所以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

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所以治天下也即此意示視同言易見也鄭作置此章之祭皆武王周公所行天子禮引以見達孝與前章達乎上下之達異前章言達主于推廣同仁之至也此章言達主于化裁精義之至也朱註皆以通于上下解誤矣

明堂位云季夏六月禘太廟祭統亦云夏祭曰禘祭義又云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郊特牲亦云春禘秋嘗愚按春禘近是禘本大祭春爲時首以陰陽之義論陽氣盛于春陰氣盛于秋近代祭祀皆用春秋二仲古今應同詩云春秋匪解饗祀不忒此章前言

春秋後言禘嘗其義曉然夏祭曰禴禴瀹也以水瀹菜言薄也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禴祭蓋夏暑不可田獵牲殺故未可禘雜記云七月而禘孟獻子爲之周七月夏五月則春禘寔古禮也鄭又据緯書云三年一禘五年一祫考之春秋書禘不書祫禘即祫也故稱大事合食曰祫禘則合羣主于太廟祭之子孫合食先祖歲首一舉乃爲稱情三年五年不已疏乎王制謂天子諸侯四時常祫然則禘嘗二祭或者皆祫故二祭重與魯頌云秋而載嘗白牡騂剛周公牲白魯公牲騂此亦嘗祫之一徵也天地祖宗大事

同春郊天祈穀則宗廟有禘秋明堂享帝則宗廟有嘗皆大事也故并舉之

舜孝言大武周孝言達蓋舜以匹夫有天下垂衣裳而治前難爲作後難爲述今古無兩故曰大武周以君公世業易侯爲王制禮作樂經綸化裁變通盡利故曰達春秋脩祖廟四句是行禮序昭穆五段卽行禮之義通于治國所以爲達非尋常奉先之孝而已序昭穆辨賢辨貴賤逮下序齒等皆爲政大端大本故曰見其禮而知其政孝先在此治天下亦在此若區區禮文何以爲孝何以爲達

禮記通解卷十八終

禮記通解卷十九

郝敬習

中庸下

第十七章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

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脩身則道

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旣廩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

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也雖愚必明雖柔必强

文武之政文王武王治天下之法度布列也方木版策竹簡古者書記削木編竹人存謂君明臣良敏速也以人立政猶以地種樹其功速也蒲盧卽蜾蠃一名果蠃長曰蜾圜曰蠃細腰曰蒲盧與蜂細腰者同名詩云螟蛉有子果蠃負之蜂也又云果蠃之實亦施于宇蜾蠃也猶鳥有雛有鷇草亦有雛有鷇之類蒲盧延蔓多實易長附物而生如政依人而立也或云蒲葦二草也亦易生爲政在人謂政在得賢取人

以身謂君身脩而后賢人從道者範身之具仁者體道之心仁者人也謂仁卽生理也生生活潑之謂仁生生活潑惟人也天下莫非人親則人所以生親親肫切不容已者愛之始也故爲大仁義禮智四德相因脩身親親尊賢三事相成宜者分別順利之意以君之貴折節下賢此義之極順利而萬事所以理也故爲義之大殺降也層級曰等在下位十四字錯簡重出知人卽知仁者人也之人而賢人在中天卽首章天命與下文天道天者道之原也達通也道德原于天故達諸天下古今同也惟其同故行之一生而

知謂不慮而知也有不知故學學不能故困困生知則率性而行安矣學則會通而行利矣困不通勉強而后可行也三者皆一道德所以爲達好學等三近卽困勉之功生學困者知也安利勉者仁也好學力行知恥者勇也經常也一三五者脩身之事其數九九經者治人之事數亦九九者乾之用數天則也九經首脩身尊賢卽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之意旣有大臣羣臣又首言尊賢所謂當其爲師則不臣學焉而后臣之者也體羣臣視臣如手足也子庶民視百姓猶子也子慈也百工集而后事成故曰來遠人無家依

人故曰柔柔溫惠也諸侯布散四方故曰懷懷擁護也道立謂君道立猶所謂首出庶物也以刑九族以正百官以法萬民以式百辟一身脩而道皆前定所謂豫也不惑謂不疑于理不眩謂不迷于事昆兄也報禮重感禮遇圖厚報也財材通金木水火土穀等曰材以制器曰用用皆財也足公私俱足也畏生于懷天下之心合則朝廷之勢尊非威脅也齊作齋不雜也明不昏也所以正乎內盛服所以飭乎外非禮不動所以防其邪如此則主敬存誠源清本端脩身以道脩道以仁皆在其中矣害德惟讒損德惟色妨德惟利三者能戒所以貴德尊其位不論官而爵自崇也重其祿不任事而養常厚也同其好惡富貴同所好貧賤同所惡也官盛謂百官小臣也盛濟濟多士寮寀齊備官事不攝也官盛則大臣之體尊百官總己以聽任其使令責成而上不疑然後籌策可展也苟寮寀缺人則大臣親細事而體褻任使不行則事勢掣肘而權分忠信獨于士者所謂體也小臣疏遠情難上達用其身不體其心則祿亦豢養而士不懷德矣省視也試考課也旣當作餼牲曰餼粟曰廩稱事謂省試其勤惰工拙以爲食之厚薄也送往迎來

謂四方賓旅去則導送來則迎勞其中有賢士君子則優崇之無才流落者哀其失所矜卹之有國土無子孫曰絕世有子孫無國土曰廢國續其後曰繼復其封曰舉政壞曰亂勢傾曰危治者理其壞也持者扶其傾也諸侯見于天子曰朝使其臣于天子曰聘聘問也以時謂有常期不致煩費也厚往謂朝聘歸錫予則厚薄來謂朝聘來納貢則薄行九經一者因上文三五并九而約之一者心也心所以一者明而誠也豫猶先也立猶成也天下事皆先本後末先身脩而后天下國家可治也前定卽豫也定猶知止有

定之定豫則自定定則能立跲顚蹶也言語不前定
則必蹇澀事以泛應言行以躬脩言困謂不如意疚
謂行多瑕疵言有定理則不跲事有成謀則不困行
有常度則不疚道有深造則不窮在下位謂爲臣者
獲上謂得君自民反約以至于身皆所謂前定也而
歸本誠明誠明者凡事之根古今帝王道德事功之
本天地鬼神之奥中庸之樞紐也不明不誠親且不
能事焉能信友友且不能信焉能事上使下治天下
國家乎雖虞舜文武周公孔子未有易此者所以謂
行之一也人心不雜曰善不眛曰明不妄曰誠眛則

善者雜矣雜則明者妄矣誠無妄天命之性也故曰
天道誠之去妄脩道之教也故曰人道聖人生知安
行純乎天也擇善而明固守而誠以人合天即學知
利行也博學以下困知勉行也擇善者隨事觀理因
物察則而即據理處事順則應物所謂固執也博學
五者困勉之功博廣徧也審詳悉也愼細密也明分
別也篤用力也所學者廣未必皆知故須問問于人
未必恰于心故須思思露端緒故須辨四者皆以行
爲實地不可不力故須篤有弗學悔恨之辭前此未
學后此學則必成不成猶弗學也措舍也不得不措

者志之奮人一己百人十己千者力之勤即其所爲
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者也愚必明則善無不擇
矣弱必强則執無不固矣如是則自明而誠天下國
家事以豫立矣意重困勉望哀公也

自大孝以下三章歷舉帝王盛德大業此一章仲尼
之謂集大成也章內皆言脩己治人而脩己爲本治
人詳于九經脩己要于存誠以脩德行道道不外人
倫德不外知行總之惟誠求誠在擇執擇執在學問
思辨行五者本立而后用行皆所謂豫也

中庸是天人合一之理篇首即提天命篇末歸結上

天之載中間發揮天人之蘊此章殆盡蓋中庸之教
闡自夫子其道德倫常帝王以來皆已言之其融會
貫通以三行五以人合天以明求誠則吾夫子脩道
之教故引告哀公語實之

道之大原出于天莫非天也自地以上即天天下無
天外之人無人外之事事統于人人統于天天人一
也人在天中如魚在水中人體天措事如魚乘水泳
游人無之非天魚無之非水體之爲身生之爲親分
之爲人性之爲仁義禮智由之爲君臣父子夫婦兄
弟朋友得之爲智仁勇事之爲九經其眞爲誠其覺

爲明其理爲善其功爲擇執其目爲學問思辨行此
天人之藴君子之中庸至遠而近至卑而高也
世上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與知與能非人力湊
合皆是天道自然發見流行其眞切處莫如親其贊
相啓迪辯率勸成莫如賢故夫子告哀公立政首舉
脩身親親尊賢爲本百行始于孝輔仁資于友雖士
君子窮居潛脩外無師友之助內無仁孝之思天下
之棄物而況君天下者乎親親是仁尊賢是義等殺
是禮知天知人是智四德備矣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要而言之不是尊賢便是親親隆殺等級只在二端

上周旋故曰禮所生自然曰生即天也
禮所生與後章云敦厚崇禮相應此脩德凝道實地
中庸一篇禮之菁華五道皆是禮聖人從容中道亦
是中禮脩道立教莫大乎執禮
宇宙惟人人者天之心萬靈之會而具之成身人各
有身親爲生身之本身各爲人天乃造命之元故脩
身事親知人知天四者相因仁義禮智四者凝一不
可身不可不脩以天人之理備于身也親不可不事
以仁愛之根培于親也人不可不知以生生之理具
于性也天不可不知以立人之道原于命也聖言精

詳解者牽强朱註云脩身以道脩道以仁故不可不
事親是已又云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故不可不
知人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故又當知天此意
狹矣欲縮上文解而拘泥盡事親必知人以仁肖于
知也知人必知天以性根于命也
天人兩字即是顯微費隱之理達德達道正是天人
會合實際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是天生現成底
秩序仁義序別信是天命現成底道理知是天生底
良知仁是天生底良能勇是天生底力量惟其爲天
故古今同有惟其同有故謂之達宇宙民物帝王經

綸聖明述作總不越此舍此無道失此無德離此無
天不曰義序別信曰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者人
即是道道不遠人微之顯費之隱不可須臾離此也
朋友獨言交朋友分疏無交不成也
智仁勇名雖三純是仁達道雖五始惟親親亦是
仁道德皆仁故曰脩道以仁三德行五道舉一皆兼
三如舉知亦兼仁勇舉勇亦兼仁知所行雖三行之
惟一故曰所以行之者一豈有誠知不行誠仁不知
誠知仁不勇誠勇不知仁者乎故曰一也生知學知
困知安行利行勉行又就知行中分等級不同而其

知行亦一天人原無彼此所以謂達所以謂天有二
則不達不達則非天天故一一故達
三德首知知乾道也在人爲明德眞知合下是行此
中庸要旨前章言不明不行舉大舜顔子發揮此理
明卽誠擇卽守非離知求行離行有知聖人屢言一
以此三知三行學問思辨與篤行雖對舉其實一知
耳故知居三德之先生知居安行之先明善居誠身
之先至于誠而知行一矣
道德人人同有處處通行但知不眞則不能行氣不
果則不能行以知仁勇行之則一一者不二也良知

良能人所同具天下幾見不學而生成者雖聖人亦
用學問雖愚人亦有良心根器不同大約三等生知
是天生良知不由人謀不從外得如草木萌芽枝葉
扶疎不假安排布置卽便是安行矣不能者須學以
復不學之體如湯武反之是也不通曰困凡人精神
塞極後通鬱極後發學未知須用困困則必勉學則
必利利通也益也見世間惟此一條通達惟此一事
利益專心趣向故曰利力量不及不敢自諉工夫間
斷不敢不繼故曰勉强等雖有三成就時生知安行
至此學利困勉亦至此學利困勉之功聖人有用時

生知安行田地衆人有合處道德本達故曰一不然
聖凡路斷雖困亦不能通勉亦不能利矣烏乎一
子曰好學近乎知以下本另說起据家語皆告哀公
語合爲一章亦可皆以達德行達道者也三近皆達
德治人治天下國家九經皆達道內事所以行之者
一謂以德行道無二與前一也同豫卽前定身脩而
后人可治德立而后道可脩學問思辨行之功至而
后道德九經可舉也擇善固執以人合天卽所謂以
仁脩道以道脩身非兩也誠亦仁也仁亦善也善亦
天也知天明善存誠體仁身脩皆所謂豫也則九經

可行達道可舉治人治天下國家一以貫之所謂豫
則立也豫立之立與脩身則道立之立同言行事皆
以豫立例道亦以豫立也
中庸最忌支離德言三道言五經言九行出種種多
般總之一點眞精神化現一凝而三五九成三五九
分而一化顯微無間之道也一以同言非卽誠而一
著實處便是誠故下文終之以誠使人識一之歸宿
處也
豫者循序務本之謂九經首脩身道立卽是豫則立
故曰君子不可以不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

人治天下國家矣大學亦以脩身爲本知所先后則近道亦是豫則立中庸以明誠擇執爲豫大學以知至意誠定靜安慮爲始皆歸之脩身此言脩身曰不可不知天猶大學逆推脩身至于誠意致知也曰知所以治人治天下國家獲上治民猶大學順推身脩至于家齊國治天下平也皆所謂豫則立也身爲顯微無間之本豫爲本立道行之序聖賢道德帝王功業率由豫立二氏所以得罪于聖人惟其學無階級以頓悟爲捷徑不知豫也道尚空寂以幻形爲假合不知脩身也所以素隱行怪烏能治天下國家

在下位五段由治民約之誠身身脩然後親親尊賢治民治天下國家可舉前定之道也治民獲上遠也朋友近也親又近也約其本惟誠明自近及遠自本及末所謂豫也信友即尊賢之義順親即親親之仁誠身即脩身明善即知天聖言無二理

誠者天之道以下至末皆言明善誠身之事皆所以豫脩其身爲治天下國家之本也擇執求誠固謂之豫從容中道本立道行亦聖人之豫責成愚弱輩故詳舉學問思辨等功結之以果能

善最微妙易曰元者善之長繼之者善大學云止于至善天命人性本體純一無雜曰善其眞實無妄曰誠在天時行物生在人三德五道以至萬事萬物支分縷析一一實在現成安得不謂之誠然行生者無行生道德者無道德萬事萬物本無一事一物冲虛恬淡不可名象安得不謂之善善不雜雜則妄誠無爲爲則鑿其實一也不曰善爲天道曰誠爲天道者人性皆善但患不誠中庸責成在人欲人實體其在人之天也

道無爲聖人不言無誠實有聖人不言有蓋道不可有無言言有無是一局之見聖人雖言有無而不主

有無二氏以四大爲空以無爲常天地萬物安能滅之使無自不得不爲實有然至費者即藏乎至隱亦不得不謂實無有亦實無亦實實有者形而下器也實無者形而上道也器有形色道無聲臭道器一貫顯微無間故誠者兼有無而言也

明即善之神善即明之精非二也大學明德即是至善知止即是明善善非即明焉知擇善善不自明誰爲善擇固執只是明善著實處

不曰明者天之道而曰誠者天之道何也中人以下天明至善者少氣拘物蔽雜于爲妄者多徒語以明

則情識轉增恒人識非不足但苦妄多故應病製藥命曰誠誠則無妄無妄即明即善即天從容中道者聖人當體是道知盡仁至乾乾大勇君止仁臣止敬父止慈子止孝百行萬善纖微曲中純乎天者也擇善固執者日用隨處體認天理主宰精明不爲小體欺蔽不爲聲色外物牽制決從天理上行更不暫得暫失此以人希天者也此便是天人合擇知也執仁也固勇也一也

大學一明明德便了當在衆人分上作兩事明似知誠似行明工夫誠本體或以明爲本體則明明爲工

夫以誠爲本體則誠之爲工夫皆方便善誘名殊理一

知離行便似夢中孩提知愛知敬方是天明樣子今人認夢作醒故聖人不復與言明另提誠其實誠明非二大學釋誠意惟毋自欺毋自欺即明衆人不悟恰似明低于誠誠高于明故子思又有性教合一之說

天道非空虛時行物生絪縕變化乃見天道人性非空虛道德九經脩己治人治天下國家乃見人性故曰誠若論性體有甚學問思辨惟論盡性功用須擇善固執試看道德九經可是不擇執做得否離却五常九經可成道德否所以曰誠曰豫聖教中庸異于二氏惟此

佛氏言發眞歸元背眞逐妄妙明圓覺皆蹈襲誠明惟偏語上達故流爲荒蕩後儒避嫌以誠明爲事物上工夫向枝葉皮膚尋討以爲眞實異于佛老之虛無不知眞實正不在枝葉也虛無亦是聖人語易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篇中言不睹不聞未發之中篤恭不顯無聲無臭論語言屢空非虛無乎今一切推與佛老退守皮膚自命謂

儒此予所謂割聖道以奉二氏者也

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五者皆是困勉用力處弗得弗措之志與人一己百之功正其所爲博審愼明篤者也天命人性不由外得中人以下氣昏累重徒教以存心養性漫無依據須耳目心思歸併義理上鑽研體究約束得十分緊搜索得十分急方有猛然覺悟之路故五者援引中下愚弱輩廢一不可譬如塞漏舟不放一毫走洩始得朱註謂誠之之目則可謂爲學知利行之事則不然學知利行者未至煩費若此

五事雖聖人不廢而不倚此中人以上須此而用力
易學斯博問斯審思斯慎辨斯明行斯篤此學利輩
也中人以下博以求學審以求問慎以求思明以求
辨篤以求行故歷數其事而又矢以弗措之志乃所
以爲困勉也
五事亟數其功夫詳密非拘先後次第待完一件後
及一件也纔學卽行學不輟卽篤學則卽問思辨行
非待四事完始去行也
全篇自此章以前多言下學道之顯也而微在其中
自誠明章以後多言上達道之微也而顯在其中前

此許多義理結局在誠明兩字故下章以後卽承此
兩字立言蓋道莫大乎中庸中庸自夫子發之中庸
莫要于誠明誠明亦自夫子發之首章推道原于天
而仲尼曰以下皆申明夫子中庸之旨所以承天也
舜文等章言道盡于帝王而自誠明以下又申明夫
子誠明之旨所以承列聖也

第十八章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自此至至誠無息章因夫子誠明二字發揮天人之
秘詩書惟言明德至夫子言誠非明外別有誠也天
人之理會于明聖人之德本于明衆人之性同乎明
但爲妄念昏擾迷其本覺如大學云自欺依本明發
現而本明不得自主譬如草寇稱王假也求明須去
假假去則眞還惟聖人無假眞性常湛天光熾照是
謂誠明純乎天命故曰性也衆人多假須毋自欺使
眞宰爲主良知自覺袪除客賊之妄謂之明誠此全
仗脩道之力故曰教二者道有天人其實非兩論性
明卽誠誠卽明論教誠可明明可誠一而二二而一
但天下性者少教者多是以君子誠之爲貴也
此章因前章成功一明善誠身與首章率性脩道融

會而言見天人合一天所命卽聖所脩意不主分疏
性教而主天人一貫所以爲顯微無間也
本惟一明耳誠是治妄之藥妄是遮明之障篇首但
言知知卽明也誠爲脩道者言大學惟明明德以誠
爲入門誠意本致知毋自欺卽明也物格而后知至
者自誠而明也擇善而固執者自明而誠也大學言
上智中庸言中材言誠則通顯微合知行事理一貫
言明則似主知遺行見理遺事故中庸屢言誠聖人
稱至誠亦方便立名聖者明之至子云心之精神謂
之聖聖卽明精神卽誠至誠卽明德故云惟聰明聖

智達天德者能知之曰著曰日章曰知微顯知風自知遠近懷明德皆明也學者知誠之爲貴不知明之爲體惟不明所以求誠如雲霧既淨天日自朗惟不誠所以求明如陽光爍照凝凍自消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誠明非二也

程子論明誠云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此語粗淺朱子以爲得其訓又論誠明云誠卽明也此語眞切朱子以爲誤二于近代師儒于此道竟若何張呂游楊諸說渾如猜謎及朱子自論誠引窮理盡性至命又引理一分殊致曲章引氣質與性厚薄

異同纏繞支離如解天命之謂性云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皆所謂莊子註郭象也

說者以莊周云恬知佛云寂照定慧當誠明知慧照可當明寂定不可當誠佛寂定主于空聖道在人倫日用事物上著實故曰費而隱莫顯乎微所以爲誠佛驟意上達聖人教人下學而上達相似而不侔

第十九章

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此章言誠明之性性者生理卽是明至誠只是無妄無妄則本明自徹便是盡性一念不眞卽本明一念受蔽卽性中一念不盡一事不眞卽本明一事受蔽卽性中一事不盡所謂至誠者存體應用光明洞達盛德大業被四表格上下而性體圓融無礙事理如一虛虛朗朗純純常常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斯謂之至誠斯能盡性而人性物性贊化育參天地一以貫之矣所謂誠明之性如此

○道不離人世間故盡性必盡人物成己卽成物言

至誠功用必兼載物覆物成物言天地功用必于生物總之離事物無性命故大學致知在格物論語君子脩己以敬安人安百姓盡在脩己中合天地人物爲己全體天地人物方是至誠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萬物皆備于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方是至誠盡其性盡人性者立人達人富之教之之類盡物性者取以時用以禮之類如是則能裁成輔相天地之宜故曰贊化育贊助也天地自少人不得尤少聖人不得故曰與天地參參三也中兩成三說詳易

○誠明有自人心言者有合天地萬物言者盡人物

贊化育參天地是合天地萬物言誠誠之至也明動變化是合天地萬物言明明之至也大學謂明明德於天下孟子謂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人心與天地萬物通誠明一也

中庸本禮書人所以淪爲禽獸惟無禮也聖人範圍天地曲成萬物參爲三才之主舍禮何以哉盡人物贊化育無非禮儀威儀三千三百之發育峻極所謂中和位育者也論盡性而離禮荒蕩無据未可與下學言也世儒解盡性動引禪寂違中庸微顯之教朱註云知明處當正是盡性實落事業聖人純是天眞

用事盡教千變萬化絲絲是性命田地豈懸空證印拈花微笑伎倆彼以出世爲見性毀形滅倫面壁跏趺以爲自度度人果爾撐持宇宙只消沙門足了何必二帝三王孔子爲知釋氏見性之謬則知至誠能盡性之實此中庸要旨故中庸與禮非離而二也

第二十章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惟天下至誠爲能化

上章至誠盡性是自誠明者明則誠矣故人物天地會爲一原誠之極也此章致曲是自明誠者誠則明矣故能形著明動以至變化明之極也

恒人于塵勞昏迷中一念乍覺如電光石火不得引伸直達命之曰曲此不昧之良卽明也曲鉤也如初月一鉤如春草句萌故曰曲致者推而廣之引而伸之也致曲能誠自明而誠也本明爲妄念纏裹不得出現一曲復蘇正是生機由此保護充養使昏翳漸開天光漸朗妄去眞來由一念至念念一時至時時一事至事事工夫牢密水到渠成自然篤實光輝日新月盛以至出身加民成功文章昭融宣朗感動變化而至聖之功亦馴至矣不言贊化育參天地者分

量稍別存乎其人耳

明可言曲誠不可言曲曲亦訓小如暗室一點白形著明由此生著明之明卽誠明之明形著變動化皆明也形著者明在近動變化者明及遠而明居其間六則字有幾存焉知遠之近知微之顯所以爲明

此章微顯之旨最微上章至誠盡性渾化無微顯之迹此曲卽是微致曲卽是愼獨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致曲尚微能誠斯顯形著以后顯卽是微曲能有誠立本以藏諸用也形著明動變致用以顯諸仁也至于化而外內融天人一聖凡齊顯微無間矣工夫

有漸次微顯非二理但在內者日積斯在外者日新外可見而內不可見故言功始于微而推效達諸顯實非判然二也責成之意歸重末一句

第二十一章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此章言明聖人之事自誠而來也誠極無妄如明鏡止水風塵不動虛室生白清通無翳故與造化同神鬼神卽造化興亡妖祥蓍龜四體皆造化自然先至之兆禍福善惡聖心自然先覺之理造化以誠而運聖心以誠而覺其所以覺處惟是消息盈虛與太虛同運不待禎祥等兆而知也兆是鬼神分上事知是至誠分上事故曰如神易所謂與鬼神合其吉凶也○本有今異曰禎本無今有曰祥凡先兆皆謂之祥衣服歌謠草木之怪謂妖禽獸蟲蟻之怪謂孽鄭謂動乎四體爲龜四體謬也朱註動作威儀如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類是也世俗占眼跳耳熱噴嚏等亦是動乎四體

易大傳曰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知微知彰萬夫之望卽前知也聖人知卽是行保泰持盈銷患未萌非苟知之耳與末章君子闇然日章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血脉相應所謂誠則明也夫子告子張十世可知大學知止定靜安慮皆此理二氏蹈襲爲通慧之說非有異術大抵人心虛靈卽是鬼神能盡其心卽與大虛同神易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苟戒懼愼獨致中和至于無思無爲寂然不動自能不億不逆先覺乃平常之理也小人無忌憚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如醉如顚爲能窺前知消息故挾術用數欺世罔民無所不至好奇之爲累耳前知如神與上章參贊變化皆極高遠而要其本惟至誠所以爲中庸也

第二十二章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此章專言誠賢人之事自明而來也由擇執脩道入故反躬無不實之理推行無不成之物仁智兼舉內

外咸宜誠之至也
此子思自立言誠者何也有形色即有天性各各充
滿完足是人所以自成其爲人者也率而由之之謂
道不待假借不得推諉自已性命職業非自道而誰
之道乎所謂自成自道何也天下之物有始有卒必
徹首尾完全然後成物皆誠所爲也如孝慈誠而後
成父子仁敬誠而后成君臣性命誠而后成人物假
若其理虛而不誠則其物亦滅而無有所以誠爲自
成君子安得不自道以求誠爲貴苟能誠則自成其
已矣而物亦由已以兼成蓋已非虛已萬物皆備而

爲已成非獨成萬物兼體而后已成何也成已即是
公溥之仁成物即是明通之智仁智皆性之德性體
周徧無內無外率其明通公溥者運之時人時已時
內時外措之無往不宜所以成已兼成物也信乎誠
爲自成而人當自道此誠之者也
誠本訓實實者不虛也以成訓誠者言虛則不成也
一誠立而內外人已無不完成故謂之誠終始即成
意凡物有始無終殘缺則不成首尾全乃稱成
誠爲明精明爲誠神一點虛靈聚則生散則死故曰
物之終始萬事萬物皆然不誠無物足上句爲物終
始意言誠體物不離即誠者自成也誠之爲貴工夫
唯大學毋自欺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於爲物終始親
切
成已成物知仁內外即顯微之旨仁知即達德之仁
知仁者人也不成已則生理虧欠而不仁知者明也
不成物則錮蔽隔塞而不知合內外即是顯微無間
戒懼慎獨不離道于須臾也時措之宜即是道自道
所謂君子依乎中庸起下章無息之意
天下古今共由之謂道而皆以爲自者乃所以爲成
已而成物也成已即自成成物即自道道在自成內

成物在成已內已非自已無物非已一理即萬理一
心即萬心凡夫心頭各具聖賢大人事業不離孩提
方寸即宇宙一掬含萬象正是中庸精微廣大田地
釋氏緣飾爲清淨大法身爲無量大法界爲帝綱珠
交映爲刹塵中塵刹爲芥子納須彌爲毛端現寶塔
種種譬喻說喜新者詫爲奇特厭常者忽其本有
俗儒拘格套則足適履將聖教性命中和之旨疑爲
二氏旁岐一切割棄可怪也此與至誠無息兩章發
揮精融博大與旨微言最宜潛玩

第二十三章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

此子思自立言人心一念眞實皆與性命相應但私欲少閒卽眞體不完雖演粉飾以圖小補自成未能何以成物盡己未能何以盡人物贊化育參天地乎故惟天下至誠爲能無息功用如彼其盛有以也何以明之人心有息則操舍無恒天理周流則貞常可久久則德日盛而功業徵于外由久徵者自舒徐綿長有久道必世之仁而悠遠由悠遠積者自旁溥渾淪有洪仁厚澤之施而博厚由博厚起者自俊偉恒赫有成功文章之發而高明博厚故能奠安一世而載之高明故能怙冒一世而覆之悠久故能造就一世而成之載物惟地至誠亦能載物覆物惟天至誠亦能覆物無疆成物惟天地至誠亦能成物是至誠配天地也此等功業本性命上經綸由隱微處浸漬豈衺暴而章寒矜而變作爲而成者乎蓋天下事業易簡則大脩飾則小順性命之情當天人之理如舜之憂民猶無爲也禹之勤勞猶無事也藏于無聲臭運于不睹聞微顯不二故能存神通化與天地同流

豈勉强襲而取哉是故崇高莫大乎天地約其道惟曰不二蓋一則神二則雜人心亦惟一片虛明添一物便迷失本來而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一元循環前無始後無終亙古今如斯其不二也故其生物之功變化莫測所以能博厚能高明能悠久在一處爲然在處處皆然自一處觀天昭昭之多耳及徧觀無窮則日月星辰所附麗萬物所覆冒孰非天也自一處觀地撮土卽地及徧觀廣厚華嶽以載河海以收萬物以載孰非地也天地[redacted]莫大于山水一卷之石亦山而究其廣大草木所生禽獸寶藏所興孰非山

也一勺之潤亦水而論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鼈所生貨財所殖孰非水也而莫非天地也天地生物不測如此其博厚高明悠久可不謂極盛而要之皆不二爲之不二者何卽至誠無息也在天爲命在聖人爲德詩言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是乾健之本也運爲時行物生天之所以爲天也又言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者是文明之本也發爲謨勳功業文王之所以爲文也天曰不已文曰純天與聖人非異也純者無雜不已者無間無雜則亦無間一也無雜卽誠無間卽不息天與聖人豈有異道乎

此章承上章成己成物發揮至誠之蘊契緊在無息卽首章不可須臾離君子時中依乎中庸之意道非空寂高下散殊總屬眞常天地得此覆載生成而貞觀不朽聖人得此存神過化而上下同流人物兼盡中和位育其本在人心心之精神卽誠但著一私卽生一隙遂與天地不相似無一私自無息便與天地同神與天地同神卽與天地同功用矣乃所以爲參贊之道也其要惟無息無息斯至誠無息卽不二卽純卽不已主宰在此悠久無疆積于此高明博厚培于此

前五章遞言誠明意重在誠以至盡性參贊明動變化前知如神人物兼成功用大矣博厚高明悠久卽于此見非由人力皆至誠無息之功也誠本人物各具無息是聖人與天地合德者也子思深知無息之難恐學者以參贊位育爲可襲取而嘆曰故至誠無息此一句結上起下下遂原起不息不復提至誠者至誠之理上數章詳矣下句云不息與無息稍異無息現成贊聖之語不息工夫推勘之辭首句贊歎語氣少歇與後章首句大哉聖人之道相似下文功業總括一故字內朱子謂不息猶言無息將首句一通

讀下失之

人性合下實理本無虛妄故曰我欲仁斯仁至放心一收便與天地相似但不得常住乍起乍滅有息便是不誠純純常常一念萬年方是至誠卽是無息非兩事兩時也

子云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無息也人心天靈亹亹一片生意全眞沒假自沒空隙外累牽引卽是假私意內萌卽是假知解測識卽是假棄妄投眞卽是假但假卽息無假自無息君子戒愼恐懼無須臾離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不悔方是至誠成己成物合外

內之道時措之宜方是無息
至誠無息不善會便墮禪寂蓋不見不變無爲不二於穆不顯卽首章不睹不聞通顯微隱見已發未發不可須臾離者也費隱合天人合知行合誠明合所以不可須臾離此中庸實地人性眞精神文武周孔功業文章向此中鎔冶有何表見動作施爲之迹故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事理一貫非黙坐澄心之謂也世儒說中庸處處分析所以治外者落事障脩內者坐理障事理不得融通何名無息一入理障則至誠無息成禪寂矣

厚難博厚尤難博則厚無不徧矣明難高明尤難高則明無不照矣久難悠久尤難悠則久而無心矣三者合內外之道業如是德亦如是卽前章盡人盡物參贊動變化之景象中和位育篤恭天下平皆此景象借天地以形容聖人之功德也無物可指而無一物非是兩間動植流峙天地之博厚高明悠久也民安物阜聖人之博厚高明悠久也平實易簡中庸田地與人爲纖巧迫狹者頓殊皡皡驩虞所以分矣
地道有形萬有布列故不見而章以贊其配地乾道變化一氣運行故不動而變以贊其配天天地易簡故無爲而成以贊其配天地天地之道博厚高明悠久兼形體性情言昭昭小明也昭昭而又無窮一撮而又廣厚皆形容不測之意宇宙無處不是天地山水亦天地也此等處神奇恒人厭常罔覺君子知微不可思議故曰不測與前章人有所憾意同振收也洩漏也卷拳通小也鄭訓作區以卷爲圈義亦相近一勺猶一滴寶金玉之類藏蓄聚也殖生也水能滋生百物天命天之元神資始羣生易謂乾知也於嘆辭穆深遠也卽無聲臭之意不已天行也兩蓋曰子思推明詩意

一言而盡卽言一也不二卽一卽無息卽誠卽純卽不已天地生萬物變化不測惟一誠無息聖人運萬化動變不測亦惟一誠無息孔子無意必固我故仕止久速用舍行藏無可無不可與天地同不測衆人方寸營營機械變詐亦自不測而背妄逐眞牿之反覆所謂不測者乃其冥行用罔者耳
何謂不二未識造化反觀自性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便是乾坤之體發而皆中節之和便是乾坤之用用卽是體和卽是中識得中便識得不二識得性便識得命識得人便識得天子思引文王純亦不已之詩

正是發明不二可謂盡淺漏矣
子云吾道一以貫之一即不二君子多乎哉不多即
不二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簡即不二乾坤若
不易簡四時萬物必錯亂人事顛倒只爲念多
論道以天地爲極則此中庸之教與二氏異也天地
者人物之總領人物自天地生自天地滅除却六合
以內無人物便無道德故道以天地爲至釋氏希出
世何曾將天地磨滅[redacted]併現在光慶譸張爲幻欺世
誣民聖教脩道以誠攻異之針砭扶衰之膏粱也
至誠無息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此理人合

完足人自迷失無息而息盡邊向章變成邊迷却不
見不動無爲一邊所以小人的然日亡小人不知性
命聖人終不言性與天道緣中人以下合併不得聞
語以不見不章無爲不息轉奔向空虛其害愈大寧
就見動爲補救猶免傷手叔季聖遠人心大壞根本
盡撥子思承聖祖脩道之教盡發元始之秘備言立
言便道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未發謂中已發謂和中
爲大本和爲達道早與學人打併一片故曰不明由
不行不擇由不守放却明畢提誠惡學人補苴鋪張
專事枝葉又慮學人貪空守寂冥入理障惓惓合併

命曰中庸可謂良工苦心秦漢諸儒理會不出東晉
諸子逐影捕風至南宋諸儒看出一段風光自謂得
千載不傳之秘畢竟又被此秘賺却近代士講良知
詆宋儒支離畢竟又被良知賺却始信中人以下可
以語下不可以語上千萬世教學不能違也今既知
得至誠無息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休遂向
此中默坐休更作意尋求無息不見不動無爲是知
何但依平常日用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庸言庸
行飲食衣服作止語默觀會通行典禮爲所當爲久
則便自至誠無息自有高明博厚悠久田地自然不

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矣天地聖人豈有他術
是曰中庸
極言天地山水生物不測以形容至誠不二之妙用
微而顯隱而費譬中庸之非空寂也所以爲天所以
爲文者隱微也天道貞觀文謨丕顯者見顯也見顯
與隱微一也於穆不已即時行物生時行物生即於
穆不已若謂天外別有所以爲天者何處可覓文德
純即是文謨顯文謨顯處即是文德純若謂文外別
有所以爲文者亦復何處可覓皆支離之見
此章所言皆天人合一之妙精微廣大非由參悟入

力安排中庸化境道之極則故引文王結之下章以凝道君子承之歸重于仲尼仲尼繼文王者也故曰文王旣沒後死者與于斯文孟子謂孔子於文王聞而知之其以此與

第二十四章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是故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

容詩曰旣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承上章子思自言聖人之道大矣哉洋洋乎充周無外其發生養育萬有不齊之物莫非道也性命各正皆乾道變化故其峻高上極于天道豈不大哉然所謂大非曠等空虛也優優然舒徐饒足著之爲禮儀何啻三百析之爲威儀何啻三千日用倫常出入起居率而由之孰非發育峻極者之散見乎蓋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是道之實地也故君子脩道莫要于行禮禮待其人而後行苟無聖人中和之至德三千三百未有從心之矩則道之發育峻極者烏能收拾凝聚一以貫之邪君子欲崇禮天命之性道之原也人所同得是曰德性超形氣之表爲衆體之宗至尊也衆人以外物陵奪以小體壓制則褻矣必尊奉之爲主宰而性體無形未由尊也戒懼慎獨以至事爲擇執皆屬問學乃所由以尊德性之路也德性廣大由問學致之而廣大者多闕畧又精微之必盡焉德性高明由問學極之而高明者多竆奇又中庸之必由焉德性中本有皆故也由問學溫習之日著日察則本然之內自有新知焉凡若此皆以培養德性使忠信誠慤之體渾厚完固

德以基而日進禮以謙而日光時措咸宜順帝之則大禮與天同節故曰崇也此禮得人而行德斯至道斯凝矣然豈高遠之爲崇乎亦惟是居上爲下不驕不倍處治處亂時語時默詩云明哲保身其即敦厚崇禮之謂與凡人驕倍語默失宜生于浮華敦厚崇禮者自無此失所以明哲保身也

上章言聖道與天地同流其大至矣此章言君子凝道要于崇禮此後所言多禮事歸重仲尼禮教之宗以爲末章篤恭天下平之本也大哉聖人之道猶上章故至誠無息結前起後之辭洋洋充盛也優優寬

饒也發育生養也峻極高至也皆言道也發育以布散言峻極以上達言即發育者之徹上也發育峻極即中和位育前章聖人同天道不已之意樂記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道之體段如是也優優大哉即聖人大哉之道中贊其所爲大者隨處充滿條達非二氏空曠煩促之比禮儀禮之儀冠昏喪祭之類威儀行禮威如之儀升降揖讓之類百千言多也三百三千多之至也見道體寬裕饒洽從容縝密日用不可離之實鄭氏以周官爲三百儀禮十七篇爲三千拘也德得也道得于心曰德凝聚也如凝冰

凝脂之凝道凝爲德德散即道水凝爲冰冰融即水人心精神凝聚乃能合漠即簫末闇然入德之意中庸責成在人而道體布散公共有聖人之德然後道聚故曰凝也尊者奉以爲主也即首章戒愼恐懼之意德性人所得于天之性道由也由爲率性之路也問學問之人學之已如擇善固執之類問學不離德性道即所爲尊也致廣大四語皆尊道之功彷彿仁義禮知四德而歸重崇禮與前親親之仁尊賢之義皆禮所生正相應中庸本禮教之宗此章約之以禮爲脩道之要故尊德性五句重末一句各句又重下半句前四句皆敦厚崇禮之功各下半句又所以道問學爲尊德性之功也德性無據惟據問學致廣大以下皆問學之道而尊德性在其中遞至敦厚兩字畧住培養根深眞積力久動容周旋中禮三千三百悉歸踐履道之發育峻極者始可與上達故曰崇也崇即峻極于天禮即禮儀威儀易曰崇效天卑法地君子敦厚守禮撙節退讓至于中和位育直與天載同神至德不顯故崇也中庸以禮爲實地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不驕不倍禮所以謙而尊也不驕不自用也不倍不自專也有道則言無道則默不違時取裁

也下章反此不曰行舉曰言興言爲行者也堯之試舜亦曰言可底績而后登庸六經亦聖人之言不言曰默默足以容盛德若愚也猶舜居深山無異野人所謂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至人無迹也夫子處春秋人呼爲東家丘非以其默邪明達于理也哲察于事也保身猶易言利用安身以崇德精義入神以致用事愈近而愈遠德愈約而愈神所以爲脩德凝道之至也

前章言君子之道此章首言聖人之道承上章德業同天非聖人不能也前此脩道後此凝道所謂惟聖

者能之洋洋贊其大優優亦贊其大朱註以大綱對
舉未然萬物化生即道法象高明即道禮即道非別
有道發育峻極以生禮也峻極即發育者之上達亦
便是高自卑之意優優大哉大非巍峩也日用大經
小曲莫非發育峻極之實地中和以致位育造端夫
婦以察天地故禮者聖道之綱紀也待其人即待聖
人行即行禮禮行即道行行禮即致中和苟無聖人
中和至德則發育峻極之至道不得凝聚為己有孟
子云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也周旋中禮即是從
容中道尊德性道問學其功不一歸于敦厚崇禮蓋

廣大精微等皆虛說惟三禮實即三千三百者也道凝
極于天不越崇禮所以為中庸舍禮譚中庸猶求行
而履空也
道屬聖人者人能弘道道唯聖人能凝也發育峻極
者天地萬物而天地平成萬物咸若顯道神德行者
聖人也苟無聖人萬古猶洪荒故道以人而神人類
滅則無天地人心死則天地萬物不可見故曰易有
大極是生兩儀大極者人心也張載云天地至神必
待人而存是也聖人所以範圍天地曲成萬物莫大
乎禮故舉禮儀威儀三千三百即所謂經綸天下之

大經者聖人也故曰聖人之道猶天子之天下云爾
○聖教不言性與天道惟禮下學而上達論語言立
禮好禮執禮動之以禮約之以禮顏子為仁亦惟復
禮禮者視聽言動之準論語十二篇聖教模本而中
庸一篇教外傳心言性與天道語中人以上使民知
之者也而寓諸禮禮中也樂和也中和禮樂也大傳
舉禮樂天地將為昭焉禮樂明備天地官矣即發育
峻極禮儀威儀之謂故道不越倫常倫常即禮此篇
前半言脩道舉人倫後半言凝道舉禮及三重蓋重
以至篤恭不顯惟是敦厚崇禮耳自此篇獨行此言

遂晦宋儒惟朱子厚識此意其講學必舉禮
德性本也問學尊德性之功也德性以問學為道道
不可離可離非道學問之道不離德性顯微無間世
德性即中天下之大本此性不與諸緣對不與萬物
伍不可奔湊不可思議巍巍獨立故尊也但不黏染
虧損即是尊即是致廣大極高明溫故也廣大高明
無可揣量精微中庸是實地故無可端倪知新是發
現雖如此分疏實忌破裂即事是理即心是知心為
知宅知為心主離心致知則知為記問離知存心則
心為佛老此子思所以作中庸也中庸復破裂真成

辜負

性與虛合是謂廣大惟起我見藩籬隔塞則狹小矣致者廓而大之一私不累也盡精微者卽廣大中條理區別絲毫不爽也德性神靈不受形囿是謂高明惟物欲壓制遮蔽則卑暗矣極者徹而通之皦翳不留也道中庸者卽高明處當理近情不務奇[illegible]也廣大則萬物一體痛癢相關性之仁也明不受欺則高不受昏如身死呼蹴不屑牿亡夜氣猶存性之義也溫故以知言良能卽在中溫者不冷落生疎之意保合溫養勿忘勿助則天靈常惺善端滋長是謂知新

性之智也自致廣大至知新皆以尊德性道問學而培植其忠信之體以崇禮也蓋浮華落盡天眞完固以此行禮視聽言動非禮不由德性存而道之洋洋峻極者悉歸踐履矣日用何處非禮則何處非道故禮者道之履也崇禮獨言以者總結上四句工夫所以也大抵中庸一篇爲四十九篇綰轂此章爲此一篇準繩此句爲此一章關紐儒者摘而離之失其解矣

敦厚兩字爲下章不自用不自專免烖愆譽骨子卽君子慥慥依中庸遯世不悔與末章闇然惡文爲己篤恭之實心廣大等隱隱四德與前達德底優優大哉仰行遠自邇登高自卑素位不願外之境中庸一篇道理周匝文義條貫如人身毛竅喘息相通所以爲廣大精微之言

自古聖賢學問惟有德性一事離德性無復問學德性無把捉仗問學落實發育峻極無把捉仗禮儀威儀落實道無把捉仗禮落實禮以忠信爲本是厚也厚卽德性敦此厚須由問學君子所以尊德性而道問學也孟子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子夏云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

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子云行有餘力則以學文皆言德性外無問學也朱子分致廣大極高明溫故敦厚爲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illegible]爲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若是則所謂德性者但廣大而不精微高明而不中庸故而不新厚而不禮所謂問學者反是德性不能知必待問學問學不能存心專責德性道體之細偏屬問學而德性不能盡道體之大偏屬德性而問學不能包豈理也哉廣大高明故厚是德性廣大致高明極故溫厚敦非德性是

學問也蓋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是問學致廣大極高明温故敦厚獨非問學乎凡人氣質用事德性失主祗緣不學一日不學則德性被氣質壓倒試向日用體勘問學德性骨髓相關德性爲主問學所以匡救其失將順其美者也離德性言問學支蔓耳離問學言德性風影耳二者顯微無間合外內之道問學以尊德性卽擇執以求誠若何離之

至德凝至道而云默足以容猶國無道遯世不見知行乎貧賤患難之意事本尋常要其至非如易乾初九龍德坤六三含章六四括囊无咎无譽不能大抵

小人無忌憚與君子中庸所爭毫釐世多臨難苟免之小人亦無患難足以死之至人中庸之理圓融周匝變動不滯如言性命以喜怒哀樂未發爲大本而終于位天地育萬物言强以寬柔爲君子而矯極于至死不變言知能始于愚不肖而至于聖人天地不能盡言道德峻極于天而凝聚止于不驕倍保身言禮惟不自用自專免烖寡過而至于經綸之本達天德遠近高卑通融一貫所以爲中庸至德也凡二氏言道抗之使高中庸言道約之使卑此章自洋洋約至優優自天地萬物約至禮儀威儀自廣大高明約至敦厚斂華就實所以爲微之顯遠之近高之卑也二氏將眼前平實之理擴撥向上遺世界民物一切抛荒豈成道德

中庸說到至處便歸重知明哲與後章知天知人聰明聖知應篇首鮮能知末篇末知遠近風自微顯謂之明德大學首明德中庸終明德

第二十五章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烖及其身者也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

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此子思自立言承上不驕不倍相時保身皆君子敦厚崇禮素位而行之事其惟孔子與孔子以天縱至聖爲禮教宗主不得制禮作樂故其言曰無德而自用無位而自專生今而不從今非保身之哲乃招烖之道也觀于此言可知爲下者雖有制作之德必安微賤之分非天子無三重不敢議損益之禮不敢制品式之度不敢考書名之文今天下猶文武之天下

也今之禮度文猶周之舊章也試觀車跡同軌則百
度皆同孰敢制度書皆同文孰敢考文行禮者等殺
皆同孰敢議禮七百年間上非無天子而無德不敢
作禮樂下非無聖人而無位亦不敢作禮樂所以聖
如夫子亦從周耳自言曰吾說夏禮無徵不信我殷
人殷禮亦嘗學之尚亦有徵而非其時矣惟周禮時
王之制今用之吾所學在是所從亦在是矣此所謂
爲下不倍者非邪
言禮度文不言樂樂即是禮故樂記于禮也六經有
禮無樂禮即是樂世儒謂樂經亡非也說詳樂記

凡民賤而愚不倍是常事惟聖人聰明睿智混跡凡
民而素位時中如乾九二天下文明乃足稱耳夫子
當春秋不得位脩明六籍開中庸之傳以啓後人正
爲下之事故曰莫我知也不怨天不尤人遯世不見
知不悔此中庸實境闇然之實事故此章即承爲下
不倍引夫子言明之下章雖居上而意重爲下見無
三重者不倍難耳故下章即以仲尼祖述堯舜憲章
文武承之
愚者無德賤者無位生今反古者無時即下章謂無
三重者也哉菑同禍也非天子以下子思之言議禮

謂議親疏貴賤隆殺之禮制度謂制車旂服色宮室
器用之度考文謂考正點畫聲音形象之文今天下
子思自謂其時蓋周威烈王之世也軌車轍跡周人
重車冬官掌其制廣皆六尺六寸輪居兩旁行地轍
跡皆同至秦數用六軌始六尺也古書法皆大篆秦
變小篆今隸書也行履也禮者履也倫謂等級次第
有位無德未能免愚有德無位未能免賤引夫子從
周明生今不可反古也杞夏後宋殷後夏禮曰說世
遠畧也殷禮曰學世近詳也夏無徵故不信殷有徵
而今不用非其時也愚不自用不驕也賤不自專不
倍也生今不反古識時也裁不及保身也不言二代
之禮語默適宜也皆反上章之意

第二十六章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
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
弗從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
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
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知人也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
言而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詩曰在彼

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此子思自立言也仲尼集帝王之成而不得王天下至于定禮正樂祖堯舜師文武以斯文自任春秋之作自謂罪我然則天生聖人主張世道欲常如三五盛時相忘于大順與民寡過亦難矣今卽所云裁及其身者論之唯有王天下之君子聖神開創作君作師眞有此議禮制度考文三大權以經世立極則不惟君子之身可免自用自專不必生今而反古且使斯民信從無愚賤之裁道德一而風俗同豈不寡過

矣乎是何也有位無時若夏商之制作雖善而無徵則民必疑有德無位若仲尼之聖雖善而不尊則民必玩欲寡過難矣王天下者有三重蓋其本諸身有聖人至德凝道以爲制作之原徵諸庶民爲一代尊崇信服大有爲之君則所議所制所考徵諸三王因革損益合而不謬也立而與天地參裁成輔相順而不悖也質諸鬼神微顯變化冥合而不疑也俟諸百世以後之聖人心思經綸乎契而不惑也夫鬼神至幽矣後聖至遠矣君子何以無疑不惑蓋理莫備于天人而德莫妙于知君子德性問學貫通天人鬼神雖幽天道之變化耳以所知質之夫奚疑後聖雖遠人道之篤凝耳以所知俟之夫奚惑則天地三王明白已往者益可知矣王天下者有三重如此由是以之動民風行草偃天下後世率以爲路政教規畫守爲程憲號令文章誦爲典謨而子孫黎民世世守之矣遠而九州要荒聞風想慕近而畿甸侯服孔邇贍依此大同之化順治之極已當斯之世上無顚覆之主下無非議之民抱道德者不必軫憂世之慮有學問者相忘于大道之公民信民從無災無害何必畏天憫人悲吾道窮以是得寡過矣詩云在彼無惡在

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繹斯詩也凡君子抱制作之具有世道之責者六事不備欲永終譽難矣是詩也爲杞宋作也雖善無徵當時已不勝厭射之感而聖如夫子雖善不尊不免罪我之憾憂世君子奈何易言寡過乎信乎堯舜文武之際萬古一時唐虞成周之治不再見于春秋天所以王成仲尼也

王天下謂始受命之君如禹湯武是也三重卽承上議禮制度考文皆王者之重事有謂有德有位有時可作禮樂也寡過卽上不驕下不倍聖人爲天子作禮樂則天下信從所謂天下有道禮樂自天子出庶

人不議何過之有非天子而議禮制度考文過也爲庶民而弗信弗從亦過也上焉者雖善無徵謂如夏商先王之禮下焉者雖善不尊謂如孔子不得位子思之意傷春秋無王下焉者不尊也故君子以下明有三重寡過之難君子之道即王天下者之三重也本諸身謂有德位時徵諸庶民謂民皆信從考諸三王以下至知天知人皆本諸身之事動而世爲道以下至有望不厭皆徵諸民之事繆謬通考諸三王不繆君子之德位時即三王也建諸天地不悖立而與天地參所謂贊天地之化育也不悖謂三極道同貫

鬼神無疑所謂體物不遺誠之不可揜者在君子之心也百世俟聖人不惑謂後之視今猶今之視三王也知天謂通極于命知人謂能盡其性知兼行也鬼神言天天工也聖人言人人極也動動民謂鼓舞振作也道率由也行施爲也法法度言號令則準則也遠謂遠方望謂想望近謂朝廷邦畿厭玩視也詩周頌振鷺之篇夏商之後爲客于周周人爲作此詩也在彼謂在本國在此謂來周庭射斁通厭也夙夜猶言朝夕永終譽長保令名也不如此謂不如本諸身之事蚤有譽天下謂遠能徵諸庶民也反言以明三重寡過之不易如吾夫子道貫天人生不逢辰退而與七十子講道洙泗之濱脩明六籍以詔萬世亦幾乎議禮制度考文者欲寡其過而未能也然雖不得爲堯舜文武之業而傳述堯舜文武之道乃所以爲下不倍依乎中庸惟聖者能之矣

此與上章偏承居上爲下不及有道無道蓋不生今反古無裁寡過即是識治亂語默之時者

第二十七章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

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

此子思自言天生仲尼名教之宗主也自堯舜授中爲斯文祖仲尼述之是今日中庸所自來也道至文武盡爲經制仲尼奉揚以爲憲章即篇中所言九經達孝從周學禮之類是也往古來今時序推遷天行無窮仲尼上律之仕止久速無可無不可法其自然也四海九州八方風氣水土區別仲尼下襲之安土素位流行坎止因其定理也夫道惟帝王大經大法與宇宙元氣元形之統盡矣而皆凝承于仲尼一心

想其包羅之大如天地上覆下載函蓋無餘也其間四時寒暑交錯運行日月晝夜相代生明萬有不齊之物長養于中而不見相妨萬有不同之道並行其中而不見相悖其散殊可謂繁矣此誰為理之而不亂是謂小德如川之流千支萬派連絡分明也其合受可謂至多矣誰為積之而使化是謂大德雖敦厚重累如大冶洪爐銷鎔渾化也此天地所以持載覆幬成其為大者也在仲尼聰明聖智仁義禮智時出為言行達諸中國蠻貊是小德也經綸立本知化無倚之仁天淵是大德也下章詳之

此章特稱仲尼者承上數章之意歸德于夫子也祖述以道言道者千聖不易祖始也不可尚也述傳也不可易也稱堯舜中自堯舜啓也憲章以禮言禮者一代因革遵奉曰憲表揚曰章稱文武者今用之從周也禮亦是道文武之道自堯舜出亦若水土之從天時也故曰不能安土不能樂天天時流行不息水土居方有常律合也襲猶服也持載猶承載覆幬猶籠罩天覆地載言其間包括無餘也四時錯行謂寒暑相推也日月代明謂晝夜相禪也萬物謂人物凡有形之類洪纖高下皆是也並育謂同養育各一其

生而不相妨害也道謂造化人事物理一切精粗偏全醇駁之類如天道有風雨露雷地道有平陂易險人道有善惡邪正並行于天地之間而不見其相違礙也然則天地可謂大矣于其分疏不亂見德之小焉于其包括無遺見德之大焉川流如川之流不息不亂也敦化厚積而融化無梗礙也兩閒知尾閭沃焦物向此中盡是敦化也生住異滅各從其中往來是川流也德無大小就闢合處見天覆地載即是德道行物育即是德費隱合一微顯無閒非天地道物之外又別有德也天地所以為大謂天地間若有相

害相悖者即兩閒不勝偪仄不成造化無以為天地矣非別有兩德能使天地大也

此章語多分疏而實一貫言祖述即貫憲章言上律即貫下襲言天地即貫日月四時萬物言大德即貫小德故末句獨以大德之總見聖人之大耳

律者應和之意天道圓通故曰律襲者變易之意地道殊方故曰襲律如呂律之律天時無形以聲氣協應所謂從律不干盈虛消息順氣候之自然也襲如以衣襲裘之襲羔裘則襲緇衣狐裘則襲錦衣暑則襲葛寒則襲綿各有所宜猶儒行其服也鄉之意律

天時順帝之則襲水土素位而行順帝無常素位有方上律如無適無莫下襲如止仁止敬

聖心萬理該備故包括如兩儀時措咸宜故往來如四時日月一自統體言一自流行言流行在統體中萬物道皆是流行邊事統體見大德流行見小德

萬物儘有相害者如衆寡相陵强弱相吞猛獸相搏並然而善惡以類分盈虛乘除究竟理齊道亦儘有相悖者如寒至遠暑夜來掩晝然各以序推遷竟不踰越若物能相害則寡弱無噍類猛獸滿世間矣若道相悖則來者長存往者不復返矣

兩並字便已不相害不相悖矣朱註分不害不悖爲小德並育並行爲大德未然天地之大無不持載無不覆幬是大德就全體見並育不害言其間物物各正不亂也並行不悖言其間時時並運不息也二語皆川流之意就統體內分疏明天地之大非混雜也混雜則大不成故末句言所以大結之所以大者奧緊在小德惟其分疏得開所以銷受得盡敦而化者本以待川之流流而如川者正以行化之敦天地之間惟是盈虛消息相倚所以不窮苟無大德以銷融其積則川流有時而竭無小德以疏濬其流則敦化有時而壅如是則些子未免隔閡斗筲之器耳況持載覆幬爲天地之大乎

並行之道所包甚廣多指人事言朱註解道即四時日月于本文不重復乎本文歷舉四時日月萬物道見天地所持載覆幬之多見其爲大耳朱子謂道即四時日月本欲避佛老百家之害道者其實大道不分藩籬書惡同出異途以此爲諱儻所謂割聖道以奉二氏者非邪

小德大德借天地形容聖人心源存主處爲大日用泛應處爲小大德渾同猶上章峻極發育小德分疏

猶上章三千三百于德性見包括于問學見精詳天地亦然聖心亦然

此章逐段之意畧重下半截舍文武無處見堯舜違水土無處見天時天地之間廣大富有苟紛拏淆雜間斷歇息則萬有銷滅乾坤幾毀烏能大故天地之大奧緊在錯行代明不害不悖聖人之大奧緊在尋常日用不思不勉從容中道易曰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聖人以此作易即是小德川流之意四時錯行日月代明並育並行小德五句皆以分疏天地間條理脉絡周流不息

所以敦厚變化而成大德天地所以大也蓋大道不離乎常希聖希天只在人倫日用間窮理精義則盡性致命可幾所以為廣大而精微高明而中庸也孟子贊孔子之道如泰山河海觀水有術必觀其瀾亦即此意

自自誠明至不驕不倍是從微妙處說到平常自愚而好自用至小德大德聰明聖智又從平常處說入微妙反覆發揮中庸微顯之旨曲盡

第二十八章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

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此子思自立言也天下至聖所謂誠明者也生知得于天繼為能聽無不聰視無不明睿通乎微知周于物靈秀首出足為君臨天下之本惟其生知是以德備寬裕溫柔仁足為涵育天下之本發強剛毅義足為裁決天下之本齊莊中正禮足為敬脩天下之本文理密察智足為辨別天下之本即其至足者擬其量周偏廣闊萬理兼容聖心何溥博也即其至足者探其蘊深潛活潑萬化含源聖心何淵泉也性融理洽隨感順應時措咸宜圓神不滯又如此就其溥博擬之㳍㵲如天萬象無不包也就其淵泉擬之停蓄如淵衆流無不資也時見為容聖作物覩民莫不敬時見為言訏謨定命民莫不信時見為行淑矩芳規民莫不悅民心所在即是聲名是以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以至舟車人力所可到天地所覆載日月霜

露所照隊凡有血氣為人者莫不元后尊之父母親之所謂聖人與天同德不其然與

此承上小德川流言明之事故首稱至聖聖通明也聰明睿知至明之體仁義禮智四者明而誠也下章經綸立本知化至誠之體聰明聖知達天德誠而明也先聰明睿知後四德德始于知也孟子云智譬則巧始條理者知之事故三德首知聖人生知即明德也下四足由此出朱註分貿與德貿德非二也生知即聖德耳目曰聰明心思曰睿知睿思也知覺也覺為體思為用思知來覺藏往臨照臨容含受也執

操持也文順美也理條貫也密詳細也察分明也別辨析也一聖分爲聰明睿知一聰明睿知分爲寬裕溫柔等十六又分爲容執別敬散爲言行達諸中國四裔窮天極地無所不至所謂小德川流也溥徧也博廣也淵深也泉不竭也時卽臨容執敬別等時聖德時措又居高臨下順風而呼其應自遠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復何疑焉惟吾夫子足以當之雖不在君臨之位而神明天縱窮荒異域千秋萬禩靡不瞻仰儼所謂配天者非邪前章多以天道配聖人故曰答前章而言

知有體用偏全聰明睿知知之元神文理密察知之旁通聰明睿知是明德文理密察是格物乾道資始萬物唯知聖人照臨萬民亦唯知仁義禮之用有方知之妙用無窮人心之靈萬事之宰四海之遠億兆之繁壅蔽微曖非知何以首庶物爲照臨之主是以五德首知也

按此章之言極其表揚所謂微之顯也

第二十九章

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此子思自立言聖人五德時出窮天極地莫不尊親可謂神功駿烈然其敦化之本亦惟眞實無妄之心盡倫盡性知命而已蓋聖人聰明睿智自然先覺仁義禮智渾然全具是天下之至誠也道不越三綱五常如大孝達孝庸言庸行達德達道雖至聖功業配天究竟惟尊親可知天下之理不越人倫是謂大經雖亘古流行而當其辨分明微大綱小紀皆由心思經綸五教未敷三綱未陳三千三百未備而親義序別信栽自聖心者大經之源也天命之性喜怒哀樂

未發隱微獨覺萬理所從出也惟至誠纖僞不雜爲能洗心退藏時時見未發之中以植萬事之根所謂立本也維天之命性所從出故曰思知人不可不知天而天不可見造化生育卽是命之流行至誠盡性于天命本體闇然無遷變之障存主應用脉脉與時行物生並運脗合乾始之知蓋知之一點人物之精一毫不容減滅卽斷滅一毫不容添添卽意見寂寂惺惺不二不息是謂知天凡此皆誠神妙用不仗氣魄不著意想一至誠而道德性命會其元矣所以爲大德也于經綸處觀人倫之至可不謂仁惟誠無倚

而淪浹于天綱人紀者皆惻怛之眞何肫肫乎其仁
也于立本處觀可不謂淵惟誠無倚而眞性常湛萬
理停蓄莫測其底何淵淵乎其淵也于知天處觀渾
然一天惟誠無倚性靈之中全體大虛何浩浩乎其
爲天也向使倚一毫人爲卽是一毫虛假安得功用
之盛如此此際微妙玄通惟聖人能之亦唯聖人知
之實能聰明聖智與天同德乃于肫肫之仁淵淵之
淵浩浩之天親詣實證自然默識若祇憑摸擬講說
此理不容口耳此知不落見聞安可襲而取乎
此章承大德敦化而言卽孟子所謂大而化之之謂

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者也皆反本還元之論而歸
結于至誠者蓋中庸立教主誠誠則通天人安勉明
則性生知能之中庸終誠大學始誠皆下學上達之
教又明主分疏故以小德川流言誠主統會故以大
德敦化言也大經猶言達道經綸猶言料理皆聖人
心源上事故屬敦化經條理也綸合繩也父子君臣
夫婦經之分也父子相親君臣相敬夫婦相配綸之
合也三千三百秩序等級不容紊如織布帛絲縷入
扣無一絲一縷紕繆方謂經綸大經者道也大本者
性也天地化育命也立本之立猶吾也本則立非强

立也知主也猶易乾知大始之知性與虛合天地聖
人知一也時行物生天地之化育也鳶飛魚躍聖心
之化育也知化育卽贊化育位天地也惟至誠能主
之所以爲天地立心爲萬民立命也夫焉有所倚誠
之至也倚依傍也有所依傍卽涉思勉至誠不識不
知順帝之則也不曰無倚曰焉有所倚言此際無所
容于倚也卽中庸不可能之意要之三者皆所謂至
誠能盡其性也經綸者性之作用立本者性之蘊藉
知化者性之玄通也其意曰仁以經綸言也肫肫懇
至也含蓄曰淵以立本言也淵淵靜深也自然曰天

以知化言也浩浩廣大也上言如天如淵聖心與天
淵猶二此言其淵其天聖心卽天淵更無容擬矣仁
天淵與上章五德非異此就敦化處難名難狀而贊
歎之猶所謂無聲無臭至矣云爾固眞實也眞聰明
聖知卽前章至聖也達天德卽聰明聖知焉有倚卽
是達天德達通也通爲一無天人之別也知與知化
之知同知卽能非但心悟耳前曰唯天下至聖至誠
爲能此曰苟不固聰明聖知其孰能語勢相承以見
誠明合也此德非倚才識可辦豈倚才識可窺惟聖
默成惟聖神明與前及其至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相

應上章以刑流言故有無氣者見聞信而知尊親此
章以教化言故無聲無臭惟聖爲能知聖也前章費
而顯此章隱而微也
中庸一書教人于顯處識微于事物上見性命故篇
內提挈顯微之旨此章終以性命之微所謂大德敦
化也經綸三事槩括一篇頭緒猶易謂窮理盡性至
命也大經即達道庸德三千三百之類立本即戒懼
謹獨明善誠身盡性之類化育即覆載生成發育峻
極之類化育言知者三才合契惟知也三事即首章
命性道不及教以教化言也經綸大經教亦在其中

矣至德獨言仁者善之長也此章總括道德而會于
誠至誠者聖人之心仁淵天者贊聖心也非聰明聖
知不知者隱微之至所謂不睹聞無聲臭天德之化
也
德至人所不知可謂隱微之極要之不離盡倫故首
章自天下大經約之性以立其本通極于天以會其
原尚非經綸則言天下之動而不勝其亂言天下之
賾而不勝其惡寧免于荒宕寂滅之獘乎聖人所以
觀會通行典禮中庸所以爲禮教而作也故學禮者
達其源論道者準諸禮舍禮言中庸豈作者之意哉

內惓惓微之顯以此下章乃申明之
第三十章
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
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
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詩
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
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
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詩曰奏假
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
鈇父鉞月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

而天下平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
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
無臭至矣
此子思自言之也中庸之道顯微無間雖至聖至誠
功德配天微妙不測總之切近乎實之理非務外忘
內亦非執內遺外也詩云衣錦尚絅古者錦衣必加
素紗于外爲其華彩大著惡而欲掩之也道有著者
有不著者不著者顯諸仁渾然無迹而著者藏諸用
包羅其中有若絅之襲錦者然蓋天命人性不越乎
常無務世駭俗之奇豈不闇然而天地萬物經緯變

化日新月盛卽在其中非若小道私知的然炫燿根本撥而枝葉隨之者比也是以君子之道庸言庸行不爲不淡而性命之旨有天下之至味焉可知可能不爲不簡而易簡之中有天然之經緯焉致中致和不爲不溫而圓融之內有井然之條理焉其藏蓄闇然如此而其聰明內運旁燭無疆如天地萬物遠邇造端乎夫婦知遠之近也如明動變化風也始于致曲知風之自也近與自皆微也遠與風皆顯也一靈中主存神過化不見而章蓋道貫微顯非離近與自而循飾于顯亦非遺遠與風而枯守其微大本立達

道行中和並致費隱兼融無賢知愚不肖之偏蔽而至聖至誠天淵不可知之妙深入其微矣所謂闇然而日章者如此于何徵之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非所謂微而顯乎君子非圖于顯也生平內省無疚不愧于心所以大過人者其惟微而不可見之處耳人不可見莫如屋漏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人不見君子之動而君子敬心常存人不聞君子之言而君子信心常存所以內省不疚無惡于志爲人所不可及耳謹其微以圖于近而不待見于遠是謂知遠之近也如是而風不行于遠乎詩曰奏假無言

時靡有爭上無言而下靡爭君子之德風也蓋本欲估以進化欲民爲善而自勸何待于賞欲民去惡而自畏何待于刑非無賞刑也有微乎刑賞者德也故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德者自也百辟刑者風也君子風天下以德刑賞不事而篤恭于上民勸民威而天下自平謂非微之顯乎乃爲闇然日章而入德至此微斯至矣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言知微也苟無是德徒恃刑賞孔子謂之化民末務不足語微也詩又云德輶如毛毛雖微猶有形迹可比亦不足語微也惟詩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斯其至矣

蓋時行物生者天載之顯於穆不已者天載之微無聲無臭而時行物生者天道知微之顯也篤恭不顯而民勸民威者君子知微之顯也性命也天人也一也所以爲中庸也

此章發揮微顯之旨引詩詠歎詩可以興也絅褧通絅衣褧麻布單衣一作襞明也士昏禮作景后夫人五服有素紗是也闇暗同韜光也的然光芒射人貌日亡中無所有也淡無樂也厭惡也淡簡溫是闇然處不厭文理所以異于日亡者也三知是闇然內直明日章之主有戒懼意心之神明曰知卽上章聰明

脣知下引詩之言明德也風者鼓舞之名出乎身加乎民出乎身者君子之德風加乎民者四方風動也自由起也三之循環風外接乎遠自內接乎微遠之近由顯入微也微之顯由微達顯也風之自顯微之闇也自卽不睹不聞天下大本獨也卽微也遠風卽達道卽顯也三之卽易所謂介也幾也憂悔吝者存乎介介于石不終日幾者動之微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虞舜大知顏子擇守至誠如神方是知幾介于石非苟知之耳入德入微也易云退藏于密入輿虛合也德卽上章天德下文不顯之明德也潛伏屋

漏二段遠之近也奏假不顯二段風之自也予懷明德以下贊微之顯也人所不見卽微也屋漏室西北隅古人室東南隅爲戶西南隅當壁幽深爲奧西北隅向戶受明爲屋漏㡚中見明故曰不愧奏假進而假神也人鬼交曰假無言猶無聲靡有爭人化于敬也鈇扎刀也鉞斧也百辟諸侯也刑法也篤恭端恪也予懷上帝思文王也聲色謂號令文章卽刑賞之類大猶纛也輶輕也倫比也凡有形迹者皆有比擬德輶如毛詩辭也毛猶有倫子思反詩辭屢引詩詠歎使人感動深思也載事也聲響也臭氣也二者雖

形又無之微斯至也不言無形色言無聲臭者天行形色但形形色色者不可見微之顯也

此章總挈全篇要領申明顯微之旨而歸本于知使人見道于微也蓋中庸一書懲道術支離教人于微處證顯于顯處識微故顯微兩字一篇樞紐前二章贊至聖至誠功業配天顯之至也道德精蘊極于不可知微之至也然疑于過高非平常之理而分言似違一貫之意故此章復就近裏融會蓋德有根柢道非浮華達之天下國家者卽根諸天命人性者也蘊諸天命人性者卽顯之天下國家者也顯微合故曰

闇然日章此道之大全也人莫不有性有命而日用事爲執顯遺微故此章始攝顯歸微欲人以事合理也終達微出顯欲人以理合事也蓋可見可聞者道之顯不見不聞者道之微顯者民可使由微者不可使知苟能于事物見性命卽是行著習察由仁義行卽是君子時中能擇能守闇然日章而道德舉矣此一篇肯綮篇內未詳故末申明之朱註以闇然日章爲下學立心以知遠之近等爲知幾以入德爲下學之始按下學如擇執學問思辨等事篇內詳矣淡簡温不厭文理是闇然境地知遠近風自微顯是日章

精神以論治則霸者之驩虞卽小人的然日亡而闇然淡簡不厭正王道之皞皞以論學則君子依中庸遯世不知不悔素位而行不驕不倍惟聖者能之豈下學舍擇執而驟語此乎知幾惟至誠易曰知幾其神顏氏之子尚未盡許知卽是行若以知爲下學猶虛見耳豈可入德德言入猶道言疑也道散故疑德微故入易云洗心退藏入與虛合故末贊其至豈初學可企朱又謂引詩有淺深疎密以潛伏爲下學謹獨按戒懼愼獨篇首已及不須複說屋漏卽潛伏不動不言卽人所不見篤恭卽不用刑賞天下平卽民

勸威復言敬信者申明人所不見之功也復言篤恭者申明不用刑賞之本也何淺深疎密之有大抵此章論道之要非專爲造道之功衣錦至溫而理合顯于微道之體也意重誠而明在中知遠之近以下通微于顯道之用也意重明而誠在中此自誠明合外內之道也夫子罕言性命學者不可得而聞以至百家泛濫不識天人性命本同一體賢知者執內遺外愚不肖者逐末忘本子思諄諄發明一貫之旨中不離庸庸卽是中人苟于顯處見微于已發處見未發于日用見性命于事物見道德于天下國家見心意

知則雖堯舜之憂勤湯武之征誅猶是篤恭無爲中庸之要領也今之解者處處分析旣乖中庸之旨又以此章顯微專爲下學謹獨則其弊必至貪靜守空默坐理窟併中庸爲畫餅者矣豈究竟之旨與

日章卽在闇然內如味在飲食內火在木內生意在穀子內篇中大舜文武周公孔子卽是闇然日章之君子楊墨申韓九流百家三代以後雜霸之治章句記誦之學皆是的然之小人佛老與偏守理窟之儒又是闇然不能日章素隱行怪者也聖教顯微一貫達道卽是大本平天下卽是篤恭非枯寂默坐以爲

闇然也故曰衣錦尚絅闇然而日章

淡是中庸本色大道正味故曰不厭朱子謂下學不歆艷世味如此解淡須厭方可淡不厭簡文溫理是舜文周孔風範非下學可到

三知入德微上下而意指上知與前章聰明聖知知化育之知同凡中庸言知卽行言明卽誠虛見非眞知朱子解易乾知大始云知知府知州之知主也此知頗似遠由近主風由自主微爲顯主一靈常主遠近風自微顯通融無礙故可攝六合爲秋毫可通一息爲千古可運四海于掌上可流明昧于萬里所謂

尸居龍見淵默雷聲不見而章不動而變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如是乃爲入德德至微也入德卽入微無聲臭無睹聞天命之性天下之本由此出機由此入機自大虛來還大虛去方是眞知

淡而不厭三句是闇然知遠三句是日章卽入德境地入德卽是上達夫載引潛伏屋漏二詩微闇然卽不睹不聞微也引無言其刑二詩微日章卽中和位育顯也引予懷明德微入德之妙顯微無間也不動亦敬不言亦信不任于顯民勸民威百辟其刑不任于微遠近風自渾化無迹歸于無聲無臭之天載而

已天者道之統時行物生風雨露雷無日不振作故至顯莫如天而太虛無礙惟玄惟默貞觀貞明亘古如一故至微亦莫如天聖人之于天道一也諸弟子疑聖人有隱夫子援天以示無行不與天人合顯微一乃爲至德故中庸終始[illegible]天也佛氏竊取此義爲最上乘而學聖道者不講于微顯之義則是天以頑空爲無聲臭聖人以默坐爲不睹聞豈不誤乎

闇然是的然對治藥君子之道不但的然非住處卽闇然亦非住處故曰闇然而日章但道有發眞歸元處聖人有安身立命處爲學有起根築基處不得舍近圖遠舍卑務高舍微求顯所以惡文而闇然耳及至篤恭田地儘教枯木寒灰黜聰明遺形骸而不謂之微儘教成功文章光四表被上下而不謂之顯乃爲淡不厭簡文溫理唯一知眞遠近風自之迹化無聲無臭與天同神故曰至矣

潛伏卽闇然人所不見卽潛伏人所見惟言動敬信不待言動卽不睹不聞顯微合一之功卽潛伏內省人所不見之處敬在不動信在不言卽知遠之近知風之自而顯入于微民威勸百辟刑卽近者遠自者風而微出于顯所謂闇然日章如此不顯惟德予懷

明德卽所入之德聲色不大毛有倫無聲臭卽入微之景象

不賞不怒非廢刑賞但勸威不本此篤恭非端默無爲端默無爲是闇然不能日章也天道運而不息惟自然聖人率性終日乾乾惟曰篤恭堯舜憂勤文武制作夫子九經弗得弗措人一己百亦惟篤恭不曰篤敬者心曰敬容曰恭天下不見君子之心而見君子之容本其在外名其在內所謂微顯也微處難名外視闇然故曰篤恭天象周旋不住惟北辰一點見其不動所謂不顯明德不大聲色無聲無臭皆不離

顯上見故曰天下平引詩言明德應上文三知入德
誠而明也
道以通微爲極故歸于無聲臭二氏以無爲常從無
說向有中庸以有爲常從有說向無從無向有懸空
無著從有向無根基可據故曰下學而上達二氏偏
著上達所以失之或曰中庸言無與佛言空何別佛
氏言空無色無像中庸言誠有色像而無聲臭色像
本有也佛謂之無是以有爲無也聲臭本無也聖人
謂之無是以無爲無也故曰形色天性也有形色無
聲臭則有者實有無者實無故曰誠法象莫大乎天

地佛氏併天地爲空夫實者焉能使空聖道有無虛
實同體形上曰道形下曰器色象者器也無聲臭者
道也道器有無一貫色象隱乎聲臭無聲臭不離乎
色象故但可謂之無聲無臭縱不得謂之無色無象
佛併色象無之誕矣然則佛氏與聖人異乎曰佛氏
焉[redacted]與聖人言同異粤自孔子子思時佛未興也學
者但多言語文字未聞性與天道故子思述性道而
佛晚出拾聖人唾渶自文聖人言性亦言性言心亦
言心言中亦言中言眞妄亦言眞妄如大學言明佛
亦言明言知亦知言止亦止言定亦定言靜亦靜論

語言空亦空言覺亦覺百家蹈襲未有如斯之公然
雷同無忌憚者矣聖人開基垂統中業式微佛氏陰
謀篡竊呂嬴牛馬眞贋不分朱元晦謂彌近理而大
亂眞誠然矣爲今之計有討其亂辨其眞而儒者不
能討除其亂而但諄諄辯我非佛氏至于逃形畏影
舉千年堂構累代衣冠重器一切委以讓之如周秦
豐鎬越棲會稽環堵自守以爲已有遂使佛氏久假
坐成强大是誰之咎不思孔子言性道子思作中庸
是時佛安在千年後忽被攘奪而儒者顧謂明心見
性圓覺眞空皆佛氏語乎謂之割聖道以佐佛豈誣

與嗟乎若佛氏者正吾夫子所謂不可使知之者也
其譸張亂正至此而世儒昏懦盜夾主人主人畏盜
今與吾聖人分曹論同異儒所以爲儒耳誰知烏之
雌雄
此章之旨實不專爲下學而解者疑可與入德不似
上達語未知中庸一書皆賢人謀道之言有證道
者聖人言聖人事也如天子言天下自證也有謀道
者賢人言聖人事也如士大夫說朝廷宗廟非盡己
有也論語聖言惟聞默識無隱無知一貫不多與道
合眞故不言而信無淺刻隱秘之語此篇子思爲頌

述聖祖言性命言中和言誠明言微顯語故玄超潛天潛地卒未易曉又如大學言明德言至善言誠言正孟子言性言氣與義微旨皆賢人君子憂世衛道闡繹名理不直則不見要之不離文字去道猶垣一方也昔堯授舜曰允執厥中至矣盡矣淺學好事僞增危微等語皆中庸糟粕竊思孟牙後慧古文孔書所以爲魚目耳世儒不解此奈何言中庸棄裂禮書孤遠離宗宋元晦謂使人神識飛揚者玆則有之矣探異誑妄一部中庸孰非下學而獨此一語邪

禮記通解卷十九終

禮記通解卷二十

郝敬習

表記第三十二

表記取篇中仁者天下之表命篇所言多仁者之事

子言之歸乎君子隱而顯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信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是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甫刑曰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

歸乎嘆辭蓋夫子周流不遇而思歸也隱而顯所謂闇然日章也不失足不輕進也莊故不失足威故不失色信故不失口甫刑周書篇名引以明君子能敬戒則身無可擇去之言謂所言皆善猶詩云不可選也忌戒也引以明言足信之意而貌與色可知矣

子曰裼襲之不相因也欲民之毋相瀆也子曰祭極敬不繼之以樂朝極辨不繼之以倦

裼袒裼露體曰袒單衣曰裼重揜曰襲裼裘襲裘詳見玉藻詩云袒裼暴虎又云載衣之裼郊特牲云鄉人裼皆言衣也執玉帛亦有裼襲單藉曰裼重襲曰襲不相因如子游裼裘而弔主人小斂畢襲裘入凡袒踊畢襲衣袒割牲袒免拜賓畢袒執弓射畢皆襲

衣執玉帛如聘禮上介不襲執圭屈繅授賓賓襲執圭又公側授宰玉裼降擯者出請賓裼奉帛加璧享之類皆所謂裼襲不相因也又喪禮袒與襲不同位亦不相因之義鄭註未達祭與鬼神交不極敬不能合漠少繼以樂則懈散矣朝廷之上禮法政事所出秋毫必辨然後名分正而幾務清少繼以倦則廢墜矣

子曰君子愼以辟禍篤以不揜恭以遠恥子曰君子莊敬日强安肆日偷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儳(音)焉如不終日子曰齊戒以事鬼神擇日月以見君恐民之不敬

也子曰狎侮死焉而不畏也子曰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毋相褻也易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

篤誠也揜如大學云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之揜能篤則誠中形外本無虛僞何揜之有孟子所謂篤實有光輝是也侈肆則招侮不矜不伐恭以持已易所謂謙尊而光也故遠恥身心收斂則精神自奮發故曰莊敬日强安肆反是儳焉傾側之狀不莊敬之容如不終日卽不以一日使其躬之意所謂不俟終日也擇日月上吉也王藻云將適公所齋戒周禮云祭祀前十日帥執事卜日遂戒則是見君亦齊戒祭祀亦擇日月互言以明事君事神敬同也狎侮則招禍有至于死者而人不知畏也古者交際必有辭無辭則無名相見必有禮無禮則無交將命之類謂之辭執贄之類謂之禮有辭而後接則接不苟成禮而後見則見不瀆引易彖卦象辭義不甚協解見周易

子言之仁者天下之表也義者天下之制也報者天下之利也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詩曰無言不讐無德不報大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子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

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

仁以長人故爲天下之表義主裁割故爲天下之制仁者愛人則人皆愛之義者敬人則人皆敬之故曰報者天下之利以德報德仁之事也以怨報怨義之事也無言不讐義也無德不報仁也民非后無以相安仁也后非民無以君四方義也以德報怨則怨釋而身安故曰寬身之仁以怨報德則拂情逆理故曰刑戮之民

按以怨報怨非聖人之言論語云以直報怨

子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

矣是故君子議道自己而置法以民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强仁

無欲而好仁非有意于為善自止于至善也無畏而惡不仁非有意于去惡自無惡可去也故曰天下一人中心安仁者常少故無欲無畏者上智以之自待勉强行仁者常多故賞勸罰懲置法所以為民仁有三謂安仁利仁强仁同功異情如五霸之假與三王之仁其功相似其情則異也同過知仁如周公使管叔與不智同孔子稱昭公與黨惡同然其仁可知也

仁者安仁不論功過惟率吾仁耳知者利仁以有功行仁也畏罪者强仁以免過求仁也

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厚於仁者薄於義親而不尊厚於義者薄於仁尊而不親道有至義有考至道以王義道以霸考道以為無失

凡人舉動行持右先左後右任而左助之仁為立人之本萬善長於仁故曰右道為義所當由之路仁窮佐以義故曰左偏于仁而廢義則以親而遺尊偏于義而廢仁則以尊而忘親尊親不兩全故以仁義相為左右也道有至謂仁也有義以輔仁也有考以稽義也得仁者王所謂無欲無畏也得義者霸所謂利而有功也得考者無失所謂强仁免過也

按道者仁義自然之名非仁外別有道也厚仁而薄義非眞仁也厚義而薄仁非眞義也至仁無不尊至義無不親霸者焉知義焉知道非夫子之言也

子言之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中心憯怛愛人之仁也率法而强之資仁者也詩云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數世之仁也國風曰我今不閱皇恤我後終身之仁也

仁有數以義有長短大小隨宜用愛也如可以速則

速可以久則久禮以大為貴以小為貴之類中心憯怛安仁者也率循法度而勉强行之資利乎仁者也引詩言武王用賢遺孫以安輔其子澤流數世中心憯怛之仁也國風言我今已不見容何暇憂我後日此僅終其身率法强資之仁也芑穀名仕官人也閱容也

子曰仁之為器重其為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取數多者仁也夫勉於仁者不亦難乎是故君子以義度人則難為人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已矣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大雅曰德輶如毛民鮮

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小雅曰高
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
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
斃而後已子曰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故仁者
之過易辭也子曰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敬讓以行此
雖有過其不甚矣夫恭寡過情可信儉易容也以此失
之者不亦鮮乎詩云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子曰仁之難
成久矣惟君子能之是故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
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是故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已
使民有所勸勉愧恥以行其言禮以節之信以結之容

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朋友以極之欲民之有壹也小
雅曰不愧于人不畏于天是故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
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則實以君子
之德是故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容而無其
辭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恥有其德而無其行是故君子
衰絰則有哀色端冕則有敬色甲冑則有不可辱之色
詩云維鵜梯在梁不濡其翼彼記之子不稱其服

仁者天地人物生生之理所謂元善也堯舜猶病故
曰重莫勝遠莫致取數多所以難也以義度人謂盡
義以求合則天下無全人以人望人謂不遠人以為
道則賢者可見矣德輶如毛言仁為人所本有輶如
毫毛易舉也輶輕也儀圖猶比擬仲山甫周賢臣高
山仰言山高則可仰景行大路也言路大則可行皆
喻仁也止者仰求及行求至即夫子云斃而後已也
中道而廢謂行至中路力疲而志勇忘老忘年死而
後已俛俛首不顧貌仁道雖大皆人可欲之理人自
失之苟欲仁斯至未見好仁力不足者故仁者欲無
過不失所好而已故曰易辭辭猶免也恭儉信三者
本敬讓以行所以辭過之道也謙恭則無妄舉用情
則人信之節儉則不犯禮而人容之乃所以辭過也

故曰失之者鮮聖人制行謂聖人立教以制民行不
以已之能事責人惟因民為制所謂天下之達道也
民皆勸勉于行而以不顧言為恥又節之以禮固之
以信教之脩容貌飾衣服交朋友無非欲民行歸一
而已衣服以移謂服法服則言法言行法行故曰移
然必朋友樂羣德立行成乃稱其服故曰極移始之
極終之也遂猶發也有其德而無其行謂心得是理
行或違之非眞德也衰絰則有哀色三者皆容稱服
之事然必內有哀敬不辱之眞心而后有是色以稱
其服鵜鶘鶘一名淘河食魚貪汙之鳥彼記猶言彼

其之子指小人在位者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義者貴賤皆有事於天下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故諸侯勤以輔事於天子子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是故君子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役禮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儉於位而寡於欲讓於賢卑己而尊人小心而畏義求以事君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凱弟君子求福不回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與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

以受方國子曰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惠恥名之浮於行也是故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以求處情過行弗率以求處厚彰人之善而美人之功以求下賢是故君子雖自卑而民敬尊之子曰后稷天下之為烈也豈一手一足哉唯欲行之浮於名也故自謂便人
此一節皆言為臣之道賤而任事謂之義君子所謂義貴賤皆有事也躬耕以事上帝是天子之事服勤以輔天子是諸侯之事自諸侯以下可知已是以人臣事上雖有庇民之德不敢有君民之心惟自盡其事而安于為臣無所為而為厚于仁者也故恭儉以求自盡于仁信讓以求自盡于禮役者安分自盡之意卽所謂有事也尚上同不敢自尊上也得之自是不得自是謂得君與不得君臣所由惟是而已自由也莫莫茂密貌藟葛屬施及也條枚樹枝也凱樂也弟易也回邪也葛藟生于地上附于木以比君子謙恭樂易獲福于天也人臣有爵者死尊敬其名據生平美行為謚美不備舉惟節取其一惠不欲名之過于行也惠順也一惠猶言一善過行弗率謂生平過甚之行弗循求之以處于醇厚之道也功之美者莫如后稷后稷之功兆民永賴豈一種植之利而欲其

行之過于名但自謂為便利于人而已便猶利也謂稼穡之利所謂節以一惠故但名其為稷引以徵不尚其事之義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仁者其難乎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凱以强教之弟以說安之樂而毋荒有禮而親威莊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后可以為民父母矣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今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無能母之親子也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母親而不尊父尊而不親水之於民也親而不尊火尊而不親土之於民也親而不尊天尊而不親命之於民

也親而不尊鬼尊而不親子曰夏道尊命事鬼神而遠
之近人而忠焉先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其
民之敝惷而愚喬而野朴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
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其民之敝蕩而
不靜勝而無恥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
而忠焉其賞罰用爵列親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
而不慙賊而蔽子曰夏道未瀆辭不求備不大望於民
民未厭其親殷人未瀆禮而求備於民周人强民未瀆
神而賞爵刑罰窮矣子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殷周之
道不勝其敝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

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子言之曰後世雖有作
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君天下生無私死不厚其子子
民如父母有憯怛之愛有忠利之教親而尊安而敬威
而愛富而有禮惠而能散其君子尊仁畏義恥費輕實
忠而不犯義而順文而靜寬而有辨甫刑曰德威惟威
德明惟明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

此一節論爲君之道强教愛而勞也說安得其心也
强教所以致其尊說安所以致其親說安而能强教
使民樂而無荒孝慈而敬親不忘尊是爲父之尊也
强教而又悅安使民有禮而親威莊而安尊不忘親
是爲母之親也非至德孰能與于此人道父主于嚴
尊而不親母主于愛親而不尊下無能謂子無能父
卑賤之水懦人玩親而不尊火烈人畏尊而不親土
利人踐親而不尊天高難近尊而不親命自然無心
而人忘之親而不尊鬼神變化不測人畏而敬之尊
而不親三代之治夏道近古所尊在命以天命渾然
爲一定以鬼神禍福爲適然切近人情崇尚忠實先
祿賞後威罰親愛有餘尊嚴不足比其敝也民多惷
愚驕野而質朴此尊命近人尚親之末流也殷人承
之尊鬼神以救愿愨之偏以鬼神禍福爲先以人道

禮教爲後先罰後賞尊嚴有餘親愛不足比其敝也
民多摇蕩不定飾詐求勝而無恥此尊神後禮尚尊
之末流也周人承之尊禮教好敷施敬神而遠近人
而忠反夏之舊其賞罰無先後惟論爵列如爵有五
等刑有八議之類亦親愛有餘尊嚴不足比其敝也
民多便利機巧外文飾而中不慙內賊仁而外欺蔽
此好禮之過文勝沒質之所致也夏道尊命天道無
言故不煩辭令事不求備不大責望于民民不忘親
夏治所以最近古也殷人尊神而禮文未煩然先罰
好尊于民求備矣周人以禮强教民于事鬼神之禮

未褻其于治人之事賞爵刑罰極其周悉無以復加故曰窮二代之治所以不及夏也君天下生無私謂有天下而不與也死不厚其子謂以天下傳賢也有憯怛之愛弟以悅安之也有忠利之教凱以强教之也親而尊五者小人尊親之化其君子六者君子尊親之化也恥費謂不奢輕實謂不貪

按此節論尊親之偏三代之敝旨近迂僻非夫子之言

子言之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是故君有責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故其受祿不誣其受罪益

寡子曰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易曰不家食吉子曰事君不下達不尚辭非其人弗自小雅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子曰事君遠而諫則讇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子曰邇臣守和宰正百官大臣慮四方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詩云心乎愛矣瑕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子曰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故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遠亂也子曰事君三違而不出竟則利祿也人雖曰不要吾弗信也子曰事君慎始而敬終子曰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爲亂子曰事君軍旅不辟難朝廷不辭賤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亂也故君使其臣得志則慎慮而從之否則孰慮而從之終事而退臣之厚[illegible]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子曰唯天子受命于天士受命于君故君命順則臣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詩云鵲之姜姜鶉之賁賁人之無良我以爲君

此節言臣事君之道先資其言先以言爲資也拜自獻其身將以試其言也蓋言可底績故獻身以行其言言行則信成矣大言謂論道經邦小言謂因事納

誨大利謂功在天下小利謂惠及一物所言小則其任小而不可妄覬如爲貧而仕之類所言大則其道大而不肯輕試如學焉後臣之類不家食謂食祿也下達求通于下也事上而求通于下是朋比也不尚辭不以便佞取容也非其人弗自不由匪人進也自由也靖共安靖恪恭也正直正直之人式穀以女用福祿與汝也遠而諫謂疏遠之臣越職進諫是以諫爲諛也尸利主利祿也邇臣近君之臣職在調和輔養不以亢厲爲忠宰百官之長正已以帥屬也大臣謂公卿慮四方謂安定天下邇臣宰皆大臣也守正

慮自君身以及朝廷天下也欲諫謂可諫君之失不
欲陳謂不可陳己之直瑕詩作遐遠也遠不得相告
語也難進易退謂進以禮退以義則在位者皆師師
揖讓故曰有序易進難退反是故曰亂禮主賓相見
三揖後進賓出一辭卽退以遠亂也三違不出竟憂
去不離境也要希求也得志則愼慮以敬事也不得
志則熟慮以善終也終事而退以全其厚所謂熟慮
也退謂去位士受命于君猶天子受命于天天無不
順之命君命或不順臣不得阿諛順從也姜姜猶彊
彊剛也賁賁猶奔奔鬬也詩謂鳥不亂羣刺衞宣姜

與公子頑亂匹也
按此節大利小利大祿小祿守和逆命等說皆有疵
類非盡聖人之言
子曰君子不以辭盡人故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
無道則辭有枝葉是故君子於有喪者之側不能賻焉
則不問其所費於有病者之側不能饋焉則不問其所
欲有客不能館則不問其所舍故君子之接如水小人
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小雅曰盜言孔甘
亂是用餤談子曰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故君子
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飢則食之稱人之美則爵之

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稅子曰口惠而實不至怨
菑及其身是故君子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以怨國風
曰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子曰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疏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
盜也與子曰情欲信辭欲巧
不以辭盡人謂辭不可以槩人也有道無道謂治世
亂世也世治人皆脩行而好名者多鋪張則行有枝
葉世亂人爭立言而尚口者多浮華則辭有枝葉枝
葉皆非根本而辭爲甚故辭不可盡人不能賻而問
人費之類亦枝葉也接猶交也水淡而可久醴甘而

易壞餤進食也諾責謂許諾將來使人責望已怨謂
已往未許人怨恨也晏晏悅也旦旦明也反反覆也
○按不能則不問此深于涉世者耳非至德之要辭
欲巧尤謬定非夫子之言
子言之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
不敢以其私褻事上帝是以不犯日月不違卜筮卜筮
不相襲也大事有時日小事無時日有筮外事用剛日
內事用柔日不違龜筮子曰牲牷禮樂齊盛是以無害
乎鬼神無怨乎百姓子曰后稷之祀易富也其辭恭其
欲儉其祿及子孫詩曰后稷兆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子曰大人之器威敬天子無筮諸侯有守筮天子道以筮諸侯非其國不以筮卜宅寢室天子不卜處太廟子曰君子敬則用祭器是以不廢日月不違龜筮以敬事其君長是以上不瀆於民下不褻於上

事謂祭祀卜筮之用謂如擇日擇尸擇牲之類不犯日月謂不以他事妨祭之日月也不違卜筮謂卜筮既定則不敢違不相襲謂卜則不筮筮則不卜大事祭大神四時有定日如冬至祀圜丘夏至祀方澤之類則不復筮小事謂祭小神無常期則筮也外事祭百神內事祭祖考剛日柔日說見曲禮惟不違龜筮

是以牲牷禮樂粢盛三者幽無鬼責明無人怨子曰二字衍文后稷有稼穡之功堯封于邰始祀宗廟子孫遂有天下尊稷配天詳見詩大雅生民篇富福通詩云何神不富言后稷本恭儉啓後子孫能率先猷則獲福易明祭貴志不貴物也或云易富不多品也惟躬耕以供粢盛故易辭恭卽詩云庶無罪悔之辭欲儉卽詩云春揄播揉等事舜及子孫謂有天下兆祀詩作肇祀始祀也大人之器龜筴也威敬猶畏敬不敢褻也天子無筮有守龜龜重也諸侯守國以筮天子在道路則用筮諸侯在他國不筮不敢問吉凶于人國也雖不筮猶必卜其所居之寢室防意外也宅居也天子在外不卜宅惟處于諸侯之大廟敬用祭器謂大賓客燕饗用祭祀之器敬之也不廢日月請謁必擇期也不違龜筮卜筮後見也上不瀆於民謂君神其道不示民褻也下不褻於上謂民敬其事不敢慢上也

按卜筮先王所以一人心決猶豫事有典常則不卜筮魯郊卜非禮也記云大事有時日又云事天地神明無非卜筮之用曲禮大饗不卜而周官大宰又云祀五帝卜日祀大神示亦如之曲禮爲正筮法詳周

易卜不見于經而世以草木無知龜有靈故春秋傳謂簭短龜長記言重卜附會耳周禮亦先筮後卜要之聖人所爲自信者不在龜亦不在筮其所以爲衆人信者于龜近于筮遠筮非知易者不能占也

表記終

緇衣第三十三

緇衣取好賢如緇衣語名篇相傳爲公孫尼子作依倣聖言而味淺旨不醇引詩書無自得之趣信非聖人語

子言之曰爲上易事也爲下易知也則刑不煩矣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愿刑不試而民咸服大雅曰儀刑文王萬國作孚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遯心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涖之則民有孫心甫刑曰苗民匪用命制以

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是以民有惡德而遂絕其世也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豈必盡仁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大雅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爲仁爭先人故長民者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民致行己以說其上矣詩云有梏德行四國順之

上易事則民不欺下易知則君不疑如是則刑可不用矣緇衣詩鄭風之首篇國人愛鄭武公而作巷伯小雅之詩寺人刺幽王而作甫刑卽呂刑周書篇名周穆王恤刑而作苗民三苗國民匪用命書作匪用靈靈猶善也以仁遂猶言興仁豈必盡仁言禹非家喻以仁也引詩書見上之化下在表正而已成王之孚言成其爲天子之信非但一人一家信之章志貞教謂明示其好善惡惡之志躬行守正以教之尊仁以子愛百姓卽體仁以長人也故民亦致力躬行以順悅其上梏詩作覺德行可覺悟人也

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弗）故大人不倡游言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

言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詩云淑慎爾止不諐于儀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詩云慎爾出話敬爾威儀大雅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子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尹吉（告）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子曰有國家者章善癉（坦）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詩云靖

共爾位好是正直子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慎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矣臣儀行不重辭不援其所不及不煩其所不知則君不勞矣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小雅曰匪其止共維王之卭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恥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康誥曰敬明乃罰甫刑曰播刑之不迪

王言始出甚細布之于下風行漸遠其末漸大綸大于絲綍大于綸游言浮浪不根之言危猶越也道人以言謂以言教民禁人以行謂防民之行言雖是而

終不可踐則當慮行雖善而久必有敝則當稽乃可以道民禁民也穆穆深遠意於歎辭緝熙繼明也敬止敬其容止衣服不貳有定式也從容有常舉動無躁妄也民德壹順治不擾也行歸于周歸于忠厚也上可望而知故臣易事下可述而志故君不疑尹吉當作尹告伊尹告太甲之辭章善癉惡謂善者揚之不善者病之厚不偷也儀度也臣度其君之所能行者而不重煩以辭說不扳引君之所不及不煩瀆君之所不知納牖善道則君不勞矣引詩言天反常則民盡病所謂上疑則下惑也引小雅言小人不能恭敬惟為王卭病所謂下煩則君勞也褻刑猶煩刑播刑之不迪本作播刑之迪言施刑必順理也

子曰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也大臣不治而邇臣比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君毋以小謀大毋以遠言近毋以內圖外則大臣不怨邇臣不疾而遠臣不蔽矣葉公之顧命曰毋以小謀敗大作毋以嬖御人疾莊后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子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親失而教是以煩詩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君陳曰未見聖若

已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

大臣不親愛其君百姓不得安寧以君于大臣忠敬不足寵利太過也君不敬其臣臣不忠其君惟富貴是圖則君失御臣之道而大臣不治恃權怙勢而近臣阿比故人君于大臣不可不敬敬選擇欽崇也表標也道由也邇臣為君好惡所係民必由之毋以小臣謀大臣毋以遠臣間近臣毋以內臣圖外臣則君相同心內無猜忌外無壅蔽百姓安寧矣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顧命臨死顧其臣子命之之辭莊正也莊后嫡夫人之賢者莊士大夫卿士正人之

爲大夫卿士者不親賢而信羣小是以嬖人疾莊士
也親失教煩謂民不親上而號令多也
子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其所
褻也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
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
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愼也太甲曰
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厥度則釋兌
命曰惟口起羞惟甲胄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
厥躬太甲曰天作孼可違也自作孼不可以逭尹吉告
曰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

德易狎而難親謂水也民蔽于人情鄙陋不通易于
爲亂不可慢也太甲以下四引書明不可不愼之義
虞虞人機弩牙括矢本也度法也釋舍矢也口起羞
甲胄起兵言口能招侮與戎衣裳在笥干戈省躬言
不以冠裳從容遂忘備也尹吉當作尹告天當作先
伊尹言已先見湯于夏之西邑夏都安邑亳在其西
故曰西邑夏忠信曰周湯自以忠信有終故尹爲相
亦能有終也
子曰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
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
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
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
正卒勞百姓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祈寒
小民亦惟曰怨
昔吾五句今詩無之誰能三句見小雅節南山之篇
君雅當作君牙怨資書作怨咨祈作祁大也末句脫
咨字
按此篇與前表記所引詩書語皆無深味而引書多
世所傳古文書中語
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壹行無類也

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
可奪名故君子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精知略
而行之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詩云淑人君子
其儀一也
義不一從違不定也行無類臧否乖方也質猶擇也
多聞則擇取其善者守之志記也親篤信也多志則
擇取其善者篤信之知欲其精行欲其愼略猶約也
愼行之意君陳古文周書篇名師衆也虞度也庶言
同謂衆論合也
子曰唯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故君子之朋友有

鄉其惡有方是故邇者不惑而遠者不疑也詩云君子好仇子曰輕絕貧賤而重絕富貴則好賢不堅而惡惡不著也人雖曰不利吾不信也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子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正謂正人惟君子能好之小人則毒害之君子朋友有鄉謂所好必善類也其惡有方謂所惡必不善也好惡得正故爲善者安而遠近不疑好仇猶言良朋攝猶助也引詩言朋友相助在賢不在富貴也私惠不歸德言小惠不合于德義君子不留于己周行猶

言至道

子曰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必見其敝人苟或言之必聞其聲苟或行之必見其成葛覃曰服之無射子曰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從而言之則行不可飾也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則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小雅曰允也君子展也大成君奭曰在昔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爲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兌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爲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易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恆其德偵婦人吉夫子凶

有車必見其軾有衣必見其敝喻誠之不可揜也引葛覃之詩言實有是衣乃可久服而不厭也意不甚協大其美謂誇張其美小其惡謂微隱其惡君奭周書篇名周田猶言徧蒐簡擇之意今書作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言天割絕殷紂重奬文王之德集大命于其身也引以徵實德之義亦不甚協恆即實德德實則可久不可爲卜筮言人多機變鬼神不能測也引說命與今文異惡德即不恆之類如爵之則民將

起而效尤以惡德爲正事純用此以祭祀是欺罔鬼神也惡德之人事煩擾亂故難以事鬼神不恆承羞解見周易恆卦爻辭偵作貞

緇衣終

奔喪第三十四

此居他國聞喪奔赴之禮五服之喪皆有奔此篇多後人即事義起不必盡古也

奔喪之禮始聞親喪以哭答使者盡哀問故又哭盡哀遂行日行百里不以夜行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后行過國至竟哭盡哀而止哭辟市朝望其國竟哭至於家入門左升自西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襲經于序東絞帶反位拜賓成踊送賓反位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皆如初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

闔門相者告就次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拜賓送賓皆如初

古者吉行日五十里奔喪倍之不夜行孝子爲親喪自重也見星謂晨昏星出早行晏息但不宵奔若輕喪奔不必見星矣過國至竟謂所經過國之界上昔去親存今返親亡感觸盡哀也市朝邑居也辟不哭恐驚衆也望其國竟將至本國界也入家門自外入以西爲左將趨西階如親存也禮親在升降不由阼言括髮不言免者父喪脫髦括麻徒首不加布也降堂東即位孝子位在阼階下也襲經掩襲所袒之衣著麻經也序東堂東牆端絞帶絞其要經麻之下垂者不散也喪禮旣小斂帶經散麻三日乃絞奔喪歸不散者後期不見柩殺也反位自東序反東階下之位凡拜賓皆就賓位拜畢乃反位哭踊成踊九踊成三也皆如初謂賓後至者拜之成踊送反位皆如前賓也皆出事畢退也闔門闔殯宮門相贊禮者告就次告奔者使就門外倚廬之次此初至一哭也又哭謂明日三哭謂又明日三日成服謂三哭之明日也成服則不括髮矣

奔喪者非主人則主人爲之拜賓送賓奔喪者自齊衰

以下入門左中庭北面哭盡哀免麻于序東即位袒與主人哭成踊於又哭三哭皆免袒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丈夫婦人之待之也皆如朝夕哭位無變也

非主人謂非父母之喪如期功以下之親自有嫡子爲主人賓客弔皆主人拜送奔者不爲主也齊衰以下謂如出母繼父之類門左見前入門不升階但于堂下中庭北面向殯哭免麻謂首免以布而加麻經也丈夫婦人謂主人內外男女之在喪次者待之謂待此奔喪者男女皆如朝夕哭之位不改易也蓋待賓則以變爲敬奔者親屬不以賓禮也

奔母之喪西面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襲免絰于序東拜賓送賓皆如奔父之禮於又哭不括髮

西面哭謂升堂坐殯東西面及他禮皆與父喪同但父括麻襲絰不加絻母則襲絰而加絻父三哭猶括髮母明日又哭即不括髮所以殺也

按喪服小記奔母喪不括髮與此異

婦人奔喪升自東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東髽即位與主人拾踊

婦人謂姑姊妹女子子之類升自東階別于男子也

鄭註謂東面之階鑿也東髽謂于堂上之東脫其笄而髽也即位位在堂上也拾踊更迭踊也所以賓客之

奔喪者不及殯先之墓北面坐哭盡哀主人之待之也即位於墓左婦人墓右成踊盡哀括髮東即主人位絰絞帶哭成踊拜賓反位成踊相者告事畢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括髮袒成踊東即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如初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相者告就次於又哭括髮成踊於三哭猶括髮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為母所以異於父者宜括髮其餘免以終事他如奔父之禮

齊衰以下不及殯先之墓西面哭盡哀免麻于東方即位與主人哭成踊襲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有後至者拜之如初相者告事畢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免袒成踊東即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於又哭免袒成踊於三哭猶免袒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

不及殯謂衆主人既葬而後歸者家無尸柩故先之墓婦人主婦以下也既云主人即位于墓左奔者又東即主人位蓋主人與奔者皆子也事畢謂哭墓事

畢遂冠歸謂道路不可徒首必加冠而行五哭謂成服之明日哭告事畢告奔喪事畢壹括髮謂奔母喪但入門一哭括髮上節云又哭不括髮是也西面哭哀殺于北面也免麻免以布而加麻絰也與主人哭成踊襲則是免麻時袒也又哭三哭皆言免袒成踊上節奔父喪又哭三哭但云括髮成踊不言袒袒可知鄭謂此二袒字衍文非也

聞喪不得奔喪哭盡哀問故又哭盡哀乃為位括髮袒成踊襲絰絞帶即位拜賓反位成踊賓出主人拜送于門外反位若有賓後至者拜之成踊送賓如初於又哭

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拜賓送賓如初若除喪而后歸則之墓哭成踊東括髮袒絰拜賓成踊送賓反位又哭盡哀遂除句於家不哭主人之待之也無變於服與之哭不踊自齊衰以下所以異者免麻

除喪而后歸已絰喪于外也遂除卽墓所除之主人無變於服謂在家者仍吉服不變也此言父母之喪自齊衰以下奔喪在除服後者禮與此同惟著免絰麻而已非父母之喪不括髮所以異也

凡爲位非親喪齊衰以下皆卽位哭盡哀而東免絰卽

位袒成踊襲拜賓反位哭成踊送賓反位相者告就次三日五哭卒主人出送賓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哭止相者告事畢成服拜賓若所爲位家遠則成服而往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小功至門而哭緦麻卽位而哭哭父之黨於廟母妻之黨於寢師於廟門外朋友於寢門外所識於野張帷凡爲位不奠哭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五士三大夫哭諸侯不敢拜賓諸臣在他國爲位而哭不敢拜賓與諸侯爲兄弟亦爲位而哭凡爲位者壹袒

此節記聞喪者爲位哭之禮旅次無尸柩設寬座無倚廬設孝子哀次與哭泣行禮之次皆所謂位也聞父母之喪不待爲位哭齊衰以下之喪行禮卽位時哭哭畢至東序加免絰復位袒踊畢襲衣就賓位拜又復位哭踊送賓出又復位皆爲位之禮也三日五哭謂初聞喪哭明日朝夕哭又明日朝夕哭共五不俟成服五哭終者哀殺于親喪此在外聞喪哭之禮也主人出送賓以下奔喪至家之禮成服拜賓三日後成服于家也若在外未得歸所爲位去家遠則卽所爲之位成服而後歸齊衰望鄉以下四者皆奔喪哭之禮哭父之黨以下在家聞喪爲位之禮說見檀

弓伯高死于衛章凡聞喪爲死者竟位不設饋奠以虛位竟不附也哭天子諸侯亦爲位哭也九哭九日哭每日一哭餘倣此大夫哭諸侯哭舊君也不敢拜賓避爲主也在地國奉使也與諸侯爲兄弟謂同姓卿大夫仕異國者壹袒始聞喪一哭袒明日以往則不袒與父母之喪異

按此節文義鄭解破裂欠通或疑有闕文未也

所識者弔先哭于家而後之墓皆爲之成踊從主人北面而踊凡喪父在父爲主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親同長者主之不同親者主之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

後聞喪免袒成踊拜賓則尚左手無服而為位者唯嫂叔及婦人降而無服者麻凡奔喪有大夫至袒拜之成踊而后襲於士襲而后拜之

所相識之人死既葬而往弔則先哭于其家而後之墓先成禮而哀稍緩也主人墓左西面倡踊客從之北面向墓踊凡喪以下四者皆言喪主人不在之禮如妻子之喪父在則父為主兄弟同居居者各為其出者主親同長者主之如親喪則衆子之長者代為主親不同親者代主之遠兄弟小功緦麻之喪雖過期聞之必變但拜賓從吉以左手乂右手上摘吉事

尚左也凡為位哭者皆有服之親唯叔于嫂無服及族姑姊妹既嫁者緦麻降而無服哭則為弔服麻謂緦麻環絰凡弔者皆得服之凡奔喪者初至袒降將哭踊遇大夫來弔先拜大夫而後成踊乃襲衣敬尊者迫也如遇士弔先成踊襲其袒衣然後拜之尊卑殊也

奔喪終

問喪第三十五

前半敘禮後半問禮

親始死雞斯徒跣扱上衽交手哭惻怛之心痛疾之意傷腎乾肝焦肺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舉火故鄰里為之糜粥以飲食之夫悲哀在中故形變於外也痛疾在心故口不甘味身不安美也三日而斂在牀曰尸在棺曰柩動尸舉柩哭踊無數惻怛之心痛疾之意悲哀志懣氣盛故袒而踊之所以動體安心下氣也婦人不宜袒故發胸擊心爵踊殷殷田田如壞牆然悲哀痛疾之至也故曰辟踊哭泣哀以送之送形而往迎精而反也其

往送也望望然汲汲然如有追而弗及也其反哭也皇皇然若有求而弗得也故其往送也如慕其反也如疑求而無所得之也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亡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心悵焉愴焉惚焉愾焉心絕志悲而已矣祭之宗廟以鬼享之徼幸復反也成壙而歸不敢入處室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外也寢苫枕塊哀親之在土也故哭泣無時服勤三年思慕之心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

雞斯作笄纚古字通用笄簪也以簪髮纚薄繒以韜髮親始死孝子投冠止存笄纚既小斂盡脫之而括

髮以麻不冠曰徒不屨曰跣扱上衽謂以衣前襟插帶間便于號踊匆劇之狀交手哭以兩臂相交而哭傷腎乾肝焦肺者乾甚于傷焦甚于乾形變于外即笄纚扱衽交手也口不甘味即水漿不入口不舉火也懣悶同悲哀之極志懣不舒氣鬱克盛踊跳以下氣也婦人開其胷衣手擊其心足跳踊如爵之躍殷殷田田擊之聲也哀以送送葬也迎精反既葬迎神歸也祭之宗廟謂既虞而附祭納主于廟也成壙而歸既葬而歸也哀親在外故不敢處于內哀親在土故不忍寢于床服勤三年謂三年困苦也

按檀弓子游曰歎斯辟辟斯踊皆情之自然今謂爲動體安心下氣而踊迂也

或問曰死三日而后斂者何也曰孝子親死悲哀志懣故匍匐而哭之若將復生然安可奪而斂之也故曰三日而后斂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孝子之心亦益衰矣家室之計衣服之具亦可以成矣親戚之遠者亦可以至矣是故聖人爲之斷決以三日爲之禮制也或問曰冠者不肉袒何也曰冠至尊也不居肉袒之體也故爲之免以代之也然則禿者不免傴於上聲者不袒跛者不踊非不悲也身有錮疾不可以備禮也

故曰喪禮唯哀爲主矣女子哭泣悲哀擊胷傷心男子哭泣悲哀稽顙觸地無容哀之至也或問曰免者以何爲也曰不冠者之所服也禮曰童子不緦唯當室緦緦者其免也當室則免而杖矣或問曰杖者何也曰竹桐一也故爲父苴杖苴杖竹也爲母削杖削杖桐也或問曰杖者以何爲也曰孝子喪親哭泣無數服勤三年身病體羸雷以杖扶病也則父在不敢杖矣尊者在故也堂上不杖辟尊者之處也堂上不趨示不遽也此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禮義之經也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

此皆記者設爲問答不忍斂者孝子之情必斂者聖人之禮聖人爲之斷決則是聖人猶未忍焉甚言至情之難奪也孝子心衰望不遂也家室之計營費也衣服斂衣服冠者不肉袒謂哭踊肉袒則不冠以布爲絻代冠也吉禮袒衣不見肉如袒割牲之類則冠如故禿者以下明袒免踊皆生于情之哀苟情至則因時損益可也故禿者無髮則不免傴者形屈則不袒跛者足病則不踊故曰以哀爲主女子有疾不能踊則哭泣悲哀擊胷傷心男子不能踊則稽顙觸地無爲容儀斯亦哀之至矣免作絻謂以麻布一幅纏

頭免冠而後加此故曰不冠者之所服如童子未冠不免可也惟童子早孤當家爲喪主有成人之禮則加免緦緦麻服童子幼不備禮輕喪則不服也當室則緦緦則亦免免則亦杖矣苴者圓而麤惡之狀削者方而稜瘦之狀父在不敢杖謂爲母杖者見父則輯之不敢當父前扶杖也堂上不趨亦謂父在也孝子之志以下六句甚言禮之貴義不以文可謂達禮之論矣

按孝子親始死投冠笄纚容之變也非爲肉袒不冠也初喪必免免有常而袒無常豈因袒而免不袒則不免邪免而肉袒示凶變也今謂至尊不居肉袒之體非通論也

問喪終

服問第三十六

篇内無問而曰服問者所記皆答問之辭也

傳曰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爲其皇姑有從重而輕爲妻之父母有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爲公子之外兄弟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爲其妻之父母

傳古禮書今大傳服術有從服說見本篇但未舉其人故于此明之公子謂諸侯妾之子妾子壓于適父在爲其母練冠父沒爲其母大功而其妻則不論父在否皆得爲其夫之母期故曰從輕而重謂本從其夫服而反重于夫也皇尊稱猶祭法之云皇考也妻爲其父母齊衰重也夫從服則緦麻是從重而輕也公子之外兄弟即公子妻之兄弟也妻不言兄弟而言公子者從夫也禮爲外父母緦則外兄弟無服而其妻則女子子之適人者爲其昆弟之爲父後者期是從夫之無服而有服也公子厭于君降其私親不得爲其妻父母服而公子之妻仍服之是從妻之有服而已無服也

按鄭謂外兄弟爲公子之外祖父母從母非也既稱兄弟何謂爲祖父母從母乎

傳曰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母死則爲其母之黨服爲

其母之黨服則不爲繼母之黨服

母出謂巳母被父出父再娶繼母出母之服雖不絕而母黨之義巳絕則繼母之黨即母黨矣故爲之服母死謂巳母死則母子之恩猶生故爲巳母之黨服既爲巳母之黨服則繼母之黨無服矣大傳無此語豈古別有是傳與

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則帶其故葛帶絰期之絰服其功衰有大功之喪亦如之小功無變也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既練遇麻斷本者於免絰之既免去絰每可以絰必絰既絰則去之小功不易喪之練

冠如免則絰其緦小功之絰因其初葛帶緦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以有本爲稅退殤長中變三年之葛終殤之月筭而反三年之葛是非重麻爲其無卒哭之稅下殤則否

三年之喪既練祭後又當期喪既葬之後則要帶三年練之葛帶首戴期新易之葛絰身被練後之功衰蓋三年與期既葬男子皆以葛易麻而期喪既葬之葛輕于三年既練之葛故仍帶三年練之故葛帶也云故者期初喪用麻變葛既葬還舊曰故也首絰則三年練後巳除而期喪方新須戴期之絰也功衰謂以大功布七升或八九升爲衰蓋三年練後與大功九月之衰布升數畧同故曰功衰而三年練之功衰比期既葬之功衰畧重故仍服其三年練之功衰也有大功之喪亦如之者謂三年喪練後遇大功之喪始死亦麻既葬帶其故葛帶而絰大功之葛絰服其功衰同也小功無變謂先有大喪今遭小功雖初喪亦不用麻變葛帶不以輕服損重服也麻之有本者連根之麻合糾爲帶服之重者大功以上皆用之三年之練葛復遇此喪則以此麻易之其餘若小功以下之絰麻去本者情輕不得以變三年之葛也喪服

小記云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麻同皆兼服之即此也如三年之喪既練復遇小功去本之麻雖不可以變三年之葛帶然于初喪當免時以小功麻絰加首卒事而後去之蓋三年喪既練無首絰所以可絰每於斂殯啓葬有事當絰之時必絰卒事則去仍服三年之練服也三年喪之練冠遇小功以下之喪則不易必大功乃可易雜記云三年之練冠以大功之麻易之是也如小功初喪免絰則戴小功之麻首絰至要帶雖初喪亦不變練之葛帶也緦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

功之葛者緦小功麻皆斷本而輕不以輕麻易重葛
也稅變易也以此易彼曰稅麻之有本者乃可變葛
葛言緦小功麻雖不得變葛而緦小功降服之麻情
重者可變也本服大功死于長殤則降服小功死于
中殤則降服緦麻如此者服輕情重乃變三年之葛
而著殤服之麻絰帶也小功終五月緦麻終三月筭
足乃還反三年之葛帶是非重麻者謂小功緦[redacted]服
麻皆絕本輕不當易三年葛所以易終筭者非故重
之以降服小功緦無卒哭即葛之禮但以本麻終筭
情重故易三年葛以麻終也若夫大功下殤亦當降

服緦麻雖亦無卒哭之稅然情輕則不復易麻終筭
與成人之緦麻小功等皆不以易三年之葛即上文
所謂小功無變者也

君為天子三年夫人如外宗之為君也世子不為天子
服君所主夫人妻大子適婦大夫之適子為君夫人大
子如士服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唯近臣及僕驂
乘從服唯君所服服也公為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
之當事則弁絰大夫相為亦然為其妻往則服之出則
否凡見人無免絰雖朝於君無免絰唯公門有稅脫齊
衰傳曰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傳曰罪多而
刑五喪多而服五上附下附列也

諸侯為天子喪斬衰三年諸侯夫人于天子喪如諸
侯之同宗女嫁外姓者于諸侯喪皆服期也世子諸
侯大子不為天子喪為有繼世之嫌也君所主謂諸
侯所主之喪惟夫人與大子及大子之妻是君之適
婦也言夫人妻者明嫡妻乃為夫人三者皆正雖君
之貴必為之主其喪則大夫以下于適妻子婦亦可
知也大夫之適子為君為君夫人及大子三喪皆如
士服士于君服斬于夫人大子服期也君母為嫡夫
人則君為服三年臣從君服期如非嫡夫人則君服

緦羣臣無服唯近臣與御車之僕及車右之驂乘此
輩君服亦服君緦亦緦耳公於大臣之喪既成服後
平居著錫衰錫衰者以緦布沈治光澤為衰也出謂
有事他出亦衣之不言冠猶吉也當事謂弔或視斂
殯葬則弁上加絰大夫於大夫之喪亦出入錫衰當
事弁絰也為其妻謂君於卿大夫妻及卿大夫自相
為其妻亦弁絰錫衰弔但出則除之凡見人無免絰
謂男子重首絰雖見人不脫雖朝君亦不脫也唯入
公門有齊衰則暫脫之齊衰以上亦不脫也不奪人
喪故君不責臣變服不可奪喪故孝子不可變服從

人刑有五謂墨劓剕宮大辟服有五謂斬齊大小功緦麻罪重者附上刑罪輕者附下刑大功以上附于親小功以下附于疏列謂罪與喪等雖多皆不越上下二等之列也

按諸侯世子不爲天子服此禮近迂大夫適子爲君服如士安得諸侯世子於天子獨無服乎

服問終

閒傳第三十七

閒傳記居喪閒儀節也

斬衰何以服苴苴惡貌也所以首其內而見諸外也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枲大功貌若止小功緦麻容貌可也此哀之發於容體者也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哭三曲而偯(倚)小功緦麻哀容可也此哀之發於聲音者也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大功言而不議小功緦麻議而不及樂此哀之發於言語者也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三不食小功緦麻再不食士與斂焉則壹不食故父母之喪

既殯食粥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齊衰之喪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大功之喪不食醯醬小功緦麻不飲醴酒此哀之發於飲食者也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有醯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苫(占)枕塊不說(脫)絰帶齊衰之喪居堊室芐(下)翦不納大功之喪寢有席小功緦麻牀可也此哀之發於居處者也父母之喪既虞卒哭柱(主)楣翦屏芐翦不納期而小祥居堊室寢有席又期而大祥居復寢中月而禫禫而牀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

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緦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此哀之發於衣服者也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爲母疏衰四升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去麻服葛葛帶三重期而小祥練冠縓緣要絰不除

服苴謂斬衰苴麻絰苴竹杖也麻有子者曰苴苴者麤惡臃腫之狀故曰惡貌首猶本也首其內哀痛不乎內未見乎外也枲牡𦮆麻無子曰牡麻色皆枯黯而牡麻狀瘦削禽鳥牡者亦然竹杖苴桐杖削義亦以此止者惆悵停止之意容貌謂如平常容貌也往

而不反一哭聲斷不續也往而反聲絕復回也三曲而偯聲曲折偏倚也哀容哀聲從容唯而不對應而不答也不言不先發言不議不泛論不及樂不諱音樂三不食再不食三餐二餐不食也喪大記云期之喪三不食五月三月之喪壹不食再不食與此小異大功不食醯醬小功緦不飲醴酒皆謂初喪也不食醯醬則不食肉可知不飲醴酒則不飲醇酒可知中月而禫謂大祥後間一月而禫蓋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禫也始飲酒者先飲醴酒由淡而醇也始食肉者先食乾肉由薄而厚也皆不急欲之義不說絰

帶行住坐臥不脫也苄蒲席翦翦使齊不納不編纖其翦頭于內也柱楣豎倚廬之木于楣間也翦屛翦齊屛蔽倚廬之亂草也升把也詩云蕃衍盈升盈一手曰升兩手曰掬牽布者以八十縷爲一升正服斬衰布三升凡二百四十縷義服斬衰三升半齊衰降服四升正服五升義服六升大功降服七升正服八升義服九升小功降服十升正服十一升義服十二升緦麻降正義皆十五升而去其半則六百縷也所以少于大小功者大小功之八升至十二升縷皆不治緦麻六百縷與朝服十五升之縷細同皆煑治而

後織故曰有事其縷所以減半也事其布謂織成布加洗治則爲錫緦不洗治所以差重于錫也受承也以多承少以大承小斬衰布初喪二百四十縷古布幅廣二尺二寸則是布一寸有奇止得十二縷如網罟然故不成布既葬而虞卒哭後哀少殺乃受以六升布四百八十縷則一寸有奇得二十四縷粗成布故曰成布六升也凡喪服冠布細于衰布葬後衰布之升數用初喪冠布之升數如斬衰初喪三升冠六升葬後衰六升冠七升齊衰初喪四升冠七升葬後衰七升冠八升也去麻服葛謂葬後男子要去麻帶

而易葛帶。婦人首去麻絰。而戴葛絰也。葛帶。男子之服。檀弓云婦人不葛帶。三重。謂三股重絞。比前麻帶稍細。婦人葛絰同可知。及期年。以葬後之冠布爲衰斬衰七升。齊衰八升。以練熟麻布爲冠。又以爲深衣。用淺紅色緣領袖。檀弓曰練衣黃裏縓緣。要絰卽葛要絰。不除要絰。則首絰除可知矣

按練冠有吉凶。大古白冠用布。吉凶皆布也。後世吉冠用帛。凶冠用布。曾子問云古天子練冠燕居。帛也此小祥練冠布也。大祥縞冠。帛之白而稀薄者也。練衣縓緣黃裏。近于列采。小祥葛絰未除。用此無乃大驟與。

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男子何爲除乎首也。婦人何爲除乎帶也。男子重首。婦人重帶。除服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纖無所不佩。易服者何爲易輕者也。斬衰之喪。既虞卒哭。遭齊衰之喪。輕者包。重者特。既練。遭大功之喪。麻葛重。齊衰之喪。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麻葛兼服之。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大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小功之葛。與緦之麻同。麻同。則兼服之。兼服之服重者。則易輕者也

除。除喪服也。首。首絰。帶。要絰。陽在上。故男子重首。陰在下。故女子重要。男子小祥先除首絰。女子小祥先除要帶。易服。謂卒哭後以葛易麻。男子要輕。易其要絰。女子首輕。易其首絰。素縞。卽玉藻云縞冠素紕。既祥之冠。解見本篇。麻衣。以細麻布爲深衣。大祥之服中月而禫。謂大祥後間一月。禫祭服除也。纖。布帛之細者。無所不佩。吉服之飾。論語云去喪無所不佩。易服者易輕者。謂卒哭後男要女首輕。皆易葛。而男首女要仍麻不改。所以者何。喪重則服重者不易。復遭輕喪。輕者因時變易也。故斬衰既虞卒哭。男要女首

皆易葛。更遭齊衰之喪。則男易齊衰之麻帶。女易齊衰之麻絰。而斬衰卒哭之葛包乎其中矣。蓋其麻葛大小正同。則麻可以包葛。至男首女要之麻。特仍舊雖遭齊衰之喪。無容易也。特。獨也。專也。不易之稱。如斬衰及期既練。男絰女帶重者已除。獨存男帶女絰之葛輕者。而又遭大功不斷本之麻。則首以麻易練冠。要以麻易葛帶。終葬。還服故葛。故曰麻葛重也。如齊期之喪。虞卒哭後。復遭大功之麻。其日月不及疋筭。則首與要葛與麻。兩者隨時兼服。所以者何。五服麻葛遞降。齊衰之麻。與斬衰之葛同。故斬衰之葛遇

齊衰之麻麻可包葛也大功之麻與齊衰之葛同故齊衰之葛遇大功之麻麻葛可兼服也所謂兼服之者男絰女帶重仍麻不必易惟男帶女絰輕既葛則易麻兼服之也舊註未了然前篇云小功緦無卒哭之稅此又云小功之葛者儀禮降小功情重以麻終筭無葛正小功則有葛

間傳終

三年問第三十八

問三年內喪服久近之義本荀卿禮論之文

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因以飾羣別親疏貴賤之節而弗可損益也故曰無易之道也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爲至痛極也斬衰苴杖居倚廬食粥寢苫枕塊所以爲至痛飾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之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凡生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今是大鳥獸則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過其

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蹢擲躅逐焉踟蹰焉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乃能去之故有血氣之屬者莫知於人故人於其親也至死不窮將由夫患邪淫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然而從之則是曾鳥獸之不若也夫焉能相與羣居而不亂乎將由夫脩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故先王焉爲之立中制節壹使足以成文理則釋之矣

三年之喪包五服于中羣謂五服衆人貴賤謂降絕之等弗可損益言禮不可易也一期十二月再期二

十四月生與來日故除初喪之月不算實二十五月也間一月而禫是二十七月也于此不斷則孝子送死之情無已還生之期無節所以必斷也大鳥獸如鴻鴈麋鹿之類啁噍鳥聲然後去之謂喪其羣匹哀久而後去也不肖者用情薄親朝死夕忘所謂患邪淫之人不及于禮者亂之道也賢者用情厚哀雖久而若暫二十五月以為未足過于禮者也亦非文理之中故先王立中制節使過者就不肖者勉歸于一以成文順理于天命人心可以解釋而無凝滯矣

然則何以至期也曰至親以期斷是何也曰天地則已

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由九月以下何也曰焉使弗及也故三年以為隆緦小功以為殺期九月以為間上取象於天下取法於地中取則於人人之所以羣居和壹之理盡矣故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謂至隆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壹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

三年之喪至期則小祥男子除絰婦人除帶始食菜果居堊室父在為母為人後者為本生父母之類皆以期斷也天地四時即論語宰我問期已久之意加隆者服雖親以期除倍而再期加隆于父母也焉語辭猶將也使弗及使弗及期也以為間期與九月居隆殺之間也三五九天地人相乘之數說詳易故三年為一閏三月為一時五為五行九為九宮陽數之極也羣居謂兆民和者不拂于情壹者不違于禮先王所以統人羣使之和順齊一者仁孝之教行而于喪服盡制矣順情通理故曰人道之至文

三年問終

深衣第三十九

王制云有虞氏深衣而養老王藻云朝玄端夕深衣自天子至庶人通用之服衣與裳連故曰深衣又謂之長衣王藻謂深衣以帛裏布非禮鄭遂謂深衣再用布純采爲深衣純布爲麻衣有表爲中衣純素爲長衣鑿說也其實一深衣耳布帛皆可爲有禮服則著于中無禮服則著于外純采純素吉凶隨時而已

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短毋見膚長毋被土續衽鉤邊要縫半下袼各之高下可以運肘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帶下毋厭髀上毋厭脅當無骨者

制有十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袂圜以應規曲袷如矩以應方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故規者行舉手以爲容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義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下齊如權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五法已施故聖人服之故規矩取其無私繩取其直權衡取其平故先王貴之故可以爲文可以爲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完且弗費善衣之次也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績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

規矩繩權衡下文所謂五法也毋見膚謂長及踝毋被土謂不曳地衽裳幅即衣襟也禮服衣裳不相連幅不接續深衣連裳周迴十二幅合縫掩過前襟故曰續衽鉤邊謂幅之連合邊際處皆鉤曲覆縫使密也要縫半下謂要以下全布六幅幅廣二尺二寸斜裁爲二寬頭向下狹頭向上上居三之一下居三之二合之則腰間廣七尺二寸下邊廣一丈四尺四寸故曰半下袼胳通腋也肘出入處寬可回轉其肘袂袖也長短比肘過一尺反詘之可以掩肘王藻云繼掩尺是也古者衣皆有帶束帶處卑不壓髀高不壓脅腋以下爲脅腰以下向後兩旁大骨爲髀當無骨

謂當腰間肉處也餘制詳王藻天行大數終于十二故冕十二旒深衣衽亦十二幅袖用圓領用方袷交領也矩曲尺領下曲交合有如矩之象負繩謂背後脊縫直下如繩也踝足跟也下齊如權衡謂衣下邊前後左右平齊無參差也袂所以圓者欲其行動舉手爲容也圓主動手拱成圓抱方謂領方交于前如抱所以負繩者繩直取其正政正同所以抱方者領方取其義易坤卦六二地德正中直以方引以贊直方之義五法即規矩繩權衡凡貴賤男女吉凶通用禮服內皆可著如親迎女在途壻父母死亦深衣縞

總麻喪是婦女亦用也文武擯相軍旅無不可服五法備故曰完制簡用儉布帛隨宜故不費此衣之最良者亞于正服故曰次父母王父母具存最吉緣以緣繢父母具存吉緣以青東方生氣之色也三十以下無父母曰孤子衣色隨宜緣必以素不忘哀也純即緣也袂緣謂袖口邊謂衣下及側邊緣各寬寸半

深衣終

投壺第四十

投壺與射畧相似皆燕飲樂賓之禮壺本酒器堂室之近不可張侯賓主又不足備官故借酒器以寓射云爾

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主人請曰某有枉矢哨壺請以樂賓賓曰子有旨酒嘉肴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固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賓再拜受主人般盤還旋曰辟避主人阼階上拜送賓般還曰辟已拜受矢進即兩楹間退反位揖賓就筵

矢籌也以投壺投壺倣於射故以矢名司射掌其禮推賓黨與燕者一人爲之中盛算器投中者則取算計之故謂中解見鄉射禮枉不直也哨口不正也矢貴直而曰枉壺貴正而曰哨謙辭也既賜猶卒賜般還猶盤旋不進之貌曰辟告不敢當也受受矢送送矢已拜主人拜畢也受矢主人自受矢與賓爲耦也進即兩楹間主人進兩楹間視投壺之處乃退復阼階之位揖賓就楹間之筵筵即投壺之席賓主各就席也

司射進度鐸入壺間以二矢半反位設中東面執八筭興
請賓曰順投爲入比毗去投不釋勝飲不勝者正爵既行
請爲勝者立馬一馬從二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請主
人亦如之命弦者曰請奏貍首間若一大師曰諾左右
告矢具請拾投有入者則司射坐而釋一筭焉賓黨於
右主黨於左卒投司射執筭曰左右卒投請數二筭爲
純一純以取一筭爲奇遂以奇筭告曰某賢於某若干
純奇則曰奇鈞則曰左右鈞

司射以壺置兩楹間當賓主筵席中席去壺各二矢
半司射反西階設中以盛筭也籌計中曰筭東面立

中西也執八筭立耦四矢則八筭耳投以下八語司
射先以投壺始終之節戒之順投爲入矢本先入也
末入爲逆雖入不爲入也比連也以鼓爲節賓主遞
投若一人連投雖中不釋筭釋猶放也謂置筭于地
正爵謂投壺三翻當飲之爵投畢則無筭爵也立馬
謂三翻投畢乃立馬馬即筭也勝負未定記入曰筭
既勝之筭曰馬以爭先得名也謂三翻投畢立勝者
所得之馬一翻勝則另植一馬禮成于三三馬專勝
則爲一成如賓勝二馬主人一馬則取主人一馬以
足賓之二馬主人勝亦然請慶多馬謂酌酒賀多馬
之人以上皆司射預告之辭命弦者戒弦歌者射以
樂爲節投壺則鼓瑟弦歌爲發矢之節貍首逸詩篇
名間若一謂緩急作止之間均停如一大師歌工主
人黨爲之左右衆耦也衆賓居西爲右衆主居東爲
左拾投每耦兩人更迭投坐跪也每一矢入司射跪
釋一筭于前賓黨勝釋于右主黨勝釋于左三翻皆
然卒投每一翻投畢也左右卒投請數者司射之告
辭二筭以下數筭之法純雙也奇隻也每二爲純零
爲奇筭以雙取有零則以奇筭之數畢告左勝曰左
賢于右右勝曰右賢于左賢勝也多一雙曰賢若干

純如多十曰五雙多八曰四雙之類有零數曰若干
奇如多九曰九隻多七曰七隻之類均曰左右鈞不
復言多寡也

投卒投筭獲左右不分耦通賓主之黨左勝則賓黨
飲右勝則主黨飲與射禮筭法同餘詳鄉射禮

命酌曰請行觴酌者曰諾當飲者皆跪奉觴曰賜灌勝
者跪曰敬養正爵既行請立馬馬各直其筭一馬從二
馬以慶慶禮曰三馬既備請慶多馬賓主皆曰諾正爵
既行請徹馬

命酌司射命酌酒飲不勝者也酌者勝黨之子弟奠

觴豐上不勝者跪自奉之曰賜灌言已不賢而蒙灌罰順受之辭勝者曰敬安養勸侑之辭正爵謂不勝者當飲之爵請立馬司射請也前卒投請數謂每投一翻畢通左右黨算勝負此立馬謂分計各耦三翻勝之多寡也馬各直其筭謂三翻每一筭勝者當以一馬一馬從二馬者謂一人二馬一人一馬則取其一以從其二成三而慶賀三馬者以酒也正爵謂多馬者所當慶之爵請徹馬投壺禮畢也此節之義鄭註未達

筭多少視其坐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筭長尺二寸壺頸脩七寸腹脩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壺中實小豆焉爲其矢之躍而出也壺去席二矢半矢以柘若棘毋去其皮魯令弟子辭曰毋憮毋敖毋偝立毋踰言偝立踰言有常爵薛令弟子辭曰毋憮毋敖毋偝立毋踰言若是者浮

筭之多少視坐上人數每人四矢卽四籌籌卽矢也室中堂上庭中皆謂投壺之處燕有大小則地有廣狹置壺有遠近則矢有長短扶作膚四指爲膚廣四寸五扶二尺七扶二尺八寸九扶三尺六寸矢有長短壺去席二矢半各因其矢則是室中壺去席五

尺堂上壺去席七尺庭中壺去席九尺也庭中堂下之中柘棘二木堅重毋去皮全質也令司射令也子弟賓主黨之少者立于堂下戒勿相狎也魯薛二辭所傳各異魯爲周禮薛國任姓黃帝裔孫奚仲事禹受封于薛傳世最遠有古之遺禮近魯而小事魯故錄其令鼓與魯幷傳也憮作呼戒號呼也敖傲惰也偝立不正所向也踰言遠譚外事也常爵當罰之爵浮滿酌也

鼓○□○○□□○□○○□半○□○□○○□

□○□○魯鼓○□○○○□□○□○○□□○□

○○□□○半○□○○○□□○薛鼓取半以下爲投壺禮盡用之爲射禮

此射與投壺擊鼓之節圜者擊鼙方者擊鼓

按有圖無辭卽所謂聲也和之以貍首騶虞等歌卽所謂辭也亦可以證聲與辭之異矣

司射庭長及冠士立者皆屬賓黨樂人及使者童子皆屬主黨

庭長卽司正鄉飲酒禮將旅使相爲司正在庭中立于觶南北面察飲不如儀者冠士成人來觀禮者樂人擊鼓與弦歌者也使者薦羞之使皆得與于投壺

者也

魯鼓○□○○□□○○半○□○○□○○○□

○□○薛鼓○□○○○○□○□○□○○○□○

□○○□○半○□○□○○○○□○

此與前圖異亦一家之說附録于此

投壺終

儒行第四十一

此篇之言大抵誇誕託稱孔子而孔子之大正不以儒儒儒也史列九流而儒居一得一失八所收其幾即若所云孔子辭其服其處甚各乎哀公儒孔子戲之耳孔子張大其行若爲解嘲然不屑之意在言表數千年無人領畧反以儒尸祝仲尼仲尼其享之邪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丘不知儒服

逢猶大也掖肘閒謂衣掖下寬大所謂侈袂也章甫冠名鄭特牲曰章甫殷道也宋殷後博廣也鄉者不拘一方儒服則有方矣故曰不知不屑之辭也

按大道裂而後百家分如王者無外强藩割據徧安一隅以爲王室不知九州之本皆吾土也百家與儒分曹儒者自錮而小之孔子恥儒服不居其名而亟數其物無可無不可聖人所以大也

哀公曰敢問儒行孔子對曰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也哀公命席孔子侍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强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衣冠中動作慎其大讓如

慢小讓如僞大則如威小則如愧其難進而易退也粥粥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儒有居處齊（側平皆聲）難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爲也其備豫有如此者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爲寶不祈土地立義以爲土地不祈多積多文以爲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有如此者儒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去聲）好見利不虧其義劫之以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鷙蟲攫（注聲）（入）搏不程

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流言不極不斷其威不習其謀其特立有如此者

遽急也物猶事也非久留不能盡言其事僕謂侍御賓主相接則有侍御久須更代也席所以藉珍寶陳之席上待價猶儒者陳善道以待召也衣冠中謂中禮大讓如讓國讓天下其迹似倨故曰慢小讓如交際飲食不受其迹似迂故曰僞大如威俯仰無礙也小如愧舉動收斂也粥粥和柔也齊難齊莊畏難也道塗之間不爭平而避險冬夏之間不避熱而就陰不畏寒而就陽淹之以好樂謂以嗜欲漸染之也鷙蟲攫搏猶凶禍也不程勇不程量其勇言必往也引重鼎猶大任也不程力言直任也往者不悔不追既往來者不豫不逆將來過言不再失言則必改也流言不極流謗終不爲傷也不斷其威威不可挫也不習其謀不學習而謀也皆特立之意

按此節語多疵君子自立非有所待有待即非自立居處齊難坐起恭敬道途不爭險易冬夏不爭陰陽數者無與于豫備不程勇力不悔既往非儒者之高行也

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

辱也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溽（辱）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儒有忠信以爲甲胄禮義以爲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篳門圭窬（豆）蓬戶甕牖易衣而出并日而食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不敢以諂其仕有如此者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楷適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讒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竟信（申）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其憂思有如此者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

而不困禮之以和爲貴忠信之美優游之法慕賢而容衆毁方而瓦合其寬裕有如此者

居處不淫謂不可以燕安溺之飲食不溽謂不可以嗜味染之溽濕也忠信則利有攸往如甲冑可以自衛也禮義則患難不生如干櫓可以禦侮也甲在身冑在首干小盾櫓大盾暴政不更其所謂世亂不易其守也徑一步長百步爲一畝折而方之東西南北各十步也宮謂居宅五版爲堵堵方一丈環堵四面各一堵也篳門猶言柴門編荊竹爲門也圭形方而上剡窬竇通穿墻爲竇如圭形通出入也易衣而出

與家人共衣出則相更易也并日而食兩日得一日之食上答之不敢疑道合則從無疑畏也不合則去無卑屈也幽居不淫窮不失義也上通不困達不離道也禮之以猶言禮之用毁方瓦合如陶者爲瓦初則共圓剖則各方以覆屋則相合也

按過失不可面數非士人之虛懷自立與前自立語複毁方瓦合似鄉原非夫子之言

儒有內稱不辟親外舉不辟怨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不望其報君得其志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儒有聞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難相死也久相待也遠相致也其任舉有如此者儒有澡早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弗知也麤而翹之又不急爲也不臨深而爲高不加少而爲多世治不輕世亂不沮同弗與異弗非也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愼靜而尚寬强毅以與人博學以知服近文章砥厲廉隅雖分國如錙銖不臣不仕其規爲有如此者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并立則樂相下不厭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句其行本方立義句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溫良者仁之本也敬愼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孫

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儒有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不慁頓聲去君王不累長上不閔有司故曰儒今衆人之命儒也妄句常以儒相詬病孔子至舍哀公館之聞此言也言加信行加義終沒吾世不敢以儒爲戲

君得其志謂使君得遂欲爲之志任舉謂任賢舉善澡浴自新之意陳言而伏以善言告君不求自表也靜而正之潛銷君心之非也麤而翹之顯諫也翹招

同舉也不急爲從容不迫也臨深爲高加少爲多皆
露才揚己之事博學以知多學而識也服近文章威
儀可觀也砥礪廉隅操行方潔也分國如錙銖所謂
奔千乘如敝屣也規爲猶言謀爲幷立則樂謂名位
相等不相忌也流言謂風聞之言不信謂相知之深
本方立義謂制行端正立身合義也同而進達則同
升不同而退窮則不相累也地猶踐履作謂作用寬
裕者有作用迫狹者一往竭矣隕失墜也穫拾取也
充盈滿也詘屈辱也處貧賤失意而思苟取處富貴
驕蹇而志不立慁猶辱也累猶汙也閔病也不慁君

王爲臣不辱君也不累長上爲子弟不累父兄也不
閔有司爲民不病官府也命儒猶名儒妄謂無實以
儒相詬病謂儒本是懦之稱當時以夫子爲東家丘
故以儒目之詬罵也病賤惡也
按任舉與舉賢援能語複特立獨行與上節獨行語
複不臣天子不事諸侯非聖人對君之辭強毅非君
子與人之道仁不本于溫良孫接亦不必仁此二語
未確大抵此篇之辭多後儒緣飾非盡聖人語也

禮記通解卷二十終

禮記通解卷二十一

郝敬習

大學第四十二

此篇亦先聖傳心要典禮學之統宗世以與中庸各
爲一書獨行今依古本合解而鄙見畧殊故言覺煩
瑣姑倂存以俟明道君子正焉

大學總論

大學天子學宮學宮有大小道無大小篇內言大學
之道自天子達于庶人故卽大學命篇後儒因之別
作小學補之迂也古人教赤子卽便教爲大人苟學

矣又何小之有大學所言皆古天子教庶子脩己治
人之法皆謂之禮故與四十九篇幷列先儒摘取別
傳今仍合之說詳中庸
朱子謂此篇作于曾子無據祇因誠意章引曾子語
疑曾子門人記遂分大學之道以下至此謂知之至
也爲經云夫子作所謂誠其意者以下爲傳曾子作
皆無據
大學與中庸二篇眞聖人約禮之教所言性命大旨
不越誠明兩字中庸先誠后明大學先明后誠中庸
言顯微大學言格致一也大學始定靜安慮以忠信

終之先明后誠也中庸始戒懼慎獨以明德終之先誠后明也自大學之道至此謂知之至也多言明所謂誠其意者以下多言誠誠明是復禮之學聖人脩道之教莫要于禮

大道經世以天下國家事物爲實地故德以明爲體學以誠爲功明虛體也誠實功也明主知誠主行誠使由之明使知之誠近下學明近上達也故大學首明德至善知止定靜安慮皆明之事畧言而不詳者恐學者徑約遺事物也誠意以後娓娓重釋其釋脩身正心誠意皆主明身心意本也主明以致知而明

德也釋齊家治國平天下皆主誠家國天下末也主誠以格物而親民也誠不本明無以燭妄而存眞故明爲誠體誠意先致知也明不資誠無以繼照而晋物故誠爲明用致知在格物也

道始于明以虛無爲體德歸于誠以實有爲用實有是身心實有是天下國家天生聖賢爲世道民物主巨細精粗幹理完固猶謂不能盡人盡物況敢滅以爲無委以爲虛則大亂之道也昔子路問鬼子云事人問死子云知生大道以實徵虛以有會無誠者合有無虛實爲言也佛老偏執虛無以天地爲空以身心爲幻以生爲懸疣以死爲淨樂毀形棄家忘君背親世道所以淪爲夷狄人類所以近于禽獸皆虛無爲害也故君子誠之爲貴

自大學之道至慮而后能得九句言學本于明而得于止已括盡大學之道自物有本末至天下平又詳數大學規模次第而終始于致知格物蓋致知以明德也格物以親民也正其所以明明德于天下也自天子至此謂知之至也申言物有本末致知在格物之義夫道不外經世學不越事物宇宙間惟我與物無物非我一點靈知天與之明爲制事宰物之樞

德雖明諸己知則通乎物知者終始乎脩齊治平之事格被乎家國天下之物者也致知而格物則明明德於天下矣此大學之大綱也知不格物則德不能明於天下知不知所本又安能致之以格物乎誠意正心以脩身止定靜安以慮得無非爲致知格物以明明德於天下而已矣故自大學之道以下至此謂知之至也所言無非致知格物明明德於天下之事朱子截以爲經然焉知所謂誠其意者以下之非經乎又謂有闕文未見其爲闕文也

自所謂誠其意者以下因上文八目詳釋相因之理

主誠而言大學工夫推到意是極處知即明德致知
是推還明德本體見源頭究竟處所謂本末終始者
也致知格物徹首尾無間明德所以能格家國天下
者造端自誠意始故八事中首舉釋之
聖教博文約禮四十九篇見文之博中庸大學見禮
之約脩齊治平禮之用也格致誠正禮之本也故大
學爲禮統會列四十九篇中其來遠矣朱子拈出別
爲一書教人以窮理爲格物是舍本逐末也爲學以
誠正爲宗是執理遺事也其流弊與告子不得勿求
釋氏得本莫愁末偏枯同詳見中庸中庸章句猶可

觀此篇被其割裂攙補牽强解說不成義理今按舊
本尋繹古人意思躍然未見錯簡也
大學傳自曾子儒或有之曾子日省之勤弘毅之守
臨淵履冰之戒容貌辭氣顔色之脩皆兢兢奉八條
守壹是脩身爲本之說而博求諸事物故用功若彼
其勤耳夫子謂之曰參也魯於是醒以一貫后雖然
脫于艱難之途而歸併于易簡主誠意愼獨發嚴乎
之嘆其論脩齊治平一以誠意綰轂治國曰恕平天
下曰忠信與所雅一貫出告門人初旨宛然相似然
予未敢信以此篇爲曾子作者焉知七十子無一人

聞大學之道肯乎今祇憑篇中引曾子語遂謂出曾
子門人手據孟子書中文字合者遂謂子思以授孟
子皆影響猜度而其補致知格物一傳正坐曾子未
唯以前之病疑其爲曾子之書不識曾子守約之學
亦不倫矣

第一章

古本不分章朱子分經傳共爲十章內以意割裂添
補今悉遵古本而章目畧加改訂爲便初學爾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
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大學者學其爲大者也其道安在人所以首庶物惟
是一點靈知爲宇宙事物之宰是曰明德乃知之眞
體也但爲血肉蒙蔽外累牽纏不得透露學者須刮
垢磨光使靈覺之體精明洞達顯微無間而明此明
德焉是大學之元本也民皆有德德皆同明明明德
者須擴而大之光被四表使匹夫皆獲聰兆爲一體
而親民焉此明德之分量也道有精微學有根源乃
纖塵不到之地謂之至善明明德者于世味紛華一
切滌除聚精會神合內外徹始終退藏宥密止于至
善焉此明德之根宗也恒人之心祇爲靈知失主故

客塵紛擾馳逐不定苟神明常惺則奔騰放逸之氣一齊都歇是謂知止常此提撕則昏迷漸開散亂漸少而后能有定定則不如向之捏扤矣然祇是氣機乍息必休歇久而后清靜之體漸漸呈現而靜生焉靜則塵累輕矣然性體初還根基未固靜之久而后泰宇寧帖一眞坦蕩事理圓融可以脫然去來而不借于操持可以從容隨寓而不擇乎喧寂而后能安焉未至于安則意念不敢輕動絕累而養其明也旣至于安則無思無不通虛極而應自妙也從大虛中起念天地應而鬼神服從圓覺裏應事經綸運而變

化神如明鏡當照萬形姸媸各得其情天下國家之事無不理知至而物格德明而民親大學之道畢矣故道有底裏外非騖諸物學有要領內非局諸已以至善為止止非寂而無用以親民為量親非泛而無本以明明德為統明非自新而不新民故止至善其基也親民其用也以此明明德于天下大學之道也

○大學說見前道者學之方也明者撤其蔽也明德者人心之靈知之體也德得也得心曰德親民者同人之謂明德人所同得萬物皆備于我故君子以宇宙為分內聯家國天下為身即所謂明明德于天下物格而知至也朱子改親作新非也止者收其放心之謂至善即明德精粹無雜之本體知止而后有定六事中明止至善之功一覺即化曰知止初念不移曰有定寂感如一曰靜心境圓融曰安況幾照物曰慮與道合眞曰得六者淺深次第徹始終合內外所謂止于至善以明德親民者也

人生自大虛來大虛渾是一片靈明化化生生所謂知氣也凝而成人如一聚火分出一星此一星與彼一聚何別故人心與大虛覿體映徹無二是曰明德世間萬事萬物經綸變化悉由此出即所謂知也天

下古今道理更無有大此者故大學之道在致知格物明明德於天下而已矣

大虛之明不同日月所生明與耳目見聞之明耳目見聞日月生明明須有暗大虛不分明暗常明開眼合眼無非大虛之明

德謂之明愚不肖可與知然皆是大虛分上事人心分上自昏故百姓日用不知如此便與天地不相似聖人要人分上自明方無媿大虛方不同于禽獸能與天地參方成人道

明者知之體知者明之用以其能覺謂之知以其不

眜謂之明以其精一無雜謂之至善以其極深研幾謂之慮自其尋思起念謂之意自其主宰一身謂之心其妙用無方總謂之知知止與下文知所先后致知知本知之至皆此知也天地人物之元神也

民猶人也大學主天子言故稱民親民即治國章如保赤子平天下章爲民父母之意大虛分量統天地人物明德與大虛同神故八荒以爲度立達必俱成己必成物脩己必安百姓仁者必愛人禮者必敬人先知先覺必自任以天下之重此自明德分上事若視耳目肝膽爲親億兆生靈爲疏則形骸隔而棘離

成自私自利世道交喪矣

大道體用一原顯微無間纔明德便離不得民纔致知便離不得物德非內民非外知非精物非粗故曰明明德於天下天下與吾明德渾淪是一個故曰親民先儒改親作新迂疏無味

至善即至誠人之良心孝弟慈之真意恒人以昏迷失之知止至于能得即是止于仁敬孝慈忠信絜矩德可明而民可親矣

易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即止于至善終始事物須臾不離而知爲主素位而行不願乎外是止一靈常照不昏不放是知止知止亦便是知至

止定靜安非枯寂也但思不出位在家國行乎家國在天下行乎天下無畔援歆羨躐等襲取之私無往來朋從浮游躁擾之氣即是誠意境界初學以此爲收攝放心之法存神過化之極亦非有加于此故曰盛德至善

不知即不止不止即不定纔知即止纔止即定然不曰定而曰有定者爲初心不定者言也中下輩亦有覺時但旋覺旋迷旋止旋放必真知常覺以止其不

止念力堅固狂心乃歇故曰有定定后漸生靜靜久乃能安此際工夫須深造自得難可摸擬到安時便是何思何慮不識不知聰明聖知所由出也易曰聖人所以極深研幾能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此也故曰能慮慮即下文所謂致知格物物格而知至也得謂得大學之道朱子謂此四者無階級非也恒人習氣紛擾如在風飛絮求一止如登天涉海之難到安慮時節事理一貫心境雙寂神化妙境豈一蹴可到四字工夫足了一生豈得謂無階級愚謂止定靜安慮六事極有次第格致誠正

脩齊治平八事未可拘次第朱說反之
妄依明起妄起明昏雖昏而知未嘗泯也知一醒則
羣妄氷消故曰知止知止卽是誠意毋自欺知止時
節卽致知格物誠意正心時節更無二世儒講格物
致知不講知止茫無栖泊
至善卽明德眞體然不知止定靜安則不可得而止
故言知止等六事能定靜安慮則制事宰物自有次
第故言本末始終知先后正是知止定靜安慮之妙
用定靜安皆以恬養知也總之知爲主
言止于至善又言知止以下六事者以申明止至善

爲大學始終之要也言知止定靜安慮得又言格物
致知等八事者八事卽知止定靜安慮之課程也恒
入囪莽滅裂麤氣浮習迷失本眞故以知止一法收
攝其心降服其氣立本循序而進卽便是致知以誠
意非致知誠意外別有一種知止定之工夫也到靜
安時已心正身脩到慮得時家齊國治天下平矣慮
得便是物格知至而明明德於天下六事約其微八
事詳其顯大道顯微無閒非有體無用執理而遺事
執內而遺外也
聖學定靜與二氏異聖人無欲而動以天順理忘私

勿意必固我無入不自得非强持其心默坐存神之
謂也默坐存神空諸所有以求定靜二氏所以害道
此際最是大分段毫釐之差千里之謬易曰言天下
之至賾而不可惡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方是聖
人之定靜理會得一部周易則定靜安慮可見
古今道術無過定靜精神凝聚盛德大業由此出太
學知止中庸不二論語一貫孟子收放心有事勿忘
勿助易何思何慮書惟幾惟康詩不識不知佛盡僊
丹夫豈異術皆蹈襲聖教餘緒而偏用之者也世儒
褊狹惡二氏似已倂定靜諱之不講偏主格物以窮

盡天下物理爲入門謬哉
知止定靜安慮古今大學脉千聖所以洗心退藏之
密在此易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
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此又曰惟深也
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所以物
格知至明明德於天下也中庸云君子戒愼不睹恐
懼不聞立天下大本行天下達道皆不外此脩齊治
平其功蹟也
能慮卽是知至意誠慮卽意也意爲心知之關故能
慮爲能得之本八事所以首誠意一意誠而明親至

善兼舉乃所以為慮而能得也
知是主止是基靜安是田地慮是運用論心體到知
添一毫不得但添便不得止便不得定故曰知止定
則尚費操持靜則入機矣安則常住矣慮創莊周所
謂宇泰定者發乎天光佛氏謂汝動念塵勞先起我
按指海印發光皆蹈襲安慮之說大學千餘年前按
自聖門千餘年後佛入中國拾吾殘唾而儒者乃避
諱不敢講定靜安慮本欲避佛氏定慧止觀之嫌詎
言無工夫漸次但推明止至善之故耳豈非割吾聖
道以奉佛氏乎

此一節已足盡大學之道下文八事總一個心意知
作用心總一個意意總一個知所以逐次推勘見學
不可往外馳求漸漸約還根本來為知止斷緣法耳
約到致知更無處可約依舊是知止定靜安慮原本
依舊是一個明明德會得時只此一節大學之道無
餘

明德兩字聖學宗領易曰大明終始又曰乾知大始
乃天命人性指南學問淵源二氏竊取變換為清淨
圓覺妙明智慧定光種種名色其實本聖教也亡失
既久儒者怯懦不求光復反引嫌卻避遂為二氏奄
有如王室播遷委地强藩此明德兩字猶九鼎在洛
能如王孫滿抗節執言猶可彰大義以尊王矣今畏
嚅并此兩字不能守若赧王入秦稽首獻地國乃滅
亡嗚呼哀哉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
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
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
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
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
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明德親民在止於至善則學未有不由知止定靜安
而能慮天下事物者蓋道不離物物有本乃有末格
物為事事有終必有始本始當先末終當後所以極
深研幾知之至之者必以吾明德之知主宰於本末
始終之間定止以立本安靜以研慮則深造自得施
為有序事得其宜物得其理大學之道近矣是以古
人視宇宙事皆吾分內視萬物皆備于我其明明德
也直欲合天下以為明然豈苟且襲而取哉必先于
畿甸之內政教休明而治其國欲治其國必先于九
族之中恩義明白而齊其家欲齊其家必先德立表

正而脩其身欲脩其身必先主宰靜虛而正其心欲
正其心必於念慮起處戒欺求慊而誠其意意覺爲
知必澡雪神明使天靈常惺而致其知夫自天下約
之於意微矣約之于知愈微矣不幾于玄虛乎非也
知卽明德本體洞虛無物而無一物不包羅于內物
在天下國家紛拏萬變而此知皆一一迥量其中故
致知惟在格物知不能格物則知爲虛而德孤何以
親民而明明德於天下乎蓋知譬則火物譬則薪火
麗薪而然知燭物而至離薪則火熄離物則知隱知
豈空虛乎哉乃所以樞紐乎天下國家身心意之神

也古人知所先故得所後其格物也必眞不爲利害
私欲所阻不爲情形時勢所蔽自本及末自始至終
料量區處皆吾神明所貫察則物格矣而后吾本明
之體表裏洞達而稱至焉此明德親民成始成終之
要也知既至矣則神明卓立纖僞難欺而后不眞之
念不得萌而意可誠意誠則無邪思妄想累冲虛之
體而心可正心正則百體管攝表儀端而身亦脩身
範端然後家人內外大小整肅而家齊家齊然後身
教下行而國治國治然後風聲四訖而天下平此孰
非物之格而知之所以至哉惟知本始當先故末終

從之所謂知止定靜安慮而能得也
物以形體言身家國天下民是也事以作爲言明親
格致誠正脩齊治平是也宇宙閒無非物職分內無
非事皆明明德於天下之實蹟也本末猶言首尾物
有形體故云本末事有造詣故云終始本末終始先
後卽至善止定靜安循循從容而不亂者也知猶主
也知者明德之神知所先後謂事事物物明德爲主
以貫徹乎本末始終之閒無苟且狥外見小欲速之
獘卽至善之知止有定者也近道卽慮能得物格知
至而明明德於天下也古謂先聖王明明德於天下

卽平天下也不言平言明明德者見平天下不外吾
明德也天下不外吾明德所以謂親民也明於天下
猶書言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也明明德者致知之全
體明于天下者物格之成功也國畿內也天下遠故
言平平義寬展邦畿近故言治治義綜密家近易狎
故言齊齊義整肅身多垢累故言脩脩義清潔心爲
身主主邪則衆亂故言正意爲心萌意妄則迷眞故
言誠知爲心靈事物之主卽明德推而極之故言致
知所徧照莫非物家國天下皆是絜而量之故言格
誠意以上皆言先致知格物獨言在者誠意以上推

原本末始終之序致知格物總結本末始終之要也序有先後歸于致吾之明以格物而已矣致推極也格量度也變革也知不至則明德之體不全物不格則明德之用不廣內外一貫顯微無間故曰致知在格物卽所謂明德親民明明德於天下者也八者遠自天下國家約至于知知卽推而致之及家國天下自誠意至脩身皆所以致知而格乎家國天下之物者也總之大學之道明德親民以明明德於天下而已物格而后知至以下申言所以當先之義物格而后知至者言知不格物不可爲至知至而后意誠以

下言能極致其知則意誠心正脩齊治平可次第舉也明明德于天下必先八者逆探其本物格知至后八者順推其末逆以致知格物爲終順以物格知至爲始天下國家皆歸宿于一知一知至而家國天下總貫矣故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在致知以格物大學所以成始成終也故曰知所先後先後之間知止定靜安慮則物得其理事順其則苟以昏迷之心憧憧往來顛倒錯亂其能近道乎此大學所以先知知所以先知止爲明明德於天下之本也

致知在格物卽所謂物有本末物格而后知至卽所謂事有終始本乎知而達于物終乎物而始于知體用一源周流無間乃所以明明德於天下也知所先則務本反始無粉飾務外之弊而不失之支離知所後則深造自得有安民及物之功而不失之空虛總之明親至善耳知止六者言體之存諸內者也治平八者言用之行于外者也無六者則內昏擾而外襲取本末終始由內外體用生非他也

大學言先後卽中庸言豫也止定靜安慮知至意誠卽中庸明誠境地凡學有先有本有豫有序道德事功未有不立本而能卒辦者不然者苟且襲取塗塞

耳目小人的然日亡者耳

一明明德而事物家國天下包舉矣明德精神卽是知發動卽是意含藏卽是心心意知皆是身應用酬酢皆是我家國天下皆物總之一明明德於天下而已親民卽明天下邊事至善知止定靜安慮明德邊事止定靜安總爲恬以養知也能定靜安慮自然事物有本末始終知先知後

朱註三綱領八條目泥文生解實惟一明明德而親民止至善卽在其中明明德於天下卽致知格物其關鍵惟誠意始終本末惟成就一脩身卽是明明德

○物有本末之物卽格物之物知所先後之知卽致知之知卽德之明也物有本末謂身爲天下之本事有終始謂齊治平始于明德知所先後謂致知爲明德之始貫乎親民之終所以明明德于天下也知先後卽是知止道惟素位學忌躐取挾術用數鹵莽欲速浮薄之習聖賢學問事業循循然立本漸進遠自邇高自卑未有無本成末無始成終者故在止至善也

治平八事不出知止六事內大較六事管至善八事管明親六事貫八事中至善貫明親中六事根柢八

事課目止定靜安慮已括盡大學之道物有本末事有終始舉其條件而綰結于致知格物道不離經世學不越事物明明德實地也

八事次第古人非拘定欲如此苟一蹴可至豈不欲之顧大學無鹵莽之功未有不知止定靜能慮天下事格天下物者事事物物根本至善能定靜安慮自然從容有成若徒膠柱鼓瑟則八事不勝牽掣矣假如格物完方致知則是格物時全無知何時物格盡知始至餘可例見必次第衍說者爲推求明明德於天下發源處耳論發源身爲本推到心以心宰身也又推到意以心動于意也意至矣又推到知以知爲明德源頭也知則意已無容著況更著物然絕意離物則知爲虛影耳人心神靈普含萬象顯微一體故卽承之曰在格物不曰先格其物曰在格物者言知與物相麗之甚也故又承之曰物格而后知至言知能燭物始爲實知也物在天下國家知在吾明德內物格而后知至是明德與天下國家內外顯微逼透無間也八事自天下國家內約至知知又格物外通家國天下故不曰平天下曰明明德于天下見天下不外吾心意知也近歸之心意知而又曰在格物以

心意知兼統乎天下也由博反約守約施博終始本末一貫此大學之道異于二氏偏枯無用也故八事圓轉如環不可偏據下云以脩身爲本者亦以心意知難離析合而言之也

六事之序細密浸漸不可越八事大畧規模如此其實先後一貫格致誠正時已是脩身矣脩身齊家時已是治國平天下矣本文復說所謂誠其意者以下五段正恐學者偏執通融開釋朱子于八事欲一件完一件于六事反謂無漸次兩失之後章但釋誠意不復提定靜安慮者定靜安慮亦本誠意也慮又非

意而何

欲平天下曰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將陳八事之序總挈其全也言平天下止於天下耳言明明德於天下則格致誠正脩皆明而齊治平皆明于天下也一以見八序會通一以見民親非疎一以見親民在我不在民天下大矣民夥矣若之何能親之博施濟衆堯舜猶病惟欲立立人欲達達人仁者之心人皆能之天子至庶人學同以此如曰欲平天下天子可而庶人不盡可矣

天地以生人物爲大聖賢以盡人物爲大故欲明明

德必於天下欲致知卽在格物若但理會自家拋郤民物二氏所以偏也大學規模極闊大條理極精實世道民生與吾明德直綰做一個所以此道一日不可離此學一人不可廢世儒專主誠意正心坐守理窟又誤認格物致知泛濫枝葉偏枯無用與二氏等

○心無體以意知爲體意知無用以物爲用合之總是一心然言心則包舉而不親切細推到意又推到知實之以物乃所以完知之分量而明諸天下者也

○心者神之宅本自虛明儻無意知如鑑空衡平有何不正諸妄從意起故正心先誠意意動知自知知覺妄卽破此知常照妄自不生故誠意又先致知也然到知至處則已無意無意又何容加故誠意已入微誠意之先惟有一片虛明更難言所先惟在事理通融推之以格乎物而已物格則知至此間途長朱子訓格至也如神之格思之格未盡又格方也有比方絜度之義又革也感也如格君格民之格有感動變革之義大則齊家治國平天下小則日用起居行著習察條理區別轉移化裁各盡其變無不是格物也

○知所以能及物者不離意知由意運亦由意昏意由知起亦由知化雖蔽錮之後靈知一覺萬慮俱清

但倏開倏閉如石火電光一曲之明作不得主透不過事轉不動物或爲小體遮蔽或爲利害阻隔或爲事勢眩惑表裏不洞達心境不圓通施爲不恰當卽是知不能格物亦便是念頭虛假而意不誠須神明烱照應事接物無遠邇大小料量處置使物無遁情事無遺理一片靈知貫徹微顯方爲格物方是知至如此則自無不誠之意而心亦正矣

天下國家總一物心意總一知知境無意卽明德眞面目誠意先致知者遡流窮源云爾本明不昏妄念何由生旣昏不惺輒轉沈迷妄念何由止所以云先

致知其實明明德工夫全靠意意誠知方能格物故曰慮而后能得八事單釋誠意以此其釋正心脩身皆云在正心在脩身惟誠意單舉不言在致知者知境難著卽意見知

中庸亦以明先誠明善有學問思辨行弗得弗措工夫自困勉者言耳大學聖功但論明德全體規模各有所主知必以中庸擇善爲大學致知則學問思辨行卽宜在致知內不得另以格物當之若以格物當學問思辨行則致知一段爲無事矣豈成義理致知畧似知格物畧似行行方是眞知

目雖有八心意知只一件提意而心與知俱綰在內物雖不是心意知然離物則心意知無所用離心意知亦復無物正心先誠意次第可尋若意外別尋知知外別尋物實難分析意外尋知知體爲虛知外尋物物形爲泛意萌卽知知動卽意意知著卽物一誠意而心知物俱管攝矣故誠意爲關鍵後釋誠意不及格物致知以格致爲大學始終此章已盡後不復贅也

心是宅意是宅裏運動知是宅主人明德之神也物卽身與家國天下自天下尋究向裏來只是一個明德明明德直要格家國天下之物中間誠正脩齊治平許多節目條件本末始終先後轆轤運轉惟一個致知格物明明德於天下而已矣致知若不在格物則明德與天下國家頭尾兩沒交涉直待意誠心正身脩挨次完後方去平天下無此理次第雖多只致知在格物一句串紐八事一齊超入若非致知在格物則八事皆成破裂矣

誠正脩齊治平無不是致知格物後章釋正心脩身視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味釋齊家父不知子惡不知苗釋治國不仁不讓不從不踰皆是不能致知格物

之大者釋平天下好惡絜矩內外本末賢否義利分明是致知格物之大者如以爲入門何處可著足今人臨事昏亂覓不見心待覓心又遺却事物此便是知不能格物心境一事理融方爲物格知至

物格而后知至大段括盡知到至處工夫十九正是能慮能得時節意誠心正脩齊治平皆剸至矣而后意誠以下逐項雖有本等功夫非截然一節做一節本末始終盡頭處分得本末始終相因處分不得所謂誠其意以下五段通融開釋正爲此知所先後唯古人世儒知先後片片劈作兩段去道遠矣

格物兩字管到平天下住即是絜矩格方也比方絜度此知不昧此意不欺即是知至意誠故致知格物爲明親全體工夫誠意爲引子義理曉然在簡策苦無人討究耳

八事先後之閒易所謂知幾其神者也惟定靜安慮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能通天下之志能成天下之務故曰知所先後格致誠正時慮止于身而家國天下事已豫齊家時慮止于家而國與天下事已豫及知至意誠後心正身脩而齊家治國平天下事已無不潛孚默成矣此中有存神過化知微知彰之幾故

本文用五欲字五必先字而后字皆古人知幾妙用浮躁淺陋非致遠之器定靜安慮乃達化之本大學惓惓于知先後有旨哉古今學術所以分也

大道顯微無閒事理圓融無頭上安頭之病聖人謂民不可使知之其旨精深中庸一篇發揮此旨此篇致知在格物便是一貫之道人心物理原不分內外體用故中庸云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二氏與聖教途分自此民生世道倚賴聖教亦在此此大學通徹身心意知與天下國家往來交涉處若無格物工夫但按定八事次第致知以後直待誠意正心脩身完備

方許家國天下事來無交涉到底成就一老禪靜坐槁木死灰而已故格物工夫甚浩蕩非可爲入門也若以格物爲入門直待何時方誠意正心舍本原之心意知泛求之物如着衣舍要領提邊齊顛倒甚矣

○明德從大虛來含受大虛凡大虛中往來屈伸千變萬化脉脉與吾靈知同體有叩即應有觸即覺物至知知而意即萌是非好醜自不可欺中閒稍有轉換遮蔽護迷種種妄情使眞意不得直達于物即是知不能格物或阻于利害或牽于小體或眩于機宜被物梗塞不能轉動被物瞞隱不能量度如君不能

格民德不能格姦之格非無知也祇是浮光虛影不得事理通透所謂習不察行不著日用而不知如後章不知子惡不知苗碩視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味之類即是自欺不誠意不知止如君親是物知忠君孝親是知苟能誠吾意于忠孝勿自欺其知以格君父則忠孝之知致而忠孝之意亦誠矣止忠止孝亦即是知止至善凡事皆然脩齊治平一以貫之所以下文單舉誠意其旨甚確朱子更補格致一傳云格者窮至事物之理猶可又云用力之始即凡天下之物莫不窮究其理以至乎其極久之一旦豁然貫通然

後知至果若此則是人心不具此理專待外來湊集如貯錢穀般夫子謂賜不受命而貨殖不如回之屢空者也聖門無此等貪多支離之學又云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如此則窮年皓首物無盡期老死做不成一個致知君子何時方去誠正脩齊治國平天下乎迂闊甚矣古聖賢教人博物學文爲明心之助非謂心本不明待外物始明也若心果不明豈外物能使之明乎禽獸土木與之言則不解爲其中原不具此理也人心若不具此理雖博盡天下物何益若具此理又何待外物然後知不窮物理卽不知則凡

未嘗學文者皆成土木矣

或云格物非窮理則學問可廢乎非也格物致知誠意內自有學問詩書六藝亦物也誦詩讀書亦格也聞見記憶亦知也旁通博覽亦致也好古向慕亦意也篤志潛脩亦誠也士君子心意知自然安頓在詩書六藝上但斷然以詩書六藝爲物以學問爲格物爲入門一步則不可耳博物洽聞學士章布之業奈何以槩帝王聖賢之道乎

程朱格物之說凡事須從外面記定式樣然後去做出知聖賢無此等螟蛉之學所謂學養子而嫁意且不誠何況致知自覺難通乃云不必盡窮天下物但一事上窮盡他可類推又云一理通萬理皆通如此則知又分明不在格物矣又謂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夫考之事爲是脩身察之念慮是誠意都解不得格物文字講論于學爲切只合說致知在博文在問學可也格物之物與物有本末之物分明相承朱子解物有本末之物爲明德親民格物之物另爲文字講論是兩物也又引易學以聚之問以辨之中庸明善擇善爲徵夫彼所言者學問擇善此所言者明德規

模分量物我兼體以見學之大各有所指也若論學問擇善亦只在致知項下蓋誠意卽誠致知卽明明卽擇善若以格物當明善則致知一段所幹何事致知格物云者擴吾明德以格家國天下之物所謂明明德于天下始終本末實地異于佛氏之空虛絕物者也朱子詆不學問爲佛氏因以格物當學問支離泛濫與佛氏空寂皆偏枯無用五十步笑百步耳

首言明明德於天下挈其統再言致知在格物閉其鍵中之以五傳通其脉周匝細密義理躍然後儒不解窮經所以難耳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所謂物有本末知所先後者以致知在格物物非可泛格也知不知本則不能格物身與天下國家皆物也而身爲本天下國家爲末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其間或有家有國有天下不同同此脩身爲物之本此格物者所當知也苟不知所先後身不脩則本亂矣欲格天下國家之物末治者否也民雖當親身旣爲本較民尤厚苟不脩其身明德則其所厚者薄矣欲

明明德于天下親民使所薄者厚未之有也豈有物無本可格者故能脩身之謂知本知本則物格而知亦至此又致知格物者所當知也

此申言上文物有本末知所先後物格知至之義稱天子者大學天子之學也道無閒于貴賤故至于庶人壹是猶言同此也本即物有本末之本獨舉脩身者心意知皆統于身也身爲本則家國天下爲末所謂物有本末也本亂謂身不脩末治謂家齊國治天下平否不然也厚薄因上文親民而言厚猶親也薄猶疎也所厚謂身厚者薄謂身不脩德不明也所薄謂民薄者厚謂國治天下平也知本知物之本所謂知終始也知之至所謂物格而知至也

心意知無形惟身有形德與民接知與物接皆由身君子不能以心意知示天下而身爲表天下不見君子心意知而見其身故脩身爲本也身未及與國天下遇而先與家遇天下國人不及見吾身而家人先見故民雖親家爲厚也

大學由誠入故格物以爲知脩身以爲本知不格物則蕩而無歸本不脩身則虛而無實言明德必言親民言定靜必言齊治皆以此二氏言明心見性身爲

假合故流爲空虛豈不致知其所以格物者非也言普度衆生利益有情豈不格物其所以爲本者非也遺身故不知有家捐父母棄妻子毀形體滅人倫所厚者薄焉能治國平天下使其所薄者厚乎所以聖學必本諸身也

此上三節反覆發明明德親民之義明德親民總謂之明明德于天下微言之則爲知止定靜安慮得而統于止至善顯言之則爲脩齊治平而統于致知格物致知格物所以普吾明德于天下也止于至善合天下以歸于吾明德也此本末先後始終一原大學

之道也

第二章

大學是一片文字朱子分首一章爲經謂孔子作此後爲傳謂曾子作古人文字亦有自作自釋者何據知爲經爲傳乎此章被其割裂攙補舍所學而從我殊非作者之志今悉依古本解釋如左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慊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

愼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redacted]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云於烏戲呼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詩云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烏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大學以脩身爲本正心誠意致知皆所以脩身也而誠意爲要蓋心雖身主無意則心本虛知雖先意無意則知自明先乎心而累心後乎知而昏知者惟意意誠則正心致知格物挈其統矣何也心動即意意

覺即知意知所著即物一也心無妄妄從意起妄起知自知所謂誠其意者惟于物來知覺意萌是非洞然直達勿轉換遮蔽自謾迷其知而已矣意惟好惡不可欺惟好好色惡惡臭自無欺意如此者天動神應靈機透徹致知以格于物者皆眞意淪浹存體應用豈遂條達隱微獨覺之衷無有絲毫欠缺留憾者矣不謂之自慊乎樂記云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美惡物也好惡意也毋自欺則知亦致矣惡惡臭好好色則物亦格矣總惟誠其意耳意萌于自己所獨知而著爲事物達諸家國天下所謂風之自微之顯

也可不慎與慎獨者致吾之知神明常惺無昏迷放逸萌于方寸達于家國天下者無非眞意流形所謂脩己以安人安百姓盡性以盡人盡物乃爲慎獨無欺自慊而意無不誠矣苟念慮不誠徒鋪張于事爲是的然日亡之小人放肆于平居而揜蓋于衆見何益之有此大學之道內外合顯微一有諸中形諸外闇然而日章君子所以知微知彰必慎其獨也故曾子有云念慮隱微勿謂無視十目所視勿謂無指十手所指我有此意身心應之我行此意家國天下共承之何敢以爲獨而忽諸雖曰脩身爲本正心爲要

苟能誠意則心廣體胖心正而身亦脩故君子必誠其意也意誠則明德親民止至善一以貫之矣詩美衛武公云瞻彼淇水之隈有菉竹之草可爲磋磨之用猗猗然美盛也有斐然文章之君子如治器者既切復磋既琢復磨故其德瑟然嚴密僩然强毅其容赫焉光盛其聲喧焉宣暢有斐君子使人終不可忘也夫詩詠切磋言君子誠意之學辨別幾微如此其精也琢磨言君子誠意自脩刮垢磨光如此其密也瑟僩言君子慎獨恂恂慄慄如見賓臨敵莊嚴而强毅也赫喧言君子意誠心廣體胖潤身之威儀充盛

而宣暢也有斐潤身之文章也意誠則明德盛而止于至善足以親民民不能忘也詩詠前王是已蓋治道不本于誠意則私恩小補今日驩虞明日憔悴其澤易斬君子本誠意以經綸無疆之業非必教人以善分人以財而天下後世君子小人誦詩讀書者賢其賢入孝出弟者親其親引養引恬者樂其樂以耕以鑿者利其利至誠無息博厚悠久使人沒世不忘是誠意之功業也若康誥言文王克明德太甲言成湯諟念天之明命帝典言堯克明峻大之德三者皆于獨知之地光明淨潔毋自欺蔽所以自明其德而

爲明明德于天下之本也故湯之銘盤自新已德也康叔作新斯民新民之德也文王舊邦新命明明德於天下也故君子由身達于家國天下事事有理物物有則無所不用其極以止于至善皆誠意之用也詩云王畿千里天下朝宗爲民所止豈人心獨無所止乎詩云緡蠻然好音之黃鳥止于丘隅繒弋所不加夫子嘆鳥欲止尚知所止可以人心不知所止乎止也知也卽獨也詩詠文王穆穆穆穆幽深卽獨也緝熙常明卽毋欺也敬止卽慎也無所不慎獨則無所不知止爲君仁卽止爲臣敬卽止爲子孝卽止爲

父慈節止交國人信節止君臣父子國人物也知仁
敬孝慈信知也實其意以仁之敬之孝之慈之信之
誠意也毋自欺其知以運量乎君臣父子國人致知
格物也推之天下國家萬事萬物皆所謂止于至善
也何莫非誠意之用其極乎夫子謂聽訟猶人必使
無訟夫訟小人厭然之事欺詐無情之甚者能使之
不得盡辭可謂物格矣由君子意誠知至大能畏服
乎民之心故民改心易慮此誠能格物之效也德明
而后民新物格而后知至可不謂之知本者與苟不
知本則不誠未有能格者矣

此下五章覆解上文八事會通其旨見所謂先後者
非逐事斷截也此一章專釋誠意不及致知格物者
明德親民之始終前章已詳不復及也首誠意功始
誠意也毋戒辭自欺自謾其知也知者明德之體心
之神也意者心之萌明之發也意動知致則爲眞意
意妄掩知則是自欺惡惡臭好好色意之至誠者也
意如此者爲不自欺不自欺則知亦致矣謙當作慊
與愜通快足也猶孟子行有不慊于心之慊自欺則
歉恨不自欺則快足所謂內省不疚無惡於志也獨
已所獨知即意也閒居猶燕處小人恣意於燕居掩

藏于共見由自欺而不自慊也厭作壓蓋也誠中形
外因小人惡形而知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非以
小人積惡爲誠也即中庸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之意
嚴畏也潤色澤也言實于財者屋宇生色猶實于德
者四體生色即下文有斐君子之威儀也意誠故心
廣潤身故體胖胖暢遂貌心無愧怍則體常舒泰暢
于四肢也淇衛水名澳水涯菉竹草似竹俗名木賊
可用磋磨猗猗柔貌斐文貌治骨角者既切又磋治
玉石者既琢又磨骨角脆而工細故言學玉石堅而
工猛故言脩瑟嚴密也僩强毅也赫色充盛也喧聲

著聞也諠詩作諼忘也道言也釋詩言也學學習也
自脩克己也恂信也慄堅也皆心常惺之貌可畏曰
威可象曰儀德之符也盛德即明德也至善即止于
至善也民不能忘即親民也百世之下聞者興起沒
世不能忘也君子小人皆民也賢以教言親以養言
樂樂利利泰平豐足之象皆誠意之功業即明明德
于天下者也因引詩書言古帝王以徵之康誥太甲
帝典皆書篇名康誥言文王太甲言湯帝典言堯克
能也顧念也諟作諦審也顧念審諦存存不忘也在
人爲明德在天爲明命一也峻高大也皆自明言皆

自明其明德戒自欺求自慊非如小人詐善爲人也
自明卽愼獨也盤銘沐浴之盤刻銘其上自儆也苟
猶誠也日猶一旦也新猶明也言新者革故之意明
德爲明明明德爲新借沐浴寓洗心卽誠意也誠意
外無所爲自新也日日繼一日也又日繼日日也作
新振作使新也舊邦舊爲諸侯也命天命也維新新
命爲天子也卽所謂國治天下平亦本誠意也盤銘
日新卽明明德也康誥作新卽親民也詩新命卽明
明德于天下也無所不用其極卽止至善也無所不
用者承上起下之辭極卽至善下文三引詩言止至

善亦本誠意也又引夫子使民無訟言物格知至亦
本誠意也邦畿王都民所歸也緡蠻黃鳥聲丘隅山
頂穆穆幽深也緝熙常明也敬止猶愼獨也君臣父
子朋友止于仁敬孝慈信卽知止至善無所不用其
極也訟者欺詐之事物之難格者無情不實也唯誠
意致知之君子足以大畏之大畏深服也所謂物格
而后知至也物有本末故曰知本

此章自首至君子必誠其意釋意之所以當誠自瞻
彼淇澳至民之不能忘承德潤身言意誠則德脩而
可以爲君子卽所謂明明德也自於乎前王不忘至
其命維新又承民之不能忘言意誠則業廣而可無
媿于帝王卽所謂親民也自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
極至與國人交止於信言意誠則于事物知止盡人
之道而可以立人極卽所謂知止于至善也自聽訟
至末言誠意爲格物之本卽所謂物格而后知至也
皆以見誠意之爲要申前言君子必愼其獨必誠其
意之故文義周匝原無錯簡

人心含知感于物生意意者事物之隱天下國家之
微也存之于我爲獨達之天下國家爲共視共指與
獨非兩時兩事也故君子凡措之事物者謹之念慮

兢兢業業上帝臨汝共指共視無非愼獨之地或謂
獨在事物之先靜之終動之始于此審其幾然則事
物旣交遂無獨之當愼者與言意遺事與言知遺物
皆空寂無用佛老之學也故篇中旣以心意知爲先
尤以脩身爲本此章釋誠意舉帝王功業聖賢道德
槩括無餘纖微無間學所以爲大也

誠之爲道包括甚大意之爲用干涉至遠首言安能
慮慮卽意也能慮卽能得故意誠爲要中庸惟誠能
明惟誠能前知惟誠能盡性盡人物惟誠能經綸故
誠爲盛德至善八事無復有大于誠意者矣意誠卽

是忠恕一貫之道故釋心身家國天下曰欲惡曰忠信曰恕皆本誠意也愼獨卽中庸戒愼恐懼貫動靜不離集義與襲義由此分自欺是襲義自慊是集義集義卽愼獨之君子襲義卽非善之小人故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合外內之道卽孟子云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擴而充之如火始然泉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天下運掌皆在此乃脩齊治平實地非兀坐澄心體認天理之謂也小人閒居一段描寫襲義猶外影像見此學此道非偏枯補綴有邊無中所以大也

誠意一章卽中庸微顯之旨大本立而達道行知致格物而明明德于天下一也君子卽中庸闇然日章之君子小人卽中庸的然日亡之小人不愼獨徒襲取于見聞遺內務外失于微而圖于顯是謂物無本求末事有終無始何以近道歷引詩書古聖帝明王盛德大業皆屬誠意皆以發明始終本末一貫之義

○人心之知與物相通惟意意所以能格物惟誠故中庸云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誠者非自成已而已所以成物孟子云至誠而不動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故誠爲致知格物之本意爲存誠動物之樞中庸言誠不言意大學指意以言誠乃猶中庸指喜怒哀樂未發以言中皆傳心之要也

毋自欺釋誠意如惡惡臭如好好色釋毋自欺如之而已非定以好善惡惡詁意也臭可惡又惡臭色可好又好色恒人之恣事亦易簡毫釐不差更無過此如惡惡臭言志氣常舒也如好好色言精神常新也苟應事接物起心動念一切明白痛快如此則存神應妙知幾順事全體呈露大用顯行善止而慮得格致而明親家國天下一以貫矣

意之欺知每由愛憎惡而不知其美好而不知其惡

心官不思乃爲自欺苟眞知常惺則順應不差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云者心地純固靈知亹亹自然有此氣象不待好惡始然也是非可否感而遂通無委曲遮蓋則天動神行知明處當易云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無過此理方是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毋自欺能誠其意者泥作愛憎解狹矣

大抵意與天下通惟好惡最遠卽是絜矩之道故首揭好惡爲明親大綱愛憎用舍常能如惡惡臭好好色則明通公溥物格知至家國天下可坐而理矣聖賢帝王何以加此故下文脩齊治平皆以好惡釋之

皆統于誠意也
心意知物四者一聮離意求知則墮枯槁離知求物則成支離緊關惟一誠意而致知格物俱舉故此章歴引詩書言明德親民止至善兼統矣至釋脩齊言好惡好惡本意也釋治國言誠言恕釋平天下言好惡言忠信皆誠意徹首尾而致知格物卽在內故大學一篇自知之至也以上多言明而兼誠自所謂誠其意以後多言誠而兼明文字縝密義理完備初無錯漏朱子析此章爲四傳索然無味更補格致一傳教學者泛求諸物尤爲支離旣以五傳不備所補獨格致則定靜安慮始終又不當補乎補則煩複不補則偏闕不成義理
脩齊治平各項下工夫作用不同總之誠意爲歛意不誠雖道義名節經綸康濟皆是假之忿懥四者使身不脩意也親愛四者使家不齊亦意也藏身不恕學養子而嫁使國不治亦意也好惡不絜矩不忠信以利爲義使天下不平亦意也故誠意工夫一以貫之舍緊關之意泛窮諸物理以爲入門誤矣
閒居當不得意意不誠則自閒居始暗室屋漏不著緊及大庭廣衆幫補不來撐持不起聖學須徹底

澄清所以必愼其獨
小人閒居一段卽孟子謂舜蹠之分利與善之閒所爭毫髮初但苟且延哄自已坐致惡積如山狼狽不可收拾自欺流弊至此厭然卽是不自慊言君子毋自欺處甚細密言小人欺人處甚粗淺闇然的然之分
詐善之小人與篇末爲善之小人以義爲利者正是一種人十目十手卽行事見意如漢武帝內多慾外施仁義桑弘羊孔瑾云不加賦而國用足說諸用罔而四海萬民之唾罵叢集可見意與天下國家要緊相關明主致知格物莫先于此故末章諄諄以小人義利申言意不誠之害
朱子因盤銘康誥詩連引新字遂改親民作新民非也新卽是明自新爲明舉世昭明改變爲新引盤銘以下見明明德于天下皆本之誠意也盤銘明德也康誥與詩明明德于國與天下也康叔新衛文王新周國治也舊邦新命天下平也一誠意而身家國天下無所不統皆以融會八事合本末始終而言也盤銘詩辭與親民何涉祇據作新民三字割爲一章以釋親民牽强尤甚如古本文字義理儱洽如朱註分

割何但義理偏枯文字亦索然讀者自識

第三章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帝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脩身在正心何也心本虛靈原無方所之礙惟虛靈局于形質形質與外物交而意妄動以自欺其知則殭陽奔騰結滯爲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四者之所于身內而氣一動志虛靈之體不得其正矣如賊入人

家主翁逃亡安得復有心在形骸內若是則耳目口鼻都無管攝恣縱不檢聾瞽痿痺之病成矣安望齋明愼動以脩其身乎故欲脩身在致知誠意以正其心而已

有所者偏主不化之意執吝曰有定在曰所忿怒也懥怒貌有所不言心言身者心體本無凡有屬形忿懥四者意之病不得其正心不得其正也恐懼在憂患既至之後憂患在恐懼未至之先言忿又言懥言恐又言懼言好又言樂言憂又言患皆過甚之意本性喜怒哀樂亡累其辭以見情勝也

身有所忿懥朱註作心有所非也不正非心之本體惟身與物接私意偏主怒焉而忿懥暴厲過度畏焉而恐懼驚怖不寧喜焉而好樂放浪忘反憂焉而慮患怯懦失措如此則魂鬼不守氣一動志心焉得有靜正之體所謂物交物引之而已故曰心不在焉由是視聽飲食無所管攝始以身有所而喪其心既以心不在而并喪其身身與心交喪可知心與身相關也故脩身在正其心

忿懥四者皆意脩齊治平皆根于意心不在焉即是自欺視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味與如惡惡臭如好好

色意相違遠矣所以心不正身不脩爲意不誠故上章誠意畢釋亟須其功德此章以下身心等并釋多舉其病痛蓋意誠則盛德大業由此出意不誠則心不正身不脩家國天下皆不可行矣

心非土木豈得無情能大公順應則有情若無情耳非枯槁然後謂無非應感遂謂之有人有喜怒哀樂心虛則靈不虛則不靈虛者有而非有無而非無有所者以有爲有也不在者以無爲無也有無無有虛靈之妙用也禪語云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踏襲此理近世講良知亦此也此與下脩齊章皆兼知而

言知即存意中意誠即知至身以內心意知一也
忿懥四者意之動于已也故以釋脩身親愛五者意
之施于人也故以釋齊家
先儒云八目功效以次漸進然據五傳其說難通意
旣誠矣德潤身心廣體胖矣比及正心復有四不正
至目不見耳不聞口不知味頑冥不仁之病心旣正
矣比及脩身復有五僻至父不知子農不知苗錮蔽
之極何也蓋學雖有始終本末道惟一貫致知格物
串紐八事誠意一關提挈綱領一事不盡則七事并
累正心時即已脩身脩身時即已齊家齊家時即已

治國平天下矣義本圓融解者破裂

第四章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
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
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
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
碩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齊家在脩身何也身者家之主好惡當理則身脩而
家齊蓋好惡根于意通諸國與天下而家則身與天
下接之初意發于此最切若不能致知格物任意所
向往而不知止則流爲偏僻向于親愛不止則偏于
姑息向于賤惡不止則偏于憤嫉向于畏敬不止則
偏于側媚向于哀矜不止則偏于悲傷向于敖惰不
止則偏于陵侮蓋家人至近其情易縱意所好雖惡
見爲可喜意所惡雖美併棄不錄物以形隔而不能
格其理知以意昏而不能致其明恒情之偏滔滔皆
是至有父不知子惡農不知苗[illegible]者況家人恩怨叢
集以偏蔽行之安望能脩身以齊家乎故欲脩身齊
家者亦在誠其意以致知格物而已

人恒人也之向也言往而不返即不知止也辟僻同

偏也已甚之意鄭作譬非也敖惰不禮貌也如孔子
于孺悲不與見而鼓瑟使聞望其悟也孟子于畱行
者隱几不應而其人引咎翻然教誨皆敖惰不僻者
也餘倣此五者之僻皆意之累諺俗語碩繁盛也
前四有所者物來不能順應卒發不能自主志爲氣
動故不得其正而害在身此五之其所者執而不化
一往而不返情逐物遷遂以成僻故害及家人五者
總一好惡也歷數之見褊小苛細知其一不知其二
偏曲之甚也明者好惡如鑒因物自來此則以意往
就故曰之其所然則焉能致知以格物乎物之易格

孰如父于子農于苗者意一偏則習而不察愛子天性豈曰不好至于惡亦不知則昏矣稂莠害苗豈曰不惡至苗美亦不知則瞽矣惟意不誠故格致兼失然獨于齊家及此何也家不齊有二倫序混亂以不知其惡而不齊也恩誼乖離以不知其美而不齊也故曰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故愛憎于家尤貴變通易卦內明而外順爲家人反家人則睽睽之象曰君子同而異其彖曰男女睽而其志通萬物睽而其事類六爻始睽終合上明而下悅也今任意所遷而不知止偏執錮蔽異而不能同

則睽而不能合豈宜家之主聖人所以裁成萬化惟圓神不滯故家不齊生于僻也

忿懥四者由氣質生身以血氣勝故怒爲首親愛五者由交接成家以恩情勝故愛爲首喜怒任意必無身範而舉動乖方則身不脩愛憎任意必無家法而情誼乖離則家不齊病皆生于意故誠意爲本

恒情服官蒞政在國與天下或多公平家人意偏賢者不免故引諺語爲徵莫知子之人與之其所之人正是一種意僻卽知亦不致物亦不格莫知子是謂好不知惡莫知苗是謂惡不知美此等人安能齊家非以莫知子惡爲家不齊也

此章言不能致知格物之病最明于脩齊發之者所以融會八序而補其偏也朱子泥八序云四不正五僻皆人合有之事如官街上差了路謂太序旣定造詣漸深病痛漸減故周旋其說不思心不在好惡僻親聽飮食不知父不知子農不知苗此等猶謂合有如何方是合無旣云病痛漸減何爲家齊後又貪戾作亂國治後又爲天下僇驕泰拂人病反增何也此是官街上差了路彼卽是房奥裏差了路其拘泥可一笑

第五章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

在齊其家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
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
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
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治國在齊家何也家國同此人同此心同此理齊家
治國同此身也其治在教其機在誠父子兄弟是生
人之根本[illegible]良心至善不約而同者也身苟不孝不
弟不慈則家人不可教況國人乎苟能孝弟慈以教
家則教國不外此矣何也以孝親之心事君則仁無
不格以敬兄之心事長則讓無不孚以保赤子之心

使民則慈無不浹意誠故也康誥曰如保赤子人君
保民信能如保赤子心誠求之則民之所好好之民
之所惡惡之君民一體疾痛相關淪肌浹髓無有不
得民心者矣不如是而妄言保民是以虛文浮格相
籠絡何異學養子后嫁者所以慈使衆而衆可使孝
弟教國而國人有不仁讓者哉故仁讓篤于家則仁
讓興于國蓋理本同然而君身先率其應自神苟君
不仁讓而貪戾則國人效貪戾而作亂治亂之機迅
速如此古語云事敗于一言國定于一君不可以知
機乎機者何誠意是也誠意者何君身所好是也賢

君好仁與暴君好不仁誠同也故堯舜好仁與桀紂
好暴同也堯舜好仁令民以仁桀紂好暴其令民亦
以仁堯舜之民從桀紂之民不從者從其所好不從
其所不好也此好一念即慈母保赤子之意運于孝
弟仁讓之內而浹于家人國人之心者也從好則從
惡矣是故諭民以好善之意而善本君身所有諭民
以惡惡之意而惡本君身所無此意藏之君身名曰
恕恕者如其心而不自欺也知仁讓可好如好好色
是自如其好也知貪戾可惡如惡惡臭是自如其惡
也恕也即誠也苟所藏乎身不恕自欺也以令民仁

讓欺人也條教號令皆學養子也其能諭諸人也乎
哉故曰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詩云桃少則蓁
盛女賢則家和夫家人近而國人遠也未有近者不
能宜而能宜于遠者矣詩云宜兄宜弟兄弟親也國
人疎也未有親者不能宜而能宜其疎者矣詩云其
儀不差忒可以正是四國未有不孝不弟不慈之身
而國人肯以之爲法者矣故治國在齊其家
其家不可教謂身不脩則家人不率教也教人謂教
國人無之謂無是事不出家成教于國言教國即在
齊家内融會之說也孝于親弟于兄慈于幼家之事

也事君事長使衆國之事也長謂官長保赤子言誠也學養子爲母譬不誠也孝弟慈所以能格物惟意誠也貪者不讓戾者不仁機弩牙發動所由也僨敗也率帥同將軍曰帥率師將爲主率民君身爲主如心曰恕即所謂毋自欺也爲善如好好色去惡如惡惡臭不自欺其心所謂如心也喻曉也以令曉人也夭夭少好貌蓁蓁盛也之子指女子于往也婦人內夫家往嫁曰于歸宜和也儀法也忒差也四國猶四方爲父子兄弟足法謂君能脩身盡倫足爲家人之法國人乃取法也

治國亦本于誠意孝弟慈人之眞意也家國相通所以爲親民也引康誥獨徵慈者慈切民也孝弟或喪其良心惟慈母愛子愚婦與知即意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者故曰心誠求之此齊治之機獨之當愼者也

仁讓必待行于一家然後行於國貪戾纔有于身即已見于國定國由于一人僨事止由一言成難而敗易如此故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治亂之機故可畏也

人主率民猶帥率三軍帥居帷幄三軍惟所指揮如

北辰居所衆星自拱即所謂機也矢發于百步之外弩不離掌握之中善治國者化行域外而意運于胸中誠存念慮而風動乎四境即此是致知格物自我理物是格物物成就理是物格

大學成已成物故終始格物天下國家身心意知總一物也言孝弟慈見理之一言誠見心之同言機見感應之速舉堯舜作式樣見身爲本堯舜身好仁家國天下莫不仁惟其理一心同機神如陽氣熏烝盈宇宙萬物發生一氣相感莫知其然而然物所以格也桀紂好暴如陰氣閉塞焉能强萬物出機物所以不格也堯舜率民民從意誠能動物也桀紂令民民不從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故大學終始格物而主誠意

家國相因之理于治道最緊關親民兩字實由家生而身爲本故此章本所好藏身而言非謂齊家專齊家治國專治國如世儒逐節用功之說也八目若無五段解釋先後未免破碎朱子拘泥爲官銜差路之聲于作者意左矣

恕以如心解有兩義合忠恕言則恕如其忠我自如我心所謂誠意毋自欺致知以格物即信也夫子一

貫之忠恕是也單言恕則以如人心爲義我心忖度人心所謂不願勿施卽絜矩也能近取譬强恕而行是也此章以蔽身言恕誠意毋自欺也今人言忠恕但以如人心解夫且不如已心安能如得人心但使赤忠直達更無遮留轉換方是如心方謂之恕自然大公無我知至物格不待取譬而人已通透所謂一貫也詳中庸道不遠人及論語一貫章

有諸已求諸人無諸已非諸人此人君有教民之責者帝王之事所謂大學也若士庶韋布有諸已而遂求人無諸已而遂非人亦是大患

引詩首桃夭者家道睽離多始于婦人次蓼蕭者門祚衰薄由兄弟相尤三鳲鳩者刑寡妻宜兄弟皆本諸身也

第六章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愼辟則爲天下僇矣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愼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

焉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

財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
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
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
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
爲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
人句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
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所謂平天下在治國者何也以天下國同此人同此
心也孝弟慈眞心也行于上卽興于下則心同可知
君子知心同而得矩絜之方焉何謂矩好惡是也何

謂絜同其好惡是也君子以身立上下四旁之中以
心爲上下四旁之矩而絜度上下四旁之人情如視
上我爲下我不欲上虐我人爲下我虐之則不平在
下卽勿以虐使下凡爲下者平矣如視下我爲上我
不欲下慢我人在上我慢之則不平在上卽勿以慢
事上凡爲上者平矣前後左右皆然此之謂絜矩是
皆本吾毋自欺之意以格天下之物而同其好惡卽
是忠信之道也得此則爲民父母失此則爲世大僇
民之得失國之存亡攸係可不愼哉故王天下君子
能誠意愼獨有德則好惡同民衆心樂附而有人人

歸則王臣王土而有土有土則九職九賦而有財有
財則君足民足而有用二帝三王全盛之天下何以
加此此之謂王道本于明德而明德本于誠意也世
主不能誠意內懷貪利之心外襲假德之迹以德爲
聲音笑貌欺世罔民而以利爲精神命脈貪黷自恣
於是聚斂政行掊尅之小人進爭奪起而大命去矣
此所謂假之也是謂霸術如楚晉秦君臣不可以治
國其可以平天下乎哉或謂善爲寶或謂仁爲寶或
謂進賢退不肖爲利聽其說皆道德之公而察其意
皆功利之私此所謂外本內末爭民施奪國不治天

下所以不平也惟仁者能誠意見賢必舉舉則必先
好民所好如好好色非外好而內不好也見不賢必
退退則必遠惡民所惡如惡惡臭非外惡而內不惡
也是能親民爲父母忠信之大道也不然者旣未能
進賢以利民而重用小人以殘民拂民之性驕泰自
恣不能絜矩則菑害並至信乎平天下之道無復有
大于忠信者矣苟能忠信雖生財亦大道也生衆而
食寡急爲而緩用國計有裨君道亦光何必外本內
末爲穿窬之行要在一念義利之閒誠其好惡而已
矣苟有忠信絜矩之心生之爲之食之用之亦自不

可廢而惟正之供府庫之入皆其所宜有不然併日而食數米而炊烏能治天下故曰亦有仁義而已何必曰利如孟獻子謂大夫之家不問畜產不臣聚斂其言良似要之好義者人之公心而好利者亦人之同情若徒拘爵之崇卑以論利之大小是天子與庶人不同學而家與國天下不同道苟且遷就寧畜盜臣此謂不以利爲利而以義爲利者也蓋以利爲利者明背乎義所謂聚斂之臣也而以義爲利者未誠于好義所謂盜臣也以利爲利者此無忌憚之小人以義爲利者彼爲善之小人也凡逆主專利固由無

忌憚之小人道之矣而彼爲善之小人挾術尤巧欺君尤甚忠佞之相似非意誠知至之主鮮有不墮其術中深受其害者此之謂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者烏能平天下故夫內外本末之分賢否得失之辨用舍進退之權在明主誠其好惡致知以格物而已大學所以首誠意也蓋天下大器執詳則傾執要則簡故莫要于同好惡平天下難事興利則難除害則易故莫平于惡勿施未爲天下興利民之利且勿奪之未能爲天下得人小人且先去之未能望三五太平强大僭亂之諸侯與擁君剝民之大夫且先遠之則

國治而后天下可平此作大學者之深意也

上老老君自行孝也則國人感而起孝恤孤卽慈幼倍背同不倍謂相收恤不相背棄也孝弟慈三者承上家國推見天下人心皆同也絜挈通圜而量之卽所謂格物也矩所以爲方今曲尺譬君心也天下人不同而心同如制器長短不同而矩同以矩量物萬形皆齊以心量人萬情皆均絜矩之道卽誠意致知格物之方也好惡意也人皆同而不得同者以所惡妨其所好也故卽所惡明絜矩之道君以心爲矩居上下前後左右之中環度上下前後左右之心彼已

如一我所惡者勿以偏加人則羣情普愜而天下平卽下文忠信之大道也所惡卽聚斂用小人之類三引詩言好惡同則親民爲父母是絜矩之得也好惡偏則爲世刑戮不絜矩之失也僇戮通殷之未喪師謂殷先王之世喪失也師衆也克配上帝當天心也儀度也監視也峻大也命天命也不易難保也道言也得衆心則得國殷先王所以爲民父母失衆心則失國殷後王所以爲天下僇先愼承上有國者不可不愼而最愼莫如德愼卽愼獨德卽明德本末因首章本末而言外本內末則好德非誠也後義而先利

第97冊

民必爭是上先爭也下必奪是上先施也財聚謂横
斂以歸于上財散謂薄斂以藏于民言悖出謂以惡
聲加人人亦反之況聚財斂怨民其不反乎聚散出
入天運循環民心卽天道因引康誥微之道言也善
謂慎德則民聚而天命得不善謂外本則民散而天
命失自此以上皆言財貨之當絜矩也楚書楚史楚
王孫圉適晉趙簡子問楚白珩之玉圉以觀射父左
史倚相對言玉非寶善人爲寶也舅犯晉公子重耳
舅狐偃字子犯重耳以驪姬之難出亡在狄其父獻
公薨秦穆公使人弔勸之反國舅犯教以此對也亡

人逃亡之人重耳自謂仁親思親也秦誓秦穆公悔
不用蹇叔自誓之辭斷斷誠一貌休休和粹也如有
容者休休之量空洞無物如器之有容不可窺探之
意技材能也彥美士也聖通明也不啻若自其口出
中心之好不但如口所言也寔能容之應上如有容
而決其眞能容卽意誠之君子也保亦容也保子孫
黎民言其推賢讓能維持宗社子孫黎民并受其庇
是乃爲眞有容者尚加也有利有益于國也媢嫉妒
忌也違阻也寔不能容言不能容之甚也亦曰猶言
可謂也殆危也小人危人國也秦誓言善人可好以

深病不善人可惡惟仁人意誠爲能好惡之也放流
卽放流媢嫉之人迸屏逐不與同中國言遠絕之卽
如惡惡臭者也惡並言好者惡惡人以愛善人也絜
矩惟勿施所惡而已見賢不能舉力不能也如樂克
薦孟子之類先謂加諸上位不能先如禹薦益之類
命謂時數遭逢非人所能也此雖子孫黎民未得其
利而未至于殆猶可言也若見不善而優柔不能退
退又姑息不能遠此謂之過過差也不能絜矩故至
差謬好惡反常驕泰自恣菑必及身矣故君子能忠
以存心信以行忠則誠意絜矩而好惡當可自無用

人之僻平天下之大道得矣自此以上皆言用人之
當絜矩自此以下申言理財有道而小人不可用也
財本國計不可聚而未嘗不可生大道卽忠信生之
者衆力本多也食之者寡冗食少也爲之者疾不妨
農也用之者舒濫費省也四者勤儉之事民足則君
足不聚亦不乏故曰恒足也發興也賤貨貴德則安
富尊榮故以財發身爭奪悖出則憂辱死亡故以身
發財事謂惟正之供下以事上終事無遁負也辦之
于民曰事貯之于國曰府庫未有府庫非其財言府
庫卽財不以好仁而乏也四馬曰乘畜馬乘謂士始

爲大夫出入乘四馬車士車惟兩馬也察細問也鷄豚小利大夫祿厚不宜問小利伐氷開氷周禮夌人掌氷冬藏春伐大夫以上喪祭用之士不得用也百乘之家有采地可出車百乘者上大夫之家也盜臣攘主聚斂剝民與其害民寧害君也此謂指獻子之言不以利爲利者直其辭以義爲利者不誠其意也以義爲利是爲利而行義假也爲善之小人卽誠意章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之小人指以明不誠意之害長國家謂君也必自小人言由聚斂之臣以利爲利也彼爲善之小人卽盜臣以義爲利者也假義欺君

非誠意致知格物之主未有不誤信之使爲國家謂使爲大臣主國計也周禮王制皆冢宰制國用豈有小人而眞能爲善者莊周謂以詩書發冢以仁義竊國如後世莽操懿温之徒彼者外之之辭包舉前晉楚秦魯三桓諸臣輩也天殃曰菑人禍曰害善者謂眞爲善者孝弟慈誠意之君子也雖有忠君愛國之心而天命人心已去無容展措故無如之何以義爲利之害至此故再言以深儆之見意不可以不誠也蓋賢否之分惟在義利之閒義利不明則賢否不分賢否不分則用舍倒置理亂之幾閒不容髮惟誠意致知格物之君子能辨決之故重言以丁寧也大學之功終始誠意明明德于天下在格物以此明主實心親賢遠佞天下豈不平乎

此章言平天下在絜矩絜矩卽忠信忠信卽誠意絜矩卽格物道莫大于忠信菑莫大于驕泰驕泰反忠信卽不誠也二者皆意治亂之竅係也首舉孝弟慈因齊治之機驗天下人心之同爲絜矩之本也于家國言孝弟慈于天下言理財用人非國無財與人天下無老與幼也孝弟慈始于家理財用人天下大于國也好惡誠意則一而已仁讓之俗卽好義之風貪

戾之君卽施奪之主好惡絜矩卽恕藏諸身外本內末卽令反所好與民同利則各遂孝弟慈之願小人在位則自有卒暴之君治平非二理誠意無二道然好惡皆意章內不言所好而言惡不言興利而言奪民不急親賢而但遠小人何也大德不惠至仁無恩王道平平不在施濟利莫美于不害而功莫大于不庸天道所以並育萬物者任物之自生也聖人所以並育萬民者因民之自養也不必益之惟勿損之不必摩之惟勿傷之故曰平也有害則除不獨貨殖小人而二端其大者二害遠則大患息過此以往經綸

教化在世主相時勢古今爲之矣外本內末所謂口堯舜而心桀紂引晉楚秦霸國事不以人廢言亦王霸誠僞之分也欲平天下者先治國五霸假仁諸大夫以義爲利人心壞爭奪起國不治天下何由平以仲尼之聖而舉世莫宗所謂善者無如之何矣故舉叔季之事寓春秋之義不然豈無詩書帝王顯謨足稱而屑屑引五霸三桓附誠正之後爲治平之軌乎

[illegible]穆公而殺三良何子孫黎民之能保也

生財有大道以下言能絜矩于財用有自然正大之道非無財之謂義也但意不誠假義爲利則不可耳

因引孟獻子語推言之仁者以財發身二句較重發身仁義風行何損于財豈謂平天下者并府庫不用而后爲不殖貨乎故曰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語意寬舒近情朱註以無悖出解大苦

引孟獻子語本以戒專利末因聚斂盜臣遂發義利之辨見大道本乎忠信誠意爲治平之本也前言此爲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釋獻子之言再言此爲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推假義爲利之害爲利行義則意皆自欺何以格物故夫桀紂之令民非不與堯舜同而賢否治亂相天壤者堯舜以義爲義誠而桀紂以義爲利假也晉楚秦之爲君魯三家之爲臣皆是也爲惡之小人與爲善之小人其間不能以寸君子所以必誠其意學至誠意精矣內聖外王之道充類至義之盡烏可以義爲利也春秋王迹熄五霸張國不治天下不平皆由利之爲害好義之念假也故于治平之終極致義利誠僞之辨引晉楚秦魯三家詳述其辭者所以微按其意也孟子云生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堯舜性之湯武身之五霸假之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此也

易曰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財無財則廢禮正德利用厚生相須也豈謂天下之大可以貉道行之乎顧惟人主一念獨知之地謹所好惡而已好誠在義雖四海之富九府之供皆謂之義好在利雖弁耕而食饔飧而治亦謂之利耳意有誠僞道有大小所以分孟獻子區區執家之貧富以論畜產其旨迫狹而迹其言亦徹而不可通行大夫以上不言利是也然則士庶人獨可專利乎大夫不問畜產可也然則天子諸侯犧牲之賦寢廟之芻豢皆可以不問乎大夫不臣聚斂是也而天子之大宰制國用王府內府

職內職幣之官九職九賦之政不亦歛乎焉可全廢
也至謂寧有盜臣然則民不可虐矣君獨可欺乎據
其辭不以利為利而窺其意未免以義為利以利為
利者貪黷無厭不顧廉恥而害政事以義為利者矯
情干譽不近人情而壞心術小則為陳仲子之廉潔
許行之躬耕大則為田氏之竊齊莽操之移漢故王
道本乎人情不廢生財不辭府庫惟忠信絜矩與民
同其好惡而已矣善乎孟子云王如好貨與百姓同
之於王何有不畜不察鄙哉硜硜小補之見也
聚歛盜臣二者曾三桓之家所並畜也冉求為季氏

宰賦粟倍他日夫子斥其聚歛陽虎以陪臣執國命
囚其主而竊寶玉大弓以叛春秋書曰盜之二臣者
害孰大為孟獻子計畜冉求乎寧畜陽虎乎冉求非
不悅子之道是謂不誠意之君子陽虎為仁不富正
乃為善之小人故冉有非聖人之徒而陽虎寔亂臣
賊子此不誠意之禍大小淺深彰明較著矣解者以
獻子語為定論豈其然乎
舊解彼為善之絕句小人二字屬下文然則彼指君
為當作謂善當訓嘉其文義不類篇中言善者九皆
本至善意誠卽是止至善明親在止于至善脩齊治
平在誠意一也故于治平終極言意不誠以義為利
之禍教平天下者正本清源以為明親之基也理欲
同出而君子小人異途其歧分毫釐而究竟天壤者
皆始于意意卽欲也上智不能無欲而可欲之謂善
聖人不能無意而毋自欺之謂誠至善卽純一無偽
之意也意誠卽不學不慮之善也故于治平言孝弟
慈亦誠也干誠意言仁敬孝慈亦至善也人能不自
欺其意止于至善則德可明而民可親子云欲善而
民善矣故善可欲也可止也而不可偽為也彼小人
之善為之而已為之者揜其不善而著之者也為利

而行義以義而為利所謂盜臣也不孝不弟不慈假
仁讓以遂其貪戾包藏禍心盜主竊國詩云君子信
盜亂是用暴烏能治國平天下此大學之道本于誠
意在止于至善也
平天下卽是明明德于天下大學所以必明明德于
天下者何也道一而已天地與人物一體人與天地
萬物一體天地生物人為貴人為天心本覺妙明卽
是大虛眞宰其喘息呼吸悉與天地萬物通而況于
好善惡惡孝弟慈讓達之天下者乎故家國天下[redacted]
言乎其分之殊而合之皆為明明德[redacted]言乎其性之

同也是故語其異雖身心意知亦異[redacted]德未明也要其同雖家國天下亦同[redacted]皆自明也惟恒人局于形骸而意生乎其間隔閡而不能相通甚者知有身不知有家其次知有家不知有國又次知有國不知有天下性分未盡皆偏材小器忝厥初生大學所以必明明德于天下者求無媿于天地萬物參三才而盡為人之道也要之趣舍從違智愚聖狂悉由意作故夫子絕四毋意為首有意卽生固我固我生則藩籬成而一膜之外為胡越故不能滅意而存誠為本能誠則無自欺而明德之體見天地萬物在靈知普照之中矣是因物格知至明明德於天下也

一篇之義盡於首三言格物致知以明明德於天下皆明德也齊家治國平天下皆親民也意誠心正止至善也

禮記通解卷二十一終

禮記通解卷二十二

郝敬習

冠義第四十三

古者成人加冠必有禮儀禮載士冠未必盡先聖之舊而其義可知義者禮之質禮者義之履也故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記所以于冠昏射鄉燕聘不舉其儀通其義而儀可知也世儒欲推儀禮為經詘記為傳采華忘實未見其可

凡人之所以為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后禮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后禮義立故冠而后服備服備而后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故曰冠者禮之始也是故古者聖王重冠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為國本也故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為禮也玄冠玄端奠摯於君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以成人見也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者之禮行焉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

故孝弟忠順之行立而后可以爲人可以爲人而后可以治人也故聖王重禮故曰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是故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於廟行之於廟者所以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

古者男子二十而冠女子十五而笄冠而後婚笄而後嫁成人之道也冠必有禮所以重成人而謹始也日謂行冠之日賓謂加冠之賓國本謂君臣父子長幼之禮立國之本也冠于阼設筵東階進冠者而冠之阼階父位也冠子於阼明代父之義故曰著代也

醮之言釂盡飲之名賓酌酒醮冠者于戶西南面賓客之位也三加彌尊初加緇布冠服再加皮弁服三加爵弁服以漸而尊祝辭亦以漸隆示增益于有成也既冠而賓爲之字成人與童子異避其名也三加醮畢冠者取脯降自西階入見母母拜受奠摯於君者卿大夫適子冠也玄冠玄端服即士朝服卿大夫掌一鄉者鄉先生鄉老致仕者嘉事猶言嘉禮古者大事行於祖廟示不敢專不獨冠禮耳

按曲禮二十曰弱冠春秋傳魯襄公年十二晉悼公曰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据此則是諸侯冠不待二十也文王十五生武王尚有兄伯益考則是文王冠而生子信也金縢云王與大夫盡弁是時成王年已十三而弁則是十二歲冠亦信也然則天子至庶人自十二至二十皆可冠儀禮子冠執脯見母母拜受子雖成人母無拜禮母雖重適無拜子之義此禮似過而記附會之故禮未必盡先聖之舊也

冠義終

昏義第四十四

娶妻成禮以昏爲期取陽往陰來之義故曰昏儀禮有士昏此其義也

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於廟所以敬愼重正昏禮也父親醮子而命之迎男先於女也子承命以迎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于門外壻執鴈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鴈蓋親受之於父母也降出御婦車而壻授綏御輪三周先俟于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共

牢而食合巹諸而酳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敬愼重正而后親之禮之大體而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義也男女有別而后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后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后君臣有正故曰昏禮者禮之本也夫禮始於冠本於昏重於喪祭尊於朝聘和於射鄉此禮之大體也

納采既通媒妁之言納禮物爲擇采也問名采未知名將加諸卜以禮問女之名氏也得名卜吉乃納禮告吉也徵聘也以禮物爲證聘召之也請期請昏禮之期昏期主自男氏必先請于女氏也主人謂女氏之主人廟謂兩家宗廟納采以下五禮皆女氏主人設筵几于祖廟拜迎于門外入廟受命于祖考也醮言釂也盡飲之名子親迎父飲以酒一酌曰醮迎壻迎婦也鴈鳥從陽飛鳴倡隨故親迎以爲贄奠鴈置鴈于地親受受女也父母女父母御輪三周壻親御婦車輪行地三匝然後御者代之壻先歸俟于家門外也共牢同一牲也合巹破一匏爲兩器同飲也食畢飲酒曰酳敬愼重正謂納采以下五禮親之謂親迎御輪同牢合巹也父子親而後君臣正謂有父子然後有生人名分立也射鄉謂射禮鄉飲酒禮

夙興婦沐浴以俟見質明贊見婦於舅姑婦執笲卜棗栗段脩以見贊醴婦婦祭脯醢祭醴成婦禮也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饋明婦順也厥明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奠酬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以著代也成婦禮明婦順又申之以著代所以重責婦順焉也婦順者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后當於夫以成絲麻布帛之事以審守委積志蓋藏去聲是故婦順備而后內和理內和理而後家可長久也故聖王重之是以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昌之以蘋藻所

以成婦順也

夙興卽昏禮之來朝早起也俟見見舅姑也質明天正明也贊相禮者笲竹器以盛棗栗段脩爲贄也段片也脩乾肉加薑桂治之曰脩贊醴婦舅姑使贊者醴之婦取脯醢醴酒祭而後啐之敬舅姑之賜成爲婦之禮也醴畢舅姑入室婦以特豚盥饋供養自此始故曰明婦順也厥明昏之又明日饗婦以一獻之禮舅與姑共一獻也奠詘舅姑一獻婦酢舅姑舅姑受而奠之席前不舉也作主階子代父婦代姑同故冠昏皆曰著代也祖廟未毀謂此將嫁之女親在五

世內于祖有服則于君爲親屬先教于公宮公宮公家也祖廟既毀無服于君爲疏則教于宗子之室德貞順也言辭令也容婉娩也功蠶績也祭祭所出之祖魚與蘋藻皆水族陰物柔潔也芼和羹也德言容功四者備乃當于夫故曰成婦順

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故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治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是故男教不脩陽事不得適見於天日爲之食婦順不脩陰事不得適見於天月爲之食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脩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陽事月食則后素服而脩六宮之職蕩天下之陰事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后成者也天子脩男教父道也后脩女順母道也故曰天子之與后猶父之與母也故爲天王服斬衰服父之義也爲后服齊衰服母之義也

天子后天子之后妃也六宮謂大寢一小寢五六官

謂天地四時之官詳周禮內外之官皆自上而下以三爲倍尊者事簡官少卑者事煩官多也日月食有常度而不得不謫當不可盡委之數者天子與天同體也說詳洪範及詩小雅十月之交篇適猶責也蕩洗滌更新也

按官制三倍于義無取本三公附會之耳詳見曲禮王制如謂官取數于陽則夫人以下取數于陰可也有天子又以天爲官如周禮所云亦未敢信其爲周公之制作也婦無公事設官比外庭則濫矣王者統理民物官僅與后宮等無乃不備乎陰非陽敵地非

天偶可相須而不可相比也

昏義終

鄉飲酒義第四十五

鄉飲酒者鄉人飲酒之禮詳見儀禮而此言其義鄭謂鄉飲有四一為三年大比賓興賢能二為鄉大夫飲國中賢者皆鄉大夫主之三州長習射州長主之四黨正蜡祭黨正主之據記云鄉人士君子遂以君子為鄉大夫士為州長黨正又據周禮州長職云春秋射于州序黨正職云屬民飲酒于序因以篇首庠門為鄉學篇中六十者坐五十者侍立為黨正飲酒合諸鄉射為州長習射皆附會也解見各節周官大司徒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

為州五州為鄉鄉萬二千五百家州二千五百家黨五百家大比賓興與國中賢者不多禮易行若一州二千五百家習射一黨五百家衆人蜡飲而州長黨正欲以一人為主按儀禮節文演行日亦不足故篇內云主人親速賓及介而衆賓從之及介省矣古人用禮非責人人演習儀文在上者本具誠示觀而民自興故鄉飲酒之禮賓不過三人取象天地日月百拜成禮以示民敬讓故曰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其行此禮也在上故曰非家至其舉此禮也以時故曰非日見後儒議禮欲按儀文度數人習之日行之以為

斯須不可去嗟乎禮云禮云豈是之謂與實意不存
虛文相襲至如後世鄉飲酒苟且冒濫志士不屑就
嗚呼其初豈非先王之禮與非先王之義矣

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盥洗揚觶所以致絜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尊讓絜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讓則不爭絜敬則不慢不慢不爭則遠於鬭辨矣不鬭辨則無暴亂之禍矣斯君子所以免於人禍也故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君子

庠學宮也盥盥手洗洗爵觶亦爵也揚舉也既洗揚之而後酌酒飲畢復揚之更洗也拜至賓主初入升堂再拜也洗爵拜受爵拜送爵拜卒爵拜既猶卒也五拜賓主獻酬皆然尊讓絜敬之禮行則鬬狠爭辨之禍息聖人制禮之義也禍由人作故曰人禍制之謂制此禮道教也猶論語道千乘之國道之以政之道鄉人士君子鄉人之賢者即賓介僎之類

按鄭欲附會鄉大夫州長黨正飲酒之說以庠爲鄉學序爲州黨之學孟子云庠者養也序者射也養賢習射名異學同如鄭說豈鄉獨養不射州黨獨射而不養與學記云黨有庠則是庠又不在鄉矣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君子文義甚明鄭絕以道爲句割鄉人士君子屬下讀謂鄉人即鄉大夫士即州長黨正君子即鄉大夫士以附合鄉州黨之說其牽强跋戾如此

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也尊有玄酒貴其質也羞出自東房主人共之也洗當東榮主人之所以自絜而以事賓也賓主象天地也介僎象陰陽也三賓象三光也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四面之坐象四時也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

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主人者尊賓故坐賓於西北而坐介於西南以輔賓賓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於西北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故坐於東南而坐僎於東北以輔主人也仁義接賓主有事俎豆有數曰聖聖立而將之以敬曰禮禮以體長幼曰德德也者得於身也故曰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也是故聖人務焉

尊酒尊房東房戶室戶古者堂後爲室室東爲房室南堂北爲牖牖東爲室戶賓席于堂中戶牖間主席

于堂東階上近房尊設于房戶間房之東室戶之西也賓主夾之故曰共行禮主酒置酒曰尊主人置酒而不敢專故賓主共也玄酒水也羞進饌也共供同供賓也主席近東房故曰主人供之洗以器盛水洗爵也東榮東檐下主人席近東榮故曰主人自絜賓尊故象天主養故象地介副也賓之副也僎作遵遵從主人也陰陽者天地之用也三賓謂衆賓之長三人詳見鄉飲酒禮讓之三謂主人初接賓三揖至階三讓升堂也月晴處爲魄三日謂每月初三日月始生明成魄光未滿讓魄故魄現而明與魄相待成月

猶主賓相讓成禮也獨舉月者月主陰魄爲陰故象賓光爲陽故象主人即易云謙尊而光之意賓體尊嚴禮法自持故曰義主情溫厚飲食愛養故曰仁本仁義以相接賓有事于義主有事于仁升降陳設各有其數此盛德之至謂之聖故禮本乎聖而將之以敬也非聖人不能制禮禮體也禮體于長幼之間爲德德不在遠也德得於身即體也居鄉以長幼爲禮故鄉飲禮所以體長幼也術亦道也

按賓主四隅之象義近迂意者鄉大夫尊貴禮不齒于鄉鄉人賤而在賓位不得不隅主人亦隅坐向之故四座皆隅名有介有僎實皆賓也聖人以義起禮而記因名思義非必按象制此禮也解者執賓主介僎深求天地陰陽之故則鑿矣必若以象八卦之位乾居西北賓象天是也坤不居東南莫若以主居西南坤地以介居東北艮方艮介也以僎居東南巽方僎巽也斯不猶愈乎

祭薦祭酒敬禮也嚌肺嘗禮也啐酒成禮也於席末言是席之正非專爲飲食也爲行禮也此所以貴禮而賤財也卒觶致實於西階上言是席之上非專爲飲食也此先禮而後財之義也先禮而後財則民作敬讓

而不爭矣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后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國可安也君子之所謂孝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

祭薦祭酒謂賓于主人薦獻皆即席祭所以敬主人之禮也祭後取俎上肺齒嚌之嘗主人之禮也酒澂入口曰啐賓啐酒以成主人之禮也禮主酒故曰成祭薦祭酒嚌肺皆于席中重行禮也啐酒則於席末

賤財也財卽飲食卒觶謂工歌告備賓退西階旅酬
而卒觶也致實以酒實觶進也啐酒微飲猶在席末
致實盡飲則去席愈遠皆後財之意坐者于堂上立
者于堂下六十以上者坐五十以下皆立政役謂使
令也

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主人親速賓及
介而衆賓自從之至于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賓自
入貴賤之義別矣三揖至于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
辭讓之節繁及介省矣至于衆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酢
而降隆殺之義辨矣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

終主人獻之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句一
人揚觶乃立司正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賓酬主人主
人酬介介酬衆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知其能弟
長而無遺矣降說脫屨升堂脩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
廢朝潮莫不廢夕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
安燕而不亂也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
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
天下安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此節引夫子之言明先王制禮非徒演習其文也爲
上躬行此禮以敬賢事長和樂恭敬教民不爭不亂
則王道可與禮之義也速猶迎也意與宿肅皆通詩
云以速諸父衆賓自從謂不親速也貴謂賓賤謂介
拜至賓初至主拜也主酌賓爲獻賓答主爲酢主又
導賓飲爲酬辭辭主讓讓賓亦有賓讓主辭者省減
也介省則僎可知衆賓謂僎介外有三賓儀禮云衆
賓之長升受者三人是也主人之禮獨隆于賓自介
以下從省升受升堂受爵祭祭薦祭酒也飲啐酒也
卒爵不酢謂衆賓受獻不報也工歌工入入門升升
堂歌三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篇歌終主人酌酒
獻工也笙吹笙者入入堂下三終謂笙奏南陔白華

華黍三篇終則主人酌獻吹笙者間代也堂上與堂
下歌吹代作堂上歌魚麗則堂下笙由庚次堂上歌
南有嘉魚則堂下笙崇丘又次堂上歌南山有臺則
堂下笙由儀是謂間歌三終也合樂謂堂上堂下琴
瑟笙歌幷作儀禮謂關雎葛覃卷耳合以鵲巢采蘩
采蘋也樂備樂畢也遂出樂工出也一人司正也揚
觶舉爵以告衆也樂畢賓降主人留賓將旅酬恐飲
者懈使一人爲司正監之而舉爵令衆也賓酬主人
以下旅酬之禮也凡酬先自飲后酌以飲賓有酬而
無酢長幼以次徧及沃洗謂滌濯之人酬及沃洗則

無人不及矣旅酬畢衆賓徹俎降脫屨堂下復升堂
卽席坐飲也脩爵猶行酒無數不限量也朝夕夙夜
在公之稱朝不廢朝夕不廢夕猶詩云迨我暇矣之
意飲有時不廢事也遂成也卽安燕不亂之意

鄉飲酒之義立賓以象天立主以象地設介僎以象日月立三賓以象三光古之制禮也經之以天地紀之以日月參之以三光政教之本也亨狗於東方祖陽氣之發於東方也洗之在阼其水在洗東祖天地之左海也尊有玄酒教民不忘本也賓必南鄉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蠢也產萬物者聖也南方者夏夏之爲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西方者秋秋之爲言愁也愁之以時察守義者也北方者冬冬之爲言中也中者藏也是以天子之立也左聖鄉仁右義偝藏也介必東鄉介賓主也主人必居東方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蠢也產萬物者也主人者造之產萬物者也月者三日則成魄三月則成時是以禮有三讓建國必立三卿三賓者政教之本禮之大參也

此節亦一家之說并記之三光日月星古聖人制禮效法于天地而鄉爲國與天下之始風俗之醇漓始于鄉鄉人難與言故經之以天地紀之日月參之以三光左海以爲洗四方以爲位而後鄉人知禮之重也亨狗鄉飲酒禮云其牲狗也亨于堂東北祖猶法也東北爲艮方坎震之交水土止而木氣生狗陽畜陽之展竆于戌戌爲至陽其獸狗易象艮爲狗也鄭謂狗取擇人迁也洗在阼卽東榮也左海東海海在天地東爲左水爲祖烝生于北歸于東南主方法左海象主德也賓南鄉與上節賓坐西北小異東方以下明賓所以向南之義蠢初生微動貌聖者至德之稱猶所謂元善也東方生物帝出之鄉故曰聖夏大也假亦大也萬物長養夏所以爲仁愁秋意時察愁意秋時萬物收斂精核嚴肅物所愁也守義者介之德愁察所以守義中在內故曰藏天子南面而立故左聖右義向仁背藏也偝與背同介東向正位乎西也西方爲義賓主交而介居其間正之以義也主人東方與介對也與前坐異不及僎僎儀禮作遵有至不至也主人造之言禮造于主人客受成耳如萬物皆造于春也月三日則成魄者謂月之晦朔後三日明生魄乃見也明不生則魄隱前月小則朔二日生前月大則朔三日生也

鄉飲酒義終

射義第四十六

射者男子之業弧矢所以爲備弋獵所以爲生故貴賤咸用之先王因燕飲聚會之人以射相觀而文之以禮樂勝負相形揖讓雍容行乎其間所以因事化導之方也天下無物無事無禮樂飲酒無禮則害生善射無禮則爭起先王因射以制禮實非爲禮行射也鄭氏謂射有大射鄉射賓射燕射總之天子諸侯之射謂大射民間之射謂鄉射射必有燕燕必有賓未有無賓無燕而成禮者也

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

行鄉飲酒之禮故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故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

射者武事以勝爲功先王之爲射也燕飲以和之明君臣長幼以節之進退周還必有其度心正身脩然後體舒泰而心手相得可以與于射故君子于射觀德行焉非純任材力也

其節天子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黎首爲節卿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蘩爲節騶虞者樂洛官備也貍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蘩者樂不失職也是故天子以備官爲節諸侯以時會天子爲節卿大夫以循法爲節士以不失職爲節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矣功成則國安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朔爲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焉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

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而削地故曰射者射爲諸侯也是以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夫君臣習禮樂而以流亡者未之有也故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則安則譽也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此天子所以養諸侯而兵不用諸侯自爲正之具也

節謂作樂爲發矢之節騶虞貍首采蘋采蘩皆詩篇名所謂樂歌也周禮射人騶虞九節貍首七節采蘋

采蘩皆五節每歌一終發一矢謂之節四矢則四節而騶虞九節者先五節以聽貍首七節者先三節以聽餘四一節一發也騶虞官虞山澤之官騶虞詩美王者仁及萬物田獵多禽呼騶虞而歸功王者故曰樂備官也貍首今詩不載下文曾孫侯氏蓋即貍首之辭豈逸詩記者特錄之與貍獸名貍之言不來也取射諸侯首不來朝者云大小莫處御于君所即以時會見天子之謂故曰樂會時也采蘋詩大夫妻能循法度也取卿大夫奉法之義采蘩詩諸侯夫人不失職也取士不失職之義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

士謂燕羣臣行大射也或曰將祭而射以選士助祭也虞書云侯以明之蓋射本武事比禮比樂而多中則材德可知也好勝而無禮樂如有窮后之類未有不流亡者故射以禮化爭以德成材之道也曾孫繼祖之通稱侯氏即諸侯四正謂將行射舉爵獻賓獻君獻卿獻大夫凡四所謂正爵也投壺禮云正爵既行是也四獻畢然後射大夫君子以下勸諸臣射也凡以猶皆以也以燕之燕飲也則燕之燕安也譽豫通悅也詩曰有譽處兮是也諸侯自爲正謂不俟天子正也具指射

按以射選臣古雖行之非不易之道騶虞貍首采蘋采蘩四節之歌獨貍首不傳必若曾孫侯氏云云者夫子删詩不錄有以也豈諸侯不會而可以射致其來者乎

孔子射於矍（許入聲）相（去聲）之圃蓋觀者如堵牆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賁（音奔）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耋好禮不從流俗脩身以俟死者不（句）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

不變旄期稱道不亂者不（句）在此位也蓋厪（僅）有存者射之爲言者繹也或曰舍也繹者各繹己之志也故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則射中矣故曰爲人父者以爲父鵠爲人子者以爲子鵠爲人君者以爲君鵠爲人臣者以爲臣鵠故射者各射己之鵠

此節引聖賢觀德之事以明內正外直弓矢審固之義矍相圃名如堵牆謂人衆填塞也射至于司馬謂鄉飲酒初燕正爵畢主人亟賓立一人爲司正將射則司正轉爲司馬時子路爲司馬命射司馬之事也延進也賁作僨敗也僨人軍師者不勇亡人國家者

不義爲人後者棄親貪利不仁故以此誥衆人使自繹思也卽下文射言繹之義公罔之裘序點二人名禮射畢賓主脫屨升坐使二人舉觶故裘點各揚觶語也不否同誥使自繹也此位賓位也旄耄通八十九十曰耄百年曰期稱道不亂謂與道合卽夫子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也勵作僅少也子路直斥惡人故無惡者入裘點但留善人故無善者退裘言勉强勵行賢人之事故入者尚半點言純一不已聖人之事故留者愈少云僅存非夫子一人與蓋士君子涵養素定心無愧怍則持弓挾矢自能比禮比樂而審

固命中內省多疚見君子厭然以試于禮樂則手足無措況臨如堵之衆聞揚觶之語而氣沮喪矣雖小人多材善射內觀身心繹已志以爲人鵠者其若何視君子心平體正之氣象相去自不侔射所以貴德也繹尋思也舍止也心思不亂而後能審志氣安止而後能固此能中之道也鵠大鳥侯中央方處射之的也爲人父子君臣各止其至足爲人父子君臣之的此古語以射喻人道之皆有鵠也君子生平無不中道然後可以自試于射不然雖巧力俱亦曲藝而已故曰射者各射已鵠非射棲皮之鵠申明上文各

繹已志之意

故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射侯者射爲諸侯也射中則得爲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爲諸侯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后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不得與於祭者有讓削以地得與於祭者有慶益以地進爵絀地是也故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於其所有事然後敢用穀也飯食之謂也射者仁之道也射求正諸已已正而后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已而已矣孔子曰君子

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飮其爭也君子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者辭養也

大射擇士之射侯所以待射射侯卽虞書侯以明之之意得爲諸侯言比禮比樂發無不中則成其爲諸侯不能者反是非卽以射行黜陟也禮莫大于祭助祭諸臣必擇內正外直閑習禮樂者故先之以射也澤平野射宮序也讓削地慶益地如後世紀功紀過

之類亦非即削之即益之也以桑弧爲弓以蓬蒿爲矢示將有事未可用也六矢上下四方各一也穀祿也祿所以養故以飯食釋之即敬事後食之意爲仁由己射者反求諸己故曰仁之道將射則同耦相揖讓升堂射畢下堂侯衆皆射畢然後勝者揖負者升堂飲罰爵其爭也君子異于小人之爭也何以射何以聽解見郊特牲耳聽樂而不失節手發矢而不失正此爲難也唯賢者比禮比樂內正外直者能之不肖之人勉強摸擬得此失彼蓋射之爲道取其正正則未有不中不正未有能中者詩小雅賓之初筵求

中以辭爵則其所爭者乃其所爲廉也

按射本殺人之事然而弧矢之利自洪荒世始矣聖人知其不可廢教以正己繹志自射其鵠因明通蔽因藝進之以德也豈必謂周公孔子之射巧于羿羿乎解者以拘泥附會失之

射義終

燕義第四十七

燕詳載儀禮此言其義

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掌其戒令與其教治別其等正其位國有大事則率國子而致於大子唯所用之若有甲兵之事則授之以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司馬弗正征凡國之政事國子存游卒使之脩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

庶子見文王世子篇官謂庶子之有司即周禮夏官諸子之職此節本周禮諸子之文引以明庶子非謂

官即庶子也古諸侯衆子及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稱庶子周禮諸子爵下大夫而燕禮獻庶子在獻士後席堂下則庶子無爵與庶子官異也古者兵農爲一居則爲族行則爲卒卿大夫以下之子不征于司徒司馬者謂國子之游卒周禮卒作倅其戒令教治皆庶子官掌之等貴賤之級位朝列之位大事喪祭聘享等事國子即庶子以其養于國學謂國子致猶進也唯所用唯大子所使也司馬弗正弗得征役之以其統于大子也國之政事征役之類存留也游卒空閒之士即國子之卒也合聚也

按此節本錯簡當在篇末明貴賤也之下以有獻卿大夫士庶子之文不知庶子何官鄉飲射聘皆無庶子故于此引周官徵之猶聘義之言王鄭註未達

諸侯燕禮之義君立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句大夫皆少進定位也君席阼階之上居主位也君獨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莫敢適之義也設賓主飲酒之禮也使宰夫爲獻主臣莫敢與君亢禮也不以公卿爲賓而以大夫爲賓爲疑也明嫌之義也賓入中庭君降一等而揖之禮之也君舉旅於賓及君所賜爵皆降再拜稽首升成拜明臣禮也君答拜之禮無不答明君上之禮也臣下竭力盡能以立功於國君必報之以爵祿故臣下皆務竭力盡能以立功是以國安而君寧禮無不答言上之不虛取於下也上必明正道以道民民道之而有功然後取其什一故上用足而下不匱也是以上下和親而不相怨也和寧禮之用也此君臣上下之大義也故曰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席小卿次上卿大夫次小卿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獻君君舉旅行酬而后獻卿卿舉旅行酬而后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而后獻士士舉旅行酬而后獻庶子俎豆牲體薦羞皆有等差所以明貴賤也

諸侯燕禮之義據儀禮言其義也如昏鄉飲酒射聘首皆舉其目此正發端語故上節爲錯簡爾適通近也少進稍前也卿與大夫皆北面定位定諸臣之位也此諸臣初入公降席立之時君席阼階上小臣所設公席西向者也君獨升立席西面者賓主皆升自西階之時也適敵同設賓主君燕本國臣君不自主使宰夫爲主大夫爲賓疑謂卿爵近君又使爲賓則嫌于君大夫稍遠君使爲賓無嫌也君舉旅于賓謂宰夫獻賓終君乃舉爵行旅酬于賓也君所賜爵謂酬卿大夫之爵賓與受賜者皆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君使小臣辭乃升堂復再拜稽首君答拜成禮也臣下竭力盡能以下釋君答臣之義因燕以及爵祿取民猶射義及脩身好學皆推廣禮義非區區一事之儀節而已上明正道以道民謂制田里教樹畜之類席謂設席之位小卿次上卿大夫次小卿皆在堂上次士次庶子皆在堂下庶子未受爵故后士庶子侍衛居君側故立阼階上席則設于堂下也獻君宰夫爲主獻也君舉旅行酬君舉旅酬之爵行酒也獻卿亦宰夫獻也卿舉旅行酬亦君舉也大夫士亦然唯庶子有主人之獻而君不舉酬詳儀禮

燕義終

聘義第四十八

聘省問也古者天子諸侯皆有聘今儀禮所載則諸侯友邦相聘之禮此其義也

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貴賤也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三讓而后傳命三讓而后入廟門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君使士迎于竟大夫郊勞君親拜迎于大門之內而廟受北面拜貺拜君命之辱所以致敬也敬讓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故諸侯相接以敬讓則不相侵陵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君親禮賓賓私面私覿致饔餼還圭璋賄贈饗食燕所以明賓客君臣之義也故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使者聘而誤主君弗親饗食也所以愧厲之也諸侯相厲以禮則外不相侵內不相陵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為正之具也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則民作讓矣主國待客出入三積餼客於舍五牢之具陳於內米三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於外乘禽日五雙羣介皆有餼牢壹食再饗燕與時賜無數所以厚重禮也古之用財者不能均如此然而用財如此其厚者言盡之於禮也盡之於禮則內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爾

上公爵在三公上天子之三公八命至九命作伯則上公也周禮大行人上公介九人侯伯七人子男五人皆國君親行之數也此君遣卿行故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介副也以輔行也紹繼也命使臣奉君命列介相繼傳達上介傳次介次介傳末介乃達于擯以達于主君故曰紹也所尊謂使臣尊主君質對也無介直達則輕褻而瀆尊矣三讓而后傳命謂賓至大門外主人請事之時主君陳擯以待賓不敢當三讓而后傳其使聘之命也既傳命主君延賓入廟受聘賓不敢當三讓而后入入門當碑當階三揖及階三讓主君升賓乃升主君北面拜受聘君禮物拜君命之辱者釋所以北面拜之意也擯主君所使接賓者用三人答介之數賓不敢徑質主亦不敢徑接也卿大夫士皆主國之臣也君親禮賓謂賓行聘事畢主君親執醴禮賓也私面謂公事畢使臣面主君自伸其敬也不用介相見曰面以禮物見曰覿牲殺曰饔生曰餼賓介就館主君使卿致饔餼也析玉為圭半圭曰璋聘諸侯以圭聘夫人以璋禮惟圭璋特達事

畢還之賄贈以財幣贈使臣也饗食之禮行于朝燕禮行于寢明賓客者主君之義明君臣者使臣之義也天子制諸侯謂天子制此禮使諸侯守之也比年連年也厲猶勉也使者聘而誤謂使臣奉使失禮也聘與射皆云天子養諸侯不用兵而自正之具故下文云聘射至大禮此先王制禮之義也圭璋重實畀使臣執以通信故曰重禮國君命圭不可輕假享禮之圭璋蓋璧琮之類詳見周禮宗伯典瑞之職良玉可象德璋判圭合可示信故以行禮非以餽送也皮幣則受圭璋則反皮幣爲財圭璋爲禮輕者不敢辭

重者必讓之故曰輕財重禮也出入三積謂自始至及去日凡三饋以委積也米薪牲醴皆爲積餼客于舍謂饋賓于館也牛羊豕具爲一牢榖連稭曰禾食馬曰芻炊爨曰薪乘禽成羣之禽鵝鴨之類饔以示恭儉止于再燕與時賜示慈惠故無數厚謂不敢薄重謂不敢輕不能均如此猶言不能皆如此也盡之於禮謂財本以行禮故于禮盡財也

按五牢猶侯伯之使耳若上公使則七牢五牢則牛羊豕十五出入三積則四十五聘禮云米三十車車秉有五籔十六石爲秉十六斗爲籔是一車爲米二十四石三十車爲米七百二十石也又云禾三十車車三秅杜四十秉爲秅是一車禾千二百秉三十車爲禾三萬六千秉薪芻又倍之是十四萬四千秉乘禽醯醢酒漿之數不與焉此猶正賓一人一大之積耳若九介七介三積備無論品物猥藉卽客舍何地可容故禮家言難盡拘也

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后禮成非强有力者弗能行也故强有力者將以行禮也酒清人渴而不敢飮也肉乾人飢而不敢食也日莫人倦齊莊正齊而不敢解惰以成禮節以正君臣以親父子以

和長幼此衆人之所難而君子行之故謂之有行有行之謂有義有義之謂勇敢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能以立義也所貴於立義者貴其有行也所貴於有行者貴其行禮也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敢行禮義也故勇敢强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外無敵內順治此之謂盛德故聖王之貴勇敢强有力如此也勇敢强有力而不用之於禮義戰勝而用之於爭鬭則謂之亂人刑罰行於國所誅者亂人也如此則民順治而國安也

先王制禮使人莊敬日强而已君子自强不息而後
可以行禮子云不學禮無以立凡禮皆然不獨聘射
耳
按質明行事日中而後成禮日莫人倦飢渴而不敢
飲食如是則矜持勞頓非先王諳人情和爲貴小大
由之之義必勇敢有力戰勝者然後行禮天下之能
行禮者寡矣且勇敢强力用之禮義是也勇敢强力
用之戰勝而謂之盛德此商鞅秦法使民勇于公戰
怯于私鬬者豈所以論禮乎
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碈民者何也爲

玉之寡而碈之多與孔子曰非爲碈之多故賤之也玉
之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温潤而澤仁
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劌貴義也垂之如隊禮也叩
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揜瑜瑜不揜瑕
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
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
温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
此節因上言聘用圭璋引此以明玉之可貴碈石似
玉也縝密也栗堅也劌傷也越揚也詘然止貌清揚
長遠而能止和而有節故謂之樂瑕玉病瑜玉美也

美惡不相揜故謂之忠孚合也尹割正也割玉爲圭
璋周禮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
考工記玉人云天子之圭中必四圭謂以一玉割爲
四爲兩其瑕瑜不揜旁分皆合故曰孚尹旁達謂之
信聘享以通信也氣如白虹謂玉色光華如虹天氣
白故曰天產于山川故曰地以爲圭璋朝聘用之輯
瑞合信惟玉先通故曰特達非美德全備而能然乎
故曰德天下惟道共由人莫不貴惟玉亦然故曰道
詩國風小戎之辭
按鄭註孚尹作浮筠采色然則何以爲信下文又云

氣如白虹不重複乎曲禮脯曰尹祭士虞禮記云二
尹縮祭半尹世謂宰官爲尹皆取割正意孚其所割
瑕瑜不欺故爲信

聘義終

喪服四制第四十九

四制謂恩理節權也

凡禮之大體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故謂之禮訾之者是不知禮之所由生也夫禮吉凶異道不得相干取之陰陽也喪有四制變而從宜取之四時也有恩有理有節有權取之人情也恩者仁也理者義也節者禮也權者知也仁義禮知人道具矣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爲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門內之治恩揜義門外之治義斷恩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故爲君亦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三日而食三

月而沐期而練毁不滅性不以死傷生也喪不過三年苴衰不補墳墓不培祥之日鼓素琴告民有終也以節制者也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爲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杖者何也爵也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或曰擔主或曰輔病婦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后事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而后行者面垢而已禿者不髽傴者不袒跛者不踊老病不止酒肉凡此八者以權制者也

喪禮本乎恩故仁始之恩不足斷以理恩勝理當不可無節節嚴不可無權資猶取也孝本事父取以事君貴貴尊尊皆謂敬君也苴衰苴麻之衰雖破不補墳墓一成不復增培詳見檀弓祥日大祥之日素琴謂絃而不歌所謂和之而不成聲也鼓琴瑟必歌以和之不和故曰素或曰琴無漆飾也杖論爵君喪之禮也三日謂成服後子嗣君也大夫待五日士待七日爵尊者誼隆哀甚早漸殺也擔主輔病儀禮喪服傳之文無爵者杖以擔主也擔負也主喪主孝子哀毁不勝授之杖以擔荷之也輔病謂不爲主者哀困

不能興授杖以輔持之也婦人與童子不備禮不能病故不杖官備物具不言而喪事自行者唯天子諸侯爲然故盡情致哀扶而後起可也待言而後喪事行者大夫士也毁不及病杖而起可也身執事而後行者庶人也病亦不可但不爲容飾面有垢色而已可也禿傴跛解見問喪八者一杖與不杖二扶而起三杖而起四面垢五不髽六不袒七不踊八不止酒肉皆以權爲制也

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恩之殺也聖人因殺以制節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

不得不及比喪之中庸也王者之所常行也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三年之喪君不言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此之謂也然而曰言不文者謂臣下也禮斬衰之喪唯而不對齊衰之喪對而不言大功之喪言而不議緦小功之喪議而不及樂

恩之殺謂始死以至三年情以漸減也諒亮同明也闇暗同明暗猶言昧爽憂居愁處之貌詩所謂不出

于耿也三年之喪君不言言不文蓋古語記者引釋君不言即高宗不言之謂言不文謂臣下也入主百官備不言而事行臣下言而後行但不尚文唯而不對對而不言言而不議議而不及樂皆諒闇不言之義解見間傳

按諒闇書作亮陰論語作諒陰孔安國何晏註諒訓信陰訓默近之鄭玄註作梁庵凶廬在楣梁下鑿也猶浮鈎春容之類極無謂而末學喜從之

父母之喪衰冠繩纓菅 間 屨三日而食粥三月而沐期十三月而練冠三年而祥比終茲三節者仁者可以觀其愛焉知者可以觀其理焉強者可以觀其志焉禮以治之義以正之孝子弟弟貞婦皆可得而察焉

比及也三節謂始死至三月一節也十三月而練二節也三年而祥三節也理謂隆殺輕重之理志謂守禮克終之志又禮以治之義以正之四制備矣孝子弟弟貞婦舉不外此矣

禮記通解卷二十二終

時萬曆丙辰季冬京山郝氏刊刻

趙弗如禮記思

少塘
魯衢

白門書林王荊岑仝梓

坊間翻刻者千里必究

禮記思序

禮記何為而作也。本於人心之思也。曲
禮曰毋不敬。而即綴之曰儼若思。
思其敬之象而禮之精乎。三千三
百。一敬也。一思而已。思則不敬以禮
得。延則學禮者一概敬禮得縱入
盛思禮得縱出。思之為用。同人心而
微極盡之善積乎。今夫之禮於於
天高地下。而散之以思。則察陰陽以觀
其審。其禮文於周旋登降。其攝
之以思。則玉帛人得而用。其禮徵於
謙從廣流。其會之以思。則亭句之廉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

而世用。夫子刪定以前，未嘗無禮。既有脫，殺之名矣。宋儒訓詁以後，未嘗有禮。既有義之說之名矣，曰氣之變。其大不知四爲無不能四。而四未爲無未嘗無禮。四之周，周自是也。子勝回有四時邪也。此諸其易隨耳至禮之為

四之於禮，以其體其，惜其不易矣而言之也。學禮者當有得於四之前以微求從禮。緣起，但其淵博，并邵吕雲住一條之門，發疣其所經大小數而刪之後。凡四十七以為之文，皆可以一四貫串而徹之。經文何以不與周禮合識

儒何以不與經文合。傳注何以不與先聖之典章合。源氏不同，以不易之人心合。當古制則可參，久則可離。則會則可決，文疑則可融，則合則四之為也。今之治禮子業者，雖所見便於往制說，宗某書而若夫家各不

經傳而至文矣焉。四則得之而思其為也。合變未燦。若夫人命以學禮合二十餘年，如能以四之所入各為制之所生，實尊經而畏傳，不亂位傳而辨經。歷閱諸禮家五十餘家，暨黃山閩合纂，甚是發以付剞劂，庶得乎子

而顯晰詳暢者惟易於禮也思之半矣。十年前余嘗有編是一書。嫌其不安。甲子三月。余讀書雲溪山中。社友劉生懷君。以二子執弟子禮。從經問業。余因口授而筆錄之。凡三閱月而得此書。每一開卷。朗誦白文數過。十過。取古人之所思者轉之當念。仍取己之所思者。即之古人。一讀一思。一思一快。覺津津之味。怡應。余心以其成理沒於俗儒。不善裂句之陋習。而創章令於學究。不識離析之於智者。留余題跋。往往於此。世之讀禮一字。豎一義。無不奇險叶經。始往往經失原有漢漸興衡之古。昭在經之文字間。世多讀經者之不能別其優劣也。以是為思之一助。因自題其書曰禮記思。

時大明之七年丁卯夏日東海

邗江□□書於四門禪舍

禮記思卷之一

明東海那如遊 撰著
門人 義生張若獅
振子張若麒 較

曲禮

曲禮曰毋 節

曲字內要想見洋洋優優意禮全在人心上有丁并先王垂訓之辭毋字有工夫中庸戒愼恐懼也只是一箇毋不敬儼若三句皆敬之可見者正是毋不敬安民不作效民不安都只爲不能做此莊嚴之獨病正從身之修已處人多不知

敖不可長 節

敖亦人情所不能無但不可長耳儘有當敖而敖者四不可處亦只消一敬足矣仍是毋不敬

賢者狎而 節

狎畏愛憎積安六字賢者只是不肯認真了他故不爲所誤世人都一味錯認真耳仍是毋不敬

臨財毋苟 節

二臨字二求字是最易受病處四毋字特下一切藥這裏面也有敬在

疑事毋質 節

有比質更爲偏拗所謂意見最害事這裏面也有敬在

若夫坐如 節

若夫二字發語甚朗提醒甚緊坐立之頃人所易忽者而亦不可不敬也亦仍是毋不敬要知要知

禮從宜 節

從俗正從宜之一事

夫禮者 節

定決別明四字人所易知所以二字人多不能着眼當思所以之意謂何夫禮者三字不明每節出一禮字具見提呼

禮不妄說 節

此是巧言令色脅肩諂笑一流人

禮不踰節 節

踰節即所謂足恭是也但當在容貌儀文上說禮原是曲禮亦只是要毋不敬

修身踐言 節

合身與言而行有實體合言與行而禮有根基言行若不相

頒禮豈能憑空做起質者實幹體質之謂

禮聞取於　節

下句解上句聞不聞字法亦甚妙言好為人師者說亦不中聽也禮上不曾聽的有逆等事世人奈何只要做

道德仁義　七節

成字備字決字定字親字成嚴誠莊俱要說得與禮字關合方妙

是以君子　節

上七箇禮字內俱有恭敬樽節退讓意思在內則禮者辨析

精微之極從本源上做工夫也

鸚鵡能言　節

禽獸之心四字說得凜然所謂人心惟危也

是故聖人　節

為禮與有禮緊相呼應知自別三字無妙益以撥轉其良心也

太上貴德　節

德者渾然相忘于爾我形骸之外施報則有來周旋于酬酢往還之間此禮之所以不容已也

人有禮則　節

人禽于此分途豈不危乎危乎

夫禮者自　節

只是說無人無禮無人不當學禮必有而況四字緊打上不可不慮

富貴而知　節

不驕不淫不懾正是安處

人生十年　節

此吾人一生年譜也及將有為者每閱歷十年即更換一境

反觀自領寧不虛度一生意者吾夫子十有五而志于學一章其庶幾足以了此生矣

若不得謝　二節

此二節人君優渥老臣之禮

自稱曰老　二節

此二節老臣不敢以老成自居之禮

夫為人子　節

五者之稱不同俱要貼孝字意總是一箇孝心所孚契也

聽於無聲　節

精神無一息不與親相流通則所見無非親者親之形聲有
時離人子之視聽無他適惄媼嚙指孝子心動其一証也

不登高不　節

服闇亦只如納履整冠之類到此忽着孝子二字亦極得力
蓋行事闇中雖無苟且之心而示人以可疑之迹便不是孝
子一段光明正大心腸

將上堂聲　節

每見心術不正行止不端之人或潛躡以升堂或直前而入
室一到人家或遠瞻迴顧流盼邪視爲肝膽窺伺之態則其

人之輕薄無涯涘可知大抵禮以制形爲用以制心爲本一
念不正發于方寸者甚微而形于舉動者不可掩自即于放
僻邪侈而不知故君子于上堂入戶之際事事恭謹其矜持
小實爲正心誠意之功

正爾容聽　節

則古昔稱先王獨非勦說乎獨非雷同乎蓋勦說雷同者係
中漫無主持唯喏隨人同聲附和全未有真見全未有成畫
則字稱字內便有許多斟酌其可否折衷其是非依據傚倣
之中具有商確權衡之意古昔可法即因之而不改不爲勦
說先王可述即守之而不變不爲雷同

請業則起　節

起雖是致敬然精神悚惕意氣鼓舞于所請者而恍有領悟
處全在起也

父子不同　節

即承上女子子而言不唯兄弟弗與同席而父子亦不與同
席也者指男子使說不去

故日月以　節

厚別者多方以別之不嫌于太重不妨于過慎也此主有位

者言

貧者不以　節

禮者敬而已心存乎敬財力不足非禮之咎也

飲餘不祭　節

後說理較長

凡爲君使　節

此宿字當與宿諾之宿同

博聞強識　節

重讓與不怠天下惟道爲難窮心常易滿曰讓則若無若虛

便有許多深造處日不息則如不及猶恐失便有許多欲
處以此進道愈精愈密所知所行寧有限量故曰君子

君子不盡　節

總是薄責于人之意到盡與竭則所全者少矣常留有餘不
盡之意則所全者多矣

禮曰君子　節

未祭而致其敬如此當祭而儼如在之誠何如道遇而致其
敬如此在廟而禀對越之精何如

齊者不樂　節

致齊則不樂不弔至祭則又樂以迎來哀以送往何也齊之
所謂哀樂者以防外物為主祭之所謂哀樂者以齊內志為
主也

介胄則有　節

有戒慎二字戒慎者當存此心也容色皆自心散中流出

刑不上大　節

不下不上註解不制最妙

兵車不式　節

此結字當與結佩之結同只要與從字說得關切

史載筆士　節

史有筆則人君慎後世之譏不敢肆士有言則人務救己成
之法不敢忽

前有士師　節

士師乃軍旅之事示之以服猛者恐其潛而伺我也或疑而
誘我也不則激而截我也是不可不備

行前朱鳥　節

王師之出本為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士卒以上者之怒為怒
始能戰勝攻取所向有功故為旗物以振作其怒氣此所謂

和戰於其氣也

進退有度　節

各司其局總承上二句各有主將以監領之則左不混于右
而左之進退無失度右不混于左而右之進退無失度

父之雠弗　節

凡此之類皆宜隨事斟酌平心自反若夫公羊論九世之雠
則禮失于太過而所報非所敵也漢之時孝子見雠而不敢
復則法失于太嚴而孝弟之情無所伸矣皆非曲禮之意也
乃今有忘父雠而不報一麗娥親之不如矣復雠議正可參

者。

四郊多壘　節

全重責人臣不能隨分盡職意由此言之則沃君心以修文德治軍實以振武功使萬邦協和四夷來王者卿大夫之所以自免其辱也闢地以著民物授時以相農功使百姓阜安四民樂業者士之所以自免其辱也辱就在家心上說在位無功靦顏立朝豈不可羞辱之甚

龜爲卜筮　節

二所以是詳先王設卜筮之意所以使民決嫌疑一句又是所以使民信時日一句之意若不決不定何以信而敬之而畏之耶故曰二句正見決與定處

國君不乘　節

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御而况奇衺不正之車何以爲動容周旋之中也

公事不私　節

事例天下國家之大乃宗社臣民之利病係焉所當集思廣益開誠布公而折衷于盈廷僉同大與論事克有濟若逞胸臆以自便謀近倖爲得計是私議也烏乎可

國君春田　節

此亦釣而不綱弋不射宿之意

君天下曰　節

以共統御天下臣民而之曰天子言父天母地受厥數而明命當思纘天立極意目共朝諸侯而分之以職授以政任之以功自稱曰予一人見權有獨操黜陟賞罰惟所自上有責攸萃憂勤惕厲無可他諉意

踐阼臨祭　節

曰孝王某有繼體守成衍宗祀于勿替意曰嗣王某有于悠承乾水爲天地神明之主意稱天王者所以別于諸侯之祭也加以有字者又明其爲非常之典也

天子建天　節

王者奉天道以爲治豈能獨運故佐理則建天官而天官又難獨任故先六大以效其分理彼六大者莫不各治所以受成于天官而還以靖之于天子則天道之常典無不舉矣

天子之五　節

六大雖先而五官弗備則率屬無人何以見臂指相維之勢自五官設而各有統馭則凡行之邦國者天子責之五官五

官貴之五衆彼五衆者莫不各揚其職以受質于五官而還
以獻之天子則事無曠而功有成矣

天子之六　二節

六府二節一是設府以藏物爲天下備用而非徒封殖之私
一是設工以成物爲天下利用而非尙人工之巧

五官致貢　節

曰享者役志以事上精白以承休功罪不敢以自隱而[illegible]
不敢以自事也

五官之長　節

禮記思卷之一　十一

此伯即王制分天下以爲左右之伯以兼統于內者

九州之長　節

此即王制八州八伯以分統于外者

天子當依　節

覲取敬謹欽儆之意益入而與天子議今行大道爲致之念
在此覲故相見時先有一段嚴肅的意而示首股肱相臨之
分以辨朝取和氣充溢之意益入而與天子議今行天道生
育之令在此朝故相見時先有一種溫厚的意而明主賓
相親之情以洽

約信曰誓　節

春秋胡傳云大道隱而家天下然後有誥誓忠信薄而人心
疑然後有詛盟盟誓皆不得已而用之

天子穆穆　節

此王與侯牧說兩深和敬有四意壯盛以下各有二意焦焦
只一意隨分異容之中亦各本于德之所發

爲人臣之　節

此即儒行所謂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弗知也粗而翹之又
不急爲也之意

禮記思卷之一　十二

子之事親　節

三諫內有幾字意

儗人必於　節

儗不止形迹之比擬倫不止外貌之行似原說得精細方止
得之可從

問天子之　節

天子諸侯繼世而立故有問年之事古者五十始命爲大夫
故大夫以下問其子可也問天子國君之年問其臣故對之
辭謹問大夫士庶之子問其父兄故對之辭謙

問國君之　節

數地以對可見君之藏富于民矣

天子祭天　節

天地功在生成覆載四方司氣有神山川載物生財五祀制度所本先人吾身所自出其祭之者報功也以漸而殺者明分也

凡祭有其　節

有其其字指前人說有字生于凡字如云凡所祭中有一等是前人已廢了的後人莫敢舉也此亦謂廢之當者若廢的不是則又以舉之為禮矣下做此非其其字指主祭之人說

凡祭宗廟　節

隨其物而美其號以祝于神所謂外盡物也而內盡志可知若內志不盡而徒以美名侈外豈仁人孝子享親之心乎

○天子視不　節

疑問云天子視不作視天子解天子端冕凝旒其首與袷有若相聯屬者稍一仰則上于袷稍一俯則下于帶天子穆穆敬其視端方正直而不至過為俯仰也諸侯皇皇故其視較天子稍俯焉如執綏然故曰綏視大夫則又俯而平衡矣士又益俯而視五步之內矣此何以故凡視上于面則敖云云此天子國君大夫士之視俯仰之間不可少踰其則也上于面即俗所謂仰臉朝天非上他人之面也此說亦通今從之

君命大夫　節

肄是預為議論商確如學者之肄業然四在字正君命四言字正是肄有居是位不敢以侵他事治是事不敢以有他慮意

竣朝而傾　節

凡非所治者皆與其事非所謀者皆與其慮

在朝言禮　節

禮者尊卑上下之等紀綱法度之施問對正是言處

凡摯天子　節

摯雖隨分而異其物然只取稱德而各有所取之意

檀弓

公儀仲子　節

檀弓之免與子游衰麻牡麻絰同意。

曰仲子舍　節

文王舍長子微子舍嫡孫蓋以賢而不以適也。仲子之子賢乎哉。故夫子斷以立適孫蓋適則一。一則不爭。庶則衆。衆則必爭。故立適者為萬世常行之道。必其適不肖然後不得已而立賢。此一時義起之權。

事親有隱　節

至死猶言終身。自少至老。死而後已也。

季武子成　節

成寢而夷人之墓。其為不仁不義無論矣。然猶許其合葬。猶命之哭。此見武子良心未盡泯滅處。若今人不獨夷其墓而平之。必挾壓其子孫而遷之。勢焰薰天。虐及枯骨者。又武子之罪人也。可嘆可嘆。余其有為言之。

道隆則從　節

道隆二句便是聖人達權作用。所謂禮以時變也。子思直欲守其常耳。

孔子曰拜　節

頎亦從哀中出。但先拜猶知禮實。不若先稽顙為自致其哀耳。

孔子哭子　節

按左傳子路結纓而死。原未有醢之之事。

子思曰喪　節

右二必字所謂誠信者。凡事此心無所不盡。無所不用其情也。

喪三年以

不可過者禮。無時有窮者心。知終身之憂。雖謂為終身之喪可也。

穆公之母　節

先以人子之至情啟其哀。次以君臣之大分維其[illegible]中亦善引君于當道矣。

使人辭於　節

[illegible]

覩申生辭狐突之言。臨死猶惓惓以宗社託伯氏。念及吾君。念及奚齊。念及國家多故。身後不了之事。一担交與伯氏担着。曰受賜而死。言死亦死得瞑目也。情辭何等悽惻。千古猶

有生氣至今讀之可為流涕論者獨惜其可言而不言可逃而不逃知經而不知權可憐可憐

魯人有朝　節

此所謂雖加一日愈于已也夫子既抑子路又進魯人天理人情于此為至

遂詠之

疊山曰魯莊之悔過悼亡庶善只在此遂詠之云爾

童子曰華　節

這童子也不是等閒泛意思人疊山曰按曾子易簀一節可為天下後世之法以論語啟手啟足之言參觀可見曾子之弘毅君子見大守正故愛人願名節不願便安開以終身之禮義不恤一時之勞逸似拂而實順似苦其所難而實予之以正不因危急而遷就不以生死為變更如此者意方切答

始死充充　節

孝子哀慟慘怛之極本無可形容只此數語字字號泣慘然欲絕矣至慨然廓然處雖哀有時漸減更亦似不能為情之甚者非孝子不能為是言非孝子亦不能讀是書

孟獻子禫　節

馬端臨曰孟獻子縣自是應作而不作耳故夫子曰加于人一等非謂其不應作而應縣也

子路有姊　節

天下之禮苟徇其太過之情而為禮則子路伯魚不知其所終徇其不及之情而為禮則原壤宰予不可以為訓故禮者通乎賢不肖而為之不可過不可不及者也行道之人何知有禮皆有不忍之心則惟行其心之所不忍而不知先王所制之禮自有行不將去者

太公封於　節

樂所自生不亡其本正是仁人而不仁如樂何人而不仁如禮何故即用仁也二字結之

子張病召　節

庶幾一言即曾子知免之意堂堂之張到此亦有戰戰之功矣

曾子謂子　節

此章與先君子無所失道一節並觀之可以知子思之中庸

伯高之喪　節

攝作代行為的此與與五秉之意同不誠者謂物非自己出

也、

伯高死於　節

若以令人為子貢必以夫子此哭為扯淡必以來者行弔為不祥矣。

子夏喪其　節

曾子這一哭忽然又一怒子夏這一拜都帶至義盡不可手令人朋友中求之矣使民未有聞疊山謂民無所稱頌也而曰二字不閑而淡也乃反詰之謂女試自言爾何無罪與之甚深按之甚嚴只此二字覺聲色俱厲

高子皋之　節

此與曾子水漿不入于口者七日皆賢者過之之事。

孔子之衛　節

謝枋得曰館人感夫子之弔而哀夫子為主人之哀而出涕則宜有施惠答行無他物可以易之故遂以驂為賻此非夫子不能一哀是主人出涕是夫子一句兩事文字之妙

孔子在衛　節

送親柩往葬則如生時父母出外見隨後攀號不忍其去也葬畢迎親之神而反不知神來與否疑其猶在葬所也喪禮

以哀戚為本祭祀為末故夫子深善其得禮意而欲人法之也莊履祥曰我未之能行也即夫我則不暇之意

孔子蚤作　節

羅大經曰吾郡劉邦彥中書家有古本禮記梁木其壞之下有則吾將安仗五字

子路曰吾

哀與敬正禮之所在徒飾繁文則亦不謂之禮矣、

曾子弔於　節

此主人亦可謂善於周旋世故有從者亦不俗。

從者又問　節

此箇從者的是曉人即此便見他學問有究竟處今人那得如此問。

曾子襲裘　節

闞氏曰曾子之襲裘素習于禮樂也子游之裼裘守文者也二子一時輩行俱聖門高弟行禮猶有不同後世愈難行矣

子夏既除　節

按子夏則言先王制禮本無過我豈敢過特餘哀未忘故不和不成聲耳子張言先王制禮本無不及我豈敢不及但辭

則漸用吉禮故和而成聲耳二子俱見大意夫子予之以琴者亦正欲以觀二子之樂也山陰陸氏曰師也過商也不及今其除喪如此蓋學之之力也

文子退反　節

子游與檀弓同意而公儀仲子不如文子遠矣文子亦可謂善補過者

將軍文子　節

既除喪而遠方人來弔禮中無此儀註文子待之中禮其自我作古也故曰亾于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言以義起之而中其節也

子柳之母　節

子柳可謂仁之至義之盡矣子碩猶然世俗見識班諸兄弟之貧者亦猶與爾鄰里鄉黨之意然在子柳所處之時爲尤難

君子曰謀　節

軍師既敗難以復勝故死其身以我無決勝之策也邦邑雖危猶可復安故亾其位以我無討安之術也

弁人有其　節

可傳可繼處全在使人得以盡其自致之情而又不過乎中正之則此先王制禮之所以善也

扶君卜人　節

古者之制婦官序于內僕人射人舉職于外故君有疾而扶之及薨而舉之嬪御閽豎不得與焉是以外庭之人疾則共知其疾薨則共知其薨使先君得正其終嗣君得正其始職此故也後世此禮不行往往篡弑廢立邪謀既定于內而外庭大臣尚未知覺卒之事幾危迫莫可誰何其爲國家禍患豈小小哉

喪具君子　節

恥具者嫌過爲身後慮也若以人子言恥字說不去

孔子曰之　節

上不可爲言不忍下不可爲言無用神明之者在若可知若不可知之間而已

有子問於　節

喪欲速貧二句大綱後面歷歷相照既曰非君子之言又曰有爲言之又曰爲桓司馬言之爲敬叔言之復括之曰吾固曰非夫子之言却又轉一語曰子何以知之一句生議論收前增許多精采一篇血脉自相聯貫

曾子以子　節

先之中之亦只是量而後入之意非謀其可處之位也

今之大夫　節

縣子亦曾之賢大夫其議論默寓箴規大有傷時之意愛而哭之二句能令繆公愧心故不得不然之說到畏而哭處世道人情尤堪痛哭其哭諸縣氏者蓋畏之極也與哭伯高于賜氏不同

子思之母　節

再言吾何慎哉蓋財與時之外別無所謂禮雖欲慎之不能

分外加謹也此與不使子上喪出母同意

子游問喪　節

喪與其易也寧戚此之謂也

司士賁告　節

子游之諾本是禮但未備先王而襲以答之故來縣子之譏

孟獻子之　節

觀此質之畜馬乘不察于雞豚之言獻子亦當時大夫之最以廉著者

子高曰吾　節

只此一言便是好風水說甚堪輿

國子高曰　節

反者言其藏之意相反也

孔子之喪　節

燕人亦是有意思的或亦當時之聞人也子夏之言亦有追思夫子之意節此可見他篤信處

魯哀公誄　節

以其死生歸怨于天以其輔相失望于予哀公亦可謂推尊言夫子者矣

季武子寢　節

此一節總是槩武子之為人處蓋武子執政人所尊畏觀成寢杜氏之葬一事其常時威棱氣燄必有以犯人之怒者故其疾也蟜固以凶服入見其死也曾點倚門而歌一是規其必死一是幸其已死則武子生平人品無問可知矣謝疊山亦云士惟公門脫齊衰一句何等含蓄蟜固信有膽力武子亦無以罪孔子曰惟禮可以已之以此突出曾點一句正並著二子節槩皆不附權貴者所謂勿視其巍巍然此說甚為得之

晉獻公之　節

謝枋得曰此篇文字更優于史記國語所載閔知舅犯
知義文公中禮秦穆識善

公子重耳　節

公子所對較之舅犯所言情辭更爲婉至即此便見他仗義
執言處此所以取威定覇而卒爲盟主也

子顯以致　節

國語云再拜不稽首不沒爲後也沒貪也下不沒字比本爲
後句意義更深

喪禮哀戚　節

刻在一概字所謂禮者因人情而爲之節文者也

孔子謂爲　三節

按明器芻靈指夏時用生者之器謂殷時爲俑謂周時孔子
獨善夏制而以用祭器爲殆于用殉以爲俑爲殆于用人益
明器鬼器也祭器則人器矣芻靈畧似人形俑則太似人矣

穆公問於　節

進人以禮有爵當其德意又加諸膝者退人以禮有黜當其
罪意又隊諸淵者楚鬭公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則臣無讎
君之義服亦可也子思此論直欲警天下之爲恭君者與孟
子寇讎之論同人臣之義當以鬭辛爲正

吾三臣者　節

孟敬子不飾情以欺世然亦敢于文過而遂非

曾子曰國　節

示字有立教意當時以矯其弊正行禮之微權也

文伯之喪　節

十朋云伯通死子服弔之出謂弟子曰吾始以爲其人也而
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

哭其母彼其所以念之者必有不斷言而言不斷哭而哭反
是遁天逆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此論可與此章
參看

人喜則斯　節

人情自喜至舞則樂以漸而極自愠至踊則哀以漸而極使
無以品節之則其樂淫其哀傷故品節此哀樂之情使舞踊
有數喜所當喜哀所當哀而喜愠皆得其節則哀樂適中可
傳可繼所謂有大福有禮以樂之有大事有禮以哀之是也
斯不謂之禮乎品謂階級有上下之別節謂斷制有多寡之

差。

吳侵陳斬　節

則謂之何者是挑其畏名之本心也

太宰嚭曰　節

亦曰則謂之何者是發于好名之良心也所謂三代而下唯恐不好名也

知悼子卒　節

杜蕢妙甚亦諧其優孟優旃不是過也仰比之方朔晏嬰何以加焉

爾飲何也　節

此一段又妙是代平公解嘲亦是自家占地步

平公曰寡　節

平公亦是妙人非杜蕢不能改平公之過于群臣不言之際非平公不能彰蕢之善于百千萬世之久一時君臣相與亦都俞吁咈之餘風惜乎終于此而已矣

君曰昔者　節

謚以尊名節以壹惠靈公于文子其庶幾焉辭應旂曰賢哉文子仲尼所以文之也非以其能升僎也受知于君而其子猶不免焉嗚呼史鰌之言曰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子又曰子能執臣禮猶免于難戍也驕其亡乎文子卒戍果奔魯

石駘仲卒　節

沐浴佩玉句凡四用文愈質而古蓋溺于利而忘義蔽于情而忘禮者人謀之所不與而鬼謀之所違焉于義而不謀利專于禮而不徇情者人謀之所與而鬼謀之所從豈非天地自然之道人事必然之理耶龜之獨兆于祁子其有知也哉

子亢曰以　節

子亢度非可以口舌爭故使二子身自為殉二子懼而自止

西門豹止嫁河伯事略類此人能以人之疾痛痾痒反而切諸身則害人之事自息矣

子路曰傷　節

子路之傷貧其在食藜藿之食為親負米百里之外之時乎抑在南遊于楚累茵而坐列鼎而食而為是死事盡思之言乎

衛獻公出　節

市私恩而不合乎公義未為賞功之典

衛有大史　節

施小惠而未得夫大道亦豈尊賢之至然以視今之有功不賞簡賢自棄者獻公亦未可少之也

陳乾昔寢　節

乾昔愚而可笑

般爾以人　節

則豈以下十六字為一句句法道勁罵得更快

戰于郎公　節

此揭人遇魯之避齊師者而發此嘆使之句就徭役之煩說任之句就稅斂之厚說二句總是下之人離心離德無視上

死長之心而在上之人又不能協心禦難作率斯民以捍衛君國其為君子與士卒無有能謀能死是上下皆離畔其心志無惑乎避齊師而望風以消者道相望也曰氣竭民輕責上君子較重觀二雖字可見蓋魯之微弱原是卿大夫不能謀國所致夫子久已心傷之今見此二人勇于赴義以身殉國安得不亟與之

子路去魯　節

子路當日不知何以去顏淵之贈乃以哭于墓為言實有挽其轍而止之之意不則恐其有去而不返之意意其前遊于

楚時乎

工尹商陽　節

二子不可謂忠于王事夫子稱其有禮者以殺人而無得于國家成敗之數不如節制其嗜殺之心猶不失之窮兵而黷武也

曾子曰蕢　節

杞梁戰死于莒其妻迎其柩于路而哭之哀城為之阤而隅為之崩及執喪畢遂赴淄水而死薛方山曰賢哉杞梁妻也偉丈夫之忠貞不是過矣

莊公使人　節

寥寥數語氣貫金石義薄雲天更數千載而下頗令其夫凛有生色雖君命不能屈

仕而未有　節

此慶人繼粟庖人繼肉時也人君處之以賓師之位而弗敢以之為臣故不曰賜而曰獻將命不曰君而曰寡君以其有賓主之道無君臣之禮也

孔子過泰　節

孫季昭示兒編欲以子之哭也壹為句亦不必從苛政猛于

虎箴規時政皆痛切之言柳子厚捕蛇者說蓋本諸此焚書云昔日封使君化虎而食人今日使君者冠裳而啖人所謂猛于虎也言之凜然

魯人有周　節

哀公徒泚施應之迹而不達敬信之原故有此問周豐全是欲哀公反求敬信之原以禮義忠信誠慤感化之不徒區區固結于形迹如殷周所謂誓會也未施是無心感乎作是不心要結禮義六字只一真心盡之

延陵季子　節

往觀延陵之葬此夫子焉不學之一証也

有司曰諾　節

易于二句字法亦巧曰易于雜則非若非臨分明是罵

容居對曰　節

容居也只這樣對了不肯失了自家門面而已未知終行含禮否非竟邾之有司辭嚴義正註中責其不能終正當辨之僭果何以見之

齊大饑黔　節

此不食與可食正禮義生死之關餓者寧死不食正是全禮義的去處曾子說可食不是短他不食蓋云可食而終不食正見餓夫之真心不變特其節太苦耳微與二字摘訓謂惜其識量之褊小亦通

邾婁定公　節

郁離子曰刑威令也其法至于殺而生人之道存焉政德令也其意在乎生而殺人之道存焉弒父弒君之人原非當赦然曰君踰月而後舉爵則刑法之鑒與不得已之意蓋並行不悖矣

晉獻文子　節

三言於斯者言於此至足勿更爲也蓋微諷其奢文子覺其諷已故言若得保此宅爲此三事是免於刑戮以從先大夫葬于九原苟如是是亦足矣北面在堂禮也稽首謝過受諫頌者美事而祝禱者祈福而免禍若今人賀成室才說一哭字斷不喜然室甫成而遽易其主不則亦未必待卒正寢乃知哭于斯亦不是容易

季孫之母　節

謝枋得曰謂鄉者已告者不敢止而以言下之也辟之者見兩賢相隨益恭故辟之也降一等降公位一等也辟位降等

皆所以敬賢二子自是以賢德見禮故非盡衣冠之故記人特欲明衣冠之行遠此朱子語錄云入到人家馬房做了模樣進去出來又做甚嘴臉却不把二賢看低了要知盡飾原不是區區外飾曰之道便是有威可畏有儀可象德容發越之盛如夫子溫良恭儉讓一般故得于觀感者自起欽敬若使厮隷販豎假飾衣冠齊楚祇如傀儡登場耳如何行得遠

陽門之介　節

孔氏曰子罕以貴哭賤哀感民心故知不可伐微管而已非獨晉不能伐天下舉不能伐也故哭起吮一人之疽而鄰莫

抗段顏衷一人之疵而西羌平子罕哭一介夫而晉不敢伐蓋其忠質心存以服人也如此金履祥曰哭一介夫尚足排強晉之鋒剡禮一賢人君子其不係國之輕重也乎魏文侯欲相段干木日造館而請事焉秦將攻魏諫者曰夫魏不可攻也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尚可以加兵乎秦遂輟兵不行於乎世主視賢人君子反一介夫不若安望其爲子罕之爲也求如宋魏之不被兵難哉

孔子之故　節

按原壤文王第十六子原伯之後其學蓋老氏之流沐芬治也夫子助之沐槨親爲之執事也託寄也叩木作音而歌故登木也柳木文采似貍之首夫子執斧斤如女手卷然柔弱以此辭說仲尼也子未可以已乎勿更爲沐椁也以上係堯山先生說親者二句夫子周旋回護亦自深遠不止隱惡全交仍有望其悔悟省改意朱子論得却好

趙文子與　節

君子以友鄉國天下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此文子欲與叔向共論前賢臧否也

其舅犯乎　節

舅犯生平及河授璧一事遂爲定案

我則隨武　節

不避國難是利君辛能保身是不忘身爵祿光顯是謀身任舉賢才是不遺友蓋利君易至忘身謀身又易至遺友利君仁也不忘身又不失爲知是賢于舅犯矣謀身知也不遺友又不失爲仁是賢于舅犯矣此武子願歸之知人一知處父舅犯之不知不仁一知武子之知仁

文子其中　節

觀此可見文子修身以預知人之本

所舉於晉　節

疊山曰管庫之士府史以下賤而難知文子于其中拔用者七十餘家家者以爲大夫也不交不觸皆指所舉之士言夫文子持身謙默則不并植而有謀身不忘身之智薦賢廉潔則不貪利而有利君不遺友之仁亦庶幾隨武子而又何羨予九原之賢哉然成室不免張老之戒樂奏肆夏亦文子始終不能無夸僭之失耳

成人有其　節

不曰成人爲子皐衰亦不曰子皐使之衰而直曰子皐爲之

衰乃甚之之辭歸衰于子皐正以譏成人之游涼也而子皐之德化言外自見仲尼相而無飲羊縱妻之民楊綰相而有減騶省樂之效風化之機惟上人有以轉移之可耳

樂正子春　節

毀形滅性則有悔而不得用故悔之然五日不食比之水漿不入于口者七日此弟子之不及先生處

徙市則奚　節

陳氏謂徙市所以助發陰中之陽與周官旱舞女巫同意此說都不見緊切蓋國有大喪則爰戚罷市今視旱如喪正以雨澤不降五穀不登民無以爲命此與若喪而百姓皇皇無主何以異故以此自貶責視桑林之禱六事責躬者同此意也故縣子可之

王制

王者之制　二節

制有度德量功經畫盡善意此節列國之君爵制通于天下。次節列國之臣爵祿通于國中。

天子之田　節

此節列國之君祿制通于天下方千里方字要明蓋以開方之圖計之東五百里西五百里東西相距千里南北亦然在千里横亦千里故曰四方皆千里

天子之三　節

此節天子之臣祿制施于畿内所以内必視外者蓋先王之制田則為列國之君入則為王朝之臣受田相視内外齊一所以制天下偏重之患也

制農田百　節

以下二節諸侯之臣祿制施于列國從農田說到庶人在官只要引起下兩節耳蓋卿大夫士之祿亦皆自農田而推廣之也

諸侯之下　節

前言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令君臣之祿皆在内此則就其國中細分君臣之祿之多寡也故三箇君十卿祿與前不為重複

次國之上　節

全重命與故位與士之命同故位同先王見得諸侯敢于越大小之次而侵陵亢犯者皆卿大夫謀國不識大小等威徒知尊崇其名不能以禮法正其君也所以並會之時必須于諸臣中定他箇上中下的班次使他知有箇等級自能道其君以大恤小小事大之禮有箇先折服他不恭的意思在

凡四海之　節

畿外建國之制八州猶一州之所容封國多而餘地少廣封建之制于天下意按州方千里安能建得許多國此是二倍開方之法與上方字不同一區中四面皆百里以開方倍計之其實一區皆千里則是百區方十萬里也

天子之縣　節

此節是畿内建國之制在頒邑食采上看封國少而餘地多係采邑之分于王朝意朱子曰恐只是諸儒做箇如此笑法其實不然且當時泰山屬魯牛山屬齊名山大澤何嘗不以封况天下山澤多而必取平原曠野之地為百里七十里五

千里。則當時之爲國。能幾何哉。

凡九州千　節

先王分州建國。有一定之數。又有不盡之數。所以公天下而不私也。

天子百里　節

百里千里。只大槩說箇遠近。要活看。

千里之外　節

方伯下而分統乎八州。則大小相維。而無渙散之勢。上而見統于二伯。則內外相制。而無恣肆之虞。

千里之內　節

舉故遠最近。貢有厚薄之差。朝有疏數之期。

天子三公　節

此是建官以治千里之內。其數簡者。總其綱。其職備者。理其獻。

大國三卿　節

此是建官以治千里之外。或命或半命或不命。皆從制。大國優假。次小之意。前言上大夫卿。是上大夫即爲卿。此專言下大夫。是卿即爲上大夫。

天子使其　節

方伯雖屬于天子之老二人矣。先王又慮其或肆于外。而二人處內。遠不與聞也。復以大夫往監之。其數則每國三人。蓋一人或勢之孤。而不能周遍。二人或見之偏。而不無異同。三人則更相贊助。更相可否。有協謀之益。而無私擅之撓矣。方伯權重則易專。大夫位卑不敢肆。此又大小相維。內外相統之微意也。

天子之縣　節

世祿而不世官。所以選賢。世爵而不但世祿。所以報功。

制三公一　節

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通是假設之辭。總見三公不得服卷耳。蓋德雖有餘。眷雖無窮。而制則有限也。不過正是制處。

次國之君　節

言命而服。可知三不過皆制也。

凡官民材　節

庶民之材。教于鄉學。有可選爲士。足以官使者。司徒試用之。故曰官民材。工夫全在一論字。論得仔細。則德行才能優劣。一一定。可使何事。可爵何官。可食何祿。使有定案了。然後使之。

爵之祿之漸漸加去不是做一節方加一節三然後爵賞見
慎重如不得已之心士爲公論所出故爲多士所集于此爵
之見非一己之私好也

諸侯之於　節

諸侯受封在外天子建極在內使彼此不相問問則君臣之
間暌隔甚矣何以見明良交泰之盛故制爲朝聘之禮所以
致臣節于天子制爲巡狩之禮所以宣上德于諸侯

命太師陳　節

不徒觀民風之厚薄民情之奢儉因其[illegible]而[illegible][illegible]侯之政化可

以爲慶讓之本而移風平情在此一舉

命典禮考　節

日考日定日同日正皆有齊其不一以臨乎下之意天子平
日授時定制須行列國今因巡狩所至恐其奉行于列國者
或有異于王朝也

有功德於　節

善民之風俗平民之好惡奉天道而時日月皆順遵王制而
律禮樂制度衣服之皆同外則敬于山川神祇內則孝于宗
廟此爲賢君爲治國而有功德于民者

五月南巡　節

天時不備則化育偏王澤不遍則恩威壅故因時巡狩必遍
如此

天子將出　節

出則告遠亦敬天法祖之意其或巡行有不當者天地祖宗
共共鑒之

天子無事　節

禮刑出自天子昔嘗受之以肅其國平日已是考正的至來
朝時此心兢兢業業唯恐有違僻偏枉處故又考之正之此

正是精白承休心無二三處考正正是一德使心懷二三矣
何能考正但考正是奉法于外是存君的節目　德是純心
于內是存君的根本以守要存

天子賜諸　節

德盛而教尊五穀時熟然後賜之以樂分有等差故將命之
器有大小寵異之中而有等威之辨

諸侯賜弓　節

征伐出自天子惟辟作威也

賜圭瓚然　節

已服而爲孝也而實顯其忠未賜而斋也也而實成其孝

天子命之　節

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故立諸侯卽命之教非如弓矢圭瓚可次第而賜也諸侯選士由內以升之于外故小學在內大學在外辟雍相形說重諸侯邊

天子將出　節

受命者舉罪致討祖宗靈爽實式憑之受成者折衝俱其二三多士決勝算焉其出征也豈苟焉而已耶

出征執有　節

于文德之地告武功之成正以明用武以文任威以德而已

天子諸侯　節

四條總是田獵之禮一爲字讀去聲蓋先王爲祭祀賓客不得已而取禽獸然對時育物之心生意未嘗不盎流于其中如合圍掩羣及取之非時用之無制其心有惻然不自安者故此章十用不以禮曰暴天物以下獨加詳焉又要知出征之後卽說田獵一事田獵亦閱習軍旅之差物也

冢宰制國　節

三箇制國用皆虛說直到量入爲出方是制國用之實大小

是一定的故直曰用豊耗是或然之數故必曰視用字視字總是要起下文以字以三十年經久通融之法制國用而是其地與年之入以爲來歲之出焉蓋此法在每歲則爲每歲之用歲復一歲則爲三十年之通矣由入而出是國用日量日爲正所以制之也全重經費上不重積貯上

祭用數之　節

此言祭乃國用中之一事總計三分所用之數又析爲十分而用其一以行常祭之禮十一之數有常則夫不至沒禮而非不至廢禮矣

喪祭用不　節

此正所謂祭用數之仂也豐年則用豐年之仂何至于奢凶年則用凶年之仂何至于儉不奢不儉正是活法註反誤作一定之則了

國無九年　節

首三句反言以見國不可無積蓄以備民用曰不足曰急曰國非其國都要說到民上方與下民無菜色句應三十年之通與上節稍別上就所用三分者而言此則就所餘一分者而言蓋三十年而有十年之積則處常以下之所入者收蓄

干上遇變以上之所積者流布于下故天不能使之災地不能使之窮也

天子七廟　節

廟數因分爲多寡積厚者流澤遠積薄者流澤促

天子諸侯　節

祭之時同報本反始之心同也曰春夏秋冬則不疏不數而合乎天時曰礿禘蒸嘗則或隆或殺而設于典則

天子祭天　節

祀字雖以牢豆之數言亦要知五嶽奠安所世之功備之

公之坐鎮四瀆潤澤生民之功猶之諸侯之承流

天子犆礿　節

自主之各食于本廟曰犆自主之合食于太廟曰祫天子分尊禮隆故每歲四時皆祭而每歲三時皆祫次節言諸侯因殺而缺其一非若天子四時皆祭並主車也三節言諸侯因分而殺其一非若天子三時皆祫與此同也

天子社稷　節

大夫士之廟祭功德者而賜圭田則上擬于君而爲礿禘蒸嘗之祭不爲越分無則下同于庶人而爲四時之薦不爲僭親

庶羞不踰　節

禹之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不踰之謂也

古者公用　節

以下數節俱見王者之制處曰古者以見今之不然也

司空執度　節

山川沮澤是地地既不同而四時之氣亦因之于是時其四時因天之氣以相其地之所宜而其地之遠近焉遠近既定然

後興舉其事而任民力以成之正所謂執度度地居民也

凡使民任　節

就一人言正形容先王寬厚處凡字所指其廣不特與居民之事爲然

凡居民材　節

此節文法錯綜須倒翻解方明自蓋一廣谷大川自天地乘其氣則爲寒煖燥濕自人乘其氣則爲剛柔輕重遲速而五味器械衣服正所謂異俗也修其教齊其政裁成輔相左右斯民正所謂居也兩不易正所謂附也

中國戎夷　節

性只就氣禀說爲是不可推移也言其氣禀之不齊所心飾所謂異齊也次節方言其習俗之異尚惟性不可移是以其俗各異

中國夷蠻　節

此節承上作過言俗雖不同而隨地各生亦無不足故曰皆有云云只要起下言語不通二句耳

五方之民　節

前後雖兩言五方之民只重四夷但以中國上之耳先王居

民于中國則惟修其教齊其政而見化導之存方居民于四夷則惟達其志通其欲而見羈縻之介法必欲強而易焉無乃以居之者反以擾之乎總見他必因之妙設官名雖不一何莫而非達其志通其欲耶

凡居民量　節

兩地字不同量地是方欲制邑之地度地又是邑中之地制邑不因地或近而病于湫隘或遠而病于曠野居民不因邑或廣而地有遺利或狹而民有遺力皆不相得矣司空居民得法全在了量字

無曠土無　節

度地居民則無虛曠之土每夫受田亦無游惰之民二句頂參相得來食節頂無游民事時頂無曠土安居又頂食節事時正與上凡居民相應言向之所以居民而欲使之安者今咸安其居矣由是趨事而樂勸其成功無惰力者知君當尊知上可親無愛其情者良心興起庠序可由而學于是乎興矣

司徒脩六　節

不曰節民情曰性者性情所從出也民德門興見此德乃人

所固有的特以是教興起之而使鼓舞于不倦衣服器械等項不在政以為之防使多僻擬放逸之失故曰防民生雖異俗而道德只一箇修六禮明七教齊八政然有許多款項說多條件然總是將此道德之者一民之不一使其俗歸于大同耳修是整飭而不紊明是昭揭而不昧齊是限制而不紊一則一定而不易也前云不易其俗此云同俗何也不易者不強易之也不強易而以道德之一者一之俗自歸于大同是不易之所謂同也全德性而邪淫日遠修道德而仁孝克敦所謂賢而有德者上之斯崇之矣反是則為不肖而遠

者簡之斯絀之矣所謂興學以教民取士者如此

命鄉簡不　節

上功上齒開以禮教之文使士執事謗以禮事之然使彼有所勸勉而激勵意

不變命國　節

此三年考校之時

不變移之　節

此五年七年九年考校之時必進之九年需之四年不變者寬其自新之候不重絕其向上之路也

升於司徒　節

才德之源發多起于肄業之不專人材之成就常由于長育之有法若既升之而復征則往役且不暇奚暇深造故隨在而役之則庶務無以雜其念而日就其德于高明力役無以分其心而日進其才于光大矣

樂正崇四　節

順正所以崇之立之春秋二句又正所謂順也順字深於從容與入之意

王大子王　節

國子民俊或有統理天下之責或有佐理天下之責教之不可不豫也故皆造于樂正以齒所以習其敬讓之心他日不驕不倍皆根于此

將出學小　節

此國學簡不帥以絀惡之事下二節上賢以崇德之事

大樂正論　節

論士在于樂正而入仕掌于司馬故既進其人于天子即承其人于司馬也進者自外之內自下之上而致仕澤民從茲始也

司馬辨論　節

既爲進士無復不賢者間之故只論說其才德優于其事堪爲其官也此已無不定者但未經一人之決斷猶有可上可下者定論于王示不敢自專也官有大小爵有崇卑祿有厚薄皆因才德之高下而爲之都從定其論中來也此見命爲朝廷之官與司徒官民材不同

有發則命　節

要得文武相濟意

凡執技論　節

適四方乃假設之辭言平居無事則已時或適四方云云亦
不嫌其爲粗猛也惟論力故不復修揖遜雍容之度矣

司寇正刑　節

既聽之而又三刺不敢執已見也三刺之後而有不聽不敢
廢公論也不聽之後而有附赦不欲其輕犯也從重從輕只
一意顛倒言之耳仰察大小之比句意也要言人之輕蔽
以爲懲惡之戒出之重罪以開遷善之門使人以避而難犯
故爲得之

凡制五刑　節

天道福善禍淫栽培傾覆一公而已斷刑者必體之而使罰
與事相附麗正所謂即天倫也二句一氣說

凡聽五刑　節

凡聽訟者把這兩件大倫理來做箇斷案或有因父子君臣
而犯法者或有悖父子君臣而犯法者以此較勘若權之稱
物而低昂得其宜也蓋權者出入變化妙用在心不違律例
亦不拘律例法律是死的要則活的人心去變化他故曰權
也權之何如意論二句是已猶以爲權之法未盡也故又悉
其聰明云云悉其致其正意論慎測之妙處再加這一番工

夫輕重淺深庶乎盡得其情而無遺也權之之法于是乎始
爲盡矣其之赦之成之俱爲疑獄而設疑而赦之既不失于
濫刑赦而又察比以成之亦不至于廢法這也是權處

成獄辭史　節

三聽字皆主覆審說乃已成之辭無所疑者自下而上咸無
異辭而猶不遽刑正哀矜勿喜之心慎之至也棘亦心而外
刺聽于其下欲司寇内輸忠赤而外示威嚴與參字內有參
伍斟酌反覆推鞫意

凡作刑罰　節

無赦則民不敢輕犯法盡心則吏不敢濫用刑輕無赦以立
法言正爲盡心張本不可作兩意解蓋制刑以嚴爲主則用
刑可不盡心乎

刑者侀也　節

侀也三句遞說下去如此兩解方盡刑字之義只要透出箇
成字以起下文耳盡心如何即前即天倫權之別之盡心等
是已歐陽公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俱無憾也此方
是君子之盡心者

作淫聲異　節

堅辨博澤四字正是可惡處看來亦非等閒人能之意必才大而機深其爲小人之反中庸小人而無忌憚者乎鄉愿德之賊亦庶足以當之

凡執禁以　節

聖王制刑以懲惡又設禁以妨奸禁于未然則必不至陷于刑辟矣故因論刑並及之下五節正執禁以齊衆之實

闕執禁以　節

譏比禁字又謹密些譏比譏字又精嚴些總是要齊其不齊意

太史典禮　節

二者奉行雖出自臣下而吾因之以禮度修明儀節無愆是亦臣下所啓廸而納牖者安得不肅敬以承之

司會以歲　節

須知司會三官質成皆是專達天子但達于天子時先達之冢宰與三大臣冢宰與三大臣皆齊戒受者以大工天職所在不敢忽也且考正之而當冢宰三卿亦與有榮否則非徒司會三官任其責而冢宰三卿亦不得辭其咎又焉得不慎重其事也

百官各以　節

上二齊戒受下之質此節齊戒受上之質以百官之成質于天子者自司會及百官皆質于天子也百官兼冢宰三官三大臣俱在內齊戒以受者黜陟賞罰惟君所命也成歲事指令歲制國用指來歲

凡養老

承上文休老而推廣言之

有虞氏以　三節

以燕享對食則燕享以酒爲主食以食爲主只燕對享則燕以恩爲主享以禮爲主

周人修而　節

修有損其太過益其不及之意

五十始衰　節

九十則爵齒德俱尊國典民情諳練已熟故有問則就室珍從不敢以臣禮加之也

五十不從　節

晝作而暮息一日之理也三時作而冬息一歲之理也少壯作而老息一世之理也先王知其理如此故爲之禮以息之

有虞氏養　節

學爲明倫之地故養老之禮行于學國老庶老皆養之者以學
分之于大學小學者義也

周人冕而　節

周之冕與玄衣亦修而兼用之者也

八十者一　節

引户校年之令其此之謂乎

少而無父　節

自養老而外又有此一等常儀器食總見聖王胞民與物之

禮記思卷之一

懷曲成不遺之仁欲天下無一夫不獲其所無一物不遂其
生心始大快也

父之齒隨　節

隨行鴈行又何相踰之有

輕任并重　節

任并任分又何提挈之有

君子耆老　節

註皆好德與不失職二句相足說使有德者未必有位有位
者未必有德德位不全未必有命車之賜安能致仕而歸不
徒行也此數節總見聖世風俗淳美如此孰非王者之化有
以致之

自恒山至　節

自北而南以直計三千里自東而西以横計亦三千里定遠
近以爲朝貢疏數之節此先王分服治内之法四不盡言以
流沙等爲界限其地亦不盡于此非說流沙之外猶有不盡
之地也不勞中國以有事外夷此先王分服治外之法

凡四海之　節

周衰暴君汚吏慢其經界而井田之制已壞諸侯惡其害己

禮記思卷之一

也皆去其籍而班爵祿之制不詳至秦開阡陌制郡縣古法
掃地盡矣又嘗坑焚灰冷之餘斷簡殘編所存寧幾何哉漢
文令博士雜取傳記作爲是篇其間儘有自相矛盾處今必
欲一一詳註而分解之不幾化詩家爲博士買驢之詳耶
不妨闕之可也

天子之大　節

此中言三監爵祿之制天子之大夫受田視子男今降而視
諸侯之卿非薄之也以方伯地少祿重則不能供其地所出
不得不殺耳王朝之大夫本五命今上而視次國之君七命

非禮之也。以方伯權重爵卑，則不能制奉揚王命，不得不隆耳。

方伯爲朝　節

皆有字從八伯生。

諸侯世子　節

使以德爵以功，是解世國與不世爵也。故世子不與爵不得世其國，諸侯之大夫並不得世其祿，正見使以德爵以功也。

六禮冠昏　節

此中言六禮七教八政之目，修者修之此而已，明者明之此而已，齊者齊之此而已。

月令

孟春之月

文獻志陳櫟中星考云：占天者于節氣初昏之時候其星中于正午之位，以審作曆之差否，蓋以王者南面聽治，視時所以授事，而治曆必先明時故也。然中星無刻無之，特白日不見，他時無準，惟于節氣初昏之時候之正午爲便爾。堯典候中星之法，歷一月而中星移次，歷三月而中星移方，故堯典惟舉四仲初昏之中星；月令則十二月備舉之。堯典惟求之初昏，月令則併求之旦，而必考日行所在，以見中星去日遠近之度焉。而日之所在，或舉月初，或舉月末；中星又或舉朔氣，或舉中氣，皆撮大略言之，亦可互見也。朱子嘗曰：天無體，只二十八宿便是天體，以是知中星之轉移，即天體之轉移也。熊朋來曰：太陽行度與昏旦中星皆以中氣過後言之，堯典、月令皆然，若專指一星而謂此一月專在是星，則固矣。俗儒謂堯典中星與月令差，又謂月令中星與今逐月中星復差，初不思中氣有淺深，中星有推移，就月令每月所指三星而謂是月專在是星，宜其不合矣。愚按：太陽以逐月中氣後移一辰，自有定法，如昏旦中星只當以月建對衝昏旦互求

之孟春昏中之星即孟秋旦中之星孟夏旦中之星即孟冬昏中之星不可拘一月一星傳曰火中寒暑乃退六月初昏心星中而暑退十二月平旦心星中而寒退此即求昏旦中星之捷法也後學不諳厤術章句之儒又以天文迂遠而不可信此等處遂至日用不知失其傳也亦已久矣

東風解凍　節

蟄蟲始振在東風解凍之下仲春言始雨水則雨水為二月節疏云漢時以驚蟄為正月中雨水為二月節劉歆作三統厤改雨水為正月中驚蟄為二月節祝了經亦云驚蟄本在

雨水之前考工記註月令以啟蟄之日曰孟春中氣也唐一行改在雨水之後周禮考工記注啓蟄正月中太玄卦氣亦以驚蟄在雨水前豈闘于雨水下注云律夾鍾今雨水在驚蟄前未知劉歆所改抑亦一行所改果何見而云然也編中如候氣之法其詳不可得而考四時之食其義不可得而知未易強解亦難臆說偶拈此一段以見今人之學不如古人事事精詳亦以見漢儒之書襍出衆人間多附會也

是月也以　節

德貴宣利故曰布令貴無私故曰和行慶施惠二句正其事也慶字承行慶來賜字承施惠來曰下及則博而易失之壅滯故又欲遂行曰遂行又恐速而易失之差錯故又戒不當總如陽春之播蕩無一物不沾被其漸澤也

乃命太史　節

典法即司天之典法也自其大而有常謂之典自其詳而有變謂之法下初字即指典法以之為常正所以守而奉之也王者奉若天道莫先于敬授人時故于孟春節命之

是月也天　節

祈穀開斯民足食之源也全重親載躬耕上

是月也天　節

王命是統命冢宰命田舍方是專其責于田畯下皆布農事裡面事

是月也不　節

稱兵必有天殃是不可之故從我始又解稱兵變天道三句又解天殃春為生氣之盛在天為生道在地為生理在人為生紀變之絕之亂之即殃也

擇元日命　節

成群立社曰置社則民固有社不命不敢擅祭

命有司省　節

刑陰事，故不用于陽氣發動之時。

是月也玄　節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想當取義于此。弓矢以射，男子所有事，帶以弓韣者，示其有能受之者也。授以弓矢者，予之以所求之祥也。

日夜分則　節

全是因時行政，齊人事之不中者，以歸于中也。

天子乃鮮　節

節宜陰陽之氣，亦輔相調燮之一事。

是月也生　節

畢出盡達，正是方盛發泄處。布德行惠，正是不內處。命有司以下，正是布德行惠處。

百工咸理　節

此老氏所謂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也。

是月之末　節

孟春已習舞，仲春又習舞習樂，故至此大合之，君臣同聽，所以習其和敬之心。

命國難九　節

陰慝或為陽害，則春氣不得其終，故曰、畢春氣。

命太尉贊　節

行爵二句，正所謂贊也，遂也，舉也。

命野虞出　二節

王者知農事不可緩，故當夏耘之時，而叮嚀申儆如此。此時一失，則秋作皆徒勞，而秋成何所望。

斷薄刑決　節

天氣始炎，恐罪人之禁于囹圄者，或以鬱蒸而生疾，故有此令。

蠶事畢后　節

如一，正是均處。

是月也天　節

蠶作既畢，蠶事告成，天子乃與羣臣燕飲，前所習合之禮樂，今遂用之，以鳴其盛也。

命有司為　節

是月陽氣盛而多旱，故有雩祀之禮，用盛樂者，聲音號訴，上徹雲霄，以庶幾天之感格也。

乃命百縣　節
水旱不時則秀而不實故雩祀以祈之
游牝別羣　節
此是養馬之政令季秋乃乘馬之政令
是月也日　節
湯平子欲以死生作陰陽之死生看謂六陽方極之際伏一
陰萌動之機所謂絕處逢生也亦自有見
君子齊戒　節
齊戒掩身毋躁一串下飲食男女聲色貨利皆從躁之一字
禮記思卷之一　六十三
失故舉聲色滋味言之然猶懼其未盡也又益者欲二字止
聲色薄滋味而又節諸耆欲心氣可定矣心氣定則形氣自
然不平雖[illegible]陰陽之爭死生之分自可保全無虞者躁字與
定字相對毋躁則常定定則不爭新裁云心氣不可分爲
定心即以養氣定氣即以平心還要心爲主所以工夫亦從
齊戒爲本定心只是安穩保全者心本來這段清明之氣這
就是養氣工夫
百官靜事　節
陰靜故曰毋靜事則不去擾亂他便是安定毋安陰不逆其安
靜之性此時陰柔初生雖未成而循序而往不爲灾咎這便
是陰之所成
是月也毋　節
用火如出火爲焚之類
可以居高　節
四可以字只論時所宜居非人實居之也下二句正上二句
之實
季夏之月　節
鄭樵中星辨曰中星之說有二堯典四仲迭建之星以午爲
禮記思卷之一　六十四
中故言日永星火以正仲夏月令昏旦之星以未爲中故言
季夏昏火中大抵巳午未皆南方則以午爲中辰巳午未申
酉戌爲火見伏之始終則以未爲中堯典舉四時之正而言
之月令舉十二時之中而言之所以不同
溫風始至　節
物得氣之先涼風未至而鳴陰之物已居乎壁迎涼風之微
也殺氣未肅而鷙猛之鳥已習乎擊迎殺氣之微也
是月也命　節
合秩芻以養犧牲正是令民咸出其力祈福不過祈民居之

安民食之足爲字作去聲讀言合言養皆豫備事尚未舉祭
也爲民祈福亦尚未祈是挹其意盖爲此耳

是月也命　節

順文明之時故染文明之色盡法正所以辨分也間色恐其
雜而易亂故曰無差貸單色欲其純而有辨故曰無詐僞法
故則質良矣等給給字當爲級

不可以興　節

通節只以搖養氣爲主蓋萬物作于春而氣主生長于夏而
氣主養故曰養氣長養之氣原自發散的非一動搖則發泄

無餘何以爲後來生成之本神農之事正所以盡力于稼穡
而擴植此養氣者三不可字凡以戒其一毋字方指人君說
舉大事即上三件此已足搖養氣況一舉大事則先必發令
而待妨之職所以搖之矣持功持字止與搖字照應此月既
爲水潦盛昌之凡一不持則飄蕩渙散而農事何所成功惟
其將持功故不可妨其事而使養氣有動搖之處也

是月也土　節

殺草之法不行所以農夫費其田而不足行水從大雨以水
然後從土潤而來並是培土育而滋地力矣是轉磽瘠而爲

沃壤

中央土

五行之氣獨不迎土者以其位中非自外至也

其音宮律　節

土於四時無定位固不必調樂以爲之主但取象以爲之配
則宮音爲盛五音非宮無以統衆音之條理猶之五行非土
無以成萬物之始終土于十二月無專氣固不必候氣以爲
之管但取象以爲之配則黃鍾之宮爲盛律非黃鍾之宮無
以爲衆音之根本猶之氣非土無以爲四時之主與

其祀中霤　節

四時皆先祭其所勝此獨先心者土能生物故貴其相資而
不貴其相剋與

是月也以　節

簡練比選厲又加精嚴專任比簡練又加親信有功之人而
任之不專則疑貳生于其間智者必不能盡其謀勇者必不
肯竭其力單以不義爲言者天地間之正氣爲義氣人間的
正直爲義人秋時天地方以義正萬物而王者可令不義之
人橫行于天下乎征之正以扶生人之義理即以扶上天之

義氣暴慢乃不義之大者。如此則姦侫有功，惡即不義暴慢。

是月也命　節

命有司如彼其嚴，而命理又如此其寬者何哉。蓋天地始肅，則陰氣將盛矣，故不可使之麤也。若嚴而不寬，則陰道本不足，而術者乃助之使有餘而麤，豈扶陽抑陰之道哉。

是月也農　節

教民收斂，務登穀，來防水患于外，固民居于內，皆所以斂而嚴其備也。

乃命司服　節

禮記思卷之一　[illegible]

必循其故，正所謂其飭也。

乃命有司　節

前已有嚴斷刑之命，故此又申嚴之。

是月也乃　節

中度以上，命宰巡牲之法。五者二句，命宰巡牲之意。備是五者，其畢無遺，當此各衆，以物件代恪妖，備當乃外心之敬，而內心之誠可知。其犧乃米事而逆料之辭，言上帝之尊而難格，今如此盡志盡物，或者庶幾其享之矣。言上帝而祖考可知。

是月也可　節

前已有修宮室之命，此曰築，曰建者，創始為之也。春可以守

乃命有司　節

完其備而後可收斂，故于是命促之，已成者能使之收斂，而將來者又早為之勸戒，無非欲節民用而使之無不足耳。

是月也易　節

此節以易關市為主，來商旅三句，乃易關市的主意。蓋使民事處下一以字可見。至來集皆至，則商旅無不至，財無不納，財不匱乏，而民事亦不便者乎。且不匱不惟下之民使，而

禮記思卷之一　[illegible]

上亦自無乏用，百事亦自然皆遂。蓋財原上下之所通，豈有商賈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途，而上兩之用者乎。中原來百工則財用足，此言來商旅則上無乏用，意正相通，不必說貢賦。

凡舉大事　節

事者，王政之所繫，數者人物之所通，類於天人相符之機。時即大數，類即大事。上二句反說，下二句正說。順其時則能從其類矣，慎因其類則不逆大數矣。

是月也申　節

孟秋命百官始收斂仲秋趣民收斂至此又申嚴之務內內
字正與季春不可以內內字相應玩無不字則丁寧凡事皆
當收斂不專以財用言天地閉藏而吾所為發散便兩不相
會凡事收斂無或宣洩則無所不藏與天地閉藏之氣兩相
會合凝聚矣

乃命冢宰　節

冢宰制國用必于歲之杪季秋為西成之候亦可推其大要
矣故有是命分國用祀典乎看祇敬必飭者戒諭之辭言外
謹其事內一其心皆當致其力而無使有幾微怠忽之不盡

也

是月也霜　節

百工不作嚴工看即前百工咸理之百工也霜降之時自當
休息而報罷然有不可以已者或半上落下又命入室以卒
其業避寒氣亦所以節勞逸也

上丁命樂　節

為季冬大合吹也故命習之若為享嘗豈有見用見習之理

是月也巳　節

季秋成物之時享所以報也嘗所以薦也享嘗皆用犧牲仲
秋已命宰祝循行至此則告備而後用以盡志盡物之敬庶
可將吾饗帝饗親之誠矣

合諸侯制　節

制亦是天子之物但諸侯須之耳為來歲三字冠下受朔稅
貢二項授曆明時王政大典以遠近定稅貢之期以上宜定
稅貢之物各有其度正所謂法與數也又戒以不可掊尅而
有所私勉其盡力于王事意

是月也天　三節

教田即所以教武故曰教于田獵田獵役命之利用旅教命

于死人之所欲莫甚于利所惡莫甚于死見利則無不勇往
以赴見危則無不逡巡以避習之于其所甚利而忘乎危亡
之險作其勇往之氣而默以消其退怯之心此先王教于田
獵之深意也習五戎二句正是教處命僕四句從班馬政來
執弓矢句從習五戎來誓之者欲其坐起有節以觀其習變
也殺獲有方以觀其不犯命也天子親獵而下以次獵之習
戒班政之事于是乎行矣皆所謂教于田獵也

蟄蟲咸俯　節

坏戶者至此而墐其戶蟄蟲亦無不務內無有宣出所謂方

溫思出方秋思入勿謂螺飛蠕動無知也

乃趣獄刑　節

前所謂務搏執斬殺必當者至此無復有淹滯囹圄者矣

收祿秩之　節

名器不可以久假恩命不可以濫加或因事例而偶開或邀寵遇之過隆于此時收其成命制其度數則仁而義之以義恩而濟之以威庶報功之典不至爲近倖者所濫觴而大官之奉不至爲怙榮者所暴殄何莫非順秋令之嚴肅行天道之義正耶

是月也命　節

釁與釁鍾釁鼓之釁同不先禳御不祥則不足以神其用其何以占之審之大凡備鬼神之用者每防邪祟之侵故非釁不可

是察阿黨　節

前言獄訟必端平又云無或枉撓至此恐有吏事之羅織同聲之附和平反不當覆盆含冤故從而察之曰是察者務必求其是也即所謂于是中尋箇不是不是中尋箇是是乃所爲察耳

命百官謹　節

謹處斂處皆從天地閉塞來此此前申嚴號令又加詳慎一番分公備私藏者

坏城郭戒　節

坏城郭而不戒門閭與不坏奚異戒門閭而不修鍵閉將以何者去戒修鍵閉而不愼管籥修之亦何所用耶件件少不得一件緊密似一件

固封疆備　節

不備邊竟不能固封疆不完要塞謹關梁亦不能備邊竟若

不塞徯徑亦不能完要塞謹關梁蓋徯徑是要塞關梁中或有於徯曲徑可以潛通可以暗度者故必閉而塞之庶可完謹以備而封疆其永固矣若謂野獸往來之路有何關係

飭喪紀辨　節

喪者人所自盡孰不欲觀美爲悅然窮人之欲而莫之節則富者僭而過分貧者歉而不足將不安其性命之情矣先王以冬爲歲之終猶死爲人之終故于此時而飭正喪事之紀律也辨之審之到底正是一飭字

是月也命　節

此與季春命工師只是一事彼因其作而戒之此考其成而戒之祭器以合度程爲正諸器以去淫巧爲正然度程雖合淫巧雖去而或苟簡粗疎有破物料亦非器之良也旣合于法又戒其淫一以功之精微爲上這便是工之誠處否則爲僞而行罪以窮之有所不免矣此皆命工師効功之法也

是月也大　二節

歲功之成祖考底之而亦臣工梱之故因烝祭爲燕飲以洽情也農事之修群臣佐之而實庶民勤之故因蜡祭爲休息以廣惠也

天子乃命　節

仲冬將教大閱故先時而飭武備武言其道如坐作進退攻圍擊刺各有方略各有節鈴故講之使明射御直言其事故習之使熟力則齋股肱以相抵而已故曰角

是月也乃　節

收是類內倿側是類外不遺欲遂肥己之謀工聚斂之計者曰取怨是天子本無怨而彼爲取之也

飭死事

孟冬已賞死事恐有不當者故又從而飭正之

命有司曰　節

作土事則必發蓋而物不得其藏必發室屋而人不寧其處此是一事看及字起大衆則衆不安其靜是又一事必一切毋之而後天時人事之閉藏庶乎堅深凝固而不可揺散也

地氣沮泄　節

地氣沮泄反上文而言不能以固而閉也諸蟄則死從作土事發蓋來疾疫也從發室屋起大衆來蓋此月一陽生于五陰之下其氣尚微唯是安靜以固養斯可爲他日發生之本如反是而宜泄不早則翕聚無餘命之曰暢月謂其反閉爲暢失時令之特甚也

是月也命　節

奄門閭三句以地言宮婦事二句以人言雖有二句以人之自外入者言此等人猶禁其入況非貴近者哉此三者皆宮令而奄尹之所當申也

乃命大酋　節

酒以奉祭祀供燕享故宜製造之得法尤須監臨之有人差貸即不齊不時等毋有正與六必字應

天子命有　節

水會于海流于川出于源鍾于淵澤注于井泉祈而祝之欲其來歲和潤澤萬物之功而無旱乾水溢之害也

是月也農　節

收藏之命業已三令五申至是月而農猶有不收藏放佚者是游惰而不聽令者故取之不詰

君子齊戒　節

身欲寧須齊戒掩身來寧身在安形性安形性在去聲色禁嗜欲然不止寧身而已凡事皆須安靜則可待陰陽之所定而不至于爭也身欲寧事欲靜從齊戒說起唯此心齊一而

不亂警戒而不怠然後可寧身而靜事易曰聖人以洗心退藏于密是齊戒之極至處形與性本不相離汨沒于聲色者欲則形勞而性蕩矣如之何其得安安形性是保一身之微陽待陰陽所定又是保天地之微陽盖仲冬六陰已極一陽初生善爲保合則羣陰退聽微陽漸長而爭者各有定分矣

是月也可　節

前此或有事有用至此旣無事無用則罷之去之其亦可矣曰可以者以其時考之則可矣

塗闕廷門　節

助字要看得圓活盖闕廷門閭囹圄此不能盡爲閉塞者于是月而亦塗之築之無非順天地閉藏之令而多方以輔助其所未盡耳

命有司大　節

以畢春氣者慮生機有未暢遂而完滿也毋揺養氣者使出長得以滋培而假大也以達秋氣者恐者游之極似蒸燬而爲厲也以送寒氣者恐凝陰之害且至慘裂而過寒也此皆節宣四時有餘之氣而調燮造化不足之偏乃聖王大經濟處

乃畢山川　節

畢是備犧牲前之未祭者因祭之已祭者亦祭之故曰畢山川有栽物生財之功四時各望祀此又畢祭之帝之大臣有贊成歲事之功四時各迎祭此又畢祭之天之神祇有燮理陰陽之功一歲未有他祭盖冬惟祈天宗而未盡也故又畢祭之重報今歲之功也

命樂師大　節

合會族人以燕飲之禮其禮盛者樂必隆故大合吹邪綴恩之盛典也能是行之析節處

是月也日　節

日以所舍之辰言故曰次月以會日之處言故曰紀星以復其故處言故曰回數將盡而未盡故曰幾歲將始而未始故曰且

專而農民　節

農事即出五種計耦耕修耒耜具田器之事也歲且更始則東作可興故當專一下之

天子乃與　節

天下無不變之法無不差之數一歲自有一歲之宜宜于今歲者未必宜于來歲何也天道人心俱是變通的所以專勢氣化都隨時轉必飭而諭之乃得其理則我先握國典時令之樞而數與法不能逃此理之外自然相宜了孟春有守典奉法之命此又酌國典時令之宜王者勤政授時之義慎始敬終之心其如天地之元氣流行于四時而不已矣

乃命太史　四節

皇天上帝社稷之祀于來歲者則諸侯之民獻其力以供之寢廟之祀于來歲者則同姓諸侯之民獻其力以供之山林名川之祀于來歲者則卿大夫之民及庶民獻其力以供之甚有以昭民力之普存而罄四表之歡心矣

禮記思卷之一終

禮記思卷之二

明東海弗如趙一

門人　義生張若[illegible]　振子張若麒　較

曾子問

曾子問曰

凡所問者皆極時勢之窮而設處其變凡所答者皆酌情理之通而不失其常所謂禮以義起權以合經也攝主還是攝喪主此時命毋哭者肅其儀也

祝聲三告　節

祝後遂哭者既行禮而後致其哀也聲訓噫歆有二意噫是傷痛君之甍歆是慶幸子之生

三日衆主　節

奉子以喪拜稽顙哭踊襄杖皆明其爲喪主也以名徧告明國之有君也此皆國祚絕續之關宗社存亡之會所係詎淺鮮哉

如已葬而　節

葬以前事皆攝主爲之故此時止告其生告其名而已前三日而即名者君方在殯使早得以慰其靈也今三月而乃名者主已祔廟不妨從容以重其禮也

諸侯適天　節

朝覲會同之出必徧告諸神而後從事者益以宗社靈寵實式憑之而出則告違反則告歸亦事死如事生事神如事人之意

將冠子冠　節

冠昏生事之大者喪祭死事之大者人生冠昏惟一而死喪不可以爲常祭奠又各有其時相值並行則吉凶有干雜之

患事勢有凌奪之虞故曾子窮其變正欲不拂乎經夫子所答體其常正所以盡其變

祭如之何　節

過猶不及與其不及也寧過其惟居父母之喪之一事乎

大功之喪　節

只爲主人悲哀不暇執事故耳

小功可以　三節

輕服輕喪兩疑曾子之意皆謂已之喪服爲重而爲人饋奠與人之祭則反自輕其服與喪而視人之事反重矣觀夫子

兩答非分義無所逃則情莅莫可解饋奠與祭正禮所當然
安可疑其輕重之倒置耶相識不過朋友交際之間非義重
恩深者比故緦以下即不與其祭雖說哀亦不與其奠也有
相識兩節問答則曾子輕服輕喪兩疑庶不落空

昏禮既納　節

事理合皇頊細數語說得直截分曉此古人文字妙處致命
一節自是合當如此但弗取后嫁一段不可解[illegible][illegible]也

女之父母　節

省問法

禮記思卷之二

親迎女在　節

嫁女之家　節

不知反後又當何如

擇日二句解廟見二句

取女有吉　節

又省問法

昔者齊桓　節

二主之二作副貳看二孤之二作疑貳看

喪之二孤　節

觀康子敢於抗行賓主之禮而不復知有君臣之分則自其
居喪之始已有無君之心矣

當七廟五　節

孔子問禮於老聃此其一也

君去其國　節

此節正以証取七廟之主以行為非禮

祫祭於祖　三節

三節又總以証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至無主耳一段老聃之
言止此

禮記思卷之二

昔者魯昭　節

按左傳公于母歸氏之喪無戚容今乃弗忍于慈母蓋兩失
之矣昭公之不知禮豈惟娶同姓一事哉

諸侯旅見　節

從天子三字正見一德以尊于天子處

天子嘗禘　節

廢字上當有一曰字

當祭而日　節

接祭作使人接之以終事亦通

諸侯之祭　節

省述法。

三年之喪　節

所飾者何情而哀為人奪則內反之情情亦虛外飾其飾飾亦虛。

大夫士有　節

恩重于親而義又莫大于君也

君薨既殯　節

此下三節皆權恩義之當否而酌為情理之中不敢以私廢公亦不敢以君忘親也。

賤不誄貴　節

稱天以誄非臣下敢私為也諸侯相誄且不可況貴長乎。

君出疆以　節

觀古人三年之戒以裨從則直以死為常事耳否得生死二字破則何處不可死何日不可死今人纔聞說一死字便以為忌諱便詫為不祥真不值一笑。

葬引至于　節

未有是問却先有是事。可見曾子原不是鑿空杜撰以為發難之端若無曾子這一問後之人不惟不復知有此禮亦并不信其有是事

子夏曰金　節

觀卬馬之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則金革之事無辟也者武王已先行之矣

文王世子

文王之爲　節

讀此二節段段要想見文王緝熙敬止之妙純一不已之心在文王亦不知其然而然者

武王帥而　節

帥字不敢字但要看得活蓋情之同不得不帥而禮已至不容有加若止遵行故事聖人之志荒矣又要知加字從文王止字看出

文王謂武　節

此皆聖而不可知之謂神讀者必欲辨其有無証其是非何不善讀書者之過也

成王幼不　節

涖字踐字下得有斟酌抗之一字非人臣所敢居周公欲以警飭成王遂不得不諱將順之小節而伸忠愛之大義抗處正是周公一段苦心着文王之爲世子也一句極妙正見周公撻伯禽以教成王者皆文考之家法夫有所受之也

凡學世子　節

看時字時過而不學則勤苦而難成當其可之謂時教曰時爾學曰時習時之爲義大矣哉

春誦夏弦　節

適都是時

凡祭與養　節

此是威儀之容節

大樂正學　節

此是誦讀之篇章大司成論說則是探討其義理之精微識解其指歸之同異

凡侍坐於　節

到問處則又反覆辨難以印証其迷悟折衷其是非

凡語于郊　節

三或字正見取賢斂才之不一其途以示廣收博採之意曲藝雖屬小技亦國家有用之材亦隨材器使者所不忍棄也故亦必品題而作養之亦見取賢斂才之心有加無已也

凡三王教　節

至交錯發形則禮樂渾融陶鑄不辨其何者爲修內何者爲修外至其成也懼恭敬溫文則又交錯發形之妙中和打成一片如元氣周流於四時之內太和洋溢於形神之表又不

辨其何者為禮何者為樂此教之之妙也

立太傅少　節

二審字不同上是行之審慎下是言之詳審下二諭字不同教諭之諭就世子說諭諸德諭字就師說父子君臣之道以其實體諸身曰德以其率性共由曰道德成成字正應上共成也慄成字益上文禮樂修內修外以至于成須由此輩輔導得人蚤諭教而豫養之也下文德成教尊父師司成總應此成字

君子曰德　節

世子名為君子者曰有和敬倫理之德也教尊官正國治都是為君時事而實本於今日諭教以成其德故曰世子為君之謂也

仲尼曰昔　節

抗法本是直道于身却極委曲于委曲迂折之中而行其忠焉勿誨之術周公臣也而竟得以遂其責難陳善之心成王君也而不嫌其有畜君愿主之名此是何等補天浴日之手何等忠君愛國之心人臣殺身而不足者周公于身而有餘此周家八百之基周公為開國之元勳也夫子贊而美之人臣那得有此相法伊尹放太甲猶庶幾近之乎

是故知為　節

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一句從成王幼不能涖阼來這見得善其君是不容已處抗世子法于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此句從以為世子則無為也來這又見得迂其身是不容已處君之于世子三句正與周公抗形說周公臣也非君父也成王君也非世子也周公且以世子之道委曲而教其君如此則君之于世子可不慎所以養之上一有字還當就君說為正君若不能養世子名雖為父不謂之有親名

雖為君不謂之有尊安能使世子係在天下之大而為人君為人父能使人耶

行一物而　節

三善皆得此得字已屬在國治上了與從道得得字不同他人行一物必不能得三善蓋為子而不兼為臣事人而不兼使人也國人觀之指百姓說曰衆知衆者者何以俗人之見若謂世子為主器繼體之人儼然青宮儲貳之尊而今且親行齒讓之禮是他這等高貴猶知有父子君臣長幼之節何況我輩於是疑而未敢信者今始曉然明白于行習著察之

間也通節只商讓二字盡之子臣之節商讓也學之即教以
商讓也道德即能以商讓也自父在以下總言商讓於尊乃
爲臣爲子爲幼的當然故先王必以是教之也祭成分知行
看

庶子之正　節

庶子所掌兼有異姓此專指同姓父子長幼蓋乎公族之人
矣明其義與序一章之大指也

其朝于公　節

此節使之知一體之誼聯其心也

其有外朝　節

此節使之知官守之嚴抑其志也

其登餕獻　節

不特衆賓長不得以客禮抗之即衆兄弟亦不得以長幼爭
之

庶子治之　節

不踰正是治處

其在軍則　節

守公禰使神雖在外而常有所依

公若有出　節

守官室使君雖出外而若有其主

獄成有司　節

讀此一段則舜爲天子皐陶爲士瞽瞍殺人一章孟子原不
是鑿空杜撰議論正通權達變之極亦天理人情之至

公族朝于　節

公與諸父諸兄齒則事父之道皆推之於諸父事兄之道皆
推之於諸兄孝弟不於是而達乎事生之道不如事死之爲
至居安之節不若居危之爲難所以爲孝愛之深宗室即正

室承重者守所重是尊之義君臣二字當輕重看指出本旨
蓋宗子所係者重有君道庶子所係者輕有臣道故曰尊宗
室而君臣之道著矣

五廟之孫　節

庶子之正于公族而事事能舉其職便是官治邦國即衆曰
有倫即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也曰鄉方即孝弟睦友子愛
之道得而各有當道朋友之所也總是人倫明于上小民親
於下意

天子視學　節

全要看觀衆二字蓋人心不聳動雖以天子躬親化導之人未必以爲觀法之準必先鼓舞其精神使之物物而效方有益也

適僎有醴　節

不徒曰養而曰孝養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養老亦所以廣孝也

反登歌清　節

登歌是太子事而語是老更事以成之長故論古道使養老之禮和樂不流燕安不亂也所語者何言父子云云所歌者何合德音云云是其語也歸于人倫其歌也切於身心此二事乃養老中禮之至大者其他儀節非不詳文物非不盛更無有大於此者

下管象舞　節

曰大合衆不但感學士凡在其中者皆然人心虛靈不昧之神至善純粹之德皆所本有者而或爲物欲蔽塞縱今復聲音感動若通達而興起之也君臣之位本定貴賤之等本別當養老之禮方行止知情篤高年愛深孝養位分有時而畧今合語之後復正之別之上之所尚不徒形之言說而實見之躬行故曰上下之義行矣始雖脫畧於斯須終顯設於儀節皆暗指三老五更國老庶老爲的

有司告以　節

終仁只在思悲適及上說其實發于孝養之本心者有及有不及便是這一點仁心有始無終了故又要終之以仁非謂前無有仁也

是故聖人　節

慮之以大句重看此大字從上禮之大者也大字即以上二大字看出記事即下舉事但記字是心中念念不忘止與慮字緊湊故接云慮之以大言先王以此養老一事謀其籌度於心曰非此無以教天下之孝弟非身體諸德之實無以行此大道慮與所以致其慎也蓋慎不過慎其儀節慮又思及所以當慎之源頭此是人性中第一件道理發他此一段真性出來則孝弟之教自人人觀感而興起要人行先要人知聖人行此禮正要使人人知得此爲大道而聖人慮之極周所以一事而諸善悉備到衆喻的地位聖人養老之心始爲快足

世子之記　節

又記此一篇者見此爲世子問安視膳養疾之常儀而文武所行發於天性本乎至德其親愛篤厚孝養兼隆不覺[illegible]周旋進退之間自有超出常情萬萬者若今人行事[illegible]文只照此背趨走幾遭問幾聲便可了事此大學之所以見於天下而古今人不相及也爲世子者可以不法文王徒循行其故事已耶

禮運

昔者仲尼　節

夫子愴然而感穆然而嗟意自深遠語自含蓄所謂嘆魯者乃自後人看出夫子當日心中不言之故實爲魯發嘆耳大道之行乃自行者即爲公即得時行道乃人去行者即爲家節三代之英不必指定是丘下面禹湯六君子皆是末逮者時不相及也有志者思欲行道而追復三代之盛也有志於魯而不獲見用于時今魯何適周公其衰矣安能以無嘆耶

大道之行　節

天下爲公三句是一截故人以下承此三句來不獨二句一截使家以下一截是故三句一截全要得帝治無爲太平有象的光景通節句句是大道之行處是謂大同者正狀其盛大道之行也講信修睦雖要歸上人說然有自然意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也

今大道既　節

所謂大道既隱者風會日流不能不自淳而之瀉人情日變不能不自樸而之巧渾噩之氣既散智故之萌漸生大人亦且奈之何哉其世及以爲禮者亦時爲之也世及從爲家來

大人即以此爲當然之禮也所謂道失而求諸禮是已城郭句亦從爲家來此所以函吾家者禮義句即從以爲禮拖出上懸之爲道揆下遵之爲法守世變人心舍是別無綱維防範之主也以正拾句正爲紀處又從各親三句來人既各懷一心則親疎厚薄彼此分別之見雜然紛出安得不本禮義以正以篤以睦云云耶故字又進一步說雖不能謀閉而不典然規畫制作之間俱關世教則謀因禮義而作何可無謀既不能盜竊亂賊而不作則誅鋤懲艾之法在所必嚴兵由禮義而起何可無兵禹湯等不是到此時才選上大人即

禮記思卷之二　十七

禹湯諸人也正所謂大人世及以爲禮也蓋天下爲家四句是渾淪說大人世及至選也是分疏說此六君子以下又就禹湯身上添出簡謹字來以著以考仍是禮義爲紀仍在人倫政事看但著字考字等比正字篤字等自是加一番謹嚴殊慎的意文武成周所處的時勢比禹湯又大不同

言偃復問　節

言偃因在執之去而嘆言禮之所係甚急如此孔子因以死生爲言則不止於執之存亡益以見禮之急也禮必本于天三句正見以承天之道達于喪祭以下正見以治人之情下段覆說上段

言偃復問　節

言偃欲盡聞前代之禮而杞宋無徵夏殷已不可考雖有二書之義與等然不可得而盡觀又烏得而極言也以是二字有無限感慨不足之意

夫禮之初　節

從禮之初說起亦是極言處飲食内有敬的意在誠意渾全而儀文簡畧鬼神亦必享之日猶若可以言人見渾朴拙太甚或不足交于神明而不知真實無僞之心儘足昭明信薦

禮記思卷之二　十八

馨香而有餘也

及其死也　節

說到飯腥苴孰亦見送死之禮始諸飲食天望地藏句直說出歸還造化之妙血氣心知魂散而無迹故曰望形骸軀殼魄降而有形故曰藏

昔者先王　節

三未有者天造草昧之初制作尚未遑明且備也何嘗無天之道人之情此時尚未以承而以治爾

後聖有作　節

上世非無火特未修之以利人宮室絲麻皆本火之利衆人
多不曉養生送死事鬼神上帝結上致敬鬼神及其死也兩
節兩以字從三箇以爲來後世承用皆是取法往事故曰從
其朔朔即後聖有作時也

故玄酒在　　節

即從以事鬼神上帝說起儀物具備而禮敬修明自爾神格
鬼享是謂緊呼應以降二句蓋格處便猶做祐也承者大錫
而我受之言感應必然之理即福者備也意要知此節節在
廟祭之前說陳列各有定在禮文禮義各有攸當即祭義所

謂慮事不可以不豫比時具物不可以不備之意下節方實
就廟中舉行說

作其祝號　　節

此節總言廟祭之禮始於古而備於今本乎質而盡乎文儀
節修明度數詳審恍惚神明之及交情文美善之兼至豈不
是禮之大成曰嘉魂魄者死者之魂魄既分惟是祭備其物
獻極其誠儼若所以事生者然死者分散之魂魄若復聯屬
凝聚而與我相嘉會豈不是幷合冥漠之中看他說玄酒血
毛腥孰醴醆燔炙合烹犬豕等即宗廟之祭益見禮之初始

諸飲食意

孔子曰嗚　　節

哀哉而又曰嗚呼感歎無聊之極也蓋我欲觀夏道杞不足
徵我欲觀殷道宋不足徵則我其觀周道乎而幽厲傷之周
道又無可觀矣意者我魯爲秉禮之國其猶有周道之遺乎
故舍魯何適而魯之郊禘非禮則周公當日制禮作樂之深
意正名定分之大防消殘澌滅而無餘不復周公得時行道
之盛豈不可哀之甚耶杞之郊也以下正明非禮之故蓋魯
之祖非天子則不宜僭杞宋之禮魯之公侯諸侯則不得僭

天子之禮

祝嘏莫敢　　節

註謂貴賤行禮一依古制則魯之郊禘便易其常者矣莫敢
易三字正忠臣孝子之心所謂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
無所不順之謂備非大假而何註訓當然曰然其福

祝嘏辭說　　節

明其義者君習其事者臣委之爲宗祝巫史之所掌此豈典
禮清明之世所宜有哉故曰幽國

醆斝及尸　　節

即一祭獻聞而魯之郊禘非禮亦自可見此處兩節非禮俱
從上非禮說來僭君者僭用天子之禮也
冕弁兵革　節
以下三節又自諸侯之僭天子者因言大夫之僭諸侯俱不
得為禮脇君者目中已無君而僭擬逼脇之謂也蓋魯國當
時三家僭竊政逮於大夫陪臣執國命記者因郊禘非禮而
併及之其感慨深矣
故仕於公　節
言臣僕之不同稱以起雜居齊齒之非禮言喪與昏之不使

以起衰裳入朝之非禮同國者言其名分不嚴等威不辨大
權旁落政出多門之意自祝嘏至此五節非禮也有不勝感
嘆咨嗟之意夫子言禮到此亦見極敝難返愈趨愈下之勢
一則曰喟然而歎再則曰嗚呼哀哉其心固有大不得已者
存也然亦總見是嘆傷處
故天子有　節
禮之失起于制度之壞故此以先王制度為言制則有所裁
度則有所限全從上三處字看出制度一定上下相安安有
僭分越禮如上文所云云者哉

故天子適　節
前言非禮皆就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說此二節又言天
子亦不可恃其至尊而有傲慢之失諸侯亦不可任其自便
而有僭越之心謹禮尤當自上始也
是故禮者　節
祝嘏以下凡九節得禮者二失禮者七可見禮為重而其全
歸于君上君之大柄見人君當執之以經國而恭敬本持無
或失墜也豈可倒持其柄且或授人以柄耶嫌微等即政別
明等即治政政得其治則君得其安此為善用大柄者矣

故政不正　節
政不正便是不善用大柄便是棄禮之國從君不安說起正
見執持大柄全在于君也大臣倍以下反上所使忠不能別
嫌明微不能儐鬼神不能考制度不能別仁義矣
故政者君　節
夫政治則君安不正則君危故曰所以藏身稱言安本於命
之地也此政字內即有禮義實不外用禮以為政也下必本
于天者原政之所自出從以降命者推政之所由行蓋欲正
本于天處降命正所謂政也命降四句即從所降命之實社

與祖廟山川五祀皆天也降于社等皆本於天以降命也殺
地仁義等正所降之政也須知降命非降祭命亦非實有號
令及人只因此等祭祀寓道示教于人耳以示教二字體貼
降命二字自明上云藏身此云藏身之固固正見其為藏之
善也本天之政是為治政藏身之固是為安君

故聖人參　節

觀上文本天殺地等為藏身之固則此正與天地鬼神原相
合無間故聖人治政只在參並上用功夫下段解上段處存
玩樂正是參並禮序民治正是治政末段只要倒串在我身

上去以正用且虛且說居中而兼總意在政事上看至立于
無過方是正的實落處所謂與天地合其德與鬼神合其吉
凶也身不正則與造化不相似何以用造化哉

故君者所　節

承上無過而言君能正身修德則建極于上而為臣民所則
傚云云要知逐就逃處若盡君道而後民盡民職禮必自上
而達下也則君者君等是禮達禮達而人各安其分無相踰
越便是分定然所以辨分達而後能定也愛死句要看得活
有禮則雖死猶生無禮則生不如死是所欲有甚于生所惡
有甚于死也非謂死盡是好生盡是不好

故用人之　節

世鮮純德而材有偏長一用一去之間國收用人之益才無
淪落之嘆此亦一時濟變之微權是為末造掄材之要法如
漢高用韓平晉武用羊杜皆為得之

故國有患　節

今之大夫遇變而不死偷生苟免則直謂之常耳

故聖人耐　節

天下中國之人不同而情同聖人有得十分透徹則非苟知

之定允蹈之道便有治的意思在辟於其義三句正所謂治
也情之發而合宜曰義情之相安曰利相害曰患既列其目
又曰所以治正從義利患之內為管攝隄防之法又曰合禮
何以治正從辟義明利達患之內定一大中至正之矩蓋人
情原有節文而經曲無非儀則故也修之正所以辟肅之正
所以明尚之去之正所以達耳總而治情不本于禮聖人亦
無有把柄無有憑據其何以齊其過不及之情而使之允然
一耶

飲食男女　節

欲惡爲大端如大學論誠意曰惡惡臭好好色蓋人情千態萬狀總不過欲惡二者盡之治情者豈必求之須從瑣細之間。

人藏其心　節

上節治情要使天下中國人有禮而治情必先知情知情要自家有禮有禮而後能以禮觀人也皆在心故曰藏不見色故曰不可測下句解上句欲惡中禮爲美欲惡不中禮爲惡一以窮者我之情一而人之情有一者仍念慮紛物之紛窮者須究夫美與惡作分之源蓋從情一不一之中直辨危微貞

禮記思卷之二　十五

勝之介其實禮即一也但一字說得渾涵對人情萬變不齊看禮字說得精實就天理節文有規矩可守準繩可循上說也註非。

故人者其　節

此總言人之所由生得造化理氣之全此理在天地間是懸空無影的件東西一着在人身便實實而可據條理之在天地者都身體力行出來豈不是天地之德然理氣原不相離非氣以成形而理于何依附故陽變陰合而人始生曰交者獨陽則不生孤陰則不成也然合鬼與神而形始備曰會者氣聚則魄自氣散則魄降也凡生於天地間者莫非五行之氣而人則氣之秀蓋物蠢而人靈物偏而人全故曰天地之間人爲貴也。

故天秉陽　節

以下五節只爲退起食味別聲一句說話蓋言人備理氣以有生必資物用以爲養而五行妙用又爲生物之本其實一本于天地之和也垂有下降意竅有上躋意此已有和在及宣播五行之氣而成四時之序愈無不和者矣然何以見之月之生明如期是其驗也原始要終總見五行既和而物生

禮記思卷之二　十六

存本。

五行之動　節

動字從上播字來迭字從動字來還字又從迭字來迭還二字全見五行之和相竭言其終相本又言其始不有所竭則流而不返不有所本則絕而不續惟終而有始始而有終運無窮而生不息此五行之妙所以爲物用之本也須知迭相竭一句是統論其理下還相爲本還相爲宮四句正相竭之實。

五聲六律　節

五行終始循環而無端則天地間何物不取正于五行其吹息而爲聲雖配之而爲六律之度數候之而爲十二月之分得而還相爲宫者一如其還相爲本者而已還字即全要得和字意出

五味六和　節

調之而爲味亦相和相濟而不窮

五色六章　節

質之而爲色亦相雜相比而不亂此總見五行之妙迭指端也意

禮記思　卷之二　三七

故人者天　節

前說德交會氣只說得人的稟賦如造化是匠人人是匠人雕塑的木偶人造化是活的人是死的到此說出箇心字端字則世間虛明變化的機關經綸參贊的事業天地做不來的功用都等人去做五行造不就的條件都等人去造則人又是靈的造化又是呆的故曰心則天地爲軀殼郛廓矣曰端則五行甚箇混沌沒頭緒的東西矣曰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見人資五行以爲養而聲色臭味所不能無踐形盡性又烏容已耶此即孟子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意

故聖人作　節

承上數章言人生天地間既得造化理氣之全又資物用聲色之養不有所以作之則者何以立防範人心之大法而不有所以爲本爲端爲柄爲紀爲量爲徒爲質爲器爲田爲畜即聖人亦何所作則而何以創其綱維世變之良規必以天地以下至四靈俱見作則意若不以天地陰陽四時等做箇根本端緒把柄等縱欲作則却從何處下手也故物可秉等是解以天地爲本之意尚未到秉物上只可指行指行論其理如此也註覆說前章一句甚好要知四靈句亦是覆說四

禮記思　卷之二　三八

靈亦是從鳥獸之肉等說起夫作則說到飲食有由似大無味不知人乃食味而生夫禮之初亦始諸飲食也

何謂四靈　節

此節又解飲食有由之故而要其四靈何以爲之畜則亦太和所徵應至順之感化也俗本章鳳凰麒麟皆在郊椰龜龍在宫沼之謂然說飲食而又曰人情不失何也蓋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也有龜以定吉凶决趨避則人各得其情之正而饑渴不至害心簞豆可辨禮義說飲食以治人情亦見聖人作則之妙不然所謂飲食有由者豈徒恣口腹之欲養尺

寸之膚而已哉

故先王秉　節

此正所謂龜以爲畜故人情不失也蓍龜之用莫大於祭故
即從祭祀說至設之爲制度而國有典禮可守人情尚有何
失之有惟有禮故有御有職既有御有職又何不序四節皆
就祭祀上說

故先王患　節

此又即承祭祀說起言祭正禮教之所由達見徒修舉故事
而已也先王欲禮之達而惟恐有不達故患之患而思所以

使之無不達故舉祭祀以御其義則禮得祭以顯設之又備
衆職以居其位則禮得人以講明之而猶患有不達也故又
以心守至正主心爲禮教所自出守有操存涵養之功至正
是本有無物之衷就是未發之中已發之和于此常惺惺而
無私欲之擾而前章言于無藏之地此端本澄源之道禮自
君心樹其防又奚患不達哉

故禮行於　節

上五箇所以字都是推舉祭之意思如此尚未實落舉行其
事也此節方是祭事舉行而神人協應幽明感格四焉字正

禮之達處義是祭的主意即上節五所以字禮是祭的節文
即此節四箇禮字故自二字不可忽前五所以及四禮字內
已含有義修禮藏了至格神人後方見出來故用故自二字
打轉結之修者整飭而無匱乏也藏者深造而無缺漏也

是故夫禮　節

一而曰太御其一而未之形也一落于數便非太矣此理氣
渾淪三才未判之始而三千三百已託根肇基於此分而四
句通是太一未二句方就禮說日分日轉日變日列則已與
自然之禮制矣聖人制之爲禮以降于天下謂之曰命頒示

曉告使人遵守一皆主于法天而已此天字該天地陰陽四
時鬼神在內而莫非太一之所爲故曰本太一

夫禮必本　節

本于天即承官于天說此一句已說完動而四句所就在人
者說更不與造化相干所謂動而之地者威儀動作周旋俯
蹈之間也列而之事者條分縷析日用應酬之際也變而從
時者千變萬化因時制宜之妙也協于分藝者委曲調劑隨
事順理之謂也此何莫非人心自有之裁制人情自具之節
適人道所常行人事所當然耶故曰其居人也曰義其行禮

之具與所行之禮儀文度數所必周吉凶家國無不宜亦何
莫非當然之義聽從居說到行正見其爲心之制事之宜而
本于天者又實切于人矣

故禮義也　節

禮仰本于天之禮義仰居人曰義之義義仰在禮中故下只
單言禮惟其切於人故爲生人之大節而不可須臾離三所
以正見其爲大端處遠便有不可已意而他人不知惟聖人
知其爲大端而不可以已故務求所以治身心事則明通天
人各得其宜而致藏身之固不敢以禮爲無所用而去之也

禮記思卷之二　三十

故禮之於　節

何爲以原道裡面有醞釀漸漬的工夫禮原是厚的而君子
以之後成其爲君子以介限上節禮之不可以已也

故聖王修　節

人不皆君子其於禮也安能皆厚而不薄情如何得其治故
聖王修明事物當然之義使人有所執守持循而見之于節
文度數之間各有等殺次第而不亂如是則人情之發無不
合宜中節故曰以治人情要知修字內兼下修陳講本播的
意義字禮字兼下禮義學仁樂的意以治內兼下以耕以種
以耨以聚以安的意然聖王何以若是其汲汲而不容已也
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百畝不易農夫以爲己憂人情不治
聖王以爲己責下五句正治情如治田之事禮有太過不及
故曰修以耕者開其錮蔽闢其荒蕪也義要時措合宜故曰
陳以種者培其本根滋其萌芽也恐有非禮之禮非義之義
故須切磋琢磨之功無使其有苗而不秀秀而不實也然博
必守之以約一以貫乎其萬惟本乎仁而後有循道而方之
所所學者納之純熟之歸不然五穀不熟不如荑稗矣
容有收斂而未聯約結而不暢又須播之樂而太和所融洽

禮記思卷之二　三十一

至順所鈞調度禮耕義種深造于從容自得之中而講學本
仁服膺于斟酌飽滿之內人情尚有不得其治者哉

故禮也者　節

上言修義之柄禮之序是分而言之義與禮是兩件此亦合
而言之見禮與義總一箇權衡既審而後制度一定則義是
活變不可泥一的禮是穩當不可移易的故曰實禮既爲義
之實則修禮以耕之又安得不陳義以種之邪

義者藝之　節

非惟禮與義是一箇義與仁亦是一箇協於義而事理咸宜

則各歸其分諧於仁而裁制不爽則各中其節有得於此則以之制事而事有所挾持以之制心而心有所主宰卓然自立萬變不撓故曰強陳義以種之又安得不本仁以聚之耶

仁者義之　節

非惟仁與義是一箇仁與樂亦是一箇抱之爲心德之全固因應化裁所自出周流而無不徧何往非太和元氣所薰蒸而融結耶有得於此則尊爵自天而安宅在我故曰守之本仁以聚之又安得不播樂以安之耶不言播樂者始終先後無一非學中之條目也先王治情可謂妙矣

禮記思卷之二

故治國不　節

次第回溯了了分明看數猶字是反言以申結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一句意

安之以樂　節

順即樂也要緊達字自一人而家國而天下正是達處既正充盈即大學心廣體胖孟子晬面盎背施於四體不言而喻正順之達于一身者如何作要言要知此是聖王治情有成效而天下人人自能如此非聖王自己身上事也曰大順者見聖王修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而人皆浹洽于禮義之中無處不充塞流行無處不周流普徧也說至大順分明挽小康而爲大同矣通篇用是謂文法直至此照應關鎖文章大有脈理處且所謂大順者節節俱不外禮義則思大道之行而欲追復三代之盛舍禮義以爲紀又何以致之哉

故事大積　節

故字承上大順來既至大順自然隨事各得其理非于以順去治事也此順之至也一句是贊歎今無工夫只與至無二樣以其包乎天下國家曰大以其大之至極而無以復加曰至順既到極至處這便有安危倚伏的根基故又以保順之

禮記思卷之二

道儆戒人君明者明順之所由始又明順之所由成則知至安之中而有至危者富自能致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矣蓋明于順所從來有道許多禮義學仁的工夫在若此等工夫一或因其治化已極而少生怠玩便到危的地步守者守此修理義之功而兢兢不敢失隊也先明後守見得到方守得定耳

故禮之不　節

明于順後能守危然究竟亦只是要守得這箇禮字故禮之不同豐殺各有當然之則豐者過于豐殺者過于殺皆此情

也不能持也無使有驕縱淫佚鄙吝齷齪之失則把持得此情定而危可常保矣要知不豐不殺即是無過不及這便是聖人自家修理以自治其情而大順之本已立故曰聖王所以順而大順之用自行此是順地之利必時是順天之時必當必順是順人之情因天地人以行順道故天地人亦以順應之無災是天地之應無疾是人之應此是無過微下節則以休徵言矣

故天不愛　節

聖王以順召順不惟無災無疾而且三才協應不惟三才協

應而且諸瑞騈臻兩故字一步進一步說有不可以一言罄者人不愛情即前親不獨親子不獨子講信修睦貨力不爲己是也則是無故乃喚起之辭節節此豈無故而然修禮二句就見成推原說人見謂推之天下事理咸宜以爲先王之達義也如此而不知先王能修禮以達義修禮就先王自己情之中節處說起人見謂極之天下天人交應以爲先王之達順也如此而不知先王能體信以達順體信就先王自己反身而誠處說起故曰此順之實也言達義達順此順之英華外見者而修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此先王實德充積而

使然也修禮體信內包義學仁樂在內而明于順以守危者亦務其實而可矣

禮器

禮器是故　節

釋回四句是解禮器其在人也五句是解是故大備故君子有禮以下是解大備盛德也疑問云釋回增美二句不平蓋人人有此忠信之美質只緣回邪牽溺于其外斲喪于其中此美質漸漸損壞了禮本天則治人情只爲之檢束收斂涵養陶鎔使放心邪氣無自而來回邪漸漸消釋美質若增而益焉措正施行有不期其然而然者竹箭有筠松柏有心脩飾貞固完全初時一箇美質矣此解其效故因其說而暢之如此

先王之立　節

有本即從上文松柏本心來有文即從上文竹箭有筠來忠信即上美質義理即上措正施行唯先王立禮本文兼備故以禮爲治身之器者亦須內外交修

禮也者合　節

禮不必指定是祭禮下段解上段天時四句是正解鬼神一句是反解鬼神幽而無形微而難知故以此發証之其實天地之外亦別無鬼神天時地財無不合鬼神亦即無不順居山以下又解天生三句

故必舉其　節

禮之大倫四句正舉定數以爲大經處這便是制禮有節至年雖大殺方見得出耳故必二字承上禮也者合於天時設于地財說來

禮時爲大　節

時以變通也禮順體宜稱以經常不易之禮故時所當順順亦時也時所當體體亦時也時以爲宜宜亦時也時以爲稱稱亦時也曰大者斟酌損益于順體宜稱之間而剤復循環

于元會運世之內即易所謂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之說蓋不爲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耶曰次者緊跟着時來時之所至順亦至焉言外便有禮非不得已而有所謂權宜禪受放伐就是古今極大之禮正古今小隊之時爲之引詩亦只文王之追孝亦時使然耳

天地之祭　節

倫也體也義也俱在順體宜之前不可就說到禮上

社稷山川　節

體即在社稷山川上見出來

羔豚而祭　節

禮欲其稱然其事不可枚舉故約畧而節言之曰此之謂稱又曰言有稱也後又曰蓋言稱也又曰惟其稱也然稱未有不合於時者未有不歸於順者未有不循其體者未有不協于宜者觀下文所舉種種可見言禮而以時起以稱終始終不出一時字正見禮時為大

禮有以多　節

非謂貴多之禮止如八節所言盡之此亦約畧而舉其一二也要知以多為貴不可如後面應犢節註云此見少者貴多

者賤意解蓋言禮有時而貴多則以用物備而取數豊為可貴耳從天子諸侯說亦是其名分殊等威之意看有以字與者字不可謂貴多之意是如何下外心內心方解出貴字意來

有以少為　八節

八節亦只言禮又有時而貴少則以簡率寡朴為可貴如天子無介云云內必借彼以形此不觀天子諸侯以下漸有等差亦不見少之為可貴耳以犢對饗㽵則犢為少以無籩豆對脯醢則無籩豆為少合觀諸侯大夫總見天子貴少

有以大為　節

大就形制看小就其所容受看

有以下為　節

以廢禁與棜禁較則廢者為下用者為高以棜與禁較則無足為下有足為高

禮有以文　節

文者禮之華也服物章采尊者極其隆卑者降而殺

有以素為　節

素者禮之質也至敬句說得虛含大十四句舉此四者次明

其素之意摘訓欲作至敬無文解註如何通得

孔子曰禮　節

皆字內含下樂字慎字意此之謂指上少小下素多大高文諸禮而言言指孔子之言稱字即註各有當然之則虛說

禮之以多　節

此二節正言其稱處以其得不以故字緊相呼應外亦曰心可見多不是勝文自主宰萬物為天地之心曰德自流形賦予為天地之命曰理詡者言能敷張也大理句承上起下發為備物皆心之樂而不容已者正所謂外心也

禮之以少　節

德產。即所謂德發揚詡萬物、致極致也、天地生物譬如此其盛。而究其極致處。自是純一不雜。無聲無臭。蓋發揚是其小德川流。此其大德敦化處也。慎獨就致齊後說、上說止以吾精微之心。而稱天地精微之德也。二節通就行禮說。

古之聖人　節

內外以心言。多少以物言。尊字從上慎字來、在此尊字有工夫。蓋樂不過暢吾懷而已。尊則把此心本自恭敬。時時刻刻。守定這誠敬。惟恐失墜。若然上四句撮上兩節言之下二句

原其所以然之故。先王制禮既唯其稱。則行禮亦必以稱爲貴。爲人不得私意爲隆殺也。

是故君子　節

前言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太牢而祭、不必有餘、此之謂稱也。故君子行之則爲禮。匹夫行之則爲僭、亦以其不稱故耳、

管仲鏤簋　節

濫則不可豐而豐。亦不謂之稱。

晏平仲祀　節

隘則不可殺而殺。亦不謂之稱。

是故君子、　節

此君子即樂其發之君子。即慎其獨之君子。慎者不爲濫與隘。而一惟其稱也。衆之紀二句。正不可不慎之意。下數節皆以慎字代稱字。

孔子曰我　節

道者何、亦曰慎而已矣。

君子曰祭　節

祭祀二字作主。六不字亦總見得慎的意出。

孔子曰臧　節

文仲不能正失禮之二事。亦總由于不慎故耳。

禮也者猶　節

此又以當字代慎字。四不可皆所謂當也。四合字正所謂備也。唯其備、所以設之貴當、然必如何而後當、故又指出箇一字示人。一字對千百字看。恐人只于應酬節文上求之、而忘其極致處也、與中庸所以行之者一也意同、蓋禮原本于大一。故其極致亦總歸于一。不得其一。則三千三百從何處起頭。何處下手。是入室而不由戶也。要知一即敬。不必添出箇敬字。此敬在行禮之先曰慎。在行禮之時曰當。

君子之於　節

二有字從上三百三千看出一誠若從上其致一也看出

君子之於　節

此又自上文有大有小有顯有微而推廣以極言之凡禮有

此九者之異設之可數者耶

三代之禮　二節

上言禮雖有九者之異而天經地義人情人紀之大禮三代

以來所不可與民變革者故殷雖尚白之下周尚赤而因于

夏周雖事尸之不同而禮亦即乎殷所以然者何哉本于道

之一耳道者天命人心之正事物當然之理乃禮之所從出

也三代既同一道則禮安得而異哉

夏立尸而　節

二節又發說三代事尸之禮由質而文其不同如此此所與

民變革者若夫其由之禮三代一而已

君子曰禮　節

禮者稱情以立文者也而言近人情者非至何也蓋人情有

二有道心之情原于性命之正有人心之情發于形氣之私

此謂近人情非至乃飲食之欲人心之情也

是故君子　節

上言禮之至者固不近人情而君子行禮亦非強作而致其

情蓋古人有見于情之不得不然而制為委曲漸次之禮故

後世率而由之以此為始也相見辭讓是致情處不然何

接七介三讓之意見非作而致其情處

故魯人將　節

將有事必先有事是于禮文中積之以漸由三月而七日而

三日是于將日中積之以漸慎之至號作積漸上看出

故禮有擯　節

自七介至此因朝禮說到祭禮又因祭禮說到擯相節節皆

作致情意看見得非作而致其情意慎之至溫之至從自然

已處生來

禮也者反　節

初即本古不忘在反修上見蓋逐末之流而不知其所從

今之使而不能有所修則先生之禮意忘矣不詔以樂正禮

之所在使有事于詔則受親之本心反掩故不詔也以修其

本心使不作樂則尊敬之本心不彰故以樂所以慨其本心

全要講得與反字合拍

醴酒之用　節

二用字不同一是已用一是不曾用只言其可用修古意在尚字其字設字上見出首四句廟祀末二句郊祀

是故先王　節

上禮也者與制禮也二禮字指得甚廣蓋昧其所主則見禮之文徒繁明其所主則見禮之體甚約可述者皆所依據在所遵守也述以明其理學以習其事

君子曰無　節

節字虛禮字實觀字淺察字深祭字慢得字緊此四句是一

篇一段說總是一意故作事四句又詳解無節于內夫兆敬兆信尚可以觀物而察物乎曰致者究竟到極致處終不能自外于禮也通節重說物必以禮意

是故昔先　節

無則物則禮無資藉而無表則禮文未必合宜故必因而致之情以文見道以器顯也制禮何如如作大事四者何與非時物之用如順天時四者何莫非致其用必之意四必字正是致的意所以然者何哉蓋財物本天地生成而生成功用因天地雨澤始見君子既達夫亹亹不已之妙安得不因財物而致其義以盡其報本反始之誠耶

是故昔先　節

首五句總是言未祭之先備官而盡職故一舉祭而瑞物駢臻休徵協應備官盡職處全要見君心之精誠戒謹意夫誠足享帝德可格天則祭已之化自無違悖而故聖人南面而立而天下大治蓋幽無不格則明無不順神歆其德則物懷其仁亦自然之符也新裁云分明是參呈漢武封禪文但有者要得他一段所以動天的精神在然若只說擇人行祭雖道聖人舉此等賢臣只教助祭更不教他做甚經事使能格

天恐斷無此理

天道至教　節

至教在須得于聖人上見雖神聖不能復加便曰至至德在勝得于天地上見雖造化不能復加故亦曰下下眾說從時祭必禮以明之先分而後合而言只要以漸遞而和上和之至就在交動交應上見蓋禮不交則離樂不交則亂非相也禮獨交則素樂獨交則偏非和之至也下之動交應見其和于交動而又交應見和之至便有與天地而和陰陽相得意思一般夫始而在東在西既法天地之分陰分陽者以定

其位既而交動交應又法天地之根陰根陽者以宣其和聲人作禮樂本至教爲至德不于此可見乎

禮也者反　節

反其所自生内便有節事意樂其所自成内便有道志意但上二句且就禮樂說未着到人身上以節以道方見出先王制禮修樂的意思要如此耳節事只是衆動各中其節有序而不亂意道志只是蘊蓄皆宣于外雖和而不流意志事是治亂之本禮樂是志事之可見者故觀禮樂而治亂可知又日所以與人者益人之一身獨處時少無時無處而不與人

則一生志事盡于此看他論禮樂說到志事論志事說到與人正見得禮樂不在器數總只一節和序而已愼者使禮序樂和足以節事道志而措天下於治也

大廟之内　節

三親字一贊字兩爲字正見敬處

卿大夫從　節

看二從字只重主祭者說洞洞三句通中君親牽牲以下之意言敬忠不足以盡之故又言洞洞等以曲致其形容之辭欲其饗欲字更爲傳神

納牲詔於　節

納牲即牽牲時事血毛即祭制時事羹定即割牲時事但彼重人此重地道字指行禮者心下說求而未得是從地之變更推出他那意思如此謂求神于庭而未必得或得之于室也求神于室而未必得或得之于堂也

設祭於堂　節

故曰二句亦是推于堂于外的意思祭非一日地非一方彼此二字儱侗說言不知神于何處來享也合上四節人纔見其爲太廟之内敬矣意

一獻質三　節

祭有輕重大小則禮有隆殺煩簡質文祭以禮爲說神就心帶禮在内

大饗其王　節

其字與字皆記者稱變之辭謂古有大饗之禮今不可考矣意者其始王者之事與要見王者報祖功宗德全在陳設的意思上取義深遠不徒備物以爲美也四海九州二句内有發四表之歡心贊天地之化育意兩言金前重内後重次末句益字正與首句呼應觀此大享所陳列索其義考其樂皆

非諸侯所得有益王者重大之禮也

祀帝於郊　節

仁包忠言義包敬言禮即上祀帝於郊等仁義在心不可見禮是節文之可見者禮中可以觀仁義則禮不是虛文舍禮而仁義茫無根據其何以觀之哉

君子曰甘　節

兩何與兩何正兩何反一句結忠信不重在美質只重他存這一點實心曰可以者猶受有個體質承載有個根基從此可加充拓體驗的工夫學者服習而行道謂行字便是學意

未何貴得人者何嘗無禮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

孔子曰誦　節

首說一誦字未說一議字能言者未必能行此見禮貴行而不貴言也然則如何而可忠信以立其本義理以行其文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其于禮也幾矣

子路爲季　節

曰季氏祭則子路之不與可知周人祭日以朝及闇季氏以爲周禮在魯故習其文而失其意雖有三句只說時之久而人不能堪還未說到與祭之人上

他日祭子　節

質明與逮闇反晏朝與繼燭反君子行禮固不欲速又惡其倦怠與其久而怠毋寧敬而速子路不必合先王之宜而得得禮之意故夫子善之

郊特牲

郊特牲而　節

須以祀社稷禮諸侯形讀方起貴字意出唯其貴誠故牲孕弗食而膳必用犢祭帝弗用而牲必用特也

大路繁纓　節

氣臭全以天故爲敬之至味則雜以人矣

諸侯爲賓　節

此節申明血腥數句用鬱鬯尚腶修正見敬不在備味上

大饗君三　節

此節申明大路數句覩三重與專席之不同正見禮有時貴少

饗禘有樂　節

其義一也而食嘗無樂此記者自設問辨之辭故有樂二句正是解註

鼎俎奇而　節

看所以之義四字不能盡去夫味而特不敢用褻味神明原在有知無知之間

賓入大門　節

肆夏之詩言天子震蛩諸侯式序在位尚嚴敬者樂主於和而以此詩奏之入門示和易中有嚴敬之節明主賓交錯之時寓堂陛森嚴之意與嘆者嘆其用樂以成禮作止有節和而不流也德即主賓仁義之德樂由陽來二句便有本陰陽之和序爲禮樂意陰陽和指在天一闔一闢各循其序說禮樂中儀文節奏萬端不同故亦稱萬物得者不過各得其和序耳又要知陰陽何以和此又須有均調燮理工夫在

旅幣無方　節

此言陳貢之法別之則不強其所難得而未嘗一概盡其財

飾之則不責其所難至而未嘗一概盡其力知字和字就指龜與金猛字德字却說在虎豹加璧之外

庭燎之百　節

齊桓公趙文子皆當時諸侯大夫之僭者而壞法亂紀自二人作俑記者明著其失正春秋責備賢者之意

朝覲大夫　節

精白乃心以事一人人臣之分也才說二君便覺惕然無以自容豈可有此敢心敢萌二君之心便是無將

大夫而饗　節

凡云始者末流之弊人皆相沿而不覺故記禮者段段指出以垂鑒戒以致感嘆言自此以前未嘗有此失禮之事也

天子無客　節

諸侯大夫之僭禮皆起于天子之失禮太阿倒持故大權旁落覲禮以下皆從天子說起

故天子微　節

相貴以等即爵不足以馭其貴相覿以貨則祿不足以馭其富相賂以利則子不足以馭其宰曰天下之禮亂者僭竊風行涵佚相尚驕奢無度恣肆莫儉尤而效之恬不知怪亦不

知何者為禮之正也

天子存二　節

存有世守意賢指禹湯功德說猶之言可以已也雖可以已而猶不已正見不忘二王處不過者文是以義裁仁此拈述之所以善也

君之南鄉　節

秩叙命討一皆奉承天道之德威而不失是謂答陽之義而剛明二意缺不可少

孔子曰射　節

節比于樂可謂能聽矣容體比于禮可謂能射矣兩何以有勉勵射者使之繹與今意不徒言其難而美之也

社祭土而　節

陽始于甲而物生陰極于辛而物成地雖以陰而成物然始地事者存乎陽故社用甲以原其始天雖以陽而生物然終天功者存乎陰故郊用辛以要其終

天子大社　節

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地之氣不達則無以生成萬物故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其氣達字從受字看出

唯其陽絕而陰受故不至閉塞而不通

社所以神　節

把天來配說正見地與天同功正是地道之神而人當思所以美報之也

唯為社事　三節

三唯字見他事未必如此單出等各勤盡其財力而無餘也報本反始正與上示本也相應總是美報處乃所謂神地之道也

季春出火　節

兩箇以觀總是習軍旅之事末四句分應上兩項謂觀其習變求以柔服其粗暴之心觀其不犯命使之不貪獲禽之利服其志故有勇知方而以戰則克不貪得故殺獲以禮而祭則受福

天子適四　節

巡狩當行之事不一而燔柴告天則其所必先者先柴之後餘事方可次第而舉行也

郊之祭也　節

長日于是日而到郊祭于是日而來有似乎彼來而凡接之故曰迎

大報天而　節

郊祭酬上天生成之功禮重心肅非他祭可比乃報天大事而實主于迎長日之至此主字有二義惟主于迎長日之至故亦仰以日爲之主必兼說方完天秉陽在上而南爲盛陽之所日者衆陽之宗而南居陽位之正就有對答之義天地之性質任自然若加以人爲之巧便與天地之性不相似性只在形氣上淺說

卜郊受命　節

祖遠而尊禀命而後卜如親受命而敬之至禰近而親卜之以決疑如依怙恃而信之至此見郊之祭不惟事天而又能事親意

卜之日王　節

親聽誓是受諫之義親聽命是受教之義教諫說得淵然不過勉其所當行而戒其所當止其義則寓于此也

獻命庫門　節

上節有司誓戒百官此節有司以誓戒百官之命禁之于王而王親誓戒之也戒者欲其敬誠于郊祭之先夜詔于當祭之時俱主郊祀說

祭之日王　節

示民嚴上者使之知所畏避知所供奉也惟其示民嚴上所以弗命而民聽上既已示之何須再命

祭之日王　節

天垂象聖人則之二語撮上文而申言之也郊以明天道又是推原之意此句與上文社所以神地之道句相對有地之道既于載萬物上見之則天之道亦只于垂象上見之蓋天道於穆無形天象顯明有迹今郊以則之是儀物所備而天

象所著天象所著即天道所顯故曰所以明天道疑問云神
明二字本不宜分此篇曰社所以神地道郊所以明天道非
以取財之大而故神之乎非以垂象之顯而故明之乎知其
分又知其不必分其于神明二字觀其深矣

帝牛不吉　節

萬物本乎天二句是配上帝之故他祭雖上于報本反始本
有人物兼舉者未足爲大今郊專祭不惜報反物之本始亦且
報反人之本始故曰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

天子大蜡　節

索也且虛解箇蜡字索饗又再解道索字八蜡之名當以經
文爲正觀主字二祭字饗字及字祭字與字分明是先嗇一
司嗇二百種三農四郵表畷五貓獸六坊七水庸八也

饗農及郵　節

祭報其功爲仁祭合其宜爲義不但及人而且及于物則心
之所推者極其慇到故曰仁至先報人而後及乎物則事之
所處者極其周悉故曰義盡

古之君子　節

使之要看得活貓虎去田害坊庸除水患皆其本性君子雖
未嘗使之但我爲民之心欲其如是而彼能代我以除害實
若爲我役使然是即使之也

曰土反其　節

於歲之終報其成功又以祈來年之始故祀之之辭如此

皮弁素服　節

上兩仁至義盡只就本節上一箇及字見之此節仁至義盡
又括上文而總結之然亦只在本節看出爲蜡仁亦從迭終
上見義盡從喪殺上見益物至十二月而已祭而送之則神
之嘿贊玄化物之助成歲功皆報之而不忍忘感生成之德

者愈切報答之思非仁之至乎以報功之心寄之素服似衰
物之終而爲之悲似居喪之服而非其正緣情以爲之裁制
因事以爲之權衡非義之盡乎

大羅氏天　節

論蜡何以突出大羅氏　節蓋四方諸侯當仲冬而遇于天
子者必助其祭祀也故其爲蜡而獵莫不從焉貢其禽于天
子則大羅氏受之也

羅氏致鹿　二節

詔是以玉命詔使者告是使使者歸告其君而述王言以戒

之好田好女不欲藏之種者總以戒其貪也其意以爲民有
終歲之勞而有一日之佚爲之上者豈可以好樂無厭而淫
德不倦乎又以民有三時之苦而獲一日之積爲之上者豈
可以好貨無厭而貪利無已乎

八蜡以記　節

順者五氣時若成者百穀豐登寬縱有二意民財稍可寬舒
用之是寬黨正爲民飲酒是縱收比合聚不同合聚者萬實
告成件件俱齊備湊集上來收則委積蓋藏如實窖囷倉是
也民息已民自息不與功君子之息民

恒豆之菹　節

以下皆言祭恒豆加豆亦即就祭說爲是一水一陸相間而
設所以表品物之備也

籩豆之薦　節

可不可字要看蓋平居所嗜之食味所好之車服所樂之樂
舞所安之宮室所便之器用皆其所安樂者若以交於神明
者而同於所安樂則褻乎神明矣豈其可常說都把不可同
只做不同看了不是

酒醴之美　節

如是而後宜者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故尚質而存誠以
期感格庶于天道其有合乎

鼎俎奇而　節

氣之清明專以旦言不復粘到尊上去日中沙石无瓅不能
容而金玉之質亦不能容是其清處天去地八萬四千里開
眼見天則目有八萬四千里之分並是其明處清者言乎其
無有塵滓無或汚濁也明者言乎其無有蔀蔽無或障蔽也
清明無如夜氣而目則全具其體如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
中不正則眸子眊焉非清明之可見者乎清明在躬氣志如
神[illegible]之以氣用者其以神用乎

祭天掃地　節

貴義義字最言作仁義義字看極好蓋義者合斷與和而成
和而不斷固非所爲義斷而不和又非義之得中皆無足貴
故必有禮和之美而後有斷制之制則剛而濟之以柔服而
和至于劇然後爲義之全而可貴也

冠義始冠　節

凡存古禮者宜遵古制失古之制則非古之意矣故孔子曰
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此亦觚不觚觚哉觚哉

適子冠於　節

喻其志。即冠義服備而後禮義立也。

無大夫冠　二節

此二節文法如連珠合璧。極妙極妙。上以大夫引到諸侯。却又從諸侯引到天子。言不惟諸侯無冠禮。天子之元子士也。是天子亦無冠禮矣。下又從天子跌到諸侯。從諸侯跌到大夫。曰象賢。則天下無生而即貴爲諸侯者。曰德之殺。則天下無生而即貴爲大夫者。然則天下又豈有生而即貴爲天子者邪。此所以無天子之冠禮也。始倒之以俗。末止之于謚。大

禮始于冠。本于昏。重于喪。祭。見冠禮之重。而不可苟如此。

禮之所尊　節

失義五句。總是明所以尊之意。言雖知使見非祝史之事。而明其義者存也。知而敬守。正是尊處。不知其義。則以禮爲古人之糟粕已陳之芻狗。必且視爲伎等之末節。學者之虛文。烏能敬守。一知其義。則述者之明。與作者之聖。精神兩相映發。情文久而愈新。兢兢不特唯恐失墜。其所以防範人心綱維世變者。恆必由之。故曰所以治天下。此正見義之所尊處。

天地合而　節

萬世之始。與萬世之嗣不同。嗣者承宗繼嗣。指一人一家而言。曰萬世之始。言無昏禮則人道滅絕。而造化或幾乎息矣。此即易所謂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也。直信二字着眼。不直不信。以之爲婦人且不可。況丈夫乎。

男子親迎　節

易曰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此只男先于女。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正互相發明。有別則一本相生。而子之所以親其父。曰親者。言恩之根于天性而不可解也。親親之殺。則

由親逮疎。其中自有箇等差。自有箇分限。就是義。然亦根于天性之發。不假添設。故曰生義。生則禮起。禮即此親疎節目之所在。人謂義總使作儀文外見。故曰禮作。禮達分定。則貴賤有等。上下相安。而萬物各得其所矣。實即夫婦有別始。昏禮爲之本與。

昏親御授　節

得天下只是以愛敬二字。廣之。師從二字從而先有出。曰始者。一出門之頃。即從此仰望而終身者也。既以知帥人。便當端其所爲帥者。易曰。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夫子制義

從婦凶也不明知帥之義必跼從婦之凶丈夫宜審所帥哉

玄冕齊戒　節

敬字結上二敬字却要從社稷先祖上見出敬來方得可以不意

周人尚臭　節

周人尚臭兼陰陽視尚氣而獨求陰尚聲而獨求陽爲尤備也

蕭合黍稷　節

凡字指三代此字指氣發臭言尚氣者此慎尚聲者此慎尚

臭者亦此慎禮不同而皆以慎心行之也

魂氣歸于　節

二先字有意殷人非不求諸陰周人非不求諸陽但各有所先耳詔祝以下從上求字生意只是言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精誠感格無所不用其求也

祊之爲言　節

八者禮中之義非釋其字也尸使祝致辭于主人有式穀承祜燕翼敬佑之意長是自身以及子孫嘉祉駢臻而弗替大是自家以至四海鴻禧寵綏而無疆

血祭盛氣　節

凡況句釋況齊貴新之義其謂二句釋明水貴新之義

君再拜稽　節

不徒曰敬而曰敬之至何哉以其心之服也何以見其服觀其一則服也一則服之甚也一則服之盡也遣總謂之服其服至于如此豈不爲敬之至蓋因服見其敬因服之甚且盡見其至也祭主于敬曰致其敬足矣又足盡其嘉何也嘉者此心之嘉樂也此心嘉樂而不能忘故致敬以爲祭耳所云物其多矣維其嘉矣正是此嘉字無與讓從自致自守看出

惟無與讓此相者不告尸以讓也

縮酌用茅　三節

祭祀必用酒故以涚酒之法附于祭祀之後上二節古人涚酒之法末節今時之法縮與涚皆涚意涚者取其彼此相濟澄濁求清也古人祭祀朝踐用醴齊則以明酌和而涚之饋食用醆酒則以清酒和而涚之灌降用汁獻則以醆酒和而涚之此其涚之之法雖時有不同或詳不可考然總猶之乎今時涚明酒清酒醆酒而用舊澤之酒無以異也

祭有祈焉　節

三有字言祭之之意有此三樣非徒修宗祀有司之故事已也

齊之玄也　節

所祭正是陰幽見則以其能思也齊則以致吾思者

內則

后王命家　節

不曰教而曰德者推吾之所得以爲教也蓋后王爲天下之君師旣能修身齊家以善其則矣以爲民亦有家不可不齊故命冢宰頒降德教于兆民使民則而象之如此篇所載是也蓋三代之所以教天下者皆以是自秦漢以後始外風俗而論政事不復以人家事爲問矣

及所下氣　三節

連下三箇敬字極妙敬者主一之謂一心去抑搔一心去扶持一心去進奉而惟恐有不加意焉是之謂敬敬可假色不可假蓋敬雖發于心尚在儀文上修飾容有勉強至柔色以溫乃敬中有愛全是一團天性流形孩提孺慕發見有意造作不出者所謂孝子有深愛必有和氣必有愉色必有婉容是也夫子故曰色難唯所欲正應上問所欲却又加甘之滑之膏之必皆之養口體中全是養志

由命士以　節

各從其事者或數子而異職或一人而異事蓋事若不忠涖官不敬非孝也日中雖治其所當爲之事亦要得爲親而廣

孝意者甘上加慈以二字極妙慈是老之所以安幼者無所不用其極者也幼者彼將此心以養其老是謂真孝

寒不敢襲　節

諸不敢字非有所畏懼而不敢也乃發乎愛敬之心形於舞蹈之際自無所容其放肆耳

父母唾洟　節

請則容有所不許然則先備灰與箴而後請恐亦兩無所親心之不孝也

五日則燂　節

少長賤貴共帥一家中大大小小就共帥時者心無二敬敬無二禮也

内外不共　節

古人謹禮於微止邪於未形類如此

子婦孝者　節

稍有逆意便非孝敬所亦順之中而不能委曲亦逆也即受命之時而不思將順亦怠也

若飲食之　節

待者何心不可以不耆不欲而遂已也此正勿逆勿怠處

加之事人　節

姑與之恐其逆也不姑使則怠矣姑使之亦恐其逆也不復彼則又怠矣總孝敬之心委曲將順無所不至

子婦有勤　節

勞則傷其愛愛又不忍其勞勞正所以成其愛愛終不廢其勞父母舅姑之心是多少委曲子婦可不處處體貼而收以逆怠承之乎

父母有過　節

要看四起字諫既不敢不說未免有厭煩不耐煩任他所為之意此意一動把平日愛敬初心都委頓了起者孝心愈加懇切敬心愈加敦篤全要把一副精神去感悟他日古之外別有挽回也既說則何以復諫此亦說而不繹從而不改之謂然諫者父覺諍諍雖吉和氣聽者必厭有所不顧也

父母有婢　三節

三節一節難似一節父母所甚愛者而不止于亦愛且敬之不衰已所愛者不敢視父母之所愛則不愛亦愛不同己之宜不宜而但求父母之說與善則全以父母為親愛雖父母没不衰則父母在不必言沒且不衰則父母雖沒如父母在

婢子庶子庶孫。猶曰同氣所生。至妾與妻、則已之私人私事。而一無牽溺、一無情戀。全憑父母為依歸。事親到此、真無氣心。知不為我。有生之、死之、唯其所命。此非仁人孝子、無此情至。若非聖賢豪傑、又不能有此善處。大舜得親順親、可謂孝矣。而浚井焚廩不能殺。帝女不告可以娶。又是何等作用。倘父母溺愛不明、所愛所惡、不合理道、則又當委曲幾諫、諭親于道。所謂父母不說而出妻者、亦只論其理耳、不必作其事也。非大孝、亦不能讀是書。

父母雖沒　節

將者未必果。一動于思。精神便有一番鼓舞振作在。

婦或賜之　節

凡新受賜則喜。凡更受賜則不自安。今舅姑受之、則如初時受賜于或者。蓋物是或者所賜。而已得借以媚膝下之歡。是亦彼所賜也。故喜。舅姑不受、則仍反賜之物耳。然物雖是原舊的、而親不我受、却似又賜了一番。始雖出于或者、今即受之舅姑、故如更受賜。

凡食齊視　節

人身內具有一天時。飲食養生、亦必外合天時。溫熱寒涼、所以養其性。酸苦辛鹹、所以養其氣。

凡父母在子雖老不坐

余事家大人、雖當遠路風塵之後、歸而省視、未嘗有坐。雖當冬寒夜永之時、侍立榻前、未嘗敢坐。以家大人庭訓最嚴、不喜作便安私褻之態。雖曰閨門之內、戲而不敬、余未嘗敢在家大人前笑而至别也。一夜侍側長談、及就寢、則兩足痠掣、骨木都非我有。余婦苦之。余因感而涕曰、後日必且求復依依膝下、再得侍立承歡如今日、斷不可得。未幾而年餘、家大人捐館逝矣。偶讀至子雖老不坐一語、遂令予踏枯魚之歎、

涕泪沾襟。

孝子之養　節

使父母之身雖得溫養、而其心有弗暢快、便非樂其心。使父母之口體雖或承順、而不能先意承志、便是違其志。古孝至于孝子之身終、其所謂死而後已也。惟啓手啓足者、庶足以當之。

凡養老五　節

五帝時風氣未開、人情淳厚、朝夕與老者親炙其仁義之容、道德之光、自得于觀感不言之際、故只以憲為主。有善二句。

正是憲也至三王既養而後乞則其乞言也可謂殺矣亦微
其禮則其乞言也又可謂略矣曰皆有惇史不但五帝養者
則記之也

禮始於謹　節

為宮室以下正所謂謹也

異為孺子　節

世子者宗社之根本生民之休戚係焉非正厥始非汲其根
烏能正厥性俾學為聖賢也宜略慈惠等於正婦德之不忒
為修身之要

姆先相曰　節

不徒曰帥而必曰欽言當敬以教之不徒曰記而必有成則
成人之道已自今日始矣

夫告宰名　節

名者人治之大者也況世子又有天下國家之重任者乎納
告之以示於衆則神明之胄臣民共仰誰不謳歌曰吾君之
子也書藏之以傳于久則纘緒之英奕世弗替傳之后人莫
不曰此某代之君也等就卿大夫說無甚關係

適子庶子　節

循其首與執子之右手禮有分別義有階級

日命士以　節

旬而見作每旬而一見為是

冢子未食　節

未食已食見有緩急則義有重輕

衣不帛襦　節

學幼儀者謂衣冠言笑居處動作等小學之常規就童子之
儀節簡者凡事安詳簡靜質朴無華不使得于輕浮奢侈或
為迂曲煩擾也諒者常視毋誑言語必信無使得于虛偽無

令涵養忠信也若謂簡為篇章之數此時尚未誦詩讀書有
何篇章可諒乎曰請肄者有所無亦有所傳習故也

十有三年　節

古人學舞所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手足舞蹈皆有四
體不言而喻周旋中規折旋中矩悉本於此無怪今人步趨
失其恒手足無所措也

二十而冠　節

內而不出者只是務為收斂深藏無滅越吾潛伏屋漏之精
神或以開其少年輕薄浮泛之性驕心勝氣總不足凝道蓄

德何以爲大受之根器，何以養大成之識量耶。

三十而有　節

三十而立，即無方亦不慮他岐之惑，以志取友，則與順正以收相觀之益。

四十始仕　節

出謀發慮，俱就仕說，而不比方物理以權衡其當否，斟酌其機宜，謀慮何克有濟。

禮記思卷之三

玉藻

明東海弗如道　撰
門人　義生張若爵　振子張若麒　較

卒食玄端　節

天子所以爲天下後世法則者，言動政事盡之，故設史職以自防。動之臧否，言之是非，左右史書之，政之得失係于樂音之和乖，御瞽幾察之，君自不得不謹言動而慎政事矣。

朝辨色始　節

此總見人君視朝聽政，無敢自暇逸之意。

年不順成　節

古之爲君者，無日不念及于生民，稍遇凶荒，即痛自貶損，凡可寬恤以甦民之困者，無所不用其極也。

卜人定龜　節

龜與墨有法可遵，有迹可見，體則吉凶變化，有隨時轉移之妙，有幽深不測之機，能其事者臣也，明其義者君也。詩曰：我龜既厭，不我告猷。書曰：朕志先定，蓍龜協從。然則君定體者，

其亦至誠前知者與

將適公所　節

思對命不必作三件只是心中思想要對揚君命者則三件都該矣書者何可否面奏之時或君召失指而致有遺忘天顏咫尺之頃或過乎威嚴而反成錯誤凡事豫則立也

既服習容　節

挵私朝是謂忽略之地然中規中矩粲然有文排之揚之鏘然有聲不知家臣之為卑矣登車是謂安逸之時然不內顧不親指與車馬之儀而並美有徵角左宮羽與鸞和之音而

相應不知乘車之為安矣由是入朝敬德之容又何如

天子搢珽　節

方正天下之義有繼皇建極表正萬方使天下蕩平均齊方正意

君若賜之　節

飲酒即飲所賜之爵也初受一爵拜祭飲俟等禮方行故禮度明肅色白洒如洒如號在四者上見儼君臣之分也一爵則君情勝於禮故意氣和悅而拜祭飲俟之禮終止不行不欲煩而瀆也三爵則君愛無已而飲禮已成又不可一於和

故謹重自得油油本自得又加謹重者蓋卑而敬猶不忘酒如之意也

曰國家未　節

不克其服是自愧之意能自愧則必務自責自修以求至乎其道矣

唯君有黼　節

君道貴于能誓師軍旅則明節制嚴紀律確然有所斷而威無不行省耕斂則助不給補不足毅然有所惻而恩無不流黼表為斧形取義蓋如此

裘之裼也　節

此正所謂裼襲之不相因也欲民之無相瀆也

居士錦帶　節

居士道藝自其有經綸之才故錦帶尚文言其克稱既久斐然成章意弟子之分修為惟敦忠信之質故縞帶尚質言其欲惟就質樸粹而已意

肆束及帶　節

勤者謂大夫士受委任親煩勞而治君之事者

凡君召以　節

不俟駕不俟車只甚言其急於趨君之命所謂君召無諾也君當其則徒行可不辭勞而跣足豈所以為禮此古人謂葛巾漉酒但當得其趣不必求其事也凡此等書每讀者宜作如是觀

古之君子　節

君子欲辟律身度故時時着力檢點吾身益辟音無非全是我行止動作之間做出來此心求得在禮樂上則宮羽角徵不期中而自中道中余在何比心裡聽出來

趨以采齊　節

此推上文玉辟之中由動眾之有節趨則恐涉急疾故以采齊和緩之詩節之行則又恐怠緩故以肆夏嚴敬之詩節之此是和之以樂尤貴中度俯仰適宜此是節之以禮趨行周旋進退皆得其節然後佩玉鏘然可議[redacted]中徵角左中宮羽矣故君子以下又皆其發心之功無時無處戒謹心中無斯須不和不樂則本來之心無物探之而出非辟之心無物引之而入玉辟之和正以發吾心之和此古之君子所以必佩玉也

君在不佩　節

曰君在則當居子與臣之節結戚不使有聲雖佩猶無也設佩以示服役雖佩非玉也居非獨處但非臨朝對羣臣時僻此正子事父之時故必設佩朝則森嚴之地此時祇論君臣故但言結佩夫者曰設佩則結佩可知朝曰結佩則亦不必設佩矣總之君在不佩玉也

凡帶必有　節

此德與聘義比德于玉不同這凡字内有工夫是凡擬服象之意君子凡佩玉有可貴之德又見得其之德不能如玉之以有象之玉而擬無象之德庶幾播介德之玉以助成我德

玉之德也往說都作表暴誇張之意豈君子之用心耶

童子之節　節

說任故盡飾然此童子亦指成童前後將冠當是十數歲上下也

君賜車馬　二節

二節皆指諸侯之卿大夫言受已君之賜則不敢經乘服受天子之賜則又不敢急乘服皆所以敬其君也

禮不盛服　節

克謂克塞其華美亦至敬無文之意

父沒而不　節

不能比不忍更說得悽慘恐矣蓋不忍讀不忍飲則直不讀
不飲之耳如曾子不忍食羊棗亦直不食之耳非也杯圈或
可不飲父書何可以不讀所謂不能者一段哀慟惻怛之至
情彷彿無有是處一展卷如對膝前諷誦吟詠之餘聲是淚
與流淨之象有讀亦不能成聲者才將杯棬見澤顏就至接
唇之際宛然菽水承歡之時有飲亦不能下嚥者說到此直
令孝子閉目啞口悽然欲絕不則幾並是天思真圖從手口
之澤但覺一見一新耳

喪容纍纍　節

要知顛顛羸羸偃偃蔫蔫正所謂纍纍也

戎容暨暨　節

暨暨是大槩形容諤諤瑀肅清明又述處形容暨暨皆戎容
所宜然也

盛氣顛實　節

此即孟子浩然之氣直養無害配義與道顛實也至大至剛
塞乎天地揚休也

凡自稱天　節

看予字即湯所謂在朕躬武王所謂惟我在也

伯曰天子　節

看力字

諸侯之於　節

看守字

共在邊邑　節

看屏字

明堂

昔者周公　節

觀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一語分明有個天子在周公特輔相之以朝諸侯耳未嘗身踐天子之位也

四塞世告　節

謂為周公所制明堂之位則可謂即周公明堂之位則不可明尊卑正前朝諸侯之意

昔殷紂亂　節

觀一相字周公心事了然矣世子篇亦云周公相踐阼而治

禮記思卷之十終

制禮作樂處都損益往代斟酌前王意大服者不但服其政而且服其德也

成王以周　節

通鑑外紀謂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于天子王使史角往魯魯公止之路史謂魯公止之是周不與之矣不與是魯自用之也則魯之郊廟皆後世之僭也明矣禮運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

凡四代之　節

此所謂周道在魯也然亦不過禮教之遺耳故謂之秉禮之國觀夫子曰魯一變至于道則魯豈真有道之國哉夫子不又曰魯衛之政兄弟也魯之為魯槩可知已

喪服小記 夫子曰小記是解喪服傳

親親以三 節

爲五爲九且說推恩之廣上殺下殺旁殺則既不失之混而無別親畢則又不失之濫而無節矣。

王者禘其 節

王立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此言王者止立四廟據月祭之親廟言之也若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不言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則祭及二祧可知矣所以不言之也山陰陸氏曰此言王者後世或更衰亂統序既絕其

禮記[illegible]卷之三

子孫有特起者若漢光武復有天下既復七廟則其曾祖禰當別立廟祀之故曰庶子王亦如之也若孝文繼孝惠雖非適子其承祭祀不言可知今經言此皆正爲庶子不祭庶子王然後祭耳。

別子爲祖 節

別子三句且分別個大小宗之來歷如此是據其初而言之下四句方說大小宗有久遠之不同又是就後來說禰高祖祖只是一個人有五世而遷之宗據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其繼高祖者玄孫也宗其繼高祖者玄孫之子也究

儒謂記文略此讀五世而遷之宗之誤也即云五世而遷之宗猶云五世則遷之宗禮遷于上宗易于下亦謂五世則遷之小宗耳若百世不遷之大宗未嘗遷易焉。

從服者所 節

從服即大傳所謂徒從也屬從即大傳所謂屬從者也然徒從不若屬從之爲重故于徒從則所從亡則已於屬從則所從雖沒而猶服焉。

婦當喪而 節

禮有七出有三不去曾經三年喪其一也此又何以有當喪

禮記[illegible]卷之三 十二

而出之條古禮殊有不合處亦不可解。

大功者主 節

死生之相收卹人道之當然今其身死而又妻子悴弱適無父母兄弟之至親者則大功當任其責而至于終喪或其適無小功之親也則朋友當任其責而至于踰期使其不幸而無大功以爲之依則小功以下其可以坐視乎又不幸而無朋友以爲之助則爲鄰者倪與之舊者其可以恝然乎是以體朋友死無所歸于我殯之義則練祥不必大功而親究皆不可得而辭推行有死人尚或墐之之心則虞祔不必朋友

而凡相識者。皆不得而拒抹其情有厚薄則處之各不同自
其爲于義者言之則各有加焉無害也。凡遇夫人之急難而
處事之變者不可以不知。

爲慈母後　節

註已命己之妾子後之此禮又竟不可曉想即如今過房之
謂當以之爲孫也

丈夫冠而　節

不言男子女子言丈夫婦人則以冠宜有丈夫之道笄宜有
婦德故也自童汪錡觀之冠而無丈夫之道笄而無婦人之

德雖以爲殤可也

士不攝大　節

前言大夫不可主士之喪。此言士亦不可主大夫之喪

其妻爲大　節

此篇所言祔廟之禮止此其文雖散出不倫然要其大義不
過論貴賤以明尊卑序昭穆以明親疎姓從其分妻從其夫
妾降其妻五者而已矣

大傳

牧之野武　節

不以卑臨尊要體貼得好。子孫卑也、祖父尊也。子孫王矣。而
不追王其祖父不將以已爲天子。而儼然臨祖父之尊乎。然
以己之私意追王焉。又不將以子孫之卑。僭用天子之號。公
然臨祖父之尊乎。惟特祡祈設奠、遂率天下諸侯追王之者
曰、此皇天后土之所嘉貺也。此天下人心之所共與也。即假
天以謚之意。是之謂不以卑臨尊。

上治祖禰　節

合族三句。正是旁治處。祖禰子孫昆弟恩各有隆殺。屬各有
疏戚。這便是禮義別而治之。則三者之外。更無人倫禮義之
外。別無綱紀。故曰人道竭矣。

聖人南面　節

總字與下治字應。先字與下始字應。先是于治道中而五者
爲先。始又是于五者中而人道爲始。人道。即治親報上人道
竭而言。民不與焉。要看得好。下云民無不足。民莫得其死。何
嘗不與民事。只言聖人先此五件。若無意治民。而民自治。所
謂不與也。一得一字是快。辭與一有元良相似。正要與下面

無不足無不贍以應那民不與爲足自足賠相濟不足不贍
故莫得其死

立權度量　二節

聖人立法因民而已民之所安聖人不強去民之所欲聖人
不與存焉其變使民不倦天下豈有敝法哉曰不可得與民
變革者蓋親親之變革而不可得也正見人道之大此聖人
南面治天下必自人道始也

服術有六　節

服何以曰術不過恩義二者流行節制于其間而已以人人

由其中而不能外能制縛得人心定不得意爲增減曲盡權
宜通變之微權遂爲一成不易之方法故曰術也

自仁率親　節

率字與至字相叫應曰自者從恩愛一邊逆推上去此漸遠
則恩漸薄故名曰輕從分表一邊遞數下來統有並則制有
始故名曰重兩答全以祖爲主只是這個祖一則名之曰輕
一則名之曰重乃天理人情合當如此其義不得不然耳此
義字與自義義字稍別又要知親親尊祖總是仁但人各親
其親或不知親之所自出漸加輕夫了故以義斷之日重要
人知尊祖亦當如親親也

君有合族　二節

此二節不開正起別子爲祖二句蓋君可合族族不得戚君
此必以別子爲祖庶子不祭不得爲長子三年此必以繼別
爲宗繼禰爲小宗

別子爲祖　節

五世則遷者也以上言立宗之法以下言立宗之義有宗此
宗字活指族人宗之而言其餘宗字是死宗但指爲宗之人
說敬宗就含在立宗內立大宗小宗而族人爲其統屬宗其

命令這便是敬了義也義字與自義義字同蓋管攝天下人
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紀支派立宗子
法宗子法壞則人不知來處以至流轉四方往往不相識認

絕族無移　節

疑問　不六世親屬竭矣然或有喪葬必袒免以相恤是其服
終有不可移者何也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親
者自當如此聯屬而不敢散也如此解方可應前同姓從宗
合族屬及敬宗故收族等語若註所云反教親者之爲疎也
食從之

自仁率親　節

此統言親親之效。見聖王治天下必自人道始。意自仁四句與前不同。前在仁隆于親一邊。方與人道親親意合。如云仁始于親。殺于祖。親之於仁固為重。義隆于祖亦終于親。則仁亦于義也。亦匪輕。仁義皆不遺于親。故人道以親親為先。○又自始以上遡。有自親親推出工夫。以下方是親親效驗。自工夫可以見君德之光顯。自效驗可以見人心之尊。承○以下復則治之樂。乃為民而樂。即不為人所議。效矣。但見始于親親而終于仁民之意。

禮記思卷之三　七六

少儀

曰某固願　節

曰固願。曰不得。自道其依慕之積誠。但無繇以為親近之路。益委曲謙和之極也。若于尊而始見。又當慎。故不敢徑請見之。常側耳。罕見二句緊接上來。益敵者雖曰願見而有時疎濶。亦曰聞名。不嫌其與見君子之辭同也。見君子雖曰聞名而或者亟見。亦曰朝夕。不嫌其與見敵者之辭同也。若如註說。既曰朝夕。名豈至此後聞且以朝暮相見之人。而一則曰聞名。再則曰聞名。有是理乎。

禮記思卷之三　七七

受立授立　節

授受必以禮也。徑情直行者直立相授受而不坐。故曰。性之直者則有之矣。

不疑在躬　節

不疑者不示人以可疑也。

不貳問　節

貳問。是問龜筮所謂再三瀆也。問卜筮。是問人志則否。嫌于干人之私也。

請見不請

看一請字有懇切乞求之意于見所以將其誠于退遜以彰其慢

事君者量　節

不入而后量乃反言以致戒耳甚言其不可不量也范𤣥之干項羽賈誼之干漢文皆不量而後入者也

不窺密不　節

方近術習而流于狎一句解得其好論說故舊之非問非君子之道即有恩德及彼而見諸語言自為德色亦非長厚者所為

禮記思卷之三　十八

為人臣下　節

以下美上易至于諂以是止非易至于驕能諫就驕不諂針諫行更妙危緣分君心國事有張有振作意掃有刷蕩滌役字緊承此二句更切

毋拔來無　節

來往只見向背之意一句解得甚妙全要看註中倒從倒向二倒字有趣原非直前而來主意在西故意忙忙向東走是拔來也亦非中道而止方纔出門不覺十步九回頭是報往也意其人其必藏頭露尾有始無終之人祗見其手忙脚亂

刀回馬轉耳

士依於德　節

依德即明明德游藝即格物依德即約禮游藝即博文必依德而後游藝見循其序既依德而又游藝見會其全

穆穆皇皇　節

美者威儀以此為美也穆穆皇皇有四意係俱二意既要穆穆又要皇皇兼全交濟始見其為美耳不作保氏六儀亦得

執虛如執　節

此村盈之道慎獨之功二一如字全在心上形容俱敬字出

禮記思卷之三　十七

犬則執緤　節

犬名若韓盧宋鵲之類即所謂守犬田犬也

賓客主恭　節

恩險是一事隱情是一事度是一事然却又要作一串看所謂心存危懼慮周險阻審己情以度彼情斯能制人而不為人所制也

君子不食　節

肥美謂腴不食圂腴不為口腹之欲而加意芻豢以恣行宰割之謂如嗜雞雛者啖以松子灌以酪漿所謂圂腴也

衣服在躬一　節

不知其名則不能顧名思義所謂文以君子之容遂以君子之辭實以君子之德者皆所不知也豈非虛生天地之間不過一襟馬襟牛而已

家國靡敝　二節

凡此非徒以節物力亦所以示修省亦所以回天變

學記

發慮憲求　節

要看他足以不足以處是何意思發止一念未全在人故耳

就賢體遠　節

未足與不足有別動與化只爭有意無意之間

君子如欲　節

君子即下古之王者如欲其必繇相呼應學兼教說

玉不琢不　節

學對琢字看便有如許磨礱砥礪的工夫在建國君民便是

欲化民成俗的提出教字來則學方有着落若教不先立學是學個甚

雖有嘉肴　節

學然後知不足一語非身親經歷過不解作此語意境淵此說到知困然後能自強則教與學原不是兩事曰相長曰半正見不能舍教以爲學此所以教學爲先也知困不是教者困要參要參

古之教者　節

這便是卽教以爲學有塾等是教之地一年等是教之時其

中之所得者則學也五段莛有淺深至論學取友便也不是沒見識沒眼力的人了必須到知類通達強立不反方是左右逢原地位故曰大成

夫然後足　節

夫然後三字正與前如欲其必轉相呼應足以又與前所足以遏相關鎖

大學始教　節

學道之益全在一點敬心看得這道重便知其中意味淵深自然用心研窮才有實得後面學之成就皆從此點念頭造

端將去所以將此事做入學第一件

宵雅肄三　節

朱子曰聖人教人合下便要他用既要他用須教學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乃為稱職故令歌之又歌反覆玩其旨趣使他立志之初便要做忠臣孝子嘉賓賢臣非勉之以功名勢利也

入學鼓篋

孫字從鼓字看出蓋鼓聲讙動最能滌人粗忽之心而啟其遜順之念

夏楚二物　節

威不專在威儀上心肅則容敬也

未卜禘不　節

游其志存其心學不躐等處處俱要想像得孫的意出方妙

不曰大端而曰大倫首見為一定之節次序不可紊而功不可缺如此大則不可不先引詩正應大字在官則為事在士則為志

大學之教　節

此節正是游其志存其心不躐等處不學不能出見必有之

意興此學字又說得鼓舞振作樂比安字又說得酣暢厭飫

四為字抑揚起下文勢如波委雲屬極咏嘆之味致深長之思正是必有的意思

夫然故安　節

安承上安字樂承上樂字三句緊緊收拾上文離經辨志敬業樂群六句意至此不止不成而大成之能事畢矣敬字結敬道孫字結孫業時字結時教退息修字結藏修游息字字關鎖

今之教者　節

今之教者與古之教者相反上半節與游其志時教必有正業等相反夫然以下與安其學等相反只說大意不必句句分貼全要得責備今之教者作教失道哉無無術所致

大學之法　節

看法字曰法者一定而不可易亦復因人而異其施或有時不言而不爲秘或迹若相反而實乃相成此皆大學教人之法則而涵育薰陶之微權也曰教所由興則化民成俗可必由之矣

發然後禁　節

如人身血脉之失調則某經發爲其病如造化氣候之或乖則災祲層見迭出可不愼哉

君子既知　節

要看兩所由字知字內有端本澄源拔本塞源之意既字又字都不閒道强開是所由興牽抑達是所由廢達作不好看即上多其訊言及于數是也和易思雖獨學者說要覺是教者有以使之喻字下得甚妙所孟子不言而喻之喻後百罕譬而喻能博喻總是此喻

學者有四　節

君子知教之所由興則教者無有失而不知學者有時而失教亦何由而興曰或者未必皆如此失而亦時或有然者知心後能救失如良醫察脉切方察其標本而後投以藥物方可投去病根邪火既退元氣自復補瀉得宜腠胑可療而究出看

善歌者使　節

其言也三句正善教處可謂繼志內有使人意切其說在學者身上去

君子知至　節

首二句倒解是一意爲師數語是因上文可以爲人師一句極言師道之大以其無所不備故師也者故字可玩惟師係君道故師是人君所以爲君者言有其講明而可以爲君之道也師之所係其重何如又引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見師雖聖王所不敢廢也

凡學之道　節

凡字雖說得寬然承上三王四代唯其師說來即就人君當自嚴其師以率先天下看亦無不可觀曰尺知敬學亦自可見曰弗臣曰無北面正嚴師處此非樂道忘勢之君能盡者

王之色者不能也故曰嚴師為難

善學者　節

如攻堅木之下全不說堅木而易字節目字解字但從堅木上影出方妙如撞鐘之下却全說撞鐘正意言外見之且鐘不重撞待其從容二句即在大鳴小鳴內蓋隨其大小從容以盡其有優游不迫之妙非一鳴輒無餘響者善學善問弟子自進于學善待問即進弟子于學故曰皆

記問之學　節

聽學者所問之語必自家心領神會到融化貫通處乃能隨

所聽而答應之與記問正相反力不能問力字要細玩正與答大應大扣小應小此與憤悱之教同舍之不足與他俗以從其自悟意力不能問四句正聽語的實事亦聽語的活法

良冶之子　節

可以有志于學處許循序漸進之功深造自得之妙有箇榜樣可效法有箇門路可向往也祭字內有惕然猶有意不然弓冶之子及駕馬者之不如矣

古之學者　節

有類醜類正所以比物若不倆類引伸則事物紛賾錯雜何以比而同之文欲分次辨別使一物各具一理彼物不越于此物然必齊其類而一之如繪事可以明素約切磋可以論貧富是也蓋比物是格物窮理的工夫醜類是旁引曲喻的工夫學師二段是正意鼓水二段引起耳

君子曰大　節

全要從四不字想像出大字意又要從四大字想像出本字意君子是學為聖人而求合乎天道者志內有務本意

三王之祭

通節說祭川指點出個本字與人看此之謂務本一句是影說即水之有本以明學之有本而君子所當務也

樂記

凡音之起　節

看他反覆說去節節相生章法最奇一節緊接一部樂記

樂者音之　節

此節是上節註疏上節一句解一句此却一節解一節感于物方有六者物無感六者亦泯于無其實物即六者非有二也此二句正關鎖其本在人心句

是故先王　節

人人有感人人不能慎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正所以端作樂

之本又關鎖上兩節起句文字亦自呼應

凡音者生　節

此節又言感於慎不慎之異上禮樂刑政總是政句法與下文宮亂則荒其君驕俱倒解

宮為君商　節

此先慎所以感之者無怗懘之音即不荒等而君之不驕等即在不亂內看出亦即在五為字內看出為不止象也直不必添衆音

宮亂則荒　節

此不慎所以感之者文法亦自錯落不似漢人訓詁

鄭衛之音　一節

此節又証上節甚言感不可不慎也

凡音者生　節

首一句結首三節次一句結與政通矣以下三節審聲句又結哀心感六句審音句又結治世之音六句審樂句又結宮為君五句治道備矣一段又結生于人心一句幾於禮矣一段又結通倫理一句此節全是頓跌出一個知字來蓋必知然後能慎感也文章亦如層巒疊巘

是故樂之　節

前止言樂上節始兼言禮故用是故二字領下以後都禮樂雙說通節三段都是一段解一段文字前古將以教二句仍是慎所以感之者一結上一起下所以下文緊接好惡說

人生而靜　節

性字從六者非性說來欲字從口腹耳目之欲說來知字從知聲知音知樂知政知禮說來見得慎感當慎知這個關頭要緊節正是慎知去反即上反人道之正反字感是物來感我化則我隨物去滅天理而窮人欲便是極口腹耳目之欲

了要知有悖逆詐偽之心以下。便是知聲而不知音的禽獸便是知音而不知樂的衆庶上文禽獸衆庶其淺者

是故先王　節

上面人心人道人生物感人人化物都是人自家無節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云云原非強世不過以人治人節原是人自家有的但人不能節而先王為之節作節字內有反字意亦有平字意總是先王慎所以感之者一節意故用禮樂刑政一句仍結一句脉如貫珠人自不曾照管出

樂者為同　節

此正人為之節的工夫禮樂原是一個人若截然分為兩事不能無弊合情飾貌自下六句一步趕一步總是禮中有樂樂中有禮等矣別矣正之則貌飾和矣均矣受之則情合仁義是性中原有的不曰治民曰民治正人為之節道治字反大亂之道看至民治行則上面同出乎反逆條一句都結了

樂由中出　節

至則不勝無怨不爭則不流不離樂達禮行民治無不行矣又結上節暴民一段又總括讓而治以上四句正無怨不爭之實節也

大樂與天　節

即頂上大樂大禮是又從禮樂源頭說天地鬼神且不能違而況人乎明是後面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前說禮樂之義此曰禮樂之情漸入漸微事時名功皆非情也合敬同愛即合情飾貌不流不離仍是結上節文字步步迴翔處上關鎖

故鐘鼓管　節

器文兩段是分既殊事異文合敬合愛爲情則器文總是文

文內亦少不得情述作明聖又結明王以相沿句明王無知情識文者即聖明之人

樂者天地　節

此節又申同和節又申知情節前則流則離是用禮樂的病則亂則暴是制禮樂的病明于天地又不止知禮樂之情識禮樂之文而已與禮樂即述作之謂見制禮樂者亦要從源頭上做出來也

論倫無患　節

上說器文總是文未說情此又說情官質制總是情知者知

此而已識者亦識此而已情卽在文之中非明聖不能知若夫以下則並祝之爲文耳且又結明有禮樂幽有鬼神二句文字盛水不漏

王者功成　節

此節又覆說事與時並名與功偕二句功成十二句句句相生句句相承樂極則憂二句是不相沿樂之意益相沿則樂極相襲則禮相矣曰敎便是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何有相沿之失曰備便是大小情文具舉斟酌損益成仍何有相襲之弊大聖薦功大治辨看

天高地下　節

前說大樂與天地同和畢竟是兩個後說樂者天地之和亦未說明此云天高地下六句見天地渾淪見成有個禮樂在也前說仁愛義正此說春作夏長非惟禮樂本于天地仁義亦本于天地近樂兩句見得行矣興焉禮樂與天地不是兩個近禮近樂仁義與禮樂亦不是兩個至樂者二句則天地禮樂仁義鬼神打成一片一滾出來而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之旨始暢然無余蘊矣總天內不止由天作便有敦和率神從天意在聖人一如其在天地者也末二句正反過制則亂二句段略申總上文

天尊地卑　節

此節中說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一段如此兩句又結制禮以配地見得禮樂雖制自聖人原不是憑空杜撰出來的成象成形二句卽在上文看出是總說不必添日月星辰等又另作一事成象者已成一個禮之象也

地氣上齊　節

此節中說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指一段

化不時則　節

不時不生便是樂不足敦和率神而從天無辨亂升便是禮不能別宜居鬼而從地天地之情與禮樂之情一而已矣正反結天地官二句

及夫禮樂　節

此節又極言敦和率神而從天二句之義樂著二句卽就上極蟠一段看出曰著大始者天之所以生物而樂發揚昭著之與下二著字一樣此已有著不息意地之所以成物而禮收歛居存之此已有著不動意天也地也二句緊緊趕說樂卽天禮卽地也曰天地之間者言天地間不過此禮樂一動

一靜除了禮樂更無天地也故聖人曰一句正結作樂以應
天二句

昔者舜作　節

此與下一節是又申說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以爲民立
論亦自好文法亦一步深一步說

大章章之　節

黃帝居先何以從堯說起存之備矣口氣亦自有推本意觀
下文語脉自見盡者不能更加一番作用也觀此節則五帝
殊時不相沿樂而民與功偕蓋可見矣不相襲禮亦可知矣

天地之道　節

此節又申說過制則亂過作則暴事者教中之節目條件也
爲樂內已有德在善即時節行象德又伸至傷世無功

夫豢豕爲　節

摘訓說此節只重樂者所以象德二句極見發象德即承上
行象德說來豢豕一段正見禮綴淫去皆以禮終又結此句
著其教一段又結象德句感人兩句正可以善民心去教即
承上教說

夫民有血　六節

篇首說音之起由人心生又說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人字
說得寬此却單就民說七箇民字煞有味乃治世之音安以
樂六句註疏也正見先王不可不慎所感意所以下緊接是
故先王本之情性云云

是故先王　節

本之性情緊承上數節來使之緊承人道來暢交連說爲這
不暢則不交也中外字指樂說最好四者交暢于無聲無形
之中而發作于有聲有形之表到此則陰陽剛柔總是一團
太和渾融貫徹而天人之和都來湊聚于樂上人道之實驗

也暢交即從不散不密等內看出發作于外便是安其位而
不相奪也不是兩層然後以下重在教人邊不是推是先王
作樂到極和用地教人却也要如此省字作簡省看文采不
省必且流于淫蕩淫靡如何纔德厚事行原有稱序意在不
雜不比如何象事行到此沒有失一邊觀上樂已不相奪此
又曰之理都說好說惟樂觀其深故先王著其教又結上句

土敝則草　節

此節句句與上反看曰賤之所不著以爲教矣

凡姦聲感　節

此又總承上兩節似結似過以起下是故一節與焉緊跟成象說有應應字即應之應字分明是和曰有應者起下句耳若有倡無和便無應何以各歸其分惟各歸故萬物各類激歸分尚為樂類動方到物也回邪不好曲直是好即曲禮曲字倡和以下句句倒翻上兩段文字大有關鎖

是故君子　節

用是故起者惟其感人如此是故君子修身以為作樂之本反情句即君子自家纏德厚比類句即君子自家來事行不留六句反說使耳目二句正說

然後發以　節

然後字緊承上志和行成來發者發此文者文此此五句為作樂之具奮至德之光則五常之行無不道動四氣之和則生氣之和無不合以著萬物之理則親疎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無不形見于樂到此已極樂之和是故下為經又反覆形容和樂之玅曰小大相成不待律之而無不稱曰終始相生不待比之而無不序曰迭相為經雖有各歸之分然變而不失其常和樂之玅如此故以之教人則四達不悖而樂無不行和敬和親而倫無不清一人則耳目云云天下則移風云云又極言以形容和樂感人之玅也文字亦自錯綜變化而無端

故曰樂者　節

此雖承上兩節解樂字之義實申說前面樂也者聖人之所以樂也一句得其道即指志和行成

是故君子　節

此又總結反情句結反情節廣樂句結然後至為經一段樂行句結樂行五句觀德者可見君子樂得其道也

德者性之　節

德即承上德字說見樂與德不是兩個詩歌舞作一讀三者即指詩歌舞曰其志其聲其容則本于心可知其字即心也惟其本于心是故情深云云氣盛句非偷也和氣充盛而教化自神樂行倫清等可見和順二句又分結情深二句不可為偽信乎其為德之華也為偽與偽為不同以字可玩為字是不好字天下事一涉作為無有不偽者矣一字之玅如此

樂者心之　節

首三句與上節不同此由終而原其始也三箇其字亦與上不同指樂言是故六句治飾之事再復二字可玩奮疾二句

總言樂舞之義。得疾從先鼓三步再復內看。極幽在動字本字內看。不隱在象字飾字內看。惟其善所以獨樂云云。情見二句。承獨樂二句。君子二句。承偹舉二句。看亦好。情即前反情情深之情。義即前制之禮義。順正行義之義。更見字立字衆既爲大君子。又安得不動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飾耶。

樂也者施　節

次兩句。解首兩句。末兩句。又解次兩句。文義明直。

所謂大輅　節

前說夔始制樂以賞諸矦。故天子之爲樂也。以賞諸矦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穀時熟。然後賞之以樂。到此故舉其事以明施報之意。出自天子是施。以賞諸侯是報。

樂也者情　節

情即上反情情深情見情字。理即親踈貴賤長幼男女之理萬物之理理字。前曰爲同爲異。此曰統辨。意又深矣。前曰禮樂之事。禮樂之情。禮樂之文。此曰禮樂之說。從故聖人曰禮樂云來也。曰管乎人情。又何流離之有。管兼統辨。情兼情[illegible]

窮本之變　節

此節又極言統同辨異之妙。首四句見樂禮辨晰精微之極曰窮曰知。眞不可變。曰著曰去。眞不可易。禮樂以下。見禮樂充塞周流之盛。曰之情之德之神之體之節。同異盡于此。曰僾逮降興蕤領。統辨亦盡于此。說微說顯。說內說外。說天說人說玄說妙。禮樂之說。此所以管乎人情也。

是故大人　節

是故亦承上來。舉有開創振起的意。昭存明著動變的意。要看將爲二字。此二句尚虛論其理也。歸字妙。有歸根復命意。所謂貞下起元也。

樂者非謂　節

此節是疑其精粗之體。託流樂師兩句。覆說童者舞之宗祝商祝。覆說有司掌之。德行不必分和序孝敬。對藝則爲德。對事則爲行耳。上下先後。以位序言。有上有下等。則直以德藝事行言矣。如是則本末兼該。前文具舉。然後可以有制于天下。要看然後可以四字。叅必如是。庶足統同辨異。而管攝乎人情也。

魏文侯問　節

要知子夏所對。是就古樂中。支次序。安板眼。不中否。不中聽。無枚點動人。無新奇可喜處。說起正文矦所謂唯恐臥也。而

不知君子則以爲就是這箇裡面有無窮之妙有不盡之趣反覆論之而不息極口稱之而不置故曰君子於是語然也就在這箇裡頭可以探討古人制作之精意想像古人風氣之流風尚而論焉愿而必焉論而知焉聖帝明王可以面質虞夏殷周恍以神遊故曰於是道古修身二句正道古之實見得古人修齊治平總不外此此古樂之妙也發者有他有多少含蓄意思愈發揮而愈無窮也

今夫新樂　節

此就新樂中做作打扮跳笑飛舞可令人喜可爲人聽處說

起正文侯所謂不知倦也然樂終是鄙靡無甚意義索然無有趣味耶竟上不的口說故曰樂終不可以語者之咸英韶濩那有此等斜作問之五帝三王何曾有此妖淫故曰不可以道古新樂之發者有他這等鋪張裝演殘洩殆盡其中一些古趣沒有也說得文侯爺甚扯淡

今君之所　節

夫古者三字著眼正子夏道古處兩然後字見聖人作樂之深意不是爲供耳目之玩飾觀聽之美也德音者聲律弦歌內皆是綱常倫理德音就是樂了又云之謂樂言這才叫做

樂正賴針文侯新樂之如此二句引詩不止証德音又進一步說言德音非惟爲一代之雅樂帝王所以開國承家創業垂統者總不外此試觀王季有明類之德克君長而王大邦文王承順俾之德受帝祉而施孫子正此德音之謂也樂豈易言哉

今君之所　節

曰淫志溺志便有不肅的意曰煩志喬志便有不雅的意字側注說下德即和敬之德亦即志也但志尚騎墻耳曰祭祀弗用則不能修身及家平均天下可知

詩云肅雝　節

引詩言古樂可用之祭祀正以其和敬相濟也又曰何事不行者見修齊治平之理亦不能外也肅肅雝雝迭說覺風味悠長

爲人君者　節

上言弗用是聽則一當好一當惡明矣謹字內有以道制欲意然已看破了臣民感應之機全在于此非徒一人之好惡已也故下即趕說其速如此兩則字便見孔易意四語從君說到臣合君臣爲上從上說到民從好說到爲既好且爲無

不行從行說到從文字璧合珠聯時作兩平對二句一意矣看他從君倒卸下來一箇傳一箇一步跟一步何等嚴緊何等利害人君好惡尚可以不謹耶

然後聖人　　節

聖人有見於好惡不可不謹故先以質素為本而後脩聲容之美此便承靜諧和喻意在官序貴賤順看此二句亦指祭時言只重倫叫于當時又法垂於後世此古樂之可法可傳而為人君之所當好也

鍾聲鏗鏗　　五節

此五節是說樂聲中所寓之義無窮可以動君子之思不止象也八箇立字說者都解不出蓋立者把就中所寓的意義明明昭揭出來卓然獨立起來如準的當前標表在望聲一入耳恍然如在目前其振球人處如廉者使之斖然作其鼓動人處如怯者使之躍然起方見立字意出古人文字之妙又復真真寫生的的傳神每一節無不包含通肖切如鍾聲鏗一句下面號橫武都是鏗裡有的意思都像一箇鏗的光景又宛然畫出一箇武臣的模樣君子聽之如何能不思

鼓鞞之聲　　節

彼亦有所合之一何是解他思的意君子平日先有此心故一聞樂聲所寓的義遂不覺聲入心通潛合默契而自不能已於感嘆慨慕之間安得不反覆致其展轉想望之情耶此正子夏點醒文侯擬轉打動他忍他恐臥之意原是心中漠無契合泛無思慮一任其音韻鏗鏘祇覺索然無味與自己毫無宛轉關生之意故耳六箇君子聽正從他口中兩聯生下針砭

賓牟賈侍　　五節

五節凡六問六答問處一節反一節答處亦一句反一句夫

子若逆其所答之意以起辨難之端賈亦若自左其所答之言以立強解之義所以病字恐字及字皆有意以觀聖人總手把武王說壞了故夫子明以聲淫及商詰問他至反覆叩之賈亦惺然知非武王之志荒矣武王之志既非荒則上文方不得其衆等答皆非其旨矣不止兩答非也夫子至此方曰唯曰是也亦自可見

賓牟賈起　　二節

賈疑夫子是也之言以為已答之皆是故另問遲而又久之故遲之即備戒已久舞人未就位時也遲而又久即總干山

立舞人出就位時也夫子且未細答賈之所問而先証明所
答之非象成即作象武功之成說總于六句猶言這是武王
的事那是太公與周召不與武王相干也下方詳言其為武
王之事曰事則非武王之心可知矣且夫一節總言六成之
象原不重在此只要就中抽出四伐分夾二象言之方歸到
久立於綴上以申明武王之事然日始而再而三而四而五
而六有有從容次第亦見進久之意此正象成處

夾振之而　節

夾振四伐者武王不忍一人衡行于天下不得不誓師牧野

殺伐用張以盛其威于中國戡亂之道利用威也

分夾而進　節

分夾而進者進一日則民受一日之害早一日則民沾一日
之賜救民之師利用速也然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者三
千協力八百同心有人歸我之勢無我取人之心蓋威雖盛
而不敢遽逞其威事雖齊濟而不敢倖成其事所謂遲而又
久意蓋如此而猶未也

且女獨未　二節

牧野以下又是克商以後事看他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行大
賚放馬歸牛櫜兵建櫜論功行賞反前日之所為而新一時
之觀聽其氣象甚從容其節目甚詳密此豈一日之所能為
且象之遲而又久也未及下車與下車可以世之遠邇論蓋
遠恐其淪沒之已久故封之急近則知其苗裔之尚在故封
之緩也

散軍而郊　節

上是偃武此則修文之政五者扶持綱常宣敷文德滌清其
暴戾驁悍之習開導其忠敬孝弟之心教射教士教民敬道
庚此乃文道化成非可旦夕責效亦是象遲而又久處

食三老五　節

若此內有多少斟酌多少作用在言必若此而後周道四達
禮樂交通則字不可說快了方見遲久意也然則周之成功
若是之遲歷時若是之久樂之象成亦宜夫遲而又久矣所
謂武王之事如此

君子曰禮　節

不可斯須去身兼治心治躬致者推而致其極即中庸致中
和致字有種日生數與亞見致意信然覺說到人上此二
句亦非進一步說不過發其妙耳蓋信是易直子諒之心純

然而無偽一毫人力不參感是易直子諒之心凜然其常惺
變化自然不測

致禮以治　節

嚴威方是就自家身上有威可畏有儀可象説休把下和樂
之心有物探之而出鄙詐之心有物引之而入既意云元氣
傷而客邪中外貌句薄雜撤而寇盜窺極妙治躬亦猶[illegible]
説正見禮非止儀文而已也

故樂也者　節

動内兩句是明治心治躬之故極和二句就禮樂説言禮樂

本是極和極順的所以治心治躬者必要推而致其極也不
致則不極矣内和而外順正從致禮致樂到了極和極順地
位則民二句就外邊淺淺説德煇二句方徹底言之重德理
二字蓋民未必有致樂致禮學問所可瞻而望者不過顔色
容貌而已何以弗爭弗慢若此以所動者皆德煇所發者皆
天理自然精神相爲感動故耳此二句解上二句

樂也者動　節

此節大有關目之妙而人不知上以禮治躬樂治心分内外
言之似乎禮樂是截然兩件你看治心説到不言不怒治躬

説到不和不樂明是樂中有禮禮中有樂了又説德煇動于
内理發諸外明是樂動于外禮動于内了恐人看不到此故
只得明明説出曰主其減便不是專在外曰主其盈便不是
專在内減而進四句是正解主減主盈意減而不進二句是
反解故禮有報一句又總上文合説見禮樂相資爲用相濟
以成雖分動内動外治心治躬而總與反俱是説向禮邊去
俱是從根本不顛上看所謂有報有反者禮也是要報本反
始樂也是要反本歸原也則樂即上莊敬和樂正見禮中有
樂則安即上安久天神正見樂中有禮故末云其義一也言

致禮致樂都從心上做起而治心治躬豈判然分爲内外截
然分作兩事耶

夫樂者樂　節

此與前故曰樂者樂也不同這樂也内亦因人情之懽樂而
作樂以道之意不能免者言本人情而作樂遂以樂而治人
情有樂則治無樂則亂必須用樂也聲音動靜是就人身上
説不是樂曰術者性發爲情是其機關靈巧處曰變曰盡就
含有生亂之意了曰不能無者勢所必至也以道之是往正
路上引掖他反上不爲道看言先王制雅以述王政制頌以

矣盛德使人有所樂使歌咏舞蹈這箇以開發範圍之也三
使其三足字要重看是先王制雅頌之意要如此還不曾到
樂處論處感動人處莫錯認了人也玩而已矣三字不使句總
反上三句說方字甚妙從上衙字生來蓋立之爲方使是情
之不可變理之不可易而機謀術知即不至流于荒亂矣立
字又反上變字看

是故樂在　節

上九句是實說樂之感動人處除却上文使字意矣三箇和
字着眼故樂者以下又說先王制雅頌不是容易做出不是

外面粉飾一本於自心之和耳一即未發之中和即已發之
和皆一者至靜無感之中而有窮本知變之妙即中庸所謂
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一不流于二
三則和自不至于流蕩而樂之本立矣節節反覆俱從和字
做出來曰所以者這等才能使之同聽而和敬云云也不命
歸重先王身上上句是本人情而立乃以人治人此是本巳
心而立乃巳立立人

故聽其雅　節

上九句又解上所以莫不和親等之故得廣得莊等則聲
動靜直雅頌以道之自不至爲亂此其所以同聽之而莫不
云云也故樂者三句又總結之曰天地之命者樂即造化賦
予流行之理爲吾人生身立命之元無樂則爲大亂之道而
化育几乎息巳不止教命也人心原有中和有樂乃有管束
不至於亂故曰紀

夫樂者先　節

喜怒各有一定之分各有當然之則所謂儀也得所即從上
兩所以字內看出曰所以飾喜云云這理向使行者而不
威而不猛意盛者盛大充滿之象往極于天下只服于蔡亂

太和何等飛冷聲靈何等抑揚故因盛矣

子贛見師　節

子貢一問全無尺巳之思師乙一介樣然乃人之見看他開
口四語便不是相淺人宜也宜字與下宜字一樣宜歌處只
說德之近與趣之同不必說到相濟上而靜而正等只順說
不必用一反直巳而陳德一句說得歌之如何等情切嘆繁
不必說未歌之前又高一層意了然直巳直是把自巳的真
身和盤託出一毫委曲回互不得凡所在之德如寬靜柔
正等却一一陳設擺列在眼前一毫掩藏隱匿不得分明以

歌爲見身說法傳神寫照不見得宜歌意出如舊說便是歌
能直已不則直已而後能歌上下文脉不貫矣夫歌至直已
陳德則已非形骸血肉之軀渾是性命流行一派天機鼓蕩
故曰動已一動則我與天地一氣感通一神貫徹中和位
育之理全收陰陽五行之宰在握天地應焉亦自然之符耳
下皆天地應處如此則歌豈一吟咏之末而已哉其所宜處
只豈止彷彿聲音之間而已耶

故商者五　　節

故商者節是德亦不至春而歌亦能變化氣質涵養德性曰

保此則還其所本有不至蹤得而必先要知上節尼不之道
此節是人之道觀此則師乙學問豈是小可

故歌者上　　節

此又極言以形容歌之妙故歌之以下復解故歌者一段言
歌者何以上如抗云云長言之云云咨嗟音物發之際咏嘆
淫液之間非抑揚宛轉鏗鏘悠長何以倫躬其欲曲暢其情
耶說歌到此但覺天籟于此元聲繚繞而感振奮精致和鳴
天地應絕不是影響空談師乙豈是等閒人只字亦如試金
戛玉鼓瑟吹笙記者于此曰子貢問樂然有味夫歌至于直

已陳德天地感應則樂之理已全備于此不止是問聲歌亦
即子貢所問之樂也一部樂記以音起仍以音結開鎖自然

雜記

諸侯行而　節

綏乃車中所執者，以其綏復，亦如生者授之以綏。望其登車而復來也。

凡訃於其　節

曲禮曰：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君雖壽考，猶以不祿訃臣子，欠謙之意也。

大夫訃於　節

他國越境，恐聞流言不信，故曰使其實者來告曰不祿，是實想當嗟痛，不須驚訝也。

大夫為其　節

兄弟者，父母之兄弟也。

士為其父　節

士非大夫之適子，可知。方氏曰：生者貴，死者賤，則服從死者，嫌若臨之故也。生者賤，死者貴，則服從生者，嫌若僭之也。

大夫之庶　節

畢竟不是適長，幼之序不可以貴賤廢也。

士之子為　節

父母弗能主者，不專以父母為主，所謂祭以大夫，葬以士也。使其子主者，即上文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也。

大夫附於　節

重世嫡之本宗，故大夫不妨自屈而祔于士；重朝廷之命爵，故士不敢自僭而祔于大夫。

違諸侯之　節

此言違而仕者，違而未仕者，聞舊君之喪，仍反服。今俠傳所謂未臣焉，有伐其國者，反死之可也；既臣焉則反死之則不可。

祭稱孝子　節

祭所以追養而盡夫一身之終，喪所以哭亡而止于三年。孝則為人子孫終身之行也，故祭必稱孝；哀則發于聲音，見於衰服，蓋三年之禮而已，故喪止稱哀。

大夫冕而　節

可也語意反跌，正言其不可也。看二句連下，氣脉自得。

暢臼以椈　節

通是者工記文字。

弔者即位　節

諸侯爲二三兄弟之國故生則有聘問會同燕饗之禮死則有弔含襚賵哭臨之禮皆所以敦睦友邦式相好無相尤也此先王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爲正之具也

襚者曰寡　節

即前所言諸侯相襚以後路與冕服者蓋是禮也

上客臨曰　節

臨應親至故其辭如此

如三年之　節

陸氏曰禫而後纖纖吉服也知然者纖黼衣綃冠絅知之也

三年重服雖當既纖其練祥猶行鄭氏謂未沒喪者已練祥矣鄉當父母之喪未練祥也然則既纖在禫之後明矣

○子貢問喪　節

敬足以盡禮故爲上哀足以盡情故爲次矜足以盡容故爲下顏色在乎面目而面目者情之所見也故顏色欲稱其情戚容兼乎四體而四體者服之所被也故戚容欲稱其服蓋稱情以外稱內也稱服以本稱末也

○請問兄弟　節

山陰陸氏曰凡居親之喪哀眷常浮于敬故哭泣之哀顏色之戚有圖不能盡書不能載者矣故孔子言之如此兄弟之喪存乎書策若親之喪求情于言意之表可也

○孔子曰少　節

孔子稱之曰東夷之子也非特美其能行是禮又美其能變夷俗也論語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少連之行可與下惠爲徒則豈特如孟獻子之流加於人一等而已哉尚子皋君子以爲難又不獨彼一人而已也

親喪外除　節

外除內除皆言日月已竟服重者外雖除而內未除服輕者

不惟外除而內亦除也

○免喪之外　節

路陌父死母告以貌類父終身不引鏡近於日懼溫奧父名屈終身不聽孫竹近于心瞿爭問哀甫之處感觸倍其戚容應其目如此而後可以服三年之喪然則人服三年之喪者有矣可以服三年之喪其誰乎蓋尚子皋則少連大連齊庶幾矣

子游曰既　節

如將軍文子之喪之類是也

○或問於曾　節

句法甚好諸不甚變換而意極委折

非爲人喪　節

非爲人喪則敵者爲問遺尊者爲賜予若爲喪則無論敵者尊者自有賵賻合之常禮在不拘拘于問遺賜予之跡分別而各言之也

縣子曰三　節

如斬二字說得割絕悽惻令人心刺擬非孝子不能有此創訓例也亦自矢忍人人

○孔子曰身　節

王鷄骨支床仲哭泣備禮仲雍曰和嶠生孝王戎死孝陛下不應憂嶠而應憂戎若王可謂殺于毀矣觀孔子所云則阮步兵散髮箕踞飲酒食肉不徒以其達而已矣

○曾申問於　節

中路句才八字耳寫孝子意境真至曲盡孔子不取弁人孺子泣而此取嬰兒哭者此泛問哭時故舉重而始死時也彼在葬欲當哭踊有節故異

大功之末　節

既卒哭則不必未矣故亦可以冠取下殤之小功仍須末也

國禁哭則　節

以其禁哭故止朝夕之奠日即位自因仍行奠禮但不敢哭耳

○孔子曰伯　節

喪禮有情有文疏衰文重而情輕大功文輕而情重如知此者則豈徒循行喪禮之故事而已耶所言由文失故者其言其得禮之意而不徒習其儀文末節也

升正柩諸　節

茅色自宜于內禮且以表哀素之心焉楚軍前茅亦以兵凶器也今之喪柳其遺意也

○孔子曰管　節

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相齊之業可謂賢矣然有功而不必有德有才而不必有禮故能九合諸侯而不能治一身能一言省刑而不能善一祭言其功與才則孔子稱其勲勞而荀子第其優劣言其德禮則曾西所不爲而孟子所不與也

○君子有三　節

問學行茶轉摇而無止法是任不得手脚的安得不思勢不
足以固其位而失之者鄙夫之所患也德不足以稱其位而
失之者君子之所恥也惟其知所患故終至于無恥惟其能
有恥故終至于免恥

恤由之喪　節

今之士喪禮孺悲之所學孔氏之書也

子貢觀於　節

蜡與吾人何相干子貢觀之而夫子曰賜也樂乎王政所在
聖賢不肯于此草草放過蜡者既勞之而後報之以澤皆欲息

之而故惠之勞之其來也久故言百日之蜡息之其及也均
故言一日之澤

張而不弛　節

弗能者不特民力易憊而上亦難操弗爲者下戒其因循而
上亦貴于明作二一字不可閒閒看過有緩急相濟規矩至
適之意語氣倒重弛邊有一番振厲須要有一番休養有一
張自是少一弛不得文武當不知其經幾許斟酌費幾許調
劑也

廐焚孔子　節

觀論語子退朝則廐焚之時孔子不在家鄉人故來相救護
自是少此一拜不得然當日胡不聞有束帛以賀者

孔子曰管　節

此等舉法所以不免爲僕覇也夫

內亂不與　節

內亂不與然則周公石碏非與此又力之能討者也不然則
趙盾之已不踰境可以免董狐之筆矣

贊大行曰　節

贊大行書名亦奇想尊爲行人出使之禮儀而記其文與事

與

諸侯出夫　節

夫婦之道合則納之以禮不合則出之以義人倫之際有所
不免也故先王亦存其辭焉由此觀之古人出妻亦自常事
史書所載見于孔氏者三而曾與孟亦傳有其事信不誣也
不獨七出之條而已也觀內則子放婦出而不表禮焉想亦
有自舅姑而出之者也

孔子曰吾　節

孔子食于少施氏而飽少施氏有禮也食于季氏孔子雖欲

行禮季氏必是不知故不辭不食肉而飧凡禮必施之于知禮者若爲不知禮亦難行孔子見陽貨亦只爲以禮相先耳

納幣一束　節

一束是幣之數下二句又是遞解這一束也束五兩以多寡言兩五尋以長短言

禮記思卷之四

喪大記

明東海弗如趙偕

門人　義生張若獬
振子張若麒　較

疾病外內　節 總論

一部喪禮儀注文公家禮祖諸此夫人當疾革死喪之際時遞勢迫人雜事叢舉動易至廢亂孝子惟有哀迷故制爲復沐含斂哭踊之節男女各以類相從執事各以次相守不惟

送死者得以盡其誠信而死者亦得以正其考終制爲弔臨祝拜殯葬之文賓主各循其位貴賤各安其等不惟禮節極其詳明而孝子亦得以節其哀毀此先王重其事而大爲之記也周官以喪禮哀死亡孟子亦曰唯送死足以當大事爲人子者何可以不讀是篇

小臣復復　節

死者不可以復生爲物自然之理而又必爲之復聖人制此豈虛禮哉亦以禮義之經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孝子之情苟可以生死而骨肉者無不爲已況於萬一

有復生之道何悼而不設此禮以致其哀痛迫切彷徨無聊之至情耶

大夫之喪　節

倉皇哀亂之時喪次直如此嚴而有辨承衾而哭四字又直說得親切凄涼

君喪虞人　節

代哭之禮似屬修文情至則哀哀至則哭又何必代此蓋爲國喪奔走執事不得與于朝夕哭踊之位者言也

共無女主　節

曰無無主則亦必有所以爲之後者

甞人沒不　節

先此等事不惟孝子哀迷中不暇爲此然亦不忍爲故付之百執事者然亦須先事而備習知其數方可臨時不誤

君之喪子　節

食之無筭者不爲勸侑之節也如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士三之類

既葬主人　節

先食乾肉先飲醴酒者不忍遽忘其哀而遂爲之放飯流歠也

既葬若君　節

此即近人七七後百日後爲孝子開葷之禮

君將大斂　節

小斂大斂件件停當此所謂附于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

君大夫馮　節

總言之皆謂之馮尸分言之則有馮奉撫拘執左肯之異言馮若與死者相依也言撫則猶育之也言執若不能捨也言

奉若舅姑在焉拘之婦人從一君猶有所拘然也

既練居堊　節

既練君謀國政異乎既葬之不言國事矣大夫士謀家事異乎既葬之不言家事矣或言政或言事者主在上則曰政兼在下則曰事

禫而從御　節

下句解上句不是兩事

君於大夫　節

小斂在先大斂在後喪事以哀爲敬故大斂而往者明禮之

常小歛即往者特恩之賜也

夫人弔於　　節

君於外內婦既殯往夫人于大夫士之家亦往弔之然則弔內子士妻之禮亦在其中矣主人迎而先入門右夫人升而自阼階待夫人猶待君也主婦拜稽顙于下執玄纁箭臣禮也夫人之行世子實從之世子視祝而踊夫人則視世子而踊也退則送于門外婦人迎送不下堂而特至門者為所尊變也其來也主人迎于門外送亦如之代主婦而伸敬也門外者男子之所有事婦人迎送不出門雖對所尊而不敢變

也古之君臣猶一體也頭目手足疾痛惨楚彼此無不相應君臣猶一家也父兄子弟吉凶休戚上下無不相關視之如一體故疾則君三問再問喪則君或撫或踊視若吾手足之將折焉視之如一家故君喪則大夫士位乎東世婦士妻位乎西不翅父兄之痛也及臣之有故則君視之夫人視之世子視之真若子弟之失亡焉然諸婦之至君所惟喪祭為然詩曰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侯方問疾弔喪則不入諸臣之家夫人之行必與世子偕其勤也亦不苟矣

君裹棺用　　節

此所謂附于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

凡封用綍　　節

至于死而生之事畢至于葬而死之事畢至于封而葬之事畢自斂殯以至葬封古人禮制有一事一物不周詳盡慎否然此皆謂天子諸侯耳夫子不曰斂手足形還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

祭法

祭法有虞　節

雖所立所配有不同總是祖功宗德不敢忘則尊祖敬宗不容已此帝王所不可變古今未之有改也故以爲祭法郊鯀處劉靑田辨之甚詳至謂一私其父而逆于舜又逆于天天其弗享夏后氏之郊矣禹聖人也而敢爲是哉亦自辭嚴義正但旣著爲經縱出漢儒之附會畢竟不當尊傳而當尊經也此說詩信書者之在人善讀可耳

埋少牢於　節

祭不一其地不一其物不一其時皆是法處法者垂爲祭祀之常經亦各有隨在而取義意

大凡生於　節

不變更立正是法

天下有王　節

親疎多少之數正是法

是故王立　節

以下九節正所謂親疎多少之數亦正見其爲法

夫聖王之　節

通重民上天之立君以爲民也故先王制祭祀亦止報其有功德于民者雖冐下意不必分屬

共工氏之　節

天下九州無一不爲民也

鯀鄣鴻水　節

雖殛死亦是以死勤事

文王以文　節

文治就他那發政施仁上說如治岐之政是也武功就他那除殘去暴上說如牧野之師是也其當文而文當武而武亦時爲之也

及夫日月　節

節節民字俱當着眼

祭義

祭不欲數　節

兩廄之處有反躬實踐身體力行之妙悽愴怵惕四字讀之
惻然心動非其寒一句更自凄絕要知數也無是心疏也無
是心煩也無是心怠也無是心不敬也無是心忘也無是心
樂字從怵惕看出乃哀之極也來從如將見之看出疏意云
霜露既降萬物感陰氣以俱死而祖考之神若與之俱往云
云看合天道處亦自好

致齊於內　節

志意如何思思到此則血氣脈臟都非我有矣看他許多思
想只要求得一箇見字見其所為齊者見其居處笑語等也

祭之日入　節

見與聞俱從無形無聲中恍若有形有聲曰僾然肅然愾然
又是有形有聲時還歸無形無聲容聲二字甚妙聲若存容
也歎息之聲親亦以幽明之隔為恨也描寫到此全是神氣
往來不可測識不可思議僾然等俱就親說只以想像形容
得之

是故先王　節

不忘不絕就平日說此即是愛與慤意此已有存與著意但
未到齊之日祭之日尚在不可見之中一遇齊祭而致其愛
則無不存致其慤則無不著致者精專純一舉吾心而致之
冥漠以交乎神也存即上見所為齊節著即上僾然節著存
不忘句又翻色不忘三句敬兼愛慤看前五思思到親身上
去只是追慕這一思直思到自己身上來便是全副的工夫
這一思是前五思的張本

君子有終　節

終身承上終身來這也便是他不辱處觀下文文王忌日必
哀可見

唯聖人為　節

聖人饗帝事天如事親也孝子饗親事親如事天也鄉之包
上三節意看齊乎三句正鄉之可見者

文王之祭　節

忌日以下反覆推明如事生兩句意如見如欲色正是忠處
祭之明日以下又推明引詩之意惟樂與哀半安得不又從
而思之半者樂與哀合併齊流迴環無端如論語一則以喜
一則以懼不是截然兩念也喜處正是懼處樂處正是哀處

要知逐句逐段想像他如事生如不欲生兩句意出

仲尼嘗奉　節

此與上節是舉文王仲尼正見唯孝子爲能享親字句重疊不見其贅正古人文字之妙濟濟者容也作一讀者字即之字下句方解

孝子將祭　節

虛中者心本無事後可慮事心本無物後可共物也正與起下面慌惚意

宮室既修　節

孝敬之心從洞洞屬屬看出至也與從如弗勝二句看出此是從容貌以推其心也兩奉承而進之俱屬孝子庶者幸而不可必之意或者疑而未敢定之辭此正慌惚交神處慌惚二字可言而不可象此等志意又從虛中來

孝子之祭　節

此節又解志意之慌惚何以與神明交盡緣盡其慤焉云云看盡字盡其禮而不過失句更說得精妙這便有使賢者俯而就不肖者跂而及意進退必敬總上四句如親聽命又狀必敬句

孝子之祭　節

此節正言其進退必敬如親聽命則或使之也可知者即心之無不盡而可以知其祭之無不敬也其立之也一段正祭可知處諭也愉也欲也無一而非敬之所在故曰敬以詘云云下固也一段反言以見孝子之祭曰失之矣孝子必不如是也

孝子之有　節

事死事生俱要如此此全重孝子之有深愛一句洞洞屬屬又解如執玉二句須知如執玉數句之中俱要從深愛一段深愛意出方說得與儼威儼恪有別總以愛而行其敬也

先王之所　節

三段一段解一段至孝何以近乎王蓋孝而曰至則必仁民愛物豈不是王者稅藏胞與之分量近者論其理也惟孝近于王所以先王必以貴老教天下而使人人有親人人知孝天下豈不定乎教字正應首句治字領字正應前句定字教之正所以治之領之斯足以定之矣

子曰立愛　節

三段步步趕說下去正見所以領天下國家處立有建極之

意如有等殺之分教字要看何嘗諄諄然命之而鼓舞斯民
之意自在兩貴字從上數貴字來先王以此爲貴民亦因其
所貴而貴之矣用命者用長者之命也不是上命

郊之祭也　二節

首節敬之至從天子致敬于天而民因感化之亦各致其敬
故曰至次節敬之至從天子身親其事而百官執事莫不恪
共乃職進退唯謹故亦曰至

郊之祭大　節

主日就是祭天主日而配以月亦總是祭天

祭日於壇　節

此節雖爲朝日夕月之禮其實言主日配月之意蓋天地間
不過日月代明晝夜不息而後氣行不乖百物皆化則天地
周流合同皆日月之功致和只在氣化上說不必說到物生
上日出于東連下有總承上兩段而收結之兩明上下等還
就日月說而陰陽自在其中

天下之禮　節

兩天下之禮見此五者是天下原有的但人不能推明其極
所以不能以厚以尊以立云云耳合此五者內便有致字意
曰以治正所謂以厚以尊等夫人鬼交修教養其學幽明咸
理和敬兼施如此方完全還他一箇天下之禮無分毫欠缺
無些微遺漏而天下猶有奇邪而不治者耶對奇邪則禮爲
天經人紀萬古倫常之要道矣

宰我曰吾　節

人生則氣魄合而爲人死則氣魄分而爲神爲鬼聖人見得
生存時氣與魄原不相離今身雖死亦必合而一之曰鬼神
使人知其義理不涉于粗迹形狀不墮于虛無故曰教之至
教內有啓天下尊敬奉承之心而思報本反始之意此處且
漫說盡至者可由而不可知可思而不可議也

衆生必死　節

此正合鬼與神之意通節描寫出箇盛的意思來令人毛骨
振悚正埋伏下面畏服根子

因物之精　節

此以下細說合鬼與神爲教之至要有禍福唯其所命意服
有吉凶惟其所從意

聖人以是　節

未足者恐民無所依據遵守也故築爲宮室云云正是教之

至處

二端既立　節

此又就其所行之禮，一一指示他報氣報魄，總是教之至意。教民相愛三句，舊作酬酢餕餘說，殊覺無味，然又不能別有所解，細思當云報魄以後事鬼神之禮盡矣，然一味求之窈冥恍惚而不可知，則民情反覺有支離疑畏之象，故又教之以相愛而行旅酬之禮，使情意徧及上下，大澤必及，施惠無間，這便見一體流通之意，即人與鬼神亦不過一氣之相感召耳，故不徒曰教之至，而又曰禮之至也。此三句亦要理會得，合鬼與神意出方見聖人制禮精妙處。

君子反古　節

首七句冒下五節看，逐節俱要見致敬發情竭力從事，不敢弗盡意，是以二字看眼，致其敬等都從這點心來，此節敬之至至從見而躬親上看出，此見柔盛之必絜。

古者天子　節

以朝君之服而朝牲，故曰敬之至，以視朝之服而巡牲，故曰孝之至，要知官之敬，皆天子諸侯之敬有以使之也，此見犧牲之既成。

古者天子　節

此節是養蠶重其事，下二節獻繭隆其禮，以人君之尊，夫人之貴，而件件事事無一不身親，無一不周到，詳審戒謹祇慎便可想見他致其敬，發其情，竭力從事，以報其親，不敢弗盡也，意出然一本于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之一心。

歲既單矣　節

此所以爲君服與以祀先王先公之意，即在言衣上見，而郎重其辭，自不敢忽其事。

及良日夫　節

數遂字俱有節文，俱見慎重意，此敬之至也一句俱要從上文逐段看出，此正古人不可及處，若今人必嫌其爲褻瀆，不則必厭其爲煩勞矣。

君子曰禮　節

觀此處把主娍節合作一章，則禮樂合一之旨了然矣，必得主娍一節，而後治心治躬，動內動外，始不作支離歧見，此作經者大關目處，添一句而天下塞焉，正解前章舉而措之無難矣之意，易云雷雨之動滿盈，水在雷上，雨意塞于天地之間，雨一下則塞意亡矣，惟其致故塞焉，惟其塞故舉而措之

無難塞是翕聚處舉而措是發散處

曾子曰孝　節

尊親必做天子看不惟世上再無大孝公明儀一問亦復呆甚先意承志諭父母于道便是大孝尊親參直養者也併不敢下一能字然則能養亦不是容易

曾子曰身　節

行父母之遺體行字莫輕放過眼五者是踐形的工夫五者克盡方完得箇體字五者皆敬所貫敬全在行字內做出來已有下文能終意在

亨孰羶薌　節

此節正發明孝在于敬如此內已含敬在所國人稱願可見孝敬之心人人都有一見孝子便稱揚羨慕則孝豈不是教衆之本此處書脉却不重教只重本孝兼敬說至其行事可見處如上亨孰等只謂之曰養養亦孝所不廢但要敬以行之故下遂連云養可能也云云卒字即父母既沒四句至于能終方呼做行父母之遺體仁者以下又極言君子之所以慎行其身處不過仁禮義信强盡之總是處處體貼這箇孝字件件完全這箇孝字則孝豈不是教衆之本樂刑俱在心上看

曾子曰夫　節

此極言以收結衆之本教曰孝一句意橫四海言其大莫能載也推而放四句言其此心此理同也通節俱就孝道自然能如此上看不涉人身上的作用也

曾子曰樹　節

又中結仁者仁此者也引聖言爲証

孝有三小　節

此節書儘有妙義可惜爲傳註硬加一楔在眼中都被抹煞

小孝中孝大孝正從用力用勞不匱看出自有等差何必添出天子庶人等只說慈愛其親而忘己之服勞奉養便只以手足奔走爲左右就養的豈不是小孝何必指定躬耕尊仁安義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的事自然無有仁義之所及者遠豈不是功勞及物尚未說得包含徧覆故曰中孝至博施備物則有乾父坤母民胞物與之分量猶西銘所謂天地變化而草木蕃也此何莫非事親之愛敬其愛不敢惡于人其敬不敢慢于人正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之謂也豈不是大孝若必一一執定天子庶人豈無天子而不能博施備物者耶

又豈無諸侯卿大夫而不能尊仁安義者耶。且備物指定助祭。更可笑。孟子萬物皆備于我。豈皆來助祭之謂乎。大爲悖謬。仁者之衆甚妙。如邪有道穀。邪無道穀。父不父。子不子。雖有衆。皆非仁。

樂正子春　節

無仁人孝子之言。通節俱是一箇不斷其體。不辱其親。二何意。看他只以傷足一事。直說到全歸上。踐形盡性。何等工夫。曾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可謂全歸。然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曾子一生得力處。樂正子春乃其門人。而能作是言。不惟曾子之孝處處體貼。而門人之學。亦可謂亦步亦趨矣。爲人子者讀之悚然。

昔者有虞　節

貴富者。制產薄斂。貴氏之富也。全重尚齒。先以所貴形之。人道親親長長。盡之除却親親。便是長長了。故曰久。然未有不孝而能弟。弟亦孝之推也。故下只以弟言。

是故朝廷　節

達乎朝廷。不以勢分尊崇之地。而有所驕亢也。

行肩而不　節

達乎道路。不以奔走往來之頃。而有所怨咎也。

居鄉以齒　節

達乎州巷。不以聚廬託處之衆。而有所傾軋也。

古之道五　節

達乎獀狩。不以鹽利貪得之場。而有所爭奪也。

軍旅什伍　節

達乎軍旅。不以殺伐戰鬥之事。而有所暴橫也。

孝弟發諸　節

總結上文。上文止言弟。此曰孝弟。正見弟推本于孝也。行至放修。俱從發字看出。如機發弩張。而迅速莫禦。以其本于中心。根于天性也。死字活看。行至放修。摘訓好。

祀乎明堂　節

五所以字。是行禮示教之意。此五者。所以激發人心。扶植綱常。故曰大教。重諸侯上。法行自貴。禮行自上也。諸侯化而風俗美。其感人更易易耳。非自諸侯止也。

食三老五　節

此言大學爲立教之本。爲示教之地。觀養老一事。而鄉里觀感成化。可見齒讓之風。大學爲首善之地也。

君子設四　節

惟大學齒讓所關甚大雖太子亦必身體而力行之

大子巡守　節

諸侯待于竟而必先見百年可見其爲尚齒也言政還若老者說益老者閱歷世故或欲陳民間疾苦者東行以下兼指八十九十者此行路之老即相見于途若言政則就其家道路各率未得盡其所言也亦見尚齒意

壹命齒于　節

七十以下正解弗敢先之故在朝如此況私所乎右猶如此況宗族乎亦總見尚齒之意

天子有善　節

薦不是薦舉之薦如薦其馨香之薦同要看得與上讓字歸字合自有自專是逆不自有不自專便是順

昔者聖人　節

此舉卜易以見聖人不自專之意便見聖人順處建者以吾心之易與造化之易相參有建之而不恃意所謂處存玩樂也善則以下即以卜易吉凶言之教亦作示字意看非教人也賢就臣說

孝子將祭　節

此又總篇首數節而申結之以見孝子之心無一息不在于親故反覆形容之如字然字有言不能盡意是故以下又總結本節結諸心三句又總收拾愨善三句而結繳之不必分貼不違亦以平日言蓋孝子平日不違身不違心不違親則無時無處而非思親見親之念至將祭正祭之日不過以結諸心者形諸色而每事思省之耳

建國之神　節

無宗廟社稷則無國矣建字內有事親享親意

祭統

凡治人之 節

心怵而奉之以禮這便是祭之義惟賢者方能盡耳

賢者之祭 節

此正見惟賢者能盡祭之義必受其福方爲能盡耳如此之謂備以上總是一句句句相起相生說下反覆推明福者備也之意曰百順無所不順即下文上則順于鬼神三句又說內盡于己二句者言無所不順不是外面周旋不在虛文鋪設必內盡于己而心無不尊致外順于道而事無不合宜方能無所不順豈惟賢者之祭爲然忠臣孝子內盡于己而外順于道其根本都一樣如此由是而以之祭神上則順于鬼神以之事君外則順于君長云云這便是無所不順便可謂百順故謂之備備則無不受其福信非賢者不能也唯賢者二句已結煞賢者之祭也必受二句是故以下又重言以申明賢者之祭但求其備初非有受福之心致其誠信二句正是內盡于己奉之以物五句正是外順于道但上文說得稍寬尚虛看此則專指祭之一事而言也

祭者所以 節

孝而何以繼言也蓋孝之心原自深藏篤厚孺慕一念凝聚而不可解大孝終身純常而無或間原是斷不得的故曰畜此畜之一念爲人子當行之道合敬養敬享而不違身不違心便是順于道又父子天敘之倫苟以事生事死二其心則爲倍本爲忘親便是逆于倫順而不逆是真凝聚而不可解純常而無或間故謂之畜也識畜字之義則追養繼孝自不容已矣往說此節都懵懂

是故孝子 節

此節正順于道不逆于倫是之謂畜註疏也自生至沒與喪祭其敬其哀其敬而時道乎非道乎倫乎非倫乎順乎不順乎逆乎不逆乎書旨原自了了人都看不出耳

既內自盡 節

夫婦親之一句是主下只承首句有助斯可備官備具也下面親耕親蠶散齊致齊交祼交獻皆夫婦親之也非是說到內則盡志可見盡物不專在文具上

是故天子 節

要看身致二字誠信就是盡盡就是敬四五語方叠下記者極言以形容其心耳

及時將祭　節

反覆轉折只解一箇齊字防其邪物二句是帶耳不聽樂特舉一事以明之心不苟慮四句方說出防訖着落不依于道依于禮將如何以防訖之耶舊分貼不定此只渾淪看分不的內外依于道依于禮便是精明之德散齊二句正所以專致此精明之德定之一句不閑是解先散後致之故不定則不齊也精明之至正應專致唯其專致所以已精益精已明益明然後可以交神君子之齊當易言此

是故先期　節

此之謂夫婦親之一句總結正應上必夫婦親之耕蠶是求祭而夫婦親散齊致齊是將祭而夫婦親介于太廟以下是正祭而夫婦親此物之所由以備也安得不行昏禮以外求助哉

及入舞君　節

君就舞位以樂皇尸亦是親之之事與天下樂之者是四表之歡心以致其婣婭之懷也又不止備官備物矣

夫祭有三　節

以增君子之志者志重而假于外者亦若增益之而重也何爲志重即身自盡也身自盡全從上文必親之內看出道之以禮即升歌裸獻之時而周旋進退各中其節也通節文法錯綜只明志重爲本

夫祭有餕　節

末即終字不可不知內便有當善終如始意尸亦餕亦字要看包君臣上下必徧貴賤不遺並非行惠之法以之爲政其均平遍滿亦當如是惠從餕中看出政從惠中看出

是故尸謖　節

此節正實舉餕之事以明其爲惠術每變以衆此是術處曰

興施惠之象者這未便當作施惠而施惠之象則已興起肇端于此四簋黍二句正解其何以爲興施惠之象蓋黍才四簋耳而君臣貴賤上下無不徧及此修舉于廟中者其所可見者也觀廟中而竟內自可知矣地有廣狹人有多寡其規模大槩已明明呈象于此此處且虛說下節方是觀政曰文無政字

祭者澤之　節

此節才是明說可以觀政故以故曰二字結從上文廟中看竟內之象說來可見祭不是私恩小惠豈不是澤之大是故

以下遂推廣言之何以待于下知必將至也何以知必將至由飯見之也夫祭以下又說不特爲澤之大又爲教之本備不徒備曰順以備則順之一字教忠教孝全在于此即盡道端義亦在其中至服從順孝正以順致順也曰明君從事便是盡道端義的人此已見其爲本了以其爲事物當然之理自道以其行之而無往不宜曰義其實不外忠孝盡之這便是以身爲教进極自上也

是故君子　節

此承上盡道端義而後教生可見君子之教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只要引起此二語故以事君數句

倒言之非諸人行諸己便是不能盡道端義便是不順必由其本正是先要盡道端義順則無所不順故曰至于句照應夫祭之爲物四句而總結之

夫祭有十　節

倫者祭中之義各有次序條理故曰倫非指君臣父子說道義倫等各就鬼神君臣上理會此節精神全在十倫字猶言就在這裡頭看出來其數可陳其義可知也

鋪筵設同　節

見神無形而依于有形無方而求之有方故曰交

君迎牲而　節

嫌字從下兩疑字看出只重君臣不重父子

夫祭之道　節

而事之三字不是事子行爲尸以象神而北面以事此正子事父之當然也故曰所以明

尸飲五君　節

再獻不重酳以獻之序言尊者先而卑者後以獻之爵言尊者重而卑者輕君必獻臣者以存禮隆助祭之人也

夫祭有昭　節

昭穆的當就神主說下面昭與昭齒等方說生者非有事于太廟則不得咸在正是殺處

古者明君　節

爵祿先祖所遺故必受命于祖施于何人故亦并及受命者而亦歸告其祖考之禮也

君卷冕立　節

立既異其地而執又異其物非但與執醴相授爲然夫婦相授受亦不襲其執器之處非但與尸相酌爲然夫婦自相酢

亦必易其所酧之節非明別而何

凡爲俎者　節

示均也以上俱就俎說惠均何亦言施惠之禮既均舉于廟
中施惠之政必流行于竟內事成就百姓無俯仰衣食之憾
言功立就人君享阜成殷富之休言俎所以明惠之必均正
功之所以立處此以祭後須俎言與餕餘不同

凡賜爵昭　節

同姓異姓皆有長幼序字從三齒字看出

夫祭有畀　節

有德即明與仁此三句不妨竟說此下曰明君在上節起以
畀足以與的無凍餒不必說到制田里等蓋君既仁明則與
民情意關切血脉流通必不忍瘠人以肥己必不至損下以
益上又何凍餒之有此也已看出際字意際者交接也上下
分不相接而情常相接易曰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
行此際之說也董子曰天人相與之際論語唐虞之際即此
際字

凡祭有四　節

此舉四時之祭之名不可下一解語

初禘陽義　節

此因時命名之義側注說下歸重到禘嘗上義字與下義字
不同此淺看

古者於禘　節

此又言禘嘗時所行之政皆不重只要引起下節

故曰禘嘗　節

上說莫重于禘嘗重字從一盛字看出此曰大者又見禘嘗
之義精微深遠非徒一報本反始而已也治國之本以下兩
段不可不知處就有明其義意君人不全即何以爲民父母

義者禘嘗之義也有怵惕悽愴之志而不及時舉行此志終
抑鬱而不遂何克有濟志以念頭初發言德則仁孝之根于
天性者是志所從出也曰發則由內達外無不竟著又盛次
純篤言即緝熙敬止意序以真切懇到言不徒一時之感動
也章以禮儀明備言不徒虛文之修飾也此已有祭敬意在
至竟內子孫莫敢不敬則興仁興孝于治國乎何有必身親
者正惟君能明其義故耳疑則不能明可知何以爲民父母
如治國何故曰治國之本不可不知

夫鼎有銘　節

自名二字便足盡銘之義下須要包得通章意思如下論譔明見仁與知利俱從此二字發揮此處且宜虛虛說只重論自字自名以稱二句便撮畧其大旨而提挈領起二節三節方詳盡其意唯賢者即下明足見三句

銘者論譔　節

此正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之實自成其名就是身比焉謂以己名附于祭器而次之先祖之下顯揚三句即在上文看出孝謂繼述不忘順謂身畢仰戾明示後世子孫使效法祖宗之德善這便是教

夫銘者壹　節

即承上說來顯揚是上得身比明示是下得此節只重在予觀于銘而美之之意何以美其所為耶蓋善在先祖而吾弗知則耳目之昭記謂何其所蔽者大矣故足見觀明又有明知其善而後嗣弗類令名終弗歸焉則家聲之限實由不仁故足與觀仁或見之與之而識力有未到不能論譔斟酌則欲揚其美反著其惡使先祖未受美名之利而先被惡名之害皆由于不智故足利觀智勿伐即從上身比看出此意都是上文有了的此處要見得君子觀而美之如此

故衛孔悝　四節

故衛孔悝四節自六月丁亥至烝彝鼎通是銘詞首言莊叔之美次言成叔之美三言文叔之美公曰二句是君勉孔悝之詞悝拜三句是悝承君命之詞銘詞中觀其曰乃祖乃考則稱揚先祖可見矣觀其曰拜稽首則自成其名可見矣觀其曰施于烝彝鼎則明著之後世可見矣

古之君子　節

此反言以總結上數節由孔悝之銘觀之可見銘者古之君子論譔云云論譔先祖之美是所稱者皆見于二者之恥是

所為者善可見銘者一稱而上下皆得銘非自名而何哉

昔者周公　節

此言周公之勳勞比悝不同而禮樂之賜又與銘不同猶終始又終結

經解

孔子曰入　節

入其國內俗采風氣俗意教指上人司風教者說其爲人也是國中土俗人情觀感而成化是這等樣的一箇景象即民之德可以知君之教上段且勿說得十分好了下面還有失一邊詩書等教原無有失只因國人氣稟所拘習俗所染未皆深有所得耳日深于詩等內有契以精神致以實踐意然亦由上人教之深故國人亦造之深也

天子者與　節

與天地參句提起兼利正是配明照正是並惟天子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則當隨處而俗其涵養之功道是講論然亦有率循但未做到事上去如聽是耳也要向身心上體貼序者仁聖禮義各有自然之序也自朝廷至進退存一步留一步意德盛養純自然官事各得其理萬物尚有不兼利微小尚有或遺照者耶

發號出令　節

和仁信義即就上發號等看出不可講深了觀下器字是在用上說治民之意還在義與信和與仁先一層器如利用備器之器無其器者言無有事物條件以作用出來使是無有把柄了不成者不成霸王也

禮之於正　節

下段解上段衡繩墨規矩比禮說輕重曲直方員比正國說註都以輕重曲直在禮上取義是何解也蓋國而曰正則必均齊方正而人情煩雜不一其端事變紛錯不齊其形爲輕重曲直方員必待衡與繩墨規矩而後截然畫一故不曰治國而曰正國姦詐即國中輕重等之不得其平不得其情而邪淫暴亂以犯吾法者

是故隆禮　節

此言姦詐非他即不隆禮不由禮之人也是故隆禮由禮云云隆者恭奉尊崇之心由者身體力行之實禮者何不過敬讓盡之故以此敬讓而奉宗廟云云夫敬讓無往而不宜其安上治民之善物也不觀孔子曰云云然則禮可一日而不隆不由也哉信乎禮之于正國也猶衡之于云云

故朝覲之　節

上文以奉宗廟等指敬讓就禮上說此却承安上治民莫善于禮來就先王制禮上說曰所以者先王制禮之深義也此

内巳有隆意亂卽下面淫僻爭鬭等亂所由生卽下面未形
禮創于先王而傳之天下後世非一朝一夕之故故曰舊禮
故婚姻之　節
此使以舊禮爲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之語也故禮之
以下總承止邪于未形正是微處使人遷善不自知亦是微
善卽上恩義尊敬序別罪卽淫僻爭鬭等先王隆之是立隆
以爲民極正與前隆禮應引易始字卽未形卽上所由生禁
亂止邪正是慎始乃禮之教化也微矣

哀公問於　節
哀公求之于言孔子引之以行所以後面不曰言禮而曰行
禮曰用民小人之對不敢以君子自居也
孔子曰丘　節
曰丘聞之孔子不居言禮之名也曰所由生則無禮無生矣
非禮四句正詳言之君子以此之爲尊敬然曰語婉切直對
君之體重之以然者謙而不敢正言莊而未可次言之意猶
言像是這等樣也

然後以其　節
其字指服分明指君子說君子旣尊敬乎禮必有以自淑其
身心而禮無不能矣然後以之教百姓亦欲其尊而敬之因
時舉事不廢其行禮之會節
有成事然　節
旣不廢則禮教修明民可與行這便是有成事然無器服以
永其傳成于一時安知不廢于他日于是又治其雕鏤云云
其順之然　節
其字亦卽指百姓說言依據遵守奉行不違不以上之制作

為強世也即項會節器服兩事然後以下又卿行以率之言
喪筭六句嚴于事神盡行禮之實即安七句薄于奉己端行
禮之本曰君子之行禮如此豈特言禮尊敬而已耶要知上
文尊敬已有行的意在

公曰今之　節

荒怠句解淫德固民句解好實午其衆句又解荒怠求得二
句又解固民又須知淫德則與敬其喪祭者異好實則與薄
于奉己者異曰莫為禮者言成節禮不得也即論語如禮何
意

孔子侍坐　節

自此至篇末哀公凡十問獨己重一問是疑其九問每進而
意愈切有追窮到底之意雖夫子善于引君亦見哀公識力
不是貧質庸下之君惜不能身體而力行耳人道者治人之
道也彝倫攸敘百姓不德只為無人道故夫子答之

公曰敢問　節

首問何謂為政止要解政字再問為政如之何便思其體貼
為字君為政內全是正的意重看字君之所為今兆以為貴
備君的意重為字哀公見到此故有為政如何之問三者正
正是為處曰所以行三言之道則有意擔當這條担子就為
前做將去此亦是哀公一段英敏處

孔子對曰　節

文字反覆轉折只歸結在愛與敬其政之本與一句上三者
正首言夫婦別故即從大昏說起詩首關雎子謂伯魚女為
周南召南總是一意蓋以夫婦人倫之始閨門萬化之原不
徒以哀公年方四十大昏未成而告之也與敬為親而忘親
全在于敬也無以致其敬則無以致其親可見親生于愛而
實貫于敬補出弗敬不正一句可見三者正亦止見愛與敬

政者正也亦外不了愛與敬故曰政之本則所以行三言之
道即在是矣

公曰寡人　節

願有言而曰然者謙遜不敢直言之意恐其言之或未當也
說到先聖又說到天地宗廟社稷只是要見得重意出曰請
少進哀公到此便無逡巡退却之心從此奮發有為未可知
也故孔子下面步步俱是引進他

孔子曰天　節

比之天地萬物又推至宗廟朝廷等句句要見進他的意此

節都是進一步說話內以治天下全重后夫人助君說朝祭兼行幽明兩得則大綱旣正庶物從之由是物恥足以振云云兩恥字正孔子諫動哀公使反其羞惡之良心也禮卽指行禮又曰政之本者亦所以明重也

孔子遂言　節

曰孔子遂言者哀公到此似不能再問故孔子又復大暢其說也從三代明王說起亦見進的意三箇敢不敬妝殺哀公不已重手一問已有敬心矣則不敬莫大乎是故孔子句句針他不能敬其身至而亡正敢不敬與之意可見敬身爲大

也身與妻子百姓皆有之而不能敬故立箇敬的樣子與他看全在上之人故曰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三句方實指上人作象于下說三及字正君行此三者處悃字從心從氣在志氣充塞無間意太王愛厥妃是敬其妻至內無怨女外無曠夫是及人之妻卽敬妻而敬身敬子可知上言三代明王此舉太王以証之國家順就從象說只百姓各敬其身與妻子盡之上面物恥振國恥與三綱正庶物從總是順處觀後來哀公立公子荆之母爲夫人而以荆爲太子則敬妻敬子之言孔子豈無所見而云然耶

公曰敢問　節

敬身一問哀公到此稍知痛癢身不出言動言動一過本不可以作辭作則而民猶以爲辭與則君子安得不謹言愼行使百姓自效其敬恭耶說敬身又說成親可見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

公曰敢問　節

成親一問哀公亦知身非我有矣身非君子何以使親有君子之名說到此成親仍歸本于敬身也前面只愛與敬其政之本與敬是哀公問過的然未曾問及于愛也故又以遂言

發端以見敬身又當愛人亦發明上又古之爲政愛人爲大之意曰不能有其身則不爲百姓所敬恭可知說到安土樂天把身字看的何等精微廣大豈血肉之軀而已哉此俱是進他處

公曰敢問　節

成身一問哀公亦思想到全而生之全而歸之物與身俱來所謂形色天性也有物則有身無物則無身不過卽上言動不過只要在自已當身上止于至善使完全無有虧欠豈復身外可以成身者耶

公曰敢問　節

哀公初問人道及聞夫子不能樂天不能成其身故又問君子何貴乎天道孔子以爲不過乎物的工夫做到緝熙敬止純亦不已地位則如天道之不已不閉無爲而成而明皆不可貴要知不閉比不已進一步而明比物成又進一步此亦見孔子進哀公處

公曰寡人　二節

上面說寡人無似說寡人固猶是成面語此曰蠢愚冥煩一開天道之對入于微妙不免疑爲高遠遂說出仲寧一段懇

明力量不足處恐知識未透承當不來辭愈卑屈心愈謙下故孔子前只愀然作色以悚其聽此却蹴然避席以致其恭益不敢當哀公之願安承教也兩不過乎物者言成身者不過成其爲仁人孝子耳仍一不過乎物盡之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事親兩句正不過乎物處事親如天愛中有敬事天如親敬中有愛兩事字皆從繼志述事完體此仁孝道理上說夫愛敬兼盡仁孝不過吾身當盡物理無一欠缺則踐形盡性體受歸全豈不是成身公亦曰成其身耳已後罪一言不止懺悔既往欲以懲創將來孔子曰臣之福又不止百姓之德矣要知此篇問答亦見一時君臣遇合之盛惜乎哀公能言而不能行也

仲尼燕居

仲尼燕居　節

禮字即有下面中的意亦即有下面仁的意周流無不徧雖說禮之用無往不宜然這便是立環中以應無窮這便是太和元氣周流不息此內已有中與仁的意思在也如不中禮爾之野等便非周流無不徧之本體矣又曰子曰者說了再說以致反覆丁寧之意人心原止有慈仁一入于給則貌不由衷言不根心而天理反為之退聽豈不是奪

子曰師爾　節

師在坐故曰爾師商一過一不及子產有過有不及舉此三人只要識箇過不及的榜樣何以為此中者言善學者何以變化氣質善治者何以補偏救弊而使無過不及也禮乎二字已對他說怕他不信故又重言以決之是恐子貢信不及非夫子自為疑詞也曰制中者天然自有之節制大中至正賢者不得不俯而就不肖者不得不企而及也

子貢退言　節

言游一問亦從制中悟出來的領惡全好是就禮之用說又曰然則何如者問何以便能領惡全好也夫子說出一箇仁字來見得制度之周詳儀文之明備總是一團真心篤至慈祥肫懇愛敬根于天性和睦發于由衷無往而非精神元氣所貫徹處處皆是天理發見以流行故曰所以仁禮既本于仁尚有不領惡而全好者乎

子曰明乎　節

明乎內有仁字意無不明則無不仁矣迪下二節以之得其字面俱從明乎二字養豚發機觀後面治國而無禮猶瞽之無相云云則此處即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之意也還是明且易真切

是故以之　節

此下兩節正見治國如指諸掌何為有禮雖不外乎制度文為然卻要理會他一段真心實意所貫徹天理之節文皆仁心之流露也觀後面曰君子知仁可見禮不是器數上求的且上文所以仁三字節節都該回顧都該體認

是故宮室　節

是故承上有禮來五者所該未盡又自宮室說到政事又恐未盡故總以加身錯前凡眾之動以該之只是極言禮之周流無不徧也

子曰禮者　節

卽事之治又說禮極妙言就一事而合乎天理之節文當乎人事之儀則這便是禮不是餘外又有箇禮把來強世也曰有其事必有其治者正言治不在事外也曰何之則不如指諸掌矣曰何見則不能明乎其義矣至手足無所錯這便是卽家不能領惡全好與禮之所以仁者絕不相干何以使之周流無不徧也是故以之居處云云曰無以祖洽于衆其何能國乎

子曰愼聽　節

曰愼聽之者蓋以禮文之繁雜未必語之而不悄也知此知字卽上明乎卽下知仁事之聖人已者備制作之精意將行和敬之實理則可以考諸先王而不謬以俟後聖而不惑知此而後君子知仁者不有儀節之稱登度數之明備而至賓謁然肅雍之至意和敬之真心何以流通于交際酬酢之間此一句是欲三子因文而反本由粗而識精也新裁云仁字卽下情德事也亦自快無物不在禮亦卽總承相見以下說言無一事而不在節文和敬之中也以禮樂相示示字緊接上三示字來唯其相示故可以知仁揖讓入門至備其百

官九句是有九焉行中規還中矩是一事此四句是大饗有四焉後面入門而金作三段是又就九者之中抽出三事以見如此而後君子知仁之意註中添入升歌清廟一節真蛇而足然則升堂而樂闋卽歌淸廟之樂闋也

子曰禮也　節

首二句一直解言禮只是箇理樂只是箇節理與節皆在吾心此心有理有節動作卽是禮樂曰無理不動無節不作只是無時無處不體驗此禮樂也禮樂原是一箇故下只說了禮繆于禮素于禮虛曰繆曰素曰虛則不得其理不得其節

可知此君子所以無理不動無節不作也又要知能詩三句是君子無禮二句的工夫

子曰制度　節

三在字相呼應行之在人者達于禮樂之原而不拘于制度文爲之末也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論語曰人能弘道非能弘人是也子貢一問從上不能樂于禮素生來然達字從窮字生來夔爲典樂之官一似達于樂而不達于禮再言古之人也見不可遂以夔爲窮也

子張問政　節

前論禮樂詳矣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又曰治國而無禮云云則不但專言禮樂并禮樂之所以通于政亦既無不明示矣故夫子曰前吾語女言前語女以禮樂即語女以政也明字內有下力字意

子張復問　節

復問者問何以明于禮樂舉而錯之也夫子言禮樂不外吾身言而履之則禮者體也行而樂之則樂者樂也足便是一人建中和之極乃此二者言履之樂之務做到知明實踐而以此南面而立其舉而錯之耳

禮之所興　節

此節又言禮樂固本于君子之躬行實體而禮制興起實不外于百姓之居處日用禮之所興興字恰妙益就室之有奥作席之有上下等這便是禮教防範人情之始五則有字正是興的意曰古之義也見得古先聖王制禮之深義不過從此託始耳又要知此節即禮者事之治也有其事則有其治意

室而無奥　節

此正禮之所廢衆之所亂也聖帝明王諸侯是制禮的貴賤長幼等即衆字莫敢相踰越可見禮之所興衆之所治也既得聞此言指通篇之言其知禮之爲用周流而無不徧也

孔子閒居

孔子閒居　節

子夏說凱弟。夫子說禮樂之原，是要從自己心上做起，故下文曰志之所至，又曰志氣塞乎天地，又曰志氣不違，氣志既得等。達字、原字、致字、行字、橫字，人多着眼，必達以致而行，以橫。人不能着眼此節機神全在這幾箇虛字上，四方有敗二何人知其為橫于天下，而不知必先處正見致至行無知處正見達原，不說到此，何以見其為致至行無何以見其為達禮樂之原。

子夏曰民　節

五至只一禮樂盡之，自志說到哀，止見其為至也，哀樂相生，且未說到民樂君憂君上還是樂以天下憂以天下之心循環而無端周流而不已也，惟其相生，是故正明目不可得見，傾耳不可得聞，而如保赤子之念，洋溢寰中，不大聲以色，萬物一體之仁，翔洽宇內，即毛猶有倫，盈天地間皆志氣所充塞，真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子夏曰五　節

三無不在五至外，不說到無，亦不見其為至也，無聲等俱要在政治上看出行字可味，又問何詩近者，子夏可與言詩，凱弟一問，原是從詩說起，夫子亦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然則欲達禮樂之原者，詩可以興矣，三引詩處只要得一箇近的意便了，不必膠合本解，總是說三無者，有愛民之心而無迹可見，民受其賜而不知誰之為也。

子夏曰言　節

言盡于此而已乎，子夏非有請益之意，乃歎美其言之無復除蘊也，夫子以子夏乎日為篤信謹守之人，或不能循循深造以致其極，故又以五起進之，起作鼓舞策勵他，有使之愈勉精進，以作其商也不及之意。

子夏曰何　節

段段要得起字義，是從三無中說出一段精明果銳之氣，發出一種德盛化神之妙，自氣志說到日聞，既起，自威儀說到就將四海，自內恕說到孔明孫子，一步深一步，一節進一節，總是看他慎獨工夫，馴致其極也，要知五起不在三無外，亦不在五至外，起字與至字大有關目，蓋由至說到無，是以發揮之功，益精而益密，由無又說到起，是美大聖神之效，日新而不窮然，却要在政治上理會他出身加民感人動物意。

方是本章正旨。

子夏曰三　節

看何如斯可謂五字，是子夏亦知有天德便可語王道也。奉有奉承效法之意，以勞天下者，即所其無逸而憂勤惕厲以經營拮据天下之民物，使各得其所，各安其生，一如天地之無不覆載，日、月之無不照臨也。但此處且漫露天地日月，此之謂三無私，則覆載照臨不在天地日月，而在王矣。引詩說湯降不遲四句，正見湯之奉三無私以勞天下，益有驕亢怠慢之心，而無盤銘日新之意，即非奉也，亦非勞也。行念于

禮記思辨之四　五二

得天之念，而遂以二共敬事之心，非奉無私也，亦非勞天下也。自帝命不違至于湯齊，以及帝命式于九圍，總見湯之奉三無私以勞天下，是正湯之所以與天地參者，故曰是湯之德也。

天有四時　節

雨無非教處，只要說得無私意，此如氣候雖有慘舒之不同，何莫非生物之心，雷擊似有時而異用，何莫非化育之妙。曰教者，天道示人以不言之[illegible]也。

清明在躬　節

清明四句，總言無私之德之妙。湛然太虛，纖塵不染，與天地同其體，與鬼神合其撰，而虛靈感召，其應有不爽也。天降二句，語有開必先，引詩只以天生賢佐一事為言，以見文武之維新天命，而十亂與閎者，皆本于文武緝熙執競之德也。亦可見有開之必先矣。

三代之王　節

上言無私之德，其感應之通于天者，因有所必先，此言無私之德，其積累之洽于人者，亦有所必先，故曰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言其平日有無私之德，名與彰著于天下，而人悅

禮記思辨之四　五十一

服。王業自興，前詩是証三代，後詩是比例三代。令聞不已，此三代之令聞也，而可以見三代無私之德；協此四國，此太王之令聞也，而可以見太王無私之德，總是三代之王必先其令聞意。敢不承總繳，大致五至行三無，則道兼乎父母；奉三無私，則德參于天地，內聖外王，盡乎此矣。故曰弟子敢不承。

坊記

子言之君　節

道目下禮刑命說夫民也閑于人而有鄙心不見其不足則各安其分各止其所自無跳越之想自無僭踰之思見以為不足則畔援欣羨由此而生驕奢縱肆由此而起於是有悖逆爭鬭之心有淫佚作亂之事夫安得不設為坊閑以止邪于未形耶坊德最難講盖人情理微而欲危德亦有不足處者誠去僞禮之繩也故禮以坊之

子云小人　節

禮記思卷之四　五十二

貧富為涉世之大端故有坊之制富貴三字甚妖非聖人設為限制彼挾其勢私何所不至哉慊字是不好字面乃充偽盈滿之意

貧而好樂　節

以此猶有口氣大作感狀咨嗟之意若冂有禮以坊之尚且如此無禮以坊之又不知其何如也逐節俱見此意

夫禮者所　節

疑與微卽下貴賤之等之類在等威名分上疑如疑于君疑于臣之類微如繁纓之小物履霜之始凝是也民有所讒

皆知章之別之謙卑遜順而無犯上作亂之事矣

天無二日　節

只重土無二王一句

君子辭貴　節

人惟有貪富貴而厭貧賤之心則爰援怨尤無所不至豈不是亂與其寧使正辭不辭之意盍權與之無餘不害為賢者伐檀之素餐君子所不為

觴酒豆肉　節

教之以讓而民猶有犯可見人情之難坊所以猶犯者以讓

禮記思卷之四　五十三

在禮文而不本于己身故耳貴人一段是推本君子由己身以勸讓貴賤先後亦總是不驕不爭的意不必蛇足

利祿先死　節

死亡易至遺忘先死先亡最能惻然感動人此先王激勸忠義之微權不止酬德報功之大典

有國家者　節

興讓者知不足在己勸勉以求企及于人興藝者盡致治之良才而奮發以有為約言者不空以才德許人稱人之賢則必賜祿稱人之能則必賜車也先言者口惠而實不至何以

感人。

上酌民言　節

酌在自己心上酌並全要得民與天相關切意方說得天上施意透信讓正是酌民言處報禮重正是天上施處

善則稱人　節

善則稱己人必與我爭善過則稱人人又與我爭過我有善則人無善將愧而怨生我無過則人有過又怒而怨起其初則長短相形而成爭其究則美惡不勝而成怨怨比爭又深些。

善則稱人　節

既不爭自無怨稱人而人亦不敢自居之以爲美稱己而人且願與之分其咎惟有謙卑遜順大家互相勉于善而已

善則稱過　節

此讓道一行以之事君則爲忠臣而嘉謀嘉猷惟我君之德以之事親則爲孝子而有罪無罪惟予小子無良愧斯民矣俱就主持世教轉移風化者說

善則稱親　節

君子弛其　節

弛有充蓋前愆意敬有繼述不忘意

從命不忿　節

三閘看亦得

睦於父母　節

此正所謂其愛不敢惡于人其敬不敢慢于人也

於父之執　節

廣孝處全是一箇敬

父母在不　節

言慈之心知有子而不知有親這便是所薄根子戲如老萊

子斑衣娛戲是也以厚于慈來形出薄于孝正痛切感動人處所謂養子方知父母心也民猶薄于孝而厚于慈所謂天下有食父母之梟獍而無殺子之虎狼是

長民者朝　節

作孝以事生言追孝以事死言不有尸與主雖欲事其親而無由有事有字從上二有字來不修不敬雖有事親之心而何所事之宗廟祀事正有事之實

敬則用祭　節

以事神之禮尊賓此燕饗之禮總以明其敬也若以非以美

不親餽便是無禮，無禮安得爲敬耶，總以敬字貫。

七日戒三　節

二觀字從上示字教字來。

賓禮每進　節

卒事二字可以動人，世無窮休歇之思，可以泳人生苦多不了之念。

升自客階　節

教民示民處全在人子，一點不忍死其親之心上作妙。

孝以事君　節

通作世子說亦得。

故天子四　節

總觀貳君總承上三節。

禮之先幣　節

恭敬者幣帛之未將者也，先有恭敬之禮而後用幣帛以將之，豈不是先幣帛此，其象有先事後祿之義焉，後祿亦不是一心以得祿，乃竭力從事，初不計其有祿，而祿必爲有功者得，有似于後之也，先財二句反言以明之。

君子不盡　節

不盡利者，非全不取，只常貢常賦之外不多取焉，要看以遺民以字，蓋天地生財止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君子不盡利而取之于己，正欲以不盡之利而留之于民也，下正不盡利之實。

夫禮坊民　節

情之蕩爲淫，分之閑爲別，有淫無別，皆可嫌之行，而民何以爲綱維防範，使不散亂也，禮以坊之章之，正使之無嫌，而綱常明，倫理正，猶衆目之有紀矣，下舉各禮以明之。

諸侯不下　節

自取妻至此凡五節，皆以色垂戒，皆坊民所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爲民紀者也，人之于色也甚矣，先王之謹禮于微也亦至矣。

昏禮壻親　節

恐其違者，只是要以順爲正耳。

表記

子言之歸　節

歸乎一歎不止周流轍環之窮念冷于遇合抑且收斂退藏之密力還其闇淡所謂君子隱而顯者聲華銷歇而神理長煇韜光養晦而蘊自耀不矜不厲不言總譪出箇隱字而莊而威而信總譪出箇顯字此等工夫爲反身之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爲慎獨之學而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如此看方粘合歸乎二字意

君子不失　節

三足字從三不失看出玩是故二字自見敬忌二字最妙小人之不能敬者只是箇無忌憚耳須知敬忌又是三不失的工夫

裼襲之不　節

相因如何便相瀆可見天下淫佚作亂之事總起于因仍苟且之心蓋吾人惟因循二字最害事先王致謹于衣服更變之間眞禮之教化也微矣

祭極敬不　節

二極字已到至處二繼字承二極字進一步說要其終也二有字是戒辭只要他始終是一箇敬一箇莊耳

君子愼以　節

禍掩恥是病愼篤恭是藥此君子持身之善物亦君子涉世之良方

君子莊敬　節

試想莊敬的一副精神何等警敏何等振厲何等乾健這便是日强了那安肆的一副情態何等昏惰何等放逸何等散慢這便是日偷了君子不以一日云云正莊敬日强的工夫亦是莊敬日强的樣子若其躬儳焉如不終日者服然之象也

使其躬云云者肝肺之見也身心一處看舊截分說不是

齊戒以事　節

看恐字只未有不敬鬼神與君者猶恐有不敬必齊戒云云

狎侮死焉　節

說出一箇死字正凜然欲以可畏耳書曰弗畏入畏人未有不畏死者故特爲狎侮者下一切藥

無辭不相　節

褻之始生于簡慢褻之極流爲狎侮有辭有禮則情文兼盡恭敬可將又何至于相褻乎看三相字只是要人人都各自盡

引易重初字則此似專就始定交者說

子言之仁　節

表就統四端兼萬善上看所謂元者善之長也制就裁割斷制截然不可踰越上看利就講信修睦尚辭讓去爭奪人利由此而興上看使無有報則天下皆負義忘恩之人而淫僻倍忽之患生背畔侵凌之害起何利之有

以德報德　節

此節從上文報字說起言天下有報之常有報之變至于變則或過于厚或過于薄故安其常而民有勸有懲因見報為

天下之利即時或通其變而寧為寬身毋為刑戮亦見報為天下之利引詩言必報引書言當報

無欲而好　節

欲畏是好惡前一念在意之初發動處看好惡則實落用力處也自己者垂世立極修道著教以無為宗也以民者因能作則牖世覺民從他欲畏一念指引撥轉他俱就好仁惡不上說

仁有三與　節

曰未可知以其情未必同曰然後其仁可知正從過中討出情來其功又未必同也仁者安仁三句正是其情處俱就情之好惡說知其情之所以異則可與同功亦無不可與同過矣仁者右也四句又說情與功原不相離非情而功何由樹立非功而情何以設施仁即情之肫懇本然者道即功之注厝當然者曰人也則情為生身立命之原理常在先豈不是右曰義也則功為因時制宜之妙事常在後豈不是左此處仁字即作情字看道字即作功字看然功同而情不能不異同過而又不必其同功故厚于仁三句正見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厚于義三句正見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又

要知厚薄正可以觀過尊親正所以異情仁右四句原情與功之同厚仁四句推過與情之異

道有至有　節

至義考雖有三皆為治之道王霸固有純駁不同皆以開闢起家者考道則專為守成之主立一安穩法門耳以者可之也

子言之仁　節

仁何以有數以其義有長短小大也義即仁中之義以其用之行事而隨事順理因時制宜者言發于中心及于數世遠

便見仁之數大而長，得于率法，止于終身，這便見仁之數小而短。

仁之為器 節

惟莫能勝莫能致，可見仁非一端所可盡，咫尺所可量，豈不是取數多。此六句又發明上文仁有數一段，勉于仁二句是言勝與致，未易造其極，是故四句是言舉與行亦可學而至。以義度人者，即以長短小大之義，比絜而較量之人，亦必能箇箇任重而道遠，惟以其所能勝能致者，責成而期望之，則能者自賢于不能，人亦安可以其取數之多而自諉于勉仁之難也。

中心安仁 節

安仁既不可得，而勉人又胡可自已耶。引詩言舉至于莫勝，何患莫能勝；行至于仰止，何患莫能致。好仁全在這舉字行字上看出，益即好之辭，推其好之心也。鄉道以下，正發如此二字意，總極言以形容其任重道遠，死而後已之心。人苟能如詩之好仁，亦可由勉而至于安矣。此正夫子以人望人也。

仁之難成 節

人人失其所好，是難成之故。既失其所好，則有過必甚，而失處常多。故仁者是不失其所好，雖或有過，自是易辭。何以易辭？仁者恭儉信人也，而又行之以敬讓，則心常惺惺，念常謙下，雖有過不甚，豈不易辭。夫敬讓以行此，何以使有過不甚？蓋恭敬寡過云云，以此失之，不亦鮮乎。至于失鮮，便不是失其所好，何患仁之難成也。然則欲寡過以成仁者，敬讓以行恭儉信，自不容已矣。

仁之難成 節

此就成人之仁言，君子能之，包下文通節意，就責人之恕並終之。詳上說既曰制行，又曰行言，使民之于仁有所遵循持守，若設之限制者。然見之躬行實體，而不徒垂訓之空言也。夫內以動其勸勉愧恥之心，又有禮信等以使之內外交修，人已相成，而民自無他岐之惑矣。成仁信非君子不能也。又要知未制行而以己之愧人，是以愧之者沮之；既制行而使之自愧，足以愧之者勵之。

是故君子 節

成仁說到衣服以移之，似太粗淺，不過外飾文具而已。故此又從衣服說到容貌德行，漸入漸深，一步緊一步，而體仁之功自不容已矣。下二段解上一段，聦服一段是反解，衰絰一

段是正解文添恥無其行者非行而德亦不謂之實也引詩証可恥前君子字即仁字君子衰絰是泛指

子言之君　節

合貴賤而為天下合貴賤有事于天下而為義徒知賤之當奔走服勞而貴者一任其般樂怠敖義之所不敢出也賤者固當趨事赴公而貴者漫不思憂勤惕勵抑亦義之所不誠也要看有事于天下不是相事天子二句塊甚之作者以明其為義也

子曰下之　節

仁之厚也一句甚妙世上福德淺薄之人才有片善寸長便覺服空六合胸高天下從來有甚結果不自尚其事以下正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役禮處不必零碎分貼役者服行體驗之謂有一毫不恭儉不信讓而仁禮不為我用無一念不恭儉不信讓而後我為仁禮用此役之之說也小心而畏義一句又似總收拾說正華寫以求役仁禮的心不合于義便不得為仁禮也求以事君求字從求役仁二求字來言但求盡仁禮以事君而得君不得君皆只如此聽天所命初無患得患失之心也對下舜禹看此處明是說不敢有君民之心但看得要虛負不然人臣而有庇民之大德者箇箇思量做皇帝不成彼何嫌自比于周文王已有君民之心而幾倖天命之我得矣引詩凱弟証仁禮不回証聽命有君民之大德實就四聖身上說見四聖仁禮兼盡而得失兩忘可謂仁之厚矣講引詩一段摘訓合貼可玩

子曰先王　節

謚不節取而或過其實則名浮于行矣身後之浮名先王猶為既沒者恥之則過情之聲聞地下且有餘愧矣三以求正從君子恥中看出過高之行易涉浮華處厚者唯務敦厚篤

實上用工夫所謂言不過辭動不過則也自卑即承處情三項來民敬尊之不求名而名自至也引后稷為証欲行之浮于名正見后稷恥處

子言之君　節

仁即下至德乃凱弟之原也其難乎者思義不必其兼盡寬則民慢猛則民殘暗影強教悅安或有時而偏說教曰強悅曰安兩以字俱當着眼樂而毋荒四句實指君子恥字加民上說此十六字有鉤搭連環之妙樂易荒毋荒便是有禮有禮似未必親親又恐不威莊威莊未必安安却又力行其孝

慈孝慈怕不能敬而又有敬總是說强教悅安合併辨流包
育義正彬錯而出風雨露雷不一其施光天化日咸若于性
故見以爲樂也毋荒又復如是見以爲有禮也而親又復好
是云云使民有父之尊而愛之能勿勞使民有母之親而食
之又能教凱中有弟弟中有凱而民自以之爲父爲母眞可
以爲上非至德必有所偏將不爲尊而不親抑且親而不尊
何以爲民父母謂之曰仁豈不難乎

令父之親　節

此節大意卽四者君以正用之之謂言尊親父母有不能兼

推而至天地間未有能兼之者唯凱弟君子方能兼而有之
可見君子之所謂仁者不亦難乎可見非至德其孰能如此
命還就人身氣數死生上看爲切

子曰夏道　節

夏道殷周上半段只要句句模寫箇親字尊字而不尊不親
意自明不要十分說壞了初亦何嘗有敝只因風會日流寖
澆寖漓世變江河愈趨愈下遂成極重難返之勢各敝處雖
難叚叚分貼然不須理會其感應呼吸兩相應帶之意新義
云近人而忠夏周所同一敝喬而野一敝文而不慚何也蓋

夏之近人本乎尊命命所制者備周之近人本乎尊禮禮所
制者煩源旣異故流亦不同也這三樣民之敝亦大有分別
你看蠢愚喬朴之民雖是癡呆仍存朴實到那動蕩好勝就
有些不安本分的意思了然機心機事還未深至利巧等風
一熾則雕琢元氣無餘矣

子曰夏道　節

三箇未瀆正說夏殷周初然全未有敝然而世代遷流時移
勢易在上者不得不隨之升降汚隆以有所補救其間遂不
免純駁其際求備强民而至于賞罰窮矣殷周實得已而然

哉亦時之無奈何耳讀者常作如是觀

虞夏之道　節

此節又承上起下以虞夏並說者見得夏之時去古未遠中
天文明之氣運開而未甚開殷周以後漸至不古風氣人文
之發越一洩而無餘正見追慕虞廷之盛處上節許多止一
文質盡之

子言之曰　節

後世明指夏殷而降說生死都無所私只一心以爲民憯怛
二句正于民如父母處憯怛之愛便是弟以悅安之忠利之

教便是親以强教之二有字着眼有愛而又有教這便是親
中有尊尊中有親了親而尊以下五句正極言形容憯怛忠
利周流無不偏時措之咸宜註中猶元氣之運妙用無迹二
語甚快即如上節樂而毋荒四句一樣看總是說尊親兼盡
教愛並篤環中而應無窮事異而機貫合也解者都支離不
能融會其右子化之亦皆有和敬相濟剛柔各得陶鎔于强
教悅安之中觸發其憯怛忠利之念方能尊仁畏義云云也
德威惟威非尊而不親矣德明惟明非親而不尊矣虞帝其
弗可及也已

子言之事　節

何謂其言益幼學壯行經術經世必先有成說于胸中所謂
其言也曰資者這便是事君的本錢知爾何以忠所以立資
之謂也若漫無挾持則何所憑藉以酬主知耶有其言以為
事君之先資庶拜官致身之時可不負生平之期許可使想
像者得親見也信即言君不實試之服官而經濟實學俱為
誑哄功名之捷徑矣有責于其臣二句正我自獻其身以成
其信處至不誣孟家其能獻身以成信矣

事君大言　節

以小言受大祿則縱有所利不過小試行道之端而我先擁
其富厚將無恥食浮于言乎是所謂唾罵由人唾罵好官自
我為之以大言受小祿則未必有利已先不能取重于君而
我猶靦顏于升斗何其不自愛吾耻耶將望微而言輕何以
安位而行志兩不以處要見君子重道意此言即道也不是
辭有枝葉之言

事君不下　節

首三句蓋出靖共正直四字

事君遠而　節

通節重諫上說邇臣守和則君心有未和邇臣當諫宰正百
官則百官未有正宰臣當諫大臣慮四方可慮之事大臣當
諫守字甚妙君心之私惟一而蠱惑惕蕩者且百非有以守
之一暴十寒其如有萌焉何哉

事君欲諫　節

要知陳亦諫也然諫而至于陳非事君之本心矣故欲彼不
欲此若能逢比干之諫可不謂陳乎其中有大不得已者豈
二臣之所欲耶

事君難進　節

進以禮故難退以義故易禮義中絕無奔競鑽緣躁蹶華膴之思如此則官常各得仕路一清豈不有虧若不得于君則熱中昏夜乞哀以求榮蒙面入朝而不恥廟堂之上有若俳場真所謂幾着輸嬴局諸般丑净腔非大亂之道而何又要知退之一字人情大休歇處亦天道大乘除處看破此關退步即為進步所以急流中勇退亦英雄所難

事君三違　節

然則柳下惠三黜不去非乎此其中正可參照是我有道而人不用是我無道而人不容

事君慎始　節

日終則貴賤富貧生殺之境味閱歷幾遍嘗之已盡無所不可而斷不可使爲亂這便是精白乃心以事一人只一敬字到底亂如長君逢君皆是

事君軍旅　節

不辟不辭就是饑其事不履其事便辟難辭賤人人辟難辭賤則滿朝皆偷生苟免之人貪位慕祿之輩故曰亂也君信任我而我得以行其志則持滿戒盈常存翼翼之小心否則熟思審處知危守懼百計圖迴鞠躬盡瘁而已無怨望之心也無論得志不得志無論軍旅朝廷然必終其事而後奉身以退所謂功成名立而後披髮入山若半上落下紛局無期便思脫身卸擔朝廷培養之恩謂何其薄亦甚矣所以易忌既事又安得高尚耶

唯天子受　節

天子一身上受天之命而下爲士所受命一有順逆則臣以之分順逆可不慎乎然則君命何以順一如天之所命有而已天命有順無逆

君子不以　節

辭亦可以觀人但不可以盡人耳行與辭皆可以枝葉言則道其根本也下四句解上一句

是故君子　節

淡何以成世情秾的淡紛華靡麗不能浸淫我想頭起的淡得失榮辱不能顛倒我人情處的淡是非毀譽人不能離間我故曰以成盜言孔甘者諺所謂舌蜜腹劍是也甘則易淡盜則必亂此甘以壞之說也

君子不以　節

不以口譽人便是君子忠處下稱人之善則爵之正不以口

譽人也

口惠而實　節

諾責者始以諾而惠人及其既而不踐便是口惠而實不至此我自食其言責原在我人即責之我亦何辭已怨者人有求而不許一定怨我然反求諸己或力有所不及而不能以强副或義有所不可而不宜以濫與在我爲當然雖人有所怨卻非口惠而實不至終亦不爲所怨矣此怨字淺故上加一菑字與其寧有是君子心中權衡審慎只得如此摘訓殊覺背謬

君子不以　節

下二句解上一句又曰情欲信者見不可自處于疎而徒借色爲迎合也曰辭欲巧者見不可徒親之以貌而爲此不相之談也

子言之昔　節

卜筮不是事之之敬不犯三句又是用卜筮之敬不敢一句是用卜筮之義

大事有時　節

有時日二句正解不犯日月用剛二句正不違龜筮時日[illegible]

筮既定由是以其牲牷禮樂齊盛以事乎天地神明自然鬼神享德祭必受福又何害之有無害乎鬼神則風雨節而寒暑時自無怨于百姓怨如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祈寒小民亦惟曰怨之類註欲倒四字於下可笑

子曰后稷　節

上三句初無求祿之心也而祿及子孫正見后稷祭則受福處祿及句即就武王有天下說亦是

子曰大人　節

威敬不着人說言龜筴之體尊嚴而可威可敬也惟其威敬則用之者自不敢褻慢而不得不極其辨也天子無筮惟用卜諸侯用筮不用卜此定制也然天子亦有用筮時諸侯亦有不用筮時諸侯亦有用卜時天子亦有不用卜時此中皆要見威敬意出方妙

子曰君子　節

君子就事人者說用祭器句是來則敬禮此天子適諸侯大國適小國時也不廢二句是往則敬事此朝天子朝大國時也總是以敬事其君長一敬所感而上下咸孚我爲上也自不爲民所褻我爲下也自不爲上所褻可見敬人者人恒敬

緇衣

子言之曰　節

易知承易事來刑不煩又承易知來要看一煩字

子曰好賢　節

兩如處只一誠字盡之爵不能不用故但曰不瀆刑或可以無用故直曰不試引詩儀刑証兩如字文王証緇衣等作孚証作愿等註大非

子曰夫民　節

子愛信結恭涖正見教德齊禮處親之不倍遯心正見有格心處甫刑一段見人君用刑者失又不止民有遯心而已也

子曰下之　節

上好是物二句正見從其所行是民之表也又原不可不慎之故卽在上好是物下必有甚上見之曰表者有表率表正之意是民所視以為則趨以為的者不可說正亦正偏亦偏至偏則亦不謂之表矣

子曰禹立　節

立有立極樹表帥天下以仁意遂者百姓不仁卽不能自遂其生也豈必盡仁句是自禹推之見人君當以仁率先天下

三引詩書總見君仁莫不仁又要知禹承堯舜之後體加天好生之德以仁天下故百姓易遊唐虞之天若王者易姓受命承亂世之後則又必世而後仁

子曰上好　節

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正上好仁處民致行己以說其上正御仁處先人處章志尊仁于心貞教尊仁于身子愛非姑息說上亦豈將順耶須知民亦皆以身心從事于仁矣

子曰王言　節

如綍四句極言由微而大之意其機甚捷其勢甚鉅遲說不

到禍福利害上可言也四句正是不倡游言若游言一倡其出又當何如耶故大人云云君子弗言弗行便是言有物命行有格民不危言危行亦化之而作蘇作則無復過高失中者矣兩可不可處存斟酌其出機互權其當否意

子曰君子　節

君子言行不可苟故必慮必稽所終所敝還只就自己之言行說尚未說到人上蓋言必慮其所終則可言不可行君子弗言也行必稽其所敝則可行不可言君子弗行也慮與稽正君子自家詳審揆度看到究竟却是何如而務得所以善

其終敎其敝者而後出之爲言見之爲行也則民謹于言而
愼于行便是言不危行行不危言此亦申結上節又要知慮
終稽敝內已有敬的意思在故兩引詩以証之

子曰長民　節

齊字從不貳有常看出壹字又從齊字看出夫以衣服容貌
齊民如何便民德一蓋衣服德之章容貌德之符即前容貌
以文之衣服以移之欲民之有壹也在上爲恂慄之威儀在
下爲儼然之望長而民亦不貳有常也

子曰爲上　節

要看兩箇可字非真去望他述他只形容君臣相與之誠處
述字對望字看淺說上下一團誠意往來疑惑之端何自而
開這便見君臣一德了引書証不疑二句引詩証可望二句
先不忒而後相得也

子曰有國　節

惟民生厚原有善而無惡章癉以明示之則民德歸厚有專
于爲善而不爲惡情又何二之有

子曰上人　節

疑與難知俱要照下文看疑乃上人自執狐疑非令人可疑
也只是糊塗猶豫好惡不明之意難知是口裏說的一樣自
身又行的是一樣便難知了章好二句正上人不疑處何爲
儀行不重辭不援其所云云要看的與責難有別此正下不
難知處不惑則從違有定不勞則格心易從

政之不行　節

政以正人教以化人不過使人爲善去惡蓋之爲善無爵祿
之榮爲惡無刑罰之辱這便有褻刑輕爵意至不足勸不足
恥政如何行教如何成蓋爵祿刑罰乃政教之大端也外書
曰敬明乃罰則不敬不明非褻刑而何曰播刑之不迪不迪

者謂不率教而後施之刑罰刑不可以褻用可知不字不作
衍

大臣不親　節

大臣不見親信則無以慮四方百姓故不寧所以不親之故
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言君待之無忠誠之意尊敬之實而
徒廉之以高爵厚祿故耳豈止百姓不寧大臣不親則不得
治其所當爲之事而左右近習結成一黨所謂煬竈蔽明叢
神爲奸城狐社鼠成羣故曰比然則大臣可不敬而親之乎
其以何者爲民之表率乎邇臣之寵任可不愼擇笑可輕假

乎喜怒好惡民何所從以爲道乎三毋以俱要見君心之契愼處毋以遠言近不幾庇護胥壬而市重于左右近習之手乎非也邇臣既愼則無使讒諂之蔽明無致主聽之不聽又何待遠臣拾其遺而補之闕耶邇臣不疾者起嫉妬之心肆反噬之毒也往說此句都憒憒

大人不親　節

所賢所賤指民說不親故親失親失則茫無依歸而從遊蕩定表率不端而向背無主文告之諄諄且疑而不信禁令之中飾亦玩之若遺雖欲教之不煩不可得也引詩說親失一式

句引書說不親二句

小人溺於　節

下段解上段皆在所褻便有不能愼的意言語常難于節省故曰口費其用愈多其說愈亂故曰而煩傷煩則傷易故曰易出易出則駟不及舌故曰難悔皆就自已說民曰閉于人唯以欲安欲富爲血氣心知之常而何存于天經地義曰有鄙心唯以撫我虐我爲德怨恩仇之路而何知有親上死長可敬不可慢五字直說得何等利害昔萎丘邑人之祝齊桓公也曰願主君無得罪于羣臣百姓此可敬不可慢之說也

堯兢舜業只是一敬幽厲殘賊只是一慢愼字總承通節重民邊

太甲曰毋　節

兩段見愼的意出若虞機三句正是毋越厥命的意不作對太甲自覆兌命厥躬太甲自作尹吉自周皆要得自己心中一點惕厲戒謹之意

民以君爲　節

民以君爲心所責望者君君以民爲體所倚賴者亦還歸于君總見君民一體關切疴癢靈通不能舍民而仟爲君意心

莊四句疊解爲心體全四句疊解爲體詩嫉秉成書傷怨咨皆心不能以恤其體故也

下之事上　節

事君不外言行言不信則不能順正以行其義故不一身不正則不能比類以成其行故無類物即信也行物即義一格即正也有格則行類志者言行所自出名者言行所自成此二句言有物有格生死不變要知不正一段是反說有物一段是正說故君子三句是又言其功見有物有格不可以恥聞寡識粗心浮氣去做多聞多志是一番工夫質而守之是

一層工夫精知從二質字來既博收于己又詳訂于人知無不精矣又畧而行之畧者約也王道妙于易簡凡言行之盡善歸一處便是節上義一行類之謂行之內有生死不可奪意引書証質而守二句引詩証義一二句

唯君子能　節

有鄉有方正所謂能好其正也不惑不疑從亦鄉亦方來不特明于好正而惡邪亦將曉然為善而去惡矣上為臣說亦通

輕絶貧賤　節

輕重二字自妙絶貧賤便容易易丟開他只怕展污了一般絶富貴却十分緊戀親熱他一似難割難捨的一樣此便是勢利中一流人故曰不堅不著他心中只盤據着一箇富貴自別有堅者他眼中只懸掛着一箇富貴自別有著者安問賢與惡哉此四句要看得圓活貧賤也不盡都是好的富貴也不盡都是不好的

私惠不歸　節

君子愛人以德曰私惠便有不合道義處如姑息作取是也君子不自留自處以道裁之以義也這便是不示我周行豈為奸我

苟有車必　節

此總見言行有不容掩之機苟或二字當緣字看只是言行甫動于此而聞見已昭于彼誰得而匿之誰得而掩之何可以不慎耶又要知言之行之是誠中必聞必見是形外苟字作誠字不得

言從而行　節

上節已見言行不可飾此又進一步說言非徒言且從而行之言何可飾行非徒行且從而言之行何可飾君子寡言而

行便是言從而行行從而言此已有相顧意曰以成其信則無飾言飾行矣大美小惡正是飾處皆行不足而言有餘之故今感于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故不得云云言行無飾而民亦成其信矣引君奭言君子成信化民而大命亦終必集之言行可忽乎哉

南人有言　節

龜筮猶不能知言無恒之人機械無端變詐叵測即鬼神亦無由定其踪跡亦莫得揣其心術吉凶意尚漫引詩我龜既厭引書事神則難証龜筮句引易証況於人句充命民立而

正事。言卓然自立。而後事得其正。純。而祭祀。言心志純一不
雜。而後可用以祭祀。是爲不敬者。言這等做去而不能敬云
云。至於亂且難。尚何卜筮之可爲乎。故曰人。不可以無恒。

禮記思卷之五

明東海弗如趙
門人　義生張若鯤　振子張若麒　校

奔喪

奔喪之禮　節

四方男子所有事。苟有事于四方。安能免離親哉。然則奔喪之事不幸而時亦有焉。此先王所以作爲之禮也。古者[illegible]日五十里。今以因變之遽故倍之。

至於家入　節

入門左。與客入門而左之左同。升自西階。則未忍踐阼堦而爲之主故也。

奔母之喪　節

父之喪。於三哭猶括髮。母之喪。於又哭不括髮。此曲而殺也。謂爲父在則禮然。

奔喪者不　節

告事畢者。此後非無事也。之墓之事畢爾。

聞喪不得　節

乃爲位乃者難辭也著爲位于此不得已也。

無服而爲　節

檀弓曰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者也制之以義故無服本之以仁故爲位焉。

問喪

親始死雞　節

惻怛痛疾而精先傷魂欠之魄又欠之故曰傷腎乾肝焦脾傷傷而已乾于是爲甚乾猶可也焦又甚矣此一節言初死至斂三日以前之哀夫非哀以下總結上意形變于外即上所謂笄纚徒跣扱衽交手也口不甘味即上所謂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舉火也。

三日而斂　節

動尸謂初死至斂時舉柩謂啓殯至葬時動親之尸舉親之柩孝子哀甚故哭踊無數懣與悶同心煩鬱也氣盛氣滿塞也袒而踊以運動其身體體動則庶幾可以安定其心使不煩鬱降下其氣使不悶塞也此實惻怛痛疾之極也

婦人不宜　節

發擊踊三聲哀亂顛倒無復倫次無復音節故但殷殷田田如壞墻然也形者成之終精者生之始送之而往所以慎終迎之而反則念始之者也。

其往送也　節

望望汲汲猶有所向特有所不逮耳皇皇無所向也如慕從

望望汲汲看出如疑從皇皇看出亡矣喪矣從三弗見二又字看出不可復見從亡矣喪矣看出而止矣者辟踊哭泣以盡其哀此外更別無法也正與已矣相應寫得孝子哀痛無聊之意真切篤至讀之哭聲滿紙

心悵焉愴　節

悵恨悽愴恍惚愾歎皆失志無可柰何之貌知其不可復見心遂絕望志愈悲哀而已微倖復反者庶幾其靈如在魂氣或來洋來格也哀親在外故不忍居于內哀親在土故不忍寢于牀成壙而歸猶如此孝子之情于是爲至矣人情之實

實字當與孟子仁之實義之實實字一樣看

或問曰死　節

言至情雖聖人猶疑焉故爲之斷決而後能爲之禮制也斷決緊緊呼應上文四箇亦字意出

冠者不內　節

喪禮惟哀爲主即時或不能備禮亦不足爲禮之訾也即論語喪與其易也寧戚之意

免者以何　節

唯當室緦一句轉緦者二句又創解上去

杖者何也　節

志字從上三段看出非從天降三句言禮義亦還本于人情先王原非強世也苟無是情不惟不可以爲子亦不可以爲人矣

服問

傳曰有從　節

此四節即釋大傳服術有六之文也故稱傳曰以冠之臨川吳氏曰按禮家雖有凡小功以下爲兄弟之文然稱外祖父母從母爲外兄弟終未詳其義蓋謂外家之親而服小功兄弟之服者以外祖父母及從母皆是小功服故以兄弟稱也此亦未然何必添解祖父母不如直作外兄弟爲是記者雜引經文或時與禮殊不能盡同耳大傳從服有六而此言其四皆禮之可以變易者則服亦從而隆殺之有從輕而重有

從無服而有服者以其人情無所嫌而伸之也有從重而輕有從有服而無服者以其人情有所嫌而屈之也先王制服人情而已然而服術之六從服爲末而從服之中有至無服則雖禮之微者不可不辨

傳曰母出　節

看黨字似不指母服說仍當作母之親黨之服如外祖父母外兄弟之屬是也

三年之喪　節

呂氏曰期之既葬之葛輕于三年之練葛故帶其故葛帶三年之練除首絰而期之既葬未除故絰期之絰期之既葬之功衰重于三年之練故又服期之功衰

小功不易　節

麻以有本者爲重故得變易而稅焉以此易彼曰稅

凡見人無　節

雖朝于君無免絰謂斬衰也唯公門有稅齊衰言有者有不稅者也大夫以上不稅所謂稅者暫釋喪服反吉服若康王麻冕黼裳是也

傳曰辠多　節

列也作例字解如大全臨川吳氏說亦自好

問傳

斬衰何以　節

斬衰服苴。謂衰裳経杖並苴色也。苴者有子麻。色蒼黯黎黑。貌之哀毀醜惡似之。首其內。仍作標表義解理長。大全不如註也。枲者無子麻。色亦蒼而黑茂。故註以枯黯解之。止謂止而不動。貌活動者。象春之生。貌靜止者象秋之肅。若止謂有慘戚而無歡欣也。容貌謂貌若平常之容。小功緦麻之服雖輕。然情之厚者。貌亦略變于常。其或不能然。而但如平常之容則情不爲厚。而亦未至于甚薄。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余。不若禮不足而哀有余可也云者。微不滿之意。哀存諸中。而發于容體等。則通身是哀矣。

斬衰之哭　節

數語画影。註解画形。然總是盡聲。實爲盡神。但覺有哀無哭。有哭無聲。

斬衰唯而　節

唯則順之而已。對則有可否焉。對止應彼而已。言則命物焉。言則直言而已。議則詳其義焉。議又止主于事而已。樂則通其情焉。由哀有輕重。故發有詳畧也。

斬衰三日　節

五服皆同姓之骨肉。哀其死而不食者恩也。士乃異姓之朋友。與斂其尸而感發哀情。亦廢一食者義也。喪大記云士之喪士是斂。斂焉則爲之一不食。

斬衰三升　節

先王因哀以制禮。則禮有隆殺。因禮以見哀。則哀有淺深。凡喪以哀爲主。此以上凡言哀者六。其始也本于哀。其終也成于禮。有是哀則不得不行是禮。有是禮則不得不致是哀也。此註亦不可不讀。足見古人學問細密處。此小學曲禮之不可廢也。

斬衰三升　節

大全云或問成布。朱子曰是稍細成布。初來未成布也。問緦。曰緦今淺絳色。小祥以緦爲緣。一入之謂緦。禮有四入之說。亦是漸漸加深色耳。然古人亦不專把素色爲凶。蓋古人常用皮弁。皮弁純白。自今言之則爲大凶矣。問布升數。曰八十縷爲一升。古尺一幅只濶二尺二寸。筭來斬衰三升。如今網一般。又如漆布一般。所以未爲成布也。如深衣十五升布。似如今極細絹一般。這處升數又晓未得。古尺又短于今尺。

若盡一千二百縷須是一幅闊不止二尺二寸所謂布帛精麤不中數不粥於市又如何自要濶得這處亦不可曉陸氏曰凡喪有受有變有除凡受以大受小以多受寡故三升以六升受之四升以七升受之去麻易葛謂以麻易葛所謂變也練後緣縓祥先素縞大祥彌吉故也

易服者何　節

輕者謂男子之要帶婦人之首經重者謂男子之首經婦人之腰帶以其輕則兩施之故曰包以其重則獨謂焉故曰特

既練遭大　節

所謂重者練之後亦已去麻服葛今遭大功之喪須要另着一番大功之麻帶麻經至大功既虞卒哭又須另着一番大功之葛帶葛經豈不是重

斬衰之葛　節

張子曰兼服之服重者則易輕者若斬衰既練齊衰既卒哭則首帶皆葛又有大功新喪之麻則與齊衰之首經麻葛兩施之兼服之名得諸此葢既不敢易斬衰之輕以斬葛大于大功之麻又不敢易齊首之重輕者方敢易去則重者固當存故麻葛之經兩施于首若大功既葬則服齊首之葛不服大功之葛所謂兼服之服重者則變輕者正謂此耳若齊衰未葛則大功之麻亦止于當免則經之而已如此則喪變雖多一用此制而前後禮文不相乖戾矣吳氏曰篇末衣服一條則言重服自始及卒之改變再言前喪更遭後喪之改變比飲食居處之變又加詳焉蓋喪之表哀正主于衣服也故六衰之序衣服猶殿後者于其所重者而終也

三年問

三年之喪　節

曰者設爲問答之辭也情謂哀情文謂禮文群謂服五服之衆人情親則服重親漸殺則服輕或貴而有絶有降或賤而無降各有品等之節也其親而服重或賤而無降者不可損之而減輕其疏而服輕或貴而有絶有降者不可益之而加重其所可損益而輕重之者乃一定無易之道萬世常行之經也飾應上節字節應上飾字但上說得寬此專就斬衰言耳斷即問喪斷決斷字

凡生天地　節

翔回鳴號謂鳥躑躅踟躕謂獸鳴號者悲傷發于聲躑躅者悲傷見于形鳴號之先而翔回躑躅之後而踟躕皆謂遲留依戀之情徬徨顧慮之象將去不忍去也啁噍小鳥聲其聲群沸雜噪失其常音也頃者言斯須而不能久大鳥獸則越月踰時反巡過其初死之處久之乃能去不止如燕雀啁噍之頃者矣人之於親則至死而其情無窮已又不止如大鳥獸之久之乃能去者矣

將由夫患　節

鳥獸不若以死時言焉能相與不亂又以生時言

將由夫修　節

飾字應前飾字節字應前節字又因飾字生出中字文字應前文字又因文字生出理字正見其弗可損益而爲無易之道也釋字作大全除釋其服解覺長

由九月以　節

天以有所垂故曰取象經言天垂象是矣地有以所殺故曰取法易言效之謂坤是矣人以有所作故曰取則書言明哲實作則是矣群字應前群字和壹即前中節文理曰人道之至文正見其不可同于鳥獸也

深衣

古者深衣　節

蓋有制度四字貫通章

袼之高下　節

此與上節總見有制度處

制有十二　節

首言以應規矩繩權衡末言何物以應之故此中言其貫至下節方言其取象之義耶

故規者行　節

故字是承上以應之義欲服其服者各盡其道也直政以正人言方義以正已言引易二句言正方之理有所本也權衡二字重衡説志以應物動而為用安危無常故譬則權心以有主靜而為體本自持平故譬則衡此一段已是有所取義了下又何以曰取其無私云云蓋上言制服所寓之義是要着深衣者如此如此下言深衣之義既如此則用深衣者正取其如此如此故規矩四句正見五法已施故可以以下正見聖人服之

具父母大　節

純之色因時各異緣之制隨在皆同亦見有制度處

原缺

儒行

魯哀公問　節

哀公儒服一問，猶是近人以衣服相天下士的眼孔，孔子一對正，俗所謂秀才不在頭巾上，且透出一箇學字來，正見儒之得名，原不以服，如以服而已，則輪巾羽扇皆可指之為孔明，深衣幅巾皆可目之為明道，不亦可笑之甚乎。

哀公曰敢　節

舍服而問行，哀公之于儒也，其有身體力行之思乎。遽數四句，全從君子之學也博一句發脈，惟其學博是以行兼，未易

一端盡，未可尺寸窺也。這便要抹煞哀公一點戲心，自立全從四待字看出，此立字即患所以立的立字，目自者無求售之念也。

儒有衣冠　節

句句都要想像形容他容貌出中，懦亦就容貌上淺看，慢偽威愧無能，皆是不好處，四如一若正藉以描寫形容其好處。粥粥句，即在難進句看出。

儒有居處　節

居處二句，是大槩說，言行二句，是分疏說，其實齊難恭敬也。

有信與中正意在受其二句渾承說爲妙蓋有待有爲所謂豫也而實本于敬恕之先立非由備而豫乎

儒有不寶　節

忠信立義之文皆近裏着已之學而非有高遠難行之事故曰近人時見義合先劳亦出處去就之常而又爲隨分自盡之道故亦曰近人總見儒者崇德脩言行藏任運未嘗有奇衺詭異之爲也

儒有委之　節

首六句是二事下十句是八事俱平看此皆在利害生死之

際風靡波蕩之中虛憍者易至負氣而敗縮朒者易以涊識而窮尋常等閒人盡被他累倒儒者獨能擔荷得起站立得牢打斷得開幹濟得來故不徒曰立而又加一特字特者卓卓如野鶴之在雞群也

儒有可親　節

親之則狎暱者易于挾制近之則容遜者易于窘急殺之則恇怯者易于挫辱而儒者于人情藹然平易之中有凜然不可犯者在于人情怵然苟免之際有挺然不可奪者存以至居處飲食無微而不受之以節制有欲而必濟之以儉約時

或過失有所不免或偶誤而不及察或勢窮于無可奈細細辨說一番他即猛然惕悟翻然改圖又何消徵色發聲犯顏以攻擊之此其不屈不撓之氣不流不倚之操爲何如全要從六箇不字上摸寫他剛毅出又要知此節全從他日用忽畧處看不要說得大了遠了

儒有忠信　節

誠敬所孚人自莫之欺侮有似捍禦其來的一般故借甲冑干櫓爲喻行以待人接物言處以持身立節言不必分兩邊不更其所者謂所守之忠信禮義仁義自若也尊者有所立是

我不肯輕易要求于人此曰自立是人不能輕易搖動者也

儒有一畝　節

這便是簞瓢陋巷的光景這便是耕莘釣渭的行徑上答之者雲龍風虎之相從聲應氣求之相感所謂明良賡歌于喜起都俞吁咈于一堂此答字之義也不敢以疑是君臣相得如魚水相信于夢寐如尹之幡然就幣聘太公立變名曰望載與俱歸是也不敢以諂者如顏于終抱王佐之才閉戶于鄉鄰之鬬是也若他人必不安于困窮而于進以求榮矣那有此用行舍藏之妙用耶

儒有今人　節

為稽為楷此便是憂世之心正以身任繼往開來之責為人心世道慮亦既深遠宜見用于世以藥百姓之病奈世道不好適弗逢云云雖危二句卽身可危二句上活下實惟身可危而志難奪故身雖危而志必伸志卽繼往開來之志病在世道不在人心陷溺上說不忘乃所謂伸也此其中有多少斡旋維挽匡屯濟蹇的意思故不徒曰猶而又曰思

儒有博學　節

覺者無所不包羅而迫促狹隘之私不得來而入臨者出之極充足而從容自得之意無往而不宜通節俱要體貼此二字意出毀方句仍從慕賢句看為妥

儒有內稱　節

程功積事正不辟之實稱舉一憑其功與事使不是虛譽他由疏而戚由卑而尊曰進卽隱居而行義曰達不望其報者不市私恩于所舉之人而任德也側席求賢以共治國家君之志國家享安富之利則人君遂望治之心此雖我薦賢有功不因之而求富貴此不責報于君也總見他薦賢為國之公

儒有聞善　節

任舉者信任所舉之人也彼既為賢能而我舉之則當與之同寅協恭比肩事主故德業與共憂樂與同不以久暫二心不以跡遠見遺所謂相待相致者只是一片公忠為國之心期于彼此兩相倚藉左右互相提攜有師師濟濟之盛附後先之意蓋舉得其人不惟朝廷百事以他為夾輔我亦終身以他為依歸故曰任舉若看不到此便與小人之阿附朋黨市惠與援者奚異又要知任字全從六個相字生出

儒有澡身　節

曰弗知曰不急為都是伏處蓋正己以正君而黙致格心之效固為上願卽不得已而有言亦納約自牖遇主于巷而無批鱗逆耳之失無賣直沽名之誚始終是一箇伏字的作用非澡身浴德者不能也臨深二句俱根事君來恥自高爲用臨深此不形人之短不貴多安事加少此不飾己之長世治而切憂盛危明之思何敢輕易世亂而有斡屯濟否之功何至沮喪人苟同我安知非黨同人苟異我又惟恐為伐異非與弗非要活看有可否相濟是非共商意特立獨行者言其事君卓有主持而不隨人以唯諾立朝大有擔荷而不逐世

以浮沉也

儒有上不　節

此言儒者高不臣不仕之節非枯槁沉淵傲世玩物之輩以其自修者內有所重而無待于外也强毅比尚寬進一步博學比慎靜進一步近文章砥承博學說砥礪廉隅就承强毅說如此則所得者深而勢位非所羨所守者堅而富貴不能奪這便是縣之以天下弗顧繫馬千駟弗視雖分國云云曰規爲者是說他心上經綸性天作用把堯舜事業值等之泰山絕頂之外一點浮雲過太虛而已

儒有合志　節

全看其行本方立義一句蓋義之本原方正不阿不本于方義何由立本方立義便是道義中人所謂同方同術等正指本方立義而言也不然其不爲同流合汚者幾希疑問云並能立于志與道之中是爲並立屈已以下賢曰相下亦自有見進退即與友不與友意其臭比味聯切磋相成總見儒者道義之交

溫良者仁　節

上八句只臚列了箇仁之條件兼此而有方着儒者身上說兼而有只是完全心德于中而發見自有此衆善非逐一收拾之謂尊讓者尊此仁道之大謙讓而不敢自居也

儒有不隕　節

總承上文而申結之儒者衆行皆備如此故道具于己而無往不善故曰儒者言不徒有其名而稱其實不徒服其服而備其行方叫做箇真儒今衆人之命儒都是假也詬者不以儒之言爲可信病者不以儒之行爲合義也爲之比命儒以致其恭敬矣加者先猶未盡其信之義之心到此若有所增而益之也

禮記思卷之五

冠義

凡人之所　節

通篇要看這十六箇人字。天地之間人爲貴。正以其有禮義故也。而容體顏色辭令之間有弗善。則禮義壞亂而不修。君臣父子長幼之倫有弗治。則禮義廢墜而不舉。禮義不備。不可以爲人。禮義不立。愈不可以爲人。然必冠禮行。而後禮義可備可立。此冠禮所以爲人道之始也。終身做人從此做起。必禦不亟。

古者冠禮　節

事是冠的節目。即下冠于阼等禮。是冠之統體。即下所謂成人禮意。爲國本者。即下可以爲人而後可以治人意。

故冠於阼　節

此節與下節只要起成人之者一句。四者總見得父以成人之禮待之。

見於父母　節

上五句見得母與兄弟。以成人之禮待之。下五句見得君與鄉大夫鄉先生。以成人之禮待之。

成人之者　節

既以成人待之。非徒以其戴圓履方。頂冠束髮。而遂可儼然目之爲成人也。亦非徒使之我冠博帶。分庭抗禮。而進可爽然自負爲成人也。將責成人禮焉耳。責有責其隨分自盡。無處可容自寬意。子弟臣少。正與上面父母兄弟君大夫先生緊緊叫應。又曰行者。見禮非虛文。必見之躬行實體。始成其爲禮。始成其爲人也。四者之行有未盡。名雖附於成人之列。而終不可以爲人。將字可不字。煩推何等緊切。有孝弟忠順之行。而禮義立。可以爲人。而容體顏色辭令之間禮義亦無不備。至可以治人。而孝弟忠順之行。可以爲民取法。莫不說感興起。正上所以爲國本處。前由冠說起。故言重冠。是重禮。此由責禮行說上去。故言聖人重禮。故重冠。冠而成人爲先祖之後。故必行之于廟。示受命于祖也。

昏義

昏禮者將　節

雖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故曰合二姓曰重之何又加敬愼正三字凡人重其事必先王敬然其間更有許多宜詳愼處如納采而下却何等細密周到凡此皆所以正其始使不終而無𢿘故必敬愼正三字然後足以盡重之義二家皆宜如此要重男黨說蓋昏是男家大兆

父親醮子　節

上言五禮此又言親迎之一禮所謂六禮不備貞女不行也

壻壬人皆指女之父分將迎方迎既迎看以親之是入室以後事此節也要見他敬愼重正處

敬愼重正　節

敬愼重正承首節而后親之承次節全重禮之大體四字大體在下禮之本上看出來成別在今日義在他日立在今日今日無以成男女之別亦無以立夫婦之義于他日父子親君臣正俱有敬親意昏禮外四禮字俱以人道言始于冠即冠義孝弟忠順之行立一段本于昏即男女有別六句此本乎從禮之本本字來禮莫重于喪祭莫尊于朝聘莫和于射鄉雖始于冠而必本于昏此所以爲禮之大體也

夙興婦沐　節

祭以贄敬示敬事舅姑之禮自此始也故曰成婦禮饋以致養示孝養舅姑之順自此始也故曰明婦順

厥明舅姑　節

全重養代上重其事故先之以享獻然家人不事多文且以尊臨卑故唯一獻也莫酬不相授受此時尊卑各有席皆以爵莫于席上莫者安置之意此又見古人崇其禮而復別其嫌意

成婦禮明　節

所以重責婦順一句極重婦人之德只在一順字上成婦禮明婦順又申之以著代總是責成其婦完守此箇順字耳故隨接婦順者云云順于舅姑五句語有次第婦所事者夫也當于夫是本等事然必從順于舅姑始知事舅姑而不和室人猶未順也故次和于室人上順下和然後善承夫志克稱爲婦故下一當字稱心愜意之謂順和二字步子虧欠便不稱愜夫意矣如是而後可以勤紡績可以謹收藏是之謂婦順備由是順以處一家之人無不和順以處一家之事無不

理和則家人情足相維理則家業不至廢墜故可長久重之
正與責婦順應
是以古者　節
此節又言古人婦順不但既嫁之後重責之有禮亦以未嫁
之先教成之有素預教有成則今日雖未為人婦而其將來
婦順今日已先成之也故曰所以成婦順也
古者天子　節
此因昏禮推而上之一以明后妃嬪御關乎天下取以為常
慎重不特如士大夫僅關一家之長久而已一以明先王所

以成婦順者其本原固自有在又不但公宮宗室之教而已
也以聽以明章兩以字相赶說聽之固所以明之也天子聽
男教二句為主下四句只就此上赶去這都是上文意但申
言之耳教順成俗正是已章明處男教成俗則外和女順成
俗則內順外和則國治內順則家理盛德本在教順成俗上
前看此之謂三字不作推原口氣是即君后之化洽而盛德
可徵意
是故男教　節
上節言聽治以成國家之治此節言修職以弭日月之變于
是總繳之曰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云云相須後成在
君后上講言外見君當慎于立后意天子修男教二句兼聽
治修職二項故曰二句又結修男教四句但屬在民上看正
見相須後成處

鄉飲

鄉飲酒之　節

不曰禮而曰義者禮之所尊尊其義不徒外飾儀文已也下
所以等語正所謂義也致者非致極之致乃由中而致之外
印此而致之彼也所以相接四字宜味蓋交接在飲酒之儀
而交接的神情意趣一歸于禮義而相安于大道之中全是
這一點尊讓絜敬之心後而接人以義接人以仁正從此接
字來觀其所以相接則知所以免于人禍兩所以緊緊叫應
曰人禍者自爭慢漸至鬬辨醸成暴亂總起下人各介一勝

禮記思卷之五　三十二

心不相讓下人各挾一傲心不相飛讓故人禍由此而生君
子尊讓云云則鄉飲酒禮非徒備酒禮而實免人禍也

故聖人制　節

故聖人制之作句甚是其所以引導鄉人士君子者無非開
示啓廸其尊讓絜敬之心蓋不徒在拜迎揖讓之各有其節
而且在尊酒陳列之各有其地也

賓主象天　節

此什鄉飲立人之義取象于造化上象字就尊養上說下二
象字就輔佐上說

讓之三也　節

此什主之讓賓者三揖而後入象明之讓魄者三日而始成

四面之坐　節

四時備而後天道得以成歲四坐立而後鄉飲得以成禮此
處且虛下文天地一段就是四時賓主一段就是象四時

天地嚴凝　節

曰嚴凝便見尊嚴不可犯故曰義曰溫厚便見盛德而可親
故言仁非仁義之外別有所謂尊嚴盛德又別有所謂嚴凝
溫厚也但尊嚴盛德在氣之慘舒上見之仁氣義氣又在物

禮記思卷之五　三十五

之發育斂上見之四此字相趕說下來亦相承說上去不
可少亦不可把仁義說到天地生物成物之心上去三故坐
正釋其義然總歸重到席位俎豆上曰有事有數則禮之寓
于席位俎豆者皆通貫而聯屬故曰聖聖以儀文之顯飾于
外者言聖立即坐席俎豆之間禮義既立也然儀節之通明
一敬心之所寓故曰禮敬以心之肅于內者言禮以禮之全
體言見不惟有文而又有本蓋即心之敬上見禮也此禮根
於心而顯于儀其坐席俎豆皆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一
體長幼之序以行之曰德言彝倫攸敘有得于我也蓋不惟

敬天理之節而得夫天理又體人倫之序而得夫倫理聖禮德句句就席位俎豆上講合聖與理而後成節德故末獨以德結之但此德字因行禮而得似自外來故記者申之曰得于身益謂天理人倫皆吾身固有之實理而非襲取于外也故曰二句泛說只是要人反躬實踐行道而有得于心意學術道猶言學道之方法務焉正與聖人制之句應

祭薦祭酒　節

首三禮字以禮人心之物言後四禮字以禮之行禮言首三句且平說於席末以下是于三事中抽出啐酒來說字解又是

因啐酒而併言之只是就席中席末見得貴禮賤財之義能席上階上見得先禮後財之義至于貴禮賤財先禮後財俱說開去不在鄉飲上了但其義則在此耳重一作字看以義利之辨與起其敬讓之心益人之不能敬讓而爭者不是全沒良心只是爲財的念頭所汩沒了聖人只把財的那邊教人輕賤他則禮自然貴重了爭心大約爲禮而起者少爲財而起者多所以一輕財便自息爭也

鄉飲酒之　節

兩所以明正示教孝弟處民之知根明來能又根知來成教者即孝弟風行而教有成功也國安者即親親長長而天下平也三而后字是三疊文法只歸重成孝弟之教上尊養不過爲孝弟說起君子之所謂以下正見得鄉飲之教至約而其化甚溥至暫而其化甚速教字即上所以明字涵民知在內行立即上能字涵成教國安在內

孔子曰吾　節

合天下無一處不治平纔爲王道然天下雖大分開處處各自爲一鄉令鄉鄉都行此孝弟之禮教則分之而爲禮義之鄉俗合來便成一蕩平之世界豈不是王道又要看道字蓋

王政不止於鄉飲而王者之道盡于鄉飲曰易易者正從上文非家至而日見之看出貴賤以人之分言義別就在親速不親速拜迎不拜迎上見隆殺以禮之等言義辨就在酬與省酬酢與不酢上見

工入升歌　節

先分作次間作終合作以漸致和樂之極這便見和樂四箇三終樂備遂出乃立司正這便見不流能字寂好若至于流辟能和樂而不能安獻之的皆作獻賓說所以下節緊接賓酬主人云云

賓酬主人　節

少長包衆賓之介皆在內以齒謂長者先飲少者後飲也於此見弟長貴賤遍行終于沃洗於此見不遺

降說屨升　節

飲酒之節節字皆不廢事不忘禮二意節文緊貞拜送說於說屨二句見安燕于飲酒之二項見不亂

貴賤明隆　節

曰五行者乃鄉飲時實體而躬行之者行恭敬辭遜之節文有儀文度數之詳即上文聖立二句便是正民而安字俱在

禮記思卷之五

禮讓成俗上講蓋王道以正身為本以安國安天下為極今五行足以致之可見易易所以用故曰結之

鄉飲酒之　節

自此至終篇皆發說前章未盡之意不重法造化上先言天地日月三光只要起經紀參意禮之大綱曰經立賓主以主之此一定而不可易者紀者衆目之紀不設介僎為輔翼則主賓失之孤立而無助參者參錯于賓主之間也不設三賓以參錯則介僎何所交錯以成文此三句總是收拾上文以起政教之本句政即前正身安國等教即前入孝弟等歸到賓主者人上以見政教之有自也

烹狗於東　節

上兩句申前蓋出自東房下三句申前洗當東榮在阼在洗東總不外于東也配天地左海兼証水性水德二意亦妙配者推本發源之意

尊有玄酒　節

本謂禮之本不是水為酒之本

賓必南鄉　節

前言位此言鄉且漫露尊賓意至末方見得出東南西北四

禮記思卷之五

句四方所御的時蠢假愁中四時所御的義俱就物言聖仁義藏四時所御的德俱就天地言聖字不必借說聖人只是生育之意養長平假之總承義獨言守者主係合言也藏者凝寂閉塞之意此四段分言四方各主一時四時各專一德見其取義如此推到天子立處蓋惟天子南鄉備四方之德而以此位處賓亦是左聖鄉仁右義偝藏矣豈非尊賓之至

介必東鄉　節

以主對賓相近嫌于太褻徑直又嫌于太倨此以介居其間之意也主人造飲食以養賓亦如春產萬物之象故必居東

方、三月成時一句是比例三日句是以禮有三讓已結完此段了、三卿句、乃與三賓相形而說蓋三卿是參治之人、三賓是參禮之人、然何以亦為政教之本、蓋參不立則經紀無輔政教其何以行、是三賓之參于禮者甚大也、惟為禮之大參非政教之本而何、

射義

古者諸侯　　節

全以射為主、二禮進一步說二、義又進一步說、習射而先有所行之禮其射不苟、行禮而各有所明之義其禮又不苟、總見重射處

故射者進　　節

志正體直即承中禮來、審固猶言巧力、即承志正體直來如是而中、乃謂之中故曰可以言中、不然所倖而偶中、不為中也、此字指中禮與言中、說德即行禮明義、志正體直是也、中

禮則由其禮義、未有所養、而德行已在未射之先、中的則由其身心所有所慎、而德行已在未中之先、故曰可以觀德行矣、

其節天子　　節

三段一段解一段四樂字通就四詩講若說到射上去為節一段不必用矣志志此事也有此事則有此功總之皆德也上文內志正下文盡志於射繹已之志通是此志字玄認此志字、蓋即上四箇樂字、因射之節、以明其所樂之志、遂因吾之分以盡其所為之事、包上備官等看功成屬治人說德行

立屬修已說德行在功之先從成處見其立也無暴亂與國
安無白文兩項分項亦可蓋無暴亂亦可說一二人國字便
說得寬也盛德總頂功成德立來言今日能明其節之志而
不失事則他日功成德立是不可以觀將來之盛德乎又要
知前節觀德行是在禮上觀此節觀盛德是在樂上觀所以
下面緊接節之以禮樂云云

是故古者　節

德既以射而觀者德亦必以射而取男子之事以下正推以
射選臣之故盡禮樂可數為立德行二乎說德行兼上文觀

德行觀盛德而皆務焉者以之選諸侯卿大夫士也

是故古者　節

是故二字又進一步說謂先王既務焉以選諸侯卿大夫士
遂以射試諸侯之貢士而并以賞罰諸侯也比禮比樂自然
中多此處補出有德行意與祭者取其明德惟馨足以交神
也射者士貢士者諸侯中否在士慶讓則在諸侯故曰射為
諸侯盡志于射要看盡志二字若習禮樂不盡志去習如何
習得來蓋盡志者平日未射之先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的工
夫習熟滑貫然後臨射時將平素正直的厚養發出來所以

比禮比樂而得命中也無削地之罰便是不流亡君臣習禮
樂就作教士說何妨

故詩曰曾　節

言君臣相與盡志于射以習禮樂釋前七句詩辭則安則譽
也釋則燕一句詩辭蓋士以中多與祭而君有益地之慶其
心豈不安樂乎又有好德賢賢有功之譽其名譽豈不光顯
乎而大夫君子厥士亦與有榮施也是以天子制之應上節
天子之制諸侯務焉應上節諸侯君臣盡志于射以習禮樂
此天子二句又轉申天子所以制射諸侯所以務射之意養

天下得極妙道之禮樂使習而安焉不知其化此養之說也
易曰天地以養萬物

孔子射於　節

引孔子行射一事凡鄉射以習禮樂者當以孔子為法也行
射禮而至于立司馬之時則旅酬畢而將射矣來觀中有欲
射者故使子路執弓矢而延之入然却誓眾而選賢故序點
擬而貴善備也

又使公罔　節

不從流俗連修身為一事上節去與入半以言其圃之外者

此節去與處半以言其國之內者使衆點揚觶而語蓋使觀者知自評忖不敢靦顏以妄居賓位也

序點又揚　節

好學不倦則造理益深不止修行矣耆耋好禮未必能不變故此又加不變旄期稱能稱道不亂不但不從流俗修身俟死而已至僅有存者益純德若斯之難哉

射之為言　節

繹有知意在始射時各有行意在旣射時各繹句方說尋其理之所在蓋理無思由射乃有思此明小繹字意也射

中句方說中其道之當然蓋射所中卽道之所中此瞭合舍字意也為人父八句指繹之實正是各尋其理之所在者故射者二句指舍之實正是各中其道之當然者四以為鵠繹是那箇射之的但自彼視之不以鵠視鵠而以吾之理視其鵠如巳之道然以為此我之鵠也不可以不中也于是各射而中之依舊是那箇射之的但自彼中之不以射中射而以吾之道中其射如中巳之道然以為我能射巳之鵠矣所謂以神遇而不以目視也射侯一段從臣鵠生來射中有繹舍而得意射不中有繹舍而失意

天子將祭　節

此節覆說射為諸侯之意而舉天子以射選士之法以申明之

故男子生　節

不必插入人臣必先有志于其所有事故用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然後敢用穀亦指飲食說但是始生時事蓋職受祿意言外見之可也

射者仁之　節

仁者求諸巳射亦始終求諸巳故射備仁之道

孔子曰君　節

君子無所爭射亦始終以揖讓行之故射為君子之爭揖卽重射上說與孟子論語口氣全不同

孔子曰射　節

何以射言容比于禮之難何以聽言節比于樂之難循聲而發是能聽者不失正鵠是能射者賢者正志正體直能繹能舍之人也引詩又以表其求中之心亦所以明讓也

燕義

古者周天　節

庶子就是卒庶子以人言副倅以事言戒而令之鑄其材欲其爲有用之器教而治之酌其性欲其爲大受之器而于戒治教令之時又必別其貴賤之等正其爵齒之位國有大事戒令之屬于禮事者唯所用之因能授任使奔走服役于行禮之日也若有甲兵戒令之屬于戎事者非法治之裁之以義司馬弗征優之以恩凡國之政事以下教治之見于擬修者春合以下教治之見于考校者全重德行者備其幹濟之材以備他日官使之用修德學道正存之之事修德屬行學道屬知進謂選其賢能而任使之退謂使之修德學道以待又語也觀此節可見王者之所非直興于閭里抑又取于世族彼以父祖富貴安有報上之心而况學習德行道義孰不知忠孝之美且太子將爲君國子將爲臣君臣之分未定而恩義固已接矣則今日之游倅未必不爲嗣王之將帥所以明良繼起而基宰同心今非無庶子之卒而不設庶子之官以治之何惟乎膏粱子弟紈袴少年不足語于天下事也要知卒伍者國子之卒伍也即今家丁之類有司者即以國子中統領之使各有所司也

諸侯燕禮　節

定臣位在君位上見蓋定位居主位似處之以情而莫敢適又臨之以分

設賓主飲　節

莫敢亢禮似臨之以分禮之也又處之以情此二節總見分嚴而不至于隔情洽而不至于褻正見燕禮之善

君舉旅於　節

竭力盡能以立功正是臣禮道民有功然後取其什一正是君上之禮國安君寧臣禮之效和親不怨君禮之效夫上下和親之秘實由於上不虛取而下盡其禮之所致則和乃君禮之用也國安君寧也寧實由于竭力盡能而臣盡其禮之所致則寧乃臣禮之用也曰大義者言君臣必當如此君不得無以爲君臣不得無以爲臣也君之大義自燕禮之答拜見之臣之大義自燕禮之再拜成拜見之故曰所以明正與上下明分呼吸總見君臣禮會之時寓勅勉交儆之意

席小卿次　節

燕禮本是明君臣之義而臣之貴賤亦因以明焉分席位獻

聞廣每說明字全在次字而後字等差字見出

聘義

聘禮上公　節

此指兩國交聘君未親往而使卿者言貴賤指出聘之爵說卿爵有貴賤介數有多寡

介紹而傳　節

君子指聘賓所尊指主君盖主君名雖主而分則君也聘賓名雖賓而分則臣也

三讓而后　節

四箇而后字俱屬聘賓摠謙之禮有四所以致尊讓於主君

君使士迎　節

迎勞拜受之禮有五所以致敬于使臣敬讓二字總承所以相接從上二所以生來盖相接者禮也敬讓者心也有敬讓之心而相接始不爲繁文縟飾矣故諸侯二句言敬讓之效著其足以全交而睦鄰也

卿爲上擯　節

主之陳擯禮賓致饔餼等是主以賓禮待來聘之臣所以明賓客之義私面私覿二事是賓以君禮事主國之君所以明君臣之義

故天子制　節

先說一箇制字是防閑駕馭他。使其式相好。無相尤。然不本之于禮。奚以行其敬讓之心。故又相厲以禮。厲有激勸振作之意。然須觸發其羞惡愧耻之心。故欲相厲以禮而必愧以厲之。這總是鈐䥶他暴慢忿睢之氣而陶淑其臨友敬讓之心。故末又說一養字。此聘禮之所以爲善也。

以圭璋聘　節

財與禮都指圭璋受之則以財爲主。故曰重財。不受則以禮爲主。故曰重禮。輕財重禮說歸去還圭璋特其義見人之所以相爭而未有已者只爲這財看得重了。所重在禮。爭得不與讓。

主國待客　節

待客之禮自饔牢米禾芻薪乘禽。以及食享燕賜件件齊備。事事周旋者皆好爲是煩費也。所以重其禮而厚加尊耳。古人行禮多端。其他用財處或因時隆殺。因事加減。不能均如此其厚。而今待客之禮獨這等豐厚者。蓋言極盡之于禮也。極盡者內以致其敬讓之心。而外以備其儀物之美。無一毫不竭情盡慎。致其敬而誠吝也。既是欲盡之于禮。則諸侯相厲以禮之不暇。兢兢惟恐踰越。而又何侵陵之有。天子制之結上故天子制諸侯句。內有養諸侯與不用意諸侯務焉。結諸侯自爲正句。內存相厲以禮意。

聘射之禮　節

有義之謂勇敢之前以勇敢行禮作主。先言行禮而並及于行義。下段以貴勇敢作主。先言禮義而並及于戰勝。末段言勇敢之不足貴。正見其所貴。自酒清至之謂勇敢。正強有力者行禮之實。三箇不敢字平看。以成禮節承三不敢來。以正君臣三句又承以成禮節來。行於有卒日成禮節說成人倫

自者。蓋義即從禮中看出。正和親睦聘射上說。不可泛了。如明賓客君臣之義。射者各射己之鵠等是也。衆人即非强有力者。君子即強有力者。有行即以成禮節。有義即以正三句。見有者卽行禮而存誠也。也勇敢從有行有義看出。正見其非血氣之私。暴橫之習。不爲悖逆爭鬬之人。不爲犯上作亂之事。將相奇材。文武妙選。已見于此。故所貴以下八句。倒翻上意。只反覆以明其所貴耳。蓋有勇無義不足貴也。見義不爲不足貴也。節文不遂不足貴也。敢行禮義的敢字寂妙。有上文之三不敢。而後有行禮義之一敢。益飲食解惰如

有所逡巡畏縮而不克勝行禮立義但見其勇往直前而無所餒這便是剛大浩然之氣便是真正有擔當有幹辦的英雄漢子此勇敢之所以可貴也這都從禮義中磨鍊陶鎔出來此先王聘射之禮節文雖繁而人不厭其勞苦也因用之有推心委任意盛德就在順治無敵上見不可作推原說

子貢問於　節

此因聘禮用玉故論玉之德以結之貴賤就所含上說溫潤等每上句以玉之質言仁也等分以下之德而德於人之德但玉具之五質就玉具此等德謂不可用象似字解溫其如玉乃兒比德意寬裕溫柔澤及于物曰仁文理密察且有定守曰智義剛方不惡而嚴禮卑以自牧樂作止有節忠就不揜上見之言不欺也信則真實無妄表裏如一之意白虹非虹霓乃烟雲之氣如虹而白者耳玉之為天者天之氣亦如白虹也玉之為地者地之精神亦見于山川也不可便以白虹為天山川為地德者足乎已無待于外道則天下之所共由也溫是德如玉是比德于玉貴忠言而用之如用之宗廟朝廷無故不去身之類不專指聘說而聘亦在其中

喪服四制

凡禮之大　節

禮者體也經禮三百此尤其中萬世不易之常經天下通行之大義故曰大體凡字不專指喪禮天地禮之本四時禮之柄陰陽禮之端人情禮之實也三取之內雖分陰陽四時人情說俱含有體法節順意體法則順其節氣天地之屬取象之陰陽單就吉凶說取之四時以下單就喪禮說此四者其此解這個四字以恩制以下五節又分解這個制以制有守而不變止而不過之意

門內之治　節

此資當與資父之資字同例實與資之資資字同義忠孝同源而發並念而篤也

杖者何也　節

權字有斟酌其事理之可否而衡量其情勢之變通因時制宜不膠故常意然栽制一定而今昔共守人情所不得任其從違故亦曰制

始死三日　節

喪既為中庸此中庸係載武周所制之喪禮也諒闇即喪大

記既葬柩槽塗廬不於顯者是也論語諒陰亦應作如是解

父母之喪　節

此字與比及三年之比同終兹三節內已有仁知彊意只可以觀者即其悲哀思慕愛篤于親非仁者不能存此肫懇也即其立中制節各成文理非知者不能有此權變也人于其親至死不窮非強者安能如此不敢不勉也此就人之行喪禮者說所謂仁義禮知人道具矣禮以治之二句又是就先王制禮者說所謂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是也凡可得而察即上三可以觀孝子弟弟貞婦皆此終兹三節者

禮記思卷之五　三十三

禮記思卷之五　終